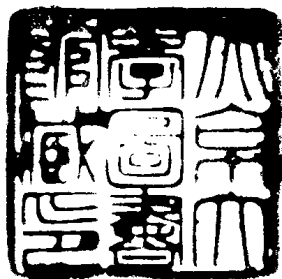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七七册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七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七七册目次

經部・四書類

四書本義匯參四十三卷首四卷（二）

〔清〕王步青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年敦復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本義匯參四十五卷》提要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五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

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絏息列反

公冶長孔子弟子魯人一云齊人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絏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語類子謂可妻必有以取之矣雖在縲絏之中特因而舉之非謂以非罪而陷縲絏爲可妻也〇文集問可妻以其平昔之行也非以無罪陷於縲絏爲可妻也曰雖嘗陷於縲絏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〇雙峯饒氏曰可妻以其素行取之縲絏非罪以其一事言之在縲絏則似不可妻非其罪則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精義范氏曰長繫於縲絏時人或疑之故辨其非罪聖人之言無所苟也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自外至者我何與焉若非罪而得縲絏以爲辱則是有罪而得軒冕者亦可以爲榮矣〇慶源輔氏曰在我無得罪之道而不幸有罪自外至何足以爲辱在我有得罪之道雖或幸免其罪於外何足以爲榮故君子有隱微之過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恥若撻於市不幸而遇無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裔夷之竄皆受之而無愧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 語類問集註云以其謹於言行如其三復白圭固見其謹於言矣謹於行處雖未見然言行實相表裏能謹於言必能謹於行矣曰然○觀其三復白圭便見能謹其言行者邦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南容必不廢棄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害君子之時南容能謹其言行必不陷於刑戮○竊聞編謹於言行四字終身用之不盡○集解此相南宮之德器不是相其名位禍澤也

○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

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 竊聞編看此章當知門人以公冶南容二人同記之意或者徒見一妻以己之子一妻以兄之子遂謂二人之賢有優劣而為厚兄薄己之論者固非矣或則又以聖人取二人皆能謹身免禍庶保其妻子者亦非孔子之求配之義則程子之說為盡而免於刑戮與雖在縲絏之中比事而觀則記者之微意亦不可以莫之玩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焉於虔反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 魯人 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

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 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有才智仁愛為單父宰鳴琴而治民不忍欺以年計之孔子卒時子賤年方二十餘歲意其進師夫子退從諸弟子遊而切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之如此○說苑子賤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人之道○語類便雖有聖人在也須博取於人方能成德○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此君子亦是大概說 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 南軒張氏曰非特歎魯之多賢言美質係乎薰陶之效如此也○按子賤之能取是主魯多賢足以供子賤之取是賓能取意已在上截中○下殺忽作反掉以咨嗟歎惜之語寫嘉子洋溢之神兩斯字龍蟠婉轉口角津津集註下因以二字以賓襯主味之不盡

○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 語類子貢是器之貴者可以為貴用雖與賤者之器不同然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又曰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處○新安倪氏曰按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是商曰瑚夏曰璉也集註易置其文蓋因舊註想因瑚在璉上而誤○雙峯饒氏曰用之宗廟故曰貴盛黍稷故曰重飾以珠玉故曰華美子貢之才可使從政為卿大夫是貴重也而又有言語文章之可觀是華美也○[illegible][illegible]貴重是就他骨子裏說華美是發於外者註中一而字有意○疏意不舉日用飲食之器而舉宗廟之瑚璉則其通達之材不特可以濟邦國之用而亦可以通神明之

德矣。不棄周之簠簋而必與夏商之瑚璉則不特爲今人所珍而尤爲古人之所重矣。○〔輯語〕子貢兩問煞緊要不是討贊語亦是其用工夫處。○器有一半天一半人然一半人煞重賜之爲器固本天資得來亦憑學力做就○〔或問小註〕聖賢造就學問宛轉相質原非胡僧越客較量奇珍○〔南軒張氏曰〕瑚璉雖貴然未免於可器也賜能因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至則亦何所限量哉

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巳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輯語〕器字中褒抑都到○愚按畢竟褒予意居多未至不器意白在言外上章君子朱子謂亦是大概說不必遽作不器之君子相形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魯人佞口才也仲弓爲人重厚簡

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述朱〕重厚簡默四字本仲弓素行說〔輔氏曰〕仲弓在德行之科夫子稱其可使南面今或者又以不佞爲嫌則決非務外而事口者故以爲重厚簡默也○〔紹聞編〕按左氏傳云寡人不佞蓋以佞爲才其來久矣當春秋之時解紛息爭非辯不勝故尚佞○〔條辨〕佞未便是本不佞亦未便是短於才但或人意中便把佞字當了才字耳○〔按〕或人本不解所謂仁因其不佞便以爲仁美其仁正病其不佞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焉於虔反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爾〔精義〕〔伊川曰〕佞辯才也人有則多入於不善故夫子曰焉用佞○〔語類〕佞只是捷給辯口者古人所說皆如此後世方以諂字解之又曰佞是箇口快底人事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撰得說話也好如子路何必讀書之言子曰惡夫佞者是也○時人以佞爲賢屢憎於人是他說得大驚小怪被他驚嚇者豈不惡之○〔異註〕禦雖訓應答然要得禦字情勢蓋禦如禦敵以言語與人相抵敵也口給二字極重佞與仁相反全在此處仁爲人心佞者不內根於心而但外給於口則本心之德盡亡之矣到得屢憎於人本欲取悅而反以見憎此正抹倒佞人心事令他快然內悔見佞之斷不可用也

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語類〕問不知其仁如何曰孔子既不保他必是也有病痛然這一章是不佞要緊○〔輯語〕或人看仁字甚淺看佞字却有作用夫子不知其仁仁字甚微看佞字却正是不仁○或人重佞乃當時結習使然故藉口便折他焉用佞隨告之曰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獨醒或人正以警世也末二句乃破他雍也仁而不佞之疑却又恁地斬截聖人着意自在起訖二語

○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按〕總註發明不知其仁意而列之圈外者以章意所重自在闢佞不在論仁或人固不足與言仁而佞爲世道之憂不可以不痛斥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說音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蔡人斯指此理而言〔語類〕此章當於斯字上看斯是指箇甚麼未之能信者便是於這箇道理見得未甚透徹故信未及看他意思便把箇仕都輕看了○問斯是見得吾心之理或是出仕之理曰都是這箇理不可分別開却知得但知未深耳所以未敢自信○〔愚按〕斯指此理

而言開平日所蓄之於心者固非爲仕也及其承夫子
使仕之命衝口而出者却自因仕而云然聖賢仕學原無
二理隱居以求其志是此理行義以達其道亦是此理
斯字粘仕講不得離仕講亦不得故曰都是這箇理信
謂眞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
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精義明道日不先自信何以治人尹氏曰以已學且未能信矣
可以仕夫子說其篤志也○語類斯是這許多道理見於
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雖已見得如此却自
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見得其已然未
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知只是一箇知却是
有淺深須是知之深方信得及又曰信者自是保得過之意
知與行皆然自保得知得自保得行得開只是見得分明
然亦不敢自保如此故曰吾斯之未能信蓋其絲毫隱微
之間自知之耳○疏意聖人之志全在天下國家而開之
未信則就此心獨知處說今人不識此意謂開見理不明
未足以治人若然則夫子之使錯矣子路使子羔爲宰夫
子以爲賊之豈有開不能仕而錯使之者乎蓋學問稍稍
有成苟存心於天下國家雖一官一職於人必有所濟此
夫子使開意也此學問未大成而此理未徹未悟則澤被
生民皆倖成也此開辭夫子意也二意原不相碍○輯語
只一斯字可見開心日間實有所指只一信字可知其自
求之切只求能字可知其精進之勇此其所以爲篤志○
按說開之意外註尚有程謝二說而朱子却用尹
氏說其篤志列之圈內蓋以此二字尤爲慤實也
○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語類問如何謂之大意曰規模小底易自以爲
足規模大則工夫猝難了所以自謂未能信○問見大意
如何曰大意只是本初處若不見得大意如何下手做工
夫若已見得大意而不下手做工夫亦不可所謂斯之未
信斯者非大意而何又問大意畢竟是如何曰若推其極
只是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 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慶源輔氏曰人
惟見道不分明故所言含糊不決今開斷然以爲未能信
未可以仕而治人故知其見道分明○或問漆雕開未能

自信而程子以爲已見大意見道分明何也曰人惟不見
其大者故安於小惟見之不明故若存若亡也一出一入而
不自知其所至之淺深也今開之不安於小如此則非見
乎其大者不能矣卒然之間一言之對若目有所見而手
有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此其切而不容自欺也則
其見道之明又爲何如然曰見大意則其於細微容或有
未盡曰見道分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曰程子又
以開與曾點並稱敢問二子孰爲賢曰論其資稟之誠慤
則開優於點語其見趣超詣脫然無毫髮之累則點賢於
開然開之進則未已也○語類問想是灰頭土面朴實去
做工夫不求人知底人雖見大意也學未到若曾點則只
是見得往往却不曾下工夫又曰曾點開潤漆雕開深穩
○若論見處開未必如點透徹論做處點又不
如開着實邵堯夫見得恁地却又只管作弄去 謝氏曰開
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
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
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
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語類上蔡言開不安於小成是他先見大意了方肯不安於小
成若不見大意如何知得不肯安於小成安於小成者只
是不見得大意耳如人食藜藿與食芻豢若未食芻豢只
知藜藿之美及食芻豢則藜藿不足食矣又曰他是不肯
便做小底所謂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是他見得大了便小合殺不得○斯之一字甚大開能自
言吾斯之未能信則其地已高矣只是他已見得此箇道
理了却信未及他眼前看得瀾只是踐履未純熟他是見
得箇規模大不入這小底窠坐○蒙引此聖人所不能知
而開自知之聖人豈不知開之未能無毫髮之疑但以爲
亦可以仕而不知開之立志高遠如此則有出於夫子意
料之外者故一聞其言而深喜之○存疑開曰吾斯之未
能信這意思不是小可他於天下義理都見到那盡頭處
方肯出來應世便有大學明明德新民止至善規模一念
求道之志直欲到十分地位若一毫未致決不肯已非苟

且隨世以就功名者其立志之堅務學之篤眞出聖人意望之外故深喜之。［愚按］說開朱子謂說其篤志程子謂說其見大意謝氏謂說其不安小成竊謂程謝二說只是正反相足無二意也朱子特揭出篤志二字乃見得吾斯之未能信一語字字都從漆雕開心窩裏咬嚼得意味出況程子所云已見大意遺書兼曾點言之故語類又云點見得高却於工夫有疎畧處開見處不如點然有向進之意又曰點規模大開尤縝密可見此當以篤志爲主也饒氏謂惟其見大意故不安小成。惟其不安小成故篤志似提起見大意說在開分上尙稍疎。不安小成只就當下便見夫子亦只就當下說他至他日所就不可量尙是後一層語非本指所重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

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語類］夫子浮海假設之言且如此說非是必要去所以謂子路勇可以從行便是未必要去。此歎與欲居九夷同意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語類］問子路資質剛毅固是箇負荷容受得底人如何却有那聞之喜及終身誦之之事曰也只緣他好勇故凡事麄率不能深求細繹那道理故有此事。［紹聞編］聖人欲浮海豈有憤世長往之意其憂時憫道之心蓋有不得已者子路遂以夫子爲必行而喜其與己子路勇於義是其資質好處而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是其學力未至處夫勇於義而不能裁度以適義則有時蹈乎非義之義而其勇爲傷勇矣爲孔悝死非無所取材之驗與夫子於子路教戒之敗而終若此甚可惜也。［文集］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按］此與本義不合然亦可以互相發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語類］仁是全體不息所謂全體者合下全具此心更無一物之雜不息則未嘗休息置之無用處此心具十分道理在若只見得九分亦不是全了所以息者是私欲間之無一毫私欲方是不息乃三月不違以上地位若違時便是息不善底心固是私若一等間思慮亦不得須要照管得此心常在又問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葢才說箇仁字便用以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斷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才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這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仁譬如一盆油一般無些子夾雜方喚做油一點水落在裏面便不純是油了淳

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欲便不是仁了子路之心不是都不仁人心也有一發見之時但是不純故夫子以不知答之○輔氏曰諸子之於仁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方其志氣清明存養不懈則是心存而有其仁及私意橫生少有間斷則是心亡而無其仁矣將以爲有則有時而無將以爲無則有時而有既不能必其有無則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乘去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左傳］襄公八年悉索敝賦以討于蔡三十一年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翼註］又問及下兩何如俱是問其仁非問其才○［語類］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按］問答意俱主仁而言說箇才之可使正見仁之難知若重講上截輕帶末句便似下面都引他問才下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邑長以十室之邑言家臣以百乘之家言宰邑主治人宰家主治事俱就他藝上見得○語類問由求所以未仁如何曰只爲他工夫未到所謂工夫者居敬窮理以脩身也由求只是這些工夫未到此田地不若顏子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窮理工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問聖人稱由可治賦求可爲宰後來求爲季氏聚歛由不得其死聖人容有不能盡知者曰大約也只稱其才堪如此未論到心德處看不知其仁之語裏面却煞有說話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朝音潮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魯人○按赤不在言語之科此處說可使與賓客言當是從其平日嫻於禮樂自能不亢不卑從容應對○語類問孔門之學莫大於爲仁武伯見三子皆孔門高弟故問之孔子却皆許其才而不許其仁曰何故許其才不許其仁對曰三子之才雖各能辦事但不知做得來能無私心否曰然聖人須見得他有駁雜處若是不就這裏做工夫便待做得事業來終是麤率非聖賢氣象若有些子偏駁便不是全體○勿軒熊氏曰此與後篇由可使有勇求可使足民赤願爲小相章互見兵財禮樂乃國之大政而三子之才皆足以當之見聖門有用之學然治事之才易見本心之德難全故夫子皆不許其仁○義府仁道至大至精勇者不得而措其力藝者不得而用其才善說詞者不得而施其辯當時皆不識仁故因武伯之問而皆以不知答之此章問答重仁上與其才正是不與其仁也○述朱仁與才有相粘說者有各開看者如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此由本可以信末若周公之多才多藝莫非仁德所施而三子則才是才非以仁而兼才也如勇者不必有仁有言者不必有德此由末不足以信本若衛仲叔圉等各有所長用之各當猶足免喪小人且然況於三子仁即不足才自可用也愚按此章對三子說自合重仁對武伯說三可使儘見三子才堪世用語意甚明○或問治賦爲宰與賓客言皆有國家者所不可少之事雖當隆盛之世仕天子之朝亦豈能一無事於此而直以從容諷議爲高哉元祐議論意趣多類此所以墮於一偏之見既不足以救當時之弊而又反啓後來之禍也按此則朱子亦非將對付武伯之意一概抹却但位置輕重間須還本分耳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

愈、勝也。語類問回賜孰愈一段大率比較人物必稱量其斤兩之相上下者如子貢在聖門其德行蓋在冉閔之下然聖人却以之較顏子豈以其見識敏悟雖所行不逮而所見亦可幾及與曰然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人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擔荷得去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顏曾而下便須遜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是曉不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存疑夫子此問不是尋常乃是深屬意子貢處蓋顏子在聖門是第一箇人聖人把子貢來與他較量使他自看此豈是當閒正以顏子望之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胡氏曰十者數之終以其究極之所至而言二者一之對以其彼此之相形而言顏子明睿所照、卽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語類顏子明睿所照子貢推測而知此兩句當玩味見得優劣處顏子是眞箇見得徹頭徹尾子貢只是揣度想像恰似將一物來比並相似只能聞一知二顏子雖是資質純粹亦得學力所以見得道理分明○明睿所照如箇明鏡在此物

來畢照推測而知如燐些子火光逐些子照去追尋○問子貢推測而知亦是格物窮理否曰然若不格物窮理則推測甚底○〔紹聞編〕聖人全體渾然一切道理俱平鋪在要用即用故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顏子體段已具其於道理平鋪處未得如聖人要用即用自然流出然胸中直是灑然如光風霽月於凡私吝蔽礙處直是打疊得凈聖人一點他便即始見終直是傾腸倒肚一切都了子貢聰明亞於顏子聞得一件直是理會得這一件透又能透過那一件所謂觸類而長也比顏子即始見終雖有間然只此地位已儘高○〔慶源輔氏〕曰聞一知十不是聞一件限定知十件只是知得周徧始終無遺聞一知二亦不是聞一件限定知二件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知得周徧始終無遺故無所不悅知得通達無所執泥故告往知來〔按〕子貢下箇知十知二字面只極形何敢望回之意自泥看不得○〔說統〕何敢望回四字要看出子貢奮發鼓動處便是進步語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語類〕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而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慶源輔氏〕曰自屈生於自知自知之明則不容於不自屈也且自知之明則不安於已知不難於自屈則不畫於已至此夫子所以許之○〔紹聞編〕子貢方人夫子嘗謂我則不暇今以此章觀之儘曾何裏用心來故能道出自家實地位明於自知而又不難於自屈故夫子喜而與之○〔翼〕語聖人進人只在當下襯兼如與點悅開皆是自知自屈只此是吾與女處由此可至無弗如止好言外推一步帶說耳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朽許久反杇音汙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杇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新安陳氏〕曰志謂心志氣謂血氣志先惰氣隨而昏則教無施處如朽木糞牆雖晝之工無施力處也○〔覺軒蔡氏〕曰學者誠能立志以自强則氣亦從之不至於昏惰何有於晝寢故學莫先於立志○〔論語述〕人之精神振奮則日新頹惰則朽敝人之氣志清明則靈通污濁則闇塞故有朽木糞土之喻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慶源輔氏〕曰宰予以言語稱於聖門而孟子亦以為善為說辭然論喪則欲其短論仁則病其愚對社則失其義至此晝寢而夫子深責之且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則能言而行不逮可見矣○〔蒙引〕宰予能言其平日所言必皆志學勤篤之事今也晝寢則是行之不逮處故夫子既責其昏惰復以其行不掩言者并責之○〔集解〕改此失是始疎略而今詳審非始忠厚而今刻核也然亦夫子設此以警學者不得竟以為誠然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illegible]〕上節是大聲疾呼次節乃微言與醒再着〔丁曰〕宰見夫子丁寧反覆一片婆心正書法之妙不必疑以為衍文○范氏曰君子

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强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慶源輔氏】曰玩理以養心則志不昏以志而帥氣則氣不惰志不昏氣不惰則有受教之地而聖人之教可得而施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杇正以喻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耳聽言觀行聖人明睿所照不待是而後能至誠與人不逆於詐故非緣此而盡疑學者仁以體物教人不倦故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焉於虔反

剛堅强不屈之意【按】剛是純乎義理不屈是不可屈撓兼質與學言在首一截只是大概說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魯人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語類】剛是堅强不屈之意便是卓然有立不為物欲所累底人故夫子以為未見或人不知剛之義夫子以為棖也慾焉得剛慾與剛正相反最怕有慾○問剛有那勇猛底意思曰剛與勇有別觀六言六蔽處自見【按】剛以體言勇以用言○問慾欲何分別曰無心欲字虛有心慾字實二字亦通用○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精義】伊川曰凡人慾則不剛至大至剛之氣在養之可以至焉范氏曰剛者天德惟無慾乃能之神龍惟有慾是以人得求其慾而制之亦得而食之聖人無慾故天下萬物莫能易也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不屈於名勢則屈於貨色不屈於威武則屈於物我謝氏元本尚有此四語【按】此正就慾字中種類周悉言之故下復申之曰要之有意則有慾有慾則不剛或以為不徒是不屈於慾者非也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語類】慾與剛正相反若耳之欲聲目之欲色之類皆是慾才有些被他牽引去此中便無主焉得剛或者以申棖為剛必是外面悻悻自好聖人觀人直從裏面看出見得他中無所主只是色莊要人道好便是慾予安得為剛○上蔡此處說得好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今人才要貪這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申棖想只是箇悻悻自好底人故當時以為剛然不知悻悻自好只是客氣如此便有以意氣加人之意只此便是

慾○問剛與悻悻何異曰剛者外面退然自守而中不詘於慾所以為剛悻悻者外面有崛强之貌便是有計較勝負之意此便是慾也○人之資質千條萬別只要學問學問進而見理明自是勝得他若是不學問只隨那資質去便自是出於慾蓋學問則持守其本領識充其識見所以能勝得他而不為所屈也此人之所貴者惟學而已矣○【輯語】夫子究然一慨必有消歸而茫然難測所以來或人之對或人舉棖亦必其氣象有似乎剛所謂慾有難識者故夫子辨之若粗淺嗜慾或人豈冒昧至此故謝氏下悻悻自好此即為慾亦此意也慾之非剛固是就棖而論未可以盡夫子未見之意要之大義亦不外是得或人一舉似界限已自分明耳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

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語類〕學者只有箇恕字要充擴此心漸漸勉力做向前去如今便說欲無加諸人無者自然而然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子貢遽作此言故夫子謂非爾所及言不可以躐等○不欲為所不當為這箇心都無了是甚地位未到這地位便自要擔當了便不去做工夫聖人所以答他時且要他退一步做工夫只這不自覺察便是病痛○〔任翼聖〕曰聖門諸賢無不求仁子貢爾時必是用能近取譬工夫當日明至焉之候恕然見萬物一體景象故出以相貫但他是見到未是行得是初至未是久安故子曰非爾所及若認恕作夸大自張輕脫自許直將仁字種子斬絕矣○〔翼註〕非所及只言當下

○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語類〕此伊川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得如此明白所以分仁恕者只是生熟難易之間

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潛室陳氏曰〕據此一章只有勿無二字分別乃是記者當下識得於辭氣之間孔門言語一似法律讀者當如法家一字不可取次過了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蔡氏曰〕謂之德則有本謂之見乎外則自有不容揜謂之威儀文辭皆是則夫子之粲然有文蔚然有章者舉凡動靜語默莫非妙道精義隨寓發著自無隱乎爾也○〔蔡〕威儀夫子以身教文辭夫子以言教皆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語類〕天理自然之本體所謂繼之者善也即天理之流行者也性者着人而行之○天道流行是一條長連底人便在此天道之中各得一截○子乾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得之則為仁義禮智之性又曰自性與天道言之則天道以天運而言自聖人之於天道言之則天道又却以性分而言這物事各有箇頓放處○〔王氏曰〕此理在天未賦於物故曰天道此理具於人心未應於事故曰性

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語類〕問夫子之文章凡聖人威儀言辭皆德之著見於外者學者所共聞也至於性與天道乃是此理之精微蓋性者是人所受於天有許多道理為心之體者也天道者謂自然之本體所以流行而付與萬物人物得之以為性者也聖人不以驟語學者故學者不得而聞然子貢却說得性與天道如此分明必是子貢可以語此故夫子從而告之曰看得平正又浹洽○

問性與天道亦只是說五常人所固有者何故不可得聞莫只是聖人怕人躐等否曰這般道理自是未消得理會且就他威儀文辭處學去這處熟性天道自可曉又問子貢既得聞之後歎其不可得聞何也曰子貢亦用工至此方始得聞若未行得淺近者便知那高深作甚麼教聖人只管說這般話亦無意思天地造化陰陽五行之運若只管說要如何聖人於易方略說到這處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只看這處便見得聖人罕會說及此○問子貢是因文章悟性天道抑後來聞孔子說耶曰是後來聞孔子說曰文章亦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後來是聞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硬做是卧文章得然孔子這般也罕說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因繫易方說此○問性與天道子貢始得聞而歎美之舊時說性與天道便在這文章裏文章處即是性道曰此學禪者之說若如此孟子不用說性善易中也不須說陰陽不測之謂神這道理也看知子貢當初未知得到這裏方始得聞耳○問先生不取謝氏說只理會文章則性天道在其間曰也是性天道只在文

章中然聖人教人也不恁地子貢當時不曾恁地說如天命之謂性便是分明指那性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說天天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便是性與天道只是不迎一頭便恁地說○子貢性與天道之歎見得聖門之教不躐等又見其言及此實有不可以耳聞而得之者○精義伊川曰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橫渠曰子貢謂夫子所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云夫子之言則是固當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己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有是說又曰耳不可以聞道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以為不聞是耳之聞未可以為聞也○呂氏曰吾無隱乎爾與人為善也教不躐等非隱也未可也性與天道非不言也弟子亦自有所不聞愚按一貫章曾子唯而門人問何謂即此數條公案然夫子當日特呼參而語之則乃是教不躐等雖言亦自與門人無與也可見註義之允○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紹聞編聖人文章固無非性與天道之發見流行然其教人則不躐等看此章且須就此章語意參會文

章性道子貢原作兩件說明是說有聞於夫子之至論何嘗說從文章得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語類可見古人為己之實處子路急於為善惟恐行之不徹譬如人之飲食有珍羞異饌須是吃得盡方好吃不盡又增加亦徒然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今人惟恐不聞既聞得為在冊子上便了不去行處着工夫○紹聞編看此三句只要得子路聞善勇於必行底心事只此便是吾人百世之師不可旁撫仕衛等事來議子路朱子看書最忌旁入況意○輯語此記者空中設撰形容不是子路果有未行亦不是子路絕無未行只在聞之後行未盡之前此間自然有趕不完來不迭時候皆是子路視為未能行時候一種

火忙火急一聞即行之象加在目前○惟恐有聞只是未之能行中猛着鞭耳非真恐後聞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諡為文以此而已○或問先王之制諡以尊名節以一惠故人生雖有眾善及其死謝但取其一以為諡而不盡舉其餘也以是推之則其為人或不能無善惡之雜者獨舉其善而遺其惡是亦諡法之所許也蓋聖人忠孝之意所以為其子孫之地與銘器者稱美而不稱惡同有惟其無善之可稱而純於惡焉則名之曰幽厲有不能已耳○語類問孔文子敏而好學與顏子之好學如何曰文子與顏子所以不同者自是顏子所好之學

不同不干以能問於不能事使文子以能問於不能亦只是文子之學○條辨衛使文子治賓容則其能通典故而詞章博洽可知意其所謂學問者不過如此○愚按就他學問上亦自有一種風流文采與世間俗吏粗高氣傲者自殊末句是以字只須如此看○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事載左傳其為人如此而諡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語類問孔文子孔姞之事如此不好便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濟得甚事而聖人取之何也曰古人諡法甚寬所謂即以一惠言只有一善亦取之之節者節略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節此一惠則敏學下問亦是他好處○周禮諡只有二十八字如

文字文王謚曰文周公亦謚曰文今孔文子亦謚爲文不
成說孔文子與文王一般蓋人有善多者則摘其尤一字
爲謚亦有只有一善則取一善爲謚而隱其他惡者如孔
文子事是也○文集此章固以論謚而發然人有一善之
可稱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史記謚法解謚者
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是以大行受大名細
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經天緯地文道德博聞文
勤學好問文慈惠愛民文愍民惠禮文錫民爵位文○語
類伊川謂倫理明
順曰文此言甚好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慶源輔氏曰首篇釋恭爲莊敬
此又釋爲謙遜者恭敬謙遜皆禮之端緣此下文有事上
也敬故以謙遜釋恭謹恪釋敬蓋謙遜乃恭之實而於行
己爲切謹恪乃敬之實而於事上爲宜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

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四語本左傳○仁山金氏
曰都鄙如大都三國之一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都建旗縣鄙建旐當時鄭國多僭
族分食都鄙必多僭侈故子產限之使城郭車旗章服各
有尊卑也上下有服者謂使貴賤衣冠各有等殺不得踰
侈當時鄭國衣冠踰制者藏而不敢服故有取我衣冠而
褚之之誦田有封洫者封疆溝洫此水陸之路所以限井
田之界當時井田制壞漸有開阡陌相侵越兼并之患故
使民封土爲疆通水爲洫以正經界復田制一時使民方
爲之故有作封洫之譏有取我田疇而伍之之謗廬井有
伍者廬田間民舍井九夫爲井所謂夫三爲屋屋三爲井
伍蓋五家爲伍使之相親相愛通田同井使之相友相助
而其中間有罪奇邪則相及慶賞則相共以此節觀之子
產治國之才非當世所可及惟夫子斷之明而集註取得
其要○紹聞編夫子此四語盡却子產之爲人春秋時名
卿惟子產氣象最近道真西山嘗詳論之曰子產以鄭偏

公十二年爲卿明年得政歷定公獻公聲公凡四十餘年
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
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爲矣子產從容回
斡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
令者然根之難救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援
治以失其機有勸慾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
晢死豪宗大姓彊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
大國以融而不苟狥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
能以弱爲强考其所爲惟作邱甲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
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至於用人
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
及之者拔西山以正己格君謀國用人四事者論歷代輔
相之事業故其論子產者如此子產若律以聖賢正己格
君之道固有所未盡然夫子許以有得於君子之道者四
而首以行己之恭則其視身必有禮而與夫三歸反坫後
然自放者異矣觀其不毀鄉校其言曰所善者吾則行之
所惡者吾則收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
怨不聞作威以防怨斯言也蕩然君子反躬虛己受言納

善之心也則其行己之恭可知此一句是爲人根本當時
諸人俱緣此處有虧故做出事業不能光明俊偉子產惟
是此處服得人故於事上使下皆克行其志也次便說簡
事上之敬欲子產能格君心之非如文王之爲臣止於敬
固不能然則其歷事四君四十餘年終始一節夷險一心
謀國盡其誠身任社稷之安危而不爲私計則其事上也
眞可謂能敬而與公子季友之徒雖能暫定魯國之難而
公不勝私終啓私家强盛之禍者異矣養民惠子產之政
不專於覓然終是惠勝故夫子稱之曰惠人也又曰古之
遺愛也蓋其資性既溫良豈悌而其政亦以惠利愛人爲
主多所補濟使民間富貴安樂如漢循吏猶其遺意使民
義義與惠字相對其養民則惠其使民則義有惠而無義
則是姑息了義有斷制之意朱子謂就都鄙有章處看見
得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有章是有章程條法有服是
貴賤衣冠各有制度賈誼所謂欲定經制便是亦欲理會
這事而未能也子產當時亦未能以先王之道教養其民
故夫子僅稱之如此然此處只取其長不可將他短處夾
說或謂子產莫短於才否朱子曰子產政事儘做得好不

專愛人。做得不是。他須以法治之。孟子所言惠而不知爲政。偶一事如此耳。記謂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敎也。蘇氏謂此言未得子產之實。蓋子產雖未能興先王之敎。然亦有禮法以將其愛。不可謂全無敎也。○〔輯語〕子產之惠義。因養使而分其實精神作用盡在義一邊。而其義行處純是惠。故夫子他日曰惠人。○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精義〕范氏曰久而能敬。所以有常而不厭也。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有諂有瀆則非敬也。若平仲足以爲法矣。〔楊氏曰〕交之道久而益親。則翫習而敬弛焉。人之常情也。故以久而敬之爲善。〔或問〕蓋久而其敬不衰耳。非久而加敬也。○〔勉齋黃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可不敬乎。攝以威儀。相勸以善。一有不敬。則失朋友之道矣。惟其久而敬也。則愈久而愈親。拍肩執袂以爲氣合。酒食游戲相徵逐以爲生死。不相背負。未有能全交者也。夫子美平仲之善交。友道盡於此矣。○〔葉氏少蘊曰〕夫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故知其如此。○〔集解〕交以敬爲貴。敬以久爲難。蓋久則狎。狎心生。狎則不敬。久或厭。心起厭則不敬。交之所以不善也。敬字義兼內外。而其本在內。方不入機權作用。及世故周旋。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梲章悅反 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謟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卽此事也。〔語類〕卜筮之事。聖人固欲使民信之。然藏龜之地。須自有箇合當底去處。今文仲乃爲山節藻梲以藏之。是他心一向倒在卜筮上了。如何得爲知。古說多道他僭。某以爲若是僭。則不止謂之不知。便是不仁了。○問臧文仲季文子令尹子文陳文子數段。曰此是聖人微顯闡幽處。惟其似是而非。故聖人便分明說出來。要人理會得。如文仲在當時。旣歿。其言立。人皆說是。非常底人。聖人直是見他不是處。○山節藻梲。恐只是華飾。不見得其制度如何。如夫子只譏其不知。便未是僭。所謂作虛器而已。大夫不藏龜。禮家乃因此立說。○〔集解〕一藏龜之室。而華飾若此。卽此刻意謟瀆。是何等昏愚。更不須說到希福免禍。徒以冥冥決事矣。何如其知。雖非硬說他不知。然正不解所謂知之故。猶曰人之稱斯知也。其謂之何。語甚嚴切。○張子曰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左傳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語類〕古人卜筮之事。固有之。但一向靠那上去。便是無意智了。如祀爰居。是見一鳥飛來。便去祀他。豈是有意智。看他三不智皆是瀆鬼神之事。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知如字焉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鬭名穀於菟。事載左傳。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

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語類〕問令尹子文之忠若其果無私意出於至誠惻怛便可謂之仁否曰固是然不消泥他事上說須看他三仕三已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他告得是否只緣他大體既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管仲之三歸反坫聖人却與其仁之功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問子文之事集註言未知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故聖人但以忠許之竊詳子文告新令尹一節若言徒知有君而不知有天子徒知有國而不知有天下推之固見其不皆出於天理也至於三仕無喜三已無愠分明全無私欲先生何以識破他有私處曰也不曾便識破但是夫子既不許之以仁必是三仕三已之閒猶或有未善也○〔齊室〕陳氏曰爵祿國家爵祿不可認爲已有而妄生喜愠政事國家政事不可認爲已能而自分新舊

皆忠也○〔按〕未知是未知其心焉得仁是言其事之不得爲仁當合內外註參看

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聲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事載左傳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仁山金氏〕曰四馬共駕一車因以四匹爲乘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每甸出車一乘則十乘乃十甸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語類〕問子文文子一節曰今人有些小利害便至於頭紅面赤子文却三仕三已略無喜愠有些小所長便不肯輕以告人而子文乃盡以舊政告之新尹此豈是容易底事今人有一毫係累便脫洒不得而文子有馬十乘乃棄之如敝屣然亦豈是易事後人因孔子不許他以仁便以二子之事爲未足道此却不可須當思二子所爲如此高絕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因如何未足以盡仁就此處子細看便見得二子不可易及而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可容易看又曰某註中亦說得甚乎聖人之語本自渾然不當摟索他後手今若有箇人三仕三已無喜愠也是箇甚麽樣人這箇強不得若強得一番無喜愠第二番定是動了又如有馬十乘也是箇巨室有力量人家誰肯棄而違之文子却脫然掉了去也自是箇好人更有多少人拚捨去不得底所以聖人亦許其忠與清只說未知焉得仁聖人語本自渾然兼也未消論到他後來在○孔子一時答他亦未理會到他終身事只據子張所問底事未知是出於至誠惻怛未知是未能無私皆不得而知故曰未知焉得仁非是以仕已無喜愠

與棄而違之爲非仁也這要在心上求○又曰欲論仁如何只將一兩件事便識得此人破須是盡見得他表裏方識得破○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述朱〕以心之全德言則曰全體不息以逐事逐節言則曰當理無私論語論仁要不出此八字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眞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語類〕當理而無私心二子各得其一截子文之無喜愠是其心固無私而於事則未盡善文子潔身去亂其事善矣然未能保其心之無私也仁須表裏心事一一中理乃可言聖人辭不迫切只言未知如何得仁則二子之未仁自可見〔按〕此條以心無私事當理分屬二子此困勉錄之說所由本也然語類小註曰此說可疑當是朱子未定之論觀註後僭王猾夏云云則二子事皆不當於理心更不能無私矣○

問集註論忠清與本文意似不同曰二子忠清而未盡當
理故止可謂之忠清而未得爲仁此是就其事上着實研
究出來若不如此卽不知忠清與仁有何分別〔按〕此與前云這要在心上求當合看

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爲義可識矣〔精義〕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使聖人爲之是仁否〔伊川曰〕不然聖人爲之亦只是清忠也
又問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曰此只是忠不可謂
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按〕此二條可以識仁
與忠清之二而一又可以見忠清與仁之一而二○〔語類〕
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聖人只是就其一節可取如仁却
是全體所以不許他曰也恁地說不得如三仁聖人也只
是就他一節上說畢竟一事做得是時自可以見其全體
古人謂觀鳳一羽足以知其五色之全備如三仁之事皆
不可見聖人許之必是有以見得他透徹若二子之事今
皆可考其病敗亦可見以表證裏則其裏可知矣又曰子

文之忠文子之清只就二子事上說若比干伯夷之忠清
是就心上說若論心時比干伯夷已是仁人卽無讓國諫
紂之事亦是仁人蓋二子忠清原自仁中出若子文文子
夫子當時只見此兩件事是忠與清不知其如何得仁也
○〔徐潛生曰〕忠者未必仁也而仁者未有不忠清者未必
仁也而仁者未有不清忠與清皆仁中之一事心能全此
仁則忠清在其中

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語類〕問子文若能止僭王猾夏文子去就若明
是仁否曰若此却是以事上論〔註〕中何故引此曰但見
其病耳○〔新安陳氏曰〕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私
可見矣夫子只言未知焉得仁而朱子直斷其爲不仁蓋
本章外究竟到底之隱案也○〔或問〕子文之質近於好仁
者文子之質近於惡不仁者而其事皆卓然非常人所能
及也子張之行有難能者故疑以爲仁而問之而孔子則
以爲是亦忠清而已至於仁則未知其何以得之也蓋仁
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
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今子文仕於
楚執其政柄至於再三既不能革其僭王之號又不能
止其猾夏之心至於滅弦伐隨之事乃身爲之而不知其
爲罪文子立於淫亂之朝既不能正君以禦亂又不能先
事而潔身至於篡弑之禍已作又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
伯以討其賊去國三年又無故而自還復與亂臣其事此
二人者平日之所爲止於如此其不得爲仁也明矣若據
子張之問就其一節而論之則子文三仕未知其所以行
者何說三已未知其所以已者何爲告新令尹則又未知
所以言者何事而所謂無喜慍者又特不見於色而已亦
安知其心之果無喜慍耶至於文子則其去國之時未知
其果能脫然而無所累於心耶抑其恐畏躁迫特出於不
得已而有所未能忘懷也是又皆未足以見其有合於仁
者之意則指其事實而言之不過命之以忠清而無以加
矣若之何可輕以仁許之耶然聖人之言辭不迫切而意
已獨至雖不輕許而亦不輕絕也學者因其言而反以求

之則於仁之理與人之所以得是名者庶幾其可默識乎
〔按〕此卽語類中所云聖人分明說出來要人理會之意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左傳文公六年文子聘於晉求遭喪之禮以行曰豫備不虞古之善教也〔杜註〕聞晉侯病故既而晉襄公果卒斯語辭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語類〕思之有未得者須着子細去思到思而得之這方是一思雖見得已
是又須平心更着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者矣若更過思
則如秤子稱物相似推來推去輕重却轉不定了○凡事
固是着審細才審一番又審一番這道理是非已自分曉
少間才去計較利害千思百算不能得了少間都壞得一

齊沒理會了。又曰天下事那裏被你算得盡才計較利害
莫道三思雖百思也只不濟事。如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
無害處所以人欲只管熾義理只管滅橫渠說聖人不敎
人避凶而趨吉只敎人以正信勝之此可破世俗之論○
多思大率流而入私意底多雖此是聖人就季文子身上
說然而聖人之言自源厚占得地位闊再斯可矣是常法
大槩當如此潛室陳氏曰若爲學之道則不厭思此只爲
應事言之○精義謝氏曰天下事有是非君子不能無擇
也是以再思以爲可也徐思之有未可焉則止以爲不可
也徐思之有可焉則行此之謂再思或曰謝氏之說善矣
然亦有所未盡若因其說而益之曰擇於可否之間始以
爲可也徐思之而果可焉則行有不可焉則止始以爲不
可也徐思之而果不可焉則止
自可焉則行則庶幾其全耳

○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

與

○或問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
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失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
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且以文子言之其
每事三思如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可謂審矣然宣公
弒立則爲之如齊納賂而請會及公薨未葬則又背之而
逐其所任之臣豈非思之之過而反牽於計較之私與○
語類三思是亂了是非天下事是非自會分明若只管思
量利害便紛紛襍襍不能得了且如只是思量好事若思
得紛襍雖未必皆邪已自不正大漸漸便入邪僻況初來
原頭自有些子私意了○仁山金氏曰文子縱襄仲殺嫡
立庶於是腳宣公之短黜莒僕之賞以奪其權賂齊侯之
會以固已位其後宣公患其專與公孫歸父謀去之宣公
薨季文子惡歸父而恨宣公文假立
庶之罪而逐之始終無非私意矣

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尚

雙峯饒氏曰窮理是思以前事
果斷是思以後事○陳氏曰理
明則是非判斷果則從違決若不明
不決而徒多思則愈思而愈惑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
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
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
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
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楚成王
與晉文公戰於城濮楚師敗
績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初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
弗許晉伐衛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
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聞楚敗出居襄牛以避晉遂奔
楚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

庭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
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
人盟於宛濮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
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
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
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冬會於溫討不服也衛侯與
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
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晉人執衛侯歸之京
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槖饘焉元咺歸於衛立公子瑕僖
公三十年夏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魯
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
○語類武子不可不謂知但其知時人可得而及○邦有
道安分做去故無事可稱邦無道則全身退聽非人皆
能如此惟其不全身退聽卻似愚然又事事處置得去且
不自表著其能此所以謂其愚不可及也○武子當文公
有道之時不得作爲然他亦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
至成公無道失國若知巧之士必且去深僻處隱避不肯
出來武子竭力其間至誠懇惻不避艱險卻能擺脫禍患

吝得兩全非他能沉晦何以致此若比以智自免之士武子却似箇愚底人但其愚得來好若使別人處之縱免禍患不失於此則失於彼此武子之愚所以不可及○愚有兩節有一般愚而冒昧向前底少間都做壞了事如甯武子雖似冒昧向前不露圭角只猝猝做將去然少間事又都做得了此其愚不可及也

○程子曰邦無道能沉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語類甯武子當成公出奔時然曾經營着力來愚只是沉晦不認爲已功故不可及○問甯武子之愚曰愚非愚魯之謂但是有才不自暴露觀衛侯爲晉文公所執他委曲調護此豈愚者所能爲故文公以爲忠而免之忠豈愚之謂當亂世而能如此此其所以免禍也○問所謂沉晦以免患者似與先生意異曰武子不避艱險以濟其君愚也然卒能全其身者知也若當時不能沉晦以自處則爲人所害矣尚何君之能濟哉故當時稱知又稱其愚也又曰比干諫而死看來似不會愚底人然他於義却不當愚只得如此此處又與武子不同○愚按沉晦之說須融入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內方越見得保身濟君元是至性中作用不入機權若脫却內註本義講沉晦免患恐非聖人嘉歎甯武之意故程子又云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正爲後人欲借沉晦避患偷安者塞斷後路然非正指不必夾入○本章知愚二字原即就俗論看出可及不可及亦即指與此一輩人故註中愚字只對針智巧之士所深避不肯爲相形而見其本義自須重盡心竭力不避艱險乃據上流然保身濟君却正是盡心竭力中事內註必一并根究分明而外註復引程子之說以足其意語類諸條可覆按也講家或專主上截於義殊欠完備但不宜如蒙引以盡心竭力爲愚以保身濟君爲不可及斯爲不揣其本耳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與平聲 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 紹聞編孔子凡三至陳一沮齊女樂自魯適衛自衛適陳過匡見圍一適宋遭桓司馬將殺之去適陳一衛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在陳有絕糧之厄明年自衛反魯此言蓋發於三在陳之時明年即歸魯自是孔子不復出矣

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

語類問所謂文是文辭抑指事理言之耶曰非謂文辭也言其所爲皆有文理可觀也又問狂簡既是志大而略於事又却如何得所謂成章曰隨他所見所習有倫有序有首有尾也便是異端雖與聖人之道不同然做得成就底亦皆隨他所爲有倫序有首尾可觀○大率孔門弟子隨其資質各能成就如子路之勇冉求之藝真箇成一箇勇真箇成一箇藝德行言語之科皆然一齊被他做得成就了○紹聞編成章要就狂簡裏面骨子上看志意高是慕箇甚底不屑細小是其大者安在黃鵠一舉知山川之紆曲再舉見天地之員方彼視世間利欲直是超然故曰斐然成章

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語類問子在陳一章看得夫子行道之心切於傳道之心曰也不消如此說且如而今人做事還是做目前事還是做後面事蓋道行於時自然傳於後然行之於時而傳之於後則傳之尤廣也或曰如今日無非堯舜禹湯之道曰正此謂也○問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此蓋夫子歷聘諸國見當時不能行其道故欲歸而傳之門人狂簡者立高遠之志但過高而忽畧恐流於異端故孔子思歸將以裁正之也曰孟子謂不忘其初便是只管一向遐高了又曰不裁之則無所收斂而流入於異端大率異端皆是遯世高尚底人○子在陳當時從行者朝夕有商量無可憂者但留在魯國之人惟其狂簡故各自成章有頭有尾不知裁度若異端邪說釋老之

學莫不自成一家此最害義○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蓋他狂也是倣得箇狂底人成不是倣得一上又放掉了猶也是他做得猶底成不是今日猶明日又不猶也只恐過了所以欲裁之若是半青半黃不至成就却如何裁得○問何故只思狂士不說猶者曰狂底却有箇軀殼可以鞭策猶者只是自守得些便道是了所謂言必信行必果者是也○問裁之為義如物之不正須裁割於正也曰自是如此○或問裁謂裁其性行之過又曰孟子所謂進取卽此所謂斐然成章者也所謂不忘其初卽此所謂不知所以裁之者也[按]不知裁卽在狂簡自身上看聖人欲歸而裁之意自在言外○[說統]所以二字是聖人傳道客微處當味○嚴菴徐氏曰狂簡志大而畧於事宜其梗槩疏率乃能斐然成章者蓋其稟氣英明賦質堅勁雖致廣大而不屑於精微然其規模之廣大實非卑下者所能攀雖極高明而不屑於中庸然其志趣之高明實非平凡者所能企也其立心制行豈不斐然可觀但各矜所自得非得聖人以裁之則廣大雖可觀而精微有未究高明雖可喜而中庸有未協且有琴張曾晳牧皮之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矣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卽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語類]此與顏子不遷怒意思相似蓋人之有惡我不是惡其人但是惡其惡耳到他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那人既改其惡又從而追惡之此便是因人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却不是惡其惡也又曰此與不遷怒一般其所惡者因其人之可惡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只見他善處不見他惡處○昨日為善今日為惡則惡之而不好矣昨日為惡今日為善則好之而不惡矣皆非為其人也聖人大率如此但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文集]舊惡是他人前日之過加其冠不正之類前日雖望望然去之然今日正冠而來則取其改過而不念前日之惡矣○[紹聞編]君子至公不為遠怨而并其所當惡者而不惡但不念舊惡則怨是用希耳方其惡之也固不能必其無怨及其既改而不念舊惡也則無怨矣其怨者只是至愚無識不能改過者耳○[愚按]惟其惡惡甚嚴故其人能改卽止朱子所謂惡其惡非惡其人卽就惡惡之時斷定非必至其人能改而始知其不念舊惡也註中宜若然其一轉只是旁人看得如是因此怨是用希若就聖人本量看合下便自直截分明非但不為遠怨而然并亦不自知其為不念舊惡若稍作周折去聖人胸次何啻千里○

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精義]伊川曰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為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却為他不念舊惡氣象甚宏○[紹聞編]程子清者之量此語最有味不念舊惡此夷齊清者之量不以三公易其介此柳下惠和者之守 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語類]

這箇也只是恰好只是當然聖賢之心皆是如此○[紹聞編]此見二子之心只見義理無人我偏繫之私故朱子謂要見得他胸中都是義理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醯呼西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或問]醯非難得之物或乞於我而我無之則直答以無而已彼將去而求之他人豈患其不得哉設其有急難之用而不知可得之處則告之可也求之而不得焉則往助其求可也今微生高之乞諸鄰也必不告以求者之意其與之也必不告以得之之所其掠美行私左右異態如此善夫沂國王文正公之言曰恩欲已出怨使誰當至哉斯言其亦異乎微生之用心矣○[語類]問或朋友問急求覓一物自家若無與他去鄰家

覓之却分明說與可否曰這箇便是自家要做一面人情葢謂是我爲你乞得○只自看如今人來乞些醯亦是閑底事只是與他說自家無鄰人有之這是多少正大有何不可須要自家取來却做自底與之是甚氣象這本心是何如何○慶源輔氏曰平心順理以應物則爲直若有一毫計較作爲則不得爲直知乞醯以應人之求爲不直則知所以爲直矣○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語類〕問微生高不過是曲意徇物掠美市恩而已所枉雖小害直甚大聖人觀人每於微處便察見心術不是曰所謂曲意徇物掠美市恩其用心要作甚○問看孔子說微生高一章雖一事之微亦可見王霸心術之異處一便見得皡皡氣象一便見得驩虞氣象曰然○或問〔小註〕只看他小事尚如此到處千駟萬鍾也只

是此模樣范氏曰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痛切○〔說統〕古來只爲周旋世故念頭壞了多少人品如微生乞醯一事何等委曲方便却只是第二箇念頭便非常下本念故夫子有感於其事而歎之不重在譏微生指點要人不向轉念去也下章巧言匿怨兩段亦只爲加了一分周旋意思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樹反

足過也〔語類〕足去聲讀求足乎恭也是加添之意葢能恭則禮已止矣若又去上面加添些子求足乎恭便是私欲也○所謂足者謂本當只如此却我以爲未足而添足之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而但如此則自是足了乃不是足凡制字如此類者皆有兩義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語類〕問左丘明以爲古之聞人則左傳非其所作曰丘明所恥如此左傳必非其所作○〔或問〕先友鄧著作氏姓書曰此人葢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葢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精義〕范氏曰巧言令色足恭者外爲諂也匿怨而友其人者內爲詐也言巳與丘明同所以顯丘明而率其不能者也夫惟外不爲諂內不爲詐則不愧於天不怍於人矣○〔語類〕巧言令色足恭與匿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何所不至所以可恥與上文乞醯之義相似○問巧言令色足恭是既失本心而外爲諂媚底人匿怨而友其人是內懷險詐而外與人相善底人曰門人記此二事相連若是微生高之心弄來弄去便做得這般可恥事出來○〔集解〕人生自有眞面目眞肺腑其發於言徵於色見於禮貌各有當然之則不容僞爲巧令足恭致飾於外要人道好不必說到乞憐即此詞色禮文都非本態既與之友則當釋其怨如怨不可釋則勿與之友此則誠心直道也匿怨友人胸藏其怨陽與之親

不必論到報復即一應酬交接都非本念兩種情事雖別要皆立心不直只此便已可恥本文疊下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文繁不殺痛與若輩點醒他羞惡之心若說向邪佞奸險轉防深文不足以發其愧汗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音合

盍何不也〔精義〕謝氏曰門弟子所存夫子葢得於眉睫之間不待問而可知今於由與回而問之非問之葢教之也欲省其切問近思者如何二人者於此安知不由是大有以啟廸其心與○〔語類〕須要知他未言時如何所謂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係辨〕這志字各就現成地位隱微中念慮專切者而言〔愚按〕與知爾章發問意微別○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聲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語類〕問這是子路做工夫處曰這也不是他做

工夫亦是他心裏自見得故願欲如此然必有別做工夫處若依如此做工夫大段麄了又問此却見他心曰固是此見得他心之恢廣磨去得那私意然也只去得那麄底私意如顏子却是磨去那近裏底了然皆是對物我而言○今學者只從子路此上去不見子路地位煞高是上面有顏子底一層見子路低了更有夫子一層又見顏子低了學者望子路地位如何曾做得他底他這氣象煞大不如是何以爲聖門高弟○叔器曰子路但及朋友不及他人所以較小曰以朋友有通財之義故如此說那行道之人不成無故解衣衣之但所以較淺小者他能舍得車馬輕裘未必能舍得勞善有善未必不伐有勞未必不施若能退後省察則亦深密向前推廣則亦濶大范益之云顏子是就義理上做工夫子路是就事上做工夫曰子路是就意氣上做工夫顏子自是深潛縝密較別子路是有些戰國俠士氣象學者亦須如子路恁地劄捨得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若今人恁地贍前顧後如何做得事成恁地莫道做好人不成便做惡人也不成先生至此聲極洪○問有人於此與朋友共實無所憾但貧之不能復有所

貳於所敝未能忘情則如之何曰雖無憾於朋友而眷眷不能忘情於已敝之物亦非賢達之心也拔此必到得敝之無憾方是眞能與朋友共非兩層○集解車裘與共低一格便是俠士之輕財高一格又是蒙莊之達觀與聖賢求仁强恕之學均無當也須知子路所云本與顏淵夫子之志是一線上事但有廣狹安勉之異耳○朱子云子路是就意氣上做工夫又云有些戰國俠士氣象此亦言其畧有相似耳同一解推在俠士爲好施在聖賢爲公物子路重友輕物原從義理上起見其胸次光明則意氣都成義理此須在心體上辨別○西山眞氏曰聖門學者誠實端慤言者卽其所行行者卽其所言苟躬行有一毫未到斷不敢輕以自詐子路爲人勇於爲善而篤於朋友故所願如此蓋私之一字乃人心之深害私苟未忘雖於骨肉親戚之間尚不能無彼此物我之分況朋友乎子路之言雖只及朋友然觀其用心公無私可見矣顏淵之志又大於子路盍視己之善如未有善視己之勞若初無勞觀其用心雖至堯舜地位亦歎然常若不足子路所謂車裘與共特顏子善中之一善耳夫子之言志又大於顏淵蓋二

子猶未免於用意若聖人則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於上而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所不待物物着力然後能之又非二子所及然今學者且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路之忘私然後方可進步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語類問善與勞如何分別曰善是自家所有之善勞是自家做出來底無伐善是不矜己能無施勞是不矜己功○顏子之志不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不以己之能愧人之不能是與物共○蒙引顏子之所以無伐善無施勞者蓋有以見夫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其善與勞都是盡其在我者本無足驕於人也按解此自與謙虛謹厚意別○語類古人揀己偏重處去克治子路是去得箇吝字顏子是去得箇驕字○子路必待有車馬輕裘方與物共若無此物又作麼生顏子便將那好底物事與人共之只就日用間無非是與人共之事又曰就顏子

上看便見得雖有車裘共敝之善旣不伐不施却不當事了不用如子路樣着力去做○子路所言只爲對着一箇不與朋友共敝之而有憾在顏子所言只爲對着一箇伐善施勞在非如孔子之言皆是循其理之當然初無待乎有所懲創也子路之志譬如一病人之最重者當其既甦則曰吾當謹其飲食起居也顏子之志亦如病之差輕者及其既甦則曰吾當謹其動靜語默也夫飲食起居動靜語默之知所謹蓋由不知謹者爲之對也常不若一人素能謹護調攝渾然無病不問其所爲則不過曰饑則食而渴則飲也此二子之所以異於聖人也又曰彼云願則猶有未能盡脫然底意思又如病起時說顯得不病便是曾病來然二子如此說時便是去得此病了但尚未能如夫子自然而已如夫子則曠然如太空更無些滯礙其所志但如此耳更不消着力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施之於人。亦通。

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語類〕問孔子只舉此三者莫是朋友則是其等輩老者只是上一等人少者則是下一等人此三者足以該盡天下之人否曰然○問老安少懷恐其間多有節目今只統而言之恐流於兼愛曰此是大槩規模未說到節目也○〔蒙引〕孔子此志在一家則行於一家在一國則行於一國在天下則行於天下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語類〕恭父謂兩說只一意先生曰語意向背自不同賀孫云若作安老者說方是做去老者安我說則是自然如此了曰然○〔勉齋〕黃氏曰集註前說是作用後說是效驗後說與綏斯來動斯和意思相類自是聖人地位但前說亦有仁心自然物各付物之意有天地發生氣象況顏子子路皆是就作用上說故前說為勝○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語類〕問才與物共便是仁然有小大之別子路求仁者也顏子不違仁者也孔子安仁者也求仁者是有志於此理故其氣象高遠可以入道然猶自車馬輕裘上做工夫顏子則就性分上做工夫能不私其已可謂仁矣然未免於有意只是不違仁氣象若孔子則不言而行不為而成渾然天理流行而不見其迹此安仁者也曰說得也穩大凡人有已則有私子路願車馬輕裘與朋友共其志可謂高遠然猶未離這軀殼裏顏子不伐其善不張大其功則高於子路然願無伐善無施勞便是猶有此心但願無之而已是一半出於軀殼裏孔子則離乎軀殼不知那箇是已那箇是物凡學學此而已又曰子路是不以外物累其心方剝得外面一重麤皮子去顏子却又高一等便是又剝得一重細底皮去猶在軀殼子裏若聖人則超然與天地同體矣○問小大之差曰這道理只為人不見得全體所以都自狹小了聖人如何得恁地大人都不見道理形影一隔而物我判為二○問子路方有與物共之志故曰求仁曰然又曰子路顏子皆是將已與物對說子路便是箇舍已忘私底意思今若守定他這說曰此便是求仁不成

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其意思各自不同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自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輯語〕串之曰此條最講得高而盡雖程子皆歸之仁然在仁字中也只說得一宗就一宗上一路說去有多少層級在各人工夫見地到這裏火候氣象自不可強到得盡處原無別事○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問顏季皆是願夫子則無願字曰夫子也是願又曰子路底收斂也可以到顏子顏子底純熟可以到夫子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語類〕問子路之志豈可以勢利拘之曰能輕已之所有以與人共勢利之人豈肯如此子路志願正學者事○〔或問〕以子路為亞於浴沂者取其胸次酒落無所係累於物而言耳謝氏每稱子路揀難割捨底要不做便不做以為眞百世之師者豈其有見於此與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語類〕問此四句恐是互舉曰他先作勞事之勞說所以有那知同於人一句某後來作功勞之勞皆只是不自矜之意〔愚按〕以功勞言與知同於人正自貼切蓋有功未有不及人者顏子知同於人此其所以不自張大也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語類〕天下事合恁地處便是自然之理聖人順之而已安老懷少信朋友皆是他自帶得此理來聖人為之初無形迹子路顏淵便先有自身了方做去○季安溪曰聖賢相隔分量只在三無字三之字上分別自覺有憾之意而能到無憾處自覺有伐施之根而到無伐施處便是賢人地位無私之至純乎天理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無所容心焉則非聖人不能與於斯矣以此意

看程朱之說才得分明[愚按]以三之字與三無字對照賢分量只在有意無意之間故學者須識得聖賢氣象亦未嘗不自理會文字中出但不宜徒作文字理會耳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語類]要看聖賢氣象則甚且如看子路氣象見其輕財重義如此則胸中鄙吝消了幾多看顏子氣象見其無伐善無施勞如此則其胸中好施之心消了幾多此二事誰人胸中無雖顏子亦只願無則其胸中亦尚有之聖人氣象雖非常人所可能然其如天底氣象亦須知常以是涵養於胸中又云亦須養子路所以不及顏子處顏子所以不及聖人處吾所以不及賢者處却好做工夫○[輯語]看聖人三語渾純一箇仁字常將只說得切至平實未嘗有自然付物意思而由其言窺之則天地堯舜功用氣象如是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厚齋馮氏]曰不曰不見而曰未見不敢絕天下於無人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勉齋黃氏]曰自訟而見於言不若不言而自責於心之深切[慶源輔氏]曰誠意所蓄根深力固最是改過之幾才說出來意思便消散了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爲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精義]伊川曰夫人能自知其過者鮮矣然知過非難也能自訟之爲難自訟不置能無改乎○[語類]問程子曰自訟不置能無改乎又曰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常留在心胸爲悔今有學者幸知自訟矣心胸之悔又若何而能不留也曰改了便無悔○譬如人爭訟一訟未決必至於再必至於三必至於勝而後已有過則亦必當攻責不已必至於改而後已○[南軒張氏]曰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則懲創之深省察之力其必能舍舊而新是圖若是則於進德也孰禦○[疏意]訟者如寃家相見更不由躲避又如兩造相質盡發其罪狀又如老吏斷獄務推勘到底不徒日訟而日自訟無所徵發而獨自痛懲不待曉告而獨自悔治也不徒自訟而日內自訟不靠口頭說話來辯析不靠外面意氣來振刷只就心中一念獨知處默默根究分明不留餘隙也○[四書通]訟者欲勝人內自訟則能勝已○[或問小註]此非絕望之辭止深望人改過之意也三句須一氣讀下令人惕然深省方得聖人慨歎之情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語類]問此是表裏粹然好底資質曰是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不免爲鄉人而已可不勉哉[或問小註]此設辭以勉人好學之意美質獨舉忠信者以其爲入道之資也言美質易得而好學者鮮正欲其勉於好學而勿負此美質也○[新安陳氏]曰忠信之質聖人與人同耳好學之至則充極此美質而爲聖人不好學所以孤負此美質而不免爲鄉人美質之不可恃而學力所當勉如此○[疏]統大意只是勉人以學將自已做箇樣子忠信或主美質說或主眞心說好學或指培養說或指擴充論自不相悖[按]有眞心者正是質美處○[翼註]好學要根忠信來學非他不過充此忠信而已如聖人吾不得見章有恒者不二其心便是忠信聖人至誠無息便是充此忠信○[集解]如字只當似字看如不如非較量語乃指點語微微指出好學本懷正是見身說法集註生知字爲夫子補出全身在夫子口中却只是說忠信不得闌入生知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六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胡氏】曰此篇前一半與上篇大意同而八佾篇論禮樂亦與爲政末相接大抵記聖人之言多以其類而卷帙之分特以竹簡之編既盡而止其篇目則聊舉其首二字以爲之別爾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厚齋馮氏】曰人君聽治之位必體天地陰陽之鄉背南面嚮明也

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語類】問寬洪簡重是說仲弓資質恁地曰夫子既許他南面則須是有人君之度意其必是如此這又無稽考須更將他言行去看如何○【或問】仲弓有人君之度

以前篇不佞之譏後文居敬行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謝氏以爲簡以臨之莊以涖之蓋近之矣然其深厚廣博宜在人上之意則未之發也○【慶源輔氏】曰惟寬故洪惟簡故重寬則有容故洪簡則守要故重寬與簡御衆臨下之道也故有人君之度度以德量言○【集解】寬洪簡重四字只合在度上說雖根於內而實發於外蓋以南面臨御之體而言大指亦備照後文不宜太泥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

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簡只對煩而言則可字自有地步○【語類】仲弓見聖人稱之故因問子桑伯子如何想見仲弓平日也疑這人故因而發問夫子所謂可也者亦是連上面意思說也【按】此語須善會○仲弓爲人簡重見夫子許其可以南面故以伯子亦是一箇簡底人來問孔子看如何夫子云此人亦可者以其簡也○【存疑】可也簡言可也那簡如語類則語意緩了此可字與可使南面之可不同仲弓把他看同了故疑○【或問】伯子蓋老氏之流夫子但言其人之可而以其簡者明其所以可雖不正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之意矣○【困勉錄】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已包居敬一節意思仲弓問伯子亦已有居敬一節意思子曰可也節亦已有居敬一節意思但口中則俱不說出【愚按】此末節註中所以云默契機關全在此節計分曉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大音泰

言自處以敬。以自處訓居字【語類】謂如居室之居則中有主。此主一無適之敬也以敬之存乎心者言而自治嚴。此整齊嚴肅之敬也以敬之見乎容者言如是而行簡以臨民

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慶源輔氏】曰中有主則一自治嚴則收斂固事不煩則無釁出之事民不擾則無失所之民中無主則二三自治疎則滲漏多大簡則率易無法度之可守則或不免於猖狂妄行矣○【或問】持身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明故其所以見於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若所以處身者既務於簡而所以行之者又一切以簡爲事則是義理準則既不素明於內而紀綱法度又無所持循於外大簡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按】此於上截本程子居敬則所行自簡之說而字爲縮上【語類】諸條中明註義卻主居敬而所行又簡作兩件工夫看則而字卻是拆下○【語類】仲弓謂居敬而行簡固是居敬後自然能簡然亦有居敬而不行簡者蓋居敬則凡事嚴肅卻亦要以此去律事凡事都要如此此便是居敬而不行簡也○問居敬而行簡曰這箇是兩件工夫如云只是居敬了自然心

虛理明所行自簡這箇只說得一邉居敬固是心虛心虛
固能理明推着去固是如此然如何會居敬了便自得他
理明更有幾多工夫在世間有那居敬而所行不簡如上
蔡說呂進伯是箇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便是請客也須
臨時兩三番換食炙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
事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清靜及至爲相每
日酣飲不事事隔墻小吏酣歌叫呼參亦酣飲歌呼以應
之何有於居敬耶據仲弓之言自是兩事須子細看始得
又曰須是兩頭盡不只偏做一頭如云內外不只是盡其
內而不用盡其外如云本末不只是致力於本而不務乎
其末居敬了又要行簡聖人教人爲學皆如此不只偏說
一邉按此則居敬行簡雖分兩件而本末內外之分自在
○問集註與程子之云二說不相礙否先生問如何曰看
集註是就本文說伊川就居敬處發意曰伊川說有未盡
據某看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他說而行簡以臨民則行
簡自是一項這而字是別喚起今固有居敬底人把得定
重却反行得煩碎底今說道居敬則所行自簡恐却無此
意臨下以簡簡自別是一項只是揀那緊要底來行又曰
居敬是自處以敬行簡是所行得要○居敬行簡是有本
領底簡居簡行簡是無本領底簡○問敬是就心上說簡
是就事上說曰簡也是就心上做出來而今行簡須是心
裏安排後去行豈有不是心做出按此則行簡自亦歸根
居敬非竟判然兩截也註中用如是而三字作中間樞紐
體認極精可以融會程子及語類諸條互爲員合○蒙引
居敬不止是心如居處恭執事敬皆是居自合敬行自合
簡居簡則不是○輯語不但居敬居簡不同卽居敬之行
簡與居簡之行簡亦大別居敬之行簡精明有條理得其
大小輕重先後之序居簡之行簡則一切苟省任幸而已
○或問小註第三節正爲可伯子而辨是問詞不是斷詞
○紹聞編三可字不同可也簡者可其簡而仲弓誤認可
其南面按仲弓於上截特下臨民字不獨針對伯子亦隱
從首節南面字生來須知是論學而論治亦在裏治學源
流本無二理此仲弓所以不肯模糊過○集解要看出可
字眞精神言所謂可者直須居敬行簡而後可若不論所
居則居簡行簡亦簡安在其可也愚按若脫却可字
來脈則仲弓質問之意不明夫子嘉與之情亦不出
家語

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
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新安陳氏曰人所以異於牛馬以衣
冠也伯子惡衣冠煩而去之簡則簡矣如不敬何簡與敬
正相反故書曰簡而無傲蓋簡易流於傲無傲者欲以敬
矯簡之流弊也敬而簡則爲簡嚴簡易之簡不然則爲簡
忽簡畧之簡仲弓蓋能居敬行簡者伯子乃不敬而居簡
行簡者也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
故夫子然之語類行簡只就臨民上說此段若不得仲弓下面更問一問人只道可也簡便道了也是
利害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這亦見仲弓地步煞高是
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沉詳審處○夫子雖不言
其居簡之失而可字已寓未盡善之意仲弓雖未喻可爲
僅可乃能默契其微指分別出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
以深許之○按然字只主所言之理有默契焉正默
契其所云僅可也至未喻其意只是襯說不必相牽○程
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
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疎
畧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語類
問集註何不全用程說曰程子只說得敬中有簡底但亦
有敬而不簡者仲弓所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要周盡
○問伊川說覺不同曰是有些子差但此說自不相害若
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這說如一箇物相似內外
都貫通行簡是外面說居敬自簡又就裏面說看這般所
在固要知得與本文少異又要知得與本文全不相妨
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精義伊川又曰敬則

自虛靜不可把虛靜來喚做敬居敬則自然簡居簡而行簡者似乎簡矣然乃所以不簡或問申之曰程子以其行心於簡而言耳然內無道揆外無法守苟以無事於一時可也久則蠱弊生焉將不勝其多事矣憲按道德之後流爲刑名西晉清談至使中原分裂此皆太簡之流弊故聖賢愼言之○〔紹聞編〕程子謂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此論敬德之成者也朱子謂是兩件工夫此爲方有事於脩己治人者發也如程子之意豈有身心表裏肅然靜虛動直而行事有不得其要須苛瑣細使人難事者乎亦豈有疎於自治而臨下眞能簡者乎如宮進伯固是好人即上蔡之言觀之亦恐於居敬之道有未盡也曹參得老氏之糠粃乘斯民之厭亂因時與之休息則有之豈眞知簡之道者此程子所以特發明歸重敬字於學者最有功也然自始學言之平日檢點身心當極其嚴密至於臨民御衆又自有大體須是兩盡作一件滚做不得至於德盛仁熟篤恭而天下平則又作做兩件不得故朱子謂這般所在固要知得異處又要知得全不相妨處〔按〕此於程朱兩先生說是異是同渙然冰釋讀者宜盡心焉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眞好學矣

〔精義〕問語錄中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伊川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則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當其怒能自反於義理之所歸者雖或遷善亦寡矣顏子之好學孔子所稱乃先乎此學者可不勉乎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豈不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着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又曰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怒在理則無所遷○〔語類〕內有私意而遷怒者志動氣也有爲怒氣所動而遷者氣動志也伯恭謂不獨遷於他人爲遷就其人而益之便是遷却是不中節非遷怒也○問不遷怒是顏子與聖人同處否曰聖人固是不遷怒然不遷字在聖人分上說便小在顏子分上說便大蓋聖人合下自是無那遷了不着說不遷才說似猶有商量在○問怒不在血氣則不遷只是不爲血氣所動否曰固是因舉公廳斷人而自家元不動又曰只是心平○〔疏意〕七情惟怒尤難制擧一以該餘也方其用功時原非止在怒上用功及其成效時亦不止在不遷怒上見效○〔韓〕子不貳過論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於其心則爲過矣不貳者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或問蔽之曰程子云不貳過者念慮小差隨即氷釋不復形於心術之間若如韓子之言則是心常有過而直過閉之使不形於事耳亦何足以爲顏子

蓋其所論過字則是而所以爲不貳者則非也○〔語類〕問過是逐事上見得如何曰固是逐事上見也不是今日有這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明日又是那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只顏子地位高才見一不善不爲這一番改時其餘是這一套須頓消了當那時須頓進一番他聞一知十觸處貫通他覺得這一件過其餘若有一頭萬緒是這一番一齊打併梳櫛了○問顏子能克己不貳過何爲三月之外有違仁處曰孔子言其有不善未嘗不知便須亦有不善時又問顏子之過如何曰伊川復卦所言自好未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猶常用力便是心有未順處只但有纖毫用意便是顏子之過○問不遷怒不貳過曰重處不在怒與過上只在不遷不貳上今不必問過之大小怒之深淺只不遷不貳是甚力量便見工夫貳如長貳之貳○不遷不貳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一事顏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至此純熟乃能加此○問顏子工夫只在克己上不遷不貳乃是克己效驗或曰不遷不貳亦見得克己工夫即在其中曰固是然克己非一端如喜怒哀樂皆是克但怒是粗而易見者耳或曰顏

子平日但知克己而已不遷不貳是聖人見得他效驗如此日但看克己復禮自見得○怒與過皆自已上來不遷不貳皆自克己上來○顏子只是得孔子說克己復禮終身受用只是這四箇字不違仁也只是這箇不遷怒不貳過也只是這箇不改其樂也只是這箇克己復禮到得人欲盡天理明無些渣滓一齊透徹日用之間都是這道理又曰顏子到此直是渾然更無些子渣滓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冰消凍釋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裏已自渾淪都是道理是甚次第○雙峯饒氏曰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先鑑空衡平既怒之後冰消霧釋方過之萌瑕類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所以爲好學而集註以爲克己之功也○蒙引不曰顏子克己之功如此而曰至於如此故以此爲好學之符驗言非好學之篤者不能也

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眞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

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集解怒與過雖有兩樣而不遷不貳之境地只一般都要在微芒細處看怒只是一念稍拂過只是一事稍差顏子以明健之天資兼敬義之學問故能當下便消融當下便決絕此所謂不遠復也不遠是覺得早復是斬截得猛烈

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語類問顏子不遷怒伊川說得太高渾淪是箇無怒了曰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天下之達道那裏有無怒底聖人只聖人分上著不遷字不得顏子不遷怒便尚在夾界裏如云不改其樂又曰才云不遷則與聖人之怒亦有些異程先生引舜且是借言

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語類問集註云過於前者不復於後則是言形見之過伊川如顏子地位云云又似言念慮之過當如何看曰不必問是念慮之過與形見之過但過不可貳耳

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語類慊於己只是略有些子不足於心便自知之卽隨手消除不復萌作○輔氏曰正說著顏子地位若聖人分上則又使不著使字也

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與通考伊川十八歲在太學作顏子所好何學論時胡安定爲國子監直講得此論大驚異召處以學職按元本載精義集註乃文公節畧也

程子曰覺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

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雙峯饒氏曰用功最緊要處在約其情使合於中約是工夫中是準則四勿便是約底工夫禮便是中底準則能約其情使合於中則心得其正而不蕩性得其養而不鑿○精義元本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數語最剖析明劃

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語類顏子此處無他只是看得道理分明且如當怒而怒到不當怒處要遷自不得不是處便見得自是不會貳又曰自非禮勿視聽言動積習之久自見這箇意思

然其未至於聖人

者守之也非化之也〔語類〕聖人無怒何待於不遷聖人無過何待於不貳所以不遷不貳者猶有意存焉與願無伐善無施勞之意同猶今人所謂願得不如此是固當如此而今且得其不如此也此所謂守之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為並去聲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曾氏曰〕或問冉求之請夫子不與可乎曰請而不與則固與而不至於傷惠則可矣〔胡氏曰〕冉子為

其母請聖人所以重違而少與之也〔按〕二說皆或問所善○與之釜便示以不當與而亦不害其為與與之庾便示以不當益而猶不害其為益至冉子終不悟而直與之五秉則大非夫子酌量於釜庾之間意矣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翼註〕周急輕帶只主不繼富周字繼字有味○〔按〕肥馬輕裘以適齊之行色驗其家之有餘隱然見赤母之必不俟他人代為計而求之請粟反無以為赤地矣然聖人却只以繼富與他點醒○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宋人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集疏〕司寇有采邑故以思為邑宰述〔朱〕宰作家宰說為是若是邑宰未聞夫子有采邑○〔集解〕子華使於齊為夫子使也本不論他富不富原思為之宰為夫子宰也亦不論他貧不貧兩人服勞於師則同而使無常祿宰有常祿則與九百之粟為宰與非為思與也思之辭亦不是矯節立名只因平素以澹泊自守覺此九百沒用處乃辭其多故下節註云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按〕聖人本義只毋乎一截已斷定下特為狷者廣其見耳敎之與正是禁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語類〕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責他而原思辭祿又謂與爾鄰里鄉黨看來聖人與處却寬○〔厚

齋馮氏曰〕子華之使原思為宰非必同一時也記者以其辭受可互相發明故合而誌之正要看其變化裁成處

○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南軒張氏曰〕子華為夫子使齊使子華有所不給則夫子固周之矣而子華無是患也其使也為師使以義行也夫以義行而其資足以給則可以無與也冉子為其母請疑可以與也故與之少以見其義而冉子莫喻也原思為宰宰有常祿粟雖多不得而辭也使原思雖甚有餘而

其常祿亦豈得而辭哉故聖人於子華謂周急不繼富於原思謂毋以與爾鄰里鄉黨其義可見矣蓋取與辭受莫不有其則焉天之理也聖人從容而不過賢者審處而不違若以私意加之則失其權度或與其所不當與爲傷惠或辭其所不當辭亦反爲有害於廉矣○新安陳氏曰一義字可斷盡此章夫子於赤非吝於思非嗇辭受取與惟視義之當否耳求多與以爲惠思辭祿以爲廉皆察義未精故也

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語類聖人於小處也區處得恁地盡便是一以貫之處聖人做事着地頭○覺軒蔡氏曰楊氏謂君子之於辭受取予之際苟非其義一介不以與人苟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亦不爲泰而士或以嗇與爲吝寡取爲廉以冉求原思之賢猶不免是況世之紛紛者乎朱子云此說固然然夫子雖以宮爲不當繼而不直拒冉子之請雖以祿爲當受而不責原思之辭且教以及人而不爲私積蓋聖人以義制事固極謹嚴而其宏裕寬大崇獎廉退之意亦畧可見矣然則學者未得中行不幸而過寧與毋吝寧廉毋貪又不可不知也模按朱子廣

楊氏未盡之意深有補於世教且使世之吝者不得託於一介不與之說以蓋其陋貪者不得託於舜受堯之天下之說以便其私而輕財重義清苦廉遜之人亦將得以自見故併錄之學者所宜深玩也按此論本或問雖非正指可當訂頑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犂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

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 潛室陳氏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以其色既赤又且角中程度也 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

慶源輔氏曰犂牛雜文雖不堪作犧牲然其所生之子其色則騂其角則正則必將取以爲犧牲用矣固不可以其母之犂而廢其子之騂也雖欲勿用人之私意也山川其舍諸理之所不容廢也○紹聞編人雖欲勿用山川之神必不舍此是設辭以見賢者之必見用於世而世類不得以病之也○或問小註山川之用便是人用蓋決言不舍之意○語類問伊川疑多曰字嫌於以仲弓爲犂牛子也考之家語仲弓生於不肖之父其說可信否曰聖人必不肯對人子說人父不善○蒙引大抵是當時人有以仲弓之父賤行惡而病之故孔子發此不然雖稱其子之賢反彰其父之惡宜非其子之所樂聞而聖人隱惡揚善之心亦不如此其責也○孔子當時只云云初不曾一字染着仲弓亦是記者知其言之所爲發而係之以此○子謂仲弓四字當句絕

○范氏曰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

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 語類三月只是言久耳非謂三月後必違也此言顏子能久於仁雖念慮之間間有不善處却能知之而未嘗復行也○纂疏三月姑借以言其久日月亦借以言其暫 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

語類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却爲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甚違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顏子三箇月之久無塵垢其餘人或日一次無塵垢少間又暗或月一次無塵垢餘日皆暗亦不可知○問三月不違仁先生曰如何是心如何是仁曰心是知覺底仁是理曰耳無有不聰目無有不明心無有不仁然耳有時不聽目有時不明心有時不仁問莫是心與理合而爲一曰不是合心自是仁然私欲一動便不仁了所以曰仁

人心也學理會甚麼事只是理會這些子○或問仁人心也則心也與仁宜一矣而又曰心不違仁則心之與仁又若二物焉者何也曰孟子之言仁非以仁訓心也蓋以仁爲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則有是德矣然私欲亂之則或有是心而不能有是德此衆人之心所以每至於違仁也克己復禮私欲不萌則卽是心是德存焉此顏子之心所以不違於仁也故所謂違仁者非有兩物而相去也所謂不違者非有兩物而相依也深體而默識於意言之表則庶乎其得之矣曰其以三月期何也曰顏子之於仁熟矣然以其猶有待於不違而後一也是以至於踰時之久而或不能無念慮之差焉然其復也不遠則其心之本然者又未害有所失也向使天假之年大而化之則其心與仁無待於不違而常一而又豈復可以三月期哉○西山眞氏曰員外蔽中者心之體虛靈知覺者心之靈仁義禮智信者心之理○知覺屬氣○凡能識痛癢識利害識義理者皆是也而仁義禮智之具乎其中者則理也仁爲四德之元實兼統之○故心之德專言之曰仁○人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皆義理○而心不違乎仁○不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物我利害之○私而其違仁也遠矣○

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

語類問如何是日至月至曰某舊說其餘人有一日不違仁有一月不違仁者近思之一日不違仁固應有之若一月不違似亦難得近得一說有一日一番見得到有一月一番見得到比之一近一日猶勝如一月之遠若顏子方能三月不違天理純然一無一毫私僞間雜夫子所以獨稱之又曰看得來却是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這亦難說今人若能自朝至暮此心洞然表裏如一直是無纖毫私意間斷這地位豈易及惟實曾去下工夫方自見得○日至者却至得頻數恐不甚久月至者或旬日或一二日皆不可知○或問此言諸子從事於仁或能終日而不失或能終月而不失也述朱此說爲是其餘二字該冉閔俱在內然語類駁此甚多故兩存其說但如此說則月至勝於日至如語類諸說日至反勝於月至不可不辨○紹聞編楊慈湖云一日不違仁是三月之中有一日方寸湛然無私欲之蔽一月不違仁是三月之中有一月方寸湛然無私欲之蔽此說是○愚按孔門弟子自回而外聖人以其餘二字括之所該甚衆自閔冉以下地分亦儘不同○語類新舊諸說大指亦盡括於集註中至是言能造其域日月至是約畧言其不能久其或一日全至或一日暫至以及一月半月旬日三五日或全至或暫至皆有之似只應渾舉爲是

○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

精義伊川曰蓋言顏子經天道之變而爲仁如此其終久於仁也○愚按三月字固是借以言其久然聖人既如此借言定須有以見其然者故程子以天道小變之節言之如寒暑更遞潛移默運不無微有斷續而顏子體仁之功與時消息所爲未達一間不與其欲能不能俱於茲可想若謂此際定不能不違便死句下矣

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

精義侯氏曰顏子三月不違仁便是不遠而復也過此則通天通地無有間斷便是聖人孔子許顏子者常在欲化未化之間顏子所以自處亦如是又曰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纖毫間息斯可謂之仁矣○語類問三月不違仁三月後亦有違否曰畢竟久亦有間斷曰這間斷亦甚微否曰如不貳過過便是違仁非禮勿視聽言動四句照管不到便是過○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但顏子才間斷便覺當下便能接續將去雖當下便能接續畢竟是曾間斷來若無這些子却便是聖人也

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精義伊川曰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畧相似其意味氣象迥然別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輯語不特三月與日月久暫不同卽不違與至其爲主客亦別○愚按在違字至字上看違者自內而出卽偶違亦是去至者自外而入雖果至亦爲賓此中意味氣象自有不同○語類問橫渠始學之要云云曰且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

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便才出卽便入蓋
心安於內所以爲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或有入
時然終是在內不安才入卽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爲賓
日至者一日一至此月至者一月一至此自外而至也不
違者心常存日月至者有時而存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意
有誠未誠知至矣雖驅使爲不善亦不爲知未至雖軋勒
使不爲此意終併出來故貴於見得透則心意勉勉循循
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猶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
言過此則自家着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問張子之說
莫是三月不違者是仁常在內常爲主日月至焉者是仁
常在外常爲賓曰此倒說了心常在內常爲主心常在外
常爲客如這一間屋主常在此居客雖在此不久便去問
如此則心不違仁者是心在仁內曰不可言心在仁內略
略地是恁地意思又曰便是難說[按]此語是要人自體認
○三月不違那箇是主人是長在家裏坐底三月後或有
一番出去卻會便歸來日月至焉那箇是客是從外面到
底然亦是徹底曾到一番卻不是髣髴見得箇恁地○學
者須是識得屋子是我底始得○既是主人自是出去時

少也○那客亦是主人只是以其多在外故謂之客○[係]
[蒞]屋子猶腔子心出入爲賓主而仁卽隨之[按]此語極明
劄○[紹聞編]張子內外賓主之辨蓋起於夫子至之一辭
朱子雖屢以屋子爲喩然實亦非以屋喩仁蓋若謂心在
仁內是心與仁爲二物也心存則仁存心在內卓然精明
爲酬酢萬變之主使事各當事物各當物者卽仁也顏子
工夫純熟間斷處少故以主客之勢譬之則如主人之常
在家者也諸子工夫未熟間斷處多以來至之頻而疎數
之無定期者言之則猶客兩夫耳之聰目之明心之仁一
也耳目一失其司視聽非我矣心自當無時不在此以宰
萬事而猶客焉寧不惕然汗顏乎提出張子此語正欲學
者於茲猛省耳○大全勉齋仁宅之喩未精細玩語類自
見○顏子地位非始學所可驟語而日始學之要云云何
也聖門之學汲汲於求仁求仁莫要乎心之常存於內而
爲主一毫間斷便自做主不得故知內外賓主之辨以立
其志而實下其功才是上路處上路後只在工夫不懈自
然進進之幾不能自已如車已推
而勢日去船已發而覺自行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
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
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與平聲

從政、謂爲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存疑]果是資性剛決
遇事能斷達是心胸頴悟事理通曉藝是心思工巧處事
有方○[蒙引]果則足以決大義定大事於俄頃之際達則
事至物來於可否之間迎刃而解觸機而中矣藝則設施
措置應用不窮故均曰於從政乎何有○[說統]果達藝就
才品上說於從政句方說到應用上○[輯語]康子看得政
大於才夫子看得才餘於政何有不是大言聲價亦不是
蔑視事功實見得三子恢恢游刃處○[語類]求也藝於細
微上事都理會得緣其材如此故用之於聚歛必有非他
人所及者惜乎其有才而不善用之也○[胡氏]曰由求爲
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爲大夫否也蓋宰有家事

而已大夫則與聞國政然康子卒不能與三子同升諸公此魯之所以不競也 ○程子曰季康子
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
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
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費音秘爲去聲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魯人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
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爲已辭言若再來召我
則當去之齊○[新安陳氏]曰始言善爲我辭辭之之言雖婉終言去之汶上絕之之意甚決眞有德行者
審於進退之言也○[仁山金氏]曰子夏嘗爲莒父宰子游爲武城宰子賤爲單父宰費乃季氏私邑夫子嘗欲墮之

宜閔子所不屑也○[蒙引]善爲我辭辭今次之召也如有復我是預却其後次之召也[係辭]末二句是再進一步折他後路都截斷了非便把復我二句當了善辭○[說統]○始終都是決辭特有道之言自爾温婉所謂誾誾如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蚤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

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語類]問閔子不仕季氏而由求仕之曰仕於大夫家爲僕家臣不與大夫齒那上等人自是不肯做若論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曾閔方得○謝氏說得也麤某所以寫放這裏也是可以警那懦底人若是常記得這樣心下則可以廉頑立懦不至倒了今倒了底也多○南軒張氏曰門人記閔子此事於問由賜求之後其相去可見矣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夫音扶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魯人有疾先儒以爲癩也[或問]以淮南子而言耳其信否則不可知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

[慶源輔氏曰]不入其室避過泰之禮義也自牖執手致永訣之意仁也此聖人從容中禮處

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

[或問]曰命者何也曰有生之初氣質之稟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南軒張氏曰如顏冉之死乃可謂命於顏曰短命於冉曰命矣夫蓋其修身盡道以至所爲謹疾者亦無有憾也而止於是則曰命而已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所致而至而非天命之正矣○[存疑]自牖執其手是與之永訣亡之以下是痛惜之辭

○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慶源輔氏曰]伯牛非有致疾之道故夫子歎其命矣夫然天既與之以是德而復使之有是疾則於栽培之理蓋亦不得其常者矣此夫子所爲深痛惜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 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

[周子通書]富貴人所愛者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朱子註]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卽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者也[語類]問顏子不改其樂是私欲既去一心之中渾是天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豈不大有可樂曰周子所謂至富至貴乃是對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淺[愚按]此

朱子恐人泥定富貴貧賤字面而言實則至理亦不外是故安溪亦謂通書解釋顏子樂處註脚甚明○〔精義〕尹氏曰簞瓢陋巷非有可樂能不以衆人之所憂改其樂故曰賢哉○〔談苑醍醐〕有問子顏子不改其樂所樂者何事子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者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

○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

〔語類〕問顏子不改其樂莫是樂箇貧否曰顏子私欲克盡故樂却不是專樂箇貧須知他不干貧事元自有箇樂始得○顏子胸中自有樂故貧窶亦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其心底做樂

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

〔精義〕伊川曰天下有至樂惟反身者得之而極天下之欲者不與存焉〔按〕此與明道令人玩味其字之云正相發○〔語類〕問自有其樂之自字曰自字對簞瓢陋巷言言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是元有此樂○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工夫到後自有樂處與富貴貧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

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精義〕鮮于侁問顏子何以不改其樂伊川曰知其所樂則知其不改君謂其所樂者何也曰樂道而已曰使顏子以道爲可樂而樂之則非顏子矣〔或問〕申之曰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爲可樂然後樂也或又以爲心上一毫不留若有心樂道則有着矣道亦無可樂莊子所謂至樂無樂是也以是爲說則又流於異端之學而不若樂道之雖淺而循有據也○〔語類〕問伊川以爲若以道爲樂不足爲顏子又却云顏子所樂者仁而已不知道與仁何辨曰非是樂仁惟仁故能樂爾是他有這仁日用間無些私意故能樂也而今却不要如此論須求他所以能不改其樂者是如何緣他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這四事做得實頭工夫透自然至此○問程子云周茂叔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竊意孔顏之學固非若世俗之着於物者但以爲孔顏之樂在於樂道

則是孔顏與道終爲二物要之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曰然但今人說樂道說得來淺了要之說樂道亦無害道夫曰觀周子之問其爲學者甚切曰然頃之復曰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問顏子樂處莫是樂天知命而不以貧窶累其心否曰也不干那樂天知命事這四字也拈不上義剛問這樂正如不如樂之者之樂曰那說從樂天知命上去底固不是了這說從不如樂之上求底也不知那樂是樂箇甚麼物事樂字只一般但要人識得這須是去做工夫涵養得久自然見得○〔四書通〕欲問顏子所樂何事當先問顏子所好何學

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語類〕問顏子之樂不是外面別有甚事可樂只顏子平日所學之事是矣見得既分明又無私意於其間自然而樂是否曰顏子見得既盡行之又順便有樂底滋味○問不改其樂註克己復禮既改作博文約禮如何曰說博文時和前一段都包得克己復禮便只是約禮事今若是不博文時便要去約也如何約得住○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那天理分明日用問義理純熟後不被那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你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你去何處討○〔西山眞氏〕曰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博文約禮是仲尼之所以教而顏子之所以學也於此用功則孔顏之樂可尋矣○〔語類〕問孔顏之分固不同其所樂處莫只一般否曰聖人都忘了身只有箇道理若顏子猶照管在○孔顏之樂大概相似難就此分淺深惟是顏子止說不改其樂聖人却云樂亦在其中不改字上恐與聖人畧不相似亦只爭些子聖人自然是樂顏子儘能不改○問不改其樂與不能改其

樂如何分曰不改其樂者僅能不改其樂而已不能改其
樂者是自家有此樂他無奈自家何以此見得聖賢地位
〔按〕不能改其樂係疏水章伊川語○顏子之樂亦如曾點
之樂但孔子只說顏子是恁地樂曾點却說許多樂底事
來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
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從本原上看方得又曰顏
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已勞攘了至邵康
節云眞樂攻心不奈何樂得大段顛蹶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
廢今女畫說音悅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
地以自限也〔精義〕謝氏曰欲爲而不能爲是之謂力不足能爲而不欲爲是之謂畫以畫爲力不足其亦未知用力與使其知所以用力豈有不足者其亦未知悅夫子之道與使其知悅夫子之道豈肯畫也○〔語類〕中

道而廢廢是好學而不能進之人或是不會做工夫或是材質不可勉者今女畫畫是自畫乃自謂材質不敏而不肯爲學者○問力不足者非于志否曰雖非志而志亦在其中所見不明氣質昏弱皆力不足之故冉求乃自畫耳○係辨夫子說箇中道而廢一種人只是形容一力不足底模樣以破他之畫使他無處藏身不可認煞○或問小註冉求陽借力不足之名以陰諱其不悅之實開口便是畫了夫子已窺見其微故直破之〔愚按〕只發口非不說三字便是半遮半掩幾多羞澁情狀○釋語今日學者只是破箇畫字不妨有開步時便畫住者亦有進得一步却又畫住者自已便道我何必若彼只消如此將第一等人讓與人做這便是畫然究而言之只是不會說耳冉求欲將說字藏身夫子正要點破他這字

○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
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
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
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語類〕問君子於學只欲得於己小人於學只欲見知於人曰今只就面前看便見君子儒小人儒同爲此學者也若不就己分上做工夫只要說得去以此欺人便是小人儒述未爲己爲人只就立心上針鋒向內向外分別若論爲學底工夫外面却相似○〔蒙引〕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徒爲講說而不務躬行之實雖知躬行而中有慕外之心皆爲人也反是則爲己○釋語此章君子小人原非籠統名目緊說儒字說是辨儒非泛論君子小人也道箇儒便自有形狀有術業而眞僞出焉爲己則眞爲人則僞自是不易之義○〔困勉錄〕曰爲日無爲一彼一此剖其界出此入彼嚴其幾是而非非而是謂其似

○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

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
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
焉故夫子語之以此〔或問〕謝氏說利非必殖貨可以警學者用心之微○〔語類〕看此處要見得箇義與利分明君子儒上達小人儒下達須是見得分曉始得今自道已會讀書看義理做文章便道別人不會自以爲說得行便謂強得人此便是小人儒毫釐間便分君子小人豈謂子夏決不如此○子夏是箇細密謹嚴底人中間或細密於小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時妨之獎所以或流入於小人之僞處此則謝氏意其遠大或昧之云與內註爲己爲人之辨原不是判然兩義○〔困勉錄〕爲人是學者通病才高意廣者有高廣底爲人處篤信謹守者有謹守底爲人處但此對子夏言則當指謹守之爲人處〔愚按〕夫子發口女爲二字自合對針子夏而言并以問政章無見小無欲速觀之則集註收謝氏說不可云非切中子夏但須識得遠者大者本是爲己分內

事亦謂體明用達充實而有光輝正一念外馳不得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反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武城人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胡氏曰飲謂鄉飲酒周禮鄉大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一日和二日容三日主皮四日和容五日興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閭胥於既比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爲邑宰者亦然也其他則凡涉乎公家者皆是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精義謝氏曰觀善人者於小事猶足以知之如觀水之瀾可以知其有源也行不由徑蓋其意無欲速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蓋其意不爲煦濡以媚悅人觀此則滅明簡易正大之情可見矣○胡氏曰動必以正則非但於行路而已有以自守則非但不私謁而已故以可邪可見總言之因小以明大因兩端以見全體○集解得人只是得其人以共交遊蓋微探其所心相契合者子游以一有字與却得宰蓋不敢自以爲能得也行不由徑是武城人所傳聞其知者非公不至是賢宰入於武城所微察而得之者只淡淡舉此二事不極言其賢而賢可知正見子游別具心眼處○或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然則滅明之所謂公事者何事也曰以士民之分言之則凡飲酒讀法而舉至乎有司者公事也以邑宰之知己而訪問焉則凡一邑之間利病休戚之所關而當以告於有司者亦公事也以是而至其室亦何嫌之有○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語類問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如子游爲武城宰縱得人將焉用之曰古者士人爲吏恁地說也說得通更爲政而得人講論此亦爲政之助恁地說亦說得通○講錄師資朋求之益俗吏不講久矣揚子雲曰縣令不請士郡主不迎師是誠可怪也疏意擇人得人資益身心匡救政事表厲風俗非細故也按此二條見得人之問自是爲宰要着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語類問正大之情可見曰看這氣象便不恁地猥瑣又問非獨見滅明如此亦見得子游胸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曰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愚謂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四書通苟賤之羞邪媚之惑八字與正大之情正相發然非子游自持身正大者未必取人如滅明之正大也○西山眞氏曰子游以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其室而知澹臺之賢蓋二者雖若細行因而推之行且不由徑其行己也肯枉道而欲速乎非公事且不至其室其事上也肯阿意以求悅乎子游以一邑之宰其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爲天子擇百僚人主爲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故王素之論命相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人而司馬光之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爲之必如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矣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殿去聲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或問莊子所謂孟子反蓋聞老氏懦弱謙下之風而悅之者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爲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

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左傳〕齊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論語曾將八門三字見得國門是國人屬目之地奔而殿是其功而但歸咎於馬懷喪師之恥無居功之意故夫子稱之○〔精義〕呂氏曰人之不伐能不自言而已孟之反不伐則以言以事自揜其功加於人一等矣朱子〔曰〕若不自揜卽是自居其功〔按〕此則呂氏覺多出一層然自揜其功說得馬不進也之意出故集註節用之○〔語類〕問人之伐心固難克然若非先知得是合當做底事則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所當為只看做得甚麼樣大功業亦自然無伐心矣曰也不是恁地只得箇心地平底人故能如此若使其心地不平有矜伐之心則雖十分知其職分之所當為少間自是走從那一邊去過揜不下少間便說我卻盡職分你卻如何不盡職分便自有這般心孟之反只是箇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謝氏曰人能操無欲

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語類〕問凡人所以矜伐者其病根只為有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無所不至故學者當去其欲上人之心則天理自明矣曰欲上人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八面提起向人說只要人去得私欲孟之反其他事不可知只此一事便可為法也○〔紹聞編〕謝氏平生用力在去得箇矜字故發明無欲上人一意特為警切見得聖人所以稱孟之反之意非偶然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鮀徒何反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

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精義〕伊川曰無祝鮀之巧言與宋朝之令色難乎免今之世必見憎疾也〔按〕集註語類皆從之〔范〕氏曰有朝之令色而無鮀之巧言猶難免於當世此疾時之好佞也〔或問〕駁之曰巧言令色衰時之所同好不得而輕重於其間也且其立言猶書所謂無虐惸獨而畏高明者聖人豈使人不虐惸獨而獨畏高明哉〔仁山〕金氏曰而有而字猶與字古者兩事相兼者以而字中遞之○〔南軒〕張氏曰必有巧言令色而後可以免於世則世道衰微可知中人以下以利害存心者鮮不為之變易矣此聖人所以歎也○〔說統〕不是教人求免亦不是為難免者惜曰不佞不美而遂至難免此尙成世道哉今之世三字無限感慨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

〔語類〕問何莫由斯道曰但才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或問〕何莫之云猶曰何莫學夫詩耳若直以出不能不由戶譬夫行之不能不由道則世之悖禮傷義而不由於道者為不少矣又何說以該之耶○〔紹聞編〕道不過日用常行處事事物物有箇當然之理百姓日用而不知小人肆欲而妄行皆是莫由斯道也執認私意不由所當然當為而不為不當為而為之皆是○夫子怪而歎之之意蓋謂若以道為高妙峻絕而不可由耶則道之得名正以日用當然之理猶戶為出入之所必由若以道為虛無寂滅無與於人而不必由耶則自君臣父子之際以至起居動息之微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舍之而不由猶此身出入必由於戶也何乃莫之由耶○雙峯饒氏〔曰〕何字中有深意

○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新安〕陳氏曰夫子怪歎時人蓋曉人以道之當必由亦以見道之本不難由也與孟子夫道若大路然人病不求之意相似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畧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精義〕〔伊川曰〕史乃周官府史胥徒之史管文籍之官也故曰史掌官書以贊治文雖多而不知其意文勝正如是也〔語類〕史如內史侍御皆掌文籍之官秦有御史大夫亦掌一制度文物者也〔述朱〕史只當如程子說如今衙門人書辦一般此正所謂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者不必作史官說○〔蒙引〕質勝文者凡一言也任意率然而不知有語默之則凡一動也徑情直行而不知有進退周旋之節此則謂之野人文勝質者品節詳明而忠誠不足文物燦然而質意反疎此則謂之史也○艾千子曰此章文質就學者身上說言動語默威儀文辭皆是

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語類〕文質不可以相勝才勝便不好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不少了些子意思若子貢文猶質質猶文便說得偏了○〔蒙引〕威儀文辭之中自有忠信誠慤者存忠信誠慤之表自有威

儀文辭者在此之謂文質彬彬○〔愚按〕彬彬之爲相雜適均集註亦特以其貌言耳原自泥看不得觀禮器所載貴多貴少固有偏重而不害其爲適均者彬彬乃是質中有文文中有質相雜而成章如相雜然見爲質而文非有餘見爲文而質非不足合同而俱化如適均然

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新安陳氏曰〕先有質而後有文文所以文其質也文得其中方與質稱文不及則爲野文太過則爲史故文可損益而質無損益學者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使文質相稱則有彬彬之氣象矣○〔慶源輔氏曰〕質勝文則野質有餘而文不足文勝質則史文有餘而質不足學者能於其不足者補之有餘者損之至於成德則文質班班然相雜而適相稱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困勉錄〕文質專在外質兼內外陳氏以在內者言質故曰文可損益質無損益輔氏兼內外言質故曰野則質有餘而文不足補損兼文質言○〔蒙〕中〔集講〕家總把內外體用看成兩截遂謂文有損益質無損益卻奈何不下註中損有餘補不足偏說不得遂又謂此章文與質俱在容貌氣體上說不知內外體用本不相離損補原是內外交致其功若只在外面脩飾到底無停當處又曰若論本天之文質自然得中無論質不可損益卽文亦不可損益註損補字原從兩勝字來此進則彼退務析衷而歸於至當如質勝非果質有餘而究由文不足必使文足以副其質文勝固以文有餘而究由質不足必使質足以稱其文有損則必有補有補則必有損偏說一邊不得○其曰質無損益者蓋以質生忠信而言夫忠信不可損固也然此亦謂本天之忠信耳若質勝文之忠信其中已爲氣習所蔽如申生之仁尾生之信質勝而失之愚棘子之去文子桑之居簡質勝而失之率好學以去其愚化其率却正是損之也如此則忠信有二乎曰非有二也過乎忠信便不是忠信猶之過乎仁過乎義便不是仁義此理不明無怪乎蒙引等三分七分之說聚訟不休矣○〔精言〕此章文質既就學者身上說則通節俱爲學者言不是於君子後始補添學者求說上二句下兩則字見才一相勝便是此種氣象末句下然後字見須是十分恰好才到此等地位學者氣質中和底原少加之習俗轉移各有偏嘛不是質

勝便是文勝彬彬正從矯揉變化來日用動靜間才一質勝便損質以補文才一文勝便損文以補質事事酌量時時矯揉務要恰好停當不使一毫偏倚到得久久純熟從容曲中便不消如此費力註云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正見未至成德不可不如此損補也看來則野則史然後君子俱就學者身上品評不必呆作三種人理會○損補工夫雖在文質上做卻須先有涵養德性薰陶氣質本領在

○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語類〕問楊氏皆推說與本文不類曰楊說推得卻有功○〔說統〕當時頗以質爲野人文爲君子故夫子言質勝文者誠爲野人矣其文勝質者亦不得爲君子也乃蹈史氏浮靡之失必文質彬彬然後爲君子耳然後二字重看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或問)程伯子之言約而盡矣蓋上生字為始生之生下生字為生存之生雖若不同而意實相足蓋曰天之生是人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彼乃不能順是而猶能保其終焉是其免特幸而已矣○(語類)問或問云兩生字意實相足何也曰後日生活之生亦是保前日之生所以人死時此生便絕○(述朱)雖說是始生之生其實此生字自少而壯而老皆包在內蓋生理本直生理卽是天地生生之理而人得以生者既是理以生卽當順理而生若枉屈此理便應死了猶幸而得生此直漏網耳故曰若不同而實相足○問如何是生理本直曰如父子便本有親君臣便本有義○如水有源便流這只是流出來無阻滯處又如見孺子將入井便有箇惻隱之心見一件可羞惡底事便有箇羞惡之心這都是本心自然發出都遏不住而今若順這箇行便是若是見入井後不惻隱見可羞惡而不羞惡便是拘了這箇道理

這便是罔○罔只是脫空作為做人不誠實以非為是以黑為白如不孝於父卻與人說我孝不悌於兄卻與人說我悌此便是罔據此等人合當用死卻生於世是幸而免耳生理本直如耳之聽目之視鼻之臭口之言心之思是自然用如此若才去這裏着些屈曲支離便是不直矣又云凡人解書只是這一箇粗近底道理如云不直其粗至於以鹿為馬是不直其細推至一念之不實惡惡不如惡惡臭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直只要人自就這箇粗說底道理看得越向裏教細耳不是別求一樣深遠之說也○問明道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亦是此意莫微有差別否曰如何有差別便是這道理本直孔子卻是為要說罔之生也所以說箇直字與民受天地之中義理一般○(蘇氏)曰天之生物必直其曲必有故非生之理也木之曲也或乙之水之曲也或礙之水不礙木不乙未嘗不直也凡物皆然而況於人乎故生之理直不直而生者幸也非正也○(南軒張氏)曰天理本直在人則順其性而不逆所謂直也直有生之道循理而行雖命之所遭有不齊焉而莫非生道也罔則昧其性真行

而已是與游魂為變者相去幾何其生特幸免耳○(紹聞)編幸而免三字有深意罔而生者多矣而非生之道要難以幸為可保也○(輯語)生理該有生終始全理自穉至老為彭殤無非生也只現在此刻直則是生罔卽幸免蓋生之道理本合如是此程子所謂生理本直也又曰忠孝至性中曲折正是直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好去聲樂音洛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精義)伊川曰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至於樂之則為己之所有(明道)曰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樂好之者如遊他人之園圃樂之者則己物耳然只能信道亦是人之難能也○(語類)人之生便有此理然被物欲昏蔽故知此理者已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而此理已得之於己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

(文集)此章當求所知所好所樂為何物又當玩知之好之樂之三節意味是如何又須求所以知之好之樂之之道方於己分上有得力處 ○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雙峯饒氏)曰論地位則知不如好好不如樂而論工夫則樂原於好好原於知○(四書通)知不如好知之深自能好好不如樂好之深自能樂好在未有所得之先樂在既有所得之後○(新安陳氏)曰學者之於道當自知之而始又必好且樂之而後為至非真知之不能好然既知之必當求進於好非篤好之不能得而樂然既好之必當求進於樂果能樂之則所知所好者方實得於己其樂有不可以語人者矣所謂自強不息者蓋如此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精義〕伊川曰才卑而語之高安能入也然則中人以下者終於此而已乎曰亦有可進之道也○〔語類〕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曰且不柢定恁地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他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時便都包得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下不可將那高遠底說與他怕他時下無討頭處若是就他地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強似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不覺便也解到高遠處○問聖人教人不問智愚高下未有不先之淺近而後及其高深今中人以上之資遽以上焉者語之何也曰他本有這資質又須有這工夫故聖人方以上焉者語之今人既無這資質又無這工夫所以日趨於下流○問中人以下不可

以語上是使之下學而未可語以上達否曰如此則下學上達分而為二事矣况上達亦如何說得與他須是待他自達此章只是說智識未理會得此義理者語之無益耳○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訒蓋清明剛健者自是一樣恭默和順者自是一樣有病痛者自是一樣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西山真氏〕曰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事之粗也能盡其事親事長之道則道德性命亦不外乎此矣中人以下若驟然告以道德性命彼將何所從入想像億度反所以害道不若且從分明易知處告之以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如此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期而自至高遠之地此聖門教人要法也使學者外問於人內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泛然馳騖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輯語〕語當其時即中人以上亦有機候因緣中人亦有用困勉之功造到可語者却又別是一話非此章本義〔愚按〕雖非本義然必須兼此其義乃盡否則中人以上中人以下豈是鐵板印成竊謂此章論上下以中人分界且單提語上別其可不可緣世間大率中人居多所云以上以下非必如上智下愚相去懸絕聖人設教所欲急引之上者蓋尤在中人以下一輩特無如其不可語耳故教思本一而教術自殊一片熱腸溢於言表其為循循善誘蓋蓋可想矣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聲

民、亦人也、本伊川說見此民字不當作百姓字解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精義〕伊川曰民亦人也務人之義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遠則至於瀆敬而遠之所以為知○〔或問〕人道之所宜近而易知也非達於事理則必忽而不務而反務其所不當務者矣鬼神之理幽而難測也非達於事理則其昧者必至於慢惑者必至於瀆矣誠能專用其力於人道所宜而易知者而不昧不惑於鬼神之難測者則是所謂知也意者樊遲或有此病故夫子以是警之矣日所謂鬼神者非祀典之正耶則聖人使人敬之何也若以為祀典之正耶則又使人遠之何也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其曰遠者以其處幽故嚴之而不瀆耳若非其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固不使人敬而遠之然亦不使人褻而慢之也○〔語類〕此兩句是一意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彝即人之義也此則人之所宜為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測

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知者哉○務民之義只是就分明處用力則一日便有一日之功不知務民之義褻近鬼神只是枉費心力今人褻近鬼神只是惑於鬼神此之謂不知如臧文仲居蔡古人非不用卜筮今乃褻讀如此便是不知○問敬鬼神而遠之莫是知有其理故能敬不為他所惑故能遠曰人之於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若見得那道理分明則須着如此如今人信事浮屠以求禍利便是不能遠也又如卜筮自伏羲堯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蔽以卜筮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有人道所當為之事今若不肯自盡只管去諂事鬼神豈非不知○常人之所謂知多求知人所不知聖人之所謂知只知其所當知而已自常人觀之此兩事若不足以為知然果能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便是箇真知

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或問〕為是事者必有是效是亦天理之自然也然或

先計其效而後為其事則其事雖公而意則私雖有成功亦利仁之事而已若夫仁者則先為其事不計其效惟循天理之自然而無欲利之私心也董子所謂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謂此意爾然正誼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自夫功利者而為之樊遲蓋有先獲之病故夫子既告之以此又嘗以先事後得言之所以警之者至矣○〔語類〕只是我合做底事便自做將去更無下面一毫才有計獲之心便不是了○獲有期望之意學者之於仁工夫最難但先為人所難為不必有期望之心可也○問上蔡說先難謂如射之有志若既視地若臨深若履薄皆其心不易之謂曰說得是先難是心只在這裏更不做別處夫如上嶺高峻處不能得上心心念念只要過這裏更不思量別處去過這難處未得便又思量到某處這便是求獲○先難後獲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是須先難而後獲不探虎穴安得虎子須是舍身入裏面去如搏寇讎方得之若輕輕地說得不濟事○後如後其君後其親之意哭死而哀非為生者經德不回非以干祿言語必信非以正行這是熟底先難後獲

是得仁底人君子行法以俟命是生底先難後獲是求仁底人○問集註仁之心知之事曰務民義敬鬼神是就事上說先難後獲是就處心積慮處說事也是心裏做出來但說心較近裏○〔四書通〕集註中知者之事便見務民之義一句務字最重仁者之心便見先難二字先字最要務者事之所當為先者心之所當急○〔松陽講義〕務義遠鬼神先難後獲淺看各有兩層深看則皆只是一事真能務義者自然能遠鬼神真能先難者自然能後獲

○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按〕程子此條似為不敬者發然集註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却側注敬而能遠故語類又曰敬而遠之是不可褻瀆不可媚蓋言不瀆不媚方是見理分明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語類〕克己正是要克去私心方從事於仁又却計其效之所得乃是私心也只是私心便不是仁○〔新安陳氏〕曰先難所包者濶本不但言克己程子以為克己是於所難之中又舉其甚者

言之○〔輯語〕難只在日用尋常處〔愚按〕凡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果然身體力行何一非其難其慎即如克己本離不得視聽言動程子此語於夫子所與顏子言者境候不同心理無二即以對付樊遲自無不可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精義〕呂氏又曰此樊遲可進於知與仁之實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精義〕伊川曰樂喜好也知者樂於運動若水之流通仁者樂於安靜如山之定止知者得其樂仁者安其常也又曰樂水樂山氣類相合

或問申之曰夫子之意正爲知者之於水仁者之於山誠有喜而好之者非但如之而已也故程子以喜好訓之又以氣類相合言之○語類聖人之言有淺說底有深說底這處只是淺說仁只似而今重厚底人知似而今伶俐底人然亦在人看又曰這箇是大槩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問樂字之義曰且看水之爲體運用不窮或淺或深或流或激山之安靜篤實觀之儘有餘味又曰今且以知者樂水言之須要子細看這水到限深處時如何到峻處時如何到淺處時如何到曲折處時如何地有不同而水隨之以何爲態度必至於達而後已此可見知者處事處仁者樂山亦以此推之○惟聖人兼仁知故樂山樂水皆兼之自聖人而下成就各有偏處○此章只要理會得如何是仁如何是知若理會得這兩箇字通透如動靜等語自分曉○四書通集註事理義理四字理一而已一事各具一理故曰事理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故曰義理事無定用含動意義有定則含靜意○紹聞編集註這兩段不但解樂水樂山連動靜字俱解了 動靜

以體言。語類問知者動仁者靜動是運動周流靜是安靜不遷此以成德之體而言也若論仁知之本體知則淵深不測衆理於是而欽藏所謂誠之復則未嘗不靜知仁者包藏發育一心之中生理流行而不息所謂誠之通則未嘗不動曰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爲主仁者靜意思常多故以靜爲主今夫水淵深不測是靜也及滔滔而流日夜不息故主於動山包藏發育之意是動也而安重不遷故主於靜今以碗盛水在此是靜也畢竟他是動物故知動仁靜是體段模樣意思如此也常以心體之便見○問仁知動靜合二者如何曰何必合此亦言其多耳不成仁者便思知者便一自流蕩要之安靜中自有一箇運動之理運動中自有一箇安靜之理方是○仁者靜或謂寂然不動爲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靜也喜怒哀樂皆動也仁者之人豈無是數者哉蓋於動之中未嘗不靜也靜謂無人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當然耳若謂仁有靜而不動則知亦常動而不靜乎○問知者樂水一章看這三截卻倒似動靜是本體山水是說其已發樂壽是指其效曰然倒因上二句說到他本體上知者動然自見得許多道理分明只是行其所無事其理甚簡以此見得雖日動而實未嘗不靜也仁者靜然其見得天下萬事萬理皆在吾心無不相關雖曰靜而實未嘗不動也動不是恁地勞擾紛擾靜不是恁地塊然死守○文集知者明徹疏通達於事變故動仁者敦厚和粹安於義理故靜但詳味仁知二字氣象自見得動靜處○動靜仁知之體對下樂壽爲仁知之效而言猶言其體段如此爾非體用之謂也

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語類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水且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之意仁者一身渾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山且壽壽是悠久之意又曰知便有箇快活底意思仁便有箇長遠底意思○仁者壽是有壽之理不可以顏子來插看○慶源輔氏曰此所以言其功效也括結礙也動而無所結礙故其效樂常悠久也靜而悠久不變故其效壽○說統事理不相礙則物物者不滯矣安得不樂心境不相涉則生生者不遷矣安得不壽

○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語類此語極好看儘用玩味不是常說○新安陳氏曰夫子以知者仁者分言程子以仁知合言所謂體仁知之深者蓋指孔子也○李安溪曰夫子只是論仁知之德不是論仁知之人又曰此仁知只是一人耳愚按此論與集註及語類諸條皆不合當是從程子之說而云然其精義元本曰知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靜仁知之體也動則自樂靜則自壽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據此則此意是論仁知之德即作一人看亦得然細思畢竟不如內註說較穩故朱子節用其末二語列之外註令讀者體味當年想像之神又按此章極難體會在本文作三疊形容六者字重重說想神合體而集註於樂水樂山却即以動靜埋根於樂壽仍緣動靜起義絲牽繩貫主從分明若呆串則失本文層疊舉似之情板分又非集註設伏鈎聯之義是在善讀書者神而明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語類問齊一變至魯

是他功利俗深管仲稱霸齊法盡壞功利自此盛然太公治齊尚功雖便有些小氣象尚未見得只被管仲大段壞了又云管仲非不尊周攘夷如何不是王道只是功利駁雜其心耳按太公尚功亦非便爲功利起見而其流弊必至於此故輯語謂齊俗固壞於管仲然管仲之變亦太公源頭有以致之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雙峯饒氏曰俗由於政桓公富國強兵故其俗急功利假借仁義故其俗喜夸詐魯周公之後周禮盡在其重禮教可知至漢初猶爲項羽城守不下其崇信義可知○猶義張子曰魯道則政之弊御法者非其人而已按此乃其所以廢墜也先王之道也輯語儒者須先識道字按先王之道大都亦不外修禮明教惇信崇義而本立用行須得道字欛柄在手則變法自然不錯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或問以地言之則齊險而魯平以財言之則齊厚而魯薄以勢言之則齊強而魯弱以俗言之則齊

尚夸詐而魯習禮義蓋其風氣本不同矣而太公治齊尊賢尚功伯禽治魯尊尊親親其治化又不同矣齊自桓公管仲不無變亂太公之法而益趨於薄魯則雖日衰弱不廢墜而其規模氣象猶有周公之遺意則其舊俗之變又不同也是以自其本而言之則雖太公之盛時已必一變而後可以至於周公伯禽之王道自其末而言之則齊俗益壞之後又必一變而後可以及魯之衰也然當是時非夫子之得邦家亦孰能成此一變之功哉按太公一層雖推本而言然非聖人語意看集註先着孔子之時四字自明○語類齊自太公初封已自做得不大段好至後桓公管仲出來乃大變亂拆壞一番魯雖是衰弱不振元舊底却不大段改換欲變齊則須先整理了已壞底方始如魯方可以整頓起來這便隔了一重變魯只是扶衰則振弱而已恰似一間屋魯只如舊敝之屋其規模原在齊則已經拆壞了這非獨是聖人要如此損益亦是道理合當如此又曰先儒多不信史記所載太公伯禽報政事然細考來亦恐略有此意但傳者過耳○慶源輔氏曰廢其法而衰替者易復更其法而富強者難變俗以政革政以道協政存美惡故俗有醇疵至於變而之道則盡善盡美矣○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紹聞編管仲變壞其法如制國爲二十一鄉作內政而寄軍令欲速得志於天下之類此程子所謂從簡尚功也既急功利必喜夸詐齊俗至漢猶然則當時可知若論魯如左傳所載有許多不美之事亦豈得名善國只是不曾被人作壞故仲孫湫謂魯猶秉周禮季孫欲用田賦孔子曰有周公之典在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此所謂猶存周公之法制也若得人振起其至道爲易故朱子謂今日變時先變熙豐之政以復祖宗忠厚之意次變而復於三代以宋亦被王安石作壞故也○潛室陳氏曰王道猶人之元氣齊魯之初均有此元氣只緣中間元氣各受

些病齊求速安不於元氣調養便以烏喙投之一時却得康強不知元氣已被此壞了醫欲治之定須先去了烏喙一段毒於下得調理方法魯雖未會用藥元氣却未大壞聖人與調理出便自還本來一箇人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畧可見矣語類問施爲緩急之序曰齊自霸政行其病多魯則其事廢墜不舉耳齊則先須理會他許多病攺了方可及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便可復周公之道又曰不獨齊有緩急之序魯亦有緩急之序如功利之習所當變便是齊急處紀綱所當振便是魯急處○吳因之曰聖人說箇一變不是尋常改頭換面且如齊人雄其富強逞其變詐乃欲反而入於義理非脫胎換骨不可魯有先王遺風似不甚費力然玩愒偷安已成錮疾須重新整頓直有洗腸滌胃意思故皆謂之一變然聖人本心齊魯皆欲其至道非謂變齊之初其意只欲至魯但齊方濡染功利難以一朝拔去病根故多此一番變革須知齊果到得至魯則至道亦自

不容歇手故語類云至曾則成箇樸子方就上出光采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

觚棱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棱者也不觚者盖當時失其制而不爲棱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丹鉛總錄〕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後世木簡謂之觚削木可書以爲觚牘漢所謂操觚之士是也孔子所歎之觚則酒器非木簡盖以觚爲簡起於秦漢以後孔子未嘗見之也然則孔子何以歎也曰古人制器必尙象以一觚言之上員象天下方象地且取其置頓之安穩焉春秋之世盖已有破觚爲員者矣徒取其利於工之易鑄而不知失其象便於入之易持而不計其頓之危也孔子於獻酬之際見而歎之事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其漸不可長矣○〔徐辨〕他物即易其制或於名無所別則亦不見其制之失惟觚原因其有棱而名之乃竟去其棱

而仍名之以有棱觚字分明在這裏不觚亦分明在這裏不待別白而是非朗然聖人所以即觚而致歎也下句兩觚哉即從上兩觚字來互中慨歎註中言不得爲觚是句外惋惜意○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或問〕夫子之意本爲觚發而推之則天下之物皆然也上觚指其器下觚指其制觚哉觚哉歎器之失其制也○〔南軒張氏曰〕聖人重歎於觚意所包涵遠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蒙引〕逝雖訓往然須着箇使字陷誣陷之陷非自陷也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語類〕問可欺不是繼可逝而言不可罔是繼不可陷而言否曰也是如此但可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或問〕欺者乘人之所不知而詐之也罔者掩人之所能知而愚之也夫人之墜井世有此理而其有無則非君子所能必知雖或未必眞有而可欺使往視之也自入井中而可以救人則其無是理也盖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又安得以此罔之而使陷於井中哉○〔困勉錄〕理之所有則無論果有此人而可逝即本無此人而亦可逝理之所無則無論本無此人而不可陷即果有此人而亦不可陷此其所以爲可欺不可罔人盖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

之愚也〔或問小註〕道理止論當下從井必不能救人當下便無此理不是惜此身爲天下不爲一人也從井之不可只是救法差不是不當救亦不講仁者所救有多寡大小也○義不當不可以成仁智不明亦不可以取義宜死而死爲仁不宜死而死爲不仁毫釐千里錯看不得○〔蘇氏曰〕拯溺仁者之所必爲也殺其身無益於人仁者之所必不爲也雖君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猶然捄其具不徒從也事迫而無其具雖徒從可也其餘則使人拯之要以窮力所至而已〔或問〕謂此說所以處於輕重緩急之間者密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語類〕問文謂詩書六藝之文曰詩書六藝固文之顯然者如眼前理會道理及於所爲所行處審別是否皆是守欲其要故

其動必以禮。禮字不可只作理字看。是持守有節文處。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語類 博學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却只是一句。所以爲約。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安知不畔於道。徒知要約而不能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也。○博文上欠工夫。只管去約禮上求。不易得生煩。○孔子之敎人亦博學於文。如何便約得。○博學是致知。約禮則非徒知而已。乃是踐履之實。○博文條目多。事事着去理會。禮却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箇禮。聽也是這箇禮。言也是這箇禮。動也是這箇禮。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如讀詩讀書學易學春秋。各自有一箇頭緒。若只去許多條目上做工夫。自家身已都無歸着。便是離了道也。○禮是歸宿處。凡講論問辨亦只是要得箇正當道理而有所歸宿耳。○博文約禮。聖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博文約禮就這上進去。只管是長進。蓋根脚已是了。所以不畔道。○非博文則無以爲約禮。不約禮則博文爲無用。約禮

云者。但前之博而今約之。使就於禮耳。看博約字與之以字有一貫意。按 此則之字卽指所學之文而言。輯語 博文約禮功有兩層事。只一件之字卽指上句。○問約禮卽是約其所博者否。曰也不須如此說。有所未知。便廣其知。須是博學。學既博。又須當約禮。到約禮更有何事。所守在此禮耳。又曰看顏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既連着兩我字。此章之字亦但指其人而言。非指所學之文言也。條辨 若謂約文以禮。則文與禮成兩件。惟所以約束其身者。只是以節文之禮。則文卽在禮之中。愚按 蒙引云。文與禮一理。就文物上爲文。此理就吾身之行處說。便是禮。博文者究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也。約禮者動必以禮也。看來動必以禮。而聖賢之成法。事理之當然。卽此而在。則雖謂之字卽指所學之文言。亦無不可。但於約字下。却不得文字。則以之字當顏子我字一例看。自較穩。○精義 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伊川曰此是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敎人只是如此。又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此同否。曰這箇則是淺近說。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者耳。或問申之曰三者之訓不異。其義亦同。但在此

章爲學者之分。與顏子所至有不同乎。○文集 聖人敎人不過博文約禮。而學者所造自有淺深。此喟然弗畔所以不同也。顏子見聖人接人處都從根本上發見。餘人但能因聖人所示之方。博文以窮理。約禮以脩身。如此立得定。亦庶乎可不爲外物誘怵。異端遷惑矣。自今觀之。顏子地位見處固未敢輕議。只弗畔一節亦恐工夫未到此。不可容易看也。語類 若自此做工夫到深處。則亦顏子矣。○雙峯饒氏曰。知欲博。守欲約。人能如此用功。縱所得淺。亦當不畔於道。由此深入。雖與道爲一可也。豈止弗畔而已。又曰詳味此言。一博一約。相爲開合。恐人墮於一偏也。因其所博從而約之。恐人之離而爲二也。由博而約。尤有先後。恐人之失其序也。蓋必博而能約。則無汎濫支離之失。而博不失之襍。約而能博。則無偏狹固滯之病。而約不失之陋。此博約之所以貴乎兼盡也。然君子之博學。正欲貫通此理。以爲反約之地耳。豈博自博而約自約哉。此博約之所以相爲用也。然所以爲之之序。則必出博而反約。使事物之理有未究。而遽執吾所自得者以爲據依。則所止者未必天下之至善。所執者未必天下之時中。而以非禮之禮

爲禮者有之矣。何以能不畔於道哉。此不博而徑約之過也。按 前三層專其概。後三層復申言之。義乃極暢。○

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語類 博文而不約禮。只是徒看得許多。徒記得許多。無歸宿處。○紹聞編 君子所貴於博學之者。欲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見諸踐履之實。非徒以廣聞見資口耳也。理會處雖是博。到踐履處却是約。約者要也。動必以禮。則所學皆有歸宿。便是守得其要處。禮亦非文外事。學文時學禮已在其中。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有許多條目。合理會此便是博學邊事。到約歸身上。只是箇脩已以敬。非禮勿動而已。其所守豈不甚約。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反。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
謝不得已而見之【史記】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
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
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
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齊氏】曰南子嘗
以車聲轔轔止而復作知其為蘧伯玉之賢況於夫子乎
其欲見之也秉彝好德之天也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
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
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
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
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

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精義】伊川曰古者大
饗夫人有見賓之禮靈公以妾為夫人既以夫人處之使
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語類】見小君之禮當夫子時
想是無人行所以子路疑之若有人行子路也不疑了
孟子說仲尼不為已甚這樣處便見○問子見南子曰此
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他向有人問尹彥明今有
南子子亦見之乎曰不敢見曰聖人何為見之曰能磨不
磷涅不緇則見之不妨○問子所否者天厭之謂不合於
禮不由其道則天實厭棄之日何以謂不合於禮不由其
道曰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而彼之不
善於我何與焉惟聖人道大德全方可為此日今人出去
仕宦遇一惡人亦須下門狀見之他自為惡何與我事此
則人皆能之何必孔子子善答云子見南子無一毫冀望
之心他人則有此心矣曰看得好【按】此是聖人自信處故
稱天以矢之○【西山真氏】曰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為可
蓋聖人道大德宏可以轉亂而為治化惡而為善孔子於
南子則見之於陽貨亦見之而公山不狃之召佛肸之召
背欲往焉若大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小人則遠
之蓋就之未必能有所溱而或以自汙焉故子路仕孔悝
不得其死冉求仕季孫無改於其德顏閔終身不仕蓋以
此也子路之不悅者蓋以己之力量觀聖人也○【沈無回】
曰非夫子不敢見南子非見南子亦不足以見夫子非子
路不敢不悅非不悅不足以見子路分量如是○【困勉錄】
學者未到聖人地位且須如子路【愚按】語類云聖人既以
為可見恐是道理必有合如此可與立未可與權吾人見
未到聖人心下這般所在都難說竊謂聖人當日重言以
誓因是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亦未便遽以子路為不然正
為此等處煞
其難說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聲
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
少此德今已久矣【語類】中庸之中是指那無過不及底說如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

時中便是那無過不及之中○本章之意是如此又曰中庸
之為德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庸是依本分不為怪異之
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為都不是庸了○【孫辨】中庸
而係之以德則只是指理之見於事而體於身者言故朱子
謂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不消更貼不偏不倚說又曰中
庸下有為德字便已包有能字正在日用人倫上見程子
民不興行行字正貼德字意雖中庸第三章亦用程說然却是此處正疏○程子曰不偏之謂
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
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精義】伊川又曰中庸天下之正理也德合乎中
庸可謂至矣【孫辨】申之曰中庸天下之正理此就中庸之
道而言德合乎中庸就人之行道得乎中庸之理者而言
○【語類】自世教衰此四字正是說久字意○中者天下之
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這二句緊要在正字與定字上蓋
庸是箇常然之理萬世不可變易底中只是箇恰好道理
為是亘古今不可變易底故更著箇庸字○【雙峯饒氏】曰

此與中庸文大同小異此章有之爲德也四字以中庸之德言也中庸無之爲德也四字以中庸之道言也以德言則不消言能而能在其中故此章下句無能字以道言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中庸下句不可無能字此章言民鮮此德是以世教之衰民不興行而然中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氣質之異有過不及而然意此是夫子本語彼是子思槩括語○慈湖訓語至矣之名生於民鮮使聖人不因民鮮之久則亦無至矣之歎愚謂爲下一轉語曰使聖人不思至矣之德奚爲歎民鮮之久有世教之責者可不思所以興民行而勉進於中庸之德哉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

博廣也新安陳氏曰玩文意當是博施於民而又能所濟者衆蓋博施自我之施恩澤而言濟衆自衆人之被吾恩澤者而言濟衆難於博施是進步說有難博施而衆不皆被其澤者○可謂何尙疑未足盡仁仁以

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精義伊川曰仁可以通上下言之也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至極也既通人理之極更不可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人道亦曰仁而已此通上下言之也○語類仁以理言是箇徹頭徹尾底物事如一元之氣聖以地言也不是離了仁而爲聖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仁便是這理聖便是充這理到極處不是仁上面更有箇聖而今有三等有聖人有賢人有衆人仁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衆人之仁所以言通乎上下仁字直聖字橫博施濟衆是做到極處功用如此○仁就心上說如一事仁也是仁二理仁也是仁無一事不仁也是仁聖是就地位上說聖却是積累得到這田地索性聖了○仁如水有一杯水有一溪水有一江水聖便是大海水輯語謂海非水固不可然非必海而後爲水

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

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語類問何事於仁作何止於仁是如何曰只得作何止於仁又問似今日說何消得恁地一般曰博施濟衆何消得更說仁被子貢說得博施濟衆高似於仁了如其說則天下之爲仁者少矣一介之士無復有爲仁之理○或問博施濟衆必也聖乎此言必聖人而後能之乎曰不然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耳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病諸之意○語類問子貢問博施濟衆恐仁之極處與聖之功用本不可分大小今言何止於仁則仁聖若有大小之分曰此處不恁地讀必也聖乎語意未是煞處當急連下文讀去仁以理言聖以事業言子貢所問博施濟衆必有聖人之德有天子之位而後可以當此堯舜恁地尙以爲病仁本切己事大小都用得他問得空浪廣不切己了却成疎濶似此看仁字如何用得如何下得工夫中間看得一句常人固是做不得雖聖人尙以此爲病此須活看○乎字已含下句意○博施濟衆是無盡底地頭堯舜也做不了蓋仁者之心雖無窮而仁者之事則有限自是無可了之理若要就事上說便

儘無下手處○何事於仁爲二節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爲一節博施濟衆此固是仁然不是人人能做底事若必以聖人爲能之則堯舜亦嘗以此爲病非是言堯舜不能盡仁蓋勢有所不能爾人之所能者下二節事是也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音扶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語類子貢問仁是就功用籠罩說孔子是就心上答○問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苟有此心便有博施濟衆底功用曰博施濟衆是無了期底事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若能果無私意已有此心仁則自心中流出來隨其所施之大小自可見矣

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語類子貢所問只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就心上指出仁之本體而告之○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才欲立便也立人己才欲達便也達人立是存主處達則發用處於此純是天理更無些子私意便是仁之體○子貢所問以事功而言於本體初

無干涉故聖人舉此心之全體大用以告之以巳之欲立者立人以巳之欲達者達人以巳及物無些私意如堯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以至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道理都擁出來又如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廣大心中流出○巳欲立則思處置他人也立巳欲達則思處置他人也達放開眼目推廣心胸此是甚氣象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又曰程子說莊子說道體儘有妙處如云在谷滿谷在坑滿坑不是他無見處只是說得來作怪又曰東坡云昔在一山上坐看潮來凡溪曲小港中水皆如生蛇走入無不通透甚好看識得時便是一貫底道理○問集註於此可以得仁之體是此處見得人與巳相關甚切便是生意相貫處否曰亦是只無私意理便流通○輯語欲立二句直指仁者之心而於此即可以觀仁之體有兩義在愚按仁之體本自人人具足只為人欲隔之天理不能流貫此體便無從識取故須從仁者之心體認出來乃得善為名狀實非兩義也○人巳有次序有渾合理一分殊總在而字裏許愚按此處重在理一分殊義須統攝於理一之中而字是人巳交關集註所謂周流無間正在裏許若認作折下語便混入下節地分矣○或問小註巳才要立達便自然去立達別人天理周流無間彼此蓋不待於譬也若對上節則但以兩人字撫他博衆字便自渾融如言老安少懷何必先限安懷得多少只存心自然決無一毫自私自利及半上不落耳若謂巳欲立達而即巳立人達人則其願更奢更浮於子貢豈聖人立敎之旨乎說約其實到立人達人少不得知明處當四字今人不解遂謂人巳之際一欲可通如揑空塑影都無實際○文集問欲立謂欲自立於世立人謂扶持培植使之有以自立也欲達謂欲自遂其意達人謂無遏塞阻抑使之得以自達也曰此說是○語類問立達二字以事推之如何曰二者皆兼內外而言且如脩德欲德有所成立做一件事亦要成立如讀書要理會得透徹做事亦要做得行又曰此是兼粗細說如在此住得穩便是立如行便要到便是達如身要成立亦是立學要通達亦是達事事皆然立是立得住達是達得去困勉錄時解有以立達分敎養者誤敎內有立達養內亦有立達愚按正不必粘

敎養而敎養自在其中○養剛言此意是三節前面說仁之功用中間說仁之體後面說仁之方曰是如此巳欲立而立人巳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存心常如此便未博施濟衆時這物事也自在裏面○叔器問立達兩句也是帶下面說否曰此是兩截夫仁者分明是喚起說巳欲立而立人巳欲達而達人是仁者能如此若是能近取譬則可以為仁之方子貢也是意思高遠見得忽地却不知剗地尋不着愚按此節只是就仁者之心指示仁之體所謂體段模樣與子貢識認下節方是教他下手做工夫處不必照講章上下節硬分安勉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巳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巳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

○語類巳欲立便立人巳欲達便達人此仁者之心自然如此不待安排不待勉強能近取譬則以巳之欲立譬人之欲立以巳之欲達譬人之欲達然後推巳所欲以及於人使皆得其立皆得其達這便是為仁之術又曰以巳及人仁之體也推巳及人仁之方也○問以巳及人推巳及人是如何曰夫子分明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如此可謂仁之方也巳則是言求仁當如此若以為遠說則既曰夫仁者矣不當以可謂仁之方結之也○或問仁恕之別何也曰凡巳之欲即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巳之欲譬之於人知其亦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強固有淺深之不同然其實皆不出乎常人一念之間學者亦反求諸巳而足矣豈必博施濟衆務為聖人之所不能者然後得之乎

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

語類問只仁之方亦可謂之仁否曰看得透時便是仁若循循做去到得至處回頭看前日所為亦喚做仁○紹聞編子貢見夫子平日言仁多般樣又不輕以仁許人故特揀箇大底來問夫子以為何待如此而始為仁若如此是求仁於事而不知求仁於心雖堯舜也有做不盡之事夫仁者亦曰巳欲立而立人

已欲達而達人此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無閒此堯舜之所以仁覆天下也未及乎此者亦推之近取諸身以己之欲立譬之他人亦欲立也而推之以立人以己之欲達譬之他人亦欲達也而推之以達人此雖未便是仁然求仁莫近於此特下一近字正見子貢所言是遠了特下一方字正見子貢所言不是求仁之方蓋仁自是向博施濟衆上討未得子貢此問與無加諸人之說其先後不可知朱子以爲疑却因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得而後有無加諸人之說也○集註能字勿輕看學者終身克治人己藩籬終難脫化故下一能字便見不易能且不可不能便是孟子強恕而行一強字之意

○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痹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紹聞編遺書又一條云醫家以不認痛痒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

認義理爲不仁譬最近又曰人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忍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又曰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閒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愚按體是心所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也堯舜之心亦不過如此而已○齊氏曰手足不屬己氣之不貫也天地萬物不屬己心之不貫也身與手足一體也外邪閒之故與氣不相貫己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人欲閒之故與心不相貫通身與手足之閒者醫必有方通我與天地萬物之閒者聖人亦必有方然則恕者聖人所以示學者之方也夫

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己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語類明道云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先生再三舉似曰這處極好看仁又曰博施濟衆固仁之極功譬如東大洋海固是水但不必以東大洋海之水方爲水只瓶中傾出來底亦便是水博施濟衆固是仁但那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怵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好看○問程子作一統說先生作二段說如何曰程子之說如大屋一般某說如大屋下分別廳堂房室一般又曰程子合而言之上下若不相應不若分兩截看惟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

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

聖人[illegible]陳氏曰堯舜在上保得天下無窮民否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見得道理無盡期聖人亦未有盡處安得不[illegible]躬自責愚按兩言猶病在下論則以安百姓仍難入脩己以敬中而此處直坐勢有不能難免無一夫之不獲與彼處微別

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困勉錄夫仁者節其心則萬物一體之心其事則隨在可行之事有其心而博施濟衆焉固仁也而施焉濟焉而不必博不必衆亦仁也按此說最員方見得爲仁之方實實有下手處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七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按此亦止以作述大概言之若聖人之述又當別論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精義謝氏曰彭之爲人不可考要之必其則古昔稱先王以名世者按集註於老彭下先着信古而

傳述句見得老彭處商之末其信古傳述定有可觀故夫子既尊之又親之必有心相契合者不得因謙詞率爾輕看至時解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二句貼在老彭身上謂聖人本分在竊比二字中認作倒裝文法則又泥看註語客宣主位矣朱子云夫子非是要自比老彭而稱此二事蓋自言其有此二事似老彭爾解此則賓主歷然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語類問述而不作是制作之作乎曰是孔子未嘗作一事如刪詩定書皆是因詩書而刪定又問聖人不得時得位只如此聖人得時得位更有制作否曰看聖人告顏子四代禮樂只是恁地恐不大段更有制作亦因四代有此禮樂而因革之亦未是作處又問如何作春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其竊取之看來是寫出魯史中間微有更改爾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這是多少擔負想亦不能不是作按此論不宜夾入本章○問信而好古曰既信古又好古今人多是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如好之者則曰他也且恁地說信之者雖知是有箇理恁地畢竟欠了箇篤好底意思○或問小註述而不作是聖人實事信而好古是聖人實心此雖是聖人自謙語須雖得聖人一生實實是述原未嘗作又須識聖人所以信好處矜謝不得存淺不得蓋天地間極大道理皆備於六經包涵萬象不留餘蘊夫子從而贊脩之原非有作意於其間也○新安陳氏曰諸家說此章多於述作二字着意信而好古一句則忽畧之夫信而好古乃述而不作之本夫子嘗自謂不如某之好學又謂好古敏以求之蓋人之所以不能好古皆信道不篤故兩惟能篤於信道所以深好古道惟篤信好古所以惟述古而不敢自我作古按朱子以信好兩面互看陳氏却歸重信上看來起頭須是信方能好後面却須是好乃愈信○文集孔子賢於堯舜非老彭之所及自不須說乃謙退不居而反自比焉且詞氣極其遜謙

而出於誠實如此所以爲盛德之至也爲之說者正當於此發其深微之意使學者反復潛玩識得聖人氣象而因以消其虛憍傲誕之習乃爲有力然當是時作者畧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蘇氏曰自生民以來至於孔子作者畧備矣特未有折衷者耳故述而不作或問申之曰不敢當折衷之名而自託於傳述此則聖人之謙辭也○慶源輔氏曰作者畧備觀諸經可見集大成而折衷之亦於諸經見之然羣聖所作因時制宜以成一代之制夫子折衷參互訂正以垂萬世之法夫子賢於堯舜者在是○程子曰堯舜知去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紹聞編申之曰此夫子之力也又曰夫子信古傳述蓋是其心相蘇合處○輯語人多輕看述字便似聖人虛爲退遜之語不知述字正難承當在惟孔子能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惟孟子能述孔子惟程朱能述孔孟其道同也又曰不作是實見得道理如是○集解功信於作是註中看孔子語入孔子口氣不得將述

中艱難重大處說出信好深情則不作倍作之意自隱然流露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志又如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語類〕是得之於心自不能忘了非是聽得入說後記得○如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猶是執捉在這箇却是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便如已有而弗失矣○默不言也不言而此物常在也今人但說着時在不說時不在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新安陳氏〕曰不言而存諸心者其功實不言而心解者其意玄○〔吳氏〕程曰前說近是此朱子懲象山頓悟之意也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語類〕此雖非聖人極至然豈易能如平時講貫方能記得或因人提撕方能存得若默而識之非心與理契安能如此學不厭如人之為學有些小間斷時便是厭誨不倦如以他人之事為不切於已便是倦此三者須是心無間斷方能如此○問何有於我曰此語難說聖人是自謙言我不曾有此數者聖人常有歉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他是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闕處○此必因人稱聖人有此聖人以謙辭答之○〔文集〕問聖人之言各隨所在而發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故夫子辭之不敢當因退而就夫為之不厭誨人不倦以自處此時為謙之意是辭高而就卑也及人以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歸之則又辭之以我所未嘗有此時為謙之意是辭有能以就無能二處之言雖相襲而意之所主各自不同曰不居仁聖已為謙矣以學不厭誨不倦為無有又謙之謙也至於事父兄公卿一節則又謙之謙也蓋聖人只見義理無窮而自已有未到處是以其言每下而益見其高也○〔四書通〕學貴自得故在默識自得而不自以為得故學而不厭自得而必欲人之同得故誨人不倦〔按〕此與朱子作三節看異然於義亦通又〔語類〕云默而識之便是得之於心學不厭便是更加講貫誨不倦便是施於人〔按〕此條是以三節蟬聯而下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勉齋黃氏〕曰脩治也謂去其疵類而全其善也學必講而後明。〔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箇舊時人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四書通〕德必脩而後新學以講而益新從與改皆是自新故尹氏以為日新之要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語類〕問此章曰須實見是如何德是甚麽物事如何與做修如何與做不修如無欲害人之心這便是德然害人之心有時而萌者是不能修者也德者道理得於吾心之謂脩者言好修治之謂道理既得於吾心便已是我有底物事了須日日磨礱勿令間斷始得又曰須先理會孝弟忠信等事有箇地位然後就這裏講學○問德之不修可以包下三句否曰若恁地夫子但說一包便了何用更說四句徙義改過畧似修德裏面事然也別是箇頭項講學自是講學修德自是修德如致知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修身是修德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講學篤行是修德○徙義與改不善一似合掌然須着與他分別蓋義是事之宜處我做這件事未甚合宜見人做得恰好便着徙令合宜此却未見得有不善處至不善便是有過惡須述重新改換始得又曰聞義不能徙底罪小不善不能改底罪大但聖人不分細大都說在裏面學者皆當着工夫又曰聞義不能徙較審於不善不能改不善不能改較重於聞義不能徙〔述朱〕徙字中有一步進一步意在如今日自家所為是義明日聞他人所為更勝便當徙以從之後日聞他人所為更精又當徙以從之總是虛心謙受不到十分盡頭不止至於改過不要說到十分不好方改聖人只自覺得有分毫不合處自不能苟安○問此四句若要連續看如何曰才要連續看便是說文字不是要着實做工夫若着實做工夫便一句自是一句又曰此自是四句若要合說便是德須着修於已講學便更進其德到徙義改過始是見之於行事須時時要點檢如此說却相連續

也又曰修德是本爲要脩德故去講學下面徙義改過飽
脩德之目也如通書中云君子乾乾不息於誠便是脩德
底事下面便是技說遷善改過底事意正相類○是吾憂
也這雖是以此教人然學不厭之意多見於此使有一毫
自以爲聖任其自爾則雖聖而失其聖矣○新安陳氏曰
聖人不自聖猶以是爲憂此聖所以益聖常人不知憂聖
人之憂此愚所以益愚也○鄒肇敏曰不脩等四項都在
吾憂中討出聖人非必有不脩然後爲憂蓋惟日以不修
爲憂則自有日求其脩而不容已者愚按必如此方說得
日新意出又按語類云更須自體之須把這許多說話做
自家身上說不是爲別人說此最說得吾字有
意味則憂字愈吃緊是字也字都落紙有聲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
也。精義楊氏又曰燕居不爲容色故如是蓋其心廣體胖
而形諸外者自爾也謝氏曰善觀聖人者可以得之於

儀容蓋周旋中禮者必其盛德之至是以二三子無時而
不觀省於斯焉燕居非鞠躬如不容之時是以其容申申而
非跛踖屏氣之時是以其色夭夭此之謂中節范氏曰申
申舒遲也夭夭和樂也○語類申申言其不局促是心廣
體胖後恁地夭夭色愉只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燕居如
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胡氏曰申有展布之意夭有和
悅之意惟身可言舒布故知以容言惟顏貌可言和悅故
知以色言○慶源輔氏曰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故其容儀
得以遂其舒緩而無迫遽之意其顏色得以全其愉怡而
無勃如之變申申夭夭聖人之意容色自然之符也○條
辨聖人之身渾然天理故凡有事無事則天理各隨事以發
見惟燕居無事則聖人此身天理未發於事然其充滿流
行自然展布於全體故申申自然呈露於顏色故夭夭按
此見集註下無事二字煞有義味義府云燕居隨地有之
非事上接下見賓承祭之時便是不必泥定家居
○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

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
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語類問申申
夭夭聖人得
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於嚴厲有心要舒
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久則自然到此否
曰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
斂則自然和樂又曰不是別有一箇和樂才整肅則自和
樂按此亦對學者說若聖人
便自有中和之氣自自然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復扶又反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閒如或見之至其
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
自歎其衰之甚也。精義伊川曰孔子初欲行周公之道至
夢寐不忘及晚年不遇哲人將萎之時

故自謂不復夢見周公○語類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
欲行其道而夢之耶則是心猶有所動若以壯年道有可
行之理而夢之耶則又不應虛有此朕兆也曰聖人曷嘗
無夢但夢得定耳須看他與周公契合處如何不然又不
見別夢一箇人也聖人之心自有箇勤懇惻怛不能自已
處自有箇脫然無所係累處要亦正是以此卜吾之盛衰
也○問夢周公是真夢否曰當初思欲行周公之道時必
亦是曾夢見曰恐涉於心動否曰心本是箇動物怎教他
不動夜之夢猶寢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
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常人便胡夢了○
夢周公忘肉味祭神如神在見得聖人真一處理會一事
便全體在這一事○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箇徵兆如此
當聖人志慮未衰天意難定八分猶有兩分運轉故他做
得周公事遂夢見之非以思慮也要之精神血氣與時運
相爲流通到鳳不至圖不出明王不興其徵兆自是恁地
○問甚矣吾衰也曰不是孔子衰是時世衰又曰與天地
相應若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太公武王皆八九十
歲孔子七十餘想見累垂○臧少望謂顏淵子路死聖人

觀之人事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聖人衰老天道不復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曰遠意思也發得好○又集夫子盛衰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疑滯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以忘物爲高乃老莊之偏說○南軒張氏曰夫子夢見周公之心周公思兼三王之心也○集解所思如此則所夢亦如此於不夢見其衰於久不復夢見其衰之甚○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條辨心是存主處志慮是心之所發而爲思慮者心之存主老少自一般無奈血氣衰則志慮亦短氣不足以輔志故也○纂引孔子盛時以氣言也則無復是心者志也而亦無復是夢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者氣也孔子是就無夢上驗其一身氣運之衰朱子是就夢上尋出志宅蓋夜之所

纂晝之所思也所思處即志○胡氏曰聖人誠存則其夢治他人思慮紛擾則所夢亦雜或邪或正與其晝之所爲等爾善學者既謹其言動而又必驗諸夢寐之間按此條與本指無涉而或問以其論夢亦有可取故節錄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矣語類問志於道日思量講究持守踐履皆是志念念不舍即是總說須是有許多實事○志於道不是只守箇空空底見解須是至誠懇惻念念不忘所謂道者只是日用當然之理事親必要孝事君必要忠以至事兄而弟與朋友交而信皆是道也志於道者正是謂志於此也○道是一箇有條理底物事不是囫圇一物如老莊所謂恍惚者志於道只是存心於所當爲之理而求至於所當爲之地非是欲將此心係在一物之上也○道處先要就志於道上理會這須知是

個生死路頭因以手指分作兩邊去云這一邊是死路那一邊去是生路這去便善那去便惡知得此一邊是了只管向此路去念念不忘處己也在是接人也在是講論也在是思索也在是今人把捉不定一出一入或東或西以大子十五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皆是從志學做來著工夫須看得聖人志於學處是如何這處見得定後去節節有下工夫處○讀書須將聖賢言語就自己身上做工夫方見事事是實用如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將來安排放身上看看道是甚麼物事自家如何志之以至據德依仁游藝亦莫不然方始有得

據於德 据據音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語類志於道如講學力行皆是據於德則是這箇物事已成箇坯璞子了又曰據於德乃是得這基址在這裏○德者得也便是我自得底不是徒

恁地知得便住了若徒知得不能得之於己似說別人底於我何干如事親能孝便是我得這孝事君能忠便是我得這忠說到德便是成就這道方有可據處○德是行其道而有得於心雖是有得於心然亦須長長執守方不失如孝行之已得則固不至於不孝若不執守也有時解走作如忠行之已得則個不至於不忠若不執守也有時解有脫落處這所以下一據字○或問道以人所共由而得者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是也德者已之所自得若爲父子而得夫仁爲君臣而得夫義是也其志之據之何也曰潛心在是而期於必至者志也既已得之而謹守不失者據也○存疑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是據之也○集解註中日新之功要看不是專守一德日日有得日日據守積累得多如何不會日新日新緊從終始惟一上來能日新才能會歸到仁處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四書通集註於次節

訓德字承上文道字來此處訓仁曰心德之全亦承上德字以見道德仁雖有異名實則一理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語類正淳謂子壽先令人立志曰只做立志便虛了。聖人之說不如此直是有用力處且如孝於親忠於君信於朋友之類便是道所謂志只是如此知之而已未有得於已也及其行之盡於孝盡於忠盡於信有所實得於已則是孝之德忠之德信之德如此然後可據然只志道據德而有一息之不仁便間斷了二者皆不能有却須據於德後而又依於仁正淳謂這箇仁是據發見說曰既見於德亦是發見處然仁之在此却無隱顯皆貫通不可專指爲發見○志於道猶是兩件物事據於德是我之得於已者故可據依仁則是平日存主處無一念不在這裏又是據於德底骨子○德是道之實仁是德之心○德是逐件上理會底仁是全體大用常依靠處又曰據德是因事發見底依仁是本體須臾不可離底據德如着衣喫飯依仁如鼻之呼吸氣又曰依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裏連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了○仁者人之本心也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而不捨之意如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也○陳氏曰志道是一心向聖人路上走據德是志道功夫成向所志者今皆實得於已如有物可執據依仁則據德工夫熟天理與心爲一矣據如手執杖依如身着衣杖容有時而離手衣則不容須臾離身一節密一節也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精義張子曰藝者日爲之分義也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或問申之日言其皆日用之品節當游於此則心存乎此去之則不專係念於此也○胡氏曰玩物本非美辭然以藝爲物而玩之非喪志之謂也○輔氏曰不外物以求理而常玩物理以養性按適情卽所以養性也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

矣。或問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是其名物度數皆有至理存焉又皆人所日用而不可無者游心於此則可以盡乎物理周於世用而其雍容涵泳之間非僻之心亦無自而入矣○語類藝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件事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礙惟是一一去理會這道理脈絡方始一一流通無那箇滯礙因此又却養得這箇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皆無滲漏皆是做工夫處○潛室陳氏曰教之六藝小學之初事游於藝成德之餘功小學之初習其文成德之游適於意生熟滋味迥別○存疑小學習其事此是究其理習其事者方致力於儀文度數之間未必卽通其意究其理則有深造自得之妙非初學所可同年語矣○集解自小學教之六藝藝本與道德仁相爲終始在初學肆習則藝自粗淺非藝粗淺爲藝工夫粗淺也至大成游養之藝則又爲精微非藝精

微爲藝工夫精微也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元只是一理但游字境趣必到依仁後方說得故終及之○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或問志據依游人心之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道德仁藝人心所當志據依游之地而不可易者也以先後之次言之則志道而後德可據據德而後仁可依依仁而後藝可游以疏密之等言之則志道者未如德之可據據德者未若仁之可依依仁之密乎內又未盡夫游藝之周乎外也詳味聖人此語而以身體之則其進爲之

序先後疏密皆可循序以進而日用之間心思動作無復毫髮之隙漏矣○語類自志於道至依於仁是從粗入精自依於仁至游於藝是自本兼末能依於仁則其游於藝也蓋無一物之非仁矣因舉橫渠語云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此是橫渠赤心片片說與人○問上三句皆有次序至於藝則是日用常行莫不可後否曰藝是小學工夫若說先後則藝爲先而三者爲後若說本末則三者爲本而藝其末固不可狥末而忘本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說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得自好○紹聞編此章只是一箇做聖人之心工夫益進但初來生而後漸熟初來猶是兩片後來方是一物兩愚按到得內外交相養則但有涵泳從容之樂更無精粗本末之分故程子曰學者當如是涵泳於其中朱子以爲統言一章之旨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脡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邢疏書傳言束脩者多矣皆謂十脡脯也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竟中是知古者持束脩以爲禮然此是禮之薄者其厚則有玉帛之屬故云以上以包之也○齊氏曰漢諸王致禮於其傅猶曰束脩蓋古禮也按此或沿於聖人之語而爲名 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胡氏曰人之有生同具此理雖以氣稟物欲之累而趨於惡然皆可反而之善聖人仁天下之心曷嘗不欲啓其爲善之途哉惟自暴自棄在聖人亦無如之何故有不往教之禮執贄而來禮雖至薄意則可取故未嘗不教之也○按集註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正跌重苟知來學則無不教故說箇自行束脩以上所以深望人之來學較平時教人不倦語婆心益切矣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精義呂氏曰憤者不得於心悱者不得於言○慶源輔氏曰心求通而未得通則其意憤然而不能自已憤有鬱滯之意口欲言而未能言則其貌悱然而不能自伸悱者屈抑之貌○語類悱不是全不曉底也曉得二三分只是說不出 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語類學者至憤悱時其心已略略流通但心已喻而未甚信口欲言而未能達故聖人於此啓發之○雙峯饒氏曰啓如啓戶略開之也發如弩之張而爲之發其機 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精義楊氏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欲其自得之故如是○語類凡物有四隅舉一隅則其三隅之理可推若不能以三隅反則於這一隅亦恐未必理會得在○問以三隅反是告往知來否曰只是凡方者一物皆有四隅按明道曰言三隅舉其近若夫告往而知來者則其知已深遠矣可見并此不能反者直無所庸吾復也 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精義明道曰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得不深徹入將理來低看了○語類此雖聖人教人之語然亦學者用力處○憤悱是自去理會底舉一隅其餘三隅亦須是學者自去理會若不待憤悱而啓發之不以三隅反而復之則彼不惟不理會得且聽得亦未將做事○新安陳氏曰聖人固不倦於教亦不輕於教學者無受教之地教之必不入也○四書通天未嘗一息不以生物爲事然生之必有其機培之必因其材聖人教人亦猶是也 ○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意而後

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語類〕問伊川謂必待誠至而後告之
曰憤悱便是誠意到不憤悱則是誠不到。○〔南軒張氏〕曰
此聖人教人之方也。學貴於思。思而後有得。憤悱者思慮
積久。鬱而未暢。誠意懇切形於外也。憤則見於意態。悱則
見於辭色。於是而啓其端發其蘊。則庶幾其聽之之專。而
感之之深也。然告之亦舉一隅耳。必待其以三隅反之。而後
復之。此古之教者所以爲從容而使人繼其志之道也。若
不以三隅反。則是未能因吾言而推類。苟遽以復之。則於
彼亦無力矣。〔按〕此照程子一串說。與集註及語類開說不
同然於義亦可。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
而後發。則沛然矣。〔慶源輔氏〕曰不待憤悱而發是强聒之耳。必待憤悱而發則猶水之流壅遏於
此有以決之則沛然而往莫能禦矣。〔按〕此較語類時雨之喩爲渾。故置彼錄此。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精義〕伊川曰。食甘美則飫飽。有喪者在則豈能甘也。○〔語類〕問食於有喪者之
側而未嘗飽。亦以其哀傷之極。足以感動人心。自不能飽
也。曰哀是哀死者。不干生人事。所謂哭死而哀。非爲生者
也。若喪家極哀。又能使人愈哀耳。又有喪家人全不以死
者爲念。視之若無。反使人爲之悲哀者。〔按〕此條凡三節本
義自在第一節。後只帶言。○未嘗飽。有食不下咽之意。〔按〕集註兩不能字用意最深。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語類〕聖人之心如春夏秋
冬。不遽寒燠。故哭之日。自是不能遽忘。又曰。不要把一箇
誠字包却。須要識得聖人自然重厚。不輕浮意思。○〔新安
陳氏〕曰。是日歌。或遇當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哭。縱或遇歌而
樂可以已也。〔愚按〕聖人無哀樂。以天下之哀樂爲哀樂。而
哀尤甚。於此見萬物一體。癢疴疾痛。無不相關。陳氏以歌
哭相爲互照。極中情節。但以樂爲可以已。可以二字尚嫌

集註自不能歌。便見得聖人自是不能不已。○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
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語類〕此二事是
聖人天理。又曰。聖人情性便是理。○〔慶源輔氏〕曰。在聖人
分上二者皆自然安行。其情性之正。莫非道也。識之者可
以學道。○〔南軒張氏〕曰。臨喪則哀。食何由飽。哭者哀之至。
歌者樂之著。一日之間。二者不容相襲若此也。學者法聖
人而勉之。亦足以
養忠厚之心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舍上聲。夫音扶。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
幾於聖人。故亦能之。〔精義〕伊川曰。用舍無所預於己。安於所遇者也。或曰。然則知命矣夫。曰安

於遇者命不足道也。君子知有命。故言必曰命。然而安之
不以命。知其無益於得而不求者。非能不求者也。又曰。樂
行憂違。憂與樂皆道也。非己之私也。○〔語類〕讀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章。曰專在則字上。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
之類是也。○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
舍之則無可藏。惟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己分內。若
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
文云惟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又曰。這有是
夫。言我有這箇道理。不是言有用舍行藏也。○聖人於用
舍甚輕。没些子緊要。做用則行。舍則藏。如晴乾則着鞋。雨
下則赤脚。○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
了。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所謂殺一不
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若中人之情。則見前面
做不得了。方休。方委之於命。所謂不得已而安之命者也。
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恥者。然實未嘗無求之之心也。聖
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在。謂安於所
遇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他那曾計較命如何。○命是有
箇必得底意。及不得則委之於命。聖人只是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如孟子所說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此知是[illegible]序材發聖人自是不論到這裏然此只是尹氏麽此一睡本文非有此意○問用舍行藏曰此有數節最好子細看未說到用舍行藏處曰先看箇毋意毋必底意此是甚底心渾然是箇天理〔通〕朱此是聖人本須其應用處皆是天理流行隨處發見用舍行藏特其一耳○問觀此處則夫子與顏子一般了日到此地位大節也同了如孟子說伯夷伊尹與夫子是則同處看伯夷伊尹與夫子豈是一樣人但是此大節處同若此處不同則不足爲聖人矣〔按〕精義楊氏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孔顏之所同天下文明則孔子而巳矣〔或問〕申之曰孔子之天下文明則風動神化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矣可見孔顏自有不同處然在本章無此意○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竊意漆雕曾閔亦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若開用之未必能行也聖人規模大藏昧不止藏他一身煞藏了事譬如大船有許多器具寶貝撑去則許多物便都住了衆人便沒許多力量然聖人行藏自是脫然無所係累救世之心雖切然得做便做做不得便休他人使有此若未用時則切切於求行舍之

則未必便藏或云三代禮樂制度盡在聖人所以用之則可行其謂此固其可行之具但本領更全在無所係累處有許大本領則制度點化出來都成好物故在聖人則爲事業衆人沒大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度亦只如小屋收藏器具窒塞都滿運轉他不得○紹聞編用舍行藏玩集註及語類一當就行藏字上看孔顏先有此事業在巳分乃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一嘗就則字上看這兩箇則字和靖云如霽則行潦則止孟子得此意以論孔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精神亦在四則字三當合兩句互看用之行矣至舍之則藏舍之藏矣至用之則行將止時行無必無固愚按四書通所見畧同而此較暢○夫子與顏子道同德合故出處必同惟我與爾中分明有此意用之則行借行也舍之則藏皆藏也或者乃云淵不願仕是以其迹而不以其心也爲邦之問槩可見矣○輯語首節之要在兩則字行藏非聖賢所重重所以行藏者若子路病處則行藏皆有非能行而不能藏也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或問小註〕前軍後軍中軍曰三軍行三軍統領三軍也○周官大司馬主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或問〕與不爲許與之與何也曰若爲許與之與文義亦通但以子路之問觀之則所謂與者正謂與之俱爾〔按〕子路之問原承上惟我與爾與字來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馮皮冰反 好去聲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或問小註〕暴虎馮河便有死之理便已自擬其死而不以爲悔故曰死而無悔若巳死聖人又何待說不與〔愚按〕夫子當日憑空撰出此一種人若爲子路行行如寫生者乃所以深警之吾

不與正答他誰與下二句卽緊承與字轉出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敎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

〔語類〕臨事而懼便是戒謹恐懼底心人心多縱弛便都放去若是聖人行三軍這便是不易之法莊子庖丁解牛神妙然每到族心必怵然爲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又曰臨事而懼是閑時已自思量都是都曉得了到臨那事時又須審一審如安而後能慮底慮字相似○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好謀然須要成事若徒謀而不成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故既謀了須是果決去做敎成○南軒張氏曰敬戒周密古之人所以能成天下之大事而不失也豈獨可行三軍朱子曰此本爲行三軍而發就行師觀之尤見精密〔蒙引〕臨事懼好謀蓋便是能用其勇此以素行言非謂行三軍時也必如此乃可與行三軍〔愚按〕此三條正互相發○〔輯語〕臨事而懼則無喜功輕事之心好謀而成則無粗疏潰裂之患而得[illegible]平說都是子路對症之劑懼字對成字不對謀索兩而字

語勢注重分明懼在幾先成周事後謀一不可而懼爲成謀之本此又推論之說 ○謝氏曰聖人
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
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爲可以
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
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
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紹聞編〕謝氏謂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蓋子路爲人功名富貴自是動他不得但才自負其勇便見不能無固必以此處行藏之間必有不得不能審時從道者仕衞而死孔悝之難有由也三軍之問比率爾之對氣象更粗夫子之所慎者戰所不語者力所先者身心所從者事功謂爲國必以禮讓而軍旅之事且自謂未之學也子路乃自負其勇視行

三軍若易然者據此其於夫子用行舍藏本領處全未有見故夫子不與而比之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所以深警之無已而三軍之行則吾之所與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執事敬以平時言此爲行三軍而言故說箇臨事而懼無忽心無惰氣持重敬慎非怯懦而恐懼也觀湯武誓師聖人臨事而懼處可見謀時便是爲可成之道則謀爲重然疑貳不決往往無成則斷亦不可少愚按勉齋云於事必有一定之謀既成而不搖於衆則自無倥偬速成之弊與果斷意可互參○語類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固是大相遠但這裏面道理已自完具無欠無剩某嘗謂聖人言語如荷葉上水珠千顆顆圓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
所好 好去聲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
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
必徒取辱哉〔語類〕讀富而可求章須要子細看富而可求也一句上面自是虛意言而可求便見富本不可求矣因舉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之說此章最見得聖人言語渾成底氣象須要識得○〔文集〕上三句是假設之辭下句方是正意下句說從吾所好便見上句執鞭之士非所好矣更味而字雖字亦字益明知富不可求乃闕其辭以曉人耳○〔精言〕如字雖是轉詞却是真實奉喝不是游移無定語○〔精義〕張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不憚執卑以求富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之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或問〕言義而不言命者聖賢之事也此章之意亦爲中人而發耳如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夫豈不言命乎韓魏公有言貴賤貧富自有定分枉道以求徒喪所守蓋得此章之意中人以下其於義理有未能安者以是曉之庶其易知而有信耳○〔陳氏曰〕此章爲中人以下假設言之耳命所以安中人義所以責君子 ○蘇氏曰聖

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
明其決不可求爾〔蘇氏曰〕凡物之可求者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仁義是也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若富貴則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是不可求也故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聖人之於利未嘗有意於求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然將教人以勿求則人猶有可得之心特迫於聖人而止則亦有時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者以爲高其閉固其扃鑰不如開門發箧而示之以無有也○〔輯語〕聖人言語每下一步以就人正是決其不可意 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
求之道也〔慶源輔氏曰〕蘇氏發得此章語脉分明楊氏又說得聖賢所以不求富貴之理確實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側皆反

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禮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

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精義謝氏曰以誠敬維持之謂愼齊所以交鬼神誠則有不誠則無戰與疾如臨深履薄如何不愼○曾氏曰鬼神恍惚戰疾危殆斯須不在焉則失之矣○楊氏曰孔子齊必變食行三軍必臨事而懼康子饋藥未達不敢嘗觀此則其愼可見○四書通齊是幽明交接之際戰是國家存亡之際疾是吾身存亡之際愼也者於其際而謹其幾也

○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不待操而常存豈有不謹之時不操之事哉特於此三者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語類三月當作一點蓋是學韶三月非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璞氏程曰張達善點本在齊句聞韶句三月一讀不知肉味句

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語類夫子之心與韶樂相契所以不知肉味又有習之三月之說○子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學之一節不知如何今正好看其忘肉味處這裏便見得聖人之樂如是之美聖人之心如是之誠○又曰聖人聞韶須是去學不解得只恁休了學之亦須數箇月方熟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不是眞箇足頭九十日至九十一日方知肉味若見韶樂之美是能感動人是能[illegible]人[illegible]而行直其嘗謂今世人有目不得見先王之禮有耳不得聞先王之樂此大不幸也○問孔子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若常人如此則是心不在焉而聖人如此何也曰聖人之誠一至心與理合不自知其如此又問聖人存心如此之切所以至於忘味曰也不是存心之切恁地又說壞了聖人他亦何嘗切切然存心要去理會這事只是心自與那道理契合只覺得那箇好自然如此耳○問夫子聞韶何故三月不知肉味曰也有時如此所思之事大而飲食不足以奪其志也且如發憤忘食吾嘗終日不食皆非常事以其所憤所思之大自不覺其忘也更是舜之樂盡善盡美而孔子聞之深有所契於心者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是以學之三月而不自知其忘味也○問伊川以三月不知肉味爲聖人滯於物今添學之二字則此意便無妨否曰是愚按不知肉味只是記者形容語見聖心誠一之至原坐然泥看不得○石丈引三月之證曰不要理會三月字須看韶是甚麼音調便使得人如此孔子是如何聞之便恁地須就舜之德孔子之心處看又舉史記載孔子至齊促從者行曰韶樂作從者曰何以知之曰吾見董子視端而行直雖是說得異亦容有此理○或問小註這章書

重在不圖上是從學之來蓋夫子知韶之美一聞之則感之至深學之者以器數爲學器數之外直無可學也觀此處須見得夫子之心與舜之心分明爲一故盡心以學之念念在此而自不能忘此不圖之神情都在這箇裏許描寫出來○厚齋馮氏曰舜之後封於陳爲之後者得用先代之樂自陳敬仲奔齊而韶樂有傳當是時魯具四代之樂然恐不無差舛韶之來最遠而獨得其傳於今夫子故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始謂是與季札亦嘗觀韶雖極稱贊未必如在齊之善夫子是以學之而忘味之久○慶源輔氏曰夫子之學韶樂非但有以極其聲容節奏而已矣常與大舜無不幬載之德當時雍熙平成之治所謂盡善盡美之實而得之不啻如身有其事親歷其時也則其誠意之深而見於歎息者如此誠非聖人不足以及是固非常情之所測○蘇氏曰孔子之於樂習其曲得其數得其志知其人而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思見其高望而遠志見其黯然而黑頎然而長其於舜也可知是以三月不知肉味○陳氏曰舜以上聖之德當極治之時作爲韶樂羣聖之樂無以加於此者故夫子聞其音而學之忘味而

深歎美如此想如親見虞舜之聖身在雍熙之時心可得而知神可得而會而不可得而言不可得而盡也故日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爾語季札聞韶曰觀止矣夫子聞韶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兩者贊歎雖同而境界自別蓋季札是驟見崖岸驚喜之語夫子是學習既久深歎之詞○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四書通夫子之心本自深契乎舜之心舜之韶舜之心所寄也故其聞之自不覺其有心相感者誠之至感之深六字最有意蓋非特見夫子聞韶樂而誠之至亦自於樂見舜之誠之至非特見夫子有感於韶之深亦見韶之所以感動夫子者深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爲去聲

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事載左傳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語類子以兵拒父是多少不順自不須疑而問冉有疑夫子爲衛君者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言之則輒於義或當立也故疑夫子助之○條辨註爲猶助也不是直解作助字要看猶字衛君卽是夫子如何便助他只是以他爲是便彛他這一邊立說是猶之乎助也○曰衛君則衛一國之人皆以之爲君矣這便是爲衛君了冉有必有所不安於心故欲以夫子爲斷乎字自是疑辭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事見史記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輯語入曰之問子貢自質疑端出曰之斷直斷夫子之意所問非所斷所斷非所問正子貢善問善斷處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蹝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語類若使子貢當時徑問衛事不惟夫子或不答便做答時亦不能如此詳盡若只問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亦未見分曉所謂賢人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亦如何便見得出處一時皆當豈無怨悔處只再問怨乎便見得子貢善問才說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蒯輒父子所向無非人欲二者相去奚啻珷玞美玉直截天淵矣○問子貢欲知爲衛君何以問夷齊曰一箇是父子爭國一箇是兄弟讓國此是則彼非可知問何故又問怨乎曰此又審一審所以夫子言求仁得仁是在心上本原處說凡讓出於不得已便是怨夷齊之讓是合當恁地乃天理之當然又何怨大約衛君底固爲不是到此越見得衛君役道理又曰求仁得仁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已若伯夷叔齊不讓於心終不安人之心本仁才傷着本心則便是不仁矣於此衛輒稱兵拒父乃正所謂失其本心○或問夫子以夷齊爲賢則其不爲衛君之意明矣而子貢復有怨乎之問至問得仁之語然後知夫子之不爲何也曰夷齊之賢天下孰不知之子貢蓋不待夫子之言而知之

矣然意二子雖賢而其所爲或出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悔不平之心則衞君之爭猶求爲甚得罪於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曉然知夫二子之爲是非其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心燭乎衞君父子之間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絶於聖人似何嫌哉此其所以必再問而後知所決也○文集陳安卿問伯夷何以只知有父命而不知有天倫叔齊何以只知有天倫而不知有父命恐是在伯夷則其兄弟係於已而父命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父命爲尊兄弟爲卑在叔齊則其父子係於已而天倫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天倫爲重父子爲輕否曰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夷齊得之又問某詳此竊謂諸侯繼世襲封所以爲先君之嗣內必有所承上必有所稟而大倫大義又不至相悖然後於得國爲正伯夷叔齊以天倫言之則伯夷主器之嫡在法固當立然不得先君之命則內無所承烏得以嗣守宗廟而有國以父命言之則叔齊固有命矣然伯夷長也叔齊弟也叔齊之德不越於伯夷

其父乃舍嫡立少是一時溺愛之私何可以聞於天子而撫國此皆在已有礙不利便處此在伯夷所以不敢挾天倫自處以壓父命之尊只得力辭而不受在叔齊所以不敢恃父一時之命以壓天倫之重只得固讓而不爲據其分之所當然以求即乎吾心之安蓋不如是則於心終不安爲伯夷者是不受之先君不受之天王而受之於求爲叔齊者是成父之非而干王法也豈得爲受國之正乎曰此說得之但更看求仁得仁處語類問安字莫便是求仁得仁意否曰然但見他說得來不大段繫切故教他更於此上看曰伯夷不敢安嫡長之分以進君父之命叔齊不敢從父兄之命以亂嫡庶之義這便是求仁伯夷安於逃叔齊安於讓而其心舉無隍杌之應這便是得仁否曰然衞君便是不能求仁耳○四書通仁人心也人心誰無天理能合乎天理之正方可即乎人心之安集註下一安字便見夷齊不怨若怨則不安矣輒之拒父全無天理於心安乎○義府要曉得子貢發問精神全在怨乎二字上意以二子之行誠高然至於餓死苟其心尚有幾微之怨悔則猶以得國爲重衞君之事尚可原而夫子或援嫡孫當

立之義以爲之矣若其心更無幾微之怨悔則視棄千乘如敝屣耳衞君得千乘之國而失父子之心其罪甚不可追也夫子何爲但以嫡孫之故爲之哉此直從方寸隱微處勞中剖斷非子貢不能○集解或曰使夷齊去後中子亦不肯立如孤竹宗社何不知夷齊當下只是自盡使得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而已若夷去管齊齊又管夷夷齊又管中子則粘帶回顧私意起而怨從此生矣愚按朱子文集亦謂輒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親爲大而不可一日安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存一箇逃而去之方是直斷此論如利斧之斬亂絲與夷齊對照爲本章要旨他如立鄙諸說自悉正名章故此處不載○邪毛伯曰智如子貢而不能釋爲衞君之疑則君之一字誤之也向來說衞以父子爭夷齊以兄弟遜其事可反觀不知夷齊之所急原不在兄弟而在父子夷欲尊父之遺命而齊亦餘善成其父之治命惟全父之志大故寧可無君決不可無父必如是而可定衞君之罪可明夫子不爲衞君之心按此論雖異常說然自警快

○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

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語類諫伐而餓固非此章本意然亦是夷齊不怨底事故程子同引來說○胡氏曰程子兼諫伐而言所以驗其不悔之實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 精義明道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語類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有樂處如氣壯底人遇熱也不怕遇寒也不怕若氣虛則必爲所動矣○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形骸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或問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

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蓋但當時所遇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於彼耳。且曰亦在其中，則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必曰不義而富貴，視如浮雲，則是以義得之者，視之亦無以異於疏食飲水，而其樂亦無以加耳。○雙峯饒氏曰：樂是聖人之所固有，富貴貧賤是時之適然。人不處富貴則處貧賤，聖人之樂處富貴則在富貴中，處貧賤則在貧賤中。然樂在富貴中見得不分曉，在貧賤中方別出，故多於貧賤處說。○輯語須從原憲之介、巢許之逸、老莊之放，都不是此樂，襯出正面；又從不改其樂與樂亦在其中，同是此樂，襯出聖人更上一層。○方得眞實了義。○樂字注脚，莫如孟子所性二節，極分明。到根心生色，不言而喻處，是何胸次。學者試嘗思此氣象來。

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語類：這章但看那箇字是先，只樂字是先，他是先理會得那樂，後方見得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富貴非指天位天職而言，但言勢位奉養之盛耳。此等物若以義而得，則聖人隨其所遇，若固有之，無鄙厭之心焉。

但以不義而得，則不以易吾飯疏飲水之樂耳。上蔡云：義而得富貴，猶如浮雲，況不義乎。這是上蔡說得過當。○南軒張氏曰：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飯疏飲水而樂之在其中者，亦莫不然。然則其於外物也，何有？故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然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富貴本非可以浮雲視，惟其非義，則如浮雲耳。苟義所當得，聖賢固亦居之，特所樂不存也。

○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語類：問：或問謂夫子樂在其中，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豈非一曰不改，一曰亦在，文意固自不同？然程子曰：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却似無甚異於所以論顏子者。曰：孔顏之樂亦不必分，不改是從那頭說入來，在其中是從這頭說出去。○述朱：不分高下，各就地頭立說，自有分寸。○東陽許氏曰：孔顏之樂相類而有不同。顏子不改其樂，是顏子之樂不爲外物所改；聖人樂在其中，無所往而非樂也。程子以不能改其樂釋樂在其中，精神全在能字上，與不改其樂不同。按語類中分別不同處，已見回也章。

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語類：問：聖人何爲如是之樂？曰：正要理會聖人之心。如何恁地？聖人之心，更無些子渣滓，故我之心渣滓滌去也，要如聖人之心。○陳氏曰：欲知樂之實味，須到天理明徹，私欲淨去後，胸中灑然，無纖毫窒礙，而無入不自得處，庶幾有以得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語類：聖人學易，與天地萬物之理，吉凶悔吝進退存亡，皆見得盡，自然無差失。聖人說此數句，非是漫然且恁地說，聖人必是見得是如此，方如此說。○學易也只乾卦爻上占考其理合如何。他書一字是一理，易却說得洞已布底事說在裏，未有底事也說在裏。又曰：易須錯綜看，天下甚麼事無一不出於此，如善惡是非得失，以至於屈伸消長盛衰，看是甚事，都出於此。自伏羲將陰陽兩箇畫卦示人，使人於此占考，一畫爲陽，二畫爲陰，一畫爲奇，二畫爲耦，遂爲八卦，又錯綜爲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文王又爲之彖，以釋其義，無非陰陽消長盛衰伸屈之理，聖人之所以學者，學此而已。如乾元亨利貞，人要做事，若占得乾卦，乾是純陽，元大也，亨通也，其爲事必大通。然而雖說大亨，於所爲之事不合正道，則亦不得其亨，故

大亨而又利於正卦內六爻都是如此如說潛龍勿用是自家未當出作之時須是韜晦方始無咎若於此而不能潛晦必須有咎又如上九云亢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為戒如這般處最是易之大義易之為書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又云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如當堯之時須交付與舜若不尋得箇舜便交付與他則堯之後天下事未可知又云康節所以見得透看他說多以盛滿為戒如云飲酒愛微醺不成使酩酊又云康節多於消長之交看○他經先因其事方有其文如書言堯舜禹湯伊尹武王周公之事因有許多事業方說到那裏易則是箇空底物事未有是事預先說是理故包括得盡許多道理看人做甚事皆撞着他邇來就事上說一事只是一事此事不便通彼事易只是立象以盡意空中說說這無所不包即為龍為馬似只着一物說然亦只是空中設象故占者自天子之貴至庶人之賤無不可占所占之事自天樣大事針樣細事無不可通○易無思也無為也易是箇無情底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者吉凶善惡隨事著見乃感而遂通又曰易如占得一爻須是反觀諸身果盡得那道理否如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須看自家能直能方能大方能不習無不利凡皆類此又曰所謂大過如當潛而不潛當見而不見皆是過又曰乾之一卦純乎陽固是好如元亨利貞蓋大亨之中又須知利在正非正則過矣如坤之初六須知履霜有堅冰之漸要人恐懼修省不知恐懼修省便是過易大概欲人恐懼修省○文王繫辭本只是與人占底書孔子作十翼方說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精言觀象玩辭是平時窮理工夫觀變玩占是臨事審幾工夫○夫子讀易與常人不同是他胸中洞見陰陽剛柔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理其贊易即就胸中寫出這道理[illegible]夫子贊易作彖象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等傳以為十翼當在韋編三絕之後說假年學易時或尚未及此○易之所以為變易者固皆是理之當然聖人作為則因其爻象之變以見理之所當然而繫之辭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皆隨時變易以從道之謂也○問聖人何以有過曰只是聖人不自足之意又曰聖人一生學問未嘗自說無過至此境界方

言無大過猶似有小過在雖是謙詞然道理真實無窮盡期說者當看此等為聖人氣象○或問小註一部易象都從過處生來觀象玩占而知過所以然之理即可以無大過之道也亦惟聖人能深明其故耳○紹聞編吉凶消長以天道言進退存亡以人事言聖人作易不過即天道以決人事蓋易不過一陰一陽之往來上下朱子謂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其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君子知此理則知進退存亡之道○精言易之理中與正而已矣正是大體得當中是事之恰好故中重於正然當其時則不中者中不正者正為所以處此不中不正者得其理也不當其時則中者不中正者不正為所以處此中正者失其理也一部易象中正者少不中正者多聖人備列以示人使人知不中便得所以為中知不正便得所以為正總是一箇時字道理耳愚按惟孔子為聖之時此孔子之身所以全體皆易○四書通朱子謂夫子言此以教人使人知夫子且學易所謂無大過者易占辭於吉凶悔吝之外屢以無咎言之大要只欲人無過故曰無咎者善補過也悔則過能改而至於吉吝則不改而至於凶使人人皆知學易則皆可以無大過此夫子教人深意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精義〕范氏曰雅正也惟正可以為常故雅亦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精義〕楊氏曰孔子自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所雅言詩書執禮而已○〔語類〕古之為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法度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厚齋馮氏曰易道精微春秋紀變樂亦有司非所常言也

詩可以興觀羣怨以事君父書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常
道禮又朝夕之所從事者皆切於日用常行之實故常言
之○問執禮執字恐當時自以執字目其禮非夫子方爲
是言曰詩書只是口說得底惟禮要當執守故孔子常說
敎人執禮不是當時自有此名○慶源輔氏曰詩書惟假
誦讀然後能知其義而達諸用禮則全在人執守而行之
故禮獨言執也然詩書雖始假誦讀後亦必須見於所行
禮固在於執守而行之然始亦不可不誦讀○雙峯饒氏
曰禮有五禮夫子所常言者只是言人日用所常執守之
禮不可闕者爾若宗廟郊社朝覲會同非常所用者則自
講之有時○或問小註末加皆雅言也一句乃丁寧學者
之意欲其求實得於身心以無負雅言之敎也否則失記
者複說一句之旨矣○輯語不是聖人立此課程亦不是
偶然道及須看記者熟之平日叅之同人悟得聖言大都
不離近是雅字情景義指乃得○看首喝一句末又複繳
一句記者指數神情倡歎不盡所字皆字也字猶有遺音
○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

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語類]若實能默而識之則於詩書執禮上自見得性
與天道若不實能默識得雖聖人便說出也曉不得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
之○[語類]孔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未嘗及易夫子常及敎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爲一種玄妙之說接玄妙之說正與
雅素之言相對照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邢疏]楚子僭稱王故縣尹皆僭稱
稱公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
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新安陳氏曰]一則葉公不足以知聖人一則子
路自難以言語形容聖人○[條辨]非所問而問想亦只驚異聖人在高遠處看夫子在篤實好學上說便可見子路

自難以言語形容聖人以聖人本自難說子路於聖人豈無所見然或得粗而遺精語本而忘末名言實是難事只
推誘而不言也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
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
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精義]
[伊川曰]發憤至於忘食自樂能忘其憂老將至而不知好學之篤耳聖人未嘗自居於聖人也惟自謂其好學耳○
[語類]聖人未必有未得之事且如此說若聖人便有這般事是他便發憤做將去又曰聖人不是胡亂說是他眞有
箇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處○爲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麼樣精神甚麼樣骨力

○問未知聖人發憤是如何曰要知他發憤也不得只是
聖人做事超越衆人便做到極處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
更無些子係累無所不用其極從這頭便點到那頭但見
義理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有變也衆人縱如
何發憤也有些無緊要心在雖如何樂終有些係累在乎
中○[文集]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
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
將至而爲聖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長不可并
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或問小註]其爲人
也管下三句當一氣說下重在末句方見好學篤處忘食
是形容憤之極忘憂是形容樂之至忘老是形容憤樂之
循環不已○[小心齋劄記]學者第一要憤語曰發憤忘食
須知只這憤便做成孔子字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
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
致思焉[語類]聖人全體極至沒那半間不界底事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是地極至大槩聖人做事如所

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直是恁地。憤是感之極深樂是樂之極至泛說若是謙辭然聖人之爲人自有不可及處直要做到底不做箇半間不界底人非是有所因眞箇或有所感發憤而至於忘食所樂之至而忘憂蓋有不知其然而不自知其老之將至者又曰如今不必說是爲甚發憤或是有所感只理會他忘食忘憂發憤便至於忘食樂便至於忘憂便與聞韶不知肉味之意相似○因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日觀天地之運晝夜寒暑無須臾停聖人爲學亦是從生至死只是如此無止法也○問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何以便見全體至極有非聖人不能及者曰這樣處也難說可以意曉但是見得聖人事事透徹事事做到那極致處又曰如學不厭誨不倦亦是謙辭當時如公西華子貢自能窺測聖人不可及處蓋聖人處已之謙若平易而其所以不可及者亦在其中矣觀聖人若甚慢只是你超他不上〔按〕或問云盛德之至横尸所言如天地之生物而不自知其功此語最道得聖人語言境地出延乎答問女奚不曰下面三句元晦以謂發憤忘食者言其求道之切聖人自道理中流出即言求道之切恐非所

以言聖人此三句只好渾然作一氣象看則見聖人渾是道理不見有身世之礙故不知老之將至爾○雙峯饒氏曰憤與樂相反聖人發憤便至忘食樂便至忘憂是兩邊各造其極如寒到寒之極暑到暑之極故曰全體至極兩者循環不已所以不知老之將至此是聖人之心純乎天理別無他嗜好所以自然學之不厭故曰純亦不已全體說憤樂至極說忘食忘憂純亦不已說不知老之將至○〔集解〕聖人惟有至誠無息之全體所以能憤樂到至處若就逐事上看則一憤便忘食一樂便忘憂即是他全體至極處玩註則見其三字便是就當下憤樂而見之然此皆朱子言外體會在本文只是言好學之篤耳○未得已得亦是大概分箇憤樂境趣與人看不必認然有甚大段未得在聖心只見得義理無窮自是尋繹不盡不是樂時便是憤時憤便得得便樂不是忘食便是忘憂終日恁地終歲恁地終身也只恁地看結尾云爾字說得極尋常極平易息心體味正極精深此所以爲聖人自道語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好去聲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語類〕聖人此等語皆是移向下以教人亦是聖人看得地步濶自是猶有未滿足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實而但爲設辭也○好古敏以求之聖人是生知而學者然其所謂學豈若常人之學聞一知十不足以盡之○〔蒙引〕此必當時人見夫子無所不知而以生知稱之故夫子辭之曰我非生而自知此理者我乃好古而汲汲以求之故能知其理者○〔紹聞編〕聖人自有聖人之學惟生知而未嘗不學所以爲聖人然其學豈若常人之學其至誠懇惻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其好古直是上契古人於千百載之上其敏求直是有自不能已自不遑暇處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聖人自言與教人只是一樣聖人說處便是吾人學他做處道理古人發明都已現成在這裏了只患不好古好古者又患不能敏以求之使學者果能實用敏以求之工夫則聖人亦豈不可至此章夫子蓋因門人謂其生而知之不可跂及故告之以此○〔輯語〕實是生知實是好古敏求此聖人全體也只恐人推

諉生知不肯去好古敏求此聖人至教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精義〕伊川曰生知只是他生自知理義者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老聃訪官名於郯子何害爲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望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語類〕聖人於義理合下便恁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敏求則多能之事耳其義理完具禮樂等事便不學也自有一副當但力可及故亦學之○或問小註聖人雖是生知然也非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要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雙峯饒氏曰生知是合下知得此理好古敏求是又於事物上參究此理○〔紹聞編〕論所學必先自人倫日用身心根本處如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則人倫切近之間聖人亦嘗有自見不足處

而學之不厭者而尹氏以禮樂名物古今事變爲言蓋禮樂名物古今事變無非義理亦無非切於人倫日用之實但聖人明物察倫其有待於學處自是少只是此等處必學以驗其實便全體洞然無所不通在學者當着力處自是多而其間亦自有緩急先後之序程朱實未嘗教人專於禮樂名物上求聖學後來有辯尹說爲非者宜○竊言論聖人身分於義理合下原是生知敏求則多能之事但在夫子口中只是槩言義理不得云所學是外面零細事然尹氏必析言義理可以生而知禮樂名物不可以生而知者正見得好古敏求之功不可少夫子是眞箇着如此非憑空設說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

語人也 精義范氏曰君子非正不言其所言者常道也明庶物察人倫而已是四者不可以訓也學者之言及此則心術不得其正未有不入於邪說者也按心術不得其正與集註論神微背然馳情杳滅亦心術之累故於義可該○或問孔子於春秋紀災變戰伐簒弒之事於易禮論鬼神者尤詳今日不語四者何也曰聖人平日之常言蓋不及此其不得已而及之則於三者必有訓戒焉於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然其及之也亦鮮矣○語類鬼神只是二氣之屈伸往來就人事中言之如福善禍淫便可以見鬼神道理論語中聖人不曾說此問如動靜語默亦是此理否曰固是聖人全不曾說這話與人這處無形無影亦自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恁地說○南軒張氏曰聖人一語一默莫不有教存焉語怪則亂常語力則妨德語亂則損志語神則惑聽聖人之言未嘗及此然就是四者之中鬼神之情狀聖人亦豈不言之乎特明其理使人求之於心而已若其事未嘗言之也○問孔子所不語而春秋所紀皆悖亂非常之事陳氏曰春秋經世之大法所以懼亂臣賊子當以實書論語講學之格言所以正天典民彝故所不語○蒙引答述曰語聖人於此四事人雖言及已亦不答也按此於范氏云學者之言及此則心術不得其正聖人益隱以不語示戒焉

○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條辨所以不語之故只在非理之正與非窮理之至未易明上謝氏又從對面尋出四項正反相形但本文却只說不語者在此未說所語者在彼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 精義楊氏曰學者何常師之有苟可以長善而救失

皆吾師也故三人行必有善可擇而從不善者可省而改是乃得師也○語類聖人之學異夫常人之學才畧舉其端這裏便無不昭徹然畢竟是學人若以自脩爲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感於前者無非足以發乎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不善者這裏便恐懼脩省恐落在裏面去是皆吾師也○雙峯饒氏曰此姑以一善一惡對言以見善惡皆吾師或兩人皆善則皆當從兩人皆惡則皆當改便是與一人行亦有我師此則言外意南軒張氏曰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亦莫非我師也按言外叅入此兩條意善不善越看得活必有字越說得員滿主張在我緊要在擇收功在從在改必如是乃爲能自得師

○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汪氏炎昶曰尹氏以見賢思齊章合此章說蓋取思齊自省可足此章之義也善固當從然不思與之齊未必能從不善固當改然不內自省則已未必能改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魋徒雷反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

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

能違天害己。精義伊川曰天生德於ニ但是命聖人極斷制以理○或問聖賢之臨患難有為不自必之辭者有為自必之辭者為不自必之辭孔子之於公伯寮孟子之於臧倉是也其為自必之辭則孔子之於桓魋匡人是也以文考之則彼曰其如命何此曰其如予何固不同矣以事考之則臧倉之為諸懟利害不過廢興行止之間其說之行世固有是理矣聖賢豈得而自必哉至於桓魋匡人直欲加害於孔子則聖人固有以知其決無是理也故孔子皆以自必之辭處之曰聖人之自必如此而又微服以過宋何也曰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己然避患亦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亦未嘗不閒暇所謂並行而不悖者學者宜深玩於斯焉○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疑孔子既遭伐樹之

厄遂微服而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孔子告以此語也○語類纔做聖人自反無愧說時便小了聖人須知道天生德於聖人桓魋如何害得故必其不能違天害己也又曰若以勢論則害聖人甚易惟聖人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又曰此與匡人皆是斷然害聖人不得聖人說出自恁地直截○問孔子既如此說了卻又微服而過宋者乃是天理人事之交盡否曰然所謂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若加命便立乎巖墻之下也何害卻又不立而今所謂知命者只是捨命◎吳氏曰其如命何聽命於天也其如予何則天命在己而己與天為一矣◎故其論公伯寮也猶以廢興不可知之辭道之若匡人桓魋則為斷斷然自信之辭◎○輯語天生此德於予自無死桓魋之理只在生德上看非謂天生德後又必保護此德也聖人亦只在德上信得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

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

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

精義游氏曰聖人語默動靜無非教者其所以與二三子者甚易知而易見也惟其聽之者自不能見故以為有隱耳其曰是丘也者質諸己以實其言也◉愚按末句特揭是丘也分明是夫子現身說法直以一丘字與二三子和盤托出使其各自領取方見得無行不與的實分明時解每將丘字與上文我字吾字只作一例看而轉從是字着眼如云有隱非丘無行不與是丘徒○增緊賅未見指歸游氏質諸己以實其言理最真語最辣○延平李氏曰孔子之示人其道昭然常存乎動靜俯仰視聽顰笑謦欬之間而未嘗隱也彼見之者自有淺深○范陽張氏曰孔子於日用間而視聽言動出入起居無非道之所在羣弟子由而不知習而不察所以疑聖人為隱故夫子指之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觀是丘之一言則知夫子平日機括盡於此而決之當時羣弟子自夫子一指之後皆知用

意以觀聖人故鄉黨所載上而朝廷下而衣服飲食莫不變書特書者正謂此耳○語類夫子嘗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子貢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想是不會得聞者疑其有隱不知夫子之坐作語默無不是這箇道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雖教人洒掃應對這道理也在裏面○要緊意思都在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處須去子細認聖人無不與二三子處在那裏凡日用飲食居處之間是如何自家合當如何或問鄉黨所冊亦足以見聖人之動靜曰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之類這亦可見但夫子所以與二三子又不止此須是實認得意思見如何○新安陳氏曰作止語默四字所包甚廣闇作與語之為教人易知之止與默之亦為教所當知也○按首句一呼先與二三子揭破疑團次句急轉為之解釋末乃切實證明全在丘字上着力與字對隱字看作止語默攝在無行不與中言其無往不與也行字不必泥○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

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

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也。〔精義〕伊川又曰孔孟之道一也其教人則異孔子常俯而就之孟子則推而高之孔子不俯就則人不親孟子不推高則人不尊聖賢之分也二三子不能窺見聖人故告之以無隱也○〔語類〕道有大小精粗大者精者固道也小者粗者亦道也聖人教人就其近者小者教便是俯就然所謂大者精者亦只在此初無二致要在學者下學上達自見得耳在我則初無所隱也

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紹聞編〕體道無隱謂無形之道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所謂與道為體非身體力行之體也○慶源輔氏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體道無隱作止語默亦無非教也但人自不察耳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聲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語類〕教人之道自外約入向裏去故先文後行而忠信者又力行之方也○其初須是講學講學既明而後修於行所行雖善然更須反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乃是忠信○問文行忠信恐是教人之序當先博以文使之躬行方教之忠信曰此是表裏互說在這裏不是當學文修行時不教之存忠信也教人當從外說入又云學者初來須是先與他講說不然行箇甚麼忠是甚物事信是甚物事到得為忠為信時自是說不得若平日講說到忠信日只是文到得盡此忠信二字全在學者自去做如講說如何是孝如何是弟這都只是文去行其所謂孝所謂弟方始是實事○如說事親是如此事見是如此雖是行之事也只是說話在須是自家體此而行之方是行蘊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方是忠信可傳者只是這文若行忠信乃是在人自用力始得雖然若不理會得這箇道理不知是行箇甚麼忠信箇甚麼

所以文為先○教不以文無由入與說事理之類便是文小學六藝皆文也○行是就身上說忠信是就心上說○文便是窮理豈可不見之於行然既行矣又恐行之有未誠實故又教之以忠信所以伊川言以忠信為本蓋非忠信則所行不成故耳〔條辨〕申之曰到得盡忠信時益好博文而所行皆實矣非學文修行而不教之存忠信亦非既存忠信後用學文修行不着也○勿軒熊氏曰忠信是實心就已上看信是實理就事物上看○〔紹聞編〕或疑信以事言則已在行中列於四教則又在行外吾曰信見於事非全在事也故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集解〕忠信合俱在心上說俱主於誠而自分體用忠者誠之源也幾已動而事未形其心之盡與不盡惟吾自知之所以發已自盡為忠信者誠之立也意已發而理有定其心之實與不實則人共見之所以循物無違為信二而一故程子合言一而二故列為四教○〔輯語〕此與雅言章皆門人習久共悟而舉其大要如此在聖人固未嘗立此條規課程也因者於衆人看則有材質科分之不同於一人看則有時候次第之不一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語類〕聖人也只是這箇道理但是他理會爛熟後似較聖樣其實只是這道理君子是事事做得去所謂君子不器善人則又不及君子只是知得有善有惡肯為善而不肯為惡耳有常者又不及善人只是較依本分豪引聖人者大而化之者也君子者大而未化者也〔按〕聖人君子張敬夫以學言要是既有質而又充之以學便是聖人也是從實心造到至極聖人實是聖人君子實是君子都將地位坐實自隱隱與有恒相關得見不得見之思愈沉摯有力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恒胡登反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語類〕問善人是資質大故粹美其心常在於善道所以自不至於有惡有

常者則是箇確實底人否。曰是。有常底也不到事事做得是只是有志於善而不肯爲惡耳。善人則從來恁地好事事依本分。但人多等級。善人雖是資質好。雖是無惡。然不踐迹亦不入於室。緣不甚曉得道理。不可以到聖人。只是恁地便住了。○善人是資質自好底人。要做好事而自然無惡者也。有恒則只是把捉得定。又未到善人自然好處在。善人正如上文所謂聖人。有恒正如所謂君子。然而善人有恒者。皆未知學問者也。○文集 此但爲思其上者而不可得。故思其次之意。○蒙引 善人者。不踐迹而自不爲惡者也。有恒者。性地有常。重厚朴實人也。有恒字要淺說方見在善人之下。○愚按 善人有恒均是質之可進於君子者。就其中亦有上次之別。故又從得見君子下。作此更端之餘。辭屢降而思愈切矣。○條辨 兩云斯可矣。必有所以斯可之故。若將斯可劃住了。更思他做甚。

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亡讀爲無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精義 楊氏曰 有恒心

然後可與爲善。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故善人不可得而見。思見有恒者。易曰恒久也。以亡爲有。終亦必亡而已矣。何可久也。虛也約也亦然。故曰難乎有恒矣。○胥氏曰 善人明乎善者也。有恒雖未明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若本無一長而爲有之狀。未能充實而爲盈之狀。貧約而爲泰之狀。此亦妄人而已矣。孟子所謂雨集溝澮皆盈。其涸可立而待也。烏能久矣。○或問 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耳。二者兼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耳。爲之云者。作爲如是之形。作爲如是之事者也。爲之無以繼之則雖欲爲有常不可得矣。○條辨 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恐朱子本意亦不是鑒指貧富貴賤。但此二字原貧富貴賤之稱。今昔來說凡作爲用度約嗇而爲侈泰。皆是。故下又總承之曰作爲如是之形云云。看來虛對實言。約雖實而少。盈是滿於中。泰便溢於外。○愚按 集註凡若此者。原是海槩說。三項即槩指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泰不必另樣。○語類 問難乎有恒矣。曰這不是說他無常。只是這人恁地有頭無尾了。是難乎有常矣。是不會有常。言此三病皆受於無常之前。

○張敬夫曰 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新安陳氏曰 以學言者兼乎質。以質言則未學者也。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語類 問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人者。天下事大槩既是有恒。方做得成。嘗觀分水嶺之水。其初甚微。行一兩日。流漸大。至到建陽。遂成大溪。看來爲學亦是有恒方可至於聖人。曰最是古人斷機譬喻最切。緣是斷時易。接時難。一斷了便不可接。○義府 第人品之等。聖人誠最高。立人道之本。則有恒是做腳。○愚按 末節言三者之難乎有恒。而有恒之義卽從茲可想。集註是發聖人言外之意。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

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爲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爲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翼註 不綱是不忍盡取。不射宿是不忍揜取。新安陳氏曰 於取物之中有愛物之仁。於此可見其本心。○愚按 釣與弋。夫子之所嘗爲。網與射宿。夫子之所不爲。自是旁人見得如是。在聖人並無所容心。方見得聖心自是滿腔生意。若必沾沾較量於盡取揜取之如何不可爲。於理雖是。去聖人胸次遠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南軒張氏曰 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於物也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於是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若夫子之不絕流。不射宿。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

鳥獸魚鱉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固人欲之私也而異端之教遂至禁殺茹蔬殞身飼獸而於其天性之親人倫之愛反恝然其無情也則亦豈得為天理之公哉故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不同然其咈天理以致亂亡則一而已矣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精義】伊川曰不知而作妄作也聖人固無所不知也張子曰世有不知而作之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不取也故曰我無是也○【語類】問作是述作或只是凡所作事曰只是作事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精義】謝氏曰知者心有所覺也非聞見之所及只於聞見能擇而從之識之與心知殊異故曰知之次也【楊氏】曰多聞能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能識之雖未足以為知之至然與夫不知而作者蓋亦有聞矣○【語類】聞是聞前言往行見是見目今所為聞之須要擇其善者而從之必有得於已不是聞詳見畧亦不是聞淺見深不須如此分聞見字又曰聞見亦是互相發明○聞見大畧爭不多較所聞畢竟多聞須別識善惡而從見則見得此為是彼為非則當識之他日行去不差也【按】此中有參考意在○問擇善而從之是已知否曰未擇時則未辨善惡擇了則善惡別矣見只是汎汎見得雖未必便都從他然也着記他終始首尾得失又曰多聞便有所當行故擇而行之多見雖切然未必當行姑識在○仁山金氏曰多聞擇善而從之若夫子說夏殷周之禮有善殷者有善周者又如夏時殷輅周冕及刪詩之類此多聞三代之事所以不可不擇也多見而識之若夫子脩春秋即多見當時之事記則善惡皆當存之者

也【按】此特舉以見例○【文集】知之次也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語類】知只是一樣知但有真不真爭這些子不是後來又別有一項知○【愚按】聖人平日教人與其所以自居者總離不得下學二字聞見擇識皆下學事然就這上面自有上達境地在故云亦可次於知雖是謙辭然自是胸中實見得如此不但為無知妄作人說法也又按聖人固不肯居妄作然亦始終未嘗自居於知其曰聞見擇識正為已未有知故藉此作事方法庶免任臆冥行之過非謂即此便能實知其理但亦可次於知之者語意最為分明舊來添設生知為上學知為次殊非本指又有謂夫子欲人求知於聞見之上不知謝氏心有所覺及朱子知以心言乃即指此心之已實知其理者多聞多見正是向這路上去非抹卻見聞而空談覺悟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遍反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精義】伊川曰今四方之俗有頑惡難治者

皆習使之然也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按】童子見是童子來見而夫子許之得見門人之惑在夫子許之得見而夫子之許却正因童子來見惑只是追其已往逆其將來而不自知其為已甚之行也正與下節對針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

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爲

已甚之意。〔精義〕謝氏曰童子委贄而退蓋本無與先生長者抗禮之意此門人所以惑也然先生與之進

則進不與之進則退庸何傷蓋人苟有潔已之心以進亦
可與也豈保其異日弗畔哉○〔或問〕往謂往日之事以錯
簡推之自其潔已而往日之不善亡矣故不保其往日之
不善亦不與其退去而爲非取其今日潔已以進之心耳
蓋本於中心之不能已而非出於有意計度之私也○〔纂
疏〕人前日不善今日向善未可知今日向善後日又爲不
善亦未可知若追其既往又逆其方來則已甚矣故夫子
云然○〔厚齋〕馮氏曰童子年少未嘗深染於其習俗而不
可轉移○聖人何忍遽絕之孟子不爲已甚之說蓋出於此
○〔按〕潔字不必深看只求進便是潔以字可玩與潔與進

只因當下可與而與之破門人惑在不保不與上

○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按〕當日門人所惑只在一童子夫子却將人字拓開見得
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全無計較意度不獨一童子也
其待物之洪只此數語不覺和盤托出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
之則卽此而在矣夫豈遠哉〔或問〕小註此章爲放而不求反以爲遠者言當下指點他

轉來反求耳不是求仁無工夫未說到工夫處也○〔語類〕
吳伯英講我欲仁斯仁至矣因引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
矣乎以證之且曰如先生固嘗註曰仁本固有欲之則至
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先生曰固是但彼處是解一日用力
而引此言則是說進數步今公言欲仁仁至而引前言則
是放退數步地也〔按〕此可見與彼處不同只緣未說到工
夫處要人當下認取也○才欲便是仁在這裏〔按〕欲仁之
心卽是仁非欲外更有仁○人心只是有箇出入不出則
入出乎此則入乎彼只是出去時人都不知不覺才覺得
此心放便是歸在這裏了〔按〕此論求放心與欲仁仁至合

作一例看仁人心也此心字專主道心而言故心之德卽
在裏許○孔門許多弟子聖人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
之賢尚或違仁於三月之後而夫子乃曰我欲斯至盡亦
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又
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盡亦每事省察何者爲禮何者爲
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
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爲徒言也○〔文集〕問斯仁至矣有
若求至之意曰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
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南軒〕張氏曰仁豈遠於人乎
患人不欲之耳欲之斯至不曰至仁而曰斯仁至矣蓋仁
非有方所而可往至之也欲仁而仁至我固有之也○〔覺
軒〕蔡氏曰仁者心之德才一收斂則此心便在所以甚言
其近且易不待他求也○〔按〕斯字甚緊欲與仁初無二心
至與欲非有兩候夫子言此特爲遠仁者說法耳若呆向
欲字至字索解便是騎驢覓驢

○程子曰爲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按〕內註反而求之卽此而在斯字已道得十分爽截外註
又引程子爲仁由己之說以足之可見本章雖未說到工

夫却自隱隱有工夫在○〔小心齋劄記〕或問當下之說曰
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之語當下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
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之語當下也孔子先拈出
欲字方才說仁至是就功夫上點本體孟子先拈出心字
方才說擴而充之是就本體上點功夫由孔子之說現在
便有下手處由孟子之說到底亦無歇手處孔子說得極
切實孟子說得極圓滿總只是要人去做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卽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
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精義〕伊川
曰彼國人來問君知禮否不成說不知禮如司敗數昭公
失禮之事而問之則有所不答顧左右而言他○〔條辨〕以
陳司敗而問魯昭公且獨問於素稱知禮之孔子雖胸中
恃有吳孟子一事然却貶昭公意少難孔子意多只看下

吾聞君子不黨二句可見〔愚按〕對詞只知禮二字固是隨口語極囫圇。然司敗一發口。便已知其不可與卒談。早辦抽身急退矣。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取七住反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輯語〕黨字只指議論扶同狥私而言。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禮坊記〕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厚齋馮氏曰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女子稱姓厚其別也故制字姓從女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也稱孔子時孔子在陳蓋記於陳也○胡氏曰

謂者何人謂之春秋哀十二年書孟子卒不書葬疑謂之孟子者魯人諱之而謂之吳孟子者當時譏諷之語也○〔語類〕問昭公娶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何斷曰此非昭公故爲之也當時吳盛彊中國無霸主以齊景公猶涕出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然也天子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況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按〕孟子自是昭公自知其非而諱姬爲子至系之於吳則以其至自吳有不容諱耳通節語勢結聚在君而知禮孰不知禮而發雖大指知以君子亦黨使巫馬期無從爲夫子置辯殊不思臣前議君弟前議師俱自陷於不知禮之甚而不自知其非也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南軒張氏曰〕他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禮與否則但可告之以知禮而已及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謂娶同姓爲知禮乎若言爲君隱之意則淺露已甚而失前對之本意矣故但引己之過而已然而娶同姓之爲非禮其義固已在其中矣聖人辭氣之間其天地造化與○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爲有黨而夫子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爲萬世之法矣。〔四書通〕使夫子而直指君之非則無君臣之禮使夫子而不自引己之過則無婚姻之禮何以爲萬世法哉○吳氏曰夫子受以爲過則昭公不得爲知禮可知隱諱者臣子之私是非者天下之公夫子答司敗與期可謂兩盡其指矣葉公以證父之惡爲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爲黨彼蓋知直之爲公黨之爲私而於君臣父子之義蔑如也微夫子大道其隱乎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和去聲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慶源輔氏曰詳謂首尾節奏之備○〔新安陳氏曰〕集註取與二字如孟子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初則取之既取而許與獎借之○〔雙峯饒氏曰〕子與人歌是與之同歌反者使之自歌和則已之自歌也○蒙引說同〔述朱〕謂饒說非是子與人歌是統詞而善專主善一邊說蓋與人歌不必盡善而幸遇夫善者聖人取善與善之心便於此一動了不敢苟且忽畧揜人之善故必使反而後和兩層作一句讀而善下必使上要補出俟其曲終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善方又到使反後和不是先與人同歌見其善而自停其歌使之自歌也與人同歌方爲和亦不是既反之後各自爲歌而可云和也細玩或問語類當自得之〔愚按〕條辨亦云爾

但集註以欲得其詳釋必使復歌句則饒說爲截合或問語類亦未瑩然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揜人善又如此○或問聖人天縱多能其於小藝不待取於人而後足而必欲得其詳如此其謙遜審愼可知然若不俟其曲終而遽和之則亦幾於伐己之能以掩彼之善矣故必俟其曲終以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善然後使人復歌而始和之則既不失其與人取善之意而又不揜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中禮處非有意於爲之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悅之意○語類今世間人與那人說話那人正說得好自家便從中截斷如云已自理會得不消說之類以此類看聖人是甚氣象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方令再歌而後和之不與其初歌便和恐混雜他不盡其意此見聖人與人爲善思

按此條與或問俱說得聖人氣象與其意思出但正釋必使反之二句本文畢竟集註穩當困勉錄亦云語類說得不分曉想是其未定之論雙峯說甚明又云此和之不是泛然倡和乃是一一依其聲音節奏而和之○此欲得其詳之所以必使反之也又云謙遜審密從反之上看出不掩人善從而後上看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合二句俱有思謂玩本文着意尤在必使反之上

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潛室陳氏曰必使復歌者既欲彰其善之實又欲暢其歌之情而後和之者示我樂善之無倦詠歎而淫泆之也只一歌詩而意思綢繆容與若此豈非衆善之集乎○語類只此一細事而聖人成己成物德性問學之美有不可勝求者會得此意卽在歌中已見全體大用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語類莫是如此否猶今人云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或問文義集註備矣若其所以然者則未可以一言盡也蓋於

文言其可以及人足見其不難繼之意言其不能過人又見其不必工之意且合而觀之又見其雖不讓而亦不失其謙也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以得爲效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焉一言之中而有意反覆曲折淵永非聖人能若是哉○語類言文則吾與人一般如云聽訟吾猶人也若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與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焉之意同○四書通此文字輕不過著於言辭者爾○新安陳氏曰文不在茲之文文字重此以文對躬行而言可見文爲言躬行爲行故集註以言行之難易緩急言之如說仁說義說得有次序有條理是文曰仁曰義咸體之於身見之於事是躬行之君子○紹聞編末之有得是聖人極其望道未見之心自見得事之未副若多也得字重看聖人之所謂得者聖人之實際惟聖人自知之聖人之所謂未者聖人之心誠有未能自滿處亦惟聖人自見之○輯語躬行君子四字囫圇不拆固不可講做君子躬行亦不是躬行之君子蓋君子二字是指君子之道作實理看非稱美之號也愚按君子字卽作道字看語氣渾圇更不必添出之道二字○但內中必以道字作骨○方與下有得字相應○若作躬行之君子是以人言得字說不去矣則字極斬截與上莫字亦隱隱相激射

○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或問躬行君子對文而言自有虛實難易緩急之殊故不居以勉人非必謂其可以入聖而後不敢當也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語類仁之與聖所以異者大而化之之謂聖若大而未化只可謂之仁○勿軒熊氏曰聖則仁之熟而至於化矣聖非出於仁之外也爲之謂爲仁聖之

按此處夫子只渾舉無分別差等意

道。誨人亦謂以此敎人也。語類爲之不厭誨人不倦他也不曾說是仁聖但爲之畢竟是爲箇甚麼誨人畢竟是以甚麼物事誨人這便知得爲之是爲仁聖之道誨人是以仁聖之道誨人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語類夫子固多謙辭到得說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公西華便識得所以有正唯弟子不能學也之說便說道聖人有不讓處○其他人爲之誨人不能無厭倦時惟聖人則不厭不倦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言正是弟子不能學處這若不是公西華親曾去做來親見是恁地如何解恁地說遮朱夫子固自謙公西華亦極善體認末二句不可輕易畧過○紹聞編此理原自帝降衷雖極微妙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學者學此而已聖人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以至亦只是理會此處聖人眼前見處便見到徹底自是往不得何有於厭其以此誨人乃所謂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蓋聖人見人於此心許多合當做底道理有見不得不做不去處直是痛癢關切他身知誨你引掖你何有於倦○聖人言此時本是不敢當成德之名而自處於勉強從事之列公西華却見得即此便是仁聖之事正是弟子學不得處蓋爲之可能爲之而不厭不可能也誨人可能誨人而不倦不可能也○新安陳氏曰夫子雖不居仁聖之名而所行所敎無非不息於仁聖之道不厭不倦即純亦不已也非已實有此仁聖之道則有時而厭倦矣○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蒙引仁聖自然者也爲不厭誨不倦是以勉然者自處然於不厭不倦味之則又見其自然矣夫子之自謙與子華之體認當如此分別按正唯字與上云爾幾鋒緊湊不隔毫芒最宜體認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誄力軌反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厚齋馮氏曰士有誄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則誄周官六辭六曰誄是也禱疾亦誄其功德故謂之誄云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文集引此古語只以是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于皇天后土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文集問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我即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即我

何禱之有曰自他人言之謂聖人如此可也聖人之心豈以此自居惟味某之禱久矣一句語意深厚聖人氣象與天人之分自求多福之意可見○問蘇氏夫子之意以爲禱也者悔罪之心以祈福之佑者也若我素無此心則今日固可用此心以禱然而某平生敬畏天命兢兢業業惟恐得罪天地有負神明禱不過此心而此心之存非一日矣其在今日又以何爲禱乎故曰某之禱久矣○輯語某之禱久矣即此見禱之有理即此見禱之無益即此見聖人之敬天持身且明不失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或問行禱五祀著於禮經今子路請之而夫子不從何也曰以理言之則聖人之言盡矣以事言之則禱者臣子至情迫切之所爲非病者之所與聞也病而與聞於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諂於鬼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爲是哉又曰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

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敎人一決諸理而不屑屑於冥漠不可知之問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爲備觀諸易之十翼亦可見矣又曰禱雖臣子之禮而其辭則固述其君父悔過遷善之詞以解謝鬼神之譴怒也夫子初無是也則豈待至此而復有禱哉○〔語類〕在臣子則可在我則不可聖人也知有此理故但言我不用禱而亦不責子路之非也○問疾病而禱古人固行之矣然自興禮之亡世旣莫知所當致禱之所緇黃巫覡始以其說誣民惑衆而淫祀日繫今欲一切屛絕則於君父之疾無所用力之際不一致禱在臣子之心必有慊然不足者欲姑隨世俗而勉焉爲之然吾心旣不以爲然亦必不能於此自致其誠況於以所賤事君親與然則如之何而可曰今自是無所可禱如儀禮五祀今人尋常皆不曾祀又尋常動是越祭於小神物必以爲祭之無益某向爲郡禱旱時加舊側醮祭之類皆常至誠爲之但才見張天師心下便不信了○〔四書通〕禱自是臣子之至情無所致禱自是聖人之素行不必以夫子之言遂謂禱爲無亦不必以子路之言直謂禱爲有要之鬼神之有無不必問但人之素行自不可失耳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去聲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語類〕才奢便是不孫他自是不戢斂也公且看奢底人意思儉底人意思那奢底人便有驕傲底意思須必至於過度僭上而後已然却又是一節在〔按〕才奢便是不孫其流又必至於過度僭上則字中兼此二意○問奢非止謂犯上僭亂之事只是有夸張侈大之意便是否曰是○〔輯語〕儉字向從禮中出儉非即固也儉則固耳其間有漸積有流弊如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可謂之儉然君子作法於儉其失則固故禮不可不慎也○〔翼註〕此與林放章不同與奢寧儉重在儉上探其本也不孫寧固垂在不孫上防其害也

○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按〕此章大指重在名分上當時之弊全在不孫夫子作春秋亦只維持名分而已天下有名分然後有儀文不孫則犯上作亂靡所不爲求其鄙僿無文而不可得故救時之弊莫急於此體味晁氏不得已三字自混合林放章不得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南軒張氏曰〕正已而不求諸人故坦蕩蕩何欲而不自反故長戚戚坦蕩蕩非謂放懷自適無所憂慮之謂也請求之在已而無必於外故常舒泰云爾○〔胡氏曰〕循理役於物乃蕩蕩戚戚所由生理本自然循而行之則坦然而平不愧不怍所以舒泰爲物所役則求名役於名求利役於利行險徼幸患得患失所以憂戚○〔厚齋馮氏曰〕蕩蕩曰坦其心無適而不寬廣也戚戚曰長無時而不憂慮也○〔輯語〕坦蕩蕩三字直下言坦然無適而不寬廣也坦字只在蕩蕩二字上看有以平寬相對是坦與蕩蕩分兩義矣下長戚戚又作何解○〔論語述〕坦蕩蕩者在君子長戚戚者在小人何也君子弘於天而小人役於物也然則困窮拂鬱不足累君子之胸襟而富貴利達不能免小人之憂慮吾儕不學爲君子豈甘長戚戚乎

○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語類〕君子坦蕩蕩只是意誠心廣體胖耳〔按〕意誠又推本一層非正義○〔蒙引〕坦蕩蕩長戚戚皆兼內外言〔愚按〕此章寫兩人心境而氣象自殊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慶源輔氏曰〕德性根於無極之眞所以本無不備氣質稟於陰陽五行之氣有剛柔過不及之分所以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雙峯饒氏曰〕全體渾然應上文德性而言陰陽合德應上文氣質而言○〔四書通〕須看集註兩全體字前章全體至極是就聖人所存上看此章全體渾然是就聖人所稟上看夫子之大極非朱子孰能形容之○〔安集問〕陰陽合德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陽之正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

陰之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而偏指者也曰此說推得亦好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語類〕問子溫而厲一章是總言聖人容貌鄉黨是逐事上說否曰然此是就大體上看聖人〇須看厲便自有威底意思不猛便自有溫底意思大抵曰溫曰威曰恭三字是主〇曰厲曰不猛曰安是帶說上下二句易理會諸公且看聖人威底氣象是如何久之云聖人德盛自然尊嚴〇又云謝氏以此說夷惠過處頗是〔按〕謝氏云柳下惠則溫勝厲伯夷則厲勝溫見其猶未免乎偏也〇本章雖是說聖人之德容自然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舉偏而補弊蓋自舜之命夔已如此而皐陶陳九德亦然不可不知〇問橫渠云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曰恭而安如何學得成安便不恭恭便不安這箇使力不得是聖人養成底事〇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恭又學箇安〇或問小註下截四字俱從上截三字中看出然知重厲不猛安上方見其中和不可折闕看〇〔南軒張氏〕曰和順充積者其發見必溫然溫而厲也德盛者其威必著於外威而不猛也從容中禮者其貌必恭恭而安也〇〔義府〕溫與厲威與不猛恭與安不是兩樣相濟溫之恰好處便是厲威之恰好處便是不猛恭之恰好處便是安厲正見溫之妙不猛正見威之妙安正見恭之妙也〇〔輯語〕厲與不猛與安正是形容溫威恭員相而字是併合語非轉換語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〇〔慶源輔氏〕曰用心不密則見其溫不見其厲餘皆然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爲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精義〕尹氏曰聖人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故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非善觀聖人者不能形容至此〇〔精言〕此渾淪包舉將聖人一生全像描畫在此固是就大體上看非如鄉黨一篇零零碎碎寫出各項小影然聖人溫威恭亦是各因時而發譬如天地之氣寒暑晝夜刻刻遞嬗究竟只是太和元氣流行四時鄉黨篇是寒暑晝夜之遞嬗此章則太和元氣之流行也

論語卷七終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八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精義〕明道曰三讓者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語類〕謙前輩說亦難考想當時或有此三節亦未可知但古人辭必至再三想此只是固讓〇或問何以言三讓之爲固讓也曰古人辭讓以三爲節一辭爲禮讓再辭爲固讓三辭爲終讓故古註但言其三讓而不解其目也今必求其事以實之則亦無所據矣曰其爲至德何也曰讓之爲德既美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天下讓則其所讓大矣而又能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焉則其讓也非有爲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爲至極而不可以有加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或問〕何以言其讓於隱微之中也曰泰伯之讓無揖遜授受之迹人但見其逃去不返而已不知其讓也知其讓者見其讓國而已而不知所以使文武有天下者實由於此則是以天下讓也〔按〕此主讓周沿於精義二程謝楊諸說當是朱子未定之論細味集註及語類自見〇〔語類〕問泰伯可謂至德曰這是於民無得而稱焉處見人都不去看這一句如此則夫子只說至德一何便了何必更下此六箇字公更子細去看這一句熟有意思〇〔精言〕註中隱微二字可知當日有多少委曲深心此善全父子處〔愚按〕其善全父子正在不從翦商處起見當日有託而逃不露一毫形迹故人莫得而知其讓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魯頌〕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語類〕觀其

初遷底規模便自不同規模才立便張大而泰伯不從〔語類〕問泰伯之讓知文王將有天下而讓之乎
抑知太王欲傳之季歷而讓之乎曰泰伯之意却不是如此只見太王有翦商之志自是不合他意且度見自家做
不得此事便掉了去左傳謂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不從卽是不從太王翦商事耳泰伯既去其勢自傳之季歷而季
歷傳之文王泰伯初來思量正是伯反至周得天下又一都是相成就處看周內有泰伯虞仲外有伯夷叔齊皆是一
般所見不欲去圖商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卽與仲
雍逃之荊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
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
武王〔語類〕問泰伯知太王欲傳位季歷故斷髮文身逃之荊蠻示不復用固足以遂其所志其如父子之情何
曰到此却顧恤不得父子君臣一也大王見商政日衰知其不久是以有翦商之意亦至公之心也至於泰伯則惟
知君臣之義截然不可犯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
安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問泰伯知大王有取天下之
志而王季又有聖子故讓去曰泰伯惟是不要大王有天
下問大王有翦商之志果如此否曰詩裏分明說實始翦
商又問恐詩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曰若推本說不應
下實始翦商看左氏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這甚分明這
事也難說他無所據只是將孔子稱泰伯可謂至德也已
矣是與稱文王一般泰伯文王伯夷叔齊是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底道理太王湯武是弔民伐罪為
天下除殘賊底道理常也是道理合如此變也是道理合
如此其實只是一般○若論有德者興無德者亡則天命
已去人心已離便當有革命之事畢竟人之大倫聖人且
要守得這箇看聖人反覆歎咏泰伯及文王事而於武又
曰未盡善皆是微意○蒙引泰伯不從此正泰伯之所以
讓天下處至於與仲雍逃之荊蠻者特以遂其父傳歷之
志蓋知大王翦商之志既不可回傳歷之志又不當拂故
去之以滅其迹此固以無君之罪而嫁之也若讓天下處
却在前之不從上此亦因其不從故有是事耶自大王乃

立季歷以至武王克商有天下皆是叙周家來歷見得武
王只是終大王翦商之事耳非固以文武之有天下實泰
伯之所讓也按此可見援註牽入讓周者之誤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
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
至極為何如哉或問小註夫子看得泰伯當時之去不是以國讓季歷實以天下讓於商按集註特
提起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然
後折入乃弃不取方見得當年直坐實以天下讓正所謂
言有大而非夸而又泯其迹乃越顯得德之至極處○仁
山金氏曰泰伯采藥荊蠻人心歸之遂啟吳國夫一亡公
子而足以有國況張周邦之盛而為之他日商周之際豈
不足以有天下故曰以天下讓也○汪武曹曰〔語類〕謂至
德於民無得而稱處見蒙引謂若全重泯其迹則文王之
至德又說不去余謂泰伯文王雖是俱從君臣大義起見
然其所處不同文王確守臣節方率商之畔國以事紂正
欲使天下共知其心之忠貞不二相與效之而不敢有他
何事必泯其迹至泰伯不從翦商之志事處父子之際若
不泯其迹則顯其父之失傷其父之心故必泯其迹而後
可以成其讓蓋其心卽夷齊叩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
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語類〕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不是說遜國事自是說夷齊諫
武王不信便休無甚利害若泰伯不從翦商之志却是一
家內事與諫武王不同所以謂之難處非說遜國事也〔按〕
集註其心卽夷齊叩馬之心此語甚分明夷齊諫伐商泰
伯不從翦商義皆係之乎商也若謂從大王欲傳位季歷
起見便與夷齊遜國一般非夫子稱泰伯之意矣又曰夷
齊處君臣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又不可露形
迹只得不分不明且去某書謂太王有疾泰伯采藥不返
疑此時去也○〔紹聞編〕朱子謂太王見商道寖微是以有
翦商之志泰伯惟知君臣之義不可犯是以不從泰伯之
心卽夷齊叩馬之心天地之常經也大王之心卽武王孟
津之心古今之通義也於二者中須見得道並行而不相
悖乃善又謂論語兩稱至德一為文王發是對武王誓師

而言。一爲泰伯。發則是對太王翦商而言。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爲獨全其心表裏無憾矣。凡此皆發明集註要旨。不可不熟玩。集註係朱子定論。今學者只當尊守集註。自餘論辯紛紛。皆所不取。○武王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古之聖賢道德在已。則必以天下自任。大王之有翦商之志。亦是心而已。自后稷公劉。至於其身。積功累仁。子則有克勤家之季歷。孫則又有聖德之昌生焉。此所謂天休滋至。必將昇之有爲者也。大王必有以仰知天命於幾微之際。欲順天命以濟生民。而泰伯不從者。仰知周之與。必代商而於君臣之義。有所不安於心也。或又謂大王遷岐在小乙之世。至丁巳而高宗立。殷道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甲。祖甲二十八祀而文王生。其時商未衰也。太王安得有翦商之志哉。詩謂實始翦商者。不過謂周家翦商之業自大王始基之爾。此皆泥於翦商之言。謂眞若太王睥睨商鼎。欲取而代之。不知聖人公天下之心。惟知先覺在已。

則一夫不獲。實爲已辜。夫亦自卜之周家世德。而知夫所以任天下之重。有不容辭者。商之衰與未衰。可代與未可代。夫豈有纖芥入於大王之心哉。實始翦商。謂後人推本之辭。誠是也。然盛德在周。天下朝覲訟獄者將盡歸焉。不能禦其來也。勢必與商相代。其幾已成。當時賢者皆知之矣。使泰伯立爲諸侯。則後來文武之功。泰伯皆身爲之矣。泰伯寧後來文武之功不自我爲之。而逃去以全其心之所安。又泯其迹而天下莫能知。後世無可述。非甚盛德其孰有此。此夫子所以贊其至德也。自泰伯而言。惟有見於天地之常經。苟少有拂於吾心之所安。則雖可以朝諸侯有天下。寧弃之而不取。自天下而言。則後來文武之功雖不會泰伯自爲之。而實泰伯固讓之所貽也。則謂之曰以天下讓。亦無不可。故二程南軒皆有是說。而前說爲淵永矣。愚按二程南軒諸說。皆意主讓周。與集註本義不合。故不載。末數語亦不免爲其所牽。然只以餘意及之。亦無害。○此章斷主讓商。精義或問雖有異同。要當以集註爲正。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左傳。泰伯虞仲。大王之昭也。泰伯不從。是以不祀。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葸絲里反。絞古卯反。

葸。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語類。禮只是理。只是看合當恁地。若不合恭後。却必要去恭。則必勞。若合當謹後謹。則不葸。合當勇後勇。則不亂。若不當直後却須要直。如證羊之類。便是絞。○絞如繩兩頭絞得緊。都不寬舒。○南軒張氏曰。恭而無禮則自爲罷勞。愼而無禮則徒爲畏懼。勇而無禮則流於陵犯。直而無禮則傷於急切。然則其弊如此。何所貴於恭愼勇直哉。蓋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當然。無禮以節之。則是人爲之私而已。是故君子以約諸禮爲要矣。○慶源輔氏曰。恭愼柔德也。勇直剛德也。四者雖皆美德。然無禮以爲之節文。則過而爲四者之弊。○雙峯饒氏曰。恭而過則病於夏畦者有之。愼而過則畏首畏尾者有之。勇而過則犯上作亂者有之。直而過則證父攘羊者有之。四德以得中爲貴。禮是中底準

則。無準則。則失之過。故有弊。○蒙引。勞葸亂絞。只就無禮處說。不是無禮了。方勞葸亂絞。○條辨。四者之弊。都就過一邊說。或曰。如此則註何以統節文而言。曰有節有文。只是箇當然恰好處。所謂天則是也。無節是無文矣。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語類。問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蓋人皆有此仁義之心。篤於親是仁之所發。故我篤於親則民興仁。篤故舊是義之發。故不遺故舊則民興義。是如此否。曰看不偷字則又似仁。大槩皆是厚底意思。不遺故舊固是厚。這不偷亦是厚。却難把做義說。○四書通。君子不弛其親。故舊無大故則不弃。周公之言與此同一忠厚之至也。○新安陳氏曰。親親仁也。上仁則下興仁。不遺故舊厚也。上厚則下歸厚。上行下效也。○義府。自上言之則仁厚之道。王道也。自下言之則仁厚之俗。美俗也。而其機則在上而不在下也。○精義。范氏曰。立愛必自親始。人君苟於父母厚於宗族。則民興於仁。是以堯親睦九族。舜愼徽五典。治道

未有不先於此者君子不遺故舊豈獨儷其人哉可以崇民德歸厚也敬一人而天下無不悅弃一人而天下莫不怨治天下在知其要而已○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愼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語類橫渠這說且與存在某未敢決以爲定若做一章說就橫渠說得似好他就大處理會便知得品節如此要之合分爲二章○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愼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毁傷故於此

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此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從善而作其卒章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毁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語類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啓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已眞是項刻不可不戒謹恐懼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髮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事接物是多多少少這箇心累不檢點便差失了看世間是多少事至危者無如人之心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兢三句此乃敬之法此心不存則常昏矣今人有昏睡者遇身有痛痒則蹶然而醒蓋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至於昏中庸戒謹恐懼皆敬之意○又集張敬夫曰形體且不可傷則其天性可得而傷乎曰此亦過高之說非曾子之本意也且當著明本文之意使孝者深慮保其形體之不傷而盡心焉是則曾子所爲丁寧之意也且天性亦豈有可傷之理乎○南軒張氏曰曾子當死生之際其言如此與易簀之意同啓手足示保其身而無傷也戰兢臨履曾子平日之心所以爲敬而無失也至此而知免於戾所謂全而歸之也與○仁山金氏曰戰戰兢兢曾子終身是如此自古聖賢皆然但曾子臨終又說出以示學者耳○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慶源輔氏曰終者成其始之辭死則澌盡泯沒之謂君子平日以保身爲事故於將沒可以言終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爾氏曰父

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祭義所載曾子述孔子之言也今若此可謂非苟知之而允蹈之矣曾子平日見道明信道篤故能始終不息如此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新安陳氏曰此推廣餘意形體固全受德性尤全受之大者身體雖全德行有虧不可謂之全歸尤爲辱親也○四書通范氏正恐學者但以曾子不虧其身而已則將有僥幸苟免之意故又特以不虧其行申言之所以儆中人也○徐彥勵行如何保得身即或保免非曾子之所謂免矣故朱子謂但就保身上看自極有意思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

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精義楊氏曰生而善天下之性也其爲不
善固物有遷耳窮則反本故其將死其言也善○慶源輔
氏曰人性本善其惡者役於氣動於欲而陷溺也至將死
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善此凡人也
曾子平日所言何嘗不善自謙云爾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
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並去聲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語類人之容貌
少得和平不暴則慢暴是剛者之過慢是寬柔者之過 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
色莊也語類顏色以見於顏面者而言問如何是近信曰近是其中有這信與行處不違背多有人見於顏
色是恁地而中却不恁地者如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皆是外面有許多模樣所存却不然便與信遠了只將

詳本會不好底對看便見○問正顏色之正字獨重於動與出字
何如曰前輩多就動正出三字上說一向都將三字重了
若從今說便三字都輕却不可於中自分兩樣某所以不
只彼說爲然者緣看文勢不恁地○認聞編記曰臨喪則
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夫不失色於人所謂正顏色也然必有哀與不可犯之實
非徒曰有是色已
也此近信之說也 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
謂背理也語類今人議論有見得雖無甚差錯只是淺近者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
倍○又曰出辭氣斯遠鄙倍是修辭立其誠意
思○輯語辭氣之氣卽指言語之聲音神韻 籩竹豆豆木
豆邢疏籩豆禮器周禮天官籩人掌四籩之實有朝事之
籩饋食之籩加籩之實羞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有
朝事之豆饋食之豆加豆之實羞豆之言道雖無所不在
實籩盛棗栗豆盛菹醢以供祭祀燕享之
語類且只看那所貴二字
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莫非道也如籩豆之事亦
是道但非所貴君子所貴只在此三者。是皆脩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
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語類問先生舊解以三者爲修
身之驗爲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
素則不能也專是做效驗說如此則動正出三字只是閑
字後來改本以驗爲要非其以下改爲學者所當操存省
察而不可有造次頃刻之違者也如此則工夫却在動正
出三字上如上蔡之說而不可以效驗言矣某疑動正出
三字不可以爲上三字做工夫說正字尚可說動字出字豈可以
爲工夫耶曰這三字雖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
處正如著衣喫飯其著其喫雖不是做工夫然便是做工夫
夫處此意所爭只是絲髮之間要人自認得舊來解以爲
效驗語似有病故改從今說蓋若專以爲平日莊敬持養
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便不要遠暴慢近信
遠鄙倍便是舊說效驗字太深有病愚按朱子舊解專主
平日做工夫臨時見效驗不但動正出三字是閑字并
斯字亦極自然其改註則兼平日操存臨時省察不但動

正出是做工夫處三斯字亦都吃緊看來自當以改註爲
正而語類或主舊解或主改註以致後來紛紛聚訟愚故
先以此條提綱臚列諸說於後庶閱者有所折衷○問君
子所貴乎道者三曰此言君子存養之至然後能如此一
動容貌便自能遠暴慢一正顏色便自能近信一出辭氣
便自能遠鄙倍所以爲貴若學者則雖未能如此當思所
以如此然此亦只是說效驗若作工夫則在此句之外又
曰須知得曾子如此說不是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時
方自會恁地須知得工夫在未動容貌未正顏色未出辭
氣之前又曰此三句說得太快大槩是養成意思居多○按
此皆主舊解而言也然曰養成意思居多則亦非專主一
說○問所以動容貌而暴慢自遠者工夫皆在先與曰此
只大綱言人合如此固是要平日會下工夫然卽今亦須
隨事省察不令間斷又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斯字來得
甚緊動容便須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出辭氣便亦須
遠鄙倍暴慢淺深不同如人很戾固是暴稍不溫恭亦
是暴倨傲固是慢有或怠緩亦是慢又曰看來三者只是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問要之三者以

涵養爲主曰涵養便是只這三者便是涵養地頭但動容
貌遠暴慢便是不遠暴慢便不是顏色近信便是不近信
便不是問須是工夫持久方能得如此否曰不得人之資
稟不同資質好者才知得便把得定不改變資質遲慢者
須大段着力做工夫方得問若未至此如何用工曰只是
就容貌辭色之間用工更無別法又曰正動出時也要整
齊平時也要整齊方云乃是敬貫動靜曰恁頭底人言語
無不貫動靜者按此皆主改定集註而言也然舊解未嘗
不包括在裏○紹聞編如舊解則工夫却在日前三斯字
乃成德自然而然如改本之說則不須在三言之外起意
古人未嘗懸空說存養即此三者之間便是學者持養用
力之地其說比前爲密三斯字是活字猶云當恁事則恁
地耳○愚按語類云要緊處却在那斯字矣字這般閑字
上竊謂本領自在斯字從前節候却在斯字當下此操存
省察所以通徹前後而言最精最密或乃以君子身上斯
矣就現成說工夫補在平日集註所當操存省察云云乃
是朱子爲學者說法竊謂此處君子是對下有司非必指
成德故三者爲脩身之要爲政之本曾子與敬子言正是

學者分上事此朱子更定 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
集註所以精審不可易
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
語類以道言之則不可謂此爲道彼爲非道然而所貴在
此則所賤在彼矣其本在此則其末在彼矣○君子所貴
乎道者三乃是切於身者若籩豆之事特有司所職掌耳
今人於制度文爲一一致察未爲不是然却於大體上欠
闕則是弃本
而求末也 ○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
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
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爲爲政之本若
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或問經文但曰動曰正曰
出而已其動之中否正之

誠僞出之得失皆未可知也所貴者乃在其平日莊敬誠
實涵養有素故其動能遠暴慢其正能近信其出能遠鄙
倍耳今乃以動爲矜莊出爲審度則其文義自無所當又
謂一矜莊便能遠暴慢一審度便能近信一審度便能遠
鄙倍則是其所用其力者止於揚眉瞬目之際而遠責其
有睟面盎背之功吾恐其無沉潛醲郁之風而未免於浮
躁急迫之病也按此即申言程尹二公之意與舊解同學
者不可不知此義然畢竟以內註爲正○胡氏曰曾子之
疾見於此者二而見於檀弓者一嘗考其事之先後竊意
此章最先前章次之而易簀之事最在其後乃垂絕時語
也當是時也氣息奄奄僅在而聲爲律身爲度心即理理
即心其視死生猶晝夜然夫豈異教坐亡幻語不誠不敬
者所可彷彿學者誠能盡心
於此則可以不惑於彼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
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較也友馬氏以爲顏淵是也厚齋馮長曰曾子之亡
友多矣獨以爲顏淵者
非顏子不
能以與此 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
故能如此 語類陳仲亨說以能問於不能章曰想是顏子
自覺得有未能處但不比常人十事曉得九事
那一事便不肯問人觀顏子無伐善無施勞看他也是把
此一件做工夫○胡氏曰既能矣不自以爲能可也而又
問於不能既多矣不自以爲多可也而又問於寡彼不能
與寡者將何以益我乎是不然惟善學者志不倦心不盈
一言之不慊一義之不知歉然如飲食之不飽誠以道無
量理無極而事無方也○集解兩問處槪以事理言多即無
能之進步實即有之進步蒙引以有若無貼問不能句實
若虛貼問於寡句或又云宜總承而不宜分貼看來若無
若虛固是點出他好問虛心但上三句不是單說問二句
却不單說問凡所知所行皆是如此即不是問人時他自
家心胸器量本是如此總是見得義理之無窮也○語類
問犯而不校曰不是着意去容他亦不是因他犯而遂去

自反蓋其所存者廣大故人有小小觸犯處自不覺得何
服與之校耶○問犯而不校若常持不校之心如何曰此
只看一箇公私大小故伊川云有當校者順理而已○大
丈夫當容人勿爲人所容○義府此犯字下得極妙十分
通是人不是方謂之犯若人有九分九釐九毫不是已亦
有一毫不是已與彼俱犯矣○苟知物我之無間而萬物
一體如一人之身手足爪牙之相犯斯無有○謝氏曰不
校之者矣○按此較語類蚊蟲螫子之喻更切

知有餘在已不足在人不必得爲在已失爲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或問能矣而問於不能多矣而問於寡不幾於巧僞以近名乎曰顔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肯問於不能雖多而肯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已非挾其能而故問也但自他人觀之則見其如此耳謝說意蓋如此而洪氏曰吾固能矣然豈不猶有所未能彼固不能矣然或不能於此而能於彼也吾固多矣然豈不猶有所闕彼固寡矣然或失於此而得於彼也是以下問而不以爲難亦此意也曰楊氏言孟子三自反不如顔子之不校信乎曰孟子所言學者反身脩德之事若顔子則心理渾然不待自反物我一致不見可校者也然學者隨其所至淺深用力各有所當不可以此廢彼反陷於躐等之失也曰有謂犯而不校有包之之意焉有彼之之意焉有愧之之意焉莫非理也其說然乎曰包之者驕也彼之者狹也愧之者薄也是豈顔子之心哉○語類問如此已是無我了集註曰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何也曰聖人則全是無我顔子但是不以我去厭人却尚有箇人與我相對在聖人和人我都無○問幾於無我幾字莫只是就從事一句可見抑并前五句皆可見邪犯而不校則亦未能無校此可見非聖人事矣曰顔子正在着力未着力之間非但此處可見只就從事上看便分明不須更說無校也又曰從事於斯合子自見得顔子如此非謂其着力也又曰此正是顔子事若聖人則無如此之迹○四書通聖人無我之心常如太虛然能容天下之理而不見已之有餘能容天下之人而不見人之不足○說統上半截有歎羨追思意與泛論不同當時若直將吾友說起便不見得此段光景惟虛提事在前而因以想像吾友則婉轉之思便溢於言外屬悵觸往事於斯矣直須見得曾子心慕手追身體力行處方不是空悼人琴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與平聲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 周禮疏云六尺年十五故知爲幼君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故知爲國政 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 ○語類聖人言語自渾全溫厚曾子便恁地剛有孟子氣象如可以託六尺云云見得曾子直是峻厲○問此本是兼才節說然緊要處却在節操上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之心却彼別人竊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寄矣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他事雖能死也只是箇枉死漢濟得甚事如晉之荀息是也所謂君子者豈是斂手束脚底村人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是事事理會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喚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愚按或謂此才節所能兼推有德者能之故以屬之君子竊謂德乃才節之總滙世固未有有才又有節而非有德者或問小註謂有才而德之用以顯有節而德之守以彰○文集問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貫上二句蓋推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得可以託可以寄耳夫託孤寄命幸而無大變未見其難也惟其幾微之間義理精明危疑之際志意堅定雖國勢捨操人心搖兀猶能保輔幼孤而安其社稷維持百里而全其生盡利害不能移其見死生不能易其守故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斯足以當夫所謂可以託可以寄矣曰此段亦婉鄙意正如此說然可以二字蓋猶以其才言之不可奪處乃見其節重處正在此也○按此與前一條互相發但兩可以自在乎時非必至不可奪方見其可託可寄不

可奪自關節操亦非專就所可以見其不可奪須劃得淸
又拍得攏方見末二語極咨嗟鄭重○〔語類〕所謂君子道
三句都是不可少底若論文勢却似臨大節不可奪一句
爲重然而須是有上面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却臨大
節而不可奪方足以爲君子此所以有結語也○〔集解〕輔
長君非難託孤爲難聽國政非難攝政爲難平時託孤寄
命非難至臨大節而不失其寄託之重尤難本文臨大節
以事變言集註其節以節操言不可混看〔愚按〕大節固
國家事變然至於死生之際即其人大節所關屬之君子亦無不可與疑辭也決辭設爲問
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或問〕曾子之稱此正以其非君子不能故設爲答問之辭以審言之
耳〔按〕新安陳氏以爲始疑今決太泥以○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雙峯饒氏〕
曰既以才節並言復引程子節操之說者以所重在於節
也○〔語類〕問可以託六尺之孤云云不知可是得伊周事
否曰在伊周亦未足道此只說有才志氣節如此亦可爲
君子之事又問下此一等如平勃之入北軍迎代王霍將

軍之擁昭立宣可當此否曰這也隨人做聖人做出是聖
人事業賢人做出是賢人事業中人以上是中人以上事
業這通上下而言如平勃當時這處也未見得若誅諸呂
不成不知果能死節否古人這處怕亦是幸然如此如藥
殺許后事光後來知却含胡過似這般所在解臨大節而
不奪否恐未必然因言今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
某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大義根於其心不顧利害生
死不變其節自是可保未說公卿大臣且如當時郡守懲
治宦官之親黨雖前者既爲所治而來者復蹈其迹誅殛
竄戮項背相望略無所創今之士大夫顧惜畏懼何望其
此平居暇日琢磨淬厲緩急之際向不免於退縮況游談
聚議習爲軟熟猝然有警何以得其仗節死義乎大抵不
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態殊可鄙厭又曰如前代
多有幸而不敗者如謝安桓溫入朝已自無從其廢立
九錫已成但故爲遷延以俟其死不幸而病小甦則將何
以處之擁重兵上流而下何以當之於此看謝安果可當
仗節死義之資乎寓曰坦之倒持手板而安從容閒暇似
亦有執者曰世間自有一般心胆大底人如廢海西公時

他又不能拒廢也得不廢也得大節在那裏○大抵是上
兩句易下一句難譬如說有猷有爲有守託孤寄命是有
猷有爲臨大節而不可奪却是有守霍光雖
有猷有爲矣只是無所守又曰惟孔明能之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陳氏〕曰寬則容受之多廣則承載之濶毅强忍也〔陳氏〕曰强則執守之堅忍則負
荷之久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精義〕明道曰弘而不毅則難立
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也又曰重擔子須
是硬脊梁漢方擔得朱子中之曰須是硬着脊梁方擔
得去○〔語類〕弘是寬廣事事着得道理也著得事物也
着得事物逆來也着得順來也着得富貴也着得貧賤也
着得看甚麼物事來都在裏面都不見形影○所謂弘
者不但是放令公平寬大容受得人須是容受得許多衆
理若執着一見便自以爲是他說更入不得便是滯於一
隅如何得弘須是容受軋捺得衆理方得○弘字只將隘

字看便見得如看文字相似只執一說見衆說皆不復取
便是不弘若是弘底人便包容衆說又非是於中無所可
否包容之中又爲判別此便是弘○這曾子一箇人只恁
地他肚裏却着得無限今人微有所得欣然自以爲得又
如欲執兩事終身行之皆是不弘說道自家不敢承當說
道且據自已所見皆是不弘又曰集衆善之謂弘○弘不
是有度量能容物之謂正是執德不弘之弘是無所不容
心裏無足時不說我德已如此便住如無底之谷衡一物
於中無有窮盡若有滿足之意便不是弘毅是忍耐持久
着力去做○問弘是心之體毅是心之力曰心是體是多少
大大而天地之理才要思量便都在這裏若是世上淺心
私已底人有一兩件事便着不得如此其小安能擔當得
重任毅是立脚處堅忍强厲擔荷得去底意○問弘是容
受得衆理毅是勝得箇重任曰弘乃能勝得重任毅便是
能擔得遠去弘而不毅雖勝得任却恐去前面倒了○問
曾子弘毅處不知爲學工夫久方會恁地或合下工夫便
着恁地曰便要恁地若不弘不毅難爲立脚問人之資稟
偏駁如何便要得恁地曰既知不弘不毅便警醒令弘毅

如何詩道理教他莫恁地弘毅處固未見得若不弘不毅處亦易見不弘便急廹狹隘不容物只安於卑陋不弘毅便傾東倒西既知此道理當恁地既不能行又不能守知不得道理不當恁地却又不能割捨除却不弘便是弘除却不毅便是毅這處亦須是見得道理分曉磊磊落落這箇都由我處蓋要弘便弘要毅便毅〔按〕此方透得不可以不神理出〇聞編聖人與天同體自無不包不消說弘與天同健自不息不消說毅在士則不可以不弘毅〇或問小註這章書曾子以體仁之學責之士弘毅所以體此仁者也仁字雖一章眼目而士字尤重惟其為士所以當體仁惟士當體仁所以要弘毅弘毅有實理是行仁底力量不是泛說心體莫便認作仁字乃是求仁操功所在不弘毅有實病任重與道遠又各有實義〔按〕此義尚在下〇〔義府〕謂之曰士則與凡民異矣若不能開拓心胸堅忍志操些小能解便塞滿了些小窒礙便歇闇了依舊與凡民一般如何謂之士蓋士是聖賢路上人若弘毅則是擔了擔子上聖賢路去做得聖賢不然則反不如農工商賈之各執一業而猶有所事事也如之何可不弘毅〇〔集解〕不弘無從說毅不毅弘也不到頭文勢是下層解上層弘卽毅常任重卽道遠兩意一貫而字是連說故弘毅一時須要並到任與道俱死字任重是擔子重非如任天下之任道猶路也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語類〕問仁以為己任是只成就這箇仁否曰許多道理只是這箇仁人也只要成就這箇仁須是擔當得去又問死而後已是不休歇否曰然若不毅則未死以前便有時倒了直到死方住〇須是認得箇仁又將身體驗之方真箇知得這擔子重真箇是難世間有兩種有一種全不知者固全無摸索處又有一種知得仁之道如此大而不肯以身任之者今自家全不曾擔着如何知得他重與不重所以學不貴徒說須要實去驗而行之方知〇〔紹聞編〕任仁與當仁不同當仁是才有志要幹此事者任仁是身體而力行之譬如有箇千斤擔子須擔子上了肩方與做是任重今之說知仁為仁者只是在旁指擬擔子云未曾上肩只是嘗試兩頭尚未曾離地行得三五步便歇了如何辨得遠程仁以為己任須是身體而力行之仁者人也只要盡得箇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不然便有虧欠要全擔箇人之所以為人在肩上此豈量之小者如一善之得則沾沾自喜一事之當輒謂自多之輩所能辨哉士之不可不弘者此也既弘矣若不毅則未死以前便有一時倒了這箇任仁是無箇小歇泡法直到死方住此身在一日則此擔子無舍置別頓放處一息尚存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只是保得這箇若此志少懈容有出入便是自壞獲無以全而歸之曾子平生何等精進年德已高到臨了易簣之非禮不肯放過者為是故也要看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是如何此正是毅處〇覺軒蔡氏曰仁道最大孔門傳道莫大於求仁蓋仁之道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之間斷所以不可不毅仁者任重而道遠如此是豈可以易為哉曾子平日三省一貫[illegible]

學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不使有一理之或遺非弘而何啓手啓足猶戰兢而不已易簣之際得正而斃非毅而何此所以卒任傳道之責也〇〔蒙引〕四句全說任重而道遠未靠在士用功處若說得欠斟酌便是弘毅了須知任重道遠是所以常弘毅處〔按〕兩不亦乎固是點醒重遠字面却正徵足不可以不精神

〇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語類〕道理自是箇大底物事無所不備無所不包若小着心如何承載得起弘了却要毅弘則都包得在裏面了不成只恁地寬廣裏面又要分別是非有規矩始得若只恁地弘便沒倒斷了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按〕程子二條既互言之復合言之愈見得弘毅二字自未析不得末節死而後已只完得以為己任事與任重道遠句用一而字貫義同絕非枝枝相對

〇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陳氏曰如二南之正始爲正鄭衛之淫奔爲邪其爲言既易知。詩詞明白而近人情而吟詠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抑揚謂聲音高下反復謂前後重複翻倒○孫辨其爲言既易知以詩之詞句而言也其感人又易入以辭句中之指摘而言也疊下兩易字正以見詩禮樂之用功則同而收效獨先此學者之初所以興於詩也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胡氏曰詩之正可以感發其善心詩之邪可以懲創其逸志所以興也○集解抑揚咏歎好善惡惡之心勃然而生要已也已不得是之謂興○語類如大學傳止至善章及齊治章引詩多詩語涵詠得熟誠有不能自已處○或問古者之教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始學禮舞大夏今夫子之言其序如此乃與教之先後不同何也曰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塤篪樂之一物以漸習之

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乎人之性情有美刺諷諭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歎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爲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爲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閒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酬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精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詩禮之後也○語類古人自小時習樂誦詩學舞不是到後來方始學詩學禮學樂如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非是初學有許多次第乃是到後來方能如此不是說用工夫次第乃是得效次第又曰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願去這二條路去

立於禮

四方八面攛撥他去這路上行○興於詩此三句上一字謂成功而言也非如志於道四句上一字以用功而言也

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陳氏曰恭敬辭遜禮之本也節文度數禮之文也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文集問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乃是持敬用功之久但覺得身心如此東萊謂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淫恐是此意曰此說是○新安陳氏曰人肌膚本有所會筋骸本有所束至此又愈堅固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輔氏曰禮雖本於恭敬辭遜然規矩森嚴節目明備外足以固人之肌膚筋骸而內足以禁人之非心逸志學者之中於此固執而允蹈焉則足踏實地卓然自立而外物不足以奪之○條辨輔氏似較註更密一層然禮之爲物於身爲切而心之

不爲事物所搖奪者即在固肌膚筋骸之中也說禁非心逸志上句似亦可通看○語類問禮尚可依禮經服行詩樂皆廢不知興詩成樂何以致之曰豈特詩樂無禮也無今只有義理在且就義理上講究如分別得那是非邪正到感慨處必能興起其善心懲創其逸志便是興於詩之功涵養德性無斯須不和不樂直恁地和平便是成於樂之功如禮古人這身都只在禮之中都不由得自家今既無之只得硬做些規矩自恁地收拾如詩須待人去歌誦至禮與樂自稱定在那裏只得自去做荀子言禮樂法而不說更無可說只得就他法之而已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考證五聲宮商角徵羽聲之清濁高下也十二律陽律爲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律爲呂大呂夾鐘中呂林鐘南呂應鐘六律統氣類物六呂旅陽宣氣統曰十二律者陽統陰也歌樂章之音調於樂則以人聲爲貴也舞以樂章之節

重疾徐爲舞節以象其形容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也金大鐘編鐘石玉特磬編磬也絲琴瑟也竹簫管也匏笙竽
也土塤也革鼓鼗鼙也木柷敔也謂以十二律叶五聲而
押詩歌以八八音之器而爲樂也○語類樂有五聲十二
律更唱迭和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蓋人聲自有高下聖
人制五聲以括之宮聲洪濁其次爲商羽聲輕清其次爲
徵清濁洪纖之中爲角此五聲之别以括人聲之高下又
制十二律以節五聲故五聲中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十
二等謂如黃鐘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
吕爲羽還至無射爲宮便是黃鐘爲商太簇爲角中吕爲
徵林鐘爲羽然而無射之律只長四寸六七分而黃鐘長
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鐘長六寸則宮聲槩下面商角羽三
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來逐大吕黃鐘太簇是也蓋用
其半數謂如黃鐘九寸只用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
宮聲可以槩之其聲和矣看來十二律皆有清聲只
說四者意其取數之甚多者言之餘少者尚庶幾焉可以
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新安陳氏曰邪
穢謂私欲之汙
惡皆蕩滌而無餘查滓謂道理
勉强未純熟者皆消融而無迹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
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
語類到得成於樂是甚次第幾與理爲一看有甚放僻邪
侈一齊都滌盪得盡不留些子興於詩是初感發這些善
端起來到成於樂是刮來刮去凡有毫髮不善都盪滌得
盡了這是甚氣象又曰初間只是因他感發興起得來到
成處都是自然後恁地又曰後世去古既遠禮樂蕩然所
謂成於樂者固不可得然看得來只是讀書理會道理只
管將來涵泳到浹洽貫通熟處亦有此意思○問注言樂
有五聲十二律云云不知聲音節奏之末如何便能使義
精仁熟和順於道德曰人以五聲十二律爲樂之末不可
謂樂之末若不是五聲十二律如何見得這樂便是無樂
了五聲十二律皆有自然之和氣古樂不可見要之聲律
今亦難見然今之歌曲亦有所謂五聲十二律方做得曲
亦欲古樂一般如彈琴亦然只他底是邪古樂是正所以
不同又問五聲十二律作者非一人不知如何能和順道

德曰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雖是有許多却打成一片清
濁高下長短大小更唱迭和皆相應渾成一片有自然底
和氣不是各自爲節奏歌者歌此而已舞者舞此而已所
以聽之可以和順道德者須是先有興詩立禮工夫然後
用樂以成之○古人學樂只是收斂身心令人規矩使心
細而不粗久久自然養得和樂出來又曰而今作俗樂聒
人也聒得人動况先王之樂中正和平想得足以感動人
力行因舉樂記云耳目聰明血氣和平曰須看所以聰明
和平如何不可只如此說過又曰成於樂是大段極至
曰先王教人之法以樂官爲學校之長便是教人之本末
都在這裏○吳氏曰古詩樂相表裏言之不足而歌生焉
歌之不足而舞生焉歌舞生而樂作矣聖人以爲未也又
爲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以相其歌羽旄干戚以飾其舞
而樂於是乎大備君子於樂或親爲其事或觀聽其聲容
或講習以知其意內而一心外而衆體蓋莫不有養焉○
齊氏曰十三學樂誦詩則已通於樂章學舞則已通於舞
節至成於樂則淪肌浹髓而莫能名手舞足蹈而不可已
○新安陳氏曰夫子屢以詩禮教人至此則參及於樂成
於樂所以成就其始焉中
焉之興於詩立於禮者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
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
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二程類語興於詩須見
有着力處立於禮便須
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無所用力處按此較精義作
兩層說更精○語類問內則與這處不同如何曰這處是
大學終身之所得如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從小時
皆學一番了做箇骨子在這裏到後來方得他力禮小時
所學只是學事親事長之節乃禮之小者年到二十所學
乃是朝廷宗廟之禮乃禮之大者到立於禮始得禮之力
樂小時亦學了到成於樂時始得樂之力不是大時方去
學詩却是初間便得力說善說惡却易曉可以勸可以戒
禮只捉住在這裏便難精直是工夫至到方自有成詩
有言語可讀禮有節文可守樂是他人作與我有甚相關
如人唱曲好底凡有聞者人人皆道好樂雖作於彼而聽
者自然竦動感發故能義精仁熟而和順道德舜命夔典

樂敎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定要敎他恁地至其敎之之具又却在於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處五聲十二律不可謂樂之末猶揖遜周旋不可謂禮之末若不揖遜周旋又如何見得禮在那裏○[潛室陳氏曰]內則先樂而後禮此章先禮而後樂學之序當如內則此則其終身所得之先後也其先善心興起是於詩上得力其次據守植立是於禮上得力至末稍德性純熟是於樂上得力。

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西山眞氏曰]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爲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爲禮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爲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乎然禮樂之制雖亡而禮樂之理則在故樂記謂制禮以治身制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得之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復涵泳眞可以感發興起則所謂興於詩亦未嘗不存也[四書通]無程子之說後世不知所以成材之難無眞氏之說後世遂眞以成材爲難矣況詩自性情中流出非吾心外物天高地下合

同而化天地間自然之禮樂禮是敬樂是和亦非吾心外物也[愚按]有詩禮樂之敎然後得以收興立成之功世有王者自合講求先王遺法以興起敎化陶鑄人材如程子之論若士君子生當叔季手無斧柯亦豈容藉口禮壞樂崩而自弛其責卽朱子亦云今只有義理在且就義理上講究莊敬治身和樂養心眞氏之云固切論也但不得捄撥詩禮樂而專求之心斯不能無遺議耳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或問]理之所當然者所謂民之秉彝百姓所日用者也聖人之爲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聞者而況於庶民乎其曰不可使知之蓋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之知也○[語類]問民可使由之曰所謂雖是他自有底却是聖人使之由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豈不是使之由問不可使知之曰不是愚黔首是不可得而使之知也呂氏謂知之未至適足以啓機心而生惑志說得是○問此不知與百姓日用不知同否曰彼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之知○聖人只使得人孝使得人弟足矣却無緣又上門逐箇與他解說所以當孝者是如何所以當弟者是如何自是無緣得如此○商此章之義與盤誥之意不同商盤誥只說遷都只言伐商此不可不與百姓說令分曉况只是就事上說問者亦易曉解若義理之精微則如何說得他曉○[文集]民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也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爲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知之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爲務其害豈可勝言由之而不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使之知則知之必不至至者亦過之而與不及者無以異此機心惑志所以生也○[愚按]此條論使知之害極透然皆客意本義只是勢不能使○不可使知之謂凡民耳學者固欲知之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一日脫然自有知處乃可亦不可使之强知也○[輯語]可使不可使有

只在民資質上說者有只在聖王設教上說者然惟民之資質如此故聖王之設教亦然偏靠一邊不得○兩之字只是一理知卽是由中所以然之故使由處聖人正用全副精神所知之理已盡在其中而由與知却分兩候固非別有歎聯亦非斷然不許明白只將民字位分畫清則可不可之故瞭然矣○困勉錄司徒學校亦只是使民由之其有使之知者則士也非民也○惟其不能知愈不可不急使之由此論不可不補

○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列子〕宋有狙公者養狙成羣將限其食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由此也○〔慶源輔氏〕曰所謂聖人不使民知者乃老氏愚民莊子以智籠愚之說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之譎不誠聖人肯爲是哉使民家喻而戶曉者聖人之本心不能使知之但能使由之者聖人之不得已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去聲

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 〔胡氏〕曰好勇而不疾貧則不能爲亂疾貧而不好勇則不能爲亂自古亂民皆其材力出衆而迫於饑寒者也爲人上者可不思制其產厚其生乎○〔輯語〕勇與貧非亂也好之疾之乃亂耳然勇自生好貧自生疾則仍是兩者爲之季氏之失天下多乃如之人爲之也嗚呼是誰之咎與○〔條辨〕好勇是致亂之本疾貧是速亂之機兩截亦微分輕重 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 〔語類〕如東漢之黨錮○〔精義〕明道曰人若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亂范氏曰不仁之人仁者必有哀矜之心而收教之教之不悛則誅絕之四凶是也無哀矜之心又未嘗教而惟疾之是使不仁之人不得自新以至於亂古之人疾惡而教天下之亂皆是也○〔雙峯饒氏〕曰不仁之人力能誅則誅之不能誅而疾之至於無所容身則致亂必矣 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義府〕生民之慘莫大於亂而天下之亂未有無所激而成者兩亂字生於兩疾字疾則不平之念起而不肯之心生雖不軌之事亦不難爲之矣此戒在上之人使知禍亂之所由起而處置此一等好勇不仁之人使得其所而不爲患也○好勇疾貧而爲亂此小人計出於無聊耳惡不仁之甚以致亂往往出於君子防奸過惡之爲而不知其流禍於國家也是以聖人不爲已甚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 〔語類〕驕是誇人所無吝是挾己所有○〔四書通〕本文如字使字皆假設之辭 ○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

亦不足觀矣 〔語類〕此是爲有才而無德者言○聖人只是平說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而有驕吝便連他才美功業壞了況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至於程子云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與其所說驕吝相爲根本枝葉此又是發餘意解者先說得正意分曉然後却說此方得○〔輯語〕此章大意甚言驕吝之不可耳緣天下驕吝之病大約生於小有一才者故夫子以才立說云卽使才美如周公若一驕吝則其本已壞其才直餘事何足觀哉又曰世間驕吝之人儘有不必有才者但當責其驕吝不當醜其無本假令有才而卽可以寬假驕吝之罪則於周公之才之美當何如耶○爾軒張氏曰周公以叔父之尊位上宰握大權勳烈如此其光也而方且握髮吐哺惟恐失天下之賢才思兼三王坐以待旦夫豈有絲毫驕吝存於其間哉 又曰驕氣盈吝氣歉 〔精義〕張子曰吝嗇也且觀吝者於財亦不足於事亦不足凡百皆有歉歉之色也○〔語類〕問氣之盈歉如何曰驕與吝是一般病只隔一膜驕是放出底吝吝是不放出底驕正如人病寒熱熱在上則頭目

痛攻注下則腰腹痛熱發出外似驕寒包鬱在內似吝　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語類驕是枝葉發露處吝是根本藏蓄處且以淺近易見者言之如說道理這自是世上公共底物事合當大家說由來世上自有一般人自恁地吝惜不肯說與人他只怕人都識了却沒詫異所以吝惜在此獨有自家會便驕得別人某嘗見兩人只是無緊要閑事也抵死不肯說與人只緣他要說自會以是驕誇人故如此○文集吝之所有乃驕之所恃也故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必歉於實而歉於實者所以必盈於虛也又曰要是兩種病痛彼此相助但細看得吝字是陰病裏症尤可畏耳○義府周公亦嘗自言多才多藝矣然皆自虛靈中流出之緒餘耳使驕且吝則不虛不靈既喪周公之本僅存周公之餘今又何足觀○凡人驕者常誇未必吝吝者常歛未必驕

既驕且吝擧二者之弊而盡蹈之觀其內有損於己觀其外無益於人故不足觀驕吝是二物故用且字按此與枝葉本根之論不同然於且字義似較合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聲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語類問三年學而不至於穀是無所爲而爲學否曰然○慶源輔氏曰後世之士求祿之志皆在爲學之先不然則不淳矣○蒙引世固有爲干祿而後學者亦有學問之功始加而利祿之念隨之者夫惟三年之久從事於學但知學以謀道而初無求祿之心如此者不易得也○謀道不謀食爲已不爲人孔門顏曾閔開之外少有不爲祿而仕者故孔子歎之與○說統不易得甚言純心於學之難也非歎詞亦非贊詞愚按言外有欲學者深自猛省意○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況其下者乎然

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聲

篤厚而力也。文集問厚而力是其心隆重於此而又懇切以爲之既不輕信而又不苟信否曰篤信只是信得牢固不走作耳不輕不苟却在好學上見○精義伊川曰今語小人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然卒違道語君子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終不肯違道譬如牲牢之味君子曾嘗之說與君子吾子須愛說與小人小人非不道好只是無愛心其實只是未知味守死善道人非不知終不肯爲者只是知之淺信之未篤○語類學者須以篤信爲先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精義張子曰篤信不好學不越爲善人信人而已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或問此言人當篤於信道而又好學以明乎善然後能守死以善其道也

善道猶工欲善其事之善守死善道言寧死而不爲不善以害其道也曰子所謂更相爲用何也曰非篤信則不能好學非守死則無以善道然徒篤信而不能好學徒守死而不足以善道則又君子之所不取也蓋能守死者篤信之功而能善道者好學之力然雖曰篤信而未能至死不變則其信亦不篤矣雖曰好學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學亦無用矣此四者之所以更相爲用而不可一有缺焉者也○語類篤信故能好學守死故能善道惟好學故能篤信惟善道故能守死每推夫子之言多如此又曰能篤信好學然後能守死善道又篤信好學須要是守死善道數義錯綜其意始備又曰此兩句相關自是四事○紹聞編聖人之言自有次序人若無篤信好學工夫雖欲爲守死善道之事而不可得故聖人首先說一句篤信好學却又說一句守死善道聖人說來本是平鋪渾成人就其中玩之却見四件血脈自是相關攝有交相爲用處少一件不得緣聖人說出便錯綜俱是道理○善道道字從篤信來

即所信之道也夫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須將道字提起看信之篤而好學以明之守死以行之乃得其所善以終之而不爲虛生枉死之人矣又曰善道是終條理之事然却本在好學惟有好學明善之功辨得篤信守死之心然後可以議善道歸全之事如聖門子路好勇其信得到處死生不移眞可謂篤信守死者矣亦只緣好學工夫有欠故晚而死於孔悝之難守死而不足以善道把平生篤信之心都落空了不獨許行陳相信非所信召忽荀息雖死無補也〔愚按〕語類亦云人貴乎有學此與學者須以篤信爲先正可互相發○所謂有學有守者好學而善道學之至也篤信而守死守之至也如此分看亦可然學以明其所守之理守以行其所學之事守死卽守其所欲善之道信而好之者此也學力於守見之則不分而合看亦可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遍反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

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語類〕危邦不入是未仕在外則不入亂邦不居是已仕在內見其紀綱亂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問危邦是不可入但或肯見居其國則當與之同患難豈復可去曰然到此無可去之理矣然其失則在於不能早去當及其方亂未危之時去之可也○胥氏曰見危不入知亂不居非徒以遠害也去就不審以及於難則亦非死而已君子貴於守死而亦不徒死徒死而不足以善道豈篤信守道者之所爲哉

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語類〕有道不必待十分太平然後出無道亦不必待十分大亂然後隱有道如天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爲之用無道如天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須見幾而作可也○或問小註天下有道則見當合下句看神理在則字則字中有君子身分在淺看不得有道就天下看不就君子看○〔評語〕逢太平盛世雖不釋冠思書養此不足當則見二字也則字之前極盡其本領有毫釐不足見不得見字之際極輕快本領向來蓄積無所到此更不消推敲打點若有毫釐未足也則不得○〔雙峯饒〕氏曰不入不居尚有可入可居之邦若天下無道則無適而可惟有隱而已

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蒙引〕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無道則隱非但有守亦是有學見得透天下有道則見義但有學亦是有守果於行以此見得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不可專爲無學世亂而無能守之節不可專爲無守○〔紹聞編〕有學則義理明有守則不奪於人欲故能審出處去就之宜而不失其正○〔條辨〕篤信好學時也自見得不入不居則見則隱底道理○然兩不字甚斬截兩則字甚現成則非守死善道之後不能也故註必連二句說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精義〕范氏曰邦有道則爵祿加於君子故士恥貧賤邦無道則爵祿

加於小人故士恥富貴使士恥富貴則其國豈不殆哉〔輯〕氏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故見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故隱蓋邦有道而貧且賤必以其道得之也邦無道而富且貴必不以其道得之也故君子恥之○〔紹聞編〕此兩句是因上文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而反言以足其意〔按〕註中兩世字卽以天下言不必與上節邦字一例看○〔蒙引〕邦有道貧且賤非甘貧賤也人自不我用不得不貧賤也蓋有道之邦必用有道之士無可用之道所以爲恥也邦無道富且貴希世投合而已不但無守亦是無學若有學者見道分明豈肯貿然苟祿○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此兩句不必再爲他意優蓋是就他去就之義不潔出處之分不明而原其由則是無學無守也〔愚按〕世治則所重在學世亂則所重在守然道理自相通正不必割然分屬

○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勿軒〕熊氏曰學者先須辨得篤信守死底心又做得好學善道底事然後於出處去就見得明守得定用之有可行舍之

有可藏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語類此各有分限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間只得守此如縣尉豈得謀他主簿事才不守分限便是犯他疆界○精義范氏曰自天子至於士皆有位在其位則謀其政者職也天子不可以治三公之職三公不可以爲卿大夫之事卿大夫不可以侵士之官故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至於抱關擊柝無不各敬其事如此則天下之理得矣○或問范氏爲人君言故自上而下然更當自下而推如士不可侵大夫之職以至於天子不可過於天道乃爲備耳又當知左右前後彼此之間各有分守皆不可以相踰乃盡聖人之意如胡氏所論亦其一事也胡氏曰東漢季年黨錮禍起潁川杜密去官家居每謁守令多所請託而同郡劉勝亦自蜀還

閉門埽軌太守王昱見杜密獨稱季陵以箴之密謂昱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知善不薦見惡不論隱情惜己自同寒蟬乃罪人也今密舉志義力行之賢糾違道失節之士使明府賞罰得中令聞休暢不亦萬分之一乎昱乃慚服以愚觀之昱從善服義固不可皆若密之爲是代昱行事也不在其位而謀其政者大槩如此黨錮諸賢多陷此失可不戒哉○集解謀非泛論乃商度可否條陳利弊有于預意故註以任字代之謀非擅權即炫長非好事即結徽縱於人有濟亦未免可恥不在不謀只在合下道理上勘定從違得失尚落後一層問而告亦餘意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音志雎七余反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語類問何謂樂之卒章曰自關關雎鳩至鐘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必是已作樂只無此詞到此處便是亂亂乃樂終之雜聲也○問亂何以訓終曰既奏以文復亂以武○古賦亂曰皆卒章也亂理也總理一賦之終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文集問亂者指其成言之耳蓋樂章至亂而始成不要其成無以見其美盛非專指亂而言也曰此等處今不得聞古人之樂難以深論且如集註大槩說過可也○蒙引關雎一詩在詩爲首章在樂爲卒章其曰關雎之亂洋洋盈耳舉終以該始言自始至終皆美盛也○存疑關雎之亂所奏之樂必是大武蓋周家王業成於關雎故以此詩檃括通篇之意爲亂也○說約按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樂凡四節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所謂升歌三終也此歌止瑟此第一節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也輔笙止磬此第二節笙入三終之後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歌笙相禪故曰間所謂間歌三終也此第三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所謂合樂三終也此第四節味合樂並作語似其樂既正之後至第四節歌關雎始盛非至此猶盛以終該始之謂也係拼若

如蒙引自始至終皆美盛之說恐夫子不應獨舉關雎之亂以爲言矣○新安陳氏曰以夫子之聖而正樂以師摯之賢而在官故一時音樂美盛如此自師摯適齊繼者皆不能及所以追思而歎美之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侗音通悾音空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精義伊川曰狂則必直侗則必愿悾悾則必信自當然也而不然者僞妄之甚也不可得而知之也謂非常理也○語類狂是好高大便要做聖賢宜直侗是愚模樣不解事底人宜是謹愿悾悾是拙模樣無能爲底人宜可信今皆不然夫子所以絕之○問狂而不直之狂恐不可以進取之狂當之欲自之以輕率可否曰此狂字同卑下然亦有進取意思敢爲大言下稍卻無收拾是也○問侗者同也於物同然一律無

所識別之謂悾者空也空而又空無一長之實之謂先生以爲此亦因舊說而以字義音訓推之恐或然耳○語空陳氏曰狂者只是說大話立大論底人凡心下有事都說出在外亦無遮蔽但直行將去也好今有狂人都恁地說大話立大論至於到利處但知有已反以義責人却不直侗者凡事只是恁地謹厚不敢妄動也好而今侗者却不愿要妄動悾悾者無能爲底人都一向恁地朴厚也好而今無能爲底人也都曾用許多詭詐狂侗悾悾這是得之於氣如此至於不直不愿不信都却習得如此豈非天下之弃人○雖曰甚絕之之詞使其知爲聖人所絕而改過則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精義〕伊川曰博奕小數不專心致志則不得況學道而悠悠安可得仲尼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恁事迫切了乃如此文意不難理會須是求所以如此何如始得聖人固是生知猶云爾者所以教人也○〔語類〕如今學者却恁地慢了譬如捉賊相似須是着起精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奈得他何只喜時起來行得三兩步懶時又坐恁地如何做得事成○或問〔小註〕這章書是一氣趕去方如不及時卽存猶恐之心○〔新安陳氏曰〕爲學之道當如湯之撿身若不及成王之夙夜不逮常如有所不及然此心常恐其或失之苟自謂已至失之也必矣一說也又一說如追逐其然既如不及矣尚恐果不能及而竟失之又一說如撐上水船之追前船不可少緩既如不及而不能前進猶恐失之而反退流也學貴日新無中立之理不日進者必日退如不及者

如不能日進也猶恐失之者恐其反日退也○〔輯語〕兩語相生兩意相屈下句只就上句中轉緊一步耳○推其精勤是生恐懼惟其恐懼愈加精勤一時如此終身如此幷有前後際也○〔愚按〕下句固是就上句中轉緊一步合下一齊都到但精勤畢竟屬功恐懼畢竟屬心其所以劃開不得者上句以功言而所以如不及者此心也下句以心言而恐失之時卽便有不失之功在固不得盡以蒙引分屬之說爲非而上下相生相足總在一猶字討分曉〔說統〕云如不及是趕上前猶恐失是怕落後又云猶恐二字正描寫如字之神功與心自十分呆劃不得○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朱子曰〕此君子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聲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語類〕舜禹與天下不相關如不曾有這天下相似都不曾把一毫來奉已如今人才富貴便被他勾惹此乃爲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首出庶物高出萬物之表故夫子稱其巍巍○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莫是物各付物順天之道否曰據本文說只是崇高富貴不入其心雖有天下而不與耳巍巍是至高底意思大凡人有得些小物事便覺累其心今富有天下一似不曾有相似豈不是高○不與只是不相干之義言天下自是天下我事自是我事不被那天下來移着○因論舜有天下而不與之義曰此等處且玩味本文看他語意所重落向何處明道云聖人之於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他天理茂對時育萬物而已說得義理甚闊潤集註却說得小然觀經文語意落處却恐集註得之○〔蒙引〕原來舜禹也只是內重而見外之輕○獨舉舜禹者舜禹本是匹夫一旦有天下實出望外而却不以爲意尤見其巍巍○〔翼註〕此天下以勢位言不以民物言巍巍不與在二聖心體上說不被勢位壓倒○〔輯語〕有天下而不與非輕天下之謂也程子云今人於醉後或更加矜持者是亦爲酒所動也當知此義○心有與處才有

不與處舜禹須不是一齊放下毫無罣礙也看透不與眞
源則憂勤胼胝無非不與之意○愚按集註不以位爲樂
見得舜禹胸中自有眞樂在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飯糗茹
草若將終身被袗鼓琴若固有之卽此可想見不與眞際
至謂聖人惟爲天下憂勤所以不與尙是客意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
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
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
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精義伊川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崇高其大與天同也蕩蕩乎其德之廣大不可得而名言也其成功可見者則巍巍崇高其文章則煥然至盛范氏曰孔子贊易乾元曰大哉稱
堯亦曰大哉夫乾於上無爲而物成堯亦如是矣以堯典
考之明峻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命羲和咨四
岳舉舜而授之天下止於如此而已可謂至簡也然其高
也不窮其大也難名其成功如四時寒暑之始終萬物其
文章如日月星辰之照臨天下此爲堯典而言也○李安
溪曰上節註雖以德言然德字已包業在內蓋兼體用言
也○無能名者非淵微神妙不可窺測之謂謂其不可以一
善言不可以一端舉蕩蕩乎無所不包如天之廣大無不
涵覆形容之不足盡其蘊悉數之不能終其物耳○語類
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只是尊堯之辭不必謂獨堯能如此
而他聖人不與也○何叱膽曰獨稱堯之爲君蓋兼聖德
與曆數而言邵伯溫述康節之意所謂極治之盛莫過堯
前乎此者有所未及後乎此者有所不及也唯天爲大體
味注中故字亦如字子自當以天德言之主形體者大全中
誤載饒氏語也折以朱子手定書則或問謂范氏尹氏得
之按范氏云天運於上無爲而物成尹氏亦曰天道之大
無爲而成其意蓋皆以德言矣又曰註不言堯德之精微
而言德之廣遠自幷大業皆是德所統讀下節特又從不

可名之中指其一半可見者示人不得判然分屬微顯遂
疑下節非乃廣遠無能名之事也○雙峯饒氏曰惟堯則
之則乃準則非法則也準如易與天地準言與天地平等
也天如此大堯德亦如此大與之平等若言法天特賢君
之事耳○蒙引惟天爲大至民無能名大抵以其德之丕
目而言其無處不周匝也惟堯則之正中庸所謂配天也
愚按史臣贊堯曰克明峻德蓋曰帝德廣運大抵皆就發
用處言輯語云德有存主者有潛布者竊謂潛布意較寬
至存主則此處自就爲君上看無庸深論也中庸高明配
天章句謂與天同體亦體段之體非心體之體則此處卽
兼體用言亦不合追向深處故蒙存皆主德之覆冒卽集
註言德之廣遠意也○輯語無能名若說做淡忘冥漠便
墮黃老家言是無名非無能名愚按無能名只合向蕩蕩乎三字內領會著不得滯筆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
名其可見者此爾精義明道曰成功文章有形象可見只是極致事業然所以成此事功者卽是
聖也○語類雖蕩蕩無能名也亦有巍巍之成功可見又
有煥乎之文章可睹○或問小註成功文章巍乎煥乎眞
覺前後帝王所不能到而堯之德尙不盡此集註特下此
爾二字仍歸到無能名非以此爲可名也仍是無名員足
語不見無名外添補語○四書通天之德難名也所可見
者其四時生物之功日月星辰之文耳聖人與天地一也
○新安陳氏曰堯德之與天同高大者不可得而名其功
業文章猶可得而見功業文章之可見者皆其德之不可
名者之所發見呈露也○李安溪曰此卽就上一節則天
無名中衆其可見者來贊歎蓋成功文章極其巍煥雖有
可見之迹然亦如乾坤之容日月之光之不可繪畫則亦
卒歸於無能名而已○下節卽申上意非謂德不可名業則
可見作兩截話頭又非謂業雖可見德仍不可名抹殺末
節也註中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猶言堯難名之
德此其可見者也○集解成功是事業成就處如平水土
教稼穡明人倫皆從前所未有之事何等巍巍文章與成

功。雖是兩樣而禮樂制度却是事業成就後發用出來蓋
功業初成禮樂尚未興制度尚未備到得成功後文明日
啓、乃愈覺煥乎可觀〔按〕成功下著
也字層遞而下有想像不盡之神。○尹氏曰天道之大
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新安陳氏曰〕此似以爲法
則之則朱子想以末三句
取之〔愚按〕當自
以上二句取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
巍然煥然而已〔何岠瞻曰〕朱子謂成功文章即是道之發
是末兩句安可輕抹。尹氏雖有所可名者
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之云然詞意未嘗不極鄭重
特所可名者四字反成贅詞與上節隔礙耳折以或屬則
朱子謂諸說程子爲尤盡觀明道固未嘗以其可見而小
之郎伊川云巍巍崇高。煥然至盛亦無非道揚盛美之容
不盡神味後來因注中并存尹氏所可名者云云遂覺
兩有字對上無字謂此則可名者殊失朱子內注本義矣
巍乎煥乎經文與上節同
是贊歎不盡之詞無容岐視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皐陶伯益〔或問〕舜之臣衆矣而獨稱五人何
也曰舜之天下所以治者以此五
人而已故孟子亦獨稱之他人不得與也○〔石山金氏曰〕
禹爲司空平水土稷名棄爲后稷教民稼穡民是以不饑
契爲司徒民是以有教化皐陶爲士師民是以不犯伯益
爲虞官掌山澤是以鳥獸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
而惡物不爲民害○〔按〕五人不自舜有而舜有之天下亦
不自舜治而舜治之記者大書特書便隱然爲際字立案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輔氏曰〕荀子云治亂謂之亂
猶治汨謂之汨則亂之訓治
次矣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
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新安陳氏曰〕此馬融說文德
之母文王妃太姒也蔡曰亦
右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武王后太公女九人
治外邑姜治內〔南軒張氏曰〕邑姜亦婦人之有聖德者或曰亂本作乿古治
字也〔吳因之曰〕記者因下九人而已先列亂臣十人一句
在前又因下唐虞之際二句先列舜有臣五人一句
在前此二節是記事體至第三節方論議之○〔按〕上書舜
有此言子有兩有字相爲關照下文難與盛俱從此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
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吳氏程曰〕上係
武王以孔子之
言上接武王也記者謹之稱族
所以尊君也凡對君問皆然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
也才者德之用也〔西山眞氏曰〕聖賢言才有與德合言者
才子才難是也有與德分言者有才而

驕吝小有才而未聞大道是也才子以齊聖廣淵忠肅恭
懿之德言與此才難即德也然不曰德而曰才者德專以
本體言才兼以著於用者言才子才難之才體用兼全者
也若與德分言則所謂才者專指智能技藝耳才本於德
雖才未備不害爲君子才不本之
於德雖其才可喜不免爲小人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
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語類〕
問集註此句恐將舜有臣五人一句間了曰寧將上一句
存在這裏若從元注說則是亂臣十人却多於前於今爲
盛却是舜臣五人不得如後來之盛〔按〕古注謂堯舜交會
之間比於周周最盛是反以周爲盛於唐虞也故朱子云
然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
也。〔慶源輔氏曰〕詳味夫子之言便使人有敬重愛惜人才
之意○〔新安陳氏曰〕此言人才難得自古而然堯舜以
聖聖繼作而後禹皐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文武亦以聖聖
繼作而後周召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此天地間貞元會合

之運亘古而僅兩見者也五人反以爲盛者卽晉三卿爲
主可謂衆矣之意見唐虞人才之尤者五人豈五人之外
無人乎○蒙引才難一條夫子本爲周言而援及唐虞耳
看一斯字語意便自了然當時門人聽言者亦甚爲識便
取以舜之五人爲過於周之十人故以五人列十人之上
以起夫子之言而不以爲嫌蓋人才不以多寡爲盛衰顧
其人物地位何如耳○輯語古語才難是泛言如末世無
人物衰朝無遇合此通行議論聖人所歎却從舜武多才
際會極盛時尙且不易得如此難字意又進一層○條辨
夫子劈頭便歎才難不其然乎正以貞元會合不常有之
盛惟唐虞乃過於斯降自夏商皆不能及則就虞周一代
論人才何其盛合千古上下論人才何其難聖人眼孔大
所以如此說至有婦人焉二句又是
於盛中亦見其難乃更轉步以足之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

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尙屬紂耳。問辨錄文王爲
西伯專征伐天
下有不服者文王必爲征伐之是爲率畔國以事紂三分
天下有其二是言人心皆歸文王以天下大勢言之已有
三分之二云爾非眞盡地而分也紂尙爲天子荆梁雍豫
徐揚固紂之土宇版章也豈遂皆不屬紂乎文王聖德靑
兗冀之人固亦有人心也豈遂無一人歸文王者乎要之
天下皆紂之天下而人心則大半歸文王也故曰三分天
下有其二○按此論極允集
註亦大槪言之不必過泥

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

精義伊川
曰韓退之
作羑里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事出此
文至德處也○范氏曰孔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
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
小心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語類三分天下有其二
天命人心歸之自可見其德之盛了然如此而猶不取乃
見其至處○或問文王服事商則善矣然以諸侯而有天
下之大半得爲順乎曰胡氏嘗言之矣胡氏曰孔子稱武
王周公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蓋文王受命作周大統
未集武王嗣爲西伯又十一年而紂惡不悛於是武王順
天應人繼志述事一戎衣天下大定此文武之實也而
論者乃謂文王無意於伐紂獨武王行之此考之不詳也
夫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旣有其二以郁倍之力可取而不
取猶北面臣節此周之德所以爲至德也言周則文武兼
舉矣誠使仲尼有取文取武之意曷不曰文王之德以自
之乎誠使文王無廣周於天下之心曷不事守分地而取
其三分之二乎聖人之動莫非天理當文王時商曆未終
文王安得而取之及武王時商罪貫盈武王安得而不取
向若文王享堯舜之壽則夫三分之一亦不待周師而服
矣○語類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一段據本意只是說文王
或問中載胡氏說又兼武王而言如何曰也不消如此說
某也謾載放那裏這箇難說而今都回護箇聖人說得武
好也不得如東坡罵武王非聖人又也無禮只是孔子便
說來平如武未盡善此等處未消理會且存放那裏○厚
齋馮氏曰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以對殷而言也○按

此語最明截胡氏謂兼文武言之畢竟曲說○文集來書
謂聖人未嘗以得天下爲心是矣但謂可取則取未可以
取則不取莫非順乎天理如此則是有時而爲也語似有
病嘗謂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玆
其所以爲至德也若謂三分有二紂尙有其一未忍輕去
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
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其不得已焉
耳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於商亦豈
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
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
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說與來書
云云固不多爭但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
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耳○按此可
見文武自各行其道不必爲武王回護

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

語類
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爲而不爲者也○按武王之言
正誓師之言也因武王思及文王因伐商思及事商因歎

才難思及至德嶺斷雲連此中自是深情無限然有意率合非韓則戈只體不經文見得武王十人之功表與五臣奧烈而文玉絡宮臣飾尤自獨高千古大指自隱隱流露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

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閒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

閒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新安陳氏曰書云奉先思孝此云致孝必廟焉而人鬼享之鬼神〕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爲之〔語類韋熟皮也有虞氏以韠夏后氏以山殷火周龍章祭服謂之黻朝服謂之韠左氏云帶裳韠舄〕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問溝洫之制見於周禮遂人匠人之職詳矣蓋禹既平水患又治田間之水道使無水旱之災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周禮匠人職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洫深廣皆八尺溝半之夏制當不異也既用以定經界又旱則瀦水潦則泄水也○困勉錄書言濬畎澮在艱食鮮食之前是治水時事此言盡力溝洫是治水後事蓋溝洫是隨時當經營底若認作一時事則是作司空事不是爲天子事矣又須知盡力二字內有許多斟酌在〕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精義范氏曰禹之德惟儉與勤勤而有所用其力儉而有所用其美此所以無間然○語類問五峯云禹以鯀遭殛死而不忍享天下之奉此說如何曰聖人自是薄於奉己而重於宗廟朝廷之事若是恁地說則較狹了○或問小註首一句自應從籠統中說來中三句於偶舉數事中見出大禹全身分量末句實從三句推勘而出無間直看到聖德至精至密處故曰各適其宜而字正是間字豐儉適宜在夫子眼中非在禹意中也○宋註發明無間處全在三箇而字上看出不須兩兩相形方得而字神理○徐思曠曰無間處是盡頭不是兩頭中三句不是無間之大處乃是無間之盡處這俱在事迹上論愚按只在事迹盡處端詳而原頭處大處已具矣○四書通舜稱禹克儉於此見之授禹以執中亦於此見其能行之集註以爲或豐或儉各適其宜則各適其中也若能儉而不能豐則墨氏之儉非中矣○淺說盡力溝洫亦謂之豐者多費已力而不吝以厚於養民是即所以爲豐也心釋語禹與堯舜之聖同堯舜較大禹較精嚴其分際正在此耳無間只是事事恰好註所謂各適其宜正見其心法之密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之至者不能纖微都到也愚按中六事須見得兩不相當恰恰相爲脗合如拆開看飲食不豐足矣而必從其菲衣服不華足矣而必從其惡宮室不崇足矣而必爲其卑若以天子之崇高富貴而過自貶損者然至於孝鬼神美黻冕而必蘄於致力溝洫而必蘄於盡若宗廟朝廷之禮百姓衣食之源必竭盡心力而不敢有一毫自愛者然蓋聖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豐儉本不從自身起見故合攏看來但覺其隨事制宜因心作則渾然天成無罅隙之可議而非作意彌縫之所得幾其萬一也兩言吾無間然夫子之神往至矣〕○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按楊氏揭出有天下而不與尤爲直透心源〕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八終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九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精義】伊川曰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為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制利斯可矣罕言仁者以其道大故也論語一部言仁豈少哉蓋仁者大事門人一一記錄盡平生所言如此亦不為多也又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楊氏曰】知義而後可與言利知性而後可與言命盡心然後可與言仁中人以

上乃可以與此故罕言又曰孔子告諸弟子只是言仁之方蓋援之使從此求以至於仁若仁之本體則未嘗言也○【或問】利者義之和也惟合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矣命者天之令也然人當脩己以俟之然後可以立命若多言命則人事不脩而反害於命矣仁者性之德也然必忠信篤敬克己復禮然後能至若多言仁則學者憑虛躐等而反害於仁矣三者皆理之正聖人所不能不言而其憂深慮遠則又不可以多言也故罕言而已○【語類】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矣罕言命者凡吉凶禍福皆是命若盡言命恐人皆委之於命而人事廢矣所以罕言罕言仁者恐人輕易看了不知切己上做工夫然聖人若不言則人又理會不得○這利字是箇監界鏖糟底物事若說全不要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就害若才說着利少間便使人生計較又不成模樣所以孔子於易只說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只說到這裏住又曰只認義和處便是利不去利上求利了孟子只說箇仁義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只說到義字時早是掉了那利字不說了緣他是箇裏外牽連底物事才牽着這一邊便動那一邊所以這字難說命字也是箇監界物事孔子亦非不說如云不知命之類只是都不說着便又使人都不知箇限量若只說着時便又使人百事都放倒了不去做只管說仁之弊於近世胡氏父子見之踢着脚指頭便是仁少問都使人不去窮其理是如何只是口裏說箇仁字便有此等病出來○問竊謂夫子罕言者乃放於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安處曰利用出入之利亦不可去尋討尋討着便是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以和義只去利物不言自利又曰只元亨利貞之利亦不可計較計較着即害義為義之人只知有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按】范氏云小人所謂利則君子所不言故語類不之及○利者義之和義之和處便利老蘇嘗以為義剛而不和推有利在其中故和此不成議論蓋義之和即是利知不是因義之不和而遂用些小利以和之○命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予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

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又曰命只是窮通之命【愚】按集註命以理言語類兼理與氣言至云只是窮通之命及吉凶禍福皆是命則又專主氣數條辨謂理可統數既有此天命之理則其稟之氣者雖有窮通得喪之不齊而盡性立命之學未嘗不在於己故不言命則人不知限制常言命則人又至於廢人事聖人所以罕言之此最道得融洽看來此處命字自合以氣言而窮通得喪之數要亦是天命之初與生俱賦則未嘗不根之於理故集註統以命之理微蓋謂即着氣數說其理亦精微非專以此命指天命之理言也故語類以尹氏窮理盡性至命之說為誤○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惟使人躐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蓋舉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事了○問論語何以說仁亦多曰聖人也不容易說與人只說與幾箇向上底又曰仁學者所求非不說但不常常把來口裏說○【雙峯饒氏曰】夫子有常言者詩書執禮是也有不言者怪力亂神是也有罕言者利命仁是也無非教人者故門人皆謹記之○【按】三件字面頗似不倫故着兩與字聯屬之只合作助語辭看若從此求合一之說則鑿矣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

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雙峯饒氏曰〕黨人見聖人無所不知不能遂以此爲聖人之大不知聖人所以大在於道全德備耳○〔按〕發口道大哉二字意在美其博學無疑至無所成名自是惜之但無所成名正因博學之故則惜之之意即在美之之中一美一惜總涵大字內故下節註以一譽字括之要之黨人說大說博說無所成名總是影響而語氣却極力張皇此聖人所以聞言而不覺抑乎自下也學只在智能技藝上看方與下節對鈌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

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

也。〔或問小註〕這章書聞人譽已而承之以謙自是大指有作微文刺譏作示訓門弟子總不是○〔徐思曠曰〕黨人自譽孔子原未嘗欲孔子執原未嘗欲孔子成名存疑云聖人把博學都放下只認無所成名一邊而欲執一藝以成名是承之以謙也最合總之黨人所見原非知聖人惟其不知而聖人猶謙益見得聖不自聖一語鶻突便涉機鋒○〔汪武曹曰〕黨人之稱夫子博學因是稱其大無成名亦是稱其大故謂夫子不敢居博而自居於執是承之以謙也謂夫子不敢當無所成名之爲大而欲以執藝成名是亦承之以謙也○〔厚齋馮氏曰〕射御成名王良造父是也大凡專於一善精於一藝者乃能成名如稷之穡羿之射秋之奕皆是也學之博雖各極其精不可得以一事名矣無所成名乃夫子之所以爲大而黨人不悟也堯之民無能名此堯之所以爲大與〔按〕無所成名與民無能名語意自別○〔困勉錄〕註中聞人譽已承之以謙此是正意若學原不貴博此是旁意道無不在故可博亦可說不可以一善名亦不必不以一善名此又是旁人就黨人夫子之言看出而黨人夫子並未嘗有此意不得將此等議論夾入正意又曰此處之謙與他處微不同蓋博學無名本極粗淺與太宰章之多能一例但聖人謙讓之衷不但聖仁天縱有不敢居即博學多能亦不敢遽當故後章則託之少賤此章則欲自商所執若不能爲博僅能爲執者然乃謙而又謙之辭泛言謙抑與他處無別矣○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

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

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

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爲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文集〕達巷黨人本不知孔子但歎美其博學而惜其無所成名謂不以一善得名也此言至爲淺近然自察邇言者觀之則於此便見聖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名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其所以然者聖人有所不知故孔子不欲以黨人所稱者自居

而曰必欲使我有所執而成名則吾將執御矣○問集註謂然則吾當執御矣則以爲夫子眞執御至於末後載尹氏之說曰吾將執御矣則以爲夫子之設辭某竊以後說於上下文意爲順答曰黨人之稱孔子如此不知孔子當以執賤事告人而辭其無所成名之大耶當故爲自屈之辭以顯其所稱之失耶二者氣象之大小必有能辨之者〔按〕此則內註且說當爲將而凡以此爲謝黨人之辭者其謬顯然矣○〔條辨〕黨人只成黨人見解聖人聞之又自成聖人見解以聖人全身論學博而無可名則無名台是聖入神化處以黨人見解論則藝博不能成名只是悅惜聖人處蓋黨人只影響只得聖人之大聖人之博聖人之無所成名本是靚面千里聖心却自謙虛之極聞說大如何敢當大聞說博如何敢當陳聞說無所成名便皇然自愧不能成名聞人譽已承之以謙正自有謙之至理在不然射御何事而聖人欲執之以成名乎○〔愚按〕聖人學道迫故所見無通言取理精故所攻無小物承之以謙自是旁人見得如此聖人初不自知其爲謙也解此則凡一切支離悠謬之談不敢自破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此儉字特釋指工程而言與與其奢也寧儉儉字微別時解多混用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胡氏曰〕麻績麻爲布冕冠上被也謂之緇布冠者染布爲赤黑色也冠者首服之總名冕者冠中之別號禮朝服十五升冠倍之鄭注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雙峯饒氏曰〕前漢書食貨志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程子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如此則二尺二寸只是一尺二寸爾却用二千四百縷爲經是一寸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難成可知○〔集解〕上節雖小於下節然禮以義起道理却大縷布爲絲雖是制度文爲之細亦非隨俗俯仰苟然而已儉字一極義可從則從便自隱然有斷不可從者在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邢疏〕按燕禮君燕卿大夫禮也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注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氏右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皆是臣之與君行禮下拜然後升成禮也泰驕慢也〔雙峯饒氏曰〕先已拜於堂下而君辭之則是不曾成其拜故升堂再拜以成之孔子恐君弱臣強徑自拜於堂上故孔子云然人以爲諂想是此類○〔按〕君臣之分森嚴尺寸不可踰越以拜下之禮而敢於拜上無君甚矣直誅其心曰泰也義挾秋霜字嚴斧鉞豈復較量從違其曰雖違衆者非重於違衆而故爲抑揚之辭乃正見從下之斷然無所回惑耳○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矣〔精義〕范氏曰衆人之所爲君子酌焉或從之或違之惟其是而已矣非以衆爲公義而舉從之非也以衆爲流俗而舉違之亦非也聖人之道若權衡輕重不可以銖兩欺故純儉雖不及禮而可從拜上則虧君臣之義舉世行之亦不可從也〔尹〕氏曰聖人處世可見於此蓋非有意於從違合乎義而已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文集〕張敬夫云絕而不復萌曰此顏子不貳過之事非所以語孔子蓋此絕字猶曰無耳然必言絕而不言無者見其無之甚也○〔語類〕絕四是徹上徹下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精義〕伊川曰任意之與私己必行之與固執各殊也又曰意與我相近固與必相近須要分別出不同處〔呂氏〕曰意則無義必則無命固則無時我則無天〔錫氏〕曰毋意者無私意而已若誠意則不可無也毋必則惟義所在毋固則與時偕行毋我則道通爲一○〔或問〕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也無必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疑滯也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語類〕凡事順理則意自正毋意者主理而言不順理則只是自家私意又曰才有些安排布置底心縱使發而偶然當理也只是私意○必在事先固在事後如做一件不是了只管固執道我做得是○意是要如此聖人只看理當爲便爲不當爲便不爲不曾道我要做我不要做只容一箇我便是意了問必固之私輕意我之私重否曰意必固我只一套去意是初創如此有私意便到那必處必便到固滯不通處固便到有我之私處意是我之發端我是意之成就○意是爲惡先鋒我是爲惡成就○意是發意要如此必是先事而期必固是事過而執滯到我但知有我不知有人必之時淺固之時長譬如士人赴試須要必得到揭榜後便已必不得

了但得則喜喜不能得化不得則慍慍亦不能得化況此知固府久也意是始我是終必固在中間亦是一節重似一節又云言必信行必果言自合着信行自合着果何待安排才有心去必他便是不活便不能入矣又云意是絲毫我是成一山嶽也○須知四者之相生凡人做事必先起意不問理之是非必期欲事成而已事已成是非得失已定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大少間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我生意我又生必必又生固固又歸宿於我循環不已○固者生於我而終於我人惟有我故任私意既任私意百病俱生做事未至而有期必之心事既已過則有固滯之患凡若此者又只是成就一箇我耳○無意必固我而凝然中立者中也○或問小註此章聖人天理之純○〔新安陳氏曰〕集註四者相爲終始以下乃以常人之私欲細分之以此四者相爲終始又平分之作兩截判以事前事後又翻轉說終而復始有三節意皆說常人之累於私如此非謂夫子之心無私亦有此三件節數也聖人之心惟純乎大公而渾然一無私耳細察之則皆無常人此四者之累也愚按語類諸條亦只就常人私欲究極言之做不得聖人分上襯簟○〔黃氏曰〕即事而言其別有四以心而論其本則一天理流行廓然大公物各付物泊然順應此心如鑑空水止而一毫之係累無所容焉此其所以自始至終絕無四者之累也○〔輯語〕聖人難形容記者尋出反托之法如畫雪者染空地畫月者渲旁天皆是無中生有不但聖人不知有四件并不曾有絕四件事也四件是極粗名目如何形容得聖人形容全在無字無字中精粗等次亦多必推到極盡處方是孔子之無

○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語類〕問橫渠說畧有可疑曰人之爲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若謂絕私意則四者俱無則曰子絕一便得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也○〔精義〕伊川曰至公無私大同無我雖渺然一身在天地之間而與天地無以異也夫何礙焉佛氏厭苦根塵則是自利而已矣張子曰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新安陳氏曰〕天地大公而已四者才有一則累於私小無復大公氣象亦何由與天地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新安陳氏曰〕恐人誤以畏爲怵迫懼死故本孟子有戒心訓之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邢疏〕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尅爲僕以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顏尅時與虎俱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貌又似虎拘焉五日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云云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新安陳氏曰〕道者禮樂制度之本禮樂制度者道之寓道無形體顯設爲文然後可見耳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語類〕文不在茲乎言在茲便是天未喪斯文○〔說統〕道之顯者謂之文無斯文天地不成箇天地世界不成箇世界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夫子接文王之統文不在茲乎是何等關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並去聲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精義〕明道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聖人極斷制以理又曰文不在茲乎文未嘗

云倡道在孔子聖人以爲已任也又曰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呂氏曰道有興有廢文有得有喪道出於天非聖人不興無聖人則廢而已故聖人以道之興廢任諸命以文之得喪任諸己○朱子申之曰道是有廢興却喪不得文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語類問文即是道否曰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乃先王之禮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蓋古之聖人既竭心思焉將行之萬世而無獘者也故常恐其喪失而不可考○後死者是對上文文王言之如曰未亡人之類此孔子自謂也與天生德於予之意思一般斯文既在孔子孔子便做着天在孔子此語亦是被匡人圍得緊後方說出來又問孔子萬一不能免匡人之難時如何曰孔子自說得了○問夫子平日往往多謙抑看來不曾如此說先生笑云此却是眞箇事急了不覺說將出來○南軒張氏曰文也者所以述是道而有傳也文王既沒聖人以斯文爲已任已之任與云斯文之喪與未喪係焉是二者豈人之能爲哉天也不曰喪已而曰喪斯文蓋已之身

即斯文之所在也○雙峯饒氏曰天生聖人以任斯道達則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窮則繼往聖開來學天意如此人安能違天而害之○有夫子之德有夫子之道而後可以如夫子之自任否則妄也○四書通文不在茲之文即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夫子接文王之統皆天也紂能囚文王不能違天而害文王匡人能圍夫子不能違天而害夫子○攷證史記曰弟子懼孔子云云蓋夫子之心與天爲一不待自決於言爲此言者以釋門人之懼也按家語子路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此亦可以識天意矣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大音泰與平聲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杜氏曰大宰疑即吳語吳與魯會繒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辭則此當是吳太宰而亦當在此年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爲聖也係辨夫子二字畧頓聖者與何其多能也當作一氣讀玩者與何其語氣驚歎其聖只是驚歎其多能耶分明將聖字納入多能卽多能便是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語類問言不爲限量何如曰天放縱聖人做得恁地不去限量他問如此愚不肖是天限量之乎曰看氣象亦似天限量他一般如這道理聖人知得盡得愚不肖要增進一分不得硬拘定在這裏○輯語看天縱二字則聖處已自不同孟子所謂集大成生民未有可見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語類將聖殆也殆庶幾也如而今說將次將字訓大處多詩中亦孔之將之類多訓大詩中多叶韻所以要如此等字使若論語中只是平說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輯語太宰看得多能太高便道即此是聖子貢將聖字另提起說按子貢非但將聖字提

起且特下天縱二字不止如前人所云天亶天錫而已是何等鄭重○語類問夫子多材多藝何故能爾曰聖人本領大故雖是材藝他做得自別只如禮聖人動容周旋俯仰升降自是與他人不同如射亦然天生聖人氣稟清明事事做得出來自別○蒙引太宰所謂聖指才言亦只是以多能言才正指釣弋獵較之類其說最淺卽夫子鄙事之言觀之可見子貢所謂聖兼才德言之存於心者爲德見諸用者爲才凡建功立業設施措置皆是故曰聖無不通多能又才中末事耳○稽言固字又字是分畫不是合彼太宰以多能爲聖重在多能子貢謂聖又多能重在聖聖人本領大那一件事做不出來聖無不通多能自在聖中但聖不止是多能故云乃其餘事耳明將聖與多能判而爲二見不可以多能爲聖也註言又以兼之者本可兼末末不可當本按此正曉示太宰處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

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語類〕太宰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這便是聖人待人恁地溫厚〔愚按〕子聞之是兼聞子貢之言却將子貢之言且置而曰太宰知我乎正戠然不敢當聖只隱隱自認多能追思少賤而以鄙事自居是何等曲折若如時解直喝太宰知我多能之故乎語言欲少味矣○聖人自是多能今若只去學多能則只是一箇雜骨藝底人所以說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先生問太宰之言是以多能為聖也子貢之言是以多能為聖人餘事也夫子之言是以聖為不在於多能也諸君且道誰說得聖人地位着諸生多主夫子之言先生曰太宰以多能為聖固是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為盡蓋聖主於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不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又曰子貢說得聖人本分底

聖人所說乃謙辭〔按〕此節語似為太宰言意却是為子貢天縱言集註非以聖而無不通也正隱覷此旨○〔集解〕不多對鄙事看在本末精粗辨取非繁簡博約之謂○〔紹聞編〕集註多能非所以率人率猶孟子彀率之率與律同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精義〕張子曰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語類〕問不試故藝曰想見聖人事事會但不見用所以人只見他小小技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小技量之可見矣○問此亦是聖人賢於堯舜處否曰也不須如此說聖人賢於堯舜處却在於收拾累代聖人之典章禮樂制度義理以垂於世不在此等小小處此等處非所以論聖人之優劣也○〔新安陳氏曰〕多能亦聖德無不通之驗次宰認多能為聖知其末不知其本也子貢謂聖而又多能知其由本而該末也孔子自言與琴牢所聞皆謙辭耳

○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口〕

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語類〕這空空是指鄙夫言聖人不以其無所有而畧之故下句更用我字喚起叩發動也〔趙氏曰〕叩乃叩擊有發動之意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慶源輔氏曰〕始終以事言本末以物言上下以道器言精粗以事理言必如是而後該括得盡夫子告人必發動其兩端而盡告之○〔語類〕兩端就一事而言說這淺近道理那箇深遠道理也便在這裏又曰兩端以兩頭言之凡言語必

有兩端○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謙辭言我無所知空空鄙夫來問我又盡情說與他凡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如達巷黨人稱譽聖人博學而無所成名聖人乃曰吾執御矣皆是因人稱譽已聖人方承之以謙此處想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誨人不倦有這般意思聖人方道是我無知識亦不是不誨人不倦但鄙夫來問我則盡情向他說若不如此聖人何故自恁地謙自今觀之人無故說謙話便似要人知模樣〔愚按〕集註孔子謙言己無知識首二句自是謙辭但其告人以下便說向誨人去想是當時有因夫子誨人不倦遂謂其無所不知者故云我豈有知但人之來問雖至愚不敢不盡亦只是因其所問之事理而盡告之非關我之有知也竊謂註義如此經文自是前後一串語類說人稱道處却以無所不知誨人不倦對舉下亦分兩須解釋則前後說成兩概與集註本義不合似不可從○〔精義〕張子曰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紹聞編〕張子之言未必聖人本意大抵聖人之心至虛至明萬理咸備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此豈人之所易窺

測惟其見於答問之問者無問賢愚各隨其分量所及有
問者無不盡誠以告之所謂兩端者就其問之所及事理
所當然必爲之傾盡人見聖人如此因言聖人無所不知
聖人言我不是無所不知但於教人之際則如此耳本只
是謙辭未嘗有張子之意張子自見得聖人是如此耳○
兩端只是就所問事上之兩端道理無事不有兩端舉此
遺彼便是道理未盡知得不盡做得不盡這事上便有遺
憾便有差錯說得不盡便非告人之道便是爲人謀不忠
叩兩端而竭焉只是這事上道理合當如此處無不盡也
其領畧之如何則在人非謂瀆之以其所未至也愚按其
兩端其字須坐得實○語類問竭兩端與執兩端如何曰
兩端也只一般猶言頭尾也執兩端方識得一箇中竭兩
端言徹頭徹尾都盡遞朱彼是採之博而有兩端此是告
之詳而有兩端名同而實異蓋彼兩端是包衆善而言此
兩端舉所告之詳悉而言也○四書通大舜是取人之言
執其兩端而用其一夫子是教人之言竭其兩端而未嘗
遺其一○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

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
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
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
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
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
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輔氏曰程子論佛氏之學如管
中窺天只見上去不見四旁是
語上而遺下也○又曰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者是
語理而遺物也○紹聞編叩兩端而竭本意只是道理該
當處盡所有以告之尹氏發明又是孟子言近指
遠程子徹上徹下之意蓋凡聖人之言類如此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夫音扶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
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精義〕范氏曰天下有道
聖人在上則鳳鳥至河
圖出夫子憫天下生民不得其所傷已不逢太平之時故
日吾已矣言終不得見也○語類聖人尋常多有謙詞有
時亦自諱不得○論語測何謂鳳鳥河圖也伏羲大舜文
王之瑞而文明之兆也舜文之興也鳳鳥至焉羽具五色
聲中六律而禮樂作伏羲之興也河馬負圖出焉數具奇
偶道昭陰陽而易道明故曰文明之兆也何以歎吾已也
鳳不至圖不出則明王不興聖人之道終於不明不行也
○久矣天之無意於斯文也龜圖鳳苞天地之文也天地
之文有時而不得秘聖人則之所以
爲治也秘而不示聖人亦遂已矣○張子曰鳳至圖出
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新安陳氏曰吾道文明必有其應鳳至圖出文明符瑞之
應也夫子有其德無其時鳳不至圖不出天未欲聖道之

行可知矣夫子所以深歎也麟出似矣而踣
焉春秋所以作也斯歎也其在獲麟之前乎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音咨衰七
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
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沈虹野日
見之我坐
而見彼之行過也過之彼坐而我行過見之也或曰少當
作坐夫既謂之作則坐何待言自是雖少必作於理爲正
過之下不言雖
少者省文也 ○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
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語類問作與趨者敬
之貌也何爲施之齊
衰與瞽者曰作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
冕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瞽者則哀矜

之心動於中而自加敬也○問作與趨如何見得聖人哀矜之心曰只見之過之而變容動色便是哀矜之心豈眞涕泣而後謂之哀矜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寂感自然內外如一方其未感也如止水如明鑑一有所感則隨感而應敬愛之心感於內而作趨之容見於外皆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也○蒙引自然而然在兩必字上見

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雙峯饒氏曰范氏說外而作與趨皆由其裏面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而然尹氏又說他人裏面雖有此未必便見於外聖人裏面如此外面也如此二說互相發明蓋裏面不如此而外面如此者僞也裏面如此而外面不如此者誠未至也聖人至誠所以表裏皆如此○義府謝顯道常令朱子發聽說論語首舉此章及師晃見章曰聖人之道無微纇無內外由灑棈應對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喟苦位反 鑽祖官反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精義明道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則是深知道之無窮也伊川曰仰之彌高見其高而未能至也鑽之彌堅測其堅而未能達也此顏子知聖人之學而盡形容者也張子曰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或問首四言正是顏子得見聖人之道眞實高妙而苦未端的處○語類顏子喟然歎處是顏子見得未的只見一箇大物事沒奈他何○顏子仰鑽瞻忽不是別有箇物事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太過了若放慢做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都是這道理○問高堅前後可形容否曰只是說難學要學人之道都摸索不着要如此學不得要如彼學又不得方取他前又見在後這處皆是譬喻如此其初恁地難到循循善誘方畧有箇近傍處○所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這只是箇中庸不可能盡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所以不可及自家才着意要做去不知不覺又蹉過了且如恭而安這是聖人不可及處到得自家才着意去學時便恭而不安了此其所以不可能只是難得到恰好處不着意又失了才着意又過了所以難○顏子爲是先見得這箇物事了自高堅前後做得那卓爾處一節親切如一節如今學者亦不曾識那高堅前後底是甚物事更怎望他卓爾底○辨語首節歎聖道之高妙次節言聖教之有序末節自言其功候所至看次節註云夫子道雖高妙則首節之但贊聖道可知原重在高堅前後不重仰鑽瞻忽上程朱之言具在從無以首節爲顏子追悔從前迷境之說看註中無窮盡無方體都只指聖道未嘗言顏子用力之誤也○愚拔首節固重在說夫子之道然畢竟是有顏子之鑽仰方越顯得聖道之高堅不是顏子爾時眞誤用工夫只緣他資稟高見地自別急切要學聖道之大苦難下手故不能不有待於夫子之循循善誘耳向來作顏子用功之誤者固鑿即謂但贊聖道無關顏子求道者亦疎○或問小註顏子喟然

數句須從學既有得中講出喟歎來○愚拔喟然之歎固發於欲從末由之後而仰鑽瞻忽之境却自在循循善誘之前細讀集註及語類或問自見或以首節贊聖道之大統前後而言非是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語類循循然善誘人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文中亦自有次序約禮中亦自有次序有箇先後淺深○條辨博文了又約禮約禮了又博文由淺入深由疎及密剝一重又有一重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

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

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語類學者說顏子喟然歎一章曰公只消理會顏子因何見得到這裏是見箇甚麼物事衆無應者先生遂曰

要緊只在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三句上須看夫子循循然善誘底意思是如何聖人敎人要緊只在格物致知克己復禮這箇窮理是開天聰明是甚次第○夫子敎顏子只是博文約禮兩事自堯舜以來便自如此說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約禮○聖門敎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博文工夫固多約禮只是這些子如此是天理如此是人欲不入人欲則入天理禮者天理之節文聖人於節文處描畫出這樣子令人依本子去學譬如小兒學書其始如何便寫得好須是一筆一畫都依他底久久自然好去又云天理人欲只要認得分明便喫一蓋茶時亦要知其孰爲天理孰爲人欲○問博文是求之於外約禮是求之於內否曰何者爲外博文也是內裏做出來我本來有此道理只是要去求知須是致物須是格雖是說博然求來求去終歸一理乃所以約禮也〔按〕此條易混入孟子博學詳說章義須合下數係理會○問聖人敎人先博文而後約禮橫渠先以禮敎人何也曰學禮中也有博文如講明制度文爲這都是文

力行處方是約禮也○〔文集〕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畧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敎循循有序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竊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問夫子敎人不出博文約禮二事在門人眞不知有此學惟顏子獨於博約之間有所進有所得故高者有可攀之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者有可從而審其的之理非若其他僅可以彷彿而已曰此說得之○博文約禮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各盡其力則久之見得功效却能交相爲助打成一片若合下便要兩相倚靠兩相推託則彼此擔閣都不成次第矣然所謂博非泛然廣覽襍記掇拾異聞以讀多取勝之謂此又不可不知○〔覺軒蔡氏〕曰文非特文章文華之文凡剛柔之往來上下之交錯徵而天理之節文著而法度之煥然者皆是也極其博則貫通融會而天下之理同然於吾心而無所蔽體非特儀禮典禮之禮凡天理之本然人心之固有截然而有定則

者皆是也極其約則操持固執而天下之理渾然於吾身而無所蔽又曰不說窮理不說格物只說博文蓋文字上該乎理而此之理則尤顯下該乎物而此之物則尤精不說理只說禮便是與復禮之禮同此禮字便有檢束有規矩準繩若只說理便泛了更味兩箇我字尤見以身體之切實用功處○〔雙峯饒氏〕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是我自去博約以學言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夫子博我約我以敎言也○〔厚齋馮氏〕曰博文約禮夫子敎人之法皆然惟子淵求道之力認道之眞有以見夫子之爲我設爾○〔居業錄〕博文是讀書窮理事不如此無以明諸心約禮是操持力行事不如此無以有諸己○〔輯語〕次節只說夫子之敎下節才是顏子學之所至然却是立在下節也界追感到此節故夫子之敎都在自己學之得力處體出○首句人字不得混下我字首句是說聖人敎人大槩下兩句才是顏子自家體貼得如此○精言博文約禮雖是聖門公同敎法然於顏子身上畢竟有不同處如爲邦則夏時殷輅周冕韶舞一槩講求爲仁則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使之從事全體大用一絡索交休與他博我約我顏子實見得聖敎親切處不是夫子泛泛立箇規條顏子專認爲我設也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道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語類〕問顏子當仰鑽瞻忽時果何所見曰顏子初見聖人之道廣大如此欲向前求之轉覺無下手處退而求之則見聖人所以循循然善誘之者不過博文約禮於是就此處竭力求之而所見始親切的當如有所立卓爾在前而歎其峻絕着力不得也又問顏子合下何不便做博文約禮工夫曰顏子氣禀高明合下見得聖人道大如此未肯便向下學中求及其用力之久而後知其眞不外此故只於此處着力○欲罷不能如人行步左脚起了不由得右脚不起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若是到那窮神知化則須是德之盛也方能顏子其初見得聖人之道尚未甚定所以說彌高彌堅在前在後及博

文約禮工夫既到則見得如有所立卓爾但到此却用力不得了只待他熟後自到那田地○欲罷不能便只是就這博文約禮中做工夫合下做時便是下這十分工夫去做到得這數時便是欲罷不能之效衆人與此異者只是爭箇欲罷而欲罷不能做來做去不知不覺地又住了顏子則雖欲罷而有所不能不是勉强如此○欲罷不能是住不得處惟欲罷不能故竭吾才不惟見得顏子善學聖人亦見聖人曲盡誘掖之道使他歡喜不知不覺到氣力盡處如人飲酒飲得一杯好只管飲去不覺醉郎當了○問卓爾只是說夫子之道高明如此或是似有一物卓然可見之意否曰亦須有箇模樣問此是聖人不思不勉從容自中之地顏子鑽仰瞻忽既竭其才歎不能到曰顏子鑽仰瞻忽初是捉摸不着夫子不就此啟發只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令有用功處顏子做這工夫漸見得分曉至於欲罷不能已是住不得及夫既竭吾才如此精專方見得夫子動容周旋無不中處皆是天理之流行卓然如此分曉到這裏只有箇生熟了顏子些小未能渾化如夫子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曰只是脚步未到蓋不能得似聖人從容中道也○問顏子後來用力見得如立卓爾何故又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曰到此亦無所用力只是博文約禮積久自然見得○大率看文字且須看實處住如喟然歎一章且看到那欲罷不能處如後面只自家工夫到那田地自見得都不必如此去贊詠想像籠罩○〔蒙引〕所見益親不是認得而已也就是行得只是不能如夫子之純熟而神妙○〔馮少墟曰〕人皆有為聖人之才只是不肯竭竭之便幾於聖人顏子得力處在一竭字世儒受病處在一罷字○〔精言〕欲罷不能是做工夫既竭吾才是工夫做盡既字連下不屬上

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

〔文集〕卓爾即是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卓然爾如巍巍高底今從頭徹底皆分明卓然盡在目中無有遺遁節會堅底今皆融洽自成條理卓然森列於中不容紊亂前後提摸兩不定者今則前者灼見其卓然在前不可移於後後者灼見其卓然在後不可移於前不是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者也又曰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於此以酬酢萬變處即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却是親切不似向來無捉摸處也○〔語類〕問吳氏謂卓爾在乎日用行事之間如何見得曰是他見得恁地定見得聖人定體規模此處除是顏子方見得又曰這箇卓爾事事有在裏面亦如一以貫之相似○〔李安溪〕曰由其博文之所造則夫子之所以妙乎一原而盡萬物之理者若昭然於心目之間由其約禮之所得則夫子之所以立乎大本而應天下之變者若揭然於日用之際〔按〕此正與兩言一貫之義互相發○〔雙峯饒氏曰〕窈窈冥至道之精昏昏默默至道之極列子之言也此章學者易得求之高遠故引吳氏之說以明之

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

〔語類〕仰鑽瞻忽四句是一箇關如有所立卓爾處又是一箇關不是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便雖見得高堅前後亦無下手處惟其如此所以過得這一關欲罷不能非止是博文一節約禮一節是博文了又約禮約禮了又博文恁地做去所以欲罷不能至於如有所立去處見得大段親切了那末由也已一節却自着力不得着力得處顏子自着力了

博文約禮是着力得處也○問顏子平日深潛純粹觸處從容只於喟然之歎見得他煞苦切處揚子云顏苦孔之卓恐也是如此到這裏見得聖人直是峻極要進這一步不得便覺有懇切處曰顏子到這裏也不是大段着力只他自覺得要着力自無所容其力又曰茲苦也茲其所以為樂也○所立卓爾則已見得定但未到耳只是天理自然底不待安排所以着力不得時蓋為安排着便不自然便與他底不相似又曰所以着力不得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賢者若着力要不勉不思便是思勉了此所以說大假著力不得今日勉之明日勉之勉而至於不勉今日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於不思自生而至熟如寫字一般今日寫明日寫自生而至熟自然寫得○〔輯語〕卓爾下語勢自有一頓下二句方有神理蓋工夫到此又是一層境界程子所謂到此地位工夫尤難又在卓爾上轉出看註中所見益親下着而又字作轉語可見〔愚按〕語勢似轉而意理實非此疆爾界故或問小註曰末由即在卓爾裏看非有兩境

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

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illegible]

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潛室陳氏曰〕自大趨於化自思勉至不思不勉介乎二者之境漸未達者一間耳非人力所能為矣但當據其所已然從容涵養勿忘勿助至於日深月熟則亦將忽不期而自到而非今日之所預知也

〇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語類〕問顏子此說亦是立一箇準則與學者求道用力處故程子以為學者須學顏子有可依據孟子才大難學者也曰然

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或問〕歸功聖人句未安蓋此非有所歸功但敘其所學之本末而歎其未能遽至聖人之地耳

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文集〕高堅前後者顏子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者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者後來得力之效驗也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者正謂此博文約禮工夫不可間斷耳若能如此實用其力久之自然見得此箇道理無處不在不是塊然徒守一物硬定差排與作心性也〇語類問程子言到此大段著力不得胡氏又曰不怠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何也曰末由也已不是到此便休但工夫用得細不似初間用許多粗氣力如學問思辨行之類這處也只是循循地養將去顏子與聖人大抵爭些子只有些子不自在只恁地養熟了便忽然落在那窠窟裏明道謂賢毋謂我不用力我更用力人見明道是從容然明道却自有着力處但細膩了人見不得〔輯語〕末由正有進境〇〔或問〕小註欲從末由是化不可幾未達一間處此正學之所至孔顏兩下分合處

〇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胡氏曰〕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也若曼莫則子路死於衛久矣大夫老而致事而得復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

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閒如字

病閒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語類〕問久矣由之行詐是不特指那一事言也曰是指從來而言問人苟知未至意未誠則此等意慮時復發露而不自覺曰然〇問由之行詐如何曰見子路要尊聖人恥於無臣而為之一時不能循道理子路本心亦不知其為詐然而子路尋常亦是有不明處如死孔悝之難是致死有見不到只有一毫不誠便是詐也〇慶源輔氏曰子路之意以夫子之聖其喪不可以俯同眾人必當有以尊異之然不知聖人之喪豈以家臣之有無為輕重哉既斥子路以行詐而又自謂其欺天蓋以義理之不可犯如此〇〔胡氏曰〕孔子初未嘗知為臣之事而曰吾誰欺者引咎歸已以責子路也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

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說約]上節言家臣之不當有此節言家臣之不必有[按]上節以理責之此又原情度勢以曉之用兩且字作轉正深見其不必然也○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汪氏曰]禮記易簀章一正字足以斷此章而責子路故引之曾子易簀而死爲得其正夫子苟死於家臣之手不正甚矣彼執燭之童子尚知大夫之簀不可不易子路乃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臣乎夫子席不正且不坐割不正且不食况臨死生之際乎范氏引此見聖人心安於正死生一而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

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匵徒木反賈音嫁

韞藏也匵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語類]子貢只是如此設問若曰此物當是只藏之惟復將出用之耶亦未可議其言之是非也[發]子貢意固側沽一邊然語只平下看聖人意思如何言善賈未嘗不珍重美玉但說個求字便微有不能待之心然意在不欲置美玉於無用非必自衒以求售也故未可輕議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行

賈而不當求之耳[精義]謝氏曰聖人非懷寶而迷邦者然道大不容賜以爲苟終於此而已豈不猶韞玉乎意其必有異乎人之求之者一冀其道之行也沽之哉沽之哉言必於沽也我待賈者也言非求也○[南軒]張氏曰子貢以美玉爲諭疑夫子將終藏而不售也若夫子之意則以爲君子豈不欲施用於世乎然不輕售者必待其可而後出耳如子貢所謂求善賈則非矣待賈者循乎天理而求賈者心已先動矣○[或問]小註待字在聖人自當合用行舍藏無所係累處看○[輯語]果是美玉未有不當沽者果是沽美玉未有不待賈者世必無不待賈而沽之美玉而千古模衍之示用此藉口不知惟其待賈玉是以美一求之後豈復有玉乎今日與人商量不必問沽不沽求不求只要問是美玉不是美玉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

枉道以從人衒玉而求售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語類]問此章與乘桴浮海莫是戲言否曰只是見道不行偶然發此歎非戲言也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或問]程子謂所居則化何陋之有聖人之事也張子謂忠信篤敬蠻貊可行學者之事也○[語類]問子欲居九夷使聖人居之眞有可變之理否曰然○[文集]問子九夷尚可化何故不化中國曰當時中國未嘗不被聖人之化但時不用不得行其道耳○[新安陳氏]曰陋在彼不陋在我君子所過者化若居夷狄必將用夏變夷陋習自可化矣○[義府]君子可夷狄可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九夷之陋於君子何與

焉〔按〕此與所居則化意別而理自相通須知聖人全體大用此中具見而意緒却自無聯與欲字發端一例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東陽許氏〕曰朱子詩傳綱領釋此章引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古之樂章既各有體製亦各有音節孔子之時相錯失倫故爲之更定使復其本○〔陳氏〕自不及風者列國多不正之聲朝廟所不奏二南亦用之房中耳故正樂只言雅頌○〔述朱〕此章因語類未有辨論或問所取諸說亦多儱侗之詞故時解有將詩樂並提各開說者有將詩樂粘連說者二者皆非蓋詩者樂之篇章雅頌不得所大原頭先不是何論聲律是各開說者非也然樂正之功大而撒雅頌雖是原頭不過正樂中之一端謂樂正全在序詩粘連立說亦非考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一段可以得其大槩如詩言志是詩人先有志存於中因作詩以表彰之迨歌永言其詩方有長短之節而可諧之於樂此詩樂相關處詩若不得所樂固無由而正也歌既有長短之節則必有高下清濁之聲此宮商角徵羽之所由來也若聲不依永樂亦不得而正有聲又必有律陰陽各六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諸法不備律不和聲樂亦不得而正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八音不克諧而相奪倫樂亦不得而正然則所謂樂正者豈專以雅頌得所爲全功哉再合之語太師章聲音則有翕純皦繹節奏則有始從成朱子謂將正樂而語之之詞意亦相合又知師摯在官之初關雎之亂洋洋盈耳無非樂正之功用是知僅以詩得所爲樂正者亦偏說也此須講得不粘不脫方爲得解至於正名分之說時解取左傳爲詭謂詩樂相關亦止得其一節○〔係辨〕二言樂正則凡樂中之聲音文物都正如八佾六佾以降至四佾一成以至九成與其間自翕如至純皦繹之類皆是不止正樂中之篇章也但篇章却是樂中要事

不得謂正詩無關正樂雅頌乃是舉其大者得所不但雅與頌不相混雅之中亦各有其所頌之中亦各有其所以篇章次序言如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則序之於前天保爲臣答其君則繼之於後是也以所用之人言如雅則出車以勞還師杕杜以勞還卒頌則清廟維清以祀文王天作以祀太王昊天以祀成王彼此不得通者是也以所用之地言如我將爲宗祀文王于明堂時邁用之於巡狩朝會祭告是也以所用之事言如雅則四牡爲勞使臣皇華爲遣使臣頌則臣工爲戒農官豐年爲賽田事之類是也此皆各得其所中正義自與正樂相關○〔輯語〕樂兼聲音文物言雅頌者樂之文也故此章重樂不重詩上說樂正樂其全雅頌得所就樂正中舉其大者言耳樂之不正雖不止文義然文義之失爲大故兩句是一綱一目〔按〕此則然後二字貫下樂正雅頌得所而雅頌得所即在樂正之中分兩件講不得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

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精義〕呂氏曰庸行之謹是乃所以爲難能○〔語類〕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故曰知崇禮卑又曰崇德廣業蓋德知雖高然踐履却只是卑則愈廣○〔南軒張氏〕曰此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無憾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然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教人可指而示之近使人皆可勉焉○新安陳氏曰前三者非聖人之極至猶不敢當謙而又謙之辭此則視前三者事愈卑而謙謙之意愈切矣○〔義麻〕今人事父兄亦多體而不失事公卿謹密決不致得邪然一念之微不知與盛德自然何嘗天壤以此見孔門之學平實中最精微○〔係辨〕喪事槩指期功以下人所易忽者言○〔問辨錄〕人只在形跡上看必待沉酬顛頓然後爲困聖人在心上看若稍多一酌稍過其則便自知之人看他依然動容中禮何有一毫差錯此正聖人精細不可及處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音扶 舍上聲）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

此五句所包甚濶勿齋程氏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無聲無臭是曰道體○問逝訓往集註謂往過來續似多了來字雙峯饒氏曰不說來者無以見往者之無窮往是前面已去底來是後來接續去底二者皆往也

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

〔精義〕伊川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却他又謂先儒以靜為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下面一晝便是動○〔語類〕逝只訓往斯字方指川流處○古說是見川流因歎大抵過去底物不息天運流行不息如此亦警學者要嘗如此不息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所以能見之○此是形容道體伊川所謂與道為體此一句最妙某嘗為人作觀瀾詞中有二句云觀川流之不息兮悟有本之無窮

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

〔語類〕天理流行之妙若少有私欲以間之便如水被些障塞不得恁地滔滔流去又曰才不省察便間斷○問注云於此發以示人其反而求之身心固生生而不息氣亦流通而不息二者皆得之於天與天地為一體者也然人之不能不息者有二一是不知後行不得二是役於欲後行不得人須是下窮理工夫使無一理之不明下克己工夫使無一私之或作然此兩段工夫皆歸在敬字上故明道云其要只在謹獨曰固是若不謹獨便去隱微處間斷了能謹獨然後無間斷若或作或輟如何得與天地相似○〔存疑〕道在天地者不息在人者亦不息但天地無心其不息者常不息人心有欲其不息者有時而息矣聖人即川流語道欲人因此悟道之在我者本不息時時體察於日用事物之間以遏其人欲之萌使道之不息者常存於我也○〔釋語〕夫子之旨在不舍不在逝者着眼在逝者非不靈曠警悚然止是佛老見處

○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

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

〔語類〕問註云此道體也下面云是皆與道為體與字其義如何曰此等處要緊與道為體是與那道為體道不可見因從那上流出來若無許多物事又如何見得道便是許多物事與那道為體水之流而不息最易見者如水之流而不息便見得道體之自然此等處間時好玩味○問向見先生說道無形體却是這物事盛載那道出來故可見與道為體言與之為體也這體字較粗如此則與本然之體微不同曰也便在裏面只是前面體字說得來較潤連本末精粗都包在裏面後面與道為體之體又說出那道之親切底骨子恐人說物自物道自道所以指物以見道其實這許多物事湊合來便都是道之體道之體在這許多物上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本無體此四者非道之體也但因此則可以見道之體耳那無聲無臭便是道但尋從那無聲無臭處去如何見得道因有此四者方見得那無聲無臭底所以說與道為體○日月寒暑等不是道然無這道便也無這箇了惟有這道方始有這箇既有這箇則就上面便可見得道這箇是與他做骨子○體字似那形體相似道是虛底道理因這箇物事上面方看見如曆家說二十八宿為天之體天高遠又更運轉不齊不記這幾箇經星如何見得他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經禮曲禮便是與仁為體

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

〔或問〕小註欲學者察識道體之自然不息一意也法之以自強不息又一意也愚按兩意自是一串

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

〔文集〕問道無一息之停其在天地則見於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終古未嘗間斷其在人則本然虛靈知覺之體常生不已而日用萬事亦無非天理流行而無少息故舉是道之全而言合天地萬物人心萬事統是一無息之體分而言則於穆不已者天之所以與道為體也生生不已者心之所以與道為體也純亦不已者聖人之心與天道為一體也自強不息者君子之所以學聖人存心事天而體夫道也曰此亦得之與道為體四字甚精蓋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為體者也

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

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語類〕有天德則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無天德則是私意是計較後人多無天德所以做王道不成○能謹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謹獨便有欲來參入裏面便間斷了如何却會如川流底意○〔或問〕川上之歎程子所謂純亦不已者非以爲聖人之意本如是也亦曰非其心之如是則無以見天理之如是耳其要只在謹獨者言人欲體此道者當如此也蓋道無時而不然惟謹其獨則可以無所間斷而不虧眞體○〔文集〕川流不息天運也純亦不已聖人之心也所以爲不已學者之事也○純亦不已只是無間斷於獨而不謹焉則有間斷而與天地不相似矣○〔紹聞編〕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故其要只在愼獨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於靜故純亦不已焉 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胡氏曰〕好德而好色是好德未能深也不好色而不好德焉則其不好色亦何所就也是故色者人之所好好而難疎德亦人所同好好而難親知其病而痛藥之不使根荄得害嘉穀則志氣清明而獨立乎萬物之表矣○〔慶源輔氏曰〕常情於好色則誠好之至好德則多虛僞不實謝氏言民鮮能之蓋至誠而好則內外表裏如一而心志容色皆應有不可掩者 ○史記孔子居衞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語類〕招搖如翱翔○〔新安陳氏曰〕夫人不翟茀自微公與同車翱翔過市無恥孰甚焉孔子此言爲靈公好色而發也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簣求位反覆芳服反

簣土籠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紹聞編〕書以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喻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此處夫子借以勉人之進學不已故先言止吾止也而後言進吾往也蓋因書語而更發一意〔愚按〕夫子翻譜爲新妙即從一簣上轉關有無限激發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彊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胡氏曰〕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吾往者也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此吾止者也其進其止皆非他人所能與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或問小註〕看吾止吾往可見責在吾而不在人須着力鞭策過去不使有一毫推委念頭○〔慶源輔氏

曰〕其止也非有尼之者也乃吾自止耳其進也非有趣之者也乃吾自往耳反觀內省而自强不息爲學之終始蓋不待外求而得之矣○〔輯語〕開口便着譬如二字則爲學之義已在言先〔按〕舊說以爲加詩六義之比然與苗秀松柏諸章自微別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語去聲與平聲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顚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語類〕語之不惰惟於行上見得他不惰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及欲罷不能皆是其不惰處〔按〕此重力行邊○顏子聽得夫子說話自然住不得他人聽過了半疑半信若存若亡安得不惰〔按〕此係推本心解○〔慶源輔氏曰〕心解謂知得透徹聞一知十是也力行謂行得至到既竭吾才是也○〔雙峯饒

氏曰惟其心解所以力行夫子稱顏子所以勵羣弟子也〇紹聞編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集註此二句正狀他心解力行處時雨之化在敎者生意之暢遂在受者而敎者不能預其力按語之諸賢所同不惰則惟回所獨

〇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謂顏淵四字當句絕〇紹聞編集註云進止二字說見上章言進即進吾往之進止即止吾止之止也當時多有以未見聖人之止爲說者故集註破之〇勉齋黃氏曰知愚賢不肖之分情與不惰止與不止之閒耳知逝者如斯之意則誠不容於止且惰矣〇存疑語之不惰正是見其進未見其止處〇蒙引孔子之意蓋謂顏子之學進進不已使假之以年當優入聖域矣而不幸短命以死殊可惜也

〇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精義范氏曰人性質雖美而不能學則如苗而不秀雖學而不能成德則如秀而不實苗必至於實然後可食學必至於成然後爲賢萬物皆然有生而不長有長而不成者人之學必期成就不可如苗而不秀秀而不實〇語類苗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然何所用學不至實亦何所用〇或問小註此是聖人勉人進學如此要得申重鞭策之意兩有矣夫歎其不應有此令人思其所以有此之故〇南軒張氏曰養苗者不失其耕耘無逆其生理雨露之滋日夜之養有始有卒而後可以臻厥成或舍而弗耘或揠而助長以至於一暴十寒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矣學何以異於是有質而不學苗而不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已秀而不實者也〇愚按苗自宜秀秀自宜實而不秀不實理所不宜有亦人情所必不欲有然而竟有兩有矣夫當頭棒喝動魄驚心致爲森悚作意外惋惜者非

〇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焉知之焉於虔反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 按可畏者後生畏之者我也我字即從白文畏字生照註言我之今日自是說他可畏處不必如時解以今日所期望言然我字亦只海概說或竟欲坐實聖人身上則泥矣〇其勢可畏勢字精 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 精義范氏曰凡人進德必在於少之時舜二十以孝聞顏子十八天下歸仁焉此聖人所以畏後生也若不能強學至於四十五十而無聞焉其終亦可知也故不足畏矣呂氏曰四十五十血氣盈而將衰好惡習而成性善惡已定幾不可易故無聞者不足畏見惡者至於終〇語類問後生可畏是方進者也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中道而止者也曰然〇慶源輔氏曰年富則進學有餘日力強則進學有餘功故足以積學而有待年少而德業進修則未易量而可畏已老而實損名銷則不足畏而可哀集註謂警人使及時勉學盡之矣 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〇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雙峯饒氏曰日可畏期望以勉勵之日不足畏絶望以警戒之尹氏先釋後二句却轉來釋前二句見勉勵之意重不成說他不足畏了便休〇說統此通是激厲後生語只作一人看說可畏所以歆動他說不足畏所以警醒他

〇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新安陳氏曰〕如絲有端緒尋求其端緒而思慮紬繹之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語類〕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矣然黯論武帝內多慾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語類〕如孟子論古人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然不知繹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〇〔精義〕尹氏曰不背其言不若遂改其事喜悅其說不若尋繹其意〇〔或問小註〕上半截須重講改繹以爲下轉語也重處在不改不繹聖人謂如此等人與他說得也不濟事故曰吾未如之何也已〇〔慶源輔氏曰〕從法言悅巽言秉彞之性也從而不改者物欲堅强而不屈就於理說而不繹者志氣昏惰而不反求諸心學之不進德之不修家之不齊國之不治皆由是

基之若此之人雖聖人亦莫如之何也〇〔困勉錄〕從與悅權在言者改與繹權不在言者故曰吾末如何全是激發他改繹也〇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湛甘泉曰〕說而不繹猶不說也而甚於不說從而不改猶不從也而甚於不從何也不說不從者即蔽錮日甚然此念一轉其奮發猶可望亦從亦說只是不繹不改全是頑皮心性如何着手〇〔說統〕不重吾說之竅重彼不可救藥也

〇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

〇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精義〕謝氏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惟不可奪是以謂之志可奪非志也山岳可移志不可移死則可奪志則不可奪〇〔語類〕志執得定故不可奪執不牢也被物欲奪去志真箇是不可奪〇〔南軒張氏曰〕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渝如虞人非其招不往之類是也若守認私意而不知徙義則是失其所主謂之任意則可耳非志也〇〔慶源輔氏曰〕志與意不同意是發動處志是存主處夫子所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其一可得而奪乎〇〔雙峯饒氏曰〕三軍有千萬箇心匹夫只是一心若三軍離心則帥便被人奪了匹夫之志在我而已故不可奪此是致人立志〇〔勉齋黃氏曰〕共姜之志一婦人耳而之死誓靡他其志之不可奪如此況士志於仁志於道而豈可奪哉〇〔洪氏曰〕志氣之帥也故以爲喻〇〔條辨〕匹夫不限定

未從事學問之人只對三軍言勢孤力微

〇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衣去聲縕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著展呂反〔禮韻〕貯字亦作著通作褚以綿裝衣之謂枲著襍用枲麻以著袍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語類〕自有一般人着破衣服在好衣服中亦不管者子路自是不把這般當事〇問子路却是能克治如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曰子路自是恁地人有好物事猶要與人共用〇〔或問〕曾氏以爲子路尚志而恁物惟其不恥敝衣故能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意亦善〇〔條辨〕喫緊在

與衣狐貉者立，人當彼此相形時，即外而過得，內面不覺動了，便是恥心未忘。這箇不恥說得細，與恥惡衣惡食不同。○〔蒙引〕須看集註可以進於道，下文何用不臧，便是此意。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之豉反

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爲不善乎此

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紹聞編〕雄雉之詩婦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而作其卒章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詩意自大槩說夫子引之則忮求以處貧富而言大凡人不知內重外輕故有外慕一有外慕不忮害卽貪求何往而能臧故人能無此二者則凡善可進○〔愚按〕詩詞從上其由也與倡歎而下與荷蕢之高詠厲揭爾言同一聲情非如他處上有詩云下有找句當年偶爾會心衛日而出嘉子之中正復深情無限但將詩句作意長吟下節兩重早已反照入江翻石壁矣○何用不臧本註只作何爲不善時解多實括用字非纖則滯矣

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忮弱者必求〔語類〕世間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妬疾他便羨慕他只是這般見識又曰李閎祖云忮是疾人之有求是恥己之無呂氏說亦近此意然此更分曉○〔條辨〕不忮不求都從不恥中來強者因恥己之無而遂疾人之有弱者因慕人之有而益恥己之無都不脫恥字閎祖推明呂說得互看更精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語類〕所謂終身誦之亦不是他矜伐只是將這箇做好底事終身誦之要常如此便別無長進矣○問子路終身誦之夫子何以見得終其身也曰只是以大勢恁地這處好只不合自擔當了便止於此便是自畫大凡十分好底事才自擔便也壞了所謂有其善喪厥善〔愚按〕終身字只是記者從他意思上形容分明畫出一

箇足字○〔蒙引〕始言何用不臧者以其可進於道也後言何足以臧者以其不復求進於道也〔按〕本文是道卽指不忮不求而言與註中道字別

○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文集〕問人惟中無所養而後饑渴得以害其心也故不能自安於貧而有慕乎人之富此心一動物欲行焉故雖可已而不已如所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有不可勝窮之秋由是以失其本心而忌疾忮害以生否則諂曲以求之而不自知其爲卑汙淺陋之甚也子路之志不牽於外物之誘夫子稱之欲以進其德惜乎不能充此而上之至有終身誦之之蔽不然簞瓢陋巷之樂不當與顏子同之日用工夫信乎不可遽已也曰然○〔潛室陳氏〕曰子路於世間名利關大界限分明處已見得破但其工夫尚踈未入聖賢閫室所以聖人常欲抑其所已能進其所未能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胡氏〕曰小人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者猶春夏之交萬物青葱雖有堅脆之不齊然未可辨也及事變之來小人則隨時變遷君子則所守不易非死生禍福可得而移亦猶重陰冱寒生意憔悴而松柏獨蒼然不變○〔慶源輔氏〕曰小人之在世或被化而強於爲善或畏威而覬其免罪故其迹或與君子無異也臨利害遇事變則強於爲善者或汨於欲而忘其勉強之心則惟利之趨覬於免罪者或乘其變而以爲罪之未必及已則放辟邪侈眞情發露而不可揜惟成德之君子則素其位而行雖造次顚沛而未嘗違也故其所守然後可見○〔南軒張氏〕曰力量之淺深平時未易見也惟當利害艱難之際則可知其所守者矣人徒見

其臨事之能處也而不知其所守之有素也松柏之質堅剛矣獨於歲寒之時而後人知其後彫耳○謝氏曰士窮見節義士窮乃見節義韓退之語世亂識忠臣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唐太宗語欲學者必周於德孟子曰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或問謝氏欲學者必周於德一句最能發明此章之意○〔或問〕小註松柏之後彫誰不知之舉似凡木使皆不自菲薄耳又曰自是勉勵君子語○雙峯饒氏曰松柏至春後方易葉故曰後彫必有松柏之操然後不爲歲寒所變以比必有君子之德然後能不爲利害事變所移臨利害遇事變是兩件士窮見節義以利害言世亂識忠臣以事變言○新安陳氏曰後彫雖待歲寒而後可見松柏之有心則貫四時而有常託物以比君子其意深矣○〔愚按〕聖人此言只是教人爲松柏耳並非從知不知起見○後人誤會爲後知歎息爲松柏感憤作悲涼激楚之音去之遠矣○知字只當一見字看本無甚深意謂松柏之後彫直至歲寒乃見耳觀集註云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其義自明至其所以能後彫者自有平時本領在到

得歲寒水落石出彫者自彫不彫者自不彫非松柏示異松柏自不得不異也

〇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語類〕眞見得分曉故不惑○〔精言〕此明字即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從物格知至有此本領事至物來幾微之難疑似之交皆足以燭之如何會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語類〕仁者通體是理無一點私心事之來者雖無窮而此之應者各得其度又曰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何憂之有○問仁者如何會不憂曰仁者心便是理看有甚事來便有道理應他所以不憂〔按〕此似少註中勝私意絡聞編謂胡氏之說得之〔胡氏〕曰公理不能勝私欲則憂患多端仁者至公無私與理爲一理所當然則貧賤夷狄患難皆素其位而行無往而不自得所以不憂也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語類〕孟子說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有見得道理分曉而反懾怯者氣不足也○〔慶源輔氏〕曰有義理之勇有血氣之勇氣本粗厲惟配乎道義則爲道義之助而可以言勇所謂不懼者非悍然不顧也主乎義理而言故以配道義言之此學之序也〔文集〕問此三句其要在致知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以仁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爲先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語類〕問知者不惑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也有人明理而不能去私欲者然去私欲必先明理無私欲則不屈於物故勇惟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至於敎人當以知爲先○有知仁而後有勇然而知仁又少勇不得蓋雖曰仁能守之必有這勇方能守得到頭方能接得去若無這勇則雖有知仁少間亦會放倒了○問君子道者三次序何以異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問中庸言三德之序如何曰亦爲學者言也問何以勇皆在後曰末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蒙引〕此皆以成德者言但以知者居仁者之先此是學之序也不可以知者等俱爲進學者之人〔愚按〕朱子因下論重見而有異同故以此爲學之序實則皆成德事也但彼處統屬君子故仁居先此三項開說故知居先究竟不惑

不憂不懼亦惟現成知仁勇者乃能之本文只渾說學之序畧見大意可耳

〇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精義〕伊川曰有求爲聖人之心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范氏〕曰可與共學者同術業也學者未必志於道故未可與適道志於道者未必能有立也故未可與立能立矣而權爲難者道之用也惟聖人能盡之〔謝氏曰〕可與共學質美者也然而未必能行故未

可與適道能行乃可以適道矣然或作或輟者有之故未可與立能强立而不反矣未必能體常而盡變故未可與權。權非機巧權變之謂猶權衡之權以其稱物得中而已不及則仰過則俯中則平學至於權時中之謂也○語類可與共學有志於此可與適道已看見路脈可與立能有所立可與權遭變事而知其宜此只是大概如此說○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是稱權是將這稱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問權地位如何曰大賢已上○問程子云權者言稱錘之義也何物以爲權義是也然也只是說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此意如何看曰此如有人犯一罪性之剛者以爲可誅性之寬者以爲可恕槩之以義皆未是合宜此則全在權量之精審然後親審不差欲其權量精審是他平日涵養本原此心虛明純一自然權量精密○立是見得那正當底道理分明了不爲事物所遷惑權處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固當用小人固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猝乍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深根固蒂時便要去他卽爲所害這裏須斟酌時宜知箇緩急深淺始得

○楊氏曰知爲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公羊傳桓公十一年宋人執祭仲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韓康伯注繫辭云權反經而合道必合乎巽順而後可以行權也○精義伊川曰人多以反經合道爲權其實未嘗反經權猶衡輕重兩平乃權之義又曰古今多錯用權字才說權便是變詐或是權術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才合義便是經也○范氏曰自漢以來儒者論權多以爲反經合道甚矣其

不知權也經者道之常也旣反之矣豈有先之功不正而可合於道乎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聖人心若權然後物至而不可銖兩斯之是以輕重適得其均也夫事有大小未嘗無權堯舜惟能權與子之不如與賢也故以天下與舜禹而後世莫不以爲公周公惟權親戚之不可私也故誅管蔡而天下不以爲不仁直躬惟不能權父子與信之輕重也故以證父爲直微生高惟不能權於與人推人之間也故以乞醯爲仁故曰事之太小莫不有權惟聖人能盡之所以爲人倫之至或問申之曰天下者物也與賢與子者分兩之所在也當堯舜之時以權却請與子則天下重與子輕而其權仰究然加諸與賢而屬之四岳皐何則未足以勝大下之重而未免於仰也故必歸之舜禹而後適得其平焉此范氏不盡之意而與謝氏亦無以異焉者也○語類問經與權之義曰公羊以反經合道爲權伊川以爲非若平看反經亦未爲不是且如君臣兄弟是天地之常經不可易者湯武之誅桀紂却是以臣弑君周公之誅管蔡却是以弟殺兄豈不是反經但時節到這裏道理當恁地做雖然反經却自合道理但反經而不合道理則不可若合道理亦何害於經乎又曰合於權便是經在其中○漢儒謂反經合道爲權伊川說權是經所不及者權與經固是兩義然論權而全離乎經則不是蓋權是不常用底物事如人之病熱病者當服涼藥冷病者當服熱藥此是常理然有時有熱病却用熱藥去發他病者亦有冷病却用冷藥去發他病者此皆是不可常論者然須下得是方可若有毫釐之差便至於殺人若用得是便是少他不得便是合用這箇物事旣是合用此權也所以爲經也漢儒說權離了箇經伊川說權便道權只在經裏面且如周公誅管蔡與唐太宗殺建成元吉其推刃於同氣雖同而所以殺之則異蓋管蔡與商之遺民謀危王室此是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宗廟不得不誅之也若太宗分明是爭天下故周公可謂之權而太宗不可謂之權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故在伊尹可謂之權而在他人則不可也權是最難用底物事故聖人亦罕言之自非大賢以上自見得這道理合是恁地了不得也○可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者卽能處置得變事雖是處變事而所謂處置常事意思自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此說義與權自不同義字大包得經與權自在經與權過接處如事合當如此區處是常法如此固是經若合當如此亦是義當守其常事合當如此區處却變了常法恁地區處固是權若合當恁地亦是義當通其變文中子云權義舉而皇極立若云經權舉則無害經自是義權亦是義義字兼經權而用之不可將來對權

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今已析爲二故諸說不載）故有反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語類〕問權與經亦當有辨莫是經是一定之理權則是隨事以取中既是中則與經不異否曰經是常行道理權則是那常理行不得處不得已而有所通變底道理權得其中固是與經不異畢竟權則可暫而不可常如堯舜揖遜湯武征誅豈可常行乎觀聖人此意畢竟是未許人用權字學者須當先理會這正底道理○若說權自權經自經不相干涉固不可若說事須用權經須權而行權只是經則權與經又全無分別觀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則權與經須有異處雖有異而權實不離乎經也這裏所爭只毫釐只是諸公看不子細伊川說權只是經恐未盡却又云權是經所不及者此說方盡蓋經者只是存得箇大法正當底道理而已若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所以說中之所貴者權權者即是經之要妙處也如漢儒說反經合道此語亦未甚病蓋事也有那反經底時節只是不可說事事要反經又不可說全不反經如君令臣從父慈子孝此經也若君臣父子皆如此固好然事有必不得已經所行不得處也只得反經依舊不離乎經所以貴乎權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便是經可與立則能守箇經有所執立矣却說未可與權以此觀之權乃經之要妙微密處非見道理之精密透微純熟者不足以語權也○問看來權字亦有兩樣伊川以權只是經每日事事物物上稱量箇輕重處置此權也權而不離乎經也若論堯舜禪遜湯武放伐此又是大底權是所謂反經合道者也曰只一般但有小大之異耳如堯舜之禪遜

是遜與人遜一盆水也是遜湯武放伐是爭爭一箇[illegible]也是爭康節詩所謂唐虞玉帛煙光紫湯武干戈草色萋大小不同而已矣伊川說經權字將經做箇大底物事經却包得那權此說本好只是據聖人說可與立未可與權須是還他那兩箇字經自是經權自是權若如伊川說便用廢了那權字始得只是雖是權依舊不離那經權只是經之變如冬日須向火忽然一日大熱須着使扇這便是反經今須是曉得孔子說又曉伊川之說方得又曰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又曰若不是大聖賢用權少間出入便易得走作○〔紹聞編〕有程子之說而經權之義始正有朱子之說而經權之義始明或云權不專指處變如處常而不知權何能合道吾謂如子莫執中兩無權則常事亦須有權此章以權對立則權主變事爲通其變如所謂異以行權無可疑者○〔愚按〕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程子非之實則果能合道亦無惡於反經其非之者恐人一味反經流於權變權衡也程子以權只是經朱子論之實則經權總離義不得權而合義權即是經其論之者以權固不離乎經而精微曲折有非經之所能盡其界分不容一緊採撥也朱子之論權詳矣愚竊謂其要領在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何謂已定人倫日用之間具有聖賢之成法到得立時見得真守得定卓然不爲事物所搖依硬本子做去自是各遷分兩此經非無權而初無俟於權也何謂未定天地間事物任他千變萬化莫不有一定之理但到得常法所不能行處自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初無成憲可循不能不自我作古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難以以心作則隨時取中此權自不離乎經而必待於權而始定朱子謂須是聖人方可說所謂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看來通節神氣說可與便說未可與說未可與便隱然須敎可與如未共學無由適道既共學須敎適道一路相生相引到得由立而權乃是學中至處而聖人以未可與終焉不獨難之抑亦慎之程子曰人無權衡不能知輕重聖人則不以權衡而知輕重聖人則是權衡也此可見大舜之由仁義行孔子之從心所欲這才是權字中全體大用若胸無成竹而好語通方此正洪氏所謂未能立而欲行鮮有不仆者矣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棣大計反

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語類〕此自是一篇詩與今常棣之詩別○此逸詩不知當時詩人思箇甚東坡謂思賢而不得之詩看來未必是思賢但夫子大槩止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不思思則何遠之有○〔餘拚此詩於六義屬興若以偏其反而本文字意解則以華之不相向而相反以興室之不相近而相遠也依晉書以偏作翩反作飜爲形容華之搖動則以華本無情之物而有情以與人本有情而反不得遂其情也其大指只在豈不爾思上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音扶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或問〕小註此章聖人自論思○非論詩也○新安陳氏曰逸詩所謂爾思以思其人言夫子所謂未之思以思此理言何以知爾思之爲思其人也以室字知之但不知所謂爾者指何人耳然辭意婉而平和無褻狎態東坡以爲思賢之詩亦或然也○〔愚按〕詩言思子曰未思詩言遠子曰何遠固是借其言而反之而詞氣渾然含蓄不盡云只是不思那得有遠中尉更着一字不得若叫破未思故遠能思便不遠神味索然矣至於上節思人下節思理義固有之然必槩然劃開正恐當年只借詩詞畧作點掇程子所謂意思深遠或不宜然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九終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之十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卽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精義〕伊川曰論語爲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

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又曰鄉黨所載善乎其形容也讀而味之想而存之如見乎其人又曰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楊氏曰〕大聖人由禮行非行禮者也雖語默食息之頃升降俯仰各有容節無非禮者是豈係心於儀容辭令之末哉蓋其身與道俱故晬面盎背而從容自中耳世之論者曰先王之制禮誘天下之愚而拘之則是禮無與於習者之事也故上以達覺自居而信其說於天下往往自弃於無方之民而莫之悟其爲害豈淺鮮哉莊子曰猖狂妄行乃蹈於大方既已路大方矣則不可謂之妄行有猖狂妄行之名則其論於大方也必矣是皆荒唐繆悠之辭也乃若聖人之所謂道不離乎日用之間非固遺形絕物也離此以言道皆日用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於鄉黨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著之其知聖人哉學者第深考此篇則於道其庶幾矣○〔語類〕鄉黨記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如鄉黨說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觀聖人如言燕居申中天天是以無事時觀聖人學者於此又知得無時無處而不然○鄉黨一篇自天命之謂性至道不可須臾

離也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做得甚分曉門人見之熟是以紀之詳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道無精粗無本末皆自此廣大心中流出但愈細則愈密愈近則愈實○胡書通鄉黨形容夫子之一動一靜可得而直述其辭者曰必曰不不可得而直述其辭者只如曰似隨時變易而無非道之所在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相倫反

恂恂信實之貌何訓溫恭之貌或問以詩書訓詁考之宜以爲信實然亦有溫恭之意也按下不以賢智先人即溫恭之意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詞氣如此語類問似不能言或有大是非利害似不可不說所謂似不能言者恐但當以卑遜爲主曰不是全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爲不敢多說耳○問鄉黨如恂恂侃侃之類曰如此類解則甚易須是以心體之真見箇氣象始得○慶源輔氏

曰似不能言者所以形容信實之意大凡人才信實則言自簡默況聖人之表裏如一者乎○吳氏曰恂恂似不能言信實在心而訥於發言之貌人倫之序自近達遠由親及疏家之外則鄉黨矣生於斯長於斯父兄宗族聚於斯故夫子居之其貌言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遙反下同便旁連反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胡氏曰在宗廟而明辯則可以識制度文物之精微升降揖遜之委折在朝廷而明辯則上之所布者不悖於理下之所受者不被其害○愚按蒙引以集註詳問貼在宗廟極言貼在朝廷蓋因語類中有論入太廟每事問一條故云爾不知此特因問而答非本義也○條辨云禮法之所在倘有制度文物之未明升降揖遜之未嘗聖人豈不極言而政事之所出或未知上之所欲布下之所欲行聖人又豈不詳問直統承爲是○唯謹爾只找足便便與上節以似不能言找足恂恂如一例看然或以便便言則疑於不謹而又唯謹此間似有一折不比上節兩句直下矣不知聖人之言本無不謹只他無害於謹處見便便之極致唯爾字未嘗不是直下也

○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或問小註合兩段看方見聖人全體義府恂恂如也二句總貌其容貌詞氣似不能言於恂恂內見之唯謹於便便內見之按上節似先貌而後言下節似先言而後貌實則說貌本已該言說言自有貌所不看不能形得但以爲互文猶厚齋馮氏曰古人於言語所不能形容輒以連綿字狀之如詩之詠文王曰穆穆亹亹雝雝肅肅如見文王之德容心志此篇最工於形容夫子之動容周旋睟然於言辭之表見之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侃苦旦反誾魚巾反

此君未視朝時也胡氏曰以下文君在互觀之知此爲君未視朝時既視朝則不當歷位而相與言矣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王制上大夫卿又云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今合此二節以爲上大夫下大夫之別也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謂守理義而無所回屈誾誾和悅而諍也和悅者事長順也諍則不詭隨矣○語類下大夫位不甚尊故吾之言可得而直遂至於上大夫之前則雖有所諍必須有含蓄不盡底意思不如侃侃之發露得盡也閔子侍側一章義亦如此○問和悅而諍不知諍意思如何曰說道和悅終不成一向放倒了到合辨別處也須辨別始得而不失其事上之禮而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這般字不是只說字義須是想像這意思是如此如恂恂皆是有此意思方下此字又曰和悅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則又不失自家義理之正○或問此其先下大夫次上大夫而後及君何也曰由卑以及尊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 南軒張氏曰此君在位之時在朝在廟燕見皆然也愚按節首以朝字提頭專主在朝言爲得○慶源輔氏曰踧踖二字皆從足蓋心懼而立不寧也踧踖雖是恭敬不寧與與又却威儀中適此所以爲聖人也○新安陳氏曰中適得其中而且安適也若作中節解何不曰適中乎○輯語踧踖與與皆敬也若是敬外又別有與之容便是知和而和矣與與從踧踖中看出此即是聖人從容中道處按踧踖是敬之至却又威儀中適如此此其所以爲恭而安

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

上接下之不同也 齊氏曰君未視朝則其待同列也或莊或和所施各異君既視朝則其視君也一於齊栗專篤而已觀諸上下之間而其辭貌各得其當可見矣○蒙引以君對上下大夫則君爲上而上下大夫俱爲下以上大夫對下大夫則又自有上下之別○愚按分作兩條只合分上節接下下節事上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擯必刃反躩驅若反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周禮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鄭註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儀禮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慶源輔氏曰擯人主使之接賓所以接賓者盡人主之禮意而欲賓之無違於禮也勃如顏色之變躩如容止之變心敬於中則容變於外自然之符也聖人固未嘗不敬但君命之臨則敬心愈至耳○愚按聖人聞君命敬心固愈至而邦交之禮至諸侯相爲賓蓋尤禮之大者此其所以聞召使擯肅乎恐不能勝任而不覺頓改常容也○精義楊氏曰色勃加變色而作也君召使擯以禮相其事故變色而作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躩如也遬也○語類問定公十年夾谷之會孔子相恐即擯相之相曰相自是相擯自是擯相是相其禮儀擯是傳道言語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襜赤占反

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 或問小註周禮行人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各隨其命數賓次於大門之外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主國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半下於賓以示謙也若其傳命之制賓立於庫門之外即大門直闑西北面介者以次立於西北東面每介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出接立於庫門之外直闑東南面每擯者以次立於君之東南西面每擯相去亦三丈六尺末擯與末介相對東西亦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命上擯請問來故蓋雖知其來朝不敢自許其朝已恐其或爲他事而來所以示謙也上擯受君命而傳之承擯承擯迪遞傳至末擯末擯傳至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介至於賓賓命上介復命復以次傳之擯而達於主君然後主君進而迎賓以入

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語類揖左人傳命出也揖右人傳命入也○蒙引孔子是時位在大夫當爲承擯承擯者中擯也揖者揖而傳之以命蓋只是拱起手而以命傳付之非如今日之相揖也所與立者皆本國之臣僚同爲擯者也若末擯傳之末介則不可以左右言○此節重在衣前後襜如也若揖所與立左右手則凡爲中擯者皆然○翼註襜如云者并徒以其衣之整而美觀也其指趣在手動而身不與之俱動上蓋揖左人傳君命而出然轉身向左則背君故但左其手揖右人傳賓命而入然轉身向右則背賓故但右其手身不動故衣亦不動而襜如整齊襜如是身不動之驗身不動是不背君賓之意○或問襜如之說洪氏以謂非心平體正斂給安詳者不能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蒙引王延賓而入爲擯者從其後而趨入以有事也

○說統揖與立而襜如是手雖動而身容肅趨進而翼如是足雖動而手容恭○條辨不難其翼如難其趨而翼如疾趨之中自見端好之度方見非從容中禮者不能張言開張而手不貼身也拱言高拱而手不下垂也鳥必兩翼以翼如形之正見聖人兩手端好無偏倚高下之失所以爲難他人卽張拱當疾趨時亦未必能端好不但手易散臂易掉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紓君敬也○邢疏按聘禮行聘享私覿禮畢賓出公再拜送賓不復顧鄭註云公旣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矣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語類問賓不顧矣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顧而去國君於列國之卿大夫亦如此○新安陳氏曰紓緩也解也賓雖退主君敬猶存擯告賓去不顧則主君之敬可緩解也○蒙引此蓋是主人送賓出就館○此一節記孔子之時未必一見成禮而遂送歸其國也

爲君擯相之容○勉齋黃氏曰色勃足躩被命之初也揖與趨進行禮之際也賓退禮畢之後也皆天理之節文所當然至於揖之左右衣之前後手之翼如皆禮文之至末聖人於此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之至也○按困勉錄謂總註擯相相字未見着落竊謂出而傳命是爲擯入而以禮詔侑則擯介皆爲相周禮司儀注可考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精義尹氏曰入公門曲歛其身如無所容也○慶源輔氏曰高大則宜無所不容矣今以渺然之身入之如不容焉則小心而謹愼可知矣○條辨數鞠躬如也各自不同此言方入公門便曲身而行乃敬君之始如不容三字緊連讀正形容其鞠躬之狀○天子有五門自外而內曰皐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至於路門而門畢矣故亦曰畢門諸侯三門曰庫門曰雉門曰路門而無皐門應門魯亦三門而以庫門擬皐門雉門擬應門故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此他國所無也然但擬其制而已亦不敢僭稱皐應之名○天子外朝在皐門內其第四重門曰應門治朝在焉諸侯則外朝在庫門內雉門乃第二重門治朝在焉若燕朝則天子諸侯皆在路門內矣○此爲入門之始則所入乃庫門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閾于逼反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間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邢疏中門謂棖闑之中君門中央有闑兩旁有棖棖闑之中是尊者所立處故人臣不敢當之而立也履踐也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也○語類棖如今衮頭相似闑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揜左扉入君多出在門外見人所以當棖闑之間爲君位○問或問謂門之

左右扉各有中其制亦考否曰門之中有闑扉之兩旁有棖棖闑之間卽中古人常闔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也○雙峯饒氏曰中間有闑兩旁有棖是大門一兩旁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闑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爲左入則以西扉爲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闑西爲右入以闑東爲右然雖由右亦不敢當棖闑之中但挨闑旁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行旣不敢當中則立亦不可當中故立不中門○按饒說與語類異○精言禮惟兩君相見雙扉俱啟賓入西扉之中門主入東扉之中門餘則左扉常闔雖聘容賓至亦由右扉玉藻所云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者公事是行聘享之禮奉君命而行事用賓禮也故自闑西私事是行私覿之禮不以君命行事用臣禮也故自闑東出入皆由右扉自闑西固不敢當尊自闑東但稱東近闑終不敢當棖闑之中所以謂賓入不中門也左扉常闔君出入皆由右扉明矣○按賓禮如是則臣禮可知此正發明語類意所謂左右朱子謂自內出而言非如饒說以出入互分左右也○存疑出入不由中門禮

也聖人不重在此所重者立不中門耳蓋立是未對入之時常人多忽畧而聖人獨不然所以為聖人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胡氏曰〕言過則虛可知矣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公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依如屏風以綈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為斧文也亦曰斧依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宁。〔語類〕問人君宁立之處曰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間屏者乃門間蕭墻也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下設屏於廷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也又曰門屏之間周禮所謂外朝也。〔雙峯饒氏曰〕天子至尊何以立而不坐曰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門屏之間謂治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門內則宁立之處天子

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為不同兩問屏制何如曰樹小墻於當門以蔽內外也。〔愚按〕由庫門而進斧扆之前則此當為君之外朝周禮所謂朝士建其法小司寇掌其政則三槐九棘左嘉石右肺石致萬民而詢焉者也非有大故君不常御故其位常虛饒氏以為治朝非是

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精義〕謝氏曰過位與見君之几杖則起義同。〔條辨〕此條三樣形容全要在過字上想出蓋位雖虛位一過便如見君常人所忽而聖人謹之位虛而敬君之心自不虛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音咨

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

肅也。〔朱子曰〕攝齊者是畏謹恐上階時踏著裳有顛仆之患。問升堂攝齊則手無所執與〔饒氏曰〕古者君臣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為贄而已笏則搢之紳於腰間用以記事而已不執以為儀也宇文周欲復古乃不脩贄而執笏於是攝齊鞠躬之禮廢升堂而蹤齊者多矣○〔愚按〕庫門之內過外朝自此當入雉門不書省文也其為覲庫門可知也從雉門入則為治諸侯國堂高七尺階七等君日御此以嚮明聽治卿大夫士亦日以此奏復逆焉君威咫尺於是將為堂下之拜君辭之乃兩手摳衣去齊尺歷階而升鞠躬如不勝矣云此亦升堂之常儀且夫子自入門以來固已鞠躬如矣此復作一提撮者一以形其攝齊之敬一以見其屏氣似不息之難○〔集解〕攝齊則氣味鞠躬則氣斂此屏氣之所為尤不易也○〔精義〕謝氏曰心肅則氣自斂於此可以體敬之理○〔或問〕小註鼻息出入人之所不能無也但心敬則氣肅其息微綿自不覺其出入一似不息者然○〔汪武曹曰〕古者天子諸侯皆有三朝以魯制言之庫門之內為外朝雉門之內為治朝路門之內為燕朝治朝與燕朝皆可謂之內朝文王世子公族

朝於內朝。謂燕朝也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謂治朝也然以治朝對燕朝言之則亦曰外朝文王世子外朝以官是也庫門內之外朝載於周禮所謂面三槐而左右九棘者也然非君所常御之朝故曰君之虛位至所謂燕朝者王藻則曰君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路寢即燕朝以此見羣臣不從君入也羣臣日所常朝之地乃在治朝此章所謂攝齊升堂者當必在此或誤以過位為治朝而以升堂為路寢之外朝按集註君之虛位若以此為治朝則羣臣方日朝於此何緣人君乃有虛位何緣不行朝禮而反過之況語類引周禮所謂外朝不引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且言三公九卿以下有三槐九棘云云此非最外之外朝而何既知此為最外之外朝則所升之堂雖先儒無明文可以知為治朝無疑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

也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

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愚按〕自治朝更進則路門以內足爲燕朝君所退而聽政公族於是朝焉者也無故則羣臣不得一入故自治朝升拜之禮既成適自堂而出歷階而降始自一等見其顏色之逞怡怡如則其未降階而不能遠逞與夫自此至沒階其以漸而逞者可知也而沒階則趨趨則翼如玉藻濟濟翔翔以朝廷之行容也故其趨如此復位踧踖敬之餘也〔語類〕衆人到末稍便撤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敬故到末稍又整頓則箇。〔按〕復位有云復其外朝之班位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孔子於魯嘗爲司寇攝相事其位當在是前此朝士帥其屬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者此意未忘於心故猶踧踖如也餘敬也集註敬之條正與首條敬之至相應又按何屺瞻取之云周禮匠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註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室諸曹治事處則九室列在治朝之堂下本文復其位連上沒階趨以爲文固降階卽是卽復位當卽在是又司士掌朝儀之位其下云王入內朝皆退〔鄭註〕反其官府治處也其文不繫朝士所掌之下而繫於司士註則非退而遠之外朝明矣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可參考也唐荊川文云自堂下之位而攝齊以升於堂上後云由是而復其堂下之位則又仰瞻堂上君實臨之以此爲敬之餘於情理較合○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說統〕此章以出入二字爲關鍵入有入門過位升堂三節出有降階沒階復位三節上是君漸近而敬有加下是君漸遠而敬無已始終只是一箇敬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勝平聲蹜色六反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秋官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上公之禮執桓

圭九寸繅藉九寸諸侯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諸伯執躬圭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圭五寸繅藉五寸諸男執蒲圭如諸子之禮〔註〕繅以織組而成藻飾所以藉玉長與圭同○天官典瑞桓圭信圭躬圭繅皆三采三就穀璧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按〕就成也○〔禮郊特牲〕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如〔或問〕所謂命圭者何曰古者諸侯受封天子授之圭以爲瑞節○按聘禮君朝服南面揖使者命賈人啟櫝取圭以授宰宰執圭屈繅轉授使者使乃受圭垂繅以受命既述命同面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按〕此在本國受命之始○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賓立接西塾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納賓賓入門左北面西上至於階公升二等賓升西楹擯者退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圭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按〕此至鄰國行聘之時在我國稱使自他國稱賓卽使也○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註〕玉卽圭也賓迎於門外升自西階南面受圭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於阼階東〔註〕欲親見賈人藏之也〔按〕此既聘之後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慶源輔氏曰〕一圭之重能有幾何豈有不勝之理乃敬謹之至容儀一似有不勝者耳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曲禮〕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文集〕問既曰平衡而又有上下莫不手與心齊如步趨之間其手微有高下但高不至過揖下不至過授否曰得之○〔或問〕禮有平衡之說而左氏記子貢議哀公邾子執玉高卑容有俛仰故以此但爲奉之平衡不高不卑之意於義爲安戰色戰而色懼也〔吳氏曰〕臨事而懼莫過於戰故以戰喻過位使〔按〕但言色勃如也此加戰字則莊而且懼矣蹜蹜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禮玉藻〕執圭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註〕踵足後跟也言舉前趾拖曳後跟不離地也○張子曰

蹜蹜如有循縁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集解圭節是在所往聘之國而將見其君時如此通是假借形容語乃執圭而行之敬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者以和諸侯之好○聘禮賓裼奉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又云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語類問聘享之禮曰正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圭通信少間仍退還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皮幣與馬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夫人凡三四次方畢所獻之物皆受但少間別有物回之又問庭實曰皮幣與馬皆陳之於庭故曰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聘禮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焉盈容衆介北面蹌焉註蹌謂容貌舒揚○語類問儀禮謂

發氣滿容何故曰聘是初見時故其意極於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有庭實以將其意比聘時漸紓也

私覿愉愉如也

私覿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語類享禮乃其君之禮物私覿則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私覿是所遣之大夫既以君命行聘享禮畢却行私禮參見他國之君也○或問私覿見於聘禮孔子行之而記禮者以為非禮何也曰胡氏以為若聘禮所行孔子所行者正也當時大夫僭於邪君於是有庭實旅百加享禮然則非禮矣故記曰庭實旅百何為乎諸侯之庭此說是也○聘禮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奉束錦以請覿註覿見也公事畢而請覿是欲交其歡欲○郊特牲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其君也註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以君命聘則有私見○私覿乃使臣既以君命享而復自將己意故其和有加然非必如享有圭璧庭實但以其土之所宜或家之所有以為贄而已○此一節記孔子為君

聘於鄰國之禮也按通節聘為主享與覿皆聘中事方聘則專於敬將君命也既聘則漸以和達君意也胡氏曰非敬無以盡聘問之禮非和無以通聘問之情愚謂執圭之為敬故自不待言享禮則敬而將之以和私覿則和而一本於敬正聖人動容中禮處

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厚齋馮氏曰據左氏史遷所載恐不無軼事是書出於門人親記烏得而疑之條辨使擯執圭兩條其容色多係從旁摹擬不似聖人教人語晁氏說亦朱子存疑之意不必深泥

○君子不以紺緅飾紺古暗反緅側由反

君子謂孔子問鄉黨一書盡言孔子中間又言君子朱子謂君子即孔子何不便說孔子潛室陳氏曰即孔子做底便是衆人合做底故聞稱君子聖人以身為教故記者以教法書之**紺深青揚赤色**

齊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縁也邢疏紺玄色緅淺絳色飾者領縁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為飾衣似衣齊服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為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飾又曰說文云紺帛深青揚赤色是紺為青赤色也故為齊服盛色○語類揚浮也紺似而今深底鴉青色○問緅以飾練服緅是絳色練是小祥後喪服如何用絳色以為飾曰便是不可曉此箇制度差異絳是淺紅色○蒙引此謂不以齊服喪服之飾常服也

紅紫不以為褻服

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祭之服可知或問青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以木克土則青黃合而成綠以金克木則白青合而成碧以火克金則赤白合而成紅以水克火則黑赤合而成紫以土克水則黃黑

合而成騂此五方之間色也。集解間色不正是正疏曰近於婦人女子之服則因於間色中獨舉紅紫而言。陳氏用之曰不以飾則不以爲服可知不以爲褻服則不爲正服可知。齊氏曰後世朝祭服綠服緋服紫蓋不特制度盡變於拓拔魏而其色已失其正矣故集註有微意焉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新安陳氏曰詩傳蒙覆也縐絺之蹙蹙者蒙謂加絺綌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精義范氏曰絺綌所以當暑必表者爲其褻也絺綌出於表表不可以親膚也古之爲衣不爲觀美或取其適於體表而出之是也或欲其便於事褻裘長短右袂是也。精言暑宜絺綌從其時也絺綌宜袗有定制也必表而出則聖人之敬也着服在一必字。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麑研奚反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邢疏緇衣羔裘者朝服也按詩鄭風羔裘如濡註云羔裘大夫服檜風羔裘逍遙註云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唐風羔裘豹袪註云君純羔大夫以豹飾是羔裘乃君臣視朝之通服也又按周禮司裘掌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註云大裘黑羔裘王藻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註云卿大夫助祭於君之服是緇衣羔裘又爲祭服矣 麑鹿子色白邢疏此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皆然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麑裘按聘禮疏諸侯與其臣視朔及行聘禮皆設麛裘但君之麛裘以麛爲褎臣則不敢純加君用青豻褎其裼衣在國視朔君臣同素衣若聘禮則主君用素衣裼使臣用絞衣裼然君臣視朔既可以同裼而行聘獨不可以同裼乎絞蒼黃色非可稱麛色也故以素衣爲正。麛同麑 狐色黃邢疏此大蜡息民之祭服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以息民大蜡同月故連言之按此則時解竟以屬之蜡祭者非是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註云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玉藻狐裘黃衣以裼之註云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臘謂臘祭 衣以裼裘欲其相稱玉藻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按充美謂加全衣掩襲覆蓋其美見美謂加單衣如袒裼以開露其美如聘禮使臣行聘之時主於敬不主於文故襲裘至行享之時主於文故裼裘此卽不文飾不裼之義也。精義范氏曰衣所以裼裘故其色必如之德之內外相稱亦然也。集解著裘時不欲其文之太著必加單衣於裘上以裼之。然又欲其色之稱故羔裘色黑裼以緇衣麑裘狐裘亦然。覲朝常服用黑以見人臣北面之義聘享尚潔用白以見精白承休之意臘祭尚上用黃以見黃冠野服之風麈日表裘不入公門此三句之爲裘在內衣在外無疑也

褻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義府褻裘私居之服便無定式而長短可以意爲故可長則長不嫌其侈取其溫也可短則短不惟其稱惟其便也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長去聲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新安陳氏曰齊寢不以衾致嚴也半以覆足可寢不可行專爲齊之寢衣而已

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條辨按必有二字便知非常用之衣而文法與後必有明衣相類錯簡何疑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厚齋馮氏曰豳詩云二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則從豳國然居不厭溫故取其厚者以爲燕服若出則以輕裘爲便也

去喪無所不佩 去上聲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礪之屬亦皆佩也〔精義〕范氏曰行禮吉凶不雜是故去喪凡所當佩者無不佩禮曰父母在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許氏曰〕凡佩有德佩有事佩古之君子必佩玉其制上有折衡下有雙璜中有琚瑀下有衝牙貫之以組綬納之以蠙珠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行有采齊肆夏之節其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玉聲鏘然鳴非僻之心無自入此德佩也內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此事佩也德佩所以比德事佩所

以備用無所不佩巾便含養成才德之義惟居喪不佩去喪則無所不佩矣〔拔〕紛帨拭物之巾也刀礪小刀及礪石也小觿大觿解大小結象骨爲之金燧取火於石木燧所以鑽火玦發弦者也捍拾也管筆彄遰刀鞞也

非帷裳必殺之 殺去聲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集解〕朝祭法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如帷上下齊闊猶今之裳然襞積是今之衣摺人身要小故於要之兩旁摺之使狹以就要也殺者斜裁其縫而倒合之使上狹下濶以就要而有縫也殺則無襞積不殺則有襞積以其用正幅也○〔集註〕要半下用深衣要縫半下語齊倍要語二句互相足謂要之狹減半於下齊而齊之廣加倍於上要也深衣之裳以布六幅斜裁爲十二幅三分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二皆在下要狹齊濶要不用襞積而旁有斜裁之殺縫也○帷裳有事於宗廟朝廷禮法所在不容於殺自此而外無不殺者不敢以私服而混於朝祭之服可見尊尊親親之必非爲省費而已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邢疏〕吉凶異服也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言哀痛無飾也○〔南軒張氏曰〕弔必變服稱其情也〔輔氏曰〕誠於哀死故內外如一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邢疏〕詩云二月初吉周禮云正月之吉皆謂朔日朝服皮弁服也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註云此與君視朔之服也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精義〕范氏曰既告老猶月朝於君也月朝於

君何也國有大事猶將預焉○〔南軒張氏曰〕孔子在魯致仕猶往月朔之朝盡爲臣之恭也○〔蒙引〕若不是致仕時則吉月而朝自是常禮焉用記○〔條辨〕此因衣服之制而類記之致仕之時人多不朝然未有朝而不以朝服者也

○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勉齋黃氏曰〕古人衣服不苟如此蓋衣身之章也輕用之是輕其身也後世朝祭之服皆不如古而士君子之服其色其制無一合於禮矣○〔四書通〕此以前記夫子之容貌此以後記夫子之衣服飲食容貌無一定之象故以如字似字形容之而不字僅二見焉衣服飲食有一定之則故但以必字不字直言之而如字僅一見焉

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新安陳氏曰〕吉月之朝豈亦襍記曲禮乎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君子亦正謂孔子也

○齊必有明衣布 齊側皆反

齊必沐浴浴竟卽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陳氏

用之曰明衣以其致精明之德用布以其有齊素之心○〔論語測〕齊何以必有明衣也沐浴則服之也所以明其體也所以明其心也○何以布也布素也致齊素之心也齊何以變食也潔其氣以潔其心也○居何以遷坐也易其身以易其心也○一其精氣心志以交於神明也其諸夫子所以慎齊乎　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語類〕問變食謂不飲酒而今之致齊者有酒何也曰飲酒非也但禮中亦有飲不至醉之說又曰不茹葷是不食五辛○〔慶源輔氏曰〕變食必致潔遷坐以易常君子致敬無所不用其至也豈簡細故一思慮已哉○〔義府〕人心易於玩忽故飲食起居亦必變而違之異於平時所以提撕此心使無時不致其精明也○不飲酒○不茹葷則又恐精神昏散而戒之亦變食之一節耳

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

常以盡敬〔精義范氏曰〕記曰齊者必致其精明之道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聖人所以交神明者皆在於此易曰觀盥而不薦亦致潔而已矣饗於鬼神在己之誠不在於俎豆牲牷也君子祭則受福無他焉推其誠而已○〔徐辨〕曰明衣曰寢衣則所以潔其體者不以晝夜殊矣曰變食曰遷坐則所以謹其食息之間者至矣蓋齊既爲齊不齊以致其齊之事在聖人非必有不齊而聖人之心固自必有以致其齊耳○四必字宜着眼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音嗣

食飯也精鑿也〔說文〕糲米一斛舂九斗爲糳鑿與糳同又釋名云糲一斛舂八斗精米也則精糳異矣〔語類〕問精鑿也曰是插敘那米白着　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按〕語本少儀鄭註聶之爲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又郊特牲孔疏先牒而大臠切之然後報切之報切之者再橫切也又少儀云麋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按〕牛羊與魚之腥其制亦如是惟細則葱薤之氣易入○而醯醢之味亦易劑〔內則〕大者爲軒細者爲膾此膾之所以宜於細也　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慶源輔氏曰〕以是爲善理也必欲如是欲也其流則爲窮口腹之欲矣○〔輯語〕不說要精要細而云不厭精不厭細正是記者妙於形容聖人處要飯着示聖人亦如常人耳一著推求便爲人欲厭精厭細總與厭粗念頭無別愚者不知味貧夫講究畸人矯俗皆反中庸也此正聖人常人分界處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食饐之食音嗣饐於冀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

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邢疏〕孔曰饐餲臭味變〔爾雅釋器〕食饐謂之餲〔郭璞注〕飯饖臭〔說文〕饖飯傷熱也〔字林〕饐飯傷熱濕也〔按〕饐餲二字前人頗不甚別集註分熱濕貼饐味變貼餲當是始則水火之節不調既傷於熱濕是爲饐繼又置之非所以致寖失其味○饖而且臭是爲餲觀本文以而字貫下可見　魚爛曰餒肉腐曰敗〔邢疏〕釋器云魚謂之餒肉謂之敗〔郭注〕餒內爛也敗臭壞也○春秋公羊傳梁亡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註〕梁君隆刑峻法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魚爛從內發也〔說文〕敗毀也兵陣外破曰敗肉謂之敗者腐自外入也　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　言不特餒敗但色味變亦不食也或不專指魚肉言亦可　飪烹調生熟之節也　生熟雖並言然尤忌生而不熟者蓋既須烹調則宜於生者自少　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或問〕王制所謂五穀未成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漢詔所謂穿掘萌芽鬱食強熟之類○〔達說〕失飪是人事失宜不時是天時未足○　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原旨〕食之精膾之細膏粱者之所深嗜而夫子特不厭無口腹之欲也○食饐肉敗以至失飪不時饑渴者之所不擇而夫子必不食無口腹之害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語類〕問割不正不食與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間才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曰聖人之心無毫釐之差謂如事當恁地做時便硬要恁地做且如不得其醬不食這一物合用醬而不得其醬聖人寧不可喫蓋皆欲得其當然之則故也○不得其醬其字正緊要其醬如魚膾芥醬之類○醬非如今所謂醬如禮記內則中有數般醬隨所用而不同○〔精義〕謝氏曰膳食之宜貴和春酸夏苦秋辛冬鹹君子之食放焉醯醢之美調以滑甘皆貴和之蓋古人欲心則寡而衛生之道則盡矣○〔雙峯饒氏曰〕當看其字其是指其所食物而言醬之為品非一飲食各有所宜古之制飲食者使人食某物則用某醬必有意義不是氣味相宜必是相制不得之則非特不備食之亦必有害故不食也○〔精言〕有烹時所加之醬如濡雞醢醬濡魚卵醬等類是也有食時所用之醬如魚膾芥醬麋腥醯醬等類是也〔按〕此照邢疏分析極清汪鈍翁文一言醬之登乎俎豆一言醬之調於鼎釜最合但後先不免倒置且此就食時言自當以食時所用之醬為主亦宜清出○周禮膳夫凡王之饋醬用百有二十甕〔註〕醬謂醯醢也大約古人醯醢鹽梅等類皆謂之醬儀禮公食大夫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註〕以其為饌本也可見古人於醬極重大約取其相宜其間亦或有相制者如內則春宜羔豚膳膏薌一條為羔豚得春氣太盛故膳用休廢之脂膏以節其氣則用醬中亦必有相制意但饒氏謂其不得則有害恐非註義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食音嗣 量去聲

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北山陳氏曰〕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氣勝便滯穀氣穀氣勝便滯元氣元氣充行者壽不使肉勝穀者養生之理當然也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義府〕惟字承上說來言肉固不使勝食氣矣惟酒以合歡則不為限量以盡賓主之情但不及亂耳〔愚按〕正惟無量而自不及亂所以為盛德之至此間若多作一折便非所以語聖人○〔覺軒蔡氏曰〕集註謂以醉為節或者猶疑導人於醉也殊不知醉字正所以釋經文之無量繼之以為節三字而以不及亂承之正所以戒人之溺於醉也況詩中如既醉而如賓之初筵未嘗不言醉但醉甚至於亂威儀則為失耳所以集註一字不可增減移易○〔新安陳氏曰〕無量不及亂以夫子則可程子是以浹洽而已為限量學者當以有量學聖人之無量否則恐致亂矣○〔胡氏曰〕亂者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甚則班伯所謂淫亂之原皆在於酒聖人飲無定量亦無亂態蓋從心所欲而不踰矩是以如此學者未能然則如晉元帝永嘉初鎮江東以酒廢事王導以為言帝命酌引觴而覆之於此遂絕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邢疏酒不自作未必精潔脯不自作不知何物之肉故不食也酒當言飲而亦云不食者因脯而并言之耳○〔按〕註義兩層自是重不精潔然却側向傷人上故云與不嘗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朱子詠薑詩曰薑云能損心此謗誰與雪請誦去穢功神明看朝徹自註云本草薑味辛微溫久服去臭氣通神明或云傷心氣不可多食者非也○〔按〕內則云 梨薑桂又曰屑

桂與薑以灑諸上是薑爲庶羞之所必用者夫子之不撤亦不必有心也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按〕適可而止才適可便自止聖人自無貪心○不必粘薑食說○〔慶源輔氏曰〕沽酒市脯不食聖人衛生之嚴也不撤薑食聖人養生之周也不多食當食者不去可食者不多惟理是從所欲不存也○〔精義〕楊氏曰先王於食有醫所以治未病也而君子之食常放焉故其所慎者如此至於疾而後用醫則末矣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卽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南軒張氏曰〕公家之祭不宿肉受神惠於公所欲亟以及人也家祭之肉不出三日懼其或敗而起人之慢也非事神之道也○〔或問〕不出三日記其事也出三日不食之矣者言其所以然者爲此耳○〔精言〕公胙不宿固是重君恩但君胙之來已在三日內過此便不可食故家之祭肉可少緩君胙必不可緩也○不宿肉不出三日照註皆以頒賜言○〔按〕此下三節皆因飲食之節而類記之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或問〕言語有別乎曰食對人寢獨居故卽其事而言之也○〔義府〕語由人先發言由己先發不語雖人說起且不與語不言雖有人同室亦不自發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精義〕尹氏曰食在口非語時寢

靜默非言時○〔翼註〕不語不言只亟存心不他此皆聖心之純一而養生亦在其中矣○〔蒙引〕食謂正含哺時非必終食都不語○食不語此節正意寢不言附記也○〔邢疏〕方食不可語語則口中可憎寢息宜靜故不言也楊氏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新安陳氏曰〕范說主理楊說主氣范爲優楊亦不可廢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食音嗣陸氏曰魯論瓜作必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精義〕楊氏曰飲食必有祭飯稻粱則祭先農菜羹瓜則祭先圃不忘其所自也君子之祭必見其所祭者故雖疏食菜羹之薄必齊如也太君子於一飲食之微不忘其自況其大者乎〔尹氏曰〕飲食必祭無德不報也不以物薄而忘本廢敬○〔或問〕瓜之爲必何也曰既曰疏食菜羹矣而又以瓜繼之則不辭矣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曰必齊如則明無不敬之祭也○〔蒙引〕若作瓜字則在菜羹之內矣必字爲是○〔新安陳氏〕曰古席地而坐置豆於地故置祭物於豆間之地○〔愚按〕禮始諸飲食綴此條於飲食之節之末乃見聖人謹於飲食之源而以禮節之所爲味以行氣氣以實志以性命之理盡仁孝之極養身養德其道蓋莫先於此○此

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慶源輔氏曰〕養氣體不以傷生聖人飲食之正也窮口腹以快其欲常人飲食之流也○〔勉齋黃氏〕曰飲食以養生故欲其精然亦能傷生故惡其敗至於失飪[illegible][illegible]欲無不致其謹焉聖人一念之微莫非天理學者不可以不戒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精義〕伊川曰君子無非正也以正養其外亦以養其內也○〔慶源輔氏〕曰形於外者雖小不正不處則存於中者密矣○〔覺軒蔡氏〕曰此句與割不正不食同○〔四書通〕此曰不正不坐後曰必正席一席之微亦致嚴於不與必之二字聖人之心無不正也○〔葉氏少蘊〕曰席南嚮北嚮以西方爲上東嚮西嚮以南方爲上此以方爲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爲正者也〔按〕此亦推類言之自是聖人所不苟然本處正義只合就尋常居處說見得聖人心安於正雖偶有小不正之物自到不得面前說不必遠說至南嚮北嚮側席專席與雖小不處意轉鬆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禮王制〕五

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精義〕范氏曰鄉黨以齒老者先之少者從之所以教民睦也故鄉人飲酒無有早暮惟杖者出斯出矣○〔義府〕鄉黨尙齒其飲酒之禮視杖者以爲節斯字重使未出而先則非徐行之道既出而後又非隨行之道矣○〔按〕此飲酒是鄉人合聚飲酒不過歲時伏臘之常若鄉飲酒禮拜賓庠門典至隆重不宜牽合○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乃多反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疫○月令季春命國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儺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謂之大儺者下及民庶皆得儺也所謂鄉人儺者蓋在此月耳 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精義〕伊川曰鄉人儺者古人以驅厲氣亦有此理天地有厲氣則至誠作威嚴以驅之也〔楊氏〕曰不誠則無物無物則無儺可也君子無所不用其誠豈苟然哉爲之其必有物也故雖鄉人之所爲必朝服而立於阼階亦致其誠敬而已○〔蒙引〕鄉人非士大夫也儺非大祭之倫也在常人以爲可忽矣孔子以爲鄉人爲我儺我主人也可不敬乎於是朝服而立於阼階阼階主人之位朝服敬也○〔義府〕儺之禮見於周官則王制也故聖人不廢既不廢則不可不盡其誠敬矣故朝服而立於阼階非但欲盡其誠敬主道也

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厚齋馮氏〕曰郊特牲云鄉人禓夫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以其達陽氣故禓於文從示從易以逐疫去難故儺於文從人從難蓋鄉人之意主於逐疫而先王制禮不禁因以達陽氣也禓儺通稱也儺出於鄉俗其事幾於戲矣而儼然朝服以立於阼階外示其敬而鄉人亦知所止不敢升階以驚室神神亦得以依已而安也〔按〕禓音陽與禓異孔疏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語類〕問

存室神蓋五祀之屬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故祖考之精神依於已若門行戶灶之屬吾身朝夕之所出處則鬼神亦必依已而存日然一室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爲天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多少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

○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紹聞編〕聖人居鄉之事偶記此二條亦可以見聖人庸德之行無微不謹處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精義〕范氏曰人雖在遠有問則誠意達焉如親見之故再拜而送之以致恭也○〔語類〕古人重此禮遣使者問人於他邦則主人拜而送之從背後拜○〔義府〕再拜而送非拜使者拜所問之人也使者所以將我命往見其人拜送則如親見其人矣雖睽隔如覿面聖心之誠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或問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而拜乃今未達故不敢嘗而拜耶已而達焉則可服而服不可服而不服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語類問此一事見聖人應接之間義理發見極其周密曰這般所在卻是龜山看得子細○龜山又曰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其未達不敢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謹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則直言之何用委曲微生高乞鄰醯以與人是在今之君子蓋常事耳然孔子不以爲直以辭康子之言觀之信乎其不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

人交之誠意。集解上節不以人遠而廢敬於拜送上見其誠下節不以不飲而虛賜於直告上見其誠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邢疏廐焚孔子家廐也以退朝知之○或問退朝聞之一時之間急於問人故未及問馬耳然亦豈終不問哉蓋必將有以告者矣○南軒張氏曰仁民愛物固有間也方退朝始聞之時惟恐人之傷故未暇及於馬耳○義府畢竟亦問到馬只是廐焚問馬人之常情聖人恐人救馬而傷故問人而不問馬迥出常情之外有非安排用意所能及者門人所以謹記之。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或問聖人席不正不坐矣豈必君賜食而後正之耶曰席固正矣將坐而又正焉所以爲禮也曲禮主人既迎賓則請入爲席矣賓既升堂主人則又跪正席矣夫豈先爲不正之席至此然後正之哉蓋敬愼之至耳○義府平日席不正不坐至此又正之以爲禮焉敬之至也食熟物也先嘗之是不敢虛其賜正席以嘗之是不敢慢其賜不薦與頒賜意俱輕只重在如對君上。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義府於先嘗見遠下之仁於薦之見奉先之孝於畜之見育物之仁皆自其敬君者推之而其義要皆以敬君爲重也○按三必字單看排看互看俱有義在單看者賜以君重也排看者食與腥與生各致其敬也互看者所賜既殊而所處亦異斯以爲聖人之時中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反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禮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孔疏禮敵者共食則先祭若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先飯辯嘗羞者飯食也謂君未食而臣先食徧嘗羞膳也所以爾者示猶行臣禮爲先嘗食之義也○若有嘗羞者則侯君之食然後食孔疏此謂臣侍君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也既不得爲客故不得祭亦不得嘗羞則君使膳宰自嘗羞也按此二條言侍食之禮君若客之則命臣祭臣乃祭於是先飯不敢當客禮也若君不見客則君祭而臣不祭亦不先飯今夫子侍食君已祭矣未嘗命夫子祭而夫子猶自先飯蓋以臣之侍君本當致敬不必待以客禮而始然其視常禮益加謹矣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illegible]者常居北牖下。爲君來視則暫時遷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以病臥不能衣朝服及大帶又不敢不衣朝服見君故但加朝服於身又加大帶於上是禮也。〇〔語類〕玉藻云居常東戶寢常東首時自多東首亦有隨意臥時節如記云請席何鄉請衽何趾這見得有隨意向時節。〇〔雙峯饒氏曰〕君未視疾容有隨意所適者但君視則必正東首之禮。〇〔慶源輔氏曰〕一息尚存不敢廢禮況有疾而君視之乎加朝服拖紳蓋禮之變也亦禮之宜也然亦必病不能支方可如此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精義〕尹氏曰不俟駕急趨命也亦父召無諾之意。〇〔或問〕而士之未仕雖其國君召之亦不當往但致仕之後或召而往則與他國之君耶〔按〕此與孟子言孔子當仕有官職而

以其官召之義判然亦可參。〇〔義府〕荀子曰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以此看禮最活尋常大夫不可以徒行及至趨召則徒行乃更爲禮而至於顛倒衣裳不爲過儀文逐敬而移因心而制豈有常乎。〇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徐思曠曰〕此章書節節有君字便見處處有禮字在。〔按〕聖人朝常大禮已見入公門節此節只就君前飲食起居無往不敬不以常變而有殊乃益見聖人中禮之妙正訛者善觀聖人處

〇入太廟每事問

重出

〇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禮檀弓〕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按〕此猶以賓客言若朋友則於義益篤矣。〇〔胡氏曰〕朋友人倫之一以其死也無父族母族妻族無旁親主之是無所歸也爲朋友者不任其責則轉於溝壑而已故曰於我殯此節獨記一日字必嘗有是事人莫知所處而夫子有是言也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但曰殯而不曰葬則其親者在遠必訃告之未及故也。〇〔語類〕朋友之義固當如此後世同志者少而泛然交處者多只得隨其淺深厚薄度吾力量爲之寧可過厚不可過薄曰朋友交遊固有淺深若泛然之交一一要周旋也不可於自家情分稍厚自着如此須是情文相稱若泛泛施之却是曲意徇物古人於這般所在自分明如交友稱其信也執友稱其仁也自有許多様又如於師吾哭諸寢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哭諸野恩義自有許多節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

祖考同於己親也。〔[illegible]〕車馬雖重自聖人視之不過財物之類耳人惟重財乃重車馬聖人只見得通財爲朋友之當然無可拜處若祭肉雖微聖人見祭肉便如見其所祭之祖考安得不拜拜其祖考非拜祭肉也〔按〕非祭肉不拜只重不拜上曰祭肉則拜正以形車馬之不拜也集註敬其祖考同於己親看是說所以拜之故却正說所以非此不拜之故言車馬則他物可知矣賓主須認得分明〇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四書通〕朋友以義合當殯而殯義也當饋而饋亦義也義所當爲不可辭義所當受不必拜

〇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

申夭夭是也。〔精義〕伊川曰寢不尸無不敬也〔謝氏〕曰寢舒布其四體然無縱不斂之慢〔楊氏〕曰昔之論養生者以爲睡則欲蹴覺則欲舒引孔子不尸臥爲証理或然也〔或問〕以爲此亦旁支之小義〇〔厚齋馮氏〕曰寢所以休息易於放肆也放肆則氣散而神不聚居所以自如無事乎容儀也爲容則體拘而氣不舒皆非養心之道〇〔慶源輔氏〕曰容儀謂奉祭祀見賓客之容貌威儀也然居家亦自有居家之容所謂申申夭夭是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之極乎莊敬耳聖人德成仁熟雖寢與居亦有常則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南軒張氏〕曰狎謂與習熟者褻謂見之頻數者〇洪氏曰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謂不相識者也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謂素所親比者也〇〔蒙引〕狎與褻不同狎謂素親狎謂其人與我素熟也褻謂燕見謂我之見其人非在公所禮法之場及稠人廣坐之中也變與以貌亦不同變只是改舊容有驚哀之意而已以貌則加敬矣而以貌之中亦不同於見冕者尊有爵而不敢忽也於瞽者矜不成人而亦不敢忽也〇愚按狎以人言褻以地言見齊衰是其人猝有非常之變故人雖狎而必爲之改容若冕者瞽者兩種人原非可狎故就燕見之地言雖褻必以貌洪氏概以素所親比言尚混 餘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邢疏〕古者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爲敬名 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 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紹聞編〕見齊衰者雖狎必變乎時也凶服者式之在車時也聖人之哀有喪如此[illegible]王者以民爲天集註引用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正極言民數之當重也夫子之式意固如是而或者以爲孔子車中勞煩意在得位治民故見負版而亦式殊非本義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精義〕范氏曰盛饌爲己設則必敬主人之禮變色而作者至敬之節也〇〔慶源輔氏〕曰變色而作謂改容而起以致敬也〇新安陳氏曰主敬客故爲設盛饌客敬主故變色而作若不敢當也夷然當之則爲不敬不知禮矣〔按〕禮有在於盛饌之中者主人備物以致敬夫子敬其饌實卽敬其禮禮有在於盛饌之外者饌盛而致敬之意益無以名言其盛夫子敬其禮非以敬其饌條辨云有字中具有情文故必字中兼應內外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精義〕尹氏曰畏天威也易震卦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蓋此意也〇〔語類〕問記云云看來不如此定是不安但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如此曰固當常如此但亦主於疾風迅雷甚雨若平平底風雨也不消如此問當應接之時無相妨曰有事也只得應〇〔王氏〕曰迅雷風烈天之威也天子當自察於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於國家士庶人當自察於身恐懼修省何可已哉〇〔蒙引〕與大舜之烈風雷雨不迷者並行而不相悖故曰必變非聖人爲所驚悖而失次也〇〔義庭〕聖人卽天天變聖人安得不變舜烈風雷雨不迷見知天之至夫子迅雷風烈必變見畏天之誠 〇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近語〕變也者只是不失吾常而已若先其常不悖此心之本體少淵而凡所處必至於失己失人狎衆褻天矣非聖人自然之容貌也〔按〕變處只是一敬字作骨故變而不失其常但在聖人分上

須識得他自然中節處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曲禮〕云獻車馬者執策綏又云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又云君出就車僕并轡授綏〔孔疏〕取貳綏者貳副也綏登車索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故僕振衣畢取副綏而升也并轡授綏者謂以六轡及策并置一手中以一空手取正綏授與君合登車也又云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者謂爲一切僕非但爲君僕必授綏與所升之人也

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文集〕君車已駕則僕者負良綏取貳綏以先升既升然後以良綏授君君正立執之以升○〔存疑〕重在正立不容不執綏輔氏謂執綏則不忘有事并是升車正立與席不正不坐一也○〔義府〕正立執綏一直說

重在立上○蓋人之升車孰不執綏以升其執綏而未升也孰不立以執之是立以執綏者人所同而正立以執綏者則夫子之所獨然執綏便欲升車矣其立不過暫時耳是亦造次不離於正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曲禮〕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孔疏〕車輪一轉爲巂輪高六尺圍三徑一每巂一丈八尺五巂則九丈矣立視雖遠亦不過此顧不過轂者車轂也若轉頭則不過轂過轂則掩後人私也○〔或問〕車中之容禮之所以如此者爲惑人心也聖人則非必爲其惑人心而戒之也楊氏謂盛德之至動容周旋無適而不中節得之矣范氏知其非止爲惑人人則善而以爲以禮自防故視必以禮則亦非所以語聖人也○〔說統〕聖人心安於正之妙莫可形容故特假不內顧疾言親指以形容之若實說他目容端口容恭手容恭說聖人如泥塑人相似而不得其神非記者立言本指〔愚按〕讀鄉黨書皆宜作是觀

○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新安陳氏〕曰大夫得乘車觀瞻所係夫子謹之非勉而能蓋動容周旋自中乎禮其見於乘車者如此○升車記初乘時車中記在車時古人乘車必立惟老人安車則坐婦人亦坐然上節正立是方升未升時說約謂執綏已指在車不但言方升非是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精義〕明道曰色斯舉矣不致悔吝翔而後集審擇所處又曰色斯舉矣知幾莫如聖人翔而後集不止擇居凡事必詳審也尹氏曰聖人難進易退見幾而作此其常也○〔西山真氏〕曰色斯舉矣去之速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行○魯受女樂而孔子去即此義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伊尹俟湯三聘而後幡然以起太公伯夷聞文王善養老而後出即此義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聚

會之間猶謹諸此況仕止久速之際乎〔賈誼〕賦所謂鳳縹縹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此即色斯舉矣之意又曰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此即翔而後集之意後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戊不設醴而去諸葛武侯必待先主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乎此者○〔按〕斯矣字而後字都隱藏得時字在裏只將色字翔字畧一小頓便見然此

上下必有闕文矣。〔胡氏〕曰上不知爲何人之言下不知爲何事而發故以爲有闕文也○〔愚按〕記者懸空立此二語是先經起義法觀下文子路之共雌雉之作分明爲色斯舉矣爲照至於未作之時便是集旣作之頃便是翔方其集也夫子所以有山梁之感也及其旣翔雖聖者亦惡乎知其所至哉首二句驀然突嗅與下節正在即離斷續間使人自含邢疏竟以爲此言孔子審去就未免死於句下然必云上下有闕文恐亦非記者微指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爲

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攷〕此采邢疏說纂集註當亦存
之聯備一說耳晁氏曰石經嗅作戞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
臭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爾雅鳥曰臭郭璞註鳥之張兩翅臭臭然摇動者名臭按此
與晁說義畧同爲可從者愚按如後兩說則其字當爲拱執之義然此
必有闕文不可彊爲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董氏曰共者向也衆
星共之子路共而立皆向之義嗅傚晁劉註蓋古字如此
若以嗅爲嗅食之嗅則夫子之不食何待於嗅此以常情
料聖人也夫子平日正在不能自隱道大而不見容厄於
陳蔡宋衛屢矣春秋之時非夫子之時也文章可開適足
以立天下之的故於雌雉有感焉春秋終於獲麟出非
其時春秋以作使麟隱其德匿其形又安得而獲之夫了
感麟與歎雉同意學者當參看○〔義府〕時哉不是飲啄得
其咏正言其飛止之得其時也○子路因夫子之歎起而共

立原非有心而雉遂長鳴而作故引之以爲色舉翔集之
識○〔說統〕夫子與弟子偶爾行遊瞥見雌雉獨機有感寓
言自歎蓋一時景色指點與二三子共之但夫子機心盡
忘雖若顧歎息而飲啄自如所謂至人入鳥不亂行者也
一見子路向之遂驚鳴遠逝則所謂翔舞而不下者耳此
等自有天機存焉不知所以而然門人就目前拈出以明
夫子爲聖之時而後人以爲淺事也○〔愚按〕夫子爲聖之
時鄉黨一篇本自散散說來節節藏一時字到此結穴却
不與明言只就夫子歎山雉之時點出○識得破時時哉時
故分明是夫子自道然卻須會得大易艮彖時止則止時
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乃見聖人全體或但以
沉幾遠害爲言便小覷了時字任說得高深玄妙只是黃
老家言與聖人分止無涉故須熟精鄉黨全篇觸處
無非德盛禮恭從容中道這時字方見得眞道得眞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十一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
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蒙引〕輩字正貼進字不得故集註釋以猶言謂之進者天地開
人物前一番進上下後一番又進上來有逐漸進上之意故云進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
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
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

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
過於文也〔精義〕伊川曰周末文獘當時之人自謂得宜而以古人爲質朴故孔子欲從古人古人非質朴
也○〔語類〕禮只是一箇禮用得自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
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自做得一般様忒
好看了古人只是正容謹飭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樂亦
只是一箇樂亦是用處自不同古樂不可得而見矣只如
今人彈琴亦自可見如誠實底人彈便雍容平淡自是好
聽若弄手弄脚撰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見繁碎耳○問
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也不止
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
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如今日事都恁地侈靡某
在南康時通上位書啟只把紙封後來做書盝如今盡用
紫羅背盝內用眞紅事事都如此如何合殺〔按〕此舉一以
例其餘令人可猛省○〔輯語〕上節述人言下節自斷故講
上節未可便下斷論然看註云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
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則上節中已隱含是非意在蓋

先後二句原屬夫子指陳野人君子四字乃時人之言耳○〔松陽講義〕周初文武周公制作盡善當時風俗淳厚用禮樂者莫不彬彬文質得中今去周未遠是先進於禮樂及至春秋之時風俗日靡故其奢侈者固不必言即猶是禮樂而周旋裼襲之際聲音節奏之間頓覺今昔不同這是後進於禮樂昔固未嘗朴也以今之日習於華者較之覺昔之朴矣昔固未嘗野也以今之日習於巧者較之覺昔之俚矣由是羣然一辭指先進爲野人後進爲君子其始不過一二浮薄之輩聞此風氣漸而謹愿者亦復爲之其始不過一二少年之士倡此議論漸而老成之徒亦共和之若此者非但立不住抑且識不破立不住者見世俗都如此恐一人獨異不無戾俗之處識不破者附中先有俗脉日中圓於俗態作見而驚嘗習久而相忘遂且靡然從之當此之時不有人爲之力挽風俗日下可勝道哉○〔傒遊〕君子謂賢士大夫蓋時人崇尚虛文故只有繁文縟節便可稱賢不獨謂之有禮統且謂之有學問矣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精義〕明道曰先進之於禮樂有其誠意而質者也故曰野人後進之於禮樂習其容止而文者也故曰君子孔子患時人之文弊而欲救之以質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取其誠意之多也〔愚〕按文弊則救之以質此爲張江陵先進章程文之所本伊川亦曰言若用於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小過之義也蓋亦主質言似皆與集註就中意微別然或問云安知當世所謂儉非昔之所謂中〔雙峯饒氏〕曰聖人之道無適不中用禮樂而從先進在當時則爲崇質在理則爲適中此說最能融貫程朱兩家之意然莫如照註損過就中爲較直截○〔語類〕問孔子云吾從周只是指周之前輩而言曰然聖人窮而在下所用禮樂固是從周之前輩若聖人達而在上所用禮樂須更有損益不止從周之前輩若答顏子爲邦之問則告以四代之禮樂〔愚〕按此特推言外意本章從先進却只主從周之前輩○〔新安陳氏〕曰文武周公監夏商之禮而損益之夫子稱曰郁郁乎文蓋謂其文質得中即彬彬之文也此周盛時之文即先進之所從事者此章從先進之云正是厥周末之文過其質而欲從周盛時文質得中與從周之言互相發從周正是欲從先進耳○〔慶源輔氏〕曰時俗易得逐流而狗末聖人常欲損過以就中聖人之所以轉移其俗者其過化存神之妙雖未易窺則王於損過就中之用則有不可易者○〔按〕如字是承上作轉就當下現成所用者而言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夫子固無時無處不用先進禮樂也若以如字作設如之如并以用之俟得位行道不似夫子現身說法繫對時人之論而云然矣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閒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語類〕此說當從明道謂此時適皆不在孔子之門思其相從於患難而言其不在此門人記之因歷數顏子以下十人并目其所長云爾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行去聲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精義〕范氏曰自顏子以下皆從夫子厄於陳蔡者也時無在夫子之門者故曰皆不及門也有德行者有言語者有政事者有文學者顏閔伯牛可以爲輔相仲弓可以爲諸侯宰我子貢可以使四方冉有可以治兵賦子路可以爲將帥子游子夏可以立制度而不免厄於陳蔡此則天也○〔或問〕德行者潛心體道默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語者善爲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爲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蓋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爲先誠以躬行實造具體聖人學之所貴尤在於此非若三者各爲一事之長而已也然程子猶以爲游夏所謂文學

固非秉筆學爲辭章者尤不可以不知也○語類問四科之別曰德行是箇兼內外貫本末全體底物事那二件各是一物見於用者又曰德行得之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問德行不知可兼言語政事文學否曰不消如此看自就逐項上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德行而短於才者按集註并目所長正不必論其所短○紹聞編四科者弟子所目夫子未嘗以是設科也聖人教人各因其材使入於道後來各有所成言其所長則有是四者之目耳要看所長字如子貢長於言語其學豈必不以德行爲本○說約既記此十人而又目其所長者見得其賢如此宜乎在難而有絃歌之樂居安而切思慕之情也按并目所長之故與上皆不及門隱隱神迴氣合至教人因材只於此可見耳非本旨

○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音悅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精義范氏曰夫子所與言者皆其未知者則疑而問問則有以起夫子之意而發其言若子夏之言詩助也顏子無所不知語之則心悅而躬行之夫子所與同道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語類李先生云顏子於聖人根本有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夏乃枝葉之功○紹聞編根本有默契處所謂體段已具也顏子所以未及聖人者只是須待聖人之言觸其機而後能過顏子於聖人所爭爭只爭些蓋聖人只默他這些便與間轍所以言而無所不說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義理昭融固不因人之問而後有所知亦不以人之不問而遂有所疑顏豈有待於學者之助哉然疑而問問而益得以發其精微若子夏之起予則亦不能無也○傳習錄道

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愈顯聖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問難底人胸中窒礙聖人被他一難發揮得愈加精神若顏子聞一知十胸中了然如何得問難故聖人亦寂然不動無所發揮故曰非助○新安陳氏曰如終日不違語之不淆皆無所不說之驗○刪正亶無所不三字語上亦悅語下亦悅正言亦悅反言亦悅譬衡時雨及物隨所沾聞靡不欣欣向榮此夫子所以深喜○輯語須從有憾之辭托出深喜之實乃得當日語妙一下者實贊歎是後儒註解非聖人口氣無所不說正即非助我處若分作兩截便似上句貼憾下句貼喜神理索然矣○悅乃渙然氷釋怡然理順若作意刻畫說成驚喜之意此是作見道理人境界非顏子分量也○集纂惟其於吾言無不說故爲非助我者此集註所以先之默識心通後云無所疑問須知註意原將通節一讀說兩句都是憾辭兩句都是喜意或云無所不說如何說是憾不知因無所不說而遂非助我非若憾而何

○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

按聖人之謙德乃極形聖人之語意曲折正見其喜憾交集之情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或問小註此只是言家人稱其孝友而外人亦信之總見其實有是孝也問集註胡氏孝友之實積中而著外如何曰惟其有孝友之實積於中則人與父母昆弟之言自著於外○慶源輔氏曰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者固有之矣然或溺於愛或蔽於私則誠否未可知也至於人皆信之無有間言則誠著而德彰矣○紹聞編父母兄弟稱其孝友庭無間言也人不則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也此非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則家庭之間尚不能保其無間言況欲人皆信之乎孝友一理孝者必友不友非孝故總之曰孝哉閔子騫○輯語父母昆弟稱在前人信之

在後此自內及外必然之理看父母昆弟之言言字緊貼父母昆弟非人能知其隱而自有言也但皆信之無異論耳○或問吳氏曰韓詩外傳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三子疾惡子騫以蘆花衣之父察之欲逐後母子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而止母悔改之後至均平遂成慈母此夫子所以稱之也且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語者之誤按閔子後母事考韓詩外傳無之或問第據吳氏之說云爾或亦未之深考耶以世所習傳姑載之○輯語俗傳閔子故事不知其有無其書事語句俱鄙俚必非春秋時記載學者固不得據此以論閔子之孝然此中却足發人倫情理之變世間後母之不慈固多然極惡不可感化者亦無幾只是爲子者未必能盡其道耳○愚按聖人於弟子無稱字之例吳氏以爲集語者之誤良然近有以孝哉閔子騫句屬之人言而夫子因述之者於義亦可通至集註獨取胡氏之說蓋以其文義渾而該處變意不必明言然亦未嘗不可包括裏許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此詩衛武公所作使人日誦于其側以自警此四語乃其第五章之句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家語弟子行篇獨居思仁公言思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語類三復白圭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於言行也○愚按抑詩中如慎爾出話無易由言皆教人謹言而此四語尤爲警絕蓋以白圭與斯言對舉則所以珍重斯言者已至矣而且曰白圭之玷尚可磨斯言之玷不可爲則其懍懍危懼之心視白圭尤加慎焉然徒肄業及之亦誰復知其言之有味者南容惟深有意於謹言故不覺形之於三復子惟灼見其所由三復故知其定得力於謹言在南容直是全副精神非躭詩句在夫子亦是全副眼力直透心竅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此是合公冶長

篇子謂南容章解之愚按當是前章爲斷此章爲案故集註下兩所以字以見不廢免禍之故之所自來○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按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則謹行意即在謹言之中前章集註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故本註亦兼有道無道言之大全饒氏單主不以輕言妄動取禍非是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去聲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一言之間輕重之等則有截然不可亂者○胡氏曰記言之例君問則稱孔子以對尊君也大夫之問亦然則非禮矣蓋稱氏以異乎門人而去對以降於國君乎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係辨顏路請子以爲之椁則已之無財可知不但請子以爲之椁而請子之車則子之無財亦可知固是溺於情亦以淵之賢而深痛惜之似有不妨加厚之意故下文夫子以才不才言之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語類問顏淵死孔子旣不與之車若有錢還亦與之否曰有錢亦須與之無害○問注以爲命車何以驗之曰禮記言大夫賜命車○南軒張氏曰聖人正大之情天地之情也鯉雖不可以並淵然在已則子也無椁則亦已矣淵雖賢而父之葬子也亦稱家之有無而已又何必强爲之椁乎夫子視淵固猶子也不得舍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於淵矣○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强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

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紹聞編愚按脫驂事不可信聖人哀樂中節今日惡夫弟之無從而脫驂尤非聖人氣象胡氏云君子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意以若於義未安雖有財不可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此以義斷之者也觀伯魚死不徒行以爲之椁則夫子之無他財可知若有他財則聖人必不以天下儉其子今日必以葬伯魚者葬顏淵不待顏路之請矣顏路請車爲椁而不以爲嫌聖人一以理爲權衡而不以勉强副其意爲厚。所告一。誠心進道而稱家有無與夫可否之義俱見於言外益又無非教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講義尹氏曰孔子於顏淵之死自傷道之無傳若天之喪已而重惜之○新安陳氏曰夫子之道賴顏子以傳者也顏子在則道有傳孔子他日雖死而不死顏子死則道無傳孔子今日雖未死而已死故不謂天喪回而曰天喪予良可悲已○洪氏曰孔顏一體也回何敢死子在故也天喪予回死故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慟從去聲

慟哀過也蒙引從者曰子慟矣此亦不欲其過於傷之意覺之欲令其節哀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條辨此是猛聽從者之言而不自覺察故反問之也下非夫人之爲慟句又是意中畧一停頓語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夫音扶爲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新安陳氏曰觀不自知其慟若過也然哭顏淵而慟非過也其哀之發而中節者與○蒙引胡氏以爲情性之正乃正見聖人慟回之宜深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潛室陳氏曰喪禮固有分亦須兼稱貧富固有分雖得爲而貧不能舉禮者故云稱家之有無分不得爲者不在此限孟子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兩言最盡○蒙引厚葬兼棺椁說或曰棺椁是殯非葬也此說非死葬之以禮此句內有殯意在不但只是葬埋也喪具稱家之有無兼棺椁在內葬之一字兼衣衾棺椁墳墓說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語類〕門人厚葬是顏子之門人不得視猶子以有二三子故也歎不得如塟鯉之得宜此古注說得甚好又簡徑○〔新安陳氏〕曰蓋疑辭以請車爲椁觀之疑顏路聽之也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塟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精義〕尹氏曰喪具稱家之有無顏淵貧而門人厚葬之非也回之於孔子猶父也以顏路而不得事其事乃歎不如葬鯉之得宜也○〔或問〕夫子所謂不得視猶子者乃歎恨之辭又曰深責門人則顏路之失亦自見矣○〔勉齋〕黃氏曰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曰不可安貧之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喪子之歎哭之而慟非厚於顏子也爲道也請車却之厚葬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爲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南軒〕張氏曰顏子在聖門門人莫先焉故於其喪門人所以記夫子處之者甚詳仁之至義之盡也○〔四書通〕無臣而爲有臣非理也豈所以葬夫子家貧而厚葬非理也豈所以葬顏子○〔蒙引〕此處須以曾子易簀來參看蓋聖賢於道理直是要無纖毫之憾君子愛人以德意猶未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反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語類〕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愚按〕此事鬼知死之問所以皆爲切問須識得子路之問爲切問。方會得夫子之言乃正所以深告。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精義〕范氏曰事人者爲臣則忠爲子則孝忠孝可以事鬼神忠信至誠鬼神饗之能事人則能事神矣君子

爲善惟日不足脩身以俟死死非所當問也聖人教人能盡人道則可以事神能知生則可以知死問死非學之序故不以告也〔或問〕申之曰學固有序夫子之告子路正以其序告之也〔伊川〕曰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人能原始而知生理便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明得則雖千萬般安排着亦不濟事又曰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胷中塋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畧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要無別理○〔語類〕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地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無欠闕到那死時乃是生理已盡安於死而無愧○事人須是誠敬事鬼亦要如此事人如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其所當事者事鬼亦然○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誠敬不至以之事人則必不能盡其道況事神乎不能曉其所以生則又焉能曉其所以死乎○問未知生焉知死先生曰若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矣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是也○反只是推轉來謂推原於始却折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頭之意○〔雙峯〕饒氏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如人有箇父母活在這裏尚不會奉事得死後如何會奉事○〔紹聞編〕朱子說知生知死處有存吾順事殁吾寧之意非但知其始終聚散之常理而已

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文集〕問聚散故有死生由幽明故有人鬼而所謂理則無有聚散幽明之異學者求盡乎理可也盡乎事人之理則鬼神之理不外是知其所以生則死之理可見亦即其著見者而致其知實其行而已不然將求諸恍惚茫昧之域終亦不知焉爾矣曰亦善然事人之道未易盡所以生者亦未易知也○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可見矣○〔宋註〕發明未能焉能語氣一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一見學之有序不可躐等而有序意較重蓋夫子非泛論人鬼死

生之理是答子路求所以事之知之之方也○玩註另一但字轉落然是分明○條辨所謂學之有序不可躐等者須事鬼道理只從事人做去知死道理只從知生去方其事人知生只是踏實地做工夫到得事人知生之理盡而事鬼知死之理已在裏面矣此所以為無二理也

○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語類〕問一而二二而一是兼氣與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慶源輔氏〕曰晝夜者氣之明晦也死生者氣之聚散也故晝夜之道即死生之道也明則有晦聚則有散理之自然也一而二者人鬼死生雖是一理而有幽明始終之不同二而一者雖是幽明始終之不同而其理則未嘗有二也

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精義〕呂氏曰能盡人之道則事鬼之道備知所以生之理則死之理明蓋通乎晝夜之道則人

鬼無異事生死為一貫爾此所以答子路非拒之之辭〔謝氏〕曰此夫子深語子路以死與鬼神之理也天下之事雖在八荒之外猶有見聞之驗獨死與鬼神之情狀從古以來不見以聞見驗特知者以理考之故欲知死莫如知生欲知鬼神莫如知人也○〔語類〕世間無有聚而不散散而不聚之物聚時是這模樣則散時也是這模樣若道孔子說與子路又不全與他說若道不說又也只是怎地○〔東萊呂氏〕曰子路來問之心蓋以人者吾所自知所不知者鬼神而已生者吾所自知所不知者死而已曰夫至理無二知則俱知惑則俱惑子路果知人則必無鬼神之問果知生則必無死之問觀其問鬼神可以占其未知人也觀其問死可以占其未知生也夫子答之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蓋夫子提耳而誨子路無非眞實語世儒乃或以為拒子路之問豈不惑哉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誾侃音義見前篇 行胡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敎育之。〔或問〕誾誾者外和內剛德器深厚所謂和悅而諍者也侃侃則和歷不足而剛直猶見矣○返和悅而諍用前篇註語在本章只謂和說中剛氣自在非必有所諫諍也○〔文集〕侃侃只是比之誾誾者微有發露顯著氣象便是涵養未甚深厚處○〔語類〕誾誾是深沉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侃侃剛直貌不必泥事迹以二子氣象觀之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便自矜有這般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誾誾氣象○問誾誾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如冉有平日自是個退遜底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曰四子皆意思大同小異求賜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發在外閔子則又全不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四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曰豈非以卑承尊易得入於柔佞卑諂四子各露其情實如此故夫子樂之曰都無那委曲回互底意思○〔精義〕楊氏曰四子侍側天下之英才也形於外皆其力分之所至故子樂○〔蔡氏〕曰此章當以侍側時為主以觀四子氣象四子皆無柔

佞之失○〔蒙引〕誾誾行行侃侃氣象雖不同然皆正氣之挺出一時之英才故夫子樂得而敎育之異乎謹厚循默之流難以振拔有為冀其成就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精義〕謝氏曰四子之情性不同皆不害其為自得故夫子樂之行行不害為直然非涉世之道使子路由此少知進也何不得其死之有〔楊氏〕曰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則聖人以其行行得之於省莊之間而知之加是其吝也然由之不得其死雖不足以成仁與夫求生以害仁者有間矣○〔語類〕曰然者未定之歟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習亦必有以處死○問由之死疑其此不明於大義豈有子拒父如是之遜而可以仕之乎曰然仲由之死也有些沒緊要然說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

參贊之始其事孔悝悝卽出公之黨蓋其心不以出公爲非故也如衞君待子而爲政夫子欲先正名他遂以爲迂故其事悝蓋自以爲善而爲之而不知其非義也○〔四書〕鈍進道貴於剛爲其能振拔而有爲也閔子數人皆剛德也行行與侃侃異者侃侃只是剛直已著行行則純乎剛也有矣始而樂之謂進道者剛也終而戒之謂僨事者剛也○〔蒙引〕孔子此言非相子路也蓋憂子路之强而危其有取死之理故特明言使知所戒耳豈願其言之中哉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卽曰字之誤

○魯人爲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爲蓋改作之〔條辨〕魯人字含蓄有爲之主其議者如若但脩理葺治便是事所當然爲者或易其地或改其規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南軒張氏曰先儒謂長府爲藏貨財之府、貨財之府無故而改作得毋不爲人以崇利聚斂之意乎故閔子以爲當仍舊貫而不必改也愚按集註勞民傷財只在當下說至崇利聚斂意乃又從改作後推出一層然畢竟以註義爲正○〔慶源輔氏曰古人改作必不得已者也改作府藏意必有可已而不已者故子騫以是諷之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或問小註〕始言仍舊貫如之何一似商量未決者繼而曰何必改作則有確然不易之意是一言之間既有以切中乎事理之宜而舒徐曲折又足以感動君大夫之心故夫子稱之不獨取其言之當理亦喜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有德之言也愚按集註當理意較爲切實

上句言不妄發正極言其發必當理耳亦不必坐煞平日不言○〔新安陳氏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卽此長府也改作之事經傳不載使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溥矣閔子本不尚言語而言必有中惟有德者能有言也專事言語者其言未必雍容簡當如此○〔集解〕看得閔子一身分越高則聖人深情愈出贊閔子正以警魯人也一師一弟閒閒言論而長府之役遂寢清議之所關大矣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或問〕與己不同所以釋夫奚爲於丘之門耶○〔愚按〕由之瑟丘之門兩兩相形聖人當日正有無限期許在解此則與下節更非兩意引而進之非擯而斥之也

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曰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地故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蒙引〕由字對丘字看丘之所尚者中和也而由之瑟則不中和故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蓋人於音樂最有不容僞爲者心動於氣氣發於聲所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使子路因夫子之言而欲改其北鄙殺伐之聲亦必自養心養氣始夫子之言固不專爲鼓瑟也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南軒張氏曰〕由入室言則升堂爲未至由門廡之間望則升堂大有間矣聖人斯言非特以言子路亦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按〕堂室亦卽從上節門字生來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

遽忽之也〔慶源輔氏曰〕子路剛明而粗率之氣未除覬其勇於行義欲車裘共敝及程子謂其達却便是堯舜氣象則其升堂可知至於以正名爲迂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之類是亦未入室之驗也○〔四書通〕正大高明形容堂字精微之奧形容室字精矣未入於室是子路已學而未深入精微之奧亦不入於室是善人未學而不能深入聖人之室者也○〔蒙引〕問道之正大高明如何精微之奧又如何曰如仁如義做得成就片段處所謂斐然成章者此正大高明之域也至於義精仁熟止於至善而適乎大中至正之歸者此精微之奧所謂室也非是堂一箇道理室又一箇道理就此鼓瑟一事而言亦見得子路之升堂而未入室處彼其以行行之資兼人之勇雖日不足於中和然其所發必終無一毫軟俗之態其心事直可質之青天白日此亦其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也然未能以理勝氣使涵養純熟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病是未入室也孔子斯言固不專爲鼓瑟發然只是一箇子路故即此一端亦以見其槩云○聖人之言隨時變化所施各當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爲子路言也由也升堂矣

未入於室也爲門人言也○爲子路言則諷其所短爲門人言則表其所長無非教也○集註下一巳字特字重在升堂上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語類〕問過與不及處莫只是二子知見上欠工夫曰也不獨知見上欠只二子合下資質是這模樣子張便常要將大話蓋將去子夏便規模謹守看論語中所載夫子告子張處如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之類如子張自說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此說話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這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他便把來蓋人其疏曠多如此孔子告子夏如云無爲小人儒又云無欲速無見小利如子夏自言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又問參也竟以魯得之魯却似有不及之意然曾參雖魯而規模志向自大所以終能傳夫子之道子夏合下淺狹而不能窮究道體之大全所以終於不及曰魯自與不及不相似魯是質朴渾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事欠了些子○〔文集〕問歷考二子言行之間有以知其因氣稟之偏而失性情之正曰此說甚佳二子晚年進德雖不可知然子張之語終有慷慨激揚之氣子夏終是謹守規矩○〔輯語〕道貴得中是此章骨子過不及三字才有着落〔愚按〕道以中庸爲至集註到末節方與提明本節只照經文平分各還所以過不及之故中字自宜尚渾

曰然則師愈與　與平聲

愈猶勝也〔按〕子貢發口問箇師與商便似隱然有愈師之見到得一聞過不及之評衝口直出便道是師愈然則二字語氣固甚急然亦就常情而論才分過底自是勝於不及底故再與審一審討箇眞實下落亦見子貢善疑善問處莫便道子貢才質近師便分軒輊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爲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慶源輔氏曰〕子貢所謂然則師愈者以才質言也夫子所謂過猶不及者以義理言也以才質論之則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以義理論之則過與不及皆爲失中而於道均爲未至也○〔新安陳氏曰〕集註不過引中庸賢知愚不肖之說以發明過猶不及之旨非指子夏爲愚不肖也正文之意只言過不及均失中耳聖人之教以下本文未有此意說聖人造就二子而欲歸之中道乃此章言外意○〔愚按〕道以中庸爲至是過不及界分是箇字定盤針知愚賢不肖只大槩言之固非指子夏爲愚不肖然中庸論生稟之異實亦不出此四種○〔輯語〕子貢謂師愈只是無箇準的在便扯長看夫子謂過猶不及只是有箇準的在便兩折看所爭在此○〔愚按〕首師孰賢一問尚似兩開故夫子只用兩開答到得師愈一轉子貢之問意在愈師故夫子之答亦意主抑過

猶字只宜順文直下說不可倒說尤不可○下平

○尹氏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精義伊川曰中庸不可能過不及其失則均皆不入於中也聖人之道若權衡其所以教人惟抑其過而引其不及○紹聞編師之過者謂其過乎中非謂其過乎商也商之不及者謂其不及乎中非謂其不及乎師也此正言未見得孰賢子貢未喻故有師愈之疑而夫子則以道之所貴者中難以過不及論也過不及皆氣質之偏難以愈不愈論也不及之弊易知而高明之失難見要之其失中均也然由師而知裁其過則師未必不可愈於商由商而知勉其不及則商未必不可愈於師今則皆未有以見其然故難定其孰賢爾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爲去聲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爲季氏宰又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或問小註上節是案下節是斷周公有魯者也季氏魯之臣而富過之民病可知冉求爲之聚斂平日足民之志安在○語類問以季氏之富而求也爲之聚斂曰不問季氏貪富若季氏雖富而取於民有制亦何害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之者故夫子如此說○或問冉求之失不待於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蓋當是之時違官重任皆爲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國君之有士惟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冉求於此豈亦習於衰世之風而不自知其非與然使其仕於季氏而能勸之黜其强僭而忠於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爲之聚斂是使權臣愈强公室愈弱也故孟子以無能牧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言之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謂從仕爲士之常是以漸靡以至此耳日然則夫子曷爲不於其仕季氏而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爲無義而猶望之以小貞之吉也○條辨周公豈古之極富者何不舉他人比並而獨曰季氏富於周公蓋魯周公之後也季氏取魯之財殆盡一國之富皆其富矣日富於周公便見他竊據之罪此是記者書法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

蒙引聲其罪謂宣其罪於衆使人共知之古人刑人於市與衆弃之亦此意

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

新安陳氏曰泛觀鳴鼓攻之似是惟罪責弃絕之耳集註謂猶使行人正救之於嚴厲之義氣中有愛厚之仁意焉孔子之心微朱子其孰能知哉按惡黨惡句是正旨愛人無已是餘意

○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爲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爲急故也

精義謝氏曰心以勢利移則何所不至鳴鼓而攻之所以深室其源○語類只緣箇公私義利界分不明所以如此○問季氏富於周公一章先生令舉范氏之說歎美久之云人最怕資質弱若過於剛如子路雖不得其死百世之下其勇氣凜凜尚足以起頑立懦若冉有之徒都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他豈不知愛民而反爲季氏聚斂如范氏云其心術不明惟是心術不明到這般所在都不自知又云以仕爲急他只緣以仕爲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爲如此又拔不出一向從其惡賀孫因云若閔子善爲我辭之意便煞見得高曰然○蒙引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范氏此句最好蓋嘗因是推之荀彧以謀畧施之曹操嚴光以才智施之王莽劉穆以才敏施之劉裕皆失其所施故易曰離利貞○厚齋馮氏曰按國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求訪諸孔子孔子曰若季氏行而法則有周公之籍

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季氏本用田賦所謂竊於周公者此也夫季欲變周公之法以自富其心猶不安於君子之論而使冉有問之冉有聞孔子之言不能諫止又不能去反爲之宣力而不辭此夫子所以切責之也按聚斂附益即不必坐然此事然大槩亦是如此且素有藝名即不必如後人利析秋毫而心計之巧必有非所取而取者此黨惡害民所以見惡於孔子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衛人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語類〕是箇謹厚底人不曾見得道理故曰愚 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爲人矣。〔語類〕問柴嘗避難於衛不徑不竇使當時非有室可入則柴必不免此還合義否曰

此聖人所以言其愚也若夫子畏於匡微服過宋料須不如此又曰如不經不竇只說安平無事時節若當有寇賊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其軀此柴之所以爲愚聖人微服過宋微服是着那下賤人衣服觀這意如此只守不徑不竇之說不得如途中遇大盜賊也須走避那時如何要不由小徑去得然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到變通處儘好○止緣他學有未盡處又曰子路使子羔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不可爲政者正緣他未能應變他底却自正○愚按四子皆言性之偏本節重在知不足上厚有餘只作反襯語

參也魯

魯鈍也。〔通〕朱此只就字義詮釋是正旨下俱因他後來得道從鈍字中看出好處要知夫子立言時四子總是一般氣質之偏善變化便能得道不能變化終是氣質之偏而已 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語類〕曾子只緣魯鈍被他不肯放過所以做得透若是放過只是魯而已又曰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略綽見得些小便休今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捱得到略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直是捱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又曰參也竟以魯得之不說須要魯魯却正是他一般病但就他說却是得這箇魯底力 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巳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語類〕魯鈍之人却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慶源輔氏〕曰大抵聰明才辯者所見雖快所造則淺方涉其籓而自謂入其奧者多矣惟誠則有物惟篤則有力曾子之資魯鈍初若難入而求之不敢有易心故內盡其誠而無始終之異外盡其力而無作輟之殊此所以其造反深也○〔蒙引〕曾子眞實是魯後人見他後來地位高只管爲之回護謂參之魯猶回之愚不知夫

子當日與柴也愚師也辟並論則分明是魯矣說是魯亦何傷適足以顯其學力之勇能由學以至聖而天下之學者庶乎知所勉

師也辟 辟婢亦反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慶源輔氏〕曰子張務外留意於容儀○〔蒙引〕師也終是要做好看○愚按威儀定命制乎外何嘗不是養其中然須有誠實做箇骨子若但在容止上做工夫令儀令色飾貌矜情此堂堂乎張之所以難與並爲仁也

由也喭 喭五旦反

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輔氏〕曰由粗俗夫子嘗以爲野○愚按粗則欠細膩此其所以有率爾之對也俗則少文釆此其所以有行行之容也蓋兼言行舉動之槩而言傳稱俗論舉以見例耳

○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厲也南軒張氏曰愚則專而有所不涵魯則質而有所不敏辟則文煩彥則粗俗此皆氣質之偏夫子言之使之因所偏矯厲而擴充也○輔氏曰愚者知不明魯者才不敏便辟則遺其內粗俗則畧乎外遺乎內則誠實不足畧乎外則文飾不脩此四子情質之偏也夫子所以言之者欲使之自覺以治其偏而歸於中耳○雙峯饒氏曰四者皆指其所偏惟曾子能於偏處用功故後來一貫之唯至鈍反成至敏問偏於鈍者如何用功曰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而已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爲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或問空爲匱乏其說舊矣何晏始以爲虛

中受道蓋出老莊之說非聖言本意也且下文以子貢貨殖方之尤見舊說之不可易按此已爲定解而後來好爲新說者每拾前人之唾餘而不知久爲朱子所駁正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語類問顏子若不處貧賤困窮之地亦不害其爲樂曰顏子不處貧賤固自樂到他處貧賤只恁地更難所以聖人於此數數拈掇出來○文集問集註言近道又能安貧竊疑又字似作兩截蓋樂道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曰世間亦有質美而能安貧者皆以爲知道可乎○或問小註這章書有兩層語意首節庶乎自庶乎屢空自屢空下節貨殖自貨殖屢中自屢中自是各項事勿泥說集註上一節下一又字下節下一然字是上節揚中又揚下節一抑一揚也○語類問回也其庶乎屢空大意謂顏子不以貧窶動其心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貧富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乎日所謂論者多出億度而中曰據文勢也是如此但賴子於道庶幾抑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命也在平日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言○愚按世間固未有安貧而即可謂之近道者亦未有不能安貧而尚可謂之近道者但庶乎自有庶乎本領非有關貧事而憂貧之心奔易奪其樂道之心故有不堪之憂乃愈益顯其不改之樂夫子先提起庶乎後及屢空語似析言意自連及集註體此所以着一又字斷續之際正在不即不離下文子貢一面自與隱隱相照○近道字亦須善體蓋顏子固已身在道中於神化處不過一間未達然已幾幾乎與道爲一矣夫子此處曰回也其庶乎易傳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皆極許可之辭與大學知所先後則近道近字自別○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看來而求富三字只對下貨殖言在顏子分上只一不以貧窶動心便了即屢至空匱自就顏子所處言之註中故字亦不必深泥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中去聲

命謂天命天所賦貧富貴賤之命貨殖貨財生殖也精義伊川曰貨殖便生計較才

計較便是不受命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勉齋黃氏曰夫子之論回賜一則言其得道之不同一則言其處貧富之有異蓋舉兩事反覆言之貨殖則不如屢空億中則不如其庶也○雙峯饒氏曰此言二子造道與用心之異庶乎與億則屢中對造道之異也屢空與不受命貨殖對用心之異也○愚按上下節相對照大指如是但不必十分拘泥以本文只兩兩開說首尾錯綜未嘗板對也至有以不受命貨殖對上節末句另說者非是但下節畢竟是一抑一揚黃饒二說似涉全抑爲未穩耳○蒙引陳新安謂貨殖是不如其安貧不受命是不如其樂道非也蓋受命則不貨殖矣貨殖則不受命矣語意相與應不必分看註內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此樂道只帶在安貧上說亦非兩層也○或曰顏子之貧是他自不求富所致而子貢之富由於自能生財然則貧富不係於命矣如何又怪賜不受命乎曰非此之謂也顏子之貧命也若復求富是不安於命而富非天所與之富矣子貢之富

雖非若後人之豐財然亦不免志有所奪使其一念計較
亦無此富矣世間人事若一硬以人爲做去豈全無可得
之理然人品則從此分矣○上二句道子貢之不如顏子
處是言其短下句却舉他長處愚按是就他長處欲其以
料事之明引歸入道隱隱與庶乎相爲廻合須識得聖人
善誘婆心○或問子貢之知亞於顏子夫子嘗問其與回
孰愈至此又並稱焉
則所以進之也遠矣 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
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
不爲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
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
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
窮理樂天者也 慶源輔氏曰不受命而貨殖非樂天也億
則屢中非窮理也人能樂天安命則心與

理一自能發言中理不待億度若億而後中雖其才識之
明亦幸而已其日屢中則不中者多矣愚按子貢才識過
人如聞一知二告往知來皆屢中實證不獨左傳所載論
執玉高卑可舉以見例也末句雖是美中微有不足然畢
竟揚之之意爲多若一味貶抑不見夫子之稱回
以進賜矣慶源於范氏說儘有發明然非本指 夫子嘗
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 語類猶言
循規蹈矩 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
之室也 語類所謂善人者是天資渾然一箇好人他資質
至善而無惡即可欲之謂善他所行底事自然皆
善不消得按本子自不至於惡若是常人不依本子便不
能盡善他天資既善故不必循途守轍行之皆善却緣只
是如此而無學故不能入聖人閫室○迹前人所做過底
樣子是成法也善人雖不會知得前人所做樣子效他去
做所爲亦自與暗合但未能到聖人深處又曰是他資質
美所爲無箇不是暗合雖不成法却暗合道理然他既自不
能曉會只暗合而已又却不會學問所以亦不入於室問
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室只是深奧處○須是要學方
入聖賢之域如樂正子自可欲之善人去自可到美大聖
神地位此可見美質有限學問無窮○問不踐迹何以爲
善人曰不循習前人已試之法度而亦可以爲善問如大
史公贊文帝爲善人意思日然只爲他截斷只到這裏不
能做向上去所以說道不依樣子也自不爲惡只是不能
入聖人之室○雙峯饒氏曰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爲善
人○下一句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所以不踐迹以其天
資之美也所以不能進於聖賢之奧以其無學問之功也
○輯語問善人之道不過問善人之名義云何非是善人
別有一種道理也不踐迹所云不煩繩削而自合非脫落
放曠鄙夷不屑之謂不入室是終於不入故曰善人若謂
不可限量不得僅名之善人矣○愚按註質美而未學兩

面夾出一善人就善人現成地分答子張之問取至如何
便入室自在言外有云不入室即在不踐迹上見要入室
定須踐迹是欲責成善人之學先抹却善人質美矣竊謂
迹與室是二是一踐與入是一是二迹字固不宜看壞踐
字亦無容深泥以迹論則或踐焉而得亦或踐焉而失非
迹之異其所以迹者異也以室論則或由迹而入或不盡
由迹而入其所由以入者殊及其既入則室無殊
也如此看則善人地分與善人進步可俱得之 ○張子
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
蹈於惡有諸己也 按樂正子章有諸己之謂信兼
學問而言此則專主質美言 由不學
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如字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

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精義〕明道曰論篤言之篤厚者也取於人者惟言之篤厚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不可以論篤遂與之必觀其行事乃可也○范氏曰論篤者言必篤厚也不求之於心而求之於言此君子小人所以難辨也〔按〕程子謂觀其行事范氏謂求之於心皆拱出觀人要領作本文言外意若但論篤之是與則不求之於心不觀其行事是字反照可知下面兩者乎都從此一是字生出○〔剛〕正人知浮言不可信不知篤論亦不可信此夫子警切之詞○〔紹聞編〕兩乎字見取人不可以此定也君子者乎有德者必有言也色莊者乎有言者不必有德也言貌一也故上云論篤下云色莊互相見也○〔存疑〕凡人談論篤實底其舉動容止自然一般未有言論敦篤舉動却輕浮者故本文論篤只是言註却加貌字不可以言貼論以貌貼色○〔蒙引〕色莊只是言僞爲於外者言亦色所在一顰一笑皆色也○條疏與便是與其爲君子即色莊之人亦只是僞爲君子以冀人之與也故下兩句語雖平列而意注色莊蓋惟論篤是與便恐爲色莊所欺耳○觀註硬下不可以言貌取人何自見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矣特患爲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忠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胡〕氏曰勇於行者使之有所稟命則所行必審行之不勇者不專勉其行則愈流於退縮專勉其行者非不稟命於父兄稟命自其所必能不待教之耳○〔蒙引〕冉有問聞斯行諸是必疑其不可子路問聞斯行亦是必疑其爲可所問雖同而所以問則不同聖人固不得不異其所答○〔或〕問夫子之意非論其事特救其心之偏耳子路勇於行而有無父兄之心冉有怠惰退縮而有不勇於行之失故各就其偏而救之敬夫之言本末備矣○〔義府〕見義不爲無勇也故欲聞斯行之然可以告冉求不可以告子路子路之所不足者非勇也恰似多了此一問故夫子抑之曰有父兄在至冉求以此問則正夫子所欲告之者矣故許之曰聞斯行之此二問未必同時公西華見其問同答異惟而問之非此一問則聖人造就二子之心亦無緣知之矣

○䡖語人看得退字礙眼每增出翻頭以爲教學只有進又曲爲斡旋曰退正所以進徒多支離此進退只粘定退與兼人說進者進其退退者退其兼人者治病之藥與進道之進不同○〔愚按〕赤之惑重在若由之問不同於求故夫子亦側重由一邊說特下兼人二字與求也退文法不同下面故進之故退之却仍用一例可知聖人只此二字中與分明說破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女音汝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鬭而必死也〔語類〕其曰吾以女爲死矣者孔子恐顏回遇害故有此語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顏子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以死救之也或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illegible]不許以

死在未處難以前乃所如此處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精義問孔子不幸而遇害於匡則顏子死之可乎伊川曰今有二人相與遊行則患難有相死之道況回於夫子乎曰親在則可乎曰今有二人相與捕虎其致心悉力義所當然也至於危急之際顧曰吾有親則舍而去之是不義之大者也其可否當預定於未行之前不當臨難而後言也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如此義何曰有可者遠行悔虎之譬也有不可者如游俠之徒以親既亡乃為人報讎而殺身則亂民也○羅氏曰死生亦大矣云何敢死則不以死為重而以不經於死為重○吳氏曰子在回何敢死則子不在何敢不死甚明了不在非所當言也故言子在以見意

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

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條辨〕顏子之學幾於聖人能必聖人之不死豈有犯匡人之鋒而悞死者但偶失在後自不無疑慮之情故夫子一見即曰吾以女為死矣懼其悞喜其來也顏子直答之以子在信子之必在也直任之以何敢死明免於患難之道同也聖賢相喻於微者如此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語類〕問孔門弟子如由求皆仕於季氏何也曰只仕便是病了○儘高底便不肯仕如閔子曾子是也但當時不仕則已仕則必出於季氏蓋當時魯君用舍之權皆歸於季氏也○慶源輔氏曰二子以聖門高弟而仕於季氏雖視顏閔為歉然其德望才業固非常人比季氏之家其必知所尊故矣故子然以此自多而致問也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輔氏曰季然自多其家得臣二子而致問則其顏色之問必有矜大之意且大臣既非家臣所可當而二子又不足以盡大臣之道故特輕以抑之○愚按意在抑季然非固輕二子以季氏之私家忽有大臣之品目出於其子弟之口即不必心懷不軌而語言亦無忌之甚矣故特為驚訝其辭使之索然意盡異字只指非常之人說故下面告以所謂大臣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勉齋〕黃氏曰以道事君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必守吾之正道而不容悅以苟順君之私欲也若出處不審進不以正不以道自處亦是不以道事君○蒙引以道事君者必納君於道而不從其欲以置君於有過之地不可則止者君若

不行吾道而恣其欲我則決去以行其志不至容悅以苟留○〔輯語〕道字精微廣大無所不舉後世止向功用上看未嘗不是道却全體本領不是即功用亦不能到伊周界分○有不可則止句才見以道事君之嚴正才說箇道便有不可之理在便有則止之義在○〔條辨〕着力在以道上世固有必行已志不合則去者然未必其事君皆以道也若真能正心誠意自端其本而事君又能陳善閉邪引君當道以不從其欲如此豈有不可而不止之理○愚按因勉錄云事君者持箇不可則止之節斯行得箇以道事君之忠竊謂須先有箇以道事君之本領方有箇不可則止之力量上下句相生相足須識得與諫臣自不同○大臣固以德望言然亦須就職位上看若有其位而無其道雖公孤亦具臣耳○或問小註不從君之欲正對後從之看蓋嚴毅方剛一毫不肯苟且方是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看必行已之志是不可根原道字中已具下云可謂具臣則是明言其不能以道事君而又不去已有從之者矣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按〕具僃供具完具之具說箇具臣固不是直貶他無用然亦所謂纍纍若若無以異於人者。其不能如大臣之以道事君不從君欲可知此乃正答季然之問故下面隨有然則從之一轉

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爲而已。〔孫辨〕以道是不從則止也是不從今既不能故疑其從季氏之所爲而已○〔說統〕然則從之不知意欲何爲夫子危言以折之可以落奸雄之膽。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葢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

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語類〕問仲由冉求氣質不同處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是不屈曰不要論他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才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便當以死守之惟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誠是難看史冊所載纂易之際貪生惜死何所不至○〔甯軒張氏曰〕弑君父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會不知順從之臣始也惟利害之徇而已履霜堅冰之不戒馴習蹉跌以至從人弑逆者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始從操裕豈遂欲弑逆哉惟其漸漬順長而勢卒至此耳雖然自弑逆以下苟一事不道而苟從之皆爲失大臣事君之義如由求未免乎是也至如他人因循以陷於大惡則由求不至是也○〔胡氏曰〕亂臣賊子欲動於惡其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者也然則夫子此言是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許二子矣況使季氏先聞此言則邪謀亂心豈不潛消於冥冥之中乎○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

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胡氏曰〕方子然欲假由求以誇人故夫子極言其失大臣之道及其欲貸由求以助己故夫子又言其有人臣之節應答之際可以沮僭竊扶綱常眞聖人之言也○〔按〕子然季孫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故於其問二子而折之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厚齋馮氏曰〕成

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將爲成宰遂爲衰葢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民子路以費數叛難治所以特舉之然子羔雖重厚有德而未學則理未明而用必窒遽使之治數叛之邑非所以全之也○〔按〕子羔知不足而厚有餘厚有餘是其質美知不足是由於未學觀其臨衛難而尚不徑不竇則使之治數叛之邑必非所以全之但臨衛難

是後學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按〕子路亦明知因子羔之未學而夫子責之故自撰此詞以對以飾其使仕之非不服復顧其言之當理否也渠意亦非謂人不宜學但謂必讀書而後爲學此則迂儒之見耳有民人有治民人之學有社稷曰有事社稷之學[illegible]處非學何必讀書乎須將何必二字折開看○方顯得出[illegible]詞奪理詘氣○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南軒張氏曰子羔學未充而遽使爲宰其本不立而置之於事物酬酢之地故夫子有賊夫人之歎夫民人社稷固無非學然學必貴於讀書者以多識前言往行古之人所以畜德者實有賴乎是德立於已而後可以言無適而非學也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爲可恃而無敦篤潛泳之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爲弊有不可勝言者○慶源輔氏曰學之已成而仕以行其學猶恐動與靜違用與體乖而或有失其宜者況於初未嘗學而可遽使即仕以爲學乎

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語類佞不是諂

佞是口快底人事不問是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其佞子路當初使子羔爲費宰意本不是如此只大言來答孔子故惡其佞○文集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爲政但謂爲學不必讀書爾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爲學也舍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況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爲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爲佞而惡之○輯語理屈詞窮而禦人口給其病又此看道理不明深一層故夫子特斥其佞而不辨其說之非二罪並發從重論非援輕例以曲出之也愚按特斥其佞而其說之非自見其中自幾希矣以上皆言其說之非而夫子所不屑屑與之言者只以平日惡佞本懷用是故二字當下點醒而大指已徹○

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或問三代以上六經雖未具然以書禮考之則舜之教胄子數五典與夫成周鄉官樂正之法其所以優游涵養而誘掖夫未成之材者蓋有道矣豈遽使之從事於人民社稷之間以試其未能操刀之手而不慮夫美錦之傷乎三代而下既有書矣則事物終始古今得失脩已治人之術皆聚於此好學者豈可以不之讀而遽自用此范氏之說正不爲過但讀者樂聞諸說之高而以其說爲卑而不之察耳殊不知好高之弊將使學者恃其聰明率意妄作而無所忌憚則其失不但卑陋而已也按此因精義楊謝諸說云三代而上六經未具其學有不待讀書者故取范氏之說而申論諸說之非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臥反

晳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蒙引此且敎他盡言遠未知敎他言箇甚麼至下條則何以哉方知是敎他言志愚按敎他言志意到則何以哉方知集註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味蓋字固是預照下節而言然亦泛然開說不得○條辨記者此一章着意在氣象上摹寫此雖未摹氣象而氣象已於言辭上見之下求赤爾段皆於言辭間見氣象率爾鼓瑟又是從旁襯綴以傳寫其神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

用也。東陽許氏曰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行問答之間固知其學力之所至然其將有所詩而欲爲之志則不能盡知也問之者欲觀其自知之何如使之知有未至而自勵亦所以爲教也存疑觀其於由則哂之於點則與之可見矣○[輯語]居則曰不吾知也是撫發其情不是譏其躁妄下二句是激令其傾吐不是笑其無具[愚按]則何以哉正誘之盡言處蓋謂其必有以而使之言不是慮其無以也則字下得稍硬便非語氣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蒙引]看記者此處下箇率爾便知是對下面鏗爾舍瑟言之○[紹聞編]子路齒先諸子固當首對所謂率爾者特言其氣象之輕遽非以其不顧望而對爲率爾也[愚按]率爾兼辭氣言通節皆見他率爾處

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語類]子路品格甚高若打疊得些子過便是曾點氣象又曰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冉有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新安陳氏]曰國介居大國勢難爲當兵荒後時難爲能致富強且化民使向義必政教兼舉而後能之子路蓋以其實未展盡底蘊而言也○[紹聞編]千乘之國大國也又言攝乎大國之間者千乘如魯衞大國如齊晉雖均是侯國而勢有強弱受其管束言此者以見其有爲之難管仲相齊作內政以寄軍令蓋欲營霸業恐隣國知之將害其事在子路便堂堂然做去晉人欲伐衞畏子路不敢過蒲孟子曰苟行王政齊楚雖大何畏焉此孔門之所以羞霸業而不道也師旅饑饉皆言其時勢之難爲由也爲之便是素有此抱負故能如此擔當使當時有能委國而援之以攻便眞能使民有勇且知方人當思其作爲如何後世如諸葛孔明誠有此力量以西蜀一隅之地處曹操孫權兩強敵之間卒能以弱爲強以寡敵衆使天假之年則取吳魏復漢祚如運之掌矣指麾若定失蕭曹非虛語也權德與稱孔明曰地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少兵以節制強○古人三載考績故由之治賦求之足民皆以三年爲期今人設處其地假之歲月益未保其成敢自許乎此可以見聖門之實用矣○[精言]有勇尚是氣上事如秦人強悍樂於戰闘亦是有勇必知方才見聖賢家當非孫吳伎倆且字明是折重下句○善政善教一時并舉非有此先彼後而得效必有所自來故存疑謂有勇自善政知方自善教○有勇知方是通節結穴處然須從千乘之國一直趨跌說時勢難爲知自克期奏效節節爲率爾寫生○率爾氣象雖在蹄時見病痛却在平日胸中有這一副才具素欲乘時有爲勃勃不能自退一聞夫子之問便自揚眉搾衡口道出毫不推諒直將有勇知方說得驚天動地試看平章風動堯舜是樹治功視之一如無有子路若果達此便自無此雄心譏其言不讓是全體粗纍未曾消融爲國必然任智勇不循天則不止言時欠從容非對先生長者之禮也此處故須窺見本原

哂、微笑也。[按]哂之不但與喟然與點相對并與求赤二節無字句處暗暗相關當時記者是多少微密莫輕覷過○[語類]求赤言皆退讓却是見子路被哂後計較如此說子路是眞此四人氣象好看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按]求之所以必主名再問者以子路之下序當及點而點適鼓瑟故求必俟問而對也赤亦與求同而點則鼓瑟方希故夫子亦呼而問之也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按]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恰似承上千乘之國下轉語故集註謂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然亦其才具所辦只合如此不獨是謙辭

下面說為之說三年說可使與由求同同為政事才也然一則言有勇而且進於知方一則言足民而必辭夫禮樂任讓之殊則亦才具使然而志因之而異矣○〔叢說〕三年可使足民者蓋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均其徭役薄其稅斂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如此則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禮樂教民之事治民者既富矣而又教之方為盡道冉求所任者富民之事耳見得還欠一段故明說出而不自居○君子猶言賢者賢者則能盡禮樂於已然後能以禮樂化民○〔語類〕此處正要理會如子路說比及三年可使有勇冉有云可使足民不知如何施設得便如此曾皙意思固是高遠須是看他如何得如此若仔細體認得這意思分明令人消得無限利祿鄙吝之心須如此看方有意味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為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新安陳氏〕曰求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今赤若毅然欲從事於禮樂則是以君子自居故必先為遜詞也○〔徐趙〕赤之願學亦只就禮樂之儀度而言若禮樂之精微赤亦尚未見得所以朱子云二子謙退只是聽得禮之皮膚曉不得裏面微妙處觀此則夫子之不哂二子者但以其辭之謙退有合於禮非謂二子真能以禮為國也

宗廟之事謂祭祀〔邢疏〕謂禴祀烝嘗及追享朝享禘祫之類皆是

諸侯時見曰會眾頫曰同〔邢疏〕此周禮春官大宗伯職文但彼作殷見此作眾頫頫即見也鄭注此禮以諸侯見王為文時見者言無常期非比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而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狩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以徧是也

端玄端服章甫禮冠〔慶源輔氏〕曰禮有玄端何若玉藻天子龍袞以祭玄端朝日諸侯玄端以祭是已有玄端而冠者朝玄端夕深衣是已有玄端而章甫如此章端章甫是也端取其正古者布幅二尺有二寸衣袂而袂稱之屬幅廣袤等焉君臣皆得服之端衣而端名示方正也章甫緇布冠也夏日毋追商日章甫周日委貌異名同制皆以緇布為之蓋三代常服行禮之冠也毋追音牟椎

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集覽〕宗廟會同皆天子之事而相之者諸侯也○天子之宗廟合萬國之歡而肅宗祀於明堂隆大禘於清廟○其相之者則綴衣載弁之屬也○天子之會同輯五等之瑞○而發禁以讓王綴旒政以代時巡○其相之者則赤芾金舄之班也○故此處赤遜其辭曰願為小相末節夫子道其實則曰非諸侯而何○或問小註非諸侯而何以小相言也若兩君相見則相者焉得言諸侯故知會同為朝於天子也非謂諸侯相會同也按會同如是則宗廟之事可知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

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間歇也作起也〔邢疏〕作起也舍置也鏗投瑟聲也府承師問思得其對故置瑟起對投置其瑟而聲鏗然也〔蒙引〕申之曰鏗爾帶下句讀鼓瑟希非瑟音希也鏗爾是以手推瑟而起其音鏗爾也

撰具也〔蒙引〕三子言志皆其所素具也故曰撰點言異乎三子者之撰似若有難言者子曰何傷乎言縱異於三子何傷亦各言其志也今點言其志非謂三子亦各言其志也與後面一何不同○〔語類〕

曾點之志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故其言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語類想當時也真是去浴但古人上巳祓禊只是盥濯手足不是解衣浴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詠歌也、〔巴川陽氏曰魯秉周正朔莫春建辰之月豳風春日載陽蠶桑之時也曾皙舍瑟之對今味其辭旨則四時寒煖之代序與裘葛衣服之異宜有與時偕行自樂之妙沂水在魯城南當是時也風和日暖景明物熙童冠詠歸與天地生物同一春意若以為寅月沂水之東方解舞雩之風尚寒浴沂詠歸非其時矣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精義楊氏曰三子言志而點之鼓瑟自如初若不聞者孔子問之而後鼓瑟希舍瑟而作則點之自適異乎三子者之撰樂可見矣此記者所以詳著之也○語類問曾點章曰都不待着力說只是他見得許多自然道理流行發見眼前觸處皆是點但舉其一事而言之耳只看他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從容優裕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此一段都是這意思今人讀之只做等閑說了當時記者亦多少子細曾點見由求幾箇所對都要着力出來做他肚裏自覺得不足為若以次對當於子路對後便問他聖人見他鼓瑟意思恁地自得且問從別人上去待都說了却問他○所謂天理流行須是先自盡於一心然後及物則能隨寓而樂如曾點只是他先自分內見得箇道理如莫春以下是無可說只就眼前境界便說出來也得○慶源輔氏曰理欲不兩立須是人欲淨盡然後天理自然流行隨事隨處不待勉強用力自無纖毫欠缺處然惟聖人心與理一而後能體用兼備自然而然若曾皙則以天資之高而於此有見焉耳故集註着有以見夫四字便自斷得曾皙所學之分量分曉與後面程子所謂曾點狂者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之說相應○新安陳氏曰此等

句皆是就本文反覆玩味以想像曾點胸次而於無中形容出有來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胡氏曰所居之位日用之常者莫春融和之時沂水祓除之事與其朋儕游詠自得乃其分所宜為而目前所可為也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者如必得國而治之然後見其用則在我者輕在人者重人必知我則有以自見人不知我則將無所用於世矣此點所以異於三子也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新安陳氏曰此一節又是自無中形容出有來其言外之妙處不可以尋常訓詁體貼之例求必待學力進眼界高自然默會○慶源輔氏曰即其所居之位則無出位之思樂其日用之常則無作意之為便見得曾點不願乎外無入而不自得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說得點之事實胸次悠然以下數句又形容得點之樂處集註此一段凡三次改削然後見得如此平實學者當深味之○或問方三子之競言所志也點獨鼓瑟於其間漠然若無所聞及夫子問之然後瑟音少間乃徐舍瑟而起對焉而悠然遜避若終不肯見所為者及夫子慰而安之然後不得已而發其言焉而其志之所存又未嘗少出其位蓋澹然若將終身焉者此其氣象之雍容閒暇志尚之清明高遠為何如而非其見道之分明心不累事則亦何以至於此耶曰何以言其直與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也曰夫莫春之日生物暢茂之時也春服既成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長少有序而和也沂水舞雩魯國之勝處也既浴而風又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雖若止於一身然以其心論之則固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內外之間哉程子以為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謂此耳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精義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此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不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子路冉求言志之事非大才做不得然常懷此意在胸中在曾點看

着正可笑耳學者不可着一事在胸中才着些事便不得其正且道曾點有甚事又曰昔呂晉伯兄弟中作詩詠曾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至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語類曾點但開戶說一句異乎三子者之撰將便自高了蓋三子所志者雖皆是實然未免局於一國一君之小向上更進不得曾點所見乃是大根大本使推而行之則將無所不能雖其功用之大如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爲矣譬之於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用力於派分之處則其功止於一派用力於源則放之四海亦猶是也然使點遂行其志則恐未能揜其言故以爲狂者也○問先生教人每令就下學上用功而於曾晳乃云其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未者有問如何曰三子於事爲上也見不曾透如爲國以禮他正緣見那爲國以禮底道理未透所以後來恁地令觀三子雖不盡可見然大槩也可知如子路便是那些子客氣未消磨得盡冉求畢竟有才要做事爲底意重公西華較細膩得些子但也見不透又曰諸子有安排期必至曾點只以平日所樂處言之不說道欲做那事不做

那事又曰曾點以樂於今日者對諸子以期於異日者對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語類問夫子令四子言志故三子皆言用夫子卒不取而取無用之曾點何也曰三子之志趣皆止於所能而曾點氣象又大志趣又別極其所用當不止此也○曾點於道見其遠者大者而視其近小皆不足爲故其言超然無一毫作爲之意惟欲樂其所樂以終身焉耳○問曾點言志見得天理流行獨於其間認取這許多作自家受用曰不用恁地說曾點只是見得許多都是道理發見觸處是道理只緣這道理本來到處都是○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箇好朋友行樂他看那幾箇說底功名事業都不是了他看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他自見得那莫春童冠風浴詠歸處此是可樂天理○這道理處處都是事父母交朋友都是這道理接賓客是接賓客道理動靜語默莫非道理天地之運春夏秋冬莫非道理人之一身便是天地只緣人爲人欲隔了自看此意思不見如

曾點却被他超然看破這意思夫子所以喜之〔按〕語類所載甚繁內與總註互相發者附列總註下學者宜參考焉○文集嚴時亨問夫子既語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正是使之盡言一旦進用何以自見及三子自述其才之所能堪志之所欲爲夫子皆不許之而獨與曾點看來三子所言皆是實事曾點雖答言志之問實未嘗言其志所欲爲有似逍遙物外不屑當世之務者而聖人與此而不與彼何也嘗因是思之爲學與爲治本來只是一致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事皆學者所當理會然須先理會自家身心使自得無欲常常神清氣定涵養直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程子所謂不得以天下事物撓巳巳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事物者是矣夫子嘗因孟武伯之問而由可治賦求可爲宰赤可與賓客言固巳深知其材所能辦而獨不許其仁夫仁者體無不具用無不該豈止一才一藝而巳使三子不自安於所巳能孜孜惟求仁是務而好之樂之則何暇規規於事爲之末緣他有這能解橫在胸中常恐無以自見故必欲得國

而治之一旦夫子之問有以觸其機即各述其所能凡聖門平日所與講切自身受用處全不之及將爲學爲治作兩截看了所以氣象不宏事業不能到至處如曾點浴沂風雩自得其樂却與孔子飯蔬飲水樂在其中顏子陋巷簞瓢不改其樂襟懷相似大抵士之未用須知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方是本分學者曾點言志乃是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爲樂而得其所也孟子謂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孟子之所性即孔顏曾點之所樂顏子惟所樂如此故夫子以四代禮樂許之浴沂風雩識者所以知堯舜事業曾點優爲之也龜山謂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巳外邊用計用較假饒立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如子路食於孔悝求也爲季氏聚歛後來成就止於如此正爲他不知平日所養便是建功立業之本末到無入不自得處夫子之不與其有以知之矣所見如此乞與訂正曰此段說得極有本末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序已爲希逸言之矣○歐陽希遜問曾點雖是見處如此却無精微縝密工夫觀論語一書點自言

志之外無二語問答則其無篤實工夫可見矣使曾點以
此見識加之以鑽仰之功謹於步趨之實則其至於堯舜
地位也孰禦曰大抵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
若一向先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佛老也○新安陳氏
曰曾點所言想是正對莫春之時與非對景而言亦無意
思又按三子所言者事功其志實而小點所言者理趣其
志高而大點不及三子所行之實三子不及點所見之高
以一時所言觀之三子規規於事爲而點超然於理趣宜
夫子獨與之也自今而論學者必有曾點見處之高以立
其體又有三子行處之實以達於用始爲無弊不然鮮有
不流於狂也已○仁山金氏曰與點所以激三子下文之
辨所以實曾點○輯語看曾點一番動止氣象正是他胸
中本領流露處記者細細詳載煞有深意上半節緊與第
四節子路率爾而對句相照夫子哂之緊與喟然歎曰句
相照爲後文曾點問答張本下數節提出禮字只是發明
此理○此理有本分自然處有聖賢功用處若只見一邊
道理便雖去又須知同是此理點有點見處
夫子有夫子見處兩邊也括一放一不得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扶

輯語看上文曾皙言動之際何等細密到此三子既出而
後又細問三子印證夫子取舍之旨都見他精詳處豈老
莊門下所能○說統上亦各言志指點說此各言其志指
三子說愚按上節重言字今點之自言也此節重志字見
所言指三子之實有其志也已
矣字須重按便是隱然許之也

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輯語曾皙二問
總爲與點句印證箇與消息耳夫子答之亦在言外開示
三節總是一理一意末二節若呆對哂由作轉疑論辨失
其意矣愚按口中問哂由意中却證與點才見得曾皙深
心與夫子開示微指若專向哂由辯論語言都少味矣有

謂點言原非驀然道着既承夫子與之更何須作此印證
不知點雖已見大意然於聖人分上亦未便遽到得心心
相照當日喟然之與定有未盡釋然者第惜其印證總不
離三子而未能善問以發聖人之蘊故其所得亦止於狂
若并謂無須探詰恐於曾皙地分非看得太高定是太淺
或問小註云謝上蔡論可使南面而問伯子與歎曾點而
問三子意同此言最
是妙會可破俗解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或問小註三子者出以下不
是開論三子仍是與點中意
不讓總是爲其言說耳爲國以禮對不讓看禮字才見針
線密處夫子哂其言因他不達爲國道理然其意蓋亦許
其能也總是應上與點之意○文集問爲國不循理則必
任智力不任智力則循理不能出此二途點有見乎發育
流行之體天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
意攪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堯舜事業也子

路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爲當敗壞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爲
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
之意故志意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閑暇和平也
然不曰理而曰禮者言理則隱而無形言禮則實而有據
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聖人
之言體用兼該本末一貫若曾點則見其體而不及用識
其本而遺其末所以行有不掩而失於狂與曰得之○潛
室陳氏曰爲國以禮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事各當事物
各當物終日在天理上此堯舜氣象○愚按讓者禮之實
爲國以禮字內含讓字此何自該得廣下云其言不讓
只就言上看便見得是小疵此集註所以云特哂其不
遜固無得於許其能也但太說出則難爲後文再問地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平聲下同

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

無貶詞蓋亦許之辭語未兩節問意答意皆在言外故最難體會所謂在言外者點自已邦說並推敲三子也又曰兩節問答之旨對與點看不對皆由看夫子所許皆實許其爲邦之才非許求赤之謙足爲國也愚按哂由卽是與點反照與點哂由並無二意一徹則皆徹但語氣畢竟從哂由邊〇而意思却注在與點〇若竟不對哂由看則與點亦無從體會矣細味註意當自明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此亦曾晳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或問何以言夫子之許三子也曰此無貶詞〇固已可見而答孟武伯之言尤足以見其平日之與之也〇按三節連下三許字隱對與點消息分明〇說統夫子特謂由言之不讓而點疑是不讓爲邦故以求問然只說求亦是爲邦不說求之能讓故又問赤及夫子說出大小二字則自居小相非讓而何點始釋然矣〇愚按此於哂由之疑頗明析但謂點始釋然正恐終未釋然耳蓋彼病中所疑自在哂由與點交關處〇哂由之故易明與點之故難徹竊謂此處終是留下一重未了〇程子曰公案〇以待心領神會者得之〇徒解說不濟事

此伊川語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語類程子論三子言志自是實事一段甚好及論夫子與點一段意却少異所以集註兩載之〇精義范氏曰夫子敎人修身之事皆所以治人也故使門弟子各言其志觀其所學而其所以及天下從可知焉夫子謂子路治賦冉有爲宰公西華與賓客言蓋三子之志與其所學未嘗不在此而夫子亦以稱之是以三子之對不出如夫子所言也至如曾晳夫子所謂任也狂者進

取志於大道故治國之事有不足言焉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亦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而已矣天下之物皆得其所其有不治者哉國

又曰明道語此下皆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

此所謂狂也語類孔子與點與聖人之志同者蓋都是自然底道理安老懷少信朋友自是天理流行天理流行觸處皆是暑往寒來川流山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無非這理所以貴乎格物者是物物上皆有此理此聖人事點見得到蓋事事物物莫非天理初豈是安排得來安排時便湊合不着這處更有甚私意來自是着不得私意聖人見得只當閑事曾點把作一件大事來說他見得這天理隨處發見處處皆是天理所以如此樂又曰惟曾點見得到這裏聖人做得到這裏〇問曾點言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曰明道云萬物各遂其性此一句正好看堯舜氣象且看莫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此爾〇孔子之志欲得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亦是此意〇曾點見得道理大所以堯舜事業優爲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固有間矣是他見得聖人氣象如此雖超乎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爲底道理却做有事有爲底功業天樣大事也做得針樣小事也做得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曾點合下便見得是如此但於細微工夫却不曾做得所以未免爲狂〇曾點之志夫子當時見他高於三子故與之要之觀夫子不知所以裁之之語則夫子正欲共他理會在又曰若是不裁只管聽他恁地今日也浴沂詠歸明日也浴沂詠歸却倣箇甚麼合殺〇文集曾點一段以其所見而言則自源徂流由本到末堯舜事業何難之有若以事實言之則既日行有不掩便是曾點實未做得聖人與之蓋取其所見之高所存之廣耳非謂學問之道只到此處便爲至極而無所加也然則學者觀此要當反之於身須是見得曾點之所見存得曾點之所存而日用克己復禮之功却以顏子爲師庶幾足目俱到無所欠缺橫渠先生云心要宏放又要密察正謂此也

子路等所見者小子

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語類問子路只緣不達爲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如公西華求二子語言之間亦自謙遜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却無曾點氣象曰二子只曉得那禮之皮膚曉不得那裏面繳妙處他若曉得便須見得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底自然道理矣曾點却見得這箇氣象只是他見得了便休緣他見得快所以不將當事他若見得了又從頭去行那裏得來○問三子皆事爲之末何故子路達得便是這氣象曰子路才氣去得他雖粗暴些才理會這道理便就這箇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上面却是這箇氣象求赤二子雖是謹細却只是安排來底又便是他才氣小了子路是甚麼樣才氣○問子路就使達得却只是事爲之末如何比得這箇曰若達時事事都見得是自然底天理理會得道理雖事爲之末亦是理也莫春者春服既成何嘗不是事爲來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新安陳氏曰以夫子

與點分別而言之故云夫子不取非謂夫子眞不許其得國而治之也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語類問如程子之說則事皆切實若只從曾點見得箇大底意思看恐易入於虛無曰此一段惟上蔡見得分曉蓋三子只就事上見得此道理曾點是去自己心性上見得那本源頭道理使曾點做三子事未必做得然曾點見處雖堯舜事業不過以此爲之而已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語類他是見得這箇大綱意思於細密處未必便理會得如千兵萬馬他只見得這箇其中隊伍未必知又曰曾點見雖高漆雕開却確實○點與參相反父子門爲學大不同點天資高明志趣遠大故能先見其本往往

於事爲間有不屑用力者參也一日三省隨事用力旋旋推去一貫之說必待夫子告之而後知然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一是從下做到一是從上見得故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虛實之分學者必有以辨之按語類論此頗詳從大全本志其畧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十二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仁包義禮智故曰仁心之全德〕克勝也〔語類問克者勝也不如以克訓治較穩曰治字緩了且如捱得一分也是治捱得二分也是治勝便是打疊殺了他又曰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卒遇强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己謂身之私欲也〔語類問己私有三氣稟之偏耳目口鼻之欲及人我忌克之類三者孰是夫子所指曰三者皆在裏看下文非禮勿

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胡氏曰〕耳目口鼻之欲皆因己而有故謂之私〔蒙引〕分言之則有三者若單舉耳目口鼻便該了那兩項且如氣稟之偏是偏箇甚麼人我忌克是忌箇甚麼故下文只說非禮勿視聽言動盡之矣〕復反也〔輔氏曰反猶歸也如行者之反歸於家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語類所以喚做禮而不謂之理者只說理却空去了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文集仁之與禮其命名雖不同各有所當皆天理也但仁其統體而禮其節文耳又曰說復禮即說得着實〕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語類克己復禮爲仁猶謂之相似與爲仁由己之爲不同○黃氏日抄克己復禮即此爲仁若爲仁由己則爲乃用力字〕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語類顏子生平只是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

克己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克己復禮如通溝渠壅塞仁乃水流也○克己復禮間不容髮無私便是仁○克己則禮自復閑邪則誠自存非克己外別有復禮閑邪外別有存誠○因說克己或曰若是人欲則易見但恐自說是天理處却是人欲所以爲難曰固是如此且從易見底克去又却理會難見底如剝百合須去了一重方始去那第二重大槩且要得界限分明遂以手畫扇中間云這一邊是善這一邊是利認得善利底界限了又却就這一邊體認纖悉不是處克將去聖人所以下箇克字譬如相殺相似定要克勝得他○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則未動以前不消得用力待其發見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是用克未發時亦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又曰學者靜時要體認得親切動時要別白得分明○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即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一節且如坐如尸是天理箕踞是人欲克去箕踞而未能如尸即是克得未盡却不是未能如尸之時不係人欲也須是立箇界限將

那未能復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又曰禮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了己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克得那二分己去便復得這二分禮來且如箕踞非禮自家克去箕踞稍稍端坐雖未能如尸便復得這些箇來又問如磨昏鏡相似磨得一分塵埃去復得一分明曰便是如此○克己是大做工夫復禮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己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己之外別有復禮工夫也〔按〕以上數條皆言克己便是復禮意重克己程子云克己則私心去自能復禮此與同意○克己復禮所以言禮者謂有規矩則防範甚嚴更不透漏○克去己私固即能復天理不成克己後便都沒事惟是克去己私了到這裏恰好着精細底工夫故必又復禮方是仁聖人却不只說克己爲仁須說克己復禮爲仁見得禮便事事有箇自然底規矩準則○問非天理便是人欲克盡人欲便是天理如何却說克己了又須着復於禮曰固是克了己便是理然亦有但知克己而不能復於禮故聖人對說在這裏却不只道克己爲仁須着箇復禮庶幾不失其則下文非禮勿視云云緣本來只有此

禮所以克己是要得復此禮若是佛家儘有能克己者雖謂之無己私可也然却不曾復得禮聖人之教所以以復禮爲主○己與禮對立克去己後必復於禮然後爲仁若克去己私便無一事則克之後須落空去了且如坐當如尸立當如齊此禮也坐而倨傲立而跛倚此己私也克去己私則不容倨傲而跛倚然必使之如尸如齊方合禮也故克己者必須復此身於規矩準繩之中乃所以爲仁○問克己復禮如何分精粗曰若以克去己私言之便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缺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己又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一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却乃是精處時舉因問夜來先生謂坐如尸立如齊是禮倨傲跛倚是己有知倨傲跛倚爲己而克之然乃未能如尸如齊者便是雖已克己而未能復禮也曰跛倚倨傲亦未必盡是私意亦有性自坦率者伊川所謂人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邪心也按以上數條言克己又須復禮意重復禮○問先生向所作克齋記云克己者所以復禮非克己之外別有所謂復禮之功是如何曰便是當時也說得忒快了明道謂克己則私心去自能復禮雖不學禮文而禮意已得如此等語也說忒高了孔子說克己復禮便都是實曰如此則克己復禮分明是兩節工夫曰不用做兩節看但不會做工夫底克己了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底才克己便復禮也又曰克己復禮一如將水去救火相似又似一件事又似兩作事按此合前二說而融貫之須善會○輯語克己又要復禮與克己便能復禮語殊而理一正爲天下自有克己而未能復禮者必禮復而後爲克己之盡按此一語可驗合程朱諸說之指○條游觀語類云會做工夫底才克己便復禮則顏子自是會做工夫底可見只重克己便能復禮一邊而克己又要復禮特兼爲不會做工夫者言之耳大抵聖人言語包括觀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分明將克復一滚說了不分兩層蓋論學者用功則克復兼盡爲若論顏子地位則克復一串爲精按此條最明註看來夫子當日答問之指只是克己便能復禮對顏子紅盧點雪境地而言故下文四勿只言克己而復禮自在其中朱子恐學者過看直截但知克己則下梢墮於空家如釋氏之爲故補出克己又須復禮之義其實工夫是二是一未會

一克己固無處復禮不到得復禮處仍算不得克己諸說絕非兩岐○語類問克己復禮即仁乎曰克己復禮當下便是仁非復禮之外別有仁也此間不容髮無私便是仁所以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若真箇一日打併得淨潔便是仁如昨日病今日愈便不是病○勉齋黃氏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則言仁而禮在其中事皆天理而心德復全則言禮而仁在其中皆以天理爲言則仁即禮禮即仁安有復禮而非仁者哉其曰事皆天理者以視聽言動之屬乎事也復歸於禮則事皆合乎天理矣

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

語類問一日克己復禮曰呂氏說得兩句好云一日有是心則一日有是德蓋一日眞箇能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須道我這箇是仁始得若一日之內事事皆仁安得天下不以仁歸之又曰一日存此心則一日有此德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不是恁地畧用工夫便一日自能如此須是積工夫到這裏若道是一日克己復禮天下便一向歸其仁也不得若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其仁明日若不克己復禮天下又不歸仁○問一日克己復禮如何使天下便能歸仁曰若眞能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有歸仁之理這處亦如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意思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一邦歸其仁就仲弓告止於邦家顏子體畏如此便以其極處告之○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也此說得實楊氏以爲皆在吾之度內說得無形影與呂氏洞然八荒皆在我闇同意○克己之己未是對人物言只是對公字說猶云私爾呂與叔遂謂己既不立物我並觀則天下之大莫不在吾仁中未是○天下歸仁天下之人以仁稱之也既能克己復禮豈更有人以不仁見稱之理文集天下歸仁但言若能如此則雖天下之大亦無異解耳人稱不稱固非己之所急但其效自必至此如食而飽飲而醉亦固然之理也云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却是太作意說得張皇了○覽峯饒氏曰一日之語見於論語者二一日用力於仁指其用功之日言也一日克己復禮指其成功之日言也何以知之克者戰而獲勝之名復者失而復還之謂此皆用力而成功者故上文以此爲仁而下文許以天下

歸仁〔愚按〕此條大指自不[illegible]然或問小註云一日二字勿作成功看蓋一日克復則此日與其仁一日不克復則皆不與其仁方合甚速意語類中亦有云只是一日用其力之意如此則又似不宜要主成功竊謂顏子本與凡爲學者不同一日用力爲初學言一日克復爲顏子言此處自須還顏子地分〇〔輯講〕克己復禮索性做箇盡一日克己復禮是果然到盡頭處天下歸仁焉到此自有神速實驗都是顏子分上說話所謂當下爛風行紅爐點雪乾道也又曰夫子與顏子所言之一日乃極至之一日非偶試作吹之一日也蓋顏子工夫已到至處第尚有渣滓未淨天理未純一之間故夫子令其索性把這些子了當去其所云克己是極微之己復禮亦極精之禮與初學克復功候迥別故先儒謂之乾道〔愚按〕識得一日是極至之一日即以爲用功亦可然畢竟是成功分數居多故語類云須是積工夫到這裏此定論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語類〕克己復禮如以刀割物刀是自己刀就此便割物不須更借別人刀也又曰克己工夫是自着力做底事與他人殊不相干緊緊閉門自就身上子細體認覺得才有私意便克去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〇〔潛室陳氏〕曰此語是趲促顏子當下便勇猛用功不可只問人面商量爲之在我而已我能一日勇猛直捷掃去己私復還天理即仁便歸我顏子是陽明燥性人故說得此語餘子領不去〇〔愚按〕集註特下無難字見得要克便由我克要復便由我復何難之有正是緊對顏子直下承當語氣他人便不免聞而愕眙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〇〔新安陳氏〕曰此五句乃朱子補本文之意而究竟言之〔語類〕今日克己復禮是今日事明日克己復禮是明日事克己復禮有幾多工夫在須日日用功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語類〕問程先生說是如何曰惟其事事皆

仁所以天下歸仁於這事做得恁地於那事亦做得恁地所以天下皆稱其仁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被人看破了〇問一日之間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己復禮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爲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爲天下歸仁又曰孔子直是以二帝三王之事許顏子此是微言自可意會如雍也可使南面當其問仁亦以邦家無怨告之〇〔或問〕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雖專主於愛而實爲心體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人之所以爲規矩者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禮而害夫仁人而不仁則自其一身莫適爲主而事物之間顛倒錯亂蓋無所不至矣此聖門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顏子之問夫子特以克己復禮告之蓋欲其克去自己之私欲而復於規矩之本然則夫本心之全德將不離乎此而無不盡也然人但患於不爲耳誠能一旦用力於此則本心之全德在我而天下之善將無不由是而出天下雖大亦孰有不與其仁者乎然已者人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不容竝立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毫髮出乎此則入乎彼出乎彼則入於此矣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反覆如臂屈伸誠欲爲之其機固亦在我而已夫豈他人之所得與哉顏子之質幾於聖人故其問仁夫子告之爲獨要切而詳盡耳〇〔語類〕問上面克己復禮是要克盡己私下面四勿是嚴立禁制使之用力曰此章聖人只是要他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是言克己復禮之效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言克己復禮工夫處在我而不在人下面請問其目則是顏子更欲聖人詳言之耳前後反覆只說這四箇字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語類〕問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曰然然亦無難易凡氣質之偏處皆須從頭克去謝氏恐人只克得裏面小小不好底氣質而忘其難者故云然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
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紹聞編〕凡人所以不能克已復禮者只爲不知其孰爲禮孰爲非禮則聞克復之訓安能無疑惟顏子素於博文約禮上用功而於理欲之際已判然故不復有疑於克復之間直欲便下手做故請其條目〔愚按〕復禮禮字卽約我以禮之禮本章正是約禮工夫當是博文已徹故於理欲判然直請力行之目
非禮者已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
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語類〕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才見非禮來便禁止之便克去〇問勿者勝私復禮之機曰主在勿字上才覺非禮意思萌作便提却這勿字一刀兩段已私便可去私去則能復禮而仁矣都是自用着力使他人不着〇〔四書通〕此章緊要在勿字收集註喫緊解此一字蓋心爲一身之主卽將爲三軍之主一身耳目口體惟心所令猶大將之旗一麾而三軍坐作進退惟其所令也〇〔愚按〕勿字意已在上節克字中此特與明揭出耳本節所重自在視聽言動四者爲克復工夫實落條件

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
非天理之流行矣〔語類〕問視聽言動看得用力只在勿字上曰亦須是要睹得是禮與非禮〇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遠惟明才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才非德便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〇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何待下此四勿工夫曰只心術問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用淨盡截斷了他力量大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譬如賊來顏子是進步與之廝殺教仲弓以敬恕是教他堅壁清野截斷路頭不教賊來錄因問克已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乾道是儘大意坤道是確守意曰此亦只是一箇道理聖人因材而教故不同要之用功成德則一耳〇問視聽之間或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這將如何曰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

過目便過了只自家不可有要視之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了只自家不可有要聽之之心然這般所在也難古人於這處亦有以禦之如云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〇有曰此之視聽是以心受之若從耳目過如何免得但心不受便是不視不聽曰視聽與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矣不論心受與不受也按此條勿字更勸得然〇〔新安陳氏〕曰非禮者已之私禮者天理之公非禮勿視聽言動卽所以克已而所視聽言動皆合禮卽所以復禮也能如是則日用間莫非天理之流行而仁在其中矣按語頗云非禮勿視便是要在視上克已復禮非禮勿聽便是要在聽上克已復禮言動亦然然本文不曰視聽言動必於禮而但曰非禮勿視聽言動竊謂論文法則舉單見雙而論夫子當年答問之指則四勿工夫可見顏子原只在克已上着力到得索性克去則復禮自不待言
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黙識其理
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已任而不疑也〔按〕黙識其理含

至明、力有以勝之、含至健、直以爲已任、便是與上文爲仁由已兩心相照處〇〔輯語〕請目請事緊是從四件上札定硬寨做工夫正程子所謂學顏子有準的處〇〔或問〕禮爲心之規矩而其用無所不在以身而言則視聽言動四者足以該之矣四者之用由粗而精由小而大所當爲者皆禮也所不當爲者皆非禮也禮卽天之理也非禮則已之私也於是四者謹而察之知其非禮則勿以止焉則是克已之私而復於禮矣且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乎內者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者也內外交進爲仁之功不進自力矣顏子於是請事斯語而力行之所以三月不違而卒進乎聖人之域也然熟味聖言以求顏子之所用力其幾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爲天理自是而流則爲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爲聖自是而罔念則爲狂特毫忽之間耳學者可不謹其操哉
〇程子曰顏子問克已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

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
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語類〕由乎中而應乎外這
是勢之自然制於外所以
養其中這是自家做工夫處○〔文集〕由乎中而應乎外是
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是由中而出從言其理之如此耳
非謂從裏面做工夫出來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
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流根之意如視聽二箴云
心兮本虛秉彝天性亦皆是推本而言若其工夫全在制
之於外閑邪勿聽處○〔輯語〕非禮之根在中而視聽言動
在外勿視聽言動於外而禮復於中程子由應制養四字
獘病工夫體用都在○〔按〕程子云制外養中是以身心對
言則視聽言動俱屬於外若細分之則視聽自外入言動
自內出再細分之則視爲自內而引出外聽爲自外而引
入內總之視聽言動皆身
而勿在心故爲內外交進
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
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

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精義〕伊川曰人之
視最在先非禮而
視則所謂開眼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自有次序○〔葉氏〕
曰目者一身之鑒五行之精華所聚於心尤切目動則
心必隨心動則目必注心之虛靈千變萬化欲加檢防先
以視爲準則○〔語類〕操心之有要視爲之則只是人之視聽
言動視最在先爲操心之準則此兩句未是不好至蔽交
於前方有非禮之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己而復
禮也如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
自從容不勉矣故曰久而誠矣
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
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
非禮勿聽〔語類〕問知誘物化遂亡其正這箇知是如何曰
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
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莫不有知知者所當有也物至則
知足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到得好惡無節於
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視是將這裏底引出去所以

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底來所以云閑邪存誠○問
視箴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得然謬
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彝本乎天性道理
本自在這裏却因雜得外面言語來誘之聽所以就性上
說○〔四書通〕眼在前不正之色只是前一面來故曰蔽交
於前其中則遷耳在兩旁不正之聲左右前後皆可來故
曰知誘物化遂亡其正退之在外故當制之於外以
安其內耳之聽在內故推在內者知止有定乃可爾
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
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
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語類〕上四句是就
身上最緊要處須
是不躁妄方始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
下云矧是樞機四句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
病○〔按〕傷易則誕二句是說謹言上發禁躁妄而言已肆物
忤二句是對上吉凶榮辱惟其所召而言前一層是就心

上謹後一層是謹於
接物末二語總收
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
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
習與性成聖賢同歸〔語類〕思是動之微爲是動之著這箇
是該動之精粗思於內不可不誠爲
於外不可不守二者須兼到又曰看文字須得箇骨子諸
公且道動箴那句緊要答曰順理則裕曰更連從欲則危
這是生死路頭又曰哲人只於思量間便見得合做與不
合做志士便於做出了方見得雖則是有兩樣大抵都是
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按〕此似作兩般人說然思爲只
就一人合看更密○覺軒蔡氏曰造次克念以誠於思言
凡學者動於心不可不存克念之誠戰兢自持以守於爲
言凡學者動於身不可不加自持之念哲人志士及其成
功一也故
曰同歸
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
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語類〕有言私欲難去日
難有時忘了他有時便

與人爲一片了〔愚按〕有時忘了他是不能察其幾也有時與爲一片是不能致其決也故語類又曰夫子告顏淵之言非大段剛明者不足以當之○〔四書通〕非至明不能察其幾是從四箇非字說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是從四箇勿字說○〔纂疏〕非至明則不能察天理人欲邪正所由動之幾將有誤認天理爲人欲人欲爲天理而不自覺於冥冥之中矣非至健則不能決天理人欲勝負所由分之勢將有玩天理而不肯進戀人欲而不忍割而依違於二者之間矣

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語類〕四箴意思都該括得盡○〔文集〕四箴之意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繫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

〔精義〕伊川曰大賓大祭只是敬也敬只是不私之說也才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游氏〕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以閑邪存其誠而已出門如見大賓則無時而不敬也使民如承大祭則無事而不敬也仲弓能請事斯語則於非禮勿動亦庶幾焉〔楊氏〕曰敬以守之恕以行之仁在其中矣○〔語類〕問推己及物之謂恕曰推己及物便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然工夫却在前面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須是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問未出門使民之前更有工夫否曰未出門使民之時只是如此惟是到出門使民時易得走失故愈着用力也○世有敬而不能恕底人便只理會自守却無溫厚愛人氣象若恕而無敬則無以行其恕○看聖人言只三四句便說得極謹密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下面便又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都無些闕處尋常人說話多是只說得半截問看此意思則體用兼備曰是如此自家身己上常是持守到接物又如此則日用之間無有間際私意直是何所容可見聖人說得如此極密○〔新安陳氏〕曰敬以持己則私意無所容於內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於外於是天理流行而心德全矣○〔王氏〕曰主敬則內有以全其心之德行恕則外有以推其愛之理○〔四書通〕敬以持己是收斂此心入來恕以待人是推廣此心出去○〔居業錄〕敬則心之體立恕則心之用行爲仁之功莫切於此

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或問〕脩己以敬則私意無所萌矣推己以恕則私意無所施矣如是則天理流行內外一致而仁在我矣至於在邦在家無怨惡於我者則是敬恕之功而仁之效也夫爲仁非以求是效也而并言之蓋將使之以是自考耳○〔語類〕此六句須作一片看始得若只以後兩句作效驗說却幾乎閑了這兩句蓋內外無怨是箇應處到這裏方是充足飽滿如上章說天下歸仁亦是如此蓋天下或有一人不許以仁便是我爲仁工夫有所未至如此看方見出門使民兩句綴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兩句此兩句又便綴着箇無

怨兩句上下貫通都無虧欠方始見得告顏淵仲弓問仁規模只依此做工夫更不容別用心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着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緊接着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徹似一片水流注出來到這裏方住中間也間斷不得效驗到這處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內外間才有一人怨他便是未徹○問怨有是有非如何都得他無怨曰此只說怨得是底○〔或問〕弟子之問多矣獨二子有請事之對何也曰二子蓋度其能踐是言而後對記者亦以其能充是對而記之也

○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

〔語類〕此舉敬之極致而言或曰看來也是用工方能如此非一且出門使民便能如此日自這裏做去方能如此只是常能存得此心便能如此

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

〔語類〕亦須先見得箇意思方謹獨以守之○〔雙峯饒氏〕曰心廣體胖周旋中禮持敬之氣象耳至於

用功却在謹獨上蓋人但見其出門使民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則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於此謹之則得其用功之要

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語類〕伊川答此問固好足以明聖人之說見得前面有一段工夫但當初正不消恁地答他却好與他說今日且就出門使民時做去若是出門使民時果能如見大賓承大祭則未出門使民以前自住不得了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精義〕伊川曰見乎外者出乎中者也出門使民者事也非是因事上方有此敬蓋素敬也猶之接物以誠人皆日誠者蓋是人素來誠也非因接物方有此誠也○〔南軒〕張氏曰平日之涵養一於敬則出門使民之際皆此心也○〔輯語〕二句前後際有全身在出門使民於全身中隨地提示箇下手景象耳

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語類〕乾道奮發而有爲坤道靜重而持守○乾道者是見得善惡精粗分明便一刀兩段斬截了坤道便順這一邊做將去更不犯着那一邊○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顏子之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動風行做將去仲弓則歛藏嚴謹做將去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顏子則是明得盡者也仲弓是莊敬以持養之者也及其成功一也○告仲弓底是防賊工夫告顏淵底是殺賊工夫○克己復禮是剛健勇決一上便做了若告仲弓是教他平穩做去慢慢地消磨了譬如服藥克己者要一服便見效敬恕者漸漸服藥磨去其病也持己行恕雖不曾着力去克己復禮然却與克己復禮只一般蓋若是把這箇養來養去那私意自是着不得○克己復禮如撥亂反正主敬行恕如持盈守成又曰克己復禮如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出門使民如上策與如自治○問敬則無已可克如何鄭子上書說得好鄭書云顏子地位高擔當得克己故以此告之仲弓未至此故告以敬恕克己之功難爲而至仁也易敬恕之功易操而至仁也難其成功則一故程子云敬則無已可克是也學者爲仁須如謝氏所謂於性偏難克處克將去不可放緩但不能如顏子之合下決勝不待持久耳非謂只用敬恕而不克己也先生曰此言學者克己處亦好又曰顏子如將百萬之兵操縱在我哄擒指揮如意仲弓且守本分敬之至固無已可克克己之至亦不消言敬敬則無已可克者是無所不敬故不用克己此是大敬如聖敬日躋於緝熙敬止之敬也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犂向魋之弟宋人

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訒音刃

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語類〕問仁者其言也訒只是訥於言意思否曰訥於言而敏於行是怕人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也訒是說持守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而今人只是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不知得○仁者之人言自然訒在學仁者則當自謹言語中以操持此心且如而今人愛胡亂說話輕易言語者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學者千章萬句只是理會一箇心且如仁者其言也訒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天理人欲之勝負○〔輯語〕曰仁者其言也則不在言上究竟可知曰其言也訒則不是訒言可知○曰仁者其言也訒則是仁者自訒非訒言即仁可知○〔條疏〕此聚一箇現成仁者榜樣與他看其字也字正是指點之神一倒做訒言則失之矣但牛若用功則又當從訒言下手言漸漸謹則心亦漸漸存此意自在言外○〔集解〕德之一端亦槩就仁者之德而言不必云四勿中之一○〔愚按〕仁者二字須頓住其言也

訒低徊想像而出。則下意自在函蓄中。而仍隱含不露。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語類〕問聖人答司馬牛其言也訒此句通上下言否曰就他身上說又較親切人謹得言語不妄發自求仁之端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這裏。司馬牛如何做得顏子仲弓底工夫須是逐人自理會仁譬之屋克己是大門打透便入來主敬行恕是第二門言訒是箇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便迂迴得些是他病在這裏如先難後獲亦是隨他病處說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

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

強閉之而不出也〔語類〕仁者心常醒在見箇事來便知道須要做得合箇道理不可輕易便自知

得道爲之難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底人心常如睡底相似都不會見得箇事理便天來大事也敢輕做一兩句說了。○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大率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爲之也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這心在。○〔或問〕仁者之言無不訒蓋知事之不易也若獨謂仁之難爲而後難於言則是凡事皆可易言而獨於言仁爲不可易矣豈其然乎。〔輯語〕心常存在爲前一層。〔愚按〕爲之言之兩之字或以事言或以理言不若直以心言之爲刻骨見髓。集註特提出心常存層折而下直截言訒爲之難乃是中間作一襯墊以見言之所以不得不訒絕非強閉不出所謂難者亦非必其事之果難乃從心上其難其愼自見得天下無易爲之事則安得有可易出之言曰言之得無訒乎此正所以其言也訒言下仍運還一箇仁者開示司馬使之反而自思自然輕覷不得總之爲仁者言則其言也訒其故不關乎言即爲司馬言使自訒其言其故亦不關乎言求仁之心與仁者之心本自絲毫不隔解此則句中句外面面員合。〔蒙引〕自源徂可以及流泝流亦可以得源故但訒其言心便收攝在〔按〕此乃夫子親切指示之意莫但看作言外一層楊氏曰觀此

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爲司馬

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愚謂牛之爲人

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槩語之

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

故其告之如此〔語類〕這是司馬牛身上一病去得此病方好將息充養耳蓋聖人之言

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

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厚齋馮氏〕曰內憂其兄外懼其禍也○〔輯語〕夫子固是因其常懷憂懼以此開導之其實君子之體象如此非專爲處兄弟之患而然。○不憂不懼與上章其言也訒同是現成體象到內省不疚乃推出工夫致此之所以然。○〔愚按〕君子二字亦宜頓住兩不字徐徐想像而出與下節兩何字相涵方見成德自然體象或云兩不字甚有力此正落司馬氏見地矣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夫音扶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

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

爲易而忽之也〔語類〕不憂不懼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不知夫子自說是內省不疚自然無

懼不來○所以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學者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來○或問小註由其平日所為光明正大內省於心無一毫之疚病是以理足以勝私氣足以配道義夫何憂何懼○非實有憂懼而强排遣之也○註中平日所為在內省前一層聖人說得恁般員是便見君子之全德隱然自見於言外本節只是申明上意○文集有憂有懼者內有所歉也自省其內而無所病則心廣體胖而何憂何懼之有○雙峯饒氏曰無愧是不疚之本不疚是不憂懼之本○朱註發明上章為之難二句不特解言之所以訒是解言訒之所以為仁者故註提心常存書出仁者本事來此章內省不疚二句不特解憂懼之所以無是解無憂懼之所以為君子故註補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書出君子本事來如此看方與牛之再問對切○蒙引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非寬之也勉之也使其能至於內省不疚則為雖憂懼之心亦自釋矣夫子固不為此發然亦在其中所以為聖人之言○輯語司馬多言而躁夫子與言每留箇不盡意理使之深思即為之難與此內省不疚二句皆未嘗說盡也故朱子於上章為之難前補出心常存

此章內省前補出平日所為皆從語意中探本窮源越題得聖言神味無盡○道箇內省便對着外患說內省者內省其平日所為也不疚由平日內省在臨時集註由其故能語次自極分明

○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强排遣之也慶源輔氏曰不憂不懼者疑若有之而强排遣之也何憂何懼則自無憂懼耳蓋君子自然之德也○松陽講義强為排遣者當憂而不憂而可憂者將日生當懼而不懼而可懼者將滋甚是無忌憚者之所為也夫子之言不憂不懼者皆由其平日所為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一旦臨事內省諸心無一毫疚病故得失可任利害可聽非必不憂自無可憂非必不懼自無可懼此即所謂仁者不憂勇者不懼非可驟到誠能於此有得焉何事變之足累其心哉此夫子知牛在憂患中而示以處憂患之道雖未指其事而言而其敎之也至矣但內省不疚一語意味深長學者當思平日所為何以能無愧於心耳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或問司馬牛之無令兄弟何也曰以傳考之桓魋常欲弒宋公而欲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頎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之所以為憂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精義謝氏曰命自其所稟言天自其所遇言○語類死生有命是合下稟得已定而今着力不得富貴在天是你着力不得○富貴在天非我所與如有一人為之主宰然○子夏之意只說死生稟於有生之初不可得而移富貴是眼下有時適然遇着非我所能必若推其極固是同稟於有生之初○或問告之以此者欲其知此而有以安之耳○蒙引子夏述此言牛之有兄弟無兄弟亦天命也何必憂非以牛憂桓魋之將死而言死生有命以寬之也○慶源輔氏曰順謂不咈受謂不拒只此二字便是處死生富貴之要訣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精義伊川曰敬是持己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驩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親愛如此者安能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禮為主也謝氏曰司馬牛憂無兄弟意在急難無助而已然操

恭敬之心以遊世又何患焉四海之內皆兄弟豈信以爲
皆若己之兄弟也哉愛人而人常愛之故也○語類問敬
而無失曰把捉不定便是失○慶源輔氏曰既告以安命
又勉以修身故兩盡其道○纂疏若安於命而不修己是
有命而無義聽乎天而不盡乎人矣○雙峯饒氏曰敬在
心恭在容敬易能無失爲難間斷則失矣恭易能有禮爲
難有節文是致恭又能中節如足恭則恭而無禮矣○輯
語爲憂憂人開釋易落曠達家言死生有命二語已走入
二氏解脫法門矣看子夏急下君子敬而無失二句方見
以聖賢相責不是一味付之數運者此即所以立命格天
也○無失有禮方是聖賢之敬恭子夏此語頗臻至處語病在下二句耳 蓋子夏欲以寬牛之
憂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語類子夏當初要開
廣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了○
說統大抵司馬牛處兄弟之閒決有未盡道處子夏此言
分明欲牛自盡恭敬以感其兄雖原不是欲牛把自己兄
弟舍置了認別人做兄弟也意謂君子能盡箇恭敬雖四
海之內都是兄弟踈者尚可親況親者乎何患無兄弟當
從自己兄弟看不當從四海看○愚按君子敬而無失四
句是開說所以廣牛之意也到末句仍收合自己兄弟見
踈者可感豈親者反不可格君子但患不能敬而無失但
患不能恭而有禮何患乎無兄弟乃正對首節我獨亡之
憂而責以修其在我何等剴切如此看似於語意爲得緊
粘四海皆兄弟一直看下則試難免於意員語滯矣 ○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
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
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
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
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譖莊蔭反 愬蘇路反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
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
也愬愬己之冤也 齊氏曰水之潤物其浸以漸故游揚以譖善者曰浸潤之譖膚受芒刺痛癢立見故激以切己利害之言曰膚受之愬 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
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
發之暴矣 語類譖是譖人是不干己底事才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閒言冷語掉放那裏說教來不覺
愬是愬切己底事方說得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間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便
說人要殺蓋不如此不足以觸動他○雙峯饒氏曰浸潤者其來舒緩膚受則其來迫切一緩一急緩則不暇覺急
則不暇詳一要覺一要詳下乃以一察字包之 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
之明而不蔽於近矣 或問譖爲毀人之行愬爲伸己之冤若事本非實而譖者遽然極言其事
愬者泛然不切於身則亦不足以惑人矣故以二者之相
爲反對而互言之見其事變之來何而明無不照也○語
類問明而遠是見得到否曰是明字說不足又添箇遠字
贊之○所以說明又說遠須是眼裏識箇真僞始得若不
識箇真僞安得謂之明遠遠裏自有道理見得過他真僞
却來聽我不得○蘇氏曰譖愬之言常行於偏暗而監迫
者蓋一有所聞而忿心應之也明且遠者虛以察之則不
旋踵而得其情矣按一有所聞句似只說得愬一邊○鄭
氏曰善形容小人之情狀無若聖人之言凡譖愬者使其
正言之則人人皆識之矣惟其便僻側媚入之以漸雖智
者或不察也按入之以漸句似只說得譖一邊○高伯宗
辨讒論其畧曰知吾有所喜也則何其隙以疑之知吾有
所惡也則多其過以重之未識吾之心也則徵其辭以嘗之
未必吾之從也則他事以報之勢所不達則因其要以致
之語所不在則迂其說以及之短其事而陽爲不知其人
逃其語而故爲不解其意慮其蔽也則託於所聞恐其怨

也則觸其所忌反離以參譽之而實以暴其短假事以深
德之而因以發其私託爲諛泄之而卒諱之佞急吧之而後
言因所槩論而泛及之若緩語之而不切之若是者不可
以不察也何也無故而然其中必有故也按此抉摘譖人
情狀如照膽鏡然可類推○蒙引人須要居敬窮理居敬
則心存所把持而難動窮理則人情曲折皆在所照而不
可惑○存疑不蔽於近即遠也蓋近處蔽則明不遠不蔽
於近則明之遠矣○集解不行焉謂譖愬雖行而不得行
之於我此非其心湛然常定而坐照萬物者不能故既曰
明又曰遠非明外有遠乃明到極處即是遠而明到極處
正即其不蔽於近而得之話有兩重理歸一致○自心之
本體言則爲明自明之所照言則爲遠兩可謂是現成稱
贊語氣

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
丁寧之意云

○語類問浸潤膚受之說想得子張是箇過高
底資質於此等處有不察故夫子語之否曰
然○雙峯饒氏曰子張想是箇易疑易信易疑生譖易信
生愬○輯語子張止問明夫子添出遠字而詞繁不殺正

爲務外好高者其求明每在遠處不知反蔽於近夫子舉
此二端最是極近而易蔽者於此能察便不弟爲明而爲
明之遠正指點子
張反求於近耳

○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
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
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
明

蒙引註云遠則明之至也何以置在圈外曰此句不差
只是視遠惟明遠字與本章不同與上句不合書言視
遠惟明與聽德惟聰一類愚按書辭是欲於遠上見明本
章是只就明上見遠知此之不愬可見不行全在心體上
說譬如磨鏡只在平時拂拭用功不在臨
時照物耿辨此明之至所以即爲遠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敎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或問制其田里薄其稅斂使民有常産而不失其時則倉
廩實而足食矣比其什伍時其蒐教使民有勇而知方則
武備飭而足於兵矣有是二者則民以信事其上而無欺
詐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者也○語類看來此只是因足
食足兵而後民信本是兩項事子貢却做三項事認了信
字便是在人心不容變底事也○愚按或問語類二條俱
緊以民信繫於足食足兵之下自於本文語氣爲得集註
着箇然後字亦是貼本文之矣字意但恐人認作止足食
足兵民便信之故必補出敎化一層此集註所以視或問
語類爲較密也然曰敎化行乃謂敎化自行非謂政至此
始行敎化也蓋敎化寓於兵食之先周於兵食之後予於
兵食之外亦運於兵食之中而敎化之行則必俟之兵食
既足故本文民信之矣繫於足食足兵之下語勢自然與
足食足兵另換一箇文法本非作三項差排而子貢設爲
不得已之限以究夫事理之極
不列爲三者則問端無自起耳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存疑必不得已而去於
斯三者如寇敵交侵饑
饉薦至欲弃城而去信不可也而欲仗信守城則兵食不能
兩全欲存兵須令民出粟供之而民間罄竭是食不足也
不令民出粟兵又缺食而散云是兵又不足也必當去其
或問兵之可去何也曰食足而民信則民親其上死
其長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可使制挺以撻秦
楚之堅甲利兵矣故必不得已而去則兵或可無也○松
陽講義所謂去兵亦不是全不要兵只是伍兩卒旅之缺
未暇補戈矛車甲之敝未暇脩蒐苗獮狩之制未暇講○
按去者緩之
謂非裁之謂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
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

自立〔語類〕問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日是民自不立民
不立則國亦不能以立矣問民如何是不立日有信
則相守而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臣
弃其君子弃其父各自求生路矣不若死之爲安朱子日
安字極
有味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
或問食之可去何也日以序言之則食爲先以理言之則
信爲重蓋死生常理人之所必不免者若民無信則失其
所以爲民者而無以立乎天地之間是以必有以使民寧
無食而死而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之所以得民
心而善民俗者可得而言矣○存疑必不得已而去於斯
二者如倡忠義以激人心人人與我爲守然城中之食已
盡如欲得食必須弃信弃城然信不可弃也欲存信保城
必須得食然食不可得也必當去其一日去食者蓋生我
所欲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而食可去也如張
巡許遠之守睢陽是也○〔精義〕楊氏日民不立則傾危之
俗成而亂亡無日矣雖有粟焉得而食諸故食可去而信
不可去夫寧死以存信非善學者其孰能疑而問之○〔勉

齋黃氏〕曰夫子初答爲政之先後也再問復告
義理之輕重也然則教民以信其可一日緩乎○程子曰
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
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
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
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
而可棄也〔仁山金氏〕曰或疑初意止言二事民信之矣乃
其效子貢則析而三之以究其極然細玩之國
家爲政於此三者自不可缺一上文民信雖以效言下文
信字則兼本效夫以次第言則三以事理言則一民之信
之雖在足食足兵之後而施信於民卽在足食足兵之中
天下豈有舍信而能足食足兵者子貢之智固知信之重
與兵食並而未知信之重於兵食故再三問之以究其極
初言民信雖因兵食而後開末言民信則舍兵食而獨存

蓋信之效固因兵食而行信之理則先兵食而存使一日
而無此理則不相保固而人道絕矣聖人視天下存亡死
生皆是常事惟是理不可一日泯苟爲無信雖有食有兵
且不相爲用況無食無兵之際其不爲烏驚獸駭相戕相
噬者幾希有國家者所當深思也○〔輯語〕此是聖賢直窮
到底打穿後壁商量以分決事理之輕重耳去兵在三者
中計較去食則二者相較三者原關一不得必不得已卽
指三者勢不能全就其中且專料理那兩件故日何先到
第二問一發必亡之理食豈能去乎然聖人日寧可去食
以見信之必不可輕故又找下二句以見去食不是挽回
必得之策但道理只存此耳正見聖賢於義理界上分明
淨畫如是故程子謂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愚
〔按〕國家爲政合下總是爲民首節民信之矣未節民無信
不立人但知全章關鍵在兩信字不知主腦尤在兩民字
信者民之所持以立苟無信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國足食
足兵固爲民計卽去兵去食亦是爲民計此正自古聖賢
扶危大手莫作腐頭巾呆語看○只看集註爲政者當身
率其民一語此中自有大本領大經濟在○下二節子貢

商所先夫子示所去示所去正重所先也集註以人情而
言以民德而言兩層最道得徹一切處常處變之說盡該
括裏許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棘子成衛大夫病時人文勝故爲此言〔說統〕子成提出君
子二字見得轉移
世風全在君子身上玩而已矣何以爲語氣直
恁斬絕〔按〕下節子貢亦卽就他君子字折之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
又惜其失言也〔語類〕此說君子與說其爭也君子同蓋說
得話來也君子○問惜乎夫子之說君子
也古注只作一句說先生作兩句說如何日若作一句說
則惜乎二字無着落〔按〕惜乎字直注末句方有着落觀註

惜其失言至末方倒煞出煞失言之所以可惜處却正以其有君子雖持世道之意而煞使其言無關輕重則亦不足惜矣如此看方見夫子之說君子也七字未嘗不貫入惜乎二字中○但歸宿處則在駟不及舌耳○(或問)棘子成之言與夫子之答林放何異而子貢非之耶曰夫子之言權衡審密而詞氣和平蓋未始以文爲可盡去也若子成則詞氣矯激而取舍過中矣其流之弊將必至於弃禮蔑法如西晉君子之爲者故子貢惜其言之失而力正之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鞟其郭反

鞟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精義)侯氏曰文質猶天地陰陽血氣日月往來未有獨立者也文不可無亦不可勝起居坐作進退威儀皆文也專以文爲事則不可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賁之象日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若獨質而無文則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也何以別儲故曰文猶質

也質猶文也○(達說)天下之事無質不立無文不行以文而較之質則文與質等耳固不輕於質而可以盡去也以質而較之文則質與文等耳亦不重於文而可以獨存也文質之相等蓋如此○上二句是返言文質之不可偏廢下二句則以廢文之弊言○慶源輔氏曰皮譬則質也毛譬則文也皮毛但在然後虎豹犬羊可辨文質兼存然後君子小人可明若盡去其毛獨存其皮譬則盡去其文獨存其質耳如是則虎豹犬羊之貴賤君子小人之賢否皆不可以辨矣○語錄問如何以文觀人曰無世間許多禮法如何辨得君子小人如老莊之徒絕滅禮法則都打箇沒理會去○蒙引君子謂賢士大夫小人謂野人兼德位言

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

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

矣○(或問)何以言子貢之言之有弊也曰子成之說偏矣子貢於文質之間又一視之而無本末輕重緩急之差焉則又矯子成之失而過中者也蓋立言之難如此自非聖人孰能無所偏倚而常適其平也哉○(語類)子成全說箇

質固未盡善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錯若虎皮羊皮雖除了毛畢竟自別使一箇君子與一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恥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爲本如寧儉寧戚之意○按此二條皆發明總註之義然就本文立論則自當以子貢駁子成爲主第於文質不可相無之中用本末輕重意稍稍斡旋當亦自無語病不必泥大全饒氏云此章當作三株看於本文畢竟添設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厚齋)馮氏曰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螽連年用兵於邾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饑而用不足也○(條辨)年饑則不但君之用不足即民之用亦不足集註解用爲國用者以下吾猶不足之吾字知之也解足用在於加賦者以下二猶不足之言知之也哀公口中說如之何意中自已有一箇如之何之法矣問於有若特欲借一言以贊其成耳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語類)徹是八家皆通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田此助徹之別也

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田之法什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什取其一自此遂以爲常故曰初○(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周法)民耕百畝公取中畝皆民力而治之故曰藉稅不過此過此則非禮矣故有若請

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蒙引)[illegible]是時魯亦行徹但[illegible]二不同於取一耳盡徹者只勸公減賦與孟子兼要[illegible]不詠又曰先王定徹法原將國用通局打算過[illegible]處○後來人主侈

用始患不足但取愈多用愈乏終不齊事故盡徹之言正是勸公節用朱子揣摩時勢方說得節用二字出今人止講薄取不講要節用覺得有若果似迂濶愚按理固如是但註云欲公節用以厚民欲字尚虛自是照末節說本節只合云先王何以行徹而用自足○今人何以不行徹而用轉不足○盡請仍行徹留下文問答地○輯語宜公稅畝只是加稅於餘畝徹法未嘗廢故註下專行二字是時公田民田不曾亂豪強兼并自是孟子時事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輯語吾字與下節百姓字針鋒相對○哀公但知為吾計忘却百姓有若謂若果為吾計正當足百姓故吾字是哀公語中病根按有若揣知公意故對詞直下百姓字以破其癥結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精義侯氏曰君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百姓足則君足矣故哀公問年饑用不足而有若對以徹則足民之道也百姓苟足君必與焉孰與為不足哉若困民以自足則非足也○或問君之所與者民也民足矣則君雖不足亦無與共其不足者民苟不足則君雖自足而誰與共其足哉此蓋告之以君民一體不必厚斂之意若如尹氏說以為民足則無人與君以不足民貧則無人與君以足恐非文勢之所安抑其言出於利害之間殆非有若意也○語類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姓既足不成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雖厚斂亦不濟事○〔紹聞編〕華暘范氏曰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必徹而後可也○此語深得有子告哀公之意夫徹法行則征斂有藝費出有經此所以君民俱足也後惟徹法不行故公私交困有子告哀公以行徹法其意深且切矣哀公

不喻而以二猶不足為言然後有子為之深言君民一體之義使知百姓之足即君之足百姓之不足即君之不足若以用不足而加賦則斂愈急而民愈貧君將誰與為足乎二孰與字意溫厚而語有含蓄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猶言未見子富而父貧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猶言虞人反裘而負薪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傅也○輯語足不足語原從吾猶不足句來哀公憂二猶不足豈可行徹有若答行徹正所以為足以破解之都重在足君一邊百姓足句不過是行徹中轉語蓋哀公看得徹行止利百姓故有若告以利百姓正是利君國之用絕非老生迂濶而遠事情

〔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

或問洪氏以為哀公之不足非不足也什取其二不歸於公室而歸於三家也其說如何曰以春秋傳考之是亦然矣曰然則雖徹而何補於公之不足耶曰徹法行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士大夫莂皆有差等以至於君什卿祿之制皆可以次第而舉蓋不惟野人之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按此正與楊氏之說相發明而節用厚民意即隱攝其中楊氏所謂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為出即節用之道非必加意儉嗇以為節也○新安陳氏曰節用則薄取而有餘民之富即君之富也後用則盡取而不足民既貧君誰與守其富哉

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盡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慶源輔氏曰哀公欲加賦惟末是圖也有若欲行徹反本之論也以私意而觀目前則反本之論為迂而圖末者有一旦之效以理而觀於長久則一旦之效適重後日之憂而反本之論實經久之利也末流之弊愈求諸末不至於覆亡不止古今一律耶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或問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語類主忠信者每事須要得忠信且如一句話不忠信便是當得沒這事下主字須重看與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徙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須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更徙去令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徙義恁地便德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即空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主忠信而不徙義却又固執○主忠信是劄脚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問易只言忠信所以進德而孔子答子張崇德之問又及於徙義者是使學者於所存所行處兩下都做工夫否曰忠信是箇基本徙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徙進不得有基本矣不徙義亦無緣得進○南軒張氏曰不主忠信則無徙義之實不能徙義則其所主者亦有時而失其理矣蓋二者必相須然後德之所以崇也○條辨未合義者須遷到那義上去

卽事已合義見得猶有義之精處則又徙到那義之精上去如此方是日新方可為崇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或問此其所以為惑者何也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為可以隨己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南軒張氏曰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問辨惑何不敎以辨之之方雙峯饒氏曰使知其所以惑者在此是卽所謂辨也○蒙引註云則惑矣又云則惑之甚也兩句都在是惑也句內却見得本文四句有兩截意上二句欲其生死字重下二句既又字重只是一箇人在此我愛之便至欲其生我惡之便至欲其死已是惑了乃忽然要他生又忽然要他死造化生死之柄惟吾予奪而反覆不能自定其為中情固惑豈非蔽錮之深○義府子張問崇德辨惑只是要高要明不知在何處蠱訣故夫子告以近裏着己之言崇德須築臺須從實地做起而加以培益之功辨惑都徹底須先知其所為蔽處以造化生死之權若惟我主張又忘其顛倒總一愛惡之私情所致說是惑也不待辨而自辨矣此等語皆是於子張頂門上加鍼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語類如舊說則是牽合如伊川說則

是以富言千駟異言夷齊也今只得如此說○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慶源輔氏曰誠善主忠信之事補過徙義之事不蔽於私辨惑之事堂堂難與並為仁蓋務外不務內者故告以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或問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所謂達道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行達道而至其極也○南軒張氏曰為政以序彝倫為先彝倫不敘則節目雖繁亦無以治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彝倫所為敘也雖堯舜之治亦不越乎此貴於盡其道而已○慶源輔氏曰此三綱之大者故以為

人道之經政事之本○厚齋馮氏曰聖人之言各當其分而萬世無弊信斯言也○謂君則君臣則臣父則父子則子可也謂君君則臣臣父父則子子亦可也○輯語須將八箇字一氣念下便有箇萬物得所各正性命氣象便見得一篇西銘道理一部周禮制度在此根本却只在自盡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閒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語類問當日陳氏厚施於國根株盤據如此正使孔子爲政而欲正其君臣父子當於何處下手曰此便是難據晏子之說則曰惟禮可以已其亂然當時舉國之人皆欲得陳氏之所謀成豈晏子之所謂禮者可得而已之然此豈一朝一夕之故蓋其失在初履霜而堅冰至亦末如之何也已○紹聞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自入春秋如晉獻之强桓文之霸失德處皆在此則語匡時之切務誠無出夫子此語者矣晏子論陳氏之亂曰惟禮可以已之視夫子之言孰得其要哉夫君失其柄其來有漸收之有道若網在綱景公之患在綱紀不振家施不及國特治其末流爾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弒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精義范氏曰景公之時齊無君臣父子之禮故以是告之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堯舜亦如此而已夫禍莫大於知過而不能改景公知齊之將亂而坐以待之此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郭公所以亡也○或問景公審能悅夫子之言而繹之則如之何曰舉齊政而授之夫子則君臣父子之倫正之有餘矣惜其不能此齊所以卒於亂也○語類問齊景公問政與待孔子二章想是一時說話觀此兩段見得景公是箇年老志衰苟且度日不復有遠慮底人曰景公平日自是箇無能爲底人不待老也○雙峯饒氏曰就景公身上言之則景公自不能盡君之道致其臣陳氏厚施於國自不能盡父之道致內嬖之多而不立太子故楊氏云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者是說景公不能反之於身以盡君父之道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 與平聲

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胡氏曰折者折而二之也治獄之道兩辭具備曲直未分混爲一區及乎別其孰爲曲孰爲直判然兩途所謂折也○說統折字當作折服之折不可作折斷之折片言折獄者謂出言方半而訟者之

獄遂有以折服之無人敢爭飾以求逞也只是狀其不費辭說底意思又曰言能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片言可以折獄見非以言折之也以心折之也○慶源輔氏曰忠信者折獄之本明決者折獄之用徒明決而不忠信則無以孚於平昔徒忠信而不明決則無以斷於臨時○覺軒蔡氏曰忠信所以立於中明決足以照乎外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述忠信明決四字朱子融會下節以立言不可隙透惡挨忠信明決是可以二字謂子與下節隱隱相涵○輯語片言可以折獄此是贊片言不是論折獄是贊片言之本於明斷不是論折獄之貴乎片言才說片言便有下節在句裏折獄只極其用耳○片言可折身夫子憑空許與並無實事故記者又繫無宿諾句以揣證夫子可以之意此須於兩節交接頭領會該無宿諾亦非有實事總是極意形容從子路全身體會而出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或問宿諾之說以宿爲豫

諸先生皆從之蓋嫌於不踐一宿以償其諾爲太迫耳然恐當如或說但爲不需滯遷延之意耶非必謂一宿也○〔語類〕子路許了人便與人去做這事不似今人許了人却掉放一壁不管○〔條辨〕無宿諾不是限定不留一宿片言折獄亦不是限定只半言此際正須活看

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慶源輔氏曰〕片言折獄非可以取辨於言也所以養其言之所自發者必有其素而人之信已在於未言之先也○〔精言〕諾則必行更不游移此可見其忠信一諾即行更不留待此可見其明決〔愚按〕只就一諾上看正與片言兩相激射處○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勉齋〕

黃氏曰人惟忠信也不惟可以通天下之務而又可以釋天下之疑苟無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則吾心膠擾昏惑既無以察人之情爲吾以詐御彼彼亦以詐應之又安能片言而服人哉故片言折獄而實之以無宿諾也○〔按〕忠信爲明決之本尹氏引小邾射事是子路以忠信見信於人切證然觀子路之言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不能此又可見其明決處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精義〕尹氏曰聽訟得其當治之末也使之無訟則教化存焉楊氏曰先之以博愛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行興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有是五者民又何訟之有范氏曰經曰敎民親愛莫善於孝敎民禮順莫善於悌此無訟之道也孟子曰民有常產則有常心此無訟之政也〔或問〕謂范氏兼舉本末而言其理尤備○或問小註這章書須看必使意是如何夫子隱然有追思三代一段光景與大學絕不相同○胡氏曰聖人耳順目徹物無遁情其聽訟豈可及也而曰吾猶人也者將以深顯夫使民無訟之難也○〔新安陳氏〕曰聽訟者決民之爭無訟者躬行化民而民自不爭無訟可聽非禁之使然默化潛孚若使之耳○〔論語〕測聽訟聽在訟後也使無訟化在訟前也化之者德也本也聽之者法也末也是故爲政者在立德以爲化本○〔按〕必也乎見爲治者定須要到此地位爲善聽訟者進一籌見端本化民非異人任也吾字不須泥

○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南軒張氏〕曰夫人之所以至於爭訟者必有所由而能於其本而正之則訟可無也記者以此承上章有以見仲由之道爲未宏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語類〕問集註云云固分明然行固是行其所居但不知居是居箇甚物事曰常常恁地提省在這裏若有事頃刻放倒便不得○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事上說居之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在做去不可放倒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着實故某集註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事事靠實去做也○若是有頭無尾底人便是忠也不欠所以孔子先將箇無倦逼截他○子張是箇有銳氣底人他作事初頭乘些銳氣去做少間做到下梢多無殺合故告以居之無倦又且不朴實故告之以行之以忠欲其盡心力也○〔輯語〕此居行皆指政說兩之字不得畧過時解於行之說政而居單說心者非也○〔愚按〕不獨居行皆指政并居行亦兩兩相隔語頻既謂行是行其所居則居亦是居其所行若論常理則以忠宜屬居無倦宜屬行而聖人轉似回互

言之者兩之字本自劃開不得既曰居之則忠自不待言
所慮者倦耳既日行之其不容於倦可知所慮者不以忠
耳此最聖人用意微密處時解因欲對付子張將以忠亦
專說向裏不思上既有居之無倦句忠字根源已在居字
內及其發之於事則以忠自合緊貼行上講人固有居心
如是及行出政來却又不如是者非苟且求成即粉飾為
治都是不能表如其裏故語類云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
此事事靠實去做蓋到此直須實實見諸行事并仍慮心
有不實但事有不實即心有不實耳而蒙引反謂語類云
云却重在外此記者之誤其意蓋欲一味撇辟向裏竟似
忘却上文已有居之一面後來時文大率模糊病皆坐此

○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新安陳氏曰政以治民故以少仁言其政之無本以無愛民言其政之不足於用無誠心其病源也】○【輯語】子張所少只在一誠字倦與不忠皆從此生出蓋夫子之所以答之者立誠之目也○【尹氏曰】倦最害事若能無倦推而行之為尉為邑為郡以至為宰相皆可了若倦則雖居家至小事也不能了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四書通】誘掖以迎之於未成之先獎勸以作之於將成之際存疑以獎勸屬既成或曰既成而獎勸似不及了曰今有忌人之成者事既成從而詆毀之是亦害人之成也焉得為不及說亦可參

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胡氏曰】所存以心言所好以情言君子存心本厚故待人亦厚而惟恐人之為惡小人存心本薄故待人亦薄而惟恐人之為善君子所好在於善故已有是善而亦欲人之趨於善小人所好在於惡故已有是惡而亦欲人之濟其惡○【南軒張氏曰】君子充其忠愛之心於人之美其樂之如在已也從而扶持之又從而獎勸之惟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則哀矜之惟恐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為心幸人之有過而疾人之勝已非徒坐硯其入於惡又從而濟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所操存未嘗不相反也○【鄭氏舜舉】且君子硯人之善猶已之善故開導誘掖以成之硯人之惡猶已之有疾故規諫撿覆以止之○【勉齊黃氏】曰小人成人之惡謂迎合容養以成其為惡之事也不成人之美忌刻詆毀使不得成其善也○【四書讀】美惡之品一觀於其所成而美惡所由成一肖於其賤故獨為之取君子與小人共之而寡和之憂君子亦與小人共之○【輯語】傚鐵相引氷炭相違誠也章中兩人之字最着眼人之美人之惡亦何與已事而一為之欣一為之厥此不可解也惟其不可解可知是從心苗中出來○君子小人立心好惡本自不同倚類相與邇近因緣布衣委卷無不如是不必有權力然後能成不成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精義】范氏曰天下之政本於身政所以正人也未有不正已而能正物者也揚雄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猶之表正則影無不正也書曰表正萬邦君相者天下之表也○【集解】政者正也且虛說政之所以得名雖統人已而言却未說出先正已而後正人之義到子帥以正二句方是就康子身上說是正人之本○【條辨】曰子帥固有身先作則意曰以正便有整齊嚴肅意孰敢敢字即從整齊嚴肅內生來

○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

能也。或問小註此以當時之事言夫子抑說得含而不露令康子深體味之可見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恥而不竊精義謝氏曰介甫云俗之所榮罰之所不能止俗之所恥賞之所不能說故君子無爲惡疚身以善俗而已楊氏曰欲民不爲盜在不欲而已欲民之不欲以身先之而已○或問此章之意謂在民上者無所貪欲則民亦安分知恥而自不爲盜○慶源輔氏曰上者下之倡在上者不貪欲則民之視之亦知以是爲貴矣民知以不貪欲爲貴則雖賞以誘之使爲盜竊而其心愧恥自不肯爲之矣尚何盜之患哉所謂雖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以見民之必不肯爲耳○輯語上多欲則下行竊此感應自然之理若必說因欲而民貧爲盜固是有此事然多却轉折與語意不相肖蓋上導之以欲則下雖溫飽皆有盜心不必使貧而後爲盜也苟子不欲雖餓死亦不竊不必富而後不竊也只欲便誨盜不欲便感化不竊語意自直截分明○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爲

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

奪嫡事見春秋傳厚齋馮氏曰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欲心一萌非其有者必將取之嫡位可奪也國政可專也民獨不爲盜乎○紹聞編盜與季氏其所取不同而其欲同也季氏以百乘之家猶患貧患寡四分公室未以爲足納莒僕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諸叛人使曲阜之下幾爲盜藪臧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彼小人貧而不勝其欲以至於竊蓋不可怪其然也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虔反

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或問此章之意大槩專勉康子以爲政者上之所趨欲善則民善乎未及乎政教法令之施○南軒張氏曰爲上者志存乎殺則固已失長人之本矣烏能禁止其惡哉欲善之心純篤發見於政教之間則民將率從丕變如風之所靡其孰有不從者然則民之所以未從吾欲善之誠不篤而已按或問云未及政教法令南軒謂發見於政教之間看來說箇欲善定不是空空徒欲亦必有流行發見之處但其間感應神速如下文風草云云雖有政教亦無須大故施爲緊緊對針康子加殺無道以就有道只一轉念間而仁暴之機天地懸隔竊以或問爲得其神論理則宜參用南軒說○義庭康子才說箇殺字孔子便說箇善字康子欲殺惡人以成就善人吳氏所謂康子殺心如火夫子以淸冷之水沃之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西山眞氏曰民性本善爲上者以善廸之未有不趨於善者 上

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書君陳爾惟風下民惟草風草之喩本此○輯語德指君子小人之位以分註言非性分之德也此節以善字對殺不以德字對殺草上之風必偃只言其理勢如此要知率民以善固偃率民以惡亦偃草不分和風狂風皆必偃也愚按論理勢固如此然上文承欲善民善說下語意自在率民以善故有風草之喩至率以惡必偃只借作一反照可耶○子欲善而民善上已說明下三句只說上下感應之勢順遠易效耳

○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語類尹氏謂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此語固好然聖人只說焉用殺三字自是不用解了蓋上之人爲政欲善則民皆善自是何用殺聖人之言渾成如此○厚齋馮氏曰康子三問雖未必一時之語然其意蓋相屬也夫子所答皆引其身而求之按此章發口特揭子爲政三字尤極森嚴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按達只是通行無不得而德孚於人乃其所以行無不得之由也然此亦是預透下意以立言是達字正義子張初未見及此只囫圇問一箇達其意以爲既名爲士自不可以不達但不知何如斯可謂之達耳意只在外間通達與問行是一般意見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按達必有所以達達在外而所以達者却在內子張不問何以能達而問何如斯可謂之達便只問得外一面來故直詰之曰何哉爾所謂達者當頭一喝不覺和盤托出矣○說統一章精神全在這一句發出他病痛然後下藥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按此是子張自解其所謂達者口中問達而意中却在聞彼亦不是以聞爲達乃誤認聞處卽是達也故一經夫子反詰便自應聲如響可見他平日全副精神都倒在名譽上聞與達只是隨口舉似而已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語類問聞達之別曰達是退一步底聞是近前一步做底退一步底卑遜篤實不求人知一且工夫至到却自然會達聞是近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矜張誇大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者○達者實有而不居聞者却是要做這模樣〔按此二條亦是須透下意○裏底達由中出聞自外入○二者字義固自不同而內外人已誠僞判焉○說統一聞一達當下喝破兩邊無可躲閃是痛棒○下文夫達也者夫聞也者兩句喝起處須看眼〔按此正對針子張隨口舉似夫子與之深明疑似辨黑白而定一尊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語類問質直是質性之直或作兩件說曰質與直是兩件質是質實就資性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多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區處要得其宜這一項都是詳細收斂工夫○問質直而好義和靖謂立志質直如何曰這箇莫不須說立志質直但只是無華僞質是朴實直是無偏曲而所行又合宜〔按質是無華飾直是無詐僞一誠足以蔽之○〔蒙引質直二字似是在外如何說作內主忠信蓋人之質直皆是心所爲但凡言動不朴實底便是心病質直是以此爲基也能質直然後可語好義○雙峯饒

氏曰質直是忠信底人固難得但亦有直情徑行不去隨事裁度而所行容有不合宜處故質直又要合義○語類質直而好義便有箇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便又和順子細不至觸突人底意思慮到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覺知也聖人言語都如此周偏詳密○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實要做工夫益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行是與不是令有人自任已意做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人之爲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才自高了便不濟事○〔縉聞編質直好義是在已事到接物時又須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以驗在已之是非慮常在下人而惟恐有所不覺知大凡直已而不盡人自謂已合宜而不顧人之信受與否便是失照管也○慮以下人有特而忘非下人也故以早以自牧釋之卑卽下人自牧謂恆以此自養也○子張務外好高自質直至下人皆箴其所不足○〔條辨質直之氣象見於外而質直之本在內義之宜見於外而好之之心在內人之言邑雖在外而察之觀之之詳審在內下人之言動舉止在

外而慮之之謙退謹密則在內故曰皆自脩於內○集解
觀察就接物言惟恐已有不是處下人就處己言是而不
自以爲是也○輯語此三句雖爲問達而言要只合襯辟
向裏務自脩之實須照定註中不求人知四字識與下二
句作反勢直到下二句方跌出達字意故註用然字轉也
愚按於語勢爲轉而其理自與兩必達相貫正所謂德孚
於人而行無不得也然德脩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稱義
呂氏曰德孚於人者必達矯行求名者必聞○語類達是
躬行實踐收斂近裏只做自家工夫不要人知既有工夫
則德脩於己自孚於人所行自無窒礙此是在邦在家必
達之理○聞只是求聞於人達卻有實實方能達又曰達
是做得去○或問其在邦也事上則獲乎上治民則得乎
民其在家也○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凡吾之見於行者
莫不通達而無所繫礙
焉斯可以謂之達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去

聲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
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

語類問仁如何以顏色取曰此處與前說相反只是顏色
雖做仁者舉止而所行又卻不如此此恐是就子張身上
說○色取仁而行違這是占外面地位濶了裏面填不足
愚按所謂堂堂乎張難與並爲仁正坐此○不惟是虛有
愛憐之態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內荏皆色取仁而
行違也○達者是自家實去做而收斂近裏底聞者是箇
做作底專務放出外求人知而已如色取仁而行違便是
不務實而專務外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而收斂不得只
得自擔當不放退蓋才於退則連前面都壞只得大拍頭
居之不疑此其所以爲虛而無實行也○世上有此等人
專以大意氣加人正是子張病痛處又曰子張只去聞處
着力聖人此語正中其膏肓質直好義等處專是就實色

取仁而行違專是從虛○問聞與鄉原如何曰却不同邪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底是大拍頭做要壓倒人鄉原却是
不做聲不做氣陰沉做罪過底人○慶源輔氏曰使其色
取行違而中不安焉則務實之心猶未盡喪也惟其自以
爲是而無所忌憚則見其專務於名夫名生於實則名亦
何害惟無實而徒有虛譽則驕矜之意日生而進脩之力
日怠矣二者雖若相似然所行適達者名譽自然著聞名
譽著聞者所行未必通達其實有不同如此○雙峯饒氏
曰色取說得濶凡發出來可見處皆是色又曰求名之人
要人信已故自居之不疑若自居於疑又誰信之○輯語
不疑非真不疑也只在人前居之不疑耳正與上察言二
句對照分出向裏向外之別愚按其所以必聞在此其所
以自絕於達亦正在此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
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
抵爲名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程子此下

曰今市井閭巷人却不爲名止爲利學者志於名而足矣
其心惟恐人不知韓退之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
餘厥聞四馳大率爲名者只是內不足足者自不急於
人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此句人多錯理會此只是言
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爲善非是使人求名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
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
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慝吐得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
之新安陳氏曰惡之形於外者易見匿於心者難知乃惡之根也○蒙引脩慝亦謹獨克己之事也蓋其惡未形
方匿於心而有以去之則永拔其根矣○崇德謹於爲善也修慝嚴於去惡也辨惑又明於其所蔽者而徹之也○

〔係辨〕遲自是三件各項問夫子亦是三件各項答○〔精義〕楊氏曰問於孔子者多矣未有記其問之所也而此獨著其從遊於舞雩之下者以見其所謂遊焉息焉者無非學也○〔或問〕此亦足以發明言外之意但以爲自今觀之可以見其如此則可若以爲記言之人本有此意恐亦未然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爲己。〔蒙引〕崇德脩慝辨惑皆是心上工夫理之得於心者崇之惡之匿於心者去之心有所蔽惑則辨之都是心上工夫故夫子善其切於爲己○〔係辨〕善只是善其切於爲己若謂善其遊於舞雩而問則此三者雖不遊舞雩而問亦切問也○〔愚按〕理固如是然亦竟脫從遊不得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語類〕人只有這一箇心不通着兩箇物事若一心做事又有一箇求得之心便與這上不專如何有積累之功這一條心路只是一直去更無他岐才分成兩邊便不得且如今做一事一心在此做一心又去計較功勞這一事定是不到頭不十分精緻而今一向做將去不望他功效則德何緣不崇又曰正如韓信背水陣都忘了反顧之心戰必勝矣○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不先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爲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爲矣德者理之得於吾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爲而無爲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這才爲些小利害計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起也〔按〕前一條就處事上說此條就居心說尤爲正本清源對針樊遲近利意尤關切○問先難而後獲先事後得莫是因樊遲有計較功利之心故如此告之曰此是後面道理而今且要知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做合做底事便純是天理才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箇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才有人欲便這裏做得一兩分卻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會崇聖人千言萬語正要人來這裏看得破○〔慶源輔氏〕曰爲其事者固必有其功然方其爲事之始而遠欲計其功焉則是利心也利心一萌則大本已失易盈易涸輕得輕喜尚何德之可崇哉故必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不亟不徐循吾理行吾義而已此所以德日積而不自知也○〔輯語〕只先後處便是崇崇是工夫不是成效

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精義〕謝氏曰有意於攻人之惡者不能自攻其惡者也攻己之惡者無暇攻人之惡者也故慝以是脩○〔語類〕須是截斷了外面他人過惡只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才去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疎心便粗了○〔慶源輔氏〕曰常情觀人則明自觀則暗責人則嚴自責則輕故惡常藏匿於心才有心去攻人之惡則於己之惡便鹵莽而不暇攻治矣○吳因之曰無攻人之惡不是聖人禁止他也不是脩慝者用力挈任須先認得慝字分曉那無字便得力益顯然過惡還易掃除惟在心

幽隱微渾無頭緒若真箇理會得便見前念方息後念又起此方按伏彼又跳出方苦主弱而客強雖欲攻人自是無暇凡暇於攻人者只是未嘗攻己惡也○〔按〕惡之爲跡顯而慝尚微然見以爲微則必至於驟故遲以爲慝而夫子以爲惡攻之爲勢急而脩似緩然苟視爲緩則必悞所急故遲方問何以脩而夫子語之專所攻

知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精義〕楊氏曰君子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懼辱其身羞其親也兄以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乎是惑也○〔或問〕夫子告子張者戒其惑於愛惡而告樊遲者戒其惑於忿怒各因其有是失而警之○〔慶源輔氏〕曰人本無惑惟爲忿所蔽而不知利害之所在故惑蓋忿心之發易矣兀而橫肆苟不懲之於始則終或至於忘身及親此辨惑者所以當懲其忿也○〔蒙引〕一朝言其忿不終朝暫時之忿也猶所謂隔宿之怨非不共戴天之佚終身之恨也

樊遲麤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雙峯〕

饒氏曰近利則有計較之心而不能先事後得鄙則吝於責己粗則暴戾而不能忍小忿故夫子因其病而藥之

○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同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語類文振說樊遲問仁一節先生曰愛人知人是仁知之用聖人何故但以用告遲而不告之以體文振云聖人說用則體在其中曰固是蓋尋這用便可以知其體用即是體中

流出也○愚按本節語勢固是兩問兩答劃然平分故論常體只各宜開說不必兩相照顧方留得後文地步然細玩下文一路相承之脉竊謂宜以首重問答截住而以次重問答作不了勢蓋此處樊遲先問仁而後問知夫子既日愛人而又日知人語雖平列而意實相承與上論務義章分言知仁語勢自別若板板差排覺得下文未達緣由不見分曉故宜以側卸爲得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語類樊遲問仁孔子答以愛人問知答以知人有甚難曉處樊遲因甚未達蓋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便有分別兩箇意思自相反故疑之○愚按此亦言其槩耳細思樊遲此時非必兩項互勘只是於愛人之下復聞知人一語不覺心中打个鶻突遂於臉上微一沉吟蓋疑知之有悖於仁耳須知此時未達直從夫子心眼中看出遲非有言也故夫子微揣其意於知人下隨接舉錯枉云云而遲乃并疑其因問知而發也一路問答情由全要在此處着眼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語類曾吉甫說得好舉直錯諸枉便是知人能使枉者直便是愛人○每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愛人知人自相爲用若是不論直與枉一例愛他也不得大抵惟先知了方能頒旋得倘仁聖人只此兩句自包上下後來再與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所以爲聖人之言○輯語此章疑辨處都在知然其所重者都在仁疑知疑其凝仁也辨知辨其正爲仁也知原從仁生而其用乃所以成仁若不知卽不能仁知不盡亦仁

有不全其不得不知者乃其所以仁也○遲之疑在知子解之亦只指知故下文問子夏與子夏答都只在知中推論或謂因樊遲下文錯認說知故此節須含糊留下不知夫子原只說知而仁之理在其中理本如此非故留疑端令樊遲徧參也○知以成仁其妙只在一使字見得使者知使之也能使枉者直已仁矣○愚按但言仁知合一尚是囫圇吞棗須識得上一截舉錯是知而所以舉錯之故原是仁下一截使枉者直是仁而所以能使之由乃是知故原其始知由仁出此爲仁裏面有知而究其用則知以成仁此爲知裏面有仁後來講家藹口說知以成仁只見得下一截於合一之理究未徹○精言此節論道理不但當提明知字并當提明仁字論語氣不但仁字不可徑露并知字亦不可徑露何也遲之未達只是意中錯愕夫子知之故言此以解其惑然彼未有問辭見夫子答問知後復益以此言不知其是言仁知相成而以爲專爲知言也若將舉直錯枉說明是知使枉者直說明是仁下面便不消再問矣○愚按註義自宜渾涵爲得但來脉於卽離隱躍之間正未可全然脫卸耳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遍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徐思曠曰註語極分曉人多混看專爲知者之事解鄉也問知對下富哉言乎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解何謂也對舜湯節遲問兩意子夏答亦兩意〇曾氏曰子夏曰富哉言乎一言而兼仁知也舉直而民遠於不仁能使枉者直也〇按此正與遲問兩意相對照〇輯語所以不明能使之故者只是將二句打作兩截耳惟打作兩截而以爲皆知者事則愈不解乃知敝有兩層病根則一〇愚按其病根畢竟是單認作問知由於其未達處未會理會得夫子已融入問仁一并開釋故將舉錯二句打作兩截俱坐入問知中不覺又添出一重疑障耳解此則下面子夏富哉之歎即謂通舜湯往事而言亦無不可蓋疑則俱疑徹則俱徹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存疑遲以夫子之言爲專言知子夏知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亦即其能使枉者直之言而知之也〇精言歎其不止言知是就言中見得道理包含無盡原不曾曉得當日所問是知不止是知也此只歎詞非辨詞〇愚按此非子夏有心破他專爲言知之疑只歎想子言而遲之疑已可漸釋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輯語樊遲只說問知子夏就夫子言下見得箇功用廣大處不必說出仁字而仁之氣象在焉借舜湯做箇影子指點活潑潑地〇舉錯雖兩件然舉即是錯故枉上加箇諸字即此節衆字也諸枉如何盡錯得但舉直而枉皆錯矣於諸枉中只舉得一二直非大知不能仁人放流以惡爲愛義以成仁也以舉爲錯知以成仁也義逆而知順故此重在舉邊〇徐翊遲只見得舉直錯枉是一番事使枉者直又是一番事知何才舉錯便能使得所以見得夫子皆以爲知之事蓋有可疑子夏惟告以選於衆舉皋陶伊尹則已不用於舉直之外更有一番錯枉之事而枉已錯矣則又何用於舉直錯枉之外更有一番能使之事而後枉者直乎只現成不仁者自遠則所謂能使枉者直已在舉直錯枉之中而知足成仁之理顯然矣〇愚按子夏指點得歎之神全在兩矣字真上富哉言乎神迴氣合仁字自津津隱躍心口間本文不仁者遠自是秘響潛通非必存心發覆也〇精義楊氏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而獨曰舉皋陶者蓋使舜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不犯於有司亦惟皋陶而已不仁者遠其在茲乎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語類遲疑二者相反夫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能使枉者直便是仁樊遲誤認二句只是知故見子夏

而問之子夏遂言之至於不仁者遠然後仁知之義皆備〇理解人渾全一箇惻怛之心便自能愛人就此中卻有分別便自能知人夫子以愛人論仁知人論知正是此意樊遲於愛人二字已分曉了所未達者在知人夫子知其疑知之妨於愛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曉之樊遲終不明白所以退問子夏云云樊遲未達原在知人一邊認大子舉直二句解所謂知人者故於此只舉舉直二句並不提起知人二字子夏則知此二句所包者大故歎其言之害而舉舜湯之事以明之〇新安陳氏曰選於衆而舉皋陶伊尹此知人之知所謂舉直錯枉也不仁者皆化爲仁即愛人之仁能使枉者直矣夫子之語已包子夏之意子夏之言益發明夫子之旨遲問於師又問於友其問之弗知弗措者與〇愚按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是從子夏語意中體會而得必謂因本文不仁者遠與仁字牽合轉覺太泥〇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

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告工毒反道去聲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精言〕伊川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語類〕問某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先則言出而人信矣不信誠不至也又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道得善始得○〔或問〕善道云者心平氣和理明意盡或從容深厚或親切簡當使聞者不悖而樂於聽從之謂也○〔雙峯饒氏曰〕忠告者盡此心之誠既誠矣不能善其辭說以道之恐其未能從二者俱盡而彼不從然後宜止未能忠且善焉而泛然告之道之遽以彼不從而止則是在我者猶未盡便欲責人非友道也○〔勿軒熊氏曰〕忠告是心盡忠善道是言盡善內外皆兼到○〔愚按〕註分兩截味本文忠告一讀則上截自有兩層看來忠告爲通身主腦程子謂誠有餘而言不足朱子謂誠意交通在未言之先可見忠本不因告而有而告自以忠而切須是有忠告之心方好用着善道不然善道箇甚麽故合善道看內外兼盡盡此忠也節通下截不可則止乃始終善全亦全此忠也○上截說友以輔仁下截說友以義合人但見註中義字不見合字便似不可則止一言不合割席終身下截看得不好則上截輔仁亦何須如許鄭重須知上截固爲合下不以數而見疏亦是合子貢本自問友合兩截看來正恰還一箇友字分量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精義〕楊氏曰博學而詳說之所以會友忠告而善道之所以輔仁〔按〕此於詞理俱順〔尹氏曰〕輔仁不可以無友會友貴在乎以文〔按〕此於語句爲倒而於意理却順須善會之〔范氏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澤相麗則說說之大莫大於朋友講習焉仁之爲道也大必以友輔之而成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爲益也○〔覺軒蔡氏曰〕以文會友致知之方以友輔仁力行之事也○〔新安陳氏曰〕人之講學脩業皆有資於朋友既資朋友以講學而致其知尤資朋友以輔仁而力於行則學脩而德亦進朋友爲吾知行之助如此其斯所謂益友乎○〔東陽許氏曰〕爲仁而不取友以爲輔則有孤陋寡聞之固會友而不以文則有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失〔按〕此亦只倒法與尹氏同○〔蒙引〕君子先自家講學了然後以是會友故曰則道益明不但益字須如此看且於本文爲順不然是以友講學非以文會友矣而所會之友人各有善吾則取其善以輔吾仁此其所以相觀而善而德日進也○〔紹聞編〕此二語意實相貫蓋以文會友者正欲以友輔仁也友之所以輔仁會友講習正爲德業相勸過失相規而有輔仁之益不然講何事學何事耻○〔愚按〕集註講學取善割然分開兩兩對待於理自不可易但體味本文語勢以友字作中間樞紐絕非一對舉平分則以文爲緣起而以輔仁爲歸宿如尹氏說一線穿成庶不致屈經從傳但此中分際交關須是融洽分明乃於經傳兩得之耳○〔四書通〕上章友之資於我者不可無忠告善道之益此則我之資於友者賴其講學輔仁之功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十三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勞如字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語類東坡下行字與事字最好○先是率他欲民之親其親我必先之以孝欲民之事其長我必先之以弟勞是爲他勤勞如循行阡陌勸課農桑之類○勞之以事亦須自家喫些辛苦方能合得他詩所謂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自耐勞苦方能說得人又曰凡是以勞苦之事役使人自家須一面與他做方可率得他如勸課農桑等事也須是自家不憚勤勞親履畎畝與他勾當方得○存疑

先之即道之以德意故註云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此是根本切要道理古先帝王皆如是漢唐宋之治不能如古正少此耳○民事語類以循行勸課說極是饒氏兼師役言悉未是師役是官府之事非民事也此與孟子佚道使民稍異佚道使民乃足官府之事去使民○義府子路氣質是最剛勇任事底人夫子何又以先勞教之蓋惟其剛勇懇一味任才氣做去不免條章約束上責人處過多而於自責處署下故直約之使從自身上做起○不令而行雖勤不怨此爲政所以貫於先之勞之也非言其效也

請益曰無倦無古本作毋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精義張子曰爲政必身爲之倡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按語類云此是三節事本此楊氏曰以身先民者常勤始而怠終故請益曰無倦按此即緊抱上節說爲是語類三節說當是未定之解○南軒張氏曰先之勞之固足以盡爲政之道矣

而子路猶請益焉則告之以無倦使之敦篤于是二者而已○覺軒蔡氏曰夫子方答以先之勞之子路遽以請益則其勇銳之意可見故但告以無倦所以救其勇躁之失也○四書通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銳於始而怠於終故答其問政皆以無倦告之○義府問勇者既喜於有爲如何又易得倦曰喜於有爲只是箇意氣程子云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須是無所喜無所厭只平平常常幹得大才是無倦是爲可久可大底事業是蕩蕩平平底王道○輯語無倦不在先勞外也不定是先勞久了才講無倦只先勞便要無倦無倦是徹始徹終事○此與修已以敬章相似下半節道理原包擺在上節中賴他再問又見得一當道理不然也無此介明然須知縱不再問道理原不曾虧欠只爲他○問朗見他病根在此才問如斯而已乎便知他敬修不盡故以安人安百姓盡之才請益使知他先勞必倦故以無倦勉之原不曾別皆道理也○說統子路問政氣甚盛子曰先之勞之語甚簡請益心甚銳子曰無倦意甚恬愚按先勞才兩言耳此子路所以見少也亦不思說箇先先之中不勝先說箇勞勞之中不勝勞且既已

先先之後又有先既已勞勞之後又有勞直是無窮盡無了與自非無倦如何能辦得故子路請益方欲求多於先勞之外夫子告以無倦但使自盡於先勞之中○上節集註兩凡字最有義味每見粗心人直云一二端大是鹵莽

○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紹聞編夫子意蓋云先之勞之爲政儘足了何須益只是無倦便好了無倦不益之益也按兩番答辭皆言簡而意足能使躁心人瞿然思爽然失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精義伊川曰先有司付與有司也范氏曰凡爲人上當用人而不自用人則逸自用則勞逸則有功勞則無功元首叢脞舜皐以爲戒故爲政之道當先有司○蒙引宰之所屬有典

財穀者有典兵賦者有典禮制者凡事必先於彼責使治之吾但考其成耳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

慶源輔氏曰廣韻云宥過無大而今日赦小過故集註曰此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之說蓋舜爲天下所治者廣且論其大體故可以宥過無大仲弓爲宰所治者狹須極其詳細若人之誤無大小皆從寬宥則於事或有害而無以警其怠忽惟於小者赦之則刑不濫及而人心悅矣此亦時中也且宥者寬之而已亦未必盡除其罪也

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新安陳氏曰范氏以爲舉在位之賢才蘇氏以爲舉未用之賢才須兼言其義方備有司中才德有餘而位不足稱者固當舉而優以異數如有有司之才德不稱其職則又當別舉有才德者充之如此方說得舉賢才規模潤若專說舉有司之賢才則狹矣○紹聞編語類云凡爲政隨其大小各有司存須先教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

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逐一自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蓋必如此然後紀綱立而責有所歸故已不勞而事畢舉聖人之言上下皆通小則宰一邑大則堯舜之得人以任衆職垂拱而天下治亦是道也小小過誤常人不免欲一切以法繩之則天下無全人矣惟是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其餘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此句槩言不專指有司蘇氏謂惟庸人與奸人爲無小過張禹胡廣李林甫盧杞是也若小過不赦則賢者遜罪不服而此等人出矣此以三句串言雖非本意然其言亦有味也宰得自舉其有司兩漢之制守令亦得自辟用其丞史掾屬之類故聖人於此教仲弓以舉賢才賢有德才有能亦不拘於一邑但據吾所知者皆得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此三句聖人所以教仲弓以爲政之道只平平說雖有相須之理然用言外推說則可認作正意則不可也○精義尹氏曰先有司則可以責成事於下赦小過則不求備於人舉賢才則賢者進而不肖者退爲政之道號要於此雖治天下亦可矣豈特爲季氏宰而已○晁氏曰是時魯之侵官濫刑賢才廢弃皆季之爲也仲弓正乎季氏季氏正乎魯君則其爲治也何有仲弓不患有司之難爲先小過之未可赦獨患賢才之不知仲弓眞可以南面哉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焉於虔反舍上聲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紹聞編仲弓又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聖人教以舉其所已知者於已付其所未知者於人蓋賢才之在天下固非一人所能盡知然必自知而後舉之則其爲道也亦隘矣爾但舉爾之所知爾盡其在我者而已爾所不知人必有知之其肯舍而不舉乎人各舉其所知又何必慮賢才之廣而不能盡知不能盡舉也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

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只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或問程子何以言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也曰此所以明夫人必各舉其所知然後可以不獨舉其所知也程子此章之說廣大精微無所不備學者所宜詳玩也○語類人各舉其所知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矣不患無以知天下之賢才也興邦喪邦蓋極言之然必自知而後舉之則遺才多矣未必不由此而喪邦也程子之意固非謂仲弓有司權市恩之意而至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此亦不爲難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雙峯饒氏曰仲弓之心不如聖人之廣大仲弓以自已聰明爲聰明聖人則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如仲弓之言局於所知之有限如聖人之言則未嘗求其盡知自無往而不知雖合天下之賢才舉而用之可也蓋好德人有同心推賢人盡響應後又可以咸登羣策可以畢舉豈必士盡我知恩自我出耶嗚呼大矣○輯語體大則其用大

聖人只千實說舉知之理然可以見渾然天地大公之謂便有盡性曲成神明變化之作用程子謂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讀者須實見得此意○稍言盡知盡舉不欲野有遺賢仲弓之意未嘗不大但止從自巳一人起見不必有思自巳出意就他慮焉知賢才是欲使天下賢才之知與舉皆由於我只此便覺氣量狹小狹小便是私了李德裕欲薦柳公權後因薦不由巳遂左遷之此皆心不廣大之故程子謂一心可以喪邦正謂此也然亦推其義如此耳勿將仲弓本意說壞○饒氏說以天下之耳目爲耳月是矣然言來未免猶有私心賢才是天下公其賢可知舉亦天下公共責任爾知爾舉不必問人人知人舉不必由爾聖人語言氣象何等大道爲公豈必藉他人作耳月耶時解說機說倡其爲私小更不待言○愚按上節夫子告仲弓三言巳盡舉賢才句一舉字巳包攝下節在裏下特因仲弓有焉知之問而申其說程子大小公○范氏私之義須通前後看乃澈不獨舉賢才一節也

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

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宰况天下乎[按]集註到底仍自各開說可見三句各是一事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蒙引]出公無父孔子必不仕之不仕固無義仕於出公尤無義也子路昧於義以爲可以仕而仕之是時孔子居衛子路亦以爲將仕衛故問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爲先[語類]問霊公既逐蒯聵公子郢辭不立衛人立輒以拒蒯聵論理輒合下便不當立不待拒蒯聵而後爲不當立也曰固是輒既立蒯聵來爭必矣○必也正名云孔子若仕衛必先正其君臣父子之名如蒯聵不當立輒亦不當立當去輒別立君以拒蒯聵晉趙鞅欲立蒯聵聖人出時必須大與他剖判一番教他卻告是與不是亞夫問論道理固是去輒使國人自拒蒯聵以事情論之皆人正主蒯聵勢足以壓魯聖人如何請於天子請於方伯天子既自不奈何方伯又是晉晉自做如何得日道理自是合如此聖人出來須自能使晉不爲蒯聵賀孫因問加請討陳常之事也只是據道理不論事情日如這一兩件大事可惜聖人做不透使三綱五常既壞而復興千條萬目自此而更新聖人年七八十歲孝孝之心終做不成○問若使夫子爲衛政不知果能使其出公從蒯聵否曰聖人行真只問義之合與不合不問其能與不能也若使每事只管計較其能與不能則豈不惑於常情利害之私乎此在學者尤宜用力而兄聖人乎○問夫子得政於衛須行所廢立否曰亦只是說與他令自爲去就亦難爲迫逐之○齊氏曰祖非禰也而禰之父非譬也而譬之無父之人非君也而君之名之不正孰大於是○輯語正名只論理

當如此看必也二字便見非此不可能正名則爲衛政不能正名只有我不爲衛政更無委曲調停陰陽作用也其所以正之事法不知如何固不可強爲區畫然不可因自已爲皆無知而并謂聖人亦必不能正而姑爲此正論也總之正名之說卻不爲衛君之言子路設問以觀聖意夫子直跡其不可耳愚按即此一語夫子不但分明不與輒并以示不仕衛之心謝氏曰正名雖爲衛君而言然爲政之道皆當以此爲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厚齋馮氏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夫子正名之論蓋不與輒也時輒已立十二年矣子路之所謂迂者蓋爲輒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纂引爲政必先正名此子路所不知也便當且闕其疑未可便道孔子不是子路乃便以爲迂故孔子責之○闕如與率爾相反○既不率爾妄對則必考究其所以然之理○闕如謂此心闕然非闕之而不問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精義伊川曰凡物有形則有名有名則有理如以小爲大以高爲下則言不順至於民無所措手足也○語類其初只是一箇名不正便事事都做不得禮樂不興刑罰不中便是箇大底事不成○問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此句未曉曰實即事也又問言與事似乎不相涉曰如何是不相涉如一人被火急討水來救始得却敎他討火來此便是言不順如何濟得事就衛論之輒子也蒯聵是父今也以兵拒父是以父爲賊多少不順其何以

爲國何以臨民事既不成則顚倒乖亂禮樂如何會興刑罰如何會中明道所謂一事苟其餘皆苟正謂此也○新安陳氏曰集註於正名名不正凡三以實字言前云名實紊此云名不當其實又云無以考其實蓋名當實則名正名實紊則名不正名者實之賓實者名之主實字於名字最緊切○淺說名不正則言出有礙上不協乎天理之正○下不當乎人心之公稱之者爲通詞當之者有愧色旣說不去如何行得去○蒙引名不正則言不順俱要從君臣父子大綱領處說事不成者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也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中去聲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語類事不成以事言○禮樂不興以理言○蓋事不成則事上都無道理了○說甚禮樂○問此是禮樂之實還是禮樂之文曰實與文原相離不得譬如影便有形要離那形說影不得○事不成是籠說那事做不成禮樂不興是和這理也沒了事只是說他做出底禮樂却是那事底理禮樂只是一件物事安得齊齊整整有文序便是禮無那乖爭底意思便是樂又曰凡事須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不成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興則無序不和如此則用刑罰者安得不顚倒錯亂○或問謝楊氏以爲禮樂不興則無敎而廉恥和睦之風衰故刑罰不中非也此方自爲政者之身言之至於民無所措手足然後主於民而言耳蓋但無序不和而禮樂不興則凡天下之事皆無序而不和而其施之刑罰必無自而能中也○吳氏曰此禮樂非玉帛鐘鼓之謂事事物物得其理而後和之謂也名不正言不順則事物之間顚倒乖戾禮樂何由而起事失其理而不和故慶賞刑威無一中節徧言刑罰者賞過則濫利及小人刑過則淫禍及君子寧其害之重者言之刑罰所及非不善之人則民莫知趨避之路

將安所置其手足乎自名不正推而至於民無所措手足聖人洞燭事情○深達治體如此○說統子路以正名爲迂看得名是虛底夫子却步步說到實事上去禮樂刑罰皆政之極大處一步緊一步見得正名爲政兩兩相關○非正名不能爲政欲爲政必先正名全要發此意以反迂字之意○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纂引名之必可言也總是名要正言之必可行也總是言要順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只是言名不可不正也獨舉言者有其名必有其言也淺言即稱名之言○一事苟則其餘皆苟謂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以至民無所措手足矣然則爲政必須正名非迂也○紹聞編事有根本理有關要一念差則其餘皆差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父子君臣名分之大豈可苟哉衛

國之人以蒯聵得罪出奔而輒嫡孫當立遂至不父其父而禰其祖此所謂苟也及蒯聵來爭遂至以兵拒父陷成大惡原輒始初父子之良心何嘗泯滅只緣不能辨義正名於先苟於一事遂至其餘皆苟故夫子因子路問爲政矣先而答之曰必也正名蓋以爲事莫先於此也而子路反迂之意以夫子得政於衛胡不以齊時行道爲急而先欲理會人父子之間犯其所難而事卒不可成也不知事理之所在其確然不易有如夫子之所言者子路特未之審思爾○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則無不正之名言之必可行也則無不順之言無不成之事禮樂自此興刑罰自此中民安往而不得其所哉此不苟之效也蓋名實相須未有失之於其名而能得之於其實苟一事苟則其餘皆苟未有壞之於其本而能救之於其終者也故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苟字對正字必可言必可行兩必字正徵必也正名

○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左傳定公十四年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太子蒯聵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予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哀公二年初衛侯遊於郊子郢僕公曰予無子將立汝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晉趙鞅納太子於戚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元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語類問胡氏之說只是論孔子爲政正名

事理合如此設若衛君用孔子孔子既爲之臣而爲政則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孔子須先與他斷約如此方與他做以姚崇猶先以十事與明皇約然後爲之相而况孔子乎若輒不能然則孔子決不爲之臣矣○蒯聵與輒若有一人識道理各相避就去了今蒯聵欲入衛輒不動則所以處其事者當何如後世議者皆以爲當立郢不知郢不肯做郢之不立蓋知其必有紛爭也若使夫子爲政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拔郢而立之斯爲得正然夫子固不欲與其事也或謂春秋書晉趙鞅納世子蒯聵於戚稱世子者謂其當立曰若不加此書當如何書之說春秋者多穿鑿往往類此○文集問胡氏之說固正矣然恐夫子以羇旅之臣一旦出公用之而遂謀逐出公此豈近於人情意者夫子若事出公不過興言父子之倫以開曉之使出公自爲去就然後立郢之事可得而議也曰此說甚善然聖人之權亦有未易以常情窺測者○熹嘗問瞽瞍殺人事先生曰蒯聵父子只爲無此心所以爲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纏他不住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熹嘗以先生之意參諸明道及文定之說竊謂蒯瞶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何耳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蒯瞶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或輒賢而國人不聽其去則爲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閒道竝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閒耳來喩以爲蒯瞶之來諸大夫當任其責請命於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矣但又云輒不與謀其事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乎大夫以拒父而陰幸天子之與已之心掩耳盜鐘爲罪怨大又云遽然與師以脅其父於人子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與師以拒得罪於先君而不當立之世子義也自輒言之則雖已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爲請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心哉來喩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甚善但推而言之便有此病似是於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洒落所以如此故愚竊謂輒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親爲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是一箇逃而去之便無一事都不

見其他方是直截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喩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語類子路只見下一截道理不見上一截道理孔悝之事他知道食焉不避其難却不知食出公之食爲不義問如此是他當初仕衞便不是曰然○紹開編冉有問夫子爲衞君子貢入質於夫子而出曰夫子不爲則夫子之矣不仕於衞明矣及子路問衞君待子爲政子將奚先夫子但據正理以答曰必也正名乎是時衞之名不正乃其膏肓之病未易救藥然使夫子果得柄於衞亦只有此一着爲先可則行不可則去爾此處放過則他無可爲者朱子謂必也正名亦是敎子路不要仕衞而子路乃更說夫子之迂夫子乃極言名之所以不可不正之故而衞事之可預與不可預衞君之可仕與不可仕在子路可以自驗而惜乎不能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語類樊遲學稼當時須自有一種說話如有爲神農之言許行君民竝耕之說之類按此條須看之類字謂遲當亦如許行自有一種說話耳非謂亦爲神農之言也○役智力於農圃內不足以成已外不足以治人是濟甚事○新安陳氏曰兩言吾不如雖不顯闢之已旋拒之矣○說統不如非不及也只是不似意如云吾儒之學術別有在與老農老圃不相似云爾學字須與提起看○愚按老農即含下小人吾字照三上字不如即憶攝焉用如此看則下文已包孕五字中所以曉遲者已至末節特因其遽出或未喩故與申明之耳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新安陳氏曰此小人以位而言下文集註云禮義信大人之事是自此小人上推廣而對言之南軒謂孟子所云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蓋本此愚按彼以體統言此以學業言須辨○問古之聖賢若大舜伊尹皆躬耕畎畝習農圃事何聖人深斥樊遲潛室陳氏曰遇此時則習此事遊聖人之門所學何事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慶源輔氏曰在已者皆盡其道在下者各以其類應之所謂正已而物正者非大人之德其孰能之○蒙引此敎以學大人之事是未仕時說話按此即孟子大人之事備矣意○說統夫子把三上字與小人對說見得士君子自有一種大學問若只在自己身上幹辦便自小自私全要把大人經世大學意說得透徹若只講上下感應話頭便顧奴失主○若說壯行有待猶是空談得仕隱合一處方是聖賢學問○輯語上好禮六句只重上半截言學者自有所挾持之具與天下感通其理甚大耳不重功效說下面三句才是說功效○紹聞編禮義信大人之事也三好字三莫敢不字要玩如晉文公以民未知義於是乎出定襄王以示之義又如伐原以示之信大蒐以示之禮便見禮義信不出於平素而以力假之非其誠也謂之好禮好義好信正見禮義信出於中心而積累有素非以聲音笑貌襲取一時敬服用情各以類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在君子則惟知爲吾道之所當然而已非有心於其敬服用情也然人自歸之此可見大人以道德風敎爲主爲斯世主禮義之責則自有爲之耕稼者豈必自耕稼哉○好禮好義好信本吾心而出之敬服用情即民心之禮義信也蓋此以心感則彼以心應有無待於外者此豈是儀文度數法制禁合簿書期會上討得來底故禮義信必本之於好

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精義范氏曰君子治其本則不治其末謀其大則不謀其小故禮義

信君子所務農圃之事非所當學也○纂引焉用稼非雖不屑爲自不用爲矣孔子是說箇不用爲道理故曰焉稼○愚按夫加是以下雖是說功效然大指只是承上說下以折其學稼之非說箇四方之民只極言來稼者之多見無所事於用稼非必與上文定分遠近謂本國之民不足於稼必要四方來稼也此等須從大處理會○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纂引自上好禮至焉用稼都是前云吾不如老農卯卯之意才說吾不如老農便有許多云云意了故是拒之惟楊氏善看書曰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極妙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使去聲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語類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曰其中所載可見如小夫賤隸閭巷之間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聞見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修德於已施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所載之美惡讀詩而諷詠之如是而爲善如是而爲惡吾之所以自修於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是不合做底事待得施以治人如是而當賞如是而當罰莫不備見如何於政不達若讀詩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曾讀也又問如何使於四方必能專對曰於詩有得必是於應對言語之間委曲和平○胡氏曰詩之作也有邪有正皆原於人情其所言於事物之理莫不具載其情合事理之正則皆可以知風俗之盛政治之得其情背事理之正則可以知風俗之衰政治之失故誦詩而有得則可以達於政矣詩之言溫厚則不至於薄和平則不至於忤長於風諭則人易曉故誦詩而有得則能言語○纂引不達不通於政理也當行不行不當行而行也或行之而裁處不當皆不達也非謂不曉知而巳就行上說援不達非一無所設施或宜於古而不宜於令如安石之詫名周禮或長於此而不長於彼如黃霸爲穎川治行第一及爲丞相名不逮昔皆是不逮○雙峯饒氏曰使者所以傳君命措辭最難才委靡則流於弱而取侮於人才剛直則又恐激怒而貽禍於國若能善其詞合婉正得體不辱君命非誦詩而有得於詩人命辭之體者不能也春秋諸國往來多尚辭命故夫子併指此爲讀詩之驗問專對曰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答則介使助之如正使自能致詞不假衆介之助是謂能專對茲不能專對亦非便是辱命如荀躒揖籍談以對趙孟使叔向侍言

亦是○達與專對非誦詩時使思量如此誦詩而有得則自然有此效驗以訓用爲字只語助辭○勉齋黃氏曰詩三百篇亦覩其所以讀之者何如耳爲人耳爲已耳誦說恥踐行恥鹵莽恥情切恥二者之不同而能不能判矣驗之於心狹洽而通貫體之於身切實而專確則亦奚不能之足患哉蓋不能固由於徒誦然如時解驀口便將誦字說壞則此下更無望其達與專對矣首句只合懸空大槩說爲得○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精義伊川曰今人不會讀書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紹聞編古之通經者不但明其理而能見於用亦是性情心術與之俱化降至漢初

諸儒專門師授循能守其一經此足以斷國論自草何詞章之學興後之窮經者安復有此誠所謂書自書我自我可勝歎哉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那晞此章言爲政者當以身先也言上之人其身若正不在教令其民自觀化而行之其身若不正雖教令滋章民亦不從也○南軒張氏曰從違之本不係於令係於所以示之何如爾○雙峯饒氏曰身正是身教令不過言教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蒙引此訟字只是退有後言意○困勉錄令固不可少標準那全在自身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夫子歎之。蘇氏曰按世家是時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孔子知二君皆失志無常弃

國野死之君故議之云爾卒之哀公孫邾出公奔宋皆死於越又曰衛之咳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或問小註此等意在夫子口中要渾然不露按集註衰亂字所該自廣○精義伊川曰言兄弟者以其相似也○說統世解兄弟處都把魯衛不好事較量不知夫子本意正爲周公康叔之遺風猶在而無人振起之故歎其衰有指之之意有望之之意按一歎中自不無此等意只就兄弟字傷今思古言有盡而意無窮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荊衛大夫苟聊且粗畧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語類問公子荊善居室也無甚高處聖人稱善何也曰公子所爲正合道理恰好處常人爲居室不是極其華麗則牆崩壁倒全不理會子荊自合而完完而美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皆能化了不足言在公子荊能加此故卑人稱之按爲居室只借此一節言文集云居室猶言處家事○胡氏曰自合進而完自完進而美非善乎其事不能彌光於前而公子荊知此非所存心者直謂之苟且而已既見其不以殖產自能又見其不以多財自累富而無驕蔭而不溢非賢而能之乎此可爲居室之法○貴樂陳氏曰士庶之家多循禮世祿之家多怙侈其勢然也荊爲衛之公子善於居室而末始有累焉此季札所以謂之君子也○新安陳氏曰由合而完而美既見其循序漸進而無欲速之心而其合完美皆曰苟而已又見其所欲易足而有節曾無盡美之心非賢而能之乎○蒙引合者初湊聚而未備也完則備矣而猶未至於充足而有文來也富則有餘盈溢而文生矣故曰美三有字指室中百凡器皿用度而言○人但皆知苟字重而不知矣字之意見得荊之知足處惟知足故能循序而有節也○說統苟者猶俗云將就歇庶話矣是止於是而不復過望之諷○愚按三個曰字從公子荊意言之間歷歷形容正夫子所爲嘖嘖稱善○義

府顏氏家訓曰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惟在少欲知止爲立涯限耳公子荊始有時便道苟合心已足了更不求完美特其世祿之家又能撙節日引月長自然到富有田地而公子荊始願不及此也知足由於少欲少欲易於入道故夫子稱之且亦以風當時之世祿怙侈成風者○楊氏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荊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足故也。慶源輔氏曰居室務爲全美是爲外物所累得之則驕心生失之則吝心生。○新安陳氏曰楊氏只於苟字上見有節不盡美之意不見循序不欲速之意必如內註朱子之說則該備矣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曾氏曰孟子云雞鳴狗吠相聞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適衛庶哉之言殆謂是與然人之聞其言也必以爲常談而置之罟之則無用之言耳冉有獨能再問以究其說然後有所發明庶而不富則無以聚人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至於教之則不可以有加矣○義庶此見聖人萬物一體康濟之心無時而忘故見衛民之庶不覺發歎令人一膜之外痛癢不相闕庶不庶有何交涉○輕語庶矣哉三字聖人仁天下之心全體流露而先王遺澤與三代斯民之道無不並到撫舊德而思振興有美有刺有望有悲下文兩問何加富之敎之此理因庶哉中已備然却因問而逐漸生出○說統想夫子出口時直是經綸宇宙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按民爲邦本食

爲民天民生之蓄在庶而民之所以得遂夫蓄其生者[illegible]在富故富本不足以盡爲治之道而就庶而言則不可不急加之以富此夫子之所以因問而答也○述朱田加一夫授田百畝里加一夫授宅五畝有田出穀粟則不饑有里出桑麻則不寒二者是開財源之事薄賦則省兵役薄斂是輕征稅二者是節民力節民財之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語類〕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食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之○〔雙峯饒氏曰〕制田里薄賦斂立學校明禮義各是兩事相因田里是富之源不制田里則衣食無所從出如何可使之富然田里雖制而不薄賦斂則過取於民非藏富於民矣學校是教之地不立學校則教化無所從施如何可使之知禮義然學校雖設而不明禮義以道之則人心無自而開明學校亦徒設而已所以兩而相因皆不可廢○〔輯語〕兩既字加字雖同而義實不同上既字是現成實象故加字從自然說人下既字是商量決制上虛景故加字從王道次第說盡○集解富之緊粘既庶敎之緊粘既富敎集註皆先從反面透出加字緣出庶何以必須富以庶則難富庶亦易富庶尤不可不富故既庶則加之以富何以必須教以富則難教富亦易教富尤不可不教故既富則加之以教要皆既庶後所不可緩在設施固自有序然聖賢仁天下之心自是一齊都到又日庶在民富之教全在上富不在上則點者必操奇贏以謀利強者必恃豪暴以恣取而愈富愈不可言矣教不自上則君子與君子必以學術爭勝負小人與小人必以意氣相倚伏敎愈多而俗愈敗矣須看聖人用兩之字○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傳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

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紹聞編〕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寄以三事謂蓄其生制其產復其性也周禮重民數孟子謂民不改聚矣後世亦以生齒繁衍戶口增倍爲養民之效爲吏課之最此庶矣哉之歎夫子因適衛而有感也既庶矣須有以富之既富矣須有以教之書曰作之君作之師庶富教三者君師兼盡之事王道之全也三代之後能兼此職者百無一二如漢之文明唐之太宗其致治皆號爲既庶且富者教則安在哉明帝太宗偉修學校之彌文而已何補於風俗之衰盛民德之澆漓蕩由不知古者師道在君而爲教在身所謂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致事皆可師法此教之實也是攸三代而上師道在上而治與教一三代而下師道在下而治與教分師道在下如孔孟是也又其衰也聖學失傳師道絕無上下之所從事者皆不出其彌文而已

〇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

精義范氏曰天子視天下之亂而道不得行未有能用之朞月者也堯舜之道三王之政舉而措之天下無難故朞月而已可也雖聖人亦必三年乃有成功三年天道之成也故唐虞三載考績周禮三年則大比乃可以計成功之時也楊氏曰聖人損益三代之成憲措之天下葢若數一二矣夫豈患其難哉朞月而可三年有成宜未占而予其設施之序固已前定〇語類聖人爲政一年之間想見已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强教行民服〇朞月而已可也聖人做時須一切將許多不好底撒換了方做自家底所以伊川說紀綱布置必三年方可有成也〇爾軒張氏曰朞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成然三年之所成者郎其朞月所立之規模也充之而已矣〇東陽許氏曰朞月而可謂與衰撥亂綱紀粗立三年有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備〇已可是治法立有成謂治化行〇葉氏少蘊曰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使之也舉國委已而聽之也定公以夫子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之會攝行相禮齊人遂歸魯侵疆及爲司寇粥羔豚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每用輒效如此况委國而聽之至於三年之久哉〇困勉錄先儒謂朞月三年等語俱當想其是如何措置須字字有着落句句入條欵朞月中事攙入三年不得三年中事攙入朞月不得〇說統此非聖人自擬用世之效乃望世之終其用之意葢當時亦有用夫子者惜不能久故云苟有用我朞月便已可了然特僅可耳必至三年庶幾有成葢恨不得終三年淹也玩朞月而已可也中有一已字則知可也是已試之驗只望世久用以要其成耳按二語體勢參差微作頓折此論頗不爲鑿〇周季侯曰夫子實實見得當世時局儘可挽回故斟酌於朞月三年之間定做程期非只以此解累世莫難之歎也語意葢重三年句

〇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按此語亦不必泥

〇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勝平聲去上聲

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

語類問集註云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恐善人只是使風俗醇朴若化於善恐是聖君之事曰大槩論功效是如此其深淺在人不成說聖人便得如此善人便不得如此既是善人他做百年工夫積累到此自是能使人與善人自不陷於刑辟如文景恁地後來海內庶富豈不是勝殘去殺如漢循吏許多人才循良也便有效如陳太邱卓茂魯恭只是縣令也能如此聖人比善人自是不同且如綏斯來動斯和善人定是未能到這田地但是有這般見識有這般心胸積累做將去亦須有效且如而今寬刑薄賦民亦自能興起而不陷於刑聖人論功效亦是大槩如今只合思量他所以致此效處如何何必較他優劣按此可見聖人並無他不足他意〇或問勝殘去殺云者下之殘虐可勝而上之刑殺可去也〇雙峯饒氏曰勝殘是我之善化足以勝其殘暴去殺是民無極惡大罪可以不用刑殺惟其能勝殘所以可去殺〇經閒編相繼而久謂繼世而迭有善人焉正如漢高惠文景相似相繼至於百年善力之迭可以勝得殘暴使皆歸於善而不用刑殺矣如文帝正可謂善人惠帝儒弱景帝刻薄高帝亦不純集註姑取以爲相繼百年之證其黎民醇厚幾致刑措有此氣象爾故曰庶乎近之〇義府康節子曰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此其有代則賢之與不肖何至於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噫安得百年之善人而勝殘去殺此高惠文景之外所以若晨星之落落也〇蒙引誠哉是言葢言善人爲邦百年實能勝殘去殺愚按亦可以字乃極言殘殺之難勝須是善人爲邦百年才亦可以如是語氣當如此看若

如饒氏云微寓不足之意使與末句神氣不合但須說得有分寸耳○[輯語]是從殘殺之世思望至治而不可得不得已而思及此誠哉句神味不盡猶聞大息之聲○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按]此卽暗合下章意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敎化浹也

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卽其效也[語類]自一身之仁而言之這箇道理浸灌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人皆是這箇道理浸灌透徹○[或問]所謂仁者以其天理流行融液洞徹而無一物之不體也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不然卽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然也求之詩書惟

成康之世爲足以當之[紹聞編]或問蓋以明德新民之極致而言固有此理然謂必如此而後可以言仁則恐成康亦未易當也故集註只云仁謂敎化浹也語自有斟酌蓋論仁則固是天理流行無一物不體論天下大勢則敎化既浹如一氣周流斯天下之仁矣[按]此只以大段言極得○[雙峯饒氏曰]此仁字是敎化浹洽無一人不貫徹底意思與其他仁字不同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須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和民以樂使其薰蒸透徹融液周徧以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於善如人一身之間生意貫徹四肢百骸無少痿痺相似故謂之仁且如堯舜之世固是黎民於變比屋可封然苗頑猶未卽格亦是堯舜之化未貫徹處必三苗既格然後東西朔南聲敎無處不貫徹方是堯舜致治之仁○[南軒張氏曰]使民皆由於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莫能然也此則非善人所能及矣○[四書通]勝殘去殺者如能去人之疾而使之不至於死者也仁則如人元氣渾全而自無疾者也天下無一人非天理之融徹無一處非天理之流通故曰仁○[集解]此仁字與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之仁于風元氣

周流旁皇周浹上下通爲一心內外合爲一體而融如盎如更無不徹眞所謂太和在宇宙間故無論世無王者無望於仁卽世有王者亦必俟重熙累洽然後可語於仁如有字乃逆從仁字實地想出非懸空想望之詞○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按]有成只說得化行仁乃化浹此以見集註下字之精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精義]楊氏曰有規矩而後方員不欺未有無規矩而能正其方員者也○[或問]晁氏以爲此章專爲臣而發○[雙峯饒氏曰]從政與爲政不同爲政是人君事從政是大夫事夫子此言蓋爲大夫發也○[義府]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

也上正其君下正其民皆是也此章言正人所該者廣前章言令所正者下人而已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朝音潮 與去聲

冉有時爲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蒙引]家臣見大夫亦曰朝如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亦朝也家臣之與大夫自是主臣馮厚齋謂朝卽僭禮之稱非是且此是記者之辭不是冉有語何可援此作罪案晏晚也[蒙引]謂遲也非日晚也政國政事家事[吳氏曰]政事泛言之則通用別言之則大曰政小曰事公朝之事曰政私家之事曰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者而言

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爲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或問〕或者以爲此季氏與其家臣謀國政於私朝而不使諸大夫與焉故孔子爲不知者而微詞以正之如何曰此似於文義得矣然疑其頗若傷巧者猶存而考之可也〔按〕此說似爲未得朱子所不取後更訂集註時乃仍用此說可見朱子之心虛學與時俱進今之足已而護前者可愧也○〔吳氏〕曰以夫子此語推之意古者大夫雖致仕國有大政亦必與之共謀蓋詢黃髮之意冉有仕季氏而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之語而深譏之可謂微而顯婉而嚴矣夫子哀公十一年冬反魯年六十九明年爲告老之年左傳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康子使冉有問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蓋至是不復以告矣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畧相似唐書魏徵傳太宗文德皇后既葬帝卽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爲毀觀獻陵太

宗毋陵也〔蒙引〕夫子明知冉有所議是國政乃陽爲不知而以爲家事魏徵明知太宗所望是昭陵乃陽爲不知而以爲獻陵夫子欲冉有知國政不當私議於家魏徵欲太宗不當望昭陵而望獻陵大畧同也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敎冉有之意深矣〔説叢〕國政不當議於私執季氏恬然不以爲怪冉有亦恬然不以爲怪此恬然之意漸不可長故夫子故意顯白言之不獨警季氏悟冉有亦欲使此義之不晦於天地間耳集註正名分之意便是作春秋心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或問〕詳味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及如其善而莫之違以下曲折見聖人之言平正穩密無毫髮偏重處

○〔蒙引〕定公問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夫邦之興喪亦必由積漸而後能豈有一言便能興喪故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然能因一言而知所謹則可以興邦因一言而恣所欲則可以喪邦雖於敬肆之分有無限好事有無限不好事積累將去乃能興喪而實皆因一言以致之故曰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蒙按〕定公以一言問夫子以一言對關鍵處正在兩邊首尾回環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易去聲

當時有此言也〔按〕人言只是君臣平舉着兩爲字見得偕爲之斯難夫子述之意自重在爲君然亦須至下節始見在本節只微分主輔可耳

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

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精義〕〔楊氏〕曰知爲君之難必思所以圖其易欲言而莫予違則法家拂士遠而讒諂面諛之人至邦之興喪不其幾乎大禹之告其君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舜之戒其臣下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亦爲是而已○〔西山眞氏〕曰大禹言君臣之義嚴之以克艱之一言可謂至矣蓋以爲艱則存敬畏之心以爲易則啟驕逸之志此治亂安危所自分也孔子告定公之言其與大禹若出一揆萬世君臣之藥石也○〔按〕上節人言也君臣平舉夫子却單擧爲君難折醒知字此正所謂一言也集註戰兢臨履無一事敢忽全是知字中實際不是空空一知凡一切興邦之事與其可以與邦之理莫非知難所致然邦因此一言而然爲定公言故不幾乎與不可幾相爲旋繞正對付定公處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

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翼註〕惟言莫違正自言爲君可樂處而上句乃云無樂乎爲君者看
註中一他字便明○〔條辨〕唯字與他字暗對一唯字中有
撇却無數可樂之事而不樂者專其樂於予言莫違也有
包却無數可樂之事而獨樂者極其樂於予言莫違也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
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
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語類〕聖人說話無不子細磨稜合縫盛水不漏如說以德報怨如說
一言喪邦其他人便只說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便可以喪邦只此一句便了聖人則須是添地子細

說方休如孟子說得便粗如今之樂猶古之樂公劉好貨
太王好色之類○〔雙峯饒氏〕曰聖人說話只是平無些子
高低謂一言便能與邦喪邦固不可謂一言不可以與邦
喪邦亦不可又如唯其言而莫予違固不是然善而莫之
違猶自可故又分兩段說一輕一重之間不斟酌劑量不合
分毫有偏○〔說統〕以唯言莫違爲樂只是一味喜臣下奉
承有不討其言之善否者故夫子把兩路相形出來跌重
在不善上如其善二句不過引起之詞不亦善乎語意加
云猶之可也〔懲拔〕此特畧作縱步須識得是爲樂莫予違
者說法則縱處皆擒○〔吳氏〕曰定公之問亦可謂有意於
治矣使其能用夫子之言兢兢業業以媚已之人爲可畏
三子之徒庶其少懲而魯其或興也惜乎女樂之事公既
欲之而桓子又助成之是亦言不善而莫之違之類是以
用夫子而不克終也嗟乎魯之衰也豈獨三子之過與
○謝氏曰知爲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
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喪也而興喪之源

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說統〕邦之興喪由於君心之敬
肆固矣然章內兩爲君字是欛柄兩人之言曰是眼目見
得總之爲君也或有言其難者或有言其樂者各持其說
以聽人主之自擇而主心自見其難便是興邦底機括主
心自恃其樂便是喪邦底機括其興其喪全在爲之者何
如耳與人言有何干涉兩不可若是其幾方有着落愚按
兩不可若是其幾如此看固得但兩不幾乎却都是因人
言作一轉關方是對定公
一言之問正拋撇不得
○葉公問政
音義竝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二語本精義謝氏○〔語類〕問夫
子答葉公之問政專言其效與

答季康子子夏等不同如何曰此須有施爲之次第葉公
老成必能曉解也○近者說而遠者來則大小强弱非所
論矣○〔勉齋黃氏〕曰此非有意於求其說且來也有意於
求其說且來則必有不說不來者矣行吾之所當行而其
效如此乃所謂政○〔蒙引〕有是效必有所以致是效者近
者之說非偶說也必有以致其說遠者之來非自來也必
有以致其來若所施爲不合天理不順民心其能有是說
來之效耶○〔尹孔昭〕曰近說而遠不來恐涉於驩虞之私
遠來而近不說恐迹於塵聲之附合
近皆載政而行合說來皆以政爲驗
然必近者說而後
遠者來也〔精義〕范氏曰欲遠者來必自近始葉公之治止
於一縣諸侯治一國天子治天下其爲政一也
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近說遠來之道也〔按〕或問云夫
子所以告葉公者當如謝氏之說范氏之說恐其餘意耳○〔家語〕
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葉公問政子曰
政在說近而來遠〔按〕此論於楚爲切然只人槩說較渾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

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者甫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精義〕范氏曰子夏之學患在於不及欲速則求易成見小利則圖近功聖人久於其道故不欲速成致天下之大利故不見小利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升之象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進德修業未嘗有止亦不可一日而成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則無不達矣見小利以為足終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加天地之利萬物無有不利大事豈有不成者哉謝氏曰與四時俱者無近功所功於朝暮者必不能歲計之而有餘見小利則必無見大之理○〔南軒張氏〕曰欲速則急於成而所為者必苟故反以不達見小利則猶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以害大事不欲速不見小利則平心易氣正義明道為其可繼而已矣以子夏之規模近小故夫子以此告之○〔勉齋黃氏〕曰事之久速有自然之次第事之大小有自然之分

量循其自然之理而無容心可也一有欲速見小利之心則私心而非正理矣宜其不達而大事不成也○〔存疑〕為政有許多事又要時候到無容你速得譬如十日之程一二日就要到必敝車瘠馬傷足而反不得到矣故曰不達註中急遽無序一句意尚在欲速內○為政須以遠大自期如養民必無一夫不遂其生教民必無一夫不復其性方是遠大若見得民畧能免於飢莩畧斂戢不大為寇便說治已至了則其治僅止小康安能至於遠大故曰大事不成○〔係蒙〕病根是欲字兒字不好若謂速則不達豈當速者而亦遲之乎若謂小利則大事不成豈當小事而盡棄其利乎惟一欲速則當緩者亦速而急遽無序矣一見小利則僅就區區之小而大事不成矣兩則字緊從欲字見字生來○上是戒辭下二句正推其當戒之故〔按〕以上皆兩開平說夫子語意是如此○〔雙峯饒氏〕曰見小與欲速相因才要速成便只是見得目前小小利便處所以急要收效若是胸中有遠大規模自然是急不得〔蒙引〕本是兩開說非謂因是利其小者故欲速也然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見小利而不欲速者亦未有欲速而不見小利者

○〔疑問〕欲速是躁心見小利是隘心是為政大病豈惟為政凡人孰不犯此二者才做一事便要速成便求小利其究也草率疎畧中間不[illegible]其牴牾而無[illegible]事業竟阻於尺寸尋常之小效是不達不成之說也○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胡氏明仲〕曰聖人之言雖救子夏之失然天下後世皆可為法兩漢以來為政者皆未免欲速見小之病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按〕直躬謂直身而行固無暇論心之安不安也只此二字便與下節相針對○〔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

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也此卽葉公所云也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為去聲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胡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曰有無曰無直曰直直之常也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權也故曰直在其中非指隱以為直也如學以自修而祿在其中亦然蓋直躬人之細行父子人之大倫以一己之細行傷人道之大倫非天理也父子主恩委曲以全其恩雖不得正謂之直然亦理所當然順理而行不失其為直也○〔吳氏〕曰直天理也父子之親又天理之大者也二者相礙則屈直以伸親非不貴乎直也當是時父子之情勝而直不直固有所不知也○陳司敗以隱君之

惡爲黨葉公以證父之惡爲直徒知直之爲公黨之爲私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乃有不察微夫子則一偏一曲之說起而仁義塞矣○雙峯饒氏曰父子主恩於理當相隱於情亦當相隱故以順天理合人情而直在其中若是父子相證則天理人情兩有所乖何取其爲直○困勉錄情與理必相準天理內之人情乃是真人情人情內之天理乃是真天理直躬證父此人情外之天理也霍光夫婦相隱此天理外之人情也夫子所謂父子相隱乃爲天理人情之至○愚按直在其中集註先下不求爲直句極有義味彼以子證父於正坐求爲直而不自知其悖理逆情之甚也○邢疏孔子言此以拒葉公也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則典禮亦爾而葉公以證父爲直者江熙云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此言毀訾儒教抗衡中國夫子答之辭正而義切荆蠻之豪喪其誇矣

○謝氏曰順理爲直父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耶。此層說理 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此層說情○精義楊氏曰父子相隱人之情也若其情則直在其中矣子證其父豈人情也哉逆而爲之曲孰甚焉又曰父子之真情豈欲相暴其惡哉行其真情乃所謂直反情以爲直則失其所以爲直矣侯氏曰父子相隱直也豈有反天理而爲直哉或問楊氏之說本乎人情侯氏之說本乎理今試以身處之則所謂情者可體而易見所謂理者近於汎而不切然徒徇夫易見之近情而不要之以至正之公理則人情之或邪或正初無準則若之何其必順此而皆可以爲直也耶苟順其情而皆可謂之直則霍光之夫婦相隱可以爲直而周公之兄弟石碏之父子皆拂其情而陷於曲矣而可乎哉按此雖非正旨然得此辨駁愈見天理人情必須兼說乃爲穩密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語類孔門教人多以數語能使人自存其心如居處恭才恭則心不放也如此之類○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爲切又曰敬事言如修己以敬偏言之只是主事按此敬字正主一無適之謂又曰發於外者比主乎中較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然主於中者却是本按此處只宜開說平說不必串遞推原○精義伊川曰君子之過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此心而誠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按此專論執事敬之與仁相關然三項自是平說不必因此條專重主敬

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精義范氏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故居處不可不恭坐如尸立如齊此居處之容也夫子居不容者不爲容止而已非情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執事無不敬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與人無不忠也君子之道無有內外況夷狄乎正心誠意所以爲道夷狄之國雖無禮義而道不可須臾離也尹氏曰三者固皆爲仁之方君子不可以須臾離者也豈以夷狄而弃之乎○語類問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時私心更無着處日若無私心當體便是道理又曰這箇道理須要到處皆在使生意無少間斷方好嘗之木然一校一葉無非生意才有一毫間斷便枝葉有不茂處○看來此三句動靜出處待人接物無所不該便私意自無容處○問雖之夷狄不可棄曰上三句散著下一句方模同拴得緊又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是無間斷方得若有間斷此心便死了在中國是這箇道理在夷狄也是這箇道理○此段須反求諸己方有工夫須思居處恭時如何不恭時如何執事敬時如何不敬時如何與人忠時如何不忠時如何方知須用恭敬與忠也今人處於中國飽食煖衣未至於夷狄猶且與之相忘而不知其不可弃而況之夷狄臨之以白刃而能不自弃者乎○雙峯饒氏曰無事時此心無所作爲只可於容貌上着箇恭及至事來則此心便要應事心若不在事上爲事便鹵莽所以着箇敬至於接人則此心須視人猶已不可容些欺僞所以着箇忠○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

無不在於居處時容貌恭肅則仁便在居處上於執事時此心戰兢惟恐失之則仁便在執事上於與人時能盡心而無所欺僞則仁便在與人上若能常常如此雖之夷狄而不棄此仁便無間斷○輯語恭敬忠各目隨地而換會通處只是一件○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慶源輔氏曰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數言自始學至成德皆不過如此近而睟盎於一身遠而洽乎天下亦不外乎此皆是徹上徹下

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語類問胡氏說何以知其然曰雖無明證看得來是如此若未嘗告之以恭敬忠之說則所謂先難者將從何下手至於愛人則又以發於外者言之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

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

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足以有爲者也輯義謝氏曰行已有恥則必不爲可賤之事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其材可以任事能不爲而能爲者也○語類問兩句似不連綴恐是行已有恥則足以成其身推是心以及職分則不辱君命又可以成其職分之所當爲曰行已有恥則不辱其身使於四方能盡其職分則不辱君命○慶源輔氏曰志存於隱而才見於顯且志易肆而才難强故常人之志患在於無所不爲而其才則患在無所能爲行已有恥則是其志有所不爲也使不辱命則是其才足以有爲也惟其志有所不爲然後其才足以有爲○紹聞編行已有恥懲其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也下又言其才之有爲蓋此自須作兩件看見得有志又要有才○輯語推士之已任重道遠無所不備所以越要收束精嚴振作刻厲方挑得這大擔子起个士人靡所不爲寡廉鮮恥輒曰成大事者不顧小節已放倒架子爲無忌憚小人矣又何大事之有○或問行已有恥爲使不辱亦何足以爲高而夫子以爲士之上耶曰是二者泛而觀之雖若僅免於羞辱然嘗反身而度之則能充其實者正不易得程子所謂爲實自得者正謂此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爲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紹聞編所以能不辱命者必有處事通變之才而不失乎義理之正誠能動物於未言之先周知乎四方之故而能盡乎物我之情然後足以外通鄰好內安社稷如是然後可以不辱君命故曰其材足以有爲此蓋因子貢有專對之長而欲充其所未至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爲其次朱子曰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而聖人未以爲士之上者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也○雙峯饒氏曰行已有恥是事事不苟且孝弟固是行之大者然只是士行中之一端而又無其能故以爲士之次○愚按孝弟之至通於神明

光於四海豈止爲族黨所見稱今但見稱於族黨而已其於孝弟當尚未能做到至處所謂一鄉之善士也若硜硜小人則一介之士而已○紹聞編稱孝不曰父兄而曰宗族稱弟不曰宗族而曰鄉黨蓋孝可推於宗族弟可推於鄉黨也又要見孝於親而宗族稱之弟於長而鄉黨稱之是孝弟之實積於中而信於外乃實德之徵也故可以次於士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輯義明道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

布大人之事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之事小人對大
人爲小非爲惡之小人也故亦可以爲士○或問硜硜小
人而亦可爲士何也曰彼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
守則雖規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夫誕謾苟賤之人則不
可同年而語矣○語類子貢問士都是退後說子貢看見
都不是易事又問其次子貢是著實見得那說底也雖故
所以再問其次這便是伊川所謂子貢欲爲皎皎之行夫
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底意○厚齋馮氏曰孟子之所
謂大人惟義所在而不拘執所應者廣也夫子之所謂小
人確於自守而不可轉移所成者狹也○義府大人不見
信果只見義小人不見義只見信果○蒙引言必信行必
果所信所果者雖不管是不是然猶知有信果也下此則
言誕矣行縱矣市井之人而已矣○四書通須看本末二
字蓋上之所以爲士者行其本也才其末也志有所不爲
而才足以有爲是本末俱有可觀其次則但取其本立又
其次則本末皆無足取而猶不失爲自守按此只取其能
自守本末皆無足觀意自在本文外若太拘便覺硜硜小
人下按不上那亦可以爲次矣須從識量淺狹也正說出

他不害其爲自守處此其所以遠於市井而猶得次於士也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筲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按當時列國名卿大夫如蘧史僑札輩非盡無志節可取今概目以斗筲之人故註以爲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蒙引上文集註云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則此斗筲之人便當作市井之人言誕行縱者何足備士之數乎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語類文振舉程子曰子貢欲爲

皎皎之行云云謂子貢發問節次正如此曰子貢平日雖
有此意思然這一章却是大段平實了蓋渠見行已有恥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不是些小事故又問其次至宗族稱
孝鄉黨稱弟也亦未敢自信故又問其次凡此節次皆是
他要放平實去做工夫故每問皆下到下而問今之從政
者何如那是問錯了○聖人便云何足算也乃是爲他截斷
了也此處更宜細看○紹聞編程子以爲皆篤實自得之
事大抵廉恥士人之本孝弟百行之首言行自守之要有
恥則百行修孝弟則大本立信果則亦不害爲自守○輯
語此章隨問隨答各不相蒙夫子無他心通法須知其必
問而先備之也行已有恥一句中安有包括通章之理○
愚按答問之體固無發口時便預爲設伏然一路相承說
下定謂各不相蒙亦難於過泥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狷音絹

行道也南軒張氏曰中行謂中道上行者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雙峯饒氏曰非全然行不顧言如說得十分只行得六七分便蓋不過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通朱如語類所謂鄕愿及善人是也愚按只合指善人一輩說若鄕愿孔子以爲德之賊豈肯將來與狂狷對說故語類云若鄕愿則無說矣其意自見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精義謝氏曰狂者有躐等進取之心所見常過於所得如曾晳是也狷者過於不爲不善若不受謝於嗟來其狷者之所爲乎○或問楊氏侯氏以狷爲不及非也狂者過於識狷者過於行謝氏之說得之○語類謹厚者雖是好人無益於事故有取於狂狷然狂狷者又各墮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

之志而所爲精密有狷者之節又不至於過激此極難得○人須是氣魄大剛健有立底人方做得事成而今面前人都恁地衰做事都做不力便做惡也做不得那大惡所以事事不成故夫子歎不得中行必也狂狷人須有些狂狷方可望○問舊註云善人胡爲亦不及狷者曰善人只循循自守據見定不會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之以任道則不足狷者雖非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其志孤介知善之可爲而爲之知不善之不可爲而不爲直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磨來磨去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狂狷尚可因其有爲之資裁而歸之中道且如孔門只一箇顏子如此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若不是剛介有根脚底人定立不住○聖人說必也狂狷以狂狷者尚可爲若鄉愿則無說矣今之人才說這人不識時之類便須有些好處才說道人貟熟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按此條乃舉其與狂狷相反者以破世俗之疑若誤認作必也徵托將鄉愿與註中謹厚之人一例看此正犯聖人惡似而非矣謹厚之人自是謹愼忠厚之人善人之流亞也

○新安陳氏曰進取進而有爲以取於善也狂者知之過而行不及狷者行之過而知不及得聖人裁抑之激厲之使狂者力行以踐之而其見不荒狷者致知以明之而其守不狹則中道庶乎可得矣○蒙引狂狷自是病痛字面似不若謹厚者之無過然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有恁般好處可成就彼謹厚者特怕事底人雖無過可舉其實不足以有爲故聖人畧之而獨有取於狂狷人每將註中徒得謹厚之人二句意忽畧看了不知此自虛他不得要子細看按必也二字神理正須得此托出○進取有所不爲是言其所以有取於狂狷者之意非謂進取是知之過有所不爲是行之過也進取卽志極高有所不爲卽守有餘只言其好處而不好處自見於言外愚按卽激厲裁抑意亦自在言外見得註中所云行不掩知未及乃正言其所以必須激厲裁抑之故也○夫子與進本面自在之志極高守有餘處○紹聞編集註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志屬狂節屬狷裁抑其過激厲其不及兼二者皆有之不可專爲激厲狷者裁抑狂者愚按激厲裁抑自是相離不得味子云狂者知之過狷者行之過一面裁抑處便自有一面激厲在此自泥看不得○輯語不是賞狂狷見聖人望人任道之切而所以爲道意亦在其中○四顧無人茫茫安厲禪子尚云尋取一箇半箇勿介斷絕半箇之說亦復如是○與狂狷中聖人自有裁成陶鑄之妙不是狂狷便得○原宜狂者有氣魄狷者有筋骨狂者如神人之凌虛御空可望而不可卽狷者如風急天寒之夜而當門定脚不仆狂者如大鵬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狷者如鷙鳥之標致高逸風格絕塵然論其規模則狷者終在狂者範圍之內

○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勉齋黃氏曰孔門從遊之士皆極天下之選夫子猶歎中行之難思得狂狷者而與之蓋進道之難如此狂狷雖不同而其力量皆足以

進於道者也今持不逮之資而悠悠以進於學是皆夫子之所弃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恆胡登反夫音扶

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或問小註無恆無常久之心也恆字古作恆其說象一隻船兩頭靠岸可見徹頭徹尾○聖人善夫南人之言則所以警夫人者至矣○慶源輔氏曰無常之人則在我者無定守矣何所用而可巫醫雖賤役然必有常乃可爲之蓋交鬼神而無常則鬼神不之享治疾病而無常則人何敢寄以生死哉孔子稱其言而善之所以警人者深矣○按聖人就南人之言以見無恆之無一而可卽南人亦不必專爲巫醫起見聖心之包括一切更不待言但就巫醫言自有不可以無

常處故註內特與分
明然非書旨所重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恆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恒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貞吝象曰不恒其德無所容
也〔朱子本義〕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得奉
而進之也如送羞辱與他不知其所自來也○〔語類〕承如
奉承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說統〕此與方言互相發
明喫緊在羞字上以此點動人良心○或字有其來無方
意○令人
凜然○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
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

意亦畧通 〔語類〕不占而已此只是不讀書之意○〔唐荊川〕
曰聖人提醒人心只在一占字易曰君子居則
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所謂占者豈是
揲蓍布卦乃爲占哉恒心之存主處爲居恒心之應用處
爲動神明在我知幾而動是無時無處不是占也不占則
神明失矣幾微昧矣二三其德取羞而已而尚有何者可
爲乎○〔說統〕不占只重取羞上蓋可羞之事卽至愚不能
甘故提一占字打動他以見苟知無恒之必取羞雖欲不
恒而不可得矣不是教人如何去占也○〔按〕占字承上在
不卽不離之間不必認煞占得此爻辭也只是常常須將
此二語玩味○當自惕然知警○朱子所以云只是不讀書之
意○〔新安陳氏〕曰此章謂無恒者雖賤役不可爲且羞辱
不可免以見人央
不可以無恒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 〔存疑〕和與同相似其
實不同和全在義理

上同全是私意和是以道相濟道理所在我以爲是彼亦
以爲是其心全在於道此倡彼和不相違背故曰無乖戾
之心同是以意相徇吾意所是彼亦以爲是更不論道理
是與不是但欲以私意相阿奉畧不敢違異故曰有阿比
之意要知和中有不能相合意道理若不是雖我所是彼
以爲非一是一非若不相妨蓋君子之心本在於義理其
以爲是者特一時所見之偏不以爲是者雖與不同其心
同也卒亦未嘗不和矣故曰無乖戾之心註下箇心字極
有分曉蓋事不能盡同心則無不同也同曰有阿比之意
意字亦不苟言但以私意相阿奉耳○〔精義〕呂氏曰和則
可否相濟同則隨彼可否調羹者五味相得爲和以水濟
水爲同○或問呂氏蓋祖晏子之意然晏子之言乃就事
而言而此章之意則直指君子小人之情狀而言似不可
引以爲証也蓋此所論君子之和者乃以其同寅協恭而
無乖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其守正循理而無阿諛
黨比之風若小人則反是焉此二者外雖相似而內實相
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及今如出一軌非聖人
不能究極而發明之也且以本朝諸公論之韓富范公上

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而未嘗失和氣王呂章惇蔡氏父
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也無所不至焉此亦足以驗聖
言之不可易矣如此說則君子之心無同異可否之私而
惟欲必歸於是若晏子之說則是必於立異然後可以爲
和而不同也豈非矯枉過直之論哉然其爲齊景公梁丘
據發之則亦切中其病耳○〔語類〕問諸說皆以和如和羹
爲義如何曰不必專指對人說只君子平常自處亦自和
自然不同大抵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間和是公底同
是私底和如周而不比亦然周是公底比比是私底周同
一事而有公私○問君子和而不同如溫公與范蜀公議
論不相下之類不知小人同而不和郤如誰之類日如呂
吉甫王荊公是也蓋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會這一箇公
當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做箇私意故雖
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也便分箇彼已了故有些小利害
便至紛爭而不和也○〔南軒張氏〕曰和者和於理同者同
其私和於理則不苟同同其私則不能和〔愚按〕從源頭上
看和同自是相反竟以同則字代而字亦得然味本文語勢
邛自有一折○〔輯語〕不同正所以員足君子之和分開有

正面反而合之只成一件非和之外另有箇不同亦非外和而內不同亦非常居一時和而論辨時不同看成兩件便有弊病○和自是不同不同正是和處此而字直下意也然和自有和之義不同自有不同義此而字分辨意也○愚按論君子只一和字便足與小人對舉方有同字一面然竟說和自不同於理固無罅缺似下三字爲贅語故必從對而互勘方得本面員足非所以抑尚疑其爲同正以不同乃益見其和也此本文而字所以定須還他有一折不宜如南軒竟以則字易之但本源自必與提清耳○四書請君子和於君子亦且和於小人不獨不同於小人亦且不同於君子小人不獨同於小人亦且能同於君子不獨不和於君子亦且不自和於小人核此數語直將古今君子小人情勢都協盡然非胸有全史不能領會○紹開編宋杜韓范富閏大賢一時並用於仁宗之朝自漢以來罕駁歐陽文忠嘗論四公爲國計事公言廷諍而不苟同然小人乃誣以爲黨何哉蓋號爲君子平昔持論固不苟合至於正理所在則又不約而同必同抑僥倖必同絕請謁因小人之所不便也彼見其所執之同也則目以爲黨雖

然豈特小人哉彼君子者固不肯苟同於君君心非無欲也固不能盡同於君子朋黨之疑浸漸而生矣自漢而唐而宋黨禍每每皆然故君心莫先於自正莫急於辨君子小人聖人比周和同之二言君子小人黑白薰蕕相判之大分也使人君知其說以臨照於用人之間則可以無漢唐宋衰代之惑矣愚讀論語至此二章以爲不獨切於學者立心制行取舍之決而歎其亦有益於天下國家治亂得失之鑑也

○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慶源輔氏曰義有可否故有不同利有爭奪安得而和○勉齋黃氏曰和之與同公私而已公則視人猶已何不和之有惟理是視何同之有私則喜狎暱所以常同樂忌克所以不和○條暢君子同道相濟時全無彼此之分然亦但可謂之和而不可謂之同小人協謀共濟時藹然一堂之上然亦但可謂之同而不可謂之和義利是和同底根子尹氏故有安得四字乃推原之辭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好惡並去聲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精義謝氏曰鄉人不容皆君子故皆好之未可也鄉人不容皆小人故皆惡之未可也善不善各從其類故善者好之知其可也以善人好善人其不善者惡之知其可也以不善人惡善人若鄉人皆善人也則皆好之何害鄉人皆不善人也則皆惡之何害○或問小註子貢語病在一皆字名曰鄉人其中善不善都在內夫子下箇未可一字見一鄉未必皆善人一鄉未必皆不善人○鄉人皆好一問子貢已隱入鄉愿窠臼中矣皆好不可求之皆惡非本意也夫子以鄉人之善不善答之鄉愿便無立腳處○愚

按子貢亦未必遽入鄉愿窠臼但以古者取士於鄉則以皆好爲賢自是子貢本意只因夫子未可遂遷其說於皆惡渠意中亦以爲皆好未可豈皆惡反可則未可之答嘗亦逆料其然到得夫子指出善者之好參以不善者之惡則皆好皆惡兩疑俱可釋然矣看來前後兩番問答自平對不得○慶源輔氏曰鄉人皆好恐是同流合汙之人鄉人皆惡恐是詭世戾俗之人故皆以爲未可惟鄉人之善者以其同乎已而好之則有可好之實矣不善者以其異乎已而惡之則無苟合之行矣方可必其人之賢也○厚齋馮氏曰夫人自幼至長知之悉者莫鄉人若也好惡無異辭則賢否宜可決矣然鄉人不能皆善則好惡不能皆當惟善不善各以類合求之於此一好一惡而賢否定矣○愚按不如從上兩未可作轉語末句着一其字分明是兩途合併以此參彼語極員意極密集註交互說來最得其指○徐自滇曰好出於善是順而觀之之法惡出不善是逆而參之之法然鄉人之善惡又將何以定之此又在吾心先清好惡之源○西山眞氏曰此論觀人於一鄉者嘗如是也推之於國於天下亦然夫人之善惡不同而好

惡亦異故善者不善者之所佹而不善者亦善者之所蚩與也若人無善否翕然好之則是亦同乎譽者之所為孟子所謂鄉愿者也若人無善否翕然惡之雖未見所以致之之由然其人亦可知矣故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其制行之美有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則其為賢者必矣〔蔡〕李膺之徒天下稱其賢而中常侍目之曰鉤黨裴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動德而八關十六子譖毀之者百端此所謂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也然好者雖多其言未必上徹惡者雖少其譖常譯於人主之前所以誣善之言易行而忠邪每至於易位也為人君者將奈何曰明四目達四聰使天下公論皆得上聞而姦邪不得以熒蔽則是非好惡之實庶乎其不謬矣○〔覺軒〕蔡氏曰善者好不善者惡夫子特以答皆好皆惡之問耳非謂必欲不善者惡之也如明道先生狹為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雖小人趨向之異亦必以先生為君子則不善者曷嘗惡之耶〔按〕此又參一觀人活法然不宜與本指相涵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音悅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閒每相反而已矣〔語類〕君子無許多勞擾故易事小人便愛些便宜人便從邪僻處去取奉他故易悅○〔南軒〕張氏曰易事者平恕之心也難說者正人之情也其所說者義理而已而非欲人之說已也故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與人為善而取人不求備故使人器之若小人則徇於一己之私而已故順已則喜而不察其非道也勝已則忌而惟欲責其全也此公私之分也○〔慶源輔氏曰〕君子持己之道甚嚴而待人之心甚恕小人待己之方甚寬而責人之意甚刻君子說人之順理小人說人之順已君子貴重人材隨材器使而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材故求全責備而卒至無可用之人〔孫蓮蒯氏〕以難說貼持已易事貼待人但持已亦只就交接上見之○〔紹聞編〕常人易事者必易悅難悅者又難事蓋有一種平易寬簡底人固易事然其心未到無一毫私意處則人便從那罅縫處求取奉他說之以非道而說者有之矣有一種資性嚴毅底人固難說然其心未到坦然平恕之地則又每責備於人而難事惟君子之心公而恕故非道不說而及其使人器之小人則反是矣此君子小人○〔馮厚齋〕謂指當時卿大夫之得政者而言愚謂士君子居家撫子弟畜臣妾僕恭尤易任情其為易事難說者乎抑難事易說者乎省察於性情之間懲忿窒慾兢兢焉惟不為君子而跻於小人之是懼則庶乎得之矣○〔疑問〕易事難說只是忘己難事易說只是有己忘己則邪巧側媚不足以動其中而片長寸善苟可以集天下之事收錄之罔弃有己則惟求以適己之欲而任私自用視才技皆無可庸者蓋一念之公私分而相反若水炭矣○〔湯霍林曰〕不說不是粗弃蘇是與他心裏自然不投器使不是開賢路是他心裏自然樂取

○〔渠解〕本文事說相形顛倒互換首句而字下截也字及其字兩邊都說得極曲折看來而字本是折轉之辭君子易事則宜乎易說而君子却又難說下文說之不以道不說及其使人器之倒轉說亦只是申明此意總是反覆見得君子公而又恕恕而又公有非一語所能盡者實則不以道不說卽解上難說器使卽解上易事也字及其字卽解上而字但有上虛下實之別耳至於公恕原不相離易事難說是二是一此理自當於言外領取然正不可畧過○不以道三字在君子一面要說得極微細君子心中只有道在其所說者除非以道相投若一不以道便自格格不相入至小人一面句中着一投字須說得極不堪見得小人本自易說任你四方八面投以所好無不如意雖極非道亦所不拒兩邊移步換形處各有意理須認清至器之是恕本於公求備是私流為刻其為天理人欲之相反益州然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精義〕楊氏曰心廣體胖故不驕虛憍盛氣故不泰〔或問〕諸說楊氏得之但其立言傷巧不若直以心廣體胖明泰之狀虛憍盛氣釋驕之形則蕢[illegible]者對互以求其有以得之矣○〔語類〕泰是從容自在底意思驕便有私意欺負他無欺負他理會不得是靠我[illegible]這些子皆驕之謂也如漢高祖有箇粗底泰而不驕他雖如此胡亂罵人却無許多私意唐太宗好作聰明與人[illegible]便有驕底意思○〔胡氏曰〕循理者泰之本逞欲者驕之根君子惟理是循富貴貧賤安於所遇無入而不自得故常舒泰小人惟欲之逞貪求苟取意得志滿常以自誇故常驕矜○〔蒙引〕君子之泰非有意於泰也君子循理內省不疚則自然心廣體胖所謂坦蕩蕩也故泰小人一下得志便縱欲逞氣而驕矣豈泰耶全是理欲之分故泰公而驕私○〔存疑〕泰訓安舒安者從容自在無倉皇之態舒者寬舒自得無急迫之態驕訓矜肆矜者妄自高大是負才能勢位氣象肆者放恣是溢乎禮法之外○〔義府〕周比和同以處人言驕泰以處己言驕泰皆有充然自得之意然

君子循理理得則慊故心廣而體胖泰也非驕也小人徇欲欲滿則溢故志盈而氣盛驕也非泰也人固有以君子之泰而疑其為驕亦有以小人之驕而疑其為泰者故夫子辨之○〔精言〕泰自得也驕傲物也心廣體胖泰也而敬長之志常存未嘗敢以傲物故不驕志得意滿驕也而[illegible]路之意終在那有一毫自得故不泰○泰驕氣象皆從不知不覺中流露出來所謂有諸內必形諸外也○〔紹聞編〕此以泰與驕對言則泰者驕之反本乎循理而安舒大學以驕與泰合言則泰亦驕之類根乎逞欲而後肆各隨其旨觀之可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精義〕伊川曰剛毅木訥何求而曰近仁只為輕浮巧利於仁甚遠故以此為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文集〕巧言令色剛毅木訥兩條正是聖人教人實下工夫處防患立心之一術果能戒巧令務敦樸則心不恣縱而於仁為近矣○原

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為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工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即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為近可下工夫若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想像出仁體來則無是理也○〔語類〕問剛與毅如何分別曰剛是體質堅強如一箇硬物一般不軟不屈毅却是有奮發作興底氣象○仁之為物難說只是箇惻隱羞惡未發處這箇物事能為惻隱羞惡能為恭敬是非剛毅木訥只是質朴厚重守得此物故曰近仁○〔存疑〕剛是堅強不屈就體上說毅是強忍就用上說木是質樸就容貌上說訥是遲鈍就言語上說○〔蒙引〕訥者遲鈍不專謂言之鈍也是似不能言者模樣

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胡氏曰〕剛毅則有堅強不已之意木訥則無巧令外飾之資故於仁為近然非論其學問工夫即其資稟而言也資稟之近若合於仁矣未可以為仁也蓋仁雖出於天性之本然惟上智之資氣命於理自然合於中和而不墮於一偏其不屈於物欲固剛毅矣然待人接物未嘗不溫然而和順也其

不至於外馳固木訥矣然威儀文辭未嘗不粲然而宣明也若資質之美則拘於一偏而已大約由資質言之固於仁為近由學問言之必庶幾其全體可也○〔存疑〕無私欲而有其德仁也剛毅則不屈於私欲於無私欲而有其德為近心存而不放仁也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於心存而不放為近此全是天資聖人言此示人當因是而加學問也○〔新安陳氏曰〕反觀之則柔脆華辯之遠於仁可知矣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精義〕〔明道曰〕切切如體之相磨偲偲則以意○〔語類〕問如何是懇到詳勉底意思曰懇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苦切而無浸灌意思亦不可又須詳細相勉方有相親之意

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

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
之或問切切者敎告懇惻而不揚其過偲偲者勸勉詳盡
而不强其從二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勁訐之害子路
剛直故夫子以此告之也○語類聖人見子路有粗暴底
氣象故告之以切偲怡怡又恐子路一向和悅去了又告
之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聖人之言是恁地密○勉齋
黃氏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樂之際必有溫良和厚
之氣此士之也至於發强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耳○子
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偲怡怡之意常見少夫
子所以箴之○雙峯饒氏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這是一
句總言士之爲士其氣象當如此下文又分別其義○紹
聞編切切偲偲怡怡分看則切偲是一意怡怡是一意合
看則切切者敎告懇惻而不揚其過視行行者固不同然
已是露其直了特發於忠愛而不覺其有訐敎之病爾至
偲偲勸勉詳盡而不强其從比切切已稍有婉轉之意至
怡怡則純於和矣此三言之序也此三言皆子路所不足
蓋子路氣禀過剛其於當直義處或不能切切偲偲以盡
其義之委曲其於當恩意處恐尤不能怡怡以致其恩意
之浹洽故夫子以如是斯可謂士告之欲其省察於平日
而知所以變化其氣質也然恐其混於所施故又別言之
朋友主義切偲爲宜若兄弟亦然恐有賊恩之禍兄弟主
恩怡怡爲宜若朋友如是難免善柔之損○觀子路平日事
夫子言志而率爾侍側而行行正名而謂之迂常不足於
懇惻詳盡雍容和婉之意事師如此則其處朋友兄弟所
不足者可以想而知矣夫子答諸弟子之問常因其所長
與其氣質之所過不及而造就之非汎論也○愚按首一
句六字三疊如字總不及分看合看聯看寫有道人中
和氣象眞乃巧構形似之言須看得此氣象原非可猝急
濟須是平時積之厚養之純中有實得自然氣象渾成一
如字令人歎想不盡下二句原已在函蓋中但尙未見得
所施各當故又以兄弟朋友別言之實則士到養成後性
情中和之至亦復何所不宜斷無混於所施之理夫子既
統言之復別言之分明爲未到此境地人說法乃對付子
路而言其指點形
容正須善會耳

○子曰善人敎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敎民者敎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卽就也戎
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卽戎吳氏曰白虎通曰敎民者皆里中之
老而有道德者爲右師敎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行義
朝則坐於閭門弟子皆出就農復罷亦如之若旣成歲皆
入敎學立春而就事故無不敎之民非謂敎之戰也然而
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則金鼓旗物之用坐作進退之節亦
有所敎矣○語類問集註先只云敎民者敎之以孝弟忠
信後又添入務農講武之法曰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具舉
○新安陳氏曰善人有忠愛惻怛之心而其敎民又盡本
末兼誘之法孝弟忠信本也務農亦本也講武之法末也
本末兼盡且必七年而後可卽戎其可易言哉○仁山金
氏曰敎使其心志習於孝弟忠信親上死長之義耳目習
於金鼓車旗身習於甲冑手足習於弓矢干戈坐作馳驟
之節○紹聞編敎民者制田里設學校立官師敎之以孝
弟忠信至於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皆敎也有勇而知方故
可以卽戎言卽戎者見敎成之效非專爲卽戎而敎也言
善人者見爲之有本無誠心愛民不能行也若桓文之節
制乃是爲戰而敎豈眞知所謂敎者哉○論語通古者寓
兵於農比閭族黨之規卽伍兩軍師之制故敎民於平時
便可卽戎於有警而非善人在上以忠信禮義日磨淬其
民至於七年之久則卽戎固未可輕言也若夫以不敎之
民而驅之戰鬭直棄之而已矣○輯語若說善人意中先
有卽戎意在卽是句踐之生聚敎訓吳起之吮癰舐痔皆
殘忍之所爲若說善人全無卽戎意則又徐偃宋襄之致
亡也兩邊打殺方見亦可道理○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
云期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
其作爲如何乃有益精義楊氏曰善人敎民七年之久則民信而服從雖卽戎可也○語類問
如何恰限七年曰如此等他須有箇分明界限如古人謂
三十年制國用則有九年之食至班固則推得出那三十

年果可以有九年之食處料得七年之類亦如此○問晉文公自始入國至僖公二十七年教民以信以義以禮蒐得四年遂能一戰而霸此豈文公加善人一等耶曰大抵霸者尚權譎要功利此與善人教民不同若善人教民必須是七年○厚齋馮氏曰古者教士七年謂之小成教民雖不如士之詳而七年亦教成之節也按此說亦近似然未可深泥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南軒張氏曰所謂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使皆有親上死長之心而又教之以節制如司馬法是也若未教而驅之戰則是弃之死地而已矣○王遵巖曰孔子不言軍旅之事而惡夫以不教之民戰者古之所以教民其具雖詳其要可得而知也明其禮分等級於君臣長幼之間而厚其恩愛於所以爲父子兄弟夫婦者是矣爲教如此豈爲欲用之於戰而戰有時而不可已則非素教之民不可得而用故以善人爲邦不至七年猶未可以其民卽戎也是雖君臣長幼父子兄弟夫婦之道術而五兵之器六伐七伐之法不使耳目手足素閑而習揉之而氣用之於戰亦何以異於弃是民哉又曰王道缺教民之本壞亂而不修而澤竭歧熄盜寇擾竊之禍滋起用民之戰亦益多民之死於不教之戰循習以爲固然而不知爲上之弃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

語類穀之一字要人玩味穀有食祿義言有道無道只會食祿畧無建明豈不可深恥○曰義原憲之性狷介他說人當無求於世但世間之穀皆不可食這箇有恥便是道分明求道於迹不求道於心見道之一偏不見道之全體夫子逆知其意故答他說穀不是恥不管有道無道而但知食祿乃恥如此說道體方完全蓋以徒祿爲恥在我者便有一箇未諸已不求諸人觀變通融底意思而狷介之性可以渾化而歸於中道矣○按以上依本文語氣平說下乃發明夫子立言本旨

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幷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

或問原憲安貧守道其志卓然能有不爲者也其爲此問固知邦無道而枉道得祿之爲恥矣特欲質諸夫子以言其志耳夫子深知其然而亦知其學之未足以有爲也則恐其或當有道之時雖無枉道之羞未免素餐之愧故以是幷告之使因其所已知而推之以及其所未知者庶乎有以廣其業而益充其所爲耳○語類邦有道之時不能有爲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蒙引士君子立身天地間只一有守有爲然未有不自有守而能有爲者在原憲則難於有爲在衆人則難於有守自當時原憲問之當以有爲爲重自後世學者觀之則當以有守爲重按此又推出一層爲學者說法非正指○精言只一穀字寫盡千古鄙夫貪位持祿、碌碌無能情

狀不能有爲不能獨善、
兩般情事一樣心腸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
欲慶源輔氏曰克只訓勝如克敵克己之爲勝敵勝己是
也然單言之則爲好勝如攸克克伐是也伐者傷殘之
意自矜乃所以自殘也忿只於外根藏於中內根外忿則
怨欲有公私貪欲則欲之私也○胡氏曰分言則四事對
舉互言則克伐者因己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者因己所
無而生氣歉也推本言之又皆由有己而生也○雙峯饒
氏曰克伐二者只是一病怨欲二者亦只是一病四件是
兩件又只是一件病根在一欲字有所欲則貪多而求勝
遂其所欲則誇伐不遂其所欲則怨恨㧞此歸根於欲儘
可然本義只是四平開說○語類克伐怨欲須從根上除
治不行只是遏殺得在○問原憲是合下見得如此遂是
他氣昏力弱沒奈何如此曰是他從來只把這箇做好了

只要得不行便了此所以學者須要窮理只緣他見得道
理未盡只把這箇做仁然較之世之沉迷私欲者他一切
不行已是多少好惟聖道廣大只恁地不濟事須着進向
上去克伐怨欲須要無始得若藏蓄在這裏只是做病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
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精義楊氏曰克伐怨
欲常人之情易發而
難制有而不行可以爲難矣若夫仁則又奚克伐怨欲之
有哉○語類問可以爲難矣曰這箇也是他去做工夫只
是用工淺在○問不行曰不行只是遏在胸中不行耳畢
竟是有這物在裏才說無便是合下掃去不容他在裏譬
如一株草剗去而留其根與連其根剗去此箇意思如何
而今人於身上有不好處須是合下便剗去若只是在人
面前不行而此箇根苗常留在裏便不得又問而今覺得
身上病痛閒時自謂都無才感物時便自發出如何除得
曰閒時如何會發只是感物便發當其發時便剗除去莫
令發便了又問而今欲到無欲田地莫只是剗除熟後自
會如此否曰也只是剗除熟處○今人於身上不好處只
常剗去之才發便剗自到熟處○不行所以未得爲仁者
如面前有一事相觸雖能遏其怒畢竟胸中有怒在所以
未得爲仁○此譬如停賊在家豈不爲害若便趕將出去
則禍根絕矣今人非是不能克去此害却有與他打做一
片者㧞此制使不行之所以爲難○若見得本來道理只
自家身已上是勝箇甚麽是伐箇甚麽是怨欲箇甚麽所
以夫子告顏子只是致他克己復禮能恁地則許多病痛
一齊退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這是防賊工夫
克己復禮這是殺賊工夫○翼註仁則吾不知不待四者
竊發而後非仁只此逐念強制便
與那渾然天理自無私累者不同○程子曰人而無克伐
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
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

精義伊川又曰人無克伐怨欲便是仁也只是原憲著一
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耳子曰可以爲難矣此孔子
着意告原憲處欲他有所啟發他承當不得不能再發問
也○或問使憲也而再問夫子告之宜奈何曰聖人未發
之夫孰能測之然以程子之意而言則四者之不行亦制
其末而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固若之於心而不能去也
譬之木焉不去其根則萌蘖之生自不能已制而不行日
力亦不給矣且雖或能制之終身不見於外而其鬱屈不
平之意乃日鬬進於胸中則夫所謂仁者亦且殘蔽害
而不能以自存矣必也絕其萌芽塞其本根不使少有毫
髮留於心念之間則於仁也其庶幾乎○語類程子說原
憲承當不得所以不復問他非獨是這句失問如邦有道
穀邦無道穀恥也失問邦無道同不當受
祿若有道如何也不可受祿也須着較量或曰四者不行
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
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

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語類〕克己底是一刀兩段而無克伐怨欲了克伐怨欲不行底則是忍着在內但不放出耳○克伐怨欲不行只是禁止不使之行其要行之心未嘗忘也克己復禮便和那要行之心都除却此克己與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氣象迥別也○克己者一似家中捉出箇賊打殺了便沒事若有克伐怨欲而但禁制之使不發出來猶閉關所謂賊者在家中只是不放出外頭作過畢竟窩藏○克己是拔去病根不行是捺在這裏且教莫出然這病根自在如自家饑見芻豢在前心中要喫却忍得不喫雖强忍住然其欲喫之心未嘗忘克己底則和那欲喫之心亦打疊殺了○須是克己涵養用敬於其方萌即絕之若但欲不行只是遏得住一旦決裂大可憂拔決裂尚是餘意本病只在隱伏潛藏○〔雙峯饒氏曰〕拔去病根有兩說一是積漸消磨一是猛勇決去乎居莊敬涵養此積漸消磨法也臨事省察克己此猛勇決去法也○〔胡氏曰〕不行與四勿相似而實不同四勿者分辨於天理人欲之間而一循乎天理不行者禁制於人欲已發之後而不徇乎人欲用力於初分之際者易用力於已發之後者難此所以雖不許其仁而亦許其難也○〔愚〕按此說亦未甚透徹用力於已發之後若果能徹底澄清雖難而亦未嘗不可進於仁奈憲之意只爭行止不爭有無則其所爲難者亦徒難而已看集註於難則曰有是四者於仁則曰自無四者之累此爲上下句界限分明處輯語云聖人不許不行爲仁止爭淨盡與不淨盡不是安勉之分又曰克己者內盡不行者外執直是分明斬截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精義〕張子曰安土不懷居也有爲而重遷無爲而輕遷皆懷居也或問申之曰有爲而重遷者有所繫而不去乎此也無爲而輕遷者無所繫而有慕乎彼也有繫乎此者固懷居也有慕乎彼者亦懷居也然夫子之意則亦謂夫有爲而重遷者而張子蓋推言之也○〔慶源輔氏曰〕懷吾意所便安處便是利心爲士者正義而不謀利若於意所便安者戀戀而不能忘則於士義所當爲者必不能知所從矣內則損德外則廢業是尚足以爲士哉〔條辨〕損德廢業尚是後一層語只便安處戀戀不忘此心當下已全是一團私意已自不足爲士了○〔愚〕按一團私意乃正其所以損德廢業處意雖畧有先後然實是合下一齊都到必通徹言之則不足爲之義乃足○〔四書通〕懷居與小人懷土相似與聖人安土樂天相反安土者隨其身之所處而安無所執着所謂安土敦乎仁其樂也天懷居者戀其身之所便以爲安有所執着其累也人○〔紹聞編〕懷土土字實懷居居字活然只是一事故集註於懷土曰溺其所處之安於懷居曰意所便安處只是一意君子當安安而能遷私意戀着是苟安也〔按〕居字較說得濶故集註以意言之○〔義府〕係於情昵之私者人之常也斷於理義之正者士之常也狥情害義繫於此而不能去去之而不能忘則猶衆人也何以爲士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皆去聲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或問小註〕問高峻卑順如何曰高峻不是大言炎炎只是侃直居叅卑順若含容巽順之意○〔洪氏曰〕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吳氏曰〕言孫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致其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云爾○〔陳氏曰〕高峻者廉隅之稱非詭險也卑順者加謙恭之意非阿諛也○〔南軒張氏曰〕危高特之意君子非固欲危其言行介然守道不狥於世自世人視之則見其高特耳

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精義〕侯氏曰邦有道則諫行言聽以身殉道也故危言危行邦無道諫不行言不聽獨善其身可也故危行言孫遠禍而已○〔慶源輔氏曰〕行以持身則終身無可變之理言以應物則或有當孫之時○〔新安陳氏曰〕制行無時而可變持身之道也出言有時而不敢盡保身之道也○〔雙峯饒氏曰〕行無時而不危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

死不變言有時而或孫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論語述君子以道義律躬其言與行一本正直不爲詭隨理當如是也然若唐虞之際禹臯稷契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畧無嫌忌言行一轍而孔子當春秋之時雖行不可以少貶而言不可以不孫如與陽貨王孫賈問答渾融委曲却又是相時之宜其在後世有道之時常少無道之時常多危行言孫信是君子所以居身之珍也否則行或與汙而言多亢激其不至於取羞而賈禍者鮮矣○精言此是教人因時制宜之道爲處無道而發尹氏義自是正旨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精義范氏曰行不可以少貶也言則有時而危有時而孫焉知國之治亂觀其士之言行而已使士而言孫其國豈不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 精義

湖氏曰本深而末茂器大而聲閎有德者所以必有言也楊氏曰有得於中則其發於外也必中故必有言○蒙引和順積中二語本樂記試觀天下之人凡言語之能入人者無不自和順中來○紹聞編有德者必有言一則涵養深厚而心氣和平故言不妄發發必當理一則孟子知言謂心通乎道善言德行謂於此理身有之則其言之親切如道己事所謂有德之言是也

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

精義侯氏曰仁者必有勇如文王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也勇者不必有仁如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匹夫之勇是也○宋子曰有德者未必以能言稱然因事而言則言之中理可必也仁者未必以勇著然義所當爲則爲之必力可必也故皆曰必有○論語述聖人未嘗不貴言貴有德之言耳聖人未嘗不貴勇貴仁者之勇耳有德之言斷非便佞口給者可到仁者之勇自與剛強悻戾者殊科故君子務實而不務華尚理而不尚氣也○問仁與德如何分雙峯饒氏曰隨所得淺深皆可以爲德皆可見於言仁則德之全也心無私累故能見義必爲德未到此田地未必其能有勇也按理固如是然本義只兩開說不必分別等差

○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蒙引圈內註子細一則或便佞口給一則或血氣之強正貼二不必字若尹氏則下箇徒能言者徒能勇者便失了孔子意夫謂之徒能言者則必無德矣豈但未必有德乎○精言本文劃然下四箇者字明明是四様人此有德彼有言此是仁彼是勇不可混合爲一必有是斷然可信處不必有是確然難信處但聖人語意虛活不肯說煞故不曰必不有而曰不必有實則判然分開正見本可該末末不能該本示人當知所重尹註兩徒字正得本意愚按此於理亦得但本文語氣畢竟內註爲審細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

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适古活反羿音詣奡五報反盪土浪反

南宮适卽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奡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事見左傳襄公四年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精義

范氏曰南宮适賤力而貴德知德之可尚則勉進於德矣禹稷有天下故夫子不敢答弗敢當也旣出而稱之者志其言之善也謝氏曰南宮适知以躬行爲事是以謂之君子知言之要非尚德者不能在當時發問間必有目擊而道存首肯之意非直不答也按或問以謝氏說爲過高不實然當時相對情景正可思适之所以出想亦當有微會處○語類南宮适大意是說德之可貴而力之不足恃○問夫子不答南宮适之問似有深意曰如何曰禹稷之有天下羿奡不得其死固是如此亦有德如禹稷而不有天下者孔子終身爲旅人是也亦有惡如羿奡而得其終者盜跖老死於牖下是也凡事應之必然有時而或不然惟夫子之聖所以能不答君子之心亦爲其所當爲而不計其效之在彼一日此意思較好○文集問爲善則福報爲惡則禍報其應一一不差者是其理必如此抑氣類相感自如此耶曰善惡各以氣類相感而得其應便是理合如此○适雖非問然其言可取則亦不應全然不答疑其實有聚當世而尊夫子之意夫子不欲承當故不答爾按此條是集註本義○或問此亦夫子罕言命之意爾或祇從程

子范尹之說亦善按程尹大意與范氏同罕言命又別一意故或問亦作兩岐說○南軒張氏曰方是時天下以力相高而不知貴德南宮适之言謂强力不可恃而德之爲尊也夫子不答者以其有禹稷之言答之則是已當之也而以其言之善則從而美之使學者知尚德之意也言禹稷之德而獨稱其躬稼者舉其見於行事之實也南宮适亦知言哉○慶源輔氏曰适素號能謹言而以此質於夫子其所以問世俗尊尚聖人之意備見於言外此夫子不答於出而美之可見聖人處事之密而取善之周矣○子氏少蘊曰是時田恒之篡齊六卿之分晉三家之專魯孰非欲爲羿與奡者按此概論自可如饒氏等指三家恐亦非南宮之意○義府讀書須一玩古人語脈如此章若匆匆以崇德絀力蓋過去連聖人一贊全無意味了看他說羿奡不言其篡逆而言其善射盪舟說禹稷不言其功德而言其躬稼此正精神而相注射處夫自古以詐力取天下者多倚他人爲爪牙且或以長世而羿奡自負絕世之技力無論保天下以之自保有餘矣而乃不得其死躬稼者雖糞多力勤尚不免水旱之憂卽謀一身且不足豈有受祿之具哉而乃至於有天下此可見成敗利鈍一毫不由人安排惟有反身修德而已然此意却在言外妙處在說不了故夫子亦付之不答然又恐不解者橫生疑心故因其出而贊之說彼尚德二字點醒世上這種爭權尚力之人夫子之婆心切矣○稗語聖賢只是道理到至處更多着言語不得却正要人思議又曰夫子南宮适同一見解然夫子自有夫子見解南宮适自有南宮适見解按末二句贊歎之情夫子與南宮畢竟是同一見解此等處正不必游移方見把捉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也語類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管不到處小人譬如純黑底物事雖有一點白却當不得白也○或問仁與不仁當以心爲說而范氏以君子之行爲言則於聖人之意有不盡矣按此集註所以取謝

氏之說○雙峯饒氏曰仁是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少有間斷便是不仁君子之心雖純是義理然或少有間斷故曰不仁者有矣夫小人間有些天理形見終爲物欲所蔽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晉室陳氏曰此君子小人指心術邪正言君子存心雖正猶有私意間發之時小人本心旣無縱有隙光暫見夬不勝其虺蛇之毒深情小人之喪失本心也○義府仁人心也幾微毫忽之間稍有不存便是不仁故資如顏子而三月之後猶不能無違焉則君子而不仁者有矣若小人則私欲錮蔽本心梏亡卽乍見孺子將入於井非無怵惕惻隱之心然善念乍動而納交要譽之私已紛然而起故雖行好事而盡是私心吾未見其有一息之仁也○仁指心言非全體之仁也君子或一念一事不在於仁亦只是一念一事之不仁不是全體都不仁小人則喪失其所以爲心求其一念一事之仁不可得也○愚按但說君子仁小人不仁尚是順頂話讀此章書須識得說君子之仁偏從不仁剝入說小人之不仁偏從仁勘出一邊是不應有而有一邊是自以爲有而實未有日有矣夫警之亦勉之也所以望君子者至日

未有絶之正情之也所以痛小人者深矣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語類愛之而弗勞是姑息之愛也凡人之愛多失於姑息如近有學者持服而來便自合令他歸去却念他涉千里之遠難爲使他徒來而徒去便不欲却他此便是某姑息處乃非所以爲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詩曰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爲忠也大矣〔情義〕

楊氏曰愛之不以姑息則不能勿勞忠焉必善道之則不能勿誨尹氏曰愛其人而欲成之必勉之以事業忠其人而欲曉之必反覆其辭說〔或問〕蘇楊尹氏之說皆善然聖人之意正所以明夫愛而不勞者之不足爲愛忠而不誨者之不足爲忠則三說者皆未及也〔述朱〕玩朱子意要於能字勿字乎字虛處看破見聖人爲反跌語氣凡慈父忠

臣有忠愛之心者雖欲勿出於勞誨而不能蓋意方喫緊不徒以正說平演也○或問小註勞誨乃愛忠自然之極理能勿二字若連讀勞誨二字便呆須將勿勞勿誨連讀能乎字便活便醒○〔慶源〕輔氏曰愛焉而自不能不勞以成之忠焉而自不能不誨以益之此天理人情之至莫之爲而爲者也觀慈父之於子忠臣之於君可見矣蘇氏發兩知字尤有意味○〔厚齋〕馮氏曰人之常情勞之之事難從而勞於前者逸於後豈非愛之深者乎誨之之語難受而長其善以救其失豈非忠之大者乎○〔輯語〕人不患無忠愛之心特患不學無術誤認以不勞爲愛不誨爲忠不知壞却多少事夫子所以發明此義欲使人去其私心之蔽得其天理之公因忠之愛之之心以講求所以勞之誨之之術才是有關世教議論若云愛則自勞忠則自誨則是合下如此更何煩聖人之灌灌乎○〔愿〕按禽犢之愛非愛婦寺之忠非忠只要愛忠字認得真便自有愛則必勞忠則必誨之理勞誨卽在忠愛內講求亦卽從忠愛中自然流出非另有一番作用也蒙引云味能勿字便見理勢之必然處條辨云聖人提醒人正以理勢之必然而醒此

之不然者此最與或問意合而集註蘇氏之說亦檃括其中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裨婢之反諶時林反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畧也創造也謂造爲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探討其故典而以義理論斷之○〔困勉錄〕討則以事勝論則以理勝行人掌使之官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子羽公孫揮也修飾謂增損之修者去其繁或片言而定要飾者益其簡或累辭而不窮○〔翼註〕勿以飾字作文飾恐礙潤色地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

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集解〕草創起藁也規模間架都是此時立然未必皆合於典故當於義理討論則事理俱得矣然詞語未必不或煩或簡煩者修之簡者飾之則大槩得宜矣然於文采或未足易其句讀更其字面推陳出新化俚歸雅則文采斐然可觀矣孔子言此蓋善之也〔精義〕范氏曰鄭小國也其爲命令必更此四賢然後成故鮮有敗事此可以爲法矣以天下之大命令不

可不慎賢八不可不衆多其若無人則是小國之不如也謝氏曰當春秋時諸侯之使辭令之善足以解紛紓難息暴國之患況鄭小國也謀之可不慎乎○語類春秋之辭命猶是說道理及戰國之談說只是說利害說到利害的當處便轉○紹聞編古之賢者求辭命之善術未嘗有已也故世叔討論而裨諶不以爲藪子產潤色而子羽不以爲羞惟不自用而各盡所長此辭命之所以善也則大[illegible]有大於是者又可知矣按此本洪氏說○以上數條皆然本文平說是正指○或問子產爲政擇能而使之則能使衆賢各盡其用此子產之功也○雙峯饒氏曰裨諶想是素善造謀故使之草創世叔熟於典故使之討論子羽行人之官熟於應對故使之修飾當時子產當國事皆由之然不自用已見直待三子都了却潤色之合四子之長則全美矣按此從或問側重子產說○猜言此與左氏所載不同彼以子產爲政擇能而使爲主此以鄭國爲命詳審精密爲主開首揭爲命下四項平列無側重子產意思按本文及集註義固宜爾但是時子產爲政而總命之成與諸賢和衷共事俾鄭四十餘年不被兵革者子產也故

或問本左傳以立言自不可略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語類子產心主於寬雖說道政尚嚴猛其實乃是要用以濟寬耳所以爲惠人○紹聞編子產告子大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可見其政不專於寬然其實欲用以濟寬故夫子指其心而言之○胡氏曰鄭小國也介乎晉楚子產爲政黜汰侈崇恭儉作封洫鑄刑書惜幣爭承皆以豐財足國禁奸保民其用法雖深爲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故夫子以惠人蔽之及其卒也聞之出涕而曰古之遺愛也然孟子以爲惠而不知爲政禮記以爲能食民而不能教者蓋先王之政之效子產誠有所未及也按此只帶言非本旨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事見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而改紀其政事見左傳定公六年亦賢大夫也仁山金氏曰夫子在時子西未有白公之敗而其遜國平亂改紀其政事多可取當時賢士大夫稱之故或者舉之與子產管仲同問惟夫子不取耳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新安陳氏曰夫子非以私外之集註提此見其不知人不能爲國進大聖耳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事見左傳哀公十六年在孔子卒之後故集註曰其後又曰其人可知蓋引其終以證夫子之言也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說統彼對此言只置之不屑道耳重言彼哉若初不知子西之事而無暇論之者然爲其人不足奇褒也○條辨夫子於子產即其心而指之爲惠於管仲即其功而明其服人若子西則心與功皆

無足取故置之於不論焉不能革僭王之號見他大綱便錯了沮昭王用孔子則又蔽賢此皆心術不正處其後卒召白公以致亂則功不足以償其罪矣是他一本末皆無可觀按此亦就集註申論之若本文只含渾還一箇外之之辭便了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語類問人也范楊皆以爲盡人道集註以爲猶云此人也如何曰古本如此說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若作盡人道說除管仲是箇人他人便都不是人更管仲也未盡得人道在按人也只是歟起下文語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

敢拒者卽此事也[語類]問孔子所稱管仲奪伯氏邑沒齒無怨言此最難恐不但是威力做得曰固是雖然亦只是霸者事問武侯於廖立李平是如何曰看武侯事迹儘有駁雜去處然事雖未純却是王者之心管仲連那心都不好[按]此亦帶說非本指○[東坡]論語解管仲勳烈之在人者多矣而獨言此者奪邑而人不怨功之至者也吾嘗以爲北伐山戎南服强楚易而服伯氏之心難管仲之於伯氏諸葛孔明之於李平廖立蓋古今二人而已○[除菴]不重伯氏自知其罪亦不重伯氏能安貧擧三百以見富之難忘擧飯疏食以見極於窮約擧沒齒以極之終身而總歸無怨言以見仲之功足令人心服聖人因仲之功難以枚擧故特擧此事把難服者來說以該之[愚按]此書家反托法極言伯氏之無怨正極形管仲之功故只用人也二字喚起陡接奪伯氏邑更不消說管仲如何而嘉歎之情自益於言表

○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

聞也[陳氏]曰二子皆無大學規模須是有大學規模乃爲王佐才而伊傅周召其人也○[雙峯饒氏]曰子產才不及仲然却正當過之如有君子之道四之類是也○[困勉錄]聖人論人大抵才德俱全者上也才不勝德者其次也德不勝才又其次也才與德兩無取焉斯爲下矣此章關紐如此愚按三段只是隨問隨答亦不必定與紐合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聲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精義]楊氏曰富而無驕自好者能之貧而無怨非安於義分不能也○[語類]貧則無衣可着無飯可喫存活不得所以無怨難富則自有衣着自有飯喫但畧知義理稍能守本分便是無驕所以易二者其勢如此○貧而無怨不及貧而樂者又勝似無諂者○[南軒張氏]曰富而無驕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至於貧而無怨非内有所守者不能也或謂世固有處貧賤而無失至於一旦處富貴之地則失其本心然則難易之論有時而不然耶此蓋未知夫無

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其失於外耳又烏能保其中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平於中皆爲怨也故貧而無諂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幾於樂矣○[胡氏]曰貧之境逆而多不足之心富之境順而多有餘之意然處不足而心無不足者非無愧作而眞有得則不能故難處有餘而心未嘗有餘者苟自知收斂矜誇不萌者能之故易聖人因人情事勢而別其難易如此非謂但當勉其難而易者不必言故集註又申明不可忽之意按難易本專就人情說而人情却從事勢上來故胡氏兼言之然不可平看○[邱毛伯]曰春秋時富貴者皆驕驕則擬上逼貴何所不至夫子傷之乃曰貧而無怨乃爲難耳若夫富而無驕卽稍知節制者能之此亦無甚難者而何世之富者盡驕耶意在語外[按]此於當年風厲末俗之自神吻間似較有義味不得以其異於常說而抹之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

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精義]謝氏曰老有德之稱大夫以才治事者寬氏曰人才各有所宜公綽不欲故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君子使人也器之則天下無棄才矣○[胡氏]曰趙魏雖貴卿執國之政而家大如此故勢尊爲家臣之長者苟能正己則居其位有餘矣滕薛雖諸侯孟子言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則其國之小可知征伐朝聘之事所不容已大夫當國非才智過人則不足以勝其任○[問辨錄]家之大者無如趙魏國之小者無如滕薛人各有能有不能公綽廉靜而短於才若使他做家老就是趙魏大家尚優況小於趙魏者下若使他做大夫卽滕薛且不可況大於滕薛者乎以其優於家老遂而卽使之爲大夫則必至於廢事以其不可爲大夫也而亦不使爲家老則必至於廢人豈魯之意顯然可想○[蒙引]既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則亦不得爲傳

於魯之大夫矣分明是說他不稱職然意甚婉轉且見得他好處此所以為聖人之言○新安陳氏曰合下章公綽之不欲觀之廉則潔清而不貪靜則恬淡而不躁惟其寡欲所以優為趙魏老惟其短於才所以不可為滕薛大夫○固勉齋廉靜自廉靜短於才自短於才非廉靜便是短於才世之所謂短於才者只是指廉靜耳所謂才者只是指不廉不靜耳可歎○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用違其才之所長而納之於所短是之謂枉枉之是與於弃之也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知去聲

成人猶言全人近溪子集古人言人品有曰大人聖人賢人哲人子路獨問一箇成人蓋對不成而言也○今世有相惡者曰某則不成箇人[illegible]能察身免此句方做得箇人成可見子路此問煞是十分緊切武仲魯大夫名紇文仲之孫宣叔之子短小多智時號為聖人事多載左傳莊子魯卞邑大夫性好勇嘗刺虎齊人欲伐魯忌莊子不敢過卞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節以禮則中正而無偏倚和以樂則和樂而無駁雜而其為人也亦成矣或問必兼四子之長而又必文之以禮樂然後可以為成人何也曰四子各有所長而不能相兼又無禮樂以文之故知者至於要君勇者至於輕死藝者至於聚斂而不欲者又或不能為小國之大夫也亦難以為成人矣故孔子言必兼此四子之能而又文之以禮樂則集其所長去其所短而後可以為成人也洪氏以為特以四子為言者四子皆魯人而莊子與子路皆卞人冉求又朋友也舉其近而易知者爾胡氏以為言卞莊子蓋以況子路耳言有是一能而不能兼衆人之長與成於禮樂焉則亦不足為成人矣恐亦有此意也○語類問曰知曰不欲曰勇曰藝有是四德而文之以禮樂固可以為成人然聖人却只舉這四子恐是就子路之所及而言曰也不是揀低底說是舉這四人要見得四項今有人知足以致知又無貪欲又勇足以決又有才能這箇亦自是甚麼樣人了何況又文之以禮樂豈不足為成人○有知而不能不欲則無以守其知能不欲而不能勇則無以決其為知不欲且勇矣而於藝不足則於天下之事有不能者矣然有是四者而又文之以禮樂茲其所以為成人也○問文之以禮樂曰此一句最重上面四人所長且把做箇樸素子惟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之所長而去四子之所短然此聖人方以為亦可為成人則猶未至於踐形之域也○又問公綽不欲等可以事証否曰亦不必証此只是集衆善而為之兼體用本末而言愚按開端一若

字只是就四子約畧舉似四子原非知廉勇藝之極則也註中知足以窮理只就知而言非謂武仲能以之窮理也若字甚活謂若此等樣人歷歷指數語勢直趨文之以禮樂下字亦字正與若字相呼應所以必借四子來做箇樣子者乃正為文之地耳朱子所謂兼體用本末而言須通身融看乃得其解故無庸向四子索証○胡氏曰四子之長各有所偏故必兼四子之長四者相資猶未足以合乎道又必須文之以禮樂禮以節之則其偏倚邪僻者去矣樂以和之則其乖戾矯激者消矣此所以材全德備中正和樂粹然渾然而至於成人也按林全德備在末文之以前四者只說得材既文之以後則四者便成箇德故材全德備四字承上節以禮和以樂使德成於內以後而言不必如舊說項項分析且材與才自別亦不必與下節註中才知字牽合也○松陽講義知廉勇藝皆是學者所不可少底若無這樣材德空空說箇中和亦不濟事這四項也有從天資上來底也有從學力上來底但未到中和地位則不免有病痛所以既要兼此四者又要文以禮樂文以禮樂即是立於禮成於樂工夫禮樂俱兼本末說內盡其

中和之實外極其聲容度數之美氣稟學問中有疵類處以此消融之氣稟學問中有得力處以此涵養之所謂文之也文非假飾於外亦非寂守於內徹內徹外皆中正而無偏倚和樂而無駁雜至此則不見有知廉勇藝亦至此方成其爲知廉勇藝下聖人一等便是這等人矣○輯語文字中有分有合各成其爲知廉勇藝分之說也渾化其爲知廉勇藝合之說也愚按到得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知廉勇藝合之固渾然無迹分之亦粹然無疵功深養到時措咸宜而人道於是乎渾成大備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精義謝氏曰成人雖未至於聖人然不可以一事名矣蓋其具人道者也未可謂之聖人特尚可以體質論故也○語類問若聖人之盡人道則何以加此曰聖人天理渾全不待如此逐項說矣○新安陳氏曰此就亦字上推夫子言外之意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按本節只當照此并作夫子之言爲是圈外胡氏說及載問語類俱未有定論不必泥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雙峯饒氏曰忠指授命信指久要似遺了思義一句蓋取與不苟亦非忠信者不能○翼註兩見字一不忘字要玩利害未見人多義命自安一當其前不覺貪畏始要之日人多慷慨期許久之不覺頓忘此皆念頭不眞則雖實之故按此三者所以皆爲忠信之實不必分析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精義范氏曰今之成人者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有此三者雖不至於古亦可以爲成人矣此子路所能也言古

之成人所以勉子路進於禮樂也○蒙引見利思義則亦公綽之廉矣見危授命則亦卞莊子之勇矣雖才知禮樂有所未備而其忠信之實亦似未易能也故亦可以爲成人按才知對上武仲冉求二項而言然思義授命亦不必泥定公綽卞莊只渾說爲得○輯語註於士節亦可以句謂非其至者就子路之可及而語之則次節之爲子路所已及可知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自是薄之之詞要之聖人何故又作此每況愈下語此中便有抑折子路得意處有激發子路進取處○愚按所以既答而復言者提出今之成人只向世俗一種濡忍狙詐底人較量高低見此章尚有人心不致墮落但學道人如何便可歆興味其語意以爲痛從今人可以爲隱激子路亦可○蒙引云士文亦可以爲成人對聖人而言也下文亦可以爲成人對士文而言也○愚謂語意尚不止此明未高蘇生文於上節重在成字蓋不成不可以爲人有如騁瑰異之林恃孤行之性言乎人則優矣言乎成則未也故必兼知廉勇藝而又文以禮樂充實者底於光輝雖未至於聖人亦可以爲成人矣下節則重在人字蓋非人更無可言成有如揣摩於形迹仿佛乎中庸言乎成則似矣言乎人則非也故必利無苟得害無苟避而又久要不忘幾希者不至澌滅第刪於不成其爲人亦可以爲成人矣此兩結句不同之微指而古今等分乃極分明○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慶源輔氏曰此亦舉武仲要君一事以例其餘耳人之資稟雖善然亦不能無偏須學以成之然後協於中正而無疵也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

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或問今之成人以下或以爲子路之言何如曰未可知也然姑存之以備參考可也○語類問今之成人以下是孔子言抑子路言曰做子路說方順此言似子路模樣然子路因甚如此說畢竟亦未見得按此見朱子皆不以爲定論只依前註爲是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衞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衞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新安陳氏曰不言笑見其靜不取見其廉○或問公叔文子何以得不言不笑不取之名也曰蘇氏得之矣蘇氏曰凡事之因

物而中理者人不知其有是也飲食未嘗無五味也而人不知者以其適宜而中度也飲食而知其有五味必其過者也此文子所以得不言不笑不取之名也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語類時然後言者合說底不差過他時節○惟其時然後言所以人不厭惟其人不厭所以有不言不笑不取之稱也蓋其言合節拍所以雖言而人不厭之雖言而實若不言也○精然此言三然後是破解三不字却正是說三不字來歷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或問夫子疑之者何也曰吳氏得之矣吳氏曰文子請享靈公也史鰌曰子富君貪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語類問公叔文子一段當時亦未必是誇曰若不是誇便是錯說了只當時人稱之已過當及夫子問之而賈所言又愈甚故夫子不信○如不言不笑不取似乎難却小若眞能如此只是一偏之行然公明賈却說以告者過也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似乎易却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南軒張氏曰如賈所言非和順積中發而中節者莫能然不直謂不然而爲之疑辭曰其然豈其然乎聖人辭氣含洪忠厚如此○葉解其然二字一頓是承賈言而意揣之下添豈字乎字方是轉出疑意來不合總作疑辭解亦不必如舊說分上爲微疑下爲深疑與集註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語意不肖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平聲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臧紇爲立之季氏以公鉏卽公彌爲馬正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莊子疾其御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之臧孫入哭甚哀出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

竊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仲尼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或問小註武仲得罪出奔請後可也據邑請後不可也其據邑以請者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也要君全在以字上見全是要君以不得不從之勢當時之人但曉得卑詞請後而不知其意之有所挾夫子此言以明臣子之於君父不可干以不順所以正天下之大法也

范氏曰要君者無上語本孝經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出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標義尸氏曰武仲出奔邾自邾如防使來告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於是魯立臧爲焉夫據邑而請立非要君而何不知義者將以武仲之存先祀爲賢也故夫子正之○雙峯饒氏曰武仲只當請後不當據邑夫子不罪其請罪其據邑也使武仲請後果以防爲言則要君之迹彰而易見惟不以防爲言則要君之心隱而難知既用智以要君又欲逃罪以欺世此夫子之言所以爲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譎古穴反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此召陵之盟載左傳僖公四年不由詭道猶爲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此城濮之戰載左傳僖公二十七年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上引二事以著其實此即二事以推其餘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語類桓公是較本分得些子文公所爲事却多有曲折處左傳所載可見益不特天王狩河陽一事而已○問晉文譎而不正諸家多把召王爲晉文之譎集註謂伐衛以致楚師而陰謀以取勝這說爲通曰晉文舉事多是恁地不肯就正做去呂伯恭博議論此一段甚好又曰桓公雖譎却是直拔行將去其譎易知如晉文都是藏頭沒尾○或問小註此夫子發桓文之隱也正譎人不知處即是隱人知二公霸諸侯之事同而不知其處事之有正譎故發之正譎俱就其行事言不以心術言若其心術則皆不得爲正○蒙引齊桓公正而不譎對晉文而言也集註所謂心皆不正對王者而言也○慶源輔氏曰桓公責楚以包茅不貢及昭王南征不復三事進次而不遂戰既服而與之盟是仗義執言不由詭道也文公始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終則復曹衛以攜二國之交是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也就霸者之中論桓文之事則文譎而不正桓正而不譎若較之王者表裏無疵粹然一出於正者因不可同年而語矣○楊子卮言桓文之事莫大於會盟會盟之舉莫大於葵丘踐土然葵丘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公義也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踐土之會挾天子以定諸侯私情也故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此尤二公事之大者按此亦括於他事類此之中○吳因之曰權以齊事曰譎晉文創霸於桓公之後此時緣人心已識破霸者機關不可再哄故其取威定霸多譎而不正若齊桓初做這箇事業緣人心尚思王道仁義二字還鼓動得他起故以正出之而人心即服夫子言此正見霸道不足尚即晉文已不及齊桓況欲學二公而差者乎○條蒞霸自齊桓始今却先說晉文後說齊桓從譎而不正倒迴正而不譎便見晉霸益變於桓而桓霸尚未大遠於王處按夫子此言非必抑桓蓋隱傷世變之益亟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糾居黝反召音邵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

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不白入是爲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爲相左傳莊公八年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爲仁也慶源輔氏曰忘君謂不顧糾死事讎謂相桓忍心謂心所當爲而忍之使不爲害理謂理所當然而咈之使不然忘君事讎即忍心害理也○條辨相桓多少事都從不死生來在子路却認定見危授命一假道理則管仲縱不事讎只當下不死已自是忍心害理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或問九之爲糾何也曰春秋傳展喜犒師之辭云爾而糾合宗族之類若此者亦甚衆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直以爲九會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因不以兵車之文而爲之說曰衣裳之會九爾其餘則兵車之會也自公穀以來皆爲是說亦可謂鑿之甚矣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語類周衰王道不振管仲乃能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功被當時澤流後世誰得如他之仁如其仁夫子許其有仁之事功也○問管仲之心既已不仁何以有仁者之功曰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周室之衰更春秋戰國以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一旦出來平定天下至文景時幾致刑措自東漢以下更六朝五代以至於隋雖曰統一然煬帝繼之殘虐尤甚太宗一旦掃除以致貞觀之治此二君者豈非是仁者之功耶若以其心言之本自做不得這箇功業然謂之非仁者之功可乎管仲之功亦猶是也○問如其仁說作管仲之仁如召忽是否曰聖人於上面豈會許召忽仁來聖人分明直許管仲誰得似他這仁上面既說得管仲如此大了後面却如何只恁地小結殺得○問南軒解子路子貢問管仲疑其未仁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此說如何先生良久曰此說却當○文集仁之一字以其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其功則惟利澤及人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其德之如何也又曰仲之仁是相處至精處則顏子三月之後或違之○精義伊川曰問孔子未嘗許人以仁稱管仲以仁何也曰此聖人闡幽之道只爲子路以子糾死管仲不死爲未仁此甚小却管仲故孔子言其有仁之功此聖人言語抑揚處要當自會得○存疑子路疑未仁以心之德言也夫子稱其仁以愛之施言也子路所疑是心術夫子所許是事功○蒙引不以兵車蓋以其能昭大信於天下而諸侯自率從也今以春秋考之自伐楚之後只有伐鄭伐北戎二三舉而已其餘皆盟會也桓公之伐楚伐北戎之類固以兵車而其糾合諸侯何嘗以兵車全是以大義驅之大信一之如此則尊周攘夷之功使人不被左衽之化者果誰歸功非管仲之善爲謀不能及此○精言此章要緊固在不以兵車上然當日荊熾於南狄橫於北戎又介居江淮之間中國虛無人焉管仲出來惟能九合諸侯因此一匡天下使他凶燄不得逞衣冠之天下不至淪於被髮左衽眞是中流一柱此與漢祖唐宗削平禍亂功烈一般相似却又能信義服人不事威力所以爲難若九合無甚關係先已不消九合了更誰問他兵車以不以來故却此節不得輕看九合而如其才有精神思接此論極暢然在本章畢竟重在不以兵車下章意不必預奪本章言其全生民之命下章言其嚴華夏之防義固相通而言各有去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相去聲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慶源輔氏曰子路勇者也故有取於召忽之死而以管仲之不死爲未仁子貢智者也故以仲之不死爲猶可而以其相桓爲已甚而非仁○蒙引看來二子亦儘有意見當時人只爲管仲功高取之萬口雷同而二子獨疑之便見聖門意思○按子貢意跌重相桓似不死猶可爲仲恕不知仲之所以可不死者却正在相桓故夫子緊接相桓極言其功末節仍收合所以不死見不死與又相原不是兩撇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皮寄反衽而審反

霸與伯同長也黃氏日抄集註云稱愚意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名也以德方興而爲天下所歸則王聲轉而爲王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齊其諸侯則伯聲轉而爲霸皆有爲之稱

也正音爲靜字轉聲爲動字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按尊周攘夷皆一匡內事而攘夷正所以尊周仲之功尤在攘夷觀下文被髮左衽句自見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文集管仲之功自不可泯沒聖人自許其有仁者之功蓋當是之時楚之勢駸駸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爲夷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厚齋馮氏曰劉定公稱禹之功曰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功也必推至此然後見禹之有大功夫子稱仲之仁至於被髮左衽則仲之功大矣○吳因之曰夫子稱管仲之功正叙處只在一匡天下句下又承上一匡意而益致鋪張到今受賜極言後世之被澤其在當時益可知不得以一匡受賜作天下後世兩平對說○朱氏公遷曰子路疑管仲之未仁在不死夫子許其仁則可以無[illegible]之意在其中子貢疑管仲非仁者雖[illegible]在不死而重在又相之畢竟兩有疑焉故夫子稱其功以明相桓之有益不責其死以明不死之無害是兩釋子貢之疑而重許管仲之仁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後漢應劭奏議曰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按此直以匹夫匹婦之爲諒坐煞召忽恐亦不盡然聖人當日只極稱管仲之功以明其可以無死耳未嘗謂召忽之不宜死也末節只泛言爲得○匹夫匹婦之諒不是說召忽之死只是說管仲之可以無死語意當作如是觀○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

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唐書王珪傳建成爲皇太子授中書舍人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嶲州太子已誅太宗即秦王召爲諫議大夫魏徵傳太子引爲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王責徵曰爾閒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至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即位拜爲諫議大夫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或問管仲不死之說

日程子至矣但以薄昭之言証桓公之爲兄則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出於薄昭之前矣蓋未可以此証其必然但以公穀春秋所書之文爲據而參以此章之言於管仲但稱其功不言其罪則可見不死之無害於義而桓公子糾之長少亦從以明矣至於程子又謂若使管仲所事者正而不死其難則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則愚恐記者之失蓋曰不與其事桓公則可曰不稱其功則不可也曰管仲生死之是非決於一將之義爾程子又謂管仲不死而無功則是貪生惜死而不若匹夫匹婦之爲諒若未免於先功而後義且管仲又何以自必其後之有功也曰召忽之失在於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於死管仲之得在於九合之功而不在於不死後功固不可期而其在我者固自可必但其得就此功而免於匹夫匹婦之諒則亦幸而已矣後之君子有不幸而處此者苟自度其無管仲之才是殆不若爲召忽之不失其正也此又程子言外之意讀者不可以不察也曰諾說如何曰范以九合爲仁之大以死節爲義之小是謀利計功之言其害理甚太若聖人之心果出於此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亦何憚而不爲之乎謝氏以管仲於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故可以不死亦非也夫仲之所以不死者正以小白兄而子糾弟耳若使糾兄而當立則齊國之士君臣之義無所逃矣況如管仲策名委贊親正面而君之安得幸其未得入國而死乃託於君臣之義未正而不死其難哉揚氏以忽之死爲傷勇仲之不死爲徙義而夫子與仲之不死恐亦非聖人意也夫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爲過仲之不死未害義而其功有足褒爾固非乎仲之生而匹忽之死也○精義伊川曰春秋書齊小白入於齊以國繫者明當立也書公伐齊納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稱子者罪以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述朱度程子爲管仲出脫處皆以桓兄糾弟之故或問亦主其說究竟兄弟之辨無論本文未有明徵即據春秋爲憑亦就書法上揣摹而得主此立論未免節外生枝大抵兩賢之意就心術上論仁夫子則就事功上論仁就心術上論則不死又相之罪重而九合一匡之功輕就事功上論則九合一匡之功重而不死又相之罪輕故前章子路不死之說則置而不答後章反說死爲小節可見仲一身

不死而天下被其功後世受其澤此凡論人當識其大體論仁亦當服其大功不必區區小節責備也如此說自渾全無庸深設矣朱子作或問時亦主程說後更定集註叢之圖外原不以爲正指觀後文集之說益明○文集問程子以薄昭言證桓公之爲兄而前此荀卿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蓋亦未有以知其必然但孔子之於管仲不復論其所處之義而獨稱其所雜之功耳蓋管仲之爲人以義責之則有不可勝責者亦不可以後立於名教之中以功取之則其功可以及人者求可以遠是而絕之也是以置其所不勝責者而獨以其不可比者備之稱之固若與之而其所置而不論者又若將有特再論之也夫若將有時而論之則其所以爲存萬世之防者亦不可不謂之別至爾矣蓋聖人之心至公至明人之功罪得失固無所逃於其問而其抑揚取舍之際亦未嘗有所偏勝而相掩也非可與懍者其就能知之曰然則程子非與曰彼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曲加意焉其所以微嘗闕附建立民奠之意至深遠矣學者當熟考而深求之未可以率然議也○稱語聖人論管仲只許其功並未嘗有一言及於糾白之是

非也故程子曰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矣朱子曰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然其時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乎又曰召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爲過仲之不死未甚害義而其功有足褒觀此則所謂豈若匹夫匹婦之諒亦以其後之功較之而云然耳非指當時原不可死死即匹夫匹婦之諒也論者於此指示徵多欲曲爲不死出脫即程子兄弟之說愚猶以爲多此一節然其義猶正大至有云爲傳從亡與委贊之臣不同又云是信公公家之臣非公子之臣故原可不死則尤爲害理如此則王珪魏徵高祖尚在亦君臣未定高祖改命大宗爲太子仰王魏知有唐而已又何爲以有罪律之乎○語類問聖人分明是大管仲之功而孟子便以爲卑如何曰孟子是不肯做他底是見他做得那規模來低因云若仲輔其君使佐周室以介天下俾諸侯朝聘貢賦皆歸王室而盡正名分致周之命令復行巳乃退就藩臣之列如此乃是今仲糾合諸侯雖也是尊王室然朝聘貢賦皆是歸巳而命令告由已出我要如此便如此初不稟命於天子只要自成

霸業而已此便不是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僎士免反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己同進爲公朝之臣也愚按本是文子與僎同升知說僎與文子同升書法之妙豈以當年直不知自文子薦之者正使聖人微顯闡幽之心躍躍不能自禁○稱語衆公被薦而不知師德及門而終抑宰相須具此器識記同升而不記其薦賢正見文子大臣作用大臣風度

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精義尹氏曰臧文仲知展禽之賢而不擧孔子謂之竊位公叔文子擧其家臣與之並列孔子許其文孟子曰不祥

之實蔽賢者當之亦猶是也○或問聖人之於文子取其惟賢是擧而無今昔貴賤之嫌所謂文者正以其倫理明順粲然而可觀耳○述朱順理成章四字不平如或問之說爲是謂若僎之賢理所當薦而薦之是爲順理成章即在順理上見○蒙引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孔子意不在此只是順理而成章之意看註中亦字○厚齋馮氏曰文子卒其子請諡諡以貞惠文子事載檀弓蓋以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衞國之社稷不辱故諡以文初不爲薦其臣僎同升諸朝而謂之文也特夫子稱其可以爲文有以見文子之不愢其諡耳○說統文子得諡爲文衞人曾無議及此者夫子特爲拈出言只此一事便無愢於文蓋極取其事非解諡法○異因之曰人臣之病有六一種忌後來之賢恐此後功名出我之上一種自尊卑人不肯與若輩並列此皆曖昧私情文子休休有大臣風度光明俊偉故曰可以爲文○按此章是專美薦賢不比孔文子章是論諡法然亦因文子之諡爲文偶爾此一亦而流遷蹤蔡一似他人俱置若罔聞而夫子獨聞且前此不聞而今此始聞無限深情亦正從一諡中溢於言表但不得

實括前案更定諡議則轉欲少味耳○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

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或問小註三件合看來總不出順理二字○慶源輔氏曰知人智也忘己公也事君忠也有是三者則理順章成而粲然可觀矣安得不謂之文哉

○子言衞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音扶喪去聲

喪失位也蒙引無道大槪謂其彝倫不叙綱紀不張此句是總括語其中云云最多故康子承之曰夫如是夫如是三字有所指不止是云無道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卽孔文子也三人皆衞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

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精義謝氏曰仲叔圉祝鮀王孫賈其德未必優而其才可使也靈公能用其所長雖未可以致治然事亦無廢滯矣○侯氏曰官得其人則政事擧君雖無道紀綱存焉奚其喪○雙峯饒氏曰治賓客得其人則朝聘往來之際無失禮鄰國而不至於啟釁召禍治軍旅得其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治宗廟得其人則籩豆靜嘉牲牷肥腯而神人胥悅三者皆國之要務故得其人亦可以無喪○胡氏曰如賈之竊權鮀之善佞治世之罪人也然事神治軍各有所長而用之使各得以盡其所長耳○東陽許氏曰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言乃若此可見聖人不以其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用人當以此爲法但欲當其才耳○蒙引三句主衞靈公用人言不主三人之才言○輯語此只就衞靈之宜喪而推論及其能用人尚有此一着足以不亡耳非謂人君所重在用才而不妨無道也衞多君子靈公若能用之豈止不喪哉僅能用不賢之才而不能用君子正坐無道不能修身飭行以知人耳

○尹氏曰衞靈公之無道宜喪

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詩大雅抑之篇競強也言莫強於用人則四方其以爲訓矣。○〔南軒張氏曰〕以衛靈公之無道。然所用得其才。猶足以無喪。雖然僅能維持使之勿喪而已。若身正於上而用得其人。則孰能禦焉。○〔司馬溫公曰〕衛靈無道。得仲叔圉鮀賈三子。而孔子以爲夫如是奚其喪。齊文宣荒淫狂悖。甚於桀紂。然而知楊愔之賢。悉以政事委之。時人以爲主昏於上。政清於下。況以聖君而用賢臣。是猶王良之御六驥。孟賁之揮干將。何適而不達。何擊而不斷哉。

〇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大言不慚。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附義〕楊氏曰。其言之不怍。而行必欲揜焉。則難矣。此古者所以言之不出也。○〔或問〕言之爲之正指一事。乃其口所謂善而力不能爲者。○〔南軒張氏曰〕易其言者。實必不至。若聽其言而不怍。則知其爲之也難矣。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而仁者之言必訒。○〔蒙引〕此如人之負擔者。必自度其力之强弱。而量其所負之重輕。然後擧可勝而行可至。若先不自揣量。而誇大其言曰。我欲擧百鈞。我欲擧千鈞。則無必擧之志。而擧之必不能勝矣。○〔輯語〕不待其爲。只在言時已知其必難。理固如是。然此是對面人說話。在其人身上講。原自有踐不怍之言之難處。若也只在言時說竟道理。便有不足也。○〔按〕則字語脉甚緊。無必爲之志。只說當下勘定。然夫子不說他不爲。却只說爲之也難。一似不欲遽絕之者。故註中又剖出欲踐其言一層。實則踐言之難。原也只就當下勘定。何者。恥心既亡。結底終無成就。原不是待他徐徐爲之。然後知其難也。

〇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悼公陽生子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五月壬申。成子殺子我。〔卽闞止〕庚辰。執公於舒州。甲午弑之。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朝音潮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文集〕春秋之時。三綱淪矣。孔子請討弑逆。此天下之大幾也。斯事一正。三綱可整。天下事可次第擧矣。沐浴而朝。敬其事以卜天意也。○〔蒙引〕天子討而不伐。此云討者。正所謂人人得而誅之也。

公曰告夫三子二告夫音扶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强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

深矣。或問當是之時魯之兵柄分屬三家哀公雖欲從夫子之言然不告三子則兵不可出而孔子之意乃不欲往告何哉曰哀公誠能聽孔子以討齊則亦召夫三家而以大義詔之耶理明義正雖或不悉而孰敢違之哉今無成命而反使孔子往而告之則是可否之權決於三子而不決於公也況魯之三家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必矣是則不惟名義之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夫子以君命之重不得已而一往焉尚冀其萬一之或從也而三子果以為不可則復正言之以明從違在彼雖不敢必而君臣大倫所係之重雖欲不告而不敢以已其所以警夫三子者亦深矣○語類問三子有無君之心夫子所以警之曰須先看得聖人本意夫子初告時眞箇是欲討陳恒後人却看得聖人此言可以警三子然非是聖人託討陳恒以警三子聖人之心不如此迂曲○輯語弑君人倫之大變法所必討魯之於齊尤親近當討夫子嘗為司寇雖告老分當告君以討雖微三家義必告也警強臣無君之心兼及之意耳若謂專為三家而發小看了聖人此告矣○厚齋馮氏曰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焉而不復書

陳恒之事蓋有所傷感焉而魯事不可為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

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

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

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

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

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

終不從之可勝惜哉精義伊川又曰孔子之仕於魯欲以為兆得可為處便為如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一事正則百事自已不得傳言以魯之衆伐齊之半此非孔子請討之計如是則孔子只待去載力借使言行則亦上有天子下有方伯須謀而後行又曰孔子請伐齊以弑君之事討之當時哀公能從其議孔子必有

處置或問程子以左氏所記以魯之衆加齊之半為非夫子之言然則夫子之戰將不復較其力之強弱而獨以大義驅之耶曰程子之言固有是矣然其所謂必有處置之謀而後行之者則亦非不量力而浪戰也但其意以為夫子之告魯君必明君臣之大義以見弑逆之大惡天下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在隣國而可以不討之乎而其為計則必請其君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舉天下之兵以誅之也以天下之兵討天下之賊彼雖衆亦將奚以為哉固不當區區獨較齊魯之強弱而以天下之公義為一國之私也左氏所記蓋當時傳聞之謬以衆人之腹為聖人之心而程氏門人記其師說又不能盡其意之曲折所以啓讀者之疑耳○語類問程子云誠若左氏之言是以力不以義也曰聖人舉事也不會只理會義理都不問些利害事也須是可行方得但云以魯之衆加齊之半須是先得魯之衆方可用齊之半蓋齊之半雖未必難動而魯之衆却未便得他從然此事聖人亦必曾人思慮但却不專主此也按此則左傳之說朱子亦未嘗盡抹又曰哀公若委之孔子孔子須有計畫以處之必不空言而但已也意孔子

若哀公委之以權必有道理以制三子但有些罅發事便可成即舉國不從而三子內一箇動便得胡氏曰

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

也。或問程子以為必告之天子而胡氏乃有先發後聞之說何耶曰考之春秋先王之時疑必自有此法凡弑君者人人得而討之如漢所謂天下共誅之者然事非一槩告與不告又在乎時義之如何使其地近於天子而可告事未迫遽而得以告或力之不足以敵而不得不告則告之而俟命以行甚則或不俟命而遂行皆可也使其地之相去也遠其事機之來也不可以少緩而吾之力又自足以制之而乃區區焉循請命之小節忘弑逆之大罪使彼得以植其根固其黨或遂奔逸而不可以復得則任其事者亦無以免乎春秋之責矣夫以魯之弱而欲討齊其請於天子理勢固有當然者但楊氏以討之一字而決其必請命焉則亦太拘滯矣○四書通程子所謂上告天子者經也胡氏所謂先發後聞者權也然先發後聞謂魯非謂孔子也胡氏語未為達意○按外註程胡二公之說在當

年時勢似均有難行然大義自不外此故朱子備論之愚亦備錄以見朱子之析義更精無容偏滯一說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語類〕犯只是有犯無隱之犯如三諫不從之類諫便是犯也○范氏曰

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爲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

而後犯也〔語類〕問子路豈欺君者莫只是他勇便解恁地否曰是恁地子路性勇凡言於人者要他聽或至於說得太過則近於欺如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驪山不可行若行必有大禍夫驪山固是不可行然以爲有大禍則近於欺矣要之其實雖不失爲愛君而其言則欺矣○問如何是欺曰有意瞞人便是欺曰看得子路不是瞞人底曰無臣而爲有臣乃欺也○〔南軒張氏曰〕盡誠而不欺犯顏而納忠事君之義大要盡是矣然勿欺其本也勿欺矣則誠信充積必不得已有時而犯之則有以感動也若忠信有所不足則於事君之道爲未盡而徒以犯顏爲事亦鮮味矣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之萌皆爲欺也以子路之剛強懼其果於犯焉故告之以勿欺爲主於雙峯饒氏曰事君以不欺爲本然不欺甚難須是平日於慎獨上實下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家好貨好色却諫其君勿好貨好色這便是欺○蒙引子路多强其所不知以爲知如使門人爲臣一節則勿欺固子路之所不足至於犯疑若非子路所難者然季氏伐顓臾夫子責其不能正救則犯亦非易矣故六字作一句讀者非范氏說置在圈外者以此看來朱子取范氏註只在先後二字非打併說也然先後二字亦要看得平正○愚按本文一戒一歎自是兩面平說而語脈一串上截也字徵噿下截而字側遞相生相足意墨在離卽之間時解每提起犯之似勿欺專爲犯而然此蒙引所以微不滿於范氏語也但下截自是條上截說以勿欺因在乎時而欺與不欺在臨犯時尤宜兼取輕看犯字不得脫却勿欺尤不得蓋既巳勿欺到得應犯時非其欲犯自不可不犯耳南軒說最精但云懼其果於犯雖對釦子路猶似稍偏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精義伊川曰君子爲善只有上達小人爲不善只有下達楊氏曰君子小人之分善利而巳孜孜爲善則爲舜非上達與孜孜爲利至於爲跖非下達與○〔語類〕君子上達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下達一日沉淪似一日○問日究汙下究字之義如何曰究者究竟之義言究竟至於極也小人徇人欲只管被他墜下去只見沉了如人墜水相似因又言究竟之義初間只是差些子少間究竟將去越見差得多今人做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不肯當下覺悟便改卻只管去救其失少間救得過失越大無不是如此○此只是初間用心分毫之差耳下達者只因這分毫有差便一日昏蔽似一日如人入淵泥中行相似只見一步深似一步便淪身陷沒不能得出也君子之學既無所差則工夫日進日見高明便一日高似一日○上達是曉得透徹到那總頭處不特知到這裏行也到這裏○蒙引天理本自高明也君子循仁義禮智之天理故日進於極仁極義極禮極智高明之地矣人欲本自汙下也小人徇乎聲色貨利之人欲故日究於汙聲惡色私貨邪利汙下之地矣高明汙下貼本文上下字日進日究貼本文達字○兩達字中皆有積漸至極之意○〔論語述〕君子循天理亦尋常事耳而不知其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亦尋常事耳而不知其日究乎汙下以終身成就上達下達之殊如胥壤懸絕而其初只在循理徇欲兩端人苟有不甘於汙下之志烏可不惕然猛省翻然改圖也○〔輯語〕不上卽下不君子卽小人直無中立之地故凡說中立者必下達必小人也○譬之一條山嶺大路工吾在此上下者在此下更無中間立往之不上不下之人要之畢竟上者喫力而下者勢順故下多而上少其有中立往脚者乃掙挫不上之人巧爲變下之計才不上必造下蓋其心其勢巳入於下到底山嶺中間無棲泊處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爲去聲

程子曰爲已欲得之於已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精義〕呂氏曰爲已者自信而已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爲人者人不用則不學人不知則不修○〔語類〕爲已爲人只是初間用心分毫之差○這須要自看如一日之間小事大事只道我合當如此便如此做這便是無所爲如讀書只道自家合當如此讀合當如此理會身已才說要人知便是有所爲如世上人才讀書便安排這箇好做時文此乃爲人之甚者○學者須是爲已譬如喫飯寧可逐些喫令飽爲是乎寧可鋪攤放門外報人道我家有許多飯爲是乎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知○或問小註須實實從學字中看出兩邊心中所爲不同處來程註兩欲字是學底主意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爲已爲人之別直見得透却旋旋下工夫則意思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爲文日工終做事不得○〔居業錄〕學不爲已根本已失讀書窮理皆非自已之物○〔雙峯饒氏〕曰此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箇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古之學此者其心欲得之於已今之學此

者其心要求知於人如三年學已自是了但志在於穀則非爲已之學也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異孔子之時世教雖衰其學之陋尚未至此○〔新安陳氏〕曰同一學也爲已爲人之間古今之不同如此分焉學者當審其幾於用心之初可也○〔愚按〕心術異而世運隨之蓋即同爲學者而古今人不相及如是夫子於此不勝慨焉伊川又曰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已即仕學一轉換閒而所慨愈無窮矣

○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已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已〔或問〕其曰成物則固非爲人之謂曰喪已則其爲人也亦非謂其有濟人利物之心也○〔語類〕問伊川此言與前說不同何也曰此兩段意思自別前段是低底爲人後段是好底爲人前爲人只是欲見知於人而已後爲人却是眞箇要爲人然不曾先去自家身上做得工夫非惟爲那人不得末後和已也喪了○〔按〕兩說固似微有差別然或問於其喪已勘破爲人亦非有濟人利物之心可見他眞箇要爲人亦只是欲見知於人耳故當以前說爲正

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按〕所學同而所以學者不同一念之差古今之判故朱子復以用心得失之際爲學者錞于申之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下同

蘧伯玉衞大夫名瑗孔子居衞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已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或問〕蘧伯玉使者之言極有味學者所宜熟玩而深省焉○〔紹聞編〕非向裏爲已之人必無心於欲寡其過非篤心精進而省身克已常如不及之人則必自謂其過之已寡今伯玉以欲寡其過爲心則見其所以戒警於先而不敢至於有過懲切於後而不復容其貳過者固已隨事用其力矣而其心則常若有不及改之過有未能遷之善此其省身克已常若不及之意何如哉或曰如是則伯玉之過已寡而其自視則若未能乎曰非然也言其欲寡之心誠切而常能自見其所未至也故集註引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可見矣○〔翼註〕留心克治底人始覺過易滋而難化但只要寡少還是難底註但字猶字宜深味〔按〕此亦就本文語氣咀吮得之須看一語中有無限曲折欲字而字也字至今猶有絃外之音若竟與分明說破便覺語言少味○〔輯語〕寡過未能不要從功力中見缺陷正要從缺陷中

見功九。〔按〕此語可微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精義〕楊氏曰欲寡其過非克己能如是乎。使者對之無溢辭而伯玉之賢益彰故夫子善之。〔通〕氏曰世蓋有欲言人之賢而未知所以言者使者以此稱伯玉亦可謂知言矣故夫子與之。○〔南軒〕張氏曰伯玉之使其言雖謙而意義永事情稱也。夫欲寡過而未能非篤於進德修業者莫知此味則伯玉之賢可知矣而其使亡才亦可知矣。○〔慶源〕輔氏曰使者不以伯玉之德著見於外者言而以伯玉之心克治於內者言且曰欲而未能不獨其言謙抑卑下而又深有得於聖賢克己之學常如不及之意可謂知德而能言者矣。○〔新安〕陳氏曰欲寡過則不自是不謂已能寡過則不自足此檢身常若不及之心也進善其有窮乎非伯玉之賢不能如此存心非使者之賢不能知伯玉此心宜夫子有味其言而深賞之。○〔蒙引〕人但知使者之善於辭令而不知其惟深知君子之心所以為可取也。假令伯玉未能如此而使者云然。夫子未必許他。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本出淮南子。註云莊子乃適誤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此則本莊子則陽篇。○〔語類〕化是舊事都消融無固滯。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條辨〕使乎一贊、口中咏歎使者。意中實深契伯玉蓋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夫子實信得伯玉如此、使者便能道得如此、此其所以可美也。○伯玉使來夫子坐問使者傳言都要看得是一線上事。方見聖賢以道相勉。以神相遇之妙。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易艮卦大象傳辭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曾子蓋嘗稱之。〔或問小註〕此是泛論其理。直從曾子身上。體貼出來。方與艮象有會。○〔四書通〕艮止也。思不出其位。身之所處止其所。心之所思。亦止其所也。○〔輯語〕此是曾子省身思誠之學。於艮象有會。故畢來做箇話頭。以自警策。又曰曾子嘗解此言。已離郤兼山講矣。不必復糾葛一陽二陰之說。○位無思則失官。思出位則無物。不出位者。正位中無不盡也。當然有理。隨時有義。含此盡浮游謬妄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按〕或問精義俱合上章五說。今既以上章為重出而置之。卽不必更從類記起見矣。○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此二句亦微牽合上章語意不必泥。○〔南軒〕張氏曰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也。非有主於中。其能然乎。○〔勉齋〕黃氏曰位身所處之地也。為君則思君道。為臣則思臣道。此位也。當食則思食。當寢則思寢。此亦位也。越所處而思。則為出其位矣。○〔輯語〕位者所處之分。萬事各有其所。艮所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原都在事物上看。就身所處而言。○〔讀書錄〕止則靜而精明。不止則紛擾而雜亂。○〔按〕艮象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可以想艮止之妙。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

恥者不敢盡之意須看不敢字意字。直從君子心窩中想出恧然無以自容光景。過者欲有餘之辭須看欲字。欲有餘耳。非眞能有餘也。然過字不如此說不得。故為欲有餘之辭。○〔語類〕過循行過恭喪過哀之過謂力行也。〔愚按〕此與行過恭喪過哀亦似微有別。體味集註自明。○〔或問〕加精義諸說當作恥其言之過其行。乃與意合。按本文恐其當為兩事也。恥其言者常若有愧[illegible]及其行也。過其行者。常若勉強而使有

餘於言也。○〔厚齋馮氏〕曰恥之者恐其言之浮於行也過之者欲其行之浮於言也。○〔愚按〕此亦與或問互說義同然鄙意以爲旣當爲兩事恥不必說到恥躬之不逮只就其言時徑情率意便有可恥過亦不必說到行過於言只就其行時勇往同前便自欲過如此看覺與語意似更警切。又按夫子常時說訥言敏行尚只是平等說此處不惟曰訥而直曰恥不惟曰敏而直曰過較常說又倍上一重君子矯輕警惰之心更十分出力。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知去聲

自責以勉人也。〔精義〕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知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明道〕曰此則其德耳其理則一也不得此道而不憂者仁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知勇亦然。〔述朱〕不憂惑懼從仁知勇看出仁知勇又從君子之道看出方與上論別此條向誤列彼處爲正之。○〔宋子〕曰道體無窮聖人未嘗見其有餘也亦有勉進學者之意〔述朱〕實講出望道未見之意則自責意透而勉人意自見於言外要知此三者是盡性事必期其能而非易能又不可安於不能則自責正無了期也與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一般。○〔翼註〕仁者知者勇者總是一君子勿作三樣人〔愚按〕三者字總是想像君子之道不憂不惑不懼亦總從君子之道想像出來而我無能意自隱然流露於言外。○〔輯語〕到聖人地頭看憂惑懼愈微正是知仁勇極際說我無能焉正然見體象〔按〕下文子貢夫子自道処恰好會心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或問小註〕這一章要看出聖人謙抑意思來其曰我無能皆實見其分量之無窮而有歉然不自足之心非自見其能而故爲謙辭也謙辭正是聖人造詣高深至此不覺直道其衷道字當不得謙字而謙意實在自道之中〔按〕集註不直訓爲謙辭而曰猶云謙辭須將子貢之智足知聖與聖人望道未見之心熟會看出則謙字旣有地步而猶云之義亦得矣。○〔語類〕東萊說聖人無謙本無限量不曾滿此說也有些意思然都把聖人做絶無此也不得聖人嘗有此般心在如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分明是有功有勞却不曾伐〔愚按〕東萊之說於夫子境地尤合朱子乃是子貢意中語。○

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按〕此在夫子亦非必有心排列先後但一是就知仁勇而言一是從君子之道我無能焉想像而出兩章神理自是不同若從先後較量無論夫子當日無此成心卽子貢亦豈必因此之爲成德別於前篇而謂夫子自道尹氏亦只據義理言之明其序之所以不同耳又按困勉錄云本章重在上半截當云仁者自能不憂上論則當云必不憂然後爲仁者以此區別細思亦不盡然看彼處集註亦何嘗不重上半截耶但一爲實詣一是虛摹此則確乎有辨耳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夫音扶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精義〕呂氏曰方人非不謂之學然有急於方人者故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語類〕夫我則不暇學者須思量不暇箇甚麽須於自已體察可見。○子貢方人而孔子自謂不暇蓋以學問之道爲有急乎此者故也。○〔齊氏〕曰孔子之於道也未得之則發憤忘食既得之則樂以忘憂而何暇於方人。○〔厚齋馮氏〕曰子貢自覩與夫子孰賢而能爲夫子之所不暇爲耶。○〔吳康齋〕曰日夜痛自檢點且不暇豈有工夫檢點他人責人密自治疎矣可不戒哉。○〔條辨〕須知不是方人便是病只這專務方人之心是病也患不知人將此心收拾轉來便成爲己之學今專務此便是一心向外才向外卽不是自治爲己之功集註專務二字最要好看○則字甚緊切自治剋斷全在此字中見

○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

已獨至如此[條辨]乎哉只訓疑辭若作詰問之辭則語意逕直不得聖人口吻不但賢乎哉不逮下貶語並夫我不暇亦只是自貶人非貶賜也深抑之意卽在自貶之中[按]此所以爲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條辨]患不知人章重在知人求爲可知章與患立分說單對于譽此與病無能章語有倒順而意亦少異彼是表君子之心病無能而不病莫知此言凡學者不當患人不已知而當患不能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胡氏]曰失於務外學者之通患聖人每欲其反己以自功故不一言而已也○[南軒張氏]曰四端五典雖聖人不自以爲能盡也而況於學者其不能之患何有極乎而何所願乎外也若有一毫患人不已知之心萌

於中則其害甚矣○[義府]學之而成謂之能既已能之而人莫之知則其能亦無自而展矣然能不能在己知不知在人在人者非吾所能預而在己者當自勉也○[鄒東郭]曰學而求能乃爲己之實功若謂求能以爲人知地則猶然是患人不已知之心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文集]如云求之與抑與之與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皆是畧反上文之意也又曰凡抑字皆是挑轉言語[按]此見本章主一直說下者非是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爲賢也[精義]呂氏曰不見其詐不逆謂人之詐不知其不信不億度人之不信也雖然君子豈容物之見欺獨乎事幾之先不容詐與不信加乎己[或問]論之曰其云獨乎事幾之先者亦善但以爲豈容人之見欺而不使詐與不信加乎己則失之矣君子之先覺也亦燭理之明自然而覺如謝氏之說耳若如呂氏之云則與逆詐億不信者亦奚遠哉[謝氏]曰賢者於事能見之於微謂之先覺如履霜可以知堅氷也不知者遂妄欲逆詐億不信則過矣蓋未知先覺之所爲先覺也[伊川]曰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語類]雖是不逆詐不億不信然也須要你能先覺方是賢蓋逆詐億不信是不見那人便逆度之先覺却是他詐與不信底情態已露見了自家這裏便要先覺若是在自家面前詐與不信却都不覺時自家却在這裏做什麽理會甚事便是昏昧呆底相似此章固是要人不得先去逆度亦是要人自着些精采看方得○問不逆詐不億不信如何又以先覺爲賢曰聰明底人便自覺得如目動言肆便見得是將誘我燕王告霍光反漢昭帝便知得霍光不反燕在遠如何知得便是他聰明見得豈非賢乎若當時便將霍光殺了安得爲賢○人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而逆以詐待之彼未必不信而先億度其不信此則不可周子曰明則不疑

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爲明皆至暗也唐高宗之流是也○[文集]逆詐億不信恐惹起自家機械之心胡明仲云逆億在心則是自詐自不信也○又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理地明白則私智無所用之矣○逆詐是那人不曾詐我先揣摩道那人必是詐我億不信是那人未有不信底便道那人必是不信我先覺則分明是見那人已詐已不信○[馮氏]曰逆億如人在室外而料室中之虛實先覺如明鏡照物而物無遁形此非格物致知洞然明白者不能也○[四書通]逆億是以意見推之先覺是以義理照之○[紹聞編]詐不信雖以意度而人之情僞可以理知君子無他術以先覺理明而已○[蒙引]天下之人防範過密者多逆億之私其不億逆者多墮於小人之計今也不逆不億然却於人之欺我疑者未嘗不先覺則既不先事而預料人之姦而亦不臨事而墮小人之計斯其爲賢矣乎○[按]逆億之人亦未嘗不自謂先覺故註中特下自然字見此之先覺與逆億不同亦字卽對逆億而言而抑字却與之畧反則此間自微有一折作兩層看是字固統承上文而語氣却與抑亦字尤緊相呼應體味內註自極分明

○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

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精義〕元本云君子一於誠而已推至誠可以前知故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或問〕駁之曰至誠前知中庸自誠而言耳至於此則初不爲至誠而發也蓋言人不當預設猜防但又不可爲人偏於聽而失之若如其說其以抑字更端亦可見其非是也與○〔語類〕問楊氏誠則明矣之說曰此說大了與本文不相干蓋此章人於日用間便要如此〔按〕誠明之說或問語類皆闢之時解宗之非是又蒙引云范氏謂未有誠而不明者則是誠生明之意非本意矣故在圈外○〔輯語〕以語勢言之則以不逆不億却又先覺也以道理論之推其不逆不億所以先覺也〔愚按〕不逆不億所以先覺就道理懸空推論一層亦得此集註所以存楊氏說也但本義只合就語勢挑撥層折分明意理方爲員穩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按〕楊氏此三語又未嘗不與內註相脗合不必因上三語騎墻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與平聲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

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給以悅人也〔語類〕微生畝蓋晨門之徒當時多有此般人如棘子成亦此類○〔集解〕栖栖指聖人行蹤爲佞有干時求用意兩爲字相呼應無乃從何字轉出言若非爲佞何爲爲是栖栖有令人不可解者與字乎字豈用是詰問之辭故朱子謂其辭甚倨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或問〕微生蓋自以隱遁忘世爲高謂夫子之委曲憂世爲佞是以夫子卽其意而反之使知其所謂高者是乃所謂固而已留○〔雙峯饒氏曰〕栖栖如鳥之栖木而不去畝以退隱爲高見孔子歷聘疑其以口給取悅殊不知聖人以萬物爲一體以天下得所爲極致仕止久速如天地四時之變化而常以生物爲心豈若小丈夫之執一而不通耶○〔蒙引〕惡是聖人自惡執一不通之事非惡執一不通之人也然曰非敢爲佞則夫子固非佞矣曰疾固則微生自爲固矣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胡氏曰〕不恭則失長幼之序不直則失義理之正○〔集解〕上文與字乎字是詰詞夫子答他兩也字正解其所以栖栖之故首句先撇却佞字注下疾固皆夫子自謂非有意譏畝然固字亦正對畝病症蓋聖人從世道起見自不可不有以箴之不獨以其與己異趣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胡氏曰〕調者習熟而易控御也良者馴服而不踶齧也○

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

哉〔語類〕問有德者必有才有才者不必有德後世分才德爲二者恐失之曰世固有有才而無德者亦有有德而短於才者夫子亦自以德與才分言矣○〔精義〕謝氏曰有德然後可以語才無德而有才不免爲小人自古英雄何嘗不以才稱惟其無德是以必爲天下禍〔侯氏曰〕所謂君子者德也力奚與焉〔或問〕驥之曰聖人之意特以驥雖有力而所稱者則以其德而不以其力耳若君子則非無用於才也周公之多才藝夫子之多能豈非才乎特以爲居公孔子者則不以才稱而以德稱耳侯氏謂力奚與焉則所謂驥者亦奚以異於駑駘哉○〔胡氏曰〕驥之任重致遠非力不可然有力不足言必言其調良也故觀人者不當言其才而當言其德人亦不可徒恃其才而當以德爲主也〔按〕人當以德爲主是正意觀人者不當言其才是客意本文是爲驥之所以得稱而言非人爲稱驥者言乃借成語非惋惜語與松栢章一例泥稱字作事外感慨者非○〔雙峯饒氏曰〕驥者良馬之稱馬中之驥如人中之君子驥非無力然其所以得驥之名者以德不以力君子非無才然其所以得君子之名者以德不以才又曰驥所謂德者亦

在力處見之善用其力便是德若單指調良則凡馬所有又不足稱矣○新安陳氏曰此與歲寒松栢章比即詩六義之比愚按正意自在言外當年開示人微指但長哦本句自有會心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老子道德經恩始章曰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語類以德報怨不是不好但上面更無一件可以報德譬如人以千金與我我以千金酬之便是當然或有人盜我千金而吾亦以千金與之却是何理視與千金者更無輕重斷然是行不得也○按夫子不與

遽言報怨之宜何以且先折他報德之更無以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當頭一詰其說立窮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語類聖人答得極好以德報怨乃過德以怨報德豈是人情以直報怨則於彼合爲則爲是無怨也禮記云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言如此亦是寬身終不是中道○說統只重以直報怨一句而以末句足之○愚按上一句見報怨宜以直不宜以德也下一句見德乃所以報德非所以報怨也俱緊對或人兩面駁盡○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或問以德報怨亦可謂忠且厚矣而夫子不之許何哉曰是亦私意之所爲非天理之正也夫有怨有德人情之所不能無而所以報之各有所當亦天理之不能已也顧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之敎使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一視夫理之當然而不以己之私意與焉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爲公平忠厚哉然而聖人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夫君父之讐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孝子之心爾若或人之言則以報怨爲薄而必矯焉以避其名故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是則誠若忠且厚矣而於其所德者又將何以報之以德之上無復可加若但如所以報怨者而已則是所以報德者僅適其平而所以報怨者反厚於德且雖君父之讐亦將有時而忘之也是豈不反爲逆人情悖天理之甚哉曰然則君父之讐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

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卽所謂直也周公之法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此可以見聖人之心矣曰然則楊氏所謂小加委曲如庾公之斯者何如曰此意善矣而亦有未盡也蓋天下之事有公義有私恩二者常相得焉則盡其道而不爲私可也不幸而或至於相妨則權輕重而處之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恩伸於下然後可爾若小加委曲而害於天下之公焉則亦君子之所不敢爲也

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語類問註謂指意曲折反復微妙無窮何也曰以德報怨本老氏語以德報怨於怨者厚矣而無物可以報德則於德者不亦薄乎以德報德蓋他有德於我自是著饒潤他些子所謂公義行於上私恩伸於下也以直報怨當賞則賞之當罰則罰之當生則生之當殺則殺之怨無與焉不說自家與他有怨便增損於其間呂中公爲相曾與貢種民有怨却與之郡職那裏人多少被其害貢素無行元豐中在大理爲蔡確應大中公亦被誣構及公爲相而貢得罪公

復爲請乞寬其罪懲果以爲臣與有私怨賈負得減其罪此以德報怨也然於大義都背了蓋賞罰出於朝廷之公豈可以己意行乎其間以直報怨則不然如此人舊與吾有怨今果賢耶則引之薦之果不肖耶則棄之絶之是蓋未嘗有怨矣老氏之言死定了孔子之言意思活移來移去都得設若不肖者後能改而賢則吾又引薦之矣按語類元本二條互有同異茲倂輯爲一從紹聞編○蒙引以直報怨須道理何如耳理當愛當取則愛之取之初不以其有怨於我而不愛之不取之也如理在所惡在所舍從而惡之舍之亦不以其有怨於我而避嫌故不惡不舍之也只看道理如何一似未曾有怨一般所謂直也以德報德愛憎取舍雖有加厚意然君子亦未嘗以私情害公義公道上去不得處不可厚亦難強要厚必不把法度都賣了然則報德亦顧道理如何○〔輯語〕聖人應事接物如匠之新字四方上下俱關箇接縫乃可或人之論只是一處好看不知他處不合者多則此一處原未的當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夫音扶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語類〕問子貢又不曾問夫子告之必有深意莫是警子貢否曰論語中自有如此等處如告子路知德者鮮告曾子一以貫之皆是此類此是大節目要當自得這卻是箇有思量底事要在不思量處得又曰此語乃是提撕子貢

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語類〕莫我知也夫夫子忽然說這一句做甚必有箇着落處當時不特門人知

孔子別人也知道是聖人今夫子都恁地說知子貢之意明想見也大故知聖人但尚有知未盡處故如此說子貢日何爲其莫知子也子貢說是他不爲不知夫子所以怪而問之夫子於是說出這句大抵都是退後底說話這箇不喚不響在這裏但說是不怨天於天無所怨不尤人於人無所作下學而上達自在這要做自理會得知木無石加木無風貼貼地在這寔人亦無絲知得而今人所以知於人者都是兩邊做得來張眉答眼大驚小怪知我者其天乎便是人不及知但有天知而已以其與天相合也此與對付葉公之語界相似都是放退一步說○問不尤人易不怨天辨何以能不怨天日未論恁地且先看孔子此段本意蓋孔子當初歎無有知我者子貢因問何爲莫知子夫子所答辭只是解何爲莫知子一句大凡不得於天則怨天不得於人則尤人我不得乎天亦不怨天不得乎人亦不尤人與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人事之卑與衆人所共又無奇特聳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着知何能知得我知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默契耳以此見孔子渾是天理○不怨天不尤人

聖人都不與己相干聖人只是理會下學而自然上達下學是立脚只在這裏上達是見識自然超詣到得後來上達便只是這下學元不相離下學者下學此事上達者上達此理○方其學時雖聖人亦須下學如孔子問禮問官名未識須問問了也須說及到達處難下思也會達便不愚了某以學者多不肯下學故下此語問何謂達日只是下學了意思見識便透過上面去○學之至卽能上達但看着力不着凡十五而志於學下學也能立則是上達矣又自立而學能不惑則上達矣層層級級達將去自然日進乎高明○未到上達只有下學○下學上達雖是二事只是一理若下學得透上達便在這裏○問下學上達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山不要說高了聖人高了學者如何企及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問有一節之上達有全體之上達日不是全體只是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不是別有一箇大底上達又不是下學小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今之學者於下學便要求玄妙則不可灑掃應對從此可到形而上未便是形而上愚按此係最說得四平八穩形而上者謂之

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固不離乎器然必須於形下字見到形上處方爲上達此際一而二二而一只在一而字中訓分曉而字作縮上可作折下亦可然宋聖人語意都是縮上分數居多○下學是低心下意做到那做得超滋被是上達○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這三何與發積忘食三句以爲夫子自譽則又似自貶以爲自貶則又似自譽○問知我者其天乎只是孔子自知否曰固然只是這一箇道理〔按〕此正是解莫我知之意道理自意神氣自處粘滯不得○〔或問小註〕天知只是自知自知只是下學須要與莫知對說○〔或問〕不怨不尤下學上達何以人莫之知而天偏知之也曰其不怨不尤也則不責之人而責之己其下學人事也則又不求之遠而求之近此同無與於人而不駭於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耶及其上達而與天爲一焉則又非人之所及知者而獨於天理相關耳此所以人莫之知而天獨知之也○〔蒙引〕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三句意不際下學二字就套在不怨不尤裏下學卽自修之實也大凡怨天尤人者必不知反己反己自脩者自然無怨尤但反己自脩則理在事中事亦非理外便自然漸進矣此皆朴實頭爲己而非有所歆動於人處固非所以致其知抑亦非人所得而知也大註此但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直解到知我者其天乎住〔按〕無以甚異於人兼上達亦在內蓋夫子語意本是說上達便只在下學故均之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或問〕及語類中有作兩層挑剔者如所云兩頭蹉過乃自後人看得如此於理固然然在夫子口中須照集註本義看下面然深味其語意亦是朱子推論云然在本文口氣外○〔松陽講義〕聖人一生只做得下學工夫所以先言不怨尤者下學須從不怨尤始吾人一開口一舉念便涉怨尤如何能下學下學○〔說統〕不怨不尤正是聖人下學盡道於天人之間處

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

〔語類〕聖門自顏曾以下惟子貢儘曉得聖人多是將這般話與他說他若未曉聖人豈肯說與但他只知箇頭耳惜乎見夫子說只如此住了如予欲無言予一以貫之也只如此住他若有所默契須發露出來不但已也如曾子問一貫語便曰唯子貢便無這處

○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語類〕問意在言表曰如下學只是下學如何便會上達自是言語形容不得又曰因其言以知其意便是下學上達又曰此亦無可說說那下學上達便是意在言表了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或問〕下學而上達者言始也下學而卒之上達云爾今程子以爲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何也曰學者學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卽夫形而下者而得其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哉○〔語類〕下學上達雖是兩件理會得透徹融合只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見得箇理便是上達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然亦不離乎人倫日用之中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學耳果能學安有不能上達者○〔蒙引〕聖人下學便上達如何說循序漸進如程子說忒緊了程子只恐人認上達在下學外故云若孔子本意却是謂我只管下學而自然至於上達不是方下學便一蹴到上達處只是上達不在下學外耳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語類〕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然人亦有下學而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得不是當若下學得是當未有不能上達釋氏只說上達更不理會下學然不理會下學如何上達〔按〕習而不察畢竟是不曾下學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諡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吳氏曰〕市朝不過連言之左傳晉殺三郤尸諸朝殺董安于尸諸市賤者在市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或問子路非王佐之才宗臣非卿相之任其爲用舍無足言矣而孔子以道之廢興係焉何也曰此墮三都出藏甲之時也道之興廢故於是乎在焉曰侯氏以命爲天理何也曰命者天理流行賦於萬物之謂也然其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而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而爲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興厚薄之命惟所遇而莫逃此章之所謂命蓋

指氣之所運爲言而侯氏以天理釋之則於二者之分亦不察矣○語類這命字猶人君命人以官職是教你做這事天之命人亦是教你去做這箇但做裏面自有等差○或問小註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爲衆人言也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此章命也是爲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爲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無可奈何處何須說命如下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得聖人更不消得言命○齊氏曰魯爲公室之蠹者莫如季氏孔子爲政於魯大率欲裁其僭而勇於承令以出藏甲墮郈費者子路也公伯寮愬子路固將假以沮孔子也故孔子不爲子路禍福計而爲吾道與廢計然景伯欲肆寮於市朝而孔子以爲寮如命何蓋以吾道行與不行係於天之命與不命而不係於寮之愬與不愬也故景伯尤諸人而孔子委之天○慶源輔氏曰聖人純是義理義所當行則行義所當止則止處利害之際惟其義而已更不問命之如何此言命者以曉景伯警伯寮耳○條辨不是聖人見道不行故作此激烈語亦不是見命本有定作嘲罵伯寮語亦不是見景伯恚怒徒爲作解勸語聖人言命固是爲中下人說然亦是聖人實認得眞處打穿後壁以示人故命字對景伯伯寮說便淺在聖人分上說便深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辟紂而居東北海之濵○語類凡古之賢者非可以一律看有可以其時之所遇而觀之者有可以其才德之高下而觀之者若長沮桀溺之徒似有長往而不返之意然設使天下有道而出計亦無甚施設只是獨善其身如老莊之徒而已大抵天下有道不必待十分太平然後出無道亦不必待十分大亂然後隱有道如天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爲之用無道如天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故須見幾而作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如百里去虞之秦○蒙引三箇次字只就世地色言上說來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如衛靈公顧蜚雁而色不在孔子遂去之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如衛靈公問陳而孔子遂行○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問四者固非有優劣然賢者之處世豈不能超然高舉見幾而作乃至發見於言色而後辟之恥勉齋黃氏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其所遇之時而酌其所處之宜可也衛靈顧蜚雁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豈夫子於此爲劣乎此所以不可以優劣言也○四書通天下爲大邦國爲小辟世辟地是辟其國辟色辟言是辟其人此程子所爲大小次第而非以賢者之德爲優

劣也〔按〕辟世直舉世無邦不當與辟地同論○〔吳氏曰〕辟
與地以地勢廣狹言色與言以人事淺深言若夫子則辟
地辟色辟言而終不忍於辟世也觀其論沮溺可見矣○〔按〕
此章見君子見幾而作隨其所遇以審去就之宜而世道
衰賢人隱自隱
然寄慨於言外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
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蒙引〕此孔子憂世之言作乃見幾而作之作作者已七人了味
其語意有天地閉賢人隱之傷○〔或問小註〕聖人這一語
那有多少悲惻心腸說不出底光景○〔愚按〕深情無限全
在一矣字領
取絃外之音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
可而爲之者與〔與平聲〕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
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爲故以
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精義〕楊氏
曰晨門知其不可而已而不知孔子所謂無不可也〔或問〕
申之曰晨門所謂知其不可者時之不可而孔子所謂無
不可者已之無不可也夫以夫子之聖雖極亂之世君苟
用之則易危爲安轉禍爲福亦反覆手爾豈有知其不可
而自昧以苟爲之哉○〔南軒張氏曰〕聖人非不知道之不
行而皇皇於斯世者天地生物之心也晨門賢而隱於抱
關知世之不可爲而遂已而未知道之不可以已然玩其
辭意緩而不迫所養有過於荷蕢之果者與○〔勉齋黃氏
曰〕晨門見已而不見聖人故云然然無孔子之聖則寧自
處於抱關耳其言聖人則非而自處其身則是亦賢也已

○〔慶源輔氏曰〕賢者之視天下有不可爲之時才力有限
也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其道無所不可也○〔義府〕
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蓋晨門之言爲譏爲
稱固不可知然於聖人心事却一語道盡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荷去聲〕

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
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語類〕問荷
蕢聞磬聲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忘天下曰他那箇人煞
高如古人於琴聲中知有殺心者耳○〔說統〕擊磬只是偶
然但夫子一副憂世心腸不覺自寓於磬聲中○〔愚按〕荷
蕢固非常人然竊以虞書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推之聲音
之道無所不通況以聖人之心猝然感觸此時荷蕢不覺
在磬聲一擊函蓋之中有心之歎自有發於不容已者直
到得既而一轉方
爲荷蕢自出主張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硜苦耕反莫己之己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
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
能適淺深之宜〔語類〕問硜硜乎是指磬聲而言否曰大約
是如此○〔說統〕硜硜是就磬聲中聽出他
堅確底意思○〔集解〕鄙字只貼定硜硜說就他專確不移
便是鄙處謂其所見之拘也深則厲淺則揭緊承莫知斯
已只作自家唱歎語言涉水尚知淺深豈涉世可不知行
止閒冷冷若規若諷與其始念絕不復相蒙○始之歎
即夫子之心也既之
諷則眞荷蕢之心也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或問小註 難字須從已字中婉轉發來蓋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無不可化之人豈是好爲其難直有一時欲已不得光景○新安陳氏曰聖人之心不能一日忘天下亦如天地之心不能一日忘萬物天地生物之心不以閉塞成冬之時而息聖人道濟天下之心不以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而息也聖人不能忘世之心荷蕢初聞其磬聲而知之然觀其既而曰以下之言則非深知聖人之心者要之果於忘世之人豈能深知聖人所以不能忘世之心哉○紹聞編聖賢出處關時運之盛衰故難荷蕢所見全一己之進退則易○人情孰不好易而惡難人人趨其易則孰肯爲其難者於已則便矣天下其何賴焉故夫子之不能忘天下乃萬物一體之心荷蕢之果於忘世是自私自便之見○條辨果哉二字一斷是歎荷蕢末之難矣是聖人自言如此亦不爲難言外便有不肯如此之意○荷蕢方以聖人爲難於果聖人却說果亦何難聖人甘爲其難而不肯爲其果此中有多少苦心在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或問 諒陰鄭氏於禮記讀作梁闇言居倚廬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蔡氏曰書云王宅憂諒陰言居喪於梁闇也○條辨何謂也是問所以得三年不言之故故下以百官聽冢宰告之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

或問小註 總已以聽如錢穀兵刑之類各檢束前政聽冢宰處分處分之後仍命百官分理而冢宰考其成非冢宰兼百官之事也○新安陳氏曰居喪而冢宰攝政則嗣君雖不言亦無失政矣○精義侯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人君當不言之時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自古已然君臣一體伊尹之於殷周公之於周用是道也又何疑焉後世君不君臣不臣故高宗之事雖學者亦以爲疑

○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問 以聽冢宰當主少國疑之際得人如伊周霍葛則可不幸如莽操之姦豈不大可憂耶 雙峯饒氏曰使嗣君剛明而冢宰有莽操之姦則必能易而置之如其不能雖不總已以聽亦何益哉且天下事有常有變聖人只論其常耳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好易皆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精義侯氏曰禮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民志定則上下之分正而易使○慶源輔氏曰達語類謂達於下也上好禮則品節分明而誠意浹洽故觀感於下者亦皆安已之分聽上之命而易使○雙峯饒氏曰禮何以使之達官府之政學校之教皆所以達之○蒙引上好禮則自其身之動靜以至事爲之設施無一步離乎禮如此則禮行於上矣行於上則達於下達於下則下各安其分若自家不好禮而但以禮驅人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好禮該本末言○按禮達分定在上下截夾縫間○義府禮而曰好全是精神心術上感化得上下一體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故曰易使按精神心術亦離不得品節等殺情

深文明此其所以必兼本末蕭氏言觀感饒氏言政教本是一串事偏舉不得蓋禮自統上下而言而好之却自上始故易字緣由只在好字中透出不然爲人上者亦誰不謂以禮使民却未見其使之果易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

[或問]脩已以敬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於此子路不喻而少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說蓋言脩已以敬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爲無不自然各得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羣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於脩已以敬之一言然所謂敬者非若四端之善始然始達而可擴由敬而安人安百姓非有待於節節推之舉斯心以加諸彼也亦謂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爲然耳曰然則夫子之言豈其畧無大小遠近之差乎曰脩已以敬貫徹上下包舉遠近而統言之也安人安百姓則因子路之問而以其功效之及物者言也然曰安人則脩已之餘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則脩已之極而安人之盡也是雖若有大小遠近之差然皆不離於脩已以敬之一言而非有待於擴之而後大推之而後遠也曰程子所謂學至堯舜則自有堯舜之事何也曰是以爲脩已以安人而及於百姓必有政事之施焉而夫子之言若此則疑若脩已於此而徑可及人者蓋舉其本而繫其末以爲施爲之廣狹皆隨其根本之淺深而初無所待於外也○或問小註這章書脩已以敬一語已了君子因子路不喩而少其言故生出安人安百姓兩層來曰安人則脩已之餘而敬之至也至於安百姓則是充積之盛自然及物及物有廣隨充隨無層次也充脩已以敬一言至矣盡矣并安人一齊安百姓又一樣也若如此則子路見少原是聖言有闕矣要曉得到百姓安後聖人仍不忘主敬涵養故註云無他道也末二句不重堯舜重不可復加意推此正與如斯而已乎兩問對鈍○勉齋黃氏曰非謂脩已以敬之外又有充積之功也脩已以敬而可謂君子則是充積之盛在其中矣特言其功效之遠則指夫自充積之盛者而出耳子路疑脩已以敬一言不足盡君子故夫子指其效驗之大者而言以見夫非君子不足以當之也○紹聞編洪範曰敬用五事人之脩身不過五事曰貌言視聽思則五事之則曰恭從明聽處有物必有則惟敬則得之不敬則失之故曰敬用五事即脩已以敬之旨也考諸弟子問答問君子是子路一生切問脩已以敬一語是夫子提策子路最切要語而子路不悟再問而再不足於其說夫子不復及前言而但言修已以安人脩已以安百姓欲子路知前言之無以加而深思之則所以反諸身者必有進而惜乎其不能也○語類敬者非但是外面恭敬而已須是要裏面無一毫不直處亦是所謂敬以直內者是也○敬字不可只把做一箇敬字說過須於日用間體認是如何此心常卓然公正無有私意便是敬有些子計較有些子放慢意思便是不敬援以敬須實實於脩已上體認已有大體修乎其內則敬以直之而中正仁義之禮以立已有小體修乎其外則敬以用之而恭從明聰之用以行如此看方不是空空說敬○胡氏曰可順莫如善敬立則百善從宜遠莫如邪敬立則百邪息敬也者存心之要法檢身之切務也○居業錄學者之所患最是惰與輕惰則自治廢輕則物欲恣只一敬字可以治之○語類問脩已如何得安人曰且以一家言之一人不脩已看一家人安不安○問脩已以敬脩已以安人脩已以安百姓曰須看敬以直內氣象敬時內面一齊直徹上徹下更無些子私曲若不敬則內面百般計較做出來皆是私心欲利甲必害乙欲利乙必害丙如何得安○纂說人惟能敬則百事皆當不敬則百事皆不當此脩已以敬所以有安人安百姓之理○翼註三箇以字不同脩已以敬以字有工夫言把敬脩已也下二以字不着力作即以字看脩已即以安人也脩已即以安百姓也

按下兩言脩己俱藏敬字在內。安人安百姓亦幷是無事。但只是舉此而措之。蓋聖人之心無窮
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
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爲聖
人矣按集註將末句申說一番。幷重覗安百姓。乃正見得百姓有未安處。卽脩己之功有未至處。兢兢業業猶病之心。仍然是脩己以敬之心。對針兩如斯而已乎透過一重收足首句。方見得君子分量只此一語自十分員滿
○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
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
禮運四靈以爲畜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
出以此事天饗帝語類上下一於恭敬這却是上之人有以感發興起之聖人之敬薰天炙地不

是○獨脩於九重而天下之人每慢自若也如漢廣之化可
見○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意達順是致和意
又曰體信是無一毫之僞達順是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
睿知皆由此出是自涵泳而明○敬則自然聰明人所以不
聰不明止由身心情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
聰明睿知皆由此出程子此語非容易道得是他曾因此
出些聰明睿知來○且看一國之君此心才不專靜則姦
聲佞辭雜進而不察何以爲聰亂色諛悅之容交蔽而莫
辨何以爲明睿知皆出於心心既無主則應事接物何以
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
又曰平日須提撕精神莫令頹塌放倒方可看得義理分
明看今人多恁地困漫漫地則不敬莫大乎是○東陽許
氏曰聖人言脩己以安百姓而程子乃言上下一於恭敬
蓋治道非一人所能獨成必君臣上下皆能恭敬然後有
天地位以下之應然下人能敬亦在乎上之人有以感之
漸漬而成恭敬以至於天下平程子此段是推極而言以
見敬之功無窮○蒙引程子註要詳細看脩己以安百姓
篤恭而天下平兩句一意可以相發明故幷舉之○體信

達順都在敬字內兼體用。言中庸致中和只是一箇敬字致中和便天地位萬物育此自然之理○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是字此字皆指體信達順體信達順卽敬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
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禮記檀弓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孔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孔子曰丘聞之親者無失其爲親也故者無失其爲故也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
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
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

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是爲賊總承上三句一氣貫下
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
勿蹲踞然或問范氏皆以爲壤非可言喻者故叩其脛而深責之不然也禮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
此蓋夫子自衛反魯後曳杖而出而適見壤之夷俟也因
數其失遂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使斂其足而不踞耳豈
其不可以言喻而反可奮然運挺以毆之哉胡氏以爲原
壤之喪母而歌也孔子爲弗聞者矣今乃責其夷俟胡舍
其重而責其輕也蓋數其母死而歌則壤當絕叩其蹲踞
之脛則壤猶爲故人耳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其
說亦善○語類原壤登木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
但已且只得休至於夷俟之時不可教誨故直責之復叩
其脛自當如此若說不要管他却非朋友之道矣○新安
陳氏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則久生可以儀風俗故敬其
爲壽幼壯無稱老徒傲惰則久生適以敗風俗故名其爲
賊壤良可戒哉○鄭舜舉曰聖人之接物各稱其情惡之

而遜其辭外之也遇陽貨是也惡之而斥其罪親之也遇原壤是也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新安陳氏〕曰居位是不循隅坐之禮並行是不循隨行之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

非寵而異之也〔或問〕若如諸家之說則孔子坐觀童子之僭踰而恬不之正豈聖人之心哉胡氏以爲抑而教之得其旨矣○〔語類〕欲速成者是越去許多節次要到至處無是理也○〔南軒張氏〕曰不止乎童子之所而自進於成人之列有躐等之意無自卑之心烏能以求益乎欲速成而已如物之生循序而生理達焉若欲速成反害其生矣故聖門之學先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敬之端防傲惰之萌而使之循序以進也○〔慶源輔氏〕曰求益則浸長而不知欲速則亟進而無序〔按〕或人疑童子已益夫子却并不許他能求益抑而教之正是使他從此求益處○〔勉齋黃氏〕曰禮之於人大矣老者無禮則足以爲人害少者無禮則足以自害夫子於原壤童子皆以是教之述論語者以類相從所以著人無老少皆不可以無禮義也○〔四書通〕原壤老而爲賊是從幼不孫弟來今童子得以馴揉其氣而開習於禮則庶可免於原壤之弊與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四終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之十五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去聲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精義〕楊氏曰善戰者不陳陳兵之末也〔或問〕驟之曰夫子去衛乃以其不問治國安民之事而問軍旅非以其不善戰而問兵之末也〔楊氏〕曰俎豆器數而已禮之末也陳亦軍旅之末也故問陳以是對又曰禮藏於器以爲用天下之至賾存焉〔或問〕驟之曰俎豆固有司之事然君子於禮亦未有舍俎豆而能行者況此又孔子之謙辭非以爲禮之末而以對夫軍旅之末也使靈公聞孔子之對而

問禮焉則其本末無不舉矣豈必專以其藏於器者而求夫天下之至賾哉　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或問〕靈公問陳而夫子遽行何也曰爲國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況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爲日最久而所以啓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以俎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有未必然之意也使靈公於此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孰謂其不可留哉其後夫子既行而靈公卒衛國大亂俎豆之對其旨遠矣○〔南軒張氏〕曰自春秋之時言之諸國以强弱爲勝負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疑若非急者曾不知國之所以爲國以天秩天叙實維持之也爲國者志存乎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興協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强孰禦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俎豆之於禮教猶陳之於軍旅實理之所寓而

教之所由興也。使靈公而有志乎俎豆之間，則將而達之必有不可已也。○勉齋黃氏曰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又嘗曰我戰則克夫子豈有未學未聞者哉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訓耳然欲以俎豆之事啓之則夫子之拳拳於衛亦可知矣○蒙引俎豆二字因問陳而生夫子既曰未學則在靈公為不當問矣既曰嘗聞則在靈公所宜加意矣益為國以禮兵陳之事非所宜先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聲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語類問明日遂行在陳絕糧想見孔子都不計較所以絕糧曰若計較則不成行矣○齊氏曰孟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考春秋則其時陳服楚蔡服吳吳楚交戰無虛歲孔子蓋為楚昭王徘徊陳蔡而絕糧於兵間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賢遍反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語類問固窮二義孰長曰固守其窮古人多如此說但以上文觀之則恐聖人一時答問之辭未遽及此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聖人答之曰君子固是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爾以固字答上面亦字文勢乃相應○或問以文言之則何說安以理言之則程說勝然日固有窮時而不若小人之濫則程子之意亦在其中矣曰以子路慍見言之則安知其不如程子之說以救子路之失乎曰固有窮時則不必慍也窮斯濫則不可慍也是亦不待如程子之說而後可以救子路之失矣○係辨只作固有窮時方見聖人隨寓而安無所計較之意若作固守其窮只得賢人身分不但語氣不相應也○愚謂

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二句是說明日遂行處困而亨無所怨悔二句是說在陳二節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四書通無所顧慮者決於事理之當然而不知有利害也無所怨悔者安乎天理之自然而不見有憂患也此聖人之事學者固宜深味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新安陳氏曰所本指萬殊之一本處○天下之理千變萬化皆由此出者天命之性也知所本即是中庸天下之大本本字○發聖人特呼賜也現身說法以多學而識之發問便隱然有箇予一以貫之意思在欲其知所本集註所以先經起義也○精言子貢是學夫子者夫子恐其以巳為多學而不求其本故有此問子字一章眼目後面然非與非也俱在夫子身上說非泛論道理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語類夫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聖人說此一句不是且恁地虛說故某嘗謂子貢曰然非與然字也是非與也是而今只管懸想說道一貫却不知貫箇甚麼聖人直是事事理會得如云好古敏以求之不是舊直恁地去貫得他如會子問許多曲折他思量一一問過而夫子一一告之末云吾聞諸老聃云是聖人當初都會事事理會過如天下之理不能一一見箇恰好處如何便說一貫○條辨語類云然字也是非與也是蓋然者據平日之所見而信之也聖人一生工夫都是好古敏求多聞擇識子貢只見得如此則謂聖人亦僅在於此如何不然非者因今日之提撕而疑之也蓋自巳平日工夫學無不學識無不識然求如聖人之全體渾然萬理畢備而終不可得則似聖人又不專在於此然是信聖人真多學而識之者非是疑聖人或非多學而識之者非是自信自疑按自信自疑意亦即在裏許○

稱言然字衍口直出非字亦隨口接出註中方字忽字正見其信疑並出非有兩疑得力總在然字上有工夫故當下文於非字上有見地其全神已注在非字上去然字雖未晚而已與斷疑矣故以爲亦將有得○四書通集註於曾子云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以行言此則云積學功至亦將有得以知言亦字是從曾子說來○輯語此處積學功至與曾子章真積力久皆聖人鐵椿定法不到此境地固無從與語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紹聞編以忠恕而明一貫以驗得是行以知識而明一貫驗得是知既是一貫本不可分故知行只緣子貢以知識入道至晚猶奈何許多知識不下故聖人從他明處點化使知所本也○語類孔子告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蓋恐子貢只以已爲多學而不知一以貫之之理後人不會其意遂以爲孔子只是一貫原不用多學若不是多學却貫箇甚底且

如錢貫謂之貫須是有錢方貫得若無錢却貫箇甚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若不是許大精神亦吞不得許多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是聖人之所以聖却不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今人有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只是一以貫之而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或問聖人生知不待多學子貢以巳觀夫子故以爲亦多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之事然因巳以告子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亦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爲至耳蓋子貢之學固博矣然意其特於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能知夫萬理之爲一而廓然無所不通也若是者雖有以知夫衆理之所在而汎然莫爲之統其處事接物之間有以處夫所嘗學者而於其所未嘗學者則不能有以通也故其聞一則止能知二非以億而言則亦不能以屢中而其不中者亦多矣聖人以此告之使之知所謂衆理者本一理也以是而貫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曰子貢之聞是言也亦將何所致力而能一以貫之耶曰子貢之學至

是其於衆理之萬殊者固已深知而洞曉矣其所欠者獨未知是萬之爲一耳故夫子當其可告而告之使其聞之則亦脫然於向者之萬殊爲今日之一致而無疑耳豈容至是復用力以求其所謂一而夫子亦豈不待其可告而深語之哉其於曾子亦以其隨事力行之已熟而告之使之知此所行無非一理而會于以忠恕言之其所謂忠者則一也所謂恕者則一所以貫乎事物之間者也此章之指蓋亦如此而子貢未能有以明之然所謂一者則理而已其所以然則是理之行乎事物之間而無不通一也其所指而言者雖或不同然豈有二致哉又曰所謂一者固所以該乎萬若無所謂萬則其爲一也亦將何以貫爲○文集曾子領會夫子一貫之旨發出忠恕是從源頭上面流下來子貢是從下面推上去○或問小註方是一以貫之之字正指所學所識一貫與多識總是此理方其不會見得一貫只是多識及旣見得後只有一以貫之非於多識外另有一件事也●按夫子說箇非也爲子貢非字證明意在鑿鑿引他歸於一貫不作含胡影喩故起結兩子字語氣緊相呼應或因此竟抹却多學則一貫更貫箇甚之字

茫無着落矣○李安溪曰兩箇一貫皆是教以知本之學用力之要非如異氏印證契悟之說一經指點便豁然無事也忠恕章註至詳明此章註即云說見彼章可知兩箇一只是一箇一何則一本故也知天下之大本而立之則所以貫天下之道者此矣按首節註中知所本意此最道得殼實忠恕章註所云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蓋謂是也子貢博物洽聞之功居多而探本窮源之力未至宜其於性與天道至晚而始得聞之與○

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偏觀而盡識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語類問謝氏謂如天之於衆形非物物刻而雕之是如何曰天只是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逐一粧點得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大本大原裏發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

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爲仁在君臣則爲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一箇一便貫將去所主是忠發出去無非是恕○問謝氏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所以引此詩者莫只是贊其理之密否曰固是到此則無可得說了然此須是去涵泳只恁地說過亦不濟事多學而識之亦非是不是故子貢先曰然又曰非與學者固有當多學而識之者然又自有箇一貫底道理但多學而識之則可說到一以貫之則不可說矣　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加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聲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已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　四書通詳集註之意不徒重在知字而重在德字蓋義理之味非真知其味之實不然臆度之知非無驗必實得於已而後真知其真知也夫苟真知之區區窮達豈足爲欣戚哉○南軒張氏曰知德者鮮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能真知其味夫子以此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而不以聰明強力爲可恃也○雙峯饒氏曰夫子不曰知道而曰知德蓋德與道不同知在行先曰知道知在行後則曰知德知在行先則道未爲我有猶未親切知在行後則此道實爲我有而知之也深既知得這裏面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翼註此真知全是沉潛體認而入非執意見任意氣者所能得故鮮

○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慍見發也　按此據史記而云然朱子亦姑與存疑或以大意渾括之則可不必牽合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　夫音扶

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　精義呂氏曰體信達順德孚於人從欲以治則四方風動侯氏曰篤恭而天下平夫何爲哉此德盛而民化之說也謝氏曰揚子云襲堯之迹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備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爲也此紹堯之說也范氏曰舜得禹皋稷契而相之如天運於上而寒暑各司其序此任人之說也○雙峯饒氏曰集註分兩節一節說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此是衆聖人之所同一節說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此是舜之所獨稱舜與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相似○愚按德盛民化聖人所同紹堯得人舜之所獨則似所重在紹堯得人然畢竟以德爲主舜惟有協帝之德而適紹帝之休以官人之德而際得人之盛此其所以爲德遇兼隆而能無爲而治也不然堯豈易紹禹皋諸人豈易得非有舜之德如何能當得此遇註中尤不見其有爲之迹弟釋明所以獨稱舜之故而非謂遇之果重於德也看下文於恭已句注明敬德之容所云由外而知其內者大指自仍歸重德上

恭已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或問恭已之爲聖人敬德之容何也曰純敬不已無事乎撩脩自外觀之見其恭已而已耳其無爲而治何也曰若是者不言而信不怒而感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曰以書傳考之舜之爲治朝覲巡狩封山濬川舉元愷誅四凶非無事也此其曰無爲而治者何耶曰即書而考之則舜之所以爲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雖書之所記簡古稀濶然亦足以見當時之無事

也曰若是則其治也乃時事之適然而非恭己之效也奈何曰因其時事之適然也而舜又恭己以臨之是以其治盖以長久而不替也若後世之君當無事之時而不知聖人恭己之道則必怠惰放肆宴安鴆毒而其所謂無事者乃所以為禍亂多事之媒也○新安陳氏曰人不見其有為之迹可得見者臨御敬德之容耳胡氏謂敬德之容由外而知其內是也○輯語恭己正南面是夫子極意形容無為之象耳非追原無為之本也玩夫何二句虛字語氣自得又曰恭己正南面五字止作一容字看救註云人之所見如此俗論乃云恭己正無為之主宰則而已矣三字如何說得恁輕〔圈〕按夫何為哉一呼而已矣三字一應語意自是說他無為非以恭己為無為之本但以恭己正南面止作一容字看卻未安有是容必有是德容可見而德不可見故集註特指明敬德之容雖說是容然觀侯氏引篤恭而天下平則所以德盛而民化者未嘗不隱攝在裏而已矣三字看似輕泛而詞理正極沉吟恰與上半截神廻氣合看作推原語不得以一容字蓋過亦不得胡氏云自外而知其內夫子當日說到此間不覺穆然神往此中至德淵微蓋有難以名言而作此形容彷彿如何可認作說得恁輕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或問〕此章問答行字之意猶曰不行於妻子之行爾范楊謝氏皆以為身不行道之行者非也○〔條辨〕達是行無不得行亦是通行無碍以下行矣行乎哉然後行三行字證之而知其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干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問言思忠言而有信此合忠信來言上說如何○雙峯饒氏曰忠信都訓實忠是出於心者信是見於事者如口裏如此說心下不如此是不忠也口裏如此說驗之於事卻不如此是不信也忠是前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若前一截實後一截虛便不可○〔語類〕篤者有重厚深沉之意敬而不篤則恐有拘迫之患○〔紹聞編〕篤是篤敬是敬與忠信字為一例篤與輕浮淺薄為對敬與怠忽放肆為對篤有深厚懇惻之意如篤行不愧影寢不愧衾之類皆篤也如孝弟謹信之類篤者自深薄者便淺而易忘以此觀之則其人之篤不篤可見矣○〔南軒張氏〕曰言忠信則言有物行篤敬則行有恆以是而行何往不可○〔蒙引〕行舉其遠見其無處不可行也不行舉其近見其無處而可行也〔按〕兩雖字都是要其極而言見得如此則行不如此則不行下節夫然後字早已伏而監其腦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精義〕伊川曰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或問〕申之曰本文之意

不過若曰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爾程子亦姑欲因此發學者之疑而以何事言之則固未離乎忠信篤敬而承其說者若以為別有一物恍恍惚惚似有形象而往來乎心目之間程子之意初不若是之怪誕也

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精義〕尹氏曰見其參於前倚於衡拳拳服膺之意〔或問〕論之曰拳拳服膺之說以言其所以至於見其參前倚衡者則可直以是為參前倚衡之事則不可蓋拳拳服膺者不忘乎忠信篤敬也參前倚衡則服膺之熟而自不能忘乎是耳抑夫子此言正欲發明忠信篤敬必積累久遠而後有成功非可以一朝一夕僥倖倉猝而與其效也其旨深矣○〔語類〕忠信篤敬立則見其參前輿則見其倚衡如此念念不忘伊川謂只此是學○〔文集〕敬夫云參前倚衡使

之行乎忠信篤敬之理也愚意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而有以形於心目之間耳若不責之於言行之實而徒曰存其理而不合亦何益哉●新安陳氏曰忠信篤敬乃言行當然之理工夫全在忠信篤敬念念不忘八字上惟念念不忘於心而後常如有見於目忠信篤敬吾心此理也州里之人與蠻貊之人亦皆此心此理也盡吾之心則通乎人心雖遠而可行不盡吾心則無以通乎人心雖近而不可行矣夫然後行難其辭以深著行必存誠之意○輯語兩其字指忠信篤敬夫然後行仍在言行上驗取意蓋上節所以行之本此節所以豫立此本純熟工夫兩則字也字指此其工夫到極熟處○按集註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須臾離之而不可得皆形容極熟之意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到此乃直如關河放溜一瀉千里然言外却見得必如此乃可以行不如此便不可以行爲務外人纔辟向裏正在這數虛字上着力此所以爲難其辭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新安陳氏曰書上文夫子所言於紳也○雙峯饒氏曰書紳見佩服之切子張到晚年儘切實加言執德不弘之類可見○按欲其不忘與上文念念不忘自有別然功亦在乎熟之而已書此亦記者嘉與子張處）○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語類鞭辟近裏此是洛中語辟如驅辟一般一處說作鞭約是要鞭督向裏去今人皆不曾鞭督向裏程子此段下云切問近思言忠信行篤敬何嘗有一句說向外去只就身上理會便是近裏著已○天地同體處是義理之精英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者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如曾子言不忠不信不習㮣離開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有些查滓處只是質美者見得透徹那查滓處便都盡化了若未到此須當莊敬持養旋旋磨擦去教盡郎此是學只爭箇做得徹與不徹耳○胡氏曰程子此條本不爲釋此章而設集註引之以其於爲己之學甚切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家語衛靈公不用蘧伯玉而任彌子瑕史魚驟諫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宜置尸牖下其子從之靈公弔而問之子以父言告公曰是寡人之過也遂命殯於客位而進伯玉退子瑕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也可不謂直乎○新安陳氏曰舉此一事可見其餘○按無道如是有道可知只作懸擬之辭乃得兩如矢大意下節有道無道亦只就國家有事無事言呆坐不得）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新安陳氏曰近於聖人之用則行舍則藏○紹聞編伯玉出處合於聖人則其德之所造可知矣卽以欲寡其過而未能觀之則脩身寡言宛然聖門之矩度也）卷收也懷藏也（紹聞編有道則仕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我不以不仕矯人人不以仕強我我不以仕狥人其間可不可有羨存焉多少有立有爲之人到無道時不可卷懷以及於悔者有之矣是有道而仕可能也無道可卷而懷之爲難然卽其無道可卷而懷之則其於有道之時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亦並可想矣惟進有可出而行之則退存可卷而懷之可字有意味○按卷而懷之之字以道言）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

日盱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於近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二十年甯惠子卒二十六年衛獻公求復謂甯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又從近關出五月甯喜攻孫氏克之殺子叔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於戚以叛罪孫氏也甲午衛侯衎復歸於衛

○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或問學者當知伯玉所以如此蓋其德性深厚循理而行自然中節初非規規然務為緘默而預為可以卷懷之計

語類問諸儒以為史魚不及蘧伯玉如何曰試將兩人對換說看如何直固是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蘧伯玉之君子○按直哉君子哉兩哉字皆極贊歎之辭一也○子苟下自後人品論見得在夫子當日只兩開說不必互相較量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精義謝氏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則後知何頼於先知不可與言而與言則強聒而不受不知者必有一於此矣或問此章之說謝氏庶幾得之但專以教人為言則亦太拘而於事理有所未盡耳○勉齋黃氏曰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也故惟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新安陳氏曰惟知者為能知人知其人之或可與言或不可與言不知人則當語而默當默而語非失人則失言矣○輯語失人失言原自兩平謂亦字則重并也但兩句總為言而發欲其語默皆當則亦字是急連上句并說○蒙引用功不在語默上而在於知人欲知人則在居敬窮理○條辨此說所謂言者廣凡有所共謀共為者皆是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精義楊氏曰孟子曰士尚志非仁無守也非義無行也夫是之謂志士雖其心未能不違仁其欲成仁則與仁人一也）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

語類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須知道求生害仁時雖以無道得生却是抉破了我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完全也○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爭箇安與不安而已○或問仁者心之德而萬理具焉一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其德矣順此理而不違則身雖可殺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

浩然充塞天地之間夫孰得而戕之哉○曰其謂殺身有以成仁而不曰義何也曰仁義體一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此章之言是也以義決者以所惡孟子論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也蓋仁人不以所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殘易所貴之宜○胡氏曰當死而死於理為是於心始安故謂之成仁然必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慷慨就死成德之人從容就死也○潛室陳氏曰生順死安無可悔憾當此境界但見義理不見己身○比干仁人張巡志士

○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精義伊川又曰但看生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捨之以死道必大勝於生也或曰既死矣敢問大勝處如何曰聖人只勝一箇是○語

類余正叔謂殺身者只是要成這箇仁曰若說要成這仁却不是只是行所當行而已○曾見人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將何暇更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為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成就一箇是故伊川說生不安於死至於全其性命之理乃是旁人看他說底語非是其人殺身時有此意也○〔文集〕薇夫曰仁者人之所以生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為哉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所謂成仁亦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非欲全其所以生而後為之也使欲全其所以生者而後為之則舍生取義亦出於一時計較重輕利害之私而無懇實自盡之意矣○問死生是大關節要之工夫却全不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可奪也曰然○〔精言〕無求生有殺身斷然信其不爽者正以平日立心制行信之也○〔蒙引〕同一殺身成仁只是在志士則為勉然在仁人則為自然志士利仁者也皆非死生所能怵也兩以字不作用力字解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勉齋黃氏曰〕大夫言賢已見於行事者也士言仁方見於修身者也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已者〔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已者處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焉○王介甫曰事衰世之大夫友薄俗之士聽淫樂視慝禮皦然不惑於先王之道難矣哉謝氏取此說可為悅不若已者下砭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精義〕范氏曰顏淵問

仁則曰為仁由巳子貢問為仁則告以事大夫友士是由人也〔或問〕駁之曰仁賢雖外而所以友而事之者獨不由巳乎哉○〔文集〕為仁由巳此論為仁之至要蓋始終不離乎此夫其所以求師友而事之之心豈自外至哉既得師友而事之矣然不求諸巳則師友者自師友耳我何有焉以此意推之則二說者初不異也○〔語類〕大夫必要事其賢者士必要友其仁者便是要琢磨勉勵以至於仁如欲克巳而未能克巳欲復禮而未能復禮須要更相勸勉乃為有益又曰也是箇入德之方問事與友孰重曰友為親切賢只是統言友徑指仁上說○〔或問小註〕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此是事友實際即是為仁實功須從此看出方與利器善事相關○〔慶源輔氏〕曰事大夫之賢者則有所觀法而起其嚴憚之心友士之仁者則有所切磋而生勉勵之意則其所以為仁者力矣○〔輯語〕上器字對下大夫士上利字對下賢仁子貢結駟連騎所少非大夫士亦非不能事友正為其才情作用有牢籠宇宙之槩則自尊貴而悅不若已最是為仁之害故夫子以此藥之重在賢仁兩之字極着力其事都在外邊其理都說裏面〔愚按〕賢仁固重而事之友之之心尤重觀上文喻意云利其器非是器本利而在工之有以利之賢仁只說得器之利而所以利之者則在乎我能事之友之也故利字須當活字看正喻相關乃更警○無也不求嚴憚切磋之益只此嚴憚切磋之心便是為仁處〔按〕居是邦也何正喚醒見得隨地取益即是心存不放處看上文以一欲字發端正以利器元從善事起見此念自刻刻不能放下如何可不利器之是先

○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汪氏曰〕此專挑為字發明之此問意重在此字蓋夫子答之只從此字發明其意也○〔蒙引〕凡問仁者要其成也若問為仁則是求其所以用力之方也○〔輯語〕事賢友仁固是先資之具然嚴憚切磋收攝得此心不走作處便是甚事故事友與為仁為仁與仁字有層次無內外也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或問小註顏子之問有二一問仁一問爲邦須從克己復禮上來方可及爲邦之事○存疑此章當與顏淵喟然歎及問仁二章合看此是王道彼是天德有天德然後有王道也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雙峯饒氏曰天象難捉摸只有初昏可見日已落星初明於是時推測方有定若其他時候周流四方無可捉摸凡測星辰都用初昏測日影却用日中○蒙引斗柄於初昏隨十二月分各指十二月辰位建者立也柄之所堅也今之所謂月建是從此上來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語類邵康節皇極經世書以元統會十二會爲一元一萬八百年爲一會以會建運以運統世三十年爲一世十二世爲一運三十運爲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

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子於寅上方註一開物字蓋初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些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漸漸凝結而成地初則溶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水漾沙之勢想初間地未成實之時只是水後來漸漸凝結勢自如此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語類三正之建康節分十二會言到子上方有天未有地到丑上方有地未有人到寅上方始有人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故三代即其始處建以爲正康節十二會以堯舜時在午今在未至戌則人物消盡○吳氏程曰西山蔡氏推邵子經世書謂造化之運大而元會運世小而歲月日時其致一也天地終始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元統十二會猶歲統十二月至於會統三十運運統十二世亦猶月統日日統時也一會三十運爲三百六十世計一萬八百年首會爲子而天開於子半次會爲丑而地始闢又次會開物於寅而人始生今

當午會爲一元之中間數萬年之後閉物於戌則不復有人至亥則周十二會以終一元而天地混矣終則復始循環不窮天地再造又如此矣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記禮運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夏小正夏時書名今存戴德註仁山金氏曰小正者其紀侯之書謂之小則固非其大者也聖人得之以說夏禮則必有大於此者單子曰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待而畚梮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即是而推所謂夏時者其制度教條之詳雖不可得聞而時之正令之善已見端於此矣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或問商周之改正朔何以不如夏時之得其正也曰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爲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

以是爲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未有知其所由始也至於商周始以征伐定有天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爲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考論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語類夏時人正也此時方有人向上人猶若昧夫子以正月人可施功故從人正○方所謂行夏時者蓋由歷數以來授時之法如堯典教民事者至夏而悉備也諸家之曆久而皆差惟夏小正之書授時爲無差故曰行夏時○雙峯饒氏曰行字兼令說了古人每月有政令觀夏小正可見行夏之時不待改正朔乃是兼每月政令行了所以集註說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以堯曆目中星鳥以殷仲春推之亦是夏時想夏之前皆用建寅之月至湯始改以新天下之觀聽茲建寅爲春時之正也乘時作事令之善也○紹聞編堯命羲和曆象授時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此即夏時之所本也人時萬事之先養和明而須之九言奉而行之此六府三事之所以允治而庶績之所以咸熙也○文集所論三代正朔之說舊嘗

疑此深究之而益重其所疑如云周家紀年必書十一月而春秋乃書春正月又曰未嘗改月號以冬爲春假夏時而亂周典則未知春秋所謂春正月者其下所書之事爲建子月之事耶建寅月之事耶若曰建子月事則春正月者豈非改月號而以冬爲春若云建寅月事則是用夏正而亂周典矣爲胡氏之學者爲之說曰春正月者夫子意在行夏之時而以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其下所書之事卽建子月之事無其位而不敢自專也如是則或可以不疑然春秋所書之月遂與月下之事常差兩月則恐聖人作經又不若是之紛更多事也○按文集論春王正月書甚多錄此已畧盡其要○饒氏曰春秋書春王正月是以十一月爲春天時參差自是周制夫子不敢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顔子發此言則又見得合用夏時方與天時當對此是夫子微意○輯語春王正月胡氏謂以夏時冠周月畢竟不確當朱子斷以建子稱春夫子正是爲他不順故欲改從建寅耳一語直破紛紜○按周春正建子正月子月也而胡氏謂夫子以夏時冠周月卽語顔淵行夏時之意豈有聖人作春秋而擅改王制者故朱子歷辨之當

知此處自是與顔子懸論治天下之道不必相牽

乘殷之輅 輅音路亦作路

商輅本輅也 勿軒熊氏曰按記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鉤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註云漢祭天乘殷之輅今謂之桑根車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輅曰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註曰金玉象以飾諸末革輅挽之以革而漆之木輅漆之而已 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 前太質 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 〔語類〕輅有制度與車不同 以前只謂之車 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 後太文 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四書通〕商尚質亦有過於質者商之輅則得乎質之中者也○或問周輅爲過侈何也曰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爲用也賤矣運行震動任重致遠其爲物也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則其爲費也廣矣賤用而費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周輅之所以過侈與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 〔何註〕世本云黃帝作冕周禮弁師掌王五冕其制蓋以木爲幹以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阮諶三禮圖云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前員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鄭云天子之袞冕十二旒驚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旒各十二玉公之袞冕九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孤三旒三玉大夫三旒二玉士以弁庶人以冠 然其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

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 〔四書通〕周尚文則有過於文者周之冕則得乎文之中者也○〔或問〕周冕之不爲侈奈何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爲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按〕等辨分明補註義所未及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新安陳氏曰〕韶舞以樂聲兼樂容而言也○〔蒙引〕樂則韶舞謂用樂則用韶而及其舞也蓋樂主音故增一舞字或單言樂則兼舞○〔按〕本句不與上三項一樣文法蓋緣夫子心契韶樂實有見於其所以盡美盡善者故因與顔子論爲邦既備論三代之禮而及於樂乃高望而遠志曰樂則韶舞味一則字若非此無可與顔子語者殷輅周冕尚須從損益得來韶舞則德盛化神古今觀止衝口而出斷然劃然一門見所契于韶者深一以見所期乎顔子者至也○〔語類〕問顔淵問爲邦孔子只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却不及治國平天下之道莫

是此事顏子平日講究有素不待夫子再言否曰固是如此又曰顏子於道理上不消說只恐他這制度上尚有欠闕故夫子只說與這箇他這箇問得大答得大皆是大經大法○問此事甚大不知使其得邦家時與聖人何如曰終勝得孟子但本及孔子些問莫有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底意思否曰亦須漸有這意思又問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是孔子自承當處否曰固是惟孔子便做得他人做這本領當不得且如四代之禮樂惟顏子有這本領方得若無這本領禮樂安所用哉○顏子資稟極聰明凡是涵養得來都易如聞一知十如於吾言無所不悅亦足以發如問為邦一時將許多大事分付與他是他大段了得看問為邦而夫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想是所謂夏時殷輅周冕韶舞當博我以文時都理會得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

四書通集註前訓佞字但謂其辯給此則先之以卑諂蓋辯給在口卑諂在心此所謂巧言令色孔壬者也○問辯錄淫者靡靡流蕩之謂禮云五音皆亂互相陵奪謂之長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蓋其聲調靡溺流蕩能散人之志而使人懈慢故亂雅樂者鄭聲為甚雅與鄭聲皆言辭調非指其辭也愚按聲固言聲調然聲之靡曼畢竟由於辭之淫媟鄭衛多淫奔之詩而鄭為甚故鄭聲之淫亦甚於衛朱子於詩傳歷言之今必謂非指其辭則試思聲從何來毋乃不揣其本○佞人包藏禍心好詭百出以是為非以白為黑容於竊係善於逢迎君欲修德則能潛移其志君欲致治則能陰奪其成君欲用賢則能巧譖其去儇利通滑又能使人君共之如飾雖至於傾覆國家而猶不自知也夫巧言孔壬堯舜猶畏之况於他乎○義府天下之感聲與言而已矣感則聲與言先入惑則聲與言最深○輒語鄭聲佞人兩件事是一箇病根古來未有不相為表裏以敗人家國事然不得并作一件說者蓋以人主嗜欲各異其得而中之者又復不同所以古人防微杜漸於[illegible]於[illegible]無不補塞○

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精義伊川又曰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來亦無人識者范氏曰夫子之得邦家其舉而措之者蓋將如此此堯舜三王之治天下致太平之事也或問論之曰但以為治天下而致太平之事而不察乎夫子所以損益之意則疎矣○文集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祇悟者然以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意觀之則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不得不從非以為當盡從周若答為邦之問乃其素志耳○語類顏子事事了得了只欠這些子故聖人斟酌禮樂而告之近有學者欲主張司馬遷謂渠作漢高祖贊黃屋左纛朝以十月是他惜高祖之不

能行夏之時乘殷之輅謂他見識直到這裏與孔子答顏淵之意同某謂漢高祖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也只做得漢高祖却如何及得顏子顏子平日是多少工夫今却道漢高祖只欠這一節是都不論其本矣○問程子謂發此以為之兆曰兆猶言準則也非謂為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畧說四件事做一箇準則餘事皆可依做此而推行之耳

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雙峯饒氏曰法外意者在法之表意所以立此法所以用此法亦所以守此法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即此意也○輯語上四項鋪叙制度是橫說末二項情究治法是竪說上四項如尚書陳六府三事末二項如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之意莫草草溷作六事看過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精義伊川

曰鄭聲前代之善者準此以損益之此成法也鄭聲使人淫溺佞人使人危殆故放遠之然後能守成法〔按〕程張皆以使人淫殆爲言此只大槪說須知是鄭聲本淫故能使人縱欲敗度而不自止佞人本殆故能使人覆國亡家而不自悟殆危險之意謂其言如此其心不可測也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南軒張氏曰聖人監四代之事而損益之以爲百王不易之典此其大綱也其綱見於此而其目則著於春秋以此示顏淵惟顏淵可以與於斯也鄭聲佞人易溺而難防聖人每致戒於斯者非聖人必待戒於此也於此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放鄭聲遠佞人而後四代之禮樂可以興行而無斁矣○張好古曰有百王之大法有萬世之大戒四代禮樂爲百王立此法也戒以鄭聲佞人爲萬世保此法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雙峯饒氏曰蘇氏只說得地之遠近耳欠說得時之遠近若云慮不及千百年之遠則患在旦夕之近矣意方足○精義伊川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按〕程子以事言則地與時兼備○南軒張氏曰慮之不遠其憂必至故曰近憂易於履霜卽日堅冰至以見其憂之在近也慮患於履霜之初則有以弭憂矣○厚齋馮氏曰慮在事未來之先憂在事旣至之後慮不遠則備不豫而憂近矣慮遠而備豫則有以弭憂也○孫游申之曰聖人總是敎人豫備之意備不豫則憂時至故不覺其忽近耳○義府安而忘危則危出於所安治而忘亂則亂出於所治此無遠慮者之有近憂也戒於無虞圖於不見使人思患而預防者其斯言乎○仇滄柱目所謂遠慮不是私意計較以圖必得正是慮善而動盡其道之當然而自無後來之患也又曰聖人敎人慮患於未然全在反身克己上若徒咄咄書空則憂乃不免矣愚按反身克己中正復處事精詳有萬全籌畫如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豈是苟且目前之計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義府〕曰未見猶有望也曰已矣乎絕望矣〔按〕夫子此歎警人之意愈切不必如第九篇云專主爲衛靈公而發矣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國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文仲使國人祭之惠譏之以爲不合祀典且決海之有災已而

果然文仲聞之引爲己過謂季子之言可法使書以爲三筴卽此一節文仲於惠之賢不爲不知矣范氏曰臧文仲爲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又以爲竊位精義楊氏曰任國事以旁招俊又爲職不任其職非竊位而何侯氏曰事君以人而蔽賢不得居位之道竊據之也謝氏曰所以蔽賢者無他知保祿而欲以擅之也是以謂之竊位或問論之曰范楊侯得之謝說甚矣文仲之賢蓋不至是也○或問小註此章上斷下案竊位便是不稱其位有愧於心卽知賢而不舉也聖人作春秋之意詞嚴義正凜然不可犯○勿軒熊氏曰公叔文子與大夫僎同升則稱其文臧文仲知柳下惠而不與立則譏其竊位蓋在上位以薦賢爲重也〔按〕此本楊侯之說蓋大臣當國原以薦賢爲己職能薦賢則稱其位不能薦賢卽不稱其位既不稱其位卽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以爲竊位國非苟也○雙峯饒氏曰竊人之物者惟恐人見而奪之

竊人之位者惟恐賢者見用而逼己文仲自居上位亦自
有所長若與惠並立便被他形出己之短所以蔽而不進
之按此用謝說似為朱子所不取然細思夫子既下一竊
字復揭一知字竊字分明從知字下斷蓋以惠之賢若不
知則已文仲却實是知而不與之立豈得以自處不知者
此其心豈非自以德不稱位惟恐惠一見用而形己之短
惘然盜得而陰懷一腔曖昧都是一知字中癥結夫子既
直斷其為竊位〇曰又以為不仁正不得以素有賢名而
姑從末減此朱子所以又以為詞嚴義正即
聖人作春秋之意則謝說亦不為文致也

〇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遠去聲

責己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精義楊氏曰躬不自厚而責人無已其取怨也孰甚焉〇
洪氏曰雖責善義所當責亦必以自厚為本〇語類厚是
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又曰只是責己要多
責人要少〇謂之薄者如言不以己之所能必人之如己

隨材責任耳非舉而弃之自有六經以來不曾說不責人
是恕〇集編韓子曰古之君子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
蓋本於此〇新安陳氏曰此即成湯檢身若不及與人不
求備之意脩己待人當然之理也非謂求遠怨而後為之
遠怨乃自然之效耳按此說即本或問〇蒙引責己厚則
身益脩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不招怨〇輯語此
章當從上兩句推論出遠怨之理不可從遠怨意逆看上
兩句〇紹聞編東萊呂成公少褊急一日誦夫子此言平
時忿懥為之冰釋
學不可不如此

〇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
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語類只是要再三反覆思量若率意妄行雖聖人亦無可奈何〇雙峯饒
氏曰上言如之何是思而處之下言如之何是思之熟而
處之審也〇集解曰如之何如之何乃就謀事人心窩裏
心與口自相商度之辭須連讀今看方見其思慮之深不
曰如之何如之何者一是木石不知如之何一是躁妄不
肯如之何聖人即借此三字打動他〇吾末如之何猶云我
也與他不轉亦隱然見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絕之
正深
警之

〇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好去聲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
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
也 或問君子羣居將以講道義進德業也今終日之間而所言所行如此皆非所以存養善心而為造道入德之資也其自暴自棄聖人得不為之深憂哉難矣哉者憂其不入於道德而將罹於患害之微辭也〇文集下三句雖從第一句帶下來必羣居終日而如此尤見得下二句為亂道言不及義無學識之村人多如此既言不及義而惟

止好行小慧則其為邪惡傾險之小輩審矣欲免於罪過
難矣哉〇問慧固明智之稱曰小慧則不本於義理而發
於計較利欲之私耳〇南軒張氏曰義者天理之公小慧
則繆巧之私而已〇小慧之好義之賊也〇雙峯饒氏曰此
雖兩事其實相因〇明氏曰集註所謂滋則其心日甚一
日熟則其機日深一日所以至此者以其羣居而終日如
此也〇蒙引非惟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只據理言耳然
必如此〇方說得難矣哉意全入德就好路說患害就不好
路說〇係辨放辟邪侈之心滋是本體壞了行險僥倖之
機熟是連作用都壞了皆無以入德皆將有患害無以入
德是就當下說將有患害是推及後來說〇紹聞編此章
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章皆聖人警厲學者至痛切之言
張子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
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耳吾謂亦見有如此而不
入於非僻陷於患害者乎故聖人兩
處俱云難矣哉按此係最發人猛省

〇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

哉孫去聲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紹聞編義以爲質質字對下行之出之成之說事之可否
從違○一斷於義以爲之本○這便是義以爲質如物之必有
質幹然○集解精義之學在事前爲質却只在事上見須
貼定制事說以爲字着力凡事都靠此作主宰若非
此就如沒骨幹一般所謂無質不立是何等鄭重○而行
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語類義以爲質是制事先
決其當否了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此是禮以行之然
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則亦不可且如人知之尊
卑之分須當讓然讓之之時詞氣或不能婉順便是不能
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者是始終誠實成此一事却非是孫
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輯語申之曰信以成之句雖舉
在末乃貫徹始終道理與上兩句有別然信以成之却須到
成終乃見○義只是合宜有剛決意思然不可直撞去禮
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爲貴義不

和用禮以行之已自和然禮又嚴故孫以出之從容不廹
信是朴實頭做無信則義禮孫皆是僞○問義是就事上
說蓋義則裁斷果決若不行之以節文出之以退遜則恐
有忤於物信以成之這一句是徹上三句言若不誠實則
義必不能盡禮必不能行而所謂孫特是詐僞耳曰也是
恁地○問禮行孫出何以別曰行是安排恁地行出是從
此發出禮而不孫則不免矯世以威嚴加人人固有行之
合禮而出之不孫者○集解禮有許多節文度數必須逐
一安排無過不及之失故曰行孫又是就推行時有從容
退讓意思不假安排自然發出故曰出翼註云禮是中孫
是和大意亦如是禮與孫俱在義上見而孫亦即禮上見
分之則二合之則一也○陳氏曰事到面前便斷可否此
在先是義以爲質可否既定或從或違所以區處須中節
文是禮以行之行出去須遜順而無矯飾方不忤人是孫
以出之其總歸須誠實則此事之成無欠缺可悔處是信
以成之四者皆一套事只於日用間驗之自見○紹聞編
如湯武之弔伐義也然行之未嘗不以禮出之未嘗不以
孫始終只是一箇畏上帝救民於水火之心何等眞切○

聖人雖仗至公大義以弔民伐罪然謙謙不以自居熟玩
誓誥諸篇禮行孫出氣象藹然可見○大則禪授放伐近
則出處去就小則一言一動莫不皆然如孔子之去魯可見乃君子之道也集解集註於上四句
曰以爲曰必有曰必以曰必在皆指示用力之詞於末句
曰乃君子之道味一乃字見得必如是然後爲君子○句中
有期望之意有責備之意須學問到涵養足○先事有精義
之識臨事有此義之功日積月累優游饜飫方能三項一
齊非到始終表裏衆美畢臻此君子所以不易及也莫但作贊美詞覷過○程子曰義以爲質
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
爲本精義楊氏曰君子所主者義而已義有分宜儀章品物爲之容節所以行之也行而不以孫出之則禮不
和孫而不以信成之則其爲容節也浮文而已無著誠去
僞之道亦不可行也四者具則文質彬彬故曰君子哉或
問論之曰孫出信成二句不主於義而主於禮雖其文勢
相因有如此者然亦當歸於義文意始完備矣○紹聞編

行之出之成之俱指義而言只是一時事只是一箇義而
行之有禮出之又孫始終表裏又只是一箇眞實心合來
總是成就箇義故以義爲本○輯語問三之字或指事或
指義當如何曰全節總說制事舍事講義便落空而質行
出成俱無着矣故註首提制事二字然本文以首句爲王
下三句完全此一句文法自別今若將三之字指事說亦
無甚礙然將四句平看矣看註中而字一拆自然平看不
得畢竟指首句爲是按指首句則三之字自合照程子指
義而言而義以制事則所制之事即在其中至謂三句蝦
聯層遞行之主義出之兼禮成之兼禮孫亦朱子所謂文
勢相因不宜盡抹要須鄭緊跟義字遞說生得主從分明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
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語類問程子謂敬以直內
云云曰只是一箇義義以爲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處說起
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按此推本而言然在本
文不必添出○問以敬爲主則義爲用以義爲本則下而
三者爲用曰然○紹聞編義以方外禮行孫出信成皆所

以理會方外之事也或疑義形而外方恐只是義以爲質上面事事禮行孫出似說不得方曰方非稜角峭厲之謂乃是事事有定分蓋義自是方欠他底不得易置他底不得禮行孫出亦只是盡其事之宜而已措置得恰好便是禮便是孫盡其事之宜卽所謂方也按義中自着不得一毫陳忽故行此必以禮義中自着不得一毫鹵莽故出此必以孫至於信則方其制事之始本是一片實心自始至終豈容得一毫虛假故必合禮孫信三者才見得義之所以爲方外固須一一體認然絕非逐項增添此夫子所以必歸諸成德之君子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精義范氏曰人之病在於不修己而好求人知故每言此以誨人也○南軒張氏曰病無能者非他也病夫履行之無其實也○疑問此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只倒得一下然冒以君子二字便說君子之心深以無能爲病而不病人之不已知與不患起語作儆戒之辭者有別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南軒張氏曰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義府申之曰君子之疾非疾其無名也疾其無實也非疾人之不見知也疾我之無可知也推此心則當其未沒之先而汲汲焉以求盡其實者不容已矣夫子此言蓋勉人及時進脩也○雙峯饒氏曰言沒世者蓋棺事乃定生前或可干名死後却難黙不得公論方定非有可稱之實者必不可見稱於人沒後有名可稱則眞有善可知大學沒世不忘亦此意○齊氏曰求有爲善之名固君子之所羞終無爲善之實亦君子之所惡故長而無遜孔子責之四十五十而無聞孔子歎之沒世而無稱孔子疾之然則學者亦可以勉矣○精義呂氏曰論爲善之效則疾沒世而名不稱語信道之至則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或問小註此章要在求字上看出君子小人之所以分處君子凡事無不反求諸己何嘗有尤人之念乎若夫小人則不能反求諸己而惟歸咎諸人也○南軒張氏曰君子無適而非求諸己小人無適而非求諸人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紹聞編聖人此言甚有該涵言君子小人之處心行事每每如此卽如一言一動之微君子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是求諸己小人則巧言令色欲以悅人之觀聽是求諸人求諸己故君子有以自立求諸人故小人常志在隨人求諸己故能盡己求諸人便常至喪己○輯語只是用心處向裏向外之別才求己故是君子用心才求人便是小人用心不待求己求人成就時才分兩種按此亦與爲己爲人章相似但彼處單措爲學言此則兼學問事業持己接人俱在裏○精言爲善非以要名積學非以干祿求諸己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亦求諸己也小人反是○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或問楊氏之說似太巧曰雖巧而有益於學者吾是以著之○合訂此章若依楊氏合上二章爲一意則白文二求字是求名也謝註無不反求諸己味無不二字言君子事事物物念念反求諸己不願外爲人也說較平實不粘上二章爲是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精義伊川曰此矜尙之矜也語錄矜是自把捉底意思又曰是個珍惜持守之意

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精義范氏曰矜以自厲故與人不爭羣而無隨故好惡無黨小人矜必至於爭羣必至於黨愚按將小人一對照方見得集註用然字一轉不是將上下截看作兩峙○南軒張氏曰矜莊自持易至絕物而失於爭羣居相與易至狥物而失於黨君子非與人異也處已嚴而不失於和故矜而不爭非不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於公故羣而不黨○慶源輔氏曰莊以持已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乖戾之心生而與人爭和以處衆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阿比之意起而與人黨天理存亡只在一息之間夫子言君子如此所以使學者於持已處衆之際戒謹恐懼務盡其理而防私意之或萌也○倪滄杜曰矜是守正爭是遲氣羣是公心黨是私意其實本不相同其源頭只在認得君子直則剛直之操和平之養自與爭黨過別輔氏欲於矜羣內看出爭黨愚獨於矜羣內看出不爭不黨○輯語矜羣爭黨毫芒之差只爭此秦越之異亦在此蓋以事迹言之則矜羣畧過便是爭黨若以心術言之則方

其矜羣渾是一團天理才過爭黨一分便是私心也而宕一折此間須壁立千仞始得○而字一轉正辨矜羣之真僞又曰不爭黨只完得矜羣●愚按就人看君子矜易於爭羣易於黨而字應有一轉若就君子本來道理看則矜自不爭羣自不黨而字只須直下解此則滄杜與輔氏之說正互相發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精義范氏曰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聽其言者必觀其行故不可以言舉人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陽虎之言孟子取之故不可以人廢言○或問小註此章書宜乎看兩不以字正君子至公至明之妙用○新安陳氏曰君子不以其言之善而遽用其人以人之行多不及言故也亦不以其人之惡而廢其言之善以一言之善自不可沒故也○南軒張氏曰以言舉人則行不踐者進矣此固不可然而雖使小人言之而善亦不害其爲善言也以人廢之則善言弃矣故君子雖不以言舉人而亦不以人廢言公心無蔽也按此側串說亦通然畢竟兩不說爲穩○集解上是慎於用人下是廣以納言言好底不是不舉只不以言舉耳人不好底斷然要廢然不并廢其言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

按推己及物恕也其施不窮此其所以可終身行之也一言只是一字恕是也行之是行此一言之字坐得實行字方認得眞子貢原是問一言不是問行時解每將行字看作問行章一則非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正是可以終身行之處終身離不得人已便終身離不得恕人但解末二句是恕字注脚不知末二句正對付終身可以行之解此方得通身了暢○語類恕可以終身行之是行之無窮盡問恐推到極處便是以已及物爲仁否曰這未說邪一邊只說推在又曰絜矩正是恕○問孔子言恕必兼忠日不得忠將不成恕言恕忠已在裏面了又曰分言忠恕有忠而後恕獨言恕則忠在其中若不能

恕則其無忠可知恕是忠之發處若無忠便自做恕不出按恕本於忠推原本領理固如是然必明補出則一言之外又添一言了況忠爲體而恕爲用子貢問終身行意在用一邊故夫子只告之以恕言各有當也○南軒張氏曰人之患莫大於自私恕者所以克其私而擴公理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之方也是所當終身行之者其至則仁也忠恕體用也獨言行恕者蓋於用力處言之行恕則忠可得而存矣朱子驗之曰此句未安云云誠能行恕則忠固在其中矣蓋無忠做恕不出不得云忠反因恕而存也○陳氏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只就一邊論其實不止勿施所不欲者凡已所欲者須要施於人只是推已之心流行到那物而已○紹聞編推己及物其施不窮非有資於人非有待於外道吾身之所按絜而以吾所固有之心聽凡物之自求而處以物所自有之理總皆在我施之心無盡事亦無盡也○輯語恕字中實事無窮攝充不盡直至堯舜猶病止是恕字中極頭田地○尹氏曰

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

也。輯語恕之本來與恕之盡頭即仁也當與我不欲然看愚按仁道雖言而恕則從人處分都可下手故聖人只教他行恕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慶源輔氏曰始則推己及物終則爲聖人之無我不出乎一恕字而已終身行之豈不爲宜此必極其效而言之知要之說尤爲有警於學者愚按雖列圈外然實與內註相發恕之所以可終身行處本自精辟向裏何等切要但輔氏以爲極其效而言則後來錯認行字爲子張問行之行未必非斯言貽誤故行字須脫離之字不得乃爲脚踏實地終身行之是終身自做不盡非計功程效彼往咸宜之謂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譽平聲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

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語類毀者那人本未有十分惡自家將做十分惡說他便是毀若是只據他之惡而稱之則不可謂之毀譽如一物本完全自家打破了便是毀若是那物元來破了則不可謂之毀譽亦是稱獎得來過當○下面只言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如何不說如有所毀須知道是非與毀譽不同蓋當其實曰是非過其實曰毀譽當時公道行是言是非言非而無有過其實者然以忠厚褒借而譽者容或有之然亦已試其實矣其過實而毀者必無也○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如雍也可使南面之類是也○或問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毀者惡未著而遽詆之也試云者亦驗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也蓋聖人之心光明正大稱物平施無毫髮之差故於人之善惡未嘗少有過其實者然以欲人之善也故但有試而稱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也故惡之未著者有以決知其不善而卒未嘗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及毀蓋非若後世所謂取言人過而全無黑白者但有先棄之善而無預詆之惡是則聖人之心耳○文集聖人或時有所譽雖其人善未至此然必嘗有以驗之而知其將至是矣蓋聖人善善之速惡惡之緩而於其速也亦無所苟焉○愚按兩誰字與無字微別上承吾之於人也索諮下與斯民也相稱便隱然見得直道難誣不容自我而枉只此四字大指已攝下如有所譽特就誰毀誰譽中抽出言之擧畢見雙非另生一意斯民也飭亦止申明所以不容毀譽之故耳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述朱節上文吾之於人也人字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本節是推原夫子無毀譽之故先補所以

二字與下釋本文所以二字相呼應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時字中含三代之君說按朱子用意尤在一即字便隱然見得今古不易民而治所以善其善惡其惡兩其字指民而所以善之惡之者則指君也○語類所以字本虛然意味乃在此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新安陳氏曰此句繳上一截誰毀誰譽之意○仁山金氏日此章勉齋親見朱子改訂註文直至通宵又謂此句難得簡潔然宜挑出直道獨解而後及句意其辭若曰直道而行謂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用以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似爲簡明愚按畢竟今本老到○或問斯民之指爲今日之民何也曰以他文推之如何尹所謂此民是民皆指當日之民而言況今先言斯民而後言三代則是正指今日之民而上推三代以實之之辭也日以斯民對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則所謂斯民者乃三代之時所當行其直道之民又何疑哉○語類聖人之

言與後世別如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有合下底字無乃便不成文此句全在所以上言三代之直道行於斯民也古亦此民今亦此民三代能行之耶○此緊要在所以字上民是指今日之民即三代之民三代蓋是以直道行之於民今亦當以直道行之於民直是無枉不特不枉毀雖稱譽亦不枉也舊嘗有此意因讀班固作景帝贊引此數語起頭以見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其意蓋謂民無古今周秦網密文峻故姦宄不勝到文景恭儉民便醇厚只是此民在所施何如耳此正得之○文集答呂伯恭書曰誰毀誰譽一章所論得之但只說得三代直道而行意思更有斯民也之所以六字未有下落斯民也是指當時之人而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大抵聖人之意止是說直道可行無古今之異耳述朱此與語類前二條指三代之君說若不是君孰以直道行之於民別條皆主民言當是朱子未定之論○愚按直道而行屬三代其所以直道而行者却主斯民○人之生也直惟民

自本直○故三代以直道行於民○今之民即古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味註中一即字須看出三層曲折王文洛程世有古今而民無古今民有古今而理之在人無古今○此五帝三王所以不易民而化也○後之論治者乃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譌不復可以德化亦未之思耳○李安溪曰講此節以直道專屬民心者固非亦有專主在上之人行直道於民者而於斯民也三字所以兩字全不體會亦非也蓋時至春秋人皆謂民心不古直道難行故夫子謂民性之同今古不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之者即斯民也○守溪大結云云正朱子與勉齋詳定之意○直道而行所以然之故在斯民而行之者自在上此因不待言但本文止渾其詞日三代集註亦不曰三代之君而曰三代之時何也蓋三代盛時上有以直道主治之君下有以直道輔治之臣而且俗尚淳龐人敦禮義一切士君子公是公非無所毀譽夫子追思其盛故渾而言之曰三代集註亦體此意而以時言○若竟指明三代之君則是謂夫子嚴然以禹湯文武自況矣而可乎○李安溪文提起民之秉彝萬古不滅一言三代之君相所以順其性而賞之罰之一言三代之士君子所以公其情而好之惡之意理最為渾備○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新安陳氏曰尹氏之意畧而未與朱子就其說發明得精切至到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乃人心天理所在萬世如一日也三代之人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聖人不得容私於其間也然有先褒之善而無豫詆之惡善善急惡惡緩之心未嘗不行乎其間蓋好善忠厚之心與善善惡惡無私曲之心並行而不相悖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夫音扶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夫

悼時之益偷也勉齋黃氏曰今亡已夫歎古人謙厚之意不復見也○說統無限感慨全在吾猶及三字上○史闕文是不扶已所見以自是馬借人是不扶已所有以自私朝有信史則是非明野有淳風則禮教著夫子所以撫今而追昔○蒙引須看本文猶字本註愚謂此益字可見向時已偷如今益以偷矣傷痛之甚也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新安陳氏曰疑以傳疑物與人共皆人心近古處二事雖小而人心之不古亦可見○蘇氏曰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豈有損益於世者哉然且識之以為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烈是以日趨於浮薄而莫之止也○輯語今昔之感聖人胸中幾許大事豈僅此二細故哉然即此細故而世風益降言外寄託正自無窮○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存德人有所得守之於己德也巧言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使人聽之惑於是非而無定守故曰亂德○或問巧言是他人之言不知其言之為巧而我聽之則是我以巧言自亂其德與小不忍而自亂其大謀者無異矣○〔按〕集註於變亂是非下特着聽之二字可見德之亂不在巧言而在於聽巧言蓋彼雖能變亂是非我不聽則亦不見其亂德也須是聽之則我內自亂了方喪所守

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或問忍之為義有所禁而不發焉耳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也匹夫之勇不能忍其暴也謝楊以為無果斷之才侯氏以為無含弘之度兼此二說乃盡○〔條辨〕不忍未便是不好處病在小字上以些小牽制而流為姑息則雖大有所害而不顧矣以一朝之忿而遂縱其暴怒則雖遠大之謀而皆敗矣故婦人之仁匹夫之勇雖若不同而其不能含忍則一也○〔說統〕理明自不至喪所守氣定自不至敗所謀此知言養氣之功所以不可不豫也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眾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精義〕范氏曰眾惡之必察焉者為其近於獨立也眾好之必察焉者為其近於鄉愿也侯氏曰眾人之好惡固已知其多當也然而如陳仲子之廉匡章之不孝君子亦當察也○〔南軒〕張氏曰天下之善惡有如黑白之易明者眾之好惡固所同也至於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之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此眾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如孟子於仲子匡章是已故眾人之好惡君子必察焉取於眾而察於獨理斯無蔽矣○〔胡氏〕曰察者詳審之謂非謂眾人之好惡皆非也特恐其或蔽於私故加詳審焉〔愚按〕無論眾人之好惡或蔽於私在所宜察即使眾人果出於公亦須察然後實見其可惡可好處說到此兩必字方勘得盡○〔輯語〕可疑正在一眾字一箇人如何能使得人皆好皆惡此中煞有可疑然所謂察者也只是推究其所以致惡致好之由此正聖賢從人情物理中勘驗學問處不是觸處懷疑自用講機權好翻案也○〔雙峯〕饒氏曰眾好惡固當察然我心無私意方能察之若有私意則眾好惡之得其當者反或以為非矣所以惟仁者能好惡人也〔按〕此推本所以能察之故集註引惟仁者針對眾人正即此意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人之身即道之所寓道外無人道即人之所以為人之理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備義〕范氏曰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有大人則有大道有小人則有小道道本無體廣狹在人非由道也○〔語類〕問人能弘道先生以扇吟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搖扇扇如何搖手○人者天地之心沒這人時天地便沒人管○〔四如〕黃氏曰弘有二義人之得是道於心也方其寂然而無一理之不備亦無一物之不該這是容受之弘及感而通無一事非是理之用亦無一物而非是理之推這是廓大之弘其容受也人心攬之若不盈掬而萬物皆備於我此弘之體其廓大也四端雖微火然泉達充之足以保四海此弘之用性分之所固有者一一盡收入來職分之所當為者一一使推出去方是弘〔按〕容受一義於集註似為添出然必有容受之體方能有廓大之用推說一層自可本義只合以廓大為正言遂則內而身心性命外而天地人物無不該言弘則盡己性盡人物之性●參贊化育無不備而廓而大之則一視乎人之能所自致●〔或問〕小註此須要得廓大意思若論道之本來原無待人去弘他才說弘便是發明恢廓之義已見非人不可但令人只解重上句不知此章之神全在下句要人十分體認只管推捱進去直是放手不得○〔輯語〕但云人能弘道則人猶或希異道亦有功於人惟復加非道弘人一句令人當下便有警醒覺悟正是聖人加一重鞭策也

○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或問〕張子之意微而顯矣大率人即道之所在道即所以為人之理不可殊觀但人有知思則可以大其所有之理道無方體則豈能大其所託之人哉○〔紹聞編〕盡性如戒

謹不睹恐懼不聞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皆是心做出蓋人者天地之心所心又人之主宰此人之所以能弘道也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性只是理全靠此知覺方發揮得此理出良知良能可充之以至於無所不知不能故曰人能弘道道即是人心中所具之理雖其稟受於天原無所不備而非人則不能以自弘發此言非人不能以自弘只緣足人能弘道句至下句非道弘人或解作非道自弘却不可蓋論弘人明是大其人如為聖為賢之然若論成功之後則道弘而人亦與俱弘似人之弘亦因道而弘然其所以能弘者則須人自擴充弘道者人弘人者亦人道更無從着力此集註所以云道不能大其人或欲收作道不能自弘於人者非也○黃氏曰人能弘道當自勉以力求非道弘人不可安坐而求得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

矣。精義范氏曰舜戒羣臣不曰無過而曰予違汝弼仲虺稱湯不曰無過而曰改過不吝聖人猶不敢自謂無過而況其下者乎惟過而不改則是為過若其能改則不謂過也或問論之曰范說亦善然本文正深責不能改過者之辭今乃為能改則復於無過之說是雖若可以互相發明然一勸一懲意之向背則不同矣按本文是謂二字危悚之至故集註先揭過能改一層下乃極言不改之失與范說只爭一先後位置間而用意迥別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

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語類問聖人真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否曰聖人曾恁地來聖人說發憤忘食却是真箇恁横渠知得此意也嘗言孔子煞喫辛苦來○其註云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思是硬要自去做底學是依這本子去做便要小着心隨順箇事理去做而今人都是硬去做要必得所以更做不成須是軟着心貼就他去做按此學中便兼有思意若不善會未免又說成以學廢思了○問如何是遜志曰遜志是卑遜其志放退一着寬廣以求之不忒恁地迫窄便要一思而必得○四書通書說命惟學遜志一句六經言學所從始非特取卑遜之義不凌節而施之謂遜蓋勉勉循循其學有自得之益勞心以必求徒思而未必有得也○蒙引勞心以必求者強探力索必硬要得也故勞而無功遜志而自得者深造之以道而自然得也得之於優游涵泳之中其理實而味永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附南軒張氏曰學原於思思固所以為學也然思至於忘寢與食而不以學濟之則亦為無益聖人非以思為無益也以思而不學則無益爾聖人固不為無益之思即已而言所以致也○條辨吾嘗二字直貫到以思住故註以一句字截之然無益二字若不頓斷則猶不見思之徒勞而死心揭地以從事於學故亦以一句字截之能於頓截處領神則一章之大意已解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

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語類凡言在其中當以餒字推之蓋言不必在其中而在焉者

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精義楊氏曰耕也而有豐凶之不常則餒在其中矣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則祿在其中矣為大人之事則何謀食憂貧之有按祿在其中下自須如集註用然字一轉若照楊氏直下則君子之謀道轉似巧於謀食矣

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語類上面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蓋以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又恐人錯認此意却將學去求祿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貧而學也○學固不為謀祿然未必不得祿如耕固不求餒然未必得食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却只見道不見祿如先難後獲正誼不謀利睹當不到那裏○問覲此一段則窮達當付之分定所當謀者惟道耳曰此一段不專為有命蓋

事爲學者當謀道而設只說一句則似緩而不切故又反覆推明以至憂道不憂貧而止又曰此章說得最反覆周全如云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了中央又分兩脚說學也祿在其中耕也餒在其中又似教人謀道以求食底意思了而知說憂道不憂貧便和根斬了○雙峯饒氏曰首句重在謀字上末句重在憂字上謀以事言憂以心言○蒙引憂道是本其所以謀道之心也憂還在謀先○四書通凡學而謀食者只爲貧富關打不透耳果不憂貧自不謀食○饒諸有一毫謀食之念便不是謀道然亦有不必皇皇謀食而亦未皆有志於道者此種人豈得自附於君子故謀道不謀食須兩面對勘始得○愚按謀道不謀食是言其大槩如此乃耕本謀食而餒在其中學本謀道而祿在其中遂分兩途而常混在一處故直須根究心窮到得憂道不憂貧不是眞謀道不謀食不然心上有一毫夾帶則爲學都是爲祿豈君子之所出乎○舊解謂語雖三轉只是一意看只將首句立定綱宗中二句閑末句緩大指自得註中亦只是祿在其中下有然字作轉此尤通身筋節朱子最着意處

○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在外者爲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精義伊川曰此言中人以下也若夫眞知未有不能守者按此與朱子重仁之說小異而理可相參○張子曰所謂知及之必欲仁守之者恐其雖得必失耳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守之所以貴於爲也○或問小註既不能守之又何謂雖得必失蓋且就知之上說箇得○歐陽講義得之於學問思辨之際失之於克伐怨欲之中○半塗而廢遵道亦徒然耳故必仁知兼備然後可以言學○係揣學問先分箇得與失只一箇仁不能守那知及都無用雖仁不能守尙是知之不眞然畢竟不有之於身由於爲私欲所間力行上衰颯了故朱子謂此章當以仁爲主但以後節節都有工夫不可謂一仁守便無餘事耳○首節當另提見知及必要仁守下二節就仁守上推言之○又要莊以涖動以禮見由本及末之意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精義伊川曰仁能守之有諸已也又曰謂仁能守之莘莘於此者此言未爲體仁仁則安矣所以云守也按如此看守字方是所知者在我方是大本已立○語類此是說講學莊以涖之以後說爲政又曰知及之仁能守之是明德工夫下面是新民工夫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語類問克已復禮爲仁到仁便是極了今却又有莊以涖之動之以禮底工夫是如何曰今自有此心純粹更不走失而於接物應事時少些莊嚴底意思閑閑婆婆底自不足以使人敬他此便是未善處問此便是要本末工夫兼備否曰固是但須先有箇知及之仁能守之做箇根本了却方好生去點檢其餘便無處無事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點檢處○或問小註此章要得遮入語意不可將莊涖動禮攝入仁字中○潛室陳氏曰雖是仁能持守然當臨涖之時舉動之際此心少懈即妄念便生須逐時照管令鏬縫不開則惰慢之氣無自入此聖賢點檢身上工夫周密處○輯語莊涖是裏面工夫足不充得到此雖似輕於知仁然火候不到此便有弊病○係揣註謂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厚於內分明單頁仁守說來見仁守上猶當加細密工夫也氣是氣稟習是學習或是氣稟生來本偏外面少嚴肅或是學習後來偏了只道心體無私遂不加檢點故亦有不莊以涖者要須內面持敬爲主外面照管得到則衣冠瞻視自是肅然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

語類莊以涖之是自家去臨民動之不以禮道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將禮字歸在民身上問使他做事要他做得來合節柏否曰然看那動之字便是指那民說使他向善便是以禮不使他向善便是不以禮如古所謂蒐苗獮狩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之事便是使之以禮蓋是使他以此事此事有禮存也○精義伊川曰動之以禮在彼而應也○或問小註動禮乃三代化民成俗中事如鄉飲酒禮及蒐苗獮狩進退等法便是使之以禮動之不以禮乃於化民成俗之具有未盡善者非特為民之不服而已○紹聞編朱子謂下稍禮字歸在民身上蓋若說為政者自身則莊以涖之正是說自家非禮不動莊字內便含得有禮字在何得又言動之不以禮此動之即承上涖之之字皆指民而言在已由禮而不能動民以禮於已則是而於人則非亦非盡善之道故云然○輯語動之以禮在知及仁守莊涖後講則禮雖節文之微而動之之道却精○條莊使民不但合乎義理而併合乎義理之節又此王道之極至處然究竟只完得知及仁守之分量也○說統知及

二句雖是疊上文語然聖人不厭重複極有意味評本言雖知仁莊涖相須不偏而動民猶不可不以禮正見學問內毫釐不可缺意要在此處得解

○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語類此章當以仁為主知及之所以求吾仁涖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到仁處大本已好但小節略略有些未善如一箇好物只是安頓得略傾側少正之則好矣不大故費力也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或問此章之意發明內外本末之序極為完備而其要以仁為重仁能守之則大本已立雖臨民不以莊動民不以禮亦其支節之小失耳然亦不可不日警省以求盡善而全其德也問程子范氏皆以此章兼處已臨政而言何也曰知及仁守為學之事也莊涖動禮為政之事也然為學者雖未及乎為政至於接物處家之際亦非莊涖動禮不能也

為政者雖不專於為學然非知識之明與持守之固則亦無以為臨政之地矣此說者所以兩言之也○四書通大本已立固足以見其心德之全小節未善亦足以為全德之累○松陽講義不莊涖是瑟僩未能暢發到赫喧處不以禮是道之以德而齊禮處未能精密總見德愈全而責愈備氣稟學問之小疵皆不可不變化而充滿之也按此即大學明德新民所以必要止於至善之意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精言註中知字屬觀人者謂我以此知之也可小知不可小知通就我言受屬為所觀者謂彼所能受也可大受不可大受通就彼言愚按但將君子小人字一類則兩邊語意自清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

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精義尹氏曰君子務其大故不可以小知小人局於小故不可以大受○南軒張氏曰君子而小知則不盡乎用小人而大受則必敗於事此其為任賢使能之異與按此二條堪與大註相發明正反兼舉方盡白文可不可之義○又集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藝故不可小知任天下之重而不權故可大受小人一材之長亦可器而使但不可任大事耳○或問可不可皆主於觀者而言為稱量斟酌之語○或問小註可不可非能不能也註中未必二字非謂君子不能正謂人不可以此知君子也○紹聞編此章不可以才德分大小大者兼才德小者特一事之長爾○材德足以任重任重謂大有所負荷也大抵人之有為視其德量材器德不足者履盛則滿而涉險則溢材不足者投艱則亂而謀大則窘是其器量之所受者止於斯也○器量字是生於本文受字君子言材德則器量在其中小人既器量淺然則材德無足言但未必無一長可取○集註云此言觀人之法者蓋可大受者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而不可小知者以此

不害其爲君子也觀小人則反是蓋小人器量淺狹使以其小者信其大者而使之受非其任處非其據豈不僨事然未必無一長可取聖人明於知君子而亦明於知小人則於小人固不妄任而亦無弃材也真天地之心哉○〔條辨〕此章君子小人只在器量材具大小上論不在人品心術邪正上論○〔愚按〕語類中有以盆成括小有才未聞大道指證者朱子謂其於本文可不可義理無當正此意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先兩平比照一層作襯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以內外身心兩意比較方剔得出甚字意是仁有甚於水火而

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放此○或問仁與水火皆民之所賴以生者而有內外輕重之殊故仁之急有急於水火然水火猶或害人而仁則未嘗害人蓋固民之所急而反復其利害以深曉之○蒙引上言仁之甚切於人以見其所當勉下言仁之無害於人益以見其所當勉○問夫子言吾未見蹈仁而死又言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層宜陳氏曰蹈仁有蓋無害人何厲而不爲此勉人爲善之語若到得彼身成仁處無是時不管利害但求一箇是而已學者患不蹈仁而蹈仁則心無計較之私若義所當死而死雖比于不害爲正命〔按〕此義不宜夾入本章然自是至論故語類以爲此章特爲凡民發有陳氏之說方見得志士仁人不可作一例看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爲己任也〔語類〕問這當字是承當之當否曰然亦是任字模樣○子善問直卿云當仁只似適當爲仁之事集註似以當爲擔當之意曰如公說當字謂值爲仁則不讓如此恐不值處無多所以覺得做任字說是恐這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這般處須得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偏長可做底事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或問〕弟子之於師每事必讓而不敢先者也至於以仁爲己任則當自勉而勇爲必不可以有讓也蓋仁者己之所有而自爲之非奪諸彼而先之也何讓之有所謂不讓者則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者其事則顏子所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而已大抵此與上章皆勉人爲仁之辭上章爲凡民都不知仁而憚於爲之者發此章爲學者粗知爲仁之美而不知勇於有爲者發各有所當云爾○〔四書通〕當字大有力量不弘者當不起不毅者當不去請事斯語顏子當之仁爲己任曾子當之顏

曾遜於夫子之門未嘗以當仁之事而遜於夫子也○〔集解〕當仁字須重看讓則不能當當則自無可讓不讓於師見師且不讓何況他人不讓只足得一當字於師只足得不讓須知此是旁觀者之辭非當仁者時存此意也○程子曰爲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語類〕見得道理是如此便須只恁地做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爲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語類〕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心○諒字論語有三箇匹夫之諒貞而不諒是不好友諒却是好以貞對諒則諒爲不好諒信之小者至孟子所謂亮恐當訓明字○〔精義〕明道曰諒與信與貞大體是信諒必爲也○〔或問〕處義既精不期固而自固者貞也不擇邪正惟知必信而不易者諒也〔通〕朱貞字中兼有知字意在易傳貞者事之幹原是有之德見得真守得

定與不知而固執者自別○南軒張氏曰貞則信在其中但執小信而於義有蔽則失其正而反害於信矣○輯語正是其理正而固有精審質體毅守意合看乃得貞字之貞復精審意在先實體言其正毅守言其固本是言君子之貞自不同於諒無兩層毅然却因貞疑於諒而世有以諒爲貞者故不可不與劃淸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文集今之仕宦不能盡其職者是無邪先其事而後其食底心○或問敬事後食夫子之意蓋曰敬於其事而後其求祿之心耳諸說以爲先敬其事而後可以受祿則失之矣○雙峯饒氏曰爲人臣者但知盡其職分而已祿非所計也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之意○胡氏曰後其食者蓋委置之不存乎念慮之間非才任其事而即有

得祿之心繼之也若曰先敬其事而後有求祿之心則義利雜揉公私交戰其不爲利心所勝者幾希○南軒張氏曰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官有尊卑位有輕重而敬其事之心則一也後其食猶後獲之意然則爲貧而仕則奈何孔子嘗爲委吏矣亦曰會計當而已矣蓋亦敬其事以爲主也若曰爲貧而仕食焉而已遑恤其事則失其義矣○愚按識得主一無適之義則敬事自然後食後食亦正是敬事處然聖人必作兩層說到方見得匪躬之誼與純臣之心

○子曰有敎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敎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慶源輔氏曰人之性同乎一理而已然其品類則有善惡之異者何益於其始生也已有氣禀淸濁之分及其少長也又有習染邪正之異苟欲合其異而反其同則在乎敎耳故君師有敎化之妙則人皆可以復其善而自無爲惡之人豈可復論其類之惡哉○南軒張氏曰所禀之資雖有不同然善惡之類未有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莫非善故聖人有敎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敎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强豈有氣類之不可變者乎然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則氣類又若有異何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敎有善反之功其卒莫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按此可見人之不能復於善者止因不受敎之故而敎自不任受也○義府有無二字相爲呼應人之有類爲無敎也有敎則無類矣○愚按集註先言人性皆善是從源頭上看君子體天地大公之心則有類亦視如無類後言人皆可以復於善是就究竟處看君子盡因材施敎之道則有類亦同歸無類故但患不能有敎耳有敎復何類之有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爲去聲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新安陳氏曰善惡謂君子小人邪正謂吾道異端如陰陽冰炭之相反此不能爲彼謀彼亦不能爲此謀也按善惡邪正註雖平列然聖人自是爲正人君子說欲其愼所與謀○精義范氏曰道同則心同心同乃可相爲謀學聖人之道者不可與學異端者同謀行忠信者不可與爲欺僞者同謀所趣不同故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

精義范氏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君子之行務於敦實辭足以達意而已拂給華藻文過其實者妄人也○語類辭達而已矣也是難○新安陳氏曰惟達理者辭能達意達意之外而過求之非以繁多爲富則以華美爲麗正理反爲所蔽本意反以不達矣達之一字命辭之法也述朱陳氏補出辭達本領在於達理極是至達外過求之說則誤解而已矣之過也夫子立

言本指爲未能達而求富麗爲工者發非爲已能達而分
外過求富麗者發也人不明理則辭不能達理明而不從
躬行心得中一一體驗過來亦不能達達字中有許多本
領在故朱子謂辭達而已矣也是難此語最渾淪涵蓋見
辭達之難則達字重而已矣字正是數迫達字使其着實
做工夫不必分外求富麗如陳氏說則看得達字輕若恐
人辭達猶不止分外過求富麗以而已矣戒止之語意相
似正有天淵之隔只是不知達之工夫難且不知達之分
量大耳六經愈簡朴辭愈達兩漢而下愈富麗終不可謂
辭達其源流本末之分大畧可睹矣○韓語惟其能達故
自已矣其不已矣者正爲不能達也不能達越不肯已矣
不已矣辭蓋不達此古今文章之通弊也○要知達是達
甚麼如何便能達學者於此當
入思議不可徒向辭求達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遍反

師、樂師、瞽者。吳氏曰古者樂師皆用瞽以其廢視而聽專且令天下無廢人也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或問聖人之仁心於是可見矣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平聲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新安陳氏曰不可以子張之問作閒語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教也學者善觀之則見得皆出於聖心天理之流行者矣○或問小註此章見聖人之心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缺陷處而學者之存心體察不遺纖悉卻是恁地細密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聲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南軒張氏曰道無往而不存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所而已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既坐則歷告之以在坐者蓋待瞽者之道當然耳子張竊窺而有問焉夫子以爲固相師之道辭則近而意亦無不盡矣事事物物莫不自有其道蓋所當然者天之所爲也夫以一日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待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也一失所宜則有廢是道矣是故君子戰兢自持一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懼其失之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之隨形蓋無往而非是也○新安陳氏曰瞽者之來未必無根夫子自矜之且帶之故節節謹告之有目者待無目者之誠心由禮也○愚按夫子初告時豈必以此爲道而有意行之因子張拈出道字來問隨應之日然已分明說是道下卻又似不以自居而日固相師之道隱然見得此不過因其固然而已聖人言語氣象渾成當年及階言階及席言席皆坐言在坐之人舉凡天地間一切因物付物道理在抗滿坑在谷滿谷都在此中和盤托出謝上蔡謂一部論語只恁地看見得到味不待推擴自然眞滅

○尹氏曰聖人處已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十六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胡氏曰〕疑為齊論當以篇內皆稱孔子也

季氏將伐顓臾顓音專臾音俞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春秋傳曰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皡與有濟之祀註云伏羲之後在泰山南武陽縣之東北○〔或問小註〕記伐顓臾而曰季氏見季氏以魯臣而取其君之屬邑○是無魯也○記取顓臾而曰伐○見季氏以大夫而擅天子之大權○是無王也○將伐二字是案將者欲伐而未伐見其臣尚可以諫○而季氏尚可以止也○此記者書法著意處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見賢遍反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蔡氏曰〕定公十二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宰皆見於春秋伐顓臾當在季康子之世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或問小註〕冉有季路為季氏家臣將伐顓臾二子實與焉但其心蓋有所未安故微露其辭將有事三字若認真○又若不認真猶所謂聞得如此也○却把自家竟似不曉底○又曰看二子明明向夫子前理伏一句○〔按〕聖門弟子多以齒序此獨先冉有而次及季路似是冉有拉季路同來已為夫子專責求伏案○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聲

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語類〕問獨責求何也曰想他與謀較多一句倒在他身上去亦可知也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夫音扶

東蒙山名地理志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今沂州費縣也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語類〕問從孟子百里之說則魯地安得七百里曰七百里是本禮記封周公以曲阜之地七百里每嘗疑百里如何做得侯國又容得附庸於其中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必不止百里然此處亦難考〔仁山金氏曰〕詩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孟子謂周公封於魯為方百里蓋以田計也山川附庸不在此數禮記魯境七百里蓋通山川附庸計之也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詳左傳昭公五年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疑問〕季氏將伐顓臾本意欲廣其封邑却不知天下大名分大權柄有不可借擅焉者故夫子先責以大義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三言立定陪家倍季氏不敢復道一伐字此是夫子大義伐謀處○〔或問小註〕提出先王二字把天下大名分所在壓倒他邦域二句但根先王來論先王之封建是理不可伐且在域中勢又不必伐況為公臣又非季氏之分所當伐且字是字相承轉下不平對○此章書看某先王節註自是一章之指○〔慶源輔氏曰〕不可伐而伐之則不仁不必伐而伐之則不智非所當伐而伐之則悖禮犯義○是蔑先王之制也是為邦域之擾也是撤社

稷之衛也○〔翼註〕此節伐顓臾事已斷盡下文特因冉求解釋又申其責之之意耳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蒙引〕夫子欲之求自解也下固而近於費又是為季氏解○〔條辨〕此處二欲字且虛欲之只言要伐顓臾與不欲只言不要伐顓臾耳到舍曰欲之方是以欲為貪其利○〔按〕曰吾二臣皆不欲見得與由同體不但求不欲即由也不欲為由解正深於自解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

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語類〕問焉用彼相曰看扶持兩字恐只是相瞽者之義又問後文相夫子曰相亦是贊相之義瞽者之相亦是如此○〔集解〕危未至於顛故持之使不至顛顛則既踣須扶起之○持之扶之所謂相也即所以陳力而就列也下三句只是上文意通此段俱作周任之言○〔條辨〕聖人也不苦苦責他真是欲真是與謀只既不欲便當諫諫不聽便當去今不諫不去却是現在無辭底故註緊跟不欲說下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

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義府〕承上言二子既不能陳力又不能止則季氏之惡又焉得而辭其責而乃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無論臣道且爾言亦過矣虎兕在山龜玉在外無與典守之事虎兕既在柙龜玉既在櫝則有典守者矣而乃出焉毀焉非典守之過而誰歟顓臾之伐虎兕逸而龜玉毀矣求方為之宰而安所逃其責乎除是去了方解得今既不去而徒曰吾不欲却解不得也〔按〕夫子亦不是專責其不去乃是重責其當諫○即旅泰山而責以女弗能救之義看此節用且字跌進一層見不得不任其責并非可一去便了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夫音扶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或問小註〕此又冉有為季氏解乃所以自解也只此一憂字生出下面四患字及吾恐季孫之憂一句來○只此數語是冉有實與季謀底供狀更掩飾到那裏去○〔集解〕今字正對照

昔者一段固則在彼有難克之勢近於費則在我有侵陵之患故曰後世必為子孫憂〔勉齋黃氏〕曰冉有此言但知費為季氏之邑而為季氏子孫謀也豈復知有魯哉胥氏曰孔子之為司寇也使仲由墮費而求乃謀伐顓臾以益費是孔子弱三家以強公室而求反之故孔子惟深責冉求以為非由本意也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夫音扶舍上聲

欲之謂貪其利〔或問小註〕看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一句直下語氣甚猥却又無數層折註中利字謂土地人民〔按〕即對針貧寡○〔輯語〕既曰夫子欲之吾二臣不欲又曰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然則非止夫子欲之矣只據招下判真情畢露欲之直坐冉求方見其言語反覆掩飾之罪舍曰為辭四字是定由求勘語與季氏又分一案矣〔愚按〕貪其利自屬季氏而求既與謀則雖以坐求亦可君子之疾疾求也疾夫舍其貪名而篤為之辭以蓋其貪利之實也至欲字雖與前兩欲字有虛實之別要是一路上來夫子此語乃逼撥得冉求更躲

下乃直原季氏之本情而曉以利害之實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按有國謂諸侯有家謂卿大夫夫子雖似泛說然其意卻即對照魯與季氏而言○覆註均以分言安以勢言均是國不下替家不上陵安非安危之安乃上下相安於無事君不思寡夫臣不思逼夫君便是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此正是貪其利直揭季氏心腐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徐辨丘也聞有國有家者是夫子所聞有國有家之道理加此不必硬作成語看因季氏之伐顓臾是患寡患貧故夫子曉以不患寡不患貧季氏據國魯君無民君弱臣強互生嫌隙是不均不安故夫子曉以患不均患不安然所以患不患之利害尚未分明故又曉以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孫只是均中道理無似亦自是安中故驗原非另外一番添補○覆註和即寓於均安故併及之傾不止於貧寡故究言之○或問所謂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者何曰是將季氏據魯之半而公室無尺地一民之勢不均甚矣不均則臣疑其君而以貧為憂矣憂貧而求富不已則君疑其臣而至於不和矣不和則臣益自疑而嘗懼於衆少矣憂寡而求衆愈甚則君益疑之而至於不安矣以臣亢君而不安至此則欲長保其祭祀而無傾危之患其可得甚必也痛自抵抑以侵於諸侯千乘大夫百乘之制則均而不患於貧矣君臣悄賤則和而不患於寡矣子孫長久世守職業則安而不至於傾矣此在當時蓋有難顯言者故夫子微詞以告之語避暴而意則詳也按此云微詞則魯事自不宜顯斥而纂論有國有家正

不妨詳言極論此大旨雖君臣並講然尤責在民方是對針季氏語○紹開編初以寡對不均貧對不安下卻言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蓋惟均也而後無貧而和和而無寡者皆於均字得之此所以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惟安也而始之無貧終之無傾皆於安而有之此所以不患貧而患不安也要之只是均字重均則無貧而和和則無寡而相安若不相安則季孫之憂將有在所廣之外者加家公後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此事若行則公室私家與覆之道也按均無貧三何雖係平樂卻遂字遁鉏註義甚叩或開及紹開編俱與五相發餘說項悉不載○精言季氏伐顓臾本是患貧與寡而祇言為子孫憂是以傾為附也上節欲之便是患貧寡之心為之辭便是傾傾字從憂字生求其貧季氏之憂在蕭牆不在顓臾所以然者則由其不均以致不和而至於不安耳此後都是破他為子孫憂一向未節於暢明其盲○集解蓋字推原所以患不患之意貧寡原從患生以心言不以事言故本文曰無貧無寡而集註曰不患於貧不患於寡不患乃其所以無也至無頗則或問變文云不至於臾此則究極均安之故而言之自不得與貧寡一例也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音扶

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新安陳氏曰夫如是總包括上三句即所謂內治修也今不均不安既與內治脩反矣又欲興兵嘳武則與修文德反矣○愚按內治在上節為均和安在本節即文德講章自生枝節謂於均安之外別有所謂文德不但實義不明并虛字亦不屬大約皆新安此條陳之誤也惟吾亡友張曉樓論之最精其言曰遠人不服即其附治不修處集註首二句正發明所以當修文德之故味然後字自明講家謬以內治脩貼夫如是三字說不得不將文德別有做一件招攜懷遠物事此大惑也蓋上節只虛言有固有家之理引出此飭以見遠人不服宜亟事均安不必患貧患寡勤兵於遠因上對取字下對謀動干戈故曰文德其實只是均安彼出底但此在氣象事業上說所以載

均安之德而文之者○湯睢菴云夫如是從援不患寡二句故遠人以上無遠人必服一層此真老眼無花試理會白文夫字故字則字緊承上文一直趕下蓋見其確加俗解當云而遠人不服又脩文德以來之乃合其病在先不識字義也此論最足以訂諸說之誤其猶有未盡者則愚請更申之上節均無貧三句原是解患不患之故故云夫加是是經接不患寡二句推其不患貧寡故國家均安之治立綱陳紀信義服聲施行於國中安上全下是此文德也遠於境外招携懷遠亦此文德也近說遠來原是一套事故遠人不服惟有益增修其德不惟來之而且安之本文兩則字一併注下大旨歸宿在安字上總之未嘗貪利何事勤兵必如此看方與來脈意緒相承方與之去脈前鋒相直○遠人不必定指遠方之國只士地人民之不隸吾籍者即是與下節遠人謂顓臾只作一側看但在本節尙是海槩說有虛實之分耳○[集解]二節都是泛說道理今由與求也下方就季氏說皆反上文意而言然夫子曉季氏處却全在此二節下不過言其患非所患而不免有傾覆之憂耳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故并責之[按]二子皆不能以道事君夫子他日所以謂之具臣 遠人謂顓臾[饒]氏曰顓臾既在邦域之中如何謂之遠人蓋對下蕭墻而言則蕭墻爲近而顓臾爲遠也 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蒙引]邦分崩離析者分崩之中又離析大夫爲公室之患家臣又爲大夫之患○[條辨]前言何以伐爲此却說遠人不服想季氏有所誅求於顓臾而顓臾不聽其號令當是不服季氏非不服魯也二句雖平說語氣抑是側下○不但不能來遠人且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不均不和不安不至傾覆不止耳止是一步緊一步○[精言]前二節從內治說到服遠此節從不能服遠縮到內治不修爲下蕭墻之憂言也○不能來不能守責由求正責其不能相也不謀動亦分明說是二子與之謀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

干楯也戈戟也蕭墻屏也[鄭註]蕭之言肅也墻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墻[按]此言蕭墻之內蓋言憂起門屏之間也 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按]而字緊承邦分崩離析言國勢如此顓臾纔有不服未可勤兵而乃謀動干戈於邦內意以取顓臾則子孫世無患矣然爲季氏之憂者恐不在外而在內當日事情灼然如此季氏不知無怪也曾謂二子而乃見不及此所爲切責之以曉季氏也○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則憂不在子孫而在季氏之身季孫之憂正與子孫之憂憂字相應 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事載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或問]蕭墻之禍亦

本泛言非預知哀公以越伐魯之事也至云陽虎之囚季桓子則在定公五年蘇氏已辨之矣○[述朱]或謂既取蘇氏之說家臣屢叛大全便不當引陽貨蕭墻之禍或問既闢蘇氏之說大註又不當引以越伐魯大抵本全未定之說當以或問語類證之或問語類未定之說當以集註正之集註未定之說又當以白文爲主以意逆志而得之始論語本夫子門人所定不當以傳記二子仕不同時爲疑孟子本自作亦不當以周禮禮記而疑也[按]此可爲讀語孟之法新却多少葛藤

○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爲其瘠魯以肥三家也[紹聞編]他章多單詞隻語惟此章數十百言反覆詳盡當時事情與聖人所以爲其宗國忠謀遠計者可謂至矣惜乎莫之省聽也 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

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禮王制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稱義楊氏曰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而流討之刑不能加然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德又下衰而禮樂征伐出於大夫國命執於陪臣則極矣故其衰愈甚則其失益近理勢然也謝氏曰諸侯聽命於天子大夫聽命於諸侯如天無二日所謂理也故禮樂惟天子專之自諸侯出自大夫出蓋加災異何可常也故愈逆理則其失愈近呂氏曰十世五世三世云者蓋所出不順物理之所不容久近之效隨大小而爲等○厚齋馮氏曰先王之時五禮六樂掌之以宗伯九伐之法掌之以司馬禮樂征伐之權在上而下莫敢干也至自諸侯出則逆理矣然苟可自諸侯出則亦可自大夫出而逆理甚矣苟可自大夫出則陪臣亦可執國命而逆理愈甚矣希不失者失其柄也○南軒張氏曰禮樂征伐者天子之事也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蓋天子得其道則權綱在上而在下莫敢干之也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自專而以私意加於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矣此之謂得其道若上失其道則綱維解紐而諸侯得以竊乘之禮樂征伐將專行而莫顧矣諸侯可以竊之於天子則大夫亦可竊之於諸侯而陪臣亦可竊之於大夫其理之逆必至於此也所以有十世五世三世之異者尹氏謂干理愈逆則其亡愈近是也○翼註天下有道是天子能以道而建極而禮樂不僭征伐不濫故臣下不得而竊之若天下無道是天子不能以道建極而禮樂征伐綱解紐弛故臣下得而竊之也有道無道總以天子作主按此方勘出有道無道根源自天子出自諸侯出來歷若如蒙引云有道無道不必說於下文見之只是言世治世亂云耳是直將聖人語意倒看宜先言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諸侯出而以有道無道繫之不合先言有道無道而以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諸侯出繫之矣夫所謂天下有道者天子有道也天子有道則禮樂征伐俱自道出建中和之極體命討之公天下自莫敢干焉不然而爲無道之禮樂征伐則自諸侯以下變禮易樂竊征伐之柄孰得而禁之此有道無道所以必本諸天子而非聽諸時數運會之適然者也○輯語天下無道止說自諸侯出接下三句倂及大夫陪臣可知自大夫出自陪臣出皆自諸侯啓之則可知自諸侯出亦自天子有以致之矣吳氏謂下章戒竊權此章戒失權正此意也○正齊陳氏曰此章備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諸侯出隱桓莊閔僖文之春秋也自大夫出宣成襄昭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定哀之春秋也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紹聞編稱舉大夫者蓋以一統之治言之則政在天子以各君其國言之則政在諸侯未有在大夫者也政在大夫則其時可知矣按此固有道時所以專言政不在大夫之故然亦夫子目擊當時大夫專政列國皆然故獨舉大夫慨然遠想見得政不在大夫此必諸侯先無以啓其端而陪臣亦無自遂其竊非天下有道安得睹此○南軒張氏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政出於一也庶人不議者民志定於下而無所私議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精義呂氏曰庶人不議直謂民自無非議非不使之議○慶源輔氏曰下無私議此有道之極致大驗使下尚有竊議者則上之人於道猶有歉必至於庶人自然不議方爲有道之極○輯語直節推論大勢所至已到極哀颯處下兩節[illegible]有道

陳新安曰有挽今返古之意看來亦非無謂終之以庶人不議然有深旨諸侯大夫之僭竊可以禮樂征伐之權正之庶人之議不議豈能以權和節制哉到庶人不議方是有道盡頭故知禮樂征伐之權惟視道之有無章意所重在有道有道而後有禮樂征伐故連遂提掇此句不是能操禮樂征伐之權乃謂有道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輯語所謂天下之勢者謂古今天下有道時如此無道時如彼其氣象世數大段如是此之謂勢非謂天下之有道無道在乎勢也權勢隨道轉道不隨權勢轉詳此章重權勢上說只因誤解通論天下之勢句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音扶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左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即公子遂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按]公羊傳以爲子赤集註從公羊

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精言祿去公室政便在大夫故註云君失其政但襄仲殺嫡立庶廢置由我大權雖失於上然猶屬臣悍族更相竊弄未嘗專在三桓也自季武子作中軍三分公室而有之然後一國之政在其掌握矣故君之失政雖自宣公而三桓之專政實自武子五世四世據其實也[按]前人有以四世主文武平桓立說者謂文子雖稱賢大夫然不能正公子遂之惡又與並事宣公請事於齊以定公位是爲政逮之始武子繼之跡乃益著悼未立不數可也歷平及桓是爲四世此雖與集註異然不爲無見也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雙峯饒氏曰此章大義正接前章自大夫出一條○[蒙引]計大夫專政之日久而知大夫失政之日近世○稱言此時桓子已爲陽虎所執微自是實指本文所以下故

宅恭以事驗之則微是已然以理斷之則微是當然夫子蓋據其已然以信其當然耳○[保]漸進下三箇矣字聲情嗚咽能令三桓垂首喪氣推廢心然夫子曰惜三桓言外都是惜魯又都是惜三桓何不返教爲祿保魯以保子孫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南軒張氏曰斯言發於魯定之世蓋魯自宣公賴襄仲以立而三家始盛專制魯國之賦而祿去公室矣又一世而政悉移於大夫自成公而下爲國君者拱手聽命而已孔子於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而知三桓子孫之必微以理之順逆勢之陵犯而知之也夫三家視其君而起不奪不厭之心則夫陪臣覦之亦何懼而不萌此心乎方三家專公室之祿而竊魯國之政本其私意欲以利其子孫而豈知子孫之微實兆於此哉○洪氏曰非其有而有者必失不宜大而大者必微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

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或問]蘇氏論田常三晉何以不失其說如何曰不然也孔子所言常理也猶書之言惠迪吉從逆凶易之言積善餘慶不善餘殃者也氣數舛戾則當然而不然者多矣孰得而齊之但儒者之所守則亦知有常理而已矣其成敗得失有非所計者是以雖世故反覆百千萬變而在我者未嘗失其守也況田常三晉傳世亦不過五六而朝氏又以後世篡奪之迹考之則如王莽司馬懿高歡楊堅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代八氏皆得之非道或止其身或及其子孫遠不過四五傳而極矣惟晉之祚爲差永而史謂元帝牛姓猶呂政之紹嬴統也以此論之則所謂常理者又未嘗不驗也天定勝人其此之謂與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義〕荀子曰是謂是非謂非曰直與直者友則有過必聞諒信也有操執也與忠信有操執之人友則與誠有感發而苟且徇外之念日消故可以進於誠多聞者非必博物洽聞以爲多也多見先生長者熟聞其法言法行足以爲世之蓍蔡者是也與之友則德慧有所發而事理有所發故可以進於明○胡氏曰直者責善而無所回互諒者固執而無所更易多問者有所參訂而不膠偏見

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辨條直是質朴無委曲人若便辟則習於威儀全是文飾周旋故不直諒是誠實堅確人若善柔則工於媚說全無一些固守之節故不諒多聞是通貫古今道理非穢雜之聞也若便佞則口給禦人不顧聖賢道理是如何何有於多聞○便辟重辟字便則辟之熟善柔重柔字善則柔之工便佞重佞字便則佞之巧

三者損益正相反也。〔集解〕直諒多聞常情所敬憚然友之則使人常懷進俯而不敢自足得不日益乎辟佞善柔則常情所狎悅然友之則使人日趨於驕惰得不日損乎益者增其所未能損者壞其所本有一則薰陶漸染日進而不自知一則侵淫漸漬日退而不自覺○直諒多聞三友缺一不可至於損者三友則一人亦足以敗德可見成之難而壞之易也○或問集註之說是亦釋其文之正意云爾若推而言之則三者之於人皆有薰陶漸漬之益焉皆有嚴憚敬畏之益焉皆有興起慕效之益焉不但如註所言而已也曰損者之友其損亦奈何曰便辟則無友善之誠矣善柔則無固守之節矣便佞則無通貫之實矣○愚按章首劈提二句見爲益爲損之在人下分疏二段見受益受損之由已兩者字呼兩矣字應益者損者只作益於我者損於我者便覺詞氣凜然

○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或問小註〕此章重在友之者不須從六項人分別直須從友之者自爲須取○說統三友之友乃我友之也損益俱主我言然益友多出於可畏損友多出於所狎全在自己慎其所擇若將損益坐在六項人身上便成死句矣○〔集解〕此章在學者則身心之所以成敗在人君則天下之所以治亂友此則益友彼則損所貴乎有知人之明故不可以不謹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此節字與白文節字有別白文節字作辨別說此節字作節次說又註中節字是死字白文節字是活字勉齋黃氏曰節禮樂只是謹之於毫釐之際不教他過亦不教他不及○或問范氏以爲動必以禮樂爲節未免太重而文勢又不順竊以爲此但爲講明禮樂之制而裁節之使其是非不亂而已曰然則三者之爲益何也曰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罷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正其威儀節奏之文與夫道人善而慕悅勉強之意新多賢友而直諒多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進於善亦不可得矣其爲益豈不大哉○語類問樂節禮樂曰此說得茂只是去理會禮樂理會得時自然有益○愚按所謂此說得茂者乃是對下驕樂而言至其由淺入深如或問云云則益字自在裏許又禮兼節文而此獨言節者亦是對下驕樂言要有以節之則所謂制度聲容文亦何莫非恰好○蒙引節節之也禮樂本有節而我去節之故曰辨其制度聲容之節夫禮之制度有多寡之數降殺之等樂之聲容有清濁高下俯仰疾徐皆無一非中之所存有不答以毫髮差謬者故君子樂於辨之以其一一皆至理所寓也○樂道人之善者天地間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家爲善則見人之善不知不覺自然若自已出而悅慕勉從不容自已○多賢友所親者皆善人所聞者皆善言所見者皆善行自有一段可樂處即上章直諒多聞便是○

係辨節禮樂便是不收驕縱侈肆意思道人善便是急急孜孜不敢情慢意思多賢友便是不敢淫溺意思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紹聞編]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周書所謂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怙侈滅義服美於人驕淫矜夸者也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古之聖賢兢兢業業爲善惟日不足而暇佚遊乎才有心於好佚遊則志氣惰慢不收拾而侵與善言爲參商矣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易彖曰君子以飲食宴樂宴樂之以禮者君子亦不廢也曰樂宴樂則不能以禮而耽以禮而止其所與者必非端人正士其所合者必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徒暱其狎小人必矣○驕樂以驕爲樂也○宴樂以宴爲樂也三者損益亦相反也[或問]其相反奈何曰驕樂則不敬不和矣佚遊則弃人之善矣宴樂則憚親勝己矣○[語類]問佚遊如何與樂道人之善相反曰樂道人之善則心常汲汲於好善若是佚遊則是放蕩閒過了日予雖所損稍輕亦非是小害又曰樂道人之善則有勉思企及之意佚遊則一向懶惰無向善之心此所以見其相反○三者如驕樂只是放恣侈靡最害事到得宴樂便須狎近小人疏遠君子又曰三者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鴆毒是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松陽講義]益也者初頭不覺其益久之而益見焉損也者初頭不覺其損久之而損見焉故不可不謹謹之於念慮之初則有以遏其源謹之於臨事之際則有以挽其流謹之於損益交至之候則有以清其介謹之於有益無損之時則有以堅其志尹氏這一箇謹字是一章骨子○[讀書記]損益三友資諸人者也損益三樂脩諸己者也外則謹其所習內則慎其所尚學問之道具是矣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朱子曰]聖

人此言只是戒人言語以時不可妄發未說到養之有素地位也○[或問]此章所戒以其察理不精而或蔽於氣質之偏以失言語之節耶非有不忠信人之意也[按]此因呂氏有隱則不忠及楊氏引以言餙以不言餙之說而云然○[勉齋黃氏曰]言有及未及者或數人侍坐長者當先言不言則及少者或君子先有問則承問者當先數不以少長拘也既有及未及而又有未見顏色者雖及之而言亦須觀長者顏色或意他在或有不樂則亦不當言也○[集解]獨言侍於君子者君子兼德位而言侍則以卑承尊彼若有德之君子○他言之及與不及顏色之在與不在當必有箇道理亦卽隱然有箇可否從違固不可輕易忽過彼卽無德而有位之君子○在我亦常有敬謹不敢放肆意思此全是自家學問非必有所窺伺逢迎於其際也○[近語]三愆之失亦只是平日無治心檢身之功而臨事又無審睹識機之智所以如此○[語類]問察言觀色言色是指所與言者曰向時范某每奏事未嘗看着聖容時某人爲宰相云此公必不久居此未幾果以言不行而去人或問之云若看聖容安能自盡其言自是說得好但某思之此對人主言也須看他意思是如何或有至誠傾聽之意或不得已貌爲許可自家這裏也須察言觀色因而盡誘被之方不可況然言之使況然受之而已固是有一般小人何候人主顏色迎合趨湊此自是大不好但君子之察言觀色用心自不同耳若論對人主要商量天下事如何不看着顏色只恁地說將去便了[按]此朱子偶舉以爲證雖非本章正義然士君子不可不知○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集解]時然後言斷盡此章躁者先時隱者後時瞽者冥然不知所謂時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厚齋馮氏曰]血稟於陰行於脈之內而爲榮氣稟於陽行於脈之外而爲衛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

爲血氣所使也精義伊川曰凡人血氣要須以義理勝之也或問小註申之曰此是制心制事之學蓋義理生於人心所固有其緣志之不少而外誘得以乘之故須隨時節戒把捉箇義理常存於中定要克勝得他方是箇制心制事之學義理在知戒之前不是知戒了才得有義理來也○尹氏曰君子之學在乎不爲血氣所使○語類血氣雖有盛衰君子常當隨其偏處警戒勿爲血氣所沒也○勉齋黃氏曰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然三者之所又各猜其血氣而行最甚者焉故各指其最甚者而使之深戒也血氣未定不能勝人而志氣向緣歲月尚長亦未急於貪欲故惟色爲所戒蓋男女之欲惟年少爲最甚若也血氣既剛則涉歷既深而貪得之念尚如未定之年惟其剛強有足持者故惟鬭爲所戒血氣既衰則色與鬭之念皆無足逞養而日暮途遠憂戚百集故於得爲所戒也○慶源輔氏曰人之血氣未定則常動而易流方剛則勇銳而好勝既衰則收斂而多貪此血氣之變也常動而易流則戒色勇銳而好勝則戒鬭收斂而多貪則戒得此志氣之常也常者爲主而使變者不得肆焉此聖賢

之學而君子終身之務也按此條節節從血氣勘出三在字然見分明○條辨問血氣只是屬行人身如何能使人好色好鬭貪得如此曰只爲心不是血氣事物這理是道心這血氣便是人心不落血氣主事上在人欲逐故血氣有未定有方剛有既衰而人欲一遂又有隨之而消長者以理勝之便是以道心爲主克去人心也

○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鬭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卲也語類問註引范氏說血氣志氣之辨曰到老而不屈者此是志氣○或問小註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而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雙峯饒氏曰氣屬天血屬地心屬人人者天地之心心是血氣之主能持其志則血氣皆聽命於心不能持其志則心反聽命於血氣○新安陳氏曰朱子欲以理勝氣則不爲血氣所使范氏欲以志帥氣則不爲血氣所動意不相遠志亦定向於理而已按此自當以內註爲主○黃魯直曰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早服仲尼之戒故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學道以身爲本不可不留意也按此條非本義附載使後生猛省焉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語類問畏天命是箇總頭否曰固是人若不畏這箇道理以下事無緣會做得又曰畏天命三字好是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放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也然亦須理會得天命是恁地方得○問若不知得這箇道理如何會畏曰須是先知得方會畏但知得有淺深工夫便隨淺深做去事事物物皆有箇

天命若知得盡自是無所不畏惟恐走失了○蒙引此天命只是天理畏者不敢失墜之意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此是畏天當事○集證天所賦之正理即在日用常行之中畏字正是君子用工夫不是空空畏懼正要在日用常行上兢兢業業以體行之若徒向於穆不已天命源頭處看深去則畏字工夫反不著力矣

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精義伊川曰畏天命則可以不失賦畀之重畏大人如此尊嚴亦自可畏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或問大人之說范呂以位言謝揚以德言合之而後備○纂疏大人有德位者之稱是天命之所存聖人之言謂方策之所載是天命之所發也○條辨德位兼隆之大人固是能體此天命之理即有位而德不足亦天命之居高而臨下者故曰皆天命所當畏畏自是循理守法之心聖言正發明天命之理以垂世立教者畏便有篤信力行在不則非眞畏也○語類問此三句要緊都在畏天命上曰然才畏天命自是於大人聖言皆畏之問固是當畏天命但要緊又須是知得天命天命即是

天理若不先知這道理自是懵然何由知其可畏此小人所以無忌憚曰要緊全在知上才知得便自不容不畏問知有淺深大抵才知些道理到得做事有少差池心也便惕然這便見得不容於不畏曰知固有淺深然就他淺深中各自有天然不容已者且如一件事是合如此是不合如此本自分曉到臨事又却不如此道如此也不妨又自做將去這箇是雖知之而不能行然亦是知之未至所以知之未至者緣他道理上只就外面理會得許多裏面却未理會得十分瑩淨所以有此一點黑這不是外面理會不得只是裏面骨子有些未見破所以大學之教使人卽事卽物就外面看得許多一一教周遍又須就自家裏面理會體驗教十分精切也〔按〕此因畏必本於知之義而究言之然在本文却只是說畏知只須照下節兩言○新安陳氏曰三畏本平說上一節本無知字然以下節小人不知天命推之則見得君子所以畏天命者以其知天命也故集註於上節亦兩以知字言之○〔輯語通〕章重知天命何知字是畏字根茁天命是大人聖言主腦〔按〕理固如是然本文只三平說若將大人聖言併入天他是一畏非三畏矣看下節語勢雖有欹側未嘗不臚列爲三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宋氏公遷〕曰命以理言自其命之於人者而言也○〔條辨〕天命只就當前義理講不曰天理而曰天命者原其理之所自來以見人之承受而不可違者也大人聖言皆義理之所在大人是體之於身聖言是彰之爲教○〔南軒張氏〕曰畏天命奉順而不敢逆也畏大人尊嚴而不敢易也畏聖人之言佩服而惟恐違也然而是三言生於畏天命蓋其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亦以其知天命之可畏而已小人不知天命之所存是以冥行而莫之畏不畏天命則其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亦無所不至矣○〔紹聞編〕小人之狎大人非獨玩易之謂也窺之以私心則共道而欲以悅之伺之以有間則非分而欲以干之○〔說統〕扳聖言以自恣者侮聖言之淺者也借聖言以自飾者侮聖言之深者也皆所謂無忌

懼也○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汪氏〕曰尹氏此說所以別夫衆人怵迫於利害之畏也小人不務脩身誠己則何畏之有〔按〕脩身誠己君子所以有三畏之故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慶源輔氏〕曰凡心思智慮行止動作有所窒塞而不通者則曰困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或問〕氣質所以有是四等者何也曰人之生也氣質之稟清明純粹絕無查滓則於天地之性無所間隔而凡義理之當然有不待學而了然於胸中者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其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清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勝負爲差其或得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查滓者則雖未免乎小有

間隔而其間易達其礙易通故於其所未通者必知學以通之而其學也則亦無不達矣所謂學而知之者大賢也或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則必其窒塞不通然後知學其學又未必無不通也所謂困而學之衆人也至於昏濁偏駁之甚而無復少有清明純粹之氣則雖有不通而憒然莫之覺以爲當然終不知學以求其通也此則下民而已矣〔按〕此專發明內註氣質之說○〔或問〕小註生知者堯舜孔子也學知者禹稷顏子也困者行有不得之謂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不能此困而學之之事也亦已卑矣然能從事於斯則其成猶不在善人君子之後不能從事於斯則靡然流於下愚而不知返均之困耳而二者相去之間如是之遠學與不學之異耳〔按〕此微兼外註學之爲貴意○〔條辨〕困而學之與困而不學雖又次與下之分在學不學上然究其所以然其困而猶知學者便是昏濁中猶有一點清明偏駁中猶有一點純粹處不然如何窒塞不通尚求通也其困而不知學者便是昏濁中並無一點清明偏駁中並無一點純粹處不然如何一樣窒塞更不求通也故本文只重氣質上說學不學亦

是氣質爲之。○又其次也其言仍
指生知爲是不必說又次於學知
○楊氏曰。生知學知以
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爲
貴。困而不學。然後爲下。〔精義〕范氏曰此言聖賢之性殊所
以戒困而不學者之爲下也○南
軒張氏曰困學雖在二者下然而至則一者以其性之本
善故耳困而不學是自暴自棄則爲下愚矣○〔四書通〕以
生知爲上知學知爲中困知爲下矣而聖人不以品之下
者遽絕之但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蓋困而學猶可以進
於上困而不學遂爲下而無復上之望矣○愚按或問謂
此章乃論其不齊之質而非論其一源之性又或問小註
云全以氣質言不兼徹戒勉學意則內註之爲本義自不
待言然味聖人語氣抑揚開頭說箇生而知之者上也便
是不欲槩律人以上則生知自不必慕結尾說箇困而不
學民斯爲下矣便是不肯輕絕人以下則不學斷不可爲
中間說學知說困學兩言次也雖未可遽等於上却槩已
決免於下於品題氣質之中自隱隱有勉人務學之意朱

子兼採楊氏說正曲
體夫子言外之旨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
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語類〕問君
子有九思
曰公且道色與貌可以要得他溫要得他恭若是視聽如
何要得他聰明曰這只是意誠了自會如此曰若如公說
都沒些事了便是聖人教人意思不如此有物必有則只
一箇物自各家有箇道理況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
自合如此只爲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不是理會
一件其餘自會好須是逐一件工夫更反復就心上看方
知得外面許多費整頓元來病根都在這裏這是聖人教
人內外夾持起來恁地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如公
所說意誠便都無事今有人自道心正了外面任其箕踞
無禮是得不得亦有人心下已自近正外面視聽舉止自
大段有病痛公道如何視會明聽會聰也只是就視聽上
理會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如有一件可喜底物事在眼前
便要看他這便被他蔽了到這時節須便知得有箇義理
在所可喜此物在所不當視這便是見得道理便是見得
遠不蔽於眼前近底故曰視遠惟明有無益之言無稽之
言與夫諂諛甘美之言有仁義忠信之言仁義忠信之言
須是將耳常常聽着那許多不好說話須莫教他入耳故
曰聽德惟聰○〔或問小註〕視不爲惡色所蔽爲明聽不爲
姦人所欺爲聰若視聽粗淺是非不辨則下面諸事於當
思處皆不知所以思矣有爲氣質所壅蔽有爲私欲所壅
蔽有爲讒邪所壅蔽若思明思聰便須去其壅蔽○〔陳氏〕
曰蔽是蔽於外壅是壅於內故於視聽分言之○〔輯語〕在
視聽未交物當體會明聰本然之理及視
聽方交又當精察其蔽引之端九思皆然
色見於面者。貌
擧身而言。〔或問小註〕顏色則思溫和而暴厲之氣不形於
面貌則思恭莊而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
發言則思忠信而心口如一行事則思敬愼而主一無適
○〔輯語〕尋常語默間便是言行住坐臥處無非事思忠思

敬只在當下不
必將有所用也
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
不苟。〔集解〕疑在成敗之會進止之關不可無也亦不可蓄
事蓄疑則敗謀理蓄疑則阻學故須問情之難制者
忿爲甚當忿而思必無忘身以及親欲之易誘者利爲甚
見得而思必不舍義而汙己又曰疑而思問則理無不明
思難思義則已無不克○〔輯語〕上六件是內
出之順而正者下三件是外至之逆而危者
○程子曰。九
思各專其一。〔語類〕不是雖然而思當這一件上思這一件
○〔或問〕人當隨事而思若無事而思則是妄
想曰若閒時不思量義理則臨事而思已無及又曰九思
固各專其一然隨其所當思而思焉則亦泛然而無統矣
苟能以敬義爲主戒懼愼獨而無頃刻之失然後爲能隨
其所當思而思之矣○南軒張氏曰九者當養之於未發
之前而持之於方發之際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收之於
暫則但見其紛擾而無力矣○〔存疑〕這思不是空思想作
爲就在
其中
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

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按〕思誠之義卽貫於九思之中非另立綱宗也〇新安陳氏曰君子苟未至於不思而得當隨時隨處而各致其思則處已待人應事接物無不各中其則矣豈但九者而已哉馮氏所謂九者日用常行之要是也

〇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探吐南反

眞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慶源輔氏曰〕見善如不及則表裏皆好而無一念之不好不患其不爲之矣見不善如探湯則表裏皆惡而無一念之不惡不患其或爲之矣此惟知至意誠者能之故顏曾閔冉之徒足以當之〇〔蒙引〕善不善事也不必指人本文只是誠好惡意無眞知意然非眞知善惡不能誠於好惡故註㨗此非是貼本文見字也如不及汲汲也

惟日不足也如探湯鼎鑊之湯方熱不敢染指也〇〔輯語〕兩見字上補出眞知意方見兩如字直遂無疑之妙〇紹聞編常人見善似做不做不曾發箇直切爲已之心勇往直前惟恐失之往往都是自地自放過了見不善雖知這箇不好亦不曾發得箇眞切爲已之心恐惹着他在身上如試湯火相似朱子論誠意曰欲知知之眞不眞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眞箇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誠謂顏曾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便是眞箇如此做去善必爲惡必去那有放得過時那有着得箇且字處卞且便是自壞也〇〔按〕顏曾閔冉之學便是伊尹太公之事先知至意誠乃及於身脩而達之家國天下無上節工夫猝年要到下節地位不得但所以植其體者有未深則用亦不濟耳矣因一已見一未見將上節地位看低〇已見則因見其人而還憶其語未見則因聞其語而懸想其人上節兩矣字與結尾一也字兩兩相悟孤情絕照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係辨守其所達之道行其所求之志可見志道不是兩件事物兩其字合下便是規模先定非求志爲小而達道爲大亦非求志爲精而達道爲粗〇〔馬按〕兩其字在本文自相關而集註復用互文見義理則體用一原學則行藏一致其可見矣〇〔語類〕志是守所達之道道是行所求之志隱居以求之使其道充足行義是得居其位而行其所當爲臣之事君行其所當爲而已行所當爲以達其所求之志又問如孔明可以當此否曰也是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隱居以求其志及幡然而起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是行義以達其道蜚卿曰如漆雕開之未能自信莫是求其志否曰所以未能信者但以求其志未說行義以達其道〇〔輯語〕志道二字甚大伊尹處畎畝樂堯舜之道所謂求志也使終不遇湯志豈有歉哉聖賢固甚欲行道然出處輕重一般大行窮居並無加損故隱居行義二句平說無側重行義句意〇或曰行義卽對上隱居猶云出仕兩義字不重子謂隱居只是箇隱

居雖君子不能異其稱若出仕則小人亦同惟君子之仕抑只爲行君臣之義耳故義字自重不義指去就言道指德業言〔愚按〕此說是矣竊謂小人并等不得隱居彼自閉廢耻有何可隱處若君子之隱居本不苟如伊尹之莘野武侯之隆中潛深伏隩必如此而志可求蓋說箇隱居必有所以隱者況行義乎惟行義看得重達道自是堯舜君民與求志如枘鑿之相應〇〔南軒張氏曰〕退所以安其義之所安進所以推其道於天下蓋其所達之道卽其所求之志也

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新安陳氏曰〕惟伊尹太公可以當之者方其耕莘釣渭則隱居求志也及遇湯文而大用則行義達道也窮達無意體用相須當時如顏子之用則行舍則藏亦庶幾乎此然夫子雖許顏子以此而顏子未用且不壽則於行義達道未見顏子之如此也朱子嘗謂以其事言非以其德之淺深言是也前一節眞知善惡而誠好惡之者此知至意誠之事方篤信自脩未達於用也

後一節求志以守所達之道達道以行其所求之志者前身脩而推以齊治平之事體用全而爲大人矣此夫子斷以有見與未見之分與○[輯釋]問上一截是進德之事下一截是成德之事兼出處有非人力所能爲者故曰未見其人曰公只管要粧兩句恁地好做甚麼這段緊要知不在吾見其人未見其人上若將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與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這幾句意思涵泳是有多少意思公今未見得本意是如何却將一兩句好言語褁了一重沒理會在裏面此讀書之大病須是且就他本文逐字剔碎了見這道理直透過無些子窒礙如此兩段淺深自易見[按]此帶論看書之法并可通之作文不獨看本章宜爾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胡氏曰]一車之用兩服兩驂也。首陽，山名。在河東蒲坂縣○[精義]侯氏曰民不稱其

德也富而無德雖有千駟何足道或尹氏曰知伯夷之餓可稱則景公之富不足道矣○[或問]小註首節是案餓首陽只與有馬千駟相形跌起民到于今稱之耳此一句須反對富字正伏異字于今句對上之日二字上不必重拈景公下不必實拈夷齊事迹宜虛說留末節地橫下斷語不得○[紹聞編]崔杼弒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猶為政景公安為之上莫之問也早國日人奉巳而已觀其於牛山於路寢語及代謝一再與晏子感慨悲傷者戀富貴直欲無死以長有之其死也一氏然無聞之人兩孔子歟之曰嗟哉斯人彼有内求其心棄國不顧加夷齊者稱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朶者豈以富貴哉稱夷齊只指其讓國一節不食周粟此章本文所無也[愚按]惟只主讓國故舉以與齊景相形且本文亦只言餓未曾說死時解因夾八諫伐一節遂援史記及餓且死之文而不知其與本義無族也○[新安陳氏曰]富貴而無善可稱身死而名隨歿貧賤而有善可稱世遠而名愈彰是名之稱不稱初不繫於富貴貧賤也○

其斯之謂與 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輯聞編]此蓋承上事而言人之所稱誠不以富亦祇以其淸風高節之異乎人耳不然則富有千乘者何以沒世無聞而至今稱之百世下猶爲之興起者乃在首陽之餓夫哉言外寄慨無窮○[厚齋馮氏曰]夫人必有異於流俗而後稱之君子所以疾沒世而名不稱也以千駟之馬較首陽之餓夫貧富貴賤蓋不侔矣而世稱之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子之於斯世其可自同於流俗哉[按]異字只對富字看亦從流俗起見耳非必君子眞有心求異也

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音剛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按]陳亢既列夫子之門豈無所聞於夫子而以異聞問伯魚其意殆自謂所聞之無異也此亦即根於疑聖人有隱之心而又以常情之教子畢竟異於教門人或可從伯魚得異聞至教故銜口發問方以爲求教之誠而不自知其渾是一團私意也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慶源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其爲教溫柔敦厚使人不絞不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以能言○[集解]於人情物理多少研窮才能事理通達於辭意之溫柔敦厚多少玩索涵養才能心氣和平此詩之

所以貴乎學而夫子必以不學爲戒也○[紹聞編]此與下節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皆非而意事理通達品節詳明得於詩禮之所聞發心氣和平德性堅定得於詩禮之所涵養○[說統]鯉退而學詩鯉退而學禮此二句不可看開了見得伯魚承當得夫子之訓○[蒙引]伯魚兩獨立字有意言獨立時宜異聞也而所聞者竟無異條就獨立趨庭不過是因陳亢異聞之問舉箇可以異聞之時來說耳非伯魚此時曾想有異聞也須看得活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慶源輔氏曰]禮有三千三百之目其序截然而不可紊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爲教恭儉莊敬使人不淫不懈故學之者德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莫之惑德性堅定則守固而莫之搖此其所以能立○兩節註意皆兼內外說方備○[集解]復舉他日者舉獨立趨庭之無異以解陳亢異聞之惑也然非是伯魚一次不得又異一次要只是會逢其適因亢問故爲縷述耳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集解]此節結上二段與前未也二字相應隱然見詩禮二者夫子所雅言弟子所其聞絕無可矜異處然答得雖似閒冷而意言之間安詳容與氣象藹如即此可覘詩禮之效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遠去聲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爲遠其子

或問陳亢實以私子之心期孔子故有此問及其聞伯魚之說而又以孔子爲遠其子則以其私意未忘而以爲聖人故推其子而遠之也聖人曷嘗有是心哉但其教人之法不過如此而自後人之私厚其子者觀之則亦可以有警云爾○[紹聞編]聖人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則疑其有異聞固非而以爲遠其子亦非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吾無隱乎爾理會得飢欲食起居無非教也顏曾可至伯魚亦可至但爭箇工夫到與未到爾○新安陳氏曰得三謂聞詩聞禮與遠其子爲三也夫子固不私其子亦何嘗遠其子當其可而教之教子與教門人一耳興詩立禮詩禮雅言與此之聞詩聞禮平日教門人如此教子亦不過如此陋哉亢之見也亦伯魚答亢之辭氣雍容詳容亦可見濡染薰陶之所得矣○[集解]亢語意重在遠其子一邊止與首節發端遙相應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精義范氏曰]夫子之所正名者此其類也夫婦人倫之始也由此而正之則父子君臣莫

不正矣有其名不可以無實故夫夫婦婦正家而天下定矣[侯氏曰]名正則分定孔子之時或以妾母爲夫人小君者多矣故加此言之○[陳氏用之曰]國君理陽道而出命正人於外故謂之君夫人理陰道而出命正人於其內故亦謂之君易曰其君之袂詩曰我以爲君禮稱女君春秋書小君是也○[紹聞編]春秋首書天王歸惠公仲子之賵後書秦人歸僖公成風之稱皆妾母也知此節所記之意則知春秋書法之意矣夫非邦君之妻則君不可以寵故而強曰夫人邦人不能以君故而謂之君夫人況異邦乎觀僖公夫人其妾母稱諸異邦而不能無異辭曰僖公成風者秦人之辭而春秋從而書之稱名之間大義凜然其可乎哉○天全旃春秋時以妾媵爲夫人徒欲尊寵其所變而不虞卑其身如惠公仲子者是也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尊崇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如僖公成風者是也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信乎名之不可不正也○條辨首揭明邦君之妻四字煞甚鄭重故下面稱謂都從邦君二字生來君稱之曰夫人則君尚尊之爲敵體況其下者乎故此句特重自稱之謙以對君故謙也邦人之尊以尊

君故尊也稱諸異邦謙小君以謙君寡寓尊君之意也異邦之稱尊隣國之夫人亦如尊我國之夫人皆所以尊君也論文法邦君之妻提起君稱句另頓下言夫人雖自稱小童而邦人則必尊之為君夫人稱諸異邦雖謙言寡小君而異邦人亦必尊之為君夫人辭本兩對正與君稱之曰夫人句相應○愚按下而稱謂固是節節從邦君生亦特因其為邦君之妻故義例如此非可概施諸妾媵內寵此首一句之所以大書特書○衎禮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孔疏曰此諸侯謂他國君也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君之妻曰小君而曰寡者從君謙也按諸侯與臣民言自稱寡人爾君相見亦自稱寡人未有自稱曰寡君者邦君如此邦君之夫人可知豈有夫人自稱小君但以寡之一字為從謙也乎此或記禮者之說孔疏亦隨文釋義而云然至此章本文孰為人稱孰為自稱何句分清若稱諸異邦句並無自字明是邦人稱君夫人於異邦曰寡小君而大全引覺軒蔡氏據曲禮以釋此章謂夫人自稱鵲矣甚矣舊有嘗辨此之說者故為採入

○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十七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事載左傳欲令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矙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朱子曰貨之歸豚蓋以大夫自處○語類問陽貨矙亡以歸孔子此不足責如孔子亦矙亡而往則不幾於不誠乎曰非不誠也據道理合當如此彼人矙亡來我亦矙亡往一往一來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孫辨陽貨權奸小人故夫子不欲見之此雖正論然此只得賢人身分觀孔子公山佛肸之欲往正以無所不可耳豈陽貨而獨不可哉但以不直求見聖人而托諸歸豚以籠致則奸宄為甚此其所以時亡而往拜也○近人斡旋時字謂聖人非有心於矙亡如此則陽貨若非出亡之時聖人竟見貨矣惟報施之禮原欲相稱故亦不妨於矙亡往拜也不失已亡之禮亦不豈彼之計與禮尚往來亦不是兩箇意思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好亟知並去聲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

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之未必之辭。新安陳氏曰將之辭矣、其辭活、其意婉、不輕絕之、亦未嘗輕許之。○聖人之遠小人所以不惡而嚴也。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或問觀孔子所以告微生畝與夫辯長沮桀溺之語則聖人之自言未嘗不正其理而明辨之也至於告陽貨則曉其所問應答如響而略無自明之意則亦見陽貨之暴而不足告而姑孫辭以答之然其言則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心中之實然者則是初未嘗詭也○南軒張氏曰陽貨見孔子一節不只是孫辭答他道亦有其中懷其寶而迷其邦固不可謂之仁我却不是迷其邦好從事而亟失時固不可謂之知我却不是亟失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我又却不是不仕只是我仕時却與你別聖人之言本末備具○紹聞編自季平子逐昭公造於桓子世濟其惡無禮於其君盖甚想得當時公論不平已

久一旦爲其家臣所囚人心必快之而貨亦自以爲張公室自古姦雄稱亂未始不借人之所共憤者以爲名此貨所以欲使夫子之助己也貨豈足以知夫子之萬一其爲懷寶好從事之語蓋亦平日也聞得夫子是箇大有道蓄之人不肯輕就故謂懷其寶而迷其邦又見夫子平日也甚有意於當世故又謂其好從事而亟失時意謂夫子不會隨時以就功名不是不仁定是不知若猶欲從事則今也其時不可再失也故繼之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夫子隨問而答許魯齋謂貨以不仁不知劫聖人聖人應得甚閒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沛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危或曰孟子遭此何如曰必露精神○吳氏曰不見正也往拜禮也隨問而答辭順禮恭在此無詘而在彼亦無所施也貨天資小人雖既設深語皆機警而夫子從容應之爲盡其道貨終無所施其奸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眾引陽貨之問何何者在孔子身上來孔子之答全然不設做自家身上去此其所以應答如響而仍若不諭其意○或問小註語似不遜其意却正見胸中素有定主何須斷斷

爲吾將仕矣直是據理答之也○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爲亂耳。慶源輔氏曰觀懷寶失時之語有愛敬聖人之心知其爲善意然意欲其助己耳○或問小註問註不過欲使助己爲亂曰孔子即不助亂貨却欲借爲口實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南軒張氏曰聖人之待惡人言雖孫而理未嘗枉若他人孫言則或至於害理直理則或傷於辭危惟聖人則從容兩能合蓄中節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語類問揚子雲謂孔子於陽貨敬所

不敬爲詘身以信道不知渠何以見聖人爲詘身處曰陽貨是惡人本不可見孔子乃見之亦近於詘身却不知聖人是理合去見他不爲詘矣到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氣溫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也○胡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爲詘身以信道雄之意蓋以身與道爲二物也是以其自爲也邑勉莽賢之間而援論語周易以自附於夫子豈不謬哉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精義明道曰性相近也生質之性○語類性相近以氣質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言性善以理言○氣自是氣質自是質魏了翁云天氣而地質先有天理了却有箇氣氣積於質而性具焉質並氣而言則是形質之質若生質則是資質之質○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則無安頓處如一勺之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着○雙峯饒氏曰此章程子專以爲氣質之性朱子以爲兼氣質而言兼字尤精○蓋謂之相近則是未免有些不

同處不可指爲本然之性然其所以相近者正以本然之性寓在氣質之中雖隨氣質而各爲一性而其本然者常爲之主故氣質雖殊而性終不甚相遠也此是以本然之性兼氣質而言之非專主氣質而言也問如何見得性相近曰如惻隱羞惡人皆有之然有惻隱多於羞惡者亦有羞惡多於惻隱者雖不盡同亦不甚相遠故曰相近○新安陳氏曰人有此形則有此心有此心則稟受此理性者心中所稟受之理也才說性字則已寓形氣中矣非氣質則性安所寓乎性善以天地之性言非天地之性懸空不着乎氣質而自爲一物也就氣質中指出天地本然賦予之理不雜乎氣質而言之耳然天地之性雖不雜乎氣質而亦不離乎氣質孟子之言性善指其不雜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純言天地之性也孔子之言性相近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兼言氣質之性也兼云者言本然之性夾帶言氣質之性也

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

文集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淸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通達事事曉了者其氣淸矣而所爲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之不醇也人有謹厚忠信事事平穩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能達於理則是其氣之不淸也推此類以求之才自見矣●勿齋程氏曰稟於天者有淸有濁有美有惡是之謂氣受於人者或明或昏或粹或雜是之謂質淸濁者氣中之氣美惡者氣中之質昏明者質中之氣粹襍者質中之質淸者明濁者昏美者粹惡者雜道之所在明者知之昏者不知也粹者能之雜者不能也

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或問所謂氣稟之性者何也曰張子有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蓋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爲品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也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窮本極源之性皆謂此

者也若夫子此章論性而以相近爲言則固指其氣質而言之矣曰然則夫子不言性之本何也曰於易大傳詳矣曰其習而相遠者何也曰自其常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習乎善而日進乎高明性之惡者習於惡而日流於汙下自其變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或習於惡而失其善性之惡者或習於善而失其惡也凡此四者始皆相近而終則遠矣○南軒張氏曰原其性之理無有不善人物所同也性之存乎氣質則人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與禽獸草木異然就人之中不無淸濁厚薄之不同而實亦未嘗不相近也不相近則不得爲人之類矣而人賢不肖之相去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則因其淸濁厚薄之不同習於不善而日遠耳習者積習而致也善學者克其氣質之偏以復其天性之本而其近者亦可得而一矣○四書通赤子之生無有五方其聲一也性之相近也如之長則言語不通飮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爲者習之相遠也如之○述朱此章講說多門有謂因論性發以下句足上句者有謂爲愼習而發因其習相遠而原其性相近者有謂辨性習之殊合性習遠近較量以兩相字兩也字指點說法者諸說並行而善會之未嘗不可一貫夫子論性非不知人有義理之性若論義理之性直是一般不可以相近言而此以氣質言者爲當時論性者雖雜雖偏未如孟子之時之甚故不必直從天命原頭說起近情着理從受形成質時說來說相近雖兼有惡意然只重善一邊以習於善則蓋加善極其善之量至於爲聖爲賢習於惡則善轉爲惡極其惡之量至於剛惡柔惡人見其善惡之懸殊遂謂天性生來如此不知習也非性也於此見當愼於所習如此立說則順說逆說開說合說無不可曲盡書旨細○叅註理或問大全諸說理本如是讀者善會之可也

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卽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語類問性相近是本然之性是氣質之性曰是氣質之性本然之性一般無相近又曰與做近便是兩箇物事這便是說氣質之性若是降衷底便是沒那相近了箇箇都只一般○文集人生而靜靜者固是性然只有生字便帶氣質了但生

字已上又不容說蓋此道理未有形見處故今亦說性處
須帶着氣質無能懸空說得性者繼之者善本是說性之
發肯之功明道此處劃是就人性發用處說如孟子所[illegible]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也伊川所言極本窮源之
性乃是對氣質之性而言言其氣質雖善惡不同然極本
窮源而論之則性未嘗不善也○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為
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氣質之
中耳非別有一性也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即是人物
未生之時不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
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
人即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耳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
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
初不相雜也○魏莊渠曰考古聖賢論性有二其一以生
與情對言此是性之本義直指此理而言或以生與命對
言性與道對言其義一也古性情字皆從心從生言人生
而具此理於心名之曰性其動則為情也此於六書屬會
意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其一以性與習對言者但取生字
為義蓋曰天所生為性人所為曰習爾性從生故借生字

為義程子所謂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者也此於六書自
屬假借六書之法假借一類甚多後儒不明訓釋六經多
為所梗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正與伊尹習與性
成家語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其義皆同皆假借字但
取天生之義者也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矣而又曰自誠明
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孟子道性善矣而又曰堯舜性之
湯武反之可見二性字元不同夫教而誠反而聖皆不能
無事乎習習之功至與性之者一夫子言此非正為言性
而發為教人知所脩為而發也故明乎六書會意假借之
異可以無疑於孔孟言性異同之際矣○紹聞編夫子言
性只此一語然非正為言性發也正為言性發者必若易
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二語
於中庸論語孟子之言性俱
包得周程張因而分疏甚明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去聲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

習之所能移者 語類相近是通善惡智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絕者說○問既謂之相近
矣何故又有上知下愚如是之懸絕也曰氣質雖相近然
亦有如是懸絕者蓋既曰氣矣便有此不同不足怪也○
問書中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又有移得者如
何曰上知下愚不移如狂作聖則有之說是聖人決不到
得作狂此只是言其人不可不學又問或言人自不移耳
此說如何曰此亦未是有一般下愚底人直有不可移者
問雖愚必明又是如何曰人一已百那箇是做甚次第工
夫按此亦漸來入外註程子之意○蒙引上知下愚亦是
氣質之性下愚非無本然之性也本然之性為氣質昏濁
理沒了故不移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者是也○述朱
承上章而言上章兼舉天下中常人說此章專舉兩頭極
其上下氣質之相遠者而言作三項人看大旨仍歸到慎
習上時講謂唯上知不移稍不如上知則可移矣可危也
惟下愚不移稍勝於下愚則可移矣可勉也唯字中有統
觀衆品獨抽兩種立說意而獨抽兩種仍有儆戒衆品意
在蓋天下大抵中常人居多立言本旨不重贊美上知亦

不重痛責下愚仍要儆惕於所習而善移之意在言中
少意在言外多緊抱上章立說原屬註意不可以時講忽
之

○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
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 朱子曰才稟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如后稷自幼
而岐嶷越椒自幼而惡是氣稟如此孟子言非天之降才
爾殊是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則專
指其稟於氣者言之故謂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 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
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
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 朱子曰拒之以不信
只是說沒這道理絕之以不為是知有這道理自割斷了
不肯做自暴者有強悍意剛惡之所為自弃者有懦弱意
柔惡之所為也○吳氏曰下愚以質言自暴自棄
以人事言質雖可移而自不移者暴棄之謂也 雖聖人

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語類〕問註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復舉程子無不可移之說似不合日且看孔子說底如今却自有不移底人如堯舜之不可為桀紂桀紂之不可使為堯舜夫子說底只如此伊川却又推其說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為同又曰聖人所言各有地頭孔子說相近至不移便定是不移了人之氣質實是有如此者如何必說道變得所以謂之下愚而其所以至此下愚者是怎生這便是氣質之性○〔或問〕上知下愚其品固相絕矣然其稟生之初則亦未嘗不相近也但就其相近之中又自有遠近之殊而此為甚遠耳曰其不移也則終不以習而有所變耶曰其習乎善而日進乎高明習於惡而日流於汙下者固皆亦有之但善者不習於惡而失其善惡者不習於善而失其惡耳曰然則終不可移也耶日以聖人之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言考之則曰以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耳蓋聖人之言本皆以氣質之稟而言其品第未及乎不肯不可之辨也程子之言則以人責其不可移也而徐究其本焉則以其稟賦甚異而不肯移非以其稟賦之異而不可移也○〔通〕朱夫子所謂下愚不移專就氣質昏庸一流說所謂氣稟拘於有生之初者也程子所謂不移指才識過人妄自非薄者說兼習染物欲蔽於有生之後者也夫子之說渾成所包者廣程子之說警策所指者偏自暴自棄之人當重以為戒若論書旨自以夫子為主或問之辨甚明故語類亦云莫要只管求其合○〔集解〕不肯不可都包在不移二字之內聖人却只下箇不移程子主自暴自棄者言因是因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相均之為人誰肯自暴自棄彼暴棄自甘便是那氣質下愚令他如此程子於夫子之言所以異而不害其為同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蒙引〕禮樂不專指弦歌惟其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弦歌特禮樂中一物事耳○〔條辨〕愚意不重弦歌重弦歌之聲假令淫哇嘈雜如鄭衛桑間抑或北鄙强悍如秦風駟鐵聖人亦從而喜之乎故知聖人聞弦歌之聲必其聲中正和平有異於尋常者故聖人喜其能以禮樂治民也○〔按〕集註以禮樂為教即預為後文學道伏案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華版反焉於虔反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按〕莞爾自是喜之且笑且言○便隱藏得戲字在裏○牛刀似譽割雞似嘲中間夾入焉用二字似驚似惜似感傷似歎倒一時喜動顏色之情溢於言表要須識得牛刀身分○是為學道寫照方知是以真實相出游戲法○集註蓋喜之也是一意因言以下似又是一意故蒙引謂夫子莞爾而笑句絕曰字連下其說良然然兩意却只相因並非別出此以見集註下字之精至蒙引云是假設以試其實見何如却不必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易去聲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雙峯饒氏曰〕君子小人以位言方其學時君子小人猶未分也後來入仕者則用此道以愛人在問閭畎畝間者亦自知義所以易使〔按〕君子小人都指受教人說即現在已分者亦有之君子如邑中縉紳士大夫皆是也教以學道合下君子便自愛人小人便自易使只渾言之不必定說後來却自包括在裏

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輯語〕子游疑夫子笑其迂闊故述夫子平日訓言以相質

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語趣君子學道是曉得那巳欲立而立人巳欲達而達人與乾稱父坤稱母底道理方能愛人小人學道不過曉得孝弟忠信而巳故易使也○或問禮樂之用通乎上下無大小之殊一身有一身之禮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亦隨其大小而致其用焉耳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勉齋黃氏曰弦歌弦且歌也合樂曰歌發以弦歌而謂之學道者使人人習於和平中正之音以養其心而所歌之詩又皆温柔敦厚合乎禮義則自然皆趨於人所當行之道乃所謂學道也君子在上者能學道則知撫乎下矣小人在下者能學道則知順乎上矣上撫乎下下順乎上安有不治者乎○四書通所謂道者仁義禮樂而巳以禮樂爲教故上焉學此者知有撫下之仁下焉學此者知有事上之義○輔語道字所該固廣然此只就教民成俗上說則以禮樂爲大弦歌之聲禮樂之致也故學道只指禮樂爲是愚按禮樂者學道之大端弦歌者禮樂之符驗自是三層却只一絡索事○兩句須急連讀合總看要見得無人不當學道無處不當以學道治之以對牛刀之說謂割雞亦當用牛刀耳○在夫子當時之理在分處在子游此時引據意在併處○或問小註集註皆不可以不學故必教以禮樂語語與焉用句對針此上下文意理必須流通處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 精義范氏曰偃之言是使二三子志之以武城之治達之天下可也尹氏曰在人上而好禮樂則知愛人矣在人下而好禮樂則知和順矣子游之弦歌意在是也夫子曰割雞焉用牛刀笑子游治小以大也而復日偃之言是也以武城之治達之天下其有不化者哉○集解子游惟信之篤故能見之施行看他聞牛刀之言儼然正對一番稱引確然知平昔所聞之可據畧無疑邑小不足治之意夫子所以嘉之却又恐門人疑焉用之言與學道之言相背故明其爲戲以解之自明其戲正以明偃言之是也上下截固是兩層用意却只歸重上一層欲二三子知禮樂之隨地可行而君子小人之皆不可以不學道

正是一聖一賢兩相印證處○上文明述子言何以却說是偃之言蓋夫子平昔只是概舉以教人而偃於斯赤却只為武城舉似此其所以為偃之言也

○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南軒張氏曰莞爾而笑者聞弦歌而喜也割雞焉用牛刀者謂其治小以大也君子學道則有以養其仁心故愛人小人學道則亦和順以服事其上故易使夫子聞子游之語恐學者疑於前言以國小民寡爲可忽故告二三子以子游之言爲是而謂前言爲戲之辭氣抑揚之間愷悌和平無非教也○勿軒熊氏曰子游宰武城之事凡兩見一以人才爲重一以道化爲先皆見其知本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畔 紹聞編公山氏弗擾名一云不狃字子洩費邑宰也因不得志於季氏而附陽虎虎囚季桓子事在定公五年至八年陽虎欲去三桓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弗擾與其謀陽虎弗克而出奔弗擾以費畔定公十二年墮三都弗擾又畔論語載弗擾召孔子是孔子未爲中都宰以前事至墮費則孔子方用於魯豈有欲赴費人之召哉○精義伊川曰公山弗擾以費畔不以召畔人逆黨而必召孔子則其志欲遷善而未知其術故也使孔子而不往是沮人爲善也何足以爲孔子○南軒張氏曰弗擾召而子欲往以其肯召聖人恐有悔過自新之意也或曰弗擾執季氏以畔安知其志不在於克亂以權耶其能強公室殆未可知也矣弗擾不稟命於公而叛畔其大夫逆也欲以是而克亂是謂以亂易亂而反加臣焉後世亂臣賊子借虛名而爲纂奪之計者多出於此夫子豈以是而欲往耶○集解是時三桓雖未畔然實有專制之乖弗擾固畔黨然猶託强公之名且弗擾之時自於一時之不得已陽虎既敗勢處窮促其召聖人實其轉危爲

矣反惡爲善之本心而三桓之惡盤據已久魯夫亡而已
亡今變起倉猝勢有可乘聖人欲往自其有一副經綸下
但非從弗擾起見并不止
惓惓懷爲魯之心而已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音悅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集解上句

是跌起下句語氣甚活蔣解已字作止字看好做要遞
世辟世一般反說煞了註意只當虛字見得道既不行於
天下無所往矣豈能復行於公山而可往乎只重在
不能行道上故下示以吾道無往不可有爲之意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夫音扶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精義張子曰仲尼生
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爲東周之意使其繼
周而王則損益可知矣吾其爲東周乎興周公之治也○

紹聞編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係邢氏疏中語邢氏又
云其使魯爲東周乎此句集註削去蓋聖人但言興周道
於東方爾才屬之魯便非語意矣又用之在人可爲東周
在聖人故曰吾其爲東周乎聖人在下非有所藉則不能
成至其所以轉回而運固有道矣○語類夫子於佛肸
之召但謂其不能浼我而已於公山之召却眞箇要去
○爲東周與東周之治也孔子之志在乎東周然苟有用
我者亦是天命如何爾聖人胸中自有處置非可執定本
以議之也○問吾其爲東周乎使聖人得行其志只是就
魯東方做起否曰也只得就這東做又問其如周何曰
這般處難說只看臨時事勢如何若使天命人心有
箇響合處也自不由聖人了使周家修其禮物作賓於王
家豈不賢於擾王之自獻其邑而周滅亡乎○問弗擾果能
用夫子夫子果往從之亦不過勸得他改過自新舍逆從
順而已不知如何能得興周道曰便是理會不得且久却曰
聖人自不可測且是時名分亦未定若謂弗擾既爲季氏
臣不當畔季氏所謂改過者不過令其臣順季氏而已此
只是常法聖人須別有措置問如此則必大有所更張否

曰聖人做時須驚天動地然卒於不往者亦料其做不得
爾邇來此等論皆以用我句指定公山看故然細玩語氣
欲應公山之召豈徒哉句業已煞住另用如有字者字是
推開泛論夫子自言素志特借公山起興耳不必拘定公
山說愚按爲東周自是夫子素志不必粘定公山然在此
處却是因公山之召忽然觸起故始而欲往既又因子路
之不說而爲此言豈徒哉下如有用我者上自有一段深
情全作脫開不得須善會○問明道言東周之亂無君臣
上下揚范諸家亦皆言不爲東周集註却言興周道於東
方何如曰這是古註如此說與二十年之後與其爲浴乎
辭語一般那處是有不爲東周意又曰文字須寬看子細
玩味方見得聖人語言○輯語使夫子果往必有一番設
施直繼文武之業必不是半間不界小結果下場也其乎
口氣是決辭不是疑辭○條辨看來其字乎字固是決辭
然亦是自任而兼慨想之辭蓋聖人說着用我時便有西
周之治在眼前亦便有興周道於東方之景象在眼前矣
此是何等遠神○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亦無不

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蘇氏曰孔子之不助叛人天下之所知也叛而召孔子其
志必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收之使不自絕
而已弗擾之不能爲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
爲東周之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卒不往者知其
必不能也○或問小註如有用我二句是廣子路語程子
謂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體道之大權也惓惓王
道方合東周按集註言興周道於東
方着一道字便見得聖人把握在手○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
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
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勉齋黃氏曰行五者則心存理得何也曰心主乎五者則

無非僻之雜而心之德常存以五者施之事則無悖謬之失而事之理常得下面又言其效則通指五者欲其以事驗之○蒙引心存則理得不可分貼恭則心不放寬則心不褊信則心不偽敏則心不怠惠則心不私此皆理之所在故心存則理得矣此答問仁與答樊遲問仁意同都教他做工夫恭寬信敏惠如五美一般有以見於身者言有以見於事者言然皆心之所由存理之所由得也○條辨勉齋非分心存理得為二也蓋無事時心亦主此五者而不敢放然未見其理之得也到五者施之於事無不當可乃見其理之得而亦無非其心之存蒙引正與勉齋互相發

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

慶源輔氏曰是心一有間斷之時則亡矣是理一有斷闕之處則失矣故其行是五者必自一家一國以至於天下無適而不然然後其心公平其理周遍而仁之體用備矣○蒙引能行五者於天下是一句不可分兩截能行二字直提到於天下不是只到五者住朱子以行是五者截解必如此解方得明暢耳且本文為仁矣三字實該行五者於天下朱子豈故與孔子異旨愚按能行同是直貫於天下然亦必須到得於天下無適不然方見是實實能行硬分兩截固不可然一味滾說透不出能字精神為仁矣三字亦少氣力此朱子所以必用截解也○輯語只為心存兩字極難說才有一事一處之不然便是心之不存心不存則理又何從而得乎所以說五者只是言事事行說於天下只是言處處行且不曰行五者於天下為仁而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正見處處勘驗事事用意註無適不然只是能行到純熟無間處所謂心存也愚按於天下於字是著力字眼故集註以為雖之夷狄不可棄之意人每將於字直看作間字眼而轉從天下張皇是以務外之子張而反為之抱薪救火豈復夫子答問之敎

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

輯語心存理得凡從事於仁者皆然不獨此節此節五者乃子張所以存心對病藥方於天下及不侮五句乃其服法火候也

任倚仗也

語類任是堪倚葬如謂任俠者是能為人擔當事也

又言其效如此

輯語下五句才是能行盡頭工夫到此自有此應為仁須於此試驗火候與天下歸仁邦家無怨一例正鞭辟入裏不是鋪張於天下局面也愚按於天下是極細密字眼不是鋪張字眼下五句亦作一側看方是對付子張因病發藥粗心人每多誤會○精義明道曰恭則不侮蓋一恭則仁道盡矣或問論之曰以恭為求仁之大本則所以為盡仁道則未可紹聞編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動容貌整思慮自無非僻之干此五者所以恭為本也寬是不迫急苛細使人難事之意信如子路無宿諾敏是無怠忽不及事語類諒敬處最可玩味寬以量言惠以事言寬是居上之大體惠是隨事及人之恩惠五者不可遽謂之仁也以子張所不足而言欲其以是存心養性變化氣質增益不能道理徹處便是仁也○困勉錄自其成功時言此五者從仁而出此章自用功時言則仁從五者而出○語類問恭寬信惠固是求仁之方但敏字與求仁工夫似不甚親切豈是仁之為事才悠悠則此心便間斷之時多亦易得走失若能勤敏去做便此心不至間斷走失之時少故敏亦為求仁之一曰不止是悠悠蓋不敏於事則便有怠忽之意才怠忽便心不存而間斷多便是不仁也○不侮是不侮於人

○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

雙峯饒氏曰朱子以心存理得為仁是指能行五者而言南軒以公平周偏為仁是兼行於天下而言二者互相備必心存理得始能公平周偏愚按公平周偏之說不善會時易將行字天下字說成廓落非所以鞭辟子張近裏着已內註心存理得無適不然乃是一棒一痕說得透時外註自包括得到總之說行離不得五者說天下脫不得於字才見得此心此理無時無處一毫不得外散才是與子張說箇仁字真實地頭

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

厚齋馮氏曰孔門問仁無稱問仁於孔子者抑此其齊論與

○佛肸召子欲往

佛音弼肸許密反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時趙氏攻范氏中行氏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在

子再適陳反衛之時○此夫子失魯司寇以後事與前章公山弗擾之召不同時○夫子未嘗至晉佛肸召後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語類問佛肸弗擾之召孔子欲往此意如何曰此是二子一時善意聖人之心適與之契所以欲往然更思之則不往矣蓋二子暫時有尊賢向善之誠心故感得聖人欲往然違道叛逆終不能改故聖人亦終不往也譬如重陰之時忽略開霽有些小光明又被重陰遮蔽了○問陽貨欲見孔子却終不許他是如何曰陽貨全無善意來時便已不好了故亦不能略感聖人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南軒張氏曰子路蓋不悅公山之召矣及此而復有言者則以中心所疑雖聞聖人之言而自反終未能安故問以辨之而不敢釋亦可謂善學矣然其不悅者蓋以己觀聖人而未知以聖人觀聖人耳○〔文集〕問公山之召而子路不悅夫子雖以東周之意喻之而子路之意似有所未安也故於佛肸之召又舉其所聞以爲問其自信不苟如此學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爲法庶乎不失其親不可以聖人體道之權藉口恐有學步邯鄲之患也未知是否曰得之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磷力刃反　涅乃結反

磷薄也涅染皂物　涅水中黑土今江東皂泥　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己　朱子曰公山佛肸召而欲往者乃聖人虛明應物之心答其善意自然而發終不往者以其爲惡已甚義不復可往也此乃聖人體用不偏道並行而不相悖處然兩條告子路不同者卽其所疑而喻之耳子路於公山氏疑夫子之不必往故夫子言可往之理於佛肸恐其浼夫子也故夫子告以不能浼己之意○〔精義〕謝氏曰聖人涉世如善游不避深淵使不善泅水者效之豈不殆乎磨而不磷始可謂之堅涅而不緇始可謂之白蓋不如是不足爲聖人○條辨然是說有此理見君子固當自持以正有是言又是說向日曾有是言由之引述亦不誣不曰一轉見道理之外又有一種道理前說之外又有一種通權達變之法〔按〕此是通行常解○徐思曠曰堅白之喻謂雖入亦不能浼我耳麦仲達曰此四語正是中明不善不入之旨不入二字須看得深緇不磷不緇方是不入非受磨受涅便是入於不善也狄梁公之於武后謝安石之於桓溫已具此種作略矣須知此言不是自然自翻所謂猛虎項下金鈴惟繫得者解得也一兩不只是承上直下時解云有其一說而不卽其又有一說聖人無此游移鶻突語矣〔愚按〕此於常解更翻進一層會得程子權卽經也之義守身常法體道大權本非截然二事只在人自處何如不磷不緇非有加於堅白要以此爲堅白之至到得磨涅亦無如何才是不善不入眞實頭地聖人自信在此其引進子路亦在此胸中固無復有佛肸見矣

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精義〕楊氏又曰子路之學未至乎無可無不可而能尊其所聞故於公山佛肸之召則陳孔子之語而問焉其不悅也亦知之不苟耳昭聞編繼山晚年之出人有議之此繫吾儒大關節審時自審當乎不可不定而後應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焉於虔反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　〔文集〕不食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也今俗猶言無口匏亦此意○〔勉〕齋黃氏曰匏瓜繫而不食蓋言匏瓜蠢然一物繫則不能動不食則無所知吾乃人類在天地間能動作有思慮不當見之於用而有益於人豈微物之比哉○〔按〕上節言不善之不能浼我此又隱然見我之自當爲世用與章意正不卽不離○金仁山謂匏瓜二句蓋當時方言夫子引之

愚謂夫子亦偶然觸着。深情自在言表，不必泥看。〇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
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
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
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
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語類〕聖人
見萬物不得其所皆陷於塗炭豈不爲深憂思欲出而救
之但時也要出不得亦只得且住聖人於斯世固不是苟
且枉道以徇人然世俗一種說話便謂聖人泊然不以入
其心這亦不然如孔子云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這箇是
十分要做不得亦有不能自已之意如說聖人無憂世之
心固不可謂聖人視一世未治常恁戚戚憂愁無聊過日
亦非也但要出做不得又且放下其憂世之心要出仕者
聖人愛物之仁至於天命未至亦無如之何如云君子之

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若說明知不可以行
道且漫去做看這便不得須看行其義也便自是去就出
處之大義亦在這裏〔按〕此當入後丈人章參看然
卽本章所以欲往而終不往者其故亦可概見

〇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

蔽遮掩也〔胡氏曰〕如爲物遮掩僅得其一偏而不見其全
體也〇〔慶源輔氏曰〕謂各隨其意之所向以遮
掩其正理

居吾語女語去聲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本曲禮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
告之〔孫辨〕聖人不遽告之既呼喚下使其以未也對然後
命之坐而告之則聞者不敢忽而虛於聽葢子路是
粗暴底人每恃勇而易視天下之善故夫子教
他如由誨女知之乎由知德者鮮矣都用此法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
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
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精義〕
明道曰六言六蔽正如恭而無禮則勞與夫寬而栗剛而
無虐之義同葢好仁而不好學乃所以愚非能仁而愚徒
好而不知學乃愚〇或問范楊侯氏皆以爲眞有六德而不
知學故至於蔽以程子之言觀之其失可見謝氏以六者
似是而非故有蔽亦非也葢本其好之之心非好夫六者
之爲也但以其不學故不免於有蔽而陷於似是而非之
域耳〇今曰似是而非故有蔽則是所謂蔽者又在於愚亂
賊絞蕩狂之外也其所謂明善者則獨爲得之〔謝氏曰〕凡
此皆生於不學徒好之而不明乎善也不明乎善不誠其
身矣葢惟學可以明善〇〔南軒張氏曰〕學所以明善也不

知學則徒慕其名而不知善之所以爲善矣是六者本爲
達德善行而不好學則非所以爲德行而反以自蔽學如
行大道出隔而適也不學如守暗室終窒而蔽矣〇〔勉齋〕
黃氏曰仁知信直勇剛皆美德也又必學以明其理何哉
六者德之大目耳輕重淺深當施不當施之間其理固多
端也今但見其大目而好之不務學以究其理之曲折則
見其一而蔽其一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仁主於愛偏則
不分輕重可否而流於愚智知人所難知偏則窮高極遠
而流於蕩信而偏則執一不通而流於賊直而偏則迫切
不舒而流於絞勇則徑直而亂剛則堅守而狂是皆得其
大目而不學有所蔽以至於此也〇義府六言者只是美
慕這六箇字話頭好而好之原未嘗實有諸已故不曰六
德而曰六言旣只美慕這箇話頭有一話頭卽有一番情
見爲之瘵泊卽有一番影以爲之障礙才開門戶卽是牆
堰所謂六蔽也夫子勞頭一語直是提出子路於萬嶂之
此向後一一剖出病症使他自返病雖有六只[illegible]只在學
等一味旣投百病皆愈非有學以治愚復有學以治蕩也
〇學又須好學而不好只是口耳之私只將長得蔽去但

不得。○愚按六言或偏於氣禀或隨人意見任情或偏
好學所以變化氣質而不先之困逐見則心昧好學所以
充拓聞見而不拘於墟何
謂好學只是格物窮理
愚若可陷可罔之類。昧理徇物從井救人
非愚而何。○存疑其蔽也。所蔽而愚不是爲愚所蔽。愚言有餘做此
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
止。所窮高直說極廣橫說無所底止如莊列之徒
賊。謂傷害於物。語類只爲不擇是我要恁地便
恁地終是害事。又曰固執必信而不好學必至於賊害物必
○雙峯饒氏曰信而不明理則不度事理之可否而欲必
踐其言如此者必至於害事。又曰如尾生之信是自賊其
身者也。○語類絞如繩兩頭絞得緊都不寬舒證父攘羊
亦其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語類春秋傳云使勇而無
類也。剛者嘗寇則勇者發見於
外者也。又曰勇只是敢爲剛有堅強之意。○雙峯饒氏曰
剛屬質體也勇屬氣用也。○說統勇就作爲果敢上說亂
者越理犯分剛就本體堅
強上說狂者輕舉妄動
狂。躁率也。慶源輔氏曰此與狂狷之狂不同躁率則

近乎剛惡也故特釋之
○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
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
救其偏也。輔氏曰范氏就子路身上發明尤切子路好勇且有何必讀書之說其失正在於未能好學以明善也剛勇直信皆其氣禀之偏故歷告之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
小子弟子也。厚齋馮氏曰何莫云者謂弟子何爲而莫之學也○涖朱何莫二字有怪歎意與何莫由斯道也意相類若如馮氏說詩意便寬緩了○四書通何莫由斯道聖人怪天下之人何故而不由斯道也何莫學夫詩怪其門人何故而不學夫詩也可興可觀可羣可怨大有係於綱常小有資於學識詩之功用如此當學而莫之學其故何哉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精義謝氏曰詩本情性善感發人使人易直子諒之心易以生故可以興○語類問詩如何可以興曰讀詩見其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紹聞編不但不美者令人羞惡美者令人興起願慕直是其歌詠舞蹈之間自有使人興起處蓋詩之中聲之感人易入如此如今之歌曲亦能使人鼓舞但古詩之中聲不傳於後世無以如古人之興於仁義中正爾○或問小註此章書莫忘却學詩本旨詩可以興以下頭一一從詩中講出○集辨通章指點詩之益入處故首提一詩字貫下七者皆言詩中之益本如此故何首提一詩字乃有此益也○詩意指點得活潑洋溢而不可不學意自見○附益與觀羣怨是人心可以是詩之理須作兩層看

可以觀
考見得失。或問詩之所言有四方之風天下之事今古治亂得失之變以至人情物態之微皆可考而知

也○新安陳氏曰觀詩所美所刺者之得失亦因可以考見我之得失兼此二意方爲盡○溧若說詩中所美所刺或考其人自言之得失皆是現成在那裏若說我考見詩人得失則是我可以觀詩而非詩自可以觀也故即詩中之得失以考見已之得失重觀己一邊

可以羣
和而不流。精義張子曰可以羣居蓋不爲邪所以可羣居○新安謝氏曰心平氣和於物無競故可以羣和而流陳氏曰和以處衆曰羣和而不流故可以處衆若和而流則失於雷同非處衆之道矣○紹聞編詩之道於性情尤切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此一言最盡其要發乎情故羣有怨者人之所不能無也止乎禮義故和而不至於流怨而不失之怒此所以爲性情之正也○或問小註詩人之情於和樂之中不失莊敬之意學之則和而不流而可以處羣居之常於悲傷之內猶存忠厚之思學之則怨而不怒可以處人情之變○說統人之所最易流者情然淫

蕩之情得詩而歸人之所最難治者氣然忿激之氣得詩而平之處常處變之道盡此矣○[蔡]辨看來與觀之故倘淺羣怨之效抑深與只是易於感發一見便動情觀也是也得失瞭然在目若和而不流怨而不怒非優游玩索深探其旨趣不能得之羣尚是處常怨更是處變四句有一層深一層意

可以怨

怨而不怒。[精義]張子曰怨者人情所不免若不怨則恩疎雖則怨然正於禮義所怨者當理小弁擊鼓皆怨也然則發乎情有禮義止乎禮義也[謝氏]曰優游不迫雖怨而不怒也無鄉倍心故可以怨○[紹聞編]高子論小弁爲小人之詩而以其怨蓋以爲君子之所不當有也然由孟子之言觀之怨發於愛親蓋古人不幸而處人倫之變莫可告愬而寄至痛於微言以冀其親庶一悔悟此人情之至切而天理之至真者也怨何可非而亦何嘗失之怒耶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新安陳氏]曰如關雎言夫婦常棣言兄弟伐木言朋友之類父子君臣人倫中之大者○[饒]語邇遠二字內倫類無所不包兩之字指點甚活不拘煞君父○[饒]莅全要在兩之字看取言邇之莫重於父而事父之道亦該遠之莫重於君而事君之道亦備正以見人倫之道無不盡也抑定事父事君以見學詩之蓋便驗從邇之遠之指點見詩中之益自故此二事便活○[孫微弦]曰六經皆稽實待虛之言苟讀詩有所感發則與觀羣怨事父事君隨所玩習皆可有得矣必讀陟岵而後可以言事父讀四牡而後可以言事君○[說統]玩其文法上說四可以所即接以邇之遠之云者則知事父事君須上四可以來正是與觀羣怨之實際處[按]此於語氣義理亦可聯絡存之以備一說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精義]張子曰言亦可以博物○[孫][疏]其緒餘言詩中自有之緒餘也詩原非爲鳥獸草木之名而詠故曰緒餘乃其緒餘亦足以資多識如此可見益人處無窮極盡本末以見何莫學之意○[孫微弦]曰三百之詩一禽一獸一草一木莫不有所取義如易之列象非苟然者緣後世格物之學不明所以不能多識而詩意亦遂以湮[按]此則其足以資多識者雖緒餘亦易可少哉

○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慶源輔氏]曰論語之論及詩者多矣而惟此章爲備學者苟於此盡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爲善不懈有以考見其得失而於事無感仰而不流以處羣居之常怨而不怒以處人情之變孝父忠君而人倫之大者無愧博物洽聞而一物之小者不遺詩之爲益不既多乎[按]此皆極言當學便隱然怪小子之莫之學與章首呼起氣合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

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

爲猶學也[語類]爲字如固哉高叟之爲詩之爲只是謂講論兩橫渠所謂近試令家人爲周南召南之事不知其如何地爲○[文集]張敬夫云爲者躬行其事也答之曰諸先生多如此說意極親切但尋文義恐不然耳爲只是誦讀講貫[愚按]集註爲猶學也借彼明此原非正訓看來爲字較學字着力○[精義]尹氏曰謂之爲者蓋欲其以周南召南之道於其家而推之則無往而不治也因思人果到得誦讀講貫十分精熟則一身一家之理也自會就自家分上推行方盡得爲字之義非以佑畢了事亦非必定躬行文王之事也

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或問]二南何以爲詩之首篇也曰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名之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教天下後世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道蓋詩之正風也○[詩傳]周南召南周公所爲推本文王之化[illegible]民俗之○

詩被之管弦以爲房中之樂而推之及於鄉黨邦國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也其得之南國者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也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精義〕呂氏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自身及家主於內行之至〇詩傳周南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修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兎罝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爲關雎之應也召南鵲巢至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修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修之家以及其國也其詞雖無及於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博矣抑所謂其民皥皥而不知爲之者與〔通〕朱子此二南固不止言修身齊家而王化之所以行風俗之所以美莫不自脩齊始而後一步一步推行去故學詩之訓雖發於過庭而二南之爲於此特加警焉〇女爲周南召南矣乎是教他着實爲勉之之辭非徒問焉而已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精義〕伊川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此乃爲伯魚而言蓋恐其未盡治家之道耳人欲治天下國家先須從身修家齊來不然則是猶正牆面而立也〇〔語類〕問人若不知脩身齊家則自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也如何是一物無所見曰自家一身一家已自都理會不得又况其遠者乎〇問此可見知與行相須之義曰然〇不知所以修身齊家則不待出門便已動不得了所以謂之正牆者謂其至近之地亦行不得故也〇明道謂二南人倫之本王法之基苟不爲之其猶正牆面而立是不出門便不知便錯了〇〔思〕按前一條云不待出門便已動不得是即在修齊上說後一條云才出門便錯是兼及治平須從此起義方完備然前一條意於面牆尤警切〇下截警其不爲正以鞭緊上截策其爲之意直是一棒一痕

〇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欲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精義〕范氏曰禮之本在於敬樂之本在於和中心斯須不和不樂雖有鐘鼓非樂也外貌斯須不莊不敬雖有玉帛非禮也故君子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惟在於敬與和而已〇尹氏曰禮本於敬樂本諸和寓禮於玉帛寓樂於鐘鼓事其末而不知其本豈所謂禮樂也哉〇〔慶源輔〕氏曰敬者在中之禮禮之本也玉帛則禮之器所以將吾敬而播之於外者也禮之末也和者在中之樂樂之本也鐘鼓則樂之器所以發吾和而播之於外者也樂之末也本末具舉內外兼備夫然後可謂禮樂之全苟惟事其本而不事乎末固爲不可至於徒事其末而反遺其本則又豈所謂禮樂者哉云乎哉者言此不得謂之禮樂也〇〔南軒張氏〕曰玉帛固可以行禮鐘鼓固可以爲樂然禮樂豈止乎玉帛鐘鼓之間哉得其本則玉帛鐘鼓莫非吾情文之所寓不然特虛器而已所謂本者反之吾身而求之則知其不遠也〇〔困勉錄〕敬和在玉帛鐘鼓之先亦在玉帛鐘鼓之內〇〔紹聞編〕夫子元不曾說出意在言外〇〔近語〕禮云樂云不說出敬和來而詠歎淫泆使人深思自得有無窮意味〔按〕疊下六云字只相承說下見人所云云之不過云爾也語尾乃以乎哉反詰之微諷之不得連上云字讀便覺直而少味且語意亦不浹〇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此就至細之事論禮樂又如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此就至惡之人論禮樂此兩種正見得無時無處不有禮樂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或問〕程子之言至矣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者

正謂此也詳味而深體則於禮樂之本其庶幾乎〇范尹之言禮也以敬其異於程子何也曰程子以理言禮之體也范尹以人言禮之用也二說各有所指當以程子之說爲當〇纂疏朱子以敬與和言是就心上說程子以序與和言是就事上說二說相須其義始備〇愚按或問謂以程子之說爲當然集註仍用范尹敬和之說而列程說於圈外蓋因此處爲時人用禮樂者發自合就人心上抉出本原則敬字自較序字更爲親切此集註之所以特爲精審而或問猶爲未定之論也

〇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而審反與平聲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〇精義范氏曰色厲而內荏者欲人不知故譬之穿窬之盜與夫殺越人

于貨者異也謝氏曰似剛而非剛無實而盜名者也故與非其有而取之者同〇或問二說合而觀之其意乃盡〇語類問色厲而內荏何以比之穿窬曰爲他意只在要瞞人故其心常怕人知如做賊然〇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窬之類又曰裏面是如此外面却不如此外面恁地裏面却不恁地〇勉齋黃氏曰穿窬內懷爲盜之實而外飾非盜之狀以欺人故以譬夫內本柔弱而外爲嚴厲以欺人者〇雙峯饒氏曰色不止於顏色凡形見於外者皆是〇條辨外示威嚴是箇毅然不惑卓然不搖底模樣乃其中則甚柔弱一切物欲皆爲所動却假裝嚴氣正性之人而欺人於不知不見之地如此之人無實盜名常畏人知非穿窬之盜而何〇王氏回曰此有爲之言曰譬諸小人則指當時之大人也愚按蓋甚鄙之之辭

〇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慤註讀作愿是也〇語類問引荀子愿慤之說何也曰鄉人原無甚見識其所謂愿亦未必眞愿乃卑陋而隨俗之人耳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語類最是孟子說得數句好曰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是鄉原本情條辨足之曰非無舉刺無刺居似忠信行似廉潔此是賊德之實禍〇義剛云去冬請問鄉原比老子如何棠賜教謂老子害倫理鄉原却只是箇無見識底人今春又問色取仁而行違比鄉原如何棠賜教謂色取仁而行違底是大拍頭揮人鄉原是不做聲不做氣做一罪過底人深玩二說微似不同先生笑云便是世間有這一般半間不界底人無見識不顧理之是非一味謾人看時也似是箇好人然背地裏却乖却做罪過又曰鄉原者爲他做得好使人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眞鄉原也〇文集鄉原是一種小廉曲謹阿世狗俗之人〇

勉齋黃氏曰鄉之得名本以鄙俗爲言也稱愿人而必加之以鄉者以見其鄙俗非公論之所在故是非錯謬而稱之以爲愿也〇龍溪會語鄉原一生幹當分明要學聖人忠信廉潔是學聖人之完行同流合汙是學聖人之包荒謂之似者無得於心惟以求媚於世全體精神盡向世界陪奉忠信廉潔既足以媚君子同流合汙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局面更覺完美似德非德孔子所以惡之尤深也三代而下士鮮中行得鄉原之一股半節皆足以取盛名於世究其隱微尚不免致疑於妻子求其純乎鄉原且不易得況聖人之道乎〇按此慨世之言學人最宜猛省

〇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也〇精義謝氏曰君子敏於事而慎於言欲以蓄德道聽而塗說是弃之也與入乎耳出乎口同〇或問申之曰以其事言之固爲弃其德矣然不曰弃夫德而曰德之弃蓋德之所以見弃猶鄉原之賊夫德而以爲德之賊也〇語類此二章賊字弃字說得重而有力蓋鄉原只知

倫合苟容似是而非而人皆稱之故曰德之賊道聽塗說者才聽來便說了更不能蓄既不能有之於心不能行之於身是弃其德也故曰德之棄○〔䌷聞編〕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所謂爲已有也道聽而塗說雖聞善言不爲已有荀子所謂入耳出口耳之間才四寸耳非德之弃而何弃字意見得所聞善言皆吾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乃徒以資口說而已分明是到手物事要將便推送出去豈非自弃其德乎○〔蒙引〕道眼下路也塗是前頭路謂才這裏聽得到前頭就說了〔按〕此亦只形容才聽便說才說便休畧無停蓄底景象○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新安倪氏曰此易大畜卦大象傳辭引以論此甚切蓋此章所指正與易之說相反〕道聽塗說則棄之矣〔新安陳氏曰入之聞善蘊蓄於不言之表者其德固淺露於輕言之際者其德弃矣〔按〕此章分明只當一場說話於身心亦復何有〕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集解〕其品則庸其心則惡其識則陋其才則劣合此四字總成一箇鄙夫

○〔文集〕自古小人所以敗亂國家豈皆凶惡猛鷙有可畏之威而後能之但有患失之心便自無所不至先聖言之精且切矣○〔說統〕要看鄙夫二字蓋謂之鄙夫不過識見庸陋志趣卑汙非世之大奸大惡也故人多鄙之亦忽之惟鄙且忽之見爲易與往往援引共事孰知未得患得既得患失而充其患失之心遂至於無所不至始之所謂鄙夫者是即天下之大奸大惡也又曰鄙夫不足責責在與之共事者耳○〔孫選〕開章喝出不可與便教事君者當早具知人之識以嚴辨之一慎其援引之階以痛絕之若說莫被他籠絡招致尚是後一層雖我不爲他所援引而彼之無所不至已無可奈何矣非聖人意也○〔精言〕萊公於丁謂魏公之於秦檜始則援引之終乃拒斥之身國俱受其害皆失其所與者也故大臣當國遇此輩人則先爲屏逐毋使得氣士君子不幸而居下位見大僚有此亦當早識去就龜山受蔡京之薦未必非白璧之一玷也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䌷聞編〕患得之蘇氏謂得上當有不字朱子謂文義自通不必增字蓋古人語急而文省爾得謂得富貴權利○〔集解〕患得之言必欲得之非徒患不能得而已故下緊接既得之句既字蒙上患得注下患失中間交接處鄙夫患更不容暫停○〔蒙引〕自其未得之也至無所不至矣盡說鄙夫之爲鄙夫者如此而不可與事君之意自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弒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吮癰用漢書鄧通事舐痔用莊子列禦寇篇語○〔䌷聞編〕吮癰舐痔此貪夫小人苟賤求媚之事若弒父與君則與此不倫矣而一例言之何也集註之意以爲小則爲此大則爲彼小人爲惡之大小視其時而已勢臨到則大惡便是此等人做○

〔蒙引〕吮癰舐痔弒父與君雖分大小但是能吮癰舐痔者必能弒父與君是可恐也孰不可恐也○〔蘇氏〕上宋神宗臣始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南軒張氏〕曰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敢遽萌篡弒之心惟患失也跬跬至此履霜堅冰馴致其道也然則計利自便之萌是乃弒父與君之原也○〔愚按〕苟字固是要其極而論之然非謂到此才見鄙夫之可畏也當其患得似只是求以得之然其所以行險僥倖乘間抵巇此時無所不至機謀已伏但猶知所顧忌深自閉藏到得既得患失大權在手才欲放下恐人害已奸詭百出肆意妄行無所不至矣聖人下此一語直使與之事君者心驚膽落○〔輯語〕鄙夫必到廿爲弒逆亦其事勢不得不然其原只消一箇鄙字

○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

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卽孔子所謂鄙夫也○胡氏曰新氏三品之說本非此章正意然能推見鄙夫之所以若此志於道德聖賢之徒也志於功名豪傑之士也志於富貴卽鄙夫也聖賢非不事功名也可爲則爲不得爲則不爲不害於道德也豪傑非惡富貴也視功名爲重則富貴爲輕也鄙夫則富貴之外他無所志故得失之患其害至此○愚按志於富貴卽孔子所謂鄙夫願天下讀書人時時以此語捫心當自有激發不能自已處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陳氏用之曰人身陰陽節適則平偏倚則疾性之有疾卽身之有疾也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厚齋馮氏曰或是之亡不敢爲决絕之辭恐尚或有之○徐說今亦亡之是並氣稟之偏亦無矣又云傷俗之益衰分明是敎習俗壞了不可謂今之氣稟亦不如古也○原旨狂矜愚是疾曰肆曰廉曰直猶爲本證曰蕩曰忿戾曰詐則已變而爲別候故曰今也或是之亡此是卽氣習以驗風俗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禮義爲大閑與小節相對照○精義侯氏曰肆則過而少邊幅尚有所止焉蕩則無所止矣矜者持守太嚴如不矜細行之矜非矜誇之矜廉謂稜角陗厲語類廉是側邊廉隅這側是那分處所謂廉者爲是分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側稜兩下分去○存疑人之持守方嚴立崖岸爲界限人不可肯犯如物有稜角一般○或問大抵肆廉直三字皆具美惡二意如廉者則有分辨而失於陗刻耳忿戾則至於爭矣厚齋馮氏曰君子矜而不爭矜而忿戾小人也○翼註廉是守己忿戾則與人爭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翼註愚者見理不明但據所見一直行去全無委曲故曰徑行自遂詐則不自知其爲愚強作機械變詐之事以遂其私故曰挾私妄作○南軒張氏曰疾生乎氣稟之偏狂而肆者過於進爲也矜而廉者廉隅露見也愚而直者直情徑行也此雖偏而爲疾然猶爲疾之常至於狂而放則流而爲蕩矜而爭則溢而爲忿戾愚而衒直則變而爲詐是蓋世衰俗弊則習益遠故也言疾則固爲偏而今也併與古之疾而亡之則益甚矣古者三疾學則可瘳也至於今之疾悖理亂常之甚蓋難反矣然困而能學亦聖人所不弃也○新安陳氏曰古之疾是氣質之偏今併古之疾而亡之蓋已流於私欲之爲去古益遠而復乎善益難矣○說統肆之爲蕩廉之爲忿戾是已甚意直之爲詐是相反意○條辨而已矣三字總承上文見今之狂矜愚不過是蕩忿戾詐而已矣不可謂之狂矜愚矣如此方是亡字之意若分別古之狂則如彼今之狂則如此便是有兩種狂矜愚非本文語意○范氏曰末世滋僞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紹聞編如后夔之所以爲敎皐陶之所以取人皆以直而溫寬而栗之類爲言唐虞之世至於九德咸事其盛可知至夫子時便不得中行而取狂狷此所謂賢者之不如古也夫子所思之狂古之狂也莊周列禦寇之狂便蕩了降至晉人之風流皆宗尚老莊至謂禮非爲我設其爲蕩可知矣矜正是狷者之事其有所不爲直是守得確然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而已故雖稜角陗厲而不可犯然未嘗有乖戾之心而至於爭也後之矜便欲以己加人作意矜情與物多忤是則忿戾矣愚是見識闇昧之人徑行自遂只信己意諒而不知變蓋愚者必直他雖無知任直而不敢妄作則猶是好至今之愚則逞其胸臆挾私妄作要去欺人詐而已矣○愚按民性之蔽亦與古異非眞性之異也惟其習與性成非復本來面目聖人所以重傷之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惡去聲覆芳服反

朱正色紫閒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 〔精義〕侯氏曰正淡者人多不悅淫哇者人必趨之正論者厲而難入利口者華而易聽如此則亂雅樂而覆邦家矣是以聖人深惡之○〔語類〕問紫之奪朱曰不但是易於惑人蓋不正底物事自常易得勝那正底物事紫近黑色蓋過了那朱既為紫了便做朱不得便是奪了元只是一箇色做出來紫是過則箇鄭雅也只是一箇樂雅較平淡鄭便過而為淫哇蓋過了那雅便是亂雅○〔精言〕紫近黑色既為紫便做朱不得此亦奪之一說也若專以此為奪字正解則或青或黑皆足以奪朱矣聖人不之惡何也紫之奪朱只是其色妖艷足以動人以不正而勝正耳語類與註不合當從註○〔困學紀聞〕紫間色孔子惡其奪朱周衰諸侯服紫玉藻云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齊人尚之五素易一紫鄭康成以紫緌為宋王者之後服賈逵杜預以紫衣為君服皆周衰之制也○〔初問〕邪正原自殊途但人心惟危易為邪所惑遂有正不勝邪一時節紫色一出多眩然奪目人遂以為朱不如紫矣鄭聲一作多淫耳可聽人遂以為雅不如鄭矣利口之言無非導人以欲逢君之惡多不逆耳人遂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故利口多覆邦家總是人情易趨於物欲故不覺為欲所動靡然相趨而淫蕩其心正道廢矣故夫子惡之○〔四書通〕集註釋佞字曰辨給釋利口曰捷給捷則顛倒是非於片言之頃使人悅而信之有不暇於致詳者視佞為尤甚故覆亡之禍立見有甚於殆焉者矣○〔按〕孔子惡鄉原亦以利口劍言曰恐其亂信此則直云覆邦家辭彌危而情愈切蓋亂信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或問凡物之類有邪有正邪之與正不同而必相害此必然之理也然其顯然不同者雖相害而易見推其實不同而名相似者則害而難知易見之害衆人所能知而避之難知之害則非聖智不能察也聖人於此三者深惡而力言之其垂戒遠矣○〔說統〕朱正而不勝紫之艷雅正而不勝鄭之淫喋喋捷給而正言讜論反不若其易入故曰奪曰亂曰覆邦家聖人惡之欲人嚴其防也○〔雙峯饒氏曰〕紫以間色亂正色以其能悅人之目也鄭以淫聲亂正聲以其能悅人之耳也故聖人惡之後世衆卒為二者所勝古人玄衣朱裳今之朝服亦以紫為上至於常服亦皆衣紫所奏之樂莫非鄭衛淫哇之聲人心好惡之失其正如此況於聽言之際安得不為利口者所惑耶○汪氏曰辨朱紫以目辨雅鄭以耳具耳目者猶能之惟利口之覆邦家則當辨之以心人主之心常為所惑而不能辨故范氏備述其能以曉人苟非自正其心辨之豈不難哉○〔蒙引〕上二句起下一句上二句未用也字下一句末用者字〔愚〕按三句平列意言固有輕重然上二項亦復所關不小不得輕遞如詩之興體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慶源輔氏曰〕此亦有兩意一是天理流行之實動靜語默皆是初不待言而著學者惟不察乎此但以言語觀聖人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一是以言教人固聖人之本心因言以進道亦學者之當務但學者心粗氣暴其於聖人之言領畧之意常多體察之意常少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按〕二意一是申明本註就聖人分上說預照末節一是從本註推出一層就學者說即對針次節故雖前一意為主而後一意亦正所以發子貢之問○〔困勉錄〕恐人不能盡曉反欲無言此意可想

子貢曰予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輔氏〕曰此語必在未聞性與天道之前。○按子貢以言語觀聖人正欲於言述聖人者故一聞夫子之欲無言輙瞿然請問曰予欲無言亦欲無言耳豈眞不言哉。小子之述固以子之有言也子如不言則小子既無自述子於言必有所以述子於無言小子何述焉意似欲求無言之述也仍不忘乎有言之述也故夫子隨啓以天何言哉使知妙道精義偏塞滿前正有無待於言者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精義〕張子曰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語類〕申之曰天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那根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謝氏〕曰天地有大美四時有明法不以無言而隱也故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所謂吾無隱乎爾也○語類問子欲無言章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得說蓋已都撒出來了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說箇甚底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惟其無不盡所以不消說得了○先生問林擇之天何言哉三句何句較好對曰四時行百物生二句好先生因說擇之看得是只四時行百物生所謂天何言哉已在其中矣○〔文集〕程允夫曰竊謂四時行百物生皆天命之流行其理甚著不待言而後明聖人之道亦猶是也行止語默無非道者不爲言之有無而損益也有言乃不得已爲學者發耳程子謂若於此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蓋言聖人之道坦然明白但於此見得分明則道在是矣不必參禪以求之也曰如此辨別甚善近世甚有病此言者每以此意曉之然不能如此辨之快也○問四時行百物生兩句自爲體用蓋陰陽之理運行不息故萬物各遂其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故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曰是此意述朱此是將時行物生側串說理固有然然非本指本指只當兩平說○〔或問〕楊氏以爲子貢能言而理有言之不能論者故夫子以是發之夫謂夫子固以是發子貢者信矣然理之實形於事物之間而其論不必得於言說之際蓋無不可論之理也聖人於此但以子貢專求之於言語之間而不察諸踐履事爲之實故言此以發之以見夫言之所論者其實在此而非以爲子貢能言而於此有所不能論也故因子貢之未諭而復以四時行百物生曉之夫天之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者特不待言而理自著耳豈言不能論之謂耶且必以爲理有不可論者是亦老佛之意耳夫既曰理矣則仁義禮智君臣父子之間無不可言者特以爲專求之言而不察其實則爲不可而其實則又有不待言而顯者耳夫豈以爲日用彜倫之外別有一物恍恍惚惚迥脫根塵而不可以言論耶必由是說近則失其文義而不可尋繹遠則乖於天理而流於異端不可以不深察也○〔雙峯饒氏〕曰子欲無言聖人是要人就他躬行上體認莫只於他言語上求蓋就躬行處體認便件件把作實事看若只就言語上求只將作空言看了無益於得也此與吾無隱乎爾章大同小異那是說行處無非至理別無深晦底道理此是說行處都是實理不必於吾言語上求○〔輯語〕時行物生是天之日用平常現前可見處一動一靜是道之日用平常現前可見處直指箇實在道理如此○此節是聖人脫口說出才知若聖人實落與天一般時行物生學者正要就此體認至理但作當下指點語便攙入本犀香裏去矣○首末二句人皆看做一樣語頭不知首句從不言何述轉出止說天無言末句緊承時物二句說正見其所以無言也

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新安陳氏〕曰無曾子之唯亦無領會之言見其未喻○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或問〕小註此語聞之而未喻故有疑問到後來自云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方是契此旨處顏曾則不待疑問若子貢以下又不知所疑矣又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覺軒蔡氏曰集註以此章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蓋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正所以發夫子之無隱也學者玩此而有得焉不惟見聖人一動一靜純乎天理之妙不待言而顯便當返之於踐履事爲之實說焉學者庶幾有得乎希聖希賢之事更玩四時行百物生尤見其體用一原陰陽之理運行不息而萬物各遂其生之妙聖人亦天而已○朱子感興詩末章曰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夸毗子嘵嘵徒外宣但騁言辭好豈知神鑒昏日子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蔡氏說此章謂先師於此詩特發其義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雜記〕恤由之喪魯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或問〕聖人之門來者不拒儻非有故未有知之如此其峻者而其事則不可知耳洪氏胡氏皆以爲學士喪禮乃此後事聖人蓋不終絕之與集註用吳氏之說小異云○〔集解〕存疑以將命爲孺悲邊人非也將命自是夫子邊人○夫子既不願見孺悲命他辭疾見其出戶即便取瑟而歌以使孺悲聞之蓋遲則孺悲已去不可得聞矣看記者自槃粘說下○取瑟而歌者取瑟而絃歌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翔〕氏曰聖人無疾而託以疾則雖庸人亦能自省其所以見絕之由是不屑之教誨也○〔慶源〕輔氏曰辭之以疾者義不當見也歌瑟使聞者仁不容絕也夫子於此仁義並行而不悖然其愛人之心則終無已也○〔鄭〕氏曰於絕之之中不忘教之之意聖人之心如天地之不棄物也仁矣

哉○〔義府〕孺悲嘗學士喪禮於孔子想亦在弟子之列故可以不屑之教教之若以施之戚友尊貴則亢矣觀取瑟而歌一段氣象雖拒孺悲以示教而心平氣和不動聲色此其所以爲聖人與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基下同

期周年也〔語類〕問宰我問三年之喪爲自居喪時問或爲大綱問也曰必是他居喪時〔按〕此亦不必泥○或問有謂宰我之問蓋聞禮家至親期斷之言故以質之夫子非自執喪而欲短之也如何曰此蓋以宰我爲聖人之徒不應問此而欲爲之文其過也其意則忠且厚矣然三年之喪生於人心非由外至而禮家固亦已有加隆之說矣設使宰我實聞期斷之說而不能察其是非盡其曲折則其愛親之薄亦可知矣雖非自短其喪然其情亦何以異耶

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洪氏曰〕禮樂之實乃自事親從兄而出宰我輕所重而惜其末故下文夫子推本以告之〔或問〕申之日此意亦善然亦有所未盡蓋禮樂無所不在喪固有喪之禮矣惟樂爲無所用於喪者然當喪而不樂是乃樂之所以爲樂也若當喪而玉帛陳焉鐘鼓作焉則其壞禮而崩樂也益以甚矣然其言之失有不待言而喻者故下文夫子不之答而直以不忍之端告之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官反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語類〕問四時取火何爲季夏又取一番曰土旺於未故再取之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雙峯饒〕氏曰四時取火之木不同榆柳靑棗杏赤桑柘黃柞楢白槐檀黑各隨其時之方色取之蓋五行之中各有五行火有五色

亦如金有五金之類古人作事件件順去時況水火乃各其
地間妙用尤不可不順其性水失其性則爲水災火失其
性則爲火災旱暵疾疫皆是因時改火以達其氣亦贊化
育之一事也故周禮司爟掌四時變國火以救民疾後世
都不理會如何得
陰陽和萬物育 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
喪至此可止也。〔慶源輔氏曰時物固皆變矣吾心哀怛之實自有不能已者則不可因彼而變也○
〔存疑〕三年不爲禮一節言三年之不可也舊穀既沒一節言期年之可也 尹氏曰短喪之說下
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
於心而不敢强焉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語類〕成布是稍細成布初來未成布也 期而小祥始食菜菓練冠縓緣 縓今淺絳色小祥以縓爲緣一入爲縓禮有四入之說亦是漸漸加深色耳然古人亦不專把素色爲凶蓋古人常用皮弁皮弁純白自今言之則爲大凶矣 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禮〕問傳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菓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菓朞而小祥食菜菓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

以此而宰我不察也。〔存疑〕食夫稻衣夫錦是說期年外就食稻衣錦也聖人意謂子說期可已矣如今期年之後使汝就食稻衣錦於心安乎此便是短喪也註解止至小祥可見蒙引謂食稻衣錦是說自既殯至小祥未是宰我既說期可已矣則期年之內豈不知不可食稻衣錦聖人又何待問之○〔集解〕期而小祥始食菜

果矣而疏食水飲則猶如故也。是無食稻之理。練冠縓緣少進於受以成布之時矣而要絰不除如故。也是無衣錦之理○〔孫䟽〕短喪之說下愚恥言而宰我言之其心有所安矣故夫子以一安字挑撥之欲其反求諸心也。心之安不安由於忍不忍卽以見其仁不仁只安之一字當下便是不仁不待於爲之而後見其不仁也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 樂上如字下音洛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新安陳氏曰四不字皆是發其不忍之端〔愚按〕中間一故字尤爲刺入心坎 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精義〕尹氏曰宰我謂期可已矣而曰女安則爲之何哉蓋聖人不與人爲僞也或問闕之曰聖人固不與人爲僞矣然不曰不肖者跂而及之乎其

日安則爲之者乃深責而痛絕之辭也豈使之眞以爲安而遂爲之也哉若如其言則聖人之所以垂世立教者初無一定之則直徇世俗情意之厚薄使人人自爲禮而不慮夫壞法亂紀之原自我始也〔謝氏曰人子之執喪而惻怛之心發於自然故食旨不甘哀勝味也聞樂不樂哀勝音也居處不安哀勝佚也此豈可致役乎三年而服以是斷持恐賢者過中而已宰我乃欲加損焉其亦未之思矣〔擇〕食旨不甘不能甘也聞樂居處亦然○〔冥因之曰上言於女安乎正是提醒宰我處因其曰安而曰女安則爲之言我不料也女竟以爲安女既恬然不怪而以爲安矣則女自爲之我也沒奈何女了兩女安字極重兩則爲之頗輕全要激發他使不自安直是一摑一掌血○〔王耘渠曰只首句是絕之之辭夫君子以下又提起說註所謂發其不忍之端而警其不察也再言安則爲之而深痛之情溢於言表矣○〔愚按〕首一句恁地斬截下却用夫字提開故字照醒今字轉合味此三字無限低徊與上節於女安乎句同一聲情更一毫決裂不得○安字卽承上衣錦食稻而言爲則爲期喪也蒙引以爲字指食稻衣錦非是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眞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語類宰我問短喪處聖人責之至嚴聖人尋常未嘗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絕人以不仁所謂予之不仁者便謂他之良心已死了也前輩多以他無隱於聖人而取之蓋無隱於聖人固是他好處然却不可以此而掩其不仁之罪也○新安陳氏曰不安於食稻衣錦者由其不忍也不忍之心仁也安則忍忍則不仁矣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或問此章通義李氏之說尤爲有功但其以懷爲懷念之懷則於文義爲未當耳李氏曰宰我於三年之

喪自度其有不能免者又聞期斷之論是以疑而問之故夫子先示之以君子之所不安待其出也而後言父母於其子之懷使知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安與不安固當自有處矣齊宣王欲短喪孟子謂公孫丑亦教之孝弟而已言非徒告之以短喪之不可當示之以孝弟之眞情使之知所由來則自不容已也○吳因之曰前食稻衣錦二節既已多方打動他使他不自安然不提明父母之愛則不自安之心或終蔽錮而無由發動故又探本而深斥之所以激發其良心而使之終不自安也○合訂只爲宰我容借此三年故創三年以立說耳昊天罔極豈有年之可計耶從此打動他直使宰我無容身之地○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跂此即情

義中說精義范氏曰宰我學於聖人豈不知三年之喪不可以期而止其所見如此則仁心不篤也故夫子以爲不仁夫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此二者豈自外至哉自中出生於心也聖人因人心而制禮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四時成歲則人亦宜變矣然而以期爲未足也故又引而至於三年賢者之情則無窮也聖人爲之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夫豈以三年足以報其親哉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此爲中人而言所以深責宰我之無恩也○厚齋馮氏曰宰我之所惜者禮樂也夫子之所責者仁也仁人心而愛之理也孩提之童生而無不知愛其親者故仁之實事親是也禮所以節文之樂所以樂之豈有不仁而能行禮樂者乎抑聞之聖人未嘗面折人以其過其於門人宰我樊遲之失皆於其既出而言之使之有聞焉而改其長善救失待人接物忠厚蓋如此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弈圍棊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弈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或問此章之說李氏得之諸說眞以博奕爲可爲則失之矣○精義張子曰學者舍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作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好爾○語類問心體本是運動不息若頃刻間無所用之則邪僻之念便生聖人以爲難矣哉言其至危而難安也曰心若有用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才讀書心便主於讀書才寫字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南軒張氏曰飽食而無所用心則放逸而莫知其極凡惡之所由生也博弈雖不足道然方其爲之意專乎此比之放越而莫知其極者猶爲愈焉此章大抵言無所用心則長惡爲可畏焉耳○紹聞編張子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朱子曰此說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

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愚按劉氏子朱之
言可以知君子用心之所矣可以知心之所以用矣○朱子
予又言要閒心却不閒隨物走了不要閒心却有所主
愚謂不要閒有所用也心若有所主則心有所主靜
則不隨物走故常定而閒○雙峯饒氏曰伊川嘗教人靜
坐只靜坐時心主於敬即是心有所用若不主於敬亦靜
坐不得心是活底物若無所用則放僻邪侈無不為已聖
人說難矣哉意甚該涵○按章意喫緊只在上半截難矣
哉乃深致歎惜之餘下特以博奕之不如甚言無所用心
之不可只是借博奕作加一倍棊嗜所謂假此以甚彼呆
說不得○章首着飽食二字聖言亦儘有義味不宜以暑過
蓋心者氣之精爽飽食則每為形體所需惟有所用斯以閒
其寂而混沌樸散之習六心者動之微飽食則易為淫欲
所引惟有所用斯以立其閑而浮游閒雜之類絕此二義
本四書讀
而援其器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或問〕此章言君子者三其上二者以德言之也其對小人者則皆以位言之耳 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語類〕子路之勇夫子屢箴誨之是其勇多有未是處若知勇於義知大勇則不如此矣又其勇有見得到處便奮將去如事孔悝一事却是見不到蓋不以出公之立為不仕觀其謂正名為迂斯可見矣又曰若是勇於義已不仕季氏○〔精義〕謝氏曰非以勇為不足尚欲子路知所以勇也義以為上則其為勇大矣所謂自反而縮若專於勇而已則亂人也○南軒張氏曰徒知勇之為務至於犯義者有之尚義則義所當為勇固在其中矣○慶源輔氏曰尚義而勇義理之勇也勇而無義血氣之勇也為血氣所使而不以義理制之則其為害隨所居而為大小故在上則逆理而為亂在下則肆欲而為盜○〔蒙引〕君子義以為上除去了勇說不必說勇合於義徒尚只專說義合義勇亦在其中○存疑義以為上當為便無所畏避當止即止無所係戀此即是大勇 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原旨〕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問得來粗夫子以為亂為盜答之應處亦粗此必初見夫子時事也及問強而夫子答之則先之以南方之強而終之以君子其進之矣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

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或問〕稱人之惡在己則長浮薄刻薄之心於人則絕勸勉愧恥之意是以君子樂道人之善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而口不可道也居下流而訕上使人尊君親上之誼薄悖逆作亂之釁萌是以君子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於已非不非其大夫也胡氏以下流為卑穢之人上謂賢者此義或兼言之則可然此兩言者豈亦以救子貢多言方人之失與勇謂材力強猛果敢則材故材力未必過人而臨事敢為者也○〔語類〕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率然敢為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為之事必當於禮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為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雙峯饒氏曰果敢屬性質勇屬氣血果敢者有學以開明之則不窒勇者有禮以節文之則不暴○〔蒙引〕果敢而窒是自己窒塞不通不是行去見窒然必見窒矣○勇而無禮就血氣爭強上說果敢而窒就作事說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

爲直者徼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

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精義謝氏曰徼似知不孫似勇訐者幾於直皆足以欺世亂俗故皆惡之或問論之曰謝氏似是而非之說得之然謂特惡其欺世亂俗則未察乎其取名之善而用意之不誠耳愚按必如此方抉得出三以爲心術可惡處○條辨三以爲字甚有力不如此而自以爲知此不但自長其不善之心而且有害於世故子貢惡之按此亦融合謝氏之說兼之亦得然不如或問爲直剌心坎○蒙引徼以爲知何察人之動止而自以爲於人之情僞無不知者也不孫爲勇不安分不循理而恃其血氣之强以下凌上以少奪長而自以爲勇者也訐以爲直專好攻發人之陰私而畧無一毫含洪之意自以此責直者也按徼訐不孫本是可惡以爲知以爲勇以爲直假託名義以自文其奸豈不深可惡

○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

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刪正仁者愛人君子只有愛故從愛而生故夫子所惡皆是傷人害物者○南軒張氏曰君子者惟其愛人故惡稱人之惡者爲其薄也惟其順德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爲其逆也惟其循理故惡勇而無禮者爲其陵犯也惟其達義故惡果敢而窒者爲其冥行也此惡不善之公心亦天下之通義也以子貢之有問恐其專以惡人爲心則反有害故又從而叩之子貢之惡惡其近似而害於知勇與直者也子貢惡乎此則所以檢身者抑可知矣○說統君子無所不愛亦有惡乎亦字對下說賜也亦有惡乎亦字對君子說○上節是惡悖德者下節是惡亂德者所關世道人心不小故聖賢用惡皆維世之意

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或問訂侯氏謂侯氏曰七者非特聖賢之所惡也天下之通惡也但衆人或蔽於私而失惟聖賢則不失其所惡之正所謂唯仁者能惡人者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孫並遠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或問小人何以知其爲僕隸下人也曰若爲惡之小人則君子遠之惟恐不嚴怨亦非所恤矣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精義范氏曰女子小人之情惟聖人知之自古及今不能易也故君子以爲戒○南軒張氏曰女子陰質小人陰類其所望於人者常深故難養知其難養如此則當思所以待之之道其惟和而有制與夫不惡而嚴乎○慶源輔氏曰此等雖有難養之情君子則有善養之道莊以涖之則禮行以消其不孫之心慈以畜之則仁有以彌其易怨之意莊慈其不近不遠之中道乎○條辨須知莊涖慈畜並行而不相悖莊涖以持己言慈畜以逮下言莊涖固禮足以消不孫之心然却不是遠慈畜固仁足以彌易怨之意然亦不是近○翼註近是比昵

與慈不同遠是疎斥與莊不同○蒙引聖人言此以見常情非近之則遠之二者人所易犯而示人以當思待之之道使不至不孫而怨也非特患其難養也又曰養猶待也○輯語此只說女子小人難養處而主者養之之道卽在言下可知近之遠之有許多病痛在有許多義理在○愚按方孟旋文責成養女子小人者持怡命之正導陰陽之和乃於註中莊涖慈畜二義爲能在抉本源艾千子云近之不可遠之不可乃見難養若併近遠二字皆非則將立於不近不遠之間耶愚謂聖人言此意自在養之者且非能養如何能知得他難養必至不孫與怨之後而始見其難則巳無及矣關雎所自好逑處責所由知惟此豈應專向女子小[illegible]解不孫與怨其故自在近之遠之者兩則字緊粘合看須透上一層方見得聖人當日言下微指○馮少墟曰人多加意於大人君子而忽畧於女子小人不知此兩種人尤是難養底可見自家學問無微可忽○紹聞編遯之六三曰係遯畜臣妾吉程子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爲吉也或問小人女子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若專以私恩懷之未必

不有悔吝而此爻以爲吉何也朱子曰御下而有以懷之未爲失正但恐所以懷之者失其正爾愚謂有以懷之而不失其正乃所以爲可吉也按此論畜臣妾之道正與本章互相發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精義謝氏曰與無聞之意同或問論之曰無聞特無善可稱耳見惡則又有惡而可惡焉亦不得爲伺矣楊氏曰四十而無聞已不足畏又况見惡乎其終也已可知矣○文集問此章聖人立言之意固是勉人及時進德然卿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苟有特立獨行之士不狥流俗衆必羣朝共罵何爲而不見惡學者亦不可不知也未知是否曰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而得罪於能惡人者非不善者惡之之謂也○厚齋馮氏曰人之血氣三十而壯四十而定過此則神日衰怠少能精進故右人以四十爲成德之時無聞見惡皆以是爲斷也○說統

人苟四十無聞已不足畏而況毀名墮行至見惡於人倘此後復爾悠悠便無進步日子故特危其詞以警之有時乎時乎不再來之意○困勉錄此章一則對未四十者言不可不勉一則對已四十者言不可不惜蘇氏曰此亦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也馮氏曰世蓋有聞而知道者焉得而絕之故知其爲有爲之言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七終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之十八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語類問三仁之事必不可偏廢否曰也不必如此看只是微子是商之元子商亡在旦暮必着去之以存宗祀若箕子比干則自當諫其死與奴特適然耳又問當時若只有微子一人當如何曰亦自着去○問箕子當時何必佯狂曰他已爲囚奴做人不成了故只得佯狂受辱又問

若箕子地位尚可以諫想亦未肯住在必是既已爲囚奴則不可復諫矣曰既已爲囚奴如何更可以諫○文集三仁之事左傳史記所載互有不同但論語只言微子去之初無面縛銜璧之說今乃捨孔子而從左氏史遷已自難信又不得已而曲爲之說以爲微子去之去乃去紂而適其封國則尤爲無所據矣○蒙引微子去之在先據書經可見箕子之囚比干之死則不可知其先後然以事理度之箕子之囚在先彼時紂怒未甚見諫者猶只囚之耳至後來比干諫則紂之忿疾已甚遂殺之至殺比干時武王之兵所以隨至也故泰誓聲其罪曰剝喪元良賊虐諫輔是也且箕子之諫時已自拚死子偶然紂怒未甚故只囚之耳然則論語此三句非特其事之難易可見其去留死生先後之期亦只此爲據矣朱子或問從史記不必用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

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
故同謂之仁〔精義〕尹氏曰無所擇於利害而爲所當爲惟
仁者能之君子之事不必同也其於利害無
所擇則一也書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故孔子皆以爲仁
也〔按〕自靖自獻乃正各得其本心○〔語類〕問註言三子之
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微子之去欲存宗祀比
干之死欲紂改行可見其至誠惻怛處不知箕子至誠惻
怛何以見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衝着紂
之怒自不殺也然他見比干恁地死若便死諫無益於國
徒使人諫君有殺諫臣之名就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
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
監繫在那裏不免佯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
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
之外雖狂心則定也○問三仁不知易地而處皆能遂其
本心否曰都是各就他分上做自今觀之微子去之尚在
活地上如箕子之因比干之死便是在死地上了較之尤
難箕子雖不死然便死却又到了惟是被囚不死不活這

地位如何處直是難看三仁惓惓憂國之心直是念念不
斷若如辟世之士一齊割斷高舉遠引却是無難故孔子
曰果哉末之難矣○問比干不止是一事之仁先生嘗有
此語莫是他分上大節目處有見得做得徹頭徹尾與一
時一事之仁不同曰箕子微子夷齊之仁亦是此類各瞻
他分上或去或奴或讓底亦皆可見其終身大體處又曰
更以求仁得仁處柰之便見夷齊三仁所以全其心德者
觀鳳一羽則知五色之備○〔或問〕三子之心同出於至誠
惻怛則可見矣抑何以知其所處之各適其可耶曰按史
記殷周紀宋世家所記此事先後皆不同惟殷紀以爲微
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爲奴爲紂所囚者
近是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爲重義當早去又
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爲嫌比干少師義
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
爲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已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
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已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
背其君也故佯狂爲奴而不以爲辱此可以見三仁之所
當爲易地皆然矣或以爲箕子以天畀九疇未傳而不敢

死則其爲說迂矣同謂之仁者以其皆無私而各當理也
無私故得心之體而無違當理故得心之所而不失此其
所以全心之德而謂之仁與曰然則史記三子之事與夫
子之言先後不同何也曰史所書者事之實此所記者以
事之難易爲先後耳愚〔按〕難易之說似以去難於奴奴難
於死竊謂此亦似難深泥至以事實論則饒雙峯蔡虛齋
皆以爲先後當從論語○〔延平答問〕問殷有三仁焉和靖
先生曰無所擇於利害而爲所當爲惟仁者能之熹未見
微子當去箕子當卧比干當死端的不可易處不知使三
人易地而處又如何東坡云箕子嘗欲立微子帝乙不從
而立紂故箕子告微子曰我舊云刻子上子不出我乃顛
隋是以二子或去或囚蓋居可疑之地雖諫不見聽故不
復諫比干則無所嫌故諫而死胡明仲非之曰如此是辭
嫌疑度利害也以此論仁不亦遠乎熹按此破東坡之說
甚善但明仲自解乃云微子殷王元子以存宗祀爲重而
非背國也比干三孤以義弼君以存人臣之義而非要名
也箕子天畀九疇以存皇極之法爲天而非貪生也褻恐
此說亦未盡善如箕子一節尤無意思不知三人者端的

當爲處當如何以求之先生曰三人各以力量竭力而爲
之非有所擇此求仁得仁者也微子義當去箕子囚奴偶
不死爾比干即以死諫庶幾感悟存祀九疇皆後來事初
無此念也後來適然爾豈可相合看致仁人之心不瑩徹
耶仁只是理初無彼此之辨當理而無私心即仁矣胡明
仲破東坡之說可矣然所說三人後來事相牽恐如此而
是病處昏了仁字不可不察○〔文集〕三仁之心只欲紂改
過而圖存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
有意於爲奴也事勢既爾微子自是只得全身以存先王
之祀皆理不得不然者使其先有殺身强諫之心則亦不
得爲仁人矣○〔紹聞編〕商書微子篇末云自靖人自獻於
先王蔡氏傳云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
於先王使無愧於神明而已今只以此一篇熟玩之則其
至誠惻怛之意所以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
者宛然可見朱子文集中其門人嘗論之而朱子然之其
言曰微子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愁無聊之心而謀出處
於箕子比干故箕子爲言我與受其敗不可逃免當與宗
國俱爲存亡故雖商祀或至淪亡我亦誓不臣屬他人蓋

將諫紂紂不聽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無一言者孔氏所謂心同不復重言是也其後比干果以諫死而箕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豈欲徒死以沽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吾言得行而紂改焉爾紂既不改而諫益切故紂遂殺之則比干亦不得而逃死爾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存以苟全其生哉亦猶比干之諫冀吾言得行而紂改焉爾紂既不改而因之偶不死爾紂因之而不置之死則箕子豈固欲自經溝瀆以效匹夫之諒哉故因遂佯狂而爲奴蓋亦未欲卽死庶幾猶得以彌縫其失而冀其萬有一之開悟爾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四者二子所遇之不同爾使紂而困比干比干亦未敢卽死也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二子易地則皆然矣至於箕子爲微子之計則其意豈不以吾三人者皆宗國之臣利害休戚事體一同皆當與社稷爲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而微子國之元子也往者紂未立吾嘗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是以紂卒疑吾而人故吾舊所云者足以害於子若起諫紂則紂益生疑非唯不從害必先及子而併我危矣死分也不足惜而未有毫髮益於紂而遽死可惜也予爲元子但當遜逃而去乃合於道萬有一全宗祀可也我與比干則死生以之畢吾事紂之分而已吾謂三公心事之曲折此論盡之矣朱子以爲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者愛之理卽熹然天地生物之心皐夔稷契處明聖之朝志同道合此愛得以自遂宜通而係達及於天下至於萬物咸若若微箕比于遭君臣之不幸此愛不得以自遂不勝其愛君憂國切至之誠不得已而各諫所以自處之義既得其所處之義則自靖人自獻於先王而已此其於愛之理雖若有不得遂於君而未嘗不遂於我也故謂之不咈乎愛之理觀屈原遭讒見放而眷眷於君不能自釋卒自投汨羅以死朱子謂其忠乃忠而過者也其過乃過於忠者也謂之過則此情此義終有遺憾是未免乎有咈矣惟不咈乎愛之理所以全其心之德觀志士仁人章註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反而觀焉則三仁所以全其心之德者可知矣集註之語精確而或問亦明白而有味其所謂得心之體而無違得心之用而無失者卽不咈而全之謂也但集註意尤員耳又曰三人之行不同而夫

子皆許其仁者原其心也至誠惻怛各求其所以自盡也○說統通章大意大都爲微箕暴白精誠益比干之死其心固已見諒於萬世去則似於忘君奴則似於辱身故夫子原其心而總斷之曰仁仁在忠君愛國處見全重在此心之無愧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三去聲焉於虔反

士師獄官 周禮秋官司寇之屬有士師之職刑官曰士其長曰師故士師之下有卿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皆掌獄詞者 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

精義 謝氏曰其官不移用我亦可舍我亦可玩世不恭者之所爲也

尹氏曰柳下惠孟子所謂不屑去者也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仕而不喜黜而不慍自知其直道而行耳此其所以爲和與若孔子則異是矣○或問柳下惠仕而屢黜而復仕至於三黜而又不去焉何也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屢黜而至於三也降志辱身援而止之而止雖袒裼裸裎於我側不以爲浼所以黜而復仕既三黜遂不去也或曰惠知直道而不去然則其將枉道以事人乎曰不然也惠之意若曰我但能直道事人則固不必去魯而適他國矣若能枉道以事人則亦不必去魯而適他國也其言況然若無所指蓋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意則固自信其不能枉道而事人矣是以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得以列之於逸民之目○柳下惠之直道其自知甚審其自信甚篤所謂確乎其不可拔者也○楊氏以孔子無可無不可爲近於和非也夫無可者近於淸無不可者近於和是以孔子之於夷惠集其大成而時出之豈曰無可無不可而反獨近於一偏之和與按今人每誤解無可無不可由其說只成一箇無不可耳此朱子辨楊氏之說雖

於本章無關緊要然學者不可不知○文集問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雖適他國終未免三黜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觀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至以三黜爲辱也此其所以爲和而介與若徒知其不去之爲和而不知其所以三黜者之爲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曰得之○語類柳下惠瑩然處皆與伯夷一般伯夷如一顆寶珠只常要在水裏柳下惠亦如一寶珠在水裏也得在泥裏也得○三黜非君子之所能免但不去便是他和處○按章意不重說他和之偏只合重他和中有介意○洪氏曰是時三家漸已用事其於獄必有以私意行之者惠不曲法以徇之所以三黜也然佞而惡直者天下皆是何必去哉○按惠言何必去而云何必去父母之邦更自有惓惓宗國之意○新安陳氏曰直道難容雖他國皆然枉道易合雖吾國亦可言終不能枉道以求合則姑守道而不去也其三黜不去雖見其和而不能枉道則不失其介發已所以不去底本意見得此道決不可枉父母之邦自不必去○雙峯饒氏曰柳下惠謂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是欺天下無一君之可事無一國之可往此便是他不恭處若夫子則歷聘侯國何嘗謂天下爲無可有爲之人但惠辭氣雍容不迫而不枉道之意自在其中此所以爲聖人之和也○徐思曠曰此章須想出柳下全身有和有介并有不和不恭闕一不可○南軒張氏曰柳下惠仕則仕黜則黜而未嘗枉其道也若枉道則害於和之理矣至於孔子道不行父母之邦可以去而亦去雖周行天下而未嘗苟仕也則與惠異矣此篇記柳下惠於三仁之後以明其適之一下文又詳著孔子之事以見聖人之爲至矣如楚狂耦耕荷蓧之徒則陋於一偏而不足以知聖人者夷齊之下雖各得其道而未盡其至者終之以孔子之無可無不可蓋於是無以加矣此孟子集大成之意也 ○胡氏曰此必

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史記孔子世家齊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問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自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按當年莫殫二語似汨亦似譽此景公所以易惑也

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

○慶源輔氏曰聖人德盛道尊見者必加敬而盡禮況景公素知聖人必不敢以是言面瀆○厚齋馮氏曰此與其臣議所以處子之辭子魯人也故議以魯君所以待三卿者待之是時諸侯之賢而國勢富强者宜莫如齊景之景公此子之所願仕焉者也晏平仲得政已三世矣景公至魯與子語而說之其後子不得志於魯遂之齊景公數問政而悅晏嬰之所深忌也所以欲害子而進閒言也方責效於期月之閒而晏嬰乃謂累世不能殫其學此景公所以謂吾老而不可俟也○存疑齊景公待孔子議所以待孔子也若季氏則吾不能二句皆待孔子之言不能用又是更端說○紹聞編齊景公待孔子句絕

○程子曰季氏强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閒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蒙疏苟以利心觀則必以爲聖人之去有繫乎待之輕重也故程子特釋之○精義尹氏曰景公之待孔子猶齊宣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也不用則亦已矣是何足以留孔子也○語類問齊景公待孔子雖欲以季孟之間乃以虛禮待之非舉國以聽孔子故曰吾老矣不能用也遂行如齊王欲以孟子爲矜式亦是虛禮非舉國以聽孟子曰固是○義庭待之必商量其隆殺便非待賢之誠又委之於老而不能用則其不足與

有為可知矣孔子行承上二意重不用遂按景公語雖哉然不用已從上截埋根觀語類自見○新安陳氏曰景公初欲用孔子蓋本心之暫明終不能用乃蔽於私意之昏溺終於亂亡宜矣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 史記世家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

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師已送之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新安陳氏曰華淫聲美色而為一者女樂也為國家禍其有甚於此哉 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 或問史記載孔子之去魯也有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之歌今尹氏直以為知魯之君相無敬賢之心而去何耶曰齊人之謀固欲以是沮孔子矣蓋欲以女子為間於魯之君相使之先有以熒惑其耳目感移其心志遂乘間而進說以沮敗其所為甚則或遂中以不測之禍而不慮孔子之覺之早去之速也然孔子之覺之也直以其無敬賢之心知其不足與有為耳而其禍之將至者則固亦不外乎此也尹氏之言不及其他其有得於孔子之初心與范氏所引膰肉事亦得其旨○精義范氏曰孟子曰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然則膰肉雖至可以無行乎是不然膰肉雖至亦行也惟未必如不至之速也孔子之行本之受女樂而不朝是以記者不及膰肉也○語類問史記載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設若致膰則夫子果止否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別討一事故去且如致膰亦不是大段失禮處聖人但因此且求去爾○問齊人歸女樂季桓子才受孔子不安便行孔子向來相定公做得許多事業亦是季桓子聽孔子之所為方且做得曰固是又曰孔子當時在魯全屬季桓子其墮三都乃是乘其機而為之亦是難女樂事論語所載與史記異若如論語所載似太匆遽魯是父母之國君大夫豈得不直告之告之不從而行亦未晚今乃去得如此其急此事未易輕議當闕○紹聞編論語直書夫子去之之故故其辭如此若其間曲折則須如孟子所言與史記所載乃盡夫子當時所以處去就之事實所謂禮以行

之孫以出之也按此又似與集註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之義微左故朱子以為當闕○南軒張氏曰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今好色而忘敬賢之心則道之不行可見矣是以去之○雙峯饒氏曰齊人歸女樂只說箇歸字畢竟是歸其女樂於魯君相皆有之不必專獻於桓子三日不朝亦是君臣皆不朝緣當時辭受之權盡出於桓子想是他既自受又為定公受之○吳氏曰夫子嘗適齊矣已不能用及反而仕魯又沮八用之怠已而忌人愚不肖之通患也桓子受制陽貨四五年幾不免死一旦得脫虎口而與夫子從事此其發憤自强之日也而境順於前心卽驕逸夫子方欲藉桓子以有為而桓子所為若是因不得不行也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此曰季桓子不朝孔子行其仕其行皆以桓子而定公徒擁空名於其上也悲夫○述朱都不墮家臣横叛之鋒不鋤始之所以用孔子都既墮私室耦國之勢又獄後之所以沮孔子一用一沮皆桓子之私意○說統季桓之用孔子亦知其非附已者然不無任德之心不料甫得政而墮三都出藏用慮無不强魯而弱季者桓子已心忌之矣齊人窺見

是意故敢於行間而不畏不受桓子亦樂於齊之有是閒故明受其餽而不辭外借隙於隣國內分謗於主君而陰以快其强國削家之謀此意夫子窺之深矣卽女樂不至亦必不能竟其施於魯使郊而膰焉夫子猶行也記魯論者不曰魯君受之曰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若與魯君無與者明乎季桓子之行孔子也 ○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辟世 邢疏姓陸名通昭王時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按此從高士傳之說而云然姓名當是附會不必泥 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

存疑接輿是迎其車與也歌而過孔子言迎孔子之車歌而行過之也○按楚狂二字是通章眼目觀其且歌且過且趨且辟若近若遠若有意若無意純是一種狂態而鳳適在楚也故記之曰楚狂亦非必當時素有此名目也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雙峯饒氏曰鳳世治則生亂則不生卽是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蓋麟鳳不是有種之物惟聖人在上天地交泰所以元氣之會鍾爲麟鳳如鷄生鷄馬生龍駒之類 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趨不同者 慶源輔氏曰鳳靈物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鳳固然也至於無道而不隱則鳳之德衰矣然以此論君子守身之常法則可至於聖人體道之大權則又不可以比例論也又曰觀接輿之言既比之以鳳而又兢其衰既幸其或止而又慮其殆語意殷勤諄復是誠知尊聖人者矣然其所趨則在於絕人逃世以遠害全身而已其與聖人之心蓋不啻如氷炭白黑之不同也○朔氏曰趣不同者接輿有辟世之心而無救世之志有堅持之操而無變通之學也○說統鳳正所以尊夫子也非時而見故爲德衰而用一何字則有不宜衰之意故下遂以來者可追諷之已之一字正見是可追處從政者殆而則又微詞冷諷見以鳳而欲等於今之從政者不應德衰至此通飾意聯而語散故是歌體○語意只渾淪說鳳而議孔子之意自在不必說鳳又說孔子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辟去聲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爲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語類問楚狂接輿等伊川謂荷蓧稍高曰以其尚可告語若接輿則全不可曉問當亂世必如孔子之才可以救世而後可以出其他亦何必出曰亦不必如此執定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可一向滅迹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則當去耳○顧涇陽曰天下有一毫不可爲豪傑不肯犯手天下有一毫可爲聖賢不肯放手

按此正欲與言不得與言兩下分岐處○南軒張氏曰接輿之意蓋欲夫子隱居以避世耳觀其知鳳德之衰且辭氣舒暢不迫其爲人天資亦高矣故夫子意其可以告語而欲與之言其趨而辟蓋匿其聲跡而已愚按此段情景眞是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所以爲高所以爲果乃正所以爲狂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沮七余反溺乃歷反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 饒氏曰兩耜同隊而耕謂之並耕 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吳氏曰接輿書楚故沮溺丈人不復書楚蓋皆楚人○說統孔子與子路方奔走衢途迷其津處偶見耕者就而問之初何知其爲隱士也抑而或謂欲挽二人相與濟世固不免附會第計其時津且不告何從得其姓名而書之先儒謂沮者止而不出溺者沉而不返豈述魯論者欲紀其事而特加其名者耶○條辨合上章觀之迎車者之名卽從車近水者之名卽從水皆記者以意名之或亦想當然爾○靈思自且只耦耕二字便

見二人同心長往不顧之意○按是時耕者自耕過者自過本是兩不相涉卽問津之使亦是迷津常事忽開出下面許多問答使聖人不覺自吐胸懷想見二人直是别具心眼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條辨沮溺雖隱者然必見聖人行踪與尋常不同故不告以津而反問其人及得其爲人便以是知津義之分明不知却做定聖人知不但不告以津渡之事正深厭問津之人最嚴冷亦最窄狹○焦漪園曰子路曰爲孔丘長沮豈不知是魯孔丘而復問之者意以天下無此奔走四方之人只有魯之孔丘在四方奔走若是此人必知津處也○困勉錄將一是字換却魯之孔丘是耳中極熱心中極厭直露彼哉彼哉之意長沮明知孔子規之無益勸之徒勞故下此截斷衆流句是長沮絕妙機鋒若徒作兀傲語失其意矣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徒與之與平聲滔土刀反辟去聲耰音憂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集解長沮與子路問答桀溺已開之以置孔丘而問子路又生出一重論頭○或問桀溺言天下皆亂夫子將誰與變易之故夫子解之曰若天下有道則我無用與人變易矣是所謂誰者乃指世人而言而所謂易者皆主夫子而言之也今曰誰可以易之又曰誰肯以夫子之道易已所爲則皆不主夫子而言又曰如何變易之則又不見

誰字之爲何人也按此駁精義諸家之說以清本文語意○雙峯饒氏曰言舉世趨於不善今雖欲易之無可與易不善爲善之人也○愚按滔滔乃是就迷津之處眼前指點天下皆是是字卽指滔滔之水而言卽景生情義兼比興

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慶源輔氏曰桀溺以夫子爲辟人而天下皆滔滔不反則世人無一不可辟者故絕人逃世以爲潔而自謂其能辟世○按上二句是諷孔子救世之難此二句是譏子路所從之誤譏子路正以譏孔子也亦是從魯孔丘之徒生出○是知津矣似譏非譏語意含蓄桀溺則發洩殆盡此焦漪園之說也條辨云長沮只是不與聖人言絕之之意最倨桀溺既說聖人誰與易又說子路不當辟人言語委折畧覺近情故虛齋謂其語意較從容得多愚謂其從容處正是欲盡情發洩也

耰覆種也新安倪氏曰韻會註布種後以耰摩田使土開處復合以覆種亦不告以津處條辨迷津是何等忙迫沮溺問答是何等優游終不告津正使聖人途窮知返記者復記耰而不輟一句言外傳神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或問夫子去魯適衛去衛適陳至於微服而過宋以辟桓魋之難則固不免於辟人矣桀溺既以辟世自處故譏孔子之不能辟世而徒辟人也然辟人者特以義去就而未嘗遂與人絕若辟世則遂與人絕直與鳥獸同羣矣故夫子所謂鳥獸不可與同羣者乃所以識桀溺於辟世而與人絕耳非以自解其不辟人也按或問則此二句是對辟世言竊以本文彼此語意對觀之聖人不推不肯辟世亦豈恐言辟人人者天地之心卽聖人之心也夫子轍環天下栖栖皇皇凡以爲斯人之徒耳二且目以辟人自是心所不欲故曉以鳥獸不可與同羣況得人外無與所與自離不得人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此正與辟人對辟相

對至辟世之不可自不待言精義楊氏曰孔子之任事道
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故去之非有辟也桀溺以孔子爲
辟人之士則非知孔子者矣故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
同羣則所當與爲羣者人而已夫如是何辟人之有按此
條雖爲或問所不取
然其說似是可從

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

上二句破他與其從辟人之士二句此二句破他滔
滔天下皆是二句○精義呂氏曰孔子皇皇蓋以天下皆
無道將以斯道易天下而已如使天下有道則無所用易
桀溺果於進退故謂天下皆已無道舍此適彼將何所易正
惟辟世而已此不與人爲徒者也故孔子以爲不然尹氏
曰天下有道則聖人無事於變易所以易之者正爲其滔
滔也且人之與人類也惡天下之滔滔而欲辟之則又豈
可與鳥獸同羣乎聖人不以絕人逃世爲潔也○慶源輔
氏曰天生聖賢欲其平治天下者理之常也其或雖生聖
賢而未欲平治天下者理之變也然既日聖賢則必以天
地之常者爲心而其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盡備於己舉

而措之易亂爲治易危爲安固必有自然之應而天果未
欲平治天下也則亦安於理而已若天下既已平治則又
何用聖人以易之哉○輯語天下有道二句正對滔滔皆
是二句作轉語言易者正欲以有道易無道耳天下有道
更易箇甚非謂天下有道則我可不任其事而高隱也聖
人遇有道天下正大有爲但無須變易耳○聖人易天下
之心卽天心也直立在用舍行藏之外不在時勢不在一
身出處亦不在做得成做不成上起見當時沮溺一流總
不見得此理不能有得此心遂成一種
議論聖人此言正所以破其見識之差

○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

讀書錄孔子周流四方欲行其道於天下豈不
如長沮桀溺之徒知道之終不能行但聖人仁民之心卽
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不以窮冬大寒而已其生物之心聖
人亦豈以時勢衰亂而已其仁民之心乎

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文集說聖人無憂世之心固不可謂聖人視一
世未治常恁地戚戚憂愁無聊過日亦非也但
要出做不得又且放下其憂世之心要出仕者聖人愛物
之仁至於天命未至亦無如之何○四書通聖人不敢有
忘天下之心則沮溺忘天下者也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
天下而弃之則沮溺弃天下者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
體民胞物與何忍忘之又何忍弃之於此見沮溺之爲忍
聖人之爲仁沮溺之爲過聖人之爲中○纂疏程子之言
切張子之言婉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

蓧徒弔反植音值

丈人亦隱者

蒙引丈人老人也如晨門荷蕢之流不得其
姓字既止子路宿見其二子應亦得其姓字
矣以後來滅跡想
他終是不說姓字

蓧竹器

集解考韻會云蓧芸草器蓧從
草不從竹且下有植杖而芸語
想是起初掛蓧於杖荷之而行與子
路語畢輒植杖田中取蓧而芸也

分辨也五穀不分猶

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輯語遇丈人而輒問夫子想見子路意中只有
一夫子至丈人之不會識夫子子路尚未想及
口中亦只有一夫子至夫子爲人之通稱子路亦不暇計
及爾時一種急迫情形唐突口氣所由來丈人之責也○
條辨只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二句便知丈人自食其力之
意與魏詩所刺伐檀之君子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
相類○按孰爲夫子恰與子路機鋒相對
語畢便植杖而芸其高傲落穆之致可想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按知其隱者乃預透後交大約爾時見
其年高而語異不類尋常荷蓧之夫自
不覺爲之肅然改容耳○精義楊氏曰子路問夫子於荷
蓧丈人丈人曰四體不勤云云其言不讐而子路拱而立
猶若待命者蓋敬之至也記曰遭先生於道正立拱手先
生問則對不問則趨而退禮也豈子路有得丈人於眉睫

之問而敬之若斯耶故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所以親厚之也蓋二人者相得於語黙之間故其相與如此又見其二子焉斯可謂長幼之節不可廢矣孔子以是知其可與言君臣之義也故使子路反見之蓋將語之以此也然孔子獨於荷蓧謂之隱者蓋知其隱居求志非素隱故也下文記子路之言蓋述孔子使反告之意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食音嗣見賢遍反〔按〕此亦丈人感於子路之敬而以禮接之看他殷勤止宿雞黍言歡絕非草野樸鄙泊然無情至見其二子亦是見得子路道途倉猝自有儒雅之風故命子出見一示以親賢一敎以敬客兄先弟後禮所固然在丈人只是任其天眞平平等等若謂以田家之樂微諷子路轉成一片機心非復隱者風味矣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

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集解〕歷觀丈人行徑是隱者行徑言語是隱者言語禮文亦是隱者禮文而隱者二字却從夫子口中黙睛遂將上文盡收拾入此句但既歎其爲隱者便有惜其終於隱意故使反見以挽回之所授之辭如下文所言是也至則行矣非子路至時始行蓋逆知子路之復來故先去之子路至而始知其行也亦始終成其爲隱者而已〇〔按〕至則行矣丈人之逸然長往子路之悵然若失情景都在此一則字中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慶源輔氏曰〕夫子所以使子路反見之豈徒然哉必有以也而丈人絕人逃世義然不復知有君臣之義則夫子之欲告之宜莫先於此也觀子路所述夫子之意因可見矣〇〔集疏〕子路所言雖未可卽以爲夫子之語然使之反見必授以見之之意矣故知其述夫子之意無疑也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慶源輔氏曰〕丈人之接子路雖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蓋因子路之敬長有以感發其心而知長幼之節不可廢耳夫長幼之節君臣之義皆天敘之典人之所不能無也丈人知長幼之節不可廢而不知君臣之義不可廢是其心必有所蔽故一得一失或明或暗而不自知其然也聖人於此因其所明而曉之〔按〕長幼之節自是從見其二子生來但止宿固爲子路所感發至長幼之節亦謂丈人因此而始知未免將隱者身分太看低了只說因其所明自可倫序

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新安陳氏曰〕人倫備於此五者此所謂潔身而亂大倫只是說廢君臣之大倫〔愚按〕對長幼之節而言則君臣自是倫之尤大者然謂大倫亦只是就他欲潔其身看出甚言君臣之義之不可亂廢耳

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語類〕問不仕無義曰仕則可以行其義不仕則無以行其義便無這君臣之義了又問下文所謂君臣之義卽是這義否曰然〇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義便有進退去就在裏如丈人直是截斷只見一邊〇問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曰這時雖大綱做行不行亦自有小小從違處所謂義也如孟子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之意不如長沮桀溺之徒才見大綱行不得便丟了〇〔紹聞編〕仕則可以徐處乎進退之宜所謂還有商量在也若只執着不仕則是無了〇仕以行義則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大倫未嘗不厚也不仕無義則欲潔其身而反以亂大倫矣〇〔雙峯饒氏曰〕前章說天下有道不與易可見聖人救世之仁此章說君臣之倫不可廢可見聖人出仕之義

問行其義與道之不行道義如何分曰道必遇賢君而後行義則是我自家行底孔子雖知當時道之不行而自家抑不可不行其義○說流此節不仕一句提起下皆明此意長幼之節五句就丈人身上說責其忘世之非君子之仕四句就君子身上說是明其用世之志通節重一義字○季安溪曰行義以達道者固君子欲及時之心而存義以存道者尤君子不忘時之志蓋道之消長在一時而義之興廢在千古道雖不行矣而大義明焉庸詎知其不行於他時而若之何廢之是故丈人亦非不謂愛其道而夫子自愛其義知道之不行而行義者固道也惜乎其不樂聞君子之論而逃之早也按此講義道二字極分明○條辨君子之仕也之字只在君子心裏說見君子欲仕之樣正所以行君臣之義不然則割去君臣一大倫矣若認定出仕為行義則聖人皇皇道左亦何嘗出仕所以下緊接云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既知道不行而必以仕為行義此卽聖人惓惓斯世一段苦心○丈人未嘗仕夫子亦何嘗終仕然一則行君臣之義而一則廢君臣之義矣所爭只在這一點心辨取

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

或問知道之不行矣而徒仕可乎曰仕所以行義也義則有可有不可矣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也是以君子雖知道之不行而未嘗不仕然亦未嘗懷私徇祿而苟一時之安也由此觀之道義之未嘗相離也亦可見矣○語類問集註云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末云亦非忘義徇祿也此義字似有兩意曰如何是有兩意只是一意才說義便是總去就都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卽此是義非但只說要出仕為義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惟是出仕方見得不仕無義才說不仕便都無了這義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得君行道到得靈公問陳明日遂行景公曰吾老不能用孔子行季桓子受女樂孔子行無一而非義○慶源輔氏曰君臣之義雖本乎天而具乎我者也道雖存乎我而其行止則係乎天者也具乎我者不可廢而係乎天者則非我必也故孔子雖卒老於行而終不敢深藏固閉以自潔

而廢君臣之義然義之為言宜也既曰義則事便有可否身便有去就可則就之否則去之固有截然不可移易者故聖人之法君子之行既不可以潔身而亂倫如隱者之為亦不可以忘義而徇祿如世俗之仕者也○困勉錄義字原總去就說但此對丈人言則重在就一邊故存疑以非忘義以徇祿為餘意○合訂義字只在仕上見註然謂之義以下數語深論一層非本文正意也本文只是對針不仕者諷之使仕耳非對仕而徇祿者諷之使就義也丈人是潔身者非徇祿者其對照自有針鋒不可喧客奪主

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勉齋黃氏曰列接與以下三章於孔子行之後以明夫子雖不合而去然亦未嘗恝然忘世所以為聖人之出處也然卽三章讀之見此四子者律以聖人之中道誠不為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止以想見其為人其清風高節猶使人起敬起慕彼於聖人猶有所不滿於心如此則其視世之貪利祿而不知止者不苟若犬彘耳是豈非當世之賢而特立者與以子路之行行而拱立於丈人之前若子弟然豈非其真可敬故與嘗謂若四人者惟夫子然後可議其不合於中道未至於夫子者未可以妄議也貪祿嗜利之徒求以自便其私亦借四子而詆之欲以見其不可不仕多見其不知量也○雙峯饒氏曰勉齋此段發集註之末發四子皆賢人他才見世亂便以辟世為高是甚胸次但孔子之意則又謂當此世若人人如此辟世天下誰與治者故不得不行其義勉齋又嘗云在今日救世之道正當扶起沮溺等人此真名言愚按此二條雖非本旨然自可以警世故備錄之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下同）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說統逸民二字乃記者所標逸非主隱逸之逸言其胸懷藏潛不可以常格拘蓋高民也是故有以隱而逸者有以仕而逸者其心一而已○姚承菴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是固然矣不曰天之生斯民也使之閱太平不使之自遺逸而已乎數子之逸雖曰爲世所遺然不無自遺逸之意一有自遺逸之意胸中即有可不可非所稱天民大人矣故記者冠以逸民二字無可無不可者不先主逸字於胸中也蓋逸民有心遯世而聖人無意終藏故詳列逸民而以已終之見惓惓不忘用世意○唐荊川曰余讀論語而見其所稱古之逸民夫逸之爲言隱也彼其事汙君而爲之士師至於三黜而不去與其斷髮離體以君長於蠻夷偃然有南面之尊可謂漸染於顯榮而孔子至以匹於讓國餓死之人而謂之逸民何耶蓋此數人者其脫然於聲利華寵之外而一無所緇焉則同也特其所謂不降不辱者則心與迹并其所謂降而辱者則心與迹判而難以

識爾

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荊蠻者〔輯語〕泰伯何以不稱逸民則知虞仲之逸初不以遯國也玩下隱居放言一段自見

夷逸朱張不見經傳〔邢疏〕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按〕此說難據○〔集解〕朱張不見稱於孔子之口而記者列之六人之中必當時夫子亦曾論及而偶遺之也〔按〕此或想當然

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聲）

〔存疑〕夷齊不降志不辱身總是一事志以立心言身以制行言家引以去周爲不辱愚以孟子稱其不立惡人之朝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觀之似不可專指去周說〔愚按〕此自當統夷齊一生志行而言○〔條辨〕兩其字最當着眼所不降者自是夷齊之志所不辱者自是夷齊之身夷齊之志乃極高之志夷齊之身乃極潔之身絕不肯少有降辱不但與世之降辱者不同並與聖人中道之不降不辱亦不同故聖人以伯夷叔齊與一句詠歎之

○〔愚按〕夫子之於夷齊先懸其節以想其人與下二節先揭其人以論其行語氣自別末句一與字中有高瞻遠望之致有沉吟倡歎之神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去聲下同）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慶源輔氏〕曰慮對倫而言倫是義理之次第則慮亦人之正思慮也中倫謂所言合倫理中慮謂所行當人心人心乃人之公心即義理所在也或以爲中我之思慮者誤矣○〔紹聞編〕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則其言行之高潔而中倫中慮有不待言者少連事不可考柳下惠自其不羞汙君不卑小官則有似於降志自其三黜而不去袒裼裸裎於其側而與之偕則有似於辱身然而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

則其言行之所以自守而不失其正者可知矣曰中倫則皆可則之言曰中慮則皆可法之行言行合於義理當於人心非大賢君子而能若是乎故孟子以之與伯夷並稱爲百世之師而夫子於此亦槩之曰逸民蓋亦有以得其心而遺其迹者矣其曰其斯而已矣蓋言柳下惠之所以爲柳下惠者在此而降志辱身不足以病之也少連事雖他無所見然以記之所稱而觀之則藹乎篤行純孝與曾閔同風其爲行修言道之君子不言而可知所以與展子並稱而其降志辱身之迹亦必有與之同者所以夫子言之而今不可考矣○〔蒙引〕註云柳下惠事見上只三黜不去便是降志辱身處耳其言中倫行中慮亦即在此章見得三黜不去其辭氣雍容如彼而其確乎不能枉道之意亦自見於言外言中倫也三黜而猶仕仕而終不枉道行中慮也言當乎事理行合乎人心○慮者心之所思也人有心則有慮以慮言見其合人意耳○〔愚按〕言行是人一生大節若非降志辱身而言合倫理行中人心幾何不爲中正之道惟是惠連降志辱身矣而其言自中倫行自中慮蓋其所以中倫中慮者即在此降志辱身處見得則其降

非猶夫人之降、其辱非猶夫人之辱、此其所以爲惠連之逸、故曰其斯而已矣、斯字須將上面兩層融看、方得聖人微顯闡幽意、只看上面一矣字、便隱隱跌起下意、與末句相呼應。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按〕夫子以惠連並論、一處積弱之邦、一居海濱之國、其所以降辱處可想、一爲宗魯之直臣、一爲東夷之孝子、其所以中倫中慮處亦可想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爲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慶源輔氏〕曰、仲雍退處勾吳、以獨善其身、所以合乎道之清、清即伯夷之清也。放言自示其不可用、所以合乎道之權、放言雖無所考、然觀其斷髮文身之爲、則放言自廢、固宜有之。〇〔雙峯

饒氏〕曰、中清中權、是合道理底清權、故集註皆以合道釋之。〇〔鄒嶧山〕曰、道雖以致用爲貴、然時不可出、亦有獨善其身、能特立於汙濁之世、而合乎道之清者、道雖以正言爲常、然經不可行、亦有辭若詭正、要不失乎用晦之宜、而合乎道之權者。〇〔紹聞編〕仲逸隱居放言、則言行未必如二子之純、故獨言其身中清、廢中權、取此二節、有中乎道之清權而已、其覗中倫中慮者、固不無少貶矣、然其心則皆脫然於聲華寵利之外、而一無所緇焉者、故同謂之逸民。〇〔說統〕隱居是以隱爲高、放言是言不合乎經、所以示不可用也、註獨善自廢、乃自隱居放言中推出他意思、如此不可說隱居就是獨善、放言就是自廢、身字根隱字來、猶云身之將隱也、囂俗汙世、不得而染之、故曰中淸、廢者故爲放縱、而令人廢之、用晦之宜也、故曰中權。〇〔條辨〕論道之全體、淸和各有其時、他却止合乎道之淸、經權各有其宜、他却止合乎道之權、是得道中淸權之一端、若只認中字、謂其合道、便似仲逸無往不是道矣。〔按〕淸權二字、只合就他意主於逸看、方留得末節無可無不可地步。〇〔四書通〕夷逸、夷詭諸之裔族人、夷仲年爲齊大夫、夷射姑爲邾大夫、獨逸隱居不仕、輕世肆志、或勸之仕、曰吾譬則牛也、寧服軛以耕於野、豈忍被繡入廟而爲犧乎。〔按〕集註以爲不見經傳、則此說亦未可據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南軒張氏〕曰、無可者、不以可爲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爲主也、夫子之心、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其曰無者、言其不存乎心也。〇〔致堂胡氏〕曰、無可無不可、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析以求其義。設有人焉、絕世離俗、無一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孤介一隅之士爾、設有人焉、和光同塵、無一不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委隨苟合之人爾、聖人無可而無不可、則非固也、聖人無不可而無可、則非流也、言之如平常、行之實未易、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德盛仁熟、自然發諸言語者如此。〇〔紹聞

編〕無可無不可、近時說者謂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可、惠連則未免有可、此說非也。七子之心、皆有可有不可、是故非其君之不可事也、非其友之不可友也、惡人之不可與言也、惡色惡聲之不可視而聽也、橫政橫民所在之不可居也、此伯夷之所謂不可也、推其不可之心、雖鄉人之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而不可與之立也、其嚴如此。然而不念舊惡也、治則進也、聞西伯善養老者、則盍歸乎來也、是得其君焉、固事之矣、得其友焉、固友之矣、昔日之冠不正、而今日善人也、則固與之立、與之言矣、安得謂伯夷之心無一可者耶、特其所謂可不可者、一以淸爲主、故卒至於無一人可偕、而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弗受也、弗受者、伯夷之心固不屑就也、是有可不可存乎心、故偏於清焉、而無以適乎清之時也。孔子則不然、非其君固不事、然而見行可焉、則季桓子亦可矣、惡人之朝固不立、然而際可公養焉、則衛靈公孝公亦可矣、惡人固不與之言、然而陽貨先焉、則亦可見矣、互鄉之童子潔已以進焉、則亦可與其進矣、然見行可於季桓子、而受女樂則行、際可於衛靈公、而色不在則行、問陳則答以未之學而行、其

所以處乎不可之際者又何其夾也此其有夷之清而未嘗偏於清雖其心未嘗有乎夷之可不可而可否一准其時也又如汙君可事小官可居援而止之可止袒裼裸裎可偕此柳下惠之所謂可也然而進不隱賢必以其道是隱賢焉枉道焉必不可矣油油然與人偕而不自失是自失焉必不可矣故孟子謂不以三公易其介然則安得謂柳下惠之心無一不可者耶特其所謂可不可者一以和為主故可去而不去不屑去也其言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不屑之意鄙此可見是柳下惠亦有可不可存乎心故偏於和焉而無以適乎和之時也孔子則不然視天下如一家視中國如一人事君便盡禮與上大夫言便闇闇如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德言盛禮言恭即此以視夫爾為爾我為我爾焉能浼我者其大小何如哉是其有惠之和而未嘗偏於和惟其心未嘗存乎惠之可不可而可否一惟其時也無可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有可有不可則各守其一節而墮於一偏矣○蒙引無可無不可以心言不以事言心則無有可不可若事則當自有可不可在安得無可無不可孔子

日無適也無莫也此無可無不可之說也日義之與比則自有可不可在矣○集解無可無不可集註引孟子之言緊貼仕止久速上論正與逸字對針故歷論逸民而終之以我則異於是則字似極斬截然語意却渾成聖人非屑屑與逸民較量而不願為逸與其不忍為逸之意自見兩無字就心上說或疑心與事不相離事既有可有不可則心又安得無可無不可須知無可無不可之中自有可不可之道而有可有不可之深仍然無可無不可之心聖人精義入神所謂無可無不可者隨時順理而不以己與故只就當幾見而事前事後在其中蓋聖人是該自己一生而言○顧涇陽曰無可無不可是聖人心處〔愚按〕須解此語乃不得為猖狂恣睢及游移鶻突者藉口

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按〕謝氏論七人高下亦即從本文語次看出然要皆各自成其為逸故聖人亦不得而畧之○〔紹聞編〕所云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蓋指楊朱之流輔氏謂指接輿沮溺丈人等非是 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按〕常適其可須從無可無不可出便見得七人守其一節自以為可而未能常適其可也 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范氏曰〕由夷惠皆得其偏未若聖人之全體也〔愚按〕言夷惠則諸子益可知矣

○大師摯適齊 大音泰

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新安陳氏曰〕魯未樂崩賢人而隱於樂官者皆散之四方魯之衰微可知矣夫子自衛反魯而正樂故師摯之始有洋洋盈耳之盛彼一時也及其末年而樂衰故自師摯之去諸賢皆有望望潔身之高此一時也諸賢之去固見魯政衰微之極然諸賢知出處之義而能去亦見夫子道化之功也○〔說統〕太師先之諸人蕆從之而去不可挽然非其官之罪也故書其職非其人之罪也故書其咎非其心之忘魯也故書其地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飯扶晚反 繚音了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或問〕何以知亞飯為侑食之官也曰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餔食夜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樂官自亞飯以下蓋凡三飯也○

厚齋馮氏曰天子諸侯皆以樂侑食每食樂章各異各有樂師○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註大食朔日與月半以樂宥食時也宥勸也疏大食則然明每日常食不奏鐘鼓也禮記玉藻進饌進羞工乃升歌疏入進羞之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按此則常食當是侑食在堂上而以琴瑟爲主也○集釋或問云蓋凡三飯然既曰四飯缺適秦則明有四飯矣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豈區區侑食之官而不敢僭其數耶蒙引云或初飯之官不去故不記此說可通至謂以初爲亞以三爲四又謂或孔子正樂而去其一又謂或初飯太師少師掌之皆擊要之此特就辟亂而去者記之非盡樂工皆去也不必以無初飯爲疑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周禮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音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專司擊鼓故獨以鼓言下播鼗武擊磬襄亦然河河內

播鼗武入於漢鼗徒刀反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按周禮有鼓人無鼗人有磬師無鼗師則播鼗當尤是司樂中之微者而武以是名則其伎之精可知或亦與大師諸人偕隱之故而得傳與漢漢中上註曰河內此曰漢中下曰海島並本邢疏貼入字作解然亦非必以地言只是說隱處水濱有江湖余樂○理亂弗聞之意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史記世家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某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

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某得其爲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周禮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教縵樂燕樂之鐘磬註縵樂襍聲之樂燕樂房中之樂縵如縵錦綺雜成文則知雜聲之和樂海海島也按入海兩人同行亦是會逢其適與諸人之變身遠引自不約而同趨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按此特爲正際所謂天地閉賢人隱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記此於楚狂沮溺丈人以及逸民之後非必美諸伶蓋以傷世也○精義胡氏曰周衰賢者相招爲祿仕多仕於伶官蓋其責輕而無愧至其甚也淫聲無節僭上無禁守其官者或愧焉是以非而去之○原旨師摯爲樂官之長而干也繚也缺也皆侑食者也方叔也武也陽也襄也皆司樂者也適齊爲去魯之僭而適楚適蔡適秦也皆辟地者也入河入漢入海也皆辟世者也適者於此不可則之彼之意入則終身焉而已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未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雙峯饒氏曰賢者仕於伶官已是衰世之事到夫子時伶官亦不可仕想是時事尚淫哇之樂正樂不行是以皆散之四方○蒙引聖人俄頃之助者樂官識樂之正而不爲三桓僭妄者用也諸樂官之所以散去者以樂官失其職也所以知失其職而去者以其識樂之正也所以謂樂之正者以夫子正樂之功也按此集註所以採張子之說然亦自是世亂思隱而夫子之正樂適有以咸發之○精義楊氏曰周衰雖禮樂壞亡而魯猶足爲也故一變而可至於道至是官不得其職雖樂工之賤猶負其器而不苟有入於河海者故著之以見周公之澤也故下文述周公之語按或問以揚氏通其意於下章爲近於鑿然當時記論語者以周公謂魯公綴於其後當亦亂極思治之意不然毋乃序次不倫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

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

精義呂氏曰施讀爲弛不相維也○輯語親自不當弛不弛適得親親之宜後世制治純是計較利害故封建不之道不廢而親親之本亡○條辨親自兼一本九族而言不弛自不外尊位重祿同好惡然亦非一味過厚養成驕後之風恩掖開國承家其道必自親親始不弛二字自有分寸正不必分外幹補

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

存疑大臣不信用則怨故於大臣則信用之不使怨乎不信用也然不是怕怨方用他須識此意不然其用之之出於不得已之意耶按集註先補一句非其人則去之乃見在其位者自是可用之人則自有當用之理當用而不用則在彼不必定懷怨上之心而在我却有致怨之道是怨在大臣而使之則自我也故君子非必怕大臣之怨而用大臣之道自不可使之怨

大故謂惡逆

輯語魯公受命分封與開創得天下者不同其所謂故舊卽親賢之世好者耳若主功臣立說是後世情事非當時本義也按文義固爾然聖人言語亦復何所不包○無大故三字○要看不是定要用故舊亦不是一槩徇庇有許多斟酌在○求備一人與器使有別器使言人無不可用無求備言用人當盡其長而含其短恩擴大言與器使亦無甚就但此處須從忠厚之至着想見得求備便有傷厚道非所以長養人材與彼處但從易事起見自另有一番見地耳

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

胡氏曰不弛其親親親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任賢也故舊無大故不棄敬故也無求備於一人用才也親親而不遺任賢而不貳敬故而不忘用才而不苛皆忠厚之意○紹聞編君子不弛其親此親謂諸父昆弟之屬不弛者隆其恩意而無遺弃也觀糾昏弃厥遺王父母弟不遐晉詛無畜羣公子春秋時往往猜忌跡薦其諸公子宜周公之訓以此爲羣言之首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朱子嘗以九經敬大臣之道而推明其理以

爲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李林甫之徒焉則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亦安得而不慮耶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脩身爲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爲先則其所當以爲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置之大臣之位而但使之以奉行文書爲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其成正大光明之業也朱子之言可謂善發中庸九經與周公告伯禽之旨矣親親之次便是敬故故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弃也任大臣之次便當器使羣林故曰無求備於一人夫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而禮意所加寧爲其厚毋爲其薄於大臣盡尊賢之道於小臣盡使能之道而任用所及寧出於恕毋出於苛此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周家以忠厚立國故周公於伯禽始封而特以此告之爲子孫世守之家法使此意無盡魯豈有衰也哉○葉臺山曰此周公蓋以其祚周者而祚魯也有基無壞只在此數語所謂社稷靈長終必賴之

○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與

精義范氏曰記魯之所由衰也周公之戒如此其子孫忽忘之矣按此自是記魯論者之微指見魯其所由衰由於忽忘周公之戒也○雙峯饒氏曰前章論河蹈海是魯末世事此章是魯初立國時其待親賢也如此忠厚末後卽使樂工不能安其身豈不可歎○四書通周家以忠厚立國周公告魯公字字皆是忠厚之意使此意無盡則太師以下何爲而去哉門人記述相次固有意也○疏無回曰周公之治魯也尊尊而親親太公曰易世其衰矣此語世傳之後世見魯之式微衰歸告於昭謀之過不知魯之所以一變至道者皆其忠厚之餘澤而其流至式微者則子孫不能守先書之典型耳故記者於魯事日非賢人散亡之後而記開國之訓使知魯之所以衰非其先世之過也

〇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烏瓜反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邢疏鄭玄以爲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義府〕集註兩存之且曰不可考然以爲成王時人者近之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邢疏正義曰此章記異也周時有人四偏生子乳之每乳皆二子凡八子皆爲顯仕故記之耳〔精義〕范氏曰此八人皆不顯者周之多士可知矣〔按〕八士或以爲皆顯仕或以爲皆不顯此亦不可考然紀之曰士則但以其賢而稱之耳其非名位赫奕事功顯著者可知否則奚至不知爲何時人〇雙峯饒氏曰四乳皆雙生固爲異事八子皆賢尤異事也故孔子稱之可見周時一氣數之盛〇〔說統〕周家氣運之隆所以生此八士此非特一門之慶實邦家之光也若一母四乳而生八子特以伯仲叔季之皆二而臆度之要知宇宙間太和元氣培養深厚而致然有感召之理在〇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新安陳氏曰〕記魯末賢人之隱遯而終以周盛時賢人之衆多其有傷今思古之心乎〇〔原〕宣三仁去而殷墟八士生而周熾記者特記於是篇之始末以見商周興廢之故而曰殷有三仁周有八士亦因以見三仁之不幸而値其衰八士之幸而際其盛也上章以魯初之事敘於魯衰之後此章以盛周之事敘於衰周之時皆傷今思古之意〇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新安陳氏曰〕所過謂離人以爲高所不及謂不能成物以見於用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勉齋黃氏曰〕此篇多記仁賢之出處列於論語將終之篇蓋亦歎夫子之道不行以明其出處之義也其次第先後亦有可言者君子之用於世其或去或不去莫不有義焉三仁柳下惠是也孔子於齊魯知其不可仕而遂行者義也知其不可仕也而猶往來屑屑以救斯世接輿沮溺荷蓧丈人未免有疑焉者亦義也列逸民之目而斷之以無可無不可所以見夫子出處之義也至於樂工相率而去之則又以明夫決不可以有爲也稱周公之言以見古之親親而尊賢敬故而器使一出於仁厚之意則安有望望而去之者哉此周之人才所以盛而舉一姓八士以終之所以傷今思古而歎夫子之道窮也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十九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爲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頴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勉齋黃氏曰〕此篇所記不過五人曰子張子夏子游曾子子貢皆孔門之高第蓋論語一書記孔門師弟子之答問於其篇帙將終而特次門人高弟之所言自爲一篇亦以其學誠有足以明孔子之道也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朱子曰〕致命猶言送這命與他不復爲我之有

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精義〕范氏曰見危致命者不爲義疚也見得思義者不爲利回也祭思敬喪思哀舉其大者知其細也〔謝氏曰〕見危致命舍生而取義也見得思義舍利而取義也死生利害不足以動其心而又主之以誠慤祭思敬喪思哀則其志意脩矣其肯懷居乎其肯恥惡衣惡食乎其肯殺一不辜非其有而取之乎〇〔新安陳氏〕曰見危致命者處變而決之於一旦也思義敬哀者處常而思之於平時也〇〔一義〕歷人生惟利害最重今見害不苟去見利不苟就人倫惟喪祭最重今祭能思敬喪能思哀則立身之大節無虧其亦可矣若士分內事固不止此〇人於死生義利關頭實心見得破於幽明始終處實心有所感此是煞有學力能歷倒死生義利融貫到幽明始終矣非本體明白精神透徹者不能子張斯言務外之氣習畧覺消矣又曰聖人臨祭便敬臨喪便哀一體之心也子張多一思字便覺隔了一層終是學力不純〔按〕此條前後說當融看〇〔集編〕義敬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狥有不待思而決也〇〔或問〕其可已矣豈不猶首篇之十五章所謂可也者與曰可之爲可則同然曰可也則其語抑曰其可已矣則其語揚〇〔勉齋黃氏曰〕大節固所當盡然斷之以其可已矣則似失之太快而不類聖人之言集註以爲庶乎其可則固惡其言之太快矣〇〔說統〕當頭一士字提起〇看其可已矣猶云必如此乃成其爲士耳乃責備之詞〔按〕此條極有義味末句乃道得字字着實既不失其爲揚而亦無惡於太快覺首尾亦呼應有情正見得此爲立身之大節

〇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焉於虔反亡讀作無下同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或問〕弘之爲寬廣以人之量言也人所以體道者存乎德所以執德者存乎量量有大小故人之所以執德有弘不

弘也非其量之大則所以執德者孰能寬廣而不迫哉信道之貴乎堅確者以人之志言也人所以進德者由乎道而所以信道者存乎志志有強弱之不同故人所以信道者有篤有不篤也非其志之強則所以信道者孰能堅確而不移哉觀此二言爲學之道信非褊心狹量質薄氣弱者所能及也〔按〕以上從紹聞編本〇夫總羣言該衆理而自以爲博兼百善具衆美而不自以爲得智足以周萬物而於天下之事有不深察才足以濟衆務而於天下之事有不屑爲恢恢乎其胸中常若有餘地焉此非其量之大則其所以執德者孰能如是之寬廣而不迫哉此易所謂寬以居之而曾子所謂可以在天下之重者正謂此耳其謂之小者一善之得則先爲主而若不可以有所容一事之當則喜自負而若不可以有所加小有所知則必欲用其知小有才則必欲試其才所謂執德不弘者蓋如此其所守之固若不可奪然亦安足爲有無哉〇〔語類〕問執德不弘曰言其不廣也才狹隘則容受不得不特是不能容人自家亦自不能容故才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〇執德須弘

不可道已得此道理不信更有道理須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已理會又理會若只理會得三二分便謂只消恁地也得如此者非是無德只是不弘弘便知道理儘有自家心下儘有地步寬濶着得在○問如何是執德不弘底樣子曰子貢若只執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德而不聞夫子樂與好禮之說子路若只執不恥緼袍之德而不聞夫子何足以臧之說則其志皆未免止於此蓋義理無窮心體有限○人心須令着得一善又着一善此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信道篤如何得他信得篤須是你自去理會始得而今人固有與他說他信不篤者須要你自信始得按宰我憂爲仁之陷害冉有憂力之不足皆是信道不篤底樣子○問不弘不篤還合看得否曰各自是一箇病世固有自執其小善者然不害其爲信道之篤亦有信道不篤然却有兼取衆善之意者自不相害也又曰此須着下兩句此兩句似若相反蓋弘是廣大之意若信道不篤則容受太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是確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須着下兩句弘篤猶言弘毅相似按此二句分合看但有義理故朱子兩言之○慶源輔氏曰德孤言不能兼有衆德而子然自守一節者也德得諸已而居之不弘則輕喜易足有一善則自以爲天下莫已若矣道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亦或作或輟銳始怠終終亦必亡而已矣

焉能爲有亡猶言不足爲輕重

精義楊氏曰執德不弘則大不足以有容信道不篤則毅不足以致果其於任重致遠也難矣故曰焉能爲有焉能爲亡言有無不足爲損益也尹氏曰執德不弘則心不廣信道不篤則志不堅其爲學也一出焉一入焉則焉能爲有焉能爲亡或問尹氏所謂一出一入者其於信道不篤不能爲有亡者則得之矣執德不弘則又何以言之耶曰其執德也不弘如前所云者則雖不出不入而固守其所而亦無所係於有亡之數矣○語類問子張以爲焉能爲有焉能爲亡世間莫更有不好人曰渠德亦自執道亦自信只是不弘不篤不足倚靠耳又曰有此人亦不當得是有無此人亦不當得是無○雙峯饒氏曰執德弘者器局大信道篤者志操堅如此方是世間一箇卓然底人若執德既不能弘信道又不能篤這般人雖有之不足以爲世重亡之不足以爲世輕加此說大遠按末二句只是一箇焉能爲有必更足一句焉能爲亡語意加一倍警策○厚齋馮氏曰觀此二章皆躬行切己之論則知子張之學異於前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精義明道曰子夏子張論交其告人各有所以。初學與成德者事不同尹氏曰交際之道不同擇交者當如子夏可也泛交者當如子張可也二者皆有當未可以是非論之按尹說本古註包氏或問二說孰是曰人之交際固有親疎厚薄之不同然未有容之於始拒之於終者包氏之說於此爲不通矣初學固當從子夏之說然不求諸巳而遽以拒人爲心則非急己緩人之道成德固當從子張之說然於是非善惡之間一無所擇則又非所謂仁者能好惡之心矣以此觀之則程子之說亦若有未安者焉曰然則奈何曰二子之言各有所偏吾既巳論之矣折以聖人之中道則初學大畧當如子夏之言然於不可者亦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乎交際之道成德大畧當如子張之說然於其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是處之其庶幾乎○語類汎交而不擇取禍之道故子張之言汎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非人之心但其閒自有親疎厚薄耳和靖非以子張爲不擇也○述朱按或問折以聖人之中道句及語類親疎厚薄不同句本自文尊嘉容矜四字體貼出來君子二句本閒於夫子者以此論交本中正之道擇交而不嫌於狹泛交而不嫌於濫惜朱子當日未經

提闢精義范說得之而辭意未達范氏曰子夏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故其所聞不同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亦有所拒也然子夏不能反常巳而以巳與人以巳拒之人未若子張之言其道廣也孔子見互鄉童子不絕原壤之夷俟則與人交亦廣矣按損友如便辟善柔便佞之徒卽子夏之所謂不可者在所當拒若如互鄉童子原壤未至如損友之甚正君子之所當矜而容者或問論其首尾亦決以覺太之過又雲峯胡氏亦畧見其端謂子張容字矜字是破子夏一拒字然亦只作子張自言未免順口帶過不知此二句如夫子所云汎愛衆而親仁泛交擇交亦學成德無所不可若摯出作主既可矯二子過不及之偏而註語或問皆可融貫不必分亦立說矣又按子張與乎吾所聞矣一面闢子夏之說一面領起君子二句卽述乎日所闇於夫子者二句本無弊較子夏所云頗有分疏又極渾鳳的是聖人之言下面五句方是子張重申巳見須有矜張誇大之意亦不免濫交比匪之傷是子張所聞雖足擴子夏之見亦未善會夫子容字矜字衆字不能字而出之故有語病○愚按君子尊賢二句道理極該渾極中正若

揭此作主以律前後兩家之說則瑕疵自見且於下半節折皺亦極分明誠爲破的之論但以此二句竟坐聞於夫子雖於理可通而立說稍硬○[集解]子夏篤信謹守故擇交貴嚴而易失之狹子張才高意廣故納交尚寬而易流於濫其議論之別亦由學術之殊○門人問交於子張亦是彼此相質正之意未必是不足於師說可者與不可者拒亦慎交底正理但拒字未免着意絕人與無友不如巳者自別子張非不然子夏之與只不然子夏之拒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雖平說意重容衆矜不能一邊見得不可者亦不當拒何所不容是不必拒人人將拒我又是不能拒人反反覆覆只是說拒之非○[翼註]賢是成德之稱善只一長可取衆對賢言只是平常不能對善言則有短處尊是敬禮加隆嘉特獎許之取容是泛泛包涵矜則有憐恤之意○按此二句極有等分不必定主論交而於交道亦自爲無弊○[義存]交道之難久矣燕朋伊友遠之循能挽人是故與其失於子張之泛毋寧失於子夏之狹○[條辨]着眼門人小子身上則於交疵兩取之中而二子之得失自見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泥去聲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

[或問]何以言小道之爲農圃醫卜技巧之屬也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脩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以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是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也然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而皆不可以達於君子之大道是以致遠恐泥而君子不爲也○[語類]小道不是異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農圃醫卜百工之類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若異端則是邪道雖至近亦行不得○[勉齋黃氏]曰聖人之道自修身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與夫參天地贊化育無適而不通也農圃醫卜之屬施之目前淺近不爲無益然求其如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則不可也或曰安知所謂小道者不指楊墨佛老之類而言耶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猶可以施之近異者則不可以頃刻而施也彼之無父無君又何待致遠而後不通哉○[新安陳氏]曰大道愈遠而愈通小道致遠而不通是以君子於大道盡心焉而於小道不屑用其心也●[通義]小道須是就道字上看方爲親切農圃醫卜本屬技藝然皆依道理而行形而上者謂道形而下者謂器就他小道理上看亦自可觀但他箇道理局在器上所以推拓不去○[集解]可觀兼理之所貴用之所貴就說可觀便是不可致遠只一意○遠字卽如大字對小道小字而言小道各適其用自各有一種道理彼此不能相通道便是泥便是不能致遠適成其爲小道而已○[翻]語君子不爲固是君子所志之道大一務於此則精神分而識超[illegible]是以致遠恐泥非必果爲之而泥也○致遠只講帝王[illegible]道亦坐小見識孔孟終身不行道豈所致不遠耶○[條[illegible]]此章只垂君子當務其遠大意不重排斥小道不爲亦

只是君子自不爲非
絕之使人皆不爲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讀作無好去聲

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語類知其所亡無忘所能檢校之意○問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日知其所亡便是一日之間知得所未知月無忘其所能便是長遠後也記得在這裏而今學者今日知得過幾日又忘了若不眞在此做工夫如何會到一月後記得○問月無忘其所能還是溫故否曰此章與溫故知新意却不同溫故知新是溫故之中而得新底道理此却是因新知而帶得溫故(愚按)此條或有疑其爲串說不合本文語氣者竊謂尹氏日新而不失亦是用一而字串下恭人果是用日新工夫斷斷未有肯輕失其固有者總是這一點心不使有一毫間斷則日知在此月無忘亦即在此原非既討此又顧彼一心而二用之也但不作此兩層摹擬便透不出好學心事故串說亦於理無礙○問如月無忘其所能積累多則如何溫習曰也須漸漸溫習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若是如此則子路只做得一件事顏子只着得一件事問恁地却如何曰且思量○(勉齋)黃氏曰求之敏則能日新守之篤則能不失進學之道無以復加於此矣○(新安)陳氏曰爲學當日有所進而知其所未得又能月有所守而不忘其所已得知其所亡則識愈長而日新能保其所有則得愈堅而不失既日新而且不失非好學能如是乎○蔡氏曰古之學者其所亡與其所能皆可以一二數而日月見也如今世之學其所亡者果有幾何所能者果何事與否而其所守都從自心點出便見好學精神○(樂菴)李氏曰日知其所亡者凡欲學而未至者也月無忘其所能皆已學而得之者也君子教人於其所未學則切切然日以爲念於其所已學則一月之間須常自省也如此則學安得不進(按)好學精神全在日月二字透出孜孜汲汲如不及猶恐失之情○(輯語)時說多以知能分上下界非也知字與無忘對所亡與所能對未有者爲所亡既有者爲所能所亡中亦有知有能所能中亦兼知兼能朱子云知與無忘檢校之謂故知字非知行之知能字亦非知能分說之能也(按)檢校之謂正爲好學作意形容自非日進於有效得日見所亡非每月積所能之多安得每月驗無忘之實日知月無忘是檢校處即是日新不失處時解作兩層理會便覺散緩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或問)此章之說以爲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者何也曰程伯子之言心不外馳之謂也叔子之言事皆有益之謂也心不外馳則仁之體無不存事皆有益則仁之用無不得矣曰如子之言凡言在其中者皆爲求此而得彼之辭則此四者亦不爲求仁之事耶曰四者之㬎雖卒歸於得仁而其言則講學之事初未有求仁之意也聖賢之言求仁必本於實踐而非空言之所可與然於講學之間能如子夏之云則於吾之心有所制而不放於事之理有所當而不差矣志於講學而可以爲仁亦何害其爲求此而得彼哉曰然則視聽言動之必以禮居處執事之必恭且敬與人之必忠亦其理之所當爲而非有求仁之意也則亦可以爲求此而得彼乎曰吾固嘗言之矣彼以踐履之實事而答夫問仁之言此以講習爲言而非未有求仁之心也蓋亦不得而洞之矣(紹聞編)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集註初本也蓋是四者正明道所謂鞭辟近裏著己能如此便是心在身上下故曰心不外馳所學所志所問所思皆有其事在人莫大於五達道能學之博志之篤問之切思之近豈不事皆有益如此便於仁之體用兼舉論理固是如此然如此說來便是實踐而爲仁子何以云仁在其中故朱子後改云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只在心上說(按)此方見得未及乎爲仁之事而集註改訂之精○(精義)劉氏曰篤志近思皆心不外馳之謂則博學亦豈求爲多聞多識哉乃欲成吾

切問近思之理也〔按〕謝氏謂博學豈求爲多聞多識乃有愈於玩物喪志之言而云然至以博學爲成吾切問近思之理則於四者爲失其序矣若曰切問近思所以成吾博學之功則可此或問所駁之也横渠云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故言不外馳之功必先之以此〇〔語類〕問博學節云云曰此全未是說仁處方是尋討箇求仁門路當從此去漸見效在其中謂有此理耳又曰此四事只是爲學工夫未是爲仁必如夫子所以語顔冉者乃正言爲仁耳然人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心不放逸天理可存故曰仁在其中〇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妨否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着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等便是次序如博學亦豈一日便都學得了亦是漸漸學去〇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若只管汎汎地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反看這裏便成放不知求底心便成頑麻不仁底死漢了那得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心便不汎濫走作只在這坎窠裏不放了仁便在其中〇〔通〕齋黄氏曰何以言四者之專主於心之所存也蓋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放逸而不收學之博則此心常有所繫着而不放逸矣人惟所志苟簡而不堅也則其心泛濫而不一志之篤則此心常有定向而不泛濫矣問不切思不近則其所用心皆在吾身之外切問近思則皆求其在巳者而無外馳之患矣人能盡此四者則雖學問思辨之事而自有得夫操存涵養之效所以謂仁在其中〇西山眞氏曰切問謂以切巳之事問於人也近思謂不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之也外焉問於人內焉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泛然馳鶩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〇〔輯語〕問件缺一不得〇潛室陳氏曰心存則仁便存心便喚做仁固不可但離了心外更何處求仁

〇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語類〕問明道謂學者須當思而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底道

理莫便是先生所謂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之意曰然於是四者中見得箇仁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也又曰只是這箇道理深說也恁地淺說也恁地〇新安陳氏曰程子欲人思而得之乃引而不發朱子謂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盡發以示人矣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巳者則仁在其中矣〔慶源〕輔氏曰必先盡乎博然後有以得其約而守之不然則寡聞淺見將何以識其約必先立其志則自然住不得須着去力行不然則若有若無何能見於行所謂切與近只是在巳之事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或問〕兩程子所謂近思其義亦若有不同者奈何曰伯子之意蓋曰思之以不遠乎巳耳叔子所謂類推者則以思之有序爲近也伯子之言固亦得其本者然不免以類推之說則將有指事弃物專以反思默造爲功而不自知其陷於異端者則是二子之說雖殊要之不可以偏廢也〇〔語類〕有問伊川曰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今人不曾以類而推蓋謂不曾先理會得一件却又要理會一件若理會得一件逐件件推將去相次亦不難須是劈初頭要理會教分曉透徹今人於義理只理會得二三分便道只恁地得了却不知前面撞頭搕腦人心裏若是思索得到時遇事自不難須是將心求一加鏖戰一番見行陳便自然向前得去如何不教心經履這些辛苦若是經一番便自知得許多道路方透徹〔按〕此是所以能由類而推底根脚〇問何謂類推曰此語道得好不要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横陡頓只是就這裏近傍那曉得處挨將去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理會那一件又如升階升第一級了便因這一級進到第二級又因第三級進到四級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會近若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舉步闊了便費力只見難只見遠又曰且如十五志學至四十不惑學皆尚可以意會若自知命以上則雖若思力索終摸索不着縱然說得亦只是臆度除是自近而推漸漸看將去則自然見得矣

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雙峯饒〕氏曰志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字要格上面學字說切問亦須從近處思量起則可見端的方不流於虛遠以序求之則博學在先自是一類篤志切問近思在後自是一類學博矣而志不篤問不切思不近則汎濫而不着已如何可至於仁○〔蒙引〕篤志堅心也切問切於已也近思近於已也自博學到近思漸說近裏着已來所以仁在其中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此非徒事致知者所爲也細思〔按〕此條尤可令世之徒事博學而與仁日遠者猛省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極其所至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管子〕四民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聖王處士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精義〕范氏曰君子之於學精而不二如百工之於肆朝夕無不

在焉工不居肆則事不成君子不居學則道不至聖人雖有生知之性欲致其道未有不由學也〔楊氏曰〕居肆者致一於其事也○一心以爲鴻鵠將至雖小技無以善其數况學以致道乎○〔紹聞編〕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如出見紛華靡麗而悅是也○致其道如顏子之從事於博文約禮欲罷不能而竭其才○至於如有所立卓爾而猶未敢以爲至也直欲與夫子相從於卓立之地方是致其道○〔蘇氏曰〕道可致而不可求孔子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愚按〕一致字乃是學與道交關只此字精心體味上下截自然融徹○〔徐自濱曰〕致有二義道有不能自致者用勇往精進之學以致之道有不容強致者用涵泳從容之學以致之

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

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語類〕前說蓋謂居肆方能做得事成不居肆則做事不成君子學便可以致其道不學則不能致其道然而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閒坐打閧過日底學亦有不能致其道

如學小道與夫中道而廢之類故後說云居肆必須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是皆各說得一邊故必相須而其義始備也○問二說合如何看曰君子不學固不足以致道然亦有學而不知道者多矣此二說要合爲一又不欲拚先輩之名故姑載尹氏之本文○〔胡氏曰〕前說則重在居肆與爲學後說則重在成事與致道一主於用功一主於立志然知所以用功而志不立不可也知所以立志而功不精亦不可也故二說相須而備非如他章存兩說之此也○〔新安陳氏曰〕前說是子夏本意觀二以字可見後說是發子夏餘意而於警戒學者尤切○〔四書通〕工必居肆則耳目之所接者在此心思之所爲者在此而其事即成於此君子之居於學也亦然集註二說相須然前說尤重蓋居肆而不務成其事者有之矣未有不居肆而能成其事者也學而不知所務者有之矣未有不學而能致其道者也○〔蒙引〕畢竟居肆與學分數較重然不特居肆而已而日以成其事不日學而已而日以致其道則知居肆者特地是欲成其事非閑居也學者特地是欲致其道非空學也所以二說相須其義始備○〔倪滄桂曰〕兩說相須

所以必重前說者蓋百工安身用力則其事必有成君子篤志用功則其道自可致世間有學而不能致道者或學非所學或暫學而不能深於學其病皆在學之不專不在道之難致也若所學既正而又久而積之斷無有不能致其道者居肆爲學自是要旨○學兼致知力行即所謂博文約禮之序也○〔紹聞編〕學對居肆則兼指學之地與學之事而言子夏以爲士之於此猶工之於肆也士非此則無以致其道士之所以貫於學也而學必期於致其道不致其道猶之居肆而不成其事其得謂之善學乎○〔新〕正緣辭匠則居梓匠之肆以成其事輪與則居輪與之肆以成其事百工皆然君子則緣講習討論之學以致其道之精爲省察克治之學以致其道之一所業者學却緣以此致道不致其道所學何事與百工居肆要成其事一般只順語氣直講而所謂二說相須之意自備不必日不學則如何不致道則又如何也如此則子夏當日君子學而必致其道着以字不得〔愚按〕所謂順語氣直講者只在一以字上下鈞貫分則意味浹洽力透前說而後說之義日融

〇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聲〕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論語述〕憚與不憚二語形容小人心事最切夫文過將為掩飾之計而適以曾益其過則文之何為甚矣小人之作偽心勞而日拙也○〔紹聞編〕有過過也憚改而文以為欺又增益其過也故曰重其過重字去聲或曰知焉不能審思而遂與理悖過矣而又飾之以為欺是再過也夫過出無心文出有意日重其過則見其恥過作非而流於惡之意亦在其中所以重小人飾非之罪而深戒夫人也若日再過則前過過也後文亦過也而反輕之矣○有恥過而文者有遂非而文者恥過而文者內還有愧心其罪在文若遂非而文者全是欺心謂己當然欲他人亦從未有不成於惡者也○〔條辨〕緊要在一必字人亦有一時不能認過者或强蓋之於一時而後亦漸知而悔此猶是常人非小人也小人過則必文文了又過終身在過內混了子單恃此掩蓋作活計此正與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是一般○〔四書通〕此章當與後章子貢所謂君子之過也參看蓋君子有過幸人知之非惟不敢自欺亦不敢欺人故其過也卒改而為善小人之過惟恐人知之不惟欺人徒以自欺其過也卒流而為惡

〇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精義〕明道曰望之儼然兼天陽高明氣象即之也溫中心和易而接物也溫備人道也聽其言也厲則如東西南北四方正定地道也蓋非禮不言也君子之道三才備矣○〔勉齋黃氏〕曰儼者手恭而足重溫者心平而氣和厲者辭精而義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或問〕程子以孔子全之者蓋以孔子明之而或者因以為子夏之言正為孔子發也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程氏復心〕曰謝氏接引得變字分曉所以足程

子之說謂非有意於變一語正說得聖人氣象出○南軒張氏曰望之儼然敬而重也即之也溫和而厚也聽其言也厲約而法也夫其望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也及其即之則溫焉即之也溫若可得而親也而聽其言則厲焉其為三變豈君子之強為之哉禮樂無斯須而去身故其成就發見如此○〔紹聞編〕此章先須逐三句理會後須合三句理會逐三句理會者如望之儼然要見得嚴然氣象是如何即之也溫要見得溫之意思見如何聽其言也厲要見得如何是厲各認得分明後又須合起來看見得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其所以然是如何又要見得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如良玉溫潤而栗然這箇意思是如何元來只是聖人之心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發見於容貌詞氣者自然如此貌不期然而莊也色不期然而和也言不期然而確也本是一時俱備但自他人觀之望則見其貌即則就其色聽則歸其言厲儼然在學者則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亦此氣象但在聖人則又不同朱子謂聖人德盛則自然尊嚴想其揚休山立德容之盛所謂威而不猛者必有非言語之所可盡者矣溫如謝上蔡謂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朱子謂明道先生氣象如此乃是不違仁影子此句最可味厲當訓嚴而云確者蓋日嚴則不足以盡德言之實惟確則是是非非確乎不易之義形容言厲最切謝上蔡日聽其言也厲須是有力某尋常才覺心不在時語便無力敬齋謂揚子雲之言沉瞭見道不明也辭不厲所守不確也觀此則註義益明矣此章子夏形容聖人氣象最親切與溫厲諸章足以相發○〔刪正〕貌原該莊望之即見色原該和即之方知言原該確聽之始悉不是儼變為溫溫變為厲也當然而然亦特然而然而接其容聲者見各中其節則只為有三變云爾在君子實不失其常蓋盛德之符自然如此

〇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信謂誠意惻怛〔此信之發於己而加於人者〕而人信之也〔此信之孚於人而服於己〕

者只此便有交孚之意

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精義〕伊川曰信而後諫惟信便發得人志楊氏曰所以事上所以用下非信以發志不可為也尹氏曰事上使下皆以信為主人之不從者皆己之信不足以取信於人也〔謝氏〕曰使知所以佚之則信矣故雖勞而不怨未信則雖盤庚之遷以惟喜康共為事猶有不從也〔蔡〕氏曰君子信於己信於民然後使之信於己信於君然後諫之在己者信而民未信則弗使也在己者信而君未信則弗諫也如湯武之使民可謂信而後勞之矣伊尹傅說之諫君可謂信而後諫之矣〔或問〕程子楊尹氏皆專以信為在己謝氏專以信為在人以文勢推之恐皆未盡惟〔范〕氏為有誠意交孚之意斯得之矣曰然則盤庚之遷比于之諫奈何曰子夏之言亦論其常理耳事或有變則其輕重之間又有所謂權者不可執一論也〇〔慶源〕輔氏曰信謂上下交孚已雖有信而人或未之信猶未可謂之信也若上下未交孚則君之勞民所以安其生也而反以為厲已也臣之諫君所以成其德也而反以為謗已也〇〔雙峯〕

饒氏曰誠意惻怛是說人所以信之之由惻怛屬愛大抵君之於民臣之於君皆當以愛為主君愛其民惟恐其有勞民乎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勞之亦何所怨臣愛其君惟恐其有過君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諫之亦何所嫌我以誠意惻怛感彼必以誠意孚亦安有以為厲謗者乎〇〔輯語〕此言君子信於上下為亟非為勞諫避厲謗之術也當其未見信而事勢所至君子亦必須勞諫但君子始終以誠意感孚為主勞諫其從之者耳〇信不是信其所勞之事是信其所以勞之之心但說其事有利於民卽信其事專為百姓起見然列力民閑苦處或勞而無功則怨讟必且與焉矣惟信其不欲勞而又不得不勞之心其纏綿愷惻入人最深此雖殺之而不怨也何況勞乎〇信是誠意交孚合上下兩邊說單粘一面不得亦是平時前一節事止在臨事商量作用不得卽平時與民相信不止在勞與君相信不止在諫將信字粘定勞諫不得若謂要勞與諫而先信卽是機權術數先把信字根株劃斷矣〇〔思按〕信積於勞諫之前貫於勞諫之內而後字是兩層交接頭處至彼此交孚自是我之誠意惻怛所致不到得

人信亦無自見我之異兄取信於人也必如此折轉看反面則字自應弦而倒〇〔蒙引〕君子指士大夫言上有君下有民

〇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漢書〕內之閑中閑若今勾闌也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精義〕伊川曰大德是大處小德是小處出入如可以取可以無取之類是也謝氏曰學者貴知大體大體正則小節雖有出入亦不離乎禮義之內矣若不知大體則雖擇地而蹈時然後言亦君子所不取而況出入乎〔楊氏〕曰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未嘗同小德出入可故也至於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也是則同不踰閑故也〇〔語類〕子夏之意只為大節既是了小小處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備不當道是

可也〇〔勉齋黃氏〕曰大德小德皆不踰閑者上也大德盡善而小德未純者乃其次也若夫拘拘於小廉曲謹而臨大節則顛倒錯亂者無足觀也矣子夏之言豈有激而云乎學者不可以不察〇〔胡氏〕曰書以細行大德對言細行卽小德大節小節蓋以其所關有大小也父子君臣等之大倫大德所在也一動靜一語默與凡應對進退之文小德所在也觀人之道取大端而畧小失循可也若立心自處但日謹其太者而小節不必致意則將併其大者失之矣〇〔雙峯饒氏〕曰此章用之觀人則可用之律己則不可觀人且只看他大節大節既立而小小節目或有出入亦未可瑣屑議之若律己之道又與觀人不同雖一毫亦不可放過微有背理便成欠缺如何聽他出入得〇〔精言〕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大德小德原相關通如何忽得此章之旨正為大節不立而拘拘於小廉曲謹者言亞在上句以小德隋大德見大德之不可不立但語氣不免抑揚太過耳〔按〕本義只合照此立論只將本文翻轉看則語病自員如前二條分別觀人律己恐亦非子夏語意〇出人二字從上閑字生須知自有入字在所以註云未盡合

理君則去入字但云出可也則害道矣謂入只帶說
者非是○小德出入不是有意放縱只檢點不到處○吳

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語類〕大節既定小節有差亦所不免然吳
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學者正不可以此自恕一以小差爲
無害則於大節必將有枉尋而直尺者矣○〔慶源輔氏曰〕
道理無空缺處亦無間斷時一有空缺間斷便是欠少了
是以君子之學戰戰兢兢無時無處不然豈有大小入近
之間耶子夏篤實究於曾子而有小德出入可也之論此
其所以不及曾子與○〔新安陳氏曰〕書云不矜細行終累
大德畢公懋德克勤小物越小大德小子
惟一以此律之此章之言信不能無弊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
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洒色賣反掃素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

末耳〔曲禮〕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
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謀於長者必操几
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長者與之提攜則
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侍坐於先
生先生問焉終則對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
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長者而上丘
陵則必鄉長者所視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
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

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語類〕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
規矩定故教門人皆先洒掃應對進
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古人初
學只是教他洒掃應對進退而已未便說到天理處子夏
之教門人專以此子游便要插一本在裏面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只是要他行矣而著習矣而察自理會得須
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然後從而振德之今教
小兒若不匡不直不輔不翼便要振德只是撮那尖利底

教人非教人之法○問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是一統底
事無有本末精粗在理則無本末精粗而事須有本末精
粗否曰是●〔紹聞編〕此章本末先後字是眼目識得這四
箇字方會得子夏子游之意子游以威儀容節之間爲末
所謂本者雖未說出其爲指正心誠意之事可知然此乃
小學大學之分○可以言先後不可以言本末故子夏以始
卒二字替之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
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
人乎別必列反焉於虔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語類〕區是分限自然有大
小自有分限也不必言人
去區分之〔厚齋馮氏曰〕區丘域也別分也古者以圓圍鋪
草木菑植藝之事各分區域藝一區畢復藝一區不相陵

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
倦教註中明指本末則本末字即含在兩
孰字中是急應上抑末也二句語氣但學者所至自
有淺深此二句是補出
正意起下諭意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
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
此三句又補出反
面以起下正面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或問
子夏所謂焉可誣者專自教者而言而蘇氏以師生相欺
爲說蓋教者既欺其徒則受教者以欺應之亦必然之理
也〔按〕此說推出一層亦
可然本義却只主教者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
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語類〕問集註解得已分明
但聖人事是甚麼樣子曰
如云下學而上達當其下學時便上達天理是也○問有
始有卒乃竭兩端之教否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事乃是

學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若教學者則須循其序也。○聖人有始有卒者。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便都在這裏了。若學者便須從始做去。方得。聖人則不待如此做也。○〔紹聞編〕聖人如大海潮上。百川與支河小港一齊皆滿。所謂一以貫之也。○〔翼註〕有始有卒是一齊都有。不假漸次也。不重贊聖人。只重惟字。見小子不能。○〔輯語〕君子之道九句曲折最多。極難理會。朱子自謂於同安寓次無事體貼出來。本註最宜玩味。畧加轉側不得。上三句只是體用一致。教不可缺意。序不可紊。是下六句意。愚按上三句下兩孰字是緊對子游抑末也本之則無二句。作轉語。非正言不可缺也。乃是揭過不可缺。起下不可紊。子夏語極委折。其大指歸於教人有序。不是兩截分隊。

○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語類〕此章某少時都看不出。將謂無本末無大小。雖如此看。又自疑文義不是如此。後來在同安作簿時。因睡不着。忽然思得。乃知卻是有本末小大。然不得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也。無緣看得出。○〔四書通〕此第一條說教人有序。發子夏之意。下四條說理無二致。矯子游之偏。〔愚按〕須識得說理無二致。正是發明所以教人有序之故。

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語類〕此最難看。少年只管不理會得理無大小是如何。此句與上條教人有序都相反了。後夜間忽思量得。其曰理無大小。無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從頭做去。不可揀擇。此所以為教人有序也。非是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更不用做其他事也。○事有小大。理卻無小大。合當理會處。便用與他理會。故君子只在謹獨。不問大事小事。巨細精粗。盡用照管。盡用理會。不可說箇是粗底事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既是合用理會事。便用做去。又不可說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洒掃應對只是粗底。精義入神自是精底。然道理都一般。須是從粗底小底理會起。方漸而至於精者大者。所以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或云洒掃應對非道之全體。只是道中之一節。曰合起來便是道之全體。非大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體也。○問程子曰。君子只在謹獨。是偏處小有不謹則形而上下便相間斷否。曰亦是。蓋不能謹獨。只管理會大處。小小底事便照管不到。理無小大。大處小處都是理。小處不到。理便不周匝。○〔勉齋黃氏曰〕形而上謂超乎事物之表。專指事物之理言也。洒掃應對。事雖至粗。其所以然者。便是至精之理。其曰理無大小者。非以洒掃應對為小。形而上者為大也。蓋不但至大之事方有形而上之理。雖至小之事亦有之。故曰理無大小也。〔按〕上二條明道語。下三條伊川語。

○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語類〕問伊川所謂貫通只一理云云。曰此言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只是一樣道理。洒掃應對必有所以然。精義入神亦必有所以然。其曰貫通只一理。言二者之理只一般。非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固是精義入神有形而上之理。即洒掃應對亦有形而上之理。○問莫只是盡此心而推之。自小以至大否。

曰此自是說理之大小。未可以心言也。洒掃應對是此理。而其精義入神亦是此理。洒掃應對是小學事。精義入神是大學事。精究其義。以入神。正大學用功以至於極致處也。若子夏之門人。止當為洒掃應對而已。以上未暇也。

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語類〕問伊川言凡物有本末。不可分作兩段。曰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識理。洒掃應對末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說這箇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便不得。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問是其然必有所以然者是如何。曰所以然者亦只是理也。惟窮理則自知其皆一致。又曰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皆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問所以然者是如何。曰若無誠意。如何洒掃應對。○〔蒙引〕洒掃應對所以直與精義入神者同。洒掃應對其源頭便是天命所在也。雖聖人之下學上達亦是此理。

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語類〕這是說洒掃應對也是這道理。若要精義入神。須是

從這裏理會將去○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隨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勉齋黄氏曰洒掃應對雖至小亦由天理之全體而著見於事物之節文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初不外乎此理特其事事物物皆由此理而不勉不思從容自中爾○四書通四條皆所以破子游抑末也本之則無七字○或問程子所謂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之事何也曰洒掃應對所以習夫形而下之事精義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矣然以理言則未嘗有大小之間而無不在也程子之言意蓋如此但方舉洒掃應對之一端未及乎精義入神之云者而通以理無大小結之故其辭若有所不足而意亦難明耳徐繹其緒而以是說通之則其辭備而意可得矣抑程子之意正謂理無大小故君子之學不可不由其序以盡夫小者近者而後可以進夫大者遠者耳故曰其要只在謹得此甚言小之不可忽也而說者反以爲理無大小故學者即是小者而可以并舉其大則失之遠矣其曰便是云者亦曰不離乎是耳非即以此爲形而上者也按此論

所引程子第二第三條曰既以爲理無大小而又以爲教人有序何也曰無大小者理也有序者事也正以理無大小而無不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不由其序而有所遺也蓋由其序則事之本末巨細無不各得其理而理之無大小者莫不隨其所在而無所遺不由其序而舍近求遠處下窺高則不惟其所妄意者不可得而理之全體固已斷於切近細微之中矣此所以理無大小而教人者尤欲必由其序也子游之說蓋失於此故不知理之無大小則以洒掃應對爲末而無本不知教人之有序故於門人小子而直欲教之精義入神之事以盡夫形而上者之全體也子夏與程子此條之說蓋直以其有序者言之然其所以有序而不可易者則又必以程子先後諸說推之而後得其說也按此論程註第一條曰其然所以然之說參何曰洒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洒掃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自形而下者而言則夫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本末精粗不可同而語矣自夫形而上者言之則初未嘗以其事之不同而有餘於此不足於彼也其曰物有本末而本末不可分者何也曰有本末者其然之事也

不可分者以其悉具所以然之理也按此論程註第四條曰其以此便可到聖人事何也曰亦言其理之存是而由是可以至於彼苟習焉而察而又勉焉以造其極則不俟吹望而聖可至耳豈曰一洒掃一應對之不失其節而遂可直以聖人自居也哉按此論程註第五條○紹聞編此章之意朱註已明程子五條則二夫子之微言乃朱子所從有得者第一條乃子夏本意子夏之意只是說教人有序先教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遠者大者固將有所俟而及其可爾非倦而不教也其後四條乃程子發明究竟此章之理以足子夏未盡之意其一言洒掃應對所以習夫形而下之事然形而上之理亦即此便是何也理無大小故也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故君子只在謹獨人只爲獨處少有不謹則形而上下便相間斷陸象山謂孟子言徐行後長可爲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此語要參不可放過也其二承之而言聖人之道更無精粗粗事如洒掃應對至精如精義入神以事則不同以理則豈有兩樣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所以然便是理此心之自然而不容已處只徐行後長者上見得道理當然而不

容已處堯舜之道便只在此其三承之而言物之有本末如草木之有枝葉本根豈可分枝葉本根爲兩段事洒掃應對與性命天道皆其然之事若可以本末分而其所以然之理則一而已矣不可得而分也其四承之而言明於洒掃應對之所以然則從此而上便可至聖人事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凡此四條皆發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惟其分殊故教有等而不可躐惟其理一故惟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若不循此序乃欲處下而窺高厭末而求本則反欲速而不達矣程子後四條大意如此與首條實相表裏也○精義入神四字是程子偶舉來對洒掃應對而言蓋洒掃應對只是小者近者由此而上遠者大者至精之事非一言可盡故不得已以精義入神四字該之洒掃應對以事言而事必有理精義入神以理言而理必有事此二者若皆以事言則有大小皆以理言則原無兩樣故謂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謂不離乎是也謂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謂都是一箇大本中流出也不可謂大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體故謂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說到所以然處便無遠近精粗

之間所謂一以貫之也此便見有始有卒之理今講學是見得到此聖人是已做到此學者未能便做到此故須循序漸進子夏所以謂教之不可誣也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語類〕人只是將上達意思壓在頭上故不明子夏之意但云君子之道孰為當先而可傳孰為可後而倦不傳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只是分別其小大耳小子之學但當如此非無本末之辨○天集子夏言我非以灑掃應對為先而傳之非以性命天道為後而倦教但道理自有先後之殊不可說人以其所未至惟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耳二先生之言亦是如此但學者不察一例大言無本末精粗之說反使此段意思都無歸宿須知理則一致而其教不可躐其序不可紊耳蓋惟其理之一致是以其教不可躐其序不可紊也○〔四書通〕學者之病有二謂末不當理會只當理會本者不知理之一也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者不知分之殊也朱子恐人錯認程子意故於註末特為辨明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精義〕伊川曰學既優則可以仕仕既優則可以學優裕優閒一也〔按〕存疑以上優字為退食之暇當是優閒下優字謂學之已成當是優裕其為有餘力則一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慶源輔氏〕曰仕所以行其學而學所以基其仕故曰理同然仕則以陳力就列致君澤民為事學則以誦詩讀書格物致知為事故曰事異○〔愚按〕理同是兩則字交關處事異是兩優字分界處○〔係蒙〕重讀優字見集註前解之妙急讀則字見集註後解之妙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

其餘〔胡氏〕曰仕與學理同者皆所當然也事異者有治已治人之別也學以為仕之本仕以見學之用特治已治人之異耳以理言則學為其本也以事言則當其事者隨所主而為之緩急必盡心於所主之事有優日則及其餘非有所輕重於其間也○〔新安陳氏〕曰仕者先盡仕之事有餘力則益及於學學者先盡學之事有餘力則始及於仕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或問〕先仕而後學何也曰仕優則學為已仕者言也蓋時必有仕而不學如原伯魯者故有是言學優而仕為未仕者言也蓋未有以明乎修已治人之道則未可以仕耳子產於子皮有製錦之議而夫子亦悅漆雕之對惡子路之佞程子以少年登高科席勢為美官者為不幸其意亦猶是耳子夏此章以先後之次推之其本意蓋如此而推其餘意則又以明夫仕未優而學則不免有背公徇私之失學已優而不仕則亦不免有愛身忘物之累當時恐或兼此意也○〔語類〕問仕而優則學曰此為世族子弟有少年而仕者元不曾大故學故職事之暇

可以學至學而優則仕自無可說者○有一鄉人作縣尉請教於太守沈公云某欲將學先讀何書沈答云公且去做了縣尉歸家去欵欵讀書此說亂世居官豈無閒暇時可讀書且如轎中亦可看冊子但不可以讀書而廢居官之事耳○〔文集〕問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非也仕優不學如原伯魯之不悅學是也學優不仕如荷蓧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為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為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曰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按〕或問以下諸說似側向後解然畢竟以前解為本義其中與後解錯綜交互處總以補前解之所未到細玩自明○〔義府〕仕不可以歷學故仕而優則學未學不可入仕故學而優則仕范石湖曰終身之間有時而仕無時而不學也〔按〕此論極正但其意將兩則字看得一急一緩於語氣不甚調妥本文兩則字各兼緩急二義此集註所以有前後二解也○論語

逃君子之學無出處無窮達蓋終身爲之而不可厭也而日仕優則學學優則仕何也記曰官先事士先志方其仕也必殫心於當官之務有餘力則攻學問以培養而礲磨之若其未仕則惟潛心力學必養成而後發不輕仕也世固有仕而廢學之人亦有當仕之時不以職業爲重而漫言學者其學未成而急仕則尤古人所深戒焉子夏立言之意蓋居然可見矣按此條於前後解俱融而言外之旨亦得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精義〕謝氏曰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故不致飾於文盡哀而已 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或問〕謝楊之說善矣然所引二者皆不得已而去之意今直以爲致哀而止則將有直情徑行之失其弊將有如棘子成之言者矣其脫略小物之驗於此亦可見也又曰子游之言本爲不及其情而過於

文飾者發范氏乃以不敢過其情爲說則於致字之義爲無所當矣○〔雙峯饒氏曰〕子游平日却自考究喪禮不是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考之禮記可見其意恐人事末忘本故爲之抑揚耳○〔勉齋黃氏曰〕觀游夏論學章與氏所謂子游脫畧小物者則宜其言之出乎此然亦足以見孔門高弟重本務實之意可法也 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畧細微之弊學者詳之〔蒙引〕合觀之可見子游之事親也養有餘而敬不足其喪親也哀有餘而禮不足皆足以見其任情自遂而脫畧細微○〔合訂〕喪致乎哀本是只而止字有語病耳雖子游平日非眞簡忽者而以之立言垂敎則不能無流弊故集註愼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雙峯饒氏曰〕行過高解難能少誠實惻怛解未仁少誠實則不能全心之德少惻怛則不能全愛之理○〔或問〕子游之所謂難能者蓋美之之辭而有譏之之意故

又曰然而未仁則非直以是爲未仁矣○〔徐瓘〕未仁自是未仁非即指他難能處爲未仁也行事未必盡皆難能張却好爲難能耳若未仁却自診得大了既少誠實惻怛難不爲難能也自未仁按朱子所謂語意曲折正須在此下句即離斷續間得之○述朱看兩句文勢上揚而下抑然詳味上句語意亦非全是美之之辭即有美中不足意旨一也字便有帶起然而句文勢按上下語脈關正須善會○〔勉齋黃氏曰〕此與下章皆言子張之不足於爲仁既足以見子張務外好高之病又有以見夫仁之爲德根於人心誰求之切近而脩其在內者爲況以體之今也尚難能之行飾堂堂之容則於仁之根本意味疎矣孔門以求仁爲先而所言如此可謂知爲仁之方也已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新安陳氏曰〕堂堂以貌言難能以才言皆自高之意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或問〕曾子堂堂之云亦猶子游

難能之意耳難與並爲仁謝楊皆謂曾子病夫子張之不可輔而爲仁也以文意求之蓋病其疎畧簡倨而於已無切偲之益觀感之助耳蓋曾子之學主於誠身故其意雖病子張之未仁而其言必反於已與子游若小異焉若曰子張之不可輔而爲仁又何與於我而病之耶且曾子之年輩視子張爲先進亦不應直譏之如此○〔紹聞編〕朱子初說只主在已難責其輔而與之並爲仁一邊今集註却兼兩邊說○〔慶源輔氏曰〕務外好高則於已無體認密察之功人不可輔之爲仁於人無切磋觀感之助已亦不能輔人之仁也愚按並猶其也照集註兼兩邊說自是定解但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必須朴實有得者於已有眞切之功於人亦有眞切之助故難與並爲仁即從他堂堂處勘定不比上章於難能下尚有然而一轉此其所以與子游小異者畢竟從自身起見或問之說正不得以其微異於集註而畧之

○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

爲仁矣。精義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誠不至○南軒張氏曰仁必深潛縝密親切篤至而後可以進故如愚之顔聖人許其不違仁而堂堂之張曾子以爲難與並爲仁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眞情所不能自已者。新安陳氏曰眞情乃愛親之人心天理所發見者○翼註自致自然而盡其情也固非斷欠而不致亦非矯揉而强致也○輯語自者心之眞致者天理之極二字分開不得人未有自致者也不是歎人情之薄係要之人理本如是○精言致字粘連自字說分拆不開盡其極是自然而盡其極非用力推而極之也推而極之是着力去做此是人情之眞不假着力處○愚按自致乃發於眞情自所不得不致處方與下親喪相應

○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或問曾子之意本以通論常物之大情而非立教驗人之語也諸說惟尹氏所引親喪自盡之言疑與曾子意合而其下所謂於此不誠惡乎用其誠者則推曾子之意以責夫人之當然而不然者耳非正以此章之意爲及此也○胡氏曰上智之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强而皆極其至中人以下則罕能之惟父母之喪哀痛惻怛蓋其眞情之不能自已者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專爲喪禮發也○雙峯饒氏曰乎字有感動人底意思事親莫大乎死生之際人之所當自盡者也人當如此而猶有不能如此此聖人所以寓微意而感動之若不看聖人微意在此只說箇人人能如此自盡則聖人之發此言似乎無味○蒙引內註云人之眞情所不能自已者是以自然說尹氏註於此不用其誠是以當然說故在圈外○愚按或問說極分明但說當然亦正以足自然之意非眞兩歧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或問鄭氏之言曰獻子歷相三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皆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其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若父之臣與父之政有不善而不改則是成其父之惡耳惡得爲孝哉○語類須看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言其他只尋常是難能也這箇則不可及蓋莊子所父獻子自賢渠却能用父之人守父之政而不變夫子不以稱之○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有不便於他意則不復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爲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爲難能○條辨此與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不同彼是在所當改而不遽改見其不忍忘親此是在所不當改而眞能不改見其善於體親○說統以愛君之心愛父以盡孝之心盡忠故曰難援此又於本旨外推出一層然於獻莊父子之間却自見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或問所謂民散以其空業不厚教化不脩內則無尊君親上之心外則無仰事俯育之賴是以恩疏義薄不相維繫而日有離散之心耳非是政散民流之謂也○四書通情義乖離不相維繫釋一散字情相維繫不忍離義相維繫不可離上之人何忍使之離而犯法也哉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存疑使字內兼養意不曰養而曰使者如漢武帝用兵四夷隋煬帝征遼東致民窮盜起或養之無法致民饑寒而失恒心皆使也教之無素

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承使之無道則陷於不知也。承教之無素、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情是犯罪之情、所謂罪狀是也○〔精義〕范氏曰得情而喜爲士師者所不能愼也雖舜在上而皐陶明刑亦哀矜之况於失道之世刑不教之民乎故孔子爲司寇有父子訟者拘之而不决〔尹氏曰〕失道之世陷民於罪則哀矜而已不足喜也〔或問〕論之曰曾子之意正以爲深可哀矜而有所不忍耳尹氏所謂不足喜者其辭若以爲事小而不足乎喜殊不見古人怵惕惻隱之意○〔南軒〕張氏曰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民心親附其上服習而不違如是而猶有不率焉而後刑罰加之蓋未嘗不致哀矜惻怛也若夫後世禮義衰微所以養之教之者皆蕩而不存矣上之人未嘗心乎民也故民心亦渙散而不相屬以陷於罪戾而蹈於刑戮此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方是時任士師之職者獄訟之際其可以得情焉噫乎蓋當深省所以使民至於此極者以極其哀矜之意焉可也嗟乎後世治獄之官每患不得其情苟得其情則喜矣、夫豈知哀矜而勿喜之味哉、能存此心、則有以仁乎斯民矣○〔四書通〕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欽恤是形容帝堯好生之心欽則自然有哀矜之心恤則自然無喜之意○〔輯語〕道箇上失其道四字曾子胸中早有一副王者作爲救民要道在無處設施說來沒用只好對士師講士師對爾時孟氏士師講爾時孟氏士師語耳要之道雖不行此一點心却是隆汚不易○上失其道則雖情眞罪當要非民之過也上使之不得不然耳今既不能復上之道而又不得不盡民之情思及此則哀矜勿喜有惻然心痛者矣○〔按〕則字固緊接得情却實從上失其道說下則字乃倍爲着力覺陰却哀矜一念萬無可以對此離散之民○〔勉齋黃氏曰〕得情而喜則太刻之意或濫於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意常行於法之中仁人之言蓋如此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精義〕范氏曰武王數紂之罪、非誣之也。後世言紂之惡、有溢於泰誓者天下之善舉歸於堯舜天下之惡舉歸於桀紂皆其所自取也〔謝氏曰〕不善皆歸焉居下流故也是以君子貴强爲善若能修身見乎世則人雖欲以不善加之亦不可得〔尹氏曰〕是以君子不可以惡及其身〔或問〕論之曰范氏寬平尹氏嚴謹而謝氏少覺粗厲矣○〔雙峯饒氏曰〕子貢非爲紂分疏其意在下兩句○條遡不如是之甚中便有如是之其而亦不容辭之意在故下以是以直接之○〔[illegible]〕子貢本意在下兩句紂爲不善不但身誅國亡而天下之惡名皆歸之子貢非欲人監於紂而後知惡之不可爲也要玩下流二字爲惡之人始於一念之不自制衆惡相引而來浸尋日甚故聖如堯舜然堯舜之善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惡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乎使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聖狂分於一念是以君子見不善如探湯貴謹之於始也○〔精言〕有一端之不善便爲萬惡之媒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一字最宜着眼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平聲

〔精義〕侯氏曰湯之德止云改過不吝能改則無過矣故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小人恥過作非而不能改何更仰之之有〔尹氏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而無損於其明者以其能改也故孔子之門人皆以改過爲美○〔或問〕聖賢之貴改過如此論語一書蓋屢致意焉然亦不得已而開其自新之路耳今謝氏乃謂德性天也過不足以梏亡之過而能改亦何傷於全德則使學者之心輕慢放肆而不復有謹於其初之意矣○勉齋黃氏曰過也則白而無掩覆故人皆見更也瑩徹而無瑕疵故人皆仰○〔雙峯饒氏曰〕君子無掩覆之意有過

則人之所共知既改又脫然更無惹絆所以能如此者只是純乎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若此心猶有分毫私累在人欲上便做君子事不得○蒙引君子非久過者日月非久食者故日月之食一卻直該到人皆仰之處爲是○係辨日月才食必復其明君子才過必更其失過也更也明貼君子而皆見皆仰畧帶日月意○只爲小人文過辭以說人皆見之只爲君子心本坦自所以說人皆仰之非謂君子有過時不妨令人見能改時自然令人仰也○輯語以交食比君子之過極精日月自行常度本無差失近所遇人交度而爲食不得不然耳所謂更亦食過卽復員非更改其本體行度也君子之過其本體光明無疵亦如日月茀爲所遇事勢之難或有不合常度者君子亦不得不然然又不自諱其過故人皆見之及其更也君子亦非於心體有悔厲變易也但慮之得宜中謹合道故人皆仰之被此直將君子之過更說向湯武伊周去恐子貢立說正自渾該凡君子平常時過亦說在裏不必專屬此種然於取喩日月意却自有義味故不可廢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焉於虔反

公孫朝衛大夫或問小註焉學乃問焉師也末句正對所問無常師從夫子焉不學中看出惟焉不學則無常師矣焉不學仍是學大學小畢舉文武槩對焉學一問要知古來法度至文武大備故中庸亦云憲章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蒙引謨訓見於言語者功烈見於事爲者禮樂文章見於政治者如此解文武之道便見不是論道之之全體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或問何以言文武之道爲周之禮樂也曰此固好高者之所不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未墜在人之云者考之則可見矣若曰道無適而非惟所取而得則又何時墜地且何必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後得師耶此所謂人正謂老聃萇弘郯子師襄之傳耳若入太廟而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大率近世學者皆有厭薄事實貪驚高遠之意然彼所謂無適而非者亦豈離於文章禮樂之間哉但子貢本意則正指其事言而言不加是之空虛恍惚而無所據也○文集張敬夫云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莫非文武之道初無存亡增損近年說者多用此意然既曰萬物盈於天地之間則其爲道也非文武所能專矣既曰初無存亡增損則未墜於地之云又無所當矣且若如此則天地之間可以目擊而心會又何待於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一一學之然後得耶窮詳文意所謂文武之道但謂國家之制度典章耳孔子之時猶有存者故云未墜也大抵近世學者喜聞莊老之言常遷吾說以就之故其弊至此讀者平心退步反覆於句讀文義之間則有以知其失矣○此但謂周之先王所以制作傳世者當孔子時未盡亡耳夫子焉不學而亦何

常所之有此亦是子貢眞實語如孔子雖是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嘗不師但其爲學與他人不同如舜之開一善言見一善行便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耳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之所以爲生知也若謂聖人目見耳聞無適非學雖不害有此遜然非當日答問之本意又曰聖人所以能無不學無不師而一以貫之便是有箇生而知之底本領不然則便是近世博雜之學而非所以爲孔子故子貢之對雖若遜辭然其推尊之意亦不得而隱矣○語類問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掃地否曰未墜地非掃地掃地則無餘矣此只是說未墜落於地爾猶在人且賢者則能記其道之大者不賢者則能記其道之小者皆有文武之道夫子皆師之也○大者如周禮所載皆禮之大綱須是也小者如國語所載則只是零碎條目是也○雙峯饒氏曰不賢者只指衆人而言不是不好底人○輯語大小總只在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上說賢不賢總只在職司傳宗師承記識上說○惟道宗特定文武故曰謨訓功烈禮樂文章惟文武特定此道于故與堯舜禹湯無洪大並陳定宇饒雙峯諸說牽扯堯舜以來相傳道統支離誤人

故余謂看大全須分辨其法只以本註爲主○精言仲尼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憲章者近守其法則謨訓功烈禮
樂文章也孟子末章解聞知亦引識大識小可見文武之
道原不是淺淺事體用一原本末一理聖人一以貫之何
精何粗但公孫朝識見粗淺震驚夫子不過黨人傳學太
宰多能之見故應淺答他不必說到十分精深處若曰
此并疑文武之道爲粗淺豈舍謨訓功烈更有憲章事耶
○謂朝問止在典故名物上起見則是謂子貢說夫子天
縱大道不須學除非典故名物乃學則非益朝問仲尼焉
學乃是問何所從學意夫子有常師學之答止以何
常師爲主針鋒相對只是有常師與無常師非辨所學之
高下及有師與無師也○既云焉不學又云而亦何常師
之有上句言其無人不學下言其非專學於一人也語意
相足而亦字微有層折却非兩意○愚按子貢發口說箇
文武之道正以此四字尚是公孫意中所有亦是公孫耳
中所震故就此開示他下面只平平說去而聖人婉右敏
求意思與其函天蓋地氣象自隱隱都見故道字雖不必
以全體言而於全體正無所虧欠但須識得子貢語妙恰

與公孫對仲自酌節節員通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精義范氏曰賢人地也近而易見聖人天也遠而難知故西河之民疑子
夏於夫子叔孫武叔謂子貢賢於仲尼也○語類聖人固
自難知如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歆
動得人孔子自言達不如賜勇不如由○葉氏少蘊曰子
貢曉見用於魯嘗吳之強大曉宰嚭而舍衛侯伐齊之謀
語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
之此武叔所謂賢於仲尼者也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
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朱子曰古人宮外只是牆無今人廊廡○輯語牆之高卑只以喻難見易見非以此較聖賢分

量也室家之好與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都在宮裏分別不
關墻事須提出宮字與墻字拆說其理始明不得將宮墻
二字混看○精言聖賢高下分別固在宮不在墻然未有
室淺而墻不卑者亦未有宮廣而墻不高者外面設施與
裏面蘊蓄原相稱也惟止有及肩之墻故室家之好一望了
然惟有數仞之墻故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無由得見其淺
深在宮其高下在墻也○愚按室家之好非是定要與人
見無奈墻不足以蔽室好已爲人所窺其爲好也僅矣無
問門之得入不得入矣
此最子貢妙於語言處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輯語數仞非止說墻高也只說遮却裏面耳正爲裏面如此所以外面如此不入其
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語類問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
門而入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其門而入也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至於在前在後如有所立

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能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文章可得而聞他人自不能入耳非
高遠也七十子之徒幾人得入譬如與兩人說話一人理
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入得會不得者便是入
不得且孔子之教衆人與教顏子何異顏子自入得衆人
自入不得多少分明按此亦只約舉其概○雙峯饒氏曰
聖人之道雖日難入然其入亦自有方且如仰彌高鑽彌
堅此是數仞難入處夫子循循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這便是從入之門學者須從此門路入方有所見○說統
不得其門而入只就夫子之墻說言之尚未說入亦不曾
說到難入處不可預占下節地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吳因之曰得其門者或寡雖大槩說天下人意實指着武叔說他不曉得夫子應該
有此說話此是深鄙之之辭○精言只泛說更妙天下本多門外漢何況武叔武叔之言自不足怪○集解上文宗

廟之美百官之富是對上室家之好而言若論聖人之所以爲聖豈是此等語可以形容只爲武叔識見甚低生長世族眼中所經至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而極故子貢即俗此作開示語與他粗粗說你道我好似夫子不知夫子門裏面宗廟百官種種美富你只爲不得其門却從何見得此番議論自是該有○正子貢對付武叔善於調侃處○南軒張氏曰武叔亦豈眞能知子貢者使果知之則於夫子之門當求其所以入者而不暇矣○新安陳氏曰觀乎賢人則見聖人使叔孫果知子貢之所以爲子貢則亦必畧知孔子之所以爲孔子豈至爲此言哉叔孫非特不知孔子亦不知子貢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

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精義〕范氏曰賢人易見故多譽聖人難知故多毀故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而不用又有不知其聖而毀之者譽不加益毀不加損如日月之明人無得而踰焉〔或問〕日月之喻但取其至高范說非是

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條辨〕無以爲也是說武叔無以毀爲仲尼不可毀也方是就仲尼身上見其不可毀他人之賢者五句申言仲尼之不可毀就仲尼說人雖欲自絕三句申言無以爲也就武叔說○日月本至明之物而集註但言喻其至高者以與丘陵對說而又有兩踰字也敵夫定宇皆謂何損於明雖於理無大礙然非註意○〔義疏〕疑孔子者不知孔子也不足怪也毀孔子者不自知也可怪矣○惡人害賢者猶仰天而唾唾不至天還從已墮逆風揚塵塵不至彼還坌已身賢不可毀禍必滅已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爲恭謂爲恭敬推遜其師也〔條辨〕爲恭內有二意一是見師自當推遜故推遜之而不爲過一是見師不得不故爲推之故推遜之而非其實○爲恭如數仞日月之語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知去聲

責子禽不謹言〔蒙註〕知不知在評論人物上說言不可不愼是責其不謹言非教以謹言也〔按〕子禽正因不愼而有此仲尼豈賢於子之一言故子貢切責之一言字煞森竦側注不知非兩平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精義〕范氏曰子貢知足以知聖人其言初譬之宮牆又譬之日月又曰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則亦無以加矣三章自小以至大自淺以至深故記者次之如此〔楊氏曰〕自可欲之善充而至於大力行所及可以階而升者也大而化之至不可知之神非力行可至不可以階而升者也孔子聖而不可知者雖顏子之賢見其所立卓爾而已〔按〕此正揚子雲所謂顏苦孔之卓形容不可階升意甚善而或問以此謂其知顏子也淺則又當別論○〔輯語〕不可及不可升不止爲庸人至賢智便到一間之顏子同聖之夷惠尹皆在仰觀之列○〔條辨〕之字也字全是指點之辭四子禽不知夫子之不可及故以天不可階升借觀之階有等級學問亦有等級故由善而信而美而大皆可階升集註大可爲是說大以前皆可爲只化便不可爲道與人而化之之謂聖是說聽其自化又不欲孔子不思不勉從容中道無迹之可尋無途之可至故曰猶天之不可階而升即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之意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

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蒙引〕此句直貼到動之斯和處因斯字正是感應神速該了。故榮哀二字朱子另解在下。〇〔語類〕問立之謂植其生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便是。葢此有以立之。便自立得住也。問動謂鼓舞之曰勞之來之又從而振德之振德便是鼓舞使之歡欣踊躍遷善改過而不自知如書之俾予從欲以治綏動不應徑志皆是動之斯和意思〇此言德盛仁熟本領深厚才做出便自恁地〇〔紹聞編〕立之如所謂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老者衣帛食肉少者免於饑寒之類道之如所謂道之以德設爲庠序學校教以人倫之類綏神在四節斯字上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嘗謂天人所爲各自存分而惟聖人一之如此章尤見得此意分明立之如擩植人也而其遂

則天斯立如敏樹天也而植之則人下三句皆以此意看見得聖人神化與天地同流處道之斯行無違教也舜慎徽五典五典克從亦是意也苗頑不卽工威以征討而猶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而有苗格綏之斯來之實也動之斯和集註引於變時雍爲釋則亦可以想見其實矣〇〔勉齋黃氏〕曰立之謂制其田里道之以德綏謂撫安之立之固也動謂鼓舞之道之深也立之道之綏之動之皆聖人政化之施斯立斯行斯來斯和皆天下感應之速或曰子貢智足以知聖人今乃不言其德而稱其得邦家之效何也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卽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可形容卽其感人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之理實大則聲宏本深則末茂感動之淺深進速未有不視其德之所至者聖人道全德備高明博厚則其感於物者如此因其感於物以反觀聖人之德豈不曉然而易見哉〔精言〕綏訓安恐是撫安他國故來爲歸附立與綏分遠近不分淺深〔按〕此與勉齋說異與紹聞編取証於七旬有苗格同竊謂二義皆有以融看爲得動和何亦可從此類推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蒙引〕榮人榮之也尊親之也〔條辨〕其生其死兩其字自指聖人榮之榮聖人也哀之哀聖人也或以榮哀爲聖人關係一世之象者鑿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精義〕張子曰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自然皆從欲風動神而化也〔楊氏〕曰誠於此動於彼其神矣夫〔范氏〕曰孟子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堯之治於變時雍舜之治四方風動文王之化百姓徧爲爾德其生也天下歌頌其死也如喪考妣夫子之教也〔按〕上承夫子之得邦家不應單粘教說〇〔新安陳氏〕曰此章前言夫子之不可及故以其德之化不可爲者言也夫子不幸而不得時不得位故其德之化雖妙於吾身而其神化之用不見於天下使得時得位則其神化之功用直有與天地同流者終言如之何其可及以其神化之不可測者言也夫子之道猶天然天固有日者所共曉天之所以爲天則非知天者不能知也必子貢之智始足以知此彼陳亢者其不足以及此宜哉〇〔愚按〕如之何其可及正與夫子之不可及相照應看他上以猶天

虛領下設夫子之得邦家作實證都是作意形容爲淺人說法使之茫洋自失追悔其言之不慎耳而聖人盛德大業不覺已和盤托出此其所以爲智足知聖人〇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葢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葢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按〕集註採謝氏說正見得此一節是子貢真實語非徒援此以曉子禽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九終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二十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

或問堯舜禹之相授皆有曆數之說范氏之意若以治曆明時爲人君之事者而謝氏以曆數有歸而言則又若後世讖緯之學其論不同奈何曰以文意考之則謝氏得之矣蓋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曆之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也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於此人則以其人之德

知之非若讖緯之說徒以其姓名見於圖籙而爲言也范氏蓋涉此而遷就其說殊不知以德而言則自無後世妖妄之嫌而人君之事豈特治曆明時之一端而已哉○初間天之曆數在爾躬是遺大投艱意皆庸之主以天下爲樂此意微矣〔殺〕帝堯此語正極鄭重故發口以咨爾舜三字先之

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精義〕伊川曰允執其中中怎麽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着則不中矣○或問聖賢所言中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其氣象如此也中庸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止時行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爲是而守之哉故程子以事事物物言之而又曰允執厥中所以行之○南軒張氏曰以其德當天心故知天之曆數在其躬允執其中事事物物皆有中天理之所存也惟其心無倚倚則能執其中而不失此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爲安榮者以民故也天之視聽自我民視聽若四海困窮則天祿亦永終矣聖人之相授凡以天人之際而已○新安倪氏曰允執云者非執一定之理蓋於事物上取其中而執以用之中庸謂舜用其中即用其所執之中也○嗣正天之曆數在躬則天祿始基之矣○中者性命之理執者謂獨柄在手允者不由比僞不稽安排而實實能執之也實能執中則縱橫曲直無非至理道濟人羣而困四海於此乎受慶矣然一念不愼厥畢大德使四海有困窮之民則曆數之始基者即於此乎永絕矣○善圖治者不可恃已德之盛而當圖民生之康○善保位者不可恃天命之隆而當恤民生之罔不然當受命之日而喪邪之禍隨之矣可不戒哉○固書通授受之際天祿方於此乎始也而即以永終戒之其自深矣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

加詳〔朱子〕曰中只是箇恰好底道理允是眞箇執得堯當時告舜只說這一句後來舜告禹又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說得又敎子細這三句又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告禹做工夫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須是惟精惟一方能允執厥中堯當時告舜只說一句舜已曉得那箇了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時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諄諄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這便是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只是這箇道理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雖是隨他所問所記說得不同然却只是一箇道理却屋相做這來處雖不同入到稟而只是其這箇屋大縣此箇所載便是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法雖其纖悉不上此然大要於此可見○〔新安陳氏〕曰天祿永終與天之曆數在爾躬相照應允執其中告以保天祿之本也四海困窮不能允執其中之驗所以致天祿之永終也舜之授禹謹述此四句不易一字但辭加詳而理益明意益盡耳舜之授禹具載於書堯之授舜微夫子記之於此則三聖人以一中相授受之淵源其孰從而知之哉○〔初問〕舜亦以命禹此句記

者文法最高識見最透乃謂三聖相傳無別法只有這些子○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通節皆湯既有天下而告諸侯之辭但細分之則簡在帝心以上乃述其初請命於天而伐桀之辭朕躬有罪四句則又自言以告諸侯之辭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也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語類問簡在帝心何謂簡曰如天檢點數過一般善與罪天皆知之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罪也在帝心按此照經文罪當朕躬弗敢自赦而言若照此處本文則我字亦應改作爾字看集註自明○或問簡在帝心蓋謂不敢自私而聽天所命耳○精義范氏曰帝臣者賢人也賢人不敢蔽而用之者所以事天也非天子所得專故曰帝臣○紹聞編討罪任諸己命德聽諸天蓋湯之心但知奉將天命而已○義庭簡在帝心總承伐桀用賢說然伐桀用賢二事不平按註中亦用而字側逝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存疑請命之辭見伐桀之舉出於天告諸侯之辭見天下之責在於己○原直此上六句見上帝命討之嚴而赧然無私天下之心以下四句見在己責託之重而恐然有任天下之懼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爲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紹聞編天降衷於民而以克綏厥猷付之一人必使天下之人皆不失其降衷之性而安於其道方無負於天之所付若民有罪是爲君者敎之不至養之無素而處之或失其宜也非民之罪乃君之罪也朱子以爲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蔡仲默謂此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湯以此告諸侯以見天子諸侯所以奉天脩職之不易也○講錄只重罪在朕躬上言朕躬有罪與爾萬方無干罪固在朕躬矣即萬方有罪亦罪歸朕躬而與萬方無與也○人君履至尊之位操威福之權自聖者其常也罪之一字必不肯降心抑氣而日在朕躬者以故君日驕而臣日諂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罪在朕躬湯之過人遠甚矣今觀桑林之禱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讒夫昌與苞苴行與以湯之聖何至如此而乃以之自責罪在朕躬之語亦允蹈之矣故曰罪已者其興也勃焉罪人者其亡也忽焉○精義范氏曰一身之罪不及萬方萬方之罪反諸一身此湯之至德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武成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孔傳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施舍已責救乏賙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周頌詩序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鄭箋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孔疏左傳云武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武成說武王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樂記言將帥之士使爲諸侯此皆武王大封之事李氏曰封必於廟蓋歸功於祖宗不敢專也○或問周有大賚之說如何曰詩序曰賚所以錫予善人蓋克商賞功之時樂記所謂將帥之士使爲諸侯者也○紹聞編周有大賚二字用周書武成篇中之語也善人是富則言大賚之所富者皆善人此却又似用詩中之意也故集註各本其所出以釋之或問以錫予善人爲克商賞功之時即樂記所謂將帥之士使爲諸侯者則大賚二字疑用書中語而意在下句不可專以解書者求解此也○精言武成散財發粟大賚四海是泛言此言善人是富專以錫予善人言也善人是富即大賚之事兩句一意一實集註引武成文於前下云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分明見與

書不同了○雙峯說非是○〔雙峯饒氏曰紂爲天下逋逃主所用皆是惡人故武王伐商之初便把善人是富做箇打頭第一件事大賚是錫予普及四海其中善人則錫予又自加厚○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正人既得其富則其爲善也篤故不容以泛然錫賚施之也〔按此說雖與集註或問異然舊解多從之者於理亦無礙故存之○〔精義范氏曰武王大賚于四海所富者善人非富淫人也〔按此只渾說不鑿定克商賞功或問謂范氏亦得之○〔蒙引武王事都是反紂之所行善人是富蓋紂爲天下逋逃主凡天下小人皆得志此時君子善人皆不得吐氣故武王伐紂所以抑小人而彰有德也皆反商之舊也○〔說統大賚五節記者零碎收拾奏成武王一段事實或舉其詠或述其事句句要見反商之政是即武王之中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

家之多仁人〔語類問雖有周親注紂之至親雖多他眾叛親離那裏有至親曰紂之至親豈不多惟其眾叛親離所以不濟事故書謂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是也○〔厚齋馮氏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雖紂至親不獲用也予小子既獲仁人祇承上帝蓋武王有亂臣十人皆爲用也奉天討罪以仁人爲本故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紹聞編百姓有過二句與成湯萬方有罪二句意同故註不再說與今蔡氏書傳中說不同○〔蒙引百姓有過二句人都恐不得聖人意思出蓋武王殺然以天下爲己任直是要處置天下使無一人不得其所無一人不歸於善也不然只責己何爲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漢律歷志權者銖兩斤鈞石也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存疑權有五所以稱物輕重量有五所以量物多寡紂爲不道官府所用以取於民者必

過其則而民間交易亦失其常矣武王得天下遂於是致謹凡在官與在民者皆取而較之革其過中之弊歸之中正之則也紂爲不道欲敗度縱敗禮官府之禮樂制度之壁多矣則取而研審之可損者損可益者益之可因者因革者革悉去其過不及之弊一歸之義理之中也紂爲之道剝喪元良百官之職廢者多矣於是重新修理使昔之有而今之無者則復之曠而廢者一時於書舉無復向日廢之患也○〔日知錄古帝王之於權量其於天下則五歲巡狩而一正之虞書同律度量衡是也其於國中則每歲而再正之月令春秋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槩是也〔按此亦言其常若武王於革商之日則尤在所加謹耳○〔說統權量謹其在官者平於上則同於不矣法度審之可因則因可革則革廢官修之非其人之謂廢舉其職之謂修是三者咸之綱也○〔或問小註四方之政行謂凡四方之政其不以次第而舉行是說上三句推廣言之不是三者正而政自然奉行也○〔精義楊氏曰五器始於權終於量法度所從出也任官所以行法度也則人存而政舉矣故四方之政行焉〔按此用層遞說下存參○〔輯

語講此節者不是誣用武王於鼎革之際用收拾人心權術卽是侈張奉行新政之速以頌其勳業之盛大失論語載以終篇之旨須知武王兢兢於四方之政是帝王以來相傳道統心法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精義楊氏曰有國有家以傳其後皆有德在民而民之不能忘也逸民亦民之望也因民之不能忘而繼之因民之望而舉之故天下歸心焉武王克商有未及下車而封者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用此道也○〔蒙引興滅繼絕朱子合解耳其實不是一事興滅國是其子孫微甚國土

盡無了吾則搜訪尋出一箇來封爲諸侯繼絕世是其子孫還衆多爵土之遺者猶未盡無而本宗無後我更立其支重膺封爵以繼前人之烈也一是已滅者封之一是無旁後者續之黃帝堯舜夏商之後有久滅者亦有近絕者朱子合解中自兼此二意○或問小註興滅國三句武王只知理合如此而爲之天下之民亦只爲其理合如此而歸之其相感通皆天理也若武王爲要天下歸心又恐其不歸而曲體以要結之便都是私心權術不可以語帝王之道矣○語類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此聖人之大賞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此聖人之大罰○輯語極可鄙者專主改革立論謂惟恐天下懷舊而以此收拾人心如莽操之徵聘封爵純是籠賊肺腸豈聖人正大光明心事○條辨三者只是一箇公心所謂與民同好惡者天下之民歸心非因興滅繼絕而不忘先朝非因舉逸民而得賢以崇福庇也○集解園日謹權量等項紀綱何等嚴肅森然是一統規模興滅國等項恩澤何等浩大藹然是太和氣象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日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節齋蔡氏曰五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典之敎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紹聞編不言五教者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而知慎終追遠固教之本也○精義楊氏曰夫民爲重以食爲天重民食所以厚其生重喪祭所以厚其死使民養生送死而無憾王道之始也○說統帝王立法經治無非爲民而已食喪祭三件最切民生日用故重之蓋太平之後禮教興焉此可想休息氣象○按謹權量以下三節俱在周禮未成之先而挈其大要如此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說音悅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 集解此節重寬信敏公四字上是聖人敘次帝王而論斷折衷之蓋舉千古立國之經爲萬世致治之準也古來無不寬不信不敏不公之帝王四字具帝王全副精神得衆民任等俱作現成看蓋上數節已有此意思了此不過揭出源頭名目耳四則字有必然意有不期然而然意若論寬信等事實係件二帝三王各各有不同處但事雖不同而總歸到寬信敏公上所謂與治同道不與不可徒以事迹論也○寬是包含徧覆無不周遍有天覆地載意正帝王大度量處信是如四時敏如乾健公如造化無心聖人天地一而已矣堯舜禹授受皆以一中中也者合寬信敏公而命之者也湯武之放伐雖莫非中而寬信敏公則有指見矣暴而易之以寬亂而構之以信爲天下除殘賊故有功以天下誅暴亂故公則說按大指固如是然集註謂泛言只宜寬說其理緩以帝王爲得○紹聞編帝王之道何以盡於寬信敏公四字帝王爲政雖寬嚴異宜然大要以寬爲主也信而不信令無以行信而不敏事無以成至於公之一字如權衡之於物如雨露之無私天下之心所同者公也聖人以天下之心爲心大公之政也此所以民無不說也三代而後如漢祖之寬大文景之恭儉或得其一節皆足以致治平況盡其全者乎○精義謝氏曰寬信敏公四者皆所以結民心而維持之蓋其道當如此非違道以干天下之說而歸已也○或問謝氏所謂固結民心者似未免乎有爲

而爲之者如何曰是其言則誠若有病然其下文所謂道當如此而非違道以干之者足以自解矣○程子有言以聖人之心爲公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安民也後王之以私言之不公來下民之財則危亡至矣以此觀之則謝氏之言固爲治者所不廢但非所以語聖人耳○逖齋黃氏曰論語末篇歷敘堯舜禹湯武王相傳之道而先之以執中得其要矣其下泛及賞善罰惡責已恕人大綱小紀本數末度無不具舉蓋帝王之道初無精粗凡事之合天理當人心者是其所以爲道也所謂執中正以其事事物物無適而非中耶豈虛空無據而可謂之中乎○四書通帝王之道不能外一中字泛言之則日寬日信日敏日公約言之日中而已○輯語帝王經營處置天下未嘗不在人情物理之內此古今之所同也只是起念原頭一公一私處三代與後世迥然不同故聖人相傳一中字魯論結以寬信敏公自堯舜至湯武一也

○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

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柳子厚〕曰論語之道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之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已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覩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此常常諷道云爾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為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精義〕明道曰自堯曰咨爾舜至公則說二帝三王之道後世無以加焉孔子所常言故弟子序而記之夫子之得邦家者亦猶是也○〔南軒張氏〕曰此所載帝王之事孔子所常言門人列於末篇所以見前聖後聖之心若合符節其不得時位而在下則夫子之道其得時位而在上則帝王之業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費芳味反

〔條辨〕此從政與前從政而為大夫不同從政只如為政○〔說統〕五美下一尊字奉若神明蓍蔡必欲出乎身四惡下一屏字視如荼毒蛇蝎必不使加乎民○惠則費生勞則怨集言欲者易至於貪言泰者易涉於驕言威者易涉於猛今皆不然所以為美○或問小註五句只虛籠令子張自不容不問○〔南軒張氏〕曰惠不費勞不怨施於人者也欲不貪泰不驕威不猛存於已者也為政內外始終之道備矣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焉於虔反

〔精義〕謝氏曰惠而不免於費者其府庫之財乎以府庫之財與人焉得人人而給之至於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因四時之和因原隰之利因五方之財以阜物以厚生使民不饑不寒者何費之有○〔說統〕因民所利而利者不消在民之外尋所謂利只於民所自有底為之規畫料理民便受無窮之利○利雖民所自有然非人主為之經畫則利亦不能自興故利之所在即是惠不費二字全在因字看出所謂因者何也曰因時於天因宜於地因力於人○〔謝氏〕曰勞而不免於怨者其勞人自安乎擇可勞而勞之者以佚道使之故也惟喜康其不常厥邑可也其究安宅百堵皆作可也如此何怨之有○〔義府〕擇可勞而勞之妙在一擇字吾主意原不要勞民不得已而勞之吾但擇其可勞者三農有隙此時之可勞者也一勞永逸此理之可勞者也○備同人且擇必擇其事如溝塗封洫靡日不條城郭津梁浚歲一治之類是也必擇其時如宮功入執必俟履霜其同載纘需之歲莫之類是也必擇其人如庠序學校以敎秀民饗射讀法集我父老之類是也又曰勞之重不如勞之輕君子非擇輕也可則不擇重矣勞之急不如勞之緩君子非擇緩也可則不嫌急矣如此則可必得宜擇必精審都在道理上較量才入細○〔辨語〕因字是有一分之利便不失却一分擇字是省得一箇人便不多遺一箇人郡守縣令終日坐衙而東作西成全然不曉更說其所利利之差一隸人勾當一事便擾害不中窮更說甚可勞勞之也錄此為居官者之戒○〔語類〕問欲仁得仁又焉貪如何曰仁是我所同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為貪此正與當仁不讓於師同意曰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己治人其理一也○〔問〕民曰在人上者大欲為奚不能窒之則其貪無時而已惟反是心以欲仁則求諸已而必得何物足以累其心夫何貪○〔辭語〕有謂欲仁得仁指取民說者非也朱子曰治已治人其理一正因問者將仁與政分作精粗內外看故云爾豈謂治人便是取民哉帝王仁天下從精一執中至時雍咸若皆仁也漢武帝謂

吾欲云云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
虞三代之治乎此即所謂欲而貪也只爲仁他內多欲故雖
欲效唐虞三代之治都成其爲貪不算欲仁也帝王仁政
教養漸摩禮樂刑政何一非仁豈止取民財爲政乎○
愚按以取民言欲仁此說之最陋者不足辨即蒙引謂欲
仁而得仁就從政上說不必依小註以治已言此亦爲矯
枉而過其正竊謂朱子云治已治人其理一此仁字自合
兼心之德愛之理而言心之德自是治已分上事然即爲
從政之本愛之理則於從政尤爲貼切只看得仁字分
量滿足則治已治人都函蓋裏許不必專就從政說而
自與從政相關○胡氏曰泰者安舒自得之謂近於驕矣
然君子之心一主於敬不以彼之衆寡小大而二其心則
其自處未嘗不安何驕之有○蒙引無衆寡以人言無小
大以事言兼接人應事語意之密如此能敬則所應接舉
得其道自有安舒自得之意而泰矣然泰自敬上來何驕
之有○集解無衆寡三句要一氣讀上兩無字須歸併倒
下一無字方見君子之敬純一不雜然非矜持衆寡小大
分量正以無敢慢而後衆寡小大之分名正理順心安中

無愧怍泰固自此而生驕即自此而生兩層只員合一層
所以爲美○要從泰中見出不驕不要從不驕中見出泰
○緝聞編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何以見其泰而不驕處
此正程子所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
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者也按心廣體胖是泰動
容周旋中禮是不驕合下一齊都到不是有心打併○或
問威而不猛非作威也蓋作威而欲人之畏已則必至於
猛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以自脩而已矣非欲人之畏已也
然百姓望其容貌顏色之儼然而知其不可慢也則何猛
之有哉○南軒張氏曰正衣冠尊瞻視臨之以莊以持身
服故人望而自畏之而非以威加人也故威而不猛若有
使人畏已之必則猛而反害於威矣○李九我曰猛者厲
聲色作威風而使人不敢近也蓋吾自正容謹節儼然於
上而人望自畏之其可畏者威也而其威乃在衣冠瞻視
之際夫豈猛之謂乎○解語正衣冠尊瞻視不徒在形色
上求○精言儼然貌之莊從正衣冠尊瞻視求便是遠暴
慢事與威儀習熟務外自高不同○薛文請要語古人衣
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
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
肅鮮不習爲輕佻浮薄者錄此爲士人之戒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
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出去聲

虐謂殘酷不仁○謝氏曰教之不改則過在下不教而誅則過在上是罔民也與陷爲物而愚不識者
同故謂之虐○義莊爲政者欲民之善當素教之不教而
殺雖殺之當罪猶虐也○虐以立教言暴以作事言賊以
出令言有司以用財言或謂出納不止用財觀
註引項羽嘗封事語類謂吝字說得廣可見 暴謂卒遽
無漸○謝氏曰古之人以五戒先後刑罰所以警昏愚懲怠慢也戒之既至然後可以責其成未嘗戒則彼且烏
知先後緩急之所向遽以視成豈不暴乎○集解視成自
是爲政所不可少之事惡在不戒耶惟戒其成而後視其
成便自從容有次第豈得謂之暴乃不戒視成此其所以爲卒遽無漸也 致期刻期也賊者切

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
也○謝氏曰令嚴者欲其不犯故聚衆而誓之垂象以曉之讀法以論之上自慢其令而欲下之嚴其可得乎是以
謂之賊○緝聞編不戒視成與慢令致期二者皆刻急之
病但視成如今官府之受成致期如今官府之立限周公
之營洛邑也賦工命役咸勤詰治戒之如此其至也然後
視其成焉而不愆於素蓋功緒業次分任之者各有司存
而提挈綱維全在於上若但曰吾知責其成而已而無夙
戒之道則卒遽無漸而人難於效功矣費誓魯公之令衆
也甲戌我惟征徐戎甲戌我惟築期會明審如此芻糧之
不備楨幹之不供則有某刑其令之嚴又如此孰敢不依
期而集役今也慢其令於先而刻期於後以誤其民而必
刑之則是賊之也而已使人何以趨事○雙峯饒氏曰上三
者是急迫之惡下一件是悠緩之惡 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
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

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忍弗能予卒以取敗見史記淮陰侯傳亦其驗也〔精義〕楊氏曰非其義也一介不以與人不為吝義在可與而惟出納之吝在有司則為善在為上則為惡天下之事亦惟當其可而已〇〔語類〕問此何以在四惡之數曰此一惡比上三惡似輕然亦極害事蓋此人乃是箇多猜嫌疑慮之人賞不賞罰不罰疑吝不決正如唐德宗是也〇問出納之吝是不好所以謂之惡曰此吝字說得來又廣只是戒人遲疑不決底意思當賞便用賞當做便用做若遲疑怠忽之間涉縮靳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唐憲宗速賞魏博將士曰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正是此意如唐家藩鎮之患新帥當立朝廷不即命之却待軍中自請而後命之故人不懷恩反致敗事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吝惜而不敢自專却是本職當然若是人君為政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此當為處便果決為之〇〔愚按〕無論遲疑不決貽誤事機即以從政者與有司兩兩相形設令有司專己獨斷不安其分而胥上之患生與從政者依回濡忍不有其權而下替之端見均之為惡情勢亦已顯然故宜在所必屏〇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纂疏〕孔子論為政之方莫詳於此故門人取以附前章之後夫子之為政蓋與帝王若合符節也

〇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精義〕伊川曰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言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〇〔謝氏〕曰言學君子者不可以不知命也富貴可淫不知命也使知富貴在天則安得而淫之威武可屈不知命也使知死生有命則安得而屈之其為君子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尹氏曰知命者知命而安之窮通得喪無所動其心故可為君子〇〔胡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命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所以徒喪所守而為小人也〇〔反集〕此與五十知天命不同知天命謂知其命之所自來此不知命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者只緣見道理都不見刀鋸鼎鑊〇〔語類〕論語首章學而時習之至不知不慍而曰不亦君子乎末章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為君子〇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死生自有定命合死水火合死刀兵看如何逃得此說雖甚粗然所謂知命者不過如此若這裏信不及才見利便趨見害便避如何得成君子〇〔四書通〕程子釋朝聞道謂知而信者為難此亦謂知而信之者知而不信小知之猶未至也知之猶未至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皆小人之為也欲為君子得乎首篇不亦君子乎是已到君子地位此曰無以為君子也是方做君子根腳〇〔輯語〕我之當為君子命之固然也為君子而有死生禍福之不同亦命之適然不可辭也信命不及則氣有不直力有不足而進有不盡者矣故無以為君子〇〔紹聞編〕人不知命則於得喪之際不免容心以為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不顧其枉道失已而為之殊不知由此而得之命也非汝求之之功如此而不得亦命也蓋見雖求無益是不問得不得其於小人皆枉做也故人必知命而後能安於義安於義者為君子不安於義者為小人君子小人之分只在此此是得喪一關打得破與不破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方是入門第一步〇〔孫辨〕無以為君子要重看為字蓋此方就趨向之始言才見害必避見利必趨早是小人與倖心服雖欲為君子無由矣故欲為君子必自知命始至知命後方能安命立命都是從一層推論〇〔說統〕惟知命乃可以為君子蓋趨避之念銷斯進脩之志矣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四書通〕集註十字是形容無以立三字耳目無所加是惜然不知有可立之地手足無所措是茫然卒無可立之地〇〔精義〕楊氏曰知禮則不疑其所行故立

○或問謝氏以知禮爲知理非也蓋此章所謂禮止指禮文而言耳若推本言之以爲理在其中則可今乃厭其所謂禮文之爲淺近而慕夫高遠之理遂至於以理易禮而不復徵於踐履之實則亦使人何所據而能立耶○〔紹聞〕編禮是扶策人底物立字兼內外說記曰禮釋回增美質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筠竹膚青處堅而有力如松柏之有心也釋回謂消其非僻之心惰慢之氣增美質謂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竹箭之堅在筠禮之捍外誘也如之松柏之堅在心禮之固內守也如之但看古人一晉接之間相見而視相見而言各有威儀之則真是耳目所加手足所措皆有向方如此習成便德性堅定所以能立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精義〕謝氏曰聖人患不知人或謂學當自知而已何汲汲於知人也是不然仁人固可親也彼且不知人烏知仁人何如也佞人固可遠也彼且不知人烏知佞人何如也知

人如此其急然不可以智巧知也蓋人之本識因言以宣故惟知言者可以知之〔楊〕氏曰詖辭不知其所蔽淫辭不知其所陷邪辭不知其所離遁辭不知其所窮則人之心術隱矣其能知人也難矣哉〔拔〕謝以才識言楊以心術言兼之乃盡又楊只說着失一面然其得者可反觀而見也○〔集解〕知人之要在知言蓋言爲心聲知言是直窺其心之隱微處故知言則能知人要知難處正在知言上非理明有主不能知言○宋羽皇〔曰〕知人以言審幾於聲氣之微此學問最精微處○〔南〕軒張氏曰此所謂命謂窮達得喪之有命也不知命則將徼倖而苟求何以爲君子知命則志定然後其所當爲者可得而爲矣禮者所以檢身也不知禮則視聽言動無所持守將何以立知禮則有踐履之實矣知言如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之類不知言則無以知其情實之所存其將何以知人故知言則取友不差矣此三者學者之所宜先切要之務也必以是爲本[illegible]後學可進不然雖務於窮高極遠而終無進益門人以此終論語之書豈無旨哉○〔條辨〕無以爲君子無以立無以知人三以字極着力都是推原一層說須知爲君子不單靠知命然不知命却無從爲君子立亦不單靠知禮然不知禮却無從得立知人亦不單靠知言然不知言却無從知人這都是舉吃緊關切者言之

○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慶源〕輔氏曰知命則在我者有定見知禮則在我者有定守知言則在人者無遁情知斯三者則內足成己之德外足盡人之情是故君子之事備○〔按〕蒙引云此章自是三段即尹註君子之事備亦兼言君子學問之全功非與首節無以爲君子牽合也講家或以知命提頭或將三項穿紐殊所不必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邵以人爲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慶源輔氏曰子思之門人無顯名於後者而孟子眞得子思之傳則疑親受業於子思者爲是而集註兩存其說蓋自古聖賢固有聞而知之者不必待耳提而命而後得也又以中庸一書觀之所以傳授心法開示蘊奧如此其至則當時門弟子豈無見而知之者孟子從而受之愈益光明亦宜有之也○吳氏程曰按孟子自魏惠王三十五年游梁至哀王七年而燕人畔齊距孔子蓋一百六十七年是爲周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書之成固猶在其後也況孔子夢奠之時伯魚之沒已六載子思固長不然亦非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二去孔子四十五年而卒而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業可見故孟子但曰私淑諸人而集註以爲子思之徒於論語序說止稱門人蒙引此段今斷從子思之門人若得親受業於子思不應七篇全無所述而但曰私淑諸人述朱兩賢果相爲師弟不問答必多何無一語及之孔叢子雖有設爲問答者然不足信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仁山金氏曰齊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也謂爲湣王者荀卿所聞也史記又所傳聞者也安得以

後世所傳聞之辭而反疑孟子所見之辭乎文公尊孟子者序說及集註反取荀子史記而疑孟子爲差雖曰疑以傳疑而後世將以爲實又曰伐燕事孟子最詳其次戰國策蘇秦在燕與其相子之婚而蘇代與子之交秦死齊宣王復用代代爲齊使燕燕王問齊王何如對曰必不霸不信其臣以激燕王而厚子之也於是燕王以國讓子之三年大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伐之王令章子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子之亡此通鑑所據以係之宣王也但年表以齊威王立三十六年宣王立十九年湣王立四十年通鑑則下減湣王之十年上益威王之十年後下宣王十年以合伐齊之事語錄疑考他據故屢辯以爲伐燕雖徵戰國策亦當以孟子爲是況又有戰國策之可據乎○紹聞編觀孟子篇首卽載見梁惠王諸章則先游梁而後至齊不俟他證而可見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

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文集問序說謂史記近是而集註於滕文公篇首章云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第四章云記者之誤如何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爲非一筆文字矣又曰近畧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幹轉幹轉後直見得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理分明不能如此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

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
知言所傳者何事○文集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
也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
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
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則為得其傳耳○
蒙引此語出原道篇其上文已歷歷指數而曰斯道也何道
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
舜云云按韓子此語則是字已自有所指而程子朱子却又
云云者何也豈都不觀其言意所自來耶又曰堯以是傳之
舜此一段又見於送浮屠文暢師序其畧曰道莫大乎仁義
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躬行
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云云依此說見得皆未及此心
之體處故朱子嘗謂韓子徒知用之可及乎天下而未知體
之必本於吾心愚按蒙引前一條見昌黎本
說得實後一條見朱子乃特為昌黎補腦 又曰孟氏醇乎
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
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

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
亦不識性更說甚道○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有疾惡焉有耳目之欲好聲色焉
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
於暴故必將有師化之法理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
理而歸於治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揚子修身篇
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
者所適善惡之馬也與○按告子論性大指與荀揚畧同○文
集韓子謂荀揚大醇小疵非是就他論性處說只是泛說其
與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揚為大醇耳韓子
只是說那一邊然以這邊觀之則湊不着故覺得為非若是
會說底說那一邊亦自湊着這一邊○語類程子說荀揚等
語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
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
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

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
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
没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
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文集問大是就渾淪處說博是就該貫處說否曰韓子亦
未必有此意但如此看亦自好問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
曰政事者就政事上學得文學者就文學上學得德行言語
者就德行言語上學得○慶源輔氏曰韓子但言孔門諸子
惟曾子之學獨傳而有子思孟軻然不言其所以得傳之故
故程子又從而發明之以為曾子只緣資質魯鈍故用功於
內者深篤確實觀其啓手足之言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
少懈者此聖道之所以
傳而有子思孟軻之學也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
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
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

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
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
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
為此也 新安陳氏曰禹治洪水孟子闢楊墨洪水溺人之身
楊墨陷溺人心心溺之禍甚於身溺則闢楊墨之功
豈在治洪水下哉○韓子諸
條從集註本附錄序說左方
精義綱領合論語孟者已列論語卷首
惟專重論孟子者另列是書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
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慶源輔氏曰
未敢便道他是聖人以其行處言學已
到聖處以其知處言蓋孟子論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
知之之謂神與夫聖智巧力之譬精密切當非想像臆度之

所能及是其學已到聖處也然其英氣未也有露圭角處故未敢便道他是聖人此其權度審矣○孟子有
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
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
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
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
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
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慶源輔氏曰時固不可不識記言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此識時者也與程子所論顏孟之意同若不識時則以數聖賢之道爲不同矣孟子謂孔子爲聖之時又論禹稷顏回曾子子思同道且曰易地則皆然孟子可謂識時矣則其以道自任者宜也○孟子有些英氣才有

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
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
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
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慶源輔氏曰英氣是剛明秀發之氣此自是好底氣質若消化未盡猶有圭角則有時而發學要變化氣質須渾然純是義理如張子所謂德勝於氣性命於德方始是成就處又曰言心聲也德之符也有德者必有言若就言上看得分明則其德無餘蘊矣玉有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爲寶人有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爲聖其理一也○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
句句是事實○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造事之言有德
者只言巳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

造道之深所見如是又曰孟子言巳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
人之事造道之言也○孔子之時諸侯甚強大然皆周所封
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
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
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
爲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爲王則獨夫而巳矣二周之
君雖無大惡見絕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
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而巳矣紹聞編考前哲如溫公諸人皆不能無疑於此此實孟子中一大義讀孟子者不可以不先知也愚按此條精義不載從紹聞編採入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
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
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
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
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
意而巳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朱子曰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文意不全故語若有病蓋知性之善然後能正其心心得其正然後有以眞知性之爲善而不疑耳○慶源輔氏曰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其語亦失之太快觀大學正心之後修齊治平更有工夫在歐陽
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

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輔氏曰此句判斷二帝三王及漢唐以後爲治之道所以不同明白詳盡）

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九經尤長於詩書非也趙岐木爲知孟子者焞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請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孟子精通於易揚子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伊川云由孟子可以觀易（晁氏曰岐字臺卿後漢人爲章指析爲十四篇其序云軻戰國時以儒術干諸侯不用退與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著書七篇秦焚書以其書號諸子故得不泯絶又爲外書四篇其書不能洪深似非

孟子本眞也按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揚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則知散軼也多矣岐謂秦焚書得不泯絶亦非也或曰豈見於外書耶若爾則岐又不當謂其不能洪深也○語類陳文言孟子趙岐所記者却做得好曰做得絮氣悶人東漢文章皆如此又曰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

語類綱領（內多合論語孟茲特載其專論孟子者必合論語卷首所載參之乃備）

孟子要熟讀論語却費思索孟子熟讀易見蓋緣是他有許多答問發揚○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自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長短短不類處孟子皆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軻死無傳○孟子說得段段痛切如檢死人相似必有箇致命痕孟子段段有箇致命處看得這般處出方有精神須看其說與我如何與今人如何須得其切處今一切看得都困了○孟子比孔子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孟子說得實○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有是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孟子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又要收入來

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又以手作推之狀曰推須是用力如此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世間只有箇闔闢內外人須自體察取○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讀須教他在吾肚中先轉千百回便自然純熟某當初看時要逐句去看他便覺得意思淺迫到後來放寬看却有條理然此書不詩是義理精明又且是甚次第底文章某因熟讀後便自此也知作文之法首尾照應血脈貫通語意反覆明白峻潔無一字閑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孟

子全讀方見得意思貫其因讀孟子見得古人作文法亦有似今人間架○孟子文章妙不可言文蔚曰他每段自有一二句綱領其後只是解此一二句曰此猶是淺者其他自有妙處惟老蘇文深得其妙○問孟子比論語却易看但其間數段極難曉曰只盡心篇語簡了便難理會且如養氣一章被他說長了極分曉只是人不熟讀○因言讀書去曰且先讀十數過已得文義四五分然後看解又得二三分又却讀正文又得一二分向時不理會得孟子以其章長故也因如此讀元來他章雖長意味却自首末相貫又曰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注脚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親切若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聖人言語只熟讀玩味道理自不難見若果曾着心而看道理不出則聖賢為欺我矣

孟子序說卷終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之一

金壇後學王步青輯　子士艤編　孫維甸尚畬 乃昀雨畯校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 惠王魏武侯子其先周文王庶子畢公高封於畢後絶封爲庶人至畢萬事晉獻公伐霍有功封於魏列爲大夫從其封邑爲魏氏萬生武子歷數傳至桓子與韓趙共滅智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城少梁與韓趙列爲諸侯文侯之子武侯都安邑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武侯卒子罃立僭稱王是爲惠王徙都大梁○東陽許氏曰孟子至梁時魏尚爲侯此章稱之爲王乃著書之時追書耳盖始各王於其國至徐州之會則王之號通於天下矣〔按〕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

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或〕問孟子不見諸侯此其見梁惠王何也曰不見諸侯者不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者答其禮也盖先王之禮未仕者不得見於諸侯戰國之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獨守先王之禮故其所居之國而不仕焉則必其君先就見也然後往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貌先焉然後往答其禮耳故史記以爲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得其事之實矣○語類此是梁惠王招之而至孟子出處必不至錯了○過遊行道自是孟子本懷適惠王招賢以禮來聘故既不可不答其禮而亦將由是以行其道此開章所以大書特書爲七篇之冠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 〔異〕氏程曰叟非絶句當連下文○仁山金氏曰古人尚年以叟爲相尊之辭非必有是年

也
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西山眞氏〕曰當時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已故惠王利國之問發於見賢之初〇〔湯霍林〕曰梁王之非不止在利又在利吾國三字他只曉得有吾便不知有大夫士庶故孟子急以仁義挽之他仁義便是大公無我之心〇〔精言〕亦將有以是信其必有不是疑其未必有是幸其實有不是揣其或有〔按〕此方是於其遠來急起而迎之之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精義〕明道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〇〔或問〕人之所以爲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爲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曰然則其必爲體用而不可混者何也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也是豈可以混而無別哉然又有一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宜而莫不各有條理焉吾子之言蓋特舉其一耳曰義以制事而言則固外矣而程子非之奈何曰義之爲用則固施於外矣若其施者則又安得而外之乎此其所以有體用之殊而無內外之別學者所宜明辨而熟察之也〇〔語類〕問德與理俱以體言制與宜俱以用言否曰心之德是渾淪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却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爲義是也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爲宜則義有在外意須如程子言處物爲義則是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又曰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程子曰處物爲義非此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〇問仁言心之德便見得可包四者義言心之制却只是說義而已曰然〇

問心之德是就專言之統體說愛之理是就偏言之一體上說雖言其體而用未嘗不包在其中心之制是說義之主於中事之宜是說義之形於外合內外而言之也曰心之制亦是就義之全體處說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事之宜亦非是就在外之事說看甚麼事來這裏面便有箇宜處這便是義又舉伊川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又曰義似一柄利刃看甚物來皆割得去非是刃之割物處是義只這刃便是義又曰事之宜也是說在外底事之宜但我才見箇事來便如這箇事合恁地處此便是事之宜也義如刃則似其鋒可以割制他物才到面前便割將去然鋒與刃則祇未嘗相離也〇問心之制是裁制曰是裁制問莫是以制其心曰心自有這制制如快利刀斧事來劈將去可底從這一邊去不可底從那一邊去〔愚按〕語類以上諸條皆只是通論仁義其言義尤詳者以論仁已見於論語首篇且因當孟子時告子有義外之說故尤與剖析分明此朱子之所以先經起義也〇〔吳氏程〕曰有子爲仁是因用明體就偏言處說仁孟子仁義是先體後用就專言處說仁故集註釋之互異

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

之。〔語類〕凡事不可先有箇利心才說着利必害於義聖人做處只有義邊做然義未嘗不利但不可先說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蓋緣本來道理只有一箇仁義更無別物事義是事事要合宜〇〔蒙引〕不必說亦有仁義可以益王之國只是對利字言不必要對吾國字但說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則自然有以利其國矣此句且莫鑿破他〇〔說統〕言利而曰何必有斷然不必言之意言仁義而曰而已矣有舍此無可言之意〇這兩句只是就理欲上看到中間乃直陳利害出來〇仁義乃人性所固有亦有二字可味〇〔愚按〕只此一語孟子所以引君當道者分明將平生本領和盤托出其學本於孔子其道極於堯舜仁義之外無可言何有於利辨黑白而定一尊不待鋪陳利害早巳截斷衆流

後多放此、

〔語類〕孟子說話初間定用兩句說起箇頭下面便分開兩段說去正如而今人做文字相似〔按〕首二章尤其顯而易見者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乘去聲饜於豔反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說約此節正是發明王何必曰利一語以首句爲綱○王爲大夫士庶之表帥利風一倡不至攘奪不止可見利之禍自王啓之害之實亦自王受之利之不可言如此○愿按王曰何以利吾國正緊對惠王亦將有以利吾國下轉語蓋王既但知有吾國則大夫豈不知有吾家士庶人豈不知有吾身紛紛攘攘人各挾自爲心當其言利之時而不奪不饜之勢已駸駸乎不可救止只此發端語便已聳人心目

三　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弒奪之禍纂引上下交征利畢竟上人受虧也看下文兩箇必字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弒下殺上也纂引千乘之家左右是千乘之國皆地方百里出車千乘者也入則爲公卿出則爲侯伯其曰家者特對國而言耳君臣之別也萬乘之國弒其君者豈必王朝之公卿而後可哉幽王之見弒於申侯是已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新安陳氏曰以制地定法言天子萬乘諸侯取十之一得千乘諸侯千乘大夫取十之一得百乘按此亦止以君十卿祿大槩言之不必如大全瑣屑考證紛紛異同無關緊要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弒其君而盡奪之

其心未肯以爲足也精義伊川曰利者衆人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怨仇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饜誠哉是言也○存疑自王曰何以利吾國至而國危矣是自利上推到有害處自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至不奪不饜皆是說國危之事萬取千焉至不奪不饜又只是申萬乘之國弒其君四句○慶源輔氏曰集註發明不奪不饜最說得人心求利之意出蓋尚義則循理而有制利則橫流而無節故不弒逆而盡奪之其心猶有所不足也○條辨孟子以仁義引導梁王固其本旨然遽爲極暢仁義之說而不能預破言利之心則仁義終不可行而其說亦徒然矣看此節先痛破尚利之心下節以仁義之自利也微轉便收人知其所重在仁義而不知其所重尤在破利也○輯語孟子於孔門得仁字之傳其平生得力在體貼出一義字爲七篇宗旨此章首尾仁義全提而中間單舉義字正此理也以仁字闢利爲從治以義字闢利爲正治此是古今學術關頭○按揭出後義二字正直抉先利病由下對症之藥是通節精神聚脈處○義即從萬取千千取百安分循理不相侵奪即此謂義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或問子謂仁義未嘗不利則是所謂仁義者乃所以爲求利之資乎曰不然也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不得不然者也然仁義得於此則君臣父子之間以至於天下之事自無一物不得其所者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正謂此爾曰然則孟子何不以是爲言也曰仁義固無不利矣然以是爲言則人之爲仁義也不免有求利之心焉一有求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其害至矣此孟子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也○語類說義利處[illegible]之言所以要辨別教分明但只要向義邊一直去更不[illegible]是第二着才說義乃所以爲利固是義有大利存焉若行義之時便說道有利則此心只邪向那邊去所是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才於爲仁時便說

要不遺其親爲義特便說要不後其君則是先有心於爲
利聖賢要人只向一路做去不要做這一邊又思量那一
邊仲舒所以分明說
不謀其利不計其功

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

或問仁義或主於愛或主於宜而所施
亦有君親之不同何也曰仁者人也其
發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
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
故人義則必
不後其君矣

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或問小註不遺親後君此是從士庶人
看要到士庶人不遺親後君須從王始
〔按〕此卽從上節王言利而大夫士庶人從之相爲對照○
〔輯語〕仁義從王至庶人仁義之效從庶人至王〔按〕從王至
庶人者上作而下應也從庶人至王者人人親其親長其
長而人皆知有君父也○〔四書通〕人性有五仁義爲先人
倫有五君親爲先所以孟子揭此於七篇之首然此二句
本文仁義二字指下之人而言集註必自人君躬行上說

來春蓋上文先言王而後大夫士庶惟上之人求利而後
下皆求利故集註於此揭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
故其下化之而自有仁義之利也○震源輔氏曰仁義人
心之固有人君躬行仁義以感之而無求利之心以誘之
則人心之固有者亦皆興起而自然尊君親上不待外求
而勉強爲之也○愚按集註人君躬行仁義重而無求利
之心尤重蓋一有求利之心則當其行仁義之時早已是
利不是仁義了自親戴於已由於其下化之若有求他親
戴之心而後行仁義卽此便是利心矣須識得本文兩未
有只就上文言利之害而反夬之言利則猶奪相尋其爲
遺親後君已極反是而出於仁義卻未有仁而遺其親者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兩兩相形則彼之爲害此之爲利情
跡顯然故曰仁義未嘗不利原非爲利而講仁義也蒙引
區別此爲仁義中之利上節所言乃仁義外之利其義固
然然一有求利之心便不是
仁義故下文又歸于申之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

〔集解〕此與前節文法倒轉前
緊接惠王言利故開口先一
語截斷而後進之以仁義此從不遺親後君說來故緊接
亦曰仁義以致丁寧而兩言何必曰利以深戒之○〔按〕結
上文兩節亦用羅紋法前後互承結歸何必曰利正與梁
王亦將有以利吾國之問首尾擊應章法亦極謹嚴○南
軒張氏曰梁惠王與孟子相見之初而遽發何以利吾國
之問蓋自王者之迹熄而霸說盛行一時謀國者不復知
義理之爲貴專圖所以爲利者梁王習夫言利之俗徒見
彊弱之相陵巧智之相乘以知謀國有利而已是以此問發
於見賢之初也孟子告之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
矣先正其心而引之以當道也於是言利之爲害蓋王欲
利吾國則大夫欲利其家士庶人欲利其身上下交騖於
利而危亡猶逆之禍以起惟其以利爲先而不顧於義則
其勢必至不奪則不饜利之所在豈復知有君親之爲重
哉然則欲利反所以害之也若在上者躬行仁義以爲本
則在下者亦將惟仁義之趨仁莫大於愛親義莫先於尊
君人知仁義之趨則豈有遺其親而後其君者乎此其益

於人之國可謂大矣蓋行仁義非欲其利之而仁義之行
固無不利者也其所以反復警告者深切著明王道之本
實在於此故重言之曰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愚按〕章內六箇曰字反正闔闢纍纍如貫珠非謂託之空
言也蓋言爲心聲言利則其心之浸淫於利可知也言仁
義則其心之爲志於仁義可知也生於其心發於其政其
端在一矢口之間孟子所以與
梁王蕩口斷然首尾一線到底

○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

〔覺軒蔡氏曰〕學者
細玩而已矣與何
必之辭見孟子語意嚴厲斬釘截鐵斷斷然只說仁義更
不向利上去若董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意亦得其傳者與○四書通朱子深有取於三山黃登之
言曰天下一切人都把害對利事事上只見得利害不問
義理須知利字乃對義字明得義利便自無乖爭之事集
註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是以利字與義字
對而利不出乎義之外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
已隨之是以利字與害字對而害已藏於利之中 ○太史
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
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
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
以異哉或問太史公之歎其果知孟子之學耶曰未必知
也以其言之偶得其要是以謹而著之耳○慶源
輔氏曰太史公之說似疎而實密似潤而實切似淡泊而
實有意味嗟歎而言誠有以深發乎人心學者最宜深玩
其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正說得孟子上下交征不奪不饜之意也
程子曰君子
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
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
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
此聖賢之心也精義尹氏曰梁惠王以利國爲言而孟子
對以仁義苟以利爲事則不奪不饜矣
知仁而不遺其親知義而不後其君則爲利也博矣孟子
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彼以利而不知仁義其害豈有
既乎○語類孟子大綱都剖析得分明如說義理等處如
答宋牼處見得事只有箇是非不通去說利害看來惟是
孟子說得斬釘截鐵○四書通孟子之得於子思者曰仁
義所以利之也及告梁王則言仁義而不言利蓋子思之
所言者利物之利梁王所問者利己之利也程子以爲拔
本塞源者所以救當時流弊之極朱子以爲造端託始者
所以謹夫學者心術之初○東陽許氏曰君子利己之心
不可有利物之心不可無孟子不言利是專攻人利己之

心絕利己之心然後可行利物之事然利物乃所以利己
也至於不遺親後君則已亦無不利矣但不可假仁義以
求利耳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
乎樂音洛篇內同

沼池也詩註曲池曰沼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饒氏曰梁王顧
鴻鴈麋鹿以問
孟子則是日字當連上也○蒙引此字指鴻鴈麋鹿或曰
臺池獨不可樂乎曰惠王是顧之而言奈何欲兼臺池言
愚按以末節連臺池鳥獸觀之雖兼言亦可○此賢者
是指人君之賢者雪宮章齊宣王問賢者亦有此樂乎是
指以下賢者○語類德修說王立於沼上一章引齊宣王
見孟子於雪宮事云梁惠王其辭遜齊宣王其辭誇先生
曰此說好○條辨賢者亦樂此乎有謂王之諱王之愧俱
從顧字看出時解謂王意賢者未必樂此是疑詞不是慚
辭看來梁王自誇盡心之主未必自認在不賢一邊而以
賢者之不樂此爲慚也當日孟子見王王親近尊禮孟子
與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而問渠蓋見古來人君不廢
臺池之觀又見臺沼遊觀亦足息荒政治故疑而問之孟
子導以賢者而後能
樂迎其機而進之也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精義楊氏曰梁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
孟子以爲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
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
王以憂民而勿爲臺沼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
則必以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
引君以當道惟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
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廷則可以格君
心之非而其言易行也尹氏曰君之道當然其意深切
矣愚按合本文二句味之方知其意深切○存疑樂非人
君所禁但要看能享與不能享耳賢者而後樂此能享其

樂也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不能享其樂也所以能享其樂與民同也不能享其樂不與民同也(按)能享不能享即照下二節故能樂也豈能獨樂哉兩能字起義○(集解)以上句爲主下句只反足上意(愚按)梁王疑賢者未必樂此孟子却說賢者而後樂此而後似是慰辭然看下文適足以不賢者雖有此不樂則而後正是難辭蓋梁王意中只爭箇樂與不樂孟子却要他爭箇賢與不賢故讀上一句似與王意中相迎讀下一句乃出王意外相迫其一開斯言當有乍喜乍驚茫然自喪者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

樂也亟音棘麀音憂鶴詩作翯尸角反於音烏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詩傳)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遊節勞佚也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所爲也經始靈臺六句詩之首章也王在靈囿六句詩之二章也其三章曰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其四章曰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東陽許氏曰靈臺之作所以侯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其下有囿囿中有沼并以遊觀耳七十里之囿所以供四時之田講武事於其中且與民之芻蕘雉兔者共之不容不廣此在郊之外者也靈臺之囿必近城郭地不可容且無所用其大文王繼體即位本都岐在位四十六年遷郢又三年遷豐作靈臺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言文王始欲爲此臺方經營規度而庶民皆已來效其力不日而有成蓋甚言其速也即此見靈臺靈沼之所由名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二句追言經始之時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庶民自亟如子趨父事所以不日成之也文王則勿亟庶民則子來民樂之意便可想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鹿至易驚動而各安其所者無告獸之心鹿信之而弗疑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牣滿也臺既成矣臺下有囿於是遂言王在靈囿云云囿中有沼於是又言王在靈沼云云詩人語次如此觀其兩言王在而麀鹿魚鳥各得其所咸遂其性以見文王之仁被於庶物而民亦樂夫文王之囿如此其蕃且美也於歎美辭是詩人言民樂其樂非文王自歎美也文王仁被庶物意亦不重只重在民情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按)此孟子櫽括詩辭特提出文王以民力五字跌出民情

之歡樂而字一轉直貫到樂其有麋鹿魚鼈即此便見文王之能樂下乃原其所以然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蒙引)古之人與民偕樂是說平日有恩惠及人治岐之政是也(按)治岐之政是文王所以能愛其民處或乃兼勿亟之令而言則茂之乎視偕樂矣○故能樂也全在民樂其樂上故集註用此句以發揮其義○雙峯饒氏曰自樂便不是仁同樂便是仁如文王未嘗無靈臺靈沼然與民同樂便是天理文王畢竟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人必得所然後有此樂此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條辨)引許多詩辭只是言文王之能樂耳只是民樂文王之能樂耳未說文王樂民樂亦未說文王與民其樂其樂孟子却只補一句與民偕樂而隨事引導皆歸正論矣(按)通節精神結聚只在一故字知其能樂之故此其所以必賢者而後樂此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

歟豈能獨樂哉 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 〔孫疏〕尚書大傳桀云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則吾亦亡矣 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卹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係辨〕集註引此以明君獨樂云云是民欲與之偕亡句已推開不專指桀說不此前節古之人與民偕樂自指文王故註云蓋由文王能愛其民也○豈能獨樂哉正見覆亡之不暇豈能享其樂作實事說〔說綴〕不必說到覆亡只滿目皆愁慘之象豈能

晏然稱快於臺池鳥獸之閒〔悳按〕豈能字合兼情勢而言作實事說則勢固不暇即以情言明明者在目囂囂者入耳君心即欲自樂亦殊覺無聊竊謂此意於梁王麋爛其民之日更爲打入心窩○東陽許氏曰此章關鍵全在偕樂獨樂上文王與民同樂夏桀結怨奉巳興亡乃其效也按上節故能此節豈能兩相對照樂不樂之所由分只在能不能非取賢者能而不賢者自不能也○甯軒張氏曰民一也得其心則子來而樂君之樂失其心則害喪而亡君之亡允其本則由夫順理與狗欲之分而巳人君若常懷不敢自樂之心則足以遏人欲矣常懷與民偕樂之心則足以攄天理矣○新安陳氏曰南軒遏人欲擴天理六字可斷盡孟子七篇謹提出以示學者○〔四書通〕朱子嘗云讀孟子非能看他義理熟讀之便曉得作文之法如前章與此皆揭兩句爲一章之大指然後一正一反結之前章據事實先反而後正後章引詩書先正而後反皆文法也後不盡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 〔仁山金氏曰〕魏都大梁在大河東南故名河東而以故安邑之地爲河內今河中府是 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或問小註有謂移粟民自移其粟耳然亦必云梁王教他移粟才是○〔愚按〕須是梁王教民移粟方是他自謂盡心處但其所移者亦即民間之粟而巳觀末節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可見○〔纂引〕何也二字是推在歲凶上去〔愚按〕梁王就河內河東兩邊反覆說來看得移民以就粟復移粟以就民委曲區處以此爲盡心即以此爲實政自謂巳做到至處故接說察鄰國之政云云以爲若非歲凶民豈有不來歸附之理此末節王無罪歲孟子所以直揭其隱而逆攻之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填音田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 〔東陽許氏曰〕集註亦大約言之周禮大司馬辨鼓鐸鐲鐃之用鐸大鈴也鐲鉦也形如小鐘以爲鼓節鐃如鈴執而鳴之大抵鐲進鐃退鐸兼進退也後世戰陣專以金退蓋自戰國巳然○〔係辨〕填然鼓之之字指戰士謂擊鼓以進戰士也 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 〔紹聞編〕王好戰請以戰喻此一段極痛快集註言此以譬鄰國云云數語

極簡盡極警策○〔合訂〕孟子不接梁王口中問語突出好戰可謂奇峭王如知此二句不覺唐突調笑得蘊藉以情節已於上數句中帶過也○集解此章主意在行王道弃甲曳兵喻不能行王道也或百步猶鄰國不卹其民也或五十步猶惠王能行小惠也察鄰國無如寡人以五十步笑百步也蓋戰以勝敵為主走之遠近勿計猶治以王道為上小惠之能行與否亦勿計故下二節遂言行王道○按集註能行小惠亦止對不能行王道而言實則孟子連小惠惠字亦不許他○看末節便見

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末矣〔蒙引〕此且未追咎他前日所行之病民只說他今日所行之未足以救民至末段乃追舉其時病所在而切告之○慶源輔氏曰周禮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雖無所謂移粟之事然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以辟災就賤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

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蒙引〕農時與農隙不同田以講武則四時皆可伺農隙以役民凡有興作則次須至冬也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註云農功已畢可用民力此正凡有興作不違農時之說也興作與徒作事也大抵尋常說農時農隙皆就興作上說不要把田獵事來絆他彼時因田獵而一見耳況此主農時言故曰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王道以得民心為本得民心以植民生為本故首以穀不可勝食言之

數密也罟網也洿窊下之地水所聚也洿池二字平看洿地勢自然者池是人所鑿者

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周禮〕地官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斬材有期日○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材物以時入之於王府頒其餘於萬民○〔四書通〕文王治岐澤梁無禁此所謂山林川澤與民共之卽是澤梁無禁無禁者王者愛民之仁也雖無禁而有厲禁又王者愛物之仁也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註物為之厲每物有籓界也為之守禁為守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也以是觀之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禮記王制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

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

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新安陳氏〕曰法制未備謂聖人未行井田法以前天地自然之利謂穀魚材木之類○撙節愛養謂不違農時不用數罟斧斤時入之類○王道之始謂王制未備王道未行不過初焉事下一節集註云是王道之成也正與此王道之始相對○慶源輔氏曰養生送死乃人世之始終於是二者皆有以濟之則人世之始終一無所憾而民心得矣此其所以為王道之始也○〔合訂〕始字有二義一是草昧之初如洪荒方闢以來是也○一是為治之初謂從前因循過了忽然奮發圖治欲如下節法制之詳則日不暇給只得且就天地自然之利整頓去孟子為梁王說始字自主後一義○〔解語〕此是承梁王救荒盡心說起故註云為治之初法制未備若鋪陳地官林衡澤虞與制及黜綴豐亨蕃疏皆非本節實義且

竟刪却下節矣須着眼在一始字又曰不是行王政後不淆此三節亦不是此三節中無王政蓋法制備後此三節道理已無所不盡不必更說在法制未備時此三節爲至急隨時隨地可行若無此則下面王政亦無從設施矣須握定天地自然四字見儒者經世原頭與功利作用家同行異本○說經此節是王者法制未備姑就生民見成自然之利先爲之撙節裁制以收拾人心立下面敎養基地耳恒產未制也先之以不違農時畜產未立也先之以數毋不入洿池樹藝未興也先之以斧斤以時入山林看王者經制區畫處費多少心思在○按輯語謂此未有政合規條但人君清心寡欲以開其源不爲民物之害則天地自然之利始出竊謂清心寡欲固是撙節愛養之源然既云撙節愛養便自有撙節愛養之法制在如不違不入等便是但未備耳○紹開編王道之始也言是起手第一務○說約喪平聲是活字包得祭祀棺槨言喪其死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

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畜勅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纂疏古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八家是爲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爲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集解五畝之宅自應照註分在田在邑但邑不必是城邑即今之村落便是所謂十室之邑百室之邑千家之邑皆可言邑也若必盡是城邑將春出則城空冬入則城邑之地幾何豈能容四郊之民耶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集解宅墻隙地欲盡其利故必有樹凡木可樹惟重本務故樹必桑又郭子章蠶論曰木各有所宜土惟桑無不宜桑無不宜故蠶無不可事○漢書食貨志周制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還廬樹桑女修蠶織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爲十五日凡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存疑必五十者然後衣帛未五十者所衣爲何古有桑麻桑麻壯者之所衣今之木棉來自外國起季世想三代之時未有也於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命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按無失一是因其時而育之使自少以至於多而無失其所生

一是因其時而遂之使自小以至於大而無失其所長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或問既曰魚鼈不可勝食矣又曰老者然後可以食肉何也曰魚鼈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至於彘豢之畜人力所爲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先王制度之節始於畧而終於詳大率如此日必五十而後衣帛七十而後食肉何也曰此先王品節之意所以教民尊長敬老而節用勤生也若其意則豈不欲少者之皆衣帛而食肉哉顧其材有不贍則老者或反不得其所當得耶賈誼有言古之治天下者至纖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亦此意也○南軒張氏曰衣帛食肉必曰五十七十者民之欲無窮而蠶桑畜養之利有限不爲之制則乎逐其欲而老者或不得衣之食之矣又使知老者之當養而老幼之有別則教亦行乎其中矣曰用飲食無非敎也○存疑必七十然後許食肉少壯之人不是都不得食其食有時不若老者之常用也○纂引豚稚豕也彘相承言牝豕也狗有守狗獵狗彘狗此是指彘狗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

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纂疏〕古以百步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古
之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
塗封植之界井地卽井田也田有定分故無不受之家○
〔蒙引〕上文不違農時猶未有百畝之制至此方一夫受田
百畝然雖有田百畝而奪其時亦無益矣故又須勿奪其
時○〔按〕勿奪其時與上不違農時意義亦無甚別所異者
在百畝之田舍制民之產在內不此始時未遑經理故以
此屬王道之成○三段內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二句尤爲
提綱挈領所謂制其田里王政之大端也三可以俱從王
者立制純是一片心思經營擘度而出不是驀然許可○
〔精義〕伊川曰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
熊以自行便先從養生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煖衣而無教爲不可故教之也庠序皆學名
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悌
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一 梁惠王上 八 敦復堂課本

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
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
戴於道路矣。〔或問〕謹庠序以申孝弟之義徐氏之說奈何徐氏曰老者衣帛食肉而少者不負戴則民固
己知尊長敬老之義矣葢方其養之而教固已行其間然
猶以爲未也故又爲之庠序以申之而致其詳焉曰孟子
之意未必然然其爲說亦密矣○〔甬斬〕張氏曰立之庠序
以謹其教庠序之教孝弟爲先申云者申其義以告也夫
自鄕黨之閒而各立之學以教民孝弟禮讓漸漬之深其
君子固有以自得其良心而其小人亦知長義而遠罪至
於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足以見孝弟之教行於細民
雖負戴者亦知有親而王道成矣○〔蒙引〕庠序指鄕學舉
俊秀及凡鄕之民皆教之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無非教也而所教之中又以孝弟爲重。若專說教以孝弟
更不用申字了集註乃特舉其所重而言耳○〔解〕蒙引中
之實在敬義二字孟子時王教衰絕雖立庠序而道德難

一族教須講。庠序中孰不教孝弟然其義未易明信故義
須申申者反覆丁寧使紬繹其指歸之所在也○當井制
成時家塾黨庠州序國學一時都定到井法壞學制亦
壞故游士横異端出孟子下箇謹字不特見庠序久廢卽
有庠序教術已亂亦難爲理○〔翼註〕謹字不苟凡所以立
教者屏邪說黜異充兢兢乎一稟天命人心之正○〔困勉
錄〕申與教有別當從庠序既興之後人受之庠序教之餘着
想有提撕之意有激發之意有使之習熟之意有使之畫
一之意○〔尚書大傳〕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
十八入大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
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
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
任分頒白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漢書食貨志〕春將出民里
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
人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頒白不提挈〔按〕古者合二十五
家而爲之門塾坐上老庶老於此所以教之學也坐里胥
鄰長於此所以教之耕也觀家塾之制如是推此而上庠序之教之謹可知衣帛食肉但言七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一 梁惠王上 九 敦復堂課本

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
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饑寒也。〔按〕此節固是由
養而及於教不如是不可謂王道之成然畢竟以養爲主
葢因救荒說起所重自在於養也况當日生民塗炭救死
不暇他日所以語齊宣者亦無異辭故兩處覆舉俱以衣
帛食肉不饑不寒括上四段而後章集註亦以制民之產
括之可見庠序之教亦是制產中事後世井法壞而學制
亦壞者此也○二句合老幼言之才見得王者之心無有
不盡而天下生民更無一物不得其所何有於歲凶何假
於移民移粟在王者盡心於民之意原非欲以此致王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正對針梁王說得暢然意滿處
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
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雙峯饒氏曰〕五畝宅百畝田是法制
五十衣帛七十食肉是品節有法制無品節則泛而不足
用有品節無法制則於何處取用〔蒙引〕饒氏說亦難憑據

蓋法制固所以品節之也况此節重五畝宅百畝田及雞豚狗彘之畜上其曰五十七十足以衣帛食肉者乃其效耳本意非以此論品節也(愚按)品節固即在法制中如五畝宅百畝田法制也亦即品節也至五十衣帛七十食肉自是品節中事故或問云此先王品節之意不合以效言○(紹聞編)盡法制品節之詳即所以極裁成輔相之道蓋田里樹畜亦不出天地自然之利但法制品節至此爲詳耳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之謂也天地之道與天地之宜皆造化功用之自然而聖人輔相財成之實事已盡於是此其所以爲王道之成(按)集註補此一句緊對上節王道之始言其始事必至此而成否則未可以爲盡心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莩平表反 刺七亦反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産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集解)不能制民之産句雖單對五畝之宅節而使狗彘得以食人食句便包不違農時節在內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則總對上二節而言蓋不違不入等項亦是制度但未備亦是品節但未詳耳不可認作單承後一節 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此一句是朱子以孟子之言照出初間讀移其粟於河內亦謂是在官之粟移將去至孟子云塗有餓莩而不知發方知只是民之粟倘所移是在官之粟孟子豈故面詆之哉言外見連小惠也算不得是孟子索性與他剖判分明○(愚按)不知檢不知發見他直全無心肝何有於盡與不盡直打破後路令無躲閃處 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按)此句是勘破梁王言中之意發其意中之言

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說統)此節極陳時政之弊所以動王不忍之心爲行仁地耳不知檢既有以致民之死不以知發又無以救民之死其罪全在我了反自謂盡心而以歲爲解此與殺人而委罪於兵者何以異又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乎日之視民猶輕於禽獸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今日之視倉廩尚重於民人死而乃罪歲謂之盡心可乎 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說統)無罪歲內便含罪巳意此二句通章歸結在此與首節何也二字相應○(孫辨)不罪歲如何天下之民便至須是自反修政始得故註必補實此一句○(述朱)論當日施行之次第就是王道之始尚是次着惟先發倉廩以救目前之急而後王道之始終可以次第舉行也○(四書讀)救荒之策有急計有本計急計修救本計修政夫救之策出於賑則可出於移未見其可以此沾沾是五十步百步相笑之說也則何如修本計之爲可乎本計亦分緩急夫民巳饑而我取其田

疇而井之取其子弟而敎之豈不甚善然要不可以爲王道之始何也民且父待斃而區畫井田動經數年之擾民衣食不給而勸敎學校反厭五敎之掁故夫道在因民之所有而撙節之蓋至養生喪死之無憾而後井田爲可經也而後庠序爲可謹也於是王道終矣凡此所謂本計焉王者之歲天不可得而凶王者之民天不可得而稜所爲蓄積豫也王不加意於此其民之饑也固宜乃猶然不能省已以給人出財以賑衆徒區區移民移粟於其間至無救於民之死而移其咎於歲之凶嗟嗟是豈所以多民之道也哉

○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新安陳氏)曰王道不出農桑敎養等實事豈求之高遠難行者哉

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巳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

予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
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語類〕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舊曾記得程先生說譬如一株
花可以栽培則須栽培莫是那時已是栽培不得否曰大
勢已去了三晉請命於周亦不是知尊周謾假其虛聲耳
大抵人心已不復有愛戴之實自入春秋以來二百四十
年間那時猶自可整頓不知周之子孫何故都無一人能
明目張膽出來整頓到孟子時人心都已去曰程子說天
命之改莫是大勢已去曰然○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
冬裘夏葛飢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此齊桓不得不尊周
亦迫於大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於經明君臣之義於萬
世非專爲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則皆然得時措之宜則並
行而不相悖矣○文集李氏謂周顯王未聞有惡行特微
弱爾而孟子不使齊梁事之以是咎孟子愚謂周已失道
寖微寖滅孔子作春秋雖云尊周然貶天子以達王事二
百四十二年之間亦屢書矣至於顯王之時天下不知有
周室益人心離而天命改久矣是時有王者作亦不待滅

周而後天下定於一也聖人之心與天同而無所適莫豈其
拳拳於已廢之衰周而使斯人坐蒙其禍無已哉皐陶曰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敬哉
有土知此則知天矣聖人之心豈異是耶○〔紹聞編〕外註
程子第二條闢孟子大義司馬溫公李
泰伯皆未能達故集註首於此斷破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蒙引〕謂之安者見其出於中心之誠然而無所勉強也○〔紹聞
編〕上章孟子之言至矣使惠王發寤於心則亦速改其政
行王道以養其民而已乃說而不繹從而不改然孟子猶
冀其可悟也故因其願安承教復直指其虐政
以告之蓋虐政不除則仁政不可得而行也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梃徒頂反

梃杖也〔按〕孟子因梁王願安承教而陡以殺人二字開端
蓋亦承上章剌人而殺之之喻須入也且不遽言
政而先以梃刃相形乃使下一重
突出其不意尤爲善於醒警處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按〕兩有以異乎之問亦即承上章是何異於剌人之難重重剌入集註於
首節揭明承上章直是通身都徹○均之殺人不能異梃
與刃自即不能異刃與政矣兩無以異之答亦是孟子使
他不得不然故下文遂可極言其政之爲害○邵子之論
秦曰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分
明政之爲禍較梃刃更烈然孟子只
平等說來已足令世主心驚膽落矣

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
也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

人矣〔新安陳氏〕曰此承上章狗彘食人食塗有餓莩之意而究言之即以虐政殺人也○〔集解〕只將四句相形
說不言厚斂而厚斂自在其中肥肉肥馬非厚斂何以養
之有肥肉肥馬而因有飢色餓莩率獸食人便是以虐政
殺人下〔按〕孟子不云以虐政殺人而直云此率獸而食人
語意更警更切○〔紹聞編〕孟子於上章姑因其盡心之言
而欲導其仁心故其辭婉此則因其承
教之願而欲使盡悟其失故其言直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
其爲民父母也 惡之之惡去聲 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集解〕此節極言人君以子民之責而行殘
民之事獸相食且人惡之承上獸食人托起一層跌出爲
民父母二句爲民父母見恩有所屬行政見責有所歸不
曰君而曰父母見得本一體相關不免惡在四字極尖極
令○〔孫燕〕爲民父母便當有不忍之心爲民父母行政便

當有不忍之政。一語中孟子全副學問都在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
使斯民飢而死也俑音勇為去聲
俑從葬木偶人也纂疏以木人從葬設機而能跳故名之曰俑古之葬者東草
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畧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
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
無後也禮檀弓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
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精義楊氏曰翟霖送伊川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背塑像先生令轉椅勿背霖問曰豈不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

耶伊川曰但具人形貌便不當慢因寫此語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者也蓋象人而用之
其流必至於用人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忽則於人可知矣若於似人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於輕
忽人
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
民飢而死乎蒙引象人而用不必說到殺人殉葬之漸處只謂天地間難得者人今作俑者象人以殉
葬猶未至於真殺人也然以其用於死地孔子猶惡之○
徐薛只象人而用便是不仁處便宜無後不必推及殺人
殉葬而後為不仁也惟象人而用俑猶不仁如之何其使
斯民飢而死只就本文轉緊一步梁王更無處躲閃〔按〕如
之何三字極悽惋極警切○〔精言〕為其象人而用之也是
推仲尼言無後之意一象字在孔子意中重在孟子口中
輕天地之間人為貴既已象人而猶用以殉葬其心之不
仁可知此象字須說得鄭重而用之三字才見得他不仁○
合該無後處但孔子之所惡皆象人耳象人且不可況實
有以死其民乎實字緊從象字出一轉又是一意○〔按〕末

句一使字亦緊承上章而言。上章曰使民養生喪死無憾
此則曰使斯民飢而死孰使之人主使之人主為民父母
民之所賴以生者也古者使之有以養其生今則使其飢
而死父母之於子亦何忍使之至於如是而以肥肉肥馬
之故橫征暴斂坐使斯民不得不
然此即罪以率獸食人不為苛矣○李氏曰為人君者固
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已之欲而不卹其民則其
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
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新安陳氏
曰為人君者有作民父母之責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
惟徇欲而不卹民則其流至此而不自覺故以率獸食人
箴其昏迷之錮習而以為民父母觸其惻隱之本心孟
子之言深切著明如此而王不悟亦末如之何也已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

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
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
王猶自謂晉國惠王斯之孫也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
子申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宣王用孫臏計救趙伐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
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十七年秦取魏少
梁魏世家惠王十七年魏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商君傳秦孝公
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
遺衛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
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
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將士襲虜公子卬因攻其

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得邑八〔按〕此與集註七邑不合前人謂未知孰是○或問小註晉國二語是敘先世之盛東敗四語是歎今日之衰〔按〕晉國就號曰三晉時說非謂從前晉國也蓋卽指文侯武侯之時而言比猶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按〕死者謂先人言以寡人之恥至羞及先人不可不一爲昭雪正與上晉國莫强句相應○慶源輔氏曰惠王之志疑若剛勇而有爲者然細考之史則其敗於三國皆非義舉也徒以爭城爭地不失之貪則失之繆事既如此猶不知所以自反乃於見賢之際歷敘其喪敗而欲爲死者一洒之此正如匹夫賤人勢出無聊不勝其忿而求一快者所爲耳豈有君人之度而知所謂大勇之理哉○〔條辨〕願比死者一洒之亦是惠王借沉痛語衷動孟子非其本心也本心只是逞忿肆欲耳何也凡人念及祖宗社稷則必敬畏小心培養元氣休息士民安得於喪敗之餘而

猶思用戰他日孟子以不仁斷之有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精義〕尹氏曰古之聖人地方百里而可以王今惠王據有大國而反敗辱焉不能施仁政而遵王道故也仁者無敵豈力不足哉惑而不爲焉耳○〔按〕梁王開口卽言晉國之强而因自恥其弱只從强弱上起見其意蓋猶將蹈前日之覆轍而逞於一決也孟子却橫空落此一句先被其强弱之見便隱然示以自强之道不在興戎所謂如恥之莫如爲仁故下文便與言施仁政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蒙引〕仁政是統言綱領也省刑薄斂是仁政裏面事故曰目然仁政先於養民而其事莫有大於此二者又當時切務也故曰大目如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之類與凡周禮一書所載大抵皆仁政也○慶源輔氏曰仁政在於養民而已省刑罰則民不至無所措其手足而得以安其生薄稅斂則民不至有所闕於衣食而得以保其生故孟子言仁政首及此二者○〔按〕古者刑以弼教故與殺不辜寧失不經至罰以佐刑輕重有權世輕世重有權以其雖不至死而亦以病民故施欽恤之仁則小大之獄所宜加意是之謂省又古者斂以課田如野以九一都鄙以什一而稅以濟斂如國歷二十而一漆林二十而五凡此雖無重困而亦惟恐煩民故施惟正之仁則助徹之外無容多取是之謂薄省字薄字對當日嚴刑厚斂而言非一味縱弛須知是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方與仁政相關○〔輯語〕數赦非盛世之典捐租亦

黃老之治數赦養奸必有重法捐租難繼必有橫征省之薄之只是得其平耳

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條辨〕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玩則民得三字是深耕易耨由於省薄之仁政若嚴刑厚斂民不聊生其於農事亦苟且鹵莽而已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玩又有之字則暇日卽深耕易耨之暇日而得以有之者仍省薄之仁政爲之也本文修孝悌忠信而註以禮義二字括之以孝弟忠信本皆禮義之良心入事父兄出事長上都是這箇○〔困勉錄〕耕耨以下依註是省薄所致然是說能省薄然後民得盡力於耕耨而有暇日以修孝弟忠信非謂一省薄而自能耕耨上不必教而自能孝弟忠信也〔按〕此則仁政之施當直貫出入二句兼教養而言○〔集解〕入事父兄出事長上緊連帶著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求脩卽脩整之脩不但是講明人事出事正是脩也孝弟是百行之本忠信

只是一誠貫乎百行中者勿分屬出事長上以平時言也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以有事時言也惟其知尊君親上故樂於效死○〔補〕言暇日獨言壯者爲下制梃以撻言也只此一孝弟忠信入事父兄者以此出事長上者亦以此則是視其長上無異於父兄矣民有不樂於效死者乎二何語氣蟬聯而下〔按〕樂於效死即本文可使制梃二句意○〔翼註〕此是孟子因梁王志在報怨而啓之以王道不徒爲他畫報怨之策而已可使二句且只說可用以戰至下文王往而征之方說到戰勝上○語類問孟子告梁王省刑罰薄稅斂便可以撻秦楚之甲兵夫魏地迫近於秦無時不受兵割地求城無虛日孟子之言似太容易否曰自是響應如此當時之人焦熬已甚率歡欣鼓舞之民而征之自是見效速後來公子無忌縞素一舉直擣至函谷關可見○〔按〕梁王志在富強孟子却與言仁政究其所謂仁政者未嘗不可以富不可以強即如此節出省刑薄斂之後務耕耨即以致富也教壯者即以致強也既富且強雖百里可王况以強魏之勢行之何秦楚之可畏而讐恥之不可復哉此便是孟子實在經濟處人多忽過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養去聲

彼謂敵國也〔蒙引〕彼奪其民時至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何暇治禮義哉貼此一句自與上文相應而意亦方足○〔困勉錄〕奪民時只是以嚴刑重斂奪之不必開說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夫音扶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爲敵哉〔語類〕孟子亦是作爲底人如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非不用兵也特其用兵不若當時戰國之無義理耳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下爲政之實行之既至則視當時無道之國豈可但已哉○〔蒙引〕彼陷溺其民緊承上一節而言誰與王敵非敵不過也自不與我爲敵如紂之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者是也若使彼皆人人致力以敵我我亦安能取勝秦楚之堅甲利兵又豈吾梃所得而撻也哉○〔說〕統此二節正著可使撻之意蓋秦楚亦巨敵也何以制梃可撻正以彼之不仁不能敵我之仁耳○〔困勉錄〕可使制梃是在我有必勝之形彼奪二節是在彼有必敗之勢但云可使制梃猶未見無敵也至此則直言其無敵矣〔按〕此皆以施仁政之效下節故曰仁者無敵正言天下皆歸心而無與我敵者也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 以故曰二字知之 **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按〕以仁者之無敵緣明百里之可王說到此更有何強弱之可畏哉故復斷以王請勿疑直是斬釘截鐵 **恐王疑其迂濶故勉使勿疑也**〔按〕迂濶正照仁政言如省刑薄斂以及孝弟忠信皆戰國諸侯王之所視

爲迂遠而濶於事情者也而豈知自強之道莫大於此則亦央於仁者無敵之一言而已勉王勿疑却正是與王揭彼疑團是通身着力處○〔南軒〕張氏曰惠王念其軍師之敗欲一洒之是乃不勝其忿欲之私耳孟子所以告之者乃爲國之常道其曰百里可王豈徒爲是言哉其所施爲皆有實事而知其必然耳夫王政之所以不行者以時君謀利計功之念深每每致疑而莫肯力行故也使其以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以聖賢之言爲必可信而力行之則孰禦焉

○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勿軒〕熊氏曰當時七雄皆大國也孟子獨惓惓於齊梁者欲得志行乎中國也若秦楚則蠻夷戎狄之裔君子深鄙外之蓋其得志非天下生民之福矣周之衰天下大勢不入於楚必入於秦聖賢已先見之自孟子之所以告惠王者自當時一切爭強角勝者視之豈不大迂濶而不切於事情然後來秦亡不過起於揭竿斬木之匹夫堅甲利兵果不足恃乃知孟子之言不我誣也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新安倪氏曰按通鑑愼靚王二年壬寅惠王卒孟子去魏適齊是一見襄王後卽去也〕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 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

語告也〔或問小註〕下通是出語人而迦其問答如此孟子見襄王之初也要觀其動靜以卜行道之機及見其容貌辭氣便有嗜殺氣象故下以不嗜殺識之味出語人三字非是翹君之短亦非閒閒評論總因常嗜未有不嗜殺人者故特為天下人快告耳○〔集解〕出語之人想是孟子同志隨行者非泛泛外人也

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倪氏曰〕左氏傳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不

似人君無可象之儀也不見所畏無可畏之威也○〔論類〕問望之不似人君此語孔子還道否曰孔子不說孟子恐不仕便說

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或問〕孟子以梁襄王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而譏之然則必以勢位自高而厲威嚴以待物然後得為賢耶曰不然也夫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有人君之德則必有人君之容有人君之容則不必作威而自有可畏之威矣苟無其德而欲矜勢位以厲威嚴是乃所以谿見其盈滿而妄作耳曰言之急遽亦何儀耶曰艮之六五以中正而言有序而呂氏之言亦曰志定者其言重以節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則言貌固皆內德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者雖以自省可也曰孔子居是邪不非其大夫而孟子訟言其君之失何耶曰聖賢之分固不同矣且孔子仕於諸侯而孟子為之賓師其地又不同也抑七篇之中無復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而不復久於梁耶遯朱以此決去就故不妨訟言其失

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於一然後定也〔文集〕定於一只是混一之一與德惟一之一不同○〔存疑〕定者列國息爭干戈不作也定於一言必天下合於一統然後定也○〔翼註〕定以勢言兵革寧息也一以權言或歸一統也○〔孫辨〕惡乎定謂當待何人而定者固為占孰能一之一問卽謂當待何時而定者時侯如何期必得而以問孟子耶看來只是見天下干戈不息紛紛攘攘故就大勢先問一句曰如何能定故孟子亦只就大勢斷曰定於一正所謂混一之一蓋分則爭一則定勢固如此○〔紹聞編〕今人但見孟子譏襄王不知襄王一問自是可錄曰天下惡乎定夫生民厥亂久矣唐明宗祝天早生聖人亦思定之意也孟子曰定於一言天下之勢出於一也自生民以來經桀紂之能天下嘗不定矣末有天下裂而為七各稱王爭雄如孟子時者也其後秦并天下可謂一乎曰非也以亂易亂特聖王之驅除爾是故當時之天下亦嘗一矣而卒不定非聖賢之言不驗也其所以一之者非也按此可見一不在變封建為郡縣

孰能一之

王問也〔徐思曠曰〕上文惡乎定謂天下如何而能定非謂待何人而定也王此問孰能一則以君言問何等君能一之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覺軒蔡氏〕曰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天地此心然後可為天之子為民之父母此言萬世人牧之龜鑑也○〔孫辨〕定於一豈不要德方能一然孟子上一句尚未說及此直到孰能一之之問孟子方偏撥到不嗜殺人者身上來語脈之屑次自如此○定於六亦有力能合之者秦始皇是也然不再傳而失則信乎非不嗜殺人者不能一矣○〔医〕不嗜殺人卽上章所謂仁者也孟子因與睽心人質言之故不曰仁矜而直謂之不嗜殺人夫世豈有嗜殺人之理人豈有嗜殺人之心然而不畜其嗜之者嗜利故嗜殺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是也嗜欲

故嗜殺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是也反是則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無非不嗜殺人而已矣○精義尹氏曰戰國之際干戈相勝非救民於亂者也殺人而已矣欲天下之定于一能乎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翼註〕孰能一之以君言問何等君能一之孰能與之以民言問誰人肯歸向他〔愚按〕梁王意中直指列國諸侯王言但以下節民歸之對照則謂以民言可耳○〔條辨〕孰能一之孰能與之迹此兩問俱不用曰字正是形容他卒然光景具見寫生之妙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閒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孟子內並以周月言與春秋左傳同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集解〕天下莫不與也正答他孰能與之問○然其義尙虛王知夫苗乎以下乃申明莫不與之故○〔紹聞編〕以七八月之閒旱喻民困於虐政曰其如是孰能禦之者以苗之興而言也以水之就下喻民之歸仁曰沛然誰能禦之者以天下莫不與而言也○〔說統〕此節重在七八月之閒旱及今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句久旱易爲雨勞民易爲仁苗之浡然從大旱來民之引領從嗜殺來所謂天下嗷嗷與王之資也○不曰天下之人君而曰天下之人牧此牧字亦正與嗜殺字相對照

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蓋望以心言歸以身言惟其引領而望所以歸之莫禦也○〔慶源輔氏〕曰不嗜殺之對以見理勢之當然非有爲而爲之者也蓋人君之心誠能不嗜殺人則舉天下皆在吾仁愛之中又孰有渙散乖戾而不一歸於我哉固非以不嗜殺人爲一天下之具也〔條辨〕輔氏之說因爲見理然孟子却是因襄王以孰能一爲問而後與不嗜殺人告之則即以不嗜殺人爲一天下之具有何不可蓋言各有當不必因此而謂聖人行仁之有私也○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

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講語〕三代以前但有治亂無分合分合之事始於周末治亂以德移分合必由力併孟子謂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猶從德言若周以後天下之爲治亂止是一分一合皆以力不以德然其分也必亂亂必至大殺戮而後有强國有强國而後能混一至其混一之所歸則亦必就其中之能愛民不嗜殺者得焉是雖尙力之中終未嘗不以德收也第德非三代之德故治亦無三代之治耳孟子立七國之時早已知必有秦漢之事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一句直斷盡漢唐以下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蔡疏〕陳公子完奔齊世爲齊大夫初以陳爲氏後改田氏至田和始篡齊而有之和之曾孫辟疆是爲宣王齊桓公晉文公皆霸

諸侯者。〔說統〕齊王病根在大欲。故開口便問桓文。○〔翼註〕事謂取威定霸之畧。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漢書董仲舒傳〕江都易王謂粵有三仁仲舒對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精義〕明道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茍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衍石以為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楊氏〕曰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孟子務引其君以當道則桓文之事不足為也已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故曰無已則王乎○〔或問〕王霸之辨董子程子楊氏之言備矣然推其意則王者之道可言者古之聖人致誠心以順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有道也後之君子能行其道則不必有其位而固已有其德矣故用之則為王者之佐伊尹太公是也不用則為王者之學孔孟是也若夫齊桓晉文則假仁義以濟私欲而已設使僥倖於一時遂得王者之位而居之然其所由則固霸者之道也故漢宣帝自言漢家雜用王霸其自知也明矣但遂以為制度之當然而斥儒者為不可用則其見之謬耳○〔語類〕事者營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則誰不知至於經營霸業之事儒者未嘗言也○〔或問〕小註仲尼之徒二句須從道

桓文處撇出絕口不言其事來○〔輯語〕仲尼之徒節是七篇尊王黜霸開卷第一義後來以齊王由反手願學孔子言必稱堯舜不見諸侯俱包舉言下○〔按〕齊宣發口問齊桓晉文而願聞其事其為所歆羨可知孟子推本仲尼而直斥其事為不足道此正所謂我先攻其邪心也已乃引而進之於王其詞若婉而意甚切早已一眼覷定齊王足用為善矣、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新安陳氏〕曰王道甚大其要只在保民保民而王一句為此章之綱領○〔按〕齊宣問齊桓晉文已看得是撇天事業至孟子直斥為不足道而引之於王則其驚駭益甚矣接口問德何如則可以王彼特震於王之名意古來惟有德者能之究不知何者為德也孟子為之實其德曰保民而決其可曰莫禦便已隱隱將齊王平生夢想不到之事引而歸之於一心然齊王卻但知欣於莫禦而因希冀夫保民故下又有若寡人可以保民之問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齕音核舍上聲觳音斛觫音速與平聲

胡齕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郤也。〔蒙引〕釁者釁郤今曰釁鐘則是因鐘之釁而釁之謂塡釁也作活字看○觳觫恐懼貌。〔說統〕若無罪而就死若字從觳觫上形狀之辭言此牛恰像無罪而就死底模樣○釁鐘非牛不可而宣王一時良心發動不可過抑姑以羊替之全要得他不及計較情景○孟子述所聞胡齕之語而問王不知

果有此事否按齊王若寡人可以保民之問一則見孟子說箇莫之能禦不覺打動平日大欲雄心遂若眞箇能王而問可以保民一則見保民二字似亦尋常竟忘却平日興兵搆怨第因孟子言王而姑計夫民之可保味其語意盖猶可不可未可知之辭也至孟子直許之曰可故愈欲急聞所以可之之故孟子妙與纏述所聞易之牛逗出不忍二字閒閒徐徐且問他果有此事否而王乃應聲如響矣○不忍二字一章骨子孟子只挈定齊王吾不忍其觳觫一句以下反反覆覆闡出無數詰隊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或問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其事微矣而孟子遽以是心爲足以

王者何也曰不忍者心之發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之所得以爲心者也是心之存則其於親也必知所以親之於民也必知所以仁之於物也必知所以愛之矣然人或蔽於物欲之私而失其本心之正故其所發有不然者然其根於天地之性者則終不可得而亡也故閒而値其不蔽之時則必隨事而發見焉若齊王之興兵搆怨而急於戰伐之功則其所蔽爲不淺矣然其不忍一牛之死則不可不謂之惻隱之發而仁之端也古之聖王所以博施濟衆而仁覆天下亦即是心以推之而已豈自外至哉王既不能自知而反以桓文爲問則孟子安得不指此而開示之耶然戰國之時擧世汨於功利而不知仁義之固有齊之百姓又未見王之所以及民之功是以疑其貪一牛之利非孟子得其本心之正而有以通天下之志盡人物之情亦孰知此爲本心之發而足以王於天下哉○精義楊氏曰孟子之道其要在心術如是心足以王矣此言極好心術明且正何所施而不可學者須是就心上做工夫○新安陳氏曰是心足以王矣一句最喫緊觀王有此愛物之心即可知王有仁民之心而可以保民矣所以指言王之此心即是足以王天下之本眞氏云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此心是也○說統足王要形容是心惻隱勃發有火然泉達底光是方得足字意○愚按是心即不忍觳觫之心也然此處只是承王言有易牛之事而云即此易牛之心便自足以王以證明何由知吾可之問語極警策而意尚含糊且莫遽點明不忍須留下二句一開一合地步則難端自此而起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四書通孟子一書言心甚詳此是第一箇心字是心何心也人之本心也即此本心而推之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須看集註察識擴充四字察識屬知擴充屬行○按察識擴充是孟子言中之意在本節且勿露自此至遠庖廚也是孟子反覆辨難欲王察識此心自有復於王者至權度節是欲王擴充此心中間王說曰一節是察識擴充交界處

愛猶吝也

說統是心足以王矣此句似已說煞了却即從是心中忽生出箇愛字覆轉拈出齊王口中不忍字正要他自猜自疑尋覓自家一箇眞心出來臣固知王之不忍句最妙是

撥動他本心底轉語又曰連百姓皆以王爲愛亦是設此疑團與不忍作兩岐語欲王當下認取不必當時果有此言○蒙引既曰是心足以王又曰百姓皆以王爲愛臣固知王之不忍者明其果出於不忍也愛字正對不忍字愛則非不忍不忍則非愛愛者計其財而不忍者痛其死孟子着此兩句所以提撥倚不忍字惟其實有此不忍之心故足以王也下文許多話只是愛與不忍字反覆辨論故不忍二字是此章骨子○百姓皆以句亦甚緊蓋不着此句無以發其論難而啓其察識擴充之端若只言是心足王何他不曉問便只恁地了○按集註指而言之此處尚未爲設難只是就王吾不忍其觳觫一語提撥此二字與王指明王誠自得其不忍之心則庶幾所謂足以王者可得而語耶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議者然我之心不

如是也或問然則孟子既告之矣而王猶不能自得其說何也曰固也是其蔽之極深是以暫明而遽昧也〇紹聞編孟子言是心足以王而又曰臣固知王之不忍此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使宣王仁心有素聽德又聽便當於保民上致思是心足以王上發問而王前日此心得於乍見而偶發者初不自覺久巳忽忘故未能自得其不忍之實而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〇說統孟子已曰臣固知王之不忍了又何消解剩吾何愛一牛齊王之心一何蔽錮他不忍觳觫之言不過一時偶觸而發故只把孟子所迹不忍觳觫二句模糊答去竟不知自覓得這箇不忍之心出來只求擺脫箇愛字而已〇集解集註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議者是說我有可議之迹故下用心字一轉然齊王雖謂我心不如是却仍在迹上辨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

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

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

異怪也按上節語意王只求解脫箇愛字看孟子却偏以愛字難之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只此一句已令齊王頓口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到此方是設難前百姓皆以王二句非難也看語矣如此自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

於百姓之言也按本心何心不忍之心也即隱其無罪是孟子欲發其不忍之心却偏難以愛財之心愛財之心王所不任受也不忍之心王所不自知也到說到牛羊何擇王亦不自知其爲何心不得不付之一笑矣翼註云古人文字意在筆先有見牛未見羊一解乃有牛羊何擇一難此亦猛虎項下金鈴惟解得者繫得也〇

我非愛其財二句諸說紛紛紛多觴矣只是句讀不明耳竊謂讀書必先辨句讀則書中之竅竅得而語言之指趣以明如此二句若照常以兩也字分句中間宜乎二字加何直接齊王當日非愛一牛本不待再辨却因孟子有牛羊何擇一難遂無解於百姓之云語塞全在易之以羊使前後展轉置辨不得故須將我非愛其財五字另作一頓撥轉而字則兩也字一氣相銜宜乎字自然關節加此看則我非愛其財爲句而易之以羊也不過一讀耳何必如諸說紛紛費加許周折此亦可備讀書一法故詳論之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

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只輕撇一句先了却愛字一重術謂法

之巧者慶源輔氏曰巧亦非穿鑿以爲巧蓋隨物賦形逶迤曲折而得以遂吾此心之用耳蓋殺牛

既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

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

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

此所以爲仁之術也〔蒙引〕問仁術字當何訓曰此是齊王見牛觳觫而不忍之心萌故以羊易之孟子所謂無傷蓋能護得齊王仁心發見處術猶方便也〇術未必便是全不好且如仁術見牛之觳觫是仁心到這裏處置不得無術以處之是自家這仁心抑遏不得流行故以羊易之這是用術處有此術方得自家仁心流行又曰術字本非不好底事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處須着有箇巧底道理始得當齊王見牛之時惻隱之心已發乎中又見釁鐘事大似住不得只得以所不見者而易之乃是他既周旋得

那事又不抑過了這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時無箇措置便抑過了這不忍之心遂不得而流行矣此乃所謂術也愚按徐思廣文云天下惟術多不可以言仁而仁自不窮於術非惻隱之機情已甚此也必不能忽有所開非惻隱之流行既眞此時必不能頓有所得稱謂此數語眞見道之言覺常解尚說是以術行仁而此直云仁自生術不但看得術字無病并覺得仁字分量絕大權衡變化運用不窮後文都包攝裏許可以補語類之所未到○說統仁術二字乃通章一大樞紐仁者含天地萬物之體術則可以妙天地萬物之施下文所發之政所制之產皆術之顯用處○或問所謂見牛未見羊者豈必見之而後有是心耶曰心體渾然無內外動靜始終之間未見之時此心箇自若也但未感而無自以發耳然齊王之不忍施於見聞之所及又正合乎愛物淺深之宜若仁民之心則豈爲其不見之故而忍以無罪殺之哉且觀齊王間孟子之言而心復有感感焉則此心之未嘗亡而感之無不應者又可見矣○語類見牛未見羊也未字有意味蓋言其體則無限量言其用則無終窮充擴得去有甚盡時○李安溪曰天地之心無息不流而以日月之所至爲榮枯人心之量無所不周而以耳目之所及爲先後按此數語最道得未字義味員徹○輯語此正孟子善於指點開導處滿腔子惻隱之心一腔上全身盡露見牛未見羊體用具足不分兩層孟子說到此處直是痛癢相關○按是乃仁術也與是誠何心哉相應王不自知其爲何心而不知是乃所以爲仁術也見牛未見羊與牛羊何擇爲相應言牛羊本自無擇而易之之時却自見牛未見羊而非王之有意於其間也先喝出是乃仁術而後以見牛未見羊句點明最是孟子善於開發處

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見非平時之聲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或問君子之遠庖廚何也曰禽獸之生雖與人異然原其稟氣賦形之所自而察其悅生惡死之大情則亦未始不與人同也故君子嘗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嘗聞其聲則不忍

食其肉蓋本心之發自有不能已者非有所爲而爲之也曰然則曷爲不若浮屠之止殺而撤肉也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本同一理而稟氣有異焉稟其清明純粹則爲人稟其昏濁偏駁則爲物故人之與人自爲同類而物莫得以班焉乃天理人心之自然非有所造作而故爲是等差也故君子之於民則仁之雖其有罪猶不得已然後斷以義則殺之於物則愛之而已食之以時用之以禮不身翦不暴殄而既足以盡於吾心矣其愛之者仁也其殺之者義也人物異等仁義不偏此先王之道所以爲正非異端之比也彼浮屠之於物則固仁之過矣而於其親乃反恝然其無情也其錯亂顛倒乃如此而又何足法哉○有以齊王愛牛之說明學者求仁之事者曰此心之發在人不同能察識存養而擴充之則可以至於仁矣曰此心之發固當密察存養而擴充之矣然其明暗通塞之機乃存乎平日涵養之厚薄若曰必待其發見之已然而後始用力焉則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學者爲無所用其力可乎按此係因集註預養是心之說而併論之在孟子對齊王特意不重此○四書通一本心也已發在於擴充未發在於預養○輯語君子之於禽獸也一段是要引齊王不忍之心向百姓上用故反就禽獸指出若謂推此以愛百姓則道理倒了即成慈悲平等之認○愚按君子之於禽獸可自隱然有百姓一層在之於二字前但此處只合虛涵不宜明補一明補即預占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兩詰難地矣此處本義只是啟王察識故見生聞聲與見牛對提撥兩不忍與不忍觳觫對君子遠庖廚亦即隱隱與未見羊一面對見自來君子用心亦是如此此其所以爲仁術而王以未見之羊易已見之牛其心即不忍見死食肉之心其術即遠庖廚之術所以開言而釋然也○君子遠庖廚禮記玉藻篇語也本文加是以二字蓋是引成語而釋之○王或菴曰至此似忘却保民而王之旨矣不知正所以推究保民之本也蓋齊王足王者唯此不忍之心而此心却不能自識故頻頻以不忍提醒之使知足王在此心即不能已於何以足王之問然後可進以推心而歸於保民之道也敲逼誘掖多少苦心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

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 此大夫傷於讒而作 戚戚心動貌 不得吾心應前是誠何心哉夫子言之承上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二句於我心有戚戚即不忍觳觫之心也但從前是偶觸到此方能認取耳

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慶源輔氏曰戚戚心動而有所㤆傷也孟子所言曲盡其理故宣王前日之心復動於中委蛇曲折之意莫不盡見而亦莫非吾心本然之善非從外面得也向非孟子據理之極知言之要深得夫開導誘掖之術則亦何能使宣王前日不忍之心復萌也哉然宣王此心雖發動而其端尚微其體未充而又未知所以用力推廣之方故孟子此下復以用力用明用恩之說以曉切之○蒙引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句最重所謂乃知此心不從外得者在此蓋前日之不忍者此心也今日之戚戚者亦此心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新安陳氏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王此句亦問得緊切與孟子是心足以王一句相照應○王或菴曰認眞不忍之心方有此問發知是心足王之下應有此問久矣因屢以不忍提醒之而王知牛明牛暗認此心不眞所以無此問也至此方覺然後追足王語而問之一時問答情次可想○精言前孟子云是心足以王是保民則在此心內此問此心所以合於王是猶似保民在此心外○按王言所以合於王似不敢言恩而但求有合者然○此節乃前後過脈自我心有戚戚焉上見齊王能自認我心結上啓下其察識之意自此心所以合於王以下見齊王尚未知反其本而推之以起孟子啓王擴充之端○反其本非復言本心之本以齊王巳自認此心矣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須知由本逮末方能善推所爲今王但恩及禽獸耳是未知反其本也故下文復與重重詰難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與平聲爲不之爲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 按王既認眞此心而問足王之故應舉推心之義告之矣却忽以喻言空中閃射蓋不如是則事情不透提撥不靈此孟子善於開發處 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 忽然打轉易牛本乘平地驚雷直破九霄而上奇絕警絕○新安陳氏曰今恩足以及禽獸二句難得最

緊切乃是一大章文意警策處下文又以此二句再難以結之 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 慶源輔氏曰惻隱之發於民切於物緩皆自然而然雖至愚之人亦莫不然學者須是臨事體察看教分曉不可模糊率畧聽其自然事過便休若夫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所以難所以易者且以凡人言之推廣此心愛養同類者其勢便其事易至於物則有不得已而資以爲用者使之皆鼓吾之愛而無傷則其勢遠其事難自君人者言之發政使仁使民得以遂其生者其勢便其事易極輔相成之道使庶類繁殖鳥獸魚鱉咸若者其勢遠其事難今王此心既發於見牛之際而又有以處之而使是心得以流行矣則是於其勢遠而事難者既能有以及之則以是心而施於勢近而事易與

之同類而相親所謂保民而王者則豈有不能者哉但自不肯爲耳○〔南軒張氏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天地之大同由一本而其施有序也豈有於一牛則能不忍而不能保民者蓋方見牛而不忍者無以蔽之而其愛物之端發見也其不能加恩於民者有以蔽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然即夫愛物之端可以知夫仁民之理素具能反而循其不忍之實則其所謂仁民者固可得也〔按〕此條最說得透切但是逆透求大欲意而斷之在本節尚宜渾○說統用力用民用恩此用字最好人皆有力有明但自不用耳爲不用恩正獨何與之故○〔精言〕不爲也非不能也不爲固重然本意尤重在非不能上此與下節只言保民而王之易耳又曰本文只言仁民易而愛物難緩切意又前一層○〔徐辨〕獨何與固是喚醒他教他擴充亦仍是喚醒他教他察識何也齊王於我心有戚戚只是察識得一點愛牛之心不知此心之合於王是猶未察識得愛牛之心卽可爲保民之心且未察識得愛民之心爲緩且難之心而仁民之心爲切且易之心也故孟子以舉重不舉輕見大不見小譬恩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使他兩兩較量

分明而後可語以恩之所以用與其所以推蓋以事功論則緊能保民處在擴充以道理論則緊能擴充處在察識察識得一分才能擴充得一分察識得十分才能擴充得十分未有一認得愛牛之心爲不忍而便能推恩以保四海者也故集註於上節云猶未知反其本而推之於王請度之節亦曰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前後一線〔愚按〕本文亦皆處處隱藏察識意但大旨自在擴充耳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爲長之爲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趙註〕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恥是役故不爲耳〔按〕此言事長之禮似於爲長者三字較有情然如今註極言其不難儘可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蔡氏曰〕此節只完得不爲也非不能也二句之意○〔姚元素曰〕孟子既要王擴充何不就以老老幼幼說明與他只緣齊王認保民而王甚難故先分疏其孰難孰易使之了然而後告以用力處○〔集解〕齊王此問甚呆故孟子只與淺譬之末四句以兩之類代不能不爲四字巧爲形字摹寫正善與淺人說法○是心固有四句在本節只極言其無難耳擴充用力之方自有下節在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

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或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而天下可運於掌何也曰天地之間人物之衆其理本一而分未嘗不殊也以其理一故推己可以及人以其分殊故立愛必自親始爲天下者誠能以其心而不失其序則雖天下之大而親疏遠邇無一物不得其所焉其治豈不易哉○〔徐辨〕老吾老三句緊承上折枝來見推恩之易故以天下可運於掌指示之詩大雅思齊之篇此詩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也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韓語〕寡妻兄弟家邦各自有道絕不相同

却只是此理更無兩般其自刑而至而御却又自有序○
舉加雖直捷便當然其中卽有次序只一加字內包含善
推之義加字如何入次序看上文刑至御次序已在○玩
而已語勢是從寡妻兄弟家邦反指轉斯心來見其極易
極近以歆動其舉加未便是鋪張推廣也按舉加字卽從
上文運掌二字生出舉斯字卽指不忍之心所以老老
幼幼者加彼合吾老吾幼人老人幼而言引詩正與上三
句相發也○宋羽皇曰舉斯心句正對他此心之所以合
於王引詩以證運掌并前所許多不了語一齊証合說作解詩便誤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

故無以保妻子〔紹聞編〕舉斯心加諸彼恩貴於能推推恩則四海雖遠斯心可及如思齊之詩是也
不推恩則妻子至近無以相雍如唐明皇信讒而一日殺
三子豈其無是心哉不推恩則無恩至此爾史言明皇之
友愛也其於兄弟有禮矣而其他失道甚多不善推其所爲爾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
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

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
難。〔四書通〕須要看集註三節議論貫穿處始言愛物則曰
同生繼言仁民則曰同類此言老老幼幼則曰同氣是曰
爲理一而分殊雖推之有序然皆不過自吾本心而推之
是爲分殊而理一也大抵此章凡千餘言大要只二句欲
其察識此心於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充
此心於已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爲而已矣○〔輯語〕加字
輕推字重加字籠統說得盡推字漸次說不盡故又添箇
善字善字從彼字生來蓋吾老吾幼人老人幼寡妻兄弟
家邦百姓禽獸皆一彼字包之則其中等級次第已與足
以保三字中有親親仁民愛物層級實緊在○古之人通
指古來王天下者不必粘定文王

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預探下求大欲而言故復推本而再問之。〔新安陳氏〕曰末二句再問難以結之十分精神文法亦有照應收拾○〔翼註〕今王思
及二句與前段辭同意異前段承有復於王來是說易其
所難而反難其所易此段承善推所爲來是說先其所後

而反後其所先前獨何與是起下爲不用恩此獨何與是
起下與兵構怨○〔或問小註〕古之人三句須對下二句看
却已爲齊王不善推下鈞方與舉斯加彼二句微見但以
齊王不能推其所爲不能舉斯心加諸彼則孟子此言正
爲推近及遠者發以明齊王能遠遺近之失欲其於此深
議其本而善推之非欲其反推愛物之心以及於仁民也
○〔甫析〕張氏曰孟子之意非使之以其愛物者及人蓋使
之因其愛物以循其不忍之實而反其所謂一本者以親
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所謂仁道也○〔慶源輔氏〕曰骨
肉之親本同一氣故於心爲至親至切而行仁必自孝弟
始然後可以推而及民與物也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老幼刑寡妻至兄弟以御于家邦此皆自然之序而入所
不自已者若或反此則必有其故矣是不可不致其克復
之功使之循序而進不然則倒行而逆施之如無源之水
無根之木不旋踵而乾涸枯瘁矣○〔輯語〕齊王恩足以及
禽獸不是不能推而功不至於百姓此倒行逆施正坐不
善耳善字從本達末中間節節有本分實際○〔西山眞氏〕
曰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能及物而

不能及民此宣王之不善推也○〔存疑〕自古之人所以大
過人三句以上答此心之所以合於王意思已盡了又把
他功不至百姓再詰之直究到他那病痛根源處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洛反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蒙引〕權雖解作稱錘度雖解作丈尺然實當作活字看蓋已含稱量之之意
度之謂稱量之也稱屬權量屬度稱之量之卽所以言度之可見權度不得呆作死字看
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
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
度又有甚於物者〔語類〕問不知如何是本然之權度曰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

皆其應物之時須是子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齊宜王見牛而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又却忍爲之便是不合權度失其本心又問莫只是無所爲而發者便是本心曰固是然人又多是忿了問如何忿下曰當惻隱時却不惻隱是也問此莫是義之未至否曰亦是察之未精○問物皆然心爲甚曰物之輕重長短之差易見心之輕重長短之差難見物之差無害心之差有害故曰心爲甚又曰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度物差了只是一事差心差了時萬事差所以心爲甚又曰以本然之權度度心又曰愛物宜輕仁民宜重此是權度以此去度○或問范氏謂心有輕重長短而又曰當以心爲權度試稱量之語若有病然輕重長短之當然固不心之正理其爲權度而稱量之者亦以此心之用而反求之耳○[紹聞編]無權則輕重差無度則長短差物之差差在一物心之差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心之應物其輕重長短莫不有則所謂本然之權度也○物之輕重長短在物而其稱量之則在權度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固物而形者在

心而度以本然之權度亦在心物易見心無形物不可無權度心尤不可失其權度故曰心爲甚○[條辨]心固具本然之權度矣然或爲物欲所蔽則自有而自失之若不以本然道義之心絜度其心則權度之時不能不失其輕重長短之用故語類云以本然之權度度心○[精言]輕重長短在物權度在心以吾心之權度度物之輕重長短故隨所處而無不當輕重長短在物者在物之理也以權度度之者處物之義也○權說謂心無權度固非謂心即權度亦非即此是本天本心之異

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慶源輔氏]曰此指宜王之心偏詖處言之也必先見得其輕重長短如此分明了然後窮其所以然之故則吾心之蔽始可去而本然之理始可復此孟子所以引物資權度之說而使王自稱量其心也○[困勉錄]上文既言獨何與則宜緊接興兵構怨

矣却又說權度一節者蓋先言民物之不可倒置然後說出所以倒置之故也輔氏說極明○[王或菴]曰是心足王全在能推而王不能推其故安在重重反詰到此王不能下一轉語矣文勢至此水盡山窮看他下文轉變之妙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與平聲

抑發語辭[紹聞編]此與他處抑爲反語辭不同按其文意若斷若續水窮雲起故註直以爲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說統]興甲兵三句串說興甲兵以危士臣而與諸侯構怨重在危士臣一句正見其不保民而功不至於百姓處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說統]此節正與上文獨何與相應是愛民所以輕短底病根快於心三字正照前不忍字來於牛不忍其觳觫於百姓則忍驅之鋒鏑之下而

反以爲快是豈可以不度孟子前面反覆辨論至此方發其病使他將此殺人與殺牛二事彼此稱量自知輕重長短之所在○[條辨]然後快於心不是說齊王眞快於心只是詰問之辭○見王必如此然後快於心麼不然何故以殺人之事而甘心爲之也意在侯王舉求大欲以告孟子然後夫其大欲之敝則不能度者乃能度而不能推者乃能推矣○[集解]請王度之下突接此節王之不能保民者此也不能推恩於民者此也請王自度而王烏可舉此以相答乎故代爲之度直指其患以發其病而藥之○[四書通]上節一心字指本心而言蓋謂本心之中有自然之權度非自外來也此節一心字與後數欲字便非本心矣本心難擴充而欲心易於蔽錮此王道所以不行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昏於此此其愛民

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纂〕引王之所以功不至百姓者興兵構怨累之也王之所以興兵構怨者將以求吾所大欲蔽之也〇〔說統〕欲之一字正是齊王受蔽底根源既云不快於是又曰將以求吾所大欲意以不得已爲此耳〇語何快於是直是致王之美種惜不能因是以求其所快耳此是他殘忍中隱隱有一段痛楚良心向之觳觫而發者正此物也〇至是方見孟子既啓其心又發其瘢然後病可去而心可推〇〔集解〕輕短之故只指求大欲不指上三事其心尚明於他謂不忍一牛之觳觫獨暗於此是求大欲而不能保民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

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爲肥抑爲豈爲不爲之爲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說統〕孟子亦明知王之大欲不在肥甘五者只借此作襯以形出他好大喜功之心〇王之諸臣二句似令實是輕覷齊王卩氣盡在廷之臣不過頤指氣使供耳目口體之人耳可謂齊無人焉〔茂〕此意亦只在言外已語助辭〔條辨〕既說上五件又明以王豈爲是哉蹴則是卽其不爲是而故詰之矣未說辟土地等句先以王之所大欲可知已起則又知其必爲是而轉難之矣次字起伏不測使齊王不得不入穀中來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說統〕辟土地四項相承說〇必辟得土地然後朝得秦楚既闢土地朝秦楚然後中國爲我莅而四夷自我撫矣而字亦要

看〇〔新安陳氏曰〕所大欲在此所以初發問便欲聞桓文霸圖事〇〔按〕上文王笑而不言王亦自知其爲姦難語諸人所以孟子又爲代說痛發其病若如此也所爲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按〕所欲直是王天下事而所爲乃出於興兵構怨萬無可得之理緣木求魚欄頭一板齊王此時直是忽而飛於九天之上忽而墜於九淵之下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

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新安陳氏曰〕千里者九齊楚燕秦趙韓魏宋中山也〔困勉錄〕此只大槩說宋中山豈與秦楚同爲千里以一服八必不能勝卽有敗亡之禍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說統〕王曰若是其甚此一語有怪而拂之之意孟子却又說殆有甚焉忙提再進一針把後災兩字驚動恐嚇他合他向來一點雄心不怕不厭處下來後乃樂天下大勢以較之見得恃力以逞快所欲不遂覆敗隨之則王倘志大欲安得不另尋一路以圖與王之策故又說箇反本以啓發他〇〔王或菴曰〕蓋亦反其本矣一語輕輕轉恭齊王大欲疑心被孟子猜得十分冰冷更無轉身處只有保民一路可以轉向而前故下遂以發政施仁告之〇〔纂〕引反本與前註反其本而推之不同前反本以心言此反本卽

下文發政施仁是也。○語類問孟子論齊王事考之史記後來無一不驗曰雖是如此已是見得遲了須看他一部書見得句句的確有必然之驗方是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說統〕此節承上反本來發政所以施仁串論五欲字亚與大欲欲字相應要見得合天下之欲爲欲方是大欲。○欲只就士農商旅心上說至孰能禦方說他歸附

然亦卽從上文數欲字見得無兩意。○〔蒙引〕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所謂覇必有大國也今王發政施仁至孰能禦之所謂王不待大也。○〔按〕此節方轉合保民孰能禦之正與保民而王莫之能禦相應

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南軒張氏〕曰行王政者心非欲傾他國以自利也惟以民困爲己任爲吾所當爲而天下自歸心焉夫欲朝秦楚莅中國自世俗言則以爲有志自聖賢觀之苟不本乎公理特出於忮求矜㤥之私耳齊王惟汲汲於齊其私非惟不克濟而禍患隨之陷私欲固危道也由孟子所言以發政施仁則公理之所存可大之業自可駢致此天理人欲之分也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

〔按〕上文發政施仁只是大槩說使天下仕者以下亦止槩言其效而未嘗明說其事然齊王到此不覺又爲所歆動故願求明教而嘗試之蓋有欲見諸施行之意矣故孟子方與言制產。○徐儆弦曰孟子畧道幾句便能使王笑又能使王說又道幾句王知笑而不言又道幾句王卽云吾惛不能進是皆精神鼓舞處亦一篇內機關。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慶源輔氏〕曰恒產常生之業則下文

所言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是也。恒心常有之善心則下文所云善與禮義是也。係民無常產所以無常心不知禮義而陷於放辟邪侈也若遂從而刑之是誠無異於以羅網罔民欺其不見而取之也。○〔說統〕此節雖有士與民兩樣只重民上下言無恒產之幾全於罔民可見士不可多得而民又易至於犯罪此恒產所以不可不制也罔民二字又打動他不忍之心。○〔集解〕制民恒產最是保民要務此下四節將產之不可不制反覆言之以起末節制產之法蓋使王心意悚動然後與詳言之庶不以吝言忽過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集解〕是故緊承上恒產所係之大說

來明君卽仁人所謂能保民者自其痌瘝斯民言則曰仁人自其智周萬物言則曰明君制字重看必使二字承上制字貫下四句有經畫周詳意驅卽敎也善卽恒心也民從之輕言有所賴藉而爲善不難也此是泛言其理至末節方實陳其事○仰足二句是制產周於老幼樂歲二句是制產裕於豐凶驅而之善含下庠序二句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治平聲凡治字爲理物之義者平聲爲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條辨明君制民之產實有下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許多區畫若今之人君如何也下備制字蓋彼廢井田之良法或行稅畝或開阡陌妄事紛更自爲厚斂亦是從新制一番不然守先王之舊規何至仰不足事俯不足畜○精言樂歲終身苦有謂樂歲苦則終身亦苦者非也夫人所以樂有樂歲者以田有餘耳若民無田或有田而不足俯仰無資饒他歲樂亦歲苦矣所謂大熟之歲而有不足之家也凶年死亡豈能免哉○說統恒心只是一條虛而言之則曰善實而言之則曰禮義禮義要對放辟邪侈說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新安陳氏曰發政施仁是所以王天下之本使民有常產又發政施仁之本王欲行之謂發政施仁○按上三節俱虛言制民恒產一正一反可謂深切事情到此復畧一束申言反本而後詳制產之法是起下文不是結上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音見前篇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

蒙引此保民之實事也所謂及人之老幼而運天下於掌者也○此章當叠叠看劈初出一王字究其所以王者無他保民而王也又究其所以保民者無他是心足以王矣是心足以王如何反其所以及禽獸者而以序行之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天下可運於掌也老老幼幼以及人之老幼如何五畝之宅可以衣帛百畝之田可以無飢雞豚狗彘之畜可以食肉庠序孝弟頒白不負戴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蓋其胸中王道素具特隨時酬應而見路以開導之耳○說統此節正是制民恒產之法五畝百畝蠶桑雞彘是一定之制其區畫之妙全在樹畜以時勿失勿奪上可以衣帛食肉正與仰足以事父母應可以無飢正與俯足以畜妻子應庠序一段正與驅而之善民從之也輕應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也老老幼幼各得其所此等作用俱從不忍一念區畫出來所謂仁術也○按五畝之宅三段言恒產之詳謹庠序之教一段帶言有恒產者有恒心正見產之常制也老者二句是民有恒產則保民之道成而民各得其保亦只就本國善推所爲不忍一民不得其所何曾似齊王有求大欲意然而不王者未之有才實實見得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千里來龍回翔變化到此乃爲結穴

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

此趙岐本註○集解此節與前對梁王者不異但彼對小惠言見王者之大道此對霸功言見王者之正道彼對上盡心說此跟上保民說○王或菴曰保民而王不但爲齊王言孟子一生眞本領也五畝之宅云云既爲梁王言又爲齊王言蓋保民之實政孟子救世之大作用也井田學校皆在其中矣然與梁惠言則前發後擊而虛設其象於中與齊宣言則千變萬化而實陳其說於後其不同

者何與葢與梁惠對他移民移粟之一事而言。卽此以形彼也。要言而不煩也。與齊宣則舉善推所爲之全體而言。由心以達政也。繁稱而不厭也。○〔任翼聖曰〕梁惠氣局小，齊宣氣局大。前章一步趲進一步，總見盡心如此。其難移民移粟，沾沾自喜，殊爲可哂。此章却一步倒縮一步，見要王天下，不從制恒產處做，好大喜功，都成沒用。〔按〕前章一步趲進一步，只就本節便見。此章一步倒縮一步，乃通上文而言。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輯語〕孟子將民困已極，故其告君論政，只重在制產足民，而教學明倫，雖定說到，亦只舉大畧。全書皆然。○〔翼註〕全章分五段看。首段至是心足王，是斥霸崇王而許齊王之足王。內保民二字，是一章之大指，不忍二字，乃保民之源頭。次段至遠庖廚，是啓王以察識。次段至善推所爲，是啓王以擴充。次段至就是能槩之，是攜王之不能擴充，病在求大欲，發其病而藥之。末段說到制民恒產，正是保民之實政。

○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南軒張氏〕曰：孟子加對沼上之問，及對好樂、好貨、好色，皆徐引之當道，何其辭氣不廹也。至於利國之問，則應以何必曰利；桓文之問，則拒以無道無傳；論管晏，則曰曾西之所不爲；言交兵之利，則曰其號則不可，又何其嚴也。自後世觀之，後數說比之前數者，宜若未至甚害，而攻之反甚切，何與？葢前數者一病爲一事爾，故紬繹其性之端以示之，使之曉然知反躬之要，則天理可明而人欲可遏矣。至於霸者功利之說，易以惑人，人或趨之，則大體一差，雖有嘉言善道，亦何由入？戰國諸侯，其失正在乎此，故闢之不可不嚴也。○〔四書通〕此章甚詳，集註斷之甚約。葢欲黜霸功，則心之所向者正，能行王道，則心之所充者大。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今熟有不忍之心，而不能推之以行不忍之政，無他，奪於功利之私也。功利二字，依舊是向霸功上去。入於彼，必出於此，世安有不能黜霸功而能行王道者哉？此孟子所以斷然以爲仲尼之徒所不道也。○〔文集〕東萊呂氏曰：治道有本末先後，而言之亦須有序。孟子先以見牛啟發齊宣王良心，至語意涵泳，乃係五畝百畝之說。若夫乎信遽及施行古先制度，則或迹疑其迂，吾說格而不得入矣。朱子復之曰：論治固有序，然體用亦非判然各爲一事。如孟子論易牛、制產，本末雖殊，然亦醫其說於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精粗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是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爲恐彼疑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世俗苟蔽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之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東陽許氏曰〕王語暴以好樂蓋論及所好之俗樂暴未有以對蓋暴亦知俗樂之不足好欲諫而未得其辭故以告孟子〔按〕俗樂至下節齊王以孟子故方自言出其與暴言自泛說音樂○〔蒙引〕暴未有以對也意歸在好樂何如上〔按〕此自是紓辭然亦不必遽云有妨於治

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蒙引〕好樂甚二句通篇之意已具而暴不能再問故他日見於王而自發之〔按〕甚即含與民同樂意庶幾即含可王意近於治非是謂僅能治其國也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東陽許氏曰〕王變色是愧前與暴論者不可聞於孟子故其下直言之○〔按〕下節孟子言今樂猶古樂不過因齊王有好樂之情而借是引之以與民同樂耳實則先王之樂與世俗之樂自是相去天淵濂溪周子曰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此自是正論齊王於好先王之樂則曰非能於好世俗之樂則下箇直字胸中似亦微見得此意此其所以變色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按〕孟子與莊暴言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只是概論其理耳此方是緊對王之好樂而以甚字引進之以庶幾歆動之王所爭在樂之古與今孟子所爭只在好之甚與不甚好之不甚雖古樂無以愈於今好之甚則今樂亦無遜於古意只在引王與民同樂好樂不過借作一話頭以發齊王之問耳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 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眾亦人之常情也〔蒙引〕可得聞與是欲聞其所以好樂甚而齊庶幾者不兼今樂猶古樂不重在此〔按〕齊王方以世俗之樂爲慙孟子云今樂猶古樂

覺得今樂中亦自有箇甚有箇可以庶幾底道理王所以亟欲聞之○〔翼註〕此節且只泛就常情言未說到人君上與眾眾字亦不指百姓只是多人也〔按〕此處眾字固不指百姓然意已隱隱引到百姓上去後文與百姓同樂即與眾樂樂之極致也但一是就樂上說一个專是就樂上說耳○〔輯語〕通章結穴在一王字王字跟着民字來民字又跟着獨人少眾字來故通章關要全在此節孟子機鋒入處亦在此節○獨樂樂兩問自是必然之理不如此應不得○或問小註此是開導出齊王之善心處不消吾爲之開說蓋天理之權衡在彼之心所自有者吾特導之使自見耳

臣請爲王言樂 爲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說統〕上文獨樂二段不是問他全是啟發他一段公心以爲言樂張本〔按〕孟子爲王言樂意不在言樂也看下二節言獨言同都結向民上○〔紹聞編〕樂者樂也和心之暢也眾情之通

也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此人之常情王之所不能累於人則可以言樂矣今王鼓樂兩節一則獨樂者如此一則與民同樂者如彼孰樂哉上文兩箇孰樂字指點出甚字之意下文今王鼓樂兩節又要見得出箇孰樂之意知與民同樂之爲樂乃所謂好之甚也按臣請爲王言樂正是前後文脫卸處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蹙子六反頞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鍾鼓管籥皆樂器也趙氏惪曰樂以鼓爲節周禮鼓人掌教六鼓以節音樂○管竽笙簫篴之屬籥舞器詩籥舞笙鼓正義云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又周禮笙師掌教吹籥故凡言羽籥言籥舞皆舞則吹籥以爲節非無音而但執之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旗屬蔡疏春秋傳范宣子假羽旄於齊晉人假羽旄於鄭杜預曰以析羽爲旌爲王者游車之所建也又周禮司常九旗之數有全羽析羽釋云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也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新安陳氏曰因好樂而及田獵以王亦好田獵故也按此亦想當然耳須知只是爲鼓樂作一襯筆其次情景不必過泥○蒙引疾首蹙頞對欣欣然有喜色看上帶聞字甚其心原有憂樂之異故聞王之樂而憂樂之客亦隨之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語類孟子開道時君故曰今之樂猶古之樂至於言百姓聞樂音欣欣然有喜色處則關閉得甚密如好色好貨亦此類也○存疑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是欣幸之辭言吾王邇來庶幾幸無疾病與何其恁地能鼓樂也日庶幾日何以是欣幸之辭不可於中間貼不然二字作自相問答○集解看此節便是甚底樣子要與上節兩兩相形見王猶是王百姓猶是百姓而民情頓異一則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四境皆愁慘之形一則舉欣欣然有喜色

相告兩間皆太和之氣一舉字相對照正是獨樂同樂兩邊盡頭處○先有同樂不同樂而後各有上段憂喜情形兩節都是倒裝文法故序次都在空際描情繪景歇動齊王與民同樂不與民同樂自是季日有實政在○吳省菴曰一不與民同樂便是好樂未甚民便疾首蹙頞則雖好先王之樂何裨於治一與民同樂便是好樂甚民便喜色相告則雖好世俗之樂何妨於治按此題顧今樂猶古樂於文義亦得然此兩節一反一正孟子亦只渾舉大概而言不必復沾沾今古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精義尹氏曰王者之所以王者得民心而已推己之心以及民與民同樂則王天下也孰禦哉○集解上二節只與言甚不甚兩端此節方實勉齊王與前好樂甚則齊其庶幾相應今王與百姓同樂所謂王之

好樂甚也則王矣所謂齊其庶幾也○〔按〕與百姓同只是推好樂之心不必枯好樂之事終言則王方見得前面兩言齊其庶幾所期望於王者不淺○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爲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爲主使人聞鍾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前漢禮樂志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

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或問范楊之說不同何也曰非不同也范氏以孟子之言爲救時之急務而楊氏亦以爲姑正其本則其意固皆以爲使孟子得政於齊則夫所謂世俗之樂者必將以漸而去之矣但二公之說皆有所未竟故使人不能無疑然從范氏之說而失之不過爲失孟子之微意而未害乎爲邦之正道從楊氏之說而失之則是古樂終不必復今樂終不必廢而於孟子之意爲邦之道將兩失之此不可以不審也[illegible]精義楊氏元本其上文云魏文侯曰端冕而聽古樂則[illegible]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則今樂與古樂固異矣而孟子之言如此者蓋樂者天地之和也而樂以和爲主人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矣下乃言使人聞鐘鼓云云則楊氏之說雖以爲孟子姑正其本而今樂古樂之異固未嘗不先與揭明○南軒張氏曰與民同樂者固樂之本也好世俗之樂者私欲也與民同樂者公理也孟子不遽詆其所好而獨擴之以公理可謂善啓君者○宋註發明德不在樂上論只在好上論所謂先正其心也又不在去其所好而在公其所好所謂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但當以道心爲之主也此孟子見理精細處莫看做逢世之言好勇好貨好色章皆當以此意觀之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

囿者蕃育鳥獸之所〔蒙引〕蕃育云者度閒曠荒野草木自生禽獸自居之地使得以生聚長養而吾時獵取之非惟以爲逸豫之資而祭祀賓客之需亦於是乎取焉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騖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爲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

之後也與〔延朱〕三分有二只就人心歸附說文王未嘗撫有其地況據其地以爲囿乎味集註語意本自不曾說煞後人何必泥○南軒張氏曰意齊王欲廣其囿諫佞之徒必有假文王事以逢之者文王豈崇囿如此蓋其蒐田所及民以爲王之囿耳以芻雉得往知其然也〔按〕此說亦只是想當然大指所重正不在此傳謂古書〔語類〕問文王只百里如何有七十里之囿然孟子所謂傳有之者如何曰想他須有據但孟子此說其意亦只主在風齊宣王耳○漢武帝規上林苑只有二三十里當時諸臣已皆以爲言豈有文王之囿反如是之大○慶源輔氏曰孟子所謂於傳有之亦言據古書有此說耳然未必其然否也看來孟子都不肯辨折他只要大處合正便罷如焚廩浚井之說最宜駁倒孟子亦不駁只要有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二句便罷〔按〕此章義指亦只在與民同之文囿原非所深論也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

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兎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饒

芻草也蕘薪也徐進若是其大乎時解謂是欲援文囿以自解而作此驚異之辭愚謂非要自解而後作此驚異也齊王本因民以四十里之囿爲大則文王之囿其大更過於齊囿安得不驚異作自解反無味矣愚按自解意自在下一重○說統齊王就制度上說大不孟子在民心上說大小上下相形全要得引誘齊王意○民以爲小不是嫌他小只是不覺得大蓋若已有之并其大亦忘之也若說囿之所出有限民之所取無窮反覺私而有意按句中便含得與民同之意○民猶以爲小句正是打動齊王處其意全在引他公樂於民耳民以爲小在與民同之上見得二往字最妙眞是邑人不誠庶光景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

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

禮入國而問禁曲禮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南軒張氏曰子讀臣始至於境三言見聖賢舉措之精密也蓋居是邦則當循是邦之法入境而問焉理之所當然也理之所當然者聖賢未嘗不然其文理密察旨意深遠學者不可以爲細事忽之而不精思也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

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精義尹氏曰文王之囿與齊宣王之囿一也不與民同之則是害民而已矣○存疑國之有禁所示臣民民豈不知特爲民之無知見利而犯法有以於不知耳○小民見利易動私其麋鹿而因以殺身則是以麋鹿爲餌以囿爲阱也○說統爲阱於國中一何最重正與與民同之句對看○按國中何至有阱阱何至方四十里孟子爲齊王特下此一險語分明見得關禁之初便搖手相誡動魄驚心其視文囿之與民同直是仁暴天淵而民情之所由異固不待辭之畢矣○新安陳氏曰前篇罔民與此爲阱皆是借網取禽阱取獸以諷切時君之禽獸其民苑囿一也設禁阱民者人欲之私與民同利者天理之公無非欲遏人欲存天理而已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慶源輔氏曰寬洪仁者之量惻怛仁者之意而無較計大小彊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語類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仁者之寬洪惻怛也便是小國不恭也撓他不動○蒙引寬洪故能含容人

不恭惻怛故能於人之惡而不較○新安陳氏曰惟仁者能忘巳之大而事鄰國之小實只字之若事之耳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語類問智者見得利害甚明故祇得事大曰也不特是見得利害明道理自合恁地小之事大弱之事强皆是道理合恁地○四書通本文大事小小事大集註則曰大字小小事大一字字尤見仁人之心然大之字小猶未足以見其仁必小國雖或不恭而字之之心自不能已乃見大者之仁小之事大猶未足以見其智必大國雖見侵陵而事之之禮尤不敢廢乃足以見小者之智○潛室陳氏曰仁者有度量之明自知小不能敵大○說統仁者惟見理不見勢智者兼明理勢仁者忘其勢之在巳智者順其勢之在人以大事小事以心言以小事大事以禮言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緜詩八章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言太王初遷于岐雖不能殄絕昆夷之慍

怒亦不隕墜巳之聲問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木拔道通昆夷畏之而奔突竄伏惟其喙息而巳言德盛而昆夷自服也蓋至此巳爲文王之時矣容之度內矣按語類又日昆夷事不可考卽照註據此詩亦只宜就文王而言太王事不必牽合又考鄭箋卽以章爲文王事則集註爲尤合矣

太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卽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吳語史記越王句踐世家越王興兵伐吳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精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退而圍之越王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臣種敢告於執事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而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卒赦越罷兵歸○紹聞編戰國日尋干戈豈復知交鄰之有道宣王此問亦其足用爲善之一端也孟子告之其大者則當處以智者之遜其小者則當處以仁者之道此外無餘法矣○越句踐與太王處心用意亦自不可同日而語孟子姑取其事以爲以小事大之一證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慶源輔氏曰天者理而巳矣卽程子所謂夫天專言之卽道也以道理言則大者自當字小此天之所以覆地也小者自當事大此坤之所以承乾也○條辨理勢亦可分言若單言理則勢在其中天者理而巳矣勢之不得不然卽理之不得不然初無兩箇按上節註云智者明義理識時勢蓋亦惟明義理者爲能識時勢也○語類湯之事葛文王事昆夷其本心所以事之之時猶望其有悔悟自然合理故曰樂之心必待伐之豈得已哉亦所當然爾

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文集仁者與天爲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爲一者嘉人之善矜人之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然此各因一事而言惟仁者能如此智者能如此耳非專以事大事小爲仁智之分樂天畏天之別也仁者固能事小然豈不能事大○智者固能事大然豈不能事小但其事之情則有樂天畏天之異耳○所云忘私克巳乃畏天之事樂天則無私之可忘無巳之可克矣度勢量力乃計利害之私智者知天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所以爲畏天也○問樂天畏天不同以仁者而居小國固不免爲智者之事使智者而居大國則未必能爲仁者之樂何者智者分別曲直亦必能容忍而不與之較如仁者之爲也○曰得之按大概固如此然本處只兩開說不必屑屑較量○或問樂天畏天之說其詳可得而聞乎曰子聞之亡友何叔京曰仁者以天下爲度一視而同仁惟欲使人各得其所不復計彼此強弱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以爲難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文慇懃而厚鄰之及夫終不可化而禍及於人然後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變而知理之當然故以小事大而不敢忽然而必自強於政治期於有以自立功如獯鬻與吳之方強大王句踐外卑躬而事之內則治其國家利其民人終焉或興王業或刷其恥此智之明也使湯文保養夷葛惡極而不能去是不仁而縱亂也使太王句踐惟敵人之畏而終不能自強是無恥而苟安也又何取於仁智哉按所論仁智後半截是就其事而終言之雖非本旨所重然亦可見樂天畏天非是空空徒樂徒畏而巳○說統樂天畏天此文事小事大內巳含此處只點出天字以顯仁智之妙耳不是推原所以事大事小之故也○翼註樂天畏天天字卽是上天但究言之則是理而巳矣

包念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精義伊川曰凡人有所計較者皆私意也孟子曰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仁者欲人之善而矜人之惡不計較小大強弱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較亦樂天順理者也○條辨直從天字遡源便見天下

之國天下之民皆在天心仁愛中原無大小強弱之別仁者交鄰與鄰國君民若有些子間隔便是私意未化亦與天有些子間隔便非樂天者矣故知樂天是保天下之氣象只是與天齊準耳○存疑包含徧覆二句還在樂天內以下制節謹度二句知之

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四書通字

之之心自不能已卽是自然合理事之之禮尤不敢麽卽是不敢違理包含徧覆無不周徧卽其字之之心而其氣象愈充拓愈恢宏制節謹度不敢縱逸卽其事之之禮而亓規模愈收斂愈嚴謹集註措詞之精密如此○語類問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是只是說其氣象規模如此〔按〕兩保字一是容保之保一是保守之保○精言樂天者雖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然萬物一體直欲使人各得其所無此疆彼界之殊天下之人何所不容宛然天覆地載一般所以有保天下氣象不惟其心體如此其事功亦如此畏天者兢兢自治不但不敢挑大啓釁實能治其國家利其民人令強大不敢乘所以有保一國規模都有實事實事卽在氣象規模上見此不以效言效又在後一步

○看來氣象規模四字煞有分別仁者包含徧覆無不周徧雖治一國天下皆在其度內其氣象足以保之也智者制節謹度不敢縱逸強於政治期於有以自立其規模僅能如此虛齋謂氣象無迹而難量規模則有限矣甚是○〔條辨〕保天下只在樂天者裏保其國只在畏天者裏是箇樂天者自有保天下之氣象是箇畏天者自有保一斷之規模非旣樂天而後保天下旣畏天而後保其國也○〔文集保天下保一國以其德之厚薄量之大小而言亦無一定之拘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智者畏天而保天下之事也〔按〕此條須通下節看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其詩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旣右亨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時是也〔或問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周頌之言保天下之事也而以畏天爲言何哉曰聖賢之言各有[illegible]言則固以畏[illegible]而

能保文武之天下矣且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固不如是之拘也○新安陳氏曰引詩不及樂天一邊亦偶然耳○雙峯饒氏曰天理當然違之則有禍此便是天威了○〔今訂引詩只斷章取一畏字證畏天者保其國而樂天者之保天下可知○〔按〕本文自此以上言交鄰之道在樂天畏天自能保天下保其國爲仁者智者事小事大之事孟子所以告王者止矣後又因王以好勇爲疾而進之以大勇進之以安天下後來說書者遂牽合仁智勇謂勇固無妨於仁智而仁智亦非勇不成於義固可相通而立言要各有當看總註自明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卹小也〔慶源輔氏曰齊王惟其好勇則但欲辟土地朝秦楚爭城爭地以刈其人民故不能知事大之禮又不能行恤小之仁○輯語齊王當日講交鄰原不是好意又直力不能并吞而又畏人蠶食故爲此商量權術耳孟子以樂天畏天答之已隱然教以安天下之民不從鄰國爾我起

見矣故王大其言而以好勇爲辭則已直露其貪殘攻取之心故孟子又借大勇曲引歸於本旨曰安天下之民則仍是樂天者保天下之說齊王之好勇與問交鄰始終原只一意孟子答安天下之民與保天下亦始終原只一意〔按〕此條通徹前後以立言竊謂以後文回顧前文則可蓋孟子本因王之以好勇爲辭而以大勇進之安天下與保天下自是一線上事至以前文預透後文則孟子豈逆揣王之意而云然乎但謂其理自相通可耳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

疾視怒目而視也〔按〕齊王方自謂寡人好勇孟子接口便道王請無好小勇直是隨手頂門一鍼見好勇非疾而勇之小者乃眞爲疾也夫撫劍二句分明畫出一小勇模樣斷以敵一人所謂技止此耳小勇

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纂疏〕血氣所爲之勇如溝澮之水暴集旋涸故謂之小義理所

發之勇天關地闢自不能已故謂之大○[按]王請大之則不惟不以爲疾矣好勇者王則大之亦自在王耳之字內意含不盡即謂隱攝智仁亦可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此詩叙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其五章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言文王征伐之始也無所畔援歆羨大能先造道之極因密人不恭是以如此帝謂文王設爲天命文王之辭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蒙引]密人不是來侵周乃侵阮也但文王

是方伯而密人乃擅敢興師以侵阮是無文王矣故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條辨]文王之怒不過遏密人之侵阮者耳而詩便謂以對于天下以密畏則天下之大者無不畏阮懷則天下之小者無不懷也末句安天下之民正從對于天下句生出○稱言詩詞三以字疊說趨重對于天下句此文王之大勇也、[翼]因之[曰]此文王之勇也氣脈從寡人好勇來言王以好勇爲疾如詩所云這豈不是文王之勇但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其勇大矣下節同○[翼註]本文此文王之勇也未可露大字下句方見其大○[新安]陳氏曰怒者勇之發也因王赫斯怒怒字發出一怒安民之說蓋自赫怒舉兵以對于天下而生出此意[按]一怒字最宜着眼言文王止一怒耳而天下之民衆賴以安則其勇之大可知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横同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泰誓本文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或問]孟子之引詩書文多與今本不同當以何者爲正曰古者詩書簡策重大學者不能人有其藏師弟子閒類皆口相授受故其傳多不同要亦互有得失不可以一概論也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按]寵異即本上作之君作之師而言亶聰明是以天德寵異之也作元后是以天位寵異之此上五句概論天所以作之君師之意凡以助上帝而佑下民故寵異之如此也下二句方是武王言其自任之意所以承上帝而盡君師之道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以除暴言無罪者我得而安之、以救民言我既

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按]饒氏謂越志指民而言[蒙引]謂不但指民凡諸侯卿大夫有稱亂者皆是愚謂此誓師之辭當是即指紂但未顯斥耳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說統]一人二句是孟子釋書詞瞎指紂說[翼註]一人泛說不指紂[條辨]孟子正是因書詞只大概以天下自任而於伐紂安民事未說得實故找此二句以釋其意見惟其有罪無罪皆在武王故紂以一人横行於天下正有越志而爲有罪之大者所以武王恥而誅之此武王之所以爲勇也一怒正指誅紂所以能安天下之民○[按]末句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見不獨文王爲然自古聖王皆如是王請大之遥相接矣一亦字是前後關捩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

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說統亦字承文武者如此○南軒張氏曰方戰國之際斯民之憔悴於虐政亦既極矣顧乃於此獨不一怒而區區於尋干戈較強弱不亦悖乎使王慨然以天下爲公不狗血氣之私而篤救民之志則王政將以序而舉天下不期於求天下而天下歸戴之不暇矣蒙王政以序而舉方是安民實在處若無此則安天下之民豈真專靠一怒○輯語此數節與好貨好色同列非真勸其用勇勸其不事血氣威武而以安天下爲志也○蒙民惟恐王之不好勇梓是恰與寡人有疾二句打一照醒極敵動之能却正關閘得甚緊須善會○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

卹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

新安陳氏曰章旨能懲小忿實自寡人好勇一句發出○此編開編能懲小忿然後能養大勇卹小事大以交鄰國之章答問之本旨也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則因王有好勇之言而進之也合而觀之大勇所謂仁者之勇也小人用壯

君子用冈非能勇者也大勇者所謂仁智勇兼之者也不仁者徒逞血氣而難與言乎義理之正不智者不明義理而不能免乎血氣之私此其所以不能勇也湯與太王文王武王平時則能卹小事大以交鄰國有事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然則此章雖兩節而理實相通也○蒙按此章義理前後冈自相通然亦不必若苦膠粘看總註只用兩開說

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雙峯饒氏曰怒得是便是天理怒得不是便是人欲孟子之論大槩分別天理人欲於毫釐之間卻同樂獨樂之類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

雪宮離宮名。慶源輔氏曰離猶別也別在其所居宮室之外故曰離宮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蒙引此樂謂皆有此宮室安居之樂非謂以雪宮與民共之乃爲民皆有此樂也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四書通觀集註非但與賢者共之一句便見得此與梁惠王所問賢者不同梁惠王問賢者亦樂此孟子答以賢者而後樂此所謂賢者皆指君而言齊宣王問賢者亦有此樂孟子答以有之一字者謂賢者有此樂也然非特賢者有此樂凡人皆欲有此樂人有不得其樂則必有非其上之心矣是知此樂當與凡人共之不但當與賢者共之也可見兩處賢字不同○蒙開編時宣王蓋館孟子於雪宮而孟子就見之自以爲能待賢者故問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而孟子對曰有者謂君以此待賢則賢者得有此樂矣但人君當與民同樂不但當與賢者共此而已

故曰人不得則非其上矣集註云云皆人不得則非其上句內之意○非以人皆有此樂解有字也大全輔氏說非是蒙按惟末一句非但當與賢者共之是同顧有字意○蒙引雪宮之樂在賢者分上原無甚道理可說故孟子只用一箇有字答了便罷再不復顧只引向與民同樂上說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下不安分上不卹民皆非理也蒙引冊上似以陰助下句非是平說也按所謂陰助者乃是借上句作襯下句乃借爲有力耳看下一句着一亦字何等斬截○蒙按因上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一句太說緊了似有以下訕上之嫌故又開一句見不得而非其上與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皆爲非理道理方平允按理固如是然語意只是將上一案坐他一箇不是便與撇過以下只并歸一路說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

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慶源輔氏曰〕君以民之樂爲樂則民亦以君之樂爲樂君以民之憂爲憂則民亦以君之憂爲憂如是則君以民爲體民以君爲心天下雖大兆民雖多其懽忻愉怡痒痾疾痛擧切於吾身矣君能體仁如此則天下之民其將何往雖欲無王不可得也○〔集解〕此承上與民同樂言言樂併及憂者蓋能同民之樂未有不同民之憂原非兩事也樂民樂卽所欲與聚意憂民憂卽所惡勿施意樂其樂如爲臺爲沼憂其憂如急公赴難俱有事實在各上句是上之所施各下句是下之所應玩兩亦字兩其字原以君爲主下句卽歸併上句雖分說而實合說也故樂以天下二句只跟上四句說下憂樂字屬君言天下字兼君民言惟其大同故統之曰天下孰以之則君以之也言人君以巳情通於民因使民情通於巳是其爲憂爲樂不是以一巳而直以天下矣○

〔愚按〕上四句猶是作兩層分說遞說顯然以君爲主到此二句直歸併合一渾然大同是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氣象無復有民樂民憂其樂其憂之界分矣而究其所以然則惟與民同樂之君潛司默運有以致之故兩以字語氣雖極渾成然正須與坐實方收得上四句足徵得下二句起徒認作過脉語便少氣力矣○〔輯語〕人止泛說憂樂同民者謬也樂民樂憂民憂是卽有王政樂其樂憂其憂是王化之應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謂政成化洽上下各得其憂樂便是王者氣象天下只在民字中大言之不是民字外推言之○〔按〕此章大指在引王與民同樂其義到此節巳盡下特舉齊國故典以吉之欲王聽其言而諒其心直至結尾方與一句逗出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 放上聲〕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儛皆山名也〔景公傳曰轉附乃太公之墓卽武陵也朝儛乃桓公之墓所謂穆陵是也○〔通考〕二山傍西北近齊國都海在其南故云遵海而南〕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地理志齊地東有琅邪〕觀遊也〔或問小註〕孟子援引往事欲其效景公悅晏子之對而行衣巳之意引景公不重景公重晏子看下畜君句自知〔按〕固是重晏子然以景公能悅其言故述此以諷齊王則景公亦未嘗不重○〔蒙引〕景公蓋嘗問有省方觀民之說矣不然無此問也然至大戒於國出舍於郊始興發補不足則所謂欲觀於轉附朝儛放於琅邪者皆不果矣○〔係辨〕比先王觀而以何脩爲問這脩意思甚好所以晏子歷擧先王之法如巡狩述職省耕省斂皆是要景公有所脩以比於先王處○稱言比於先王觀固是好意然本意却是要去游觀晏子旣以先王告之復詳陳今將之弊正以止其欲耳所以謂之畜君若但有志先王觀今也不然以下說他何爲○〔說統〕景公志在遊觀本是佚欲孟子引之却重先王二字上只是引王法古不是要他法景公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狩舒救反 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虞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王制〕歲巡守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價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周禮〕夏官職方氏王將巡狩則戒於四方曰各脩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秋官大行人上

有二歲王巡狩殷國凡諸侯之丑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
禮儀而見之○白虎通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
牧也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
隱自不得所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曆計時月皆為民也○
〔孫疏〕述職謂述已之所守職也如春朝以圖天下之事夏
宗以陳天下之謨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冬遇以協諸侯之
慮是也○每十二月王巡狩則諸侯各朝於方岳不巡狩
則諸侯皆來朝謂之殷見皆所以撫邦國也○〔纂疏〕巡所
守者自上察下也述所職者自下達上也王十二年一巡
狩諸侯六年一朝〔按〕此周制也論時王之制當主周說
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愚按〕曰巡狩曰述職重其名正重其事也又申之曰巡狩者巡所守
也述職者述所職也此非徒以解釋名義正見得所事如
此鄭重故天子不得不適諸侯諸侯不得不朝於天子所
過名山大川未嘗不見以為觀而先王之觀乃無非事者
緊對景公先王觀之問以此嚴重之句束上二項
重圈下省耕省斂乃是另起一意又翻上一重故如鐵鎖
註用而又二字貫下若斷若續節節為畜君超案而又春

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孫疏〕春則省察民之耕而食不足者
則補之如周禮旅師春頒其粟是也秋則省察民之收而
有力不足者則助之如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
時事是也○〔纂引〕省耕省斂天子諸侯都有此法都是先
王之制此又在巡狩述職之外不是巡狩述職就便省民
以補不足也天子只是省其畿內諸侯自省於國中耳○
稱語二句因論遊觀而及此見王者一舉動亦無不勤恤
民隱如是非謂仁政主乎此仁政自有經制富教大法深
宮大廷至治在○省耕省斂是恐其失時補助不足不給
又是耕斂中一節有兩層義〔按〕本文及註義自以補助為主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
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
病其民也。〔蒙引〕省耕省斂天子諸侯皆然夏諺獨言吾王〔蓋〕畿內之諺也○上言巡狩述職只說得非無
事而空行說不得恩惠及民恩惠及民須是補助不足故
夏諺只帶省耕省斂說○〔存疑〕遊與豫當分合看分看則

遊是巡遊豫是逸樂合看則巡遊即所以為逸樂也二句
者言咏歌之體也○〔說統〕遊豫是一意自巡省而行謂之
遊自暇豫而出謂之豫休助亦是一意自上所與曰助自
下被惠曰休○〔孫疏〕一遊一豫兩一字甚活非必限定遊
豫才為諸侯度見只一遊一豫耳而已為諸侯度矣言外
正見無事不可為諸侯之度是咸恩戴澤欣喜無已意○
〔精言〕先王愛民有加無已常將富教經制深仁厚澤固不
待言偶一出游定有非常恩惠所以被其澤者從而歌咏
之說為諸侯度見王者舉動無非典則不止取悅一時○
無非事者東上巡狩述職省耕省斂又是一項事故註用
而又另起末我不敢無事慢遊以病民迴應無非事者對
針下文○〔徐思曠〕曰景公意在遊觀耳晏子却借他欲比
先王因而進規巡狩述職省耕省斂豈是觀亦借作觀看
所謂諷諫也○〔愚按〕巡狩述職觀之大者固非無事而空
行省耕省斂觀之小者亦非無事而慢遊味其語意自邈
重下半節一以箴慢遊一以恤民隱畜君之大指如是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
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睊古縣反
今謂晏子時也師眾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
師從糧謂糗糒之屬〔纂解〕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師行糧食自所不免使出以正何病之有惟
是後來諸侯慢遊是好夫征之擾民實供之供億之費民
實出之使民奔走疲憊飢者弗得食勞者弗得息民困於
是乎極矣睊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
勞而起謗怨也。讒是謗慝是怨睊睊是怨見於色胥讒是怨見於言因其有謗言而知其有怨心是
兩層仍一串語看乃字可見方逆也命王命也〔輔氏〕曰王者之命諸侯豈固欲其如此哉不過
使之愛養斯民而已逆王命則虐必及其民矣○凡物員則行方則止方命猶言廢格詔令也若流如水
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紹聞編〕言其徵求之多則飲食若流言其

漫遊之事非一、則流連荒亡。

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輔氏曰〕晏子主言齊事、而云爲諸侯憂、故知爲附庸之國縣邑之長。○〔饒氏曰〕爲諸侯度指先王言、爲諸侯憂指時君言。〔愚按〕到得爲諸侯憂、則又不止於虐民而已。正節節與上文相反、方見得一是先王之法、一是今時之弊。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

此釋上文之義也。〔雙峯饒氏曰〕此晏子自釋也。直至惟君所行也、皆述晏子之言。至景公悅以下、則兼述其事。

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蒙引〕順水而下、固謂之從流、逆水而上、如何亦謂從流。蓋從不訓順、乃訓逐也。從流下、自上逐流而下也。從流上、自下逐流而上也。下句從獸之從亦是逐。

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爲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饒氏曰〕荒是廢時、亡是失事。○〔翼註〕田獵者蒐苗獮狩、各有其時、故以廢時屬荒。飲食者祭祀賓客、各有其節、故以失事屬亡。○〔集解〕此固是釋其義、亦晏子痛恨其弊、而極言之。見此等事爲害不淺、斷不可爲。畜君意尤極警切。○〔精言〕遵海而南、放於琅邪、便有從流上下意。觀於轉附朝儛、便有從獸無厭意、而樂酒無厭可知。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

〔愚按〕因下文說惟君所行、故先覆轉先王、坐實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下面乃闢閉得客。偪按得緊、不是姑聽其自擇。

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釋語〕惟字兩邊說、是逼法、不是活法。活法、法正。是逼法、不行此則行彼、道理分別如此、只看君所行何如。此處却是他人着力不得。此句偏按更狠、非謂但憑君做也。○〔精言〕前路已將二者得失指陳分明、此處不消更下斷語、只已法戒昭然、逼上正路。○〔愚按〕結此一句、正對着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畜君好君、和盤托出矣。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爲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敕六反。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紹聞編〕景公有感於晏子之言、轉附朝儛之觀不復行、而大戒於國、出舍於郊、始興發補不足、行晏子之言也。○〔集解〕說字重看、下三句俱從說中來。戒而曰大、是遍示曉諭之意。出舍是欲便於省民。註兼言自責者、自其不敢燕居深宮言之也。興發曰補不足者、想是時適當春耕也。此景公從前未有事、故曰於是始、以見惟晏子之言有以說之、故能爾也。

太師、樂官也。君臣、己與晏子也。〔蒙引〕君之說臣、只從上文景公說便見得。然景公說晏子、而悉以其言見於行事、則晏子之說景公、又當何如、可想見君臣相說矣。

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樂記〕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精義〕楊氏曰、角爲民、徵爲事、民所宗、事所職。省耕省斂、皆民事也。故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曰徵招角招是也。或問楊氏之說如何。曰、巧矣、然未有以知其說之爲然也。蔡龍光曰、國語曰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蓋宮聲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爲君。商聲次濁、故爲臣。角聲半清半濁、故爲民。有民而後有事、徵聲清、故爲事。有事而後用物、羽聲至清、故爲物。致於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羽、則但以濟五聲之不及、故不比於正音、而其象亦無專屬焉。大抵五聲爲正、二聲爲變、缺一不可成樂。景公作樂而係之以角徵、或亦錯舉爲名、如晉史錯舉春秋之例。此朱子所以謂楊氏意雖巧而未

有以知其說之爲然則固不得指煞命名之義獨於民事有取矣〔恩波〕龍光因或問之說而引仲之固爲不苟然觀集註仍引用角爲民徵爲事則於楊氏說未必不終以爲然也○〔纂引〕每一音之樂皆須具宮商角徵羽如徵招角招固各兼有五音此云徵招角招者又是箇大角徵也蓋五音旋相爲宮○當是以徵角名調而五音自旋繞於其中卽謂從民事取義固無不可

招、舜樂也。〔孫疏〕徵以爲事角以爲民皆以招名之亦舜作歌以康庶事故琴歌南風以阜民財之意也○〔按〕民事之說自注疏已然仍之可也○〔蒙引〕當時招樂在齊景公蓋用之而被以新詩故其樂亦謂之招○蓋徵招角招是也此一句是孟子述事之言當孟子之時此樂蓋猶在故舉以實之

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按〕詩曰何尤與樂言相說正兩相對照

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新安陳氏曰王文引

援景公晏子事實只末一句是孟子說○西山眞氏曰易之大小畜皆以止爲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爲愛君也從君之欲者其得爲愛君乎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好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輯語〕畜君者好君也只如此說幷不更透轉正意但指晏子忠愛隨事納規之妙而孟子言下情思含蓄無窮○孟子引此公案下更不添一語其勉君行仁政固是正意而欲齊宣納諫如流奮發有爲意尤隱然切至

○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按〕結尾用尹氏說仍打轉前文此集註深體孟子言外之意而深惜其言不能如晏子之見用於景公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尙在。〔或問〕說者或謂明堂齊王僭禮之所爲信乎曰不然也漢書猶言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則趙氏之說不誣矣〔按〕說本漢書郊祀志

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慶源輔氏曰〕此與子貢欲去告朔餼羊之意同以其無用故欲去之也

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孫疏〕人皆謂毀而王不毀來問孟子意在止而不毀可知但王之欲不毀意欲僭其制孟子之勸他勿毀欲使一思其義則意實各別也○〔文集〕明堂說曰論明堂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靑陽太廟東之南爲靑陽右个東之北爲靑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卽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卽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卽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卽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卽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之西〔卽西之北〕爲玄堂左个中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靑陽之左个乃玄堂之右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

之左个明堂之左个乃靑陽之右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新安倪氏曰〕此朱子按禮記月令爲說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馬氏曰〕王者嚮明而治故謂其堂曰明堂

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按〕說本孟子巡狩四岳朝諸侯於方岳之下故泰山之下有明堂其制久矣宣王[illegible]不知是周家朝諸侯之處未必無歆慕之意故孟子便[illegible]立明堂本意告他從他歆慕處引他行王政上去○不論明堂之當毀不當毀與齊王之可毀與不可毀而但言行王政則不必毀總是誘進之詞○行王政就平時出政說非指居明堂朝諸侯時事○〔解語〕孟子開口便喝出王者之堂王者二字是責難

語○非張大語○[精義]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伊川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煢音瓊

岐周之舊國也[東陽許氏]曰文王未嘗稱王而治岐所行知是王政○[輯語]上文言王者之堂言行王政至此却止說治岐文王未嘗坐明堂然所行却卽是行王政此正孟子鼓舞齊君意○[圖]明堂問陳王政宜引武王周公制作之盛與成康治化之隆忽然提箇文王治岐爲榜樣一見諸侯本當行王政卽文王可師二見文王艱難草創時○尚必須此況今日典故明備三見王政原是救時撥亂上策雖岐封百里時勢危急惟此可以圖興非太平迂論下面擧公劉古公亦是此意

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備旨]九一當是大概說仍商家之助法行之但商辛暴虐此時或九一之法不行而文王行之非必商家本七十畝而文遂更定爲百畝也註但就周家百畝之制言亦據孟子所告滕文之法而釋之耳

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敎之敎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集解]仕者指其先世言故曰世祿世祿是恩及子孫之無能者故註神出教之官之爾○亂其理乃足

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言異服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關以行旅言市以商賈言註槩言商賈者行貨曰商居貨曰賈關市各有攸司也

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蒙引]澤水所都處梁水所通處正可瀦流而漁故以爲魚梁也○[周禮]山林川澤悉有厲禁禁民之不以時取而此之無禁不禁民之取也

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新安陳氏]曰世祿善善長也不孥惡惡短也○[紹聞]編大舜罰弗及嗣文王罪人不孥惡惡止其身天心也○按此五句王政之大綱士農工商以至賞善罰惡具是矣

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卹其幼不幸而

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爲先也[雙峯饒氏]曰士農工商皆有所養惟鰥寡孤獨無所告故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蒙引]先者重之也○非謂先恤窮民而後行九一世祿之法也人君不發政施仁則已一行仁政便是此數者一時出令但此數種窮民尤在所宜留意耳○蓋必加厚以恤之也○按此文王老老幼幼必使無一物不得其所書言不敢侮鰥寡又曰惠鮮鰥寡其加志於是可知○[趙氏]惠曰鰥愁悒不能寐目常鰥鰥然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閉也[按]趙氏惟此釋鰥字爲有義餘釋寡孤獨皆近鑿故不載

詩小雅正月之篇此大夫憂亂而作其卒章曰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哿可也煢困悴貌詩言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勝煢獨甚矣其可哀哉此詩與文王無預引之以見窮民所當先之意也○[按]此以上因毀明堂導行王政引文王以證之通節俱要切定治岐發論方是所以闡導齊王正意止此○下乃復因王疾而導之以貨色同民見王

政之無不可行也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
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槖
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
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
之於王何有餱音侯槖音拓戢詩作輯音集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愚按）齊王歎孟子之
言之善不過以好言相謝而已本自無意於行被孟子頂
門一針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不覺無言抵對只得說
出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卻又被孟子說好貨不妨與百姓
同之於王何有王更覺無可藉口只得又說寡人有疾寡

人好色以為此言一出可以謝絕孟子矣不料孟子所以
引之與百姓同者與好貨無異繼於此益見孟子之隨機
引導而王終無意於行乃真末如之何也他日至直斥以
四境之內不治王惟有顧左右言他而已○貨色兩疾皆
非真疾王之本疾只在不
行此孟子洞見癥結處

公劉后稷之曾孫也（周本紀）后稷之興在
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傳至不窋夏后氏政衰去稷不
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卒再傳公劉立雖
在戎狄間復脩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
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乃遷邑於豳百姓
多徙而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
詩人思其德而歌之賦篤公劉

詩大雅公劉之篇凡六章此
首章也章首云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言厚哉公劉
之於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而治田畝既富強矣思和
民而顯其
業乃遷豳

積露積也穀堆也
餱乾糧也無底曰槖有底曰囊
皆所以盛餱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
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豳也何有
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
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
也何難之有（西山真氏）曰人君豈不事儲峙之富惟能推
此心使斯民亦有餱糧之積可也○（蒙引）此
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也以此推之非公劉好貨而推己
之心以及民不能其實不見得公劉好貨處（按）此正孟子
引言之妙也○（孫辨）孟子於詩詞之下特着故字兩有字
然後字以見若不有則不可以啓行則平日之所以謀民
之積財者當何如此中便即亦王政在（按）此即是鞭辟齊
王要他力行處於王何有亦隱隱回顧章首勿毀明堂○
精言公劉好貨同民在兩有
字太王好色同民在兩無字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
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
王何有大音泰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
也（愚按）齊王節節以有疾為自己不行出脫孟子卻即
節節就他有疾偏撥他行針鋒緊對不留些子空隙大
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此周公戒成王之詩追
述大王始遷岐周以開
王業其首章曰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
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此所引即其次章也古公大
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纂疏）當殷
末時猶尚
質故亶父
以名言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

下岐山之下也。來朝其來以朝也古公避狄之難以早朝疾走其馬循西方水涯東行而至於岐山
之下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胥宇共居也曠空也無怨
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西山眞氏曰〕人君豈能無
妃匹之奉惟能推此心使民亦有配偶之安可也○〔紹聞
編〕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詩中無此說乃孟子以
理推說之也後世之君好色未有不使內有怨女外有曠
夫者○〔精言〕詩原無太王好色意故將引爰及姜女而先
提愛厥妃於前詩亦原無好色同民意故既言爰及姜女
而復補無怨曠於後○詩言爰及姜女只是流離播遷保
其伉儷耳却從此想出民間一無怨曠則其平日所以保
聚民之室家者何如當是時也有無限款想與上文故居
者云云具見孟子言詩之妙○〔或問〕好貨好色人情所不
免但齊王專於私已而不思及民故孟子欲其與民同之
非欲因其邪心而利導之也○〔語類〕問孟子以公劉太王
之事告其君恐亦是委曲誘掖之意曰這兩事却不是告

以好貨好色乃是告以公劉太王之事如此兩事看來却
似易待去做時多少難○問孟子語好貨好色事使孔子
肯如此答否曰孔子不如此答但不知作如何答問孟子
答梁王問利直掃除之此處又却如此引導之曰此處亦
自分義利特人不察耳○〔南軒張氏曰〕齊王好貨好色孟
子以公劉太王對但謂公劉好貨太王好色而不知實未
嘗好也二君處心平稱無一毫物我之私如曰居者有積
倉行者有裹糧豈惟欲其國富而亦欲其民富也如曰內
無怨女外無曠夫不惟君有室家而民亦欲其有室家也
好字雖同而所以為好則異故孟子曰王如好貨好色與
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二君之好天理也齊王之好人欲也
○〔新安陳氏曰〕孟子之言有因其近似而發揮之以足已
意者如公劉好貨本無事實只乃積乃倉一句太王好色
亦無事實只爰及姜女一句然欲開導時君意正辭權○
〔精義〕尹氏曰孟子之不欲毀則當欲齊王之行王政也文
王之政公劉之好貨太王之好色皆指事而言可謂善引
其君矣○〔按〕所引公劉太王文王周家世德相承其時皆
未嘗坐明堂朝諸侯也而所行莫非王政而卒以致王最
是孟子善於諷誘齊王處○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
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
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
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
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二語
本胡五峯之說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卽公劉大
王與民同欲之事也縱欲而私於一已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卽齊
王自以為疾之事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
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

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慶源輔氏〕
曰不直禁其好貨好色似若疏且易矣然必使為公劉太
王之事推已之心以及民循理而不縱欲公天下而不私
一已則其實又甚密而且難矣法指孟子之說事指公劉
太王之事非孟子據理之極知言之要何能辨析其精微
如此哉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
所以克已復禮之端矣〔新安陳氏曰〕克已復禮之端卽所謂天理人欲二者之間幾微之際
也○〔輔氏曰〕集註言此不但贊其理之密正欲使學者因
其言以反諸身至誠體察於所謂毫髮之際然後力求所
以循天理而克其欲耳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
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比必二反

託、寄也。比、及也。【集解】託妻子只是以衣食託之、非必以妻子託之於其家也。則凍餒其妻子、是未反時不知、比反時知其凍餒也。則如之何、就友言。棄、絕也。【孫疏】言當棄絕之、而不必與爲友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周禮秋官】司寇刑官之屬士師鄉士遂士縣士【註】鄉士掌六鄉之獄、遂士掌六遂之獄、縣士掌縣獄。○【集解】士師爲諸士之長、當士失職刑罰不當、皆士師爲之不能治士、謂不能率屬以正刑也。則如之何、就君言。已、罷去也。【孫疏】言當去之而不可與爲士師也。○【說統】此章專爲四境不治發。○前二節全要摹寫他有心之問無心之答一段情景出來。○不盡友道則棄、是原情。不盡臣道則已、是議法。即此便是四境不治底斷案。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

其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爲可知矣【或問小註】齊王不治其國、孟子設二事以發之、一路逼趲上來、最爲巧妙。乃竟置之不答、則慚於自責、恥於下問矣、何足與有爲哉。○【四書通】慚於自責則無克己之勇、恥於下問則無好善之誠。○南軒張氏曰、爲一國之牧、則當任一國之責。有一夫不獲其所、皆吾之罪也。能存是心、而後有以君國子民矣。夫受友之託、其孥而凍餒之、是負其託也。爲士師而不能治士、是曠其官也。友之負託、士之曠官、則王既知之矣。而王獨不自念吾受一國之託、乃使四境之內不治、誰之責與。王顧左右而言他、蓋有所愧於中也。王慚愧於中、然有護疾忌醫之意、故但顧左右而言他。使王於此而能沛然達其所愧、反躬自責、訪孟子所以治四境之道而行之、則豈不庶矣乎。○【按】四境之內不治、自是承上二項、因王之明而直刺之。然語氣只大槩冷諷、看他叠下三箇則如之何、一似普側閒閒評論、不着齊王身上。然齊王正在應

發如響。至此不覺爲之語塞矣。顧左右言也、只是借以亂孟子之說、若罔聞知者然。沈無囘互、人悔則不暇顧、慚則不能言。王顧左右言他、則不悔不慚而游移。○趙氏曰、言他之矣。此尤說得出齊王之不足與有爲。

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慶源輔氏曰】各勤其任、指心而言。無墮其職、指事而言。君臣上下、內盡其心、外盡其事、則其身乃安。○【按】總註只大概言之、而本指自見。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精義】呂氏曰、世臣如畢公弼亮四世之類。○【集解】累世勳舊、蓋其先世有大勳於國、而又親臣代有聞人、如商有伊陟象賢、周有召穆公虎之類。

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慶源輔氏曰】謂腹心之臣、如漢之蕭何、唐之房

杜是也。君臣一體、然與之同休戚矣。

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爲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輔氏曰】齊之爲國舊矣、故曰故國。喬木乃年深高大之木、亦故國所宜有。但所以爲故國者、則非以有喬木、而以有世臣也。○【按】世臣亦只是箇引子、語意在從世臣轉出親臣。故才說世臣、便緊接王無親臣矣。無字正與上有字相對照、矣字語氣極森悚、下復於王之無親臣痛切言之。

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

況世臣乎【蒙引】昔者所進、進字不是泛泛進用、蓋是其所親幸、將倚以爲腹心者、故以不知其亡爲無親臣也。若是上條庶官之中、有今日進而明日亡去、亦何怪得王之不及知。○昔者、昨日也。凡語及千百年之遠、槩謂之昔者、而此釋爲昨日、何與。曰、此對下句今日言也。○【按】此只甚言其時之近。其進其亡、越一宿而漫不加省、其爲不愼可知。○此孟子欲語王以進賢之道、故特見而告之。進賢原以爲民、必從故國說起者、世主縱不知有民、莫不

知有國故以故國引起世臣以世臣引起親臣與槩在王
無親臣言其忽進忽舍所以發王之問而箴之以不愼也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舍上聲

王意以爲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
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雲源]
輔氏曰若不先言齊王之意則問此一句似無來歷蓋宜
王於此始悟其始之所進者擇之不精故問何以辨之於
初也○[按]齊王此問原是暗藏兩面問何以識其不才便
是問何以識其才問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便是問何以識
其才而進故孟子槩就他對面一重說却以愼字換他識
字蓋識不易言而愼則人可自盡也○司馬溫公曰爲治
之法莫先用人而知人聖賢所難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
而美惡混淆考之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眞僞相冒要其本
在至公至
明而已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愼與 與平聲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 [輯語]如不得已只形容一箇愼字
其所以愼者正爲難識也知人帝
且難之疇咨試可無非是愼愼便是識之之道此外別無
知人法也○存疑如不得已須先看不得已三字有着落
然後看如字如有箇人已本不欲用他此欲已也却有人
要用他我不能主張得不得不用此不得已也凡不得已
者皆猶豫留難遲慢不亟向前日如不得已則非眞不得
已特如之厭蓋這人本是已要用底初若已不欲用因他
人要那我不得已而用如此遲慢留難特以欲得眞才審
之又審再四遲遲慢慢有似於已本不欲用過於人不得
已而用之耳○左右皆賢一係卽如不得已意將使
卑踰尊疏踰戚是說所以如不得已之故註義甚明 蓋尊
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
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

謹也。[條辨]細玩將使二句有兩層意其就當下而言賢未
進之前卑也疏也今一進之則將使踰乎尊踰乎戚
原非禮之常本是不得已之事自當持以如不得已之心
而安可不愼就日後言則今日所進之賢已居尊者親者
之地矣若又不賢則後又將有踰尊踰戚之事是非禮之
常原非得已但可以偶見而不可以常見愈益不可不愼
孟子言下含有此兩層單貼後一層說者非是○[愚按]集
註禮之常也下用然或二字虛轉則以將使爲預探後日
以立言不爲無見然前一層亦是當下所應有之意作
覆義自可條辨又謂前一層正意後一層餘意不可從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
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
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去上聲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
其蔽於私也 [集注]左右固非大臣亦非閹宦弄臣但謂親
近之臣如漢侍中給事中魏晉中書門下之
此云爾大夫却是任政之臣六卿官長之類孟子之言但
欲齊王審於擇人未必以其臣左右之言而發所云敎之
以不信大臣亦是推說之過大抵讀書只合平心說理不
必如此過求却失正旨也○[輯語]未可不是全然不聽亦
不是多疑只是虛心體訪不遽專信貴近正詳愼之至耳
○[精言]於賢曰未可於不可則曰勿聽下字虛活不同此
亦善善長惡惡短之意 惡

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
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故必自
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
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 [慶源]輔氏曰所謂
察之則必因言以

察其心考迹以察其用如孔子之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
然後能親見其賢否之實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非徒知
之知之必深而無所疑非徒任之任之必重而不可易至
於不才亦不容於幸進矣○係遊只此一個人左右未可
諸大夫未可直至國人皆以為賢而後察則此一箇人已
合朝野上下皆以為賢矣如此而後察則察之倍有力如
此見賢而後用則用之亦倍有力○按本文疊下兩然後
上然後統承左右諸大夫說下然後則緊跟察之說曰察
曰見舉自古所稱詢事考言克知灼見
如許精心妙用都包在裏詐愼之至也

所謂進賢如不得

已者如此

新安陳氏曰如此方見進賢謹之之至如必不
得已而然者要之用舍之道參之於衆而察之
於獨不賢者固去之勿疑矣賢者必任之勿貳是卽君所
親信之臣也非親信之以已之私而實親信之以國人之
公所謂民之所好好之也今日為王之親臣他日託孤寄
命卽為國家之世臣矣○蒙引左右皆曰不可勿聽云云
者誠恐其失賢也恐其失賢者正欲其得眞賢也故二條
總歸於進賢如不得已○述朱兼進賢退不可說而總結

之以進賢如不得已蓋就方進之時說不進則退矣非退
在位者也○按此卽兼及識其不才而舍亦所以對王之
問也然大指自
重在進一邊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

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
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蒙引天命指進退人才言
天討指刑殺言按註義自
是帶說○甯軒張氏曰國人殺之言非已殺之國人之公
心耳然則其用是人去是人亦非吾用之去之國人用之
去之也蓋天聰明自我民聽明國人之公心卽天理之所
存一毫私意加於其間則非天之理矣○稱義問或謂人
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楊氏曰不爲上下奪其威柄此固
是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已而孟子亦以必賢焉然後用之

則人君之權豈可為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
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言則因國人之
公是公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
我若初無所見姑信已意為之亦終必為人所惑不能固
執矣○王或菴曰上節因進賢而并及去不肖其愼亦然
此節并及於誅姦邪其愼亦然以進賢正意論之此二係
為餘意以人君用人之道論之此二係正與進賢相輔蓋
所去所殺而不出於愼則或以賢為人嫉而讒害者有之
宜去宜殺而不去不殺則或為賢人之害而不能終其用
者有之故此亦皆與愼於進賢之意相輔而行孟子所以
并及
之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新安陳氏曰總結上文用之去之殺之三節意總是好惡與民
同故可以為民父母○集解如此二字若概言用舍刑殺

只講得父母職分須緊從如不得已其難其愼全為體恤
民隱則父母之本心大用俱出味如此然後字蓋難之也
○引傳好惡同民故可為民父母原只渾說而以本章大
旨合之則進賢為主○立國本以為民人主惟能為民父
母方可以固結人心培植
國脈正與章首故國相應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傳直
戀反

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於南巢
集解此問便有下文可乎
二字意在不然放桀伐紂
不待問而
知其有也

曰臣弒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可乎之疑緊貼湯武身上說古來臣
弒君者不乏然人必加以大惡之名

而湯武行之反以爲聖人則是世之所大不可者至湯武而獨可也故以可乎爲問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顚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語類]賊仁者無愛心而殘忍之謂也賊義者無羞惡之心之謂也○問賊仁是害心之理賊義是見於所行處傷其理曰以義爲見於所行便是告子義外矣義在內不在外義所以度事亦是心度之然此衆何別蓋賊之罪重殘之罪輕仁義皆是心仁是天理根本處賊仁則大倫大法虧滅了便是殺人底人一般義是就一節一事上言一事上不合宜便是傷義似手足上損傷一般所傷者小尚可以補又曰其實賊義便即是賊那仁底但分而言之則如此○新安陳氏曰仁義皆根於心未有賊仁而不賊義者所以下文只以殘賊之人總言其惡○一夫[纂註]殘非殘忍乃殘破之殘謂彝倫被他破敗也

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纂]引孟子是以誅字換了弑字以一夫字換了君字○天生民而立之君欲其主張此綱常所謂是極主也今既賊仁賊義則人道絕而自失其所以爲君矣故湯武之兵謂之爲天下除殘賊不謂弑君也○[疑]深警齊王是警其不爲仁義非必警其有無周之心蓋齊王之問意固在疑弑君之不可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四書通]無孟子之說無以警後世之爲人君者無王氏之說無以警後世之爲人臣者然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王氏之說未嘗不自孟子中來○[說統]君必如桀紂方是一夫君必如湯武方可誅一夫卽此便有扶植綱常意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宮也[蒙]因之曰首看爲巨室三字便有深意正借此影出爲國家底意思爲巨室不可不求大木正照爲國家不可不任賢人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蒙]引勝任謂大木勝巨室之任也非謂工師勝任本文是以大木譬賢非以工師譬賢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蒙]引幼而學者仁義也故壯則欲行夫仁義今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

是欲令舍所學之仁義而狥吾所欲之功利也○[條辨]壯而欲行之欲字中含兩意幼而學壯必欲行其所學便是不肯自小此對上大木之大字看幼而學至壯亦只欲行幼之所學便是不肯改變此對下姑舍所學之舍字看○[精言]不肯小即不肯舍無兩層但上下文相對看却有兩面○則何如與前喻意相呼應言任木則欲其大任賢則欲其小是何故也王喜王怒王曰正相照看○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必齊王嘗有此言故兩節提出作骨此子于見王本指也[按]齊王亦不必果有此言却未嘗無此意即作孟子與此文一例設說自如○[精義]尹氏曰孟子之卒不得有爲於國蓋類是也○[蒙]引前段是譏其不任賢下段是言愛國者必任賢王不任賢則其視國家爲何如是愛國不如愛玉於兩段意自相叫應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敎玉人彫琢玉哉鎰音溢

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東陽許氏曰萬鎰謂璞玉之價値萬鎰之金也○條辨雖萬鎰應作價重而王貴愛之之意說約所謂物重則不得輕與人是也○若如蒙引因對國家看謂其價直之小便與必使語氣不順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語類問集註不敢自治云云此莫是餘意否曰正意是如何曰正意只是說玉人自會琢玉何消教他賢者自有所學何用教他舍其所學後譬只是申解前譬曰兩譬又似不相似不知如何做得恁地嗟嘅○按上節任賢不如任木此節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人情未有不自愛其國家者只因其不知任賢所以知其不知愛國也詩雖兩重意却一線總歸到不能任賢上○故後譬只是申解前譬看本文兩提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可見○紹聞編末句言欲賢者舍所學而從我無異於教玉人彫琢玉也玉人自能琢玉無俟於教賢人自有所學當使盡其用而惟彼之聽不當使從我也

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

按此最說得語意分明蒙引欲將教字當使字一例看不知使則聽其所爲教則欲以人從我如何可作一例斷不可從○輯語愛國當甚於愛玉今反不如愛玉怎見不如只在一教字較出○說統治玉而自教彫琢鮮不壞玉治國而教賢人從我鮮有不壞國家矣教字着力有把持牽制意○精義楊氏曰此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故其言如此

○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輯語孟子教齊王行仁政而齊王反欲孟子爲功利以是齟齬而道不行此孟子去齊之本也章中所指正爲是非泛論用人當任能不當任不能也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史記燕世家齊人伐燕事大全詳載之按史記屬之齊湣王則已與孟子本文不合又載孟子謂齊王曰此伐燕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則眞勸齊伐燕矣孟子尤斷無此語故不敢載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

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按伐燕爲宣王事此書已明載之不必援史記諸書爲疑仁山金氏論之頗悉已附序說○何氏曰以萬乘之齊伐萬乘之燕勢均力敵但以五旬而卽舉之若以人力論不能至於如此之易意者其天乎不取必有天殃齊王本有利燕之心特託天而

遂其私耳孟子之對則不歸之天而歸之人○按齊王以勿取陪襯取之以人力轉出天意然後以必有天殃將不取撤過注定取之始用何如二字探孟子之意見得除取之一策別無可商之殊不思齊之勝燕特乘燕之亂以倖勝耳且不可謂之人又安可謂之天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

○或問小註此亦是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耳哉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武王見商人悅已遂取之也直是論其理如此耳○或問文武之事與齊之取燕若不同者而孟子引之何耶曰張子二條其言詳矣第深考之則於文武之心孟子之意其庶幾乎按張子二條其一已見集註其二蒙引云分明是說齊未能得燕民之悅而未便有可取之理蓋宣王取夾於天意幽而難知○孟子取夾於人心顯而可據○徐儆弦曰宣王之意在於取故先言勿取而後言取之孟子之意在於勿取故先言取之而後言勿取愚按若非此意則之語次當先文王而後武王矣○說統悅與不悅非在既取之後是在先度定之意也引文武只做箇證驗不必深爲別白按引文武只是論其理如此如條辨云文王三分有二畢竟有一分不悅便說煞了細按此說有許多語病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音嗣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精義楊氏曰民之去燕猶避水火也故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齊王又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是水益深火益熱矣民將復避之也故曰亦運而已運者反覆運轉之謂也尹氏曰文王武王之用心凡以爲民也齊人之伐燕則異是矣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孟子所以深告之而宣王未之思也○按此方始勝之日孟子已窺見齊王將有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之意故言此以深惕之爾如字蒙引作假却之如看即集註若更爲暴虐若字蓋是承上文避水火也作轉語若作如仍之如便當添出正意不合語氣矣○或問小註而已矣之下正見民情無可奈何處分明是說取之而燕民不悅更着不得轉語○**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新安陳氏曰齊王言天命孟子欲其以人心觀天命欲知天命當觀人心欲得人心當施仁政燕之可取不可取失之以此足矣惟仁可以易暴燕人避燕之虐望齊之仁而歸之齊苟不施仁而益暴得非以暴易暴而益甚之乎蓋警之也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精義尹氏曰湯以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而齊以千里畏人者由取之不以其道故也○或問小註取之不聽孟子之言也諸侯將謀救燕謀已定而兵尚未興此非眞激於恤鄰之義不過借以爲辭○待之者備之也○集解待之非待其來正是問兵之策蓋其中情怯矣○語不說諸侯謀救燕而曰謀伐寡人正見齊王滿肚皮仍是戀惜燕國不捨在若說諸侯謀救燕則齊王意中亦思及置君反燕矣齊王只見諸侯生心言此只與寡人爲難耳○新安陳氏曰七十里爲政千里畏人立兩句爲柱下文分兩節應之○徐儆弦曰誅其君弔其民是爲政於天下底根子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是千里畏人底根子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霓五稽反徯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仲虺之誥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按奚獨後予以上是湯師未至而民望之切下是湯師已至而民悅之深本文起末兩引書詞中間自民望之至民大悅則孟子自言也民望之二句言望之切先引書辭而釋以已意也歸市者不止五句言悅之深先陳已意而後證之以書辭也

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條辨〕湯之爲政於天下吃緊是天下信之一句蓋其平日大公無我之心自有服得人處若單靠臨時要天下信我也難響應矣

爲後我言湯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蒙引〕若望雲者仰其來也若望霓者又疑其不來也願其雨又恐其不雨故只管望看是雲是霓耳〔按〕此言望之切下乃言悅之深望雲霓正與若時雨降相照應變動也歸市者不止於塗耕者不變於野言其順民心而無秋毫之驚擾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湯未有天下而民固已后之由於湯之誅其君凡皆所以弔其民故爲時雨之師而人有更生之慶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按〕爲政於天下是後面事其所以爲政於天下只在民望民悅上見尚在未有天下之先正與千里畏人相對照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

拯救也係累縶縛也重器寶器也〔存疑〕今燕虐其民節要見得與上文湯所行相反今燕虐其民與湯之征葛無以異也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與商民若大旱之望雲霓無以異也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則與誅君弔民若時雨降者異矣故曰如之何其可也〔按〕蒙引謂殺其父兄當時猶未殺也若字只作設辭說統云若字作已然事乃指數之辭愚謂作設辭則語氣甚鬆說不得如之何其可也若作已然則已殺已遷矣下節何又云反其旄倪止其重器看來此時已肆行殘虐岌岌乎有必殺必遷之勢故危其辭以見出令之不可不速耳

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爲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爲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集解〕固畏齊之彊固字指平日言齊爲天下畏便與湯之取信天下不同畏彊已有忌我之心倍地則益起人心之忌不行仁政又令人得執以爲辭天下之兵自此起矣故曰是動天下之兵也○焦漪園曰不曰天下之兵動而曰動天下之兵言兵在天下而動之者我也○〔按〕動字正與下止字對動之由我則止之亦惟我然業已動而欲止之則難爲力矣及其未動則止之如何可不速○動天下之兵更緊處自在不行仁政但所謂仁政者正不止如下節云云下特爲止兵之策耳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耄同倪五稽反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或問〕小註倍地之初而遂行仁政則天下之兵可以不動今天下之兵既動則仁政之行亦無及矣王速出令以下是代他畫一止兵之策無論天下之兵既動其義當如此即是天下之兵不動亦義當如此○問則猶可及止也如何止得他日及其未發而止之自是孟子權宜作用○湯霍林曰速字最重猶字與速字相應見得稍緩則無及矣○沈無回曰此正答其何以待之問只有置君而去一着然昔日行之則時雨之師今日行之則脫禍之策相去遠矣却舍此更別無可爲○〔輯語〕末節原是正着只是大非齊王之所欲故就利害上發論耳○〔雙峯饒氏〕曰當時只是子噲子之爲亂燕民自無罪齊王只當誅子噲子之別立君

而夫不當取他國這特只當定亂定亂者取其亂者而誅之如湯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取之則是蹊田而奪之牛齊王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是滅其國了○新安陳氏曰此是爲齊畫一策如此區處畧無所利於燕庶幾湯誅君弔民非富天下之爲則可逆止諸侯之兵矣○南軒張氏曰置君後去此弊禍歸也雖已失之於矽然使是心一回則人情猶可復天怒猶可解四方諸侯亦將畏服其義而不敢圖矣此特如反手之間而宣王人欲方熾不能自克故諸侯疾之燕人畔之比及一世而燕昭王復先世之讐湣王卒死於難齊祀不絕如綫是其取燕卒所以動天下之兵也豈不信哉

○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爲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或問范氏之說深切而詳明矣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鬨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鬨鬭聲也〔條辨〕魯大鄒小衆寡不敵故不成戰但其鬭之聲鬨然而已不曰魯與鄒而曰鄒與魯先之者鄒也或曰此因主鄒事而言

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集解〕民莫之死之字指有司非必無一人死於戰但不爲救有司而死耳○民怨其上是民所以疾視之故然其意自在下節○如之何則可穆公意中但知尤民而不知爲有司之自取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

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孟箋〕子語意都緊與上節相對照看穆公但知有司爲吾有司而不知民亦爲君之民也穆公但知死於戰者三十三人而不知死於凶年飢歲者幾千人也穆公但知民之疾視長上之死而莫之死而不知有司坐視民之轉死逃亡而莫以告也兩兩對照其爲出爾反爾情跡豈不顯然○或問小註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此君不是也有司莫以告此又有司不是也是上慢而殘下也則兼是君及有司○說統上慢殘下雖兼君及有司却倒重有司上○蓋君與民隔其所藉以上達其情者全在有司耳今君既擁府庫倉廩以自封民瘼全不關心而有司復坐視而不告是上之慢

有司致之也而下之殘有司成之也○〔精言〕慢是不見不闒漫不關心處只此一殘字不知殘害幾多民命〔愚按〕此只專坐有司於本文語氣較合○〔條辨〕有出必有反出是一箇反又是一箇以尚隔却一層曾子妙在下兩箇爾字出爾即反爾使人猛地驚醒今而後三字固重喫緊尤在得字得反者慶之之詞也○〔愚按〕今而後是借之得反是慶之兼此二意下君無尤焉句越激得起○此節先了却有司罪案下乃歸重於君○南軒張氏曰曾子戒之戒之語非特爲人上者不可斯須忘凡檢身者亦當深體之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卹民此二句直從上文倉廩實府庫充下勘語淸出首從以責成於君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新安陳氏曰有司所以然者皆君不行仁政之故孟子對鄒君言故畧有司而專勉君正

本之論也○丁長孺曰人君欲得民一時之死力當恤民平日之生命鄒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事穆公不咎已而咎民孟子知由有司推到君身上眞探本之論○說統上文定有司罪案全在莫以告見得然君無愛民實心雖告何益故此節把君行仁政說起斯字承接有力長上二字承上文疾視長上來斷指有司○愚按親其上死其長自是對針疾視長上說但以長上二字謂專指有司則亦太泥上節註中以上謂君及有司此節恐亦當如此看蓋民愛有司未有不愛其君者此自當統說至謂平時親其上當危難則死其長以死長專屬有司自可○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卹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

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間去聲

滕國名〔左傳孔疏〕滕姬姓侯爵文王第十四子叔繡後也武王克商封之於滕傳至文公厥後爲宋所滅其地今山東滕縣○〔考證〕是時楚地東得彭城而齊自齊郡以南至薛則滕西南迫於楚東北迫於齊○〔徐儆弦〕曰兼事不能不事不可因其事以自給而脩好則得免於事之者之伐因其弱以自庇而求援則得免於不事者之伐文公之謀專恃大也故孟子教以自守之策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語本曲禮〕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精義〕尹氏曰事無理之國以求苟安豈人君之用心哉與民守之效死勿去孟子言其正也〔張子〕曰使民效死則政教可爲○說統是謀數句猶云這僥倖以冀苟免非吾謀之所能及除此一着則有自守計耳鑿斯池三句是守之之具精神全在效死上要見是平日仁政所感○是可爲也正教他此處着力下手做○〔南軒張氏〕曰與以望二國矜已以求安不若思所以自彊而立國鑿池築城與民效死以守之是在我所當爲之事爲吾所當爲而已然固國以得民爲本民心不附雖有金城湯池誰與守之使民效死而不忍去非得之有素不能然也○〔紹聞編〕效死而民弗去此句深有曲折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豈必遽亡○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四書通〕不守義不能效死而不去不愛民不能使民亦效死而不去○〔新安陳氏〕曰守義守死社稷之義以倡其民也愛民當在平時○城池地利也民

不去人和也復致死而守義以倡之此守國之正法也○〔慶源輔氏〕曰鑿池築城效死以守者守義也使民亦爲之守死而不去則非愛民者不能也若夫間於二大而徒欲擇强者而事之以覬一日之安則是僥倖苟免而已○〔蒙引〕此數章意實相承初因文公問而告以死守後因其問又告以太王之遷及其又問也則合遷與守而請其自擇蓋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仁山金氏〕曰小事大孟子嘗以爲智而今乃云然人皆不以爲迂然考之當時事勢則非迂也蓋迫於二大國之間兼事則力不給偏事則一必怒又况事齊則必爲齊所并齊豈徒爲滕而拒楚事楚亦必爲楚所并楚豈徒爲滕而仰齊以事理言之固不若保民固國與之死守則是爲可爾其後不三十年滕不亡於文公不滅於齊楚而卒滅於宋則事齊楚之策誠不若自治之爲得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偪已而恐也

仁山金氏曰薛任姓之國奚仲仲虺之後今徐州滕城薛城仲虺城皆相近仲虺城即薛舊城也是時已爲齊地封靖郭君田嬰矣○四書釋地兩將薛滅已久非至是齊始取其地而城之也○蓋薛不滅無由以薛封靖郭君嬰不封無由薛城中有靖郭君家戰國策載靖郭君將城薛矣以客游大魚之諫乃輟至是齊復欲城夫孟獻城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文公焉得而不恐哉考薛之祖奚仲爲夏禹掌車服大夫受封歷商及周享國最久三代諸侯莫之與比而忽作庭堅之不祀先卜正而胥亡哀哉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同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篇

精義尹氏曰齊人將築薛而滕文公恐孟子以太王居邠告焉勉之以彊爲善可謂能自盡也文公恐懼而不知自强巽乎太王矣○或問孟子告滕文公以太王之事何也曰李氏之言得矣李氏曰孟子數語文公以太王之事蓋以其國小人弱不過能爲善以待子孫其次則效死而已固不以湯文之事望之也然當時諸侯賢而有禮能篤信孟子之言而力行之未有能過之者惜其國小人弱非有湯文之德不能以興起耳○趙氏惠曰周自后稷生於邰邰姜嫄之國后稷母家夏后氏衰失其官而奔戎狄公劉后稷曾孫也復遷於邠詩篤公劉即遷邠之事又九世而太王去邠遷岐綿詩所言是也沮漆在邠地二水東流亦過周岐山東入渭邠在岐山之北則自邠踰梁山至岐下當率岐水之涯耳蓋公劉之渭及芮言都邑之水也綿之自土沮漆舉境內之水也以此觀之則不得以率西水滸爲沮漆也明矣皇矣詩云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太王已遷在岐山而文王又遷在岐山之南後又遷豐邑在豐水之西武王又遷鎬在豐水南故周自后稷居邰不窋奔戎狄公劉居邠太王邑岐文王邑郛又遷豐武王居鎬自稷至武凡七遷圖截彝書百考○按孟子引太王遷邠事特言其不得已只借此作一解說要滕文彊爲善而已若說眞

敎他遷國圖存效太王之事便呆了大抵孟子所語滕文須通前後三章看乃得其微意○或問小註不得已句即伏下彊字○按不得已必先言非擇而取之者蓋自後世而觀高山荒作王迹肇焉疑其有所擇而取之而不知當日固出於不得已也此亦須對照下節看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夫音扶彊上聲

創造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旣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

文集孟子言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初無望報之心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乃爲太王避狄而言易大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亦豈望報乎○南軒張氏曰所謂爲善循天理而不爲已私也爲善者初不期後世之有王而必有王者理則然也開久大之基爲其可繼者而已而不必其成功也若有期於成功之意則欲速而見利私意一步無復可繼之實矣○緝開編纂薛偪滕也告以太王之去之而勉以爲善爲善指修其德政而言非以遷國不爭爲爲善也苟爲善承上太王避狄言人苟能如太王脩德行仁有素雖一時偪於狄人不得已而去之然至子孫乃有天下此天理也只借太王作比例苟字方說得去下又作一轉云理固如是然君子創善業以垂統其心亦但求爲可繼若夫成功豈可必乎此二句又因必有王者而言創業垂統應爲善說成功則天應子孫必有王者說俱以大槩言下方貼定滕文言君之力旣無如彼齊何則但彊於爲善而已彊爲善所以使可繼而俟命於天者也○創業垂統泛言或指遷國圖存非也事

有次第謂之業爲之自我謂之創垂之於後謂之統繼在
後人而使可繼在我也○精義張子曰所爲善故可繼續
而行變詐一時君子不爲人無取法也○說約末○此章
句要看而已矣三字見彊爲善之外別無他着紹
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徼幸於其所難必聞
編所當爲所該者廣如脩其政事撫其民人當遷而遷當
守而守皆是也竭吾之力所謂彊爲善也力所不能謂天
也豈可徼幸於其所難必哉○四書通集註兩章皆言不
可徼幸大凡徼幸者不爲天理之所當爲而徒覬夫意外
之得者也前章是守義愛民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僥幸
其在人者此章是勉強爲善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徼幸
其在天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
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

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
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
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
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
之者如歸市屬音燭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顧宗孟曰事之六句正太
王綏敵之策預定遷國於
胸中而以空國委之要從事狄處想出攻守機權才抹倒
南渡議和諸臣不然幸馬獻玉便是宋朝歲幣獻納聲口
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
以養人者害人也○南軒張氏曰太王之言忠厚不迫其遷
本以全民不敢必民之歸而強之從也

日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此天地之心保民之主也民心自
不容釋乎大王戴其仁有素矣然太王之事非德盛而達
權不足以與此○蒙引韓文公岐山操曰今狄之人將土
我彊民爲我戰誰使死傷彼岐有岨我往獨處爾莫予追
毋思我悲觀此則是以二三子何患乎無君爲自有人來
君之不是命以從巳之詞也夫民非后何戴后非衆罔與
守邦而日我往獨處爾莫予追其恐以積世之赤子而委
之狄人哉如此乃屬其耆老而告之何爲與之訣別古者
君民一心況太王之於邠人直似父子親戚然明告以去
邠圖存之意何嫌乎但亦非強之也此須以太王公正之
心看前此公劉之遷乃裹餱糧爰方啓行都是王與民而
去太王乃欲弃其民而獨往情理俱得下句不去乎卿我將
去之便是有君也蓋當是時若不遷則勢力不敵反成
無君矣按情理固如此但太王當日非必顯然出諸口耳
○賀翳閣曰太王遷都之言孟子所載數句最好其日不
以所以養人者害人固是遷都正意其曰二三子何患乎
無君此意尤妙蓋不濵然舍之而去也韓文公作琴操便
只說得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後面這意思便遺了

邑作邑也程泰之雍錄邠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里自邠而
南一百三十里爲奉天縣有梁山太王當日必
踰此山然後可遠狄患山水在梁山之南循水西上可以
達岐所謂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也○輯語去邠前如何籌
畫踰梁時如何約束邑岐後如何
經營事出萬全方是大王之遷
歸市人衆而爭先也東
陽
許氏曰太王自邠遷岐民從之如歸市史所謂居三月成
城郭一年成邑三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蓋非獨邠民近
於岐周之民皆歸之也當時西方地近戎狄皆間隙之地
非封國之疆界故太王得優游遷徙若隙在中國久介大
國之間無可遷之地民雖或從之亦無可往○孟子特舉太
王之得民以警文公爾故下文言效死乃其正也○條辨
仁人重乎仁政深入乎人心非
謂一時屬耆老數語遽能感動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或問小註或曰
世守也須從先

世講來說得如許艱難鄭重。則非身之所能爲二句不擊自動矣 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公羊傳襄公六年齊侯滅萊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爲重○或問小註上是急於患難遷國以圖存此又是守正以徇國孟子通盤打算舍是更無別法○輯語文公初謀事齊楚孟子即以效死勿去告之此是正策到此又商不得免之局是文公以與民死守之說爲不然故孟子告以太王之事而後仍以死守爲策謂舍此別無妙法然遷之說勢不可行則但以效死爲主耳看上章已引太王而未云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其義已見故遷避之說乃別策餘理不當以世守節說在後遂反作遷避之變計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精義伊川曰衆人必當就禮法自大賢以上則看他如何不可以禮法拘也且守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聖賢則無害他人便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大抵使人循禮法而已或問申之日其日大賢以上不可以禮法拘者權而得中是亦禮法而已矣但常人未至於此則不可輕效聖賢之所爲寧不盡乎禮法之變而不可失其常也 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按大全載朱子有義字應改作經字之說然集註終不之改者蓋守死自是義之正以義對權而言於擇而處之意自爲尤穩 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 慶源輔氏曰遷國以圖存者太王是也守正而俟命者國君死社稷是也在文公惟有此二法故并舉以告之然權非大賢以上不能爲經則人皆當勉也故使文公審己量力擇取其一焉夫大王之事非文公所能爲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守其當然也 ○楊氏曰孟子

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 按滕文始而言事孟子則告之以守而極之於效死弗去繼而言恐孟子則與言太王之遷而引之於彊爲善終而求免則危亡之勢益亟而僥幸之思益下矣孟子則仍與申言遷與守之二策而決於滕君之自擇顧遷非苟竄以偷生守亦非束手以待斃觀邠民之從遷謂仁人不可失此豈滕文所能倉卒而遽得之民則所可自盡者仍不出首章之云守義愛民爲所可爲而已味前後語意所云君請擇於斯二者仍隱隱與首章則是可爲也相照○應中間彊爲善則貫攝前後作三章骨子○ 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爲儀秦之爲

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語類問孟子答滕文公三段皆是無可奈何只得勉之爲善之辭想見滕國至弱都主張不起故如此日只是如此只是吾得正而斃焉之意蓋滕是必亡無可疑矣况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介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猶太山之壓雞卵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也當時湯與文王之興皆在空閒之地無人來覷他故日漸盛大若滕則實是難保也立之云若教他能舉國以聽孟子如何日他若能用得孟子至二三十年使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大國亦想不能動他但世間事直是難得恰好耳齊梁之君甚強可以有爲而孟子與其君言恬然不恤滕文公却有善意又以國小主張不起以此知機會眞不可得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

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
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按]君已將出有司豈得未知所之倉特倖爲不知者而請問以沮其
出耶○[集]將見孟子四字中有多少勉强周旋意思在臧氏讒口方敢乘間而入孟子前喪父後
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按]何哉二字乃突作驚駭之辭輕身匹夫本是閒主
所愢倉即從此刺入見得如此異數除非爲他是賢然禮義必由賢者出而孟子後喪踰前喪其於禮義何如也何
哉字一氣注下儼然命以君無見焉非其嬖之甚何至無忌憚乃爾○[西山眞氏曰]小人之讒君子必先探人主之
意而爲說以眩惑之○平公之欲見孟子以其賢也以其有禮義也臧倉規知其意乃以後喪踰前喪毀之謂其厚母
薄父非禮義即非賢矣而平公果惑其言矣小人之能轉移人主之意頻如此
諾應辭也[輯語]凡昏庸之

於嬖人始而愛寵愛之至爲信服信之至爲畏懼而嬖人所以蠱惑箝制之法亦盡此矣只一諾字中有愛寵有信
服有畏懼○[條辨]臧倉無見之言方出而魯平之諾聲已隨臧倉後喪踰前喪之說未詳而魯平衣衾棺槨之解甚
透即此便看破他見之之情甚僞而將見之聲口殊慢矣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
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
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
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新安陳氏曰]平公將見孟子由得之於樂克所以沮於臧
倉後克入見審問不見之故○[集解]公不曰倉告而曰或告諱其姓名所以爲嬖也
三鼎士祭禮五

鼎大夫祭禮[饒氏曰]五鼎羊豕魚腊膚三鼎特豕魚腊獸之乾者○[說統]前以士四句不是問
辭乃是折倒平公語三鼎五鼎正塡實上面士與大夫之
體蓋凡初喪未葬前皆有祭故舉以爲言○[蒙引]樂正子
亦善說謂其厚於母者時爲大夫也非固獨致厚於母也
其不得厚於父者時方爲士也非固儉於其父也所以破
後喪踰前喪之說故平公應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以美
字應踰字蓋以棺槨衣衾人人可以自盡時時皆得以自
致固不問其爲士爲大夫而孟子之後喪實美於前喪也
故樂正子又釋之曰貧富不同也當其喪父喪具稱家之
有無其家貧也并薄也及其喪母則所謂得之爲有財不
以天下儉其親也非踰也○[說統]因貧富爲厚薄許外正
見得是因時順理之體隨事制宜之義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
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

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爲去聲沮慈呂
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
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
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
臧倉之所能爲哉[說統]臧倉之讒能止已駕之車而正子貧富之辨不能解踰喪之惑臧倉自謂
權可尼人而樂正子又歸咎之益重其權矣故孟子揭出
天字非特以天自安所以抑臧倉者至矣○[輯語]行者自
行止者自止更有甚或也然行之則行止之則止便自有
個或在識得此意破覺世人許多躁望感歎俱不直一笑
耳只是孟子之行須與人之行不同孟子之止却與人之
止不同這個又要人喫緊着眼又不可一齊抹倒也○因

魁條當時魯侯卽見孟子亦未必就行其道於倉固可無憾也。卽使一見關係於行道而爲倉所沮亦有天焉於倉亦無憾也。孟子只欲發明天命之意故以行止言之不可卽以一見爲行。遇字比見字較深須是志同道合以心相遇非止乘與一見便叫做遇也。〔蒙引〕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此天字以氣數言。〔讀書錄〕孟子不尤臧倉與孔子不尤伯寮之意同

○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

〔精義〕楊氏曰孟子之遇不遇治亂興衰之所係天實爲之非人之所能也夫何怨尤之有。或問小註這章書見聖賢之出處自在天而不在人識得此意便覺一切怨尤都是着不得。〔慶源輔氏曰章旨之說深得聖賢出處之道樂正子亦未免以世俗之心窺孟子故孟子以此發之。〔范氏曰在孟子可以言天在魯侯不可以言天賢者在已者有義在天者有命修其在已而聽其在天至於人君則當尊用賢德奉行天命不當諉之天也或問申之曰范氏所言魯侯不可言天者甚善蓋出於李泌君相不可言命之說。〔語

類魯平公極是箇衰弱底人不知孟子要去見他是如何孟子平生大機會只可惜齊宣一節這箇不相遇其他亦應是無可成之理如見滕文公說許多井田也是一場疎脫云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孟子也只是說得在這裏也只是做不得〔述朱〕孔孟明知道不行於時必皇皇周流明知其人不足與有爲必諄諄誨切無非盡其在我聽天所命耳若逆計其時不可爲而杜門不出逆料其人不足與有爲而不一姑試便與沮溺丈人同流大非聖賢心事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之二終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之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扶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功固含霸顯言在前數節且勿露方不得管仲以其君霸節許猶期也言自期許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西山眞氏曰齊宣旣慕桓文丑復慕管晏蓋霸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已久故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徐儆弦曰齊宣曰可得聞公孫丑曰可復許皆震望而不敢必之之辭。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慶源輔氏曰世衰道微聖學不明人不知有學問則亦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業雖有英才美質不覺溺于時俗之見聞而已此齊人之所以但知其國有二子也。〔蒙引〕聖賢之事謂正心脩德而致主於王道也卽大學一部孟子所謂以齊王者。脩〔條辨〕齊人豈不當不囿於齊俗。然惟知管仲晏子自是他常事孟子卻用一箇誠字罵倒便見公孫丑不能跳出這箇圈襀有鄙夷他意亦有憐憫他意。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

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蹵子六反艴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蹵不安貌

先子曾子也〔蒙引〕子路勇於義而不可以勢利拘又負大有為之才若達抑為國以禮道理則便是堯舜氣象結纓之節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所立如此曾子服之非謙辭也○〔條辨〕畏只是敬畏非必畏之為不敢及之 艴怒色也〔條辨〕或先以子路相擬因其不敢當而後以管仲為問是明知管仲不敢及子路矣玩然則二字語意分明是轉落語非並提語也艴然艴然乃極力形容其低昂二子處 曾之言則

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

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蒙引〕功烈其實是卑只到富強住了視伊周何如〔按〕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是預透下意以立言在此處尚只可虛含○〔條辨〕兩孰賢只是就人品上說若

就功業上較量則子路固無功業可見也與管仲孰賢亦是較論人品曾西卻就他功業之卑以見他人品之劣○〔按〕得君專行政久兩層正以極形他功烈之卑卑不足道 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

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

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

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

不道管仲之事〔慶源輔氏曰〕楊氏斷置得極分明子路之才視管仲誠為不及然子路之所學則聖人之道其於管仲之事蓋有所不屑為者○〔按〕集註楊氏一條精義中所載初說也楊氏又曰或問衛於王室為近懿公為狄所滅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當時夷狄橫而中國微桓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為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亂胡羯猖獗於中原當是時只為無一管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誠難及也曰若以後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觀之則不足以為大也今人只為見管仲有此功故莫敢輕議不知孔孟有為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處則管仲自小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治外雖有夷狄安得遽至中原乎如小雅盡廢則[illegible]事所以自治者俱亡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國衰微而不微方是時縱能救之於已亂雖使中國之人不至被髮左衽蓋猶賢乎周衰之列國耳何足道哉如孟子所以敢輕管仲者蓋以非王道不行故也又曰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亦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苞茅不貢其名則是若其意豈為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耳尊齊而不尊周管仲亦莫之詰也若實尊周專封之事仲豈宜為之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為之也今蘇州朱沖施貧度僧置安樂院給病者醫藥人頗以活甚眾其置物產則厚其恤及其收息則視眾人所取而輕之此皆是好事只為其意止在於規利而竊譽於人故人終不以好人許之爾

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而孟子直截不比數之其意亦猶此也又言自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為見他不破人若知王良羞與嬖奚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言管仲只為行詐故與王者別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又曰自古伹詐之徒皆知義足以勝利然行自王者之迹熄而天下以詐力相高故常溺於利而不知反由孔子而後為天下國家不以利言者惟孟子一人不為利疚而遷者幾希如管仲亦知義故所為多假義而守得定〔或問〕論之曰楊氏初說甚善至斥管仲為徒能救之於已亂則不足以服其口矣蓋周之衰亂固非一日之積而小雅盡廢又豈桓公管仲之罪哉適當其時起而救之蓋亦仁人君子之所必為但責其非有至公血誠之心以復於文武規模之盛則管仲無所逃其責而其辭意又若有所遺者豈記者失之與其以專封一事為不尊周之驗亦未足以見其心術之隱微至論五霸假之管仲知義之說則皆得之矣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子為之為去聲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或問小註〕問聖人是分明大管仲之功而孟子硬以為卑如何曰孟子是不肯做他底是見他做得那規模來低○〔新安陳氏曰〕丑並論管晏孟子只及管仲而不及晏蓋晏之事功又在管子下、不必言也晏事景公政在陳氏晏未嘗當齊政也此晏才不及管而其人稍正於管其人無可譏其事無可言此孟子所以置晏不言而專及管與○〔蒙引〕願望也此與可復許乎相應一從孟子說故許為自許一從丑說故願為相願○〔翼註〕不可說曾西不為況我又賢於曾西者只說我與曾西同一淵源意

聲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平〕

顯、顯名也、〔集解〕顯是顯名諸侯景公在位五十八年諸侯莫敢侵侮之者任晏子故也以君顯如陳省耕省斂而與發論踊貴屨賤而寬刑夾谷之會歸魯侵疆庶幾知強仁義者宜其覘他諸侯為獨顯也○〔說統〕前可復許乎是疑其不能此猶不足為是許其不屑○〔按〕丑前言管仲晏子之功尚是懸空大槩說到此乃實之以其君霸以其君顯其兩言以者見當年之霸顯非其君自能霸顯而管晏實以之也丑直看得是莫大之功極難之事故因功烈如彼其卑之說而特與侈陳之謂如管仲晏子豈猶不足為一似孟子竟不知管晏有此大功者卻不道這上面正大事在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

反手言易也、〔存疑〕以齊王猶反手言霸顯之不足為也王字破上霸顯字以字正承上二以字來○〔語類〕問以齊王猶反手不知置周王於何地曰此難言可以曾意如湯武之事是也春秋定哀間周室猶得至孟子時天命人心已離矣○〔文集〕夫子之于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鄙褻節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論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作中國衰夷狄橫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功亦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語學者立心致道之際則其規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耶曾西之恥而不為蓋亦有說矣李氏又有救鬭之說謂仲之功如救祖父之鬭然愚以為桓公管仲救父祖之鬭而私其財以為子舍之藏者也故周雖小據而齊亦寖強矣夫豈誠心惻怛而救之哉孟子不與管仲或以是耳隱之以為小其不能相桓公以王天下恐不然齊桓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革命之事未可為也孟子言以齊王猶反手自謂當年時勢且言已志非為管仲發也○〔按〕孟子言王而必曰以齊王即是兼德與時勢而言德在孟子此是王之本領霸顯自不足為本意只對管晏而言而時勢在齊必有孟子之德以乘之所以以齊王由反手下又因丑之惑以文王對照後乃暢其說○〔翼註〕上是斥霸功以崇王道下是明易王之時勢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

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

滋、益也、〔蒙引〕言以管晏為不足為弟子既已惑矣今又言以齊王猶反手則惑轉甚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言未洽於天下也○〔蒙引〕德益指治岐之政下文德行速亦指仁政也且與未洽及大行字意相符非只就文王一身上說○百年非專指在位只言其壽之長以見其在位之久也**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東陽許氏曰〕此言周公制禮作樂之後雖殷之頑民莫不率化遷善之時也○〔集解〕丑惑不在王在猶反手且以云者鄭重其辭特舉出箇德盛底文王做樣子這且以二字一氣貫至大行中間猶字然後字緊相呼應正與反手對照極言其難起下一箇易字通節以文王作主武王周公繼之繼文王也然後大行文德之未洽者至此始洽也蓋言文王致王之難如此今言王若易然所謂猶反手

也文王不足法非是疑攻玉是疑孟子之過於自許也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

當猶敵也 緊對文王不足法句而言文王之德何可當顧其所以致王之難者則時勢為之耳○蒙引由湯至於武下至故久而後失之也言其時之難尺地莫非其有至是以難也是言其勢之難愚按時勢雖似微分然

亦層遞相承說下當以時為主統觀後數節自見 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

殷紀太甲處仁遷義既復辟保惠庶民稱為太宗太甲五世至大戊修德而祥桑死商道復興稱中宗太戊三世至祖乙恪謹天命以河決之害去亳遷耿祖乙六世至盤庚紹復大業又以河決之害遷於殷有盤庚三篇行湯之政商道復興盤庚三世至武丁得良弼戒雉雊伐鬼方商道中興號高宗○蒙引賢聖之君六七作則其教化之陶淑民心者厚惠澤之固結民心者深故繼之曰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集解武丁一段獨詳者蓋武丁是六七作末底一人正商家興亡分界處故特鋪張中興之盛上承難變下引起紂之去武丁未久意不重武丁也自盤庚後小辛小乙繼立商業中衰諸侯頑梗故曰武丁朝諸侯朝諸侯便是有天下只是振起之非既失而復得之謂也○史氏曰孟子謂商家代有賢聖之君已自難變又加之武丁中興故其德澤愈未易衰況紂去武丁未遠兼以諸

賢夾輔故雖暴虐亦未遠至于亡上言天下歸殷久矣下言紂去武丁未久是言其盛久而衰未久上曰久則難變下曰久而後失之亦是言其盛久故未易衰衰未久故久而後失總以見文王興起之難反復發明文王何可當也一句

故家舊臣之家也 說統故家以勳舊言遺俗以詒習言澤之在下者流風以脩齊教化言善政以紀綱法度言澤之在上者曰故曰遺曰流曰善皆本賢聖之君六七作來○集解存者僅能猶有幸微緊承未久也語脈貫下徵子數句又言有賢人之輔相如微子徵仲比干箕子是貴戚之卿膠鬲是異姓之卿歷歷指數總極言商之不易失也由湯至難變見人心之戴商之舊武丁至猶有存者見商家貽澤之遠又有至相之見衆賢維持之九故久而後失之總承上三層層作一束見文王所遇之時之難尺地二句又以商家全盛跌起文王兩其字前指紂而言言其據全盛之勢無異最時然而文王由方百里起則其勢之難又何如也是以字與然而一轉緊相呼應只縮定由方百里起不兼承上文上文自有故久而後失之一句在矣○上段言時就商歷數其盛下段言勢則

專揭文之由方百里蓋時是天下大局面大機會勢只言自己力量耳然時勢亦至下節方點出字面在本節只宜會意不可顯分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鎡音茲

鎡基田器也 趙註耒耜之屬 時謂耕種之時 述朱此借齊人語點出時勢二字以束上起下今時時字與末節此時時字相呼應有作以時包勢言者於義亦通然不如渾言為得○或問小註此節是上下過脈與齊王猶反手對看○說統此以下正發明齊王反手之意雖分德時勢三項然德却聽起說夏后二節似分承然地闢民聚有可王之資又適逢憔悴之甚易食易歛意自相貫要歸重時上○夫德者王天下之本也作事之以智慧力田之以鎡基豈非本哉而齊人乃有待時乘勢之說何也蓋為有智慧有鎡基者言也若無智慧無鎡

勢雖有時勢何益。故後面又提出德之流行。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闢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蒙引〕言其勢之易易是甚事謂齊王易也故此條云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下云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以比民心之易得三代盛王畿不過千里〔蒙箋〕王制四海之內為九州州方千里而王畿居其一是亦井田之制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雙峯饒氏曰〕勢是指事力而言有地則有財有民則有兵地廣則財富民聚則兵強既富且強所以舉事易文王百里地狹民少所以難〔按〕千里正與百里相對照雞犬相聞則又舉其富庶之象而勢之盛益見矣○〔說統〕此節只重勢上行仁政輕帶過〔愚按〕仁政是王天下之本豈容輕帶但在此處只是謂乘此勢以行之自莫之能禦耳若趨重行仁政理非不是未免占下德之流行一節地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蒙引〕勢易以齊力量而言時易以天下機會而言有其時而無其勢固不足以致王滕文公是也有其勢而無其時亦不可以致王太王王季雖周日強大然商命未絕至文王亦只三分有二是也○〔說統〕且字緊連上節來益有這般勢又過這般時所以不待深仁厚澤而即可以致王○〔條辨〕玩本文且字一轉自歸重在時上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上節正對文王之難應齊王之易此節又對殷之盛見齊王之易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說統〕飢者二句正形容憔悴底光景賈生所謂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條辨〕易為食易為飲自是戰國時候如此未有疏於此時未有甚於此時是古來第一箇機會兩點時字兩點易字正與今時則易然惟此時為然相照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

置驛也郵馹也本古註馹音日〔楊慎曰〕置緩郵速驛運馹疾也置有安置意猶今制云日行一程郵有過而不留意猶今制云倍道兼行言速馳也後世不達郵馹字義以馹為驛之省文永樂大全盡改左傳馹字為驛驛與馹混而不分故解經皆繆元許謙云馹遞曰置步遞曰郵皆臆說初無所祖不思古註郵訓為馹若是步遞何以從馬所以傳命也謂傳送文書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或問〕小註

孟子前既言時勢之易此又引孔子之言見德行亦本自速也○〔雙峯饒氏曰〕德之流行即是應前面文王之德德字蓋德是本全靠時勢不得有智慧而後可以乘勢有鎡基而後可以待時若無德雖有時勢何以行之○〔翼註〕德之流行指德澤及民者言老老幼幼天下可運於掌也〔按〕此即前後文所言仁政是也○〔集解〕上兩節極言時勢之易雖連德行速意亦隱攝在內然只帶在時勢上說孟子恐人看德反輕故引孔子言德之本速只重德上在孔子口中固不兼時勢立論即孟子引來亦只就德行本速泛講蒙引謂引孔子之言以申上兩節意非也○〔愚按〕上文正講時勢此畧作開筆提清德為致王之本下乃併合時勢言之語脈節次自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

勢易而德行速也。當今之時時易也萬乘之國勢易也行仁政德也。上節言德行本速況又加以
時勢之易其有不愈速者乎。〔輯語〕事半功倍只是一箇
易字正對卦是以難也難字古人正指文王是通章總結
王齊之易與辨文王之難兩件事理合一處。〔說統〕推此
時爲然有千載一時意豈屑區區管晏哉。問孟子既畢
管仲使孟子當管仲時則如之何〔雙峯饒氏曰〕亦只是合
諸侯以尊周室但孟子則眞能使王室尊安而諸侯各循
王度管仲不過假尊周之名以益其摟諸侯之實其所爲
實文武之罪人也王霸之分只在誠僞孔子作春秋亦不
過欲諸侯尊王
室循周制而已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語類〕問公孫丑說不動心是以富貴而動其心先生曰丑雖不知孟子必不謂以富貴動其心但謂
霸王事大恐孟子了這事不得便謂孟子動心不知霸王
當甚閑事。〔蒙引〕公孫丑以管晏期孟子既爲孟子所斥
至此又渾舉霸王爲言足見當時功利入人之深〔按〕此處
孟子只要發明不動心之道故不暇與辨。〔雙峯饒氏曰〕
集註恐懼疑惑四字雖是說心之所以動然恐懼字是爲
下文養氣張本疑惑字是爲下文知言張本要之不疑惑
然後能不恐懼故集註論心之動則以恐懼居先論心之
所以不動則又以無所疑惑居先。〔東陽許氏曰〕疑懼郎
是動心處〔按〕此說最直截饒氏說
疑懼是心之所以動尚多一層折

四十彊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或問〕孟子之不動心何也曰盡
心知性無所疑惑動皆合義無所畏怯雖當盛位行大道
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所謂不疑其所

行者蓋如此而孔子之不惑亦其事也。〔饒氏曰〕道明屬
知言德立屬養氣。〔陵陽李氏曰〕明則不疑立則不懼然
未有不明而能立者故知言養氣雖一時並進而其序必
以知言爲先孔子不惑則自不動矣。〔按〕集註無一字輕
下四十彊仕是承上文得位行道而言道明德立則預照
後文以立說然在孟子口中必待丑問然後漸次發明本
節不宜預奪。丑問不動心否乎答之曰否分明已說不
動心矣却又云我四十不動心以見不動心不必至今日
自四十而已不動心此丑所以云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
蓋深許之也。〔說統〕通章以不動心爲主知言養氣爲目
願學孔子爲宗。〔翼註〕在必從吾言斷上是言已不動心
之遂異於告子者在知言養氣二端下是願學孔子而推
尊之以見不動心之所自前段吾嘗聞大勇於夫子一語
便理願學根腆後段堯舜百王等語亦隱隱與大任相應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

孟賁勇士賁齊人能生拔牛角秦武王好力士賁往歸之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蒙引〕朱子下一借字好蓋孟賁以力孟子以心丑非全不曉而以孟子之不動心爲孟賁類也故曰借孟子言告子未爲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爲難也〔說統〕是不難謂不問所以不動而但
日不動則不動亦不難。卽告子亦先我不動心其間所以
不動心之故意在言表。是字只泛就不動心言不必實
指自已孟子正要發明不動心有道故先開一步說道箇
也不難所以發丑之問也。〔徐思曠曰〕孟子答丑我四十
不動心似是言其早不知必到四十前此正有工夫在丑
但見得下一截耳因他看得下截是氣槃上用事故因孟
賁引出一告子下箇先我字生出後文許多分別。〔語類〕
告子之不動心是粗法或強制不動不可知或臨大事不
能不動不可知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又曰告子
不動心是硬把定。〔慶源輔氏曰〕告子外義未爲知道然

未四十時已能不動心其不動心又先於孟子以此觀之則不動心未足爲難可知也○〔新安陳氏曰〕告子强制其心而能不動孟子有定見有定力而自然心不動此處孟子亦姑借告子以淺說耳○〔精言〕此處引告子止明不動心之非難未說到强制其心須留公孫丑問地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新安陳氏曰〕有主二字包得闕下文黝舍曾孟皆是有主但有精粗之分○黝主於必勝舍主於無懼曾子主於理直皆自此主字生出○〔述朱〕有主二字是程子合孟子黝舍而總斷之不可以有主作有道解○〔徐栞〕丑承告子先我不動心而問有道則問自是大槩說○非專問孟子不動心之有道也故孟子槩以有字答之而下言黝有黝之道舍有舍之道曾子亦有曾子之道也黝舍之道影照告子曾子之道影照孟子後於丑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下乃發明之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黝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

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李九我曰〕不撓不逃是孟子可出北宮黝底像言其膚撓然斷不被刺而撓其目逃然斷不被刺而逃此方是箇必勝若如常解則既被刺矣尚何必勝之有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集解〕一毫二句是極不肯受挫處一思字正起下兩不字惟其若撻如何肯受不受者言其必報玩一亦字須倒重萬乘之君一毫至小撻市至大視至小若至大也褐寬博至卑

萬乘至尊視至卑若至卑也視刺萬乘之君二句是又轉一步說見他固不受人之辱及至加我於人則又易卻說之無有無嚴諸侯因上思字視字說不寬故又總以此句實之然曰挫曰刺猶謂實受其傷辱也惡聲則斥加者矣至亦必反無論褐夫無論萬乘均之必反充其必勝之類也○〔翼註〕北宮節一步進一步看○〔徐栞〕提起北宮黝之養勇也一句則下面皆言其養勇之道是如此曰思曰視是他心之所主在此俊能養成其勇便知此○〔稜〕公孫丑有動心之問其意本謂必有勇力纔當得起方敢不動其心故聞孟子之言便以孟賁方孟子孟子亦即以孟賁一輩人爲一言提明養勇字引入大勇是一路相生次第

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者也〔慶源輔氏曰〕集註云黝蓋刺客之流以其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而知之也惟其心以必勝爲主故無有尊貴視之一如匹夫不受其挫必反報之○〔吳因之曰〕黝舍二節不是實敘當時行事總是極其形容語頭看一思字視字正摹寫他意在必勝光景卽下節舍之言亦是想像他無懼爲主而代爲之語耳要知黝舍不重只借黝舍引到曾子上去○〔語類〕孟施舍北宮黝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告子惟恐動着他心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

孟姓施發語聲〔語類〕此是古注說後面只稱舍字可見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語類〕視不勝猶勝也此是孟施舍自言其勇如此量敵慮勝乃孟施舍譏他人之言舍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說統〕視不勝只是逆料底說話此時猶未戰亦尚未曾不勝量敵慮勝正與視不

務猶勝相反未二句又是自解其視不勝猶勝意蓋心主無懼便儘力向前雖不勝亦無悔也○進是往與之戰舍則已進而戰

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慶源輔氏曰註云舍蓋力戰之士亦以其言而知之也惟其心以無懼爲主故不問其徒之衆寡我之勝否遇敵則戰也○〔新安陳氏曰黝舍本以心有主而能不動一則主於必勝一則主於無懼蓋是粗猛之不動心孟子此處且敷演粗說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

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

黝務敵人。舍專守己。〔慶源輔氏曰黝務敵人謂專以必勝於人爲主也舍專守己謂專以我無所懼爲主也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語類〕問子夏篤信聖人何以見曰這箇雖無事實但看他言語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看他此處便見得他有箇緊把定底意思

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

有所似〔或問〕二人勇力之士耳孟子特以其氣象之所似而明之非以其道爲同乎二子也○〔說統〕似曾子似子夏只在人已二字仿佛近似說得着實便差○〔徐辨〕黝舍與曾子子夏大不相似孟子却道他相似要緊處何爲着此間文正爲不論精微但論外而假氣象則舍亦可似曾子黝亦可似子夏然則不論精微但論假氣象則告子亦何不可似孟子於此四人不相粘合處要看得粘合又要於粘合處看得實不粘合

賢猶勝也約

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

爲得其要也〔雙峯饒氏曰〕孟施舍取必於已其氣象似曾子之反求諸已北宮黝取必於人其氣象似子夏之篤信聖人此是論二子之勇有所似非論其是非等級也然將二子所守來比量則孟施舍守其在我者爲得其所守之要耳○〔說統〕務敵人則在人强弱不可預必專守已則只一無懼雖敗亦勝故所守爲得其要○〔集解

守約不是守這約言所守者得其約約非一物如何可守守字正要活看但此守約只爲下面守約作引子蓋由歛人不如守已漸引到守氣不如循理上此節不是語脈止處連下文看方得以二節一路說來總借二子之養勇起曾子之大勇也○〔輯語〕因公孫丑借孟賁故孟子亦借黝舍一步步打到自已身上故二子中已是北宮陪舍借黝舍陪出曾子子夏却又是子夏陪曾子孟子之學原本曾子故說曾子正是陪出自已一路說却到曾子一佐空中形影皆颺是孟子文章神化處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

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聲惴之瑞反

此言曾子之勇也。〔語類〕引曾子謂子襄之言以明不動心之由在於自反而縮下文詳之○〔新安

陳氏曰此曾子之大勇以義理之直爲主而不動心者也孟子之論至此始精細下文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之說蓋自此自反而縮發之也

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合訂〕曾子所稱之夫子即後文孟子願學之孔子此節已爲後文伏根○〔輯語〕昔者曾子謂子襄節是不動心源流公案後半章推尊孔子作結乃一瓣香從上法乳也

縮直也即後文直養直字

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

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文集〕儀禮禮記多有縮字冊與衡字作對下文直養之說蓋本於此乃一章大指所繫不可失也

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雙峯饒氏曰〕縮不縮指理言不惴吾往指氣言理者氣之主理直則氣壯理屈則氣餒吾之理不直雖一夫之賤亦爲之屈吾之理直雖千萬人之衆在所必伸孟子因丑有過孟賁之語所以先說黝舍然後說歸曾子來○〔會齋王氏曰〕此與孔子言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意相表裏○〔吳因之曰〕自反而不縮四句須體貼反身循理意乃得曾子只是形容以理

用氣模樣故立箇縮與不縮頭項。見理所不在便恁地收斂退却理之所在便恁地奮發激昂。氣隨理用未嘗有理外之氣本意如此。四句須合說乃見大勇。〔孫貽仲〕曰大勇全以理爲主人當去不縮以求縮。非合縮不縮兩端并說爲勇也。自反不縮卽行有不慊於心。孟子言集義兢兢以不慊爲戒總欲去不縮以求縮其意蓋本於此。〔愚按〕工夫全在自反兩字正是細心體勘處後文直養無害集義所生配義與道盡包攝裏許其必兼不縮言者正以稍有不直卽集義之功未至而行有不慊於心也原不是聽他不縮此其所以理直而氣壯此其所以爲大勇所謂四句須合說者其義如是若認上一截爲老氏之守雌便去之千里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按〕上文明說孟施舍守約到此却目之以守氣須將守字微逗云舍之所守非眞能約也氣而已矣此句點次既淸則下句之義自出。〔輯語〕兩箇守約迥不相同只換一箇氣字而曾子之約自見。〔紹聞編〕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當畧點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精義〕明道曰北宮黝之勇氣亦不知守也孟施舍之勇知守氣而不知守約也曾子之所謂勇乃守約守約乃義也與孟子之勇同〔伊川〕曰勇一也而用不同有勇於氣者有勇於義者君子勇於義小人勇於氣。〔或〕問孟子既以孟施舍爲守約矣又曰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何也曰守約云者言其所守之得其要耳非以約爲一物而可守也蓋黝舍皆守氣以養勇然以黝比舍則舍之守爲得其要至以舍而比於曾子則曾子之守尤爲得其要也今謂約爲一物而可守而遂以守氣不如守約爲言則是約者孟子既以與孟施舍矣而又可奪而歸之曾子耶。〔語類〕曾子守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約耳。今人把守氣不如守約做題目此不成題目氣是實物約是半虛半實字對不得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宮黝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

○〔說約〕黝不如舍是人與己之辨。舍又不如曾子是理與氣之辨。○〔紹聞編〕孟子歷言北宮黝孟施舍之養勇都不露箇氣字而氣字在其中直到說曾子後然後曰孟施舍之守氣只一氣字斷盡了其引曾子告子襄一段自反而不縮自反而縮此兩言乃一章血脈包括管攝處後面以直養而無害是從這箇縮字來此人所知而不知配義與道集義所生都管攝在這節縮字裏朱子識其意故於此節註云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始露出一理字黝舍之所不能識者在此孟子告子之所以得失者在此。○〔張曉樓〕曰通章氣字至此始見理却離氣不得只所守必以理爲主耳舍守氣而不顧其理與告子之暴氣其歸一也曾子之縮不縮理也惴與往則其氣也理主而氣輔之孟子集義配義之學本此。○〔李安溪〕曰氣字是此章眼目雖曾子孟子之大勇亦不離却氣字而又不容以無辨辨之自此處始故理氣二字必于此借明人見黝舍非大敵謂許多精微之論必待告子而後發不知告子自破除了氣字辨之又是另一話頭

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語類〕孟子說曾子謂子襄一段已自盡了只爲公孫丑問得無了期故有後面許多說話又曰此下爲被他轉換問所以答得亦周匝然止就前段看語脈氣象雖無後截亦自可見前一截已自具得後面許多意思足。〔東陽許氏〕曰章首至守約爲第一節。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蒙引〕丑問是兩平孟子只述告子之不動心者而論斷之亦就見得己之所以不動心也告子謂

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速謂年未四十而先不動心也○〔語類〕告子四語即告子不動心之法告子只就心上理會堅持其心言與氣皆不理會不得謂失也有失于其言則曰無害於心但心不動言雖失不必問也惟失之於心則就心上整理不復更求於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正孟子告子不動心之差別處當看上文云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孟子却如此答便見得告子只是硬故去更不問言之是非便錯說了也不省如與孟子論性說性猶杞柳也既而轉性猶湍水也他只不問是非信口說出定要硬把得心定不得於言謂言之失也勿求於心謂言之失非干心事也此其言所以與孟子異故孟子後文云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按〕外義是告子病根其不能知言不能養氣俱坐此○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心與言不相干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心與氣不相貫此告子說也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事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問告子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自巳之言耶是他人之言耶若要得後面知言處相貫則是他人之言曰這一般前後都相貫即是一樣言語告子於此不達則不復反求其理於心〔按〕此與集註義合○不得於言只是不曉這說詁言只似道理字○〔或問〕告子之所不得者巳之言也孟子之所知者他人之言蓋告子不自知其言之所以失而孟子乃兼貫物我舉天下之言所以失者而知之是以其心正理明而無疑於天下之故〔按〕此則前後言各有當○〔文集〕問擇之謂不得於言謂在巳失之於言也而孟子與公孫丑問答論知言大槩謂知人之言不知擇之之說還可從否曰孟子文義正謂在巳者失之於言耳然言爲心聲則在巳在人皆如此也〔按〕此又融合前後說觀後知言節注彼告子者不得於言云云亦前後併合則此處主自巳之言亦得條辨云告子不自知其言之失是於源頭處先不清更何能知天下之言孟子既兼貫夫物我於天下

之言所以失者而知之又安有不自知其言之失孟子既之理此言字雖有不同而未嘗不可彼此互勘也

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慶源輔氏〕曰氣固有時而能動其心然心之不正則未必皆氣使之心是本氣是末所以爲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猶言尚爲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文集〕心之不正未必皆氣使之故勿求於氣未爲盡失至言之不當未有不出於心者而曰勿求於心則有所不可矣明道先生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有仁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所以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又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盖不知義在內也皆此意也然以下文觀之氣亦能反動其心則勿求於氣之說未爲盡善但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取其彼善於此而巳至於言則雖發乎口而實出於心內有蔽陷離窮之病則外有詖淫邪遁之失不得於言而知求諸心則其察理日益精矣孟子所以知言養氣以爲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此亦義外之意也其害理深矣故孟子斷然以爲不可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能終不動者哉○告子之意以爲言語之失當直求之於言而不足以動吾之心念慮之失當直求之於心而不必更求之於氣以其天資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不動心也觀其論性數章理屈辭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從容反覆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弗求諸心之驗也○〔或問〕告子所謂勿求者二亦文同而意異蓋一以爲無益有損而不可求一以爲理所必無而不必求讀者審之則得其文意而知其所以失矣○〔語類〕告子謂言有所不知者則不可求之於心心有不得其正者則不可求之於氣孟子謂不言有所不能知正以心有所不明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其不得於心者固當求之心然氣不得所養亦反能動其心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雖可而未盡也蓋知言只是

知理告子既不務知言亦不務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箇心要他不動孟子則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不動蓋知言本也養氣助也三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前導先鋒知虛識實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有推助自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勝告子則前無引助只恁孤立硬做去所以與孟子不動心異也不得於言以下但作如此看則此一章血脈貫通而心與言養氣詖淫邪遁之辭方爲有下落也至於集義工夫乃在知言之後不能知言則亦不能集義○此章文義節節相承須逐節次第理會此一節只言告子所以先我不動心者皆是以義爲外故就告子所言以辯其是非耳○【李衷一】曰告子初間用工大猶見有不得便猶心動因此遂割絕使一理俱不出不入後來亦無復不得矣到無不得時便成箇告子底不動心

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

【集解】可不可兩下相對可字只是跌起不可不可二字已將勿求於心之獎斷煞了此下故不復論只承可字作轉破他勿求於氣之并不得爲眞可若論其極以理之極言

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

【集解】心有知而氣無知所以爲氣之帥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持足之行皆靠心作主猶卒徒之聽命於將帥也故不言心而言志者以心之動而有所向處言固說氣之帥故志字尤明切心無形而氣有質所以爲體之充氣與體有旅體是耳目手足之類氣是視聽持行之屬氣行乎體之內故以充言充字要見輔志志志而無一氣則其志亦無所使猶卒徒單弱則主帥無術矣總之人惟一心則其所之爲志其所宅爲體志令於體體從乎志之而氣則往來充塞其間氣之相爲用只在體中認取○【語類】問氣體之充日部是這一點毋子上生出如人之五臟皆是從這上生來流出子謂氣也○問血氣之氣與浩然之氣不同曰氣便只是這箇氣所謂體之充也便是○志乾氣坤○【紹聞編】西銘注云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此可見體之充即所謂塞乎天地之間者充字足玩左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大聰明大力量人魂盛

魄强便擔當得無限大事發揮得無限義理這便是充之意便是塞乎天地之間也人孰無此氣患不能充爾充則浩然矣○只觀帥字體之充字便見持志養氣兩事相須使丑識得不須再問矣蓋將雖勇然部伍簡練號令精明動由紀律卒徒上工夫亦是少不得也○【饒氏】曰如周亞夫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固是師之定處然設或破他驚不已自家如何睡得安於此見持其志又不可不養其氣○【精言】夫志六句每上一句承上可字意是賓每下一句駁上可字意是主註中三箇字二然字二亦字一則字體貼極細然意雖側注語卻平列太着痕迹則丑無庸疑問孟子不須重答矣

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卽次之

【語類】志最緊要氣亦不可緩志至焉則氣便在這裏是氣亦至了○問至次是說志氣之大小抑志氣之先後曰也不是先後也不是大小只是一箇緩急底意思志雖爲至然氣亦次焉所爭亦不多蓋爲告子將氣忒放低說了故說出此語○【蒙引】兩焉字語氣覺志氣二字分看則一爲至一爲次有兩相對峙之勢合看則此爲至而彼卽爲次有隱相連屬之情然尚引而未發

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

【精義】明道曰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又曰率氣者在志養氣者在直內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又曰人患乎懾怯者蓄氣不充不素養故也伊川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或問】持志所以直其內也無暴其氣所以防於外也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則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語類】此是兩邊做工夫志只是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這便是志持其志便是養心不是持志外別有箇養心○問志與氣如何分別曰且以喜怒言之有一件事這裏便合當審處是當喜是當怒若當喜也須喜若當怒也須怒把提教定發必中節這便持其志若喜得過分一向喜怒得過分一向怒則氣便麤暴了便是暴其氣又曰凡人多動作多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且如只行得五十里卻硬要行百里只舉得五十斤重卻硬要舉百斤凡此類皆能動其氣令學者要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

便是養氣之道也○〔雙峯饒氏曰〕君子所以足容重手容恭聲容靜氣容肅行中鸞和步中采齊皆欲無暴其氣也○〔四書通〕集註於持志曰守其志可也必曰敬守其志添入一敬字最有意蓋孟子養氣之功在集義所以集義者在敬敬義夾持方爲成德之事○〔潛室陳氏曰〕集註謂致養其氣即無暴氣發得暴失養故也必言致者見養氣之聲須以集義爲本又無正忘助長之弊方爲能致其養也〔按〕無暴之功貫通集義必有事兩節○〔讀書錄〕持志兼靜存動察工夫○暴字與善養相反蓋而不養固暴也養而不善亦暴也○〔潛室〕不得於心有自心生者有由氣致者志在聲色以耳目昏亂此自心生者也故當持其志耳目偶觸於聲色以致心志蠱惑此由氣致者也故當無暴其氣敬義夾持內外交養方是聖學全體工夫○〔蒙引〕問持志與無暴其氣孰重曰論理持其志爲重對孟子此節之意則無暴其氣爲重〔愚按〕重無暴其氣者對告子之勿求於氣而言也然本節尚不宜顯露○〔條辨〕持志只對不得於心無暴只對勿求於氣見內外本末當交相培養之意至告子之不但不能養氣而強制不動亦不可謂

持志固未及辨也　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畧也〔新安陳氏曰〕下文知言養氣其根已安於此告子不得於言即不求其理於心是不知言也不得於心即不求其助於氣是不養氣也〔愚按〕反是而觀則孟子之心未嘗取必於不動而自然不動其畧已可見矣○〔輯語〕到不得而後求已是補救未着況勿求乎知言養氣是不得前一步工夫與告子之所謂求本自不同告子只強制於臨時孟子惟培養於平日此自然不至於不得而心之所由不動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扶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語類〕志至氣次只是先後志在此氣亦隨之公孫丑疑只就志理會理會得志氣自隨之不必更問氣也故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孟子下文專說氣云蹶趨之氣亦能動心○〔輯語〕上節夫志以下六句平列無疑疑闕在至次二字孟子輕下原平公孫重讀覺反耳孟子平中之反在氣而公孫所疑之反却在志其錯綹處在此

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動〔孫疏〕志鬱壹而不通是謂志壹則動氣氣鬱壹而不通是謂氣壹則動志○〔語類〕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蓋既要持志又須無暴其氣持志養氣二者工夫不可偏廢以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觀之則見交相爲養之理矣○或疑氣何以能動志曰志動氣是源頭濁者故下流亦濁也氣動志者却是下流壅而不泄反濁了上面也○〔張曉樓曰〕兩壹字與上持字無暴字對翻兩動字與上帥字充字對翻蓋惟志爲氣帥故不可不持不持則

志壹而動氣尚能帥氣乎惟氣爲志輔故又不可暴暴則氣壹而動志尚能充體以輔志乎如此對勘則兩壹字兩動字之均爲不好字眼無疑又曰壹訓專一猶偏着也動爲搖撼觀上文不動心及本文動其心句可知此承丑問以明志不持則壹壹則害氣氣暴則壹壹則又害志兩則字語勢分明氣壹孟子自註志壹則大學正心傳之有所中庸章句之偏倚皆是且論文法有語勢兩同字義兩異者平觀精義明道云志專在淫俗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及語類源頭濁則下流亦濁一條未有說向好一邊者前輩唐荆川文將志壹動氣仍講成志氣之帥而蒙存諸說又謂兩句俱兼善惡言殊謬○〔紹聞編〕志帥氣則可志動氣則不必皆善蓋動字已不好也志以帥氣靜則情明動則循軌何動之可言才曰動氣則氣已不得其平矣凝冰焦火皆志使然也○〔條辨〕曰壹曰動都是偏勝不好字眼

如人顛蹶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孫疏〕志則將帥譬也氣則衆卒譬也心則君譬也君任將

帥將帥御衆然則志壹則動氣如將帥悖則動衆卒矣氣壹則動志如衆卒悖則動將帥其上又有以動其君矣由此論之則既持其志又不可不知無暴其氣矣○〔語類〕持其志無暴其氣此是言養氣工夫內外須是交盡不可靠自守其志便謂無事氣才不得其平志亦不得其安故孟子以蹶趨形容之○今人奔走而來偶一跌其氣必逆而心亦動是氣之能動其心如人於忙急之中理會甚事亦是氣未定也○問蹶趨反動其心若是志養得堅定莫須蹶趨亦不能動得否曰蹶趨自是動其心人之奔走如何心不動得曰蹶趨多遇於猝然不可支捂之際所以易動得心曰便是○氣若併在一處自然引動着志古人所以動息有養也○〔蒙引〕氣動志不止於蹶趨凡視聽言動氣用事到勝處皆能動心所以說致養其氣本文單舉蹶趨只是就粗且顯者言之耳

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或問〕此言其多少之分也而孟子所以猶有取於勿求於氣之云者而不盡善之於此亦可見矣〔精義〕明道又曰志壹則動氣然亦不可不思氣壹則動志非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也然志動氣者多氣動志者少〔按〕此亦畧照應上節可字之意見得氣動志者雖少然正未嘗無其人不可以暴其氣也○〔東陽許氏〕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此爲第二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語類〕丑既知告子之失而未知孟子之所以得故問焉而孟子告之

知言者盡心知性〔述朱〕盡心是知至知性是物格本文只現成說其所以然工夫全在格物窮理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精義〕明道曰孟子知言便是知道又曰孟子曰我知言孟子不欲自言我知道耳〔伊川曰〕知言然後可以養氣蓋不知言無以知道也此是答公孫丑夫子惡乎長之問不欲

言我知道故以知言養氣答之○〔語類〕知言知理也○我知言者能識羣言之是非也○言之所發便是道理人只將言看做外面且如而今對人說話人說許多自家對他便是自家已事如何說是外面事○問向看此段以告子不得於言是偶然失言非謂他人言也曰某向來亦如此說然與知言之義不同此是告子聞他人之言不得其義理又如讀古人之書有不得其言之義皆以爲無害事但心不動足矣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按〕此與前所列告子不得於言下諸係互相發○孟子說養氣先說知言先知得許多說話是非邪正都無疑後方能養此氣也○不知言如何養得氣○德脩云先須養有尺便量見天下長短曰須要識這尺○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大學許多工夫全在格物致知○問養氣要做工夫知言似無工夫得做曰豈不做工夫知言便是窮理不先窮理見得是非如何養得氣須是道理一一審處得是其氣方充大〔按〕以上三條皆發明孟子所以先說知言之故然在本文卻只是二項平說開說看集註蓋惟知言以下只對舉可見

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語類〕蓋天地之氣而吾之所得以充其體者也○浩然之氣清明不足以言之才說浩然便有箇廣大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而來也○公孫丑本意只是設問孟子能擔當得此樣大事否故孟子所答只說許多剛勇故說出浩然之氣只就問答本文看之便見得子細

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慶源輔氏〕曰盛大言其體流行言其用才怯小則便非氣之本體才欝塞則便非氣之本用氣即天地之氣而人之所以充滿其身者其本然之體用自是浩然由失其養故餒乏而不充乎體○〔集解〕氣本浩然非謂善養後才能浩然故曰吾浩然之氣愚謂亦惟善養才見得是吾浩然之氣耳

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語類〕問浩然之氣是稟得底否曰只是這箇氣若不曾養得剛底便粗暴弱底便衰怯又曰氣魄大底雖金石也透過了○氣只是一箇氣但從義理中出來者即浩然之氣從血肉中出來者爲血氣之氣耳○問浩然之氣即是人所受於天地之正氣否曰然又問與血氣如何曰只是一氣義理附於其中則爲浩然之

氣若不由義而發則只是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稟得盛者則爲人强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隨分做得出若稟得弱者則委靡巽懦都不解有所立作惟是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爲一更無限量○〔精義〕伊川曰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雙峯饒氏曰孟子之言善養氣是以成德言非是說做工夫下文必有事焉而勿正以下却是說養氣做工夫處愚按工夫自在集義有事勿正以下乃其做工夫之節度也

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黃氏洵饒曰〕無所疑即道明無所懼即德立○〔慶源輔氏曰〕疑懼二字正與首節註文恐懼疑惑四字相應道體也義用也知言則於道義究極無餘一事來則以一理應之何疑之有養氣則於道義襯貼得起勇猛果决而不留行何懼之有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語類〕此章只是答公孫丑不動心纏來纏去說出許多養氣知言集義其實只是箇不動心人若能不動心何事不可爲然其所謂不動心不在他求只在自家知言集義則此氣自然發生於中不是只行一兩事合義便謂可以掩襲於外而得之也

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或問〕告子之學他雖無所考證然以孟子此章之言反復求之則亦有曉然可見而無疑者蓋其先引告子之言以張本於前後言已之所長以著明於後今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即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凡告子之所以失即孟子之所以得孟子之所以得即告子之所以失也是其彼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有不待安排而不可得移易者又曰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懾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算已判然於胸中而熊虎貔貅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旌麾聽其金鼓故爲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所養

勇而挺身以赴敵也其不爲人擒者特幸而已○〔語類〕孟子能知人言之是非告子乃自以其言爲外而不復考其得失孟子善養其氣而告子乃以爲未而不求其得失可見矣○〔條辨〕不能無疑安能不疑不能無懼安能不懼告子之冥然不疑悍然不懼與孟子由所疑而究極之以至於自無可疑由所懼而充長之以至於自無可懼不啻惱淹涇渭然兩我字正與告子對針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按〕志氣之說固是已見上文但孟子此處知言養氣並舉顧不獨曰氣而曰浩然之氣此四字實自孟子創言之故丑於知言且置接口便問浩然之氣蓋亦震於其名而謂然然氣自可養而不可言丑不問如何善養而遽問所謂浩然此亦如門外人欲知門裏事豈是語言所能了故孟子先曉以難言語類中又有一說謂丑留得知言在後問者知言是末後合尖上事如大學說正心誠意只合說在致知在格物一句蓋是用工夫起頭處細按似遂註說之較穩然亦均不必泥只隨本文節次看去自得

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淺說〕欲微言其妙則恐其入於虛欲顯言其似則又恐其涉於相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按〕實有是氣乃正其心所獨得處○〔精義〕明道曰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謝氏〕曰明道先生云只他道箇難言也便知他肚裏有爾許大事若是不理會得底便撐拄胡說將去氣[illegible]難言却須敬他識箇體段始得故曰其爲氣也云云○〔集解〕丑不問善養而問浩然之氣是問浩然模樣光景難言只是難爲舉似意孟子因丑之問覺這體段分明在心且問却十分微妙大費形容下文兩其爲氣也正是從難言中摹擬想像而出或云遂備言之者非也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言極盛大他那力量隨甚麼事都做得是橫說至剛不可屈撓。言極剛勁他要這等做隨甚麼都止他不得是直說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慶源輔氏曰]初無限量便是盛大不可屈撓便是流行即所謂浩然之氣也不言用而舉體則足以該之矣○[蒙引]輔氏謂舉體以該用者非也體段猶云形像模樣耶非體用之體○[語類]兩箇其爲氣也前箇是說氣之體段如此後箇是說這氣可將如此用[按]此與尋常說體用自微別惟其自反而縮[新安陳氏曰]照應本章上文釋之以直之直字即上文縮字意○[語類]養氣一段緊要處是自反而縮以直養而無害是集義所生者在此三句上看○[居]則得其所養業[鋭]天地間正氣須養養只要直直只是義

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語類]養而無害要養又要無害助長是害處又曰必有事焉只是集義○[條辨]集註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而字另作一折看下文既說必有事是直養矣却又說而勿正是無害既說心勿忘是直養矣却又說勿助長也是無害故而字定須清出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語類]問浩然之氣如何塞乎天地曰塞乎天地之間是天地之正氣人之血氣有限能養之則與天地正氣亦同又問塞莫是充塞之否曰是遍滿之意○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在那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這箇氣又不是別將箇甚底去養他但集義便是養氣知言便是知得這義人能仰不愧俯不怍時看這氣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至大至剛氣之本體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乎天地乃其效也○[辨]語至大至剛是虛空擬議即塞乎天地亦虛空氣象須工夫到得此地才得此箇消息即未能身造其境也須相去一二級見得聖人體段方知此語不虛此節只說本來體段似無須說到直養工夫緣人人有此氣因不能善養則日就銷縮自信不及必借直養無害者身上才信得此事眞實正孟子善言難言之法[按]至大至剛

下本自可直接塞乎天地之間正爲人信不及故須揭出以直養而無害與之填實才見分明但直養無害在此處亦只就現成指點未是說工夫工夫自在集義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語類]問塞乎天地之間曰天地之氣無處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雖金石也透過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闕故程子謂天人一也云云○氣雖有清濁厚薄之不齊然論其本則未嘗異也所謂至大至剛者乃氣之本體如此但人不能養之而反害之故其大者小剛者弱耳○[慶源輔氏曰]浩然之氣本是天地之正氣然天人一理故孟子更不分別直以爲巳之氣也養而無害則全其本體而塞乎天地若不務集義而所爲一有私意遮隔了則便不流行而欿然餒乏不足以充乎身而失其正大之體也○[辨]語塞天地間不是空壳子話天地間本無非此氣流行彌滿更無空闕處天人一也只爲人不能直養不能完全此氣與天地不相耦耶若果能直養無害則天地間氣即我之氣位天地育萬物亦復流行彌滿更無空闕處所謂塞也又曰氣之本來與究竟一天地耳而其所塞處却在天地之間若離却之間泛說氣盈天地直是寬皮大話看世間許多事物道理皆聖賢之氣爲之貞幹充周上蟠下際更有何天人之別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語類]問謝氏云云竊謂夜氣清明以至乎旦此氣無虧欠而得其正即加勿忘勿助長之功以存養之如何曰夜氣者乃清明自然之氣孟子示人要切處固當存養若浩然之氣却當從吾嘗聞大勇於夫子之語看之至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於此得其正而無虧欠則其氣浩然天下大事何所做不得○問塞天地莫只是一箇無虧欠否曰他本自無虧欠只爲人有私曲便欠却他底且如萬物皆備於我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自家欠却他底便不快活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無欠闕也以此見浩然之氣只是一箇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或問趙氏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而程子從之有成說矣子之不從何也曰

程子之前固有以至大至剛四字為句者矣則此讀疑亦有所自來不獨出於近世之俗師也今以直字屬之上句則與剛字語意重複徒為贅剩而無他發明若以直字屬之下句則既無此病而與上文自反而縮之意首尾相應脈絡貫通是以寧舍趙程而從俗師之說大抵此章文勢雖若斷絕而意實連貫如告子之不得於言之言勿求於氣之氣與孟子之知言養氣亦是隔數十句而互相發明與此相類若如諸說則間斷隔絕都無干涉未論義理如何亦不復成文字矣按伊川以至大至剛以直為句詳見精義今已無有從之者存此亦可見朱子讀書之審細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語類問配字從前只訓合先生以助意釋之有據否曰非謂配便是助但養得那氣充便不餒氣充方合得那道義所以說有助之意○問合而有助助字之訓如何曰道義是虛底物本自孤單得這氣帖起來便自主張無所不達如今人非不為善亦有合於道義者若無此氣便只是一箇衰颯底人李先生曰配是襯帖起來又曰若說道襯帖便是兩物氣與道義只是一滚發出來思之一滚發出來說得道理好襯貼字說配字極親切○四書通所謂合即延平所謂一滚出來之意所謂助即延平所謂襯貼起來之意也係辦惟其一滚出來所以能襯貼得起非道義自道義而氣自一氣也愚按集註合而有助本自作一串說

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語類配義與道道是體一事有一理是體到隨事區處便是義○道是體義是用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道則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則吾心之能斷制者所用以處此理者也○道義別而言則道是體義是用體是舉他體統而言義是就此一事所處而言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此義也所以慈孝所以仁敬則道也故孟子後面只說集義○按下節止言集義本節於義道中間看一與字非必以義為重也義道雖體用對說原是一理未有人心之裁制而非天理之自然者但合而有助須就發用上見故義與氣較襯切而義不孤立則必推其原於道以制化裁之宜道不虛行則必授其權於氣以盡鼓舞之用故人心不可一日無義與道即不可一日無氣以配之與字清則配字愈確

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餒字只對前文充字看氣不充體便如飢人一般故曰餒言人能養成此氣上節其為氣也是承浩然字虛說此節其為氣也乃就上節直養無害說來故集註提明人能養成此氣見得文法雖同而意理自別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或問何以言氣之配義與道也曰道體也義用也二者皆理也形而上者也氣也者器也形而下者也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然後有是氣而理之所以行又必因氣以為質也以人言之則必有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而義與道也又因是氣而後得以行焉蓋三者雖有上下體用之殊然其渾合而無間也乃如此苟為不知所以養焉而有以害之則理自理氣自氣其浩然而充者且為慊然之餒矣或畧知道義之為貴而欲恃之以有為亦且散漫蕭索而不能以自振矣○語類上節既說浩然如此又言其為氣也配義與道謂養成浩然之氣以配道義方襯貼得起不然雖有道義其氣懾怯安能有為無是餒也謂無浩氣即如飢人之不飲食而餒者也○問配是合否曰配亦是合底意須思是養得道氣做得出方合得道義蓋人之氣當於平時存養有素故遇事以氣助其道義而行之配合也助也若於氣上存養有所不足遇事之際便有十分道理亦畏怯而不敢為○問莫是見義不為無勇也底意思曰亦是這箇道理又曰所謂氣者非于他事只是自家平時仰不愧俯不怍存養於中其氣已充足飽滿以之遇事自然敢為而無畏怯若平時存養少有不足則遇事之際自是索然而無餘矣○配從而合之也氣須是隨那道義如云地配天地須在天後隨而合之婦配夫亦然畢竟道義是本○問何謂合而有助曰此語已精如有正將又立箇副將以配他乃所以助他天下莫強於義理當然是義總名是道以道義為主有此浩然之氣去助他方肯放果决以進如這一事合當

恁地做是義也自家勇敢果決去做便是有這浩然之氣去助他有人分明知得合當恁地做又恧縮不敢去做便是餒了無此浩然之氣如君有過臣諫之是義也有到冒死而不顧者便是浩然之氣去助此義如合說此話卻恧縮不敢便是氣餒便是欲然之氣只此一氣餒了便成欲然之氣不調和便成忿厲之氣○配義與道只是說氣會來助道義若輕易開口胡使性氣卻只助得客氣人才養得純粹便助從道義好處去○氣自氣道義自道義若無此氣則道義亦不可見世之理直而不能自明者正爲無其氣耳譬如利刃本可斬割須有力者乃能用之若自無力利刃何爲又曰有此氣道義便做得有力又曰無此氣以扶持之仁或見困於不仁義或見陵於不義○將這氣去助道義方能行得去若平時不得養這氣衰颯了合當做底事也畏縮不敢去做如朝廷欲去這一小人我道理直了有甚怕他不敢動著知他是小人不敢去他只是有這氣自衰了其氣如此便是合下無工夫所謂是集義所生者須是平時有集義工夫始得到行這道義時氣自去助他集義是平時積累工夫配義與道是卒然臨事氣配

道義行將去此兩項各自有頓放處又曰集義與配義是相向說初間其氣由集義而生後來道義卻須那氣相助是以無所疑懼又曰氣由道義而有而道義復乘氣以行無異體也得其所養則氣與道義初不相離而道義之行得以沛然無所疑懼若其無此則如食之不飽雖欲勉於道義而亦無以行矣○問無是餒也是指義是指氣曰這是說氣曰下面如何便說集義所生曰上截說須養這氣下再起說所以生此氣每一件事做得合義便會生這氣生得這氣便自會行這義伊川云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譬之以金爲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且如今人有氣魄合做事便行得去若無氣魄雖自見得合做事卻做不去○〔文集〕上既言其爲氣也以發端而其下復言無是餒也以承之則所謂是者固指此氣而言若無此氣則體有不充而餒然矣若如來喻以爲是指道義而言若無此道義卽氣爲之餒則孟子於此亦當別下數語以盡此意之曲折又不當如此倒其文而反其義以疑後之讀者如今之云也〔按〕本節只重養成之氣配道義而行至無此道義卽氣爲之餒自是下節行

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句中意○〔精言〕餒只體不充意後言不集義以養氣則體不充此言體不充不能配道義以有爲總一體不充而已不能集義是餒字原要不能配道義是餒字究竟餒字總一般〔愚按〕餒字對充字體不充以氣不足以充其體也下節註行有不慊於心只說到其體有所不充便止體之餒其爲氣之餒可知本節餒字自說不得道義餒然註中於體有所不充不必說到不足以有爲便貼定不能配道義應然見得氣餒而道義亦似與之俱餒益氣不浩然則吾之道義不能行行亦不能盡是卽所謂餒也但此理須善會其意仍歸氣上見得養成之氣斷不可無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

慊口簟口劫二反

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語類〕問集義曰只是無一事不求箇

是而已矣○集義只是件件事要合宜自然積得多○集猶聚也處物爲義須是事事要合義且如初一件合義了第二第三件都要合義此之謂集義

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趙氏〕惠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襲襄公二十三年齊莊公伐晉遂襲莒

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精義〕明道曰集義是積義所生如集大成若累土爲山須是積土乃成山非是山已成形乃名爲山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認得當行無不慊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然亦未盡須是見至大至剛之德方始見浩然之氣又曰集義所生者集衆義而生浩然之氣非義外襲我而取之也浩然之氣所養各有漸所以至於充塞天地必積而後至行不慊於心止是防患之術須是集義乃能生○〔或問〕氣所以配乎道義者也而又曰集義所

生何耶曰是則程子金器土山之喻至矣而吾所謂有理
然後有氣故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者亦詳且
明矣曰孟子深闢義外之說矣而其言曰集義又似有取
乎彼而集之於此者何也曰義者心之所以制事而合宜
之謂也事物之來無不以義裁之而必合其宜焉是則所
謂集義者也豈曰取於彼而集於此哉○語類孟子許多
論氣處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問此氣是當初稟得天
地底來便自浩然抑是後來集義方生曰本是浩然被人
自少時壞了今當集義方能生曰有人不因集義合下來
便恁地剛勇如何曰此只是麄氣便是北宮黝孟施舍之
勇底亦終有餒時此章須從頭節節看來看去首尾貫通
見得活方是不可只略獵涉說得去便是了○以直養是
自反而縮集義是以直養然此工夫須積漸集義自然生
此浩然之氣不是行一二件合義底事能掩取浩然之氣
也集義是歲月積久之功襲取是一朝一夕之事從而掩
取終非已有也又曰義襲是於一事之義勇而爲之以壯
吾氣然無生底道理只是些客氣耳不久則消矣○問集
義是以義爲內義襲是以義爲外否曰不必如此說此而

句是掉轉說如云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我也蓋義本於
心不自外至積集此義而生此氣則此氣實生於中又曰
氣者道義之成質故必集義乃能生之○襲如用兵掩襲
之襲如才得行一件事合義便將來壯吾氣以爲浩然之
氣可以攫挐而來夫是之謂襲若集義者今日行一義明
日行一義積累既久行之事事合義然後浩然之氣自然
而生如金谿之學向來包子只管說集義襲義某嘗謂之
曰如此說孟子孟子初無襲義今言襲義却是包子矣其
徒如今只是將行得一事合義便指準將來長得多少情
神乃是告子之意思拔此謂乃告子所疑於吾儒之意故
孟子與他別白不是告子以此自居之意也○非義襲而
取之見江西人只愛說襲義不知如何襲只是說非以義
掩取是氣蓋氣自內而生非由外而入〔按〕義襲而取之五
字須作一氣讀謂在義上襲取乎氣非以氣襲義之謂也
如以義襲爲襲義則是襲而取之者非氣也乃義也與上
句文氣不相聯屬矣故前一條云孟子初無襲義○上文
三句本是說氣此兩句是字與非字應襲字與生字對其
意蓋曰此氣乃積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

云爾又曰生字與取字相對說生是自裏而生出取是自
外面取來○新安陳氏曰二是字不同無是餒也此是字
指浩然之氣言是集義所生者是字正與
下句非字相呼應猶言是如此非如彼耳
慊快也足也言
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
所不充矣
〔精義〕明道曰只著一箇私意便是餒便缺了他
浩然之氣處○〔語類〕問無浩然之氣固是襯貼
他義不起然義有欠缺卽氣亦餒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
餒矣竊謂氣與義必相須曰無義則做浩然之氣不成須
是集義方成得浩然之氣○義者宜也凡日用所爲所行
一合於宜今日合宜明日合宜集得宜多自覺胸中慊足
無不滿之意不然則餒矣○浩然要事事合義一事餒便
行不得○氣只是充乎體之氣元與天地相流通只是仰
不愧俯不怍自然無恐無懼塞乎天地今人心中才有慊
愧則此氣自然消餒作事更無勇銳○〔愚按〕舊解云行有
不慊於心句是承上兩句而發其意非也上文非義襲而
取只反言以見氣生之必由集義耳行有不慊於心則仍

躡集義說了註中一有不合乃對集字而言見得所行才
不合於義卽於心不慊而其體不充此養氣之所以必由
集義也若襲則何從說此哉義集則心慊心慊則氣生氣
從義義從心一路箭鋒相直則外義者之爲不知義自應
弦而倒
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
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
得於言勿求於心卽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蒙引〕合於義則慊於
心其心慊則其氣充夫心之慊否係於義之得失則義之
非外昭昭矣告子既以義則必不能集義矣不能集義而
能先孟子不動心者豈其不動心之謂哉○〔文集〕讀聖賢
書須看得他所說本文上下意義字字融釋無窒礙處方
是會得聖賢立言指趣如孟子答丑問氣一節專以浩然
之氣爲主其曰是集義所生者言此氣是積累行義之功
而自生於內也其曰非義襲而取之也言此氣非是所行
之義潛往掩襲而取之於外也其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

矣言心有不慊即是不合於義而此氣不生也是豈可得而揜取哉告子乃不知此而以義爲外則其不動心也直彊制之而頑然不動耳非有此氣而自然不動也故又曰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然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却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弃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語類問集註云告子外義蓋外之而不求非欲求之於外也曰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說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以爲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似告子外義〔按〕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可見告子是外義並非襲義○問浩然之氣集義是用工夫處曰須是先知言知言則義精而理明所以能養浩然之氣知言正是格物致知苟不知言則不能辨天下許多詖淫邪遁將以爲仁不知其非仁將以爲義不知其非義告子不以集義而生此浩然之氣〔按〕此見集義必先精義告子不能集義而於先不知義故集註以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又語類中凡論養氣每推本明理推本知言在本節雖非正旨而前後自相貫通故畧採其要語○李安溪曰義內義外是兩家心學不同之根因外義故又并言與氣而外之而但守其空虛無用之心此告子論性與此章之言相爲表裏處也外義則不集義而無以養氣且外義則不窮理而無以知言皆是一串病痛○告子外義見吾儒氣輔道義以行心疑吾儒是以在外之義襲取在外之氣故孟子辨其非然曰吾浩然之氣乃是集義於內而生非爲義於外而襲取告子疑氣爲可襲取者其病根在於外義也○非義襲而取之句不重只是明義之根於心故能生浩然之氣而告子之不知氣由不知義耳○〔愚按〕是集義非義襲乃特爲告子抉破疑團以見氣由義生氣在內正緣義在內不然如何不慊於心便致氣之餒而告子之勿求其外氣由於外養故直斷之以未嘗知義此爲孟子當日辭言歸宿非謂告子爲襲取之徒也義襲正告子心疑吾儒事夫彼既外義豈復肯襲義哉惟外義故不知集義所以養氣并不知行義所以慊心其勿求於心勿求於氣冥然悍然病根皆坐此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

有事〔文集〕必有事如言有事於上帝有事於顓臾之類非是用力之地乃言須當用力也〔述朱〕此如言有事於集義不可直作做工夫說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公羊傳〕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不正者不期也言師出不可必期其反戰不可必期其勝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只合照程子以七字爲句語意較清白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即前氣不充餒之充須作此一折落下兩句語意乃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或問〕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長何謂也曰必有事焉言必當有所事乎此也勿正者言不可豫期其效也心勿忘者言不可忘其所有事也勿助長者不可强其所謂充也大抵今人之學或以豫爲之期而不爲其事其或能有所爲者則亦必期其功期而不至

則或以爲無益而忘之或不勝其欲速而助之此衆人之通患也故孟子言養氣者惟當集義以爲事而不可期於襲取之功不可以集義爲無益而忘之又不可以其氣未充而助之也按先四層統擧合作兩層後兩層並擧歸重助長題分已畧盡於此○問以上下文意推之孟子之所謂有事者集義而已至於程子之論則每以有事於敬爲言何哉曰孟子之學以義爲養氣之本程子之學以敬爲入德之門此其言之所以異也然義非敬則不能以自集故孟子雖言集義而必先之以持志敬非義不能以自行故程子雖言持敬而於其門人有事於敬之問亦未嘗不以集義爲言也○精義明道曰必有事焉謂必有所事是敬也勿正正之爲言輕勿忘是敬也正之之甚遂至於助長又曰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問伊川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却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才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才說着靜字便是忘也又曰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悔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持之久必別按此論敬非本義然皆爲學要語故因論有事而并載之○居業錄必有事焉卽主一無適故程子以爲敬也朱子以必有事焉爲集義因上文而言敬在義中爲本也朱子是本文意程子是言外意○文集此一段依孟子本文只合就養氣上說集註言之備矣二程先生移就持敬上說却是養氣已前一段事工夫雖究然恐不若且依孟子看也○語類必有事焉孟子正說工夫處且從上面集義處看來便見得必有事焉者言當必以集義爲事以養其浩然之氣故事物之來自有以應之不可萌一期待之心少閒待之不得則必出於私意有所作爲而逆其天理矣是助之長也集義是養氣底丹頭必有事便是集義底火法又曰今人說養氣皆謂在必有事焉四句上要緊未必在此藥頭只在那以直養而無害及集義上這四句却是箇炮烰煆煉之法○必有事焉是事此集義也而勿正是勿必此浩然之生也心勿忘是勿忘此義也勿助長是勿助此氣也○他祇是集義合當做底便做將去自然塞乎天地之間今若謂我要養氣便是正便是助長○正

便是期必集義多則浩然之氣自生若着一箇意在這裏等待他生便爲害今日集得多少義又等他氣生明日集得多少義又等他氣生這都是私意只成得一箇助長悠也則不惟氣終不會生這所集之義已不得爲己了○勿忘勿助長但勿忘則自然長助長則速之如揠苗者也○問正便是助長否曰正未是助長待其效而不得則漸漸助之長矣蓋必有事於此然後心不忘於此正之不已然後有助長之患語意先後各有重輕○事正忘助相因無所事必忘正必助長下兩句非是覆解上兩句此自有淺深○必有事焉謂集義正是期望忘是不把做事助是作弄意思世自有此等人孟子之意只是如此拙言之要之四者初無與養氣事只是立此界限如東至某西至某其中問一段正是浩然處也○必有事焉只消此一句這事都了下面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恰是剩底却被這三句撐拄夾持得不活轉不自在然活轉自在人却因此三句而生只是才喚醒這物事便在這裏點着便動只此便是天命流行處明道所謂鳶飛魚躍同活潑潑地只是這些子○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不平只是硬制壓那便不動恰如說打硬脩行一般又曰孟子是活底不動心告子是死底不動心○黃氏四如曰孟子工夫全在養氣上以集義爲主勿忘是工夫不可緩勿助長是又不可急如煉丹有文武火火冷則灰死火猛則丹走惟慢火常在爐中可使二三十年伏火然後養得成丹孟子下工夫有節度如此○蒙引人固當養氣但養氣者只當於義上着工夫不要於氣上着工夫正與助長者正是於氣上着工夫其忘者又不能於義上着工夫到底○晰語勿忘卽對有事勿助卽對勿正仍就上句申入一步耳○三勿字作三平看首固謬卽分上下兩截而兩截看來仍是一樣着亦非也上句有事是正勿正是轉味味必字而字可見下兩句勿忘是張勿助長是翕味註但當不可字自見

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

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或問〕助長之害甚於舍之何也曰舍之之害特不察乎義之所在無以慊足其心而已助之長則知其不慊而又作爲以張之也較是二者其爲罪之輕重可見矣○〔語類〕看助長說曰孟子必有事焉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與勿助長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若論集義便過用些力也不妨却如何不着力得苗固不可揠若灌溉耘治豈可不盡力迷〔朱〕一不盡力便是不耘一種人了助長固是學者大病然忘其所有事而悠悠忽忽曠日玩時百無一就正不足當助長之一笑○勿助長是不到那地位不可硬要充去如未能集義不可硬要浩然才助長在我便有那欺僞之心施於事末梢必不勝任譬之十鈞之力而負千鈞故助長之害最

大○今人之於物苟施種植之功至於日至之時則自然成熟若方種而待其必長不長則從而拔之其逆天害物也甚矣○韓退之詩云强懷張不滿弱念闕易盈無是餒也雖强支撑起來亦支撑不得所謂揠苗者也○〔集解〕學者多知忘之爲害而未知助長之爲害尤甚故引宋人揠苗點出一助長樣子苗則槁矣便見得助長之適以害苗天下之不助苗長者以下則引入今人養氣往往墮於助長之病也夫以集義爲無益而忘之固是不耘苗者不耘苗則苗日瘁矣不集義則氣日餒矣至强作其氣而使之充則直是揠苗者揠苗反以傷其本矣助長反以害其氣矣益私意横生害乎天理則枵然愈甚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與苗槁正喻相關却自實主不雜○〔張曉樓曰〕助之害之榕村皆以心言與註以氣言迴異其意固謂告子既外義外氣自不屑襲義而助氣長也毋細玩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句原不呆煞告子即註亦但云如告子者如字與必不能免字用得最活不似下節彼告子者爲直截指定也助與舍由心助之舍之之字斷指氣下句害之之字可例見矣若粘定告子言之不得不變爲助心害心以具其說

矣究之心可曰助豈亦可曰舍乎畢竟依註爲妥○〔愚按〕本文害之正與前無害相應集註妄有作爲正與前註無所作爲相應告子固非襲義然彊制其心便是妄有作爲處便是不能免於正助處註中語意雖似在離節之間而前節未嘗不恰與相直須知告子外義外氣自謂已將心氣劃開却正劃開不得通徹前後看自明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詖彼寄反復扶又反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語類〕此理本平正他只說得一邊那一邊看不見便是如物蔽了字凡從皮皆是一邊意如跛是脚一長一短坡是山一邊斜又曰詖是險詖不可行故蔽塞淫，放蕩也。淫是身陷在那裏如陷於水只見水而不見是岸也又曰詖是少了那一邊淫是添了這一邊邪，邪僻也。詖與淫只是見偏了猶自有道理在只管淫而不止便失了那道理遂與正路相離了遁，逃避也。問如何是遁底模樣曰如墨者夷之之說窮遂又牽引古之人若保赤子之說爲問如佛家初說剃除鬚髮絕滅世事後其說窮又道置生産業自無妨碍四者相因，言之病也。問詖淫邪遁四者相因之說如何曰詖辭初間只是偏了所以偏者止緣他蔽了一邊如被物蔽了只見一邊初間是如此後來只管陷入裏面去漸漸只管說得闊了支蔓淫溢才恁地陷入深了於是一向背却正路遂與正路相離既離了正路他那物事不成一物事畢竟用不得其說必至於窮爲是他說窮了又爲一說以自遁如佛家之說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慶源輔氏曰〕言形於外故以病言心存於中故以失言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新安倪氏曰〕四者之失必起於蔽故集註特提唱之然後其

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語類〕詖淫邪遁雖是四般然才有一般則其餘牽連而生大槩多從詖上起詖只是偏才偏便自是一邊高一邊低不得其正如楊氏為我則蔽於仁墨氏兼愛則蔽於義由其蔽故多為蔓衍推之愈潤如爛物相似只管浸淫陷在一處都轉動不得如墨者夷之所謂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差等是其本說又却假託施由親始之言裁接以文其說是也淫辭如此自不知其為邪如列子達生之論反以好色飲酒為善事而不覺其離於道也及其說不行又走作逃遁轉從別處去釋氏毀人倫去四大人謂其不可行則曰雖不毀弃人倫亦可以行吾說此其所以必窮也○詖如人足跛相似斷行不得且楊墨說為我兼愛豈有人在天地間孑然自立都不涉著外人得又豈有視人如親一例兼愛得此二者皆偏而不正斷行不得便是蔽於此了至淫辭則是說得愈泛濫陷溺於中只知有此而不知有他也邪辭則是陷溺愈深便一向離了正道遁辭則是說得窮後其理既屈自知去不得便別換一箇話頭如夷之說施由親始之類這一句本非他本意只臨時撰出來也〔按〕夷之施由親始之說只合作遁辭可一條引入淫辭中未穩○詖是偏詖之詖偏於一邊不見一邊只是蔽耳如遮蔽相似到得說偏說中說得淫辭便廣濶至有所陷溺如陷在水中不見四旁矣遂成一家邪說離於正道到得後來說不通時便作走路所謂遁辭也孟子知言只是從知其偏處始○邪辭是既陷後一向邪辭離叛將去遁辭是既離後走脚底詐如楊氏本自不拔一毛而利天下却說天下非一毛所能利夷子本說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親始佛氏本無父母却說父母經皆是遁辭○問楊墨似詖莊列似淫儀秦似邪佛似遁曰不必如此分別有則四者俱有其序自如此○或問詖而未安則必為淫辭以張其說淫而過實則必有邪辭以離於道邪必有窮故必為遁辭以自解免凡曰異端無不具此○〔精言〕蔽是蔽於彼也陷是陷於此也○既不見得那半邊自必陷在這半邊矣離是離於彼也窮是窮於此也既不在正路上行自於邪路上立不住矣

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雙峯饒氏〕曰當看四箇所字如看病相似詖淫邪遁是病證蔽陷離窮是病源所蔽所陷所離所窮是病源之所在墨氏之蔽在於見仁而不見義楊氏之蔽在於見義而不見仁其蔽雖同而所蔽則異孟子知言如明醫然才見病證便識病源在何處〔蒙引〕自其辭如何樣詖便知其心之所蔽者何在非徒泛然知其有蔽而已下倣此

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語類〕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者是才有此心便大綱已壞了至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則是小底節目都以次第而壞矣○問孟子知言處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先政而後事闢楊墨處說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先事而後政曰先事而後政是自微而至著先政而後事是自大綱而至節目〔按〕此亦兩處互文見意耳先後所不必拘○〔雙峯饒氏〕曰心才不正到處有害政事皆心之所發於大體既有害則小者可知○〔說統〕生於其心四字提起看見得四病不是偶然一念乃生於心者其害雖發於政事然就生心時便害不是法弊〔紹聞編〕四者之失如肝病而見於目瞖淺深為證於知言者即外以知中而又知其害於政事而決然不可易是共患不特在不得於言而已人心不正是非反覆禍仁義誣生民而亂天下有必然者○〔條辨〕孟子因知言不覺說到生心害政因生心害政不覺說到聖人不易蓋孟子闢異端衛聖道一生得力全在知言故必說到痛快處乃此

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語類〕孟子是甚麼底資質甚麼底力量却纖悉委曲都去理會直是要這道理無些子虧欠以此知學問豈是執一箇小小底見識便了得直是要無不周匝方是道理要須整頓精神硬著脊骨與他做將去始得○〔慶源輔氏〕曰此孟子之所以能知言也因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是即其用而知其體也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是據其始而知其終也非心與理一其於天下之事如燭照數計略無所疑者何能如是哉不然則知其用者或不知其體見其始者或不見其終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新安陳氏〕曰集

註於知言養氣兩節俱解到告子身上以終前不得於言王勿求於心不可之說又曰此章甚長頭緒頗多其要旨未易究也朱子與郭沖卿帖云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爲始不動心爲效蓋惟窮理爲能知言惟集義爲能養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於本章次第可見矣此章要旨此帖能盡之○〔愚按〕告子外義於其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尤爲病根深錮處故集註復究言之而孟子之集義由於精義養氣必先知言亦從可互見矣○〔語類〕此一章專以知言爲主若不知言則自以爲義而未必是義自以爲直而未必是直是非且莫辨矣然說知言又只說詖淫邪遁之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不是而已若辨得那不是底則便識得那是底又謂如人說十句話有四句不是有六句是若辨得那四句不是則那六句便是底了然非見得道理十分分明則不能辨得親切且如集義皆是見得道理分明則動靜出處皆循道理無非集義也義既集則那自反而縮便不必說自是在了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

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語類〕問所謂在堂上者莫只是驗心通於道否曰此只是言見識高似他方能辨他是非得失若見識與他一般如何解辨得他○〔東陽許氏〕曰自敢問夫子惡乎長至此爲第三節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

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語類〕聖門以言語次於德行言語亦大難若非燭理洞徹胸次坦然卽酬酢應對蹉失多矣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文集〕問善爲說辭則於德行或有所未至善言德行則所言皆其自己分上事也曰得之○〔蒙引〕善言字輕德行字重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見得彼此不能相兼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語類〕公孫丑疑孟子說知言養氣忒擔當得大故引孔子言我於辭命則不能以詰孟子○〔慶源輔氏〕曰知言則在我在人一也知其如此則於言語辭命何患不能養氣自集義生豈非德行乎○〔集解〕說辭德行宰冉諸賢不能兼惟聖如孔子乃能兼之然猶自謂辭命不能今夫子自謂既知言又養氣則是以孔子之所不能兼者而既兼之矣豈不既聖自是推尊孟子語故孟子聞而驚歎曰惡是何言也若謂疑孟子之勇於自任則語氣不相針對矣○〔四書通〕此以後因公孫丑提出一聖字爲問故專發明一聖字○程子曰孔

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務本謂從德行上做工夫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雙峯饒氏〕曰不厭不倦須粘上聖字說言學聖人之道而不厭又以聖人之道教人而不倦○〔翼閒〕編凡人之於學所以易厭者正緣於此理未嘗實見得故

不覗意味而不樂未少有得而自滿聖人合下見得微自是不能已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此其所以不厭也智之所以自明蓋可見矣張子有曰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此教之所以不倦也仁之及物又可見矣○仁智互爲體用自仁爲體智爲用而言則曰成已仁也成物智也自智爲體仁爲用而言則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孫推〕只一學不厭教不倦夫子欲與聖字説離子貢偏與聖字説合夫子説離處是見得學惟恐其厭而必欲不厭教惟恐其倦而必欲不倦尚是勉勉循循做工夫子貢説合處是見得學自不厭是從智中流出教自不倦是從仁中流出仁智兼全豈不旣聖

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按〕子貢語意結聚在夫子既聖矣孟子引言之意却只就孔子聖則吾不能句提明夫聖孔子不居深拒丑以聖相推之説與子貢意自別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

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或問〕聖人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偏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如游夏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儀皆一體也惟冉牛閔子顏淵氣質不偏理義完具故其默而識之不言而信者獨能具有聖人之全體但猶役於思勉滯於形迹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復限量之可言故以爲具體而微耳○語類顏子所知所行事事只與聖人爭此子所以曰具體而微○問微是微小或隱微之微曰微只是小然文意不在小字上只是説體全與不全此蓋言所重只在具體不在於微集註云但未廣大微字只是帶説○愚按須認得體是聖人之體不但具體地分高館有一體亦非小可蓋一體本是從全體而分故三子性之所近與其業之所優雖一支一派自是原原本本不同爽敢形似至於具體則質本中和學幾純粹直與聖人同〔孫〕共貫不得以其入聖未優而少之此丑之所以歷歷爲孟子舉似也

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按〕丑意謂孟子不敢比孔子必以其爲所不安也則其所安者必下孔子一等而又非懸絕乎孔子故歷舉聖門高弟以相質謂孟子所安其必在是矣

曰姑舍是舍上聲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問〕如集註之説則孟子猶有不足於顏子與〔天台潘氏曰〕孟子之志願學孔子則誠有不足於顏子者蓋非不足於顏子以顏子不幸短命而未至於聖人之域前輩云才遜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便是自弃古人之志大率如此然立志之後須要力行以酬其志不可徒有此志也○〔彙註〕姑舍是是立志貴高取法貴上意不可槩貶諸賢難爲顏子地○〔精言〕孟子與數

子〔原〕是一路上人但一體具體都非駐足處故不欲以自處〔姑〕字有意〔按〕味姑字自有中心所必欲處一面在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退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蒙引〕不同道謂於已不同

道才見得非其所安已之道便是孔子之道○[條辨]丑只問伯夷伊尹並未及孔子孟子因願學孔子故連及之不同道雖說夷尹與我不同道然下並排着夷尹之道如此孔子之道如此正爲我願學起案○[按]方論夷尹忽及孔子正以上文爲根四可以卽從智字生根四則字卽從仁字生根而願學之理已到知言學孔子知幾觀變之仁所以明乎仕止久速之道也○集義學孔子無私當理之智所以合乎仕止久速之宜也○[蒙引]仕止以出處言久速以去就言○[精言]乃字則字是於三聖平列中擡出孔子來見一生所願者惟此以明夷尹之不同道也此處不必抑二子碍下問地○[魯齋王氏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後四段盡在此句○[四書通]孟子以顏子其聖人之體而未極其大故欲學其大者以伯夷伊尹有聖人之德而未極其全故欲學其全者故此以下專言孔子之聖○[東陽許氏曰]自宰我子貢至此爲第四節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否字正答丑問見孔子非夷尹所能班自生民以下又推開說爲後文宰我以下三節起案○[條辨]玩若是二字丑原知夷尹不能班孔子但因孟子以皆古聖人推之故有此問此乎字尚是疑辭下然則二字丑見夷尹既不能班孔子而又皆謂之聖人則必有同處此與字是進質之辭○[蒙引]以孔子之時中言之則夷尹數聖人所未有以孔子之事功言之則羲皇堯舜以來羣聖人所未有必兼說乃盡愚按此自是函蓋乾坤語從夷尹不得而班引入生民未有自不專與夷尹較量然事功之盛尚在後文不宜預奪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精義]伊川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爲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錫氏曰只看顏子在陋巷便做得禹稷事業則夷惠之能朝諸侯有天下可知○[或問]伯夷伊尹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何以言之也曰以其讓國而逃諫伐而餓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於人觀之則可見矣○[語類]不肯將那小處害了那大處如伊尹雖祿之天下不顧千駟弗視到那一介處亦不輕取予○問浩然之氣後而說伯夷伊尹孔子是則同處曰後面自是散說出去不須更回引前頭這裏地位極高不須更說氣了有百里之地則足以有天下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則有所不爲此是甚麽樣氣象大段是極至處了雖使可以得天下然定不肯熔一毫之私來壞了這全體古之聖人其大根脚同處皆在此○[輯語]兩段合來才看得聖人身分盡然自俗眼觀之難在上半段不信也在上半段自智者觀之却難在下半段并信得上半段過也在下半段後人疑程朱做不來先打孔孟疑心起直看得下半段是腐儒家當耳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新安陳氏曰]德之盛根本之大也心之正節目之大也○[精言]不仁不義雖小不爲似是根本諸說皆以爲節目之大何也爲德之盛地位占得大了故心之正便是其節目處○[愚按]根本節目集註亦止渾言之不必拘拘分屬○[集證]公孫丑有同之問求夷尹之得同於孔子處也孟子答辭兩皆字雖是合說宜畧提孔子作主與前後相闗是則同謂同處在此言下便自有不同者在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音蛙好去聲

汙下也〔語類〕汙是汙下不平處或當時方言未可知當屬下句讀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精義〕伊川曰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爲阿好而言謂其論可信也○〔按〕丑既知夷尹之所同又問孔子之所以異此問自願學孔子及生民未有來孟子引三子之言乃皆極言其生民未有者故先言三子智足知聖以明其言之信而有故也○孟子語丑之意只智足知聖一句便了下句乃假設之辭故集註以假使汙下言之見得決無阿私所好而空譽之理所以堅丑之信而非謂三子之果猶汙下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南軒張氏曰五峯云成一時之勳業有限開萬世之道學無窮亦是此意○慶源輔氏曰語聖則不異以其德言也事功則有異以其所爲事與成功而言也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此言事功久遠之不同也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此言事功始終成就之不同也○新安陳氏曰後世聖賢之君不作異端漸熾苟非孔子祖述堯舜以詔後世則無所依據以入堯舜之道矣輔氏有言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識由此言之孔子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功業豈不賢於堯舜遠哉宰我此言可謂深知孔子其得在言語之科宜矣○〔精言〕堯舜是千古第一等聖人賢於堯舜遠其他可知此非貶抑堯舜乃以推崇孔子耳以予觀於夫子固以夫子作主也○遠字更有意○世無孔子萬古如長夜以覩堯舜治一時之天下豈不高出遠甚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語類〕古人之政不可得而見只是當時所制之禮便知得當時所施之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樂以象德故聞樂可以知德○〔輯語〕四箇其字是虛指王與孔子分賓主不得如俗解說包有孔子在內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新安陳氏曰差等言品第其等級也情實也以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二句鑒之皆不能逃於洞察之下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語類〕問見禮知政聞樂知德是謂夫子是謂他人曰只是大槩如此說子貢之意蓋謂見人之禮便可知其政聞人之樂便可知其德所以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我之見者所以斷然謂生民以來未有夫子此子貢以其所見而知夫子之聖如此也○〔紹聞編〕子貢言古人德政雖與其人俱往而其禮樂之存於後世者猶可考而知所以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我之見者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蓋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所以不可及也夫子分上不須更說禮樂蓋夫子不得位未嘗制禮作樂況子貢親炙夫子又豈待見禮聞樂而後知其德與政哉○〔按〕語意因是趨重末二句但子貢非是欲知夫子乃求知百王只是因見百王而自益見夫子方見得生民未有絕非阿好之言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潦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

於衆人。新安陳氏曰此聖人是泛說從古以來之聖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輯語三節總答所以異於夷尹之問而引三子之言以證之都對古今聖人比較與凡民無異有若要說得品級分明故將凡民與羣聖先篇起一層耳出類二句總說古今聖人。末句才說孔子更盛如古今聖人所謂出類拔萃之尤盛者。〔條辨〕時解有謂類以有生之初言萃以有生之後言者未。確一說出類以並生言拔萃以並處言者近是如同得理以爲性而獨能盡性同得氣以成形而獨能踐形是出類也如在一鄉則高乎一鄉在一國則高乎一國在天下則高乎天下是拔萃也。〔存疑〕出於其類是承亦類也說拔乎其萃又是自出類處說既出乎其倫類就拔出許多人矣〔按〕作兩層遇說直超未有盛於孔子語脈更清。〔輯語〕孔子盛於羣聖其道德體段原自不同看集大成章可見人必欲從事功衡量於是單推高其立言垂訓以當之却有小了孔子也。〔精言〕豈惟民哉直竭起末二句見孔子之聖豈惟尊常之民不能及即生民以來出類拔萃之聖人皆不能如其盛也中間類也亦類也以麟鳳山海形聖人此小開合也首尾呼應此大開合也〔按〕此與常解以豈惟民哉夫物則亦有然者領脈有遠近之異存之亦可備參。〔翼龍峯曰〕三子所言意指各別孟子備引之總以見孔子之爲生民未有異於夷尹而表巳顯學意事功道德皆在其中。〔東陽許氏曰〕自伯夷伊尹於孔子至章終爲第五節

○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四書通〕公孫丑疑孟子動心孟子遂極言養氣知言之功丑疑其養氣知言之既聖孟子遂極言夫子之聖之盛要之夫子之聖不假乎知言養氣孟子之知言養氣乃學而至聖者也前則深斥告子闢異端也後則推尊孔子承聖道也前後之言若不相貫而實相貫學者味之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爲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或問〕王霸之別曰以力假仁者不知仁之在巳而假之也以德行仁者則其仁在我而惟所行矣。〔語類〕行仁便自仁中行出皆仁之德若假仁便是恃其甲兵之強財賦之多足以欺人是假仁之名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也故下文言霸必有大國其言可見又曰成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皆是拯民於水火之中此是行仁也齊桓公時周室微弱夷狄強大桓公攘夷狄尊周室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這只是仁之功終無拯民塗炭之心謂之行仁則不可。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箇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以德行仁者王所謂德者非止謂有拯民水火之誠心這德字又說得濶是自巳身上事都做得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去便是。且如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巳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是先有前面底方能彰信兆民救民於水火之中若無前面底雖欲救民於水火之中不可得也武王亶聰明作元后是亶聰明方能作元后救民於水火之中若無這亶聰明雖欲救民其道何由。○紹聞編德即仁而曰以德行仁者此章仁以事言。〔存疑〕德是行道有得於心者指平素蘊蓄言行仁所該亦廣養民敎民是仁弔民伐罪亦是仁故註云無適非仁皆自德而推之也。○〔輯語〕以德行仁是一滾出來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火然泉達原非兩層兩層看便着假矣。○〔條辨〕此章只要辨王霸誠僞之分非是論他功業語氣如云以力假仁者這便是霸從霸而指其霸之實也以德行仁者這便是王從王而指其王之實也若說做以力假仁便可以成霸業以德行仁便可以成王業則不但以力假仁是獎進他做假事即以德行仁之心亦爲成功起見矣。○〔說統〕王霸都是推論巳然不是逆意得然。○〔輯語〕王字是辨別語不是張大功效語。○王不待大大亦何害只是待字不好耳待字只是力量不濟〔按〕不待正與上必字相對照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集解〕此節矣出服人宗蓋上節已含有服人意故直承之兩人字俱指諸侯不指小民以力服人以德服人俱指現成已服者說謂以力以德而得人之服非以此去服人也力不贍足上非心服句如七十子足上中心悅句各二句俱一連讀上是說非心服下言誠服又加中心悅三字服出於誠而根於悅才見心服之自然眞切處此句宜重看如七十子之服孔子只舉似一箇誠服底様子耳○〔存疑〕以德服人是以德得人之服不是懐箇心要去服人下孟以善服人便是懐箇心要去服人故一則中心悅而誠服一則未有能服人○〔或問〕以執轅濤塗侵曹伐衛之事而觀夫東征西怨虞芮質成者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飢餓而不去

此又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眞可謂長於譬喩已○〔輯語〕說王說霸忽然插入孔子作比方甚是不倫正孟子文章妙處只要發明王不待大之理行仁之德至孔子而極力之不大亦至孔子而極百里七十里尚有力可待孔子則併無待矣以此看王者悅服之理更親切分明可信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

此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其六章曰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丞哉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行禮樂而天下自服也○〔集解〕四自字就鎬京言自鎬而西而東而南而北也○引詩亦只證心悅誠服當着眼思字思服即心服也只重民服之說不重民服之處此之謂也只緣以德服人不指服孔子句以孔子原是借喩也

王霸之心誠僞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

〔存疑〕上節是說王霸之心誠僞不同下節是說人應之亦誠僞不同○〔慶源輔氏曰〕已以僞感人人以僞應已以誠感人人以誠應如形聲影響之相隨蓋不容於有異也

○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惡去聲下同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語類〕仁則榮不仁則辱此亦只是爲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他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伊川易傳比象辭有云以聖人之心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蓋且得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附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正此謂也○〔說統〕仁不仁就行事上看榮辱就國勢上看榮

即人畏辱即人侮爾則字便含自求意語勢重不仁一邊○〔徐說〕兩則字甚緊蓋因當時人君未有不惡大國侵侮之辱者而告之以爲仁則每不見信彼只道仁亦未必榮不仁亦未必辱此中尚有可展脫處殊不知仁便榮不仁便辱乃必然而無可移易者○今惡辱而猶居不仁何也是因有惡辱而居不仁一段情事方與說仁則榮不仁則辱故語氣最爲警策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閒音閑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新安倪氏曰〕禮記表記曰畏罪者彊仁謂勉彊行仁也貴德以下皆彊仁之事耳○〔說統〕如惡之三字極有力蓋借他這點羞惡之心去疎動他莫如二字直貫至政刑轉移關捩全從此五字引入

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

言之。存疑德是人之所畏士則指其人尊士即貴德也德字兼下文賢能蒙引五命中有云尊賢育才以彰有德可見德字自兼賢才也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或謂賢者有德但使之在位而不任事能者有才所以使之在職而任事雙峯饒氏曰如此說則賢者是箇無能底人了蓋凡是賢者皆當使之在位就其間使能敷教者在敷教之位能治獄者在治獄之位既有其位便有其職天下豈有無職之位無能之賢按此以兩句串說與集註異。集解賢未嘗無才而所重在德能未嘗無德而所長者才二者兼收正爲政刑之用耳位輔弼之位如公孤論道經邦燮理寅亮是也職庶司之職如六卿分職各率其屬是也賢者足以正君而善俗能者足以脩政而立事品位不同則經綸幹濟亦異也按此照註分疏兩足以尚是虛含到下明其政刑方爲實在功效國家閒暇可以有爲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

可見矣。說統閒暇者蓋指無敵國外患而言此際難得而易失及字最可玩有失今不爲後將無及意○新安陳氏曰春秋傳云及猶汲汲也及是時而明政刑即書所謂吉人爲善惟日不足之意此一節意仁則榮也○或問小註如惡之一節總言仁之事一句進一句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足見貴德尊士不是虛名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方見在位在職不是虛貴及是時內有君臣上下惟日不足之意須針講下方見彊仁○集解任治人明治法正仁之作用賢以清政刑之本能以辦政刑之實勵精圖治政肅而刑清此大國之所以必畏也○或問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何也曰國家閒暇人心無事日力有餘可以從容審諦而有所爲之時也然人情安肆則亦易以怠惰是以因循苟且常失其可爲之肆以至於蠱弊積而禍收生則倉皇迫遽雖欲爲之而有所不及矣故惡夫不仁之辱者必及此可爲之時而爲之則可以無因循之失而有積累之功顧乃不然而欲及此之時肆其荒樂惟恐日之不足其甚者雖明知禍患之來近在朝夕而不暇顧也若高緯楊廣之流是矣其國有不亡哉○蒙引當以下文及是時般樂怠敖相對看問何以必及國家閒暇乃明其政刑也曰戰國之時七雄虎視無日而不干戈之退無歲而不城野之爭國家多事皆是危急存亡之秋故孟子有此云彼般樂怠敖者方其未閒暇時亦不得以般樂怠敖故云及是時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

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於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爲鳥之愛巢者而言此所引乃其二章也仇滄柱曰從

來看鴟鴞一詩屬周公東征時事不知鴟鴞乃居東所作此時尚未東征也自孔氏書傳於金縢篇文所謂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者誤解作東征以殺管叔而詩傳亦仍其說自蔡傳以居東爲避居東都以罪人斯得爲知流言之爲管蔡而周公心迹始白據此則知詩傳謂既誅管蔡始作鴟鴞者其誤無疑矣所云既取我子者蓋言三監爲武庚煽惑而入其械中耳及成王感風雷之變悔悟迎公然後命之東征以討三叔武庚則是後來奉命而征非流言初起時急誅管蔡以滅口止謗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牖通氣處戶出入處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蒙引鳥之巢在民居之上故曰下民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蒙引以迨天之未陰雨比及是時以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比明其政

刑以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比大國必畏○(條辨)引詩只重
一迨字見當及時爲上下兩節及是時之樞紐○不日不
陰雨而日未陰雨未字甚活天非果不陰雨亦非必欲陰
雨特此時尚未陰雨天總無心但看物之能迨不能迨耳
○(愚按)不曰莫敢侮予而曰或敢侮予味一
或字正思患預防隱隱與迨字精神相激射

孔子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

(或問)夫子引鴟之詩而歎其知道何也曰孔子誦周公之詩而有感於其言也然聖人之所謂知道者如此而近世陋儒乃有謂釋氏之徒知道而不可以治世者則亦異乎孔子之言矣夫知道而不可以治世則彼所謂道者果何物哉○(四書通)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孟子凡所引之彼則爲詩者知率性之道此則爲詩者知治國平天下之道也○(按)知道即知治國家之道而治國家之道即詩中所言思患預防之道也誰敢侮之正與或敢侮予相應果能思患預防則所患其或侮者究亦誰敢侮之此詩之所以爲知道也○孔子此歎有追想周公感慨時事意在而孟子所以風諭時君者益切矣○(條辨)能明政刑則大國畏不能明政刑則下民侮

侮字與畏字對亦與不仁則辱之辱字相關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新安陳氏)曰及是時而縱欲偷安亦書所謂凶人爲不善惟日不足之意此二節應不仁則辱也○(按)般樂怠敖亦須是及閒暇之時則明其政刑益可知○孟子言此見得國家均有是時人君亦均有及時之念而不善用之者不惟取辱兼以致禍故於此節言禍先揭出自求煞是悚切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新安陳氏)曰仁榮福也不仁之辱禍也皆自己求之○(存疑)言自字只作由字看己乃自求禍之自也○以其能明政刑所以得福以其及時般樂所以得禍進榮辱而言禍福其詞益危括兩則字而引之於己其幾益切○(說統)此節要看求字己字無不字世主把禍福歸於天所以把好時節多錯過了今不惟福是自家求連禍也是自家求所以人主貴及時彊仁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孽魚列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蒙引)凡人所存所念往往於言語間見得不曰永念而曰永言亦見古人心口如一之意配合也命天命也命以理言永言天命事事合乎天理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逭逭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蔡氏)曰及是時明政刑自求福也仁榮者如此及時而樂敖自作孽也不仁者之辱如此○(說統)引詩說到配命引書說到自作孽俱是

提醒世主語○(新安陳氏)曰記云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彊仁此因戰國諸侯惡辱而勉以行仁正畏罪彊仁之事勉之存天理而享仁之榮戒之遏人欲以遠不仁之辱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朝音潮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雙峯饒氏)曰俊傑謂人中之俊傑者即指賢能而言尊賢使能便是俊傑在位尊非禮貌之虛文與之共天位治天職以至去讒遠色賤貨貴德皆尊賢之道○(存疑)尊賢是隆之以禮貌不但委之以事任也使能是隨才任使亦非無禮貌但比賢有間耳○(條辨)分而言之則曰尊賢使能統而言之則又曰俊傑在位位是尊位敬意使是任用意前章在位與在職對看則在位自是尊位在職自是各辨職事此在位統承尊使則兼尊卑之位說○燕昭築黃金臺以奉郭隗則當時之所得者至樂毅之徒而止矣即如孟子未嘗不

在當時則雖聞而不悅也以是知千金市骨也只講得尊
使在位不會講到賢能俊傑此節正當重在賢字能字俊
傑字蓋舉任得人方能犂然有當於士之心此上之所以
悅而願立於其朝也○(輯語)戰國時諸政弊壞已極孟子
就其最大者斟酌以行仁政耳仁政固不止此也然王者
規模大段已具○五節只說感應之情理如此願字生於
悅字來亦未卽貨事也
至無敵而王方是實效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
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
不必廛也○(語類)市廛而不征問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
市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面朝背市左
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爲外朝凡朝
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外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

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謂收其市地錢如今民
間之鋪面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廛以抑之少則不廛而
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
之屬平物價治爭訟謹權量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市中惟
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及士者皆不得入入則有
罰如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則罰一幕世子過市
則罰一帟命夫命婦過市則罰一蓋帷之類左右各三區
皆民所居是爲民廛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
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
之廛者各出廛賦若干如今人賃鋪面相似更不征稅其
所貨之物法而不廛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廛賦
亦不取之也○問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
司者治之耳此便是市官之法否曰然如漢之獄市軍市
之類皆是古之遺制蓋自有一箇所在以爲市其中自有
許多事○(周禮)司市掌市之治敎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序
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
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儥(音育)以質劑結
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

府同貨而斂賖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
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蒙引)市與廛
亦不同市是大統言廛是市中列肆故曰市宅也官爲之
者○(存疑)市字微讀廛本是死字此節却作活字用蓋取
其稅也下節廛字是死字○(說統)市一耳廛與法何以異
王半山曰制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者衆又惡其衰
衰則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
而不廛○(條辨)論治市法是一定不可少者廛是參酌而
用征則先王所無然戰國人君法其所輕廛猶不滿意而
惟重在征矣惟重在征故孟子先說廛而不征惟廛猶不
滿意故孟子并說法而不廛見得先王恤商之意因時
制宜可已卽已寬仁中又有寬仁如何不願藏於其市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雙峯饒氏曰關譏之制凡衆塗所會之地則立
關以限之行旅有節傳方可度關以此稽考其
來歷以防姦宄節是使者所持之節傳如今脚引及州縣
移文或用節或用傳周禮所謂以節傳出納之者是也○
(條辨)行旅之人爲類不一此單指服賈者而
言故但譏察非常而不征其貨物往來之稅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只是要行井田
什一之制故治
地莫善於助也
言助而徹可該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氓音盲)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
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
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周禮地官司徒載師)
職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
夫家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

参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此布也或曰布泉鄭玄云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徭役○語類問鄭氏云云不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是如何曰亦不可考又問鄭氏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如何罰得恁地重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因說浙閒農民丁錢之重民之彫困不可開眼○趙氏惪曰廛者一夫所受之宅里者一廛所居之地○雙峯饒氏曰家征是力役之征如今差役夫征是粟米之征卽百畝之稅如今輸租里布是布縷之征卽五畝之稅如今納絹○說約布本訓泉卽錢今作布縷之征非古也然亦通○慶源輔氏曰先王之制宅不種桑麻與閒民無職事者皆有法以抑之此所以當其盛時民皆著業而無游手與貧困者所謂窮民不過鰥寡孤獨者而已

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

存疑宅不毛者有里布、他本受有五畝之宅却拋荒而不種桑麻故從而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也民無常業者出夫家之征是不工不畝游手游食無所事事之民故從而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市宅之民是爲商者其所居之廛乃積貨之所原非可種桑麻以商賈爲業又非無常業而游手游食者不可以不種桑麻無常業罰之也戰國時忘其所自來但見從前有宅不毛民無常業之罰以此加於市宅之民槩使出夫里之布則重苛矣○按蒙引以上節之廛爲市廛此之廛爲民廛蓋市廛乃前朝後市之廛每日市門開商賈皆入者也民廛則左右各三區之民所居者也故上節曰天下之商此曰天下之民然集註於上節云廛市宅也此不別解而曰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則朱子之意明以兩廛字均爲後市之廛矣細按亦不無可疑講家聚訟紛紛亦難確主一說然此亦無甚大關係朱子嘗云此等只要識得古人制度大意今且從註可也

氓民也

述朱許行云願受一廛而爲氓在本國則曰民自他國而來則曰氓受一廛卽受民廛以居也按此當是左右各三區之廛、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

精義伊川曰順天爲政者天吏也○雙峯饒氏曰吏君所命天吏天所命君所命者可以刑人殺人凡有罪者得而刑殺之天所命者可以征人伐人凡暴亂之國皆得而征伐之又曰無敵於天下一句乃此章之大旨蓋能行五者之政則可以與王者之治當時諸侯不得民心惟務侵人土地故孟子敎之但行王政以恤其民使吾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天下之民亦仰之若父母矣如此則東征西伐何所不服不然吾國之民亦仇敵也況鄰國乎○述朱此章上五節只條擧王政而言人心各以類相孚如此本節特揭信能行此五者句責成諸侯能收拾天下之人心便能統一天下之大勢信字中有實心行實政意無敵句只擧成效言之遍出末句致王意○雙峯說重此句未得主腦下則可存○集解對民而言則曰父母對天而言則曰吏民之父母天之吏也○民仰之若父母從上五箇顯字生來若非人主信能行之何自致此故喫緊全在信能行此五者一句

○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

按總註以兩路夾說鞭辟信能二字義更警切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爲心

文集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於上地隤然於下一無所爲只以生物爲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爲道其論復其見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之

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

有不忍人之心也

〔語類〕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是得天地生物之心爲心也蓋無天地生物之心則沒這身才有這血氣之身便具天地生物之心矣○天地生物自是溫暖和煦這箇便是仁所以人物得之無不有慈愛惻怛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皆自和氣中出所以有不忍人之心天地以生物爲心天包着地別無所作爲只是生物而已亘古亘今生生不窮人物則得此生物之心以爲心只緣他上面一箇母子如此所以節節皆他本不須說以生物爲心緣做箇語句雖做着箇以生物爲心○天地以生物爲心譬如甑蒸飯氣從下面滾到上面又滾下只管在那裏滾便蒸得熟天地只是包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滾一番便生一番物別無勾當只是生物不似人便有許多應接所謂爲心者豈是切切然去如云天命之豈是諄諄然命之也但如磨子相似只管磨出這物事人便是小胞天地是大胞人首員象天足方象地中間盡包許多生氣自是惻隱不是爲見人我一理後

方有此惻隱而今便教單獨只有一箇人也自有這惻隱若謂見人我一理而後有之便是兩人相夾在這裏方有惻隱則是仁在外非由內也且如乍見孺子入井時有惻隱若見他人入井也須自有惻隱在即未見孺子入井亦自是惻隱○〔精義〕伊川曰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呂氏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忍之則惜怛而不安蓋實傷吾心非譬之也然後知天下皆吾體生物之心皆吾心彼傷則我傷非謀慮所及非勉強所能彼忍人者蔽固極深與物隔絕故其心靈特於一身而不達於外耳○〔西山眞氏〕曰天地造化無他作爲惟以生物爲事觀夫春夏秋冬往古來今生意周流何嘗一息間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從天地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何況人爲最靈宜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新安陳氏〕曰不忍即是仁忍則非仁仁性中有此仁發出來便是不忍人之心所以後面說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便指出惻隱之心以當之見孺子將入井而惻隱蓋

不忍此子之如此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得天地之德曰好生好生之德即所謂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也○〔蒙引〕此章首一節當做大旨看自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以下總是申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之有是四端節結上起下凡有四端於我者節是說人當如先王有以推不忍人之心前只言不忍人之心後兼言四端分明仁統四德前是專言之仁後是偏言之仁○〔翼註〕不徒曰不忍之心而必加一人字者同類尤相親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仁之體〕隨感而應〔仁之用〕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雙峯饒氏〕曰斯猶即也聖人之心無物欲

之蔽才有不忍人之心便有不忍人之政不待充廣而後能也若衆人則須待充廣○〔蒙引〕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胸中無一物以障之故天理自然流出無壅蔽也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則爲他隔着流不出來矣故人皆有所不忍而又須達於其所忍也達之於其所忍則須察識擴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句如云人皆有之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此條如云賢者能勿喪耳非爲先王詳也故下條即接之云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不然是隔着先王一段了○〔按〕上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自是函蓋乾坤句本節只從中抽出先王作一樣子耳若對照後文看則先王有心斯有政便是現成擴充盡處後人擴充亦須到此方得下以行二句緊接先王正函蓋衆人在內○〔翼語〕全章指示性情體用驗人擴充次節不是鋪排事功正借聖人做箇極頭樣子以爲擴充之的是上一節註腳下五節總最○因先王之政見凡人之心之盡不是因凡人之心推出先王之政之異○以行二句即是斯有中事此急疊語非層次語也但斯字指聖人過化存神不可知之妙而以行二句即就其中見

聖人實地施設處却正是下面擴充用力之方
句正好與離婁章參看心與政本一物也未有政以行之
心在既有政後心即寓焉以字如火之附薪行字如舟之存
載物只體貼二字之義便已得其不可偏廢之理此章又
偏注政一邊處按畢竟仍以心作主政正所以行此心也
○翼註運掌上不作效說只言天下雖大一心運之而有
餘按此與後文苟能充之足以保
四海相涵正見得此心之皆術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
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
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黜內讀為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
謂不忍人之心也○慶源輔氏曰怵惕心驚懼而起念之意緣卒作而見故心驚懼而動也惻隱由

傷切而痛深自淺而深皆所以名狀不忍人之心可謂善
形容矣○條辨怵惕從乍見二字生來惟其乍見不覺怵
惕惟其怵惕不覺惻然而傷並隱然而痛矣註云此即所
謂不忍人之心也是就此乍見惻隱之心指見不忍人全
體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未發時原無可見而孟子
獨謂其皆有恐人信不及故此開口着所以謂三字說而
指之曰今人對上不惟
先王有正見人人皆有

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
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語類說仁只看孺子人井時尤好體
認○問如何是發之人心而不可已曰見孺子將入井惻
隱之心便發出來如何已得此儀說話孟子說得極分明
世間事若出於人力安排底便已得若已不得底便是自
然底○方其乍見孺子將入井時也着脚手不得縱有許
多私意要譽鄉黨之類也未暇思量到但更遲霎時則了
不得也○問非內交要譽惡其聲而怵惕惻隱形焉是其
中心不忍之實也若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萌焉則
爲私欲蔽其本心矣據南軒如此說集註却不如此說曰

這當做兩截看○初且將大界限看且分別一箇義利了却
細看初看惻隱便是仁若恁地殘賊便是不仁羞惡是辟遜
是非亦然且恁地看了又却於惻隱羞惡上面看有是出
於至誠如此底有不是出於本來善心底○惡其聲惡其
有不救孺子之惡聲也聞惡其聲而然何為不可曰惡其
聲已是有些計較乍見惻隱天理之所發見而無所計
較也惡其聲之念一形則出於人欲矣人欲隱於天理之
中其幾甚微學者所宜體察○條辨這下三箇非字是撥
力形容乍見時發露之
真無一毫計較處之

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語類此身
軀殼謂之腔子而今人滿身知痛處可見又曰能於此身
知有痛便見於應接方知有箇是與不是○問滿腔子是
惻隱之心只是此心常存才有一分私意便缺了他一分
曰只是滿這箇軀殼都是惻隱之心才觸着便是這箇物
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恰似大段痛傷固是痛
只如針子畧挑些血出也便痛故日用所當應接更無些
子間隔痿痹疾痛莫不相關才是有些子不通便是被些
私意隔了○惻隱之心渾身皆是無處不發如見赤子有

惻隱之心見一蟻子亦豈無此心○文集滿腔子是惻隱
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為親切若於此
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
尋不見即莽莽蕩蕩無交涉矣○陵陽李氏曰腔子指人
身言天地之間充塞上下渾然生物之意無有空處人得
此以為心則亦四體百骸充塞偏滿無非此惻隱之心偏
處即是無
有欠缺也

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
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
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西山真氏曰孺子未有所知而
將入於井乍見之者無問賢愚皆有傷痛之心方此心感
發之時非欲以此內交非欲以此干譽非欲以此避不仁
之名也倉猝之間無安排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真心
也○四書通集註與謝氏皆看得乍見二字緊蓋倉卒忽
然而見之時此心便隨所見而發正是本心發見處若既
見之後稍涉安排商量便非本心矣○精言人之心有善

而無惡善其本然惡其繼起者也故最初之心無有不善孟子於終身則言赤子之心於一日則言平旦之心於一念則言乍見之心皆指其最初者言之於此可見人心之眞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

羞恥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甫田

黃氏曰由是觀之是字指孺子入井一事說論惻隱便引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出來○語類惻隱之心頭尾都是惻隱三者則頭是惻隱尾是羞惡辭讓是非若不是惻隱則三者都是死物蓋惻隱是箇頭子羞惡辭讓是非便從這

裏發來又曰羞惡辭讓是非雖是與惻隱並說但此三者皆自惻隱中發出來因有惻隱後方有此三者惻隱比三者似較大得些子○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慙皇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卻說道見得惻隱之心蓋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卻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卻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梏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既仁矣合惻隱則惻隱合羞惡則羞惡○不成只管惻隱須有斷制按此見惻隱之心少羞惡不得○惻隱羞惡也有中節不中節按此又見少不得辭讓是非○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不特是惻隱之心滿腔子是羞惡之心滿腔子是辭讓之心滿腔子是是非之心彌滿充實都無空闕處○譬如一箇物自然有四界而仁則又周貫其中以四端言之其間又自有小界限各各是兩件事

惻是惻然發動處隱是漸漸及著隱痛處羞是羞己之非惡是惡人之惡辭是辭之於己讓是讓之於人是非[illegible]是兩端○蒙引是非是活字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也

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慶源輔氏曰人之所以爲心雖不外是四者然仁則又貫乎三者之中故此因論惻隱而悉數之也至於言人若無此心則非人也者所以明其必有而使人知反求之於己也○西山眞氏曰孟子始言惻隱之心至此則兼羞惡辭讓是非而言者蓋仁爲衆善之長有惻隱則三者從之矣惻隱不存三者亦何有哉然賦形爲人孰無此心苟無此心則非人矣所謂無者豈其固然哉私欲蔽塞而失其本眞耳○愚按疊下四箇無字與有字反照疊下四箇非人也爲人字鞭緊無此則非人是人則必有本義只是申明人皆有意至謂人無四端則靡所不爲而人於禽獸義非不警而本節語意尚未說到此層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

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

或問孟子專論不忍人之心而後乃及乎四端何也曰不忍之心即惻隱之心也蓋性之爲德無所不具總之則爲仁義禮智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所發無所不通總之則惟是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然則其言之也更安得而無先後輕重之別也曰子以四端爲情而孟子皆以心言之何也曰心統性情者也故仁義禮智性也四端情也而皆得以心名之蓋以其所統者言爾○語類仁義禮智性也且言有此理至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始謂之心○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又曰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統猶兼也性情皆出於心故心能統之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仁義禮智是心統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心統情○王文說孟子惻隱之心一段論心不論性曰心性只是一箇物事離不得孟子說四端處最好看惻隱是情惻隱之心是心仁是性三者相

因橫渠云心統性情此說極好○新安陳氏曰性情字皆從心心涵養此性心統性也心節制此情心統情也性如在營之軍情如臨陣之軍皆將實統之心統性情當以是觀焉

端緒也。

潛室陳氏曰端者端倪也物之緒也譬之繭絲外有一條緒便知得內有一團絲若其無絲在內則緒何由而見於外○莆田黃氏曰如繰絲然先尋其緒則千絲萬絲續續而上

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精義明道曰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游氏曰惻隱痛傷也傷在彼而我傷之痛在彼而我痛之傷痛非自外至也因心則然此惻隱所以為仁之端也至於充其心體之本然則萬物一體矣楊氏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為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之自見且孺子將入於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為之疾痛何耶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語類如孺子入井如何不推得其他底出來只推得惻隱之心出來蓋理各有路如做得穿窬底事如何不

令人羞惡偶遇一人衣冠而揖我我便亦揖他如何不恭敬事有是非必辨別其是非試看是甚麽去感得他何處一般出來○怵惕惻隱羞惡都是道理自然如此不是安排合下制這仁字才見那傷害底事便自然惻隱合下制這義字才見那不好底事便自然羞惡這仁與義都在那惻隱羞惡之先未有那惻隱底事時已先有那愛底心了未有那羞惡底事時已先有那斷割裁制底心了○四端本諸人心皆因所寓而後發見又曰四端未是盡所以只謂之端○仁言惻隱之端如水之動處蓋水平靜而流則不見其動流到灘石之地有以觸之則其勢必動動則有可見之端如仁之體存之於心若愛親敬兄皆是此心本然初無可見及其發而接物有所感動此心惻然所以可見如怵惕於孺子入井之類是也○仁義禮智是未發底道理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已發底端倪如桃仁杏仁是仁到得萌芽却是惻隱又曰分別得界限了更須日用常自體認看仁義禮智意思是如何又曰如今只因孟子所說惻隱之端可以識得仁意思因說羞惡之端可以識得義意思因說恭敬之端可以識得禮意思因說是非之端可以識得智意思緣是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要捉摸不著只得將他發動處看却自見得恰如有這般兒子便知得是這樣母程子云以其惻隱知其有仁此八字說得最親切分明也不道惻隱便是仁又不道掉了惻隱別取一箇物事說仁譬如草木之萌芽可以因萌芽知得他下面有根也不道萌芽便是根又不道掉了萌芽別取一箇根又曰孟子說性不說着性只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看得情善則性之善可知又曰惻隱羞惡多是因逢其理而見惟有所可傷這裏惻隱之端便動惟有所可惡這裏羞惡之端便動若是事親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惟是先有這物事在裏面但隨所感觸便自是發出來故見孺子入井便有惻隱之心見穿窬之類便有羞惡之心辭讓是非亦然都是從那縫罅裏迸將出來恰似寶塔裏面四面毫光放出來○問四端之根於心覺得一者才動三者亦自次第而見曰這四箇界限自分明然亦有隨事相連而見者如事親孝是愛之理才孝便能敬此便是義問有節文便是禮知其所以然便是智曰然問據此看來多是相連而至者如惻隱於所傷便是惡於其所以傷這是

仁帶義意思惡於其所以傷便須惜其本來之未嘗傷這是義帶仁意思曰也是如此嘗思之孟子發明四端乃孔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闢楊墨之功殊不知他就人心上發明大功如此看來此說那時若行楊墨亦不攻而自退闢楊墨是捍邊境之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若常體認得來所謂活潑潑地真箇是活潑潑地○孟子四端處極好思索玩味只反身而自驗其明昧深淺如何○文集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其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才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

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若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溯其情而逆知之耳○[北溪]陳氏曰四端之說是說情而可見底以驗其中之所有惟是有四者之體故四者之端緒自然發見於外○[條辨]惟心統性情故說箇惻隱之心便因情而連及性矣指之爲仁之端便由性而達之情矣體用原不相離着眼在八箇之字愚按八箇之字分明四箇也字指點融洽○[輯語]此處與公都子章語同而意別彼是從用而指其體以證固有此却欲人識其體

用而充廣之故加一擴字便有一充字相爲對待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精義]楊氏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也夫四體與生俱生一體不備謂之不成人闕一不可亦無先後之次○[集解]此節承上起下四端是性之分見處四體亦是身之分見處借喩極切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一面是言其皆有一面便跌起不能言有此仁之端便自能惻能隱便自能無所不惻無所不隱義禮智亦然如手自能捺足自能行如何自謂不能此非天限之物欲蔽之也到得蔽錮已深雖有一如無有其爲自賊甚矣味前後語意中間夾此一層爲擴充起案直是一捧一痕○[說約]自謂不能即指君而言此章蓋爲當時諸侯發也謂其君不能只[帶說]拔自謂不能則渾講亦得而爲君者自在其中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音廓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語類]問推字與充字曰推是從這裏推將去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得充則填得來滿了注水相似推是注下水去充則注得這一器滿了蓋仁義之性本自充塞天地若自家不能擴充則無緣得這箇殼子滿只是箇空殼子又曰充是占得這地位滿推是推向前去四端在我隨處發見乍見即其一也知皆即此指四端之發見言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四書通]集註於盡心曰盡其心之量此則曰充滿其本然之量須看朱子如何下量字蓋體無所不具用無所不周此心之量本如是其大也知性則有以盡此心本然之量知此心之發而擴充之則有以滿此心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按]始然始達自是一

不了語故以不能自已隱括其意○[語類]問知皆擴而充之矣知字是重字還是輕字曰不能擴充者正爲不知都只是冷過了若能知而擴充其勢甚順如乘快馬放下水船相似○問知皆擴而充之莫是知得了方能擴而充之否曰知皆擴而充之即是苟能知去擴充則此道漸漸生矣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中間矣字文意不斷充是滿其本然之量却就上有擴字則是方知去推擴要充滿他所以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按]矣字拖下與下若字粘連不斷知字即貼在擴充然達上講或有以知字當察識看者非是察識尚在知字前○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作見孺子入井此只是一件事仁之端只是仁萌芽處如羞惡辭讓是非方是義禮智之萌芽處要推廣充滿得自家本然之量不特是孺子入井便恁地其他事皆恁地如羞惡辭讓是非不特於一件事上恁地要事事皆然方是充滿謙足無少欠闕也知皆擴而充之矣知方且是知得如此至說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即掉了擴字只說充字蓋知字

與始然始達字相應充字與保四海相應未知得便自不能已若火始然便不可遏泉才達便涓涓流而不絕○雙峯饒氏曰集註即此推廣是釋擴字充滿其本然之量是釋充字自親親而仁民而愛物推至於無一民一物之不愛是充仁之量自一事之得宜推至於無一事之不得宜是充義之量禮智皆然人能充廣則四端之流行發達常如火始然泉始達其勢方張而不可遏蓋由此而可以燎原赴海若不能充廣則如火始然而即滅泉始達而即壅便只恁地休了所以集註云日新又新新字正是發明二始字之意

能由此指然達之不能自已言而

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

事之至近而不能矣語類問此節兩說充字曰上只說知皆擴而充之只說知得了要推廣以滿此心之量下云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能充滿此心之量上帶着一擴字說下就能充充滿說推廣而後能充能充則不必說擴也又曰充字是充滿得了如已到地頭相似擴字是方在箇路裏相似○知皆擴而充之南軒把知

做重文勢未有此意知字只帶擴充說知皆擴而充之與苟能充之句相應上句是方知去充下句是真能恁地充○上面在知字上下在能字上既知得則皆當擴而充之如惻隱之心是仁則每事皆當擴而爲仁羞惡之心是義則每事皆當擴而爲義爲禮爲智亦各如此今有一種人雖然知得又道是這箇也無妨而今未能理會得又且恁地如知這事做得不是到人憎面前也自皇恐識得可羞又却不能收如今人受人之物既知是不當受便不受可也心裏又要却說是我且受去莫管這便是不能充但當於知之之初便一向從這裏充將去便廣大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始然始達能有幾多於這裏便當擴開旋出使四散流出去便是能擴如怵惕孺子入井之心這一些子能做得甚事若不能充今日這些子發了又過却明日這些子發了又過却都只是間若能擴充於這一事發見知得惻隱之心是仁於別底事便當將此心充去使事事是仁如不欲害人這是本心這是不忍處若能充之於每事上有害人之處便不可做這也是充其惻隱如齊宣王有愛牛之心孟子謂是乃仁術也若宣王能充着這心看甚

事不可做○此心之量本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及天下此皆是未盡其本然之量須是充滿其量自然足以保四海○擴是張開充是放滿惻隱之心不是只見孺子時有事事都如此今日就第一件事上推將去明日又就第二件事上推將去漸漸放開自家及國自國及天下至遠以保四海處便是充得盡○人須擴而充之人誰無惻隱只是不能常如此能常加此便似孟子說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若不能常加此恰似火相似自去打滅了水相似自去淤塞了如草木之萌芽相似自去踏折了便是了更無生意○四者時時發動特有正不正耳如暴戾愚狠便是發錯了羞惡之心含糊不分曉便是發錯了是非之心如一種不遂便是發錯了辭讓之心日間一正一反無往而非四端之發○問四端須看逐處擴充之日固是才常常如此推廣少間便自會察自會間到得無間斷少間排自打合作一片去○紹間編火然泉達言其機之順易而不容已也但人又多自休了苟能由此而遂

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古帝王之德至於光宅天下至冒海隅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後之君或以天下之大而不能悅其親或以遜聲色信讒邪而至於黜其配役其子同是四端也充與不充而其效如此可以監矣

○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語類孟子此一章其初只是匹自閒容易說出來然說得來連那本末內外體用精粗都包在裏面無些欠缺處○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放心章是也在內者又要推出去此章是也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東陽許氏曰此章七節第一節言人心皆有仁二節言先王全此仁以實人之皆有是心三節就人易曉處指出使人體認此心四五節并言義禮智皆有所發皆是本然之性六節言人所共得不可自無七節因發處察識而擴充之工夫全在此後一節

程子曰

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旣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或問信之於五常猶土之於五行也五行非土不立而土無定位五常非信不有而信非一端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亦可以觀矣○語類問四端不言信如何曰公潑了㨾中飯却去㨾背拾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函音含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爲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新安陳氏曰此只借以術之當擇說起引出人當擇仁而處之○蒙引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性之本善也惟恐不傷人習之不美說術不善也○本文二惟恐大註二利字最重皆以心言心以習異也○○翼註術字承矢函王匠而推廣之凡人所肆習皆術也○精言惟恐傷人仁之至也惟恐不傷人不仁之王也所業在此故其心頓異是以君子愼術○按首節發端大意只如此下乃引入正文○術字承矢函巫匠引入凡所爲之仁與不仁皆可以術言故下文卽云擇術不無不可但引孔子言非專以證此耳賽合註云擇術莫如爲仁○爲仁決當由已○一章大旨盡此二語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虔反夫音扶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新安陳氏曰孔子之言本言擇里孟子引之以證擇術微有不同集註於此只以孟子之意釋孔子之言故與論註稍異○條辨卽術之不可不擇處於仁以見人當擇仁而處故引孔子擇不處仁焉得智之言下緊接夫仁說可見並無證上擇術之意但孔子所言擇不處仁單就里說孟子引來却不單就里說○按集註只渾言之曰擇所以自處與擇術不脫不粘下便重提仁字說○說統擇字重根上文愼字來含下文智字意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語類問如何是得之最先曰人得那生底道理所謂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也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存疑夫仁以下是孟

子釋孔子擇不處仁焉得智意○說統尊爵以天言要以良貴形容仁爲萬善之元也萬善俱出其下故成其尊不可以人爵相形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宅曰安宅見得舍此別無可容身站足天理有則而不流人欲橫流而無止故有安危之別○尊爵安宅俱隱隱與下人役相對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智之甚乎西山眞氏曰仁乃我所自有苟欲爲之誰能止者乃甘心於不仁豈非不智乎○精言自有之而自不爲是不知其爲尊而自褻之不知其爲安而舍之也是非之心安在所以爲不智○要因之曰是不智也要見不智在不仁之前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

弓矢人而恥爲矢也由與猶同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慶源輔氏曰不仁則頑然罔覺故不智不智則憒然無知故不知禮義所在○蒙引夫人之所以不仁者固由於是非之心不明然既以是非之心不明而不爲仁則其心日益昏頑而自此愈不智矣不智則憒然無知又何有於禮義是其身無一善之足貴而自流於汙賤之歸矣○人役而恥爲役以下皆激而進之之辭○由弓人而恥爲弓二句言其雖恥不能免也

如恥之莫如爲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蒙引其初所以致此恥者由於不仁故恥之莫若反其所爲而爲仁○精言莫如是從不仁後攤出仁之當爲見術之不可不愼○吳因之曰此何有令人激發猛省意乃一篇要領所爲擇術者正在此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

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中去聲

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語類仁者如射但那發時毫釐不可差○蒙引仁者如射一句之下皆就射上說而爲仁由已之意在於言外○說統通節以正已後發一句爲主下文不怨勝已反求諸已俱包在正已二字內○新安陳氏曰此章以尊爵安宅論仁其理甚精微勉人爲仁其意甚切至既言莫之禦而不仁又言反求諸已皆言爲仁由已其機在我不在人也仁固包義禮智然人所以不爲仁者由於是非之心不明與羞惡之心不正耶故孟子先言是不智也欲人以是非之智而擇爲仁之術繼言如恥之莫如爲仁欲人以羞惡之義而決爲仁之機也○雙峯饒氏曰此與仁則榮章皆是欲時君因恥辱而勉於仁言不能行仁則既無尊爵之可貴又無安宅之可居安富尊榮皆無之而爲人役不免焉則不肯歸怨於人但當反求諸已已能爲仁大國安能役之此役字即小國役大國楚六千里爲讐人役之役○馬按觀孟子告齊梁諸君於不嗜殺人保民而王反覆開道則此章語言大指即謂爲當時諸侯說法從治術起見亦不爲夸辭然正已反求聖賢道理自是徹上徹下亦不必因人役字苦苦粘定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南軒張氏曰聞過則喜非能克其驕吝者不能驕則自以爲善而惡人議已吝則安其故常而不能從人子路用力於克已其功深矣○蒙引喜其得聞而改便有遷善之機是子路之樂善也○條辨全重在得聞而改上喫緊要看本文則字若人告之以有過稍加轉念便生護惜即謙虛亦是假謙虛今纔告之以過此便喜了則其出於中心之誠然可知必先有要補過遷善之心素蓄

於中故方告則喜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精言須看有字子路勇於自治時時撿點常恐過不及知告以有過乃自已不覺其有而有之者從他自已搜尋不到處見得自然喜出望外則字精神十分躍然○按此二條一追向平時看一就當下看則字神理乃盡周氏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精義謝氏曰子路百世之師據難對捨底要不倣便不敢故孟子將來冥舜禹作一處舉揚○紹聞編喜聞過是作聖路頭由此而上爲舜爲禹由此而下爲桀爲紂常人猶欲背理諱過飾非視子路之心已相背馳何敢言舜禹哉故孟子此章首稱子路周子程子又深贊之欲學者師之以自修則日新又新而進善無窮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葢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也

慶源輔氏曰子路賢者也故不能無過但勇於自脩是以
喜於得聞而改之禹則聖人也其心純是天理本然之善
故不待其有過但一聞善言則至誠屈已拜而受之○按
禹拜昌言一見於大禹謨以伯益惟德動天無遠弗屆之
言而拜也一見於皐陶謨以皐陶慎脩思永之言而拜也
由其胸有好善之誠故不覺爲之傾倒此便是懸鞀設鐸
心事○紹聞編看來禹工夫甚細日用間此理隨事發見
體察得甚密○按此直從禹心苗上透出所以聞善則拜之
由觀克勤克儉不自滿假可知○說統至誠屈已從眞心
好善上發出則字與上節一般最宜體味○按集註不待
有過明是以此與上節較量層遞而下下文大舜有大焉
則又從禹遞下以禹之拜猶未盡泯乎人已之見也孟子
語意自是一層進一層以見善量之無窮
非必較論三人品第但分量自抹摋不得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舍上聲 樂音洛

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
善而不爲私也

語類禹聞善言則拜猶着意做舜與人同
是自然氣象○按集註并及子路語類只與
禹較量葢大於禹則大於子路自不待言看三節相承一
路語意以單承禹爲得○慶源輔氏曰禹聞善言則拜聞
之者禹也言之者人也以我之聞彼之善拜以受之猶
有人已之分也至於舜則以善與人同耶善與人同者葢
乃天下之公非人已所得而私者故曰公天下之善而不
爲私也○蒙引善與人同善字以天下言善不可
認作舜之善故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愚按善字公共之提起與
字屬舜善字必提起者人有爾我之分○善爲公共之理卻
一池魚共一池水水魚亦無二水也善之於人此二水也魚彼
裏水鰱魚肚裏水魚肚外水無二水也非有餘鰱魚肚非
不足均之爲善焉爾已與字必屬舜者凡人心性雖同形
骸自別稍存爾我難免區分惟舜渾然大公物我無間故
雖善本人人所同而惟
舜乃眞能與人同也

已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

人有善則不待勉强而取之於已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或問大舜之善與人同何也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已在
人之別○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已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
之心無一毫有我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爲善而不
知其孰爲在已孰爲在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已從人言
其不先立已而虛心以聽天下之公葢不知善之在已也
樂取於人以爲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
身葢不知善之在人也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而然謂之
舍已者特言其已私順理而已非謂其已有不善而合之
也謂之樂取者又以見其心與理一安而行之非有利勉
之意也此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表裏
無間如此耳○精義伊川曰舍已從人最爲難事已者我
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其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雙
峯饒氏曰舜之稱堯方以舍已從人爲惟帝時克聖人雖
生知而不自以爲生知虛心以受人之善已之所爲偶
有未盡而人之所見有善於已即舍而從之無一毫執吝
之意乃所以見聖人之無我而非人所及也○蒙引舍已

從人舍已字重從人即是樂取於人也葢二句本一事也
舍已之未善而取人之善以爲善也故下只言無非取諸
人者或曰舜亦未善者耶曰此聖人純亦不已之心也○按
此正見得聖不自聖處非大舜安得有此廣大胸襟○猜
言朱子謂禹猶是着意做一才着意便是人已畛域未化舜
則渾然無迹如天覆地載一般所以更是大善與人同只見
善不見人已耶舍已從人兩句註於上句着無所繫吝重
舍字下句着不待勉强重樂字舍已則不知善之在已樂
取則不知善之在人表裏無間所以公天下之善而不爲
私也樂取於人下着以爲善三字正是取之於人即以行
之於已非從擲取善之名要須從樂字
貫下見其誠意自然自覺氣象廣大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 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歷山之
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
苦窳○或問觀其居深山中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則若決

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及其格於文祖則詢於四岳闢四門
明四目達四聰則其自始至終無一毫之私一息之間可
知所謂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豈虛語哉
○按此該括舜一生而言一以見聖人樂善之誠始終無
間一以見善量之無窮自
窮居以至大行無二致也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與猶許也助也 精言許在前一步助在後一步 誰許而後助也故下單言助 取彼之善
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
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 精義伊川曰樂取於人以爲
善便是與人爲善與人爲善乃公共○語類問是與人爲
善當其取人之際莫未有助之之意否曰然曰三者本意
初只是取人但有淺深而與人爲善乃是孟子再疊一意
以發明之否曰然 按取人但有淺深括前三節再看一意

以發明之見得大舜與人爲善亦較由禹爲深看本文文
法自是承舜說不必因此條謂末節統承由禹也○本大舜
樂取諸人以爲善是成己之善是與人爲善也是著人之
善○與人爲善蓋舜不私己如爲人與人爲此善一般 按此二
條皆尊主舜而言益可見前一條止帶由禹說下而實非
統承由禹矣○慶源輔氏曰舜之取人以爲善初未嘗有
助人爲善之意也孟子推說其事故以爲取諸人以爲善
是乃助人之爲善也因吾取人之善以爲善而使天下之
人皆勸於爲善則是聖人成己成物之事故曰君子之善
孰大於此○吳因之曰與人爲善不是天下有意爲善以
求取於舜只是圈於推浙鼓舞之內者陶鎔漸染不覺
氣踴躍耶始而樂取諸人舜忘人以終而與人爲善則人意
亦相忘於舜矣人己兩忘樂之至也同之極也故曰莫大
按善與人同內非必遽有與人爲善意就其樂取於人處
推論一番覺得舍己從人二句固是善與人同所取人之善
即是與人爲善亦是善與人同此中大順大化莫知其然
因非大舜不能盡其神妙○集解玩一是字與善只在取
善內無兩層故君子何又就舜而拓開之就與人上贊歎

正見不可不極其取善之量也 按極其取善之量非舜其
誰當之末句卽稍稍拓開一步却正十分離舜不得莫大字卽
謂與前大舜有大焉相應論文法
亦所宜爾但苦粘則於神氣稍滯 ○此章言聖賢樂善之
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
及於人 按總註括通章之意而槩言之聖賢樂善之誠初
無彼此之間自兼由禹在內在人者有以裕於己
在己者有以及於人亦兼由禹在內於理固兩而能極盡
其量者則惟舜爲然故此章文法如累臺然一層高一層
至舜而地位乃極其末節自是就舜推言以致其嚮往之意
言舜而由禹在其籠罩中故後說云知舜之與人爲善則
禹與子路之與人爲善亦從可知此最渾括其他新舊諸
說紛紛謂末節合論三人者由於不審總註之第槩言其
理而非竟以由禹舜三
人可等量而齊觀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

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
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
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
亦不屑就已 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污也
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
爲潔而切切於是也 合趙氏說文二說以解一屑字已語助辭 蒙引此條是節說
深按不立於惡人之朝不但非其君不事並亦不立其朝
不與惡人言不但非其友不友並亦不與之言○鄉人又
未至於惡人推惡惡之心至此者極言之也又深一節推
孟子推之也思伯夷自思見得如此也○條辨曰非其君

不事至坐於塗炭是逃其行事如此自推惡惡之心至不屑就已是因其行事而推其心如此然在孟子亦不甚分別他行事與其心只是一層推進一層至惡惡到盡頭而後已耳○諸侯善其辭命而至亦是孟子推他若將浼之故必至於此或以是故字疑伯夷當實有是事者非是○〔語類〕不屑就註云屑潔也潔猶美也苟以其辭命禮意之美而就之是切切於是也然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亦不屑就而况不道而無禮者固速去之矣世之所謂清者不就惡人耳若善辭令而來者固有時而就之惟伯夷不然此其所以為聖之清也柳下惠不屑之意亦然○〔條辨〕清到此地分明有一隘字在故後緊承而斷之曰伯夷隘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

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袒音但裼音錫裸魯果反裎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語類〕不隱賢謂不隱避其賢如已當廉却以利自汙已當勇却以怯自處之類乃是隱賢是枉道也○進不隱賢便是必以其道人有所見不肯盡發出便是枉道○〔文集〕問註謂不枉道竊疑下文必以其道意莫重否曰爾何相承只作一意讀文勢然也 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蒙引〕不羞汙君不卑小官是進也然進不隱賢而必以其道必以其道則未免遺佚阨窮矣然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阨窮深於遺佚 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語類〕雖袒裼裸裎於我側明是不將人做人看了○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與之偕之字繫指爾為爾者言袒裼裸裎亦在裏 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條辨〕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足上不羞不卑二句非又另說他介也而不自失亦只足上由由與之偕意亦非重介說也令形容他和之極而至於不恭亦必帶此意者蓋和比不得清無此作骨子便失却聖人本分也若重介說則不得孟子本意矣○不自失猶云但不自失耳只帶說却正見他由由與偕

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援〕看得去留總是一般不屑去是不以去為潔而必切切於主猶夫不以就為潔而必切切於就也天下之大更無一足當其眄睞其為玩世可知○〔條辨〕不羞汙君不卑小官是把進不當事了至遺佚不怨阨窮不憫是把退亦不當事了祖裼裸裎不能免是把世人都不當事了亦是一節深說一節直至援而止之而止和到此地位分明有一不恭字在矣故後緊承而斷之曰柳下惠不恭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

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精義〕伊川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非是瑕疵夷惠之語其弊至此〔楊氏曰〕伯夷柳下惠之風聞之者莫不興起故可為百世師至其流風之弊隘與不恭則君子不由也〔尹氏曰〕夷惠之清和聖人清和也而其流之弊必至於隘與不恭故孟子立教拔其本而塞其源〔或問〕精義諸說皆以為隘與不恭非夷惠之過乃其流之弊耳予之說不然何也曰諸先生之意厚矣然以孟子之言考之則恐其意未必果然也○〔語類〕夷隘惠不恭不必言故之而不至若其弊乃如此只二子所為已有此弊矣○伯夷自是有隘處柳下惠自是有不恭處○明道云此非瑕疵夷惠之語言其弊必至於此今觀伯夷與惡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則伯夷果似隘者柳下惠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柳下惠果似不恭者豈得謂其弊必至於此哉曰伯夷既清必有隘處柳下惠既和必有不恭處道理自是如此孟子恐後人以隘為清以不恭為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文集〕問如伯夷之清不念舊惡柳下惠之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為聖之

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之失曰這也是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只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缺處才有欠缺處便流弊以孟子直說了他隘與不恭不曾說末流如此如不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清和好處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偏處了○[四書通]道惟中則無弊夷惠不合乎中庸之道故君子所不由夫子之道大中至正之準故孟子所願學○[存疑]不由其道是不由其清和蒙引謂可由其清不可由其隘可由其和不可由其不恭非是蓋夷之清便有隘之弊惠之和便有不恭之弊非清和之外又有隘不恭也○擾既曰君子不由矣他日又以爲百世之師何也蓋彼處對頑懦鄙薄之夫而言則薑桂大黃去病尤捷此爲學道之君子而言非大中至正不可爲典常此其所以必願學孔子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四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爲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語類]孤虛以方位言如俗言向某方利某方不利之類王相指吉時○蔡氏曰時四時也日日辰也史記註六甲孤虛法甲子旬戌亥爲孤辰巳爲虛後五甲做此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亥爲空亡是以空亡爲孤也辰巳與戌亥對辰巳爲虛王相卯東方木旺相於卯之類○[雙峯饒氏曰]此大槩以五行衰旺言之五行有孤虛時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生丙丁火便是木旺而火相旺字即是王字相王之次也金到這裏衰所以孤孤者無輔助之意如今說四廢然水爲母木爲子子實則母虛水到此所以虛或問此說時日或是方所曰二者一般一箇是橫一箇是直所以天德月德日亦有天德月德方大意如此其間又自有細密處○[仁山金氏曰]此兵家用日時方位法也支即十二枝干即十幹十甲如木之有幹十二時如木之有枝○[蒙引]天時二字兼時日支干孤虛之屬時日時字對日字說孤虛王相是時日支干之孤虛王相也支干又是時日之支干兵家蓋只就孤虛王相上論吉凶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雙峯饒氏曰]立兩何爲柱下文分兩遞自解之○[條辨]且不遽說天時地利總不如人和只就二者較量作兩層疊說而人和之重愈見看下二所講攻守則此三者俱以用兵言○[說統]全章總是欲人君固結民心意特借用兵之事以明之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扶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

持久補此句以見必有得天時必有值天時之善者〔蒙引〕此條申天時不如地利就攻上說〇〔條辨〕論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攻不勝此中便有人和在不然地利未必險固如此也然無此城郭之限則人和亦何恃以守乎故曰天時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趙氏〕曰古甲以革爲之故函人爲攻皮之工後世始用金曰鎧粟穀也〔仁山金氏〕曰有殼曰粟無殼曰米粟卽穀也古人米與穀兼積米切用而易腐穀氣全而可久緩急兼儲後世軍儲以米故久卽不可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也〔蒙引〕此條申地利不如人和就守上說〇〔條辨〕空城難守疲兼言兵革米粟以壯地利之勢乃竟至委而去之則知地利之不如人和矣〇〔雙峯饒氏〕曰非謂可以全無天時地利但不如人和爾用兵也要天時地利但人和爲本人心不和雖有天時地利亦不可取勝况時不時屬天利不利屬地人心和不和則在我而已在天地者難必在我者可恃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新安陳氏〕曰封疆山谿兵革皆末也不以不全以此也其本在得道而已〇〔南軒張氏〕曰得道者順乎理而已舉措順理則人心悅服矣先王之所以致人和者在此而極夫多助之效至於天下皆順之其王也就桀一失道則違咈人心心之所睽雖親亦疎也不亦孤且殆哉是雖有高城深池誰與爲守然則有天下者其可不以得人心爲急乎雖然孟子謂域民不以封疆固國不以山谿威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封疆之制甚詳於周官設險守國與夫弧矢之利並著於大易何耶蓋先王吉凶與民同患其爲治也體用兼備本末具舉道得於已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制詳密又有以周天下之慮此其治所以常久而安固也孟子之言則舉其本而明之有其本而後法制不爲虛器也〇〔韓語〕說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皆策士之說孟子就其中取人和之說以發明本論但策士所講人和却是五霸假之爲招徠籠絡之術非孟子意中之人和也故孟子特下得道二字見人和之本謂得王者之道實能發政施仁也得道者自多助不是要多助而求得道這些子上便是王霸之分而作爲亦別〇〔精言〕上節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此節承其意而究言之故曰字是承接之詞三不以正趙重得道上去見能得道則無所事此一失道雖有此無益此人和所以在得道也多助是人和得道乃其本或云得人和之道者非是〇〔條辨〕親戚畔則守有所不能守天下順則攻有所不必攻天時地利又何闗輕重乎〇得道自然多助多助自然天下順皆是言其理之必至如此下節方言其無敵必王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慶源輔氏〕曰此帝王常勝之道而夫子所謂我戰必克者皆爲是也〇〔說統〕以天下之所順不是率天下所順之民乃指自宗言以我爲天下之所順攻彼爲親戚所畔底則戰自必勝矣〇〔淺說〕自我之攻彼而言則是以至仁伐至不仁仁者不可爲衆也自彼之敵我而言則是率子弟以攻父母未有能濟者也

〇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按〕得天下在得民心非以爲戰計也言戰則天時之善必有人爲之乘地利之險必有人爲之守其道聞莫有於人和者行仁政而無敵於天下亦惟是得民心而已孟子所以言戰則必勝益亦使當日之好戰者聞之反而求其本而非眞以是教人用兵與策士爭短長也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語類〕問莫是以齊王不合託疾否曰未論齊王託疾看孟子意只說他不合來召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禮只應以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所謂答禮行義是也如見梁惠王也是惠王先來聘之既至其國或為賓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王但召之則不可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之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問孟子不去亦兼惡其託疾不真實否曰觀其終篇不如此說○或問孟子本欲朝王矣王召之則辭而不往何也曰孟子於齊實處賓師之位而未嘗受祿蓋非齊王之所得臣也其相見之節王就而見孟子則可孟子自往而見王則亦可若王見而召之則既失禮矣而其託疾者又不誠也則若之何而可往哉○〔文集〕孟子固將朝王矣而王以疾要之則孟子辭而不往其意若曰自我而朝王則貴貴之義也而何不可之有王而召我則非尊賢之禮矣如是而往於義何所當哉若其所以與孔子異者則孟子自言之矣○新安陳氏曰王託疾以召孟子亦託疾以辭欲其稱也與孔子亦嘅陽貨之亡同意○〔蒙引〕不幸二句非欲其稱之說只是示不可召而起王尊德樂道之誠耳正是望王大有為處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公孫亦不知孟子賓師自處之意故有此疑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慶源輔氏〕曰孔子以疾辭孺悲而不見然又取瑟而歌使之知其非疾所以警教孺悲也孟子以疾辭齊王而不往朝然又出弔東郭而使之知其非疾所以警教齊王也此皆聖賢至誠應物而得乎時中之義也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要平聲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

〔精義〕尹氏曰君子之行止進退衆人固不識也類皆如此○〔新安陳氏〕曰王先託疾以召意本不誠今問疾醫來虛文美意亦非誠也仲子遂權對促駕○〔南軒張氏〕曰將朝禮也

聞王託疾之言而不往義也明日出弔欲王深推其故而取瑟意也使仲子知孟子之心則告之曰昔者疾今日愈而出弔矣豈不正大而何必為是紛紛哉○〔條辨〕有王命二字着眼惟以為王命便不可託疾以辭而當往應其召矣後景丑云聞王命而遂不果意亦同此而不知王命可以加臣而不可以加賓師也○病才小愈便趨造於朝辭雖兩救而以趨走承順為恭亦可見矣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惡平聲

聲下同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集解〕不得已非是爲要所迫，全爲仲子設辭，使託疾之意愈瞞，而借一宿以發明之。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慶源輔氏曰〕丑之說擎拳曲跽、奔走承順之敬，敬君以貌，世俗之所知，故曰敬之小。孟子所言陳善閉邪、致君堯舜之敬，敬君以心，聖賢之所行，故曰敬之大。○〔西山眞氏曰〕景子但知聞命奔走爲敬其君，不知以堯舜之道告其君。僕隸之臣唯唯承命，外若敬其君，然心實薄之，曰是何足與言仁義，此不敬之大者也。〔按〕丑言未見敬王，固隱指不應召說，然此處尚未明言，故孟子亦第爲籠統曉之以敬王之道。○〔蒙引〕我非堯舜之道，堯舜之道承上文仁義言，露出堯舜字，見其以堯舜望其君，所以爲敬君也。○〔辨語〕敬王不是說王就是堯舜，如此說却是褒獎尊頌，乃後世之敬，非孟子所謂敬也。自己實見得君非仁義不可，仁義非堯舜不至，不敢不

以此陳告。陳者陳其道，非以堯舜相奉也。此方是責難陳善之敬。○一邊陳堯舜之道，所以責難；一邊即不陳非堯舜之道，所以閑邪。兩路並行，責難中有無數法則，閑邪中亦有無數法則，法語巽言，潛發默奪，可知孟子有多少苦心大用。〔按〕根苗俱從一敬字生。○除仁義二字外，凡爲富強功利一切淫辭邪說，塞心害政者，都是非字中眷屬，都是拂性蔽聰之說。○平生本領只一箇堯舜之道，宗堯舜之道只一箇敬字，故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是合排仁義便都是非堯舜之道也。不以此事君，即賊其君，是不陳堯舜之道，便敢於賊也。此二句孟子一生學問事功俱在裏，而不獨指一時敬齊宣云然。○堯舜之道全從此心徹也，二典開口便說箇欽字。孟子不敢陳非道，此心便是致君堯舜之本。○〔條辨〕曰我非曰不敢，是何等小心敬畏。此念矢之於未陳之先，故禀之於方陳之際，徹內徹外都是敬。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聲速而恭曰唯，聲慢而緩曰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官謂朝內。在外不俟車。」並出禮記玉藻。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淺說〕景子此言蓋以人臣之常禮律孟子，而不知賓師不與臣同也。○〔說統〕引禮重不俟駕句，正明未見敬王意。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口簟反。長，上聲。

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爲言？〔語類〕文勢似使曾子而愚人也則可，若是義理不是，則曾子豈肯恁地說。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條辨〕景丑但知君命可召臣之一道，不知當尊賓師之一道，故借曾子之言擬開一步說。○〔說統〕是或一道，不是疑詞，實作自重之道看。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存疑〕天下有達尊三以下，當是解曾子所言之意。蓋曰朝廷莫如爵，輔世長民莫如德，德便是仁義，此所以不慊於彼也。大意是如此。○

〔文集〕達尊之說遠通也三者不相侔則各伸其業而無所
屈一或相侔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
以伊周之忠聖耆老而祗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
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
伊周之前矣其迭爲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
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惟可與權者知之
○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於朝廷者
則不及於鄉黨施於鄉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敬之
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得於心充於身刑于家推於
鄉黨而達於朝廷則初無所異焉此德之所以尤貴也○
〔雙峯饒氏〕曰景子之言是人臣事君之常孟子之言是人
君尊賢之道○〔條辨〕彼以富我以仁仁包萬善不啻富也
彼以爵我以義義宰萬物不啻爵也語意不是僅僅相當
○〔困勉錄〕輔世輔翼世道長民長育生民〔按〕精言云自天
子至於庶人都該在內愚謂朱語意自屬臣一邊○以慢
其二慢字正與敬字對針隱然示不當召已之意下乃暢
言之至章末二語
則圭角盡露矣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
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樂音洛

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愚按〕承上有一不可慢二緊接不召之臣
惟大有爲之君有之以見相須者殷而相成者大我今日
之不應召分明是以大有爲之君望王乃敬王之至也不
召之臣以臣品言是有德可尊有道可樂所不召之臣以
君心言是所尊者德所樂者道蓋其尊敬愛慕之誠有非
其人莫與屬者所字不可輕看欲有謀焉則就之申上不
召其尊德二句申上必有只作一正一反看○〔說統〕仁義
一也存之即爲德發之即爲道
尊則崇奉欽承樂則欣慕愛樂

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
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胡
雲〕曰士之不待君之求而登門自獻豈所以養其君尊德
樂道之心而望之以大有爲之功可見士必欲君之就見致

者正欲成就其君處○〔雙峯饒氏曰〕不如是指謀焉則就
之〔按〕謀焉則就是尊德樂道至極處有爲屬君與有爲屬
臣末二句須從賢士心眼中看出○〔精義〕楊氏曰君苟無
尊德樂道之誠心不足與有爲則雖欲亟見之且不可得
況得而召之乎○〔輯語〕不召之臣乃師傅非佐相功臣也
大有爲之君其所謀即王道仁政之事非陰謀秘計也就
之乃尊德樂道以師禮事之非脫略儀節以示契闊爲
英雄作用也〔按〕此須辨得眞所言方不入漢唐以下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
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說統〕此節是援古爲證正見有不召之臣
而成其大有爲處學而後臣非是截然先後只是所重在
學把他做第一件而以委任從之也學字正與教字對看
○〔雙峯饒氏〕曰何處見得學而後臣蓋學師之臣相之也
觀尹之餘無所遜於湯桓之於管一則曰仲父再則曰仲

父亦可見師之之意○〔存疑〕學焉後臣、尊
德樂道也不勞而王霸足與大有爲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
所受教 好去聲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
已之所從學者也〔或問小註〕此與上節一正一反惟其無不召之臣所以不能成其大有爲耳○
〔存疑〕地醜言無一人能辟土地德齊言無一人能奮發有
爲此德字以所就功業言李斯云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成
其德○好臣其所教不好臣其所受教則與學焉而
後臣者異矣此所以不足與有爲而莫能相尚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
況不爲管仲者乎

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慶源輔氏曰〕不爲管仲孟子到此不得已而直言之不如是則公孫丑之徒終不足以知此義也○〔或問小註〕管仲且猶不可召只借來跌出下句耳孟子不說已不當應召只明齊王不當召已而已之不當應召自見○〔翼註〕管仲且猶不可召桓公不召管仲上○〔輯語〕惟有不可召之臣故君不敢召〔按〕不敢召自君心言不可召以臣品言○景丑以不敬責孟子孟子正以不敬責齊王則不敢召何其敬也責難陳善亦正孟子之敬王也

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語類〕問賓師如何曰當時有所謂客卿是也大抵尊禮之而不居職任事但召之則不往○〔新安陳氏曰〕若當事有官職乃可以其官召之耳○〔吳因之曰〕通章立言根子只在以賓師自處上來此其所以與孔子異○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新安陳氏曰〕恭見於外貌者故於趨走承順言之敬存於中心者故於責難陳善言之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陳氏曰〕上下之交惟不苟合然後可合耳○〔慶源輔氏曰〕天地交而後萬物遂上下交而後德業成此自然之理也世衰道微君不知下賢惟知恃勢以驕賢者下不知自重惟知自屈以諂時君上日驕而下日諂上下之情扞格而不接德之與業渙散而無成天下日趨於亂而世俗猶以孟子爲迂濶亦可悲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吳因之曰〕陳臻之問重在不受齊餽上○蓋疑其不與宋薛同受也若把辭受兩平看便非本旨○〔精言〕臻問而在辭受者之非廉是疑不受之爲廉看孟子分別處便見○〔說統〕此章全爲齊餽而借宋薛形之只在有處無處上見出辭受之皆是意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慶源輔氏曰〕陳臻止就事迹較量孟子則以義理斷制○〔說統〕臻問前日不受四句倒重在非一邊○言夫子未免有一不是處孟子謂受者固是卽辭者亦是尚未說到義上而所以皆是者則以其皆適於義耳〔按〕義字實而尚在下文有處無處是也本文只與他說箇皆是義自在是字之中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

贐徐刃反

贐送行者之禮也〔精言〕予將有遠行是我實有其事行者必以贐是古有其禮古有其禮而宋之

餽乃非無名我有其事而今之餽乃非無故〔按〕此正所謂有處也辭曰餽贐不惟其辭而已予何爲不受見得不受轉不是了下節亦同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

爲兵之爲去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爲孟子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按〕上節先言行者必以贐而後述宋之辭曰餽贐此節先述薛之辭曰聞戒而後原其禮意曰故爲兵餽之一頓一倒文法叅差要皆以見其有處耳且餽贐禮所常行而聞戒則禮以義起尤不可不下此註脚說統云故爲兵餽非薛君語乃孟子敘事之詞良是○〔精言〕此兩節要與無處而餽相反兩予將有句尤重若無遠行戒心之事卽古有其禮而彼託辭以餽之依然是無處而餽也有

處無處總以在我爲主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虔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語類〕問處字是處物爲義之處否曰是○〔蒙引〕凡事當於義是有所處苦於義無當是無處也今人作事必云處得停當可見處事意○〔說統〕重自家有處不重他人有餽蓋小人儘有貨利來交假託名義者若只靠他有餽便墮小人之計矣〔按〕集註云無遠行戒心之患推此可見

取猶致也〔語類〕取是羅致之意輕受之便是被他以貨賄籠絡了○〔蒙引〕貨之謂以物餌之也從餌以去則爲貨取矣○〔精言〕上貨字活下貨字死焉有何正見齊餽不可受以明不受之爲是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南軒張氏〕曰人於不當受而受其動於物

固也當受不受亦是爲物所動何則以其蔽於物而見物之大也聖賢從容不迫惟義之安外物何有焉物有大小義之所在一耳○〔新安陳氏〕曰孟子辭受從容惟義之安陳臻欲辭則皆辭受則皆受而不知隨事以酌其義固哉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通考〕雙枝曰士戟單枝曰戈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四書釋地〕持戟之士蓋爲大夫守衛者非指戰士伍亦非行閒七國時尚武備多變生於不測而平陸又屬齊邊邑故雖治邑大夫亦日日陳兵自衛此孟子即所見以爲喻又曰伍班次也去之罷去也〔按〕此與註異存參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幾上聲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存疑〕子之失伍是借失伍之言而譏其失職也○〔邵月林〕曰亦多矣與三失伍相照言其失伍又不止於三也下面民之轉且死者幾千人正見失伍之多○〔雙峯饒氏〕曰凶年說得闊如水旱疾疫之類饑歲只是五穀不熟

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此距心意中語不宜徑露非我所得專爲也言如典發倉廩之類不得自專即下節所謂求牧與芻而不得也當日大夫自不得爲且率以爲常故一聞孟子責備便率其常以應非必有心委過於王也然才說非距心所得爲則爲王之失政使然已躍躍候間矣但不敢遽出諸口耳味其語意直反對下節反諸其人立覘其死作出脫語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爲去聲死與之與平聲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說約〕兩爲之一樣猶常言替他也求牧令就地食草芻則又刈而儲之以補其不足故作兩項凡養畜日則飼之於牧夜則飼之以芻

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按〕距心既言非所得爲便隱然自見得是箇求牧與芻而不得底了○孟子即趁此提進一步言無論汝曾求牧與芻與否即令果曾求牧與芻今既不得便當反諸其人而猶自晏然受人之託以爲非所得爲豈非立視其死此語直揭心窩距心乃更無言抵對引罪不遑然亦終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此孟子所以他日見於王也○〔輯語〕天下大亂皆釀成於巧宦士大夫但講做官不復知有百姓使人君但講財利

不復知用救民之宜以致生靈塗炭害貽君國皆立而視其死一法爲之○按孟子語意固是責他不去然畢竟本來未牧與芻不曾闕切一去亦何益哉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爲王之爲去聲

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左傳莊公二十八年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周禮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雖邑曰都尊之也○說約爲都治邑恐亦是大槩語語頗又云王之爲都又恐是都鄙之都周禮四縣爲都則朱子已不執定一說孔大夫姓也爲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蒙引知猶識也爲王誦之此句記者之言○不得行其牧民之志而不去者距心之罪使不得行其牧民之志者王之罪也○精言爲王誦之非單爲距心請命也

臣之失職民之失所一番陳述無不瞭然在目舉一距心而凡爲都者可知舉一距心之民而凡爲都者之民可知牧牛羊者不求芻牧求芻牧者無補牛羊誰使之不得爲誰使之實有罪王於此雖欲自諉其罪不可得也究之王與距心終非知罪者特以孟子責備之切不得不姑爲自引咎耶○按此節精神全在誦之弊槩尤在爲王二字上

○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爲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慶源輔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者理明辭達長於譬喻而能感發於人故也然齊之君臣雖知其罪而終不能改繹者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蓋原不曾有大底規模氣輕則多卒多卒則凡事說過便休都無那自訟自責之意如此則何緣會改○釋語衰亂君臣大約情相欺過相委耳孟子兩說能使齊君臣各正已罪其義正在不相借處有謂大夫之罪本於王推勘未嘗不是然有失出處不見聖賢義例之精細矣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音遲鼃烏花反爲去聲與平聲

蚳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爲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或問小註子之辭靈丘含官守意請士師含言責意似也乃畧述而諫其心也且虛說爲其可以言也正解似也句意數月二句只激之使言不曾諷之使去○愚按在當下只是激之使言既激之使言不得其言則去情事自是相逼則諷之使去意亦即隱然言外○條辨何所見而諫何所見而請此意原不可解孟子謂其近似有理在於可以言是孟子欲諷之言故作此解今既數月可言者必多其知之亦必已悉緊貼蚳鼃身上方見得未可以言與句直逼入死港泛講刑罰不中尚未喫緊

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致猶還也○按孟子雖但激之諫未曾激之去然當日時勢一諫自是不用一不用自是合去則不但諫由孟子激之即去亦由孟子激之而蚳鼃去就之道有自孟子有以成之矣下齊人云爲蚳鼃則善意固垂在蚳鼃之能去所以譏孟子之不能去也

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爲去聲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按語意對上致爲臣而去看孟子在齊因事納誨齊人不是疑其不能諫直謂其不能去耳○或問小註齊人祇知律孟子以人臣去就之常而不知孟子之於齊實未爲臣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或問小註不得其職如前章此非距心之所得爲是也不得其言如本章諫於王而不用是也按本文語氣只泛說而蚳鼃自在其中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南軒張氏曰孟子異乎蚳鼃故得從容不迫陳善閉邪以俟王之悔可徐處乎進退之宜也然卒致爲臣而歸誠意備至啟告曲盡而王終莫悟則有去之而已然三宿出晝猶庶幾王之改終從容不迫也豈悻悻者

能識之○雙峯饒氏曰餘裕是寬綽不迫之意賓師從容規諷以漸而入如今朋友相似少焉不入亦當去但寬得些子不如那有官守言責者恁地逼迫不得其職不得其言則目下便着休或疑孔子不說冕而行與孟子之說不同日正是一般孟孔子有去志久矣但去得不恁地逼迫後來膰肉不至方不脫冕而行且如衛靈公可謂無道然亦以賓禮待孔子故孔子在衛極多時後來卻因問陳明日遂行亦是久有去志因此遂行耳○孫蓮雨則去見一毫寬展不得正與綽綽有餘裕相反○孟子明已之無官守言責可以不卽去只是退綽綽有餘裕耳不退則進故以進字帶說○看來孟子固未爲退亦未爲進處次不道不退之問以宿可進可退之義者正孟子所謂綽綽有餘裕也○雙合註上二節蚳鼃感孟子之諫因可以去而去下二節孟子因或人之譏明可以久而久見守官守道之不同守官去就聽命於官守道進退聽命於道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集交官守言責一職守耳其進退去就決於一事之得失一言之從違者也若爲師則異於是矣然亦豈不問其道之行

否而食其祿邪觀孟子卒致爲臣而歸齊王以萬鍾留之而不可得則可見其出處大槩矣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見音現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語類問孟子賓師之禮如何曰當時有所謂客卿者是也大槩尊禮之而不居職任事召之則不往又邦爲使出弔於滕○集解孟子出弔於滕不書王使亦齊王借大賢以爲國重之意王驩輔行乃特書王使者則齊王之意陽欲借孟子以爲重而陰以寵驩也朝暮見自是驩體王意以接殷勤反字兼往字在內既朝暮進見又往反日久豈有不交一言之理只是不言使事以示不與小人共事之意耳行事二字要看○慶源輔氏曰使事謂弔祭之禮邦交之儀凡禮文制數皆是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扶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易遯卦大象傳文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程傳遠小人之道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怒惟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慶源輔氏曰夫既或治之正答公孫丑未嘗與之言行事一句孟子言使事有司既已治之而得其宜矣自不須更與王驩言也只此句便見孟子待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使有司不能治其事於禮儀制數有罅闕不齊整處而孟子固不與驩言而正之則非所謂不惡矣今有司既已能治辦其事而猶與之言則便有狎之之意而不可謂之嚴矣然自常情觀之孟子之不與驩言不以爲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以爲易之而不足與之言矣夫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臨易

之而不足與之言則忽臨與物孟子無是心也但言有司既已能治辦其事而不與之言則亦是順理之事而其中自有不惡而嚴之意耳故愚嘗謂君子之待小人有正已而無屈意有容德而無過禮惡惡之心雖不能無然亦不爲已甚之疾也○新安陳氏曰治之朱子以爲有司南軒以爲驩正是治之者看來禮儀制數自是有司所當治者豈以輔行之卿而並親治其事只合依註爲得○程竹山曰弔公行之不言不私言也故謂不當言而斷於禮弔滕之不言不公言也故謂不必言而斷於事總來都是託辭按此章大只是平平說一似欲使丑自悟者與彼處對付右師之不悅自是另樣聲情而指歸則一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言喪事汲汲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係攏止於嬴不過是止宿之地若謂餘哀未忘不能遽前則孟子無時不知此非獨止嬴之時也○四書釋地或問子以孟子奉母仕於齊其說亦有微乎曰徵之劉向列女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之云云則知母恭同在齊自齊葬於魯則知母卽歿於齊其以母喪歸葬明矣然則既歿而葬宜終喪於家曷爲而還反於齊曰此蓋終三年喪復至齊而爲卿耳然則何以爲前日解曰孟子之言有以昔與今對言者昔似在所遠而亦有指昨日者昔者辭以疾是也以前日與今對言前日似在所近而亦有指最遠者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是止此之前日亦言其遠者耳或訝之曰充虞皆一疑於心至三年始發之與余曰此尤足以見孟門弟子之好問也陳臻從於齊於宋於薛辭受之後而問屋廬子從居鄒處平陸則只見季任不見儲子之後而問其事之相距既久而歷歷記憶反覆以究其師之用心充虞亦猶足耳且尤可證者孝子之喪親言不文今也援古論今幾於文矣三年之喪言而不語語爲人論說也後魏孝文帝以與公卿往復追用慟絕日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然則孟子反喋喋耶況顯出孝文下耶故充虞問答斷自於免喪之後者爲得其實也按此論有關孝子之志人情之實足以訂諸說之訛故爲節其略使考古者有所折衷

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椁稱之與棺相稱也

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或問小註古者二句輕只引起下數句此節說先王之制以解木若以美之疑○慶源輔氏曰人子之喪親所以爲之棺椁者蓋欲其堅厚以歷久

遠而已非是欲爲人觀視之美也蓋必如此然後於人心爲盡耳盡於人心此一句須當自體之若後世之厚葬却只是欲爲人觀美之故也○精言非直爲觀美二句正棺七寸椁稱之之故此是推明先王之制見聖人原情定制必如此始盡於人心耳人心天下人子之公心天理人情之至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分無貴賤總是一般下得之正從此生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或曰爲當作而或問小註此節說已所以美其木之意應上古者棺椁至達於庶人等句○孫貽仲曰不得節語意乃謂只除不得與無財則無奈何耳若得之有財安可不盡其心乎○集解上二句輕不過設

言以起下文則不得自是泛說葬禮如重累之數牆翣之飾有定制而不可僭越者皆是下得之方指定棺椁七寸更加以有財如何可不自盡乃心正與木美之疑相針對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 比必二反恔音效

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〇或問小註勿泥且字作別一段意此節卽應上節盡於人心一句意見得用之正欲無使土親膚也〇愚按意固相承而語更有進直說到無使化者土親膚而子心之不可不自盡愈益見矣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

於吾親也〇或問小註問不以天下儉其親曰以猶爲也不爲天下惜棺椁之費而儉於其親也此節述所聞言君子不薄其親正以見已當厚乎親乃反言以結上文之意〇按不以天下儉其親正與木若以美然相照應〇新安陳氏曰此章當味盡於人心及恔字人子事親至葬而終凡附於身與棺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蓋不如是無以盡於吾心不爲悅不爲恔也必悅且恔然後於心爲盡蓋厚所當厚而不儉於親無非天理也盡於人心盡天理而已

〇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天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〇翼註私字重看非王命而問只似問論故孟子亦泛答之若以王命問則明是齊欲伐燕而孟子亦就齊立論矣〇存疑沈同之問或以已意或齊王陰使之皆不可知然以下文彼然而伐之語觀之其事必成於孟子之言也〇條辨問首下以其私問四字正以有下勸齊伐燕一段話說也不然則不過沈同問燕可伐耳何私之有蓋未嘗以齊欲伐燕之謀來告乃竟然而伐之則其以私意探取孟子之情可見矣〇說統燕以私讓齊以私伐而沈同又以私問私字極有味

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〇說統可字亦只據公論說兩不得字乃是斷案內含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二意然照下不告於王與亦無王命看只重無王爲是傳之先君本是受之天子自可併合說〇按仕爲官也士卽從仕之人也〇蒙引言子噲子之以國私相授受何以異於以爵而私相授受者所以著其罪也著其

罪所以明燕之可伐也〇語類孟子答沈同伐燕無爲未盡何以異於是之下合更說是弔民伐罪不行殘虐之主方可以伐之如此方善〇按此卽下節爲天吏則可以伐之意〇〔文集〕聖賢之心如明鑑止水來者照之然亦照其面我者而已固不能探其背而逆照之也沈同之問以私而不及公問燕而不及齊惟以私而問燕故燕之可伐孟子之所宜知也惟不以公而問齊故齊之不可伐孟子之所不宜對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集解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言蓋不以伐燕為然也未也只說言未曾下皆申明以述二字彼然而伐以上言已未嘗有勸齊伐燕之語彼如日孰可以伐之以下正言所以不勸齊伐燕之意殺人一段語語與上段對照彼如字則將字俱不可忽過人可殺與之人乃指殺人之人也何為勸之哉正與未也二字相應

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五己〕最刻酷然拔之於理却只是兩平史

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精義〕尹氏曰惟義可以伐不義不然君子不與也○〔或問〕孟子於沈同之問曷為不盡其辭以告之也曰沈同固非能伐燕者且以私來問又不言齊之將伐燕也則直以可伐之理告之足矣若遂

探其情而預設辭以待之則是猜防險詖之私耳豈所謂聖賢之心哉且齊雖無道若能拯燕之遺民於水火之中而無殺戮係累之暴則其伐燕也亦何為而不可哉史記亦云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此亦當時傳聞之誤而史氏遂輕信之耳其曰文武之時則前篇所謂燕民悅則取之燕民不悅則勿取之云爾孟子豈眞以文武之事許齊王哉○〔語類〕孟子居齊許久伐燕之事必親見之齊王乃無一語謀於孟子而孟子亦無一語諫之何也想得孟子亦必以伐之為是但不意齊師之暴虐耳不然齊有一大事如此而孟子不相謀孟子豈可更居齊耶○孟子言伐燕處有四須合而觀之燕之父子君臣如此個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曾教齊不伐亦不曾教齊必伐但日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又曰若殺其父兄係累共子弟則非孟子意也○〔雙峯〕饒氏曰惟士師則可以殺有罪之人泛泛如何可以擅殺惟天吏可以伐無道之國諸侯如何可以擅相征伐天吏天所命者士師君所命者天吏以其有道故天命之征伐如湯武是也沈同安襲此壁但知人之可伐而不知已之不可伐人○〔說疏〕此章當以天字為主燕之私授受是不奉天命齊之擅征伐是不奉天討非堯舜而擅遜故召齊之師非湯武而征誅故致燕之畔上節就燕論燕見燕有可伐之罪下節就齊論齊見齊非伐燕之人孟子未嘗輕貸燕亦未嘗輕予齊此處要識得聖賢大公之心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史記〕燕世家齊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以伐燕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後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條辨〕齊王既以為慙於孟子則孟子之未嘗勸齊伐燕可知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

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蔡氏曰〕周公攝政管叔於周公為兄尤所覬覦故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叔懼遂與武庚畔成王命周公征討而誅戮之○〔或問小註〕管叔以殷畔不在本句以字在上句使字歸重使字是章旨以往事傳會時事總為釋慚張本○〔吳因之曰〕陳賈明知齊王不敢與周公較量而反令其自揣孰仁且智卻一且字便創在智一邊知而使之只要形起不知卻下節周公知其將畔亦只要引出那不知其日周公未之盡亦正而不是不仁必是

不知定要坐周公以不知之過以聖如周公猶不能仁而且智則王之慙自可解矣○徐遜看來陳賈謂燕畔不能預知因言周公不能預知管叔而況於王則是齊王本無可慙矣推看得齊王本無可慙本無慙待解已使齊王渙然冰釋只爲孟子分上不得不解也亦待解耳日請見而解之不是要王釋然於孟子却是要孟子釋然於王不但訣齊王正以駁孟子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二乃字見得誼屬至親非他人比正善體本文二也字神氣出

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語類〕問周公誅管蔡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恩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曰是但他豈得已哉莫到恁地較好看周公當初做這一事也大段疏脫他也看那兄弟不過本是怕武庚畔故遣管蔡霍叔去監他爲其至親可恃不知他反去與武庚同作一黨不知如何紂出得這箇兒子也恁地狡猾想見他當時日夜去炒那管叔說道周公是你弟今却欲篡爲天子汝是兄今却只恁地管叔被他炒得心熱他性又急所以便發出這件事來問是時可調護莫殺否曰他已叛只得殺如何調護得蔡叔霍叔性較慢罪較輕所以只囚於郭隣降爲庶人想見當時被管叔救出這事來騷動許多百姓想見也怕人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當時也是被他害得猛如常棣一詩是後來制禮作樂時作這是先被他害所以當天下平定後更作此詩故其辭獨哀切不似諸詩和平○慶源輔氏曰周公不忍料兄之惡而使之故不免有過是以孟子亦言

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不說周公無過也○吳因之曰管叔之畔與燕人之畔其事誠相類不知管叔之畔與不知燕人之畔與其不知亦相類所爭在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見周公事與齊王事乃大不類○〔按〕賈意在爲王解入見孟子閒開徐徐舉周公使管叔問只要討出不知二字便直達其意曰然則聖人且有過與味一且字見得聖人如此下於聖人者可知孟子也不說周公無過但與言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味一宜字見得周公之過爲宜則他人之過便不宜只此兩字便是兩下蕭辭相直處○〔困勉錄〕此處只以使管叔說不必牽入誅管叔說殺語類云莫到恁地較好正此意

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

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精義〕伊川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爲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惟其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四書通〕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此一句最見得周公之用心舜之心誠信而喜象不忍逆以其弟爲詐舜爲兄之道盡矣周公之誠信而任管叔不忍逆以其兄爲叛周公爲弟之道盡矣故曰此天理人倫之至○〔按〕周公之過只是天理人情所不忍柢孟子亦只就賈言而答之卻其實是過如下文所云日月之食有不得不然者故集註云其過有所不免乃所謂聖人之不幸也而後人必曲爲回護至云此過爲聖人所宜有而不可不有殊乖本義矣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

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更平聲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按集註更之則無損於明似民見民仰俱就日月說然本文以一如字貫下則君子之於過亦然須知不是重民見民仰重君子有以使民見民仰總是不自掩覆之意與末句相對照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南軒張氏曰賈爲君文過則過之中又生過焉責賈不能匡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或問小註表面只是開諭一番而寓責賈之意於言外。○新安陳氏曰孟子窺賈爲君文過之心於不言之表而責之○蒙解此節從然則聖人且有過一句生來槩論古今君子處過不同如此見自愛者必以古人自處而愛君者不當使放今之人兩邊俱各推進一層直以又從爲之辭結穴言外便隱隱與賈請見而解之相激射所以深責賈之爲君文過也語意更不復枯帶周公○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將順是將順其美意與自文順之順字不同〕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爲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蒙引〕致送至也致爲臣送還其臣於君也〔按〕孟子在齊以賓師自處與泛爲臣者不同然居客卿之位亦臣也但不受祿故去就綽綽耳○〔集解〕道不行三字是通章骨子○孟子在齊爲行道計非爲祿養計也致爲臣而歸以道不行非以祿不足也惡知其不可不可之故專以道不行爲去辭十萬而受萬不過就時子述齊王之語而云然故集註屢提道不行後四章亦俱從此起矣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潮

〔存疑〕得侍言得侍賢者此齊王謙辭同朝甚喜言同朝之人甚喜也該君臣在其中○條辨孟子在齊王託疾以召孟子不肯就見今致臣而歸却以就見送別這是其厭情矣既見孟子不知愛慕其道而謂前日願見不得喜孟子之意不過止此而代同朝作謙詞分明彌縫自已不用回朝各異之嫌況王欲留孟子非不得自主者不識今此之留而想繼此之見是送別語非留行語也日前日日繼此總遣掩現在一段情事○若先日固所願也耳便似有心請繼此之見矣今先日不敢請耳則于進之嫌孟子已自把守得甚嚴然後乃日固所願也則不忍忘君之心自是默默自諭耳詞極婉妙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爲去聲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左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釜六斗四升鍾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蒙引〕他日謂時子曰他日二字見得孟子亦有遲遲其去

之意○〔異〕因之曰齊王一見孟子開口便說不識可以繼此得見乎是顯然欲聽其去王其他日既時子之留亦是見他遷延不去故又謬爲此說且其所爲留者又只處之當國之中不置之朝廷之上使諸大夫國人有所矜式却遺了其君用之一邊分明見孟子迂濶難用而姑使坐鎮雅俗○以博尊賢之虛譽耳○故孟子直以不可拒之○但使臣民矜式而不行其道已是虛拘况連帶萬鍾說下畢竟在利上計較程子謂欲以利誘之非深文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提〕時子亦明知王留孟子非出於中心之所誠然故爲此展轉相因聊以銷繳王命○而陳子乃徑以此告便隱然一爲萬鍾所動○與他日兼金不受之疑直是一副眼孔○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夫音扶 惡平聲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應首節再提道不行則其義不可以復留此爲孟子本意隱藏夫時子惡知其不可句中○〔蒙引〕發口曰然此只因陳子所述時子之言而曰是如此耶○夫時子惡知我之不可以復留也　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慶源輔氏曰〕齊王告時子是就人欲中計較孟子之意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惡用是多端爲哉然顯言之則言揚齊王之失而有累於我固所願之仁〔按〕下面因借以萬鍾爲辭且只就欲富上較量自是降格作無聊語　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翼註〕齊王原不疑孟子欲富孟子亦非爲欲富故揣意若云欲留予者必辭予之所欲如使予欲富必不辭多而就少也既非欲富則所欲始必有在矣行道之志○引而未發○或問十萬之數閻百詩曰鍾受六斛四斗十萬鍾則六十四萬石矣豈齊卿一歲所能有哉此蓋孟子通計在齊所辭之數○非一歲有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龍音壟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慶源輔氏曰〕舉三提道不行益見孟子言外之意　季孫所譏子叔疑之事以見我不敢效此之意辭祿而受禄雖多寡之不同畢竟是既不得於此而又求得於彼也○〔說統〕辭十萬受萬是辭此而受彼已不用又使子弟是失此而求彼左右望而罔市利是得此而兼彼事雖不同其心之爲利則一也○稱言壟斷岡壟之斷而高者乃商賈往來必由之路此要津也私爲已有則利權盡歸於已矣爲政爲卿即津也○〔燕齋〕私字從上獨字生來私於此而求富貴中獨據要其心亦是欲得圖曰叔疑雖是不得於彼而求得於此○〔按〕此節孟子只借說一番又得彼此與壟斷何異○以見此輩之爲可賤而下二既不行復受其祿其情亦何以異乎此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慶源輔氏曰〕王闓識不征

三代之初皆如此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雙峯饒氏曰左右望是欲全得
之萬一不得於此亦可得於彼、不得於此是譬喻辭十萬得於彼是譬喻受萬罔謂罔羅取之也、
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
人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有引喻以終之而不復說上正意者此章之類是也○齊王固不得待孟子之道尤爲
不知孟子之心○翼註子叔疑是客賤丈夫是客中之客○蘇紫溪曰今人利心不斷究竟入於壟斷之歸無有所
謂士大夫無有所謂賤丈夫一而已矣賤丈夫未嘗學問知禮義無足怪也以士大夫而下同於賤丈夫賤丈夫將
援以自附矣吁辱甚○精言據守要津則當貴盡爲已有求登壟斷則財利盡入橐中以市心行市道未有不賤者
也此節釋壟斷之說正以見其不可爲耶○按孟子亦非是認眞說壟斷之不可爲只因胸中義不可留之故雖以
題言故姑就欲富究極言之以至賤丈夫之恥臭無窮可羞可惡會謂我而爲此然則今日之夫非以欲富而以道

不行自隱然言外矣惜乎齊君臣不悟、并其弟子亦不能悟也看章末說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誠然而止正復惓
然欲絕○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
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
之故孟子拒而不受按以利誘之亦是從後數節語看出但孟子所以拒而不受者意固不止
此故內註屢揭道不行而以此說列之圈外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
晝齊西南近邑也或問小註孟子已去齊而猶宿於晝亦遲遲吾行而未忍遽去也○按晝爲近
邑而孟子遲留宿於此自是望王留行心事此客之所以奚如其來方自謂善解人意中事也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爲去聲下同隱於靳反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說統通章重在無王命上○爲王留行是
記者書法○翼註客欲留行當先言於王而得其悔悟因奉王命來留孟子方可留也○集解客即奉王命來留也
看是如何樣留須是如後章所云王庶幾改許者而後可留也不然孟子回齊將何所謂耶茲之欲爲王留者欲王未
嘗使之留而自以其意代留徒爲齊王博留賢之名而不爲孟子作一可留之地是速之行也○想客初來時孟子
亦必以賓主之禮相接逮既坐而言留賢之意孟子方不應而臥以絕之不應示不欲聞其言隱几而臥示不欲見
其人絕之之至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
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
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

語去聲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
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精義尹氏曰繆公之待子思惟恐子思之不留也孟子之進退
則子思之徒也而客之言不出於繆公待子思之事故孟子不應也○精言繆公尊禮子思已到極處尚恐子思不
留常使人周旋於其側以達其意此是何等愛敬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
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
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或問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
不能安其身、二子之賢、其心固卸是乎、曰非謂二子之心爲然也詳其勢耶然耶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回面
汙行而事君側便嬖之人者何以異哉○說統泄柳申詳三句要看得好非謂二子之賢衛君側之人也二子當時

亦只見魯君信用他故樂爲之留初不知中間自有維持
調護之者而究竟魯君親用之故則以有人耳○翼註上
人宗是繆公使之者道達誠意欲子思知君之敬賢也下
人宇却非泄柳申詳所使者乃聲述自有其人維持調護
恐繆公或失禮於賢也○集解玩兩不能安可見子思泄
柳申詳時時有欲去之志却因繆公之所以能安子思與
泄柳申詳之所以能安於魯者而推原其不可以無人也
○備旨不是責客以安賢亦不是望王之聽客只是王無
繆公使人之意則客非繆公左右之人旁觀作此間局旋
真是沒要緊○說統按孟子隱衷全在兩無人乎處所宜
深玩蓄孤忠莫與獨王雖容當時齊廷設有同心一德者
爲之左右維持則不必去即去亦可復留其如仝播求醫
之徒方排擯而讒毀之安能容其身哉故一則日無人乎
則日無人偕啓事反言之以惓惓致意他日日吾退而寒
之者至正此意也○史氏伯璿曰孟子既言繆公待子思
之事又言泄柳申詳處魯之事見賢者去就之義有此二
等至其所以自處則惟在於子思之一事若二
子則帶言之觀下文處不及子思之言可見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上聲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王留我

偶明所以不應隱几之故 **是所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

先絕我也我之卧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 慶源輔氏曰孟子之自處不在

子思之下故意或人之爲我謀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也
蓋有欲爲王留行者雖有愛賢之意而不知待賢者之禮
故孟子告之如此○蒙引上文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
側只見其類同故引之其實孟子非止泄柳申詳之匹亦
非只望齊王待以泄柳申詳之禮者故言此只爲長者慮
而不及子思○曉容處全在爲長者慮不及子思一句上
子思之側人是繆公所使今子自欲爲王留我則不以
子思待我矣非薄我乎亦宜乎我之絕子也子絕長者乎
要下一先字卧而不應亦不可謂不是絕○條辨及字作
如字看彼是奉繆公之命而道達其誠意者也子是不奉

齊王之命而自來留我者也○按
慮字只合就留行時看不必深求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

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

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玆不悅 語去聲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述朱尹士譏孟子有三層

不明于澤兩層皆已往事意不重重在濡滯一層故下文
孟子辨析亦只重此一層○說統尹士意見孟子今日既
然要去當時爲何而來當時既來得不是今日何爲去之
不速只歸重濡滯邊且千里見王便非漫無識見不遇故
去便一定非真干澤則是二字原是翻弄語上二者之疑
尹士已自家與孟子開釋只三宿出晝却是令人難解士
則玆不悅玆字
緊貼濡滯說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當亦爲濡滯之說所惑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

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夫音扶下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

也 按孟子只辨濡滯之疑不明干澤兩層似俱不管然亦
未嘗不隱隱破他觀其於千里見王日是予所欲便見
不敢逆王以不足爲湯武而非干澤之意亦明矣於不遇
故去日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則此心誠不忍速去而
不敢以濡滯爲嫌矣至下言王由足用爲善用予則天下
舉安又以見王之實可爲湯武而亦非不明矣段[illegible]暗
破尹士而於濡滯尤重以其於當日情事尤爲近似也故
下遂接言三宿出晝○翼註予不得已也此句重看○條不

得巳而去故三宿猶以爲速猶冀王追也下二節俱跟此句說去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集解此節正與濡滯之疑相針對是方出晝時心事○速字正破他濡滯字猶以爲緊與是何字相反下三句正解猶以爲速之意改字或作改其不用而用之矣○滙註謂必指一事而言觀致臣與留行兩章並未明言王不能行其道之意想齊王當日亦必有一小事爲孟子所不悅故託之而去如孔子去魯不明言受女樂之失而託於燔肉不至之類此處只宜渾講必求其事以實之則鑿矣庶幾是冀幸之辭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

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或問小註浩然句是承上起下語○集解此節又進一層說言歸志既決後猶且惓惓不忘益以見三宿出晝之非濡滯也○首二句承上畧作小歇○予雖然又跟起○蓋浩然歸志生於出晝而王不追非生於已之舍王也○故歸志雖決而心自不舍王下六句正申明豈舍王哉之故○孟子主意在安天下上王由足用爲善實思所以用齊王耳非足用爲善之王則孟子固不難於舍然非王用孟子則孟子亦無自安齊以安天下故不日足爲善而日足用爲善見足者在王用之者仍在孟子○不遠接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而必日王如用予見用王者在孟子所用孟子者仍在王○蓋論安天下道理則齊王欲安天下所當用者獨有一孟子○此孟子既去而齊宣終不足以爲善也論不舍王語意則孟子欲安天下所屬望者獨有一齊王此惠襄無難

絕望而於齊宣遂戀戀不忍舍也須兩邊回互合攏看來方見得孟子平生本領及當日衷情○焦漪園曰上節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是宿晝時望也見宿晝底心還是望王之心此節予日望之是出晝後望也見出晝後底心還是望王之心此處要認得箇頭腦若頭腦不在行道濟時上便似有他望一般○說約說到此處衷懷愈傾矣本爲行道客氣自用不着○按下節小丈夫正是客氣

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或問孟子見齊王而有去志矣而其去也則又曰王猶足用爲善何也曰齊王無湯武之姿此孟子所以有去志也然此當時之諸侯則猶有可取者而況孟子居齊之久又當有所啟發而增益於前者且其君臣之義亦畧定矣所以將去而不能無眷眷之情也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形頂反見音現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按窮日後宿就小丈夫一句折倒正對三宿出晝尹士自不覺旋其面目矣○李衷一曰此小丈夫不要看他低了亦是要君好底但主意只爲自家一身所以傷於過激君子之心全爲天下連自家濡滯之迹都不復管以此對看所以爲小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慶源輔氏曰集註本心謂其初本欲如此也餘意則後來不得已之意耳○徐思曠曰齊王以天資朴實之士而自孟子用之實有安天下之理以天下安危望之齊王是其本心到此時說來是其餘意聖賢實是住不得○蒙

引此章自尹士惡知予哉以下通是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其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只從此見得耳按汲汲之本心是指未去齊以前說到得既去齊而猶不忍去便是惓惓之餘意矣○尹士最有功於孟子當時若無尹士之譏詆無以發孟子之本心七篇中所載諸人與孟子相辨論者皆無如尹士之優柔而深切主於義理而不主於勢利其人品爲獨高也且聞孟子之言而遂幡然責已曰士誠小人也嗚呼尹士其誠君子哉

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爲果也

語類問集註引李氏說憂則違之而荷蕢所以爲果如何曰孟子與荷蕢皆是憂則違之但荷蕢果於去不若孟子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心誠非若荷蕢之果於去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所歷如滕文雖慕道然國微弱道必難行其次如魯沮於臧倉又必不行大國齊梁也梁惠不足與有行襄尤劣矣庶幾焉者其齊宜乎齊有易以安天下之勢孟子又有安天下之道王天資誠朴若可與有行者所以拳拳望之有不能自已焉於此終不遇合則孟子之道知其不行矣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南軒張氏曰充虞蓋亦察孟子顏色之間若有不豫之意而淺心所量遂有不怨天不尤人之問不知孟子之心蓋疑王道之久曠憂生民之不被其澤是以若有不豫色然而非其心之果不豫也○按充虞述平日所聞之言亦是道途間作師弟寬解語若以言行不相顧爲譏諷之詞便同儈父面目矣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新安陳氏曰前日言不怨尤之日與今日所遇之時不同下皆言此一時之意○集解彼一時是脩身講學之時凡有不得於天不合於人者只合反求諸已而已此一時則悲天憫人之時一身之行止關斯世之治亂有不得恝然於中者然亦究非以怨尤而不豫也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爲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集解此節直上下千古從頭說來爲下節數與時張本五百年三字最重孟子不豫根源全在此蓋惟以五百年爲定期貞元會合君臣相得自是世數運會之常便隱然對照七百餘歲而王者不興名世不得有爲乃世數運會之變士君子有名世之具而不得名於世者所以不能無不

豫也○二必有乃決然之辭不是因王者而後有名世亦不是因名世而後有王者總是氣運到五百年正亂極思治之時才必有王者便必有名世其間自是不先不後但任孟子以名世自負語意却是以名世卜王者非以王者卜名世見得身有其具從古無虛生名世之理有王者作應運而興雲龍風虎若合符節不惟追羨往古正以證驗當今○按名世下着一者字乃從其德業聞望既名於世而得名故曰必有名世者時文每拈出此二字囫圇呆用竟當作名目一般於虛實字義俱失之矣故此二字須活看若時無王者縱舍我其誰却正坐不會名世耳俗下口頭沿襲之訛如此類者不少細心剖析則義味自殊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

為之日。[因]勉強亂極思治如民生久困則必復禮樂久衰則必振詐力久用則必訕戰征久擾則必息就戰
圖時勢着想方合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
豫也。了[蒙]因之日以其數則過言王者十分該興再去不得以其時則可言名世者當此時十分該有為再遲
不得了。全是目下要做不得急底口氣非僅以前事相比付之浩歎。○[條辨]上節五百年云云只言其數此言七百
有餘歲以其數則過矣已與上節相對照然或數過而時
未可既非亂極當返之時不必作轉亂為治之想尚不必
定有所為惟以其時考之又亂極思治則名世王者正當
兩相湊泊可以有為而今竟不過王者得一有所為安能
無不豫故數與時雖似並舉而
語意却側重時一邊轉進更緊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
也吾何為不豫哉 夫音扶舍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
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 [新安陳氏曰]天意或欲平治天下亦未可知其具謂能平
治天下之道也 我何為不豫哉 [精義]尹氏曰道之行與不行亦時而已聖賢自任之重如此何不豫
之有 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
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或問]孟子既曰
憂天下之憂矣又曰何為不豫何也曰或問文中子曰聖
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聖人有疑乎曰天下
皆疑吾獨得不疑或退文中子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
盡性吾何疑若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
命之樂其幾是乎。○[文集]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
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耳。○[慶源輔氏曰]不能無不豫
憂世之志也實未嘗不豫樂天之誠也憂樂自常情觀之
則相反自聖賢言之則並行而不悖也。○自五百年至則

可矣觀之則孟子不能無不豫然也自夫天未欲平治以
下觀之則孟子實未嘗不豫也。○[雙峯饒氏曰]孟子到此
亦未如之何所以只得歸之於天。○[徐巖泉曰]此節正是
解今日所以不豫之意如欲三句乃假設之辭語何為不
豫是歎起語正應轉天未欲平治天下句而明已所以不
豫也。按此異常說然於孟子當日深情轉似較合大約此
章自以憂世為主樂天意只宜
於言外體味得之不宜硬入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精義][張子]曰古之人亦有仕而不受祿者仕者未嘗遽受其祿以觀可否在上者亦不欲便臣使之
○[纂註]仕而不受祿指定孟子非泛問也。○[條辨]下文明
曰非也則仕不受祿原非古道張子說不必攙入丑蓋有
疑於孟子而
設為此問耳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 [新安陳氏曰]道不行於齊其幾已先
見於此 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條辨]初見便退有去志自是孟子本心所謂知其必
不能為湯武者知人之明也猶久於其國而不去者望行
道之苦心也。既不欲變其去志故不受其祿然不欲變
其去志而又未決於去故茀不受其祿而不妨於仕以觀
行道之機此一層孟子終未明言但以有師命不可請答
之恐亦權辭蓋以我無官守我無言
責進退綽綽觀之則知此為權詞矣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 [新安陳氏曰]恐只是因師旅之事而
戒嚴耳。○[蒙引]國既被兵難以請去非避嫌也直是勢有
所不得去者賓師不與臣同義果當去心與欲去豈為避
嫌姑留直是國既被兵上下戒嚴勢不得不且留且見王
天資亦可取故留而為卿以觀其久後感悟何如但不欲

變其去志故不受祿耳○存疑不可以請或主義而言或主勢而言當兼二者方是○蓋見王亦有際可之義雖云賓師不與臣同然國方有事孤然而去於義亦不是況其勢亦有不得去者要其未決去之意則屬望齊王之意居多○條辨孟子久於齊自是去意未決尚屬望齊王可以有爲適有師旅之命勢亦難請去耳孟子知將屬望齊王之意置而不言而但以繼有師命答之此亦見孟子既去齊後浩然有歸志而王亦不改前失以反孟子孟子亦有何心緒更述一番只以時勢難去答了便休○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說統〕通章俱重不受祿之意於崇節言已所以不受祿之由而末節又言所以不速去之故亦只是發上不受祿之意○南軒張氏曰孟子之去齊三宿出晝猶以爲速而謂初見已有去志以於齊非我志何也蓋孟子雖庶幾齊王之可與有爲而可去之幾未嘗不先見也初見察王之情必有不能受者又以其質亦有可取故不受其祿姑留以觀其感悟與否也初志雖欲去而猶有望焉豈徒爲苟留也哉此篇載孟子於齊始終去就久速之義甚備學者所宜深究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之四終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之五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蒙引〕或謂天子之子爲太子諸侯之子爲世子非也周公立教世子之法成王亦稱世子則世子太子天子諸侯之子通稱矣故曰世子太子也後世乃分○〔仁山金氏〕曰孟子致爲臣於齊歸鄒而即如宋與宋句踐戴不勝答問則滕世子過宋而見孟子當在此時自滕而西南過宋三百五十餘里○〔四書釋地〕是時楚地久廣至泗上滕南與楚隣苟有事於楚何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十餘里過宋都乎過宋都者以孟子在焉往也如是反也如是不憚假道於宋之勞其賢可知顧麟士謂世子非迂道來見此不通地理之說也○〔集解〕特書過宋其非便道可知不以事大爲急而以見賢爲心秉彝之好發於誠然即此便可見性善處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精義〕問人性本明因何得有蔽〔伊川〕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揚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則自堯舜至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按〕此是私欲之蔽前一層然論性不論氣不備故程子必與揭明○〔語類〕問堯舜爲能無物欲之蔽而充其性人蓋有恬於嗜欲而不能充其性者何故曰不蔽於彼則蔽於此不蔽於此則蔽於彼畢竟須有蔽處物欲亦有多少般如日月須是雲遮方不見若無雲豈

應不見耶此等處緊要在性字上今且合思量如何是性在我爲何物反求吾心有蔽無蔽能充不能充不必論堯如何舜又如何如此方是讀書

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

〔語類〕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須看因何理會箇性善作甚底○性善故人皆可爲堯舜必稱堯舜者所以驗性善之實○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問人未能便至堯舜而孟子言必稱之何也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表裏蓋人之所以不至於堯舜是他力量不至固無可奈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爲法如射者之於的箭箭皆欲其中其不中者其技藝未精也人到得堯舜地位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這便是止於至善○問孟子言性何必於其已發處言之曰未發是性已發是善○〔或問〕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曰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也其言蓋曰知性善則有以知堯舜之必可爲矣知堯舜之可爲則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猶有不得而聞者而孟子之言性善乃以語夫未嘗學問之人得無廢節之甚耶曰性命之理若堯其所以然而論之則誠有不易言者若其大體之已然則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蓋必知此然後知天理人欲有實主之分趨善從惡有順逆之殊董子所謂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能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程子所謂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皆謂此也○〔文集〕向來所說性善只是且要人識得本來固有元無少欠做到聖人方是恰好才不到此即是自棄故孟子下文再引成覵顏淵公明儀之言要得人人立得此志勇猛向前如服瞑眩之藥以除深錮之病直是不可悠悠耳○〔四書通〕孔子亦嘗說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不從人生稟受處說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正是從源頭說性之本善但不露出一善字性善之論自孟子始發之集註釋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此一句便闢倒告

子所謂生之謂性蓋生不是性生之理是性天地間豈有不好底道理故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古今只是一箇道理故曰人與堯舜初無少異孟子道性善言其理也稱堯舜以實之言其事也天下無理外之事能爲堯舜所爲之事便是不失吾所得以生之理然而人不能皆堯舜者氣質之拘物欲之蔽也集註言物欲不言氣質蓋以孟子不會說到氣質之性故但據孟子之意言之○吳氏澂曰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蒙引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者以仁義皆吾性所固有也聖人可學而至者以聖人與我一性也○〔輯語〕性善堯舜固直窮本原然正是接引庸衆以我同有之人皆可爲也

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

〔慶源輔氏〕曰朱子既斷孟子之書以爲孟子自著則似此處皆當改想此是後來不曾改得〔愚〕按即孟子自著此節自是記事體

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語類〕伊川謂性即理也一句直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理是箇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自是失了性却不是壞了着修又只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問孟子道性善章看來孟子言孺子將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只就情上見如言孩提之童無不親其親亦只是就情上說曰未發時那怵惕惻隱與孩提愛親之心皆在裏面了少間發出來即是未發底物事靜也只是這物事動也只是這物事如孟子所說正要人於發動處見得是這物事蓋靜中有動者存動中有靜者存人但要動中見得靜靜中見得動蓋動時見得是這物事即是靜時所養底物事靜時若存守得這物事則日用流行即是這物事而今學者且要識得動靜只是一箇物事○〔或問〕胡氏孟子之言性善非與惡對之善也特贊美之辭耳信乎曰此亦異乎吾所聞矣夫孟子性善之論至矣

而荀揚韓氏或以爲惡或以爲混或以爲有三品最後釋氏者出然後復有無善無惡之論焉儒者雖習聞乎孟子之說然或未知性之所以爲性於是悅於彼說之高而反羞吾說爲不及則牽孟子之說以附焉而造爲是說以文之蓋推性於善惡之前而遁孟子於異同之外自以爲得性之眞而有功於孟氏之門矣而不知其實陷於釋氏之餘直以精神魂魄至靈之質而論仁義禮智至善之理也且又不究稟賦之實德而指爲贊美之空言不察至善之本然而別立無對之虛位而推而言之至以天理人欲爲同體特因其發之中節與否而後有善惡之名焉則亦勞力費辭而無復彷彿孟子之遺意矣惜乎吾不得從事於其門以質其說庶乎其有相長之益也[按]此條痛闢邪說因論性而并及之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或問世子疑孟子之言而孟子不之拒何也曰孟子之言非當時之所常聞也故聞者非徒不之信也而亦莫之疑也是其泛然如飄風之過耳亦不可復冀其思繹而信從矣世子復來則豈其思之未得而不舍於心與故孟子之言雖若怪之實則喜其能思而然有以進乎此也○語類孟子初見滕世子想是見其資質好遂即其本原一一爲他啓迪了世子若是負荷得時便只是如此了及其復見孟子孟子見其領畧末得更不說了只是發他志但得於此勉之亦可以毛彼若更說便渴退了常時啟廸之言想見其好借其不全記不得一觀○[輯語]孟子此言固是勝世子破天先平生未開之語於其復來見坐立未定不曾開口舉似却從何見他疑處勞頭一句喝破直令世子开流下拜此是孟子知言窮理盡萬物之情當下薦機迅利處○[存疑]疑者疑性善之說未必然或有性不善也人皆可爲堯舜之說未必然堯舜或另是一性而不可幾及也故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言道理在人一而已矣更無兩箇○上古聖賢也是這一箇道理如今途人也是這一箇道理○[說統]世子之復見還是自信不過疑吾性雖善如何便做得堯舜故孟子言世子不必二三其意天下道理只是一箇下節歷歷引證使知聖人必可爲教他很下手只是爲堯舜更無別法○四書通集註不曰同一道而曰同一性者蓋推本而言根上文性善說來性之外他無所謂道同此性即同此道又何疑焉○紹聞編天道一而已矣正恐世子疑所言爲高遠難行而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故孟子言這箇道只是一箇堯舜之能事卽吾人之能事人亦只欲向前兩故我今亦只得以堯舜之所能爲者望世子安得有兩般說話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覸古莧反

成覸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按]此段猶只概論之詞到下兩段乃實有所指○湯霍林曰覸之言爲景公發勿認我吾字爲自道[愚按]只渾講亦得有爲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爲則皆如舜也[說統]舜何人予何人兩何字要善看言舜是何等人而遂不可企及我又是何等人而至不能及舜全在想像摹擬上着力有敢作敢爲底氣象若下孟舜人也我亦人也語氣乃是自忖自憂底光景○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爲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說統]文王我師是周公說底孟子把公明儀引來全要摹寫得公明儀信周公意象出○[翼註]周公豈欺我哉兼周公固能師

之玉吾人亦能師文于意○我師謂我可師而至之非謂
爲我之師也○語類三子之事成覸若參較彼已顏子則
仰聖人學之必可至公明儀則篤信好
學者也三者雖有淺深要之皆是尚志孟子既告世子以
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
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文集孟子引三段說話教人如此
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
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于此有箇奮
發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則是畫脂鏤氷無眞
實得力處述朱此正是要世子篤信力行處然只在三賢
口中見有此意至下節方拍合文公身上說○蒙引吾何
畏彼哉以其道之一也有爲者亦若是亦以其道之一也
周公以文王爲我師而公明儀請非欺我亦以其道之一
也此集註所謂既告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
者也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者言外
意也○說統此節語意全要想他意氣激昂勇於希聖底
口氣○一面證明道一○一面與下若藥不瞑眩緊相貫注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
眩厥疾不瘳瞑莫甸反
眩音縣
絕猶截也仁山金氏曰天下無性外之物古人爲學師兄
之行事滕文公是有國之人故孟子郎令其就
爲國上致力○條辨盡一己之性則已無不善矣推
一己之性善則國無不善矣善字正與性善字相照書商
書說命篇瞑眩憒亂文集大要爲聖賢須是猛喫瞑眩之
藥相似服教他麻了一上及其定疊
病自
退了言滕國雖小猶足爲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
不足以去惡而爲善也語類此章緊要節目其初在道性
善其中在大道一而已矣其終在
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勉齋黃氏曰歷引三人之言所
以釋滕文之疑終以藥瞑眩所以厲其志○仁山金氏日
引書意尤緊切人性固皆可爲聖賢學者固當以聖賢自
勉然非可以安坐而進也須有刻苦之實功去切身之實

病方可與造聖賢之道耳○蒙引言猶可以自立也此於
性善堯舜之說何預蓋惟其自克而不安於卑近則必擴
充其仁義之心而以堯舜爲法其心必正其身必脩其國
必治矣此其體用一原之理又有不可易者○語類問滕
世子從孟子言何故後來不濟事曰亦是信不篤如自楚
反復見孟子孟子已知之曰世子疑吾言乎則是知信不
的他當時地步狹本難做又識見卑未嘗立定得志且如
許行之術至淺下且延之舉此可見○問孟子初教滕文
公如此似好後來只恁休了是如何曰滕國小絕長補短
止五十里不過如今一鄕然孟子與他說時也只說猶可
以爲善國而已終不成以所告齊梁之
君者告之兼又不多時便爲宋所滅○愚按孟子之言
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
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
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文集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
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

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
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
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爲物有清濁
昏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欲之累則爲聖稟其
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
爲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爲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爲愚
爲不肖是皆氣稟物欲之所爲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
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欲
之蔽故爲堯舜初非有所增益于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
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爲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
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欲復天理
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
爲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
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
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
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善
之萌芽也故孟子於其去而復求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
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

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事雖有
至難猶必可至況善乃人所固有而爲之不難乎然或氣有
稟昏愚而物欲深錮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着力痛
切加功然後可以復於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
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悠悠似做不做則雖本甚易而
反爲至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約然開曉學者最爲深切
所宜反復玩味就日用間便着實下工夫始得〔按〕
通章結穴在引書詞二句是孟子喫緊爲人處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
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或問小註於心終不忘便見世子於孟子之言煞有意味
○〔說統〕世子志行喪禮根源全在於心終不忘句得來此
正真情所發見可見人性本善處惟性本善故孟子說到
懇惻處足以動世子世子行到懇惻處足以動當世之人

心可見人性無不善而堯舜之真可爲也○〔條
辨〕只問孟子便有不問父兄不問百官意在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
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
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飦諸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
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
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存
疑〕親喪固所自盡此因世子之所能而與之也亦因以加勉
之也下三年齊疏飦粥是正告世子處○〔說統〕通章大旨

只在親喪固所自盡一句後不可他
求是在世子只是誠在我句句相應 但所引曾子之言本
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
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
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
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
之禮也〔或問〕三年之喪何也曰人子之心無窮也聖人以
爲子生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也故爲之立中
制節使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也齊疏之服飦粥
之食何也大夫服不安而食旨不甘也其爲大本大經何
也曰自盡其心者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飦粥喪禮之
大經也孟子生於戰國分爭之際不得見先王之全經矣
然其學得孔門之正傳而於文武之道則既識其大者故
其考論制度雖若疏濶而於大本大經之際則毫釐之間

有不可得而亂者以是爲主而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
禮雖先王未之有者亦可以義起矣後世議禮者不明乎
此故常以節文度數之小不備而不敢爲孝以就乎大不
備而後已此獨向所致深數之也然無孟子之學而强欲
爲之如叔孫通曹褒之陋是又不免乎私意之鑿而已矣
○〔語類〕今欲處世事於陵夷之後乃一向討論與彼亦果
何若孟子於滕文公乃云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便說與齊
疏之服飦粥之食哭泣盡哀大綱先正了○〔或問小註〕孟
子於制度皆從其綱而已如田之什一喪之自天子達之
須不說到細碎上只說大經大本○胥予生事數語自是
況論人子之禮如此孟子引來特以起下喪不可不盡之
意也○〔纂疏〕自天子達於庶人是無貴賤之別三代共之
是無古今之異〔按〕言此以見
三年之喪不可不盡其禮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
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

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語類）古宗法如周公兄弟之爲諸侯者則皆以魯國爲宗至戰國時滕猶稱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或問小註）三年之喪周公之禮已是如此滕先君魯先君非周公滕叔之始乃後世不行三年之喪者故註云非周公之法本然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說約）志言先祖是指

立法者說父兄百官所認之先祖指壞法者論語有所受之也是父兄百官解志之意謂吾上世有所傳受此其意未嘗不是但誤處在錯認壞法之祖爲立法之祖耳按此與註義異然亦可參總因三年之喪之禮其廢已久自二國先君皆莫之行可見故父兄百官不欲姑妄稱志語以爲世子告不復計志之本義云何耳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尙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爲皆去聲復扶又反歠川悅反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按）世子因父兄百官不我足恐不能盡於大事非是心遠欲不行三年之喪但恐行之而不能足父兄百官之心遂不能自盡其心耳此盡字正與親喪固所自盡盡字相應故孟子告以上有好下必甚但患不能自盡其心無患無以足父兄百官之心○或問小註謂然友數句自是反躬自責語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仍打轉親喪固所自盡家宰六卿之長也歠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尙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以上皆孔子語只末一句孟子自言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仍紬合不可他求○惟世子自盡其哀故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說約）前三年之喪一段重禮字後君薨聽於冢宰一段重哀字然哀之一字正是制禮之原○存疑然不可以他求此是因其疑惑之際而一贊決之言當喪禮廢壞之久子之生平又未足取信於人一旦欲行

禮而父兄百官不汝足誠是也然爲子計但當求之於己隨他足不足都莫管他子但自盡而已故未復丁寧之曰是在世子引孔子之言是說求之於己無有不應者按此只轉捩自盡非責人之我應也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左傳隱公）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爲差因爲葬節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禮記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塊非喪事不言（孔疏）倚廬者於中門外東牆下倚木爲廬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

知禮也慶源輔氏曰可當作皆條辨皆字意自在可字之上曰字屬世子不屬父兄百官蓋以世子可謂爲知禮也○集解世子曰然是誠在我是因孟子不可他求是在世子之言而直承當之也五月居廬四句是未葬時能自盡而感近人及至葬五句是方葬時能自盡而感遠人○四方來觀因聞居喪之盡禮而來觀其葬禮也如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一般不必指弔者顏色之戚二句極寫自盡弔者大悅極寫自盡之感動人正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獘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

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西山眞氏曰三年之喪自唐虞三代未有改者春秋之世此禮廢墜於是宰予欲短喪而孔子責其不仁子思亦請自期以下貴賤有殊父母之喪則一而已方滕文用孟子言欲行此禮父兄百官諱然爭之及違衆而行又以爲知禮者何耶蓋以爲不可行者蹈常襲故之陋見而以爲知禮者兼羨好德之良心也世降教失雖以東魯文獻之邦有不能行何怪于滕之父兄乎然文公一以身先之則幡然而悟天理之在人心者固不可泯也○四書通前章論性善此章自是論三年之喪集註引林氏說首尾必舉性善而言者蓋褒制人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慶源輔氏曰前云使然友問後云使畢戰問此但云滕文公問則知是文公親問孟子也蓋文公既即位固不得越國往見孟子此必是以禮聘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

其始播百穀綯音陶亟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按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故問爲國即告以民事而集註以農事當之蓋即指耕耘收穫之事爲民食所由出者而言○輯語民事只農事引起通章言產意着民事二字可見制產原以爲民非爲君也爲民正以爲君○又是轉一層語此句實承及此惟其爲民事人君諦視之爲緩而不知其不可緩也○不可緩是王者仁心仁政所出詩豳風七月之篇此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敎之其七章曰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此章終始農事以極言憂勤艱難之意于往取也綯絞也纂疏綯繩之絞也所用蓋野廬之屋者亟急也乘升也詩傳晝往取茅夜而絞索亟升其屋而治之不待督責而日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

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慶源輔氏曰詩言民之趨於農功自然如此其急孟子引之以證民事不可緩之說然熟玩之便見得民事眞不可緩之意君人者若能眞知民事之不可緩則於為國也思過半矣○輯語引詩所以證不可緩而詩語是冬間乘屋只在末句中看出民間閒時他事勤渠都只為此事乃見其不可緩之至○條辨七月之詩言民事者甚備孟子不引而獨引此四句見農事正迫之時民不敢緩猶為常事今於農功既畢入此室處之時而亟於乘屋後為來春播穀之計其不可緩為何如○存疑民事不可緩句是一章大旨通章皆是此意引詩是証民事之不可緩之說民之為道也節是說民事所以不可緩處民之陷罪由於無恒心無恒心由於無恒產此民事所以不可緩而民之恒產不可不制也故承之曰明君必恭儉禮下取民有制自夏后氏五十而貢至雖周亦助都是說此事設為庠序節又是說既富而教之事不在民事即農事內蓋必教養兼

具然後為治法也然終歸重在民事上故自使畢戰問井地後只說井田不復言學校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音義並見前篇

條辨民之為道道字只如云民之所以為民此節只言恒產所係之重無恒產必無恒心一無恒心必至陷罪一陷罪必至於刑推其由只因無恒產是一箇無恒產便是罔民了此不緩民事必在先制恒產○輯語恒產二字已包後分田制祿兼君子小人在內然此處只就民說○蒙引無恒產而放辟邪侈以陷乎罪者仰不足事俯不足育救死不贍而不暇治禮義也○說統開口說恒產恒心便隱隱該下行助設學在內○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精言惟罔民不可為故賢君為國必恭以禮下儉以取民有制必字是喫然要如此語脈從上注以下非贊誦賢君語也故下接為富不仁云云○蒙引恭儉以持身言禮下取民有制以其所施者言故曰恭則能以禮接下不可以為指恭儉之實也看則能二字○恭者必儉儉者必恭禮下取民則恭儉實德之流行也分田制祿二者相須制祿即禮下之事分田即制民產之事故於此兼言之○輯語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是下面十五節分田制祿總綱由心德而推為治體由治禮而極之制度其間然有次第○禮下二句是恭儉之實事亦是分田制祿之實意不則恭儉不過聲音笑貌而下文井田學校等事亦僅帝王之糟粕矣○禮制相為表裏○此節是制法之本○條辨論道理是有恭儉之德而後能禮下取民有制論前後大意却是因說禮下取民有制而推原其由於恭儉按此二意一順一逆俱檃括在本註則能二字中○論制民產是分田法取民有制是賦斂法本文接上制產便說取民有制者以戰國之君只因取民無制所以壞却恒

產○才有定產自不過取於民矣二事實一事也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慶源輔氏曰先儒多以為孟子不以人廢言集註則以為言雖同而所取各異其說尤的當○條辨禮下取於民有制雖是並列自然上承制產下接夏殷周之制恒產與其取之之制則意自有所重況制祿原不外於分田此又可以會意而得之也故此節引為富不仁為仁不富之說以見當取民有制不可為富而害仁也○精言不制產而罔民為富不仁也取於民有制為仁不富也○說統此總結上兩節以起下文意却重在為富不仁上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勅列反藉子夜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集解〕五十七十百畝是制民常產。貢助徹是取之之制。而取之之制卽定在制民常產之中故三而字是合說滚說語意歸重取之之制上。制卽所謂什一也

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周禮〕夏官司徒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

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周禮〕冬官考工記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趙氏惪曰〕鄉遂之地在國中遂人所職是也都鄙之地在野外匠人所職是也大司徒之職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是一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也遂人掌六遂猶司徒之六鄉遂人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朱子所謂以五起數者亦是一萬二千五百家爲遂也皆有地域溝樹之所謂鄉遂也遂人治野夫間有遂遂廣深各二尺凡一夫所受之田間必有遂故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徑之廣可容牛馬行亦所以通行於國都也十夫有溝十夫千畝之田也溝之深廣倍於遂溝上有畛畛之廣可容大車百夫有洫百夫萬畝之田也洫之廣倍於溝洫上有涂涂之廣可容乘車一軌千夫有澮千夫十

萬畝之田也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可容二軌萬夫有川則百萬畝之田也川所以受溝洫澮之水川上有路路之廣可容車三軌以達於畿畿亦遂之境也每百夫之田爲之經界十夫之田同一遂百夫之遂凡十而皆有溝溝有九而皆橫百夫之田萬畝外其洫直千夫之田十萬畝外其澮橫此鄉遂之大略也小司徒乃經土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朱子所謂以四起數者此乃造都鄙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爲經之每丘之地縱橫各三溝四丘之田爲一甸十字中爲四洫冬官考工記匠人爲溝洫此畿內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故匠人以一井至一同言之則以開方之法而言遂人以一夫至萬夫言之則以車連屬而言也○〔奉新陰氏照曰〕鄉遂在近郊遠郊之間平原曠野可畫爲萬夫之井故有溝洫涂路都鄙謂甸稍縣都包山林陵麓在內難用溝洫齊整分畫但逐處畫爲井田〔述朱〕此條與註異不可從雖丘氏論井田有活法謂鄉遂亦有可行井邑之地都鄙亦未必盡如指掌之平基盤之畫可以畫行井地然此只論其常未參乎變也

陰氏之說終屬偏見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文集〕此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斂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存疑〕註明故謂之徹見不是通用貢助二法而謂之徹也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慶源輔氏曰〕此以文王治岐耕者九一及下文九一而助知其然也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新安陳氏曰〕二十畝分爲八家家各二畝半以爲治田時所居所謂二畝半在田是也。〔前漢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爲本地著謂安土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大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爲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

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述朱）下文云九一而助。此又云實皆什一。集註又云有十一分而取一之說。似有取多取少之別。非也。算法各有所因耳。合同井九百算則爲九一。就八家各私百畝同養公田算則爲什一。合公田私田總計一百十畝。則又爲十一分而取其一。商周授田之制。止有七十百畝之別。廬舍止有以二十畝十四畝之別。要其取數大畧一般。不必謂九一爲多。什一爲少。十一之分而取一。又加輕也。大約其實皆什一。一句足以概之。徹。通也。均也。藉。借也。（摘訓）徹法耕則通毗而無彼此之分。收則均平而無多寡之異。是有廣大公平之意。助法不於私田內取民之稅。而惟于公田內借民之力。是有寬恤仁愛意思。○（精言）此節在什一何分界上言。三代制產取民之法同一。什一皆爲仁不富心腸。下言什一難同而助徹尤善。以見田不可不井耳。徹者二句。若但就解

名義有何意味。助是助而不稅。徹是通力合作。計畝均分。俱隨年之有無以爲上下。與貢法有常相反。此二句正見助徹之善。下引龍子言貢助之善不善。詳言貢法而不復贊助者。以助之善已提明在前故也。徹雖與助稍異。而規模亦大畧相等。孟子所陳助法。是徹法中所行之助。不是商人舊法。觀方里節可見。但徹法兼貢法在內。故龍子只提助與貢比較。而不及徹。孟子恐人疑徹不如助。特引詩以見徹亦是助。緣足此句。平提本旨。摠末二句。就解釋名義中。便即隱隱見助徹之善。自是立言大指。但在此處尚不宜十分題露。即註中通節逐項細解。亦不宜用入本節預奪後文地。○（精義）張子曰。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使十而自賦其一也。先生與二程先生論井法。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要用算法折計地畝授民。先生謂必先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埒處不管。只觀四標等中間地。雖不不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

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加此則經界隨山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矣。○或問。所言井地之法。以周禮諸說考之亦有未悉合者何也。曰。吾於前章固已論之矣。大抵孟子之言雖曰推本三代之遺制。然常舉其大而不必盡於其細也。師其意而不必泥於其文也。蓋其疏通簡易。自成一家。乃經綸之活法。而豈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哉。曰。三代授田之多少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氏亦有說焉。然皆有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涂畛域亦必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以易代更制。每有增加。則其勢民動衆擾。壞巳成之業。使民不得服先疇之田畝。其殘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言其所以若此者果何耶。○陳氏曰。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浸廣。及周而大備也。徐氏曰。古者民質用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授田之制亦隨時而加焉。（援）此二說專論夏制於義亦通。但此後遞增其數。纔或有解於殷之說。繼夏終難解

於周之繼殷。蓋夏時止行貢法。田尚未井。或可增添。殷則井已成矣。要增七十而百畝。此豈猝乍可以改得。此語類之所以不能無疑也。○（語類）某嘗疑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不解如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畎溝澮洫之類。大段費人力了。若自五十而增爲七十。自七十而增爲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此恐亦難盡信。○（紹聞）朱子此疑與前所謂疏通簡易經綸活法之意相背。程子與張子論井地。謂地形不必寬平。可以畫方。只用算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又謂經界隨山河皆不害於畫之。此疏通簡易之活法也。孟子之意亦猶是爾。先王授民之田。雖有常數。而草萊之地。聽其自犁則無禁焉。故夏時地未盡闢。則田少。其限以五十畝者。非故欲如此。因其時力之可墾而爲之賦也。至商時土漸犁。於是平原廣野。地可畫井處。次第畫爲井疆。中公外私。田有定分。賦有定法。聖人制度於是爲密。然其限以七十畝者。亦因時力之可墾而爲之數也。至其崎嶇不可井處。勢必因夏之貢。豈可謂商能盡天下之地而悉爲之井哉

頁之不變自商已然非至周始兼行之也特商時以助爲主故賦法名助助有徹義故周又名徹墾田益多故進而爲百畝大約新墾之萊其疆界以是爲限蓋井畫更易其舊疆也要知井田之法非一代所能遽成今人但知周之井法而不知商之井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中間畎澮溝洫各有數度此周之井法爾商人蓋不可考也疑其時田有公私之界定其大分而已至周始成而稍廣其畝數豈有更易其已定之疆既改七十而爲百畝如朱子之所疑乎○按此論視諸說較員然亦終存疑案未其確然○日知錄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蹟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畫爲九區故蘇洵謂萬大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觀夫子稱禹盡力乎溝洫而禹亦嘗自言濬畎澮距川則知其制不始於周矣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王之興必將改畛涂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爲此煩擾而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皆什一也而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而當日因時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畝漸小以夏之一畝爲二畝其名殊而實一矣○愚按孟子之說誠不無可疑求其說而不得歸諸丈尺之不同似亦有見然至以夏之一畝爲周之二畝恐亦終爲臆說也朱子云孟子推本三代只是師其意而不必泥於其文此爲至論大全所載諸說紛紛卒皆傅會而無當不敢存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

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樂音洛盻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普莧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籍。言多也。言粒米饒多狼籍弃捐於地也戾字亦有顛亂之意糞、壅也。糞其田而不足謂以其所得者供壅田之費尚不能給也盈、滿也。盻、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雙峯饒氏曰如常年五石納官凶年折了只納四石而公家必取盈五石之數則又貸他人一石來湊納以足其數此所以見貢法之害稚、幼子也。或問貢法大禹之遺制而其不善若此何也曰蘇氏林氏嘗言之矣蘇氏曰作法必始於粗終於精古之不爲此非不知也勢未及也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爲善及其既貢而後知其有不善也林氏曰禹貢之法九州之賦有錯出於他等者不以爲歲之常數

又因遊豫則視其豐凶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司稼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斂法則其弊未至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董氏彝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孟子與殷助周徹並言又引龍子之說謂莫不善於貢禹貢之法在當時則爲善在後世則爲弊非法之過也人爲之弊耳後世欲賦於民者必先之以唐虞命官之意而後禹貢之法可行得人而用則爲良不得人而用則爲弊○程氏校數歲之中謂樂歲與凶歲二者之中也酌其適中之數而立爲常法年有豐歉而稅無增減樂歲非寡取也拘於常數也凶年非加賦也欲滿其常數也○精言以豐年爲準則病民以凶年爲準則病國酌量於不豐不凶之間使下可裕民上可足國必通數年校之而後得中先王立法原具多少苦心但妙處在有常而害處亦卽在有常法不一定則或上或下吏得侵肎措克以爲奸然法一定而無以轉移通變於其間則樂歲寡取不爲恩而凶年取盈則爲病矣助則借其力以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樂歲凶年自盈自給官不累民民不病國所爭只在有公田無公田無公田故不得不有常有公田故得

以無常也。龍子此論正見田不可以不井耳。聖人立法不先天以開人。每因時而為政。夏之時洪水方平。禹則畫壤成賦立為貢法其制未嘗不善後歷商周承平日久規畫日精於是易而為助為徹始覺貢有不善處此時為之也蘇氏作法始於粗終於精之說是貢法本制原不及助林氏則以後世流弊言之然流弊亦卽生於本制之中樂歲寡取凶年取盈其本制原自如此此其所以為不善也而助之善自隱然言外矣。紹聞編貢官無常田而歲有常額助官有常田而租無常額。〔蒙引〕上一節備舉先王取民以制之法此則從而裁其所宜行於今者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夫音扶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

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語類〕世祿是食公田之入問鄰長比長之屬有祿否曰恐未必有。〔蒙引〕上方論貢助徹之法而忽着此一句者蓋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故言此以起下文見二者當並行而不可偏廢卽下文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之意况世祿雖行而助法未舉則所取於民以供世祿之需者猶未出于王政之本意今卽其所已行而使并舉其所未行則不惟其所未行者得因以行而其所已行者亦因得以正矣此句特以起下文孟子之意固有在矣。〔說經〕味一固字隱然說滕只是未行助法耳。不行助世祿。何所取給。自然不免過取貢賦故下遂引言周之行助以風滕。此不重世祿上只舉世祿之既行以見助法之當行也。〔係辨〕論滕所行之世祿本成弊政蓋國小勢弱公族勢盛卽欲不行世祿而不可得况井田既不行徒以無規制之世祿過取於民豈是善政但孟子本文却不說壞他世祿蓋厚於養君子猶是王政餘意但一行助法則二者均得故註只謂與助法相表裏而下文遂言助法也。〔按〕前已以禮下與取民有一前遂提後復兼言分田制祿則此句本自與前後相關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雨于付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前楚茨三章為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祭祀之詩此篇為農夫之詞以新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其三章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穉穗伊寡婦之利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詩傳〕言農夫之心先公後私故望此雨而曰天其雨我公田而遂及我之私乎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語類〕孟子只把雨我公田證周亦有公田讀書亦不須究盡細微因論永嘉之學於制度名物上致詳。〔或問〕小註

考之周禮。行助法處有公田。行貢法處無公田。孟子也不曾見周禮。只據詩裏說。用詩意帶將去。後面鄉田同井二節說井田只說得這幾句是多少好這也是大本大原處却不理會細碎。〔語類〕孟子原勸滕行徹而極言助之善見徹之妙正在助耳看請野節自見非欲廢徹而行助也。〔係辨〕耕者九一什者世祿自文王治岐時已如此則周已助法與世祿兼行非徹法有異於助而孟子以大田之詩幸合之也看來貢法不用助助法不用貢周則都鄙用助鄉遂用貢臨於二代而法蓋善非徹異於助而有有公田與無公田之別也徹雖通力合作計畝均分。然畢竟田有九區八家同井則公私了煞何得謂其無公田也但惟助者藉也似有公田之分徹者通也宜無公私之別故曰惟助為有公田然通力計畝雖不存公私之形而實有小人養君子之實故下卽緊合一句曰雖周亦助也只當重看亦字不可煞看惟字愚按亦字是對徹而言。惟字却對貢而言。須識得各有指歸則亦字固不可輕惟字亦如何不然。〔精言〕耕者九一。耕者助而不稅孟子言王政開只便說助只為助法有公田見田不可不井也惟助為有公田

畢故貢說有公田為助無公田為貢此承莫善於助莫不善於是求雖周亦助言周之徹亦助耳徹雖兼貢助而行助處多周不行助則詩必不言公田詳言公田則周決然是行助惟助為有公田是斷案周之行助可據只在雨我公田句見前路徹助並提此云雖周亦助見徹不異於助以終徹者徹也二句意○愚按大指只申明治地莫善於助耳引詩援據公田為雖周亦助起案看由此觀之句自明任翼聖云八家同井殷之公田在私田外顯而易明九夫為井周之公田在私田中隱而難見此據周禮辨殷周異制右周原是八家同養公田孟子不消說此節了然如其說則方里節註中何以云乃周之助法此又不無可疑可見此等處過求明畫則疑實轉開反失孟子當日言詩之妙矣大抵徹法原本乎助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但以助之窮而稍更之非以助之廢而畫易之縱徹法實兼乎貢山林陵麓不以九園廛漆林不以井要以助之謂而益精之非以助之徹而必改之此時墨中語於雖周亦助義卻看得員道得實總須識得助徹法雖稍跡而義實相承處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似養氏為義序以習射為義趙氏惠曰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者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又黨正以禮屬民而飲於序是庠序皆可言養也文王世子云書在上庠是庠亦可言教也孟子特因立名之義舉其重者耳

皆鄉學也

語類問鄉學如何曰亦農隙而學孰與教之曰鄉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俾教之○紹聞編古者二十五家為閭閭有孰有道條仕而歸者為之師民春夏出田坐於里門歲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居宅里餘子皆入學庠於黨中立學教閭中所升也序於遂中立學教黨學所升也六鄉舉黨六遂舉遂則閭里以上皆有學可

知人生斯世出入作息皆有教有師後世里於民最近而無學上與農抑常輕去土者而事遠遊行之俗恣無所於考而所教所學又與古異宜不足以化民成俗也○李安溪曰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董子雖言之而莫行也故任漢代辟雍太學之制博士弟子員之設僅於京師而已自後天下州邑亦徒廟事孔子而無學宋之中世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始得為之少則不能中律令荒州僻縣無不設之學矣意三代相承亦如此夏之時鄉為置校而已殷之時州莫不有序焉周人脩而兼用之而黨庠以徧此自古及今其制寢庠也黨近於民故主於上齒尊長而以養為義鄉近於國校總乎德行道藝而以教為義州則自黨而升而將實於鄉故俗乎禮樂容節而以射為義此則自下而上其法寢備孟子之言必非無據也○精義伊川曰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

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

陳氏曰古者國學惟天子之都以及諸侯之國都有之自元子家子至卿大夫士之適子國之俊秀皆造焉鄉學則隨所在而酌並鄉里子弟之秀者則以次升之至於國學而待用其不然者則又歸之農而士農乃分矣

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慶源輔氏曰鄉學有異名國學無異名然其明人倫以教之之事則同也○孫辨明人倫有起化原於上者有率循責於下者二意要兼看○精言學則三代共之對庠者養也六句皆所以句尚是推原設庠序學校教人之義人倫明於上二句才是教之事○雙峯饒氏曰孟子教特君行仁政只是養與教二事井田以養之學校以教之告齊宣滕文皆如此小民親於下者蓋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所以教以人倫使之君與臣自相親父與子自相親長與幼自相親朋友以道相親夫婦以義相親非尊君親上之親愚按此義亦自隱舍在內○或問先王之設學教民其效如此後世學校固未嘗廢而獨未睹其效何耶曰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為本故自其樂歌弦誦之間灑掃應對之際所以漸摩誘掖動斷作成之者無非有以養其愛

親敬長之心而敎之以俗已治人之術是以當是之時百姓親睦風俗淳厚而聖賢出焉後世學校雖存而不復此意所以敎之者不過趨時干祿之故而其所以勸勉程督皆之者又適所以作其躁競無恥之心雖有長材美質可與入於聖賢之域者亦往往反爲俗學頹風驅誘破壞而不得有所成就尚何望其能致化民成俗之效如先王之時哉先生君子蓋有憂之故程夫子兄弟皆常建言欲以漸變流俗之繆而復於先王之意顧若屈於俗儒之陋說而不得有所施行也後之君子有能深考其說而申明之其亦庶幾矣乎○文獻通考古之敎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敎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即一黨之師也州長即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爲比長閭胥上之爲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爲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爲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敎也以至使民與賢出使長之使民

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爲民敎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鈞此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趣政與敎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敎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爲謀所用非所敎所敎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日習誦讀及進而登仕版則弃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後之爲吏者皆以政學者也自以其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宮皆芻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況榮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出學而升者循吏也於是所謂學者始視爲粉飾大平之一事而庸夫俗吏直以爲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按此與前或問一條大都感慨時事非本文正旨然所關世敎人心不淺故附截之○解語古之學校亦必待井田行而後可設蓋其規制義指與井田相依與今學校絕不相同按此孟子所以必言於助法旣行之後恒產恒心其事自相爲終始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語類〕問滕文公爲善如何行王道不得只可爲後法曰他當時大故展拓不去只有五十里如何做得事看來渠國亦不甚久便亡問所謂小國七年者非是封建小國恐是燕韓之類曰然○〔或問小註〕孟子語滕文只說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不曾說便可以王是亦要大國方做得○按爲王者師正是聖賢放開眼界看若認作無聊語便非看集註澤足以及天下是何等胸懷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

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

〔輯語〕孟子度滕時勢之不能興王因示以天下非甲爲郎乙爲見聖人大公之義然中主未免氣隨志懸故又勉滕行王政見創垂可繼未必無成功之理特舉文王以勵之文王終身不王然武周王天下之道皆不外文王治岐之政此必法爲師之明驗也○按此節自是承上文作進一步語雖詩於文言新命孟子於滕止言新國固未可鑿定國新則其命自新但就本文下一亦字對文王而言却未嘗無歆動滕文之意歆動之正所以策勵之也子力行之何等着實若仍枯上必法爲師未免將此節看成複沓語意不喫緊矣○力行緊貼上制產與學而言而制產尤急故下文使畢戰問井地

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左傳僖公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子者繼父之辭春秋例凡公侯卒未越一年而有王事皆稱子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

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夫音扶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慶源輔氏曰〕度孟子來滕不久便去故使畢戰往問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雙峯饒氏曰〕溝塗封植之界經緯錯綜直者爲經橫者爲緯只舉經字有緯在其中○〔蒙引〕溝水界也溝洫之類也如曰澮曰川皆是塗畦界也如曰徑曰畛曰涂曰道曰路皆是封土堠也直音曰五里一堠植種木爲界○此仁政專指分田制祿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也自經界始者使彼此之分限大明公私之疆域不亂正恒產所以制處此法不脩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輔氏曰〕若有仁君欲行仁政使彼此均平田無多少之差則必從經界之事做起而暴君汙吏貪得務多只知有我不知有民只知爲己不知爲人者則必慢而廢之也凡事須是敬則能立才有慢心便日趨於廢壞○〔條辨〕問君開阡陌爲田而經界盡失矣想經界之壞亦不始於商鞅只是一慢之字能使他漸漸湮沒彼此侵疆故行井地者不過就本求之溝塗封植一經畫之耶此不復先王之舊制非必剏始之謂也○〔精言〕慢是惡其妨己不欲脩舉意暴君汙吏要貪暴多取不肯正經界既不正經界則豪強亦因之爲姦矣彼非欲豪強兼并只是自便其私於此害遂不暇問了○豪強指在下者言貪暴指在上者言○法不貸於豪右斯惠可及於煢嫠此豈可望於暴君汙吏有以正之則分田

制祿可不勞而定矣〔紹聞編〕凡水陸古地不得爲田者頗多先王非虛棄之所以止侵爭時蓄泄無經界則無井田矣故孟子以爲仁政必自是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此法誠脩則田有定分而豪強不得以兼并井地均矣賦有定法而貪暴不得以多取穀祿平矣謂之曰可坐而定甚言其易也○助法以平原廣野畫九夫之田以爲井各自其九以至於同其間水道臨則不足以蓄水廣則又至於妨田故必有一定之尺寸若貢法止言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蓋是山谷藪澤之間隨地爲田橫斜廣狹皆可墾闢故溝洫不言只于所謂遂徑川路者姑約畧言之大意謂路之下爲溝溝之下爲田爾〔按〕此段大意即請野節所載通考中說○後世拘於周禮遂溝洫澮井邑丘甸之形謂其必截然正方整如棋局故以井田爲難行殊不知孟子當井法既廢之餘力勸滕君行之不過正經界之一語此一語誠得其要所謂疏通簡易經綸之活法孰能過之經界之中但足九百畝之田即爲一井而田間水道則可聽其自治矣故程氏兄弟與橫渠張子之言井田皆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不失乎先王之意灼然可以行於今學者誠能熟考而深味之則有以知聖賢之作用果非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夫音扶 養去聲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而耕者〔蒙引〕將殆也言殆必有爲君子者殆必有爲野人者非將然之理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雙峯饒氏曰〕分田制祿雖平說然却相因穀祿即井地中公田擬其穀以爲祿分田始可制祿○〔新安陳氏曰〕分田以給野人制祿以待君子君子小人不可相無故分田制祿不可偏廢正見助法當行而經界不可以不正也○〔說約〕孟子初意只在取民有制及野人分田上但一行助法則有私田必有

公田有恒產必有世祿而君子野人必兼舉而互言之乃完得箇助法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對下二節而言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以此見制祿即在分田之中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周禮司徒鄉老遂人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六鄉七萬五千家遂亦如之遂人主六遂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遂謂王國百里外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語類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若將周禮一一求合其說亦難此二句大率有周禮制度野謂甸稍縣都行九一法國中什一以在王城豐凶易察又曰國

中行鄉遂之法如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又如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皆是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那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都鄙卻行井牧之法按此二條野與國中之所以異者當以此若論地則豈可謂國中無當井之地野無當自賦之田講家動謂都鄙多平原曠野鄉遂包山林陵麓朱子卻未嘗如此說○慶源輔氏曰都鄙用助法則收公田所入以為君子之祿鄉遂用貢法則使什自賦一以充國家所用此周所謂徹法也前云徹通也均也所以釋徹字之義此則正言其法如此○冢引君子之祿所謂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者皆有敵數決是助法之公田無疑然國家供費萬端又將於何取給故知貢法所取者實以給之○仁山金氏曰孟子雖不見歲籍之詳而此二句與周制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法合國中自賦民無遠輸之勞野九一而助則鄉大夫食邑無過取之失○精言此節不是辨野與國中形勢乃是言分田制祿之常法九一什一九與什即是野人之田兩一字即是君子之祿助與使自賦即是治野人使養君子○本節大意只是如此○文獻通考自孟子有野九一而助國中使自賦之說其後鄭康成註周禮以為周家之制鄉遂用貢法遂人所謂十夫有溝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所謂九夫為井是也自是兩法晦菴以為遂人以十為數匠人以九為數決不可合以鄭氏分註作兩項為是而近世諸儒合為一法為非然愚嘗考之孟子所謂野九一者乃定田之制國中什一者乃取民之制蓋助有公田故其數必拘於九八居四旁為私而一居其中為公是為九夫多與少皆不可行若貢則無公田孟子之什一特言其取之數遂人之十夫特姑舉成數以言之耳若九夫自有九夫之貢法十夫自有十夫之貢法初不必拘以十數而後可行貢法也今徒見匠人有九夫為井之文而謂遂人所謂千夫有溝者亦是以十為數則似太拘蓋自遂而達於溝自溝而達於洫自洫而達於澮自澮而達於川此二法之所以同也行助法之地必須以平地之田分畫作九夫中為公田而八夫之私田環之列如井字整如棊局所謂溝洫者直徑限田之多少而為之彊界行貢法之地則無問高原下隰截長補短每夫授之百畝所

謂溝洫者不過隨地之高下而為之深淺此二法之所以異也按此段尚未了其下大意已見紹聞編載入經界節○任翼聖曰周禮匠人九夫為井遂人十夫有溝鄭氏謂九夫為助十夫為貢此說誠然內是謂鄉遂用貢都鄙用助則井矣蓋治地必因地之宜地可井則井之而以九起數井之區無不九也不可井則但計畝授之而以十起數數之全必以十也安得王圻五百里內無可井五百里外悉可井乎且鄭一言鄉遂用貢都鄙用助又言王圻用貢邦國用助一言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又言六遂之地在郊以於中有公邑家邑大都小都遂之地且未審其所在又烏知其為貢為助乎夫天子之地方千里以近二百里為國宅國中三百里為近郊遠郊四百里為公邑家邑五百里為小都大都周禮六遂之官皆降六鄉一等是六鄉在內為天子所食之地六遂在外為公卿大夫食邑之地則鄭郊外之說得之而以郊內為鄉可也烏有就鄉遂而概屬之國中者乎且周禮於六鄉明言九夫為井下文明言鄉田同井安見國中六鄉用貢法耶遂人之文明言治野夫間有遂十夫有溝安見野之不可十夫耶周禮於

鄉言九夫遂言十夫原屬互文以見例不可判然分畫此處孟子就滕言滕只合就孟子意發明不必附會諸書以益其誤又此節言分田制祿之法緊頂上治野人使養君子來至井田形體之制自有方里而井節在○愚按井田封建之制至戰國時已不可盡考故孟子於此章云此其大畧班爵祿章亦曰嘗聞其畧必細加剖疏似於爾時語氣反覺有得况考核未必果真即朱子亦云恐終不能有定論不如止就章意及本註發明為得又本文節首特下一請字想見孟子亦只是就五十里之滕而言既不足具郊甸縣鄙之規亦無甚藪澤山林之異故第以野與國中二者別其大段而治地之規模巳具信所謂疏通而簡易者也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慶源輔氏曰以其請野九一而助則知助法之不行又云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當時之貢法亦有强取其賦於什一之外者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精義伊川曰卿以下必有圭田祭祀之田也祿外之田也○語類問圭田餘夫之田是在公田私田之外否曰卿受田六十邑乃當二百四十井此外又有圭田五十畝也○或問小註問卿大夫之圭田必有耕之者豈亦有耕屬可耕乎曰恐圭田亦只是給公田之在民者大抵古者田祿皆是助法之公田充而入家因為之屬如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是也圭田恐亦如此故王制云夫圭田無征據此意看來亦是井地中事

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蒙註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也圭潔也士田故謂之圭田○集解上節言制祿之常法制祿因在位者之常祿而世祿以養其子孫雖是祿格外加恩乃文王治岐之政與助法相表裏者故亦曰常制圭田與世祿又不同註補世祿一層見先王加恩之無已統言卿以下者制祿自有定分惟此乃分外加厚之服故一視同仁無卿大夫士之別厚及先世正所以厚其臣而教孝教忠之意皆在其中矣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語類餘夫二十五畝乃十六歲以前所受在一夫百畝之外也孟子亦只是言大概耳未必曾見周禮也○或問小註一夫之外有未成丁之餘夫尚未受田者是又以濟分田之所不及也○係揔圭田是養君子而念及君子之祖宗餘夫之田是治野人而念及野人之子弟所以為厚君子厚野人而仁政之篤摯周詳於此見矣○按二項亦俱說是經界中事張曉樓云圭田五十畝是由百畝而中分之野則九以同洙所助之半國中則分以同溝所賦之半與九之一什之一其數適相合而祿外之祿無不得其平餘夫二十五畝是由百畝而四分之四分其一區之田則各助耕君田二畝之半四分其一夫之田則各自賦已田二畝之半與野之九國之什其數亦適相合而田中之田無不得其以益上文請字逓貫到此二節此乃從上節兩項內抽其零尾錯落者言之以明合中分分中合而經界乃大正也須在算書一歸併上節乃得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說約死者徙者無出鄉而人懷舊土之戀鄉田之治同此一井而八安其業之風上句言其變而下句言其常皆為安土重遷盛世之象也○說統鄉田同井句是一節樞紐所以明無出鄉之故而即為下數句之緣起○困勉錄此節鄉字猶言一方耳不可作

鄉遂之鄉春禮書以鄉田同
井句鑑之鄉遂之亦爲井非也
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疏

相助以守而此不可以威武爲一相助以望而彼不可以投
隣來。○紹聞編死徙無出鄉以一鄉言鄉田同井以一井
言下相友相助相扶持皆言同井之事各同井者皆然自
井至於鄉此鄉皆然則百姓親睦見井田之法既行不但
有以厚民生而又有以善民俗也○集解此因同井之
於法制使民然亦是久則相習民俗自然如此可益見助法
之善至於使同井者久人則同溝者亦可見自助非
詳於野而畧於井者或以分析鄉田謂國中先王法制以鄉
爲鄉遂之鄉者轉覺多事且集註訓同井爲八家而於鄉
田無明訓亦可見矣○文獻通考按秦人所行什伍之法
與成周一也然周之法則欲其出入相友守望爲助疾病
相扶持是教其相率而爲仁厚輯睦之君子也秦之法一
人有姦鄰里告之一人犯罪鄰里坐之是教其相率而爲
暴戾刻核之小人也○又千子曰此一段即周禮比閭族
黨之法後世保甲鄉約其意多出於此但古人以分田爲
務使其情意相聯自無渙散後世不均田制產使有樂生

之具而欲以一切之法束離散之
民宜其徒爲文具而民不堪命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彼列反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合訂]中公外私先
公後私此皆商之
助法若周之徹法則公田雖在中私田雖在外然既通力
合作則更不分中外先後矣只因井九百畝句是周之田
數不是商之田數故集註云此周之助法謂以周之田數
行商之助法即是孟子所訂周之助法也○[集解]周之合
作均分雖與殷異然井便分中外中外便分公私公私便
分先後豈周先王之書一箇井字只取其通取其均而於
此等意義蓋行抹去乎況既曰計畝均分則八家各收私
田百畝之八君收公田八十畝之入公私數然則周之實
行助法可知詁語斷非悉就[愚按]二條各有見但此等處
只合依文訓義不必經傳相牽○
源輔氏曰上既言助

法之善故此節遂言周之助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
爲公田便是井田形體之制也○[說統]此正是經界處方
里二句是經界之大綱其中爲公田三句是經界之細目
公事畢以下則因上言井田形體而又帶言其中寓別野
人之意也

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

[困勉錄]同養公田四句見得官
不侵民民不侵官故亦屬井田
形體之內○[董思白]曰方里而井四句即前請野九一而
助裹面事公事畢三句見得上下之辨民志之定都在於
此畝畝之中而亦有朝廷之法安養之際而不失禮教之
風蓋見助法之善○[輯語]方里而井節止畢一井規制而
凡助徹之所以分田制祿養君子治野之法已無所不
具○[劉上王曰]書有次第此章至此方說出中公外私井
田形制則前七十而助野九一而
助皆宜渾淪若說明則此節贅矣

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

[按]此固省文然語脈緊承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便見得野人之分宜養君子不妨竟主別野人案

單自可見雙也[說統]謂即此一句已先
破許行之言並耕亦即就別字上見得

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畧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四書家訓]

此字通承夫仁政以下說○問潤澤之說[雙峯饒氏]曰前
面說底是箇硬局子到這裏須是要會變通使合人情宜
土俗可也潤澤非文飾之謂乃是和軟底意思不全是硬
局子溫潤滑澤方可行得此朱子善於形容孟子用心處
○[集解]大畧只是大綱對詳細條目言不對潤澤言潤澤
乃是其中因時制宜變通之妙非條目之謂也○[賽合註]

前七節皆是敍治法末節歸重治人未有無治人而可以行治法者與孔子答哀公人存政舉同意○〔輯語〕以上數節是孟子事末節是滕君臣事界限甚明〔按〕前對滕文言孟子力行之後與畢戰言孟子必勉之到此乃一總敲實○

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

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卹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南軒〕

張氏曰井田王制之本而經界又井田之本也大要在分田制祿二事而已田得其分則小民安其業祿得其制則君子賴其養上下相須而各宜焉治之所由興也人皆知商鞅廢井田開阡陌考孟子之言則井田之廢久矣蓋孟子時井田之法雖廢而井田之名猶存暴君雖去其籍猶不敢易其名也至秦始蕩然一泯其迹而埽除其阡陌并與其名亡之矣○〔雙峯饒氏〕曰井田之法黃帝開端便做成了如何改得一兩人七十畝周人如何便更百畝至於溝洫畛涂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朱子亦嘗疑之王制與周禮已不同孟子多是臆度言之耳井田可行於中原平曠之地若是地勢高低如何可井恐江南是用貢法阡陌是田間路古人事制一車濶六尺有餘兩旁又翼之以人占田

太多商君欲富國所以鑿開阡陌爲田前此諸侯欲富其國井田大綱已自廢了商君索性壞却○〔述朱〕井制雖云起於黃帝然唐虞典謨中未有明文府脩事和其時固致養兼舉矣若行井田何不一道及一可疑也禹貢一書則壞成賦貢法彰彰若唐虞已行井田禹又何容更定賦法二可疑也三代聖人創制立法大抵皆至公無私殷因貢之不善而改爲助民自樂從若助法既善盧舍溝涂既有成規武周豈肯變易舊章紛更多事或云自七十而加一百增田三十畝民所樂從然欲毀其已定之盧舍已成之溝涂勞民傷財所得不償所失民豈樂從三可疑也看來黃帝雖有井制未必果有成規而禹易之以貢殷既七十而助周未必更以百畝然則孟子何以云云朱子或問語類已詳辨之凡古人制度有可疑者無關義理無甚確據只隨書立說闕之可也○〔文獻通考〕古之帝王分土而治外而公侯伯子男內而公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於是取其田疇而伍之經界正井地均穀祿平貪夫豪民不能肆力以違法制汙吏黠胥不能舞文以亂簿書竊意當時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畀

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爲予奪校其豐凶以爲收斂其東阡西陌之利病皆其少壯之所習聞雖無事乎考覈而姦弊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諸侯既不知留心民事加以并吞之後地廣人衆考覈難施故法制弛隳而姦弊滋多至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漢既承秦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蓋守令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授其煩弊無窮雖慈詳如龔黃召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既不久於其政則豈能悉知其土地民俗之外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於吏手安保其無弊後世蓋有爭田之訟歷數十年而不決者矣況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平乎探其本原皆由地廣人衆罷侯置守不私其土世其官之所致也自秦至今千四百餘年其間能行授田均田口分世業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才二百年而其制漸隳何三代貢助徹之法千餘年而不變也蓋有封建足以維井田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與

百姓矣。秦於其所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予之、然沿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裂其土宇以啟紛爭、欲復井田、是强奪民田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精義〕伊川曰、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倣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倣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倣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畧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語類〕孟子說制度皆舉其綱、而巳如田之什一、喪之自天子達之類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

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綑屨織席以為食〔衣去聲綑音閫〕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前漢藝文志〕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按〕農家者流、只是力耕為事耳、許行却是託神農之言以欺世、一為字中便隱藏並耕諸說在裏、章首特書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一句、劈空立案、嚴重如山、便是春秋書法 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治野人養君子、正與並耕相對〕廛、民所居也、〔民廛之廛、乃左右各三區之廛、與後市之廛自別〕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綑、扣椓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說統〕曰、衣褐便見不用儒衣儒冠、曰綑屨為食、便見是自食其力、並耕意已隱然寓於衣食之間 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或問〕許行為神農之言、而有君民並耕、市不貳賈之說、何耶、曰、程子之言盡矣、然以易考之、二者皆神農之所為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或有如許行之說者、及乎世變風移、至於唐虞之際、則雖神農復生、亦當隨時以立政、而不容固守其舊矣、況許行之妄、乃欲以是行於戰國之時乎○〔慶源輔氏曰〕陰陽醫方所稱黃帝之說、如素問靈樞之類是也、使真有神農黃帝之說傳於世、孔孟豈得而不稱述之哉○〔新安陳氏曰〕後世小道、必稱古聖賢為宗、以求取信於世故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節首提出陳良之徒、即反對學許行為倍師伏案、此亦春秋書法〕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蒙引〕相言、蓋非面對滕君也、上文則曰踵門而告文公、方是面對之詞〔愚按〕此亦不必拘、即作面對、亦無不可○〔稱〕言陳相後雖倍師、此時未見許行、尚無異志、負耒耜而來、只是慕仁政、非一負耒耜、便是並耕種子也、罪案自在後、盡弃其學上、此處但可作伏案、不可作斷案○〔按〕而人之來、稱說界同、而來歷與其行徑自別、即負耒耜而至、亦是不為出疆而舍其耒耜意耶、非若許行欲借此售其並耕之說也、故與上節俱詳敘之、須兩兩劃開、越激得起後面陳相之悅許行、直是一落千丈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

得賢饔音雍飧音孫惡平聲

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集解]滕君則誠賢君也畧作一揚正爲折倒地末聞道卽所謂神農之道也下賢者便是有道之賢君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唐虞三代後絕未聞此語所謂爲神農之言者此也主意只在與民並耕上饔飧而治帶上食字說下見必如此乃得爲賢有倉廩府庫正對與民並耕不與民並便是厲民徒以自養正對饔飧而治後以惡得賢折倒

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精義]伊川[曰]儒者其卒必多入異敎非其志願也其勢自然如此只爲於已道無所得故不能安雖日聞道終不曾實有之[按]陳相所以盡棄其學而學許行者由於本來信道不篤不然許行一妄男子耳焉足以惑有來歷之人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故非恨語○蒙引陳相述許行之言所剌在滕君而其所以剌則在孟子也○徐

辨只一箇並字便是不分君子不分野人故曰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

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蒙引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此決知其然者以起下句之辭猶將問以刃與政而先問以梃與刃將問與少樂樂與衆樂而先問獨樂樂與人樂樂也孟子於折辯之際多用此法○曰否許子衣褐陳相本以衣褐逃孟子之駁也然要亦逃不得孟子姑置之續以許子冠乎曰冠又曰奚冠恐其如衣褐之說彼則曰冠素冠素乃布爲之者也卽曰自織之與至此則陳相無逃處矣曰否以粟易之則已自爲孟子觀之之地矣又曰害於耕則盡之矣然孟子欲多卽事以譏故又有釜甑爨鐵耕之說曰否以粟易之下不曰奚爲不自爲者以上文已有奚爲不自織之言其意已見也○愚按此處尙是未了語看下文接言以粟易械器者便從他以粟易之句另生出一番攻擊直至何許子之不憚煩乃正與許子奚爲不自織句作長[illegible]參差對去陳相凡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爲亦是與害於耕句參差相對切眞認本節語氣已了如時解以種粟作一頭衣冠釜甑鐵扳分兩腳便不見孟子文章變化之妙矣○衣冠尙在耕以外釜甑鐵直是耕以內下節械器卽承釜甑鐵而言一層進一層一步緊一步故本節語氣本不了須合下而全○奚因之曰凡辨難攻詰須拿定一件做眼目則其理勝而辭達且如此章闢許行並耕之說拿定自身且不能兼這一着爲辨難發端故首詰以種粟後食一節看他何等間架何等次第此等處不可草草忽過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舍去聲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凡民生日用所資器皿皆是故該以之屬二字下文亦兼百工言之陶、爲甑者、冶、爲釜鐵者、[新安陳氏]曰厲陶冶厲農夫之說乃是因許行厲民自養之言承其厲字而明辨以闢之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集解]以粟易械器緊承上以粟易之此正許子事其不爲厲陶冶自不待言趁勢便跌入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豈爲厲農夫此其相易而非相厲情節顯然矣言下已見得滕君不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之

不爲厲民却於追進一步只就他本身詰問且許子何不爲陶冶何爲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三箇何字一氣疊下分明是盤詰他一箇何不耕且爲陳相到此不覺直吐供狀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味一固字分明投入孟子圈繢中更展脫不得○翼註此節只承上釜甑鐵一邊說與上節俱是詰問之辭俱未斷定何不爲陶冶與上奚爲不自織相對百工之事二句與上害於耕相對人但見說話多故另作一段耳實連上節俱是詰問語○否訂不可耕且爲分明是說並耕之不可六妙在不知不覺使他自己口中吐出乃見前一路迺法之妙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新安陳氏曰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爲此亦陳相對得理明處故孟子即此二句以難之百工之事尚不可耕且爲而治天下乃可耕且爲與○按陳相先說害於耕其理已屈其詞已竄孟子尚不遽折他復以釜甑鐵反覆窮詰直到他自吐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然後一言折倒曰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此一句方折得栓有力然則字如驚風掣電勢決江河有此一折下面乃得大勢真奇滔滔汩汩陳相直目瞪口呆無從吐氣

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

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蒙引恐人只以或勞心或勞力二句爲古語而以下四句爲申釋之辭故集註以爲皆古語也君子無小人則饑、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

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爲哉。係辨首二句既將他折倒却特地提起大綱來論天地間大綱有兩樣人亦大綱有兩樣事大人自有大人之事小人自有小人之事見各有其事不必相兼下方用且字一轉見一人之身不能爲百工之事就陳相固不可耕且爲之意而再暢言之見得小人尚不能相兼何況大人欲兼小人之事然不能兼正得有不必兼底道理故又接引古語而以勞心勞力六句發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二句之意蓋孟子文法反覆相因展轉相足不可平看○惟或勞心六句是發明有大人之事二有字之意故只當兩兩平看不可側重半邊討用君子無小人則饑小人無君子則亂二句對說如此方說得天下之通義出而非君子莫治小人小人必當養君子之意自見矣○四書家訓義者宜也大人宜勞心而治人小人宜勞力而食人故曰義古今凡爲大人小人者皆然故曰通義○新軒張氏曰聽治於人者出力以養其上而治人者享其食焉此理天實爲之萬世所共由者故曰天下之通義如許行之說則昧天理之當然矜小惠以坊

大德昵私情而傷正體卒歸於不可行耳○按引古語闢並耕之說正大簡切已無剩義下則引古人以證之○精義呂氏曰言治者必曰太平習聞其名而未見其象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則勞佚平矣富有天下不爲有餘貧食百畝不爲不足則貧富均矣至於祿厚者責重祿薄者責輕役重則賦輕役輕則賦重視其迹若參差不齊要其實則其道如砥若夫以封建均邦國以井田均萬民則又大平之著見者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

入雖欲耕得乎淪音藥濟子禮反漯他合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按]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以上蓋難言之飾首特提出當堯之時便已睹闢神農之說矣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蒙引]惟洪水氾濫草木得水則暢茂矣禽獸得草木則繁殖矣禽獸草木皆妨害五穀者故五穀不登則人類益稀而禽獸偪人舉中國多是禽獸之地此其上下文相屬之大意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蒙引]當洪水橫流爲害使於是而遽施治水之功則草木之暢茂者道途既爲之梗塞而不通而禽獸之偪人者又方巢穴於其中而不可避治水之功固無可施舜灼見其理勢乃先使益烈山澤草木既焚禽獸失其所依乃皆逃匿遠去然後禹得以施功於水土○[illegible]楊氏曰舜之臣二十有二人而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所謂五臣孟子所稱者是也夫洪水橫流草木暢茂禽獸偪人則禹雖欲施功未可也故孟子論五人命益使烈山澤而焚之在禹之先天下既平則命益若鳥獸草木乃在皋陶之後蓋治人與若鳥獸草木其先後之常敘宜如此也不同亦時爲而已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絜曰鉤盤曰鬲津[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洚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淪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禹貢]浮於濟漯達於河○導沇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至於菏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於海○山海經濟水

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初名沇水東出溫縣西北始名濟水漯水出東郡武陽縣○[纂語]濟由王屋而發其同河而肆毒者但見之屢易久爲患於徐豫之區漯自大伾而來其助河以張威者揚溢之多端且直放乎豫兗之境此其所以均利用淪也[按]漯自大伾本水經注[蔡傳]漯者河之支流也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導淮自桐栢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爲滙東爲中江入於海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仁山金氏]曰汝出今河南梁縣天息山至蔡州下入淮漢出今漢中利路之間丽縣嶓冢山東南流二千四百二十里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淮出唐州桐栢山千七百里至海州入海泗出襲慶府泰山陪尾有泗源南至下邳入淮當是疏九河淪濟排淮江而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纂語]依集註看來汝泗入淮漢水入江而江淮並注海是淮乃汝泗入海之道江乃漢水入海之道故注江斷以注海爲獨春秋哀公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則不惟漢入江并汝泗淮三水並注江而入海矣孟子時江淮已通想記者即號當時水道誌之但與禹貢不合耳○[語類]排淮泗而注之江淮自不與江通大綱如此說去便大概九河濟漯是北係今汝漢淮漯是南係小○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取其字數足以對偶而云只是行文之失無害乎義理不必由爲之說也○[釋]蓋水道不合一則古今遷變一[illegible]乎行文取大段不君眉作爾道[illegible]也○[係游]文意只重疏淪決排以注之江海耳益必到洋之而後疏淪決排乃[illegible]用治水之績乃成故歷數之以見當日之艱難勞苦[illegible]所以八年於外三過不入而不暇耕[illegible]水道偶誤亦與[illegible]上下義理不重此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與前五穀不登相應此可得只言有田可[illegible]五穀熟而民人育[illegible]是得食時事○新安陳氏曰堯[illegible]憂之所[illegible]大舜舜禹益而用之所憂○

在此何暇於並耕。雖欲耕得乎。是提掇耕字以照應前獨可耕且爲與句。○[補言]此處只就禹八年三過上作一小結束。提掇耕字以應本旨。正不必拘拘向並烈段費斡補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上聲勞來並去聲 放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四語通節提綱

后稷官名棄爲之[趙氏惠曰]稷乃五穀之長故以稷爲農官之稱后者有爵土之號后

稷名弃者其母有邰氏出野履巨人跡而孕及生子以爲不祥而弃之故以弃名[說文]種曰稼斂曰穡 然言

教民。則亦非並耕矣。[紹聞編]句句字字不失孟子本意集註之密如此 樹亦種也

藝殖也[按]當堯之時兩節宜上下通看自舜使益以下直至五穀熟而民人育所以使斯民之得遂其生○文勢至此一頓下人之有道也另作提筆脫開逸居無教近於禽獸又是一番可憂處聖人有憂之正與堯獨憂之相對但云聖人則兼堯舜而言耳使契爲司徒所以使斯民之得復其性亦與前使益禹稷相對不得以兩節板分

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翼註]人之有道謂人皆有秉彝之性也父子有親五有字正應此一有字皆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補言]父子有親五句上冠教以人倫句五有字都從教來乃使之復其有非自然而全其有也此便是使自得之處

書曰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恩源]輔氏曰集註舉書以爲證者天敘即所謂固有也勑而厚之即所謂道之也○[新安]陳氏曰典者人道之常天所秩序本有此典勑正自我即天敘之本然者而品節之然後別而爲五典而五者皆惇厚也惇典如言厚人倫

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語類]不是財惠之惠只是施之以教化即匡直輔翼等事是也言彼既自得之復從而教之 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達說]民之用力於人倫而爲勞者則獎勸以勞之民之歸向於人倫而爲來者則誘掖以來之民之立心悖乎人倫而爲邪者則約其情以正之民之制

行戾乎人倫而爲枉者則矯其偏以直之凡此勞來匡直正所以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也既自得矣則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也○[輯語]勞來匡直輔翼教化之法已備自得二句又加鼓舞作新耳德字即上數句非德性之德故註作惠字○自得在民使之自得仍在司徒故謂強有以使之者固非也謂任其自得之者亦非也○[說統]加惠謂教民之德意也振只是無倦意思非勞來等外更有別法○[新安]陳氏曰聖人有憂之又言堯所憂者大使契爲司徒以教民所憂在此何暇於並耕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是再提掇耕字以照應獨可耕且爲與句○[或問]小註聖人之憂民如此收攝兩節以起下不暇耕也○[輯語]聖人之憂民如此論本節與聖人有憂之相照側應節承命契一件不知此句直從堯獨憂說來作一總結則統承爲得也○[愚按]上文一則曰堯獨憂之再則曰聖人有憂之到此下一總束曰聖人之憂民如此以見堯之舉舜舜之使益使禹使稷使契洪水方平又憂五穀五穀方熟又憂人倫迭至尋生無一不爲生民計如此勞瘁何暇於耕此一句

是以堯舜作主。兼總括諸聖人。與上節雖欲耕得乎。單就禹作一提撥者自別。○此數節以一憂字爲眼目。見其爲勞心之大人。憂提撥耕字。以見別於小人之勞力。○紹聞編。此上二節叙事。下乃斷之。關鎖得極緊極警策。

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 夫音扶。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新安陳氏曰。接上文三憂字。發明出聖人之憂。在不得聖賢而用之。得而用之。則足以釋已之憂矣。此集註所謂急先務也。聖人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若農夫之憂。憂之小者耳。許行又欲聖人憂百畝之憂。可乎。○〔慶源輔氏曰〕舉農者之所憂。以並堯舜之憂。見其小大廣狹之不倫。則不暇耕與不必耕可知矣。○〔存疑〕堯以不得舜爲已憂。承上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承上舜使益掌火以下四段。堯舜之憂。在得人任治。所謂勞心於治人也。大人之事也。農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所謂勞力以食人也。小人之事也。上只說不暇耕。此方闡他耕爲小人之事。○〔翼註〕兩爲已憂。即含下節爲天下意。蓋君不得相。相不得羣有司。天下無由治也。○〔或問〕禹之功大矣。而孟子以皐陶配之何也。曰。皐陶之學。純粹精察。而其陳謨種德明刑弼教。爲助尤多。故舜傳位於禹。而禹獨讓之。則其德業已盛。固聖人之偶矣。○〔備義〕問舜之時。在廷臣多矣。至傳禹以天下。而禹獨推皐陶何也。〔楊氏曰〕帝便得此兩人而天下已治故也。禹總百揆。而皐陶推刑。內外之治舉矣。古者兵刑之官合爲一。觀舜之命皐陶。蠻夷猾夏。是其責也。則皐陶之職所施於外者爲詳。故皐陶辭。不可以無禹。而禹亦不可以無皐陶。是以當舜之欲傳位。禹獨推之。餘人不與焉。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于夏亦言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蓋有見乎此。○〔輯語〕禹皐乃總舉之詞。益稷契其在裏。非謂舜所憂不得止在禹皐而益稷契不與也。○〔存疑〕上二節言堯舜之憂民。急於爲治而不暇耕。此二節言堯舜之憂民所憂之大而不必耕。要之得人意。於上面堯舉舜。舜使禹益稷契便都有了。但上文方重急於爲治不暇耕上。且未及此。至此則直露其意。見聖人所憂者大。其澤自有以及天下。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註中自見得有兩層意。愚按此條分析節次極淸。但不必耕意。須至下文亦不用於耕耳方透。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爲易並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 味一亦字。便見得包上分人以財一面而言。不獨教人以善爲有限難久也。須善會。○〔慶源輔氏曰〕以已之善而教人。使人皆爲善。則是有愛民之實矣。然其所及亦止於吾力之所能與吾身之所及而已。○人者對已而言。故有限。教之者僅已耳。故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皐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爲仁也。** 〔紹聞編〕知聖人憂天下之大。則知聖人仁天下之大。蓋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皐陶。非爲一身計也。爲天下得人也。爲天下得人。仁之至也。不必分我所有。而恩惠之所及者廣大矣。不必人人提耳。而教化之所及者無窮矣。援集註以廣大言恩惠。以無窮言教化。乃互文見意。須知可大可久。合教養俱兼有之。○轉語上文數憂字。是緊接勞心來。此爲天下三字。是緊接憂字。落得人二字。亦從此三字中生出。○所謂仁者。原只是惠與忠之道耳。惟其要盡人而惠之忠之。此其法非得人不可。得人正所以爲天下也。天下二字。緊對上人字。○有天下即有天下之人。一世之人。自是以治一世之天下。特爲之得者無其人耳。此堯舜之所以任爲已憂也。天下字與上人字對看。衆寡何如。仁字與上惠忠字對看。廣狹何如。此之不憂。更有甚事。○〔條辨〕此要見堯舜所憂之大。爲天下而不得人。則仁天下之功無從施。得人而不得可以仁天下之人。則爲天下之心無所濟。在仁之成就處看。

重天下兩字在仁之所以能徧被處看仍重爲字也重爲字乃與上憂字對針○得人以仁天下而仁究歸於爲天下得人之人此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九字須合看乃得○精言恩惠廣大教化無窮卽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所謂其仁如天是也仁在功業德澤上說正見堯舜所憂之大○堯禪舜舜授禹聖人大公無私上既得之後豈患不能與哉難在未得舜之先耳故咨牧訪岳汲汲皇皇有不能已焉惟得人之難此憂之所以大也爲天下得人正勞其心以治人事○愚按以天下與人易只是極力形容爲天下得人之難而爲天下得人難乃正見得爲天下得人者之所以爲仁而當其不得雖欲不引爲已憂而不可得看是故二字只是一意相生相足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

則法也按則訓法便有效法意與論語訓準字不同蓋上有爲天下得人下有豈無所用心須隱隱關照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此亦宜與前後脈相關但不宜徑露耳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不以位爲樂便自有憂勤意在○緝聞編既言堯舜憂民之大及民之大又引孔子之言以贊其大有天下而不與亦舜之大也因言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按大哉堯之爲君哉舜也兩君字須着眼蕩蕩巍巍正堯舜之盡君道處既君天下安得不治天下既治天下安得不心於天下是卽大人之事是卽所以爲仁看下三句只承上直接說○條辨若錯認無名不與將蕩蕩巍巍都說入空虛無爲去則正便於無所用心之徒豈孟子言大人勞心之旨要之堯舜本至大故大哉巍巍勞心之大亦本非屑屑細微如堯只憂不得舜舜只憂不得禹皐此外更無箇事所以雖則天而實無名雖有天下而若不與也○豈無所用其心哉所字卽包上得人圖治等意○蒙引亦不用於耕耳謂其心不至用於耕也看於字○新安陳氏曰至此三提耕字以照應收拾獨可耕且爲與句不特拼闊痛快文法亦照顧得好以上已耕倒許行之說下文乃責陳相○進一步不得耕以勢言不暇耕以時言不用耕以心言一步深一步見聖人非獨不得耕不暇耕卽使得耕暇耕直不用耕此處方了結前註中不必耕意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産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産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

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慶源輔氏曰陳良楚人而北學於中國則是用夏變夷陳相素學於陳良乃爲許行所變則是變於夷也○按此節語意只重責相耳說良之賢正以見相之不可倍說師之不可倍愈以見許行之不可學故本節以用夏變夷發端而須節以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結而並耕之說之非愈曉然言下矣前後話雖有端意只一線蓋餘意仍是歸根正意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子

彊上聲暴蒲本反皜音杲

三年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記檀弓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趙氏曰築室於場冢上祭祀壇場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去城十里冢塋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爲祠壇方六尺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敢名者弟子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記檀弓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紹聞編有若言行氣象之似蓋亦薰陶涵養而成三子之推先亦非無見者但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則未得以道尊聖人之義故曾子不可。而言夫子之道德本易彷彿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非見聖人之的者不能言也其所見者聖人之心也非外也所謂本心瑩然一塵不存萬理明淨者也按此符對言行氣象看故云所見者聖人之心實則註中言夫子之道德自兼內外言不專指心體○翼註本文不是以江漢秋陽喻聖德而以江漢所濯秋陽所暴言聖德按須如此看兩之字方坐得實了係辨聖人何待濯何待暴兩以字不是方以之濯方以之暴也言其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無一點之汙無一毫之翳至潔白而有光輝如江漢濯過秋陽暴過者然○翼解只是形容聖人潔是十分潔白是十分白皜皜乎不可尚則又誰得而似之○精言此節看去似四節細看止兩節却又止歸重一節相嚮而哭門人之不倍師也獨居三年子貢之不倍師也欲以事夫子者事有若見思慕之性三子之不倍師也皜皜乎不可尚見宗仰之篤曾子之不倍師也此爲四節由門人遞說到子貢說到子貢較甚於門人由三子遞說到曾子見曾子較甚於三子此爲兩節而曾子尤得其道觀下節云亦異於曾子可見只歸重此一節**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鴃亦作鴂古役反

鴃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蒙引非先王之道此非字不訓詆毀與論語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者同○獨言異於曾子者獨舉其不改所事與陳相正相反者言爲尤切耳○精言似孔子之有若曾子猶不肯事況以非先王之許行而顧乃事之乎獨言異於曾子正舉其重者而言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新安陳氏曰譬陳相由高趨下不如禽鳥之能舍下遷喬也○蒙引此與上節吾聞用夏變夷一意而疊出所

以深責之也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此美僖公之詩其第五章承上章祭祀獲福之意而美公以武功祝公以福壽也其詩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新安陳氏〕曰不善變謂變於夷也○〔按〕上節下喬入谷已是箴不善變影子然尙只就陳相自身說此則直以戎狄荆舒與上南蠻鴃舌相照應見得如許行輩爲聖人之所必誅而陳相顧惟是之學謂其不善變顯責陳相正痛斥許行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賈音價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條辨〕開口說箇從許子之道便是承上倍師之意而辨之見許子之道自有可從者故孟子更一毫放鬆不得蓋神農始爲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說統〕日中爲市始於神農故許行倡齊價之說正欲舉世皆爲其粗不爲其精相安太樸巧僞不生與並耕之說只是一意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爲價也慶源輔氏曰若不以精粗美惡言之則無由說得通此義未有人看得出至集註而義始明○〔雙峯饒氏〕曰長短以丈尺言輕重以權衡言多寡以斗斛言皆是比而同之與並耕相似便是齊物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之說凡託神農黃帝者皆老了之說也〔按〕本節自有長短輕重多寡大小在到得剖斗折衡則并長短輕重俱無之矣下節孟子言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爲之乃是進一層騐他饒氏說未免混看○〔集解〕通節以市賈不貳何爲去無僞與欺俱根不貳來市價之貳以美惡精粗而貳之也只說長短輕重多寡大小同價自是不論精粗美惡了此爲許子齊價宗旨布帛是兩種麻縷絲絮是四種未經緝績爲麻已經絲析爲縷絲蠶所吐也細絲爲綿絮敝綿也麻絲是本然者縷則因麻以成絮則因絲以成又各有別五穀中種類不一價相若如長與長相同短與短相同則價各相若非謂長與短同價也亦只布與布帛與帛麻與麻絲與絲同價非布與帛麻與絲同價也須認明方見得下節巨屨小屨同價又是進一層比照說○前言並耕欲舉天下尊卑貴賤之等而一之也此言齊價欲舉天下精粗美惡之分而泯之也陳相口中已隱有此意故下節孟子卽持此作話柄折辨他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此三句以足物之不齊二句意物不可齊便見得價不可齊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新安陳氏〕曰情實也自然之理卽所謂物之實理也○〔條辨〕此非以理字解情字乃以自然之理解情字蓋天生之物本來不齊固是自然之理卽人爲之物各有不齊亦是自然之理因其自然義而各予以不齊之價然後物情乃安物情既安然後人情乃順而不至於爲僞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提淸兩層以見

孟子語意就大小之易明彼他精粗之雜混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
大者哉屨大小同則價相若是許子猶知有大小也既比而同之精粗可不論則大小亦可不論大小同價
則人不肯爲其人精粗同價則人亦豈肯爲其精獨言屨者許子是箇捆屨底人故就其所明折之也今不
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而競
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慶源輔氏曰物之不齊乃物之情
而實天之理也物各付物止於其
所吾何容心於其間哉若强欲齊之私意横生徒爲膠擾
而物終不可齊也故莊周之齊物强欲以一理齊之爲賊
夫道兇乎許子遂欲一天下之物而甚其一定之分其蔽
豈不甚哉○集解相率爲僞正彼億圖中無僞何之者爲
僞實者爲情个不論物之情實是如何只要混而一之這
便先處於僞更何能使天下無僞故曰相率而爲僞以僞
自許子倶也相率二字該得處正所謂亂天下者僞與情
反欺從僞生孟子只提出一箇情字遂令同價之說沒處

安頓惡能治國家只就相率爲僞上斷定見得許子之道
斷不可從○徐儆弦曰許子始託神農並耕之說欲齊人
也而不知人有大小之等不可以相兼繼託神農市價之
說欲齊物也而不知物有精粗之外不能以同價○東陽
許氏曰此章孟子曰以下三大節自許子必種粟至亦不
用於耕耳闢其假託神農之言吾聞用夏變夷至不善變
矣貞其倍師從許子之道以下陳相之遁辭故又闕其市
價不貳之說○愚按結尼惡能治國家一語不獨爲末假
收祭直是結盡道章○精義乃氏曰異端邪說聽惑時君
名欲信其說者豈有既哉孟子力闢許行之言歸之正道
可謂書善矣雖然古之爲異端者明亦曰處於異端而已
王於後世則又有學孔孟之道而志於異端邪說者此道
之所以益難明也亦時之不幸也夫或問
尹氏之說當矣然亦必有所指非從言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
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壁又音闕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
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說約墨子兼愛近於無父而夷之厚葬是其本心明處求
見即以此○說統夷之而冠以墨者別其初也語云夫惟
不病是以病病可想孟子託疾意○孫辨曰倘病則病固
未愈而將愈也本動其再來請見之誠而以我且往見夷
子不來反答之正所謂觀其誠否也○四書通許行並耕
之說是欲以其君下同於庶民墨子兼愛之說是欲以其
親泛同於衆人皆非聖人之道孟子所以深闢之○或問
夷之請見者再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爲
巳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悟於心
而自得之耳固不親接其人交口競辨以屈吾道之尊也
譬如蠻夷寇賊之害聖人固欲去之然豈肯被甲執兵而
親與之
角哉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

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
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
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
相正也猨我且直之云我且盡言尚是可見而未欲遽見看甘字程子曰墨子生不歌
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椁莊子天下篇古人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
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椁以爲法式
是墨之治喪以
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
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慶源輔氏

曰夷子雖師墨氏之教至於葬親之時天理自然發動有不得如其師之說者故不用其制而凡事從厚也此於人情固宜有之故孟子因舉此一事以詰之而下文又舉喪葬之說以發其意此正[illegible]天理一點明處也○陸象山曰所賤事親句非直折語是故意激他若以厚道爲是則學於墨者爲何若以薄道爲是則厚葬又爲何所行與所學相反必有個緣故只要他自省悟一點厚葬底念頭○說道墨之教主於兼愛說個兼愛則至親與路人總無分別故曰以薄爲其道治喪弟其薄中之一節夷子葬其親厚是他一點良知不泯滅處孟子却以所貴所賤顛倒詰他正欲發其良心而動以一本之恩使知兼愛之非耳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

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匐蒲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慶源輔氏曰夷子蓋以儒者若保赤子是愛他人子如愛我之赤子有似於墨子愛無差等之[illegible]故謂其欲引儒家入墨教中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新安陳[illegible]曰之又曰墨氏兼愛之[illegible]其愛外人無差等之殊但施則自親始耳施由親始一句竊取儒家立愛自親始之意是推墨氏而依附儒家也○徐辨愛無差等是墨子本來立教如此此一句是根儒者之遺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是說你儒家立教以爲愛有差等與我墨教不同而若保赤子之言則何嘗不有合於

爲墨說又豈得盡如有差等之見此言何謂也是詰問儒者之說見儒家亦有解不來處若我則以爲愛無差等自當兼在所愛之中而但施由親始不妨稍從厚以漸次以施之又何嘗失吾愛無差等之教也是自己解釋之辭是謂夷下二句解書者非也皆所謂遁辭也語類施由親始一句乃是夷子臨時撰出來湊孟子意却不知愛無差等一句已不是了他所謂施由親始[illegible]愛無差等之心施之然把愛人之心來施[illegible]親是甚道理○文蔚問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子既如此說[illegible]方得今却曰施由親始則是又將親疏對待而言豈合貴賤之愛又有差等也蓋其辭窮而理屈矣曰非吾所說愛是無差等此其大病其辭雖有差別夷之其說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耳故孟子但責其二本而不論其下何之自相矛盾也○語問編上節孟子詰夷之本是所說偷獲他夷子於此若仲我之厚者是則與其道之薄者戾矣若仲其道之薄者是則我之厚葬又無謂矣故之亦爲而救之詩意以赤子是一般赤子故愛無差等保之之心是施由親始我之厚葬其親正施由親始之意初何倍於愛無差等之教耶○按夷子之意只是爲其本教回護故孟子亦只就愛無差等上闢他

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雙峯饒氏曰夷子引若保赤子來證愛無差等孟子謂其差認了此句意彼有取爾也是說周書別有所取譬也下二句却解周書本意○稱言此言何謂也便要將兼愛坐在儒者身上彼有取爾也見儒者斷然非兼愛語意緊相注射○家引言且無論愛已之子者過於鄰之子也親兄之子自是過於鄰之子則已之子益可知○徐辨親鄰之子不同於兄之子則保民豈即同於保已之赤子大凡赤子入井非赤子之罪以其無知也大凡小民犯法非小民之罪亦以其無知也故保民若保赤子看孟子以赤子入井言之則非乎安無事者而盡以民爲無知之赤子亦非以民之蹤如已之赤子之說也○以上正解書言見儒者無愛無差等之事下文正他愛無差等爲二本之非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

天性之切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嘬、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爲心之甚也、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若爲他人豈有是泚中心達於面目正爲吾親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爲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集解〕引述上古只是敘事中插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以形容之全重中心二字正寫出一本之真情自然流露有非二本所得而參者註着在他人數句極有味反覆也、虆、土籠也、梩、土轝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蒙引〕註非爲人泚此一本之情誠發於中歸反掩之

此一本之事述盡於外使非一本則乍見之頃胡爲有是泚既睹之後胡爲有是掩耶○〔條辨〕自其顙有泚至而掩之都見出於自然之不容已下掩之誠是也二句見此掩惟其出於自然而不容已是以有所當然而不可易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爲貴矣。掩之誠是也字拖下言掩之誠是所當然則必更有箇掩之道理在不推不以薄爲貴而厚葬之中又自有許多節文制度而文與情使其相稱皆孝子仁人之所不容已矣○〔文〕掩之誠是就上世言則孝子仁人推開就後世言○〔慶源〕輔氏曰此又推孟子畧其遁詞而專以其良心之發有不容已處深明夫一本故於親之喪哀痛迫切非他人之所可得同者而因以見先王所制葬埋之禮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者固皆自然之理而墨子二本薄葬之說爲杜撰之妄作而不可行也○〔雙峯〕饒氏曰厚葬其親發於其心之不能自已這便是夷子求見孟子之前并孟子就舉上世不葬其親之說亦見得發於不容已蓋上世不葬其親這一人於心有所不

安排掩之葬親之事自此始若以爲掩得是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自有箇道理以此觀之則厚葬其親自有不容已者葬其親厚則愛無差等之說不攻自破矣○〔集解〕墨氏以薄者忠信之薄而聖人之僞故孟子舉上世禮教未起之時人心本然之仁孝以覺之見禮原非強作也通節就一本真切處疊疊形容歸到末二句上言外見得夷子之厚葬有不失爲仁孝者正以感悟之也○〔文集〕之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者蓋因此節極言非爲人泚之心有以切中其病耳此是緊要處當着眼目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憮音武閒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爲閒者、有頃之閒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語類〕之字夷子名若作虛字不成句法○〔集解〕夷子憮然句爲閒句憮然如人在迷塗忽經點破倉皇悵望盡失所據之意蓋是其本心有感感萌動處也爲閒方言有昏暈初醒稍定始能言之態命之矣

言不待面見卽此已指示我多矣一矣字有感傷不盡之神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慶源〕輔氏曰孟子因夷之本心之明而入之有納約自牖之義○〔四書通〕夷子之學墨非也而葬其親厚此一厚字猶是夷子行得是處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子之所言非也然此一於字猶是夷子說得是處所以可因其本心之明而教之也○〔新安〕陳氏曰驗人性之本善於此章尤可見焉○〔說統〕夷子憮然亦足驗良心之妙一掩便轉非其積習所能終昧○〔文集〕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闢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之五終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六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慶源輔氏曰謂自局於小節也對下所謂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而言言不見諸侯此小則以霸又爲小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精義伊川曰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〇南軒張氏曰謂屈己之事小致王霸之業大

此自春秋以來風俗習於霸者計較功利之說而有是言〇新安陳氏曰孟子平生以不見諸侯自守故陳代以此爲問〇條辨枉尺直尋即上五句意且志曰且字非轉語辭見不但爲我一人之私言且志亦如此說宜若可爲矣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左傳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旌不進公使執之辭曰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鬬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語類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刀鋸在前而不避非其氣不餒如何彊得〇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若果識得此意辨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〇輯語在溝壑喪其元志士勇士不必定設此境定立此見只是所守堅腐耳聖人所取在志節不在輕生歎美虞人與司馬遷傳刺客游俠意天懸地隔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也南軒張氏曰虞人守官義不敢往義有重於死故也使一有畏死之心應非其招則見利忘義矣自常情觀之必重一死而以非其招爲細事則不知義之所在事無巨細苟愛一身之死而隳天命之正則凡可以避死者無不爲而弑父與君之所由生也充虞人之心可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之心也人紀之所由立也是以夫子取之〇述朱引虞人一段只趺重不待其招而往一句主於義而言也〇不待其招是全無聘幣之加與非其招之失

又遠以此明不見諸侯之故已盡下乃就枉尺直尋之非而正之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爲之邪甚言其不可也精義尹氏曰有枉尺而直尋之心則亦必至於枉尋而直尺矣按此二語最簡盡又曰趨利而不憚於枉安能直人而正國家哉按此二語乃結句中意〇慶源輔氏曰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務始猶有枉小直大之辨浸浸不已其終并大小皆不復計不至滅天理壞人紀不止也孟子所以極其流而言之〇[illegible]無知曰此節提出一利字便是孟子勘破世情語君子論義不論利所以道

不可枉若既不論直枉亦將不論尋尺而肆然無所不爲
難道計利至此便枉尋直尺亦可爲不成蓋甚言必不可
爲也彼窮其流弊之說殊非正論按此較輔氏說實爲員
警○說統枉尋直尺亦就其言反之耳不可認眞亦可爲
與此是反詰語是計其不義而不可爲非計其不利而不
可爲也○愚按甚言其不可言枉尋直尺之不可乃正見
得枉尺直尋之不可看似放下一層實則收緊一步看下
文引王良事言此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越顯得時
解來看亦可爲與大非當日語意○首節陳代言宜若可
爲也此節亦可爲與末節雖若丘陵弗爲也三處前後照
應而此節爲其
轉關語極嚴厲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
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
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

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
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
請辭 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爲去聲舍上聲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 備考王良簡子御簡子伐鄭良自矜其功曰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功也 嬖奚簡子倖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 集解請復非要辭賤工之名只欲自見其長以明守法蒙詭之意 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 蒙引彊者王良可者嬖奚也 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 謂王良想是使人謂之觀下文自非面語吾爲之四句正見不可意 範法度也 範字是活字言我爲之律以我馳驅之正法也 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 設機取捷不循馳道

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 語類射者御者都合法度方中嬖奚不能正射王良以詭遇就之故良不貴之因言射亦有法一學射時便要合其法度某舊學琴且亂彈謂待會了且依法原來不然其後遂學不得知學問安可不謹厥始○詭遇是做人不當做底行險是做人不敢做底○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還朱以彼証此正可互觀○集解馳驅自有法度我但循其法度故曰範我馳驅詭遇便是廢其法度了蓋禽獸之來不皆當中或左或右在射者左右顧盼迎而射之奚但是當頭者方能射左右皆不能射於是舍御者之正法而驅車左右以迎之彼方就着射去而有獲也 詩小雅車攻之篇 宣王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其六章曰四黃既駕兩驂不倚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 不失其馳謂御之者以其度也舍矢如破謂射者以其度而中節也引詩要見

射御相成○嬖奚不能意二句相連說重下句看註中而字及今嬖奚不能也句可見 貫習也 謂之小人者彼射無舍矢如破之能并使御者失馳驅之法非小人而何與小人乘則必詭遇詭遇非君子所爲故曰我不貫辭掌與小人乘之命正以宗馳驅之範也○按引王良事意只在不貫與小人乘爲下文羞與之比立案至其請復之舉詭遇之爲皆是閒文不必粘手○雙峯饒氏曰前引虞人明不可枉見之意言其能守義後引王良明不可枉尺直尋之意言其能不忘義以殉利○此節是序述體案而不隔文意直到如枉道而從彼何也方住須留下御者三句地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
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必二反

比阿黨也 就上文不貫與小人乘而推論之 若丘陵言多也 就上文一朝獲十而極言之○南軒張氏曰事無巨細莫不有義利之兩端存焉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學者要當立此志而後可以

守身。○愚按弗爲也三字詞氣凜然對針陳代宜若可爲直與他一刀截斷越見得中間亦可爲與自是反詰語此爲文章關鍵不可草草看過。○稱言前言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是虞人之不若此言如枉道而從彼何也是御者之不若何哉何也俱是收繳上文意總見無一而可。○存疑自昔者趙簡子至如枉道而從彼何也是言枉尺而直尋君子之所不爲且子過矣下又再進一層言枉尺亦必無直尋之理按此又與陳代打開後壁說弗爲意方盡。○語類援天下以道若枉己便已枉道則是已失援天下之具矣更說甚事自家身既已壞了如何直人。○徐徵弦曰枉己未有能直人言非但枉尺直尋亦非但枉尋直尺其勢必至徒枉而無所直蓋枉者原無直之理也夫枉己即能直人於義理尚且不可況枉己必不能直人其不當往見益明矣。○新安陳氏曰楊雄謂孔子見陽貨爲詘身以信道龜山謂雄非知孔子者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嘗即此意以讀孟子此章竊謂陳代以不見諸侯爲小節殊不知自君子觀之守孰爲大守身爲大枉己從人矣身莫大焉不可以爲所屈者小也

枉己即是枉道。枉道決不能行道。所關之大如此。而可視爲小節乎。戒枉尋直尺而狥利遏人欲也守義而不枉道存天理也不見諸侯凡三章此章一也此篇第七章公孫丑曰不見諸侯何義二也萬章下篇第七章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三也宜參觀之

○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䘏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補義或又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楊氏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正者當論其所行之是否耳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己與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新安陳氏曰二人皆破六國之從以爲衡者熄如火之熄滅以兵猶火故也○蒙引通鑑所謂犀首者即衍也犀首魏官名衍嘗爲此官又秦惠王使犀首救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徐趙按史記犀首嘗佩五國之相印爲從長張儀亦多持兩端其後卒敗從約然亦不必盡專主連橫大約二人同時而不相能俱善遊說之術○一怒則兵連安居則離解並不論道理如何只以口舌亂人家國○諸侯懼天下熄皆係於一怒安居此景春但在氣燄上說也至其所以能使之然者景春固不知孟子下文拈出一順字來而二子之底裏盡現矣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

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

加冠於首曰冠冠義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也夫子夫也引禮至無違夫子止末二句乃孟子之言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集解開口是焉得爲大丈夫乎一語喝破下節末句方與此應此節只以妾婦反對丈夫不遽反大字之意蓋以女子比儀衍見丈夫且不是況大丈夫乎引禮雖兼丈夫女子意側在女子之嫁一截丈夫二句只帶來引起話頭不即對大丈夫言也父命之必有命辭本文不引意重女子敬戒無違起下以順爲正耳以順爲

正妾婦之道妾婦以此爲正則丈夫之不以此爲正可知○按敬戒無違是妾婦之以順爲其道也阿諛苟容則儀衍之所以爲順而甘爲妾婦之道也○蒙引不是阿諛苟容如何能竊取權勢使得諸侯懼他國懼也本國諸侯他却着阿諛苟容始得○雙峯饒氏曰儀衍雖使得諸侯懼不過順其欲耳諸侯志在土地二人從而投其所好說之征伐以得土地不過妾婦之事耳丈夫且有所不爲況大丈夫乎○說統戰國遊說成風當時天下之勢上不在天子下不在方伯全倒歸縱橫兩途之士故景春艷之其實皆是陰陽捭闔窺伺人主之意旨而爲之故孟子鄙之曰妾婦○按一順字斯盡儀衍心術一妾婦之道斷煞儀衍人品○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稱義伊川曰廣居正位大道一也所居者廣所位者正所行者大天下至中至大之所○語類大槩只是無些子偏曲豈如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這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守禮及推而見於事更無些子不合於義這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論上兩句則居廣居是體立正位是用論下兩句則立正位是體行大道是用要知能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居者心之所存廣居無私意也才有私意則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只見分小着立者身之所處正位者當爲此官則爲此官當在此則在此行者事之所由大道者非偏旁之徑荆棘之場人生只是此三事○廣居是廓然大公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何廣如之正位是所立處都無差過大道是事事做得合宜居字是就心上說立字是就身上說行字是就施爲上說○莊氏曰道一而已自其心之所存萬物一體而無形骸畛域之限也則命之曰廣居自其身之所守規矩是循而無徙倚遷就之意也則命之曰正位自其用之所行蕩蕩平平而無旁趨曲竇之行也則命之曰大道○稱言三天下非天下同得之謂乃此居極天下之至廣而不狹此位極天下之至正而不偏此道極天下之至大而不小也○故蒙引謂廣居正位大道皆是第一等[illegible]得之立之行之直到至極處

與民由之推其所得由謂與民共由此仁禮義也所得亦即此三者○得志志字從廣居正位大道發出來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已也道即仁禮義之道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總不離此三者

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纂疏富貴則求得欲從故易至蕩其心貧賤則居約處困故易至變其節遇威武又易至隕獲震懼故多挫懾其志氣○說統此又從得志不得志揭出三箇大關頭經此煅煉方是居之立之行之底實證正與以順爲正相照應○或問大丈夫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曰廓然大公心不狹隘則所居者眞天下之廣居矣履繩踏矩身不苟安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秉彝循理事不

苟從則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與民由之則出而推此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樂此於已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賤豈能撓而移其志威武豈能脅而屈其節哉此其下視儀衍之以睢盱側媚得志於一時眞可謂妾婦之爲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在此也決矣然此數言者皆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爲主而此三言者又以廣居爲主也○南軒張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與天地萬物本無有間惟其私意自爲町畦而失其廣居則遷奪流蕩亦無以立於正位而行其大道矣與民由之與其由乎此也雖不得志此道未嘗不由於已也不能淫不能淫此不能移不能屈不能移此居此也此者何也廣居正位大道是也蓋得乎已而外物舉不足以貳之也所謂大丈夫者蓋如此按此之謂三字是鄭重之辭與上是焉得三字相呼應○四書通集註於三句雖平訓朱子廣居一句極重仁者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如廣居之內何所不容其所立所行從可知矣愚按理固如是然本文只是三平○蒙引此惟孟子能之儀衍所爲件件反此蓋居廣居必能以天下爲度而不忍禍諸侯害蒼

生以就其一已之私詭立正位必能以道自重不肯致身
於汚賤之地而盜弄之權勢行大道必能動與義俱
而彼押闔縱橫之事又皆不屑爲矣○〔語類〕居天下之廣
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惟集義養氣方到此地
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
着他便能如此又曰浩然之氣須是養居廣居以下是既
有浩然之氣
方能如此○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
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
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文集〕觀孟子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次浩然
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存疑〕孟子此章是以平生所得
者見之言看他何等氣魄何等
力量泰山巖巖氣象於此可見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

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傳直戀反質
與贄同下同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
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
雉也〔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侯孤執皮帛
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摯之
爲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亦作贄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爲
之飾皮虎豹之皮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雁取其候
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
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 出疆載之者將以見
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或問〕君子之必仕何也曰內則父
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況君子
學先王之道必得君而事之然後有以行其道而及於人
使其君爲堯舜之君其民爲堯舜之民是君子之所願欲

也退而窮處蓋不得已而然耳○〔說統〕周霄本是諷其難
仕底主意而反以探其欲仕作話頭謂世有本不欲仕者
斯亦無怪其然惟意本欲仕而又難於仕便令人不可解
此是發問本意○〔按〕發口問古之君子便隱然對今之君
子說意以孟子守不見諸侯之節當是以古道自處故設
此問以探之○〔徐儆弦〕曰皇皇如也速出疆必載質讀
以未仕者言三月無君則弔以已仕而失位者言愚按兩
分自可或皆主先有位而後失位亦通在已則皇皇在人
則弔兩則字總見古人之必仕而急字意已到○弔即慰
問之意看後文與不敢以宴遥作兩層作憂戚說者非是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條辨〕霄之問不重在無
君則弔重在三月見得
三月爲時不久而便至於弔所以爲急故下引禮文無田
不祭亦即在三月上着解○〔按〕周霄承孟子之言隨提出
一急字便隱爲後文難字
作勢此兩字是一章眼目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
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
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
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繅素刀
反皿眉永反

禮曰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
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記祭義〕昔者天子
爲藉千畝冕而朱
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祀天地山
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周
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供粢盛
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
人終于畝籍之爲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耘耔終之
粢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以稷爲長在器曰盛○設

梁傳桓公十四年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甸粟而內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何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舂之使世婦蠶於公桑蠶室奉繭以示於君遂獻於夫人夫人副禕受之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黻文章〔周禮考工記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而服以祀先王先公〔記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〇〔吳氏程曰副編髮為之所以覆首為飾禕與翬同刻繒為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也〇副禕皆祭服〇〔蒙

引蠶本是世婦繭成然後獻夫人繅今云夫人蠶繅者蠶亦夫人主之也且曰使世婦使者誰使之夫人治內事也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記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〇〔蒙引禮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薦者不得以兼祭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說統諸侯耕助四句是禮文出記祭義下四句是孟子解禮惟士無田二句是禮文出記王制下又是孟子解〇〔慶源輔氏曰此先王之制必如是然後能自盡其心至於不得奉祭祀則已心不敢以自安而人亦以為弔焉古人之重祭祀也如此〔按輔氏原本不敢以宴以神言似與本文上下句意未融故削易己心二字〇〔雙峯饒氏曰三月無君則弔恐是為士先有位後失位者言之尋常有祭一旦失位而不得祭一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廢一祭故為可弔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也古人重祭祀故如此不然則如何三月無君便弔〇〔蒙引〕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兩句只帶

惟士無田一段蓋主意在答三月無君則弔也〇〔條辨〕士之失位既猶諸侯之失國家故下先引禮言諸侯有國家之祭而釋以無國家者之不敢祭然後引禮言士無田者之不祭而釋以無位不祭者之所以足弔也諸侯自是客士自是士〇論君子仕之本意不專為祭而失位三月之有缺於祭孟子乃特因其無君則弔之問而推論之非無故言君子之仕只為要祭而不祭則急於求仕也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集解此問重出疆二字〇出疆與三月對看見得才一出疆耳便必然載贄勢有不能待三月之久者隱然見已決一見諸侯之見而猶不肯往見諸侯此其所以必載贄者何為言下似益覺其急〇正言外越無賸於其贄乃着着用倒跌法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為去聲舍上聲

〔集解以耕例仕見各有所主也〇農出疆則已失耕士出疆則已失仕然農出疆仍即要耕士出疆仍即要仕〇下句只就耕上見耒耜之不容舍而出疆必載質意自明〇〔按農以耕為業即以耕為心業在是故隨所之而不容弃心在是故一舉足而不能忘而士之以仕為業以仕為心亦猶是此其出疆必載質以視夫失之三月而後皇皇其情更有甚焉者周霄問之故以為如此其急而後乃得發其難仕之諷也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

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爲去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說統〕難仕指不見諸侯說此正是周霄發問本意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說文〕媒引合也妁酌也斟酌二氏以成配合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精義〕尹氏曰進不以義未有能行其道者也故君子難之不以其道而仕直鑽穴之徒與○南軒張氏曰士之欲仕亦其常理也然而必也守道以待時可進而後進若謂仕爲急而不

由其道以求之則與見女子之鑽穴隙者何異○〔慶源輔〕氏曰周霄亦頗有策士之風但孟子據道之極不爲其所動直述其義理以告之而已○男女之願有室家者此正理也鑽穴踰牆則父母國人皆賤之仕者不循天理之正不俟人君之招屈己徇利枉道事君直與見女相窺相從者無異故君子之於仕未嘗絜身以亂倫而長往不顧亦未嘗徇利忘義而屈道以信身也○〔說統〕通節只重又惡不由其道一句道字正與穴牆相照所以發士人羞惡之心○男女室家本是父母心一失身則爲父母國人所輕賤仕以行義本是名教事一不由道則爲萬世名教所不容至於成功業不成功業又置別論○〔按〕周霄本欲諷孟子之難仕却轉從急仕重重跌入意謂孟子已入其彀中却被孟子提出一道字便將他說難說急種種俗腸都一齊壓倒蓋離了道看急與難便劃成兩概若以道作主則難中有急急中有難自並行而不相悖此孟子歷聘諸邦而終守不見之節信非霄輩所能知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歷聘徒御衆多食於諸國故更以爲泰陋矣○〔馮少墟〕曰從者是弟子後車即是弟子之車蓋孟子爲賔師講學列國有數百人從之非馳驛以行儀從如此其盛也傳食如宋薛餽金季任儲子以幣交之類非乘傳以行廩給有一定之數也泰訓侈以過分言○〔條辨〕不以泰乎便照無功說孟子如其道云云亦便照有功說但俱未露其意〔按〕道字當理字看言只論理當受不當受尚未及有功無功○子以爲泰乎是以泰傳食之心推之必以舜爲泰矣不必又找以傳食爲泰意○〔精義〕尹氏曰志聖賢之志行聖賢之道而享聖賢之奉士之所無愧也非其道則何可以受如其道則何足爲泰而世之人以利害貴賤之心度之何足以知聖賢也哉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條辨〕無事即無功故註以無功釋之此事字貼定諸侯說見傳食於諸侯而無一事有功於諸侯故食人之食爲不可〔按〕功字在下尚宜渾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羨延而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正解〕如男耕女織是事其有功於衣食是

功通功者不執定此事然後享此功但彼此互相準而交相濟也得食正是通功處羨、餘也。有餘、言

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按〕此皆不通功所致積於無用甚言功之不可以不通也子如

通之。則豈惟粟布之相易而已哉故下復推其說於梓匠輪輿。○〔精言〕子不通功易事與子如通之是一拌一圖之

詞言除非不通功易事則農女各不相易雖不食士可也若果通之凡人皆得食於子。而獨不食有功之士何哉此

空中振蕩文法更但不欲食士耳非眞不許天下人通功易事也子不通功句莫作實話說梓人、匠人、

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趙〕氏惠曰梓人成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

輪以運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說統〕於此有人焉一句極重。蓋吾道當昌明之時即繩趨尺步不見所係之重。今

異端蜂起邪說橫流此乾坤何等時於此乃有人焉起而擔當世道其功之大爲何如。○守字待字俱要理會楊墨

滿腹仁義充塞有攻而後有守也天下不歸楊則歸墨當世之學者不足恃而後待後之學者此便是繼往開來孟

子實皆自任。○先王之道不外仁義守與待即在入孝出

弟上見。○〔按〕事親從兄固是仁義之實然先王之道所該

者廣孝弟乃其大端耳。如云爲仁義便自可以該之。○說

箇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是何等大功豈僅區區可

以得食。如就通功易事常理言。舉斯世之所不足而士以

有餘補之。則亦通功易之大者。而更以傳食爲泰由更之見

是此人直不得食於子也而字一落千丈末二句便隨手

而起得食於子是子尊梓匠輪輿也不得食於子是子輕

爲仁義者也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怪而詰

之總因更創傳食爲泰之說故通節連下五子字從他自

已身上重重盤駁都是空中虛設議論非

謂更果有權能如此能不如此也須善會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

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

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

之。〔集解〕更初謂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是士於食功矣。見孟子說出一段有功處彼却逃之於食志意蓋以孟子斷

不可說士之志在食也殊不知士固無求食之志而人不可

不食士之功。○〔翼註〕子何以其志爲哉三句指定君子說

勿泛且子二句又就平日泛論以詰之。○〔或問〕孟子之論

食志食功之則何也曰食志而不食功則正士日遠而苟

賤不廉之人至食功而不審其大小之分則梓匠輪輿得

以加諸爲仁義者上矣。○〔南軒張氏曰〕君子之志固不在

食而爲國者知其有功則當食之夫王者之祿夫人爲有

以賴其用而可祿耳豈必以其志之欲而祿之哉如以其

志是率天下而利也。○〔條辨〕彭更始爲無事而食之譏今

復爲志非求食之說兩相矛盾孟子所以設爲食志乎食

功乎之難蓋彼以爲食功則不食仁義之功者謂

何勢必要逃遁到食志上去下文方好擒獲之。

曰：有人於此，毁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

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墁，牆壁之飾也。毁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說約〕毁瓦畫墁非謂以此

去求食言毁瓦畫墁者之志亦在於求食則

將何以處之蓋甚其詞以見志之不可徇也既曰食功則

以士爲無事而食者，眞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集解〕

當時溺於功利之習而不知聖賢之有用見孟子所至稱

見尊禮養其從者則疑其泰而孟子姑明其非泰及言士

無事而食則亦姑與明賢者之有功而已究竟當時之君

雖能養之而不能用之論食論功不過因問而答耳夫食

功天下之通義而彭更逃其說於食志然既曰食志而又

不食毁瓦畫墁之志使果食功而安得遺繼往開來之功

二節反覆辨難明於梓匠輪輿而不明於爲仁義者非尊

彼輕此而何亦可悲矣此章與王子墊問士何事公孫丑

問不素餐兮

章當參看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卽此時也 史記宋世家偃立爲君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翼註宋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似是奮發有爲欲削平禍亂混一區宇之意故曰將行王政只淺淺在用兵上說按削平禍亂混一區宇似亦是王政中事萬章疑焉而舉以爲問亦只渾渾說不必竟主用兵且曰將行萬章亦未曾說煞故孟子未節直以不行坐之此正兩下針鋒相對處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爲之爲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 輯語王者只爲義所以但望人好霸者只爲利所以但望人不好王者之於天下毎遲遲而後得之霸者亦遲遲而後取之然王者之遲遲者與人之悔也霸者之遲遲者欲人之疾也後世人心與三代懸絕只是這些子○翼因之曰葛伯率其民下全要見童子以無罪見殺引葛伯仇餉正爲匹夫匹婦張本非僅證其有是事也○條辨孟子爲要說湯之征葛有奚爲後我之望后來無罰之喜因先將湯之憐葛仁葛曲意從葛處皆寫得痛切方見仁君有胞與天下之心乃有無敵天下之畧而宋以暴虐之所欲興霸業自有必亡之道矣○葛之無道豈止不祀一端而不祀乃其大者得罪於湯亦豈止殺童子一端而殺童子乃其甚者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 爲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 或問湯爲童子復仇而四海之內皆知其非富天下何也曰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表裏洞達故一有所爲則天下信之如雨暘寒暑

之無不感而無不通也然書所謂葛伯仇餉者非孟子之言則人孰知其曲折之如此哉○條辨暴虐及於童子且及於饋餉之童子則不道已極故雖非單爲殺童子而征而其興師之名實自此始○按爲匹夫匹婦復讎據本文只應說童子之父母然當是時舉一葛伯而天下之爲伯者尚多舉一童子而天下之無辜見殺者不少故爲匹夫匹婦復讎乃概天下而言方與上文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及下文民望民悅相應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 趙氏惠曰所征十一國按詩商頌韋顧既伐昆

吾夏桀韋豕韋也顧國也昆吾氏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據此則曰葛曰韋曰顧曰昆吾曰夏桀又尚書云遂伐三朡凡六伐餘無可考餘已見前篇○新安陳氏曰此湯行王政而王之事也○[吳]因之曰此與多謀章詞同而意少異彼重爲政於天下此重望以爲君各有所指也○[輯語]征葛與伐夏兩不相蒙如文王伐密爲崇豈爲誅紂哉有謂欲伐夏而以葛爲端則不特伐夏爲大逆而征葛亦陰謀不道矣○[條辨]湯固非先有伐夏之心而後伐葛以爲之端然桀之暴惡致民有時日曷喪之怨則其勢已不可緩而天下之虐不道如葛者又有韋顧昆吾之類湯既征葛斷無中止之理而將至事起聖人亦何得而辭之哉觀其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徇有一國之無道不誅一國之民不弔聖人之心何以克安而仁之所被反有及有不及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時與今書文不類[說約]孟子引書亦只順口取大意或兼已說夾和言之不必全憶本文觀此類可見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爲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如奄與五十國之類著其荼毒士女之罪見我武興師之由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蒙引]紹何以爲事蓋向日事商則繼事周矣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淺說]其士女皆篚厥玄黃以迎武王之師且曰吾紹事我周王庶得蒙其恩澤而見休也於是皆臣附於大邑周焉○[說約]匪厥玄黃三句狀民情之悅紹我周王係士女之言我親之之詞大邑周尊之之詞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爲暴虐耳[條辨]而已矣者言只是取殘民者誅之此外更無他事一見武王救民之心一見無富天下之心[按]註中不爲暴虐四字正而已矣三字言外意推原君子小人所以來迎之故也○[集解]通節作一順一逆看有攸不爲臣五句從綏厥士女說到士女來迎是順舉書詞見征綏不雨時不是既征後綏如後世還定安輯之說其征處即是其綏處便可想見取殘救民之心其君子以下乃是倒釋書意從君子小人之所以來迎者則出取殘以救民見武王能得民由於能救民也此正與上有攸不爲臣三句回環相應不爲臣者即殘民之人取殘正以救民即東征以綏士女也總以見王政之得民爲末節欲以爲君立案

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翼註]其君子是商之臣以迎其君子是周之將他其小人是商之民以迎其小人是周之卒徒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新安陳氏曰此武王行王政而王之事也]○[說統]引太誓只重則取于殘一句所以證取其殘之說也○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爲心非有私於己者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于湯爲有光也哉○[條辨]于湯有光見武王鷹揚晉定之功較湯更爲光顯乃史臣稱贊之辭[按]此與前說實可相通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說統〕不行王政云爾是直斥之辭齊楚雖大句正是抹殺他小字〇〔合訂〕宋不行王政只在不為百姓上見得中間引湯曰為匹夫匹婦復讎日誅其君弔其民引武曰綏厥士女曰救民水火而宋則但知爭地爭城而已以是知其實不能行王政也〇〔精言〕苟行王政承不行王政作轉語亦卽指宋說非就湯武事而泛論也下有齊楚雖大句可見此虛設之辭說煞不得然必謂孟子不望宋行王政亦非〇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彊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彊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南軒張氏曰萬

章之問意者宋之君臣見孟子談王政而以為迂濶遲久之事懼王政之利未見而齊楚之禍立至故以為疑是未知王政之所以為王政者也故孟子引湯武之事以告之可見人君果行王政天下方將傾慕愛戴而懼其征伐之不早又何強大之足畏哉嗟乎後之人君其無以王政為迂濶而不務其無以敵人之強大為可畏深味孟氏之言以究湯武之心則其綱領可知矣〇問趙氏註脩德無小暴慢無彊晁補之曰脩德無小能脩德則小可大暴慢無彊遇脩德則彊必弱

〇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閒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咻音休與平聲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教也咻讙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集解〕首句虛提起正體貼他薦居州意思說來說箇欲王之善便見王未必卽善說箇子欲王之善便見王所諸臣未必欲王之善下將學語借喻要意全在一字眾字上莊嶽是箇齊語之區正照眾字說卽所謂長幼卑尊無非善士也數年見善頻多而涵育久欠意只在多內若只一薛居州且不能多矣遑問其久求齊不得便含下誰與為善求楚不得便含下誰與為不善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

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聲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眾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精義〕尹氏曰君子寡而小人眾未有能立者也而欲有益於其君難矣哉是以人君用賢必察之審而用之眾不然則是使孔顏盜跖相閧於前孔顏之不勝盜跖無可疑矣可不慎與〇慶源輔氏曰古之大臣欲正其君者豈特取辦於一人而已哉必也兼收並蓄旁求廣取使忠賢之上畢集於朝在君之前後左右無非正人端士然後可以薰陶漸染以變化其氣質成就其德性是豈獨欲趨事赴功而已哉〇吳因之曰咻一謂字可見居州之善不勝實邾之咻一使字又可見居州之進不勝實引之而王所非莊嶽長幼卑尊不必皆齊人與王為不善者常多與王為善者常少此一齊之傅所以難勝眾楚之咻也引而置之責在不勝而巳〇莊忠甫曰欲輔王於善者必先使王無為不善欲使王無為不善者必使王無與為不善故將明揚側陋者先宜肅清君側若用姑息調停而使忠佞同朝賢奸共柄其

究也小人曰親君子曰疎疎不勝親則善不勝惡而君卒爲蠱惑而已此一傅衆咻之說也即不勝之身且未知所以自立如薛居州何哉又如宋王何哉○南軒張氏曰人君莫重於所與處蓋上智賢明之君小人自不可得而邇其所與處者固無非天下之賢也若天資降於此不幸而小人在旁薰染積習而與之胥變者多矣是以善論治者必本於人君之身而善救正其君者必欲多引善類與之共處蓋望其薰陶漸染有以變革之也雖然君子難親而小人易狎不幸衆君子之間而置一小人則或足以敗類使一君子而遇衆小人則且將不能以自立況敢望有益於王身乎愚讀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之語未嘗不太息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語類〕問公孫丑言孟子不見諸侯何故千里來見梁惠王曰以史記考之此是梁惠王招之而至其曰千里而來者亦是勞[illegible]之辭

爾孟子出處必不錯了如平日在諸侯國內雖不爲臣亦有時去見他若諸侯來召則便不去蓋孟子以賓師自處諸侯有謀則就之如孟子一日將見王王不合使人來道我本就見緣有疾不可以風不知可以來見否孟子才聞此語便不肯去時坐間有揚方縣丞者云弟子稱其師不見諸侯必是其師尋常如此其見梁惠王亦須有說但見人不肯便信他說語只管信後人言語所以疑得孟子如此○孟子之時時君重士爲士者不得不自重故必待明君致敬盡禮而後見自是當時做得箇規模如此定了如史記中列國之君擁篲先迎之類却非是當世輕士而孟子有意於矯之以自高也〔按〕此條似轉將孟子自重之義說鬆了當是未定之論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呂氏春秋〕段干木晉之駔儈也學於卜子夏子夏居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之因是知段干木之賢過其閭則式之其僕曰君何爲式曰此非段干木之閭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得不式○文侯往見干木干木避之文侯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璜踞於堂而與之語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欲責吾禮無乃難乎泄柳魯繆公時人〔說苑〕魯繆公聞子柳賢往見之子柳閉門不納或曰子以匹夫而枉國君之駕何若是哉子柳曰吾聞君子道行則樂其志不行則樂其身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不然是徒徼國君之榮也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條辨〕註蓋未爲臣也句最當着眼爲臣則有君臣之分律以名誼而無可辭不爲臣則有抱道之高雖自守其身而不爲過已甚亦只是在不見中守之太嚴非不義之行也○迫斯可以見然不迫則不可以見意亦在言外○〔說統〕二子不可說壞他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孟子生二子後目擊君貴士

賤之成風又自負學問之大覺有不必如踰垣閉門之甚者故仰體當日情事而云然在二子要不得目之謂非義○〔語類〕至云看得孟子於辭受取舍進退去就莫非天理時中之妙無一毫人欲之私無一毫過不及之病如謂于木踰垣泄柳閉門是皆已甚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辭日聞戒餽贐可受則受之皆無一毫過不及無一毫私意曰道理固是恁地而今有此事到面前這道理又却那裏安頓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瞯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瞯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瞯音勘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按〕可見之節節字從上迫斯可以見生來所謂聖人禮義之中正也

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己也惡無禮畏人

以巳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瞰窺也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義備

[揚]氏曰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皆已甚也孔子不爲已甚者故陽貨先不得不見然陽貨瞰孔子之亡而饋蒸豚孔子亦瞰其亡而往拜之夫是之謂稱揚子謂詘身以信道非也○[慶源]輔氏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雖小人秉彝不可殄貨既先來加禮於己則已惡得而不答之然貨之意則非誠矣故但往答其禮而不欲見其人是亦不屑之教誨也天地之施與萬物者豈有差忒哉○新安陳氏曰往答其禮禮也不欲見其人義也○[存]疑孔子瞯亡往拜實未嘗見日陽貨先豈得不見者雖然不見其名則欲見之也此處不重瞯亡意只重在往見上○[通]朱孔子不爲已甚此處固只重答拜不重瞯亡然本義只歸到不爲已不見上惟廹斯可見不廹仍不見也陽貨先豈得不見不先仍不見也若從不見說到見語意便影實從見看出不見語意才緊才與本旨合接入末節亦融貫矣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脅虛業反赧奴簡反

脅肩竦體諂笑强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脅]肩諂笑欲得權豪之心費多少精神打點故曰病于夏畦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强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之之辭也辭未同而言不能無愧於神明獨覺處自赧赧然見於辭色赧赧正是良心難昧然即此明知可恥而陰自蹈之有不可曉解者故曰非由所知○此二項總是便辟側媚强以求合之徒當時明謁王侯者大抵皆是此狀○[南]軒張氏曰若不當往見而往見是苟賤以求合與脅肩諂笑未同而言者何以異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慶]源輔氏曰曾子重厚篤實故視小人側媚之態如病于夏畦之人而深憐之子路剛勇果決故以未同而言赧赧其色者爲非己所知而深惡之二子所守如此雖各因其資質然亦是學力所就也○言心聲也觀二子之言而知其所憐所惡者如此則二子所養決不肯枉道以狥人者可知矣○[愚]因之曰由是二字最有意味當初枉尺直尋之人只爲看得區區名義不甚緊要即如色笑假人未同而言都是應世小節何害通融乃二賢或此之夏畦或病其赧赧則是吾身有必不可褻之廉隅世路有必不可由之徑實故曰君子所養可知已矣○

[按]所養言其平日涵養加立心光明持身正大謹守孔門家法視世間枉己求合之徒自不覺其惡之深痛之切也然本節語意却不重二子只重二子所議之人之可恥觀總註自明○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恥[輔]氏曰與其汙賤之可恥寧失於迫切而不洪干木泄柳猶爲循者也○[按]總註是撮大意說通章上下文勢相承總以印合古者不爲臣不見答公孫丑何義之問結尾要於所養正以深鄙汙賤之徒作通章歸宿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䌓]辨分明只是箇未能耳却以今茲二字作遮飾究竟未能二字下得實落今茲二字下得寬

懸不善看解者以未能二字爲今茲推諉則已將未能貼在今茲上似今茲後猶有可能也善看解者以今茲二字爲未能遮飾則另將今茲安在未能上推未能故不覺回護今茲也回護今茲實是未能遂有無已不今茲者矣○回〔精言〕什一去關市之征此必盈之所嘗聞於孟子者故以今茲未能來遮飾不然盈之幷無此一番周旋矣○請輕之是未能轉灣以待來年是今茲退步總是老大不以孟子之言爲然○待字正與後文速字對照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存疑〕孟子但欲辨駁人必先設事爲喩然後及正意○〔按〕此以攘雞設喩直是隱隱誚他爲盜爲竊所謂嬉笑之怒甚於裂眥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說統〕通章以非義二字作斷案而知字速字意俱重蓋因其明而激之以勇也○〔輯語〕孟子下如知二字謂盈之原不曾知也知什一去征之爲義便應知不什一不去征之非義既非義如何可不速已漢武吾欲云云故是護語耳○義利不兩立雖至義之事自計利者言之義亦爲利盈之之不能速已以利言也原未嘗知義義只是當下有箇是非便有箇可否斷決豈有半間不界依違瞻戀之義哉才如此便知其原在利上計較若知義便不利也須速已既決然速已自然有已中商量經濟經濟隨已而且非萬全而後已也計萬全而後已是終無已時矣○〔劉上玉曰〕不必說到來年未必已即來年果已其如眼前非義何〔按〕本文以速字破他待字是頂門針○〔精義尹氏曰〕去害改過如救焚溺猶恐其遲也〔楊氏曰〕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事親之道甚善然又日鑾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是以堯舜望其君乎〔通鑑〕貞觀六年三月上幸九成宮避暑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大安宮在城西制度卑小車駕獨爲避暑之行赴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也溫清之禮臣竊有所未安且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然今行期已成不可復易願速示返期以解衆議按唐太宗本善納諫而馬周云云深中情理何患不入而復爲遷就之說耶故楊氏引之以爲知非義不速已之鑑○〔南軒張氏曰〕君子之遠不義也如惡惡臭其不敢邇也如探湯其不敢須臾寧也如坐塗炭而其從義也如饑渴之於飲食蓋見之之明而決之之勇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自拔而自新也士之持身於改過遷善之際而爲盈之之說則將終身汩沒於過失之中人臣之謀國於革弊復古之事而爲盈之之說則終陷於因循苟且之域故自脩身至於治國智仁勇之三德缺一不可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

辯哉予不得已也 好去聲下同

〔語類〕問孟子豈好辯章先生令看大意曰此段最好看看見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是這般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麼樣大力量恰似天地有闕陷處得聖賢出來補得教周全補得周全後過得稍久又不免有闕又得聖賢出來補這見聖賢是甚力量直有闔闢乾坤之功○新安陳氏曰學者當深察孟子所以不得已之心下文詳之章末又申此二句以結之豈惟孟子凡聖賢出而任三才扶三綱皆不得而已也○〔蒙引〕要知其所以不得已處韓子曰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知此則知聖人之所以不得已處○〔說統〕公都子說孟子好辯病在一好字孟子說箇不得已便見得不是好天下之生二句是不得已之故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

之常也。此常字只言是理之必至非常變之常〇淺蔡程氏曰氣化在天者有盛有衰盛焉而治衰焉而亂也事理在人者有得有失得焉而治失焉而亂也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卻還無嵗此理之常固無足怪所貴乎聖賢之生斯世亦惟以理御氣庶幾反失而得反衰而盛反亂而歸於治焉耳〇圖書通古大一治一亂只是氣化人事反覆相尋於無窮或氣化有盛衰而人事之得失於是乎宰或人事有得失而氣化之盛衰於是乎轉反覆相尋皆理之常也〇存疑輔氏說堯之亂純是氣化孔孟之治純是人事其餘氣化人事相兼愚謂氣化人事原不相離堯之洪水雖是氣化亦由前此人事未降是未嘗無人事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息邪說雖是人事亦由天生大聖大賢以開萬世之治氣化實未嘗離蓋孔孟之生關係萬世又非可以一時論也〇張侗初曰世界原是生生世界此點之生意即當洪水夷狄時常留天地間有絕即生所以亂極之日便生一箇聖人出來挽回幹濟乃知亂非亂也正天所以界聖人治世之權也古今以來天下實是聖賢所造之天下聖賢若不擔當天下

之生機絕矣〇故孔子栖栖皇皇孟子不得已而與世辯〇輯語治亂是說主持幹旋事不是氣化上事雖主持幹旋也是氣化然聖賢不得已心事正便是天地不得已心事原不是兩件若泛說氣化則一治一亂自是常理不幾聖賢多事乎故治亂雖平列聖賢心事只有一治這一治都在一亂中生出方見聖賢不得已用處〇或問小註一治一亂與一陰一陽文法一例彼在迭運上看兩一字此在反覆相尋上看兩一字惟一治一亂反覆相尋是以撥亂反治必須有不得已之人在〇係辨天下之生二句喫緊尤在一生字聖賢撥亂反治也只是欲天下之生〇新安陳氏曰一治一亂乃此章綱領下文節節照應之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貢胡工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倒流自下而上旁溢則左右四出也

〇精言水無不下其道然也逆行則下流壅塞無所歸耳此是水不治大頭腦下文掘地注海去其壅塞使之就下而不至於逆行也氾濫因倒流而旁溢總在地上行而不由地中朱子謂禹治水先從低處下手若下面之水漸殺則上面之水漸淺方可下手故掘地注海而後水由地中行閻百詩云掘地注海所謂下面之水漸殺在所先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則所謂上面之水漸淺在所後數語最明了蓋江淮河漢皆海上流先從近海處導其委以泄水使有所歸然後江淮河漢次第就治由地中行矣故水逆行是下流不治氾濫於中國是上流亦不治也下

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民無所定不得平土而居也須看所字〇定是安穩不移為巢為窟則播遷無常也上下以地勢言隨處皆有不必水上流為上水下流為下也無所定固因水使然亦避龍蛇之害故下節遂兼帶龍蛇說

書虞書大禹謨也大禹謨帝曰來禹洚水警余成允成功惟汝賢此舜美禹之辭洪水之災雖自堯時始既舉舜禹即引為已責也按節首提當堯之時則此語即屬之堯亦可但

須稍一幹旋或只領取大意証明洪水自得

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洪水之害天生者也聖人以為警余全是畏天憫人心事所以挽回倫救之功萬不得已孔孟之懼正同此心源

此一亂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純由乎氣化也〇四書通自開闢至於堯之時不知幾治亂斷自堯起有徵也洚水自係乎氣化而曰警余未嘗不反而求諸人事所以此一亂即轉而為一治也〇輯語堯時一亂與後世人事感召之亂不同〇山川崩涸日月薄蝕以數求之皆有定法常度然帝王說不得定法常度以轉移氣數天人感應之由責在帝王無可推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

掘地掘去壅塞也凡水本皆以海為歸自洪水逆行積為氾濫則水道為之壅塞而後橫流不可得而理故禹惟先治下流開掘水道因地制宜導之入海而水乃得所注菹澤生草者也曰澤生草以見非舟楫往來之所也先是水逆行氾濫是處皆成澤國蛇龍逼處亦不辨何地為菹到得水既注海蛇龍乃惟菹可以藏身曰驅曰放雖此間自有施為要亦以水退而曰蛇龍自冷此無所容耳地中兩涯之間也集解水由地中二句是舉成功言重由地中不重行字根上掘字注字來下是流去其壅塞自上面不得氾濫禹掘地是治下流之水先從近海處導其委以泄水使有所歸江淮河漢皆海上流至此則上流之水次第盡治矣蓋治水之次第先必自下而上後則自上而下不自下而上則淤塞不除九州之水混合為一無處下手若下流已泄江淮河漢各露涯涘復為之疏瀹開導然後一水之原委皆清方能安其常而若其性故又當自上而下考禹貢一書先統敘禹治九州之大畧除首冀州王都而外則先兗青徐揚而後及於荊豫而後及於梁雍所謂自下而上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六　滕文下　三　敦復堂課本

也後分敘江淮河漢一水之始終則必先其原之所發次及於流之所經而後及於委之所會所謂自上而下也河是北條之水江淮漢是南條之水上句是槩說水無不治四水乃至大難治者故特舉之以著安瀾之慶是也二字分明有按圖指掌睹河洛而思禹功意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險阻二句足上文意以起下人得平土而居險阻既遠承掘地注海見中國絕無氾濫之區矣鳥獸害消承上驅蛇龍放菹見不獨蛇龍凡鳥獸皆不得逞其害矣人得平土而居與上節民無所定三句相應玩然後字見當日費許多精力方能至此不得已神情從可想見○季安溪曰掘地而注海者決九川距四海也由是氾濫中國之水皆由地中行而為江淮河漢所謂濬畎澮距川也驅蛇龍先除為水害者也由是交於中國之鳥獸皆與險阻俱消伯益所以繼禹而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也治水則先下而後上去害則先重而後輕按去害意亦須倂入治水內故後文只言禹抑洪水自是本節主腦此一治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氣化人事相參者也○新安陳氏曰洪水

乃治世之一亂禹反其亂而治之此禹之不得已於有為者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集解此節居通說下歸重末二句為下節周公相武王張本首二句是過脈暴君代作五句一截壞宮室等總敘代作中事已包夏商言之邪說暴行下五句為一截一氣注下即屬紂時說矣暴行通上下君臣言必有邪說糊塗了義理然後暴行始興故先言邪說又作對上代作內包中間治時說園囿汙池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六　滕文下　三　敦復堂課本

即上截所云加一多字又加禽獸至是此前更甚了兩又字相應惟其又作所以又亂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氣化人事相符者也自堯舜沒其間夏太康至商武乙等暴君不一難以類數至紂而大敗極亂無以復加矣故直推至紂時言之想夏桀之時亦未必有飛廉等惡人與夫虎豹犀象之害也○輯語問除湯放桀一案而竟及武周何也輔氏謂夏桀時未必有飛廉等云云此說亦太泥孟子約舉古今治亂之槩不是定治亂之數止於此也只將從來變局各提其大者而言堯舜時天地之變舉禹三代時放伐之變舉周公春秋時道統之變舉孔子則言紂而桀在其中言武周而湯尹在其中不可因一文有詳略而別生蹐武周抑湯尹之論亦不可謂商周固一樣為欲夸張武周故且置湯尹也○精言節首於堯舜既沒下特提聖人之道衰後又云世衰道微又云孔子之道不著又云閑先聖之道屢提道字可見自古聖賢擔當世教維持宇宙止此一道道上有善治則道行下有善學則道明自堯舜以至孔孟無二道也本節聖人之道四字是其提綱挈領處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纂疏奄在淮夷之北○存疑三年討其君是承伐奄說）飛廉紂幸臣也（飛廉善走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并殺之○輯語投界豺虎豺虎不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詩人忠厚之至而其嫉惡也必如是而後快飛廉所以必驅之海隅而後戮之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翼註誅紂是一頭奄是紂之助飛廉是紂之幸五十國是紂之黨三平看誅紂至滅國五十是除人害驅虎豹句以紂所象養言是除物害天下大悅總承悅其無人物之害也○集解節首提出周公相武王便是以周公作主分兩段看大悅以上叙其驅除之功書曰以下明其制作之功恩按兩截自是相承下截乃足上截之意）

書周書君牙之篇（君牙臣名穆王命爲司徒此爲誥命之辭我後人即穆王自謂也）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困勉錄周公相武王不特爲民除害以得天下之悅而已想其民害掃除天下一統必有大制作以致天下之大治也書曰丕顯哉文王創業之謨丕承哉武王制治之烈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所以佑啓我後人者無一事不出於正大亦無一事不致其周密也然則周公輔相之功大矣當時太平之盛何如哉○慶源輔氏曰正可爲也無缺爲難無缺謂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凡所以正德利用厚生之具無一之不備防僞禁邪正慝之法無一之或隳然後可以爲無缺至戰國時則道墜於地而無復有存者矣○集解本節並無文王事而引書言文謨之顯在書旨自是文武並重引來却重武王而實專重周公蓋武王有承文之烈而周公則相武王以成其烈○其必并言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者蓋定亂之功武王時事而制禮作樂法度無不畢舉則皆周公成武以成文者也○觀後文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固只重除人物之害然百姓所以乘寧而得成其爲一治之功者實係乎此故必并引此以終周公相武王之事）此一治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氣化人事相參者也○新安陳氏曰商末大亂周公相武王反其亂而治之此周公之不得已於有爲者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爲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前乎此者雖曰世亂然但禽獸繁殖有以戕民之生而猶未至賊人之性至此以後則遂至傷壞人倫將使人盡爲禽獸之歸其禍又慘矣世教衰而不振王道微而不明權謀詭詐反常逆理之說與僭竊奸宄悖倫亂經之行作弒君父卽暴行之極此禍不但在民生直在民心上○條辨惟其世衰是以道微惟其世衰道微是以邪說暴行又作必以此指周

室東遷以後者蓋周未東遷賞罰號令猶及於天下邪說暴行未至倡獗弒父弒君猶有所憚而不敢爲惟東遷以後遂不可問而春秋之作所以託始於平王也○精言弒父弒君逆理反常於是爲至兩有之何等深痛孔子安得不懼）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新安倪氏曰書皐陶謨篇云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書言天子治天下之事孔子作春秋其大旨正以明此治天下之事而爲後世法也○紹聞編胡氏解天子之事以惇典庸禮命德討罪爲言

者典卽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道也春秋中是是非非欲以明此而已禮卽國家之典禮如祭祀征伐朝覲會同等事是也春秋中有關於典禮之得失者則書之命德討罪是善惡功罪之所在當褒當賞罰一奉乎天命天討而不敢私此四者是天子之事自古聖人以此治天下立人極到春秋時都壞了孔子作春秋以寓此法其大義則孟子以一言盡之曰使亂臣賊子懼而已○存疑春秋如何見得是天子之事如天王下勞晉侯則削而不書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皆所以存君臣之分也可見其惇典也名宰咺歸賵以議亂法書履緰逆女以志變常所以定衆妾之分嚴大昏之禮可見其庸禮也召陵之師書次書來盟以序其績城邢之役再叙三國之師以美其善此是其命德也討罪意尤明白凡春秋所貶者皆是○集解奉行天道謂之天子天子二字原從作之君師說來指有此位之道而言非凡有其位者之天子也凡有位之天子不能有其事者多矣權未嘗不在無其道也春秋天子之事爲其道在焉未嘗侵其權也○孫擴甫氏謂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寓字甚好不過春秋自明是非

之公而王法自寓焉耳非代天子行王法也惟王法卽寓於是非之中此亂賊所以懼也惟只明是非而王法自寓此道存而法卽存而非侵權以行法也註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乃就罪我者而言非孔子本如此也○愚按節首孔子懼三字是作春秋緣起上一句自貼定孔子說下乃就春秋一書略作提筆明其爲天子之事此固以道言然位字一面正亦不容抹蓋惇庸命討其事自屬之有位而兼有其道之天子當時位不在孔子而道在春秋善善惡惡固是欽崇天道而無所私而帝王經世宰物之事悉該載其中是明以有位之事寓於無位之書故特隆之曰天子之事正見聖人之不得已而爲此故隨引知我罪我之言以深著其義講家謂專以道言恐竊謂道自作主宜兼貼位則下文知罪一齊攝起是故字方可直接若專貼道則於義不全而承接亦難於融洽

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吳氏

程曰以慮後世而知聖人者君子也故幸其存天理遏人欲以託南面而罪聖人者小人也故戚其不得肆欲○存疑是故字要說有着落惟春秋爲天子之事所以知之者以是罪之者亦以是知之者以其功也罪之者以其僭也知之者君子也罪之者小人也○紹聞編周子曰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知我罪我皆在於此知我者知聖人此心也罪我者則所謂其義則某竊取之者也聖人自以爲竊取則不知而罪之者有矣聖人以人之罪我亦在是宜矣○駁語知我罪我二句聖人只以明其不得已之意耳孟子引此中明上文天子之事東萊呂氏云邪說暴行天下所同見聞而孔子獨懼何也手足瘋痺雖加笞箠頑然而不知痛無疾之人一毫傷其膚固已顰蹙慘怛中心達於面人皆瘋痺而孔子獨無疾是以懼也春秋成而亂賊懼猶倉佗和緩療以鍼石血氣流注復知痛癢也由此言之則是知孔子者恍然於孔子之所以懼而懼也罪孔子者罪之心卽懼之心也盡天下之人無不懼賊人

心正而邪慝不作此春秋之成所以爲古今一大治也○湯霍林曰知者罪者雖不同而要皆有警於人心重在都有所警上不重在罪我而未盡知也人心有警使不敢爲亂非一治而何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純乎人事者也雖氣化不應而不使孔子得位以撥亂而反之正然討亂賊垂治法其功又大於禹周矣○新安陳氏曰孔子雖不能興治道於當時而能垂治法於後世蓋在當時倫紀亂矣孔子欲反其亂而治之此孔子之不得已於有言者也○語類問孔子作春秋空言無補亂臣賊子何緣便懼且何足爲春秋之一治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這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爲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及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說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言奧義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者惡者了然在目觀之者知所懲勸故亂臣賊子有所畏懼而不犯耳

近世說春秋者太巧皆失聖人之意又立爲凡例加某字其例爲如何去某字其例爲如何盡是胡說問孔子所書詞嚴義簡若非三傳詳著事迹也曉筆削不得曰想得孔子作書時事迹皆在門人弟子皆曉得聖人筆削之意三家懼其久而泯沒也始皆筆之於書流傳既久是以不無訛謬然孔子已自直書在其中如云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某公與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某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夫人孫於齊此等顯然在目雖無傳亦可曉且如楚子侵中國得齊桓公與之做頭抵攔遏住他使之不得侵齊桓公死又得晉文公攔遏住如橫流氾濫硬做隄防不然中國爲渰浸必矣此等義何難曉問讀春秋之法曰無他法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迹準折之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見如看史記秦之所以失如何漢之所以得如何楚漢交爭楚何以亡漢何以興其所以爲是非得失成敗盛衰者何故只將自家平日講明底道理去折衷看便見看春秋亦如此只是聖人言語細密要人子細斟量考索耳問胡文定春秋解如何曰說得太深蘇子由教人看左

傳不過只是看他事之本末而以義理折衷去取之耳○輯語王者政教號令刑賞不行於天下而有弑逆之亂孔子作春秋其所取義皆王者政教號令刑賞之道使萬世皆知亂賊之不可爲故爲一治若謂孔子毫無筆削褒貶則仍是魯史之春秋與乘與檮杌何異又何足以見孔子之作而爲一治哉朱子曰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所謂直書者即筆削褒貶也非於直書之外另有褒貶之說字字有微辭與義也湛甘泉乃云若筆之削之烏在其爲魯史之文哉吾則謂若無褒貶筆削烏在其爲竊取之義哉孟子引孔子知我罪我之言正爲其取義皆天子之事也不然何罪之有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廏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橫爲皆去聲莩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 [語類]楊墨只是差了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蓋楊氏見世間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蕢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爲則天下事誰教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或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在他人則後救之若君親與他人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便是無父此二者之所以爲禽獸

也[按]末流二字於本文語氣尚鬆○問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曰人也只孝得一箇父母那有七手八脚愛得許多能養其父母無缺則已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粗衣糲食必不能堪蓋他既欲兼愛則其愛父母也必疏其孝也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墨子尙儉惡樂所以說里號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箇淡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輯語]楊氏爲我其初指但知有利即是無君墨氏兼愛其初指二本即是無父正爲他本原處無君無父耳不是其道本善而立說有病流弊爲害也[按]楊氏爲我便是無君墨氏兼愛便是無父無父無君便是禽獸三是字都是就他本分勘定○[集解]聖王不作是諸侯放恣處士橫議之由而諸侯放恣處士橫議乃楊墨所以盈天下之緣起也聖王有作諸侯何敢放恣諸侯不放恣則處士何敢橫議處士橫議皆揣摩諸侯以行其私有橫議而諸侯之放恣益甚夫然後楊墨得傲然立說而無所顧忌通節以處士橫議句爲綱以爲我兼愛爲案以無父無君爲斷以率獸食人二句爲結局○[按]處士應即主楊墨輩言當日蘇張之徒求富貴利達朝秦暮楚並算不得處士了說

箇處士自是窮而在下當聖道不明之時倡爲異說以簧鼓天下而楊墨其尤烈者故於處士橫議這揍楊墨之言盈天下而孟子所距而絕之者亦卽專主此輩而言○說統楊墨之言盈天下此且就楊墨倡義說歸楊歸墨方是天下靡然從之○是禽獸也截上斥公明儀之言義見首楊墨立教之非下者楊墨爲害之大

篇引公明儀之言是承上禽獸字只借其率獸食人句起下文意耳儀原以肥肉肥馬致民飢餓爲率獸食人孟子却以楊墨之無父無君爲獸以無父無君壞人之心爲率獸食人○語類問率獸食人亦深其弊而極言之非眞有此事也曰不然卽他之道便能如此楊氏自是箇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殺使天下倀倀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尙淸談此便是楊氏之學楊氏卽老莊之道少間百事廢弛遂啓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又如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亦其驗也如近世王介甫其學問高妙出入於老佛之間其政事欲與堯舜三代爭衡然所用盡是小人聚天下輕薄無賴小人作一處以至遺禍至

今他初間也何嘗有啓狄亂華率獸食人之意只是本原不正義理不明其終必至於是耶

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說統不息則不著正見得彼此勝負間不容髮處邪說誣民二句卽是申解上二句意玩是字自明○精言始因孔子之道不明天下所以有楊墨繼因楊墨之道不息天下不知有孔子彼盛則此衰權衡之勢然也○按仁義本民心所固有而楊墨以其邪說誣之楊氏義非其義不獨誣義并以誣仁墨氏仁非其仁不獨誣仁幷以誣義民但見邪說之充滿於前而固有之仁義盡爲所窒塞而無由自達

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存疑無父無君是指目前說不是流弊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方是流弊○集解率獸食人二句亦須作兩層看率獸食人謂楊墨倡率禽獸之教以害人心已是眼前實禍卽註所謂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也人將相食則以淵來究竟言謂自此人人之心皆壞而相戕相賊無有已時此則註所謂大亂將起也將字是決辭不是疑辭○按此較存疑更明劃

此又一亂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西山眞氏曰楊朱是一身之外截然不恤故其迹似乎義墨翟於親疏之間無所不愛故其迹似乎仁殊不知天下之理本一而分則殊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心無不溥而其施有序心無不溥則非爲我矣其施有序則非兼愛矣楊朱專於爲我則昧乎理之一墨翟一於兼愛則昧乎分之殊若是而曰仁義乃所以賊夫仁義也○精言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仁義充塞之禍以一至於是所以不得不出來與他抵死辯說一番看三聖及孟子不得已處須先將亂處看得十分痛切才知聖賢救正苦心才見聖賢擔當作用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爲去聲復扶又反

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集解吾爲此懼四字與孔子懼三字相應正見其心法之一有東遷之亂則孔子懼而作春秋有戰國之亂則孟子懼而闢楊墨皆所謂不得已也此字緊接上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正見大亂將起不得不懼通節以閑先聖之道句爲主距放尤所以峻其閑衛之防閑如衛守城邑不使賊來侵害此內備之功距放則聲罪致討使片甲不留乃外攘之事楊墨指其人淫辭指其言淫辭卽邪說以其說之浩瀚放蕩故曰淫放卽所以爲距也邪說者不得作緊頂上句言必放之使不得作而後已此句乃孟子毅然自任之辭中流一柱砥障鯨波是何功力誰然下不得作三字分明楊墨之徒亦因以不敢猖其說如折告子而性惡之說廢闢許行而並耕之說絀所謂辭而闢之如也○以上孟子自言其懼而以距楊墨爲己任下乃推言楊墨之害及政事以見距放之不容緩

事所行政大體也事者政之目政者事之綱言吾之所

以必使邪說不得作者蓋此邪說若不爲之距與放使人作於其心而心爲所蔽以陷於一偏則必害於其事既害於其事則必害於其政故必力辯其非以嚴絕其害雖使聖人復起亦必以斯言爲然而不以是改之言爲無益之辯外人安得以好辯目之○語類不[illegible]心害先政而後事是自大綱而至節目此處先事而後政是自微而至著愚按害則俱害先後亦互文見意耳然自微至著自於此較貼切

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

此乃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純乎人事也蓋氣化不應孟子亦不得志於時然因其言而異端滅息吾道至今得以不墜此孟氏之功所以不在禹下而亞於孔子也○集註禹周之一治其功顯孔孟之一治其功微集註於禹周下曰此一治於孔孟則曰是亦一治而亦字正對禹周言見無容伸彼抑此

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

申不害韓非俱本黃老喜刑名法術之學

佛氏之害

甚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

語類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爲我何以疑於義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逍遙物外僅足其身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

申韓則淺陋易見故

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

語類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却不管他蓋他只壞得箇麤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著與之辯時舉謂當時人心不正趨向不一非孟子力起而闢之則聖人之道無自而明是時眞箇少孟子不得曰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恁地說所謂楊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人之道爲是知異端之學爲非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耳

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仁山金氏曰佛氏寂滅類楊而禪定立脫之說過之慈悲普施類墨而平等無生之說過之蓋兼無父無君之敎而資率獸食人之禍者所以其害爲尤甚○二程子闢佛老之說凡五十餘條而其要則曰佛有髮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絕其類其二則曰釋氏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故爲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爲障則是已與理爲二又曰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只爲他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固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渴飲而饑食戴天而履地又問華嚴第一眞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碍觀第三事事無碍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是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凡此足以見似是而非與夫大亂眞者矣因并附焉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或問小註此一節總束禹周孔子以繳不得已也擬

世之亂而治之如此蓋皆有以見其責之在已不可得而辭焉者須要得提唱意○西山眞氏曰三聖事雖不同而其救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則一也使聖人不竭力維挽則天下之亂不寢而天下之生幾絕豈得已哉○愚按高唱昔者括叙三聖人胚胎不得已講家或云爲我亦欲引線或云爲承三聖立極要之大指如是二說無所異同○蒙引按誅討伐奄節不曾說有夷狄然奄在淮夷之北滅國五十中亦豈無夷狄說兼夷狄則中國之害及百姓者可知○紹聞編唐太史云人人知其爲是非而或陷於弑逆者昔人所謂以意爲之也雖其以意陷於弑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在聖人早爲之提醒其隱然而在之心而消其孰然敢動於邪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能自還也其使之懼者不遂之於孰然而動者之不可忍而牖之於隱然而在者之不容息是以能使之懼也非講其欲以懼之之謂也其懼者退覺其隱然而在者之忽露而不覺其赧然而動者之消消是以懼也非懼其書我而不敢爲之謂也此論最見得孔子作春秋有功處不然亦已往之空言何以爲一治

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蒙引〕此段直是要起下段以楊墨正是無父無君乃夷狄之敎在所膺者也不連上意○〔說統〕引詩不重周公上只申言楊墨之當膺而已之辯不容已耳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簒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精義〕伊川曰邪說則終不能勝正道人有秉彝

然亦惡亂人之心○〔語類〕孟子言我欲正人心蓋人心正然後可以有所爲今人心都不正了如何可以理會○〔四書通〕洪水猛獸之災由氣化夷狄簒弑之禍由人事邪說爲人心之害則有甚於此者矣人之本心未嘗不正爲邪說所害易淪胥於不正故孟子之辯拳拳欲正人心其仕也亦必先於正君心○〔新安陳氏〕曰洪水猛獸夷狄簒弑皆災禍之害於勢者惟在於一時若邪說乃災禍之壞人心者日流於無窮而爲害尤甚慘此孟子所以深惡而力救之也

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眞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或問〕孟子之欲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而必以正人心爲先者何也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之不明是以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矣又何必爲此紛紛而涉於好辯之嫌乎曰邪說旣入則人心蓋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之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其所以正人心而爲息邪距詖之本也併爲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也此其所以息邪距詖而爲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故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而誓其衆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而誓其衆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夫豈好戰也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辯之小嫌而遂輟不言哉○〔語類〕孟子之辯只緣是放過不得今人見佛老家之說者或以爲其說似勝吾儒之說或又以爲彼雖說得不是不用管他此皆是看他不破故不能與之辯若眞箇見得是害人心亂吾道豈容不與之辯所謂孟子好辯者非好辯也自是住不得也○〔或問小註〕人心之必須正楊墨之必當距此是生民天理上事○〔慶源輔氏曰〕重言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此又深致其意者欲人之察其心而知邪說之眞可畏也○〔愚按〕邪說淫辭上文已見正人心則對上作於其心詖行則本上害於其事害於其政固是歷歷相承本文却與錯綜枚擧自合提起正人心與邪說有彼盛此衰之

勢卽上文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而詖行淫辭則又皆邪說所致蓋說旣邪併則行必偏詖辭愈淫蕩故息邪說正所以正人心而距詖行放淫辭又卽所以息邪說以正人心者此中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已悉或問中但下三項須更與剔淸主從耳或有劃作兩截謂人心不正則邪說益張詖行日熾則淫辭益甚非不對待分明然終不若專主正人心併歸一線覺得我亦欲三字至以承三聖者爲能一氣貫注耳○此節精神結聚在以承三聖句說箇以承三聖是何等擔當此辯如何已得覆繳末二句一腔熱血一片苦心和盤托出矣○〔蘇氏曰〕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是爲亟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旣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生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孔子孟子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失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

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或問小註孟子意謂自今以後不待有知道者眞能息滅楊墨之害然後可以繼聖人之事但能爲說以距則是亦聖人之徒矣此可見自任之重而望人之切也○文集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兩者之間蓋不容髮也雖未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西山眞氏曰所以勉天下學者皆以闢邪異端扶正道爲心庶幾生人之類不淪胥於禽獸也 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

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此對照當時議孟子好辯者發或問其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何也曰吾亦既言之矣然反其言而推之則知不討亂賊而謂人勿討者亦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可不畏哉○語類孟子苦死要與楊墨辯是如何與他有甚冤惡所以闢之如不共戴天之仇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才說道要距楊墨便是聖人之徒如人逐賊有人見了自不與捉這便與做是賊之黨賊是人情之所當惡若說道賊當捉當誅這便是主人一邊人若說道賊也可捉也可恕這只與做賊邊人○蕉漪園曰人人與之爲敵○他便無所容於世而其害自息此孟子眞懇屬意處

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精義伊川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 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新安陳氏曰聖賢反世之亂而治之達而在上則見於有爲而治功見於當時窮而在下則不免於有言而治法垂於萬世孔子曰予欲無言終不能無言也作春秋以爲後世法猶未至於辯者孔子之時異端未熾而孔子之聖言教易孚故也至孟子則時益降異端益熾而孟子之亞聖又不及孔子公孫丑萬章之徒聞言猶未達況於外人則其闢楊墨烏得而不言言烏得而不辯蓋有大不能已焉者既以不得已於辯者自致其力又以能言距楊墨望凡爲吾徒者之同致其力焉非朱子深知孟子之心孰能發其精微之蘊如此哉此章於古今世道聖賢事業關涉甚大宜精察深思之○東陽許氏曰集

註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復相尋竊謂氣化盛人事得則天下治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亂是固然矣然孟子此章答好辯之問而孟子之辯專爲闢楊墨而發則易亂爲治全賴人事以補天道之不足反氣化之衰而至於盛也觀堯舜之治水則以人事而同氣化周公相武誅紂伐奄孔子作春秋則以人事而救衰失所以孟子亦於衰失之時闢楊墨以回氣化正人事也此正聖賢作用參天地贊化育之功讀此章當如此會集註之意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螬音曹咽音宴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只此六字便是與仲子反照下斷語於陵地名螬蠐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或問小註廉乃人之美節仲子居食之清若如此故章子取其廉豈不誠三字有信其必然意○述朱首句是總且下分兩項居於陵言所居之廉三日不食以下言所食之廉後孟子亦分辯到底○蒙引匡章以仲子世祿之家而能如此故難之而贊其廉孟子則以仲子本世祿之家無用爲此若餓故斥其悖謬而不成其廉也夫廉只是有分於不苟取耳而豈用無故辟兄離母至三日不食以求延喘息於井上之螬李哉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源輔氏曰齊俗奢侈放縱當戰國時士之傷廉者必多有之此匡章所以推仲子之廉而孟子亦以爲齊人之巨擘也

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爲廉也

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耳○按仲子惡能廉句是就正理上斷盡仲子一生充仲子之操二句則就匡章之所以廉仲子者而見其操之不可充則蚓而後可正甚言其不可也○甫軒張氏曰要充其操除是蚓而後可縱然如得蚓來亦於世何補而兄乎其必不可也此孟子宗之之意

夫蚓上食槁壤下飮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蚓之所食所飮在是則所居亦在是此二句正見人之萬不可以如蚓處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此句正貼本文槁壤黃泉二句內說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蒙引以仲子之廉何至疑其所居或盜跖之所築所食或爲盜跖之食曰明其所居所食之不能義於其兄之室兄之食也但含意不露後二節方盡發此意○條辨即窮仲子之操問及室粟足矣忽然窮及築是室樹是粟之人豈不爲苛孫不知孟子先有以母則不食以兄室則弗居一段議論在胸中故必窮及築樹何也不問築樹則妻食何爲廉於母於陵何爲廉於兄也是未可知亦不限定是盜跖之所築樹然萬一出此仲子只何以解兄○愚按暗對母兄自是孟子意中語在本文只是且就他居食詰之有居食則必有築樹有築樹則必有義有不義以見不能如蚓然無求耳至匡章代爲解脫方與他直揭要害提唱分明○翼註細玩孟子此章俱是反詰與許子之不憚煩同一機括本欲明相兼之不可反責以交易之爲煩本欲明母兄食室之當安反責以槁壤黃泉之爲滯此文字最巧最深處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辟音壁纑音盧

辟績也纑練麻也條辨言織屨辟纑之所易見其當下無不廉不必問及所築所樹意○按織屨辟纑章所嘖嘖殊不知仲子齊之世家正無須此故孟子復歷歷正告之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閤辟音避頻與顰同顣與蹙同子六反惡平聲鶃魚一反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蒙引孟子此數語非

爲仲子叙世家也所以明其兄之祿爲可食兄之室爲可居而非不義也○徐辨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以字爲字是仲子胸中所見如此然以此爲不義却以何者爲義便見他操之難充意而不食而不居這不字便自見得斷然不可居食然則又將何者而可居食乎○此節只重此四句下但引其事証之○辟兄離母四字在本章却不重不過就其操之不能充以窮之未論到亡親戚君臣上下大本有虧不得以小節爲廉意然孟子於序事中着此一句正不曾放鬆了他此論之所以有根抵也按此自爲其罪狀大主腦**歸自於陵歸也**此自是天性不能已處**已仲子也鶃鶃鵝聲也頻顣而言以其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叙及出哇爲以母則不食起案本節只是句句叙下乃從此下斷○或問司馬公曰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蓋謂其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蓋謂其不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辟兄離母豈所願也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

所不爲也孟子過之何甚與其說奈何曰仲子齊之世家則其祿與室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設其果以不義得之而非有悖逆作亂之大故則夫母子兄弟之間豈可以是而遂滅天性之恩哉飾小行以妨大倫是乃斯世亂倫之尤先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所謂狷者則亦言行之間小過乎中而已夫豈出於倫理之外若是其甚哉○文集温公云仲子嘗諫其兄而兄不用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又曰仲子狷者有所不爲者也愚謂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猶者之不爲一身之小節至於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夷狄矣雖復謹小嫌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正之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愚按以上二條皆因司馬温公之說而論之義極精辭極正但孟子本意自在仲子不義章方明說出此處雖連擾兄母然止因匡章廉仲子而接是以起下不能充之意看書須各認地頭不宜夾混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先將不食母食不居兄室坐實其操**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次就妻粟於陵點明其類類卽操中之類也**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後將四句拍攏以見其類之不能充**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充其類言由母食之類充之而至於無可食由兄室之類充之而至於無可居不能充言不能由不食不居而充之於所食所居也○輯語仲子非不欲充其類也不能耳若充之必將不食不居故曰蚓而後可○愚按前言蚓而後可蓋以理懸斷之而知其有所不可

此言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則以事實按之而斥其有所不能語更偪撥得盡**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

〔集解〕若仲子者二句與前充仲子之操二句應操曰其操見不過成其爲仲子之操人之操可充而仲子之操不可充以操不成操也蚓而後充非以蚓責仲子也仲卽爲蚓豈尙得爲人乎孟子正就他不能充其操窮之見非人之所可爲以明仲子之不得爲廉耳○慶源輔氏曰仲子之所守不必驗之他人只自其身而推之則已有不能自滿其志者故孟子直以蚓而後充其操斥之則仲子之行是豈人之所能爲哉聖賢之道充之則至於與天地同功仲子之消充之則至於與丘蚓同操是豈人理也哉○或問小註末一節不重仲子瘢兄母之倫只重在不能充其操上○淺說孟子此章之意只據匡章稱述仲子之苦節而辨其不得爲廉其辟兄離母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者猶未暇深非之也蓋廉者有分辨不苟取耳仲子以齊之世家無故而三日不食欲何爲耶縱不許兄離母而爲

此亦豈聖賢之所謂廉哉使其固窮不受非義而困於飢寒斯可矣東漢徐穉子非其力不食誰得而訾之○

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南軒張氏曰仲子徒欲潔身以爲淸不知廢大倫之爲惡原仲子本心亦豈不知母子之性重於妻兄之居愈於於陵乎惟其私見所局亂其倫類至此極也衆人惑於其迹以爲淸苦高介而取之非矣世之貪冒爲惡者多矣孟子於仲子獨闢之深者世之爲惡者其失易見而仲子之徒其過難知也惟其難知故可以惑世俗而禍仁義反覆闢之蓋有以也夫○或曰匡章亦黜妻屛子者故喜仲子孤介之行新安陳氏曰不然匡章以父爲重故視妻子爲輕仲子反視母兄爲輕而於妻則反食孟子矜匡章而非仲子有以也此章當參看盡心上篇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下文云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斷盡

其人愚按參看自可若竟使奪彼章之義則非朱子所以列范氏註於圈外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六終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之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離婁一名朱黃帝時人明察秋毫幽室之中能辨五色橫斜曲直一見不爽毫髮也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公輸子一名般或以爲魯昭公之子嘗爲母作木人爲御機關一發其車遂行又爲木鳶令之自飛規所以爲員之器也所運以爲員之筳也矩所以爲方之器也今曲尺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字子野備載左傳他不足據六律、截竹爲筩陰陽各六趙氏曰只言六律者陽統陰也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爲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前漢律歷志十二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仲呂有三統之義焉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黃鐘爲天統林鐘爲地統太簇爲人統○趙氏惠曰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爲法呂助也言陰氣助陽宣氣總言之陰陽皆稱律故謂之十

二律黃鍾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鍾者種也律有形有色五色莫盛於黃故陽氣鍾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位於子十一月大簇者大太也簇湊也言萬物隨於陽氣大簇而生也位於寅正月姑故也洗鮮也萬物去故就新攺柯易葉莫不鮮明也位於辰三月蕤賓者言陰氣幼小故殺萎陽不用之故曰賓位於午五月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位於申七月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位戌九月呂助也謂陽氣方生侌氣助其宜物位丑十二月夾者孚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又當陰陽相夾則位卯二月仲呂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又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巳四月林茂也盛也六月物皆茂盛積於林野又林衆也萬物成就種類衆盛也位於未南任也謂時物皆秀有懷妊之象八月初物皆含秀懷吐之象陰任陽功助陽成功也位於酉應和也謂歲功皆應和陽功收而聚之也又陽氣應不用事陰離陽氣閉塞萬物作種也位亥十月○程氏復心曰人心亦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又制十二律以制五聲五聲中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十二等所謂律和聲也樂律自

黃鍾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黃鍾爲陽大呂爲陰太簇爲陽夾鍾爲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五音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角數六十四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以數之多少爲尊卑故曰宮商角徵羽○吳氏澂曰五聲最濁者爲宮稍濁者爲商微濁微清者爲角稍清者爲徵最清者爲羽十二管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宮商角徵羽之高下無定準必以律管長短定之每律之宮各有商角徵羽而不相亂則長短之度不可有分釐之差然後其聲勻調歌聲勻謂施之八音皆然而無相奪倫矣○朱子聲律諧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沉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爲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爲商爲角爲變徵爲徵爲羽爲變宮而皆以爲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爲土在五常爲信在五事爲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爲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

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爲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沉濁者爲黃鍾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爲應鍾及其旋相爲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鍾與餘律其所以爲貴賤者亦然若請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爲樂矣蓋黃鍾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鍾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爲樂者也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爲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鍾云者則恐其於聲音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后夔

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湖南講律乃有形之器音乃無形之聲必託律以吹之然後清濁高下之節可紊○集解律呂正音之法每三分而損益偶八位以相生如不以八十一數之黃鍾不能正夫音之宮不以五十四數之林鍾不能正夫音之徵不以七十二數之太簇不能正夫音之商不以四十八數之南呂不能正夫音之羽不以六十四數之姑洗不能正夫音之角由一鈞以往旋相爲宮而莫不皆然然後五音可得而正○旋相爲宮者每律皆可以起宮如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若林鍾爲宮則南呂爲商應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皆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得之餘律皆然宮者君王之義十二管更迭爲主自黃鍾始當其爲宮五聲皆備○三分損益者分去聲非分寸之分凡陽律三分其數而損一分以下生陰凡陰律三分其數而益一分以上生陽如黃鍾之數八十一爲宮三分得二十七數凡三損一分得五十四數下生林鍾爲徵林鍾三分一十八數益一分得七十二數上生大簇爲商太簇三分二十四數損一分得四十八數下生南呂爲羽南呂三分

十六數益一分得六十四數上生姑洗爲角姑洗三分二十一數而零一數數有奇零則不和不和則不生故音止於五其以他律起宮者倣此○陽八相生者如子爲黃鍾之宮歷丑寅卯辰巳午未爲林鍾之徵是三分損益正所以隔八相生非兩項事也餘可類推又如黃鍾九以林鍾六爲妻隔八而生子則林鍾生太簇下生爲娶妻上生爲生子故曰律娶妻而呂生子也○論五音長短之序則曰宮商角徵羽論五音相生之序則曰宮徵商羽角○五聲宮與商商與角角與徵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於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一聲比徵少下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謂之變宮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又曰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

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精義〕尹氏曰治國而無法度未有能成善治者也雖聰巧有過人之智不以仁政不法先王何異捨規矩而欲成方員捨六律而欲正五音也哉○〔雙峯饒氏曰〕規矩六律當初皆是聖人做起雖離婁公輸師曠亦不可無之況庸匠庸工乎不以仁政雖聖人也不能平治天下況後世乎○〔說統〕首二段借制器審音引起堯舜如詩興體然即堯舜亦是借來說雖堯舜不能外仁政爲治極見法之不可廢也○〔蒙引〕堯舜之道道字對上面聰明巧當主仁心說○〔集解〕不曰心而曰道者自其蘊蓄運用於一心者言也○何謂仁政井田學校其大綱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或問〕孟子告齊宣王曰是心足以王矣則仁心者固仁政之本也今曰有仁心仁聞而不能行先王之道則是所謂仁心者初不足恃而所謂先王之道者又在此心之外也曰是心足王者言有是心而能擴充之以行先王之道如其篇末所謂制民之産云者則可以王耳非謂專恃此心而直可以王也先王之道固亦由是而推之以爲法耳但其盡心知性而無私意小智之累故其爲法也盡天理合人心雖聖人復起而有所不能易者後之人君當因吾心而擴充之以盡夫法制之善而充吾心之固有者非謂心外有法而俟於他事也後人雖有是心然或未能無私意小智之累苟不陷是而之焉則雖有仁心仁聞而未免於徇私妄作之失譬之蔑棄規矩而欲以手制方員其器之不弊於苦窳也幾希矣○〔四書通〕上云堯舜之道此云行先王之道道一而已有仁心則此道蘊於中是爲美意有仁政則能行此道於外是爲良法○〔條辨〕上既云堯舜之道又曰不以仁政則知道字指仁心說此節既云有仁心仁聞而又曰不行先王之道則知道字指仁政矣觀集註特辨仁政是也可見

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爲犧牲斷死刑必爲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慶源輔氏曰〕齊宣王梁武帝不能行先王之道則同若論其所以不能行之故則異宣王不學無術奪於功利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也武帝則惑於異端避罪邀福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也宣王有仁心而不能保武帝有仁聞而非其眞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說統〕此總上二節而斷其舍法無以成治意辭平而意重上句見徒善之與徒法一般○別處論政多重心此獨重法以當時諸侯蔑視井田學校等法故也要知法者心之寄也心與法固自離不得○〔條辨〕就本原上

論、無心做不出政。此當重心、就發用上論。無政不足以達心。此當重政、故須兩邊並舉、方見全理。上就上下文勢言、則是孟子爲當時人君不肯遵守先王成法而設、自重徒善不足以爲政句。○故曰只是孟子隨叙時說、不必定作古語

程子嘗言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或問小註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耶 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不然則爲王莽矣 正謂此也。〔新安陳氏曰〕引程子前一說以證徒善謂不可無法又引後一說以證徒法謂不徒在於法〔按〕此承上文起下兩節意重在仁政一邊。故本文下句與上句有賓主敵側之勢、而集註兩引程子說亦如之。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 此公尸之所以答鳧鷖也其首章即中庸所引其次章曰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慶源輔氏曰〕過差謂用意過當處遺忘謂照顧不及處遵用舊典則有所循故不過差有所據故不遺忘○〔蒙引〕前人舊章損益非一手沿歷非一時凡所當行者皆周悉而無遺且斟酌之允當惟其斟酌允當故今遵之而不過差惟其周悉無遺故今遵之而無遺忘○〔解語〕引之詩只是從愆忘行先王之法、重在過字○下節方說先王之法之善、此只要言遵法之必無過耳○當時說士力破王之政以爲必不可行、如後人謂封建井田必不可復、故孟子先破此說、通節重過字。過字從彼意中看出、須在遵後言不是遵字前議論也。○〔按〕上言平治不能廢法、下言先王之法之盡善而當遵、此節正是上下文關轄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勝平聲

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 該規矩準繩六律不忍人之政 則其用不窮 貼二不可勝用 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專貼仁覆天下○〔慶源輔氏曰〕規矩準繩爲方員平直之法度也六律正五音之法度也不忍人之政仁天下之法度也不爲之法度則聖人之耳目心思止於聖人之身而巳不能徧天下與後世也故聖人制爲法度以繼續之使天下之爲方員平直正五音仁天下者皆取法焉所謂不可勝用而仁覆天下也本止言覆天下今及後世者舉大可以該遠也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故規矩律音與不忍人之政作一統說耳目言力心言思者耳目之視聽以力而心之官則思也○〔東陽許氏曰〕兩言規矩六律前說用法此言立法○〔蒙引〕聖人既竭目力耳力不可與公輸等相于此皆以制器立法之聖人言公輸離婁所用之規矩師曠所用之六律皆出自聖人非離婁公輸師曠能制規矩六律也然重在心思仁政〔按〕此處文法與首節同語似三平而意有專王○自此以上皆言爲政者當行先王之政此則承言先王正爲仁心不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仁政以繼續之下即承之而言此爲政者所以當因也○問在聖人本心若竭心思而不用仁政果亦能覆天下否○曰分明說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了先儒謂聖人若只竭心思而不繼以仁政則仁自聖人而始亦自聖人而止者謨矣○〔或問〕小註仁政亦從心思上來但心虛而政實竭盡心思經畫區處遂立爲治天下之政則政之利澤普矣○〔輯語〕政便是聖人心思以有不忍人三字在也聖人心思之既竭亦何從見之只就政之委曲詳盡處可以使千萬世見其心思此正是繼字之妙不是竭了後才去繼緊政外別有箇聖人心思也集雖畢竟竭在先而法度隨之故着箇繼字不嘈人

則經書不精不繼則挽模不備二層俱重尤重繼字玩既字焉字只是喝起語愚按到得既竭時自有不容不繼之以政處不繼之以政聖人必不忍自謂既竭也味焉字語氣斷而不斷繼字卽從上既字引續出來仁心仁政妙合而凝此其立法之所以至精至備而仁覆天下也註中更補出及後世則其義益真與上言遵先王之法下言因先王之道前後語脉都繫相貫注矣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孫莊爲高因丘陵則比丘陵益增其高爲下因川澤則比川澤益增其下爲政因先王之道則比先王之道必更有許多通變宜民損益就中之妙然皆因乎先王之道而已不因非變亂舊章卽廢弛頹惰二者均不得爲智○

〔翼註〕可謂智乎在勞逸上見因先王則逸而有成不因則勞而無功此之不辨焉得爲智○或問小註因字只作依字此是結上意用諺語曉得八塡不得一實語當以倡歎指點出之

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此以上兼君臣在內只用渾講下方分責君臣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中間若擴而充之方見得仁心仁聞與先王之道自有體用相關充塞無間處非硬執一死本子○宜字內隱見得有仁覆天下在

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不仁者正照無道揆而言播惡於衆正見得不宜在高位播如播種之播言其無處不到也從高位說來○按是以字承上起下以來脉言則上句爲重以去脉言則上句只引起下句故下節緊承不仁者一面說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說統〕此節正是播惡於衆之實○上無道揆一句是通節大綱

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集解〕道字重揆字亦不輕行先王之法盡在一揆字中註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所謂制其宜卽行先王之道也行先王之道乃爲制其宜不然則不宜耳惟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可見下所守之法皆上以道揆所制之法卽前言先王之法也雖有在上在下之殊其貫只一法

工官也度卽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君子指凡有位者兼君臣言或云專指臣小人則無位之細民也

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上無道揆是無一事揆乎道或變亂舊典或縱恣懈弛自已已出乎先王之法之外矣無法守是下無一人守其法究竟先王之法具在只因上先自弄下如何能奉守說箇無乃是滅裂之盡者兩也字語氣連綿註由字故字宜體貼

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蒙引〕上無道揆上之一身無道揆也朝不信道則舉朝綱皆不正矣寬說得廣由是凡有位之人無不犯義矣下無法守在下之臣因上無道揆而不知所道守也工不信度則凡各衙門事體俱無定準矣漸說下來由是至於細民亦莫不犯刑矣○不信道者知有道而不信道也不信度者知有法而不信法也此以心之蔑法言從無道揆二句推出一層君子既視道義爲泛常則肆意妄行必用爲非義之事而不顧故曰君子犯義小人既視法度爲泛常則作姦作慝亦不必限定有人刑之而已自於刑有犯矣故曰小人犯刑此以身之違法言又從不信道二句轉出一步六句皆相因之勢有必然而其本則自上之不仁始○〔語類〕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倘上無道揆則下雖有

奉法守一官者亦不能用而去之矣朝不信道工不信度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從邪箇行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係法只是也冐法以爲姦便是不信度也因欵日看得道理熟見世間事才是苟且底鮮有不害事雖至小之事以苟且行必亦有害兄大事乎只是信不及所以苟且乚云且如此作且知此過去皆其獘也又日今人所以苟且者只爲見理不明故苟且之心多若是見得道理熟自然有所分別而不肯爲惡矣〔按〕此極論不信之病與本旨上下文義自隱相貫攝

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蒙引〕六者最重在上無道揆正是不仁在高位至於下無法守則播惡於衆而喪亡無日矣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辟與闢同喪去聲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故下無學**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故賊民興

○〔新安陳氏〕曰小人學道則易使若不學則不識道理易於犯分而爲亂矣〔按〕犯分爲亂此即所謂賊民故〔蒙引〕以陳涉吳廣輩當之文義自極明順而語類謂下無法守底人並起而居高位蠹國害民非賊而何如此則本文應說賊民者興不當云賊民興矣恐是朱子未定之論情言至謂此賊字即後文吾君不能謂之賊牽合賊君賊民尤鑒○〔集疑〕此節申明上節而甚言播惡之稱故日語脉繫從上文說下當時仁政不行病根在圖富强故言此以破之見不富不強不足憂而以無禮無學爲可懼也此拔本塞源之論上無禮即指無道揆下無學即指無法守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俱該無禮內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俱該無學內禮如周官周禮之禮即本前遵先王之法而言非泛然禮義之禮也既無道揆更有何規矩準繩之則自是無禮學即學先王之道末世君師無統道學不明先王良法美意藹然民賊更有何學自是姦宄並興喪亡無日孟子若早知勝廣之徒揭竿斬木並起亡秦固以理勢度之而知其所必至也

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蒙引〕此條重在上無禮蓋由上無禮而下無學即是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按〕語類云其要只在於仁者宜在高位所謂一正君而國定故不可不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泄弋制反

詩大雅板之篇此凡伯刺厲王之詩其三章曰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翼註〕急字反怠緩救正反悅從然直至事君無義節方可發透○〔條辨〕惟內有怠緩悅從之心外便有此泄泄之貌此是進一層作解蓋已照事君無義節說也○〔精言〕只看末節吾君不能四字怠緩意也有悅從意也有

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翼註〕此不徒訓字正是引時俗所共惡者以深著其情形可恥可鄙○〔述朱〕詩言泄泄猶爲近文未易明白故特以方言沓沓釋之正多警戒意在但須留下節地耳○〔說統〕泄泄東周時語沓沓戰國時語一則諷諭在朝廷寄念於奉公憂國一則清議在閭巷致慨於憤俗傷時俱是激官邪厲臣箴意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蒙引〕事君無義不能陳善閉邪也進退無禮但以奔走承順爲恭也即是泄泄沓沓之意○〔條辨〕必又云言則非先王之道者蓋以先王之道爲在所當行如何得怠緩世主盡敗壞先王之道如何可悅從今素性詆毀乃得弛然遂其怠緩侈然恣意悅從故孟子必足此一句○〔說約〕上言泄泄猶沓沓已想見此事君三句此三句已畫出一箇怠緩悅從畫出一箇泄泄故隨口點之曰猶沓沓也非是解沓沓之意乃是說此正泄泄之實猶

夫沓沓者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

語類問責難之恭陳善閉邪之敬何以別曰大概也一般只恭意思較闊大敬意思較細密如以堯舜三代望其君不敢謂其不能便是責難於君便是恭陳善閉邪是就事上說蓋不徒責之以難凡事有善則陳之邪則閉之使其君不陷於惡便是敬責難之恭是尊君之辭先立箇大志以先王之道爲可必信可必行陳善閉邪是仔細着工夫去照管務引其君於當道陳善閉邪便是做那責難底工夫○又曰此尊君中細密工夫○恭是就人君分上理會以堯舜責之而不敢以中才常主望之把他做箇大底人看致恭之謂

也敬只是就自家身上做如陳善閉邪是在巳當如此做○或問所謂陳善閉邪者奈何曰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不知所以用之之道而逆閉之則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爲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乎閉之矣孟子與時君論事多如此其自謂敬王者豈虛語哉

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

語類問人臣固當望君以堯舜若度其君不足以爲善而不之諫或謂君爲中才可以致小康而不足以致大治或導之以功利而不輔之以仁義此皆是賊其君否曰然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他十分事臨了只做得二三分若只責他二三分少間做不得一分矣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之所以導之者則不可問其才志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他如飯必用吃衣必用着脾胃壯者吃得來衰弱者吃得來少然不可不喫那飯也人君資質縱說卑近不足與有爲然不脩身得否不講學得否不明德得否此皆是必用做底到隨他資質做得出來自有高下大小然不可不如此做也孔子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這般言語是鐵定底條法更改易不得如此做則成不如此做則敗豈可謂吾君不能而遂不以此望之也哉

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

張侗初曰怠緩悅從悠悠忽忽未嘗積誠而遂謂不可感動未嘗盡力而便謂不可扶持但知歸過於主上而自居於無可奈何這不特謂之不恭不敬而直謂之賊矣詩曰泄泄猶云沓沓責之還未痛切

○鄒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慶源輔氏曰爲治固當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政然非君臣同心各任其責則亦安能有成哉○孟子章長難看首尾易得支離此章惟鄒氏斷得分明見其章雖長而首尾只是一意較說約以四故曰分四段看第一段言含法無以成治第二段言治法在所當道後二段與鄒氏說然前二段文意自是相承不分自可○南軒張氏曰此章之意欲人君推是心以行仁政而其終則欲人臣知體義而

法先王蓋言不可以不學也人臣知學而後人主聞大道人主聞大道而後王政可行焉此孟子之意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

至訓極是不可增損不可移易之意非推而高之使人不可幾及也按至即至善之至只合作恰好二字看如此便好不如此便不好此其所以爲法而仁之外即爲不仁其義已見

人倫說見前篇

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

語類規矩是方員之極聖人是人倫之極蓋規矩便盡得方員聖人便盡得人倫故物之方員者有未盡處以規矩爲之便見於人倫有未盡處以聖人觀之便見惟聖人都盡無一毫之不盡故爲人倫之至按至字與盡字微別盡字是活字眼至字是死字耶至從盡處見語類自極分明非以盡訓至也此二字分際不清時文所以有巳至未至能至可至一派科譚而於至字之義愈益模糊也○或問人之生也均有是性均有是性故均有是倫均有是倫故均有是道

然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而所出無不盡其道焉此堯舜之爲君臣所以各盡其道而爲萬世之法猶規矩之盡夫方員而天下之爲方員者莫不出乎此也故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一有毫髮之利介乎其間則蔽於人欲而不得盡乎天理之全矣故仁與不仁其間不能以髮一出乎此則入乎彼不可以不審其幾也按此固通下二節而言而理人所以爲人倫之至者自須以仁字作骨此雖雖其仁所以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也○愚按下箇至字非爲贊聖人乃正爲法字立蔚榰子在聖人原不爲人法而然而人自治此無可取法然其所以爲主者亦正從法見得不法固不見其爲主也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或問小註〕問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曰此乃是不可不盡不是不可復加大意在下句文勢止一欲字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是二句不是四句欲爲君而盡君道者必法堯欲爲臣而盡臣道者必法舜不宜說要爲君者須盡君道要爲臣者須盡臣道爲君爲臣豈都是隨人要底欲字帶連着盡字讀方是○〔係遜〕二盡字卽從上至字卞堯舜爲人倫之至是已於君臣之道無不盡者故欲盡君臣之道定是法堯舜而已矣正足上至字盡字之意○〔輯語〕有堯舜而道之至乃見堯舜者至道之體實也〔愚按〕概曰聖人猶是籠統字眼貫之以堯舜而規矩立矣○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而已矣者再無別樣也亦無所不盡也只這些子也毫釐千里也〔愚按〕下反說四句卽而已矣三字之意亦卽對照仁與不仁此三字直是通章肯綮○〔語類〕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是事事做得盡且知看堯典自首節至終篇都是治民底事其中自欽明文思

至格於上下是一段自克明峻德至於變時雍又是一段自乃命羲和至庶績咸熙又是一段後面又說禪舜事無非是治民之事舜典自濬哲文明以至終篇無非事君之事然亦是治民之事不成說只是事君便了或曰若論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二典亦不足以盡之曰也大概可見○〔徐思曠曰〕須看所以二字不是說大綱纖悉曲折處都在裏許〔愚按〕所以字卽從仁字段君賊民便是不仁此處早已爲道二立論○〔南軒張氏曰〕堯舜盡君臣之道非有所增益也無所虧焉耳後人之以堯舜爲不可及是自誣其性者也不以舜所以事堯事君蓋不以厥后爲可聖是誣其君不以堯所以治民治民蓋不以斯民爲有恒性是誣其民也○〔雙峯饒氏曰〕人倫不說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而獨舉堯舜君臣做人倫樣子者其意在當時人君〔按〕後文暴其民甚又專對治民而言則其意蓋可見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

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精義〕伊川曰仁則一不仁則二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無無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無一亦無三故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或問〕道無無對之言奈何曰此雖非正爲孟子之言而發然其所言亦可深味與所謂性善無對之云者異矣予嘗與人論此而謂之曰棊局之中一路者孰爲對其人曰是所以對夫三百六十路者云爾其言深有會於予意知此則程子之意可以推之而無窮矣○〔語類〕問不仁何以亦曰道曰此譬如說有小路有大路何疑之有○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猶言好底道理不好底道理也若論正當道理只有一箇更無第二箇所謂大道一而已矣者也○慶源輔氏曰仁與不仁只是一箇天理與人欲而已才出天理便入人欲豈復更有他道哉此古之聖賢所以兢兢業業而不敢不謹也○〔徐儆弦曰〕此章以仁字爲主前面說一箇堯舜後面說一箇幽厲正是仁不仁底樣子中間引孔子道二語却是分擔兩頭見得出

乎仁便入乎不仁無從中立無可躲閃故把幽厲與堯舜對說越見得自堯舜外更無可法

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諡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說統〕甚言不仁之禍所以深懼之暴其民讀斷甚字連下乃其禍有甚不甚也〔按〕禍之甚不甚亦即因其暴之甚與不甚耳○〔精言〕生前蒙顯戮死後被惡諡皆不仁之禍也而惡諡之禍尤烈註必至於此專主惡諡○〔雙峯饒氏曰〕改是要改其惡諡古人諡法最公後世亡國之君皆得美諡公義廢矣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作是詩託子文王所以嗟歎殷紂者其八章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爲鑒也〔條辨〕詩人本欲厲王鑒紂而設爲文王歎紂之辭言殷鑒在夏以見周鑒在殷原有兩層孟子引之欲後人以幽厲爲鑒此之謂也內又添一層○〔按〕前言法堯舜後言鑒幽厲人卽不敢希堯舜斷未有甘爲幽厲者中間仁與不仁爲劈開兩路結尾棒喝分明偪拶更不留餘力矣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集解〕以仁以不仁俱兼由心而措諸政天下皆實被其仁不仁而得失因之兩以字方有着落仁不外於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不仁亦不外於好民所惡惡民所好主術既殊民情頓異三代以來未之或爽周尚未失天下而概言三代之失天下者東遷而後周室已亡故也孟子蓋欲爲當世諸侯下鍼故特援三代以起案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興存以仁廢亡以不仁上節就已然者言此節以必然者言見不獨三代爲然凡爲諸侯者不可以不知所鑒也○〔述朱〕下節類而推之上自天子下逮庶人莫不皆然而孟子立言却諸侯是主觀此節可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新安陳氏曰不保四海以下皆不免於死亡非特不保四體者然也〔按〕集註亦特下此句爲下節今惡死亡起案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

此承上文之意而推言之也〔精義〕尹氏曰孔子有言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而後世曾莫省夫仁而爲之也○〔慶源輔氏曰〕上章第言道二仁與不仁與桀紂幽厲之事而已此章又因其意而推及於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不仁之禍皆必至之理也○〔說統〕此承上章仁不仁之意而推言之雖自天子說到庶人却以國爲主點醒世主處全在惡死亡三字蓋因其所惡而進之以強仁也〔按〕前篇云惡辱而居不仁此則不惟惡辱而直云惡死亡不惟居不仁而直云樂不仁則其詞益危其意愈切而世主卒莫之省悟悲夫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說)統此節概論自反道理當如此○非惟不尤人且有借鑑於人意○既曰愛人治人禮人矣則不親不治不答其失在人不以爲人尤而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自責自脩若借之爲吾砥礪而所以勤施之皆不懈此是何等心腸○然在本節尚是只虛論箇道理○詳次節方實以自反工夫○着落在人身上不宜預務○(業)雜仁智敬是體愛人治人禮人是用不親不治不答是驗非我方愛人便要人親治人便要人治禮人便要人答但到不親不治不答則必我之仁智敬有未至矣安得不自反反字內便有脩省克治體行推廣愈加愛治禮意如反其仁務使立必俱立成不偶戒反其智務使知無不明處無不當反其敬務使外致其恭內積其誠非容皆自反已也此皆道理上合當如此○仁智敬就人君說三人字統臣民言○有以人字並下天下歸偶指都國之君言者非是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精義尹氏曰有是實則有是應無非自己者也○(語類)聖賢說話是趲上去更無退下來○孟子說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都是趲向上去更無退下來如今人愛人不親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親也休治人不治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治也休禮人不答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答也休我也不解恁地得你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我也不仁不義無禮無智大家做箇鶻突沒理會底人恁地得不得還有這道理否又曰堯舜其猶病諸聖人終是不足援此皆極言人不可以不自反承上文所言三項事理坐實反己責成自身故一章緊要只在行有不得二句○(蒙引)愛人其所親者也禮人其所敬者也治人其所統治者也身之所接只有此三類耳然此以所接之人言

則盡矣若以事物言則未盡也人有家寡事有大小理有精粗故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按)皆字只就上三項括盡事理見其無少欠缺故集註以詳字貼之○非謂三者外別有頭項也○本註自明大全小註轉生鶻突○(慶源)輔氏曰自治詳則身無不正身無不正則天下無不歸雖極言其效是亦必然之理也○(輯語)有謂身正進一步講方得註中自治益詳意不知自治益詳[illegible]指皆反求諸己何非易有正身之功即所謂[illegible]亦即在前節說到盡處耳○非謂仁智禮之反[illegible]更遶一步也○其身正即在反求內天下歸即在身正此節節要倒縮上去方得立言之意其身正三字當重讀是重難語下半句當急讀是我足語此而字與他處不同是歸併上半語按此而字與則字無甚異○(係拼)身正是自反之極天下是人字之極天下歸是人親人治人答之極又進一步說按此是要其極而言不到此地位則所云皆反求諸己者猶爲未至耳亦非進一步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雙峯)饒氏曰永言配命是常常思量要合理永是無間斷之意○(係拼)永言配命正是自反之實功○正身之實事○多福自我致之便是天下歸之效驗此處引詩不重自求自字與仁則榮章不同○(說統)重永言不重自求蓋反求之心無期效之心故也○(愚按)反求固無期效之心到得身正而天下歸則多福亦何非自求者此以見天命人心之總會皆不外反求而得之○引詩正是通章歸宿處○亦承上章而言(係拼)得天下係於我之仁身正故也失天下係於我之不仁身不正故也○上章推言不仁之禍此章推言行仁之本○(紹聞編)此章亦承上章蓋爲當時之有國者而言然此章工夫細寄於學者最切○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是盡己工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推己工夫聖賢學問只有此二者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恒胡登反

恒常也是人所常言非諺語之謂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

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慶源輔氏〕曰人之常言雖曰有序而但及其外君子之論則必究其本而無有外遺得其本則未可舉矣○〔按〕皆曰天下國家在人言只是一口頭語未必先安排箇大序自孟子推說一番其言天下而卽繼以國是天下之本在國也言國而卽繼以家是國之本在家也至家之本在身則又因其所已及推其所未及蓋必由家而推本於身并上二本字亦歸實地不然上止可云序不可云本其言本者意在以上二本字引起下一本字也

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新安陳氏〕曰此承上章身正則天下歸之意

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爲是故也〔解語〕三句魚貫而下○身字本粘定家說但一氣讀看則壹是皆以身爲本意隱然言下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

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敎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雙峯饒氏〕曰此是兩項世臣非一代之臣大家是貴宦之家○〔說統〕古者卿大夫皆世其官所與共社稷者故曰巨室後世以兼并勢豪當之誤矣

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語類〕問不得罪於巨室曰只是服得他心〔按〕集註揭身不正爲取怨之由蓋未有身不正而能服巨室之心者兼之以外註處置得宜之說則所以服其心者盡矣○〔潛室陳氏〕曰得罪謂非理致怨所謂不得罪者謂合正理而不致怨於人非曲法以奉之也

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劉向新序〕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爲寶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入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公佛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聞君得罪於臣也麥丘邑人拜而起曰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妹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嬖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臣者也莫爲謝至今得罪公曰善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慶源輔氏〕曰君人者不正其身所爲乖戾則致人怨怒其勢必自世臣大家始故麥丘邑人之言亦先及羣臣而後及百姓也

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慕字解作向字又以心悅誠服申之當深看

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集解〕由巨室慕以至天下慕只一滾下來德敎之沛然可想德是德澤敎是敎化卽所謂政也溢字從沛然生四海極言其所王之遠

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敎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蒙引〕爲政不難蓋當時諸侯皆以德敎之不能廣被爲患而不知其本之不脩故也故孟子云欲德敎之偏及於天下自不難也其本在正其身以不得罪於世臣大家則舉國慕之天下亦慕之而德敎自然無遠弗屆矣爲政果何難哉尋常讀者皆不知爲政不難一句從何而發蓋下文自相應也

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脩吾身既脩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集解〕此承上章本在身而言巨室之所慕緊從我身之正無可取怨怒來兩之所只歸本君身言兩慕之非必國與天下之人探討巨室消息人心不約而同身無不正自然人無不服況難服者先服尤爲素所取信者乎五句是急遍底語氣總以不得罪句爲主

○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爲患甚矣然或者不脩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

脩德以服其心彼旣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語載唐書皇甫鎛傳正此類也程氏復心曰林氏謂不脩其本亦指身言未必能勝適以取禍如魯昭公是也裴度之言亦非謂養以係戀之私恩處置得宜所行者大公至正之道正是脩其本耳○〔集解〕林氏巨室擅權云云似事指跋扈一輩人說但此輩最是難服能服其心則身之能脩可知其爲世篤忠貞者悅慕自不待言矣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勿齋陳氏曰萬善之足全體具焉是曰大德全體之分片善存焉是曰小德

天下無道人不脩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新安陳氏曰小德小賢者居下位大德大賢者居上位位與德相稱是上之人處之各當故小德小賢見役於大德大賢有道之世惟德是視也若力之小弱見役於力之強大無道之世惟力是視耳○〔翼註〕德以所蘊言賢以其人言小大以土地言強弱以甲兵言天者理勢之當然也〔語類〕小役大弱役強亦曰天何也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四書通集註嘗以天爲理之自然此以天爲理勢之當然者彼則純以天理言此兼以人事言也○〔輯語〕孟子德力皆天之說極精天有理有氣有道之相役天之常理也無道而順強大天之氣運也天心固以理爲主然有道無道是在人爲人失其職天亦無如之何但存氣運之治亂而巳看三代以後天下之存亡皆以強弱大小爲斷可見孟子之說精不然則三代以下無天矣若謂強大相役便是天理此却不然朱子所以辨同甫漢唐之論也○〔條辨〕有道之天下勢隨理轉故小德小賢見役於大德大賢固理之當然不必論勢而勢亦從之此勢在理中者也無道之天下理隨勢轉故小弱見役於強大固勢之當然原不論理而理卽因之此理在勢中者也○〔按〕此卽朱子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之說集註所以只用合訓未嘗分貼有道無道也○〔說統〕此章不是教小國受大國之命全是激發人之不受命者當師文王爲政於天下耳通章重畏天不重順天〔按〕首節從有道說起固是引起順天却卽隱隱爲畏天伏案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爲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慶源輔氏曰絕物是與物

睽絕也絕物則絕於天矣景公之言宜若可取然景公之齊卽桓公霸諸侯之齊雖時勢下衰苟振起作新獨不在我乎而顧爲是巽言橫涕孟子始取其說以證小役大弱役強之事其萎蕭自弃之罪未暇議也○〔按〕此固證上節順天然細按文意却是就他涕出爲恥字生根引起下節衛偏到師文王上去非認眞以齊景爲慮無道之正法也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強脩德自強通章主意集註故特於此揭出其般樂怠敖皆若效大國之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蒙引〕齊景公節是順天者存事今也小國師大國節是逆天者亡事故集註云不可得也言必不免於爲人役否則必有危亡之禍〔愚按〕此條亦不宜呆看論今也文法似是與齊景公對說論孟子大意却只是層遞說下引入師文王着意正

在箇恥字猶弟子而恥受命不是真要他去受命只言徒恥亦無益耳○[說約]集註不可得也四字姑正解是當弟子句○[輯語]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不是訶其不受命正訶其爲弟子不是怪他恥正是怪他師不是怪他失所恥正是要他知所恥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集解]如恥之緊從恥受命作轉莫若師文王正對師大國下針文王是諸侯能行王政者且以弱小而致强大正是能回天底樣子故獨舉之以勉當時之諸侯註文王之政舉而行之自含仁字在內葢逆天既不可順天又不甘莫若師文王以行仁政則回天在我耳但仁字尚宜渾五年七

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差葢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新安陳氏曰]不師大國而師文王大國所乘之勢稍易小國所乘之勢稍難五七年之餘人心奮氣勢回而小可大弱可强大國反爲吾役矣○[雙峯饒氏曰]賢德以理言大小强弱以勢言有大德者便能回天便勝了這勢如文王自小至大由百里而三分有二不爲紂所役此可見德足以勝時勢處○[說統]必爲政於天下句要看不惟化小爲大化弱爲强抑且化無道爲有道○[條辨]前言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此下乃言脩德以回天者非又一箇意思也有道之天氣化與天心相合吾惟順之而已無道之天則氣化與天心相違惟氣化衰故人事失而人事果得則氣化亦可轉衰而爲盛此有德之君轉回氣化實有當於天心逆天乃正所以順天耳○大國如秦楚小國如燕韓五年七年皆言其速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耳[慶源輔氏曰]程子之言所以啓發學者至矣惟聖人能知時故曰聖人度其時可矣學者燭理既明而經歷之久思慮之深則自然見得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祼音灌夫音扶好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此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出於此以戒成王其四章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其五章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集解]侯服祼將乃武王克商後事此引之以言文王者武王之功所成實

文王之德所致也

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祼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新安倪氏曰]周禮有秬鬯有鬱鬯以秬米爲酒其名曰秬鬯將祭則築鬱金香草煮之以和鬯酒名鬱鬯灌乃用之取其芬香芳達以降神鬯者以其條鬯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西山眞氏曰]以商之孫子而爲周之諸侯以商之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于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按]詩有商之孫子及殷士兩層重在孫子故集註用是以二字遞下

天命靡常尤其肯要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存疑】此正明文王爲政於天下之事以見與可師仁不可爲衆是孔子釋詩之言乃承其麗不億句說下二句又故閒說因文王而泛言其理也○【蒙引】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便是孔子說好仁便是師文王天下無敵即上文必爲政於天下據詩天命靡常言之也到下文今也字面方是孟子自說當時○【按】仁字是通章骨子○師文王師其仁也○到此方從孔子口中點出不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語類】仁不可爲衆爲猶言難爲兄難爲弟之爲言兄賢難做他弟弟賢難做他兄仁者無敵難做衆去抵當他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不以仁如何能無敵不以濯如何能執熱只一比照闡而詩意已到下乃點明詩大雅桑柔之篇此芮伯刺厲王之詩其五章曰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引詩只點醒誰能二字師大國而不師文王者可厭然變計矣○不以仁三字是通章結穴只以詩詞寫照閒冷極痛切○此章言不能自强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新安陳氏曰】勢之强弱亦天所命不能自强則聽命於天而爲强大所役如齊景是也脩德行仁則道德足以勝勢力而天命在我師文王而爲政於天下者是也○【語類】今之爲國者論爲治則曰不消做十分底事只隨風俗做便得不必須欲如堯舜三代只恁地做天下也治爲非者則日做人也不須做到孔孟十分事且做得一二分也得盡是這樣苟且見識所謂聽天所命者也【按】此條說透世情有志之士當痛自警省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存疑】菑深於危亡深於菑危險道也將近菑也菑患害也猶未亡也○【雙峯饒氏曰】要在看樂其所以亡一句他只愛那荒淫暴虐所以取亡底事故雖危自以爲安雖菑自以爲利孟子此章說得利害大段分明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顚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西山眞氏曰】自古危亂之世未嘗無忠言祖伊嘗諫紂矣召穆公嘗諫厲王矣而二君不聽者

蓋其心既不仁故顚倒迷謬以危爲安以菑爲利以取亡之道爲可樂也夫人君孰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而其反易至此者私欲障蔽而失其本心故爾武帝垂老而能聽田千秋故漢不至於亂德宗播遷而能聽陸贄故唐不至於亡信乎不仁而可與言猶可以存其國也○【條辨】安其危利其菑要看兩其字樂其所以亡要看其所以字人主雖不仁亦未有以危爲可安菑爲可利亡爲可樂者而無如其所以爲安利樂者即其所以爲危菑亡者也末二句非謂不仁可與言便不亡國敗家正決其必不可與言以歎息之○首節正爲自取二字立案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淸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浪音郞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或問小註】此節須照自取○講下節斯字便是自取意【愚按】歌中只合就可以字閒閒唱歎照自取尚在有意無意之閒方留得聖言兩斯字也○可是水之可非孺子可之也兩斯字亦已在

隱躍閒○〔新安倪氏曰〕漢水東爲滄浪之水見禹貢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按〕兩可以偏予本是無心之歌兩斯字堅入却自合小子作有心之聽兩斯字卽從兩可以生自取卽從兩斯字生見濯纓濯足非濯者爲之乃水之清濁自取之也所言者水而指點提撕之意不在水又清濁本是平說而於下句着一矣字語意却隱隱側重濁一邊方見得本文自取二字爲首節點睛下節自侮自毀自伐都卽此相爲貫注絃外之音最宜領取○味一矣字一也字詞危情迫所與小子丁寧警戒之神全在此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新安陳氏曰〕此孔子所以爲耳順也〔按〕此只帶說或因總註兼心存一面說遂以此節當之殊泥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

而後人伐之 夫音扶

所謂自取之者〔雙峯饒氏曰〕自侮是不自重適所以召人之侮○〔翼註〕身不脩是自侮也家不齊是自毀也國不治是自伐也○〔按〕必字然後字亦卽上文兩斯字之意○總見得皆其自取無與於人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集解〕引書只重一自字以明上文自取之意○〔說統〕兩節總發明自取曰自侮曰自毀曰自伐○見世主不得歸其咎於人○曰自作孽見世主不得諉其數於天○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集解〕心存則仁心不存則不仁得失對存亡言幾字對著字言心存者但於事理得失之微處便能審之其心亡者雖於存亡之迹已昭然者猶不能分辨之也〔通章只就不仁者言至末亦只言禍之自取總註概論其理

耳○〔說統〕通章言敗亡之禍皆不仁者之所自取○總是激悚也受言聽諫意○句句是不可與言句句是要他聽言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

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惡去聲

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西山眞氏曰此章之要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二言○〔愚按〕開章舉桀紂爲例便是今之諸侯樣子從失天下轉入得天下便是爲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伏案從得天下通入得民得心正與桀紂失民失心相爲對照而實指得心之道不外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蓋所欲所惡民之心也與聚勿施是卽所以得其心之道也能此則爲湯武不能此則爲桀紂與亡之兆不外是已○〔輯語〕玩爾也二字有惟其如此但要如此必須如此之意也 最錯所謂人

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

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

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南軒張氏曰〕所欲與聚非惟壽富安逸之遂其志所欲從違無不合其公願而後爲得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走音奏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或問〕小註第二節正申明上文得心不外與聚勿施之意○〔輯語首節是上感下次節是下應上說應上正所以滿足感下之理○〔新安陳氏曰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卽所以仁民也故民歸之○〔說統〕此與下節相連看俱重歸仁意水就下獸走壙是狀其歸仁之勢歸則不待敺而況又有不仁爲之敺者其歸豈不益速邪

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爲去聲敺與驅同獺音闥爵與雀同鸇諸延反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鸇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新安陳氏曰彼指湯武此指桀紂如魚爵之可生全者在淵叢而得免死於獺鸇也此節又以足上文歸仁之意〇存疑承上言民所欲在仁則所惡在不仁而不仁者適爲之敺耳故爲淵云云故字分明是承上面意思說二節只是一項事蓋撫我則后虐我則仇離乎彼則合乎此也〇愚按理固如是然論情勢却是於一氣承接中自有進一步意如魚自歸淵而更有獺以敺之於淵爵自歸叢而更有鸇以敺之於叢民自歸湯武而更有桀紂以敺之於湯武三爲字極刻酷極森竦須與提掇分明但不可失却故字語脉耳〇蒙引此以上皆泛論下方入時事〇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好爲王並去聲

南軒張氏曰非利人之爲已敺也特言其理之必然耳循夫天理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歸之此三王所以王也假是道而亦以得天下者漢唐是也故秦爲漢敺隋爲唐敺季世之君肆於民上施施然自以爲安而不知其爲人敺哀哉〇蒙引民心離乎彼卽屬乎此有所屬生於有所離但戰國之時七國之民多是離心者而無一人能行王政以收之耳故孟子扼腕太息曰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〇集雖有桀紂民才歸湯武然必有湯武才見桀紂爲之敺不然則此敺之彼彼又敺之此徒爲無用之敺耳此雖欲無王不可得以今天下決之實白好仁者操之也〇說統通章皆是激發世主本意在此一節上評論民心歸仁以引其端下申明好仁當速以足其意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王氏曰艾以久爲善不畜不足以活人之死仁以久而熟不積不足以拯國之危〇四書通三年之艾不能畜之平日而自今畜之猶可也是故爲仁者平日既無積久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爲之志〇精言久病須乾艾以療久困須深仁以濟然三年之艾非可猝辦失之於前猶可畜之於後不然終不可得也屢久之仁亦難猝期意之於始正當勉之於終不然終不能濟也久病久困之喻也乾艾深仁之喻也首二句無急求意急求意在下數句內轉出時解頓占者謬〇說統此恐世主不自激發又危言以動之見得一失機會必致死亡不可不猛省下手志於仁耳志字極有力非發憤自强及時圖治不爲志於仁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見前章淑善也載則也助語胥相也言今之所爲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慶源輔氏曰至此則雖聖人亦未如之何矣詩味引詩之言令人惕然警省有不容自已者矣〇新安陳氏曰此章綱領在一仁字仁民之要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能如是則可以謂之好仁而不仁者皆將敺民以歸之其王天下也孰禦〇精義尹氏曰得民心無他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而已矣不能爲此至於困憂辱陷死亡而不悟悲夫

〇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

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語類〕言非禮義謂所言必非詆禮義之說爲非道是失之暴戾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有言也自棄者謂其意氣卑弱志趣凡陋甘心自絕以爲不能我雖言其仁義之美而彼以爲我必不能居仁由義是不足有爲也自暴者發自棄者弱又曰自暴是剛惡之所爲自棄是柔惡之所爲○非禮義是專道禮義是不好世上有這般人惡人做好事只道人做許多模樣是如何是他恁地自暴了這箇更不通與他說到自棄底也自道義理是好也聽人說任你如何只是我做不得這箇是自棄不可與有爲○〔精義〕伊川曰解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按〕此雖非孟子本義然或問以此言至爲深切學者不可不痛自猛省也又曰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爲君子

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

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此精義所載第三條詳見論語下愚章尹氏曰人孰不可以聞善難與言者自暴故也人孰不可以爲善難與爲者自棄故也人皆有可得之資而自暴棄之是足哀矣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異因之〕曰此與上孟擇術章要說得有辨蓋彼處安宅只與危反對便了此處安宅正路則自上文言非禮義及吾身不能居仁由義生來見仁義本至美而無可非亦自有當必可能此曠之舍之者所以爲可哀也蓋論仁義正以重暴棄之罪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語類〕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自人身言之則有動靜自理言之則是仁義○

集觧仁義都各有體用而以仁義對言則仁爲體而義爲用故安宅以所居言屬體一邊正路以所由言屬用一邊兩人之即從上兩自字生言此仁乃人所自有之安宅異乎從欲惟危此義乃人所自有之正路異乎行險微幸見得人之所以爲人者非此無可居非此無可由如之何其可暴棄○上兼言禮義此只申言仁義者禮以義泥言義即可以該禮也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舍上聲

曠空也由行也〔或問〕曠其安宅則必放僻邪侈而安其所不可安之居矣舍其正路則必行險僥倖而由其所不可由之途矣安宅正路人皆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於此是可哀也○南軒張氏曰仁言安宅者謂其安而可處也義言正路者謂其正而可由也是二者性之所有也曠之舍之以自絕其天性不亦可哀乎○〔集觧〕哀哉二字與醒暴棄者最眞○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

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按〕總註自絕字兼自暴自棄者而言不必依大全諸家謂後二節專爲自棄者說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邇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爲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四書通〕此道字是天理之自然此事字是人爲之當然〔按〕親長是道親之長之是事事即道中事故註只以道言之○〔或問〕小註爾易二字專就求遠求難者言○親長平天下何等道術正是孟子大醇而無小疵當時以爲迂闊難行者試看聖人功用與帝王治化何一不在親長中流出孟子特爲

妄求者實實指晩○輯語求遠求難明對當時邪說功利
諸家舍却根本言道言事故特地指兩箇目前現成道理
與他看耳全旨自當主立教擇術者言不是家喻戶曉也
但末句却就天下人身上看正見術道理只得如此故立教
擇術更無事外求耳○上二句是擇道也便他末句是指
示他實地指示正所以喚醒人人便是天下親其親
長其長便是平只就上面分指諸長其長而天下
方見得最通最易而字是親各親其長而後天下可平也○
語也○輯註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非推之○悌徐
道德一風俗同此人各是天下可以親其親長其長不必
微弦曰天下平不是遠且難是親長其親長其長
求之遠且難○南軒張氏曰使人各親其親長其長
本在人君親其親長其長以倡率之而已親其親仁也長其長
義也仁義本之躬而達之天下者道之至也天下所
以平者實係於此豈非事之易者乎此數語堯舜三王
之治可得而推矣按大全專收此說亦不爲無見但本文
只就道理上當前指點爲求遠且難者
下針貢成倡率意止合於言外領取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卽事以窮理無以眞知善之所在也

或問獲上信友悅親誠身皆以有道言之世盖有不由其道以求之者矣若諛悅苟容以求獲乎上便佞詭隨以求信乎友阿意曲從以求悅乎親冥行助長而求以誠其身者皆是也孟子之言固已開其所入之途矣而其交徑別岐亦不可以弗之表也○呂氏論明善直以爲凡在我者皆明其情

狀而知所從來殊不知天下事物之理皆有所謂善而不要當
明其當然而識其所以然使吾心眞知善之所爲所當而不可已
不爲是乃所謂明善者若曰知在我者之所從來而已實吾對
恐其狹而未究於理也其於誠身直以爲思言行之是吾能實
身而已是未知孟子所謂誠身正謂心思言行皆間善正
踐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也按此辨本旨亦可補不
旨所未備○文集反身而誠見其本具是理中今不曾誠
欠了他底○問反諸身不誠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心若不外
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須是實有孝之心不誠
面假爲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翼註獲
上治民悅親信友總先於明善以誠身以內身
作主按明善所以啓誠身之端實卽誠其身以事 游氏

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新安倪氏曰引大學言以證此章致知卽所以明善也但誠意則以自脩之始言誠身則以自脩之成言誠意正心脩身皆該於誠身二字中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輯語首節從事勢挨推有此節次到誠身則順親信友獲上並無節次要之誠身原不爲順信獲而後誠之也聖賢從人情物理指點出歸根用力處須如此分明耳按悅親與誠身相粘屬固以親爲身所從出信友獲上須自此而推然亦文法層遞使然道理正宜通節融看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人各具有本然之理此天道以在人之天言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語類問思誠莫須是明善否曰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自有工夫在誠者都是實理了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實他誠者天

之道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他恁地聖人仁便眞箇是仁義便眞箇是義更無不實處在常人說仁時恐猶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存不義處便着思有以實之始得○四書通思誠卽中庸所謂誠之其工夫皆兼知行言總註思誠爲脩身之本是脩身以知行爲先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是知行之中又當以知爲先也○蒙引誠者天之道不要說在天之元亨利貞觀此註云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可見已在我了不應彼此不同○思誠便是誠之故註用欲字○思字是要做工夫工夫實緊却在誠字內○愚按語本中庸却換得一思字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思字內自包得博學一節又孟子平日當以弗思警人則此處特下箇思字正當日喫緊示人之旨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集解】思誠之功至於極處便是至誠○【合訂】方其思誠如十分之內有五分七分誠也叫做誠但十分內有一毫未誠其誠亦未至必到至誠之量乃無不盡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

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紹聞編】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是也舉一可以例推○【語類】問此是以實理見之於用故便有感通底道理曰不是以實理去見之於用只是既有其實便自能感動得人○【輯語】從思誠至至誠是以人合天工夫從至誠觀感動是以人合天功用惟同此天故思誠者無不至惟同此天故誠至者無不動【按】上節所以必從天道領入者此也○【集解】既謂至誠未有不動又我不誠未有能動句正見思誠之爲要而獲上信友悅親之總歸於誠也有此一援通身皆熱○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爲脩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係辨】脩身工夫惟思誠之戒欺謹獨爲脩身之最緊切處故曰思誠爲脩身之本思誠之工夫亦多端而明善之格物致知又爲思誠之最緊切處故曰明善又爲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慶源輔氏】曰明善者大學之本誠身者中庸之要於此見大學中庸之相爲表裏曾子子思孟子之相爲授受者益不可誣矣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養並去聲

作興皆起也言文王起而爲方伯而二老起而歸之也盍何不也西伯卽文王也紂命爲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尙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慶源輔氏】曰恐太公後來佐武王伐商遂以其來有求仕之意故明辯之太公之初歸周無是意也觀孟子以太公與伯夷並言亦自可見○【係辨】兩箇吾聞西伯

善養老者則文王養老之政已在先矣孟子序說不重二老來歸却重文王養老之政能感得動二老如此便有天下歸之之勢矣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焉於虔反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輯語】有仁天下之心有治天下之學有超越天下之才識有歷練天下之精神方承當得天下之大老五字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輔氏】曰衆父二字出老子集註借用之其義則謂衆人之父耳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集解】末二句見文王養老之政深入二老之心卽無不深入天下人之心父子字只形容人心不約而同意勿深泥却正見語然○【蒙引】此言文王所以爲政於天下處○【南軒張氏】曰

張良歸漢項氏以亡孔明在蜀炎祚幾振亦賊殘爲富時之老者其所係輕重固如此○〔精義〕尹氏曰養老尊賢國之急務也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蓋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輔氏曰〕蕭何之說只欲爲此以圖天下有爲而爲所謂私也文王之爲此則初無所爲也行吾義而已所謂公也二老之歸乃其自然之應耳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蒙引〕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是文王之政也正所謂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使養其老者也諸侯有舉而行之天下之民豈無自海濱而至者而四方之民亦且襁負其子而至矣○〔愚按〕文王之政不獨老而二老來歸却以善養老爲言蓋至於善養老而當日之民無不各得其養矣○觀盡心篇五畝之宅云云集註以爲此文王之政可見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條辨〕引求附益爲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之緣起意在從富國引入強兵○〔說統〕首節是例次節是案末節是斷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爲去聲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爲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精義〕范氏曰天地大德曰生聖人所以守位曰仁孔子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草木鳥獸殺之不以時則逆天地之理猶爲不孝況於人命可不重哉〔尹氏曰〕湯武之征以正伐不正救民於塗炭也戰國之戰以亂益亂殘人民耳而求富之爲之強戰是何異於助桀而富桀也○〔蒙引〕率土地率字與率獸之率同○〔屬源輔氏曰罪不容於死所謂死有餘辜也○〔精言〕此章以強兵爲主即富國之罪以甚強兵之罪也看況於一轉自見前從富國引入末以富國陪襯總見強兵之罪大辟草萊任土地乃正爾晴富國之徒非芒舉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辟與闢同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語類〕問如李悝盡地力之類不過欲教民而已孟子何以謂任土地者亦次於刑曰只爲他是欲富國不是欲爲民但強占土地開墾將去欲爲己物耳皆爲君聚斂之徒也又曰如李悝商鞅他欲致富強而已無教化仁愛之本所以爲可罪也○文集阡陌舊說以爲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幷其橫縱以通人物之往來卽周禮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蓋陌之爲言百也遂洫縱而徑涂亦縱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爲陌也阡之爲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爲阡阡陌之名由此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縱橫而命之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

軌則幾二丈矣此則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先王非虛棄之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周末世衰法壞歸授之際必有煩擾欺隱之姦而所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商鞅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盡開所陌悉除禁限聽民兼并買賣有田即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墾開棄地悉爲田疇而田皆出稅以斂陰據自私之幸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存疑]此章重率上地而食人肉上故以善戰爲上刑連結諸侯是游說諸侯使相結約加蘇秦說六國合從以擯秦之類是也連結諸侯使相攻伐亦同歸於戰但不身親戰伐之事故較之善戰爲次辟草萊任土地是專主於富國上則廢壞先王之良法美意下則沒民之膏血如秦之商鞅論其罪更大然比之目下使人肝腦塗地者未免有間故亦次於上刑○[說統]此節只分兩等兩次之抑次於善戰者耶○[說約]如羣凶對鞫罪案自有差等然而皆在不赦也○[愚按]孟子正爲當時隆禮此叢勘定爰書一片婆心千年鈇案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眸音牟瞭音了眊音耄

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精義]伊川曰心有所存眸子先發見尹氏曰存乎中必形乎外不可匿也○[慶源輔氏]曰心正則安祥完固故神之見於目者精聚而明白心不正則警惕掩覆故神之見於目者渙散而昏暗此其所謂不能掩者也○自體察之可見神若不在則目雖見物猶無見也都不能有所識別矣○[蒙引]眸子人心之符契天機之自露者也○[存疑]不能掩其惡正是良處下四句正不能掩其惡○[翼註]重不正邊方應不能掩其惡人焉廋哉亦重不善邊世無自匿其善之理○[深]無知曰憑依良心表畫此眸子之存乎人者到底不由你遮掩所以莫良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焉於虔反廋音搜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說統]知言是孟子一生大學問此非把聽言械執玩本文也字口氣則聽言只據現成說如云以言而參之眸子則人必無可躲閃處人焉廋哉非說人不能掩遮說我如此觀人定不爲人所掩過耳此言與孔子人焉廋哉之言同而爲說則異孔子是詳審法孟子是直截法○[思]按不知言無以知人聽言自是觀人常法此於常法外更添覘眸子乃是孟子獨辨隻眼處一也字兩項相爲枯屬若因此謂可撇聽言則非語意矣○[紹聞編]瞷以目語也則目亦言也然是有意者此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是自然之符加以目動而言肆知其情是以二者並察之也[按]瞷同眸

然言猶可以僞爲眸子則有不容僞者 [按]集註又以二者相較轉出此層乃正見得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非謂聽言可抹撥也○[南軒張氏]曰學者讀此非獨可得觀人之法又當知檢身之要私心邪氣其可頃刻而有耶一萌諸中而眸昭然不可掩矣可不懼哉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惡平聲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己 [淺說]惟恐不順欲侮奪人之甚也 聲音笑貌僞爲於外也 [精義]尹氏曰聲音笑貌無其實也○[翼註]聲音是僞爲恭儉之言笑貌是僞爲恭儉之態○[雙峯饒氏]曰孟子就侮人奪人說見得非泛言恭儉當時國君必有名爲恭儉者但無故而加兵於他人之國便是侮人無故而取人之主便是奪人安得謂之恭儉○[四書通]孟子嘗言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蓋惟恭者必禮下而不侮人儉者必取民有制而不奪人不侮者恭之驗不奪者儉之驗否則惟恐人不順己驕侈之欲耳書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不侮人不奪人是實事恭儉是實德有是實德則有是實事無恭儉之實德則聲音笑貌哉

兩僞耳天理人欲之分誠實虛僞之判也○[按]聲音笑貌粧點做作正從惟恐不順而生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正與惡得爲恭儉句相足○[條辨]當時人君侮爲恭儉設其籠絡者也道他是恭儉置平日侮奪人之事於不問彼亦自謂可裝飾得來矣孟子却以惟恐不順窮他停奪之真情而以聲音笑貌著他僞爲之末節底裏盡見矣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援音爰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此禮之經也○[記]內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曲禮]男女不親授叔嫂不通問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或問小註]首節宜閒叙留案嫂溺則援之以手一句原從禮字轉出○[語類]事有緩急理有大小這樣處皆須以權稱之○[北溪陳氏]曰權字乃就稱錘上取義在衡有星兩之不齊權便移來移去稱物以取平亦猶人之用權度揆度事物以取其中相似又曰知中然後能權由權然後得中中者理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也權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當然使無過不及者也○慶源輔氏曰若是經禮更何須權惟是那經禮有行不得處故須用權以取中權而得中乃禮是也若權而不得中則陷於漢儒權變權術之域矣豈可謂之權乎○[新安陳氏]曰此乃禮之權而不背乎經者也○[存疑]孟子所謂權在道之內髡所認權在道之外事處其變常道不可行於是因道而通之而初不失乎道是謂在道之內常道不可行遂越常道以濟事功是謂在道之外○[說統]權所以濟禮之變則權乃所以爲禮髡意不在問禮只要討出箇權字爲下話言張本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按]溺字援字皆借上文字面影說諷言之意此正淳于掉弄唇舌處其曰夫子之不援何也隱隱見得有可援之權如何但知援嫂而不知援天下便自有孟子平生種種不合時宜意思在註中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乃是預照下文援之以道而言在髡意只是謂他從權正坐不知有道所謂道外之權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或問小註]古人所以救世以有道也旣自放倒矣天下豈一手可援哉○[南軒張氏]曰不授受固禮之經嫂溺則遭變矣援以手者遭變而處之之道當然也不援則失道而陷於禽獸然則其權也豈非所以爲不失其經也與髡因言孟子之在今日似當少貶其道用權以救世孟子謂天下之溺當援以道若道先枉則將何以援之孟子之不少貶以求濟是乃援溺之本天下之大經也○[輯語]所以不援即是以道惟其以道故人見謂不援一以道不援作兩層說便隔[按]援之以道此孟子體用合一之學髡何足以知之即權亦豈其所曉但以手便認是權了子欲手援天下乎正對付此輩極奚落語○此章言直已守道所以濟時枉道狥人徒爲失已。[按]天下溺援之以道是此章主句權止因髡之問而及之與論語共學章言權自別蓋彼處重權字學道須至達權此處重道字用權全在守道權者權於道中非權於道外也此味總註當與陳代章枉已者未有能直人絫看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或問〕徐氏引穀梁子曰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不以不教爲罪而以不就師傅爲罪亦善引据者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蒙引〕少讀此章每疑孟子全以情論而不根據天理既而熟讀數遍只爲勢不行也一勢字而能何則父之教子理也其欲教心也而不親教

者勢也○理無不可心無不欲而勢則有所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下正見勢不行處○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此亦爲常人之爲父子者而言若聖賢自無此事○〔徐註〕勢不行乃是爲愚不肖之勢所屈不得不易子以全恩○非父之勢不行於子也○說統子弟賢智者少愚不肖者多此其人情多處說○〔翼註〕惡猶云非美事相夷則慈孝兩失不美甚矣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翼註〕易子而教只重以己子而教之於人相易意不必過泥○朱子亦嘗送其子往婺源從學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精義〕楊氏曰不教不親教也父子之間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爲善然必親教之其勢必至於責善○〔南軒張氏〕曰養恩於父子之際而以責善望之師友之篤而義之盡也○〔新安陳氏〕曰父子主恩朋友責善當主恩而行責善則傷恩而易至於離矣離是情誼乖離○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雙峯饒氏〕曰王荆公所謂爭則下氣怡聲和悅以爭之所謂戒亦訓勅之而已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

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新安陳氏〕曰初言事君事長皆事也事親爲事之大守國守官皆守也守身爲守之大二者分開平說○繼言不失身則能事親二貫爲一分重輕說不失其身即是守身能守身方能事親與前章悅親在於誠身同意○〔翼註〕事乃承事之事○〔蒙引〕之曰諸之能事其親還有許多事親底事不是一守身便了但事親緊關處全在守身故歸重不失其身○〔說統〕守身內即一合下養志意盡吾之身親之身也戰戰兢兢惟恐有失將一身之精神念慮無息不通於親故曰能事其親○〔條辨〕陷其身於不義便是虧體非必髮膚有毀傷而後爲虧體也才虧體即辱親矣更講甚事親之孝○〔按〕不失其身四句是通章關鍵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此事親所以爲事之本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此守身所以爲守之本○〔新安陳氏〕曰事之本守之本照應章首四句分

二者平說惟其爲本所以見其爲大○[翼註]本與大有辨大是一件最重本是諸件皆自此一件而推○[輯語]大字只講包括本字才推究其實正是所以大處須從事親守身推究到凡爲事凡爲守者無不其無不盡中間次第精密周通方得本字之義本對末而言由本至末中間正有條理○[條辨]事之本只就事上說守之本只就守上說只完首四句見所以爲大意下擧曾子養親能養其志正所謂守身而能事其親者方完首節不失其身以下四句意

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養去聲復扶又反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 言事親獨引曾子正隱藏得守身在內觀於其言養志可知也 曾晳

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 餘是現在盤殽之餘請與是親志未形而由以探之也 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 此有餘是在竈厨未出者必曰亦是親志既形而由以體之也 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 [或問]小註看下節所重在曾子曾元不過借作一養口體例耳 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慶源輔氏]曰養父母之口體者其事淺承順父母之心志者其思深夫子之於父母異體同氣至親至密故事之者當先意承事必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然後爲至若必待其言而後從固已不可況於先立其意以拂其親之欲惟口體是養而不恤其心志之虧乎○[新安陳氏]曰此章

前以守身爲事親之本所以論其理及後實之以事則惟擧曾子之事親而守身不及焉雖曾子之戰兢臨履得正而警尤善守身而辭未之及集註於此一節只曰此承上文事親言之然觀曾子養志如此惟恐一毫咈其親之志欲子之不失其身尤父之志之大者一飲食間尚體承親志好此則立身行已間所謂身也者親之枝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其能謹守此身以承親志不言可知矣南東謂曾子能盡守身事親之道故擧其養志之事者最爲寧之○[蒙引]人子養志其目最多其體最大酒食一端特養以見例耳加曾子之戰戰兢兢仁以爲已任死而後已皆養志之事也故曰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一跬步而不敢忘孝也○[鄒東郭]曰人都把必請所與當飲食細事看其實看數必完直是無一時一念不在親就是一頓飯幾个餕一餘亦看做親意所存才能如此常常問必之云者無一次不然之辭也此豈一時口體勉強得來與文王一日三朝問膳同分明是視無形聽無聲錫頃不置之孝○[集解]孟子引曾子之意固是要爲養志之說但能守身然後能事親守身是事親前一層

道理至於事親又當養志不當徒養口體曾子惟能守身故能養志言養志而守身在其中註云承上文事親言之而不及守身者緣事親本於守身意首節發之已盡此節特擧養志以示人子事親之法其實養志全從守身來故謂守身算不得養志則可謂養志不必補守身則不可○[愚按]守身養志論其事則二須其理則一○講家有謂未二節但申言事親而不必幹入守身者非是○[倩言]擧曾子以爲事親法必帶曾元說者見同一養而口體與心志有別本文此所謂若曾子則可謂都分明借作一樣子指點教人原不爲曾氏一門分別高下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 [集解]此爲事親者說法非贊曾子註意甚明本文者字指養志不指人可也須體會註中當字見事親必如曾子這樣才是可其必擧曾元件說者分明見不如曾子便不可了總以見得養志爲事親之道耳○[愚按]章首事親守身平起隨用串講側重守身

次節仍以二項相爲對待三節引曾子之養體養志
末節卽以曾子爲例單結事親似絕不回頭守身者不守
事親獨舉曾子正以其平日守身之故而曾子事親之可
可其養志蓋至於能養志而守身之道微矣舉單結雙讀若正須善會

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精義明道又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故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謂事君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聞其爲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爲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乎記曰魯郊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爲爾人臣而不當爲其誰爲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才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怏怏之心者必此言矣又曰臣子身上沒分外過當底事凡言舜言曾子爲孝不可謂舜曾子過於孝也○慶源輔氏曰孟子只平說去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至程子方看得可也二字有深意以此知讀書不可不熟讀玩味○輯語可者僅可之辭孝到十分只盡得已分內事才少一分便是不盡分耳細心體貼程子之意方知可也兩字極下得穩○條辨程子發明孟子止曰可也之意固有味但本文不是許曾子之事親爲可是說人子事親若曾子乃可意亦微別○翼註程註論可字意精然入孟子口氣不得須融會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適音謫閒去聲

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或問小註格如合格之格謂使之歸於正愚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新安陳氏曰仁本義用正包仁義言之仁義所以正也集註所以不提仁義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精義楊氏曰人與政俱不足道則須使人君心術開悟然後天下事可循序整頓然格君心之非須要有大人之德大人過人處只是正己正己則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人今之賢者多尚權智不以正己爲先縱得好時節終是做不徹或謂權智之人亦可以救時據時所見正不欲得如此人

在人君左右壞人君心術○語類大人格君心之非此謂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伊川解遇主于巷所謂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正此意也或曰設遇闇主將如何而格之曰孔子不能格魯哀孟子不能格齊宣諸葛孔明之於後主國是皆出於一已將出師先有排布宮中府中許多人後主雖能聽從然以資質之庸難以變化孔明雖親寫許多文字與之亦終不能格之凡此皆是雖有格君之理而終不可以致格君之效者也○人不足與適至格君心之非三句當作一句讀某嘗說此處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皆須急忙連下句讀若偶然脫去下句豈不害事○文集問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若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可謂能格心者然其故乃遲之於三年之後是其初亦未遽格也孔孟於魯衛齊梁之君終不能改於其德後世若子房魏徵亦近能格君者蓋亦幸遇二君之好謀能聽耳恐孟子之言理則然矣而未見其人也曰雖有萬金良藥必病者肯服然後可責其效若拒而不信或吐而不納固難責其巳病之

功矣張良之於漢祖乃智術相沒魏徵之於唐宗亦利害相制耳大人格心之道恐非二子所及也○雙峯饒氏曰大人是伊周之徒他人當不得○慶源輔氏曰大人者道全德備學望足以邪其邪心容色足以消其逸志非但取辦於頰舌之間諫爭之際而已也然無大人之德與學而有言責者則又不可以是藉口○輯語格字有本有用德盛而自化本也知微而潛移用也人多說得一邊耳○說統人適政間不可謂不忠但救之於末流不若從本原做工夫則用人行政皆舉之矣首二句便覷著格君心說故日不足言所重不在此一正君而國定正見定國工夫全在正君上與上文兩不足相呼應○履說君心既仁則用人行政皆無私而莫不仁君心既義則用人行政皆合宜而莫不義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是君正莫不正也大人一正君而國自定矣何必屑屑於用人行政之問費却心力也哉

○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卽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

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出荀子大畧篇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南軒張氏曰君心之非不可以氣力勝蓋積其誠意一動靜一語默無非格之之道也若心非未格則雖責其人材更其政事幸其見聽而肯改易他日之所用所行亦未必是也何者其源不正不可勝救也心非既格則人材政事皆將源源而日新矣然而格君之業非大人則不能若在已之非猶有未之能克者而將何以盡夫正君之道哉後世道學不明論治者不過及於人材政事而已孰知其本在於君心而格君之本乃在於吾身乎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或問小註書眼在兩有字要知毀譽未必皆實也宜洗發○說叢二有字大有感慨見人情意料之外更有如此不可知者○集註但言譽所謂揚人之善而過其實是猶可虞之譽也若譽出不虞則全無是善而忽然稱揚竟出此人意計之外矣但言毀所謂稱人之惡而損其眞是猶以其本有不全而毀之也若毀出求全則人方刻意厲行而忽然非語竟與其人之自脩相反矣爾有脩已者不字乃理所不宜有而竟有之語氣極其危悚可以是遽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四書通毀譽已自非

眞況脩已而遽以是爲憂喜必至於失已觀人而輕以是爲進退必至於失人○輯語註中脩已觀人補出言外大意見孟子此章用處非僅作一番不平慨歎也二義中又脩已爲重○說統譽已作好況復不虞毀已作惡況復求全學者須要自信得過○朱子曰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非吾人行事只揀箇是底行將去便是若必要回顧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爲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爲而言之與○慶源輔氏曰謹言語自是君子之庸行何待於有責而後然○按集註特提出常人之情又以爲有爲而言則此語自是放下

一層說法來耳矣語氣似與推原實同棒喝輕浮淺率之徒正宜猛省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好去聲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南軒張氏曰學莫病於自足蓋古之所謂師者學明行脩人從而師之非有欲人師己之意也人師乎己從而以己之善善之其答問論辯之亦有互相發者故敎學相長也若有好爲人師之意則爲己自力之私苟乎中欲以益於人而不知其先覺於己見其所以可懼也○愚按患不在爲人師而在於好自[illegible]其受患之根也孟子因此帯病入膏肓故爲直揭底蘊[illegible][illegible]作從爲師起[illegible][illegible]與要害無疑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驩字〔按章首先立此句爲下章起案○蓋孟子之責樂正子原在從子敖本章却未曾說出止責其來見之晚而意自有在故開章先與揭明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長上聲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或問小註正言不可則借他端以發之後世依違顧處以至失身者都坐病○〔新安陳氏曰從小人爲失身一罪也不早見長者一罪也孟子

〔且以後一罪責之○〔說謊孟子責樂正子全在失身於匪人既從子敖來齊就是今日來今日見亦無辭於罪孟子特就不早見長者上使他自悟從子敖之非玩亦來見我口氣言外若含別有所爲而來意○〔蒙引此章只是責其見遲其實非責其見遲也下章之言但未發耳故曰姑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强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新安陳氏曰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所以勇於服義自以爲罪不可恂也○〔蒙引其勇於受責固可取然猶未悟從子敖之非也所以有待於下章之言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

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餔博孤反 啜昌悅反

徒但也餔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或問予嘗攷於孟子之書王驩齊王之幸臣蓋嘗欲自託於孟子以取重故孟子之使滕則王必以驩爲介未嘗與言行事於樂正子之來則又正言以折之至其弔於公行子之家又不與之言焉則所以絕之者深矣樂正子不察乎此而輕身以從之意者特藉其資糧與馬以見孟子而已故孟子以餔啜罪之而〔范尹皆以不能改於其德爲樂正子之罪恐非孟子之意也必若其言則孟子易爲不與之言而使之改與孟子之所以去齊其事雖不可考疑驩以是積憾而去之也○〔語類問以樂正子從子敖之齊未必徒餔啜曰無此事豈可遽然加以此罪○〔饒氏曰樂正子初意只欲來齊見孟子依王驩來省糧食之費視爲無要緊事殊不知一失身從之便是因失其視將來王驩或薦引之則那時去就愈難處孟子所以切責之〔述朱〕薦引事屬將來孟子責他不必

及此只當下失身便非古意〔按〕此孟子所以只切責他餔啜〇南軒張氏曰克既館於子敖則未免制於子敖故舍館定始得見其師觀此二章則知君子之處已不可以不罪而所與不可不謹也〇〔說統〕徒餔啜也徒字可玩合有不許其人之意〔按〕此為徒字正解〇〔條辨〕玩徒字之意孟子詳非有意諒他卻正不失樂正子本介何也他人從子故或借此為逢迎之術于進之階有不但餔啜而已者而樂正子徒然餔啜此外固無事也〔按〕如此看徒字亦有意然畢竟非切責語氣〇〔集語〕人謂從餔啜也四字難當吾謂正子之從於子敖來一句已難當下句正是釋上句見從他來別無所取只因這些小便宜遂至〇將而不惜徒字不是諒他正是鄙餔猶云求其故而不得徒為此兩語意十分嚴冷故下復以學古之道提醒之古之道何其尊餔啜之事何其鄙學古之道豈爲餔啜之計而以之餔啜乎日止知其學古之道也今日乃見其以之餔啜也眞有出自意外皆故曰我不意上二句正其罪下二句切責之〇〔或問〕小註此章書必須詞嚴義正方合師弟良規

〇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慶源輔氏曰〕此必見於古傳記趙氏時其書尚存故引之〇〔雙峯饒氏曰〕此三者不是尋常不孝底事奉順孝也但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則不可非其道不仕孝也家貧親老而不祿仕則不可告而後娶孝也但告則不得娶以至無子絕祀則不可〇〔條辨〕此章原是論義之精者雙峯說最善發註意但不娶無子一條或亦有以他故而然者雙峯因欲照舜立說遂專主告不告言耳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為無之為去聲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集解〕權而得中不是漢人反經行權之說此權字亦只是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之義不告而娶是舜善於用權處以繼祀與稟命較則稟命輕而繼祀重稱量之知所重在此不拘於稟命之末節以全乎宗祀之大義是為舍輕取重此不告所以為猶告也猶告斷案總在為無後上只是變通以成己之孝不必兼委曲以成父之慈〇君子以為四字乃自君子論之如此非舜心敢自謂猶告也

〇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陳氏曰〕體道謂全體此道於身與道為一者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新安倪氏曰〕人之大倫君親為重湯放桀武王伐紂而孟子謂聞誅一夫未聞弒君此處君臣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也舜不告而娶

而孟子謂君子以為猶告此處父子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也然惟聖人體道之至乃能權而得中若未能然而欲引以藉口則誠得罪於天下萬世矣

〇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閒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或問〕實之為精實何也曰是有數義有以實對虛而言者有以實對偽而言者有以實對華而言者此所謂實則以對華而為言耳曰何也曰以實對虛而言者曰仁義理也孝弟事也理虛而事實此孝弟所以為仁義之實也然以事為實可矣謂理為虛則理豈虛而無物之謂乎以實對偽而言者曰與非仁義也惟孝弟發於人心之不偽此孝弟所以為仁義之實也然謂孝弟為不偽可矣謂凡

惻隱羞惡之發皆人之所僞爲可乎惟以實對華而言則以爲凡仁義之見於日用者惟此爲本根皆實之所在必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於事業之間此說爲得之耳。○語類這實字不是名實事實之實是華實之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忠君弟長無非是義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底華采○此章緊要在五箇實字上如仁是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義是長長貴貴尊賢然在家時未便到仁民愛物未事君時未到貴貴未從師友時未到尊賢且須先從事親從兄上做將去這箇便是仁義之實仁民愛物貴貴尊賢是仁義之英華若理會得這箇便知得其他那分明見得而守定不移便是智之實行得恰好便是禮之實由中而出無所勉强便是樂之實大凡一段中便有緊要處這一段便是這箇字緊要○事親是孝從兄是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人將孝弟低看了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直是如此○問事親從兄有何分別曰事親有愛底意思從兄有嚴底意思又曰有敬底意思○問事之當爲者皆義也如何

專以從兄言之曰從兄乃事之當爲而最先者又問事親豈非事之當爲而不歸之義何也曰巳與親乃是一體豈可論當爲不當爲又曰義是良知良能底發端處雖小兒莫不愛父母到長大方理會得從兄所謂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義發端處○精義伊川曰仁仁此義宜此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須去一道中別出○語類問伊川以爲須自一理中別出此意如何曰只是一箇道理發出來偏於愛底些子便是仁偏於嚴底些子便是義又曰某怕人便說理一○西山眞氏曰仁義之道大矣而其切實處只在事親從兄蓋二者人之良知良能天性之眞於焉發見欲爲仁義者惟先體認踐行於此而充廣之則其道生生而不窮否則悠悠然泛泛然非可據之實地矣○佗滄柱曰實字當對用之廣說不可單對用言蓋事親從兄本亦用也但是用中之實耳

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新安陳氏曰有子言仁渾淪言之故總言孝弟爲爲仁之本孟子言仁義分別言之故以事親爲仁之實從兄爲義之實集註謂有子之意亦猶此者蓋以本立於孝弟而仁

道自此而生與仁義之實盡於事親從兄而仁義之道其華采亦皆自此而生此意有相似耳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蔡氏曰既曰知斯二者又曰弗去者易曰貞固足以幹事貞則知之眞固則守之固○朱子云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是也○南軒張氏曰知必云弗去者蓋云知之而有時乎去之非眞知者也知之王則弗肯去矣○慶源輔氏曰知既明則自然弗去如人知水火之不可距則自然不蹈也人既知親之當愛兄之當敬孰肯舍其親而不愛舍其兄而不敬者其有不愛不敬者蓋其智爲物昏而知之不明非智矣

節文謂品節

文章○語類問節文之文曰文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又曰節等級也文囘互之貌○輔氏曰事親自有事親之節文從兄亦然粗言之加溫凊定省徐行後長之類各有品節文理便是禮之實○語類問性中雖具四端五常其實只是一理故孟子獨以仁義二者爲主而以智爲知斯二者以禮爲節文斯二者又曰專言仁則包三者言仁義則又管攝禮智○語類知弗去與節文是智禮而知斯二者與節文斯二者乃智禮之實非謂智禮只是事親從兄也須將上節註義例看

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强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言孝弟之心動於中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言孝弟之事形於外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言孝弟之形於外者極其盛而不自知也○精義伊川曰樂則生生則惡可已也須是熟熟方能如此○語類如今恁地勉强安排如何得樂

到得常常做得熟自然浹洽通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不能自已只是要到這樂處實是難在若只恁地把捉安排才忘記又斷了這如何得樂如何得生問如今也且着恁地記提日同是且着恁地須知道未是到處須知道樂則生處是當到這地覓於以春月草木許多芽葉一齊爆出來更止過不得問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見這箇不是旋安排這只就他初發上說日只如令不能常會如此孩提知愛其親如今自失了愛其親意思及其長也知敬其兄如令自失了敬其兄意思須着理會孟子所以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須要常常恁地要之須是知得這二者使常常見這意思方會得到樂則生矣處要緊却在知斯二者常常去是也二句上須是知得二者是自家合有底不可習蔣夫了到得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既知了又須着檢點教詳客子細節節應拍方始會不問斷方始樂方於生又日樂則生如水之流撥盡許多奉塞之物只恁地滔滔流將去○張氏彭老曰孟子所謂實卽有子所謂本本立而道生與樂則生矣此兩生字最可觀嘗之果木有根本而後有枝葉有核實而後生萌芽生則惡可已也果木之生惡可已則不知其枝之蕃葉之茂也人心天理之生惡可已則不知其足之蹈手之舞也○輔氏曰不知手舞足蹈此聖人之作樂所以必有舞也樂之之意至於充盛之極則不假言說心意自然形見血脉自然流盪手舞足蹈皆自然而然不待心使之然故不自知也○輯語手舞足蹈不徒作形容語老萊子衣斑斕跳躍作嬉見狀莫認作有心做作也曾子母齧指而心痛何手足之不闕父母兄弟恥○愚按上四項舞以是也字指盡分明至樂之實無是也字須知上樂則生矣以下歎想不盡之神仔句有是也字浮出祇上所謂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方識得大樂與天地同和只是這些子○蔡氏曰智之知而弗去與禮之節文猶是守之也到得樂則生而不知手舞足蹈則化之矣此學問之極功也○按仁義禮智四德也此章乃連及於樂蓋樂底道理亦卽在禮中自具節文既熟則和悅自生故禮先而樂後而仁熟義精見明守固亦必於樂觀其深不說到樂不見得工夫成就處此所爲終之以樂也

○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眞切按此二句先將

主腦提清天下之道皆原於此按此字切指事親從兄天下之道皆原於此不獨爲仁義之實矣此四句先將五項道理鋪開說下方轉出工夫緊要處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其義已悉語類中細體味之自見○按此章大指是孟子爲人不識道理本原故特於事親從兄切指良心之發以明天下之道無不原於此者要人從此體認擴充其意眞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諸章之指畧同而此於道理節節相生功候曆皆完備尤歷歷指數分明復得朱子總註眞爲融貫愈見得五者前後節次其中綱領詳明有體有要學者但須從此領會母以講家諸說轉致治絲而棼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語類得乎親者不問事之是非但能曲爲承順則可以得其親之悅苟父母有做得不是處我且從之苟有孝心者皆可然也順乎親則和那道理也順了非持得親之悅又使之不陷於非義此所以爲尤難也○問不得乎親以心言不順乎親以道言道謂諭父母於道恐如此看得不可爲人不可爲子兩字出日人字只說大稱子字却說得重不得乎親之心固有人承順親色看父母做甚麼事不問是非一向不逆其志這也是得親之心然猶是淺事惟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以爲子所以又說烝烝又不格姦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是無一事不是處和親之心也順了下面所以說瞽瞍底豫○按順乎親言已能使親之心順非親之心自順也然必須到得親之心自順方是順乎親故語類云和親之心

也順了所以說瞽瞍底豫順以親心言不以子心言○雙
峯饒氏曰順親者父母所爲合乎道子所爲亦合乎道彼
此無違逆之謂非順從之順也問如何可以諭之於道曰
所謂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順也父母之意未發我便做道理
承順其志而諭之於道爲人子不但得父母之心又能諭
父母於道方謂之孝○蒙引必其親順乎理然後我方爲
順乎親○翼註上節言舜輕天下而重事親下節言其善
事親而因以化天下○按首句憑空而陰講家只作泛說
勢遇之隆不知此正舜實事親猶草芥所性不存也後章
天下之士多就之者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即此
章註脚惟舜爲然在上半節爲倒裝句道一節看是橫據
前後句上三句坐得實下四句才接得警其意總在逼出
舜盡事親之道耳○紹聞編不可以爲人不可以爲子此
舜負罪引慝之心也舜之心如此所以能盡事親之道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
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蒙引言舜盡事親之道瞽瞍雖頑亦有以致其悅樂
也

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
允若是也書堯典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言舜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不
至爲姦惡也大禹謨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
亦允若言舜敬其子職之事瞍亦信而順之也
而有以順乎親矣上文得親本是襯句故此專以順親言蓋盡事親之道乃果有以順乎親底豫
其順親之驗也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
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
底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化以子孝心言
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定以爲法分言

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
大孝也語類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
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盡
性○南軒張氏曰事親之道人人具於性中他人不能盡
而舜能盡之亦非有所加益於其間也盡事親之道而瞽
瞍底豫推天下之至誠有以感通其故耳又曰舜爲法於天
下豈特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可傳於後世萬世之爲父子
者亦莫不定矣嗟乎爲人子者苟以大舜爲不可跂及而
不取法於舜是自誣其天性也欲取法於舜如之何亦曰
反身而誠已矣
○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
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陳氏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
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

有不是處耳慶源輔氏曰孝子之心與親爲一凡親之過
皆己之過舜之所以負罪引慝者此也故自
不見父母有不是處羅氏之語約而盡質而當萬世不可
易凡父母之不是皆己之不是也既是父母豈有不是
者哉○西山眞氏曰舜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
動不以父母爲不是而自引以爲己之慝惟見自己之不
是而已世縱有難事之親豈得有如瞽瞍者故瞽瞍底豫
而天下之爲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親惟患爲子者未
盡事親之道耳孰有不勉於爲孝者哉是故罪己而不非
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己者亂臣賊子
之志也後之或遇難事
之親者其必以舜爲法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之七終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八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孫疏〕諸馮在冀州之分負夏春秋時衛地鳴條在安邑之西。〔仁山金氏曰〕鳴條在今解州乃湯與桀戰處。舜爲父母所逐負販就時多在東方之地故云東夷之人或曰東夷西夷猶俗言東邊西邊。〔或問〕舜卒於鳴條則湯與桀戰之地也而竹書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也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二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驗則亦論而闕之可也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仁山金氏曰〕周自古公遷於岐山之下周原故號岐周在今鳳翔府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新安陳氏曰〕畢在鎬東非楚都之郢。〔蒙引〕孟子於此必曰東夷之人西夷之人者非以夷字誣累二聖人也只見得一在東之極一在西之極故曰地之相去千有餘里若不在中國之內則地之相去豈特千餘里哉。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爲天子。文王爲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蒙引〕謂中國二字對東夷西夷說者非也看集註只訓作天下。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語類〕古人符節多以玉爲之周禮中有以玉爲竹節又有竹符凡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爲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或問〕小註古人所爲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趙氏惪曰〕舜至文王一千二百歲○此舉時地之最不同者以見其同千聖總此例觀同是心理同不在事迹上論○〔蒙引〕非以得志行乎中國爲合符節以其得志而行乎中國者若合符節也蓋主道言然不曰道而必曰云云者是據其行事之實相合處言也。○〔存疑〕古今異時彼此殊勢舜文所行之事安得盡同然隨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慶源輔氏曰〕孟子未嘗說着道字然曰行乎中國行便是道曰其揆一也揆亦是道○〔輯語〕揆一固是道一然與道字不同。一卽道也揆之無

不同正於事理上見孟子立說皆從實證如三子不同道而趨一先列其平生及所謂一則仁也趨非仁也此章之所謂一者道也揆非道也言以事理度之而無不同正指得志行乎中國句人直作其道一也則踈矣○度之而無不同故人皆可爲舜文○〔精言〕揆字與上合字相類符節本同合之自無不同聖道本一揆之自無不一故以此聖之道揆彼聖之道猶以符節之左合符節之右也○〔翼註〕要在兩聖字上見出揆之所以一處蓋人非聖人猶或意見隨操岐出不一既謂之聖則已造極致處自不容有二也○〔說統〕按白文其字屬聖人身上註乃云度之而道無不同則屬之論聖人其字似說不去看來當以活字作死字看指聖人心極協於揆度者言○〔愚按〕一處在聖所以一處在知聖者之能揆揆字粘屬其字則揆字似死若將其揆二字畧作停頓看出一也則揆字自活集註度之而其道無不同恐不應作死煞字看

○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新安陳氏曰〕先後以時言遠近以地言道之同以此心此理言。○〔輯

語末節推開說是揆之盡。○〔愚按〕此章直爲從古聖人發凡起例須將全部孟子論列羣聖處一一案斷分明理融神會方能豁然信此二語千古不磨。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乘去聲溱音臻洧榮美反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左傳〕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秉蘭拂祓除不祥 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蒙引〕不直日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而必冠以子產聽鄭國之政此書法也見其居爲政之位而不知爲政之道得爲不爲而乃爲其所不必爲者所以爲可譏也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惠謂私恩小利〔慶源輔氏曰〕惟其恩之出於私故其利之及者小。○〔蒙引〕只此一字便是譏了不到

不知爲政處方是譏 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體以理言本也施以事言用也蒞此句是一章大指。○或問孔子以子產之惠爲君子之道而子以私恩小利言之何也曰孔子之言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爲君子之道此承上文乘輿濟人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矣曰子產濟人之事有仁人之心焉其惠雖小猶不失乎爲政之本若孟子所謂先王之政者乃偏以時脩橋梁而已將不反爲治之未耶徒謹於此而愛人之心不至吾恐其所以自結於民者或反不若子產之深也曰子產之事可謂有不忍人之心矣然先王則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是以其體正大而均平其法精密而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政則不過能以煦孺姑息苟取悅於目前而結其驩虞之愛覈其耳目之所不及則恩惠之施已不免於有所遺矣況以天下國家之大又安得人人而濟之耶昔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宮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是亦庶幾乎先王之政矣曰子產相鄭能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則非不知爲政者輿梁之脩尤非難事乃獨有闕於此何耶曰聞之師曰子產之才之學於先王之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之役蓋有餘力而其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者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乎冬涉之艱而爲是耳然暴其小惠以沉於人人亦從而稱之孟子譏矣後之爲政者或以悅而效之則其施必將可發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而干虛譽者故極語而深議之以警其微亦拔本塞源之意也此說最爲得之若范氏以爲子產身相小國非深得民心則無以抗大國故其濟人如此其急則恐子產之意不專出於此也○語類問子產之事以左傳考之類非不知爲政者孟子之言姑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而議之耳而夫子亦止以惠人目之又謂其猶衆人之母知食而不知教豈非子產所爲終以惠勝歟曰致堂於惠人也論此一段甚詳東坡云有及人之近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盡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杠音江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

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國語〕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蒙引〕先成徒杠後成輿梁小者力省而易成大者力數倍故遲耳非必急於徒行而緩於車行者。○成字內兼有者修之無者造之 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冱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或問小註〕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合民心順天理故其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雖纖悉之間亦無遺恨如此。○〔雙峯饒氏曰〕民未病涉要就未字上看十月徒杠已自成了所以民未至於病涉若徒杠到寒時方做則民已病於涉。○〔條辨〕民未病涉正對乘輿濟人而言見子產之以乘輿濟人者以民病於涉耳若橋梁旣成則民原未嘗病涉何事以乘輿濟人。○稱言推農功旣畢然後民力可用故徒杠輿梁成必以十一月十二

月。惟將將將寒沍。故十一月十二月必須成徒杠輿梁。註中夾字。分明有兩意。○節首下一。歲字。見橋梁之成每歲如此。民不患於徒涉。自通一歲而言。但平時徒涉不必以爲病。至將將寒沍則涉者病矣。據此尤見王政體恤人情。正在紀綱法度上見得。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辟與闢同。焉於虔反

辟辟除也如周禮閽人爲之辟之辟。周禮天官閽人掌王宮中門之禁。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辟。○或問小註辟除之辟乃趙氏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發明蓋與令車濟人正相反也。

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爲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或問小註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入之際雖辟除人使之避已亦上下之分固所宜

然何必曲意行私使人知已出然後爲惠又況人民之衆亦安得人人而濟之哉。○〔家引〕不專指杠梁成一事故小註云細大之事無不畢舉每人而悅之亦不專指濟涉一事惟行辟人可也從以出行言之却是承子產因出行而以乘輿濟人說故朱子曰與乘輿濟人正相反也。○集註平政所該甚廣不專指橋梁而橋梁一事亦在其內平字宜看惟公故平惟公平故正大一平字中見王政能使人人各得其所乃正對私恩小利而言行辟人可也見得爲政自有爲政之體本極尊嚴無用沾沾市惠此句中已含不必濟人意下焉得人人而濟之則又見人之不能盡濟故註用況字作進一層語實則不能盡濟正見其不必濟也。說有濟有不濟其爲不平孰甚焉。平政二字通章主腦。○註當涉者衆或指水或指人皆可。

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南軒張氏曰先王之治爲之井田爲之封建與天下公共使俱得其平下至於鰥寡廢疾皆得所養而徵至於次舍橋梁務秩之事亦皆有經制此豈先王强爲之哉因事而制法其法皆循乎天理而天下之人無不被其澤後世欲人人而悅而日亦不足公義私恩之相去蓋如此。○說統凡政之所以不平病在爲政者有市恩之意故孟子點出一悅字以破之。○君子平其政是就橋梁一事上推廣說每人而悅是就乘輿濟人上推廣說。○〔精言〕日亦不足見非惟體有所不宜恩有所難遍即日力亦不足悅人意方補得盡。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說〕末節故爲政者正與前不知爲政相照應極言小惠之不足事結出立言本指是一章歸宿處。○此章是論爲政不是駁子產子產當年偶過徒涉以乘輿濟之亦非必有悅人之意而聞其事者假爲美談則將以爲爲政所宜爾者故孟子斷其爲惠而不知爲政下就濟人事推論之見君子自宜平政爲政自不宜悅人其意與驩虞皞皞論王霸之指參觀方見得此章書所關者大原非

粘定子產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

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翼註〕視如手足愛惜之任用之也。視如腹心推載之捍衛之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纂引〕秦漢以下中主之遇其臣槩如此國人之報所從來久矣。土芥

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殘惡之又甚矣寇讎

之報不亦宜乎。〔翼註〕如寇讎、謂幸其灾而樂其禍。○〔精義〕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報施之道必至於此孟子以深曉時君也○〔慶源輔氏〕曰此說特爲宣王發所謂有爲之言也然臣之報君雖君之所施常加厚一等○〔講宜〕陳氏曰孟子此語是說大綱君雖如此若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為去聲下為之同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困勉錄〕集註所引儀禮據儀禮註乃是指已放而未去者於出疆三年語頗未合集註蓋引以爲例耳非本文正解也若檀弓所稱爲舊君反服者乃指去國之臣言而儀禮固不載也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爲問〔雙峯〕饒氏曰舊君其恩已絕尚且爲其君有服不應現在之君而待之如此集註所以云王疑孟子之言太甚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輔氏〕曰所以盡防衛之道於在我之境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所以爲其藏仕之地於所往之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所賦祿入之里居、所居第宅之前此猶望其歸也。所以示拳拳屬望之恩義也○〔文集〕有故而去非大義所繫不必深爲之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但昔者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又加禮焉則不得不爲之服矣欒殺之去燕近之○〔翼註〕君有過則臣諫之臣有善則言於君諫行則興革言聽則利興故膏澤下於民○諫言行聽是平日如此亦有偶然議論不合而去○〔解語〕三有禮是舊君自盡之道其情文篤至如此所以起爲之服義非有成例可循亦非有心招致○〔條辨〕只諫行言聽二句便見君臣道合無愧手足腹心之恩誼即此便當爲之服必說去後之三有禮者以王問舊君有服故從一舊字生情蓋不說到此不足以見舊君之綣戀久而不衰而去後之服出於臣心之所不自已未如此二字雖總承却側重三有禮上○但未去前之心意交孚到此時亦倍有惻惻勤人處故定須從頭說下耳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事載左傳襄公二十一年○〔集解〕只今也爲臣四字便有無限感慨直從在國時賤惡倩由至去國後種種刻薄與上節直天地懸隔方見得寇讎之視實自其君使之何服之有一筆揣盡○潘與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

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或問小註〕問君臣之義天倫中却與父子不同然受君之心不如愛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民君子不如此因舉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曰退之此語如何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蓋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只是說如此是去不得處便見得君臣之義○〔南軒張氏〕曰孟子此言非獨齊宣王所當聞爲人君者苟知此義念夫感應報施之可畏而崇高之勢不可恃反已端本之不可一日忘待臣下

以禮養臣下以恩保臣下以忠信則上下交通而至治可成矣若夫在爲人臣者之分君雖待我者有未至而我所以事君者不可以不自盡玩味孟子三宿出晝之心則庶幾其得之矣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兩可以著眼禍已迫則不能去矣兩則字加鞭○

〔慶源輔氏曰可以者在時宜可爲也失此幾則有欲去而不能者矣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遯之初所以有尾厲之戒而孔子往趙所以及河而復也然此特言其常理耳時與位之不同則所以處之者亦異若執此一說以爲臣則凡苟免自私之徒得以藉口矣○〔南軒張氏曰非特士大夫當知見幾而作之義抑將使有國者聞之悚然不可以失士大夫之心也使大夫士懷去徙之心則國之危亡無日矣衛邶風上爲威虐下相攜而去之攜手同行又攜手同車則非徒賤者去貴者亦去矣未幾衛有狄禍可不畏哉〔按兩條皆兼及言外餘意本指却只是見幾而作輔氏說尤不宜夾溷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爲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倩義尹氏曰致治之源必本於人君故曰以身敎者從以言敎者訟

○〔或問小註君仁君義指君身而言莫不仁莫不義主下之人而言蓋君而仁焉則國人皆化之而無有不仁者君而義焉則國人皆化之而無有不義者

〔按此處不必如前章貼定用人行政說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察理不精兩非字緣由坐此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爲是哉〔倩義伊川曰恭本爲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爲義過與是非義之義也曰此事何止大人不爲曰過恭過與是細人之事猶言婦人之仁也只爲也小了大人豈肯如此〔按此係伊川特舉以見例耳〔張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大率時措之宜者即中也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眞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今學者須是執禮蓋禮亦是自會通制之者然言不足以盡天下之事守禮亦未爲失但大人見之則爲非禮非義不時中也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得前言往行熟則自能比物醜類亦能見得時中〔或問張子所謂眞義理者至矣其曰守禮未爲失者尤學者之所當知也○或問小註此言察理貴極其精不爲非禮義之禮義言其於禮義知之極精也尚察理不精便有二者之蔽大人弗爲惟窮理知至乃爲大人耳○〔按註辨頭便辨別出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原是從大人心目中辨別出來若他人之爲之者彼原認作是禮是義故禮義易辨也非禮非義易辨也非

禮之禮非義之義非察理極其精者不能辨也故知先而行後〔○潛室陳氏曰晦翁以爲凡禮義不可泥陳迹如可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可行於人而不可行於已與夫辭之爲禮亦有不辭之爲禮受之爲義亦有不受之爲義行之人則爲禮行之我則非禮惟義亦然大人者義理周遍融通故不爲非禮義無此蔽又曰大人則道全識周貫萬變而不膠於其迹故無此蔽學未到大人變通處則必膠於陳迹〔愚按但以變通言大人尚未爲眞實了義○〔四書通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皆似是而非大人者隨事順理而不爲非禮之禮因時處宜而不爲非義之義蓋不惑於其以而深得夫時中之道者也○〔條辨可與權是就變事難處者言若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事事皆有只爲工夫細淺便見到外一層見不到內一層大人察理之精故處處見得到自不爲似是之非諸家多撰認到達權通變上去貼害不淺○〔倩言人惟察理不精非其事非其時而强執而行之在彼未嘗不以爲眞禮義而不知其適成爲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愚按兩非字須從禮義轉出兩之字又須從兩非字轉出上八字須得箇箇分明則弗爲處自然

斬釘截鐵距與達權通變無干○大人本質自在兩非字前見得向弗爲索解便落下一層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

樂音洛

無過不及之謂中以德性言足以有爲之謂才以才質言養謂涵育寬以容之熏陶善以導之俟其自化也〔語類〕養者非速使之中使之才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之謂也後章以善養人同賢謂中而才者也兼有才德之謂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精言〕不是爲子弟慶幸正是爲父兄責成此處下一終字乃正對下棄字而言蓋棄亦非合下便棄只是不能耐煩忍待無以養之耳終能成已非有以養之而何○〔南軒張氏〕曰父兄之於子弟敎之之道莫如養之養之云者如天地函養萬物其雨露之所霈風雷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寧有間斷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養子弟之道亦當如是也寬裕以容之義理以漸之忠信以成之開其明以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喻夫豈歲月之功哉彼雖不中不才涵養之久豈無有萌焉如其有萌養道益可施矣○〔慶源輔氏〕曰涵育以天地之生物言薰陶以工治之成物言此循其理而彼自成其形焉無心也蓋父子兄弟之間皆難於責善正其在我者使之自化而已〔按〕此於養字極有義味然不如南軒之該洽

爲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閒能幾何哉〔新安陳氏〕曰父兄遇子弟之賢其爲教也易不幸遇子弟之不賢其爲教也難所以貴乎養之也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寬即養之謂也若急迫以求之見其末化遠以爲不可教而舍之是棄之也父兄而棄子弟則我之賢爲過子弟之不肖爲不及過猶不及均之失中耳相去能幾何哉〔按〕末二句正對照故人樂有賢父兄句以見當養而不當棄然父兄固過矣而子弟之甘心自棄以上累其父兄者其愆又當何如也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爲是以可以有爲無所不爲者安能有所爲邪〔補義〕伊川曰此只是有所擇之人能擇其可爲不可爲也張子曰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不爲不仁則可以爲仁不爲不義則可以爲義○〔輯語〕不爲有爲四字虛活隨人所見高下移動故張子以仁義之說實之但此箇關係正在所見上辨故程子下知所擇三字○人必見道分明而後能肩荷重任有所不爲則於公私義利是非大小取舍可否之間灼然截然無毫髮疑蔽故可以有爲非僅爲潛泊寧靜却紛守素也程子知所擇三字義極精道極大○此節有數說尺蠖之屈以退爲進此黃老之唾餘英雄之伎倆與聖賢道理全沒交涉即主必有守而後能有爲然天下固有能有守而不能有爲者則必下一轉語曰能有守則神完氣足而後可以有爲此其說於而後可以四字似得語氣先輩亦多從之然細玩註中程子之說全以知所擇爲主橫渠亦云不爲不仁則可以爲仁不爲不義則可以爲義如此說來則不爲有爲才是一串道理何等直捷即而後可以語氣亦未嘗不得也○〔集疑〕有不爲不字緊連有字說全是知擇內事不徒以定守言也字拖起下句可以有爲即在有不爲處決之人惟見道分明則是非之界判如黑白不當爲者必不爲則當爲者自必勇於爲程子知所擇不但是有不爲之所以然并是有爲之所以然有不爲與有爲只是一事有兩面並非兩時兩境而後云者只是不如此才能如此之意非先後之後也玩註惟能是以四字語氣甚緊故大指只在力爭上截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爲而言〔新安陳氏〕曰隱惡忠厚之道亦遠害之道也大舜隱惡而揚善夫子言誰毀誰譽下文但言如有所譽而不言毀可見矣若當官而有奸慝當言又不可顧後患而緘默也○〔條辨〕是則是非則非原不

爲懼後患便爾緘默然必當黜陟所關從違所係或扶公論以正人心別賢奸以持國是今但於人之不善者便從而言之全爲摘人陰私逞己談笑後患其能免乎孟子所爲危言以惕之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眞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或問〕楊氏之說甚善然所爲本分者乃義理之至當非苟然而已也學者於此宜深察之一有小差則流而入於鄉愿之亂德矣○〔精義〕尹氏曰已甚則失中○〔語類〕易說中正言中則正已在其中蓋無正則做中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中也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如人合喫八棒只打八棒不可說這人可惡更添一棒稱人之善不可有心於溢美稱人之惡不可溢惡皆不爲已甚之事也○〔程氏復心〕曰本分謂須摘本然之分若事到這裏極了再過些子便是已甚○〔集解〕本分只貼所爲之事之理不加毫末方貼聖人分上說○〔南軒張氏〕曰孟子於泄柳段干木謂爲已甚而舉孔子待陽貨事以爲之準此不爲已甚之謂也聖人固天則之所存汎應曲當不過其則自不至爲已甚○〔說約〕此擧至聖以示則專爲過高者發藥○〔李衷一〕曰不爲已甚猶云至當恰好不加一毫意思之謂如夷惠都是聖人但清到擧世無一人可屑就和到擧世無一人可屑去便是加些意思便是已甚不消說到驚世駭俗不是去處此是孟子贊孔子之爲至聖○不是專說孔子爲平易底聖人○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聲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精義〕楊氏曰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故孟子言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以發明孔子之意○〔或問〕小註這章書失在必字大人理極其精心無偏主於言也不先期於信而曰吾斷欲如是而言也於行也不先期於果而曰吾斷欲如是而行也惟隨事而觀其義之所在義當如是而言則從而言之而自無不信之言也義當如是而行則從而行之而自無不果之行也○〔四書通〕信果自是爲士者當然之事惟至於大人則言行準義之在雖不先期於信果而自然無不信果也○〔困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要自有幾權不易處這理大人者三字提起自有平時精義之功在下三句只一氣實讀而不必與惟字緊相貫注中間更容作停頓不得集註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已了未義卒亦未嘗不信果句正與而不必相爲圓合俗解至有云信果可不信果亦可者大謬○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慶源輔氏〕曰尹氏最得此章之指而集註又述其意而著明之以必爲期尤更有功不然則無忌憚者或得以藉口王氏則又有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爲妄人之說尤盡其弊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而已先將大人赤子分開說下乃併合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此不失之本體集註正以字與上所以相呼應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此不失之功用集註是以字又與上正以相呼應語意回環總歸重不失上○〔語類〕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曰這須着兩頭看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大人者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之心若失了此心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便成箇小底人不成箇大底人了大人心下沒許多事又曰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僞曲折便是赤子之心○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兩句相拗如何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做出

蓋赤子之心純一無僞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僞但赤子是無知覺底純一無僞大人是有知覺底純一無僞○大人之所以爲大人者却緣是他存得那赤子之心而今不可將大人之心只作通達萬變赤子只作純一無僞說蓋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而純一無僞赤子之心未有所知而純一無僞○〔文集〕赤子之心固無巧僞但於理義未能知貫渾然赤子之心而已大人則有知覺擴充之功而無巧僞安排之鑿故曰不失赤子之心着箇不失字便是不同處○〔精義〕伊川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取其純一近道也問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水〔或問〕申之曰赤子之心全未有知然以其未有私意人欲之累也則亦純一無僞而已耳衆人既有所知則雜乎私意人欲而失之聖人則察倫明物酬酢萬變而私意人欲終無所入於其間是以若明鏡止水之湛然不動而物無不照也〔按〕大人亦與聖人一例看揚氏以爲語化之則未〔或問〕豁之曰大人云者亦對赤子而言之耳不當限以未化之說也○雙峯饒氏曰赤子如饑要乳便是欲但饑便啼喜便笑皆是眞情全無巧僞大人只是守此純一無僞之心而充擴之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蒙引〕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然通達萬變其實是純一無僞中來一故能萬萬從一生此理最好思量○〔存疑〕語意是說大人者由不失其赤子之心不說是大人者只是不失其赤子之心○〔徐思曠〕曰達說大人赤子只作一人看曰其赤子之心者卽大人赤子時之心也又曰須要看出大人赤子同而異異而同總在不失二字之內分曉〔愚按〕此只細體味集註自見○〔解語〕不失赤子之心正指大人之平實非揚大人之神奇也道箇不失正從學問擴充經綸精細處看出非贊其不學不慮也〔愚按〕卽云揚大人之神奇亦無不可但是從赤子順推出去便爲神奇從大人逆收轉來卽是平實兩邊互勘不失之義乃盡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去聲

事生固當愛敬〔條辨〕養生者者字內該許多備物之典溫凊之儀說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記檀弓〕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翼註〕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爲大事送終如禮則爲能奉大事也〔按〕當字只作爲字看集註亦然或有訓擔當之當者殊所不必○〔雙峯饒氏曰養生今日不及明日猶可補惟送死有不到爲終身之恨他日欲爲不可得矣○〔新安陳氏曰生事死葬皆當以禮其不可輕忽均也孟子此言非謂養生爲輕但以常變從容急遽較之則送死比養生爲尤重大耳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到反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輯語〕有刻入意有積漸意有不已意 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語類〕君子深造之以道語勢稍倒道字合在深造之前道是進學之具深造者從此挨向前去如之以二字尋常這般去處多將作助語打過了要之却緊切如夜氣不足以存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以字皆不虛設○以道是工夫深造是做工夫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力行之次序卽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爲學依次序便是以道不依次序便是不以道 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値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存疑〕至近言不待取之深遠非一處言不但一事有箇道理合二意而一貫之只是事事皆有箇道理又不待遠求緣這道理皆融會在心隨取隨足譬如地下有泉隨他甚處掘便得也 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精義〕伊川曰學

問聞而知之者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燭理上智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又曰學者須是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其間然後可自得又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言語至淺近事莫非義理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卻只守又曰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語類〕只深造以道便是要自得之此正與淺迫相對所謂深造者當知非淺迫所可致若欲淺迫求之便是強探力取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直是深造便有自得處在其中又曰優游饜飫都只是深造後自如此非是深造之外又別欲自得也與下章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之意同○〔蒙引〕深造字固重以道字尤重○觀大註欲其有所持循字面可見○〔新安陳氏曰自得之有二說朱子謂自然而得之外註所附程子說認已說之出於程子也一說謂自得之於已○如南軒云不自得則無以有諸已自得而後爲已物也○以其德性之知非他人所能與故曰自得此近乎莊生所謂自得其得而非得人之得意終有弊不如自然得之之說有從容優游之味〔愚按〕二說自可相融精義中明道亦云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此亦與南軒義同但須以自然而得之之意爲主

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

或問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何也曰學是理則必是理之得於心也不得於心則口耳焉而已然又不可以強探而力取也必其深造之以道然後有以默識心通而自然得之也蓋造道之不深者用力於皮膚之外而責效於旦夕之間不以其道者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言意之表是皆不足以致夫默識心通之妙而自得之必也務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方而不躐其等則雖不期於必得而其自然得之將有不可禦者矣若程子所謂篤誠燭理潛心積慮優游涵養栽培深厚皆其所以造之之道而君子之所以自得者其所謂聞淺近事莫非義理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便須放開不靠書冊之類則又著夫自得之驗而欲學者有以審之也其曰放開亦非惡其拘而故放使開也曰自得之則居之安何也曰未得之則固無可居之地得而不出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之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以居之如人有室廬之安動作起居種種便適自眷戀而不去也曰居之安則資之深何也曰未得其所居則無所藉以爲用居而未安則所藉以爲用者淺迫而易窮惟居之安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藉以爲用而無窮如富人之蓄積之多金珠穀帛無求不獲見其出而不見其盡也曰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何也曰無所資者固無本之可求資之淺者取之艱遠而或值或不值也惟資之深者不待遠求而所取無不得如既取諸其身之左而値其所資之本又取諸其身之右而復値其所資之本以水譬之苟其源之盛則滔滔汩汩不舍晝夜或沂或沿無不値其來處此君子所以欲其自得之也○〔語類〕道是造道之方法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深造之以道以道是深造之以其方法也造之愈深則自然而得之既自得之而爲我有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這一句又要人看蓋是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者深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只管有滾滾底出來自家資他他又資給自家如掘地在下藉上面源頭水來注滿若源頭深則源源來不竭若淺時則易竭矣又如富人大實藏裏而只管取只管有取之左右逢其原蓋這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那件事也如撞着本來底道理事事物物頭頭件件皆撞着這道理如資之深那源頭水只是一路來到得左右逢原四面八方都來湊這箇只在自得上才自得則下面節次自是如此○大要在深造之以道此是做工夫處資是他資助我資給我不是我資他他那箇都是資助我底物事頭頭撞着左邊也是右邊也是都湊着他道理源頭處源頭便是天之明命滔滔汩汩底似那一池有源底水他那源頭只管來得不絕且如爲人君便有那仁從那邊來爲人臣便有那敬從那邊來子之孝有那孝從那邊來父之慈有那慈從那邊來只是那道理源頭處左右前後都見是這道理莊子說在谷滿谷在坑滿坑他那資給我底物事深遠自家這裏頭頭湊着也源頭○問自得章文義莫有節次否曰此章重處只在自得後其勢自然順下來才恁地便恁地但其間自不無節次若

是全無節次孟子何不說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曰尹先生却正如此說曰看他說意思自別孟子之意是欲見其抽折而詳言之尹先生之言語是始學其首尾略言之自孟子後更無人會下這般言語精蘊尹氏曰深造然後可以自得道非自得則豈能左右逢原左右逢原則無所蔽而不可矣○雙峯饒氏曰以道便是致知力行之方之字是指所得而言下面居之資之取之皆是指所得而言也蒙引五箇之字同是指此更設此較饒說更渾更得[illegible]○四書通非有所造者不能有所得非造之深者不能自得然不以其道則無深造之方浩未易到自得之地也深造之以道是未得之先下工夫居安至逢原是自得之後見功效大要在勿忘勿助集註謂有所持循是勿忘以候夫驗識心通是勿助所謂潛心精慮是勿忘優游饜飫是勿助○輯語自得之中火候固自不同到左右逢原地位只形容得自得二字之極耳○集說果熟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則其原固已在我矣居安資深皆此原也到此得左右逢原只是道理爛熟後四面八方都是這箇非至此始有原也故自居安至逢原皆歷歷形容自得中境候有如此者末句繳自得正繳深造以道起結兩欲其一故字綰合文外有神

○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語類問程子之說何如曰必須以道方可潛心積慮優游饜飫若不以道則潛心積慮優游饜飫箇甚按此因程子似專言深造故特併歸以道以補明程子之意實則不以道者固無從深造即以道而造之不深者亦終無以自得之也熟復或問語類諸條自見○或問小註少時見雛將出卵視之其時已至自然迸裂而出全不用彼着力有時見其難稍以手助之其子出來便不長進學而進於自得者其理亦如此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如詩書六藝之文而詳說其理者如詩書六藝中所載許多道理非欲以誇多而鬬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

雙峯饒氏曰所以博學者非徒誇其多所以詳說者非徒鬬其靡欲人融而會之貫而通之而已這物事未曾融時一箇是一箇才融了便會爲一約是要約如思無邪毋不敬之類按此爲確證○或問博者所以極夫理之散殊約則舉是散殊之理而一貫之耳是以既博學之又詳說之而卒有會於約蓋所謂博且詳者固未嘗出於約之外而所謂約於其博且許多文未嘗有所遺也○語類貫通處便是約不是貫通了又其裏面尋討箇約伊川說格物處云積累多後自然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後便是學之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約自博中來既博學又詳說講貫得直是精確將來臨事自有箇頭緒才有頭緒便見簡約若是平日講貫得不詳悉及至臨事只覺得千頭萬緒更理會不下如此則豈得爲約按本指只就知一邊說此條說到臨事知行固自相關但於反說約處不見親切○潛室陳氏曰不博則約無所適學到約後許多博處方有受用○蒙引學與說不同學就誦習而言說就講明而言○翼註上句是工夫下句推所以用功之意如此蓋博外無約博之融貫處即約也○說約說字即上說字非有兩層說也只是愈說愈約說到約處耳其曰反者理本由約而博學則先博後約沿流溯源故曰反○不遠云反約而曰反說約是就詳說時言其說之詳悉正欲說出本來大旨耳

蓋承上章之意而言

或問所謂約者吾於論語已言之矣此則主以知要而言也然此亦上章之餘意蓋博學詳說者以道深造之謂其曰將以反說約者則欲其自得之深也按此亦不必深泥

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語類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知箇約處何故曰他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約便更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見不透徹只是深求隱僻之事鈎摘奇異之說以爲博如此豈能得約今世博學之士大率類此按此即註中徒博之病若所謂徑約者則或安於固陋或遁於虛無徑情率性其爲患亦不

可勝言。○〔輯語〕博約是對待盡頭，其中用力，却在詳說。詳說之會通處即約，非博之外別尋箇約也。博而不詳說，與不博同；精頓悟直指與訓詁記誦，總無是處。○〔條辨〕註非欲其徑博，而亦不可以徑約，分明兩面夾定詳說。此是博約中間交接徑路。正爲論語只以博約對言，孟子恐人不知博何能約，故特地點醒，使人有下手處。○愚按此章博約相爲首尾，與論語中對待之旨自徵。說以詳說作前後貫輪，轉入理益精，而爲學愈密。不博無可詳，不詳不知反歸。重在詳說之中，權扼要首尾如環。將以字只在此中領取。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或問〕范氏引德力服人之異以明之，非此章之意。蓋彼皆言服人，而以德力分王霸；此則皆以善服人，而服人養人，又有公私小大之不同也。○〔文集〕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也，如張華之對晉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也。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之不入於善也，若湯之事葛，遣之牛羊，使人往爲之耕之類是也。○〔南軒張氏〕曰：先王樂與人爲善，欲天下舉在吾化育之中，如春風被物，物蒙其養，無不應者。未嘗有意於服人，而天下之心悅誠服，有不期而然者。蓋以善道與人共之耳。若霸者之所爲，其善者不過欲以善服人，齊桓會首止而定王世子，晉文盟踐土率諸侯以朝王是也。學者深見二者霄壤之殊，則王霸之分了然矣。○〔慶源輔氏〕曰：以力服人，以德服人，以事言也，其不同易見；以善服人，以善養人，以心言也，其不同難見。孟子之言至此愈密矣。以善服人者，以善爲己私也；以善養人者，以善與天下公也。○〔新安陳氏〕曰：一則不能服人，人者對已而言；一則自然能服天下，天下則盡乎人矣。○〔輯語〕戰國惟以幷吞爲事，諸侯相尚以力，其所效法，幷是桓文之祖者，故上孟以力德言，此章即前意而深之，講到桓

文精處。凡其定周朝王，急內攘外，無非以善服人，到底誰肯服來。此直說得精徹，雖得王霸激霸以桓文爲極，王以湯文爲極，皆主諸侯服諸侯言，故人字斷指諸侯講。○〔說統〕末二句言王天下者，必須得天下心服而後可見，必須以善養人，切不可以善服人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爲不祥之實。此張子說

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爲不祥之實。此范氏說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或問〕如張子之意，則言無實不祥云者，虛引以甚之之辭也。而下句實字疊上句。如范氏之說，則言無實不祥自爲一義，而下句實字與上句不相蒙。〔愚按〕味朱子之意，似以前說爲長。○〔南軒張氏〕曰：蔽賢出於娼嫉之私，方其欲蔽賢也，私意橫起，不祥之氣固已充溢於中矣。天生斯賢，以

爲人也。蔽賢之人，妨賢病國，不祥孰甚焉。○〔條辨〕此深戒人君不可聽蔽賢之言。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吏反

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通註〕水哉句述孔子稱水之辭，何取句究孔子取水之意。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是形容原泉，或以連屬不舍字看者，非也。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惟原泉所以常出不竭，而此句又下二句總綱。盈科後進，是不舍中次序；放乎四海，是不舍中究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

而漸進以至於極也〔新安陳氏曰〕水雖其有原本所以不已而漸進以至歸宿於海有本者如是孟子自以此句承接上意有本者指原泉如是指不舍以下三句是之取爾答徐子何取於水也之問謂孔子所以亟稱於水者此意之是取爾本文只是說水如人有實行以下因結語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二句推出孟子借水以儆徐子之意而與下一節集註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相對言之○〔蒙引〕是原泉然後能不已以至於海必有實德然後能不已以至於極○原泉固是有本者然且放輕讀慢說出此意至有本者如是方好丁寧着實說至下文苟為無本便是承此有本者說去○〔困勉錄〕下節無本與原泉相反七八月雨集與不舍晝夜相反溝澮皆盈與盈科後進相反涸可立待與放乎四海相反〔按〕本節亦正須與下節對針○〔汪氏曰〕水之可觀其源有本其流不息進有漸則以盈科為量行有至則以四海為歸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田閒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新安陳氏曰〕水無原本人無實行之譬也溝澮皆盈而涸可立待暴得虛譽而不能長人之譬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或問〕范氏謂君子以情實為本名譽為末此非孟子之意孟子之意正以誠心實行為本而言其有是者所行通達無所不至其無是者雖有聲譽終不能久耳非以情實對名譽為本末也尹氏自本而往者語雖約而意則周矣〔精義〕尹氏曰是以學者必自本而往○〔語類〕所謂聲聞過情這箇大段務外即當且更就此中間言之如為善無真實懇惻之意為學而勉強苟且徇人皆是不實須就此反躬思量方得○新安陳氏曰集註所謂有實行無實行全從此情實之情字發揮出來○〔條辨〕情實就所行之實跡而言乃從有本中發出來者有本於內而後情實見於外非卽可以情實當有本也故或問謂非以情實對名譽為本末○〔存疑〕曰君子恥之則非仲尼之所取矣○〔說統〕使浮名可繼君子遂不恥乎況其必不能繼也○〔宋羽皇曰〕恥不恥其他日之涸正恥其今日之盈○〔愚按〕君子不敢業過情之名自是聖賢為己之學恥本不為愛護聲聞而然因此處為殉名之徒說法語脈緊承涸可立待恥字放下一層故字越轉緊一步

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慶源輔氏曰〕此章指意都結在後兩句上故集註只以虛譽實行為言而引林氏鄒氏之說以明之蓋孟子之意專欲救徐子躐等干譽之病耳孔子之稱水固不專在此也然由是觀之雖一物具一理亦隨人所取

如何爾理固無盡也○〔雙峯饒氏曰〕論孟二不舍晝夜所指不同夫子說道體孟子說有本所謂微旨川上之歎是也孟子只就徐子身上說取切其病而易曉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凡物之垂及而慮其不免曰幾物之罕至而惜其不多曰希此曰幾希少之也亦危之也虞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二語盡括此二字中但此云人物之所以異則專主道心而言故集註只訓少字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幾希字畧一小按下乃轉出所關之重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語類〕人與萬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無有不通

雖間有氣稟昏底亦可克治使之明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過雖其間有稟得氣稍正者亦止有一兩路明如禽獸中有父子相愛雌雄有別之類只有一兩路明其他道理便都不通便推不去人之心便虛明便推得去就大本論之其理則一才稟於氣便有不同賀孫問幾希二字不是說善惡之問乃是指這些好底說故下云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只爭這些子又曰人若以私慾蔽了這箇虛靈便是禽獸人與禽獸只爭這些子所以謂之幾希○【蒙引】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則知孟子所謂幾希者其指甚重而非輕之之辭也○【係拙】論初頭只是一性天未嘗要以全者與人偏者與物故曰理同而氣異○論既具形氣後則形氣既偏理亦不能全具此氣異而理亦異○集註言同得則先理而後氣言人異於物則先氣而後理須要反覆看○朱子謂所以不同者心以心為百骸九竅之主內包道理外攝形氣凡形氣皆道理之所貫徹而所以貫徹之者全在此心人得形氣之正此心先是虛靈底故雖或氣稟昏濁亦只是虛靈上有遮障克治之便仍然虛靈故能有以全其性物得形氣之偏此心先是不虛靈底故雖有一兩路明終是死煞不活動故都見不通推不去可見人之形氣正而理全異乎物之形氣偏而理亦偏其所以正所以能全者只爭這些子虛靈耳這些子虛靈便是道心去了這些子虛靈便是人心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便只爭些子故曰人物之分實在於此

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精義】問人與禽獸懸殊矣孟子言此者莫是只在去之存之上有不同處否【伊川曰】固是人只有箇天理卻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泰山孫明復有詩云人亦天地一物爾饑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上面說人與萬物皆生於天地意下面二句如此○【語類】存是存其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今人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饑食渴飲之類皆其與禽獸同者也釋氏云作用是性或問如何是作用云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

收攝在一微塵此是說其與禽獸同者耳。人之異於禽獸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釋氏元不曾存得又曰人所以異者以其有仁義禮智若為子而孝為弟而悌禽獸豈能之哉○知而不存者有矣未有不知而能存者也○【新安陳氏曰】集註知之一字示人以存之之門戰兢惕厲四字授人以存之之法【按】戰兢惕厲全要從幾希字體味而出○【輯語】存之之字指幾希之理而言非心也【愚按】即以心言亦是載此理之心是即所謂道心正所謂心之虛靈能包得許多道理者其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亦何嘗不於心上辨取細味語類自見○【紹聞編】戰兢惕厲之心頃刻不可忘蓋天理人欲之幾其間不能以髮出乎此則入乎彼持在此心操舍之間而已凡日用之間反觀密察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主乎理而不徇乎血氣者存之者也其恣情徇物以天命為不足畏戀人欲而不忍割則去之者也○【說統】庶民去之則人皆禽獸矣何以人類至今不絕全類君子以一人之存存天下之去兩句須如此看方與下數章合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畧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語類】明於庶物如物格【愚按】若言格物便非生知地分矣○問明察之義有淺深否曰察深於明明只是大槩明得這箇道理耳○問文勢自上看來此物字恐合作禽獸說曰不然明於庶物豈止說禽獸禽獸乃一物凡天地之間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然有多少不甚要緊底事舜看來惟是於人倫最緊要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由仁義行也

而行之也【精義】伊川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然後由仁義行【張子曰】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

致用性其仁而行又曰明庶物察人倫皆窮理也既知明
理但知順理而行而未嘗有意以爲仁義仁義之名但人
名其行耳如天春夏秋冬何嘗有此名亦人名之爾或問
明物察倫而後能由仁義程子張子之說何如曰是三言
者以學言之則有序猶格物致知而後意誠心正也自聖
人言之則生知安行不可以先後言矣二夫子言之亦以
其始終條理言之非眞以爲有先後也○語類明察是見
得事事物物之理無一毫之未盡所謂仁義不待求之於
外此身此心渾然都是仁義○問舜由仁義行學者須是
行仁義方得曰他是平日身常在仁義內卽恁地行出
著身在外了且須去求仁義就上行然又須以由仁義行
爲準的方得○南軒張氏曰行仁義猶爲二物由仁義行
則如目視耳聽手持足履身與理一而非二也若舜可謂
全其所以爲人者而無虧欠矣未至於舜猶爲未盡也人
皆可以爲堯舜其本在乎存之而已○輯語舜之由仁義
行如規矩之於方員合下便如此只緣聖人踐形其於耳
目口鼻四肢渾是一團天理所以如此人着意推高大舜
便似以仁義爲糟粕却又錯了要之舜便是仁義不是仁

義之上更有舜之精妙在也○紹聞編庶物皆幾希之理
之所散見而人倫其大綱仁義則其大本也舜聰明睿智
智周萬物故明於庶物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天秩有
禮自我五禮有庸知叙而經正知秩而禮行故察於人倫
於庶物宜於人倫厚其肫然處卽仁其釐然
處卽義是其仁義根於心而所行由此出也此則聖人之
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語類問孟子何以只說舜曰堯
自是渾然舜却是就事物上經
歷一一理會過○按此綜舜一生而論之以見孟子當日所
以託始於舜之意與集註不待存之之旨正互相發也蓋
既曰不待存之又曰而無不存可見孟子舉舜正是做箇
君子存之底樣子雖聖人之事自微有不同然孟子當日
意自在分別君子庶民不在分別聖人
君子此朱子所以列尹氏註於圈外○尹氏曰存之者
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
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
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輯語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尙是利害第二層義只當下便
有間是聖人存心之密集說正惟聖心無間故暫時飲
酒遂有此言不但爲自已戢嗜慾并爲千古杜亂萌書
曰禹拜昌言詳禹聞善言則拜下○慶源輔氏曰惡旨酒
則物欲不行好善言則天理昭著○條辨禹
惟此心遏絕人欲不敢有一絲之間故一見旨酒惡心便
生此心純在天理未嘗有一息之間故一遇善言好心便
生此只舉二事而聖人之全體已見○語類問禹惡旨酒
一章此等氣象在聖人則謂之兢兢業業純亦不已在學
者則是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之意否曰他本是
說聖人又曰讀此一篇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
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語類問湯執中立賢無方
莫是執中道以立賢否曰
不然執中自是執中立賢自是立賢只這執中却與子莫
之執中不同故集註下謂執謂守而不失湯只是要事事
恰好無過不及而已○雙峯饒氏曰未應事以前未發之
中如何執得須是事到面前方始量度何處是過何處是
不及方可執而用之是就事物上執若先執定這中待事
物來便是執一是子莫執中了○慶源輔氏曰執中則處
義精密立賢無方則用人無間○愚按二者固是外貼行
政用人然執中卽是欽崇天道率履不越無方卽旁求俊
乂簡在帝心須就聖人心窩鞭
辟向裏方與存之嫡派相入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而讀爲如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

要看集註兩已字兩猶字此見文王之純亦不已

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或問求道之切恐非所以言聖人之心曰爲是說者正以其德爲聖人而心不自足如此是乃所以深契聖人之心也且予前不以視民如傷者而觀之乎夫文王之民固巳無凍餒者矣而視之猶若有傷則其於道雖已與之爲一亦何害其如未之見哉若夫博施濟衆堯舜猶以爲病而君子之道夫子自謂未能其心亦若此而已矣如果聖人也而其心後然每以聖人自居焉則亦豈所以爲聖哉○紹聞編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則其視民如傷可見矣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則其望道如未見之心可想矣○係辨曰視文王之心視之也日望文王之心望之也如傷如未見正從文王保民之至體道之極想像而出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泄字兼有親狎忽畧之意○惟親狎故忽畧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或問有謂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不得不然也信乎曰此以世俗計較利害之私心窺度聖人者之言也聖人之心所以異於衆人者以其大公至正洞流貫徹無所偏倚雖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而視之無異於一身耳是以其於人之病癢疾痛無有不知而所以撫摩而抑搔之者無有不及此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所以爲德之盛而仁之至也今曰迫於勢而非仁則不知其視聖人之心爲何如而指所謂仁者爲何物哉○語類聖人心如潮水上來瀠洄浦漵一時皆得無有遠邇○泄邇忘遠此通人與事而言○存疑以人言若侍御僕從之在左右者邇也賢人之在側陋及親賢之蔣屏於外者遠也以事言如日用間起居飲食隨身而在邇也如民生休戚國家利害或在千里之外耳目所不及見或在數十年之後事機之未露者遠也○劉上王曰遠邇亦通時與地而言按時地亦卽包人事中○慶源輔氏曰於人所易狎而不泄則敬心常存於人所易忘而不忘則誠心不息○輯語合二語見聖人心法精微無所不到處○紹聞編武王踐阼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而於其几席觴豆刀劍戶牖莫不銘焉其言有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卽不泄邇之意也有曰毋曰胡傷其禍將長卽不忘遠之意也○翼註聖人全無所泄忘只因邇易泄遠易忘故分言之○係辨聖人亦非眞遠邇無分不泄邇則所以處置夫邇者必當不忘遠則所以處置夫遠者必周又遠邇只要兩頭邇不泄況非邇者遠不忘況非遠者眞是絲毫髮縱不入方是德之盛仁之至○按饒氏以德盛仁至分貼不泄不忘不如渾說爲當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

其事或有所不合雙峯饒氏曰施此四者之事事或有不可行却當思其理事雖不同理却不相遠故集註云其事或有不合又來照上面一箇事字○輯語此心同此理同二語人多誤混人心最是不同事理亦甚不同所謂心同者只同其憂勤惕厲之處所謂理同者只同此事物當然之則聖人正於不同處推求得盡執兩用中惟精惟一故其同爲眞同孟子說周公所以能兼施正妙在其有不合一句此正千古聖人相傳本天之學也○不合非說三王彼此不合乃是就已與三王時勢不同處而言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且急於行也。

南軒張氏曰不合者思而未得也未得之思之惟恐不得既得之行之惟恐不及也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於上世而莫脩於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綸本諸三王而達之者也周公之心此章發明至矣○愚按講家有以其有不合看在四事外者試思四事中亦何所不包舉孟子各併一事乃特舉大綱而言井田封建等項正其中條目也但在本立語氣自以渾講爲得○紹聞編未得之則仰

而思之夜以繼日蓋是惟無思思則如三王之我鑿也幸而得之則坐以待旦蓋是惟無得得則如三王之我授也○愚按思之誠行之果此正周公所爲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處蓋首一句是總目語下乃抽出不合處以發明之其有字須如此理會○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四書通朱子嘗云讀此章使人心惕然而常存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只是憂勤惕厲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厲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竊聞編易乾之九三實居六十四卦人道之首而其辭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此聖人示人第一義也南軒曰心生生而不窮者道也敬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怠則放放則死矣是以君子以畏天命不敢遑寧懼其一失而同於庶物也朱子曰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多少少這

箇心畧不檢點便差失了王危者無如人之心所以曾子嘗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愚謂觀二先生之言可以知此章所謂憂勤惕厲之意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者矣○陳幾亭曰列聖存幾希朱子貫以憂勤惕厲四字反此四字便是般樂怠傲此八字徹上徹下舜禹兢於塗人帝王兢於氓庶○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慶源輔氏曰聖人造道之極凡有所爲無不各極其至豈容更以盛不盛言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講義伊川曰王者之詩亡雅亡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楊氏曰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爲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所爲作也又曰春秋始於隱公隱公即位實在平王之時自幽王爲犬戎所戕而平王立於是東遷當是時黍離降而爲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矣此春秋所以作也○語類問先儒謂東遷之後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恐是孔子刪詩之時降之曰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周南召南當初在豐鎬之時其詩爲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爲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爲二雅自二雅退而爲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這道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敎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之詩不復作於上而詩降而爲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也○潛室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所作東遷以後朝

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松陽講義詩亡所以由王迹之熄者蓋自成康而下其詩爲正雅所以詠歌政教號令之盛詩即王迹也自厲宣而降其詩爲變雅所以感慨政教號令之衰王迹猶存乎詩也自黍離降爲國風天子既無命德討罪之權公卿亦無好善惡惡之實宰咺祭伯之屬非復曩時吉甫家父之徒能侃侃正論於廟堂之上大道晦而人心惑雖草野之中間有公論然揚水兎爰諸什氣象荼然凄然無復起廢興衰之望王者之迹於是而滅絕矣本因王迹熄而詩亡因詩亡而愈見王迹之息此時若無人焉別嫌疑明是非辨邪正之辨正告天下天下將胥淪於禽獸而不自知孔子有憂之故因魯史舊文而筆削焉因會盟戰伐之事而寓褒貶予奪之義以禮樂征伐歸天子以三綱五常歸人心討其亂臣賊子正其邪說暴行夫然後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大義炳如而春秋一書遂爲萬古不可易之經是春秋也孔子作之即舜禹湯文武周公作之也孔子之心一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也○輯語春秋繼王迹不

是繼詩詩亡只是天子下夷於諸侯而雅降爲風所以降
爲風緣天子無政教號令行於天下不過王國一國之詩
故只可列風不可入雅升降之故在政教號令不在詩也
詩亡只是王迹熄之徵孔子作春秋所以存王迹之熄也
○〔係辨〕春秋有褒貶與詩有美刺亦只是一箇意思孟子
謂詩亡然後春秋作則詩不亡春秋尚不作可知然則春
秋雖非有意繼詩而春秋能存王者之義與詩存王者之
義則一也○王者不作所存者迹而已這迹字何等鄭重
迹不熄則義便寄在這迹上此詩不亡春秋可不作也迹
熄則義便無所寄此詩亡春秋所以不可不作也○〔愚按〕
來然後字便隱然有孔子自謂竊取之意在義固不係乎
詩却緣詩亡後不得不如此覆頓詩亡正重傷王迹也此
孟子善道聖人憂勤惕厲處○〔或問〕詩亡而後春秋作有
以詩止於陳靈而後孔子作春秋者何如曰詩之本義不
可知矣無以考其得失然恐謂雅亡者或近之也○〔松陽
講義〕註以詩亡爲雅亡是主明文定說呂成公則云雅亡
而風未亡清議猶凜凜焉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是以
詩亡爲風亡與註不同今當依註然此說亦不可不知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去聲檮音逃杌音兀

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興于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
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
記惡垂戒之義也〔慶源輔氏〕曰古人以善爲常多不記載以惡爲反常故特記之如堯典之末只
載朱兜共鯀而已以楚史之名觀之楚雖蠻夷猶有古人遺意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
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言襍舉春秋二時以該四時也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册書之
名也〔正義〕此節只敘箇春秋之名之由爲前後兩節過遞若分外作議則通章脈絡梗矣○〔按〕上節提春秋作
已就孔子之筆削而言此節脫開溯明春秋本是魯之春秋與晉乘楚檮杌一例以見列國皆有之至其無關王迹

意尚在下其事二句內本文只是說箇一也隱然見得所以不一者其故自有在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
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公羊傳昭公十二年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辭則丘有罪焉爾蓋言斷之在已所謂
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訟文辭
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
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東陽許氏〕曰上以三國之史同言
而曰一也蓋謂魯之春秋其所記載非周之典禮善惡不
明不過記五霸之事與晉楚之史同耳至於孔子之春秋
則假其事以明義而非盡舊史之文故曰其義則丘竊取
之矣如此看方見得中間一節不閒義字重首節推春秋

所由作下詳作春秋之事見其昭大義以存王迹也○〔存
疑〕晉之乘一節言春秋本是記事之書其事則齊桓晉文
一節正言聖人作春秋之事○春秋始終之事皆五霸迭
興主之此獨稱齊桓晉文舉其最盛者言也三其字皆指
春秋文即記事之文義即其文之義〔蔡氏〕且義蒙上文王
者而言蓋王者之義也〔按〕春秋之義亦何嘗不是王者之
義但本文三其字纍纍如貫珠則意有所主故〔困勉錄〕以
爲存疑說是○〔係辨〕上節言魯之春秋原自有事文在本
題只重兩則字言其事其文則不過如此以趨重其義非
孔子不能取也上兩則字是輕遞之詞下一則字是歸重
之語○〔松陽講義〕春秋一筆削之間變史爲經變霸爲王
不必書刪舊史之事惟即其事而明其義則雖小白重耳
之所行而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意曉然可見不必盡變
舊史之文惟即其文而著其義則雖董狐倚相之所書而
典謨訓誥雅頌之微言昭然可知所謂撥亂世反之正無
非指示人一點幾希之心拔之於禽獸之域而躋之於君
子之途詩亡而不亡也王迹熄而不熄也夫子爲東周之
志不得行於天下而悉寓之於此此其所以斷然自任而

不辭也○〔精言〕竊取註云謙辭猶曰據予一人之私見云
爾大旨重取字不重竊字昔謂以匹夫竊天子大權則先
獲戾於大義矣何以裁定天下之義乎至因竊爲謙謂夫
子不敢以義自任者亦非也筆則筆削則削分明斷自聖
心如何不以義自任〔愚按〕味語氣固是聖人以之自任然
一腔矜慎之心未嘗不流露此二字中卽此可想見憂勤
惕厲

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

〔南軒張氏曰〕春秋
未經聖筆則固魯
之史耳自其義聖人有取焉則史外傳心之要典所以存
天理遏人欲撥亂反正示王者之法於將來者也○〔慶源
輔氏曰〕春秋善善惡惡撥亂世而反之正上明四代之禮
樂下示百王之法程聖人之用備見此書而夫子之言則
又謙抑如此畧無自居其功之意此孟
子所以因而述之以繼羣聖之後也

○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輯語〕孔子存之之功不止一時之義實舉舜禹湯
文武周公之所存者而共存之其所存更大而難
孔子之事亦不止春秋繼上章而言其大者故從王迹說
起〔新安陳氏曰〕諸經孔子之教而春秋則孔子之政也〔按〕
以此爲政亦從王迹上起義
故或問謂尹氏之言約而盡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

〔蒙引〕物皆有迹惟風與韻無迹此言
迹已逝而風韻猶存故風曰流風韻
曰餘
韻

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

〔精義〕伊川曰君子小人澤及五
世者善惡皆及後世也〔松陽講
義〕君子小人俱指聖賢但以有位無位別言之〔愚按〕莫如
渾說爲得集註大約二字極穩○〔南軒張氏曰〕五世大槩
約度如此自今觀之孔子之澤其所浸灌萬世不斬也
○〔蒙引〕孟子此語特主去聖人之世者此其未遠而言○〔楊

氏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寖微故五世而斬

〔慶源輔氏曰〕父子五
世經歷百五十年則
君子小人之餘澤皆當絕也五世則親盡服窮
其澤亦當斬絕矣蓋親也服也澤也實相因也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

〔新安陳氏曰〕私竊以善其身辭諸人字
不順不若云私竊其善於人〔雙峯饒氏〕
曰私淑艾者私竊其善以自治私淑諸人者我私取
之以善其身孫私淑諸人是倒裝文法蓋云予私竊孔
子之道以善其身乃
卽得諸其人者也

李氏以爲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

〔史記〕孟子受業子思之
門人〔按〕此亦只宜渾言

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

〔精義〕張子曰孟子蓋
謂孔子猶在五世之
內雖不親爲弟子其餘澤在人我得私取之以爲善○〔松
陽講義〕孔子之澤雖百世不斬此云五世而斬者蓋卽以
尋常君子小人之澤言之亦必至五世而斬而天縱之聖
可知矣既在五世之內豈以未曾親炙未得爲徒而其道
統遂遞乎不可接耶雖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
大義乖然其流風餘韻未嘗不存所患者自暴自棄則澤
雖存而無益於吾耳若有孟子私淑之力量則雖處百世
之下猶能興起而況在五世之內乎○一章所重全要私淑
句看得的實○〔愚按〕兩予字作意低徊兩也字穆然意遠
兩句接縱問註中雖有然字一轉曲體當日抑揚宛轉之
神而語意却自一氣直下固不得以私淑諸人便不消自爲
孔子徒却正以未得爲孔子徒愈益私淑諸人此中正自爲

有其難其慎憂勤惕厲處若照時解以上句爲傲辭下句爲幸辭則上下畫成兩橛當年直接尼山一段深情更從何處領會○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新安陳氏]曰韓子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至孔子傳之孟軻不待退之而後有此言孟子已自言之矣此四章相承是也然循分爲四章容好辯章明言以已承三聖至七篇之末章列敘羣聖道統之相傳而明言由孔子至於今百有餘歲其自任之重尤彰彰焉孟子一身道統攸係蓋如是夫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畧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語類]可以取可以無取是先見得可以取後來却見得可以無取如此而取之則傷廉矣蓋後來見者較是故也與死亦然○看來可以取是初畧見得如此可以無取是子細審察見得如此如夫子言再思一般下二聯放此恩幾不凝不然則不取却是過厚而不與不死却是過薄也○[南軒張氏]曰取與死生之義有灼然易判者有在可否之間者在可否之間非義精者莫能擇也蓋其幾間不容髮一或有偏則失之矣是以君子貴存養於平時而復研幾於當處也○[王氏]曰六可以字疑辭三傷字決辭

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

或問取者貪之屬不取者廉之屬猶與之爲惠不與之爲嗇死之爲勇不死之爲怯也今之過取者爲傷於廉則宜以不與爲傷惠不死爲傷勇矣而反以與爲傷惠死爲傷勇何哉曰過取之傷廉過於此而侵奪於彼者也過與之傷惠過死之傷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蓋奪乎彼者其失爲易見而病乎此者其失爲難知故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是亦孔子過猶不及之意耳○[文集]問取之傷廉不難於擇矣若可與可不與可死可不死之間不幸擇之不精者與其吝寧過與其苟生寧就死在學者則當平日極其窮理之功庶幾於取舍死生之際不難精擇也曰此意極好但孟子之意却是恐人過與而輕死也○[雙峯饒氏]曰傷廉與傷惠傷勇是兩般意思學者所以上面下箇固字下面下兩箇反字過取固傷廉過與之過則反害其惠死本是勇死之過則反害其勇這事情固爾然本文大指只是三乎○[精義]尹氏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引林氏語仍歸一例看]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逢薄江反惡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此句便爲是孟]子立他罪案亦字自蒙罪案來下引公明儀之言而解之只完得此一句後爲家衆所殺愈猶勝也[條辨]是亦羿有罪焉是孟子立他罪案亦字自蒙罪案來下引公明儀之言而解之只完得此一句薄言其罪差薄耳[蒙引]言此蒙爲薄也○[南軒張氏]曰使蒙爲夏廷之臣羿篡夏氏凡爲臣子得而誅之蒙以義討賊雖嘗學射亦何罪之有蒙以私意忌而殺之是則爲殺其師耳以此而觀輕重之權衡可得而推矣○[輯語]此章正羿之罪非正蒙之罪蒙罪固不言而明也[義重取友者不重所取之友]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

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河反矣夫夫尹之夫扣音扶去上聲乘去聲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只此二句是通章主腦孟子斷羿之罪者以此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

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弒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東陽許氏曰此章專爲交友發羿不能取友而殺身孺子能擇交而免禍○蒙引此孺子逆料而庾公於未至之先而獲免於庾公已至之後序上段重尹公之他端人一句叙下段重不忍害夫子一句益以端人免禍形出羿之罪也○四書通此章雖特以取友言然使世之背其師者讀之亦當有泚○精義伊川曰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庾公之斯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却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又曰庾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處發四矢甚無謂也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乎或問程子之說前後不同何也曰前論讀書之法後論處事之方善讀者融會而貫通焉則亦不見其有異矣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汙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慶源輔氏曰西子之質本美而蒙以不潔則自喪其美而反致人之惡言此所以戒人喪其本有之善惡人之質本醜而能齊戒沐浴至誠自潔則可以祀上帝言此所以勉人改過自新深玩尹氏之言令人惕然而懼

聳然而作○翼註此章重在倏忽轉移之意西子一旦而蒙不潔人便掩鼻惡人一旦而齊戒沐浴上帝便居歆可見人之善惡不待積久而移○按本文兩則字宜着眼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語類是無箇字得下故下箇跡字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董仲舒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天道無形而難知人事有跡而易見○語類故是箇已發見了底物事便分明易見如公都子問性孟子却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蓋

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性惻隱羞惡之類却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見只看這箇便見得性○問伊川謂則語助也故者本如是者也今言天下萬物之性必求其故者只是欲順而不害之也伊川之說何如曰則字不可做語助看了則有不足之意性最難名狀天下之言性者止說得故而已矣故字外難爲別下字如故有所以然之意利順也故順其所以然則不失其本性矣或問天下之言性伊川以爲言天下萬物之性是否曰此倒了他文勢只是云天下之言性者止可說故而已矣如此則天下萬物之性在其間矣又問後面苟求其故此故字與前面故字一般否曰然○〔慶源輔氏〕曰性卽理也雖無形而難知然不能不感發而形見於外旣已形見則必有跡而易見如人性之仁雖難知然見孺子入井則發見而爲怵惕惻隱之跡則仁之性自見也

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語類〕性是箇糊塗不分明底物事且只就那故上說故却是實有痕跡底故有兩件如水之有順利者又有逆行者畢竟順利底是善逆行底是惡所以說行其所無事又說惡於鑿鑿則是那逆行底又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性是糊塗底物事情却便是實也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這便是情○利是不假人爲而自然者如水之就下是其性本就下只得順他若激之在山是不順其性而以人爲之也如無惻隱之心非人無羞惡之心非人皆是自然而然惟智者知得此理不假人爲順之而行〔按〕此有節所以爲言智起案見其無事於鑿也○故是已然之跡如水之下火之上父子之必有親孟子說四端皆是然雖有惻隱亦有殘忍故當以順爲本如星辰亦有逆行大約循躔度者是順〔按〕前以水証此以星辰証皆融會下意以立言○故是本來底以順爲本許多惻隱羞惡自是順出來其理自是如此孟子怕人將不好底做出去故說此若將惡者爲利之本如水搏之過頴激之在山亦豈不是水哉但非其性耳仁義禮智是爲性也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遜智之是非此卽性之故也若四端則無不順利然四端皆有相反者如殘忍之非仁不恥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卽故之不利者也伊川發明此意最親切謂此一章專主智言鑿於智者其所謂以利爲本也其初只是性上泛說起不是專說性但謂天下之說性者只說得故而已矣後世如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但皆說得下面一截皆不知其所以謂之故者如何遂不能以利爲本而然也○故猶云所爲也言凡人說性只說到性之故蓋故却以利爲本利順者從道理上順發出來是也是所謂善也若不利順則是鑿故下面以爲行水言之○〔條辨〕問語類有兩說一說謂天下之言性者只說得故而已矣此是指言性者皆能言故但不知故必以利爲本一說謂天下之言性者止可說故而已矣此是教人言性須驗之於故而故又必以利爲本似後說於集註爲合曰既說天下之言性也則所該者廣知性者也只說得故不知性者也只說得故那性隱於無形憑甚麽人言性只說得故卽聖賢言性也只說得故下而已矣三字以此外無可言也但故者必以自然之勢爲之本凡人言性究失其性者以不知本其自然之勢也聖賢言性乃得其性者以必本其自然之勢也喫緊只在故者以利爲本一句○〔集觧〕本字只當主字看非本末之本○〔雙峯饒氏〕曰孟子說性就自然上說如惻隱羞惡等但看自然發見底便是利言性便當言故言故便當言利加水搏之激之便不自然了○〔蒙引〕不可以言故言性一節言遂爲智者之事蓋首一節是論理之自然下二節方是言人能順其自然之理乃爲智也○〔冥因之曰〕本文言字不甚重以自然言性正以見理本自然耳○〔愚按〕首節只當作一冒頭次節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方是唱明本指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爲並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慶源輔氏〕

曰人物所得之理本皆順利無待矯揉造作於其間却緣世人不明吾性之智而以私意爲智於是每事務爲穿鑿

而失其順利之理○〔四書通〕鑿字與利字相反利者天理之自然鑿者人爲之使然言性而必本諸天理之自然者所以言智而深惡夫人爲之使然者也

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

〔語類〕此章意在智字言性只是從頭說下性者渾然不可言也惟順之則是逆之則非天下之事逆理者如何行得便是鑿也鑿則非其本然之理禹之行水亦只端的見得須是如此順而行之方已無績之不成正爲不順耳○〔新安陳氏〕曰所惡於智者小智也無惡於智者大智也人性必善水性必下禹之行水順其自然之勢而導之使水不失其本然趨下之性千古謂之神禹焉智者順事物自然之理以無事處事使物各付物斯爲大智而非小智矣此一節以治水申言利字之意○〔蒙引〕此節似言利然利卽故之利也下節似言故然故卽其利者也切不可依新安上下節强分○〔居業錄〕事物上皆有理順理而行不容些子計較造作故曰行其所無事順理則智

不鑿而萬事治故曰大智○〔歐陽氏〕曰天下之大智無所自爲而常因天下之理小智不知循理而常任一己之私〔愚按〕此只利與鑿之分而已未嘗無事且一任驚天大事却是行其所無事非大智而何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度字須着眼是日至之度非日至之日可坐而得〔語類〕故字若不將已然之迹言之則此處苟求其故之言如何可推曆家自今日推算而上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爲有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測耳天與星辰閒或躔度有少差錯久之自復其常以利爲本亦猶天與星辰循常度而行苟不如此背鑿之謂也○〔新安陳氏〕曰此又以天度申言故字之意首一節故字言本然之理此一故字言本然之度也天高星遠若因其本然之故而求之則雖千年日南至之時刻亦可以坐而推致以得之矣○〔愚按〕新安於前節

言利者行所無事非利而何言利則故自不待言矣其於此節言故者天行惟已然之迹可見已然者之爲自然從可知也言故而利卽在其中此雖分而實非分也○〔蒙引〕苟求其故求天與星辰之故也○日至之度究竟來是就星辰上推如二十八宿卽天之體也天無體以星辰度數爲體○〔集解〕治曆者以天之度爲主而天之度憑星辰上推如某星躔某度爲冬至

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愚按〕上節言事物之理可順而不可鑿此又言其不必鑿可以盡上節之餘意天之高星辰之遠正對小智之徒窮高騖遠者言見天下極高遠之事尚有其故可求何況事物之近明明有極順利之故在而何用鑿爲所以深曉之也通節指點之神原是論智非爲論曆

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也〔新唐書曆志〕治曆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朔且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分普盡總會如初○新安

陳氏曰夜半卽甲子時歲月日時皆甲子爲曆元蓋以建寅月爲歲首算之則是癸亥歲十一月以建子月爲一歲之最初算之則甲子歲之氣候已始於此矣故云歲亦甲子也○〔程子〕曰曆家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着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裏差了○〔或問〕小註堯時昏且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舜時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却在斗又云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曆家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月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仁山金氏〕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也五日一候三候一氣二十四氣爲一歲則爲日三

百六十以天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則日有五日三時故三候十五日為一氣卒餘七分積三十二分而增一日此自可以計千歲之日至但氣本起於度故日至之度然日至之度亦有歲差故氣與度古今不同如堯冬至日在虛周冬至日在牽牛宋冬至日在斗初此歲差也既有歲差則冬至之度似不可定推然言天者以前所差之故而推後所差之準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致謂算得來也求其故者謂推千歲已前之日至也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謂推已後之日至也○〔按〕千歲之日至語類只是說既往者然既往可致則將來亦從可推仁山說正復相足

○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精義〕伊川曰此章皆為智而發行其所無事是不鑿也日至可坐而致亦只是不鑿也○〔或問〕程子以為皆為智而發今以章首之言推之恐其或為性發而非智之謂也曰不然章首之言所以發明天下物事莫不各有自然之理而是理又皆有迹而可尋以見智之不必用而不可用其下遂言惡夫鑿智之說詳焉而卒又歸章首之意使其專為性發則其言之詳畧豈當若是其倒置哉

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精義〕張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存疑〕通章大意是論理本自然而智者當順其自然也故程子謂專為智而發○〔按〕為其鑿也一句尤孟子立言大指直抉要害處故總註特錄于中之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集解〕有子之喪有子職之喪也禮父母死赴於君君弔之○〔家引〕進進右師也○〔說統〕進而與右師言便是不能以禮處人就右師之位而與之言便是不能以禮自處○〔合訂〕衆人意中惟有一右師未有孟子右師意中惟有一孟子並無衆人孟子意中無右師亦無衆人惟有一禮入門下二句兩有字兩者字畫出紛紛藉藉情景儼然惟有一孟子在旁王驩口中皆字獨字早已冷然伏案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畧也〔精義〕尹氏曰惑於諂者以禮為簡古今所同也○〔係辨〕諸臣進就時只知有右師何暇着眼孟子孟子之不與右師言惟右師見得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朝音潮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涖其禁令序其事〔周禮〕職喪掌諸侯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己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己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文集〕孟子鄙王驩而不與言固是然朝廷之禮既然則當是之時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鄙王驩事於出弔處已見此章之意則以朝廷之禮為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聖賢之言無所苟也豈為愧衆人為已甚而姑以是答之哉正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衆人之失也○南軒張氏曰衆與之言以其變於君而諂之也右師以孟子為簡己者以孟子時所尊敬欲假其辭色以為榮也君子之遠小人不惡而嚴豈有他哉亦曰禮而已矣○〔發說〕禮簡正相反以失禮為簡無足怪也而子敖以行禮為簡不亦異乎○〔存疑〕位是本身站立位次階是朝廷敘列班行階有許多人位只已一人有同階而異位者集註所

以言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作兩層說○〔或問〕愚問之
師曰陳司敗義孔子爲有黨而孔子受之不辭右師以孟
子爲簡已而孟子辯之如此其力聖賢地位固不同也使
孟子聞右師之言而曰禮也足矣無已則曰朝廷不歷位
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則已微見圭角矣然猶未也而
又必盡其辭也此所以鋒芒發露而不及孔子之渾然也
學者於此宜致察焉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語類〕問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
我本有此仁此禮只要常存而不忘否曰非也便這箇在
存心上說下來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
耳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
存之於心須看他上下文主甚麼說始得○這箇存心與

存其心養其性底存心不同只是處心〔按〕此恐人看存字
以深求反失故以處存心依約言之然處字畢竟當存字不
得○問以仁存心如何下以字曰不下以字也不得〔按〕此
義只細體註意自見○〔雙峯饒氏〕曰以是存於心添於字
便見得孟子意是只把仁禮來存於我心此心常在仁禮
上無頃刻或離君子異於人以其能以仁禮存於心他人
便不能我之心安頓在仁上卽是居天下之廣居安頓在
禮上卽是立天下之正位○〔愚按〕集註既云以是存於心
何等切實却又加而不忘三字才見得君子居心之獨異
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直將下文三自反有終身之憂
非仁無爲非禮無行都歸函蓋○更無些子滲漏未節註中
存心不苟四字乃其歸宿處也〔輯語〕心是活物有道心
有人心人從道則聖從人則狂仁禮卽道心也以仁禮
存心卽吾心中提起道心爲人心之主非外面別取箇仁
禮以强制此心也以字存字正須善會始得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慶源輔氏〕曰出乎內以施於外也○〔述朱〕不
是專就施處論仁禮上文以仁禮有心本是
不論存發俱無間斷但用意含蓄逐節次第說出來此就
尋常接人處見仁禮正有實際不是寂守一心○精言施
與發不同發者由中而達外施者以已而及人
○〔存疑〕此與下二句一氣緊遞起下三自反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恒胡登反

此仁禮之驗〔輔氏〕曰獲乎外以驗於內也○〔新安陳氏〕曰
我感而人應可驗我之得人不應可驗我之
失驗字已含下必不仁必無禮之意矣○〔述朱〕此連上節
舉密立案論理如此爲下三自反地人不應一面尚宜渾
○〔孫謹〕寸說仁禮存心便及施驗此非說向外去正以不
愛人敬人何以見其以仁禮存心驗不到人恒愛恒敬何以
見我爲愛人者敬人者層層從上脫出卽層層從下徵轉
乃見細密無間○〔按〕兩恒字是言其常理只就君子自身
禮驗下文三自反精神已到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去聲下同

橫逆謂强暴不順理也〔陳氏〕曰橫逆者愛敬之反物事也〔集解〕則君子必自反也則
字緊從上兩節生出蓋因人不愛敬我而自反我之不愛
人敬人也此物奚宜至哉正與上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
相足見橫逆之至定非無因我何得不自反○兩
節中連下五必字正見君子仁禮存心之眞切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由與猶同下放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
心也〔語類〕忠者盡己也盡己者仁禮無一毫不盡又曰恐
所以愛敬人者或有不出於誠實也○〔慶源輔氏〕曰

理無窮盡人有作輟一息不存一物不體便是不盡其心○〔按〕忠非有加於仁禮然必至忠而仁禮之分量乃盡此君子之自反所以必極於此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愚按〕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此二句自是絕之之辭到得於禽獸又何難焉便是一面將橫逆撇開一面仍然以仁禮自反見禽獸固自不足與之校而我之所以愛敬人者則正無有已時看下面便直接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可見此句語似寬態意正轉緊一重必至如舜之爲法可傳須是有苗來格世間安得有妄人百獸率舞斯人何至爲禽獸非眞度外置之也○〔或問〕楊氏以爲孟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不校信乎曰自反所以自脩學者之事也不校不見可校成德

之事也其淺深之序信如楊氏之說矣然自反之說謹嚴精切正學者所當用力處若反之未至而遽欲自以不校爲高則恐其無脩省之功而陷於苟且頹惰之域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扶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纂疏〕不苟二字不可淺看心一不存而不自覺不自强便是苟且

故無後憂〔或問〕古之聖人多矣必言舜爲法於天下何也曰法者人倫而已他聖人因其常而處之不失未足以見人道之盡也惟舜極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人道之盡於此尤可以見焉故特舉舜而爲言耶然其所謂法者亦豈舜之自爲哉但性天之妙人所難明而舜之所行有以盡發其蘊使天下後世無不見聞故舉舜以爲法耳程子所謂觀乎聖人則見天地者正謂此也〔按〕舜之難固在處人倫之變然切不可與前橫逆相牽合語病所關不小○〔語類〕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此便是知恥知恥則進學安得不勇○〔四書通〕君子待人者恕責己者嚴恕則不校彼之爲妄人嚴則惟恐己之爲鄉人○〔紹聞編〕此章三自反之後繼之曰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illegible][illegible]關鍵得極有精神註中存心不苟貼有終身之憂故無後憂貼無一朝之患憂由內出患自外至其有其無亦自君子之心有之無之耳○乃若所憂至如舜而已矣見得均之爲人我何以不如舜憂之必如舜而已不如舜則終無可已故曰有終身之憂若夫所患則亡仁禮之存於心者旣有常愛敬之乎於人者又有素縱不能必人之不加以橫逆而能必已無致之之道苟已無致之之道君子豈以一朝動其心哉

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此○〔按〕此章似是爲處橫逆人說法然於君子存心之功直是鞭辟得盡學者果能自檢此心所存不苟則盡性至命之學其亦將有以幾焉於持身涉世何有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蒙引〕躬稼主稷而兼禹三過主禹而兼稷蓋治水非得播殖則無以奏艱食播種非得平水土則無以爲躬稼二者相待爲用耳○新安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愚按〕一日當平世一日當亂世便已爲地字伏案兩賢之便已爲同道及易地則皆然伏案○〔語類〕問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似天下之事重乎私家也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曰固是然事亦須量緩急問何謂緩急曰若洪水之患不甚爲害只是那九年泛泛底水未便會傾國覆都過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其急有傾國溺都君父危亡之災也只得且奔君父之急難不過見父亦不妨也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

新安陳氏曰賢其避世而樂己之樂聖賢出處不同而孔子皆以爲賢孟子即從此生議論正所以發孔子之意也〇〔霧靈〕林且顏子節以退處言不重安貧意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條辨〕聖人之心與道爲一故進之道在救民退之道在脩己聖人進便心乎救民退便心乎脩己惟其心一是以道同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己責而救之急也〔輯語〕禹思天下四句是推出所以三過不入之故不是虛論聖人心事也若虛論心事顏子未嘗不思但無由己之急耳〇此思字是職分之思非仁民之思仁民之思顏子之所同〇職分之思禹稷之所獨故思字須貼定由己讀〇按如是其急是從己起見不是從思起見集註着身任其職四字是以字乃得語脉分明〇前後節俱以禹稷顏子並言而此節單言禹稷蓋禹稷之所以如是其急者見而顏子之所以不急者自見舉單見雙意故重顏子不重禹稷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愚按〕就心上看原未嘗預設一地之見隨感而應各盡其道就道上看便只看所處之地何如先提此二層則所以易地皆然之故自透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精義〕伊川曰記曰君子而時中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矣故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張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易地皆然顏子固可以爲禹稷之事顏子不伐善不施勞是禹稷之事也顏子勿用者也顏子當禹稷之世禹稷當顏子之世處與不處此則更觀人臨時之志何如〔或問〕程子至矣〔張子〕所謂觀人臨時志如何者尤有以曲盡夫聖賢之心也〇〔存疑〕使禹稷顏子易地而處則皆能爲之可見禹稷非偏於救民顏子非偏於脩己其救民其脩己所處之地當然也所以爲同道也夫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天下事無常形而理無定在安在其爲同然此事之理此理也彼事之理此理也隨事而有不同然其爲理則一也〇〔輯語〕上節說禹稷更不申說顏子知此節之專重顏子也禹稷易地爲顏易信顏子易地爲禹稷難信故皆字語勢側在顏子〇顏子之急生民其道固無歉然亦須易禹稷之地始得

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按〕先用救之二字一頓跌起雖被髮纓冠正爲過門不入寫照集註言急也畫龍點睛

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按〕雖閉戶可也亦正善爲陋巷逍遥寫照妙在上句先於救之添一往字斷以則惑也末句雖字便聳身躍出兩可豈遥應兩賢之乃正明其爲同道也同室鄉鄰證明地字以見各盡其理不在事迹之同〇〔語類〕問鄉鄰有鬬者雖閉戶可也此便是用權若鄉鄰之鬬有親戚兄弟在其中豈可一例不救曰有兄弟固當救然事也須量大小若只是小小鬬毆救之亦無妨若是有兵戈殺人之事也只得閉門不管而已〇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

以爲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
所遇皆盡善精義楊氏曰每讀孟子觀其論墨子苟利天下雖摩頂放踵爲之未嘗不憫其爲人也原
其心豈有他哉蓋亦施不欲狹濟不欲寡而已此與世之
横目自營者固不可同日議也而孟子力攻之至比禽獸
孟子豈責人已甚乎蓋君子所以施諸身措諸天下各欲
當其可而已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
已飢之過門不入弗子其子至胼胝手足而不爲病君子
不謂之過顏淵在陋巷飲疏飲水終日如愚人然君子不
謂之不及若禹稷被髮纓冠而救之者也顏淵閉戶者也
故孟子曰易地則皆然若顏淵則不當其可則是楊墨
而已君子不與也此古人之樣轍章章明矣○二程語錄以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
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援
此無與本指然亦可見顏孟不同處講家有以辨顏子爲
孟子自處之道者錄此正之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
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
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
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
也好勇鬭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
狠胡懇反
戮羞辱也狠忿戾也新安陳氏曰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詣至重連用三不顧養爲下文不得近
地步私妻子正對出妻屛子戮字危字正對責善述未雖不必拘拘相對然說來自有針鋒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所逐也雙峯饒氏曰章子得罪於
父與其他得罪不同但不合責善於父故出妻屛子以示
不安之意○子父責善是言子責父之善○按章子既無
世俗之不孝却緣何得不孝之名因其子父責善自起賊
恩之禍故此處既將世俗蔽開却用夫章子三字提起就
他行事上以見章子實有罪不能爲章子護也至末節則
又因其出妻屛子痛自刻責惟恐更加不孝之罪則其心
有可憐者故又復提夫章子三字以見章子自有心不忍
爲章子晦也末句是則章子已矣則統承兩夫章子而總
結之作意沉吟自見得所以與遊禮貌之故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以坐
賊恩見其得罪於父自無可逭則通國不孝之稱固不
謂無因下乃提出他一段苦心處有非通國所能知者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
妻屛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
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爲去聲屛必井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爲身不
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爲不如
此則其罪益大也南軒張氏曰章本心亦欲父之爲善耳乃或過於辭色致父之怒後又不敢安
於妻子之養以深自咎責則章亦可哀者若章得罪而不
知懼則是終以忿戾之氣行乎其間而罪莫大矣○輯語

是則章子已矣此句正對通國皆稱不孝說上文反覆辨自其不孝之冤卻說他做孝子不得此句只還他本等是不斷之斷而孟子之與遊禮貌是不絕不是取之亦已不答之答○此章之旨於衆所惡

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新安陳氏曰不狥衆見至公也不輕與絕至仁也〕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語類孟子之於匡章蓋憐之耳非取其孝也故楊氏云云據章之所爲因責善於父不相遇雖是父不是已是然便至如此蕩業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則豈得爲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之地耳然當時人則遂以爲不孝而絕之故孟子舉世不孝者五以曉人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絕耳後世因孟子不絕之則又欲盡雪章子之不孝而以爲孝此皆不公不正倚於一偏也必若孟子之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徐遯章子不知幾諫之道以至有賊恩之禍到出妻屏子時直是無可挽回不得已而痛自刻責孟子亦以其心之迫切而矜之非以其行之盡善而取之也前後將行事與設心兩兩比勘益見孟子論斷不爽分毫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忠在心敬在貌〕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正〕繼室如授孟子室之室即講學之處非止一室也去反兩段要見去之所以爲慮者惟薪木而已不問所以禦寇者何如也反之所加意者惟墻屋而已不問寇之所以退者何如也便見守道與守官不同意○〔條辨〕從或人盍去一問直至曾子反都不是左右心事故左右之言即貫上兩層而總結之曰殆於不可○曾子之去原不問或人之可曾子之去反自媿亦不問左右之不可去自當去反自當反原有師也父兄也一段意在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沈猶行既曰是非汝所知也則沈猶行畢竟知得乃不肯明言而但引負芻之未有與含蓄無窮禍曰負芻則不至加越寇之多矣從者七十人則亦可以衛沈猶而無恐矣而終未有與亦分明含師也父兄也意在〕言師賓不與臣同〔按屢提先生爲通節眼目其爲師賓自已顯然但不與臣同之意直至末節始見不宜預透〕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按上節屢提先生則所以去之意自不待曾子明言上節或人諷子思以去則大非子思之意有不得不與明言者稱伋稱君凜然效死勿去之義不獨明已志亦所以昭臣節也○〔困勉齋兩節兩書或曰言其皆無定見也君子可去則去宜守則守內斷於心而已人言自不足憑〕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對父兄字看○曾子師也子思臣也上兩節已明示其意此特更申以父兄也微也而所以去不去之故益明〕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輔氏曰子思雖無死難之事然寇至不去有死難之

理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

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南軒張氏曰〕君子不避難亦不預於難惟當夫理而已於不當避而避焉固私也於不當預而預乃勇於就難是亦私而已矣夫曾子師也父兄也師之尊與父兄之義同以師道居則寇至而去之寇退而反無預其難在師之義當然也子思臣也微也委贄以服君之事有難而可逃之乎與君同守而不去則為臣之義當然也從容乎理之所當然曾子子思何殊哉故曰易地則皆然以天理之時中一而已○〔條辨〕集註於此章亦拈出心字正見道因地為轉移心隨道為變化心惟其是則道惟其同也

○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愚按〕前章於禹稷顏子曰易地則皆然所以概其終身而人之出處可以

不相謀此章於曾子子思亦曰易地則皆然所以準其行事而事之可否可以獨為斷總之必有其不可易者而後能為其無不可易此其所以為同道也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瞯古莧反

儲子齊人也瞯竊視也〔精義〕尹氏曰當時之君所見如此立乎不能知孟子也○〔翼註〕果有以異於人乎連上句讀屬齊王瞯之之意說非儲子自問也○味一果字必是齊王見孟子道氣巖巖覺其有異人處因使人於居常日用瞯其果有異人否大率是高覷孟子之意 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集解〕齊王之瞯是疑孟子之有異於人非疑其無異於人也故孟子欲明己之無以異於人而特舉堯舜以曉之言雖堯舜依然是人平生日用不過人所當為之事乃是舉人共驚為異者以見其無異非其以堯舜自況

亦尚未說到人皆可為堯舜處不過因問而答就日用常行對付瞯字不必說向精微一切踐形盡性語求深反晦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異墦音燔施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冢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精義〕尹氏曰妻妾猶不能欺而況他人乎以驕妻妾之心而驕他人其無恥則一揆○〔吳因之曰〕孟子借齊人以形容求富貴者之醜態全在東郭墦閒三句上蓋其東鑽西營搖尾乞憐恰與乞墦輈顑相似鄙賤當世之意不言如畫○前之告其妾者羞夫之所為也後之告其妾者悲夫之所為也○〔精言〕齊人情態不至若此妻與妾必不羞而泣求富貴利達者之所以可羞而泣者亦以其若此也○此其為饜足之道也一句指點將乞人深情秘訣和盤托出道字下得更尖更令〔按〕下節所以乞字正從此一句寫照○〔集解〕今若此因是總撮之辭然即作慚恧忿恨說不出口光景亦妙其妾之訕亦何待其妻盡出諸口耶○末二句復摹寫齊人昏迷沉溺怙不知恥曲為富貴人寫照乃更毫無遁形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南軒張氏曰意孟子在齊適見此事以爲與世之求富貴者無異故其之驕妻妾者從外以得爲貴而不知所以得之者可賤也妻妾知其可賤而已不知爲欲所蔽故耳○徐岩泉曰富貴利達君子恥言之孟子加一求字求上又加所以字千態萬狀皆在此中。○徐兆富貴利達之所以求與齊人墦間之所以乞在人尚看做是兩樣在君子則看做是一樣其所以求之情之術之辭之態已隱隱躍躍寫在齊婦施從一段中故便將妻妾之羞泣入在求富貴利達人身上○按一章關鍵在由君子觀之一句君子者誰即孟子自謂也將泰山巖巖萬鍾弗屑一對照自得○徐思曠曰當以由君子觀之爲主。痛罵這等人也無怪卽羞與泣。亦惟君子見得耳此君子所以甘貧賤而决不肯苟且也

○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勉齋黃氏曰此章形容卑汚苟賤之態殊可賤惡然流俗滔滔務爲卑諂。無所不至。搖尾乞憐自少至老無一念不在是未得則憂愁窮蹙志氣蕭然不勝其小既苟得則志得意滿驕視戚傲閭里侈然自視不勝其大可賤甚於乞墦而莫之覺也學者深明義利之辨充吾羞惡之心而養吾剛大之氣然後知孟子此言誠未俗之鍼砭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八終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之九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平聲）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於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書益贊于禹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怨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慶源輔氏曰父慈子孝理之常也何有於怨慕惟遭事之變故深思其所以不得於

親之故而自怨咎其在我者有何罪戾而致然又思慕於親無頃刻忘必欲得親之歡心而後已此所謂怨慕也○按怨已慕親集註本自冒下以立解輔氏申明註義則其意益顯矣本文尚只宜渾說○說流怨者戚戚然如有所歉慕者皇皇然如有所求此二字包盡一篇之旨然此處且莫說明是怨已故萬章誤以爲怨親○存疑怨慕兩字相因以已有罪不能得乎親自怨則一心只是思慕乎親思慕乎親者必欲得之也方未得乎親之時則怨慕兩字俱當用及既得乎親之時只當用慕字故孟子之告萬章始則曰怨慕終只曰慕○係講孟子怨慕二字本是以怨包慕說○蓋號泣時原不是有兩番念頭故下只言怨而慕在其中○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

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
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恝苦八反共平聲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
父母而泣也恝無愁之貌・新安陳氏曰孟子推明公明高
之意以爲孝子之心既不得乎
親必不若是之恝然無愁也(按)下四句正其不能於我何
若是恝處故用我字提起所以推明孝子之心
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紹聞編)竭力耕田承舜往于田說父
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則言所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之
故也共爲子職以子職對父母說孝子之心不以竭力耕
田子職之共爲已盡而惟以承順未至致親心未悅爲已
罪是其所謂怨慕者非怨親也怨已之不得乎親而思慕
也怨在已則慕在親矣。(稱)訓共爲子職緊跟竭力耕田
說言子職多端耕田乃子職中一事耳我之共爲子職也

何嘗他有所能哉不過竭力於耕田一事以共爲子職而
已耕田之外子職之未共者何可勝計父母之不我愛於
我何哉蓋得罪於耕田之外者甚多無從而猜度此所以
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也。(蒙引)於我何哉者負罪引慝日
夕思維所以得罪於親之故皇皇無措而不容舜者也最
得大舜怨慕之情狀蓋惟求所以不得乎親之故而不可
得方知其所以圖得其親者無所不至矣。楊氏曰非孟
(匯)(按)說怨處都是說慕此其所以爲怨慕也
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爲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
自以爲孝也若自以爲孝則非孝矣(補)引楊氏語正曲爲孝子之心寫照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
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
如窮人無所歸爲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書傳二女娥皇女英也蓋夫婦之間隱微
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
故親人者於此爲尤切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史記)舜居嬀汭內行
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
皆益篤。(集解)百官只是百司如後世典籤泪人之類又
言一年所居成聚落謂村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
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歷舉爲下節人悅之好色富貴起索至觀
其敎化意非此處本義不必重拈。(說統)畎畝之中四字
亦不閒料稼之夫破非常之寵正見人情之所易動然亦
不必泥定歷山耕田處舜自徽庸已在位矣爲其自畎畝
來故曰事舜於畎畝之中總之通節語意只在畎起末二
句。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集解)窮人無歸言見得舜
之情不得以自達身不得以自安心不得以自釋其迫切
之狀有如此者不但擬諸形容而已。窮人正與人悅好

色富貴相反。集註不單言怨只帶慕字在內可見此二
字自拆開不得。(說統)上文只就往田說此又說到九男
二女等處見得舜之怨慕豈惟號泣於往田之時哉一生
遭遇卽無求不得宜若可以自適矣而亦未嘗不怨慕也
此是下文伏案。玩爲不順於父母之意乃孟子
從底豫之後追論舜之心事如此此所謂終身慕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
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
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
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下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
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眞知舜之心哉(說統)此節

覆說上文意。所句從上節看出。如窮人無所歸正是憂之深處此憂一切俱解不得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已見得是終身慕了。末節不過因此贊其爲大孝耳。○按本是說怨此乃說慕。蓋說怨則猶有怨親可疑說憂則自無可疑了。故特拈出憂字而怨字之義益明慕字之義亦到。○精義尹氏曰舜之號泣無以解憂故也人悅之好色富貴不足以解憂非盡性則不能也。○慶源輔氏曰舉天下之所欲不足以解憂者所性不存焉故也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者性之不可離而不可以不盡也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少好皆去聲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輯語終身之慕卽少時之慕譬如樹之萌芽甲坼而干霄蔽日之勢已具及至干霄蔽日仍是萌芽甲坼者而已

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精義楊氏曰舜其至老矣五十而慕蓋人少則慕父母而鮮能終身慕因物有遷也故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舜生三十徵庸至五十則是數者具有之矣而不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爲足以解憂則終身慕可知矣而言五十而慕者以此也。○西山眞氏曰人知舜怨之爲怨獨孟子知其怨乃所以爲慕慕之爲言愛之深思之切也揚雄亦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蓋舜雖已順其親而其心常若不足此其所以爲終身之慕。○按至此不復言怨者蓋怨固以其不得乎親而然到得底豫後則怨已融於慕之中。但見其爲終身慕而已。○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語類黃先之說舜事親處見得聖人所以孝其親者全然渾是天理是無一毫人欲之私所以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曰聖人一身渾然天理故極天下之至樂不足以動其事親之心極天下之至苦不足以害其事親之心一心所慕惟知有親看是甚麼物事皆是至輕施於兄弟亦然但知我是兄合當友愛其弟更不問如何且如父母使之完廩待上去又捐階焚廩到得免疢下來當如何父母叫他去浚井待他入又從而揜之到得免死出來又當如何若是以下等人處此定是喫不過非獨以下人雖平日極知當孝其親者到父母以此施於己此心亦喫不過定是動了象爲弟日以殺舜爲事若是別人如何也須與他理會也須喫不過舜只知我是兄惟知友愛其弟那許多不好景象都是不見了這道理非獨舜有之人皆有之非獨舜能爲人人皆可爲所以大學只要窮理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惟是於許多道理見得極盡無有些子未盡但舜是生知不待窮索如今須着窮索教盡莫說道只消做六七分那兩三分不消做盡也得。○林子淵說舜盡事親處曰自古及今何故衆人都不會恁地獨有舜恁地是何故須就這裏劈扶看出來始得默然久之曰聖人做出純是道理更無些子隔礙是他合下渾全無少欠缺衆人却是已虧損了須加脩治之功如小學前面許多恰似勉強使人爲之又須是恁地勉強到大學工夫方知箇天理當然之則如世上因是無限事然大要也只是幾項大頭項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須看見定是着如此不可不如此自家何故却不如此意思如何便是天理意思如何便是私欲天理發見處是如何却被私欲障蔽了。按此二條學者當時時體驗不獨爲本章書義發也。○慶源輔氏曰心才有一毫物欲之累而於其親有一毫之不順則於吾固有之性便有不盡處能盡其性則能不失其本心而爲人倫之至也。○雙峯饒氏曰如孝便十分孝弟便十分弟忠便十分忠皆是盡性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

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懟直類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精義〕楊氏曰告而娶義之小者也廢人之大倫罪之大者也瞽瞍之頑告則不得娶舜知之宜審矣故受不告之名而不忍陷父於廢大倫之罪如必先告俟其不從然後違之則是重拂其親之意而反彰其惡也故其不告君子以為猶告○〔存疑〕以懟父母見懟於父母也蓋欲告而後娶則父母之不聽是廢人之大倫以生一番憎怪是徒見懟於父母也○〔精言〕以懟父母看以字是我之告有以懟之也懟在父母所以致其懟者是告○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

以女為人妻曰妻〔講〕語方論舜之不告忽轉到堯之何以不告此正是古人論事精細四面八方眼光皆到處 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仁山金氏曰〕集註引程子語是補孟子未備之意愚按程子以君治之之說有以處堯反無以處舜故孟子當日更不必云爾非真意有未備必待後人補也○〔吳氏程曰〕帝亦知告焉十字作一句讀○〔說統〕瞍之不可告就是帝亦曉得帝不患瞍之逆已之命只是恐舜不敢逆親之意不若大家相安於無言反是兩全底道理委曲以為舜地古人成人之孝如此○〔程竹山曰〕瞍之令不行於君而得行於子舜之孝必從乎父而不從乎君故告則不得娶在舜不在瞍也○〔翰語〕聖人作事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正自如此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弤都禮反忸女六反怩音尼與平聲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按〕此雖本史記然正不必深泥當年問答

語意所重不在此也 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已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琱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已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慚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

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精義伊川曰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矣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又曰瞽瞍使舜完廩浚井舜知其欲殺已而逃之此是萬章所傳聞孟子更不能理會這下事且只說舜心也○或問象欲殺舜事林氏論之爲詳然學者止欲識得舜之心耳此亦不足深論也林氏曰司馬公以爲是時堯將以天下讓舜瞽象雖愚亦豈不利其子與兄之爲天子而欲殺之乎借欲殺之堯必誅已宜亦有所不敢矣蘇氏以爲舜之側微已能使瞽象之不格姦矣至此而猶欲害之哉以此皆疑孟子之誤惟程子以爲此非孟子之言乃萬章傳聞之誤而孟子有不暇辨耳是數說者恐其皆未安也蓋天下之事有不可以常情測者使瞽象而猶知利害之所在則亦未爲甚頑且傲而舜之

所處亦未足爲天下之至難矣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陷於刑戮若家語所謂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即此焚廩浚井之事也且聖賢於世俗傳聞之事有非實者必辨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豈有知其不然而不暇辨者哉○文集瞽瞍殺舜不可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必深辨瞽象殺舜之有無也○語類象謀害舜者舜隨即化了更無一毫在心但有愛象之心常存今人被弟激惱便常以爲恨而愛弟之心減少矣○南軒張氏曰象之憂疾舜而謀害之也舜亦憂者憂已何以使象至此也象之喜者彼云思君而以喜來舜固不逆其詐亦從而爲之喜也憂亦憂喜也亦喜是其心與之爲一親之愛之不知其他此仁人之於弟天理人情之至也象憂而舜漠然不以爲憂象喜而舜疑之不以爲喜則在我之誠先不篤矣豈聖人之心哉○西山眞氏曰象欲殺舜其迹甚明舜豈不知然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畧無一毫芥帶於其中後世骨肉之間小有疑隙則猜嫌萬端惟恐發之不早除之不亟

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心與天同量也世儒疑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敢殺舜之理不知孟子但論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眞有是哉○雙峯饒氏曰大凡看書且看大意如前章重在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此章重在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爲至〔文集兄弟之親天理人倫蓋有本然之愛矣雖有不令之人傲狠鬩鬩於其間而親愛之本心則有不可得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故能全體此理雖遭橫逆之愛幾殺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少搖動伊川先生所謂天理人倫正謂此爾○精義楊氏曰孟子稱舜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語最宜味之夫舜之意惟恐不獲於象也則象喜舜自喜夫豈有僞乎是以謂之不藏怒不宿怨○或問楊氏謂舜惟恐不獲於象舜之所以然者不爲是也但其兄弟之愛發於自然不以殺已而有變耳〔愚按初閱楊氏語亦儘有義味然必如或問所云才見得人情天理於是爲至○翼註象憂二句譬如手足慘怛心便不寧手足康寧心便自得在舜亦不自知其何爲而然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按圉圉三句宛然狀出生魚去水而復入水光景爲下面

一方字理案 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

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僞故實喜之何僞之有〔語類〕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輯語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萬章胸中不曾有此識見有此道理有此至性左思右畧只有一僞字耳然則語氣只得如此按然則字蒙上不知作翻身仰射勢見得不是不知定是僞若不是僞非不知而何却不道自有誠字一面在故孟子先以生魚一事曉譬之○〔集解〕引子産一段正所謂可欺以其方也雖同句只襯說○〔東陽許氏〕曰魚人水有攸然而逝之理弟有思兄鬱陶之理故子産與舜皆信之舜之愛弟本自天性況象又以愛兄之道來感之乎○〔馬君常〕曰象雖非愛兄之弟也而弟原有愛兄之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是非以象來乃以弟來矣卽一來字亦可味○〔蒙引〕不要將信字帶誠字信字與喜字相連謂眞實信之喜之也按誠與僞對舜之信象喜象一本於誠更從何處着僞正爲上文兩亦字透出骨子○

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新安陳氏〕曰不失天理之常則終可以回人倫之變矣不格姦厎豫之餘人倫豈終變也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精言〕封之也一頓或曰放焉另說二句連讀便害理○註中實字誤字宜着眼○或問小註或曰放焉看末節只合虛舍○〔條辨〕封與放大不同封則盡其愛弟之情是天理上事放則治象不弟之罪是人欲上事放與殺雖輕重有差然可以放卽可以殺孟子所以必辨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庳音鼻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爲黨〔虞書〕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按此可見其比周爲黨處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蒙引〕書作竄竄之於此實置之死地也蓋三苗卒死於此故孟子云殺殺三苗者殺其君也有苗來格者其民協從者來格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圮族治

水無功〔書傳〕殛則拘囚困苦之甚貶逐禁錮以死故亦可訓以誅非殺之也方命圮族本堯與方命者逆上命而不行也圮敗族類與衆不和傷人害物也言皆不仁之人也〔翼註〕誅不仁也要見除民害意方與有庳之人奚罪焉相對○〔蒙引〕罪活字猶云四誅也天下服服其用刑之當罪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庳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卽有庳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庳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集解〕仁人固如是乎緊頂有庳之人奚罪焉語氣却直貫下二句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乃其所謂如是者也不獨云流毒有庳亦極言其用法不公語意重後一層藏怒謂藏匿其怨宿怨謂留蓄其怨〔雙峯饒氏〕曰仁人之於弟雖有怨亦不藏之雖有怨亦不留之少間便釋然親之欲其親近於我貴之是也愛之欲其得遂所欲富之是也○〔說統〕因後日爲天子不復道念

前日殺巳亊故有藏宿之說若在舜之心直一無怨無怒巳耳〔愚按〕可怨可怒自屬象舜自不藏不宿耳緊饒氏說自妥○〔四書脉〕仁人之於弟也六句且泛說封之有庳下方就舜說○〔輯語〕親之欲貴愛之欲富自是合下如此固未嘗斟酌計較也封之有庳方是斟酌計較出曲全之法此舜之所以處象然亦必遂其所欲而始巳耳○〔愚按〕斟酌計較意至下節始見本節只專主親愛說看末句可謂親愛之乎見得仁人之於弟有不封之而不可者語氣緊與在弟則封之相對○身爲天子亦緊與立爲天子相對在萬章以舜立爲天子便宜誅象在孟子則以爲身爲天子正宜封象見地天淵只從仁不仁辨取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庳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庳之民也〔集解〕舜親愛之心上巳揭明此節解似放之疑放字全在不得有爲上使吏代治正象不得有爲處蓋有封之名享國之利而不任其事不治其民却似有安置擯棄直接故謂之放句巳徹明問意然爲解似放之故竟有似後世監制親藩不仁之術故註中卽補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此義最好方見其似放處正是仁人親愛經營又因上有庳之人奚罪焉句未經解釋故隨手答他豈得暴彼民哉以足不得有爲之意下復脫開仍轉入親愛深處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紹聞編〕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此一轉意思又極好曲盡聖人之心也言使吏治其國舜之爲此其意猶不專在使象不得暴其民蓋其親愛之心無巳欲常常而見之○按象無國事之羈而得以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存疑〕不及貢以政相連下凡諸侯朝貢於天子皆有政事朝於京師則述其所受之職朝於方岳則有協時同律等事今不及諸侯朝貢之期是無時而不見也不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是無事而亦見也蓋古書之辭以此之謂也四字知之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巳如此也〔合訂〕雖然以下不但不是放并其所以封之者亦較尋常分茅裂土之諸侯不同乃見聖人愛弟之仁不然只泛泛與一切功臣同姓分封猶不見聖人愛弟之仁到極至處也○

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語類〕仁與義相拘禮與智相拘問須是仁之至義之盡方無一拘偏之病曰雖然如此仁之至自是仁之至義之盡自是義之盡舜之於象便能如此封之有庳富貴之也便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便是義之盡後世如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窘治之甚峻義又失之皆不足道唐明皇於諸王爲長枕大衾雖是親愛亦是無以限制之無足觀者○甫軒張氏曰舜之處象可謂盡矣象雖不道而吾之弟也仁人之於弟也親愛而巳矣或曰周公之於管蔡如之何蓋管蔡挾武庚以叛憂在廟社尊在生民周公爲國弭亂也象之欲殺舜其事在舜之身耳因不同也舜與周公易地則皆然蓋其存心爲天理人情之至則一也○〔按〕此章以仁字作主大指只是仁人之於弟也親愛之而巳矣而巳矣者竭盡無餘之辭也末節雖言有愛之之心而又有處之之道兩意互發然處之之道究只全愛之之心惟其仁至是以義盡故掉尾仍用雖然斡轉併歸一路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

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岌魚及反

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按〕盛德之士三句以末節意推之在古語自是有箇說頭而當時謬述之以誣聖遂摘出舜南面而立一段無稽之言先引盛德之士以起之又假孔子之言以誣之一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九　萬章上　十四　敦復堂課本

似說來鑿鑿有據鄙倍極矣蹙顰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稱言〕自盛德之士至殆哉岌岌乎皆託古語不識此語誠然乎哉乃蒙問也兩語字分明相應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雙峯饒氏〕曰只堯老舜攝一句已斷盡舜之不臣堯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爲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引書爲舜攝之證既以明其無臣堯之事

引孔子言又以明其決無臣堯之理。舜既爲天子矣是就他說堯北面而朝作假設之辭云堯在而舜設以之爲臣是舜固一天子及堯崩而舜又爲之喪是堯又一天子也其於天無二日之義謂何則信乎其爲齊東野人之語也○南軒張氏曰堯老而命舜攝天子之事是則堯猶爲君而舜則臣也堯崩舜帥天下之臣民以爲堯三年喪是猶以堯之事行於天下也至於堯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而天下訟獄謳歌歸之不容舍焉而後舜始踐天子位此堯舜相繼之際書傳所載莫詳焉而不獨見於孟子之書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卷九　萬章上　十五　敦復堂課本

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此大夫行役之詩其次章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語類〕是前去追迎之之辭雲漢大雅篇名也宣王憂旱仍叔作此詩以美之其三章曰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

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孑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
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

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語類〕此是教人讀書之法

自家虛心在這裏看他書道理如何來自家便迎接將來
而今讀書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〇〔或問小註所謂逆者
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大抵讀書須虛心平
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
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
說橫於胸中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
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況又義理窒塞
實有所不可行乎〇〔集解〕說率土王臣之說而謂子可臣
父正是以辭害志處以文害辭原是例及之故下只云以
辭〇〔蒙引〕志與意不同志者詩人之志也故詩言志意者
讀詩者之用意也所謂意會者也〇〔徐滑川〕曰意非意想
之意逆非億逆之逆朱子所謂將自己底意思前面去等

候詩人之志是也或置身於異代以俯仰其景概或移事
於今日而想象其情懷或於言之中以探討其所已述或於
言之外推廣其所未發乃是一段真精神
默相迎處〇得之之字以說詩之法言

若但以其辭而

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

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存疑〕普天四句辭也我獨

賢勞志也泥莫非王臣之辭而以爲可以臣父則失不得
養之志矣周餘二句辭也憂旱志也泥靡有孑遺之辭以
爲真箇無遺則失憂旱之志矣〇〔正解〕是詩也二句言其
引詩之非勞於王事四句原其作詩之志故說詩者五句
示以說詩之法如以辭六句折其說詩之妄〇〔鄒嶧
山〕曰此節只是解詩舜無臣父之理其故尚在下節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

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此之謂也養去聲

言瞽瞍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子之養看集註提明此二句便見得舜

于此節自是就瞽瞍見在所處地
位而言非必以此概論爲人子者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

親之至也雙峯饒氏曰尊親養親雖是二事然尊與養相
須養之至乃所以尊之也〇〔存疑〕上曰孝子之
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則直歸在養
親上下曰爲天子父尊之至以天下養養之至又分開說
蓋尊親養親二事相須未有尊而不養者尊而養然後爲
尊之至論其實又尊是尊養是養故可疊而爲一亦可
析而爲二〔愚按〕對臣父言合以尊親爲重以
天下養之爲養之至固非尊之至者不能豈有使之北

面而朝之理乎與北面而朝相反〔蒙引〕尊親養親意正詩大雅下武之篇言武

王能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其詩曰下武維
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

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
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

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慶源輔氏〕曰上既言讀書之法以
破咸丘蒙之惑此又言尊親養親

之至以見舜無使父朝己之理夫舜既爲天子則瞽瞍實
爲天子之父備享四海九州之奉而舜爲尊親養親之至
矣故引下武詩以咏嘆之以謂如舜者然後可謂能長言
孝思而爲天下法則者矣豈有使其父北面而朝之理乎
〇〔係辯〕首四句是論孝子之至之定理下四句方指舜說
天下有此極至盡頭之理舜適當此極至盡頭之遇故爲
孝之至而可爲後世法則也至謂舜以孝而得尊養非以
尊養而爲孝於理固然但此處只因蒙天子臣父之疑明
其尊養之至而爲大孝無推本舜由孝得尊養之意〇〔輯
語〕引詩以證尊親養親之至明臣父之說之妄重一則字
此則字卽從上文兩至字看出見此理是亘古亘今橫塞
宇宙不易之常道則齊東鄙瑣之說正如日月出而爝火
熄自無可置喙處矣〇則字卽人倫之至至字孝中大孝
中孝小孝層級正不同必至此方盡盡處才是則引詩只

明此意以見孝到極盡處斷無臣。父之理不是扯武王來陪論亦不是借武詩頌舜也○引詩只斷章取義非以舜武較尊養也○〔精〕言孝思猶云孝親之心耳孝從心生思字未嘗不重時說恐因思字說入妄想去抹却此字非也○〔愚按〕此節只要認定是對針臣父說不但至字則字天理所固然卽思字亦人情所必至總見得尊親養親古今原有此極至道理未嘗不在人胸臆間臣父之誣何止一落千丈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蔡氏曰敬其子職之事也〕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卽孟子所謂底豫也〕孟子引此而言瞽

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四書通〕蒙之說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以位言也殊不知古語云盛德之士本身專以德言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此舜之盛德處瞽瞍亦允若則反見化於其子盛德之中而不得以不善及其子也○〔述朱〕此節當活看不是書旨實有是解亦不是古語父不得而子必作如是觀須識得與伊尹章以堯舜之道要湯同一語妙無庸深泥○〔說統〕此章首節辯無臣之理重堯老舜攝一句下三節辯無臣父之理重爲天子父四句曰攝則堯還爲天子舜只代他行事安得謂之臣君既尊之養之則瞽瞍之分尤隆於舜安得謂之臣父○〔精義〕尹氏曰萬物分錯則懸諸天衆言殽亂則折諸聖微孟子孰能考其實而知其正哉○〔愚按〕章內歷引詩書正所以痛闢齊東野人之語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按〕不能二字下得猶推其非天子一人之私有故自不能私與上有天下有民天與人與都已隱攝句內○小心齋劄記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此問大奇二典三謨經孔子親手刪定這件事載得明明白白非如洗耳沉淵之說出自玩世之徒寓言以張其高者比這又是極好底事非如割烹瘠環之說出自阿世之徒借口以文其姦者比何須要問萬章蓋亦見得聖人當此時方做此事揖讓與征誅都是一箇道理流出非故爲矯激薄其子而厚他人博箇名兒世間乃有艷慕而依倣之如子噲子之之流者既屬可笑况以爲可得而與則亦將以爲可得而取以爲可得而取則亦將以爲可得而奪與而取順也猶可言也奪而與偏也不可言也世間安知無借與之名文奪之實以欺天下天下且受其欺而不覺者如此亂臣賊子且接跡而起矣尤屬可懼故特發這箇話柄將來做箇疑端就中一段意思最爲深至孟子答得却又

大奇徑將堯舜放在一邊不說只說箇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却打着萬章心上事於是萬章就不能二字委曲詰難一層入細一層直窮到底孟子就不能二字反覆分剖一節痛快一節直透到頭發出天地間至當不易底道理闡出古今來未經人道底議論然後知聖人心事直如青天白日非惟不以天下爲重愛而戀之抑且不以天下爲輕藐而擲之卽好事者流何得執辭繼征誅之迹妄肆雌黃然後知天下公器幽有百神管着明有百姓管着天子非惟欲與人而不敢抑且欲與人而不能一切姦雄亦可消却許多癡夢其有功於世教大矣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按〕萬章置堯問舜妙於對面更端孟子答以天與仍從本面坐實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淳反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按〕此問又妙於發難硬欲討一憑據故爾作此滑稽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纂〕引問行與事以下文觀之如使之主祭使之主事何謂行何謂事曰此皆事也然莫不自身出則行固在其中矣所謂出乎身而加乎民出乎身行也加乎民事也

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按〕萬章豈不知天不言孟子却覆頓一句醒出以行與事示之才見得天與自確然有憑有據。又妙將示字換他命字見示之以意更不待命之以言而已矣三字正十分着力。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

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卜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慶源輔氏曰〕下薦人於上公心也若有必上用之之心則私意矣孟子此言不特說得三聖授受明白而於大臣薦賢之道大公至正之心亦盡彼竊位蔽賢者固不足責而進一善達一能上必君之用下市己之恩者皆非也上只言天此又幷民而言者天民一理天實以民為視聽也。暴者使為相攝政顯示斯民將使君臨之意受字有天順民歸意。〔語類〕問堯薦舜於天曰只是要付他事看天命如何。〔纂〕引堯薦舜於天與之於民其中皆各有行有事如使之主祭其誠敬之心屬行其所以處夫祭祀之品物度數則屬事如使之主事其所以為之主宰本根之地者屬行若夫紀綱文章謹權審量之類則屬事也。〔條辨〕薦之於天暴之於民既二句平說下却緊接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仍總歸天與分明將民與納在天與內。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聲

〔四書脉〕所謂薦暴而受語屬渺茫故復究其實人臣惟有助祭趨事而使之主祭主事儼然謂其可為神人之主而紹告於天顯示於民正是薦暴處二使之重是堯薦之堯之能也至於神享民安是舜之得天非堯所能也。〔存疑〕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即書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之事也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慎徽五

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之類是也。〔語類〕問百神享之曰只陰陽和風雨時便是百神享之又曰如祈晴得晴祈雨得雨之類。〔說統〕安字作服字看即若于政率于訓是也。此二段是章內最擔斤兩處蓋主祭主事正舜行事所在而神享民安正天所示與之之實也。〔印月林曰〕天受之是天以天下與之民受之是人以天下與之天與之固天也人與之亦天也〔按〕天與之繳得足則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之故方煞得透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簒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

也集解上既以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一句從則以行與事示之之意已完此又即其攝位之久與其踐位之際廹於朝覲訟獄謳歌之歸者言之見其莫非出於天與之意自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直貫到故曰天也住蓋惟天之使之固結於二十八載之前是以響應於二十八載之後也夫然後之中國以下乃特對針後世矯誣天命者言尤見得稱天以臨詞義凜然不可犯○條辨前以暴之於民而民受包在薦之於天而天受內說此以朝覲訟獄謳歌之歸包在天使舜攝相之久內說總應前天與之一句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精義尹氏曰堯不能以天下私與舜非孟子不足以識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

自我民聽誠哉是言也後世以天人為二道者豈窮理者哉○蒙引末引泰誓之言以見上文所謂天與者自民心所歸言之非天自天而人自人也○條辨此章天與之一句是綱領中間從天受兼說到民受即朝覲一段俱納入天字中末節天聽二句引來只是以民驗天與他章重民又有別觀詩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敬到天上可見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朝音潮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或問舜禹避位之說或者疑之以為舜禹之為相攝行天子之事久矣至此而復往避之有如天下歸之而朱均不順則將從天下而廢其君之子耶抑將奉其君之子而違天下之心耶是皆事之至逆而由避有以致之也至蓋不度天命而受位矣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為匹夫猶且恥之而謂聖人為之哉是其說也奈何曰愚嘗聞之師曰聖人未嘗有取天下之心也舜也禹也益也於其君之老也奉命以行其事而已未嘗攝其位也於其君之終

也位冢宰總百官以行方喪之事而已未嘗繼其統也及夫三年之喪畢則當還政嗣君而告歸之時也於是去而避之亦禮之常而事之宜耳然其避去也其心固惟恐天下之不吾釋也舜禹蓋追於天命人心而不獲已者若蓋則求仁而得仁又何恥之有哉論者之學不足以及此而狃於利害權謀之習妄意以為聖賢之心亦若已之心而已蓋以曹操不肯釋兵歸國之心而為舜禹益謙則宜其以為不當去位而避朱均以曹丕累表陳讓之心為舜禹益謀則官其幸舜禹之得之而以益之不得為可恥也嗚呼學者能反是心以求之則聖人之心庶乎其可見矣○或問小註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又何能以天下與子顧天意何如耳皆非有私意於其間也○南軒張氏曰堯舜傳之賢禹傳之子而後世遂有至禹而德衰之論此以私意觀聖人也禹薦益於天與堯之薦舜舜之薦禹其心一也益避禹之子與舜之在南河禹之在陽城其心一也天而與益則朝覲訟獄謳歌者皆歸之益踐天子位矣禹亦豈得而不與之哉而天則與子也禹亦豈得而與之哉使天而與丹朱與舜之子則舜禹固得遂其終避之意猶

並得遂其終避之志者也故曰其心一也○集解天與賢二句要看兩則字見聖人奉天無私處即末節義字也昔者舜薦禹於天至吾君之子也是說禹與堯舜皆欲與賢但堯舜與賢而民從之禹與賢而民不從之以見禹未嘗欲與子也觀禹薦益於天若果意在不傳賢而傳子便無此一薦矣堯薦舜已見上章故本章只從舜薦禹說起然曰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則堯舜固一齊并入為下節起案矣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並去聲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集解此節推論民從舜禹不從益之故而歸之於天丹朱六句中堯舜之所以傳賢啓賢四句申禹之所以傳子內中各有子與相兩層適相湊着處故言舜禹有天下必兼言堯舜之子之不有天下言啓有天下必兼言益之不有天下論章意辯人言德衰當以子之賢不肖作主而以為相久近相形則賓主不混○啓賢賢字只與上不肖相對不必幸合與賢之賢謂禹與子亦是與賢未免生出支離至啓之所以為賢只在能敬承繼禹之道帝王相傳心法只是一敬欽處即其賢處觀禹之戒舜曰無若丹朱傲傲即朱之所以為不肖也此兩邊對照處○翼註均之為相有久暫遠近之異非君所能為均之為子有賢不肖之異非汝所能為故歸之於天末二句又能謂泛說以申所為皆天之意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

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語類命有兩般得之不得曰有命自是一條天命之謂性又自是一樣雖是兩樣却只是一箇命文蔚問得之不得曰有命是所賦之分天命之謂性是所賦之理曰固是天便加君命便如命令性便如職事條貫君命這箇人去做這箇職事其俸祿有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天之命人育命之以厚薄脩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且如舜禹益相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在內者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贊化育堯之子不肖他便不與子傳與舜本是箇不好底意思却被他一轉轉得好○慶源輔氏曰天則天理之本體命則天理之命於人者○北溪陳氏曰天與命只一理就其中則微有分為以做事言做事是人對此而反之非人所為便是天至以吉凶禍福地頭言有因而致是人力對此而反之非力所致便是命天以全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其曰以理言之謂之天是專就天之正義言却包命在其中其曰以自人言

之謂之命命是天命因人形之而後見故吉凶禍福自天來到於人然後為命乃是於天理中截斷命為一邊而言其指歸一爾若只就天一邊說吉凶禍福未有人受來如何見得是命○存疑致與為亦有辯為在先致在後為之即所以致之也如為善便致福為惡便致禍豈不是為在致先○翼註天以理之默定言命以人生稟受言上致字是招意下至字是來意不招自來如未嘗為善而致福未嘗作惡而致禍之類且有堯舜豈以先教子不肖益豈以德薄致民離心可見莫之致而至○精言上句說箇為字則必有為之者故不言命而言天禍福已至落到人身上方可以言命○愚按天固以理言然自包得氣數在內與上章所言之天其大致一也故命字亦兼所賦之理與所賦之分於傳賢傳子之故方包括得到○以上通論堯舜禹之子啓為主通論相堯相舜相禹益為主總是明禹之所以不傳賢而傳子本於天意非關德衰義已盡矣下復歷證益之所以不有天下而禹傳子之故乃益明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

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輯語]上文解說禹德之不衰與益所以不得傳之故歸之天命然天命是渺茫渾淪語故此下復推明天命所以然之理○[條辨]此與繼世節兩條對舉見德若舜禹而無天子之薦則仲尼不有天下以明匹夫崛起如舜禹者之難而天意之屬在匹夫爲千古所僅見惡必如桀紂而後爲天之所廢則益伊尹周公自當相啓甲成王以明繼世有天下者之易而天意之屬在繼世爲萬世之定理不得輕看此節而以下爲錯舉之辭○[愚按]匹夫而有天下與繼世以有天下兩項平提起以見與賢終於舜雖仲尼而仍爲匹夫與子定於禹必桀紂而後失天下天心在繼世不在匹夫自是通看古今大局因禹益而暢言之

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

故不有天下[陳伯玉曰]匹夫不分有位無位俱是舜禹爲相時亦匹夫也對天子言之耳○[按]章意蓋爲主下節伊周皆客也仲尼則又客中客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翼註]繼世必桀紂天始廢之重在苟能嗣守先業則不輕廢意因先世有大功德故報之也繼世不廢則相臣不興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集解]上言仲尼有德無薦故不有天下益則有德有薦矣何爲亦不有天下則以遇繼世之君賢耳此兩條上下相承意○說自古不有天下者不獨一益正見得自古傳子者不獨一禹其子賢爲相不久上文本是兩件合說然所重特在繼世若繼世一賢則爲相者不論久近決無得天下之理自是萬古不易之常道故又專以繼世推明禹益之事而不及爲相此其所以幷伊尹周公而連及之也○[精言]舜禹古今不常有與其官天下而亂毋寧家天下而治天意所以常在繼世也若謂傳賢非正則禹德獨盛而堯舜反爲德衰矣[按]好爲翻案者每不免扶辭漢之訶正坐此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相王皆去聲艾音乂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陳伯玉曰]相湯以王於天下便是有舜禹之德

也

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按]語類或問中庸不然程說終歸闕疑其言曰事之有理者可以驗其有迹者可以證如其不然而又無所繫於大義則亦論而闕之可也自後講家紛紛聚訟故余併語類亦不敢存○[仁山金氏曰]考太甲以嫡長孫承重繼祖於書可見書國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是冢宰攝祭於宗廟也奉嗣王祗見厥祖是見於殯宮告即位也若隔外丙仲壬之世而太甲承仲壬之後則自成湯外丙以上俱曰祠於先王足矣何獨又曰奉嗣王祗見厥祖其書法若是之重複也按此本尚書不同據採書序似較諸說根據爲正故特存之然閻前輩文守溪主程新鄭主趙並傳誦至今則其義或均可通也

顚覆壞亂也典刑常法

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絶自新之意。自怨自艾句絶、於桐連下讀。○〔翼註〕自怨是追咎已往、自艾是脩治方來。處仁遷義、便是怨艾之實。要本伊尹一放之功、來實天啟其明、欲使繼世有天下也。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唐上雅曰〕於伊尹述其事、而於周公言其意。此盧實相形法。且伊尹二節本借客形主、而於周公言猶益之於夏、又借主形客。此主客錯綜法。○〔集解〕自繼世以下三節、孟子只重論天意在繼世。不若桀紂不廢、故太甲不廢、成王又不廢。雖有德如伊尹周公、一有可以繼世之君、則均爲天意所不屬耳。此於周公所以但言其氣、而不必復徵其事、以事已詳見于益尹也。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音擅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南軒張氏曰〕一者何也、亦曰奉天命而已矣。○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徐思曠曰〕辨論古今聖人無如此章爲盡。要看其議論詳悉處、又要看其章法變化簡括處。立了一箇與賢與子兩大案、前從堯舜說來、後從殷周說去。幾千百年大局、一舉而歸之於天。可見禹之心正與堯舜一般、其相去久遠、與子之賢不肖、聖人原無庸心、亦庸心不得。前猶有相道未久處、至殷周并相道雖久亦不論矣。仲尼節見聖德不足據、繼世節并見天子薦亦不足憑。總一歸於與子、下并舉二代証之。總論千古大局以斷禹益。此議論詳悉處。至天下之民從之、不實敘禹事、止言若堯崩之後云云、又簡省、又帶堯來。周公之不有天下、止舉益尹爲例、省文。又是總束。此簡括處也。其中又有敘事論斷錯綜處。自禹薦益於天至其子之賢不肖是敘事、皆天也方是斷。匹夫而有天下兩節是論、陳伊尹二節又是敘事。敘處下不得斷、斷處夾不得敘、又在扣其章法變化。末節恰好二語收全章、結出一義、究以前論天道、聖人不得參其權、此又論理之當然。聖人必盡其理、方見天人合一、不但無庸心、并一毫私心也用不得。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去聲、下同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爲此說者。〔慶源輔氏曰〕戰國之時、人不知有義理之學、汲汲然志於功名事業、以求其富貴利達。雖枉己辱身、有所不顧。故設爲此等議論、上以誣聖賢、下以便一己之私耳。○〔新安陳氏曰〕湯妃有莘氏女也。所以有隨嫁從臣負鼎俎、蓋庖人之類。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洛

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仁山金氏曰〕詩如大章大韶之樂、賡歌九歌之歌、康衢之謠、其時流傳者、皆在。書如二典三謨、凡諸逸書、皆在。與凡其禮制法度之著、文章之煥然者、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有所契於中、而欣慕愛樂之者也。集註推其所以樂堯舜之道者、其事甚實。所以異時堯舜其君民者、其用亦甚實也。○〔紹聞編〕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與舜耕於歷山、太公釣於渭濱、事同。此句與樂堯舜之道、本無相涉。禪者之說、有問如何是堯舜之道、某人答云、江上一犂春雨。龜山亦以日用飲食出作人息、便是樂堯舜之道。朱子以爲非。○〔或問〕田夫野老之所日用、固莫非堯舜之道、然堯舜之

所以爲堯舜者其盛德大業之全體非一端所能盡而伊尹之所樂亦豈其專在於此而已哉此蓋生於禪者之說傳者悅其新奇高妙而不深考於其實遂取以爲說而張大之其亦誤矣且如其言則伊尹之耕於野其於堯舜之道固已親見之久矣又何必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而後爲親見之耶○〔集解〕堯舜之道要講得一貫微而精一執中顯而六府三事都是道之載在詩書者一一講究體行心契神交不能暫釋與日堯舜君民絶大事業皆自此句生根下辭受取予之不苟亦只是從樂道時想見其窮居行詘便如此非以此爲樂道註脚也

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或問〕既曰非義又曰非道既曰一介又曰天下于駟何也曰道義云者兼體用而言一介于駟則極其多少而言也蓋人之氣質不同器識有異或務大而忽小或拘小而遺大故必兼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耳○〔雙峯饒氏曰〕孟子說義必說道如配義與道皆是先義亘古窮今只一箇道義是隨時處事之權要兩下看

既揆以義又揆以道方可處事有合一時之宜及揆以古道則有不合處道是體義是用義以事言道以理言以事言則得其宜以理言則得其正然後爲盡善故兩言之○〔紹聞編〕聖賢見義理不見事物義理所在一介與千駟萬鍾一也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也義者所宜也道者所蹈也不以小者害其大者故雖一介之小不可苟也與人一介與取人一介其爲非義均也人蓋有勉於其大而不能不忽於其細亦有謹於其細而不能不動心於其大亦有知一介不取而或以與人爲無害者惟伊尹理明義精無所不用其極直是壁立萬仞○〔輯語〕一介之不取與即是伊尹通身本領體用全副在此不是一介取與小後來任天下之重乃大也道義只是一箇道義在一介不曾欠在天下不爭多不待推廣勘驗方見其大○〔述朱〕否不然語似重疊意自不同否謂人言非理不然謂伊尹所爲不然時解有以否爲語辭者非也前後諸章皆倣此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囂五高反又戶驕反

囂囂無欲自得之貌無欲是無慕於人照我何以湯之聘幣爲自得是有得於己照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慶源輔氏曰〕伊尹以堯舜之道爲樂故常無欲而自得涵泳其言則舉天下之物曾何足以動其心哉○〔說統〕囂囂三句依然弗顧弗觀之胸次正見其重矜進而不輕就功名之意若論伊尹堯舜君民之心則自誦讀樂道將早已炯然於懷矣○〔精言〕此雖是觀湯之誠否而卜其可以有爲然在我實有不爲加損者蓋凡人內不足必思取重於世若尹則誦詩讀書有以自樂無求於人內重外輕理自然也我何以句當如此體認○〔存疑〕自湯使人以幣聘之至伐夏救民是舉伊尹從湯之始未以闢其無割烹要湯之事也○只開頭說箇聘字便與要字相反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

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語類〕伊尹是二截人方其耕於莘野若將終身焉是一截人及湯三聘幡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爲己任是一截人〔愚按〕看似二截實自貫通若非前一截若將終身如何能以天下之重爲己任到得後一截以天下之重爲己任仍是若將終身中全副本領舉而措之耳○伊尹之耕於莘也傳說之築於傅巖也太公之釣於渭濱也其於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訪其賢否也明其在己者而已矣及其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伊尹孔明必待三聘三顧而後起者賤坤順也○〔說約〕前節豈若內重外輕之別此節豈若空言實事之別○〔徐辨〕湯既三使往聘之尹若但感其誠則便幡然改矣乃又必下既而二

字者。蓋不獨審湯來聘之意。而亦深見湯有可堯可舜之資。只看他幡然時。便以堯舜君民而親見之爲言。非但信得自己過。全是信得湯過。三箇豈若。不是從己身幡然。乃是從湯身上幡然也。不然。堯舜君民之具在我。前節不應有豈若處畎畝之說矣。○〔輯語〕吾豈若三句。是伊尹止爲堯舜之道轉計。正見其出處之正。非爲身與君民功名事業起見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緊承上文申明已所以決於應聘之意 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精義〕伊川曰。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語類〕先知者因事而知。先覺者因理而覺。知者因事因物皆可以知。覺則是自心中有所覺悟。○先覺後覺之覺。是自悟之覺。似大學說格物致知。豁然貫通處。今人知得此事。講解得這箇道理。皆知之之事。及其自悟。則又自有箇見解處。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語類〕中央兩箇覺字。皆訓喚醒。是我去喚醒他。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伊川又曰〕天民之先覺。譬之皆睡。他人未覺來。以我先覺。故搖擺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元無少欠。蓋亦未嘗有所增加也。適一般爾。○〔慶源輔氏曰〕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蓋大學之道。既明明德。則必須新民。到此地位。自然住不得。正使不得時與位。亦須著如孔孟著書立言。以覺萬世始得。此皆是不容已者。○〔輯語〕只中便有予在。等民也。只覺處分先後耳。○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三句。連下三予字。須體貼聖人一片虛心本天直下。不狥己私。亦并不狥天下。卽有罪不敢赦。罪在朕躬之意。當時君臣一德。是何擔任。是何敬畏。此三句。正見顧諟明命之旨。着一語矜情浩氣。便是後世英雄自負大言。與聖人分上無涉。其自負大言。正是割烹伎倆矣。愚按此中毫釐千里之辨。只在讀書語氣輕重間。須正襟危坐。將本文莊誦數過。其義自見。○誰字。見聖賢亦不是妄自尊大。孟子舍我其誰。亦是實話實切語。○〔說統〕斯道卽堯舜之道。上兼言君民。此單言覺民者。蓋謂君以覺之。正使民爲堯舜之民。而堯舜其君。意卽在此覺民事業中也。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按〕書語本兼君民。此專取一夫不獲二語。蓋承上覺民而言也。○〔輯語〕思字。是孟子從他前之衆道後之伐夏體貼出來。〔愚按〕緊承覺民。此爲近。厥但前後亦須照管得到。○思字。是孟子設身處地揣見處。向堯舜之道生來。〔愚按〕堯舜之澤。卽堯舜之道所樂而措之斯民者也。一切厚生正德。及除亂與治岸在其中。然無非所以覺斯民者。覺則登衽席。不覺則在溝中。安得不引爲己責。○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此句最易說入豪士急功名英雄試經濟著。一分意氣。便不涉聖人心事。天下之重爲堯舜之道在我。堯舜之澤亦在我。更無可諉處。○天下之重只在道上看。自在只在天上看。如此方見。就湯伐夏。却是正己潔身內事。○如此字。愼重之詞。非夸大之詞。重字乃不敢苟且意。非不肯狹小意。方是關割烹本義。○〔說統〕思天下之民五句。是因其言而推其心。故就湯二句。是因其心而實其事。總爲下文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一句張本。

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

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故就湯故字緊承上如此二字脉伐夏救民正所以廣堯舜之澤而擇內溝之恥也便是下文正天下事隱然見非正已者不能○就湯是就湯之聘自伊尹耕於有莘至此皆是案下吾未聞枉已二句乃針對人言斷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況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聲

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慶源輔氏〕曰辱已實由於枉已不可以為未甚而已可枉也正天下責自正人始未有不能正人若伊尹而能正天下者也〔按〕此非本義然學者正須猛省以割烹要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說統〕吾未聞枉已二句即從伐夏救

民中看出是通章斷案見得伊尹正是箇正天下底人若曾割烹要湯決不能正天下既能正天下決不曾割烹要湯

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蒙引〕有四箇或字當作四件遠近以未出仕而方出仕者言去不去以既仕於人國者言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說統〕聖人之行數句見自古聖人無有不潔身者何獨於伊尹而疑之專重近與不去上○辨伊尹之割烹全在此潔字○〔翼註〕遠而去者以重道其潔身易知近而不去者以行道其潔身難知諸分輕重○〔集解〕潔與辱反行一辱則身不潔矣潔身不使其身汚辱於不義也此正就行之不同看出潔身之同處歸謂總要所在而已矣是言其身更無有不潔者就聖人上斷然見尹原是聖人其行斷無不歸於潔身之理若說但要身潔行不妨不同稍一游移便成鵠矣非所以痛闢人言之指矣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

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集解〕以上辨割烹意收拾已盡此不過借人言要字掉弄餘波既曰堯舜之道便不可以為要矣而云要者其承認要字正痛闢要字也○〔新安陳氏〕曰承其要湯之語而正之謂尹即要湯亦是以堯舜之道而非割烹也其實尹未嘗要求於湯如夫子之求與父不得而子語脈相似故集註引以為證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牧宮桀宮也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

其事於亳也〔慶源輔氏〕曰此伊尹所自言於此可見其任道之意則其不肯枉道自汙以要君必矣事苟理明義正聖賢初無所掩覆也○〔愚按〕伐夏救民此何等事伊尹奉天誅而稱朕載彰彰可考豈辱已者所能為故辨割烹之誣而終之以此莫徒作引證語看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正解〕戰國策士每因匪人干進如商鞅因景監見孝公之類每誣聖賢以藉口雖孔子大聖猶有此議故孟子歷証其誣○〔集解〕主謂主之以求進也於衛於齊見其生平所主無處不于進也其為誣聖情跡顯然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讎如字又音犨

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集解]於衛主顏讎由一句提起便見聖人不苟於主與下主司城貞子對看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引彌子正與癰疽相形兼及其妻是彌子得與子路通言之故子路以告須知子路嚴氣正性自不樂聞此言弟欲藉是以觀聖人耳觀其不悅於南子之見豈有爲彌子之言所動者○或問小註聖人以義處命本不待斷以命也所以曰有命者對彌子瑕言之也○宋羽皇曰有命是對侍臣言之禮義是聖人自作主張處○大凡爲俗人言安能向他剖分誰

禮誰義只一句有命還他而邪人招附之謀自廢矣○[按]對付彌子只有命二字已盡下面進以禮三句乃孟子綜孔子一生而言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語類]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果決斷割又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紹聞編]禮義分屬進退者禮主辭遜義主斷制難進而易退也其實道合則服從進亦以義也孔子遲遲吾行孟子三宿出晝退亦有禮也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進退無不皆然但道合則從可以從容不合則去不可不明決故一日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三揖而進一辭而退是進以禮將而退以義決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南軒張氏]曰聖人非擇禮義而爲進退聖人之進退無非禮義禮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在也此所謂義命之合一者也○[說統]進以禮要見不輕進意退以義要見勇退意進退所在由得自已故於禮義一毫不敢苟且得失則付之命語意一直說下不是推原到有命上去○[蒙引]若

主癰疽則是當退以義而不以義退是無義也命之不得而不受命焉是無命也此處只消用義字非是言義以該禮也蓋進以禮無進安用言禮故朱註無明訓○[精義]呂氏曰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按]此可見義命相關處[伊川]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或問]中之曰處置者求合乎義也放下者順受乎命也[按]處患難如是則於進退可知○[或問]程子所論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此說非是者奈何曰人事卽天命也人事不盡則禍患乃其自取而天命不立矣盡人事者是乃所以樂天命而謹守之若曰已知命之若彼而姑盡其事之如此則是乃天人義命判然二物且聖人之知命也未嘗審而其行事或出於苟然矣[按]孟子於孔子曰有命之下特本其平生進禮退義而以得失付諸有命則是其盡禮義處卽其安命處而非委心以任運之謂也味集註在我者云云可見禮義自爲主腦但兩

以字須道得從容中節若過於着痕便不似聖人分上事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要平聲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左傳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故改爲司城陳侯名周陳懷公子爲楚所滅故無諡但曰陳侯周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司城宋官貞子其諡也當是貞子初仕陳陳侯不能用其後爲宋司城卒於宋而諡以貞孔子至陳適貞子方仕楚而因而主之曰臣明其非癰疽侍人比也專稱其諡則其爲賢

司城可知也須知此是孟子
倒裝書法見其所主之賢耶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
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說統〕
孔子當阨句最重見得死生之際尚猶不苟所主況齊衛
無事時豈肯失身於可賤又曰微服正聖人達權處〔愚按〕
微服過宋是聖人萬不得已事須注定當阨方合上下文
語脈與章意相關○〔雲源輔氏曰〕以孔子進禮退義曰有
命觀之則必無主癰疽侍人之理以當阨主司城貞子觀
之則必無主癰疽侍人之事○〔李君節曰〕其拒彌子也是
得喪之會見得透其主貞
子也是死生之際守得定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
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

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集解〕註中類字最
妙。以觀近臣之法
推之則知癰疽侍人必不爲孔子所主以觀遠臣之法推
之則知孔子必不主癰疽與侍人兩邊相形說方透但本
文爲孔子引証須側注觀遠臣一邊故末二句只用單結
○〔南軒張氏曰〕此泛言觀人之法豈特爲人臣者所當知
爲人君者尤當明此義則遠近
交見而不蔽於耳目之私矣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
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食音嗣好
去聲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
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范氏曰〕按秦本紀晉
虜虞君與百里奚奚
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號
五羖大夫商鞅傳趙良曰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穆公
賢願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被褐飯牛穆公舉之牛口之
下加之百姓之上史記所傳自相矛盾蓋得之好事者○
〔紹聞編〕如秦本紀之言贖之者秦穆公也百里奚無自鬻
之事若商鞅傳所云則即好事者之言也但莊周又曰百
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既云爵祿不入於心
必不自賣以干主其爲人飯牛殆如傳說版築膠鬲魚鹽
之類爾○〔說統〕飯牛是百里奚實事好事者之汚蔑
病在一要字〔愚按〕病尤在自鬻故末節作兩層辨析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
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
乘去聲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
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
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

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屈
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
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
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
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虞師伐虢滅下陽五年晉侯復
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
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爲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
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
十二月晉滅虢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
夫井伯以媵秦穆姬〔按〕孫疏據史記云晉獻公既虜百里
奚以爲秦
媵者誤也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此爲下
節伏案故不諫而去之秦
〔說統〕奚入秦取相之由已無可考故但敘其去虞入秦之
由爲下文論斷地反覆辯駁俱在不諫上生出○宮之奇
諫句亦是爲奚出脫有奇之諫而不行然後奚可以不諫
也敘列假道一段總見虞公黷貨愎諫奚之不諫爲智○
〔范氏曰〕虞之將亡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皆是也宮之奇
不忍虞之亡諫而不聽然後以其族行君臣之義盡百里

奚事虞公年七十矣而無所遇知其不可諫不諫而先去之去就之理明奇爲忠臣奚爲智士故曰皆是愚按此論良是但孟子此番辯引意只在叙奚之出處爲下文論斷緣由宮之奇止因事及之並不必較論兩人優劣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相去聲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

牛以干主之爲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成其君謂成就其君之覇業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集解】此節文法錯綜變化分兩截看大旨只是註中百里奚之智如此其賢又如此四句斷得最簡而明蓋因有以推無即此以推彼夾無識見髙明功業卓犖而人品卑汙之理智以所知言賢以所爲言前四段從不可爲智反跌入智其說智處雖不更粘食牛却仍是申解非不知食牛干主之爲汙意是先立反案而後下正斷後二段從相秦之賢說入自鬻非賢者所爲是先立正案而後夾以反斷也第一段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承上節先立此句爲綱領喝起年已七十見如此老成練達尚不知此之爲汙則非可以少不更事爲解便斷乎是不智了然而奚固非不智人也乃歷數其知默知廢知與何一可謂不智三段雖平列却以不諫一層爲主下二層即從此遞推而出總要極形他智以見必知食牛干主之爲汙也既言

智又兼言賢者世亦有明知此事之汙但或人品非賢苟且以就功名亦未必不爲自汙之事所以復從智推出賢註其賢又如此着一又字自是追進一步說奚相秦事實於春秋見殺之師而秦穆之覇聖人錄之經此其顯君傳後之大者故通節尤以此段爲要然孟子却只援此坐實百里奚之賢見自鬻成君賢否斷不出此前四段以第一段爲提綱後二段以末一段爲歸宿反覆詳明據理剖斷好事者之誣更何處置喙○南軒張氏曰奚於虞在不必諫之地又知其不可諫諫必不聽引而去之所以爲智使在當諫之地而不諫是不忠之臣也可謂智乎按晉君料奇之諫而不及奚必以奚與奇所處地位不同故南軒有不必諫之說○于忠肅曰使管仲無佐桓一段功業終有愧於召忽使百里奚無相秦一段功業終有愧於宮之奇按此與前一條雖非此章本義然士君子不可不知○

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

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或問范氏論百里奚隱於市井本無干穆公之意又言聖賢未遇不恥鄙賤之事而惡不由其道以得富貴此意甚正宜深味之所引莊子之言亦甚善其辨史記之失尤佳然按左氏之言則虞秦穆者乃井伯非百里奚也尹氏之說則切中時俗之獘矣○輯語割烹三章時人撰此說專爲自已早汙解嘲萬章述此言又爲孟子守禮義不見諸侯規諷孟子歷數痛闢之所以正人心扶世教非泛作一卷史論辨疑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之九終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十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貪昧無覺以辨言廉者有分辨無知覺則無分辨矣、頑夫廉頑之變也懦、柔弱也、委靡不振以守言有立志謂有堅立強立之志餘並見前篇。或問小註前四節要刻割淸任和時之分量●【集解】此章所叙伯夷較前篇爲詳目不視惡色二句以耳目所接言聲色該得廣不止女色與淫聲事使二句以身之所接言進退二句以身之出處言治則進亂則退亦只是惟恐汙浼之意論伯夷一生並無治則進之時也此二句正須合看治須說得極太平亂字不必說得十分勞擾橫政所出以朝廷言橫民所止以鄉俗言不忍居謂不居其地不忍是不割意非憐惜意思與鄉人處只是就不忍居而進推其心如此所以爲清之極當紂之時三句總證上文若另作一項說便與亂則退及不忍居意犯複末推到聞風興起便見是行造其極之聖人。【新安陳氏曰】凡言風者皆道不行於當時而流風餘韻足以聳動於後世也伊尹有功業可見不待言風若吾夫子則如太極元氣之運風不足以言之也。【說統】通章以孔子爲主前歷叙羣聖而斷其異歸重聖之時上後明孔子之所以異又歸重智字上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說統】首二句是伊尹之狀其行、次五句又是伊尹之言、末五句又即其言而推其心語意相承當以首四句爲主。天之生民以下摠是發明尹不擇事使而治亂皆進之意。精言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是以君民爲己任治亦進亂亦進是以治亂爲己任味兩何字便見自己有轉移化導妙用此正堯舜君民本領故註以無不可訓之有此本領雖亂亦可爲治所以治亂皆進。【條辨】亂如何可進如不遇湯聘但耕莘樂道耳只是他任底意思雖世亂亦要進必欲堯舜之澤被天下而後已。【拔】節節見任字精神故末用一語結出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鄙者褊急瑣細以量言薄者苛刻寡恩以情言敦厚也餘見前篇、【翼註】首六句是事上之和次二句是處衆之和爾爲爾四句述其言以明上二句之意。【說統】由立朝說到居鄉摠之不分爾我不懼世浼只即惠之寬處敦處。【條辨】頭廉懦立鄙寬薄敦觀聞風者而二聖之清和愈見都是極力形容他清

和好處與前要見他隘不恭者不同○精言清可以包廉與立志廉與立志不足以盡淸和可以包敦與寬敦與寬不足以盡和若竟以此當淸和分位則聞風者皆夷惠矣愚按因須看得有分寸然清和之遺風正從此可想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淅先歷反

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記曰當其可之謂時○集解去齊則接淅而行言其速去魯則曰遲遲吾行言其久去父母國之道是孟子解辭言外與去他國之道相對爲類便有可速可久義在註舉此一端兼去齊去魯而言或泥專指去齊者

謬但速久俱主於去處仕則又推廣言之所謂舉此一端春謂舉此去之一端久速無不當可而凡平生之或速或久以至或處或仕無不各當其可也四可以是時四而字是因時與上孟連用四則字義理亦無甚別但於隨時處中之意則四而字語氣覺更分明然此亦只爲下文聖之時起案耳須分看互看總看則其義自得時字不宜遠顯○袁了凡曰孔子本不可以事數因敘三子之事而照言之故把久速處仕來說然敘述三聖語無低昂至論孔子處獨以孔子也三字煞之便含三聖不可語此意○精言四可字辨之甚精便是智四而字處之極當便是聖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便是集大成可以如此而後如此便是聖由於智

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膰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家引遲遲吾行也蓋因子路趨行曰夫子可以行矣故夫子諭此以曉之非必在路上遲遲也遲遲其行正待微罪而後行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也○東陽許氏曰此章聖字言夷惠伊尹處是以地言與大而化之之聖不同只是清任和到極處故謂之聖孔子則大而化之之聖其行之時中則清任和時而出之亦未到極處○翼註四聖字俱是造其極而無所勉之意註中無所雜者四句前二句是言造其極後二句是言無所勉又曰此聖字兼知行與下聖字單以行言不同

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

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語類問三聖事是當初如此是後來如此曰是知之不至三子不惟清不能和和不能清但於清處和處亦皆過如射者皆中而不中鵠問既是如此何以爲聖之清和曰却是天理中流出無驗雜雖是過當直是無藏毫查滓曰三子是資稟如此否曰然○問孔子時中所謂隨時而中否曰然問三子之德各偏於一亦各盡其一德之中否曰非也既云偏則不得謂之中矣三子之德但各至於一偏之極不可謂之中如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此便是偏處若善其辭命而至受之亦何妨只觀孔子便不然問既云一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至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强故謂之聖聖非中之謂也○或問小註夷惠氣質有偏此之夫子終有不中節處所以易中說中正伊川謂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也言中則正已在其中蓋無中則做正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中也夷惠請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也○集註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此一語巳

該下二節立說○〔文集〕使夷惠有心於制行則方且勉強修爲之不暇尚何以爲聖人之清和彼其清且和也蓋得於不思不勉之自然是以特立獨行終其身而不變此孟子所以直以爲聖人而又立言以救其弊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吾夫子時乎清而非一於清是以清而不臨時乎和而非一於和是以和而未嘗不恭其曰聖之時者如四時之運溫涼寒燠各以其序非若伯夷之清則一於寒涼柳下惠之和則一於溫燠而不能相通也○南軒張氏曰孔子之速也遲也皆道之所在也曰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比公孫丑篇易一則字尤見從容不迫與時偕行之意聖之時云者非聖人之趨時聖人之動固無不時也○〔輯語〕時之義正在變化不同處見有統看有拆看統看者于古只如一時而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無所不有拆看者一時各有一天而治亂寒暑晝夜呼吸無所不分或

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語類〕問伊川云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謂他有擔當作爲底意思只這些意思便非

夫子氣象否曰然然此處極難看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熟自見強說不得若謂伊尹有這意思在爲非聖人之至則孔孟汲汲皇皇去魯去衛之梁之齊非無意者其所以異伊尹者何也○問伊尹之任曰是自任以天下之重雖云祿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然終是任處多如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介然終是和處多○說統清任和時四字從聖字分別出來倒轉便非○〔精言〕從聖字分出清任和時便已隱然見得三子是小成孔子是大成○〔條辨〕自聖人言之他自以清任和時而成其爲聖自後人別之則各於聖之中而見其爲清任和時〔愚按〕本文之字者也字須如此融會而出則品地既得語氣亦清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語類〕問孔子集大成曰孔子無所不該無所不備非特兼三子之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說時亦皆兼其所長○〔吳〕因之曰聖德天成何待於集曰集大成者承上三子說來然亦其大處自能包得非必合衆小以爲大也○〔精言〕孔子之聖包羅天地兼綜百王自是無所不備然本章却對三子說故云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或問〕小註孔子之謂集大成蓋從上時字推入集大成是樂之名義惟孔子聖智之事即樂之大成也○〔條辨〕時字是就變化之用言集字是就包舉始終言惟其能集大成於萬殊之條理無不備具自能隨感而應無不得時措之宜集大成包下智與是全體時是智聖中之妙用○集解集大成本是說樂字面上着孔子之謂四字分明是將樂之大成來擬孔子玩註猶作樂者云云則集大成斷須說出樂若單說正義便仍是聖之時語頭但要跟定集三聖之事從正意說到驗意之謂二字方不落空而集大成亦不致占下實

位○首句正諭全提集大成也者六句是以諭意解集大成始條理四句方以正意拍上孔子之謂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是死字作活字用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亦是死字作活字用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精言〕猶言脈絡所謂一件是一件彼此各有頭項故二指衆音而言○〔語類〕條理脈絡如一把草從中縛之上截爲始條理下截爲終條理若上截少一莖則下截亦少一莖上截不少則下截亦不少此之謂始終條理又曰始條理猶箇絲線頭相似孔子是挈得一箇絲頭故許多條絲都在這裏三子則是各拈得一邊耳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輯語〕上節分列聖號言各造其極聖字之理已明此節突出箇智字正分別孔子之所以兼三聖處在此○〔愚按〕本文所言智聖自專主孔子而言此處集註虛釋字義則兼三子

在內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語類問金聲玉振舊說三子之偏在其初不曾理會得許多洪纖高下而遽以玉振之今又却以金聲玉振盡爲孔子事而三子無與如何曰孟子此一句只是專指孔子而言若就三子身上說則三子自是失於其始所以虧於其終所謂聖之清只是就清上聖所謂聖之和只是就和上聖聖之任亦然蓋合下便就這上面徑行將去更不回頭不自覺其爲偏也所以偏處亦只是有些私意却是有一種義理上私意見得這清任和是箇好道理只管主張這一邊重了亦是私意○金聲玉振只是解集大成集大成樂之始作先撞鐘是金聲樂終擊磬是玉振之也始終如此而中間乃大合樂六律五聲八音一齊莫不備舉孟子以此譬孔子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都如樂器有一件相似是金聲底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玉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玉聲是

絲竹聲底從頭到尾只是絲竹之聲 按此所云金聲玉聲是編鐘編磬之類與絲竹一例乃一音自爲始終者 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語類金聲有洪殺始震終細玉聲則始終如一叩之其聲詘然而止○金聲初打聲高其後漸低於衆樂之作必以此聲之玉聲先後一般初打恁地響到作時也恁地響但玉聲住時截然便住於衆樂之終必以此振之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鐘周禮鎛師註鎛如鐘而大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大則特懸小則編懸以收其韻。文集樂有特鐘特磬有編鐘編磬編鐘編磬是中間奏著特鐘特磬是首尾用者○語類古人作樂擊一聲鐘衆音遂作又擊一聲鏞衆音又齊作金所以發衆音末則以玉振之所以收合衆音在裏面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脉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李九我曰金聲不是金自爲始所以始衆音之條理也衆音皆於此始則所以成始者大矣玉振不是玉自爲終所以終衆音之條理也衆音皆於此終則所以成終者大矣○集解所謂條理即衆音之節奏次第也集註脉絡貫通無所不備緊連二者之間說必金以始之玉以振之則凡自金以下自玉以上兼總於其內而無遺而五聲八音無不備舉此其所以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或問小註此即從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看出○精義張子曰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智運而貞一之則不流○語類條理條目件項也始終條理本是一件事但是上一截爲始下一截爲終始是知終是行○蒙引智者知之所及謂知之所到處也聖者德之所就謂行之結果成就也知與行是用工名目智與聖是知行之已成名目○輯語凡樂皆有始終惟金聲玉振爲衆始終之始終凡聖人皆有智聖之事惟孔子智聖之事能包涵羣聖八智聖之事○智字要見全覺意聖字要見全體意方與三子一偏之聖相懸○南軒張氏曰條理云者有倫序而不紊之謂

始條理者析衆理於毫釐終條理者備衆理於一貫○說統聖人之心至虛至靈萬理畢照辨而明之周於事始故曰始條理聖人之心至神至化萬變周流默而成之徹於事後故曰終條理○集解智聖始終在孔子亦非眞有先後就其一時徹始徹終有開端諸極之別耳○始條理終條理三字須一連說條理離了始終則無以爲綱紀而統貫之始終而離條理則與綱紀就貫箇甚惟聖人義精仁熟爲能統貫條理而始之終之○按智之事是言孔子智分上事聖之事是言孔子聖分上事或泥事字認作工夫南軒因以屬之學者而伊川亦以孟子爲學者言不敢截○文集孔子之謂集大成以樂譬之也集大成也者以下以樂明之也金聲之變無窮玉聲首尾如一振之者振而節之猶今之樂有拍也凡作樂者始以金奏而後以玉振之猶聖人之合衆理而備於身也條理衆理之脉絡也始務其然而縷析分毫者智也終備於身而渾然一貫者聖也二者推孔子全之三子則始不盡而終不備也○金聲或洪或殺清濁萬殊玉聲清越和平首尾如一故樂之作也八音克諧雖若無所先後然奏之以金節之以玉其

序亦有不可紊者焉蓋其奏之也所以極其變也其節之也所以成其章也變者雖殊而所以成者未嘗不一成者雖一而所歷之變洪纖清濁亦無所不具於五一之中聖人之智精粗大小無所不周聖人之德精粗大小無所不備其始卒相成蓋如此此金聲而玉振之所以譬夫孔子之集大成而非三子所得與也然即其全而論其偏則纖而不能洪清而不能濁者是其金聲之不備也不能備乎金聲而不遽以玉振之雖其振之未嘗有異然其所以振之者一金一闋則其玉之爲聲亦有所不能同矣愚按本文金聲而玉振之也語勢欵側金聲字微頓而字微轉玉振之之字即指上所聲而言聖由於智意即此已寓不必顯然提掇預脊末節也○說統由時而譬之集大成由大成而逗出聖智由聖智而譬之巧力又由巧力而歸重於金智意雖貫通語自次第若早洩其旨則末節不得力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前漢兒寬與武帝論封禪儀而言此必非其自言故疑其本古樂經亦此意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去聲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語類中便是中處○問孟子又以射譬喻最親切孔子是望得那準的正了○又發得正○又射得到故能中能至三子者是望得箇的不正又發得不正故雖射得到只是不中耳然不知有望得正發得正而射不至者否曰亦有之如所謂遵道而行半塗而廢者是也又曰以緩急論則智居先若把輕重論則聖爲重按此見力自不可少然本義却以巧爲重○問巧力曰三子力已至但射不巧孔子則既聖且智巧力兼全故孔子箭箭中的三子者皆中梁也○問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還是三子只有力無智否曰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則每人各中一邊緣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問如此則三子不可謂之聖曰不可謂之聖之大成畢竟那清是聖之清和是聖之和雖使聖人清和亦不過如此○問清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只觀其清和之德行之便到其極無所勉強所以謂之聖使其合下工夫不倚於一偏安知其不如孔子也曰然更仔細看○文集至中固不當以始終言然射之所以中者亦是其用力時中見得親切故發而能中耳發處方用得力也○愚按上文始終條理固非始無以爲終而孔子之聖非其聰明睿智何自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本節特取喻於射之妙兼巧力自是專主孔子而言○中在既至之後而所以中在末至之先與上節始終條理仍是一意但上節猶是分言本節乃合言蓋爲聖寫照巧力脈拆看不得故末句只以其中非爾力使人言下領取○存疑此是以射之中的譬聖人之全德射之中的由於巧聖人之全德出於智見得孔子之所以異於三子處由其巧力兼全聖智兼備所以聖無不全三子力有餘而巧上不足故雖能聖但各有偏而不能全也○

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語類問伊川引易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其意若曰夫子所以能集三子而大成者由其始焉知之之深也蓋知之至行之必至三子之智始焉知之未盡故其後行之雖各極其至終未免各失於一偏非終條理者未到以其始條理者已差之矣不知伊川之意是如此否曰未甚好○或問三子之偏如此而孟子以聖名之何也曰三子之聖因其氣質之偏而力行以造極卒至乎不思不勉之地而表裏洞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雖謂之聖然於孔子則有不得而班者矣蓋以孟子之言差之則金玉備而巧力全者孔子也若顏子之博於文而約以禮竭其才而不能及則金聲已備而玉有未振巧足以中而力有未充者與故以所至論之則顏子不若三子之成以

所期言之則三子不若顏子之大以學之序而論之則三子皆失其所當先故行愈力而見愈偏而顏子循序而進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惜乎早死而不及見其成耳然就三子而論之則伊尹之學又審於夷惠矣

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按總註仍歸結到聖之時緣孟子此章本是論聖聖字內原包智字到後二節乃抽出智對舉言之集註又特中明本領全在智上蓋不如此根究一番則孔子所以異於三子而為聖之時處義終未顯故語似更端在智而意指歸宿則仍還聖字分量其論智正深於論聖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錡魚綺反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條辨)如之何一問是問班爵祿之制度非問何故而班爵祿也故下言其畧亦只是言其制度而已○輔氏曰班爵祿之制此先王公天下之大典也一則以士字與天下而不敢私一則以職事與臣下分理之而不敢一專 按此等意北宮氏問中尚未之及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惡去聲 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為也 (家引)所為兼并則班祿之制有妨矣所為僭竊則班爵之制有妨矣然惟兼并則僭竊二者勢實相因○按畧字或以為闕略之畧或以為約畧之畧要之畧字只對詳字看詳者固不可得聞而畧者自不容盡泯看章內所列雖未委曲詳盡要亦綱舉而目自張不同挂一漏百亦非意為指數故趙註只主大綱言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 輔氏曰位以爵定 五等通於天下 存疑此專自為君者言上自天子下至子男皆是為君者 六等施於國中 此合君臣而言自天子之國下至附庸皆有君卿大夫上中下士也○孫疏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私為德者公也斥候於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體仁足以長人者伯也子字也字養也德足以養人故曰子也男任也任安也德足以安人故曰男也自天子至於子男皆有君道而凡公侯伯子男皆臣乎天子爵位之列自天子始所以與天子同其班出命足以正衆者君也卿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智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自君以下至於士皆有臣道而卿大夫士皆臣乎國君爵位之列自國君始所以與國君同其班○焦漪園曰天子一位節是班爵之大畧一位字極重見得位有一定之分截然而不可亂天子之制六節是班祿之大畧千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字俱重見得祿有一定之制多

不可減少不可增○(徐忠驥曰)此章須識得先王規模着不得三代以後語照去籍皆作防微杜漸看不知君尊臣果實自秦始若從帝制自為尾大不掉起見縱說得好如主父推恩柳州封建亦是漢唐以後局面須知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原是天秩天叙天子不獨貴庶人不獨賤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有君不可一日無臣其間星羅碁布設官分職自有中外一體上下一德氣象此乃先王天下大公定制並無猜嫌防弊私見莫向權術中覓生活○(輔評)聖王制度皆本天秩之自然以為節其理當如此不從勢力相制起見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聖人意中原無私為子孫世世為天子之謀雖上下相馭之道未嘗不在其中然非其本義也若為子孫謀從勢力起見斷無出於廢封建為郡縣者矣然秦以後有天下者反不及三代之長其子孫受禍亦慘於三代之革命而儒者猶言封建不如郡縣並誣三代聖人之制亦從勢力相駕馭上商量豈不悖哉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本節班祿之制通於天下者○輔氏曰田以祿分○或問孟子所論班爵諸國之制皆與周禮不同何也曰是不可考矣蓋自孟子時已無明驗而周禮後出又有不可盡信者是以諸儒之說紛然而卒不能得其正也○蒙引地方千里言其地方有千里也方字帶下不屬上觀公侯皆方百里文意自見○說統上節說天子一位便見名分凜然不可奸此節說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便見大小截然不可借○集解千里百里此舉土田之可以授民耕種以出賦稅者山川林麓不在內至如顓臾在魯地七百里之中齊有東至海西至河之說皆以方伯連帥之職所管轄之廣而言即如顓臾自是一箇附庸之國可作魯之封地論乎○公與侯爵異而祿同者外藩侯最尊亦侯最大而公乃天子所特設之爵以待賓王者故周制惟宋杞公外此雖勲戚如太公王親如魯衛皆侯爵也天子千里諸侯百里此即君十卿祿之意既不得降侯從七十里而專以百里處公又不得更加於百里之上以與公而以百里待侯故皆方百里爵雖異而祿則同也至於子男位同則祿亦同又無論矣

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按書傳民功曰庸既通姓名於天子則亦未有不考其功罪為黜陟者本註雖以庸為通然自可兼訓功字之義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春秋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趙氏悳曰邾附庸之國未得列於諸侯故書字以別之中國附庸例書字夷狄附庸例書名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此班祿之制施於天子之國中者下三節則諸侯之施於國中者○或問畿內受地之制其有稽乎曰周禮所謂公邑家邑小都大都者是已而王制亦有天子縣內諸侯之數但其多寡與周禮復不同耳曰陳氏以為王之子弟及公卿以下其官不少也皆受地如列國之君則千里之畿有所不容矣亦視此以為升降非必盡如之也此說如何曰以周禮考之其制亦與孟子不同然大都則方百里而小都亦五十里也但王制以為天子縣內諸侯祿也則國不繼世而食之亦無嫌於不容矣其據土以傳世者殆周禮之末失與○趙氏曰食采已於畿內祿之多少以外諸侯為差不言中下士視附庸也○說統受地云者視其所食之祿以地為準非受之以國也○集解古者諸侯入為卿士卿士亦出為諸侯其分本相同況諸侯捍禦於外王臣輔治於內其功亦相埒故受祿應相等不言公者公侯皆方百里外之公從侯則內之公從卿可例推也○合訂重王臣固以尊天子然亦是體統合如此亦是天理分上事非有防嫌猜忌之私心惟恐有尾大不掉之患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

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淺說徐氏說君卿大夫士田許多畝可食許多人者只是據孟子下文一夫百畝上農夫食九人起數耳按此亦儘可得田畝人數之槩大全所載詹氏以開方法計之一條太瑣悉難據故不載○語類問天子六卿諸侯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孤卿

一國之士地爲卿大夫士分了國君所得殊不多曰君十卿祿祿者猶今之俸祿蓋君所得得爲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饗交聘往來又別有財儲爲公用非所謂祿也如今之太宗既有料錢至於貢賦公用又自別有錢也○集解上文公侯皆方百里三句已是爲國君制祿但只大槩說此則條分君與臣之祿見等各不同看開首提大國地方百里句見君卿大夫士以下之祿皆取給於其中君十卿祿乃正言國君之祿也卿祿四大夫方正說卿祿大夫倍上士三句亦然同祿句亦正說下士之祿足以代其耕足上句意代耕只就下士說蓋本文其字屬下士不屬庶人在官庶人在官解在末節不得預古徐註田百畝三字亦是從上面二百畝大槩說來其實下士雖列爵於六等之內爲已仕之臣亦祗有祿無田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與庶人在官者無異故朱子復詳於自註下

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周禮〕天官冢宰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一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府治藏史掌書胥徒民服徭役者○〔語類〕問府史胥徒不知皆民爲之抑別募游手爲之曰

不可曉想只是民爲之然府史胥徒各自有祿以代耕則又似別募游手矣以周禮考之人數極多亦安得許多閑祿給之某嘗疑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蓋左氏所紀當時官號職位甚詳而未嘗及於府史胥徒則疑其方出於周公草定之本而未經施行也使其有之人數極多何不略見於他書如至沒要緊職事亦設人甚多不知何故

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按〕士之無田上士中士皆然而集註却主下士說明其所以與庶人在官者同受祿於上如田之入也但下士自爲一等班行當以百畝食九人爲率方合中士倍下士之數徐註連下至五人三字則預煞末節而言蓋末節以是爲差自單主庶人在官者未嘗兼爲下士說也○〔說統〕身不能自耕而準之以祿必使其足以代耕而後可足以字當味見先王體恤意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通〕氏曰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蓋卿以上其祿寖厚苟不爲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浸薄苟爲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也○〔蒙〕引可殺者損有餘之意不可殺者體不足之意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

耕也

二卽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集解〕十倍者不可減一倍者無可減惟四倍三倍者則可減且卿祿不減則大國次國小國之君所謂十卿祿者竟是一樣無分別矣故卿祿必有四大夫三大夫二大夫之別從此推上去才見君祿各有不同○國遞小則事亦遞少卿之僚役家屬與交際往來之費亦當遞減此其所以次國三之小國二之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食音嗣〕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存疑〕糞多力勤重在力勤益糞所以多以其力勤也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語類〕問百畝之田可食九人以至五人此等差別是地有肥磽耶抑糞灌之不同耶曰皆人力之不同耳然亦大約如此祿有此五等之祿故百畝所食亦有此五等○〔存疑〕農之五等以力之勤惰而分官祿五等以事之煩簡而分○〔徐莊〕庶人在官如府史胥徒職有大小權亦有輕重事亦有繁簡故祿亦有多寡而以農之上中下爲差也若才有稱否力亦有勤惰則先王已取不才而惰者黜之矣豈有更差以祿之理○〔徐思曠〕曰看末節乃知先王大經大法中仍極至纖至悉此皆天理人情中斟酌得一毫不苟方是不泄邇不忘遠詳略經制不是疎節闊目後世立法無詳於上而畧於下非先王以勞莫食之道也若以爲勸能防貧撰好嬾弊又是蘊氏父子議論矣○彙

〔語〕爵祿從上看來以推到庶人仕不知從天降下民看來其義原從庶人說直推到天子仕耶天子亦代耕之極地也○天生蒸民但合一夫百畝特人各致其能以相生故有君卿大夫士之祿其功大者其食倍皆所謂代也節首耕者二字原從上文代耕字生來○〔稱言〕食五人以上只解一耕字末二句只解一代字庶人在官者之才苟能理經使之耕必爲上農不食以九人不可也才堪任使之耕必爲下農不食以五人亦不可也本節正意只如此至井田封建相爲表裏與重農馭吏無所偏倚及推而上之等論皆餘意也○〔紹聞編〕本節言庶人在官者受祿之差不及下上想下士之祿無五等只等上農夫耳○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語類〕孟子論三代制度多與周禮不合蓋孟子後出不及見王制之詳只是大綱約度而說〔按〕此所云王制乃指周初王制而言若今禮經所載之王制則出自漢儒手又後於孟子矣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傅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紹聞編〕周書分上惟三與孟子合南軒謂當以孟子爲正集註引程子謂禮書難盡信此爲定論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慶源輔氏〕曰兼夫有與恃二者之意方謂之挾但有之而不恃則未謂之挾也○〔新安陳氏〕曰有挾則取友之意不誠賢者必不與之友矣三者之中挾貴尤常情所易犯下文四節皆不挾貴者但有小大之差耳○〔翼註〕友其德也一章大指末節尊賢正應此句賢即德也○〔徐思曠〕曰說箇友德便

見天子諸侯大夫一箇少他不得末世上驕下諂皆從勢利起見而友道遂絕提出不挾二字正拔本塞源之意○〔說統〕人惟能不挾者方可與論友亦惟能以德爲友者自不可有所挾故本文三不挾下以一友字煞友其德也句下復以不可有所挾我大旨歸於友德而首尾却以不挾相迴環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蒙引〕此條不必以獻子之忘勢

與五人忘人之勢相對說當士獻子不挾貴說蓋獻子所重五人者在於忘人之勢此正所謂友其德也則獻子之不挾其勢彰彰矣○愚按本說獻子不挾却從其友之不有其家看出而五人之不有其家却正從獻子與之友看出末二句又忽作反掉正見五人之不有其家正見獻子之所以與之友一正一反都從對面寫照按之只一友德自然不挾却不作一直寫語純以虛景於無可形容處作形容須得賓主歷然才見語言歸宿○〔或問小註〕獻子是主五人是賓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費音祕般音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係辨〕

蒙引謂不必以所師所使皆爲友愚意師亦是友德分內事看後說用上敬下謂之尊賢可見但事我句是帶說耳然不敢以王順長息與子思顏般並列則尊子思顏般之德而友之亦可見矣○愚按事我句亦非帶說觀其語勢參差乃正以事我一輩爲師之友之作襯以見對有德之士萬無可挾耳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亥唐晉賢人也高士傳亥唐晉人也高恪寡素晉國憚之平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髀痛足痺不敢伸叔向不悅公曰子欲富乎吾祿子欲貴乎吾爵子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悅乎 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按〕三則字一雖字皆極形平公之敬亥唐而復以蓋不敢不飽也一句足之以見大國之君其不挾貴有如此文勢至此一歇下乃轉身追入至處 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慶源輔氏曰平公之於亥唐則知所敬矣然不能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則是不能推廣是心以體天而治民以及於國也○西山眞氏曰天位所以處賢者天職所以任賢者天祿所以養賢者三者皆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者也而晉平公之於亥唐特虛尊之而已未嘗處之以位命之以職食之以祿也此豈王公尊賢之道哉○存疑王公尊賢與士不同者用與不用耳

國君而爲士之尊賢無復望其有爲矣曰非王公之尊賢便有下文堯友舜底意思在○〔條辨〕但以本節論引來證不挾似只重上半節不重終於此以下然不終於此乃爲不挾之至平公雖不挾乃僅終於此孟子大有扼腕意思故連說弗與共天位數句文勢一直注到堯之友舜上去矣此通兩節論而知孟子抑揚之妙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說統〕館貳室是接遇之盛亦饗舜是欵洽之殷迭爲賓主是畧其勢分忘其形迹而驩然賓主之相得○〔述朱〕四節皆爲不挾貴實証一步進一步至此節乃爲友道之極則方帝館甥

則堯爲主而舜爲賓及饗於舜則舜爲主而堯爲賓非惟略君臣之分并忘甥舅之誼而講賓主之好此爲不挾之至即爲友道之極〇蒙引天子友匹夫是爲何友其德也要見此意〇輯語天子友諸侯友匹夫猶未爲奇惟天子友匹夫遂成奇語〇愚按開頭說友德說不可有挾孟子胸中便已隱然有天子而友匹夫一段道理却似陡然說出語便驚人故從孟獻子費惠公晉平公逐層襯逐節節說到此遍到至處而以堯之友舜當之然後暢然意滿且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語極奇而義極穩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蒙引〕通章是用上敬下止是尊賢其言用下敬上而貴貴者主意在其義一也

〇〔顧涇陽曰〕章內側重不挾貴說然貴貴尊賢義實相成故末節補出貴貴一層陪起此聖賢立言中正處〇或問小註末一節是論友總結體貴貴二句須切友字講〇〔條辨〕合下是箇貴便當貴貴合下是箇賢便當尊賢就本分說自有義在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則尊賢之義似不敢貴貴之義或有疑其不一者故斷之以其義一以見不得重貴而輕賢爲當時挾貴而不友德者下針砭語平而意自側

〇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詘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四書通〕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詘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易之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即中庸所謂朋友之交也孟子言性善必稱堯舜既稱其盡君臣之倫又稱其盡父子兄弟之倫此則又稱其盡朋友之倫朋友人倫之一非如堯之友舜不足以爲朋友人倫之至〇〔按〕總註結出友以輔仁此正是友德源頭不挾貴骨子〇

〇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精言〕幣帛物也禮儀儀也便函交以道二句在內〇〔條辨〕以禮儀幣帛相交際便是有下交愛賢之意萬章必問其爲何心者蓋已逆探其爲不義之物而見其爲虛文假意耳故下以爲當卻而不受〇眞因之曰交際何心之問便道是未必好心孟子曰恭也便道是一團好心此雖開端之辭便已各露大意〇交際即暗指諸侯說〇〔蒙引〕此章之言萬章始終以爲當卻孟子始終以爲可受蓋仲尼不爲已甚之學而其義之精則在走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一條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劉上玉曰〕卻之卻之卻之之堅也

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說統〕何哉語氣承恭字來章之意以爲交際既是恭辭讓亦是恭如何卻便爲不恭此是辨其當卻意

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之爲不恭也〔新安陳氏曰〕君計其物之初得合義與否而酌其辭受〇受其合義者則卻之者必以爲不合義也有此心非恭矣〇〔愚按〕只看他而後受之便心心念念有竊計其不義之意在就此遲疑猜度縱使勉而受亦非尊者之所堪到得不受則不恭之情狀益暴露而無餘矣故自交只消說得一面集註必補出兩面則其義乃愈顯耳〇〔說統〕卻之爲不恭泛說別人說他如此以是爲不恭即就卻餽者自家見得如此〔愚按〕未有自家見得一加此而人不以爲如此者須并與說到方是對付何哉一問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

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閒
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御之如此可否
或問小註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此是根上一轉語
邪愿按所謂根上一轉者乃謂轉出他辭也蓋萬章疑孟
子謂義而後受不義則卻是直以不義卻之因致不恭之
誚故請更以他辭無受則既不顯彼之不義而我亦不得以
全其操如此未爲不可語氣乍看似從辭卻轉出心卻細
接只是就辭卻容帶心卻轉出他辭請字一直貫下無以
而以相爲呼應中間其取諸民之不義也只
是槩括上文語切莫因此模糊致隔語脉
交以道如餽
贐聞戒周其饑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
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存疑交接只一般道是大綱禮
是節目亦有合道而不合禮者

此道與禮之分也○邱月林曰以道是有名非無處而餽
以禮是有儀文非儀不及物也○孫辨交以道接以禮只
就當下論何必更論其物之所由來拈出孔子爲禮義中
正之準則是一章喫緊意思○紹聞編恭者交際之心可
受不可受者交際之義交以道接以禮斯孔子受之則辭
受之權衡也度其取之不義而直拒之則絕彼敬賢之來
意以心卻而以他辭無受亦非我
待物之誠心二者皆有所不可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
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
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
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譈書
作憝徒對反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

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
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說統
引禦
以爲例只爲下文諸侯猶禦句理脈
斯可受禦與是倒跌語不是疑詞康誥周書篇名越顚
越也今書閔作暋無凡民一字譈怨也康誥凡民自得罪
寇攘姦宄殺越人
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傳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言殺人而顚越之因取其貨閔
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
卽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程氏曰古人斷獄必有教
戒之辭此言欲殺之速猶所
謂不以
聽也殷受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
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考姑

闕之可也趙註謂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
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仁山金氏曰舊說
亦自可通蓋殺人而奪其貨人所共惡於法皆不待教而
誅者也此法殷受之夏周受之殷不待辭說今尚明烈則
禦奪之貨如之何其可受乎按此用趙註視他說較可通
語類中一說殷受夏周受殷言受天下所不辭於今爲烈
是暴烈之烈亦或問所有朱子
以爲亦覺費力不若闕之之愈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
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
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
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
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
扶較音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爲眞盜其謂非有而取爲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眞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或問甚問充類至義之盡如何非便以爲眞盜曰此正言其異非言其同也稱語本句解猶盜之云言外見非盜之義○說統猶禦數語見章發問本意指諸侯暴征橫斂說然加一猶字便已見得非眞盜矣子以爲有王者五句不是爲諸侯分解只是原理原法見得諸侯非禦得

之貨不害爲可受耳法與義雖是二項却相承說言以法而例論之固未同於盜以義而極言之方似於盜若無常論諸侯畢竟不是盜也○稍言夫謂非其有數句正見取非其有原非眞盜所以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也上下兩層只一意○集解集註非便以爲眞盜正充類中透骨語充者推而滿之之謂盡論義到盡頭自是不可一毫妄取於人故才取非其有便有妨於義使有類於盜若不推勘到此雖同爲不義之類而義中輕重大小自有等級不得比而同之諸侯畢竟不是盜也然無分別義有差等自是盡情推勘不得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爲不可乎按此處引孔子事較前変以道接以禮又放下一格見得聖人不爲已甚雖世俗所爲未嘗有心示異況受賜不同獵較亦何爲不可味本文猶字亦況字所以深曉萬章也蓋萬章本意原非責備諸侯之猶禦只責備君子不當因禮際之善而受猶禦之物孟子之意固是平心以開繹諸侯之非盜却正據理以申明君子受賜之未爲不可看而況受其賜乎正緊對上文

斯可受禦與及本節敢問何說也反覆切論之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集解獵較是舊俗孔子亦獵較只聽曾俗所爲非必自同獵較也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從趙註則較音角乃角逐也角以方獵之時言從張註則較音教乃比較也較以既獵之後言但較奪禽獸以祭正與下正祭器相應自從趙註爲長張說亦可叅用○愚按以上論君子處辭受之義所以答萬章交際之問至此已畢下特因論孔子獵較而有事道及爲之兆之說意實不與交際相蒙講章必欲前後牽合竟似君子意在行道一交際問便思所以爲之兆者夫豈食周旋之細豈盡關身世廢興而君子乃如此縈心則枉尺直尋將復何所不至此等說數害道不小宜痛闢之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

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按集註特下因孔子事四字便見得非關論交際本義矣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集解此節三問三答皆因孔子亦獵較句生來但問答俱一層脫一層不必牽合前文到末節際可公養才回顧交際本旨○非事道與一問意跟獵較然須渾說爲下有奚獵較一問在兩問總見孔子不當從俗意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

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集解〕先簿書二句見孔子正本清原本領與陰移默奪妙用先字重看先是未獵較之先貫下二句上句器有常數是大綱下句實有常品是節目獵較正欲其多而貴其異器有常數則所用之器物不多實有常品則異物又在所不用矣故獵較將久而自廢也是不變俗之中自有陰爲變之者在簿書是載祭物之書祭器如簠簋俎豆之類四方之食即獵較之物供簿正供簿書所正之祭器也

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語類〕事之端猶縫罅也〔愚按〕端如言端倪

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翼註〕當時疑夫子之道當年莫究累世莫殫畏其難行使孔子因獵較一事不合即去則人終不知聖道之果可行覺其不近人情而益重疑畏矣故不去而留身於魯正欲以其隨試輒效者示人以吾道可行之朕兆也〇〔按〕爲之之字指行道爲字見聖人深心處凡其仕魯時所行者皆是不專主不改獵較言然本文却是因獵較而

辯論及此正不可脫

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集解〕兆足以行是就道朕兆上見道之可行即下文所謂見行可者而不行謂人知其可行而不竟其行也而後去言不輕去意是以未嘗終三年淹乃見其去之未嘗不決但此句却是推開泛論不專指仕魯言〇涵節後兩重問答即首重問答意爲之兆因事道也不行後去亦事道也若認作委曲隨俗便失之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衞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衞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慶源輔氏曰〕見行可庶乎道之行也際可適其禮之宜也公養受其養之義也

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語類〕問孔子見行可之仕於定公而言桓子何也曰當時桓子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之相皆由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問墮三都季氏何以不怨曰季氏是時自不奈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及既墮三都而三桓之勢遂衰所以桓子甚悔臨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不終治者由我故也又曰三家後來被陪臣撓也要得夫子來整頓孔子卻因其機而爲之如墮都一事若漸漸掃除得去其勢亦自削弱可復正也孟氏不肯墮成遂不能成功〇〔精言〕魯所以弱者以三家有三都藏甲故也而家臣之叛亦即以此故用孔子以制家臣使之墮都出甲還陪臣之權於大夫季桓子之見也而制家臣即以制大夫還大夫之柄於諸侯孔子之見也見行可謂於此機會中見其道之可行耳墮都出甲復君十卿祿之舊使之均和而安則安魯未嘗不即以安三家所謂道之可行者此也其終不行而去則天也

衞靈公衞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按〕集註又下一因字可見後二節只是牽枝帶葉而言

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此徹上節〕而於衞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此并徹通章〇〔新安陳氏曰〕以此釋際可公養之仕與章首本意有照應有收拾〇〔精言〕際可公養之仕即前交以道接以禮斯孔子受之意故集註以爲此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〇〔說統〕論仕之義即行可已非正局謂其道不過畧有可行耳乃孔子在當時行可之外有際可又有公養則今時諸侯苟善其禮際猶夫際可公養之意君子受之亦猶夫孔子仕際可公養之心何必固卻以甘蹈不恭之咎哉〔愚按〕到此就際可公養上廻應前文自可若於前面講交際處便說爲仕進之地則於理體俱失之矣〇〔徐思驥曰〕吾最怪交際亦是行道此論與而借于謁以行私者多矣要知此章只論交際非論行道也又曰事道二字原爲獵較辯耳於交際何妨若說吾道難行不妨受其問饋往還使時君見其平易近人以啟向用之機則與納交於瘠疽侍人何異不

止枉尺直尋矣。此皆權術作用。以小人之心窺君子者也。須知交以道道字與事道道字原不是一樣。按此條痛闢時說極爲透快○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爲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辭受爲主進退只帶言　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强爲之說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養並去聲下同

仕本爲行道。逆透末句下文節節提照道字　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爲祿仕者如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新安陳氏曰下二句不過譬上二句所以下文不復言此○蒙引此

章爲當時有爲貧而苟祿者發不知高官厚祿非爲貧之具也既是爲貧便自有爲貧者所宜做得官豈可苟哉○又千子曰此章爲亂世之君子而言也度天下必不能用我立人之朝而道不行只得爲貧而仕○條辨此章自是論爲貧之仕仕以行道固是正論然士君子不得志於時而家貧親老不得不爲祿仕則爲貧而仕亦自無妨居卑貧而能盡職雖無與於行道之事而吾之道自在君謂孟子單爲立朝不能行道者發彼無恥之徒本不知道爲何物無所爲道更說甚不行須知爲貧原不必諱只是時當如此行道之時自行道爲貧之時自爲貧行道而假之以爲貧則絶無道爲貧而道雖不行未嘗無道在也

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此貧字與上爲貧貧字稍異上是家貧此是祿薄　蓋仕不爲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按集註提掇道字不但爲末句理根却正

坐實爲貧者無容有奢望之意○辭尊居卑正所以辭富居貧也二句不平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託

柝夜行所擊木也、易擊辭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蓋爲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爲所宜居也。新安陳氏曰卑官雖無行道之責薄祿亦無苟受之理○按辭尊居卑二句與上節只一樣必疊言之以起下二句者蓋卑貧亦儘有不同既是辭尊富而居卑貧則必於卑貧中擇其最卑最貧其職易稱者居之方是爲貧者所宜語意較上節又跌進一層喫緊在宜字○翼註抱關擊柝亦不限定爲此官只是舉似以見其爲卑貧之極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爲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或問小註前三節章意已盡下

只引語推原耳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烏僞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精義或問伊川曰聖人有爲貧而仕者否先生曰孔子爲委吏乘田是也又問或云委吏乘田非爲貧爲之兆也先生曰委吏乘田却不是爲兆爲魯司寇便是爲兆先生因言近然有人以此相勉某答云待飢餓不能出門戶時當別相度　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見論語序說○或問小註會是總計計是分計　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爲賤官不以爲辱者所謂爲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蒙引而已矣字正見其職之易稱也○吳因之曰要看稱職與行道原以異

處葢職大小隨在皆可以自盡道必大行須事成業濟乃爲行道故委吏乘田職已盡而道不行〇輯語仕原主行道爲貧而仕者仕之變而行道之體用未始不在其中人講兩而已矣語意直是輕忽不如事有大小道無大小會計當牛羊茁壯長此中正有絶大本領在而已矣豈是苟且了得〇翼註玩而已矣若曰今吾之職不過如此而已外此別無行道之責所以可居也作不敢曠官職似高於而已矣字不醒〇愚按就聖人分上看所謂獅子搏兎亦用全力而已矣三字煞是不苟若論孟子引言之意則而已矣只是言其職易稱與本指相閡二說以翼註爲合然輯語意正須見到〇語類程先生說孔子爲乘田則爲乘田爲司寇則爲司寇無不可者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方能行道此便是他能大而不能小處惟是聖人則大小方員無所不可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潮

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

此爲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或問小註末節只是辭尊

居卑兩句註脚按集註所以字宜着眼〇位卑者人責不加焉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姑守其職此爲貧而仕之法也不若夫立人之本朝則當以行道爲事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恥也〇語類此只是說爲貧而仕聖賢在當時只要在下位不當言責之地亦是聖賢打乖處若是合言處便須當說非是教人都不得言若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則恥矣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〇蒙引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亦正爲爲貧而仕者發〇愚按知出位之罪則愈宜安卑也爲貧竊祿之恥則愈宜辭尊富如此看方見得兩句都是爲爲貧者說法下句乃不致別生枝節〇翼註言高不但口說便有于預意道不行不必是無才德但只是沮於時而不行便有苟祿之恥愚按此方是道不行非不行道也看首節註中道與時違便是與此相照至言高只是口說如爲委吏言委吏爲乘田言乘田此外別有指陳便是出位何待越職于預乃爲罪耶

〇尹氏曰言爲貧者不可以居尊

居尊者必欲以行道按居尊者必欲以行道正見得爲貧者不可以居尊也〇徐思曠曰此章葢爲爲貧而仕者發首末二句正以立箇大防我有負郭田二頃安能佩六國相印乎此時仕者大槩爲貧而出取了尊官厚祿竟不如行道爲何事故云然但此法一開千古仕宦捷徑與大老衣鉢皆託爲貧矣方知孟子此言直是千古良劑〇語類問位卑而言高罪也以君臣之分言之固是如此然時可以言而言亦豈得謂之出位曰前世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耳若是明君自無壅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然豈可不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如史記說商鞅范雎之事彼雖小人然言皆有序不肯妄發君子之言豈可妄發也某嘗說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看有甚事都一齊說了宜絳灌之徒不悅而文帝謙讓未遑也看他會做事底人便渺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規模逐漸做將去所以所爲皆卓然有成這樣人方是有定力會做事如賈誼胸次終是鬧着事不得有些子在心

中盡要迸出來只管跳躑爆趠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馭他不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爲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按此條無關本義然讀之可以增長器識故錄

〇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記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寓寄也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慶源輔氏曰諸侯之視諸侯雖其爵有五等之殊然其實則皆國君也且本有爵土不幸出奔而來適我國則其國君以廩餼之是乃禮之所宜也故可受而謂之寄公若士之於諸侯則有尊卑貴賤之不同又本無爵土豈可自比諸侯故必仕而後當賦以祿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按萬章問君餽之粟從上士之不託諸侯轉出而孟子答以君之於氓也固周之以見士之特自比於氓而受君之餽亦猶受君之周於義固有可處也禮以守分言義以處事之宜言總見士無所於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按賜之則不受又從周之則受

轉出、俱萬章善爲推論處。○〔新安陳氏曰〕未仕爲民旣仕乃爲臣方爲民可以受無常數之周未爲臣不敢受有常數之祿士之自處當然也。○〔說統〕託餽賜三字宜辨餽無常數賜有常數註已明若託與賜亦相近但託是自我而託乎彼其意倨故曰不敢以名分言。而不敢上同於君。賜是自彼而賜於我雖不嫌倨亦曰不敢者以職分言。而不敢混同於有位之臣。○〔述朱〕前三節是士之自處不惟不敢比諸侯受託。亦不敢比常職受賜。雖自儕於氓而不爲屑後三節論君之待士。不惟能養。又貴能舉。雖如子思麾繆公之使而不爲傲。如舜受堯之上位而不爲泰。在士宜守禮。在君宜重賢。要看他錯綜變化、逐節推求處、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摽音杓。使去聲、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摽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己也。分明示以使己拜受之勞然此處且含糊說方留得下一節子思以爲鼎肉二句地臺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按萬章可常繼之問方疑餽之未必能繼也而不知常繼自有其道不然亟問亟餽。非常繼乎而子思不悅以非其道也。○〔新安陳氏曰〕上之自處固如上文所言。然君待士則有養賢之禮爲繆公餽子思使一一拜受餽之適以勞之非禮也。○〔說約〕於卒卒字自臺無餽也倒看出若子思不麾、餽固未有已耳。○〔焦漪園曰〕前此還望穆公之悔悟卒之一字、可見聖賢發之不暴處稽首再拜聖賢終是何

等氣象。○〔按〕自是臺無餽、繆公但知子思之不悅而究不知其所以不悅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況又不能養乎。〔蔡解〕不能養便含不知繼粟繼肉之道於使之僕僕亟拜終自是臺無餽兩層俱在其中上帶不能舉說亦便有堯之於舜一節在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說統〕章疑不餽不可而常餽又不可、故有何如斯可謂養之問初以君命將之、所以重賢後不以君。命將之、不敢勞賢子

思三句是推當時餽之意以見所爲養賢之道○係辨粟肉曰繼只是不合屢之意聽賢者所需而不限一定之數前有常數者謬也○精義楊氏曰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爲獻主說者曰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曰是不然此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禮受爵於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爲獻主而王不自獻酬焉是乃所以爲養君子之道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義也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下女字去聲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慶源輔氏曰堯之於舜則尊賢之極養賢之至悅賢之周也○說統以上只說箇養君子之道尚未及舉

故又引堯之能養能舉者而結之以王公之尊賢能舉乃成其爲養能尊乃成其爲悅只是一意○上位只說爲相所爲共天位也○吳因之曰繆公兩節不重貶繆公之非只因繆公以示養賢之則王公節亦不重贊帝堯之盛只因堯以示悅賢之極○按後三節只說君之待士而士之所以自待愈不容於或苟可知矣須𢌞合前文不得判然劃作兩截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贄同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新安陳氏曰市井草莽之臣與詩率土莫非王臣同未仕之臣也傳質爲臣乃已仕之臣也○說統臣字極是庶人自稱說名雖爲臣實則皆庶人也問答意皆即指士而言禮只是安爲下之分自重抗節意却在下文不往見義也內然循禮處即是義安義處亦是禮○不見諸侯兼未召不求見既召不往見○紹聞編庶人不傳贄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此一句已答盡下因萬章有往役不往見之問而答之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剖析得斬然分明禮義二字是一章骨子○章末義路禮門正相應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精義呂氏曰人不我知則賤當役貴君子不恥役而世人恥之人知我則不肖當事賢君子恥見之而世人不恥也進退去就之義孟子論之曲盡矣聖賢之

所守蓋如此○說統以分言曰庶人以德言曰士往役則爲庶人之分往見則失士人之節此義不義所由分也上曰禮此又曰不義蓋不守禮而往見便是不義故集註仍以士之禮言下文俱是明往見不義之意○翼註只在註一召字生出下面許多議論全在彼不可召上見我不可往○蒙引此士字乃繆公所云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之士與下士以旂士字不同蓋一是未仕一是已仕故朱子於彼處註明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爲並去聲

朱子曰賢與多聞細分固當有別亦不必深致意○南軒張氏曰在我當守庶人之分在君則當隆事師之禮○愚按節首且字即承上不往見義也跌入言無論士不可往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知君之所以欲見則知君之

不可召士知君之不可召則知士之不可往矣士屈於不知巳而伸於知巳故即就他欲見心事折之○多聞與賢萬章亦隨意舉似孟子即就他作兩重折辯正深見其不可召也須知是就一人疊說下文德字自兼賢與多聞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蒙引〕繆公亟見子思其詞驕故子思之答其詞抗○〔集解〕事之云乎是子思述古人之言豈曰友之云乎是子思因古語以折繆公之言下乃

孟子推明子思不悅之意豈不曰三字直貫至奚可以與我友以位以德不是平列較量之辭蓋曰以位是全不論德臣何敢與君友今既曰友是即以德論矣既以德則子直事我者耳奚可以與我友是子思明以尊師重道曉繆公也觀乎此而士之不可召益見矣千乘之君以下就繆公推開言之仍歸本指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

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存疑〕以其所有事者招之也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旃質素無文猶庶人之未有文采也士謂巳仕者交龍爲旂龍能變化猶士之能變化也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旌以文采往至大夫則變化而成文采矣古人之招各有意義〔說統〕通節以虞人爲主備言之以明旌之不可槩用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正解〕招之則來麾之則去者惟不賢之人則然耳召之便是以不賢人待之故曰不賢人之招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說統〕庶人豈敢往哉一句從虞人上推出妙於覆舉上文下又添此一層況乎字乃越跌得醒○〔述朱〕以貴者之招招賤者是過其分故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是屈

其節故不可往此照跌宕分出賓主輕重文法最妙○〔條辨〕引子思一段重君之不可召士故曰而況可與引虞人三節重士之不可應召而往故曰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事雖兩引而意實一串總見君之不可召士而士之不可往應其召所以明往見不義之指也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

詩小雅大東之篇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其首章曰有饛簋飧有捄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爲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

之義慶源輔氏曰以周道爲君子所履証義路爲君子所由(按)小人所視只帶引然因此正見君子所履爲要

○(解語)章意重義字義之所出爲禮非二道也上文從門字蒞人易認禮字爲重引詩却只說義故註云證能由是門路之義○夫義路也四句緊承欲入閉門句生出不是辨讀君子正是責重諸侯君子所以不忌正爲諸侯不以義禮耳此正對會不見諸侯何義一句討意嚴按不以其道其字卽指定賢人道卽禮義是也卽此便可見責重諸侯意○能由出入都在平素學術上講不專指見君見君禮義從此出耳○(精言)去就正禮義大關頭能由出入自須貼切章意○兩是字要着眼○(語類)問孟子所以出處去就辭受都從禮門義路推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做出曰固是不出此二者然所謂義所謂禮裏面煞有節目共中毫釐必辨如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便都是義之節目如云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之類都是禮之節目此便是禮以君命將之使已僕僕亟拜之類便不是禮又如於齊王餽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這箇都是則

都有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一都要合義所以易串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無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或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刃快劍相似迎刃而解件件都作兩片去孟子平日受用便是得這箇氣力今觀其所言所行無不是這箇物事初見梁惠王劈初頭便劈作兩邊去(述朱)此條方括盡能由是路出入是門底作用不論大小精粗經權常變無一不是義禮正如道路一舉足而不可不由如門戶一出入而不可或離然則當時諸侯必如何方得見在他國則徵聘在本國則就見非是則皆不以其道耳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發)然則語氣萬章非是疑孔子之非乃仍疑不往見之未爲是也孟子索性與他揭明當仕之不能不應召乃愈益見未仕之必不可應召蓋當仕有官職則非若市井之臣草莽之臣矣以其官召之則非比以其多聞召之以其賢召之矣其不容以彼例此只二語已斷盡故節看似文外餘波實乃箇中要㫖宗

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焦漪園曰)禮義無定體亦無定用爲士時則以不赴召爲禮義居官時則又以赴召爲禮義此正是時中之道故曰孔孟易地則皆然

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爲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按)通章論士不可往見而士之不可往却轉從君之不可召透出前二節以分言自且君之欲見之以下六節以道言以分言卽公孫丑章古者不爲臣不見之意以道言卽陳代章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之意然論分意輕論道意重故以義路禮門作通章歸宿末節掉轉不傳贄意首尾相應則論分亦歸論道而不往見之意益明矣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

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也(或問小註)取善是一章大旨友者取其善也○聖賢論友自以切磋觀法爲本取善是友字神理○(新安陳氏曰)廣狹有異勢而善無異理友也者友其善也善之所在聲應氣求自有天然不容不合者而非可以勉强合也(按)三斯字當如此理會○(紹聞編)已之善蓋於一鄉蓋於一國蓋於天下是名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此以進善言而有高下也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此以取善言而有廣狹也要看盎字與盡字其進善也而取善益有地其取善也而進善益無窮故曰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上善士以本身地位言下善士以一鄉同類言要看得活非謂必善盎一鄉後方可取友亦言若無盎一鄉之識見器量則無以盡友其人爾既有是量

則同志相求交脩以進寧有窮乎故尨不可不親仁取友必盡一鄉之善若自以爲足而不資之人則可止於一鄉之士而已一國亦然至於爲天下之善士則地位儘高然猶以爲未足以善至於古聖人而始爲至也○〔輯語〕此章不是推廣交友正極言取善之法節節說自己分量識見恢廓上去○〔徐蘐〕全是要萬章先定自家之識見品詣自家到得那一步才友得那一步不然我先識不得他他亦不屑與我友我如何友得註所謂資彼者就諸我之高下言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精義〕尹氏曰頌其詩讀其書而不論其世則知之有不能盡是以論其世也言士友古人須當論其所遇

之時如何不可一概而論也○〔補言〕頌其詩讀其書不是至此才誦讀註中既觀其言下一既字分明頌讀是一向事特不可不於此中下知人工夫耳○〔說統〕論世亦在詩書頌讀上番究只是敎他於誦讀時加一段揣摩工夫不離詩書又不泥詩書○〔徐儆弦曰〕古聖賢在千載之上邈不相接若不於其世上討論無以知其爲人之實只紙上頌讀何益尙論者正欲得其人之所以善以資吾心之善也○〔輯語〕頌讀論世總以求古人之善耳非謂通達上下時勢也尙友只爲明善

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

〔尹氏曰〕是尙友也言所友毎愈進而愈上也○〔南軒張氏曰〕毎進愈上所見者愈大則所取者愈廣○〔平春宇曰〕總見善量無窮愈進愈見不足故章內未足二字是關鍵○紹聞編尙論古之人如孟子言必稱堯舜乃所願則學孔子之類頌其詩讀其書因言以求其心也又以欲知其人尤當論其世而詳考其行事之迹由乎于載之下如身在其時見乎千載之前如事在於己則我之心卽古人之心古人之心卽我之心如此方是尙友不然雖讀得唐虞之書而我之身却只是今時人安可爲尙友也○論其世知其人則我能爲古之人矣能爲古之人則可以與古人友矣〔按〕此義亦與首節三斯字相關照○李安溪曰萬章好論古而大抵博觀雜取未能質之於理以得古人之用心故孟子告之以爲須此等人才識得此等人今人論古大槩如矮人觀塲莫知其悲笑之所自故惟古人能知古人亦如前之取友云云也作尋常論友便不切〔按〕此於常說之外另出一見地於章首孟子謂萬章之意乃非泛然故探入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

〔新安陳氏曰〕古人所謂親戚並指天屬之親

葢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或問〕孟子所謂易位者言其理當如是耳世或疑此言有以啟簒奪之禍者則孟子豈不嘗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乎若三仁之事則比干箕子固有所不及爲若微子之去亦或其勢之不便也然觀其引身而去以全先王之祀則其計慮亦豈苟然者哉若其力之可爲則伊尹霍光固以異姓之卿而行之矣況有骨肉之親者乎○〔精義〕問孟子此言豈不起後世强臣擅廢立之事乎〔尹氏曰〕孟子此語所以警戒齊王聽諫欲其必聽故其言深切〔或問〕論之曰如此是初無此理而孟子虛說此言以脅其君也其亦不然矣○〔翼註〕問卿是問爲卿之道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西山眞氏曰孟子反覆二字最宜深體前世人臣固有見君之過失姑一言以塞責者曰吾亦嘗諫之云爾諫而不從非吾責也此其用心既欲苟全爵位又欲厭塞公言張華之所以見屠於張林而不能以自免也必反覆而諫諫而不從則去此人臣之正法孟子之言胡可易哉〔按此條專論異姓之卿若所論貴戚易位之事眞氏直以爲後世不得行故不載〇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疏不

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新安陳氏曰親者可以行權疏者惟當守經〇慶源輔氏曰集註守經行權尤足以補孟子之說蓋行權者非至於甚不得已則不可爲守經者則日用常行而須臾不可離者也〕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愚按諫雖有過與大過之不同而其道總歸於反覆不然一諫而輒藉口於君之不聽則易位固難免身犯惡名即去亦悻悻小丈夫之所爲耳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事載前漢霍光傳〕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十終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十一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桮音杯棬丘圓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按此是孟子論性本旨即此便已闢以人性爲仁義之非〕杞柳柜柳桮棬屈木所爲若卮匜之屬〔正韻卮飲酒器也匜盥水洗手器左傳奉匜沃盥〕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矯曲而使之直曰矯揉直而使之曲曰揉〕如荀子性惡之說也〔按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凡非天性而

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僞僞字於六書爲會意即以人性爲仁義之意也〇〔文集〕問荀子言性惡禮僞其失蓋由不知其所自來不識天命之懿而以人欲橫流者爲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爲者爲禮於是以性爲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反人之性而防過之則禮之僞明矣以禮爲僞則凡人之爲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其說又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僞之意也曰得之〇〔語類〕告子只是認氣爲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拗他方善此惟是程先生斷得定所謂性即理也〇〔蒙引〕病在爲字上子思曰率性之謂道未聞以人性爲仁義也〇告子是謂人生之初只有是知覺運動之蠢然與物同者而已及後來聖人方制爲人道以敎之却似杞柳之生初問只是根榦枝葉而已後來因人爲之巧乃成桮棬桮棬在杞柳之外仁義在人性之外〇孟子在良知良能上體驗故曰性善荀子在情欲交動處看故曰性惡依孟子說則禮樂敎化皆吾性事依荀子說是以氣質物欲爲眞性故以禮樂敎化爲僞爲也〇〔按〕義猶桮棬句陳新安謂義上脫一仁字存疑謂義字

該了仁字○輯語云先單說義次兼說仁義便是告子仁內義外根苗○竊謂此說似較有義味然在後章自是告子屢變其說此處尚宜渾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語類〕孟子與告子論杞柳處大槩只是言杞柳桮棬不可比性與仁義杞柳必矯揉而爲桮棬性非矯揉而爲仁義孟子辯告子數處皆是辯倒著告子便休不曾說盡道理○〔或問〕張

子言禮爲安佚之道而不言其爲性之有也然既爲安佚之道則其爲性之有明矣學者必以此義推之然後可以破告子荀卿之說○〔南軒張氏〕曰人之爲仁義乃其性之本然自親親而推之至於仁不可勝用自長長而推之至於義不可勝用皆順其所素有而非外之也若違乎仁義則爲失其性矣而告子乃以人性爲仁義則是性別爲一物以人爲矯揉而爲仁義其失豈不甚乎○〔西山眞氏〕曰告子之說蓋謂人性本無仁義必用力而強爲若杞柳本非桮棬必矯揉而後就也夫仁義卽性也告子乃曰以人性爲仁義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可乎夫以杞柳爲桮棬必斬伐之屈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爲仁義乃性之所固有孩提皆知愛親卽所謂仁及長皆知敬兄卽所謂義何勉強矯揉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義乃戕賊人之物將畏憚而不肯爲是率天下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孟子所以不可不辨也○〔翼註〕告子論性病在爲字故孟子緊從爲字生出戕賊字以折之〔按〕必先着順字轉身方有戕賊一面不爲深文○〔說統〕子能二句本是決詞恰像與他商量底口氣〔按〕上二句且畧放鬆○如將二句方轉得陡折得辣○〔慶源輔氏〕曰不言戕賊人之性而言戕賊人者人之所以爲人者性也禍仁義謂嫁禍於仁義仁義卽性本是美德至令天下視爲伐性之斧斤豈不是嫁禍與他禍字領戕賊意說○〔蒙引〕孟子之論性善其辯甚力蓋此一字差則天下之事皆壞矣堯舜之精一執中亦只是性善上事成湯云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卽天命之謂性也性善之說有自來矣此性既是善然後君師之道可舉以賞善而罰惡抑邪而扶正天下之事可從而理若說性惡或性善惡混則世間凡不仁不義無父無君之事何所不可爲哉孟子所以諄諄於此正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

湍波流瀠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慶源輔氏〕曰告子本以氣

爲性此說亦然故曰因前說〔但〕前說以性爲惡必矯揉而後可爲善而此說則以性本無善惡但可以爲善可以爲惡耳此其爲小變也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揚子〕修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與○〔或問〕程子以爲湍水卽揚子之說其大旨固畧同矣然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揚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修此亦有小異也〔按〕集註故曰近○〔蒙引〕決東則東決西則西以此喩性則善惡皆自外來矣何也湍水之東西非自爲東西也豈不謬哉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卽天理未有不善者也〔語類〕人性無不善雖桀紂之爲窮凶極惡也知此事是惡恁地做不奈何此便是人欲奪了○〔覲水〕

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蘊善亦可知矣○徐思曠曰告子以爲無分孟子以爲有分就水諭水是孟子言下轉機按只將上下字換他東西字則其說不攻而自破○說統人性之善也二句與出善字下字下二句決其辭而言必善必下以足之非另一意○蒙引水無有不下是據見在實事說人無有不善亦須據現在實事說所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也○告子之言以性無定體可善亦可惡此孟子之言以性有定體有善而無惡其曰人無有不善此章之要旨也○精言無有不見一定是善非忽彼忽此之謂也正與湍水意相對照○集解此據本然之性言總註順字乃因對面反字照出在此處且只渾說不必遽云順之而無不善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反

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精義謝氏曰如水之就下搏擊之非不可上但非水之性○說統此節不是爲不善人分疏正見人無有不善處水之過顙在山由於搏擊則水之無有不下明矣爲不善而出於使可見天下即有爲不善之人決無有不善之性勢字從使字勘出使字從搏激兩字勘出○愚按告子論性此章病在決字縱孟子此節即就他決字縱演之言水之性固無有不下其決東而東決西而西非性也勢也若以勢則水固有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者矣豈但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已哉知此皆非水之本性則知可使爲不善非人之本性矣○蒙引人之可使爲不善如何說其性蓋言其性爲人所逆亦猶水之爲搏擊所使也○西山眞氏曰水之性未嘗不就下雖搏激之可暫逆其

本性而終不能使不復其本性人之爲不善者固有之矣所以然者往往爲物欲所誘利害所移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雖甚愚無知之人詈之以惡逆斥之以盜賊鮮不變色至於見赤子之入井則莫不怵惕而救之朱子章旨數言盡之矣

○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紹聞編孟子就其湍水之喻以上下字破他東西字數言便了決一場大疑難然此皆以性本善順之而無不善一邊說其本無惡反之而後爲惡一邊尚未說破故又言今夫水一節理始爲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新安倪氏曰先師謂當看集註本性之本字雲峯謂須看集註定體二字水之定體無有不下性之定體無有不善可使過顙在山爲不善三使字皆非定體竊謂本性者本然之性定體即此性本然之定體也若有使之者則出於人力之所爲而非此性本然之定體矣貫三先生之說而一之於本字定體字皆能着眼則朱子釋孟子之深意可見矣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按此處下人物二字直貫末節而言在告子本意却只就人說而不知人物之無分即胚胎於此○語類生之謂氣生之理謂性○性孟子所言理告子所言氣○告子只說那生來底便是性手足運行耳目視聽與夫心有知覺之類便却不知生便說氣禀自氣禀而言人物便有不同處若說理之謂性則可然理之在人在物亦不可做一等說○雙峯饒氏曰生活也其所以能知覺運動爲是個活底物事有生之初禀得天地之生氣所以有這活底在裏面告子是見得這氣不曾見得這理蓋精神魂魄之所以能知覺運動者屬乎氣其所得於天以爲仁義禮智之性者則屬乎理告子認氣爲性故云生之謂性問知覺運動何分曰總言之都是精神分言之則知覺屬心運動屬身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或問子以告子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

何也曰性之爲說吾既詳言之矣告子不知理之爲性乃卽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則又繼而爲湍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爲未喻已之意也則又於此章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爲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其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但前此未有深究其弊者往往隨其所問各爲一說以與之辯而不察其所以失之之端獨在於此是以爲說雖多而迄無一定之論也曰然則告子固指氣質而言與曰告子之所謂性者固不離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爲氣質而亦不知其有清濁賢否之分也〔按〕此卽次節兩重詰問之意與

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畧相似〔語類〕他只是說生處精神魂魄凡動用處是正如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捉執足之運奔皆性也說來說去只說得個形而下者故下文孟子歷歷闢之猶戲謔然只得告子不知所答便休了竟亦不曾說得性之本體是如何〔按〕孟子亦以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雖與言彼亦無心領會也○〔仁山金氏〕曰佛氏之說比告子更精神然佛氏妙處在此差亦在此蓋指視聽言動之氣爲性而不知所以視聽言動之理爲性也指人心爲性而不知道心爲性也雖其主於收攝作弄精神而顛倒錯謬終不可以入堯舜精一執中之道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同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精言〕生之謂性告子口中無凡字同字而孟子詰之之意却添出凡字同字以告子止言犬而孟子則兼言人物也

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翼註〕白之謂白是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則羽雪玉已該在內下孟子恐告子遁詞故再問以實之○〔李安溪〕曰生非性其所得以生者性然第曰生之謂性則或指其所得以生者未可知也迫問之曰猶白之謂白與而應曰然則卽生卽性矣生與性不別矣然雖曰卽生卽性而或別之於其生未可知也迫問之曰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而又應曰然則凡生皆性矣生與生不分矣於是告子論性之指既曉然自供而孟子犬牛之詰乃應弦而倒〔按〕先生自註云反詰處舊說只是一意此才兩層分曉故愚必先載舊說然後知此說之精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蒙引〕犬之性猶牛之性此語只是牽過一步以起下句觀大註云犬牛與人更不服區別犬牛之不同處然其實萬物之性各自散殊故語類云犬牛稟氣不同其性亦不同○〔孫疏〕犬之性金畜也故其性守牛之性土畜也故其性順皆有知覺皆能運動

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文集〕犬牛人之形氣既具而有知覺能運動者生也有生雖同然形氣既異則生而有得乎天之理亦異蓋在人則得其全而無有不善在物則有所蔽而不得其全是乃所謂性也今告子曰生之謂性如白之謂白而凡物之白無異白焉則是指形氣之生者以爲性而謂物之所得於天者亦無不同矣故孟子以此詰之而告子理屈詞窮不能復對也○〔勉齋黃氏〕曰告子既不知氣與性之分而直以氣爲性又不知氣或不齊而性固有異而遂指凡有生者爲同是以孟子以此詰之而進退無所據也〔按〕勉齋兩層亦正與上兩重反詰相對照○〔精義〕伊川曰犬牛人知所去就其性本同但限以形故不可使相更如隙中日光方員不移其光一也惟所稟各異故生之謂性告子以爲一孟子以爲非也〔按〕二程子諸說或問謂其生字之義若有未瑩故止載此

○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

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
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精言〕若字甚妙人之與物
不但理之偏全不同金氣之純駁亦異此章所論之氣
只是知覺運動之蠢然者耳未及細論其所以爲氣也以
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
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精義〕伊川曰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又曰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〇四書
通大學中庸百章或問皆以爲人物之生理同而氣異而
此則以爲氣同而理異何也朱子嘗曰論萬物之一原則
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氣
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也嘗因是而
推之蓋自大本大原上說大化流行賦予萬物何嘗分人
與物此理之同也但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
偏且塞者此氣之異也人物既得此氣以生則人能知覺

運動物亦能知覺運動此又其氣之同也然人得其氣之
全故於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故於理亦偏則人與物又
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初說氣同而
理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後說朱子之說精矣〇〔語類〕須是
去分別得他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始得其初那理未嘗不
同才落到氣上便只是那粗處相同如飢食渴飲趨利避
害人能之禽獸亦能之若不識個義理便與他一般也又
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民之秉彝這便是異處庶民去
之君子存之須是存得這異處方能自別於禽
獸不可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與自家都一般　告子不知
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
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
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
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

義精矣〔語類〕告子止把生爲性更不說及理孟子却以理
言性所以見人物之辨〇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
說得甚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
人物只一般却不知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
具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或問如螻蟻之
有君臣橋梓之有父子此亦是理曰他也只有這些子不
似人具得全然亦不知如何只是這幾般物具得些子或
曰恐是元初受得氣如此所以後來一直是如此曰是氣
之融結如此〇知覺運動人物皆異而其中却有同處仁
義禮智是同而其中却有異處須是子細與看此理教有
條理又曰物也有這性只是稟得來偏了這性便隨氣
轉了又曰禽獸底氣稟得昏塞然間或稟得些小清氣便
也有明處只是不多〇因說生之謂性曰既知此說爲非
便當反翻看何者爲是即道理易見也〇孟子闢告子生
之謂性處亦傷急要他倒只就他言語上接得去已意却
不曾詳說非特當時告子未必服後世亦未能便理會得
孟子意也〔通〕朱因告子是異端之學而又堅僻自是直不
屑教誨者故只辯倒便止性所以爲善之故不曾與他剖

說直待公都子來問方詳言之不可謂孟子之說有病前
後章通看併看口之於味章孟子亦未嘗不知有氣質之
性也〔愚按〕即此章連及犬牛亦未嘗不兼論氣但不曾明
捐耳〇〔文集〕此章乃告子迷謬之本根孟子開示之切要
蓋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爲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學
者於此正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
以有生之同反自指於禽獸而不自知已性之本然也〇
魁壽黃氏曰夫性者人物所得乎天之理也仁義禮智之
屬是也生者人物所得乎天之氣也有知覺而能運動者
是也性者萬物之一原有生之類各得乎天之固無少異但
所稟之氣則或偏其清濁美惡之不齊故理之所賦不能
無開塞偏正之異此人物之所以分也然以氣而言則所
稟雖來而其所以爲知覺運動者反無甚異以理而言則
其本雖同而人之有是四端所以爲至靈至貴者非畏物
之可擬矣告子之學不足以知此但見其蠢然之生即以
爲性而又謂凡得此者無有不同則是不惟不知性亦不
知氣不惟觀於外者亂於人獸之間而其反於身者亦昧
於天理人欲之幾矣〇〔條辨〕性固是理不是氣然告子孟

亦不知氣孟子只就氣上辯折他而並未與他言理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正認形氣之異見其性之必有異也○〔語〕言孟子因當時言性者都以氣質言特就氣質中指其本體不雜乎氣質者明性善發前聖所未發非其不知有氣質之性也〔按〕此二條皆可以釋孟子論性不論氣之疑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慶源輔氏曰人之甘食者知其食之美而甘之也悅色者知其色之美而悅之也知即知覺也甘與悅即運動也〔按〕告子直以孟子爲不懂其生之說而彙食色申之此正其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明驗也〕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四書通告子所謂仁內義外者皆自食色說來以食色爲性言性既粗故言仁義亦粗甘食悅色是自家心裏愛那食色愛便屬仁便是仁愛之心生於內至若食色却有可愛者有不可愛者則是事物之宜由乎外也〔按〕蒙引謂不可局限如此說如下文所謂吾弟則愛之長楚人之長都說得仁內義外意須活看竊謂意固該得潤在本節却自相承說下註中兩故字須接分明〕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精言〕但當用力於仁者只是順其甘食悅色之心其不必求合於義者不必復論其宜甘宜悅之理也〔按〕此亦朱子就告子之意而云然○〔或問〕飲食男女固出於性然告子以生爲性則以性爲止於是矣因此又生仁內義外之說正與今日佛者以作用爲性義理爲障者相類然孟子不攻其食色之云者使彼知義之非外則性之不止於食色其有以察之矣○〔文集〕問甘食悅色固非性而全其天則食色固天理之自然曰此說亦是但告子却不知有所謂天則但見其能甘食悅色即謂之性耳○〔語類〕問告子已不知性如何知得仁爲內曰他便以其主於愛者爲仁故曰內以其制是非者爲義故曰外又問他說義固不是說仁莫亦不是曰固然○告子謂仁愛之心自我而出故謂之內食色之可甘可悅由彼有此

而後甘之悅之故謂之外○又云上面食色性也自是一截下面仁內義外自是一截故孟子辯告子只謂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愚按〕兩截自是相承但食色性也即前章所謂生之謂性此則因孟子有犬牛之難乃就仁義之中而姑取一喻與其食色相嚼因緣者謂既可以完夫生之謂性之說又定以釋夫同人性於犬牛之議乃臨將撰出真所謂通詞故孟子即就其所謂仁內義外者詰之而食色爲性之非愈益無可以解免○告子先云以人性爲仁義其意本皆以仁義爲外皆不出於本性既得孟子說方畧認仁爲在內亦不以仁爲性之所有但比義差在內耳〔愚按〕告子主張純在外義其曰仁內特欲翕故張之說耳即其畧認仁爲在內亦只是就甘食悅色上依稀彷彿與孟子言性之精仍自不相干故下文孟子發難亦是姑就他仁內詰他義外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都呆煞不得○〔蒙引〕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而告子只以心之愛爲仁德字理字都無了此正以生爲性一類義者心之制事之宜而告子只以事之宜爲義心之制都無了蓋事物之宜難若在外而事物之所以得其宜則不在外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語類〕衆朋友說食色性也先生問告子以知覺運動處爲性如何與彼長而我長之相干告未及對先生曰告子只知得人心却不知有道心他覺那趨利避害飢寒飽煖等處而不知辨別那當否等處正是本然之性所以道彼長而我長之蓋謂我無長彼之心由彼長故不得不長之所以指義爲外也〔按〕原本辨別那利害等處似利害字於義不甚明切故僭易當否二字○〔集解〕仁義一理同條共貫內則俱內渠以養爲外則辨不識仁而所謂內者特人心之私而未必知道心之公也○孟子且姑置勿辯而就其說之大非者詰之問意只重義外故彼亦只自言外義之故義主長之因以長明義看告子之意只將彼長二字重說曰此自是彼之長耳而我長之輕輕帶出曰由彼之長使然我固不得自主也

本文非有長於我便是從其長於外對面從其白於外亦猶非有白於我正喻互文見意言長旣在外故以義爲外總是他自家心裏偷無一點敬長之意故下文孟子以長馬長人不同挑撥他又以長之者義提醒他○前章以白喻性而謂生與性之無有乎區別此章以白喻長而謂長與白之無有乎差別總見他病根深痼直牢不可破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

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語類〕彼白而我白之言彼是白馬我道這是白馬如着白衣服底人我道這人是着白言之則一若長馬長人則不同長馬只是口頭道個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誠敬之心自發於中推而敬之所以謂內也○孟子答告子生之謂性與孟季子敬叔父敬弟乎兩段語終覺得未盡只有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此二語折得他親切○〔按〕白馬之白也下白字屬馬上白字屬人卽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餘句做此○〔蒙引〕言汝以白比長終是比不得更有一說汝以長者爲義乎長之者爲義乎據本文當有兩節意○〔孫貽仲曰〕告子云非有長於我孟子因云長人不同長馬必有恭敬之心所謂長之者是也上四句只是要說出長人必有長之之心且謂二句乃就長之上指出義來以見非外也通節只是一意○〔吳因之曰〕告子認長爲義孟子力辯長之者爲義但直說義在長之者而不先提明長之在我意終不明故以白馬白人不異形出長馬長人不同言長人之長難道亦只道他長便罷畢竟用吾心去長他長之旣在吾心

則權度悉由中出安得以義爲外○〔困勉錄〕註中是乃所謂義也是就白無異而長有異先襯此一層爲長之者埋脚然意尚未顯下乃專就長人見義不在長而在長之者以明義之非外看來意理自是一串而語氣却有兩層須還且字一折方闡得他彼長而我長之之說縱能外長於我不能外長之之心於我也○長之宜長是在物之理我之長之是處物之義告子只見得在物一面故孟子特就處物上喚醒他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蒙引〕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言强不得我之愛也可見仁在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言沒不得人之長也可見義在外○〔存疑〕

吾弟則愛之條是再申義外之說必帶仁內說者是欲因以闡義之在外耳○告子總在長上認而遺長之一邊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與嗜同夫音扶

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東陽許氏曰〕借耆炙以爲喻謂美味雖在炙而耆之者乃自內出以耆之之心此長之之心則可見義之在內無疑矣○〔說統〕長在人長其長者在我猶炙在物者其炙者在我此正義之根心處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史靜菴曰〕仁義一理也親親而仁民則吾弟固愛秦人之弟亦未始不當愛事兄悌故敬可移於長則長楚人之長亦由吾長而推之但有差別耳如何可分得內外此等正大道理孟子不暇與之言故只就其所明而通之○〔慶源〕輔氏曰炙在外而耆之者在我長在外而長之者在我初無異也告子所明者食色故取譬於耆炙以通其所明通其

所蔽亦納約自牖之意也○〔徐思曠曰〕以自例長却從異處見義以炙例長却從同處見義看林註方知食色二字不落空

○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李安溪曰〕聖賢之於異氏非徒欲吾說之勝而已蓋將歸悟悔回得其本心也告子始為性無仁義之言果變而曰仁內孟子不責其遁詞之窮且幸而姑存其一偏之說顧乃展轉迷繆以中所自有者而欲外之是則其所謂內者亦聊以是誘俗輸世實則以為非仁不存然後可以得性之真也是以孟子師弟之際探其本指而以一言斷之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按〕告子說個生之謂性便是一無善無不善方諸荀子之言性惡揚子之言善惡混自有微別朱子於前二章亦就其語意借以作比照耳至此章仁內義外特告子周旋世故之言實則渠意不但謂性中義無有并仁亦無有吾弟則愛彼直視與甘食悅色同科耳至公都子揭其本指曰性無善無不善一語和盤托出而後來直指心體至奉以為正法眼藏盡胚胎於此矣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集解〕當時告子倡為義外之說人多惑之孟季子此問蓋亦以義為在外者若但未達義之旨則聞行吾敬之說不宜復置辯矣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精義〕伊川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按〕此本伊川易傳以為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而言其言敬於本章之旨微別故或問以為發明義非在外之意尤為有功○〔說統〕義之端顯於敬而敬之行本於吾行吾敬三字已足括義內之指敬由於吾豈從外得此在孟子長之者義乎中體貼出來季子仍因人起見故下文將彼此二字破壞吾字○〔按〕上章言長而此云敬者蓋緣告子長之之說混說個長不曾實說個敬故只認得是彼長不認得是我長之惟實落下個吾敬見得惟其敬之是以長之說個長猶可托辭於彼長說個敬得不自認為吾敬乎此最是公都子指示親切處其繼為季子所難而至於不能答者尚是吾字認得未透知由中應外之為吾而未解因時制宜之亦為吾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說統〕伯兄鄉人之辯依舊是吾長楚長之說據孟季子此問畢竟把敬字與酌字一例看都是外面虛文○〔吳因之曰〕此與下節俱把鄉人伯兄僉言然辯難激切處都在鄉人一邊據季子則以敬在伯兄矣而鄉人之酌乃有以移奪之敬因人改易以此見義在外所敬在此二句及敬叔父二句俱要相連貫下看不可平○〔按〕果在外非由內全在長鄉人處看出蓋季子之意以為如長者必敬固有不必敬而長之者矣鄉人先酌於伯兄者是也以為如義必為內固有名為義而實不由內者矣不必敬而猶長之者是也設一鄉人發難此處且輕置所敬在此跌重所長在彼以見義之果在外非由內方留得後文專就敬字上折辯地不得如時解遠作兩路夾攻○此節因其言敬仍歸說長曰果在外非由內自是告子之說橫據胸中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

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因時制宜此所謂義皆由中出此義所以爲內八字斷盡○纂疏因時制宜所謂義也兄與叔父之當敬此理之常若弟在尸位則祭時暫當敬以視如祖考之義而敬弟鄉人在賓位則宴時暫當敬以尊賓之義而敬鄉人此皆暫時之敬耳或常或暫因時而裁制其宜皆本於吾心爾故曰由中出也○蒙引敬叔父乎孟子設此難直是要得他在位故也一句出來而因以折之○說統彼將曰在位故也雖指弟言却要歸重叔父上見弟若不在尸位叔父之敬豈有時易乎子亦曰在位故也雖指鄉人言亦要歸重伯兄上見

鄉人若不在賓位伯兄之敬豈有時易乎庸敬斯須隨時斟酌所敬所長非胸中漫無主張而徒因人轉移者也義之在內昭昭矣○存疑庸敬在兄二句是解所敬在此二句所敬在此者常時之敬在兄也所長在彼者暫時之敬在鄉人也○困勉錄有謂因時制宜二句在庸敬二句下尚須渾之此甚非也下文季子之言正驗因時制宜之意蓋孟子之意則謂因時制宜皆出中出季子之意則謂既是因時制宜便非由中出矣總是一句話而兩邊所認不同孟子看制宜二字重季子看因時二字重故公都子只得因其所明而通之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意四書通集註以爲此亦耆炙之意者炙在外而耆之在乎心水與湯在外而斟酌其可飲不可飲在乎心然則事物之宜在乎外而所以斟酌事物之宜則在乎心也○徐玄扈曰長楚之說就同者言外則孟子亦以耆之同者言內鄉人伯兄之論就異者言外則公都子亦以飲之異者言內○愚按告子以凡遇長者便長之見義之外季子聞公都子有敬之說故發伯兄鄉人之辯云長者未必敬仍就長上見義之外及孟子側以敬叔父敬弟之莫非吾敬則又以爲敬如此轉移無定乃并與敬而外之以益見義之外蓋其意卽本告子楚長吾長之說又加一肴驗難故公都子亦曰孟子耆炙之喩而曉嘗之飲湯飲水日非吾飲卽不可敬叔父敬弟日非吾敬獨可乎○纂註此章因時制宜時字最得力上文行吾敬雖知義根於心而不知義妙於時得孟子庸敬斯須之說遂悟一時字生出冬日夏日之喩正所以發明時宜之妙也○愚按其妙於時處正其根於心處故語意自重在則飲湯則飲水與上兩則敬對針以見此皆吾心之所不容已於飲不容已於敬皆以此理之權度自在吾心若但解力爭上截則反落季子窠臼矣蒙引云季子之說是謂吾之敬由叔父與弟而生也孟子之說是謂吾之敬施之於叔父與弟也勘得兩邊最明斷

○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畧同皆

反覆譬喩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語類告子之說固不是然近年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是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先見者便是如夏日飲水冬日飲湯之類是已若在外面商量如此便不是義便是義襲其說如此然不知飲水飲湯固是內也如先酌鄉人與敬弟之類若不問人怎生得知今固有人素知敬父兄而不知鄉人之所在當先者亦有人平日知弟之爲卑而不知其爲尸之時乃祖宗神靈之所依不可不敬者若不因講問商量何緣會自從裏面發出其說乃與佛氏不得擬議不得思量直下便是之說相似此大害理又如義襲二字全不是如此都把文義說錯了只細看孟子之說便自可見按此章本義所未及而學者不可不知故錄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新安陳氏曰只認得知覺運動甘食悅色者卽爲性

而任意爲之無所謂善惡

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蘇氏曰〕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胡文定公論性謂性不可以善言才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贊美之辭說好箇性五峯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語類〕公都子所舉三者之說雖同爲說氣質之性然兩或之說猶知分別善惡使其知以性而兼言之則無病矣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然無所分別雖爲惡爲罪總不妨也與今世之不擇善惡而顛倒是非稱爲本性者何以異哉○告子說性無善無不善非惟無善并不善亦無之謂性中無惡則可謂無善則性是何物○告子之意謂這性是不受善不受惡底物事〔受〕字饒本作管他說食色性也便見得他只道是手能持足能履目能視耳能聽便是性釋氏說在目曰視在耳曰聞在手執捉在足運奔便是他意思○〔條辨〕告子此說只一個無善無惡心之體任你爲善也只算後來增加任你爲不善也不算喪失本真○覺得聖人之仁義道德禮樂政刑一切都是強世之具故朱子謂其最無狀也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

此卽湍水之說也。〔新安陳氏曰〕謂性可善可惡惟上所導如湍水可東可西爲人所決也○〔條辨〕此卽湍水之說則發源於無善無不善之本體矣朱子謂知其性而兼言之猶無害者蓋或之說止得告子之緒餘只在習染大槩上作證佐文武興則民好善畢竟民常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畢竟民不當好暴人但知得善是當好底這秉彝之良尚在故其說未至猖狂之甚○則民好善則民好暴兩則字見其轉移之㨿正是無定正是上兩可以處。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韓子原性篇〕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或問〕荀揚韓子之說孰爲近耶曰是皆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氣爲性者荀揚之失蓋不難見獨韓子以仁義禮智信言則固已優於二子而近世諸儒亦未有及之者但亦不察乎其所以不齊者爲氣使之然是以其論有所闕而不完耳○〔語類〕韓文公亦見得人有不同處然亦不知是氣稟之異不妨有百千般樣不得同故不敢大段說開只說性有三品不知氣稟不同豈三品所能盡耶○退之論性之品有三所以爲性者五其說勝荀揚諸公多矣說所以爲性便以仁義禮智信言之此尤當理說性之品若如此推究則有千百種之多姑言其大槩如此正是氣質之說但少一個氣字耳伊川謂論氣不論性不明論性不論氣不備正謂如此○〔條辨〕此說與告子之說大相反彼是無善無惡此是有善有惡無則混然而無分有則確然而不易〔集註〕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蓋字甚活韓子是兼性相近一說與上智下愚共稱三品但他不知其屬於氣質而非天命之本然故得孔子之粗而未究其精且但知孔子之異於孟子而不知孔孟之論之所以同也若此節只說了上智下愚兩品便欲該盡天下之人連相近都不論了是又韓子之說之粗也○愚按三說雖互有不同然在公都子歷舉之意總要見得諸人從無有專以性爲善者此其所以獻疑不必復較論三者之優劣

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

〔困勉錄〕公都子見性未透雖聞孟子性善之說而不能無搖惑於羣言故卽意三說之非而不敢必其非卽信孟子之是而未能領其是故有此問非冀衆論有是處而反疑孟子也渠正欲深知性善之所以爲是耳。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慶源輔氏〕曰先儒皆讀若爲順言順其本然之情則無不善恐不必如此說蓋情自善不待順之而善也且此乃若此與下文若夫字相對故斷以爲發語辭按朱子亦謂程子以若爲順文義未安

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語類〕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性無定形不可言孟子亦說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情者性之所發○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以公都子問性孟子却答他情蓋謂情可爲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惻隱是仁發出來底端芽如一個穀種相似穀之生是性發爲萌芽是情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北溪陳氏〕曰在心裏未發動底爲性事物觸著便發動出來底爲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便是善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不從本性發來便有不善○〔新安陳氏〕曰性渾然全體在中未發無形象可見動而爲情方可見耳仁義禮智之性動而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所謂本但可爲善而不可爲惡者也因其情之善而可知其性之本善蓋溯其流而知其源也如水之初流出尚清則可知其未流之先清也必矣此一節已包下文惻隱之心至我固有之之意下文乃盡發此意耳○〔馮少墟〕曰性之體無聲無臭原不可名觀於情而性始可得而見耳觀於石中有火擊之乃見則知火在石中雖不擊亦有觀於洪鐘有聲叩之始鳴則知聲在鐘中雖不叩非無知擊之有火叩之有聲則知情知不擊之火不叩之聲則知性○〔蒙引〕其字指人言則可以爲善此善字說情乃所謂善也說性○〔翼註〕情字要指自然發動者言方見其善○〔困勉錄〕乃若二字要見孟子確有一段證據光景不是勉強尋一語○〔解語〕孟子言性皆從端倪發現處淵洞而上故極明顯眞實所謂求故以利者也○精言情是性之動而有爲則爲善爲字自當與下爲不善爲字一例看○〔蒙引〕云以爲只如謂之相似非是○乃若與若夫語氣相呼吸○三說紛紛正爲天下多不善之人孟子此論亦從爲不善後推論

本然之情○見人雖有不善○乃若其情○則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蓋其本然之眞自然如此此性之所以爲善也若夫爲不善乃陷溺其性使然耳註於情字下下一本字便是爲下節伏脈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語類〕問集註言才猶材質才與材字之別何如曰才字是就理義上說材字是就用上說孟子嘗說人見其濯濯也則以爲未嘗有材材是用木旁材字便是指適用底說非天之降才爾殊便是就理義上說又問才字是以其能解作用底說材質是合形體說否曰是兼形體說便是說那好底材又問如材料相似否曰是○〔雙峯饒氏〕曰孟子是指那好底說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也

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精義〕伊川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

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爲輪直可以爲梁棟若是毀鑿壞了豈關才事○〔語類〕問孟子言情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染汚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白者未染時只是白也○非才之罪是人自要爲不善耳非才之不善也情本不是不好底○性既善則才亦可以爲善今乃至於爲不善是非才如此乃自家使得才如此故曰非才之罪○孟子論才亦善者是說本來善底才○孟子所謂才止是指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有不善處如人之有才事事做得出來一性之中萬事完備發將出來便是才也○問才與情何分別情是才之動否曰情是這裏以手指心發出有個路脈曲折隨物恁地去才是能主張運用做事底同這一事有人會做得有人不會做此可見其才○〔或問〕公都子問性而孟子以情與才者告之何也曰性之本體理而已矣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爲善必矣曰然則程子何以言才之有不善也曰此以其稟於氣者言之也蓋性不自立依氣而形故形生質具則性之在是者爲氣所拘而

其理之爲善者終不可得而變但氣之不美者則其情多流於不善才亦有拘而陷於不善若其所以爲情與才之本然者則初亦未嘗不善也孟子程子之說所以小異而不害其爲同也○〔條辨〕情是性之端倪才是性之精英推性本善故流露出情來亦自然無不善而其自然流露之情豈有自家不能之理故情善而才亦善此孟子從本原處一直看下來不是如此○〔說統〕此節緊足上節乃一正一反之辭○上節可以爲三字就是他才幹處若夫爲不善只是他不肯去爲善不是他不可以爲善○〔輯語〕此二節虛虛發凡下節四者之心方是疏情之善弗思求舍半段方是疏非才之罪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北溪陳氏〕曰恭就貌上說敬就心上說○〔朱氏公遷〕曰前章言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此章言恭敬之心禮也蓋恭敬切於心辭讓切於事合而言之辭讓又在恭敬之中矣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按〕上文說性因說情說才引其端未竟其義此節乃直指人心揭明固有使人當下識認○〔語類〕問橫渠云心統性情與二程不同如何曰近思錄中一段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註云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註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夫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故橫渠云心統性情者也此說最爲渾當如前二先生說恐是記錄者誤耳〔述朱〕此因二程先生有情與心皆自一性之所發故云然又按文集云情本於性故與性爲對心則於斯二者有所知覺而能爲之統御者也未動而無以統之則空寂而已已動而無以統之則放肆而已未動爲性已動爲情心則貫乎動靜之間而無不在焉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此言甚精密與其他說話不同○〔文集〕其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才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入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燦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至是非性之發而爲情也皆謂之心心統性情者也○〔紹聞編〕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四句是詳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意惻隱之心仁也至我固有之也是應乃所謂善也弗思耳矣至不能盡其才是應非其才之罪也○〔精言〕四皆有對前兩無字兩有字兩可以字看後引詩天生蒸民有物有

則蒸民字有字亦須如此看○非由外鑠二句是一章主腦告子諸說亦知仁義禮智爲善但不知其爲固有而以爲外鑠耳弗思耳矣緊連說下可見性善則情善而才亦無不善不能盡其才所以非才之罪也**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輯語〕惻隱羞惡情也其載之而發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能惻隱羞惡發揮至仁義不可勝用者、才也知其固有而欲得之、思也〔愚按〕弗思耳矣是前後文關鍵最是孟子提撕喫緊處**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語類〕才本是善但爲氣所染故有善不善亦是人不能盡其才人皆有許多才聖人卻做許多事我不能做得些子出故孟子謂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問不能盡其才之意如何曰才是能去恁地做底性本是好發於情也只是好到得動用去做也只是好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略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若盡其才如盡惻隱之才必當至於博施濟衆盡羞惡之才必當至於一介不取一介不與千乘弗顧千駟弗視這是本來自合恁地滔滔

做去止緣人爲私意阻隔多是畧有些發動後便過折了○西山眞氏曰物有求而不得者在外故也性求其在我者何不得之有思而求之則得之而全其本善不思不求則失之而流於惡善惡相去之遠由一倍五倍而極於無算者皆不思不求不能擴充以盡其才故也本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爲今乃如此是有才而不能盡其才耳曰思曰求而又曰盡皆孟子喫緊教人處○蒙引思以心言求以用力言思在前有求則有思矣故上云不思而求之畢竟思求亦才也又曰思求便是用其才處按能盡自有工夫即所云擴充是也故不可謂不能盡其思求之本註義自極分曉

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條辨〕此因上四句不用端字見性善情善原無兩層故如此說至盡其才正亦是擴充意思但說擴充猶以工夫勉強此處盡其才却自本性善而情無不善一直說下見得有此心便自有才以副之只莫阻遏他任地充滿更無不盡之本按語氣較直截總是證明性善故爲因用以著其本體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去聲

詩大雅蒸民之篇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尹吉甫作詩送之其首章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此以五事驗**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此以五倫驗**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語類〕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蓋視有當視之則聽有當聽之則如是而視如是而

聽便是不如是而視不如是而聽便不是謂如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能視遠謂之明所視不遠不謂之明能聽德謂之聰所聽非德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推而至於口之於味鼻之於臭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窮理者窮此而已又舉天生烝民云云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聖人所謂道者是如此何嘗說物便是則○輯語諸說之非總只在物上起見謂物即是則孔孟却以則爲主有物有則明分兩件有物必有則歸併一件歸於則不歸於物也則在物之先物之上但離物則則亦不見耳孟子引此以證其即情驗性之說重在必有故好四字

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新安陳氏〕曰於好字上見得是情集註此情字與上文乃若其情相應

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西山眞氏〕曰古人謂律規矩準繩衡爲五則者以其方員平直輕重皆天然一定之法故也夫物之所以有是則者天實爲之人但循其則耳人而失其所以爲人之則是不能全乎人理而非人矣彝

而言秉何也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惟其有此故於美德無不知好者仁義忠孝所謂美德也人無賢愚莫不好之不仁不義不忠不孝反是美德則莫不惡觀乎此則知性之善矣○紹聞編既引蒸民之詩孔子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性情脈絡便分明○集解此節不重引詩重孔子說詩衆言淆亂折諸聖是孟子專舉孔子以壓倒諸子之意詩中開口說個天字是提起原頭見性原於天說個蒸民見大衆如此無聖凡之別物則二字詩人平舉孔子串言於有物必有則之上憑空加一故字正是從天生蒸民說下見得有必然之理也使其無則天之生民豈有徒塊然子以一物者秉彝緊項則字說故着個之字懿德即所秉之彝故着個是字此二句詩人開說孔子逆說也字微施故字緊接道理都從夾縫中迸出孟子援此證明即情驗性之旨見得惟天降衷下民寓於物曰則秉於已曰彝涵於心曰德好是情能好是才總由性善而已○謂之好者就其行於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中眞有欲欣暢洽之意即下章所謂理義之悅我心如芻豢之悅我口也○按章首三說亦即與

後文針對無善無不善是託於性之本以言也可善可不善是亦借情之動以言也有善有不善是又借才之禀以言也中間既隱隱闕過到末節引孔子說蒸民之詩謂有物必有則則性非無善可知也有秉彝則好是懿德則情非好善而又好暴也統之以天生蒸民則又非降才爾殊而有善有不善也此三說之非所以皆不辯而自明○

程子曰性卽理也精義問性如何伊川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語類伊川性卽理也四字顚撲不破實自已上見得出來其後諸公只聽得便說將去實不曾就已上見得故多有差處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禀於氣氣有清濁禀其清者爲賢禀其濁者爲愚語類理如寶珠氣如水理固純善但氣有清濁氣禀之清者爲聖賢如珠落在清水中便徹底明亮氣禀之濁者爲愚墻如珠落在濁水中須用淘洗之功水方清而寶珠復明學

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精義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伊川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禀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按此條是本註上文因程子以若訓順故朱子刪之此亦不盡錄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語類本然之性只是至善然不以氣質而論之則莫知其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故有所不備徒論氣質之性而不自本源言之則雖知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之不同而不知至善之源未嘗有異故其論有所不明須是合性與氣觀之然後盡○問二之則不是曰不可分作兩段說性自是性氣自是氣如何不可分作兩段說他所以說不備不明須是兩邊都說理方明備故云二之則不是二之者正指上兩句也、問明道說生之謂性云性卽氣氣卽性便是不可分兩段說曰那個又是說性便在

氣禀上禀得此氣理便搭附在上面故云性卽氣氣卽性若只管說氣便是性性便是氣更沒分曉矣○讀書錄論性不論氣不備有二說專論性不論氣則性無安泊處此不備也雖知性之本善而不知氣質有清濁之殊此不備也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有二說如告子以知覺運動之氣爲性而不知性之爲理此不明也如知氣質有清濁之殊而不知性之本善此不明也二之則不是蓋理氣雖不相雜亦不相離天下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也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語類如禀得氣清明者這道理只在裏面禀得昏濁者這道理亦只在裏面只被這昏濁遮蔽了譬之水清底裏面纖微皆可見渾底裏面便見不得孟子說性善只見得大本處未說到氣質之性細碎處若三子雖論性却不論得性都只論得氣性之本領處又不透徹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揚子只見得半善半惡底人性便說做善惡混韓子見得天下有許多般人故立爲三品說得較近其言曰仁義禮智信性也喜怒哀懼愛惡欲情也似又知得性善

荀揚皆不及只是過接處少一個氣字○雙峯饒氏曰人未生以前不與做性既生以後方與作性才與作性便滾在氣質中所以有善有不善此氣質之性也然性之本然惟有善而已就氣質中指那本然者說是則天地之性也若不分做兩個性說則性之與氣體矣無分曉若不合做一個性說認做兩件物事去了故程子曰二之則不是問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不知未反以前此性亦存否曰不曾反時此性亦未嘗無且如一部否人見殘疾人也知怵惕一強梁人見好人也知恭敬畢竟有個性在內不知不覺發見出來但人有氣質物欲之累則此性不能常存須於善反上做工夫方存得性之本問反之工夫如何曰涵養體認克治充廣皆是反之之道譬如水被泥沙混了若加澄治則本然之清仍在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新安陳氏曰文勢如君子弗謂性也君子既善變化其氣質之性而復其天地之性矣故氣質之性君子弗以爲性也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

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强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

語類問孟程所論才同異曰才只一般能爲之謂才問集註說孟子專指其出於性者言之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又是如何曰固是要之才只是一個才才之初亦無不善緣他氣稟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爲出於性程子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爲稟於氣大抵孟子多是專以理言故以爲性善才亦無不善只緣不曾說到氣上覺得此段話無結煞故有後來荀揚許多議論到程張說出氣字然後說煞了○先生言孟子論才是本然者不如程子之備蜚卿曰然則才亦稟於天乎曰皆天所爲但理與氣分爲兩路又問程子問才稟於氣如何曰氣亦天也道夫曰理純而氣駁曰然理精一故純氣粗故駁

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勉齋黃氏曰學者知理之無不善則當加存養之功知氣質之有善有不善則當施矯揉之力○或問孟子初未嘗有氣質之說也孔子雖以性相近而言然亦不明言爲氣質也程張之說亦何所據而云乎曰孔子雖不言相近之爲氣質然其於易大傳之言性則皆與相近之云不類是固不無二者之分矣但聖人於此蓋罕言之而弟子有不得而聞者故其傳者止是而無以互相發明耳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然於告子生之謂性之辯則亦既微發其端矣但告子辭窮無復問辯故亦不得盡其辭焉孟子既歿學失其傳吾儒之言性紛漫不省此而支離穿鑿之說滿天下學者方且昏迷眩瞀不知所定而爲釋氏者又鼓其荒誕之說而乘之雖其高妙虛無若不可詰然覈其實則所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之說所謂作用是性之說皆不過告子生與食色之餘論耳至於性之爲理與其仁義禮智之蘊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則反以爲前程妄想而弃絕之及論智愚善惡之不齊則舉而

歸之輪廻宿習不可致詰之地舉世之人亦且崇信而歸往之無有能異其說者及周子出始復推太極陰陽五行之說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則同而氣質之所從來其變化錯揉有如此之不齊者至於程子則又始明性之爲理而與張子皆有氣質之說然後性之爲善無害於氣質之存不善氣質之不善者終亦不能亂性之必爲善也此其有功於聖門而惠於後學也厚矣子尚安得以其無所據而爲疑耶曰孟子之言性也情也才也皆未嘗不善也而程子以來乃有以才爲有善有不善者何也曰以性而言則才與情本非有不善也特氣質之稟不齊是以才有所拘情有所狥而不能一於義理耳至於性則理而已矣其純粹至善之德不以氣質之美而加多不以氣質之惡而爲有損特其蔽之厚薄隨有不同耳○語類問先生謂性是未發善是已發何也曰才成個人影子許多道理便都在那人上其惻隱便是仁之善羞惡便是義之善到動極復靜處依舊只是理曰這善也是性中道理到此方見否曰這須就那地頭看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天地言則善在先性在後是發出來方生人物發出來是善生人物便成個性在人言則性在先善在後或舉孟子道性善曰此則性字重善字輕愚按此語須善會蓋言性字認得真則固無有不善者故又曰諸儒論性不同非是於善惡上不明乃性字安頓不着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爲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蒙引多賴多暴多字有斟酌富歲人家子弟未必盡能爲善凶歲人家子弟未必盡至爲惡○不言情性而獨曰才者就所爲上切○新安陳氏曰天之降才與書所謂上帝降衷文意略似○係推陷溺其心心字只指理義之良心說才說心只是搃性按此處陷溺其心之心正與後面同然理義之心相照○紹聞編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illegible]此節所謂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上章集註云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亦是用此語〇〔通〕朱子此章無承上章意乃[illegible]其心之病但物欲陷溺亦自多端飢寒廹身其害猶淺欲梏心為病更深如下章所云反覆一暴十寒萬鍾不辨禮義而受皆其類也又其甚者直至放心而不知求無非陷溺之害此就凶歲子弟多暴言其端耳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夫音扶麰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

麰大麥也 詩思文篇貽我來牟帝命率育朱曰小麥〇月令季春之月天子乃祈麥實孟夏之月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耰覆種也 布種後以耰摩田使土之開處復合覆種使不露也 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 四月為麥秋麥以初夏熟故 磽瘠薄也 〔新安

陳氏曰種麥三者多同雖其間收有多寡不同者則以有肥磽之分雨露有有無之異人事有勤惰之不齊故耳以譬降才同而養其心與陷溺其心有不同也〔按〕此條意在申上〇〔通〕朱本指只重在同下半節則破三者之不同見從有不同不過如此要其大槩固無不同也看下文故凡同類者用故字直接可見〔按〕此條意在引下竊謂二意皆所宜有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新安陳氏曰〕凡同類謂凡物之同類者人性之善無不同此提掇綱領處〔愚按〕同類是個總綱性善乃其中骨子〇〔說統〕首節提出陷溺其心四字便見性無不善處楚按二節就物之同說到人之同提出聖人與我同類龍子節至末是就形之同說到心之同提出聖人先得我心正見人之不異於聖而降才不殊只是把聖人來做個樣子〇〔愚按〕聖人二句是通章關鍵蓋人至聖而極聖且與我不異則人性之善可知〇何獨至於人而疑之緊從非天之降才爾殊喝破疑團下文乃與至重開釋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蕢音匱

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按〕故字緊承聖人與我同類直貫至聖心與我同然却妙用龍子極粗淺之言徐徐襯入借粗形精情味不謂〇要說足之同却於屨之相似處見要說屨之相似却又妙於蕢之絕不相似處見善為淺人說法越委折越明了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

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耆與嗜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新安陳氏曰〕易牙齊桓公臣能辨淄澠二水之味此先得我口之所耆已為下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張本矣〇〔集解〕如使口之於味只大槩說其性其字即貼口之於味不必謂指易牙犬馬與我不同類是就極不同者以見其不同與上節為屨不為蕢同一相形法有此四句反跌未三句正面一撥便醒口相似以其所耆之味相似也便在形中易牙無異口故無異耆者性天下字重看正見其無不同處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
無目者也姣古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集解〕此節變文不說天下期於
子都而以不知子都之姣爲無
目者乃正極言天下之目相似也○凡事都有個極則易
牙之味師曠之聲子都之姣皆極則也同視同聽同美正
是同其極則處前後兩以聖人言之意亦同此○子都
鄭大夫公孫閼也有寵於莊公詩曰不見子都即此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
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
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

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語類〕孟子此章自富歲子弟多賴之下逐旋譬
喻至此其意謂人性本善其不善者陷溺之爾
同然之然如然否之然不是虛字當從上文看蓋自口之
同耆耳之同聽目之同美而言謂人心豈無同以爲然者
只是理義而已故理義悅心猶芻
豢之悅口〔按〕悅字亦即然字之意 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
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
也〔朱子〕曰理是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
置合如此便是義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
之謂義若但以義爲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言處
物爲義是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讀書錄〕君仁臣敬
父慈子孝之類在物之理也處之各得其宜處物之義也
○高景逸曰有物有則之謂理在物爲理因物付物之謂處
物爲義○〔蒙引〕在物爲理現成者也處物爲義所裁制者
也故曰體用之謂也○吳因之曰理義二字要說得重見

理義是天地間至純至粹底○今心所同然就是這個物件
要在此處隱隱藏得個性善底意思○〔按〕須知本是自心
之理義豈有不同以爲然
莫作騎驢覓驢便成鶻突 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
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孫蘧〕我心所
然者此理義
聖心所然者亦此理義只緣理義爲人性所自具不曾陷
溺則得之自處先耳玩耳字語氣見不過如此所讓只在
先所爭正在得○〔輯語〕若謂故意放低聖人引人即成自
棄若謂滿街是聖人兩胸中原是聖人要人笑即是無
忌憚掃除兩路方見孟子喫緊爲人處○〔按〕聖人先得我
心正與聖人與我同類相應○〔精言〕聖人先得不重聖人
只重我心故下隨
接理義之悅我心 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
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眞猶芻豢
之悅口始得〔語類〕問理義之悅我心理義是何物心是何
物曰此說理義之在事者○且如人之爲事

自家處之當於義人莫不以爲然無有不道好者如子之
於父臣之於君其分至尊無加於此人皆知君父之當事
我能盡忠盡孝天下莫不以之爲當然此心之所同也今
人割股救親其事雖不中節其心發爲甚善人皆以爲美
又如臨難赴死其心本於愛君人莫不悅之而皆以爲不
易且如今處一件事苟當於理則此心必安人亦以爲當
然如此則其心悅乎不悅乎悅於心必矣〔按〕悅理義自是
兼在已在人而言○問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顏子欲罷不能便是此意否曰顏子固是如此然孟子所
說正是爲衆人說當就人心同處看我恁地他人也恁地
只就粗淺處看自分曉却有受用若必討個顏子來說如
此只是顏子會恁地多少年來更無人會恁地看得細了
却無受用又曰且如某歸家求見說某人做得好便歡喜
某人做得不好便意思不樂豈獨自家心下如此別人都
是如此這只緣人心都有這個理義都好善都惡不善〔按〕
惡不善一面只帶說○〔四書通〕芻豢人之所同耆也耆之
斯悅之矣理義人之所同然也然之斯悅之矣○〔按〕我心
我口兩我字最宜着服要人當下認取所同然者自得○

〔紹聞編〕人心無不悅理義者然蔽有輕重則此心之著見
亦有淺深故程子謂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眞猶芻豢
之悅口始得○聖人先知先覺乎此則義理昭著隨感而
應而所同然者無不發見於日用事物之間不但悅之而
已要看先得二字人同此心而得不如聖人之先故不及
也能知而勉焉何患其不同哉○〔新安陳氏〕曰此章大意
以人心理義之同而見人性之皆善也衆人與聖人同此
至善之性所以同此理義之心本同而未莫之同者陷溺
其心故也能以理義養其心而不至陷溺其心則心得所
養於以希聖不難矣○〔按〕理義之悅我心卽人心之同然
乎理義也用倒句互文而義益顯正與首節非天之降才
爾殊二句相應大指只在證明人性之本善雖在陷溺其
心者亦無不可人人領取陳
氏補出工夫則言外餘意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
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
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
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蘖五割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
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梁無知〕曰以其郊於大國
句最宜着眼正斧斤牛羊所自來也老子曰不見可欲使
心不亂亦避大國之意也〔困勉錄〕聖賢學問又不必專以
避爲事息生長也〔語類〕問日夜之所息舊兼止息之義今只作生息之義如何曰近看得只是此義
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
有所生長也〔蒙引〕凡字便統下節日夜所息句在內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
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

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語類〕牛山之木嘗美矣是喻人
仁義之心郊於大國斧斤伐之猶人之放其良心日夜之
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便是平旦之氣其好惡
與人相近處且晝之牿亡則又所謂牛羊又從而牧之雖
芽蘖之萌亦且戕賊無餘矣又曰牛山之木譬人之良心
句句相對極分明○〔新安陳氏〕曰山以生物爲性猶曰天
地以生物爲心謂爲無材豈山之本性哉此全是引起以
喻下節○〔困勉錄〕看來未伐而保之已伐而復之兩層俱
重○〔愚按〕末二句緊與首何嘗美相照應中間作兩層說
下語意自趨重下一層蓋使雖伐之於斧斤不牧之以牛
羊萌蘖處正好培養何至若彼其濯濯故深致惜之爲後
文失養則消張本看集註
淸出是以語脈煞甚分明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
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
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
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
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
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卽所謂仁義之心也〔語類〕此段專是主仁義之心說
所以此豈山之性哉下便接云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
心哉〔按〕首句存字只是本來之存○〔文集〕仁義之心四字
便具心性之理只此心之仁義卽是所性存焉也○〔說統〕
雖存乎人者雖字承上山木來不直曰有仁義而曰豈無
仁義是就放失後追論未失之前如此故下隨接其所以
放其良心者而究言之〔按〕所以指物欲言所謂伐性之斧
斤也旦旦而伐與上郊於大國相照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淸明之氣

也語類平旦之氣只是夜間歇得許多時節不與事物接
才醒來便有得這些自然清明之氣此心自恁地虛靜
少間才與物接依舊又汩沒了○輯語氣字千古惟孟子
發明而氣之生於息見乎平旦於此章尤精氣根於理理
根於心性主靜而理與心一氣之用自行此周子圖說即
從孟子息字得宗也又曰氣日衰也生只是夜間稍龍不
耗散耳咳此處就放其良心者言平旦之氣必從出日而
夜之所息說下蓋非息則固無從有此氣與聖人之主靜
立極其境迥
別其理相通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人心
之所
同然好在仁義惡在不仁不義也正
良心不味處此人字對下禽獸字看幾希不多也輯語平
旦之氣
雨何非幸之危之也前既是放失之餘旋即是旦晝梏亡
隨其後然則所爲與人相近幾希者一瞬耳按下文則其
語脉緊接幾希遞下勢如
一髮引千鈞如何能保得梏械也語類梏如被他禁械在
那裏更不容轉動亡如
將自家物失去了條遊不但日亡而日梏亡者百般
耆慾纆手縛脚好似禁械一般欲脫之而不可得也反覆

展轉也反覆非顛倒之謂
有互換更迭之意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
夜之閒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
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
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
也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
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
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
惡遂與人遠矣語類孟子激發人說放心良心諸處說得
人都汗流○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旦
之氣自是氣是兩件物事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
之生人之良心雖是放失而未嘗不生也○日夜之所息

却是心夜氣清不與物接平旦之時即此良心發處惟其
所發者少而旦晝之所梏亡者展轉反覆是以夜氣不足
以存矣如睡一覺起來依前無狀又曰良心當初本有十
分被他展轉梏亡則他長一分自家止有九分明日他又
進一分自家又退止有八分他日會進自家日會退此章
極精微非孟子做不得許多文章別人縱有此意亦形容
不得按今日十分明日九分後日八分正形容不足之意
○氣清則能存固有之良心如旦晝之所爲有以汨亂其
氣則良心爲之不存矣然暮夜止息稍不紛擾則良心又
復生長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至夜稍歇便有清
水出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便是攪動得太甚則雖有止
息時此水亦不能清矣又曰睡夢裏亦七擾八擾如井水
不打他便清只管去打便濁了又問平旦之氣何故如此
曰歇得這些時後氣便清良心便長及旦晝則氣便濁良
心便著不得如日月何嘗不在天上却被些雲遮了便不
明按此喩於梏亡尤切又曰此心虛明廣大却被他梏亡
日間梏亡既甚則夜一霎時靜亦不存可見其都壞下○
精義問夜氣如何伊川曰此只是言休息時氣清耳至平
旦之氣未與事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得也又
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晝之
所害爲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或問然則夜
氣者特休息之餘氣清明者耳而程子遽以爲良知良能
者何哉曰良知良能非指夜氣而言也指夜氣之所存者
而言也蓋此章之說本以仁義之良心爲主以爲雖或流
於物欲而其暮夜既得休息則其氣復清明而有以存夫
此心耳及其旦晝而接物也則又梏而亡之是以流於禽
獸而不反耳其存其亡益皆以心言之初不以爲氣之存
亡也故其下文引孔子之言以明心之不可不操者則其
意蓋明矣但日夜所息以下只以好惡相近爲良心之萌
蘖不復更著心字故說者反謂氣有存亡而欲致養於氣
則此章文意首尾衡決而日用之間所以用其力者亦且
散漫而無可守之要矣非程子以是明之孰能知其旨之
爲然哉然其語意亦頗深約予初讀之亦未覺其然也後
因諷誦孟子本文忽悟其意然後求諸程子之說乃若有
契於予心者耳雖由予之愚暗而然然亦可見讀書之不
可不熟而前賢之說其微詞與義又非一見之所能窺也

○語類問夜氣旦氣如何曰孟子此段首尾止爲良心設耳人多將夜氣便作良心說了非也夜氣不足以存蓋言夜氣至清足以存得此良心爾平旦之氣亦清亦足以存吾良心故其好惡之公猶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不多時至旦晝之所爲則梏亡之矣所謂梏者人多謂梏亡其夜氣亦非也謂旦晝之爲能梏亡其良心也○夜氣不足以存是存個甚人多說只是夜氣非也這正是說那本然底良心且如氣不成夜間方會清日間都不會清今人日用間良心亦何嘗不發見爲他又梏亡了若存得這個心則氣自清氣清則養得這個心常存到夜氣不足以存則此心陷溺之甚雖是夜氣清時亦不足以存之矣此章前面警豁甚切到得後面歸宿處極有力今之學者最當於此用功又曰這病根只在放其良心上蓋心既放則氣必昏氣既昏則心愈亡兩個互相牽動所謂梏之反覆如下文操則存舍則亡却是用功緊切處是個生死路頭又曰此章不消論其他緊要處只在操則存上按此節所謂歸宿處也○氣只是這個氣日裏也生夜裏也生只是日間生底爲物欲梏亡隨手耗散夜間生底則聚在那裏所以養得那良心且如日間目視耳聽口裏說話手足運動若不操存得無非是耗散底時節夜間則停留得在那裏若從平旦起時便接續操存而不放則此氣常生而不已若日間不存得此心夜間雖聚得些小又不足以勝其旦晝之梏亡少間這氣都耗散了便不足以存其仁義之心矣○今人只說夜氣不知道這是因說良心來得這夜氣來涵養自家良心又便被他旦晝所爲梏亡之旦晝所爲交滾得沒理會到那夜氣涵養得好時清明如一個寶珠相似在清水裏轉明徹若頓在濁水中尋不見了又曰旦晝所爲壞了清明之氣夜氣微了旦晝之氣越盛一個會盛一個會微消磨得盡了便與禽獸不遠按夜氣不足以存則旦氣亦不能清而所謂幾希者滅矣○人心每日梏於事物斷喪戕賊所餘無幾須夜氣靜庶可以少存耳至夜氣之靜而猶不足以存則去禽獸不遠言人理都喪也按此正與前好惡與人相近相照○夜氣是母所息者是子蓋所息者本自微了旦晝只管梏亡今日梏一分明日梏一分所謂梏之反覆而所息者泯夜氣亦不足以存若能存便是息得仁義之良心又曰只是借夜氣來滋養個仁義之心○文集人皆本有仁義之心但爲物欲所害却果紛無了然及其休息之時不與物接其氣稍清自然仁義之良心却存得些子所以平旦起來未與物接之時好惡皆合於理然才方如此旦晝之所爲又來梏亡之此仁義之心便依前都不見了至其甚也夜間方得休息氣亦不清存此仁義之心不得便與禽獸不遠學者正當於旦晝之所爲處理會克己復禮懲忿窒慾令此氣常清則仁義之心常存非是必待夜間萬慮澄寂然後用功也若必如此則日間幹當甚事也○說統人見其禽獸三句又提出情與才見人性之本然者盡喪也○上節言性此節言情本是無情之物故本山之生理而以其材言性是有靈之物故本人之感物而以情言○按仁義是心性好惡是情能好惡是才大指亦一本公都子章而此之意則尤在提撥人心上見喫緊故一則曰豈無仁義之心再則曰放失其良心終之以惟心之謂見心之不可不存而所以養其性者不外乎此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精義尹氏曰人之失其良心者類如此在養與不養而已○語類問平旦之氣其初生甚微如何道理能養得長曰亦只逐日漸漸積累工夫都在旦晝之所爲今日長得一分夜氣便養得一分明日又長得一分明夜又養得兩分便是兩日事日日積累歲月既久自是不可禦今日壞了一分夜氣漸薄明日又壞便壞成兩分漸漸消只管無又曰不能存得夜氣皆是旦晝所爲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今日要得去這好惡上理會日用間於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存夜氣上却未有工夫只是去旦晝理會這兩字是個大關鍵這裏有工夫日間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一分日間只管進夜間只管添添來添去這氣便盛按此兩條似是說氣却正說心之所以得其養須善會○問旦晝不梏亡則夜氣養得清明曰不是靠氣爲主蓋要此氣去養那仁義之心如水之養魚水多則魚鮮水涸則魚病養得這氣則仁義之心亦好氣少則仁義之心亦微矣○問夜氣一章又說心又說氣如何曰本是多說心若氣清則心得所養自然存得清氣濁則心失所養便

自濁了〔按〕須知說氣處都爲說心○此段緊要在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見得雖梏亡之餘有以養之則仁義之心即存緣是此心本不是外面取來乃是與生俱生下又說存養之要舉孔子之言操則存舍則亡見此良心其存亡只在此忽之間才操便在這裏才舍便失去若能知得常操之而勿放則良心常存夜之所息益有所養夜之所養愈深則旦晝之所爲無非良心之發見矣又曰氣與理本相依旦晝之所爲不害其理則夜氣之所養益厚夜之所息既有助於理則旦晝之所爲亦無不當矣○〔說統〕此四句須將山木喝起實實在人心上說蓋心爲動物養則本體不損生機不覺浡然不養則生機先已斬絶安得不消惟夜氣之復正在消長之介故須漸漸保護栽培方有清明日子○〔按〕本文只是緊論之辭集註以上兩段實之然按故字來脈并下緊接操存結上起下自以貼切人心與前後脈方爲要緊物皆然心爲甚本節無物與下惟心兩字正相呼應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

捨與平聲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北溪陳氏〕曰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操之便存在此舍之便亡失了○〔語類〕孔子此四句只是狀人之心是個難把捉底物事而人之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面操存舍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是亡失了此大約泛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操則存舍則亡只是人能持此心則心在若舍之便如去失了求放心不是別有一物在外旋去收拾圓來只是此心頻要省察才覺不在便是收爾○今一個無狀底人忽然有覺曰我做得無狀了便是此心存處○只操便存只求便不放○因操舍而有存亡出入入不是已放之心入來觸物而放去是出在此安坐不知不覺被他放去也是出故學先求放心○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禪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看兀然守在這裏驀忽有事至於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仲思問於未應接之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若戒謹恐懼便是把持曰也須是持但不是硬捉在這裏只要提教他醒便是操不是塊然自守○人心操則存舍則亡須是常存得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有一息間斷於未發之前須是得這虛明之本體分曉及至應事接物時只以此處之自然有個界限節制湊著那天然恰好處又曰求放操存皆兼動靜而言非塊然默守之謂○舍則亡非無也逐於物而忘返耳

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李安溪〕曰神明不測似乎贊心之神妙而本意則是發其危微○〔四書通〕得之易者謂操則存失之易者謂舍則亡保守之難者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新安陳氏〕曰此集註推廣

孟子言外意纔上文收結一章之旨○〔語類〕問夜氣之說曰他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戕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要人於旦晝時不爲事物所汨○問注云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既云操則常存疑若有一定之所矣曰此四句但言心之神明不測不存則亡不出即入本無定所如今處處常要操存安得有定所某常說操則存克己復禮敬以直內等語不須商量不須論辨只去操存克復便了眼下便是用功處只下着頭做便是不待問人○操存舍亡只在瞬息之間不可不常常着精采也又曰孟子求放心語已是寬若居處恭執事敬二語更無餘欠○氣清則心清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蓋是靜時有這好處發見然孟子此說只爲常人言之其實此理日間亦有發見時不止夜與平旦所以孟子收拾在操則存舍則亡上蓋爲此心操之則存也○日間梏亡者寡則夜氣自然清明虛靜至平旦亦然至旦晝應事接物時亦莫不然○平旦之氣便是旦晝做工夫底樣子日用間只要此心在這裏又曰若不先明得性善有興起必爲之志恐其所謂操存之時

乃舍亡之時也按此集註所以必實之以無適而非仁義○文集此四句只是說人心是個活物須是操守不要放舍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自入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頃刻之間倏忽萬狀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流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何如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眞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卽舍不出卽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為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為心之病矣不應却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日不使旦晝之所為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按李安溪曰此章於尚書人心道心中庸已發未發大易消長剝復靡不顯闢却只就人心當下指點仁義之心道心也其乘乎氣而因之有出入存亡者人心也方其存而入也道心為主人心聽命心之本然如是固心之為也及其亡而出也危者愈危微者愈微心之流失如是亦心之為也蓋道心亦不能不交於物而人心則道心之雜於氣而交於物者故惟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而非其果有二心也

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精義問舍則亡心有亡何也伊川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才主著事時先生以日視地便在這裏才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或問程子以為心無出入然則有出入者其無乃非心之正耶曰出而逐物者固非本心之正然不可謂本心之外別有出入之心也但不能

操而存之則其出而逐物於外與偶存於內皆倏忽無常莫知其定處耳然所謂入者亦非此心既出而復自外入也亦曰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耳學者於此苟能操而存之則此心不放而常為主於內矣易之陽絕於外而生於內者于卦為復象正如此○語類問范淳夫女讀孟子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識心伊川此語是許之是不許之曰此女必天資高見此心常湛然安定無出入然衆人不能皆如此若通衆人論之心却是走作底物孟子所引夫子之言是通衆人論耳○係講惟通衆人論故出入無時二句雖非專說舍亡以後却亦不是操存既至猶患如此如果無時不用其力到得無適而非仁義則此心常在腔子裏又安有出入無時而莫知其鄉者按此卽聖人之心不待操之而自無不存意○新安陳氏曰敬以直內乃程子揭要義以補孟子之意也○困知記操舍猶俗云提起放下但常常提掇此心勿令放失卽此是操操卽敬也敬以直內蓋此心常操而存則私曲更無所容不期其直而自直矣

○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卽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東陽許氏曰浩然章論養氣而以心為主此章論養心而以氣為驗○居業錄孟子發夜氣之說於學者最有功蓋心也理也氣也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存省察於旦晝之間不為物欲所汩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之集義養氣程子之居敬窮理是工夫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常解惑只作疑說此兼怪說意方備王疑指齊王按發口無惑乎三字下二節意已在言前無限歎息○此智字是就道理上說未智字是就聰明上說正夾其專心致志而言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西山眞氏曰人主之心養之以義理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猶草木然煖之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孟子於齊王引以當道王秉彝之心其端倪亦有時而萌動矣而進見之時少理義浸灌之益微退而蔽之以私欲者何可勝既雖有如萌芽之發旋復摧折雖孟子其如之何哉○勿軒熊氏曰此見孟子格心之學須就有萌上着力善端之發正須正人賢士輔翼而開廣之○說統以陽明喻君子以陰濁喻小人故曰一暴十寒吾見亦罕便有王

不專心意在。○吳因之曰通章只重吾見亦罕矣二句此二句全要歸重齊王身上言王所常習接者在衆小人而不在吾就是聽信不專予至下節把鴻鵠援弓影出○輯語此節似咎寒之者然所以引寒之久者王心原自有病故下節云云○紹聞編此章與上章意脈相接一暴十寒即山木之意吾如有萌焉何哉即萌蘖之生也爲齊王斧斤之伐牛羊之牧者更多聲色貨利誘之於內諂諛雜進惑之於外下節相承只此意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雙峯饒氏曰心之所主者言志以所向者言專心是心之所主專在此致志是極其心之所向直到那田地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說統此節即從吾如有萌焉何哉說來非另一意○吾見亦罕矣已不勝寒之者之深矣況又有鴻鵠之馳乎是能進見之頃亦寒之時而非暴之時也王之不智又何怪焉○吳因之曰不專心致志正齊王不智底根由孟子全在此四字上着神雖與俱學以上是順遞口氣爲是其智二句是翻弄口氣按非然也三字語似含蓄然正坐實他不專心致志則上已提明故不須重出也言外神廻意合便隱隱有一無惑乎王之不智在○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熏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疏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四書通此章首末言智集註不及之獨紀范氏之言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則人主之智與不智亦在所養之正與不正耳○慶源輔氏曰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改過而不知養德若程子范氏之說是乃所謂正君養德之道必如是然後君德成而治有本庶幾三代可復不然雖欲言治亦苟而已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精義〕呂氏曰死生貴賤貧富榮辱此數物者君子莫適就也君子心存日見惟義而已無是衆物之紛紛也故所守至約無所往而不爲義孟子謂舍生取義者乃諭未知者爾義在生則生義在死則死我之所知者義也何生死之擇哉○〔語類〕謂舍生取義曰此不論物之輕重只論義之所安耳○〔說統〕舍生取義不是勉人之辭蓋人心自然如此所謂本然之良心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語類〕問生人心義道心乎曰欲生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權輕重却又是義○上蔡謂義重於生則舍生取義生重於義則舍義取生此說不然義無可舍之理當死而死義在於死不當死而死義在於不死無往而非義也○〔慶源輔氏〕曰利害之常情私欲也秉彝之良心天理也孟子只就欲惡二者中分別出天理人欲最明切○〔新安陳氏〕曰人遇死生之大變欲全生則害義欲合義則不得生與其不義而生不若合義而死是義之可欲有甚於生之可欲故不爲苟得以偷生不義之可惡有甚於死之可惡故甘死而不肯避死也○〔翼註〕秉彝之良心即末節本心也○〔說統〕兩甚字雖指義不義說本文却不道破正要人在此不道破中認出真心來○〔按〕兩甚字須就人心本然欲惡中看出方不是泛說道理但心字直至非獨賢者有是心句方露此三節宛轉提撕低徊反覆要人認取極有情味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爲之矣〔慶源輔氏〕曰偷謂偷竊免謂苟免此兩字說盡私情之意象惟其不然則知秉彝之良心乃吾心所固有而利害之私情乃因物而旋生出耳○〔困勉錄〕如使節是反言以見良心之必有不是反言以見良心之不可無○〔翼註〕第三四節不過即次節之義而反覆言之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翼註〕由是二字似於上無所承然上節反言正以決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故遂承之也○〔說統〕人生利害到生死處極矣而義之所在有決不爲苟得不爲辟患者此方是人底本心故緊拍由是二字見其本於秉彝來自如此○與上節一反一正全在何不由是四字喚醒世人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

羞惡之心〔慶源輔氏〕曰羞惡之心即所謂秉彝之良心也秉彝之良心是指其全體而言羞惡之心則又於全體之中指其所謂義者言之也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說統〕以上雖有四節不過只是一意反覆孟子本意只歸重人皆有之上○是故二字結上起下重人皆有之所然賢者能勿喪耳亦非帶說惟賢者但能勿喪見彼不能勿喪者原非本無也○〔條辨〕世間人安能個個於二者不可得兼時舍生而取義但就秉彝之良心一直發出來自是舍生而取義者若少轉念則計較利害而此心喪矣故孟子一連四節反覆以明秉彝之良心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一直追出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二句一算節提明人皆有之萬鍾節見是後來喪失末節兩兩較甚正見得舍

生取義之心人自有而人自喪之與此節呼應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嘑呼故反蹴子六反

豆木器也嘑咄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蒙引〕蹴爾尤重於嘑爾故乞人亦不屑○〔集解〕一簞一豆兩一字輕讀○見其甚微○則生則死兩則字重讀又見其甚急着此二層方見得不受不屑良心眞切○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慶源輔氏曰〕路人與乞丐人至微賤者也簞食豆羹生死所繫利害之至急切者也於此而猶惡無禮寧舍之而不食則羞惡之本心所欲惡有甚

於生死者可見人固無有無是心者也惡不義必欲義故兼欲惡言○〔巽因之曰〕眞心當危迫則現當晏安則汩故特舉行乞以見例喚醒世人正見其能決死生於危迫處以爲人皆有是心之證也○不受嘑蹴之心如電光忽過稍落第二念則心擾萬慮未必不受矣此不受底人與下受無禮義之萬鍾底人只作一人看爲末節鄉爲今爲埋根○簞豆與下萬鍾對生死與宮室之美三項對看末節自分明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爲去聲與平聲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輯語〕萬鍾於我何加焉世人惟將萬鍾與我合而爲一。孟子只將萬鍾與我分而爲二所識窮乏之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之者感我之惠也此項似亦是好念頭但爲此而不辨禮義沾沾豪舉耳○故與宮室妻妾只作一例看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新安陳氏曰〕人之喪其良心固不止於成宮室供妻妾濟所識姑舉三者他可類推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集解〕首句緊從上節轉出萬鍾二字正與一簞一豆反對而受之與弗受弗屑反對上文嘑蹴之與是無禮萬鍾亦有嘑蹴之與在故不單言義而兼言禮義不辨非不能辨乃不暇辨不肯辨也則字妙寫轉身分明一落千丈○萬鍾於我何加固是喚醒語亦是宕起下文意一爲字正從何字轉落言既於我身無所增益除非爲此三者與字正詰問之辭宮室妻妾固不能無所識窮乏亦人所有邦爲美爲奉爲他得我種種情態極意而甘受不辨禮義之萬鍾非蔽於物欲而何○〔或問〕孟子所論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之得我此三者或物欲之尤人所易溺或意氣之私人所不能免者自非燭理素明涵養素定而臨事有省察之功未有不以此而易彼者也昔程子之門人有爲不義者或問之曰是人從學之久豈其全無

知識以至是耶程子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但義理不能勝私欲之心即至此耳愚謂此言以責人則恕以敎人言之則切尤足以發明孟子此章意○〔語類〕或曰萬鍾於我何加焉他日或爲利害所昏當反思其初則不爲所動矣曰此是克之方然所以克之者須是有本領從臨時方知克去得不然臨時比並又却只是擇利處去耳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爲並去聲爲之之爲並如字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鄉爲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爲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存疑〕三鄉爲身死而不受是與上兩條來秤稱言生

死所繫是不可已者三者無關於生死是可已者不可已
者既已之○可已者獨不可已乎○說到此處眞激發人○新
安陳氏曰是亦不可以已乎最喚醒人人之不能爲君子
多是不得已而爲之○今此三者豈不可以已而乃冒爲之
乎此之謂失其本心尤斷制得極明白失其本心與前所
謂賢者能勿喪耳正相反賢者惟克去私欲故能勿喪其
良心衆人惟汩於私欲故至失其本心也○精義尹氏曰
一爲外物所遷則失其本心所貴夫學者常不失其本心
而已○語類人須將那不錯底心去驗他那錯底心不錯
底是本心錯底是失其本心○愚按原其本心直以生死
易義喪其本心至以宮室等易生死前後總皆心之變現
今昔總皆人之面目而轉轉喪失若此試反叩本心當有
拊膺痛悼之不遑者○孟子當日反覆提
撕說到此節直欲爲此輩放聲一慟矣○此章言羞惡之
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
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語類某嘗見一

種人沒沒營利求官職不知是勾當甚事後來思量孟子
此章說話元來亦本有此羞惡之心只是他自失了今却
別是一種心所以不見義理文蔚云他雖是如此想羞惡
之心亦須萌動亦自見得不是但不能勝利欲之心耳曰
只是如此濟甚事今夜愧恥明日便不做方是若愧恥後
又却依舊自做何益於事○慶源輔氏曰羞惡之心雖人
之所固有但危迫之際私欲未肆三者之念都未萌芽故
天理之發其不可遏有如此者至於晏安之時私欲紛紜
展轉不已以至計較豐約都忘義理之心乃其勢之自然
也人能於此而省察焉則知所以存天理而遏人欲矣○
愚按此章本是孟子窮形極相提醒人話頭集註却以或
能不免四字放活見得此正人所見爲未必盡然而不覺
躬自蹈之者其於發人
猛省意越放鬆越偪緊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精義

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伊川曰非是陽氣發
處却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語類程子
穀種之喻甚善若有這種在這裏何患生理不存○勉
齋黃氏曰心是穀種心之德是穀種中生之性也生之性
便是理謂其具此生理而未生也若陽氣發動生出萌芽
後已是情須認得生字不涉那喜怒哀樂去○潛室陳氏
曰人心是物穀種亦是物只是物之有生理者爾然便指
心爲仁則不可但人心中具此生理便以穀種爲仁亦不
可但穀種中亦含此生理穀不過是穀實結成而穀之所
以才播種而便萌芽者蓋以其有生之性心不過是血氣
做成而心之所以有運動惻怛之處亦以其有生之性人心
之與穀種惟其有生之性故謂之仁而仁則非指於二者
之形也孟子只恐人懸空去計仁故卽人心而言程子又
恐人以人心爲仁故卽穀種而言○按此二條皆以申明程
子之意○精言集註仁者心之德引程子云云是分剖仁
字心字意不是本文正解然但謂之仁以下方釋本文蓋
心兼理氣仁專以理言二者畢竟有分然理不離氣
仁究不出心外故謂仁爲心之理可謂之心亦可然但

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
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此失字卽是下文放
字○語類仁是無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
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
指示仁也○文集孟子之言固是渾然然人未嘗無是心
而或至於不仁只是失其本心之妙而然耳然則仁字心
字亦須畧有分別始得記得李先生說孟子言仁人心也
不是將心訓仁字此說最有味試思之○存疑集註反而
名之曰人心者以心所具之理反而歸之心也心所具之
理乃心之所以爲心故卽名之曰人心是心卽仁仁卽心
欲人知仁之切於己也○紹聞編酬酢萬變之主這句主
字極有力心者身之主然人有此心而或不仁則失其所
以爲心便自做主不得當夫應事其用事者非其所以酬
酢乎此之主也荀子曰耳目鼻口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
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之夫是之謂天君聖人清
其天君正其天官吾謂天君清是以能應萬物之變順理

而應不隨物而遷夫是之謂酬酢萬變之主

義者行事之宜〔語類〕仁人心也是就心上言義人路也是就事上言**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潛室陳氏曰〕孟子謂夫道若大路然又曰義人路也道以路言謂事事物物各有當行之路義亦言路者謂處事處物各就他當行路上行道若大路取其明白易知義爲人路取其往來必由不知道之猶路無目者也不知義之爲路無足者也此孟子語意別處○〔語類〕問路是設譬喩仁却是直指人心否曰路字非譬喩恐人難曉故謂此爲人之路在所必行耳○仁人心義人路此指而示之近緣人不識仁義故語之以仁只在人心非以心便爲仁義只人之所行者是也○心卽人之有知識者路卽賢愚之所共由者孟子恐人不識仁義故以此喩之然極論要歸只是心爾若於此心常得其正則仁在其中故自舍正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以下一向說從心上去○〔四書通〕路在外出入往來必由乎我事之宜在外而所以行事而酌其宜者在乎心於此見得仁字自包得義字故下文求放心但言仁而不及義也○〔說統〕喚醒人處全在兩個人字上仁就是人底心義乃是人之路心與路特把一人字托出便見仁義卽在當體如何可舍如何可放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

哀哉三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說統〕兩其字卽上文兩人字見所舍者乃其自有之路所放者乃其自家底心也豈不可哀○放心下不知求三字便見人心放逸都從昏昧不覺來此一知字便是求放心底機括○〔按〕上節從仁說到義由體及用也此節從路說向心溯流尋源也故後二節專說求放心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

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紹聞編〕此意實起下四章之意下四章俱以心與外物及小體分輕重而言○〔說統〕知不知兩邊相形特借雞犬以爲提醒○〔語類〕雞犬放則有未必可求者惟是心才求則便在未有求而不可得者○此心非如雞犬出外又着去捉他但存之只在此放心不獨是走作喚做放才昏睡去也是放只有些昏惰便是放○問求放心愈求則愈昏亂如何曰卽求者便是賢心也知求則心在矣今以已在之心復求心卽是有兩心矣雖曰譬之雞犬雞犬却須尋求乃得此心不待宛轉尋求卽覺其失覺處卽心何更求爲又曰只覺道我這心如何放了只此念才起便在這裏不用擬議別處求之但常省之而勿失耳○知其放而求之斯不放矣而求之三字亦自剩了○求放心也不是在外面求得個放心來只是求時便在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了○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操則存非以一心操一心只操底便是已存之心心雖放千百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

愚謂上兼言

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慶源輔氏曰〕能求其心則心存心存則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而應事接物之際必能合時措之宜故曰義在其中蓋有體必有用也○〔紹聞編〕心旣存乃克有制未有心不在而能由是路者也○〔李安溪曰〕仁義者人性之德而具於心偏言之則仁心也義路也專言之則仁義無非心也自人有心而放之此下節所以言學問之道歸於求其放心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語類〕問孟子只說學問之道在求放心而已不曾欲他爲曰上面煞有事在注下說得分明公但去看又曰說得太緊切則便有病又曰上有學問二字在不是求放心便休〔述朱〕若畧去因非一端句便大緊切有病朱子補此四字正有實地工夫在〔愚按〕下接然其道三字更說得語意分明

然其

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蔡氏曰〕或者但見孟子有無他而已矣之語便立爲不必讀書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說所以卒流於異學此指陸象山集註謂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放心而已正所以發明孟子之本意以示異學之失學者切宜字字玩味蓋能如是〔述朱〕此句總括學問工夫即所謂下學是也則志氣清明此涵養之功義理昭著此致知之效而可以上達便是居仁由義底時候不然不如是也則昏昧指靜時說放逸指動時說正與志氣清明二句相反雖曰從事於學無下學實功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亦無上達實驗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語類〕明道此語只是大槩說如此若已放之心這個心已放去了如何會收得轉來只是莫令此心逐物去則此心便在這裏不是如一件物事放去了又收回來且如渾水自流過去了如何會收得

轉後來自是新底水〇周先生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只是不善之動消於外則善便實於內操則存舍則亡只是操此心便存〔按〕伊川曰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可見求放心只是去不善而復於善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語類〕這是已得此心方可做去不是道只塊然守得這心便了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按〕此節要指集註發明殆盡而語類復暢言之但其中有兩說一說先求放心而後可以學問一說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兩義實互相爲用然不爲別白則初學苦於糾紛而莫得其要領故爲分列於左以便觀者之循省焉〇〔語類〕學問固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爲無他蓋身如一屋子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灑掃門戶整頓事業若是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耳實何用焉且如中庸言學問思辨四者甚切然而放心不收則以何者而學問思辨哉此事甚要諸公每日若有文字思量未透即可存着此事若無文字思量即收歛

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功也〇學問之道孟子斷然說在求放心學者須先收拾這放心不然此心放了博學也是閑審問也是閑如何而明辨如何而篤行〇學須先以求放心爲本致知是他去致格物是他去格正心是他去正無忿懥等事誠意是他自省悟勿夾帶虛僞修身是他爲之主不使好惡有偏〇文集竊嘗謂今之人知求雞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爲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即此知求之處一念慊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按〕以上數條是說先求放心而後可以學問即中庸章句所謂非存心無以致知之說也〇〔語類〕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不是學問之道只有求放心一事乃是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如聖人一言一語都是道理又曰文字極難理會孟子要畧內說放心處又未是前夜方思量得出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不是學問只有求放心一事程先生說得如此自家自看不出問賀孫曉得否曰如程子說吾作字甚敬只此便是學這也可以收放心非是要字好也曰然如灑掃

應對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皆所以求放心〔按〕朱子此條當是以前數條爲舊說〇舊看此只云但求其放心心正則自定近看儘有道理須是看此心果如何須是心中明盡萬理乃可不然只空守此心如何用得可見此處乃與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相表裏可學謂若不於窮理上做工夫遽謂心正乃是告子不動心如何守得曰然又問舊看放心一段第一次看謂不過求放心而已第二次看謂放心既求儘當窮理令聞此說乃知前日第二說已是隔作兩段須是窮理而後求得放心不是求放心而後窮理曰然〇問所謂求放心者不是但低眉合眼死守此心而已須要常使此心頓放在義理上日他須是有事靜之功始得時舉因云自求見得此理真無內外外面有跬步不合道理便覺此心歉然前日待坐深有得於先生醒之一字曰若長醒在這裏更須看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所發處始得〇問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收放心曰所謂講學讀書固是然要知所以講學所以讀書所以致知所以力行以致習禮習樂事親從兄無非只是要收放心孟子之意亦是謂爲學問者無他皆是求放心講此正與

思無邪一般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使人知善而勸知惡而戒亦只是一個思無邪耳○心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求之之道也須是敬[援]以上數條是說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卽論語集註所謂明善以復其初之說也象山之學是謂學問只是求放心便休與前一說所謂先求放心之義自別然不善體認尚恐開致虛守寂之漸以致上彼家船故朱子於後一說尤說得精密須知必合二說融會貫通乃爲眞實了義○[李安溪]文知心爲學問之本則惕然朝久常惺惺而不寐此尊德性以道問學之道也而離心則無以爲學知學問爲求心之要則日月就將常日新而不已此明善以復其初之道也而舍學則何以事心其自記云題有兩說以一意貫之乃學語孟庸總滙處愚按此眞滴水不漏橫渠云言有敎動有法書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數語學問之道盡矣所以求放心者亦盡矣○[雙峯饒氏]曰上文說仁人心也是把心做義理之心不應下文心字又別是一意若把求放心做收攝精神不令昏放則只說從知覺上去恐與仁人心也不

相接了襄嘗以此質之勉齋勉齋云此章首言仁人心是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末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言學問之事非指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個心字脉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今讀者不以仁言心非矣○[新安陳氏]曰仁者人之本心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放其心故也本心存則爲仁放則非仁非仁則不能居仁以立其體必不能由義以達其用矣求放心卽所以求仁也學問者求仁之方求仁者學問之本此章歸宿在求放心上是歸宿在仁上也本章有四心字皆是指仁而言文理血脉甚貫讀之可見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爲去聲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說統]人心本信於物欲之上今卻屈於物欲而不能信故借指之屈信爲喩○心之若人只提醒方寸之間便是故以不遠秦楚之路影說○[蒙引]疾痛指當身害事說不便作事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或問小註]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似不必求信可也至於心爲一身之主視一指之微輕重迥別而反不知惡此不知輕重之等也○[南軒張氏]曰人與聖人同類以心之同耳不同者陷溺之故也心不若人而知惡之必求所以免於惡蓋有須臾不遑寧處者矣○[紹聞編]今學者須能實自體察得心不若人處始有知惡處果能自知而自惡之則必不容已而所以愈之之方又不待遠求而得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或問小註]此章只是不使陷於不善之意○[南軒張氏曰]愛其身必思所以養之古之人理義以養其心以至動作起居聲音笑貌之間莫不有養之之法所以尊德性道問學以成其身也於桐梓知所養則自拱把至合抱可以馴致於身知所養則自士而爲賢爲聖亦循循可進矣弗思則待其身曾一草木之不如滔滔皆是也○[新安陳氏曰]苟一思之則思吾之一身三綱五常繫焉四端萬善備焉必思所以養之養之之道養心以養其內謹九容之類以養其外使吾身爲仁義禮智根心見面盎背之身非徒養其口體血氣之身而已也此章身字內包心外包動容周旋而言按內外固可兼說然畢竟重一心一邊方與上下章意合○[說統]此章喚醒人處全在一個愛字蓋人雖至愚未有不以身爲愛者然往往置身物欲攻取之場雖曰愛之其實害之孟子從愛字剔出一養字又從養字剔出兩所以字見養乃所以成其愛也既昧其所以養矣又何以成其爲愛哉人若思量到此決不肯自置其身於物欲故又以弗思二字點醒他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新安陳氏曰無尺寸之膚不愛申兼愛無尺寸之膚不養申兼養集註輕重即下文所謂貴賤大小是也○翼註愛以心言養以事言○說統首五句是槩論人情起下自考意人只爲昏昏惘惘不自照察所以下一考字要人提醒此本念耳於己取之此示以自考底方法見等級分量當身而具也○吳因之曰通章重所以考其善不善二句下只發明此意○條辨養之不善則自以爲兼愛兼養而實至於以小害大以賤害貴成其爲一無能養之人養之果善則以大役小以賤從貴而通成其爲兼愛兼養之人非眞只

養大養貴而置賤小者於度外也故首五句只通論人情不必遽謂其養之無分別其無別者只坐不能自考耳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述朱此節正申明於己取之意貴以其分尊賤以其從命大以其兼統衆職小以其各司一職心志口腹註中逆透全指以立言○蒙引看來賤而小者耳目手足之類皆是註中專以口腹言因下文專言飲食之人養小失大而云爾○翼註於爲小人見養之不善於爲大人見養之善○條辨養其小者定失大大故曰爲小人養其大者自兼小故曰爲大人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舍上聲檟音賈樲音貳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樲棘小棗非美材也此賤害貴之喩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此小害大之喩兩喩一就物類言一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喩

就人身言均爲養小以失大大者起下飲食之人○新安陳氏曰一指肩背有大小之分借以旁証小體大體○說統曰賤場師曰狼疾人都着則爲二字見養小者爲小人由不能考其善不善耳按此皆賤之之辭爲飲食之人寫照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爲去聲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按專養口腹故直目之爲飲食之人緊喝則人賤之矣與上文則爲賤場師則爲狼疾人相應正爲當時貪饕富貴饑渴害心者痛下棒喝○說統此二節反覆叫應上言養小者必害大下言不害大雖養小亦可然特爲假設之辭正見養小之必失大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爲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語類孟子此數句被恁地說得倒了也自難曉意謂使飲食之人眞個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屑屑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疑是以當知養其大體口腹他自會去討吃不到得餓了也○孟子文義自分曉只是熟讀教他道理常在目前胸中流轉始得○雙峯饒氏曰以身而言一毫一髮皆吾所當愛皆吾所當養但體有大小莫專養小體若才養目便貪色才養耳便貪聲才養口便貪味必至害其大體○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人當以養心志爲重養口體爲輕非謂養心志者不養口體也養心志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雖饑食渴飲與常人同而食所當食飲所當飲白與

常人與若專養口體則人心愈危道心愈微不至於窮口腹之欲而滅天理者鮮矣孟子於此欲人不養小以失大葢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按〕末句豈適爲尺寸之膚工與前無尺寸之膚不愛相應非言養大之不可兼小正申明養小之必不可以害大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新安陳氏曰〕心能爲身之主使耳目從心之令者大人也心不能爲身之主反聽命於耳目而從其欲者小人也〔按〕此照下節言義固如是然在本節宜渾○〔說統〕鈞是人是人也兩喝拔警前鈞是人也謂宜其成就同也後鈞是人也謂宜其趨向同也意各有別爲大人爲小人爲字作謂字看從其大體是憑他作主從其小體是任他驅逐本節義只如此內有以小從大以大從小兩邊交互意然在下○〔蒙〕引養以用功言從以成功言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語類〕問不思而蔽於物蔽是遮蔽否曰然又問如日之視色從他去時便是爲他所蔽若能思則視其所當視不視其所不當視則不爲他所蔽矣曰然若不思則耳目亦只是一物故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問物交物曰上個物字主外物言下個物字主耳目言孟子說得此一段好要子細看耳目謂之物者以其不能思心能思所以謂之大體問官字如何曰官是主心主思故曰先立乎其大者○〔說統〕不思雖指耳目底本體說然受蔽處全由不思來便見耳目與心相關處○〔精言〕蔽與引不同蔽是不能辨其是非引方是隨之而去〔按〕交字是蔽與引中間過接處引字上着一則字見一交之後勢不暫停引之下着而已矣字見既引之後無可追索

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語類〕耳目亦物也不能思而交於外物只管引將去心之官固是主於思然須是思方得若不思却倒把不是做是是底却做不是心雖主於思又須着思方得其所思若不思則邪思雜慮便順他做去却害事〔按〕所謂邪思雜慮正坐不思故思字都只主好一邊說○心之官則思思固是元有此思只恃其有此任他如何却不得須是去思方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最要緊下云先立乎其大者即此思也心元有思須是人自主張起來○〔翼註〕自耳目之官至不思則不得也二段只就耳目與心上開開說不着人言耳目之官不思不是人不肯思心之官則思不是人用力去思乃是耳目與心小大之體原是如此○〔愚按〕心之官則思思字是單說官只當一個衙門相似思則得之思字方是去做官所謂當然之職如衙門中有了人相似又上思字是人心元有此思下思字是人心必須去思元有此思者心之官所以異於耳目也必須去思者心之官所以先立而不奪於耳目也得之謂得事物之理得其職則得其理失其職則不得其理尚是懸論心之官如此

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輯語〕此字兼心思耳目天總付人從大從小却在人自擇以而心爲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語類〕耳目之官不能思故蔽於物耳目一物也外物一物也以外物而交乎耳目之物自是被他引去惟

心之官則思故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惟在人思不思之
間耳然此物乃天之與我者所謂大者也君子當[illegible]
用功能不妄思是能先立其大者也立字下得有力夫然
後耳目之官小者弗能奪也是安得不爲大人哉○孟子
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語最有力且看
他下一個立字昔汪尚書問焦先生爲學之道焦只說一
句曰先立乎其大者以此觀之他之學亦自有要卓然豎
起自心便是立所謂敬以直內也又曰今忘前失後心不
主宰被物引將去致得膠擾所以窮他理不得○〔紹聞編〕
朱子看得立字重謂南軒解此章全不提掇立字而曰以
思爲主心不立而徒思吾未見其可也○思亦有妄故心
立而後能思○〔居業錄〕心具衆理所患者昏亂放逸惰慢
故須主敬主一無適所以整其昏亂放逸整齊嚴肅所以
救其惰慢此存心之要法也○李安溪曰既云心之官則
思則先立兩字似并思字在內蓋必心得其職乃稱立也
然註云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
則又似思前更有一段立之工夫蓋思是窮理以上便是
操持操持者窮理之根惟其此心常存是以事至而常能

思也此心纔所以有君子存誠克念克敬之語○〔正解〕耳
目之官四句明耳目所以爲小體心之官三句明心之所
以爲大體此天四句正言從其大
體爲大人而小人不言自見矣
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
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
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
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
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爾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
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
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
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四書通一誠足以消萬僞一敬
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

者莫切於此○或〔同〕孟子此章之要在先立乎其大者之
一言耳蓋大者既立則凡動靜云爲皆主於思而不隨於
物其不中理者鮮矣范氏之箴蓋
得其旨未可以晚出而易之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
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樂音洛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精義尹氏曰莫之貴而貴
者故曰天待人而後得者
故曰人○〔南軒張氏〕曰仁義又言忠信忠信只是誠實此
二者○〔新安陳氏〕曰樂善即樂此仁義忠信不倦者樂之
至也○〔輯語〕天爵二字是孟子自撰語然卻是眞實義非
寓言名目也天位天祿天秩天叙天命天討無非天者天
即理也○〔說統〕天爵自人爵上生發出說個天爵便見貴
於人爵矣善惟仁義仁義原是忠信底這善原是樂之不
倦底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此天之寵綏不章服而
貴故曰天爵○〔按〕此章爲慕人爵而弃天爵者發在孟子

語意自重天爵一邊但首節分列亦不必遽爲偏重即有
天爵而非人爵亦不能得志大行公卿大夫如皋夔伊呂
亦在其中非可槩爲抹倒只合渾
還自留得後文古今人不相及地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
之而自至也 語類問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曰從不必作
聽從之從只脩天爵人爵自從後來如祿在
其中矣之意脩其天爵自有個得爵祿底道理與要求者
氣象大故相遠○〔或問〕人爵從之有以爲從之者猶言其
任之云爾如何曰是蓋嫌其猶有意於人爵之求耳殊不
知此章之意所以爲天理人欲之別者特在乎求與不求
之間有意於求則是乃所謂脩天爵以要人爵者君子固
已斥之矣其或不求自至則是乃理勢之必然者而又何
嫌之有哉○〔南軒張氏〕曰古之人脩其天爵而已非有所
爲而爲之人爵從之者言其理則然也○〔蒙引〕古昔盛時

公卿大夫必怛之仁義忠信人也天爵人爵更不容說要知古人全無一念想到人爵上○說統天人之爵自合而古今之人自分學術之淳漓事功之眞假世運之升降皆出於此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或問〕脩天爵以要人爵者雖曰脩之而實已弃之久矣何待得人爵之後始謂之棄耶曰若是者猶五霸之假仁猶愈於不假而不脩耳聖人之心寬宏平正善善蚤而惡惡遲不如是之急廹也且若是言則彼直棄而不脩者又將何以處之〔語類〕問古人尚脩天爵以要人爵今人皆廢天爵以要人爵曰便是如此○〔文集〕假仁要利之心不去則夫不

棄其天爵者亦將以固其所得之人爵而已是或可以幸而不至於亡然根於鄙吝之私豈可以入堯舜之道哉必也眞知固有之可貴而寖忘其平日假仁要利之私則庶乎其可矣大抵假仁與利仁不同須曉析不差然後可耳○〔輯語〕曰要曰棄前半截如此後半截如彼人道是兩截我道原是一截由其可棄知他脩時是要由其爲要則其所脩亦非眞仁義忠信矣○〔南軒張氏〕曰古之士脩身於下無一毫求於其君之心而人君求賢於上每懷不及之意上下皆循乎天理是以人才衆多而天下治逮德之衰在下者假名而要利在上者徇名而忘實而人才始壞矣降及後世則不復以仁義忠信取士而乃求之於文藝之間自孩提之童卽使之懷利心而習爲文辭則并與其假者而不務矣人才何怪其難哉○〔新安陳氏〕曰無所爲而爲善者誠也故堅所守而不移有所爲而爲善者僞也故得所求而遂已或曰脩其天爵亦有人爵不從之者棄其天爵亦有人爵終不亡者何也曰脩天爵自有得人爵之理棄天爵自有亡人爵之理其不得者上之遺賢其不亡者下之僥倖豈常理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精義〕伊川曰人人有貴於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爲堯舜〔尹氏〕曰是亦天爵之義○〔語類〕孟子於此只云弗思耳三字便實知得工夫只在這裏〔愚按〕實知得工夫只在這裏者見得貴於己者思之則無不自知其有而必欲有之也不是以思字遽作工夫說○〔蒙引〕欲貴者人之同心也在外之貴也卽人爵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在內之貴也卽天爵也〔愚按〕欲貴須虛說個欲人爵底貴下二句方有轉身○〔說統〕此章打動人處在欲貴二字喚醒人處在弗思二字是冷歎語亦激發語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紹聞編〕曰天爵曰良貴皆是孟子始道出趙孟晉卿也〔新安倪氏〕曰晉趙氏世呼趙孟如智氏世呼智

伯晉爲盟主趙氏世卿故當時謂趙孟能賤貴人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翼註〕人之所貴與下人之膏粱人之文繡此三人字俱指操爵人之柄者言如趙孟便是趙孟二句重能賤邊正見非良貴不足慕也○〔說統〕借人以顯己借賤以顯貴人所得而貴亦人所得而賤徒自供世途之顚倒耳人試思之〔按〕統上卽激下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前篇行葦之詩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也此篇父兄耆老所以答行葦之詩其首章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

著皆所謂良貴也。[新安陳氏曰]兩不願字即中庸不願乎其外之意充足乎仁義之良貴將自無所慕乎人爵之貴矣○[語類]仁義本德字說來聞譽又本仁義說來飽乎仁義則聞譽自至施於身正見其有實於已者也○不說仁義如何可貴只就世情中翻出兩個不願以見意正是令人可思處○不願膏粱正形容飽仁義之為可貴不願文繡正形容令聞廣譽之為可貴意味在兩所以字中●兩人之字正對上貴於己己字看視人則曰顧反已則日思、○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鄒子曰]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程子曰]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西山真氏曰]荀子云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夫志意脩而不羨於富貴可也有驕之之心則非矣道義重而無求於王公可也有輕之之心亦非矣必如程子之言則無病矣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

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精義]尹氏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亦猶是也○[語類]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欲之勝天理若甚難以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難而邪之勝正人欲之勝天理卻甚易蓋才是蹉失一兩件事便被邪來勝將去若以正勝邪則須是做得十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自恐怕勝他未盡在正如人身正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述朱]理固如是然在本章不要說得十分太難恐啟人疑畏之必非孟子望人力仁之本旨也愚按仁勝不仁自是常理其不勝者只坐為仁之不力試看一車薪火是何等勢燄卻以一杯水救之是其心本自不曾欲勝耳。較量雖易尚落第二層義。○[蒙引]集註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此人字對下我字看。○[按]謂之水不勝火即人之不仁者謂之然因我之為仁不力而人遂謂不仁之真不能勝則誰復肯為仁者豈非我之所為有以深助夫人之不仁者乎。如此看語意方得清白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直解]為仁不力非但有害於人就是自己也信之不專。為之不力將併其幾希之仁寖消寖滅而終至於亡矣。○[按]註此人字即上節註我字正所謂今之為仁者。亦終必亡并杯水之仁亦無有矣。○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南軒張氏曰]此為有志於仁而未力者言也。仁與不仁特係乎操舍之間。而天理人欲分焉。天理存則人欲消固不兩立也故以水勝火喻之。然用力於仁貴乎久而勿舍若一暴十寒

倏得倏失則暫存之天理豈能勝無窮之人欲遂以為仁不可以勝不仁而不加勉焉則同於不仁之甚者其淪胥以亡也必矣學者觀此可斯須而不存是心乎天理寖明則人欲寖消及其至也人欲消盡天理純全以水勝火不其然乎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荑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

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潛室陳氏曰]他道如百工衆技百家諸子皆是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

道之有成也〔語類〕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如今學者要緊也成得一個坯模定了出谷工夫却在人只是成得一個坯模了到做出谷工夫却最難正是天理人欲相勝之地自家這裏勝得一分他那個便退一分自家這裏退一分他那個便進一分如漢楚相持於成皐滎陽閒只爭這些子〔按〕此條與上章相貫〇〔四書通〕此章與上章相因上章言爲仁之不力無以勝不仁〇此章言仁之熟由於爲之力熟無所容力熟之在乎用力〇〔新安陳氏曰〕而已矣者熟之之說盡夫爲仁之功外此無他也苟能於孔門求仁之方循而行之日新不已由勉而利利而安心與仁一則熟之功效氣象可言矣〇〔紹聞編〕曰種之美則非有慕乎荑稗曰不如荑稗則不可徒恃其種之美〇〔說統〕爲仁不熟乃至不如荑稗蓋甚言仁之當熟以成其爲美也〇〔翼註〕心如穀種必以存養爲栽培以克復爲耘耔至天機暢茂德性堅凝方是熟處〇〔馬君常曰〕一暴十寒則以間歇而不熟進銳退速則以急遽而不熟優游度日則以怠緩而不熟守氣助長則以強制而不熟〇〔徐自濵曰〕不徒曰熟而曰熟之可見

責在人之用功求熟非是舉其已熟之成功而與他道較美惡也〇〔輯語〕熟字原從美字中轉出看註中恃其美與爲他道之有成兩路夾授出熟之只在這條路上做去便是至美連熟字亦有名象無程期故曰熟之而已矣不曰熟而已矣此便是有事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數句道理都包在之而已矣四虛字中〇〔按〕亦字亦是正喻相映發點醒人處不可畧

〇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語類〕趙昌父云學者只緣斷續處多日只要學一個不斷續〇〔慶源輔氏曰〕日新日進也不已無間斷也必日進於一日而又無間斷然後純熟夫仁

〇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古候反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或問小註〕此章大意只在射之法與匠之法兩句上〇〔說統〕彀者引滿之謂引弓滿彀凝神不分乃可命中故曰志學謂學射〔朱註發明〕此章言教者學者皆必以法若偏重教者便與高美章混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節學者謂學匠以用也〔說統〕規矩無一定大小方員惟所用之故曰以〇〔南軒張氏曰〕學者之於道其爲有漸其進有序自灑掃應對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猶工之有規矩也亦循乎此而已至於形而上之事則在其人所得何如形而上者固不外乎灑掃應對也舍是以求道是猶舍規矩以求巧也

〇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按〕教學只兩平說全在四個必字着精神〇〔慶源輔氏曰〕射者志於彀而眞積力久則善中矣工者守乎規矩而眞積力久則能巧矣教者與受教者舍彀而言中舍規矩而言巧皆誣也

曲藝且然喻意在言中況聖人之道乎正意在言外〇〔雙峯饒氏曰〕聖門教人定法無如一部大學〔按〕小學則曲禮少儀內則諸篇是也〇此章論事必有法正見教學之相成觀兩亦字可見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聲）

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按〕禮重之答只是據理而言不以事實相較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備旨〕任人意在下段此兩問只是要引出個禮重來然後從而折辨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

〔郊特牲〕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說統〕所謂以禮食者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凡此是也○〔語類〕不親迎則不得妻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禮則迎之禮法許如此○〔述朱〕不以禮食如不食嗟來之食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亦其類也不親迎如家貧不能備六禮之類六禮問名納吉請期納采納幣親迎也○〔蒙引〕任人此言亦不可以為非所問故孟子不闢之使聖賢處此亦有為之者故曰亦未嘗膠柱而鼓瑟也但只是不揣其本耳故須有孟子後一段說話○〔按〕任人亦本告子食色為性之說其蔑禮即所以外仁義也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如字）

何有不難也〔集解〕於答何有正文在往應之曰以下不揣其本三節是先就其言斷之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慶源輔氏曰〕物之不齊當揣其本以齊其末不可只據其末以定其高卑○〔條辨〕可使二字最有意寸木高於岑樓者使之高也食色重於禮者使之重也此不揣本而齊末者使之也○〔翼註〕二節雖同是譬喻然上節是就任人之意而喻之下節是反任人之意而喻之上節是有意偏較者輕重可使倒置下節言輕重之本然則不謂是也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

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慶源輔氏曰〕物固有重而有輕然重者少而輕者多則輕者反重而重者反輕矣○〔集解〕上節只說他不揣本而齊末之非此方說重輕之定分必多寡齊而後輕重見自是相承說然上言升寸木於岑樓之上是言任人有意重食色此言鉤金不可與輿羽較是言任人有意輕禮兩節於相承之中而語意各有對針然俱未露正意至下節乃與揭明取○〔或問〕禮之大體固重於食色矣然其間事之大小緩急不同則亦或有反輕於食色者惟理明義精者為能權之而不失耳權之不失是乃所以全禮之重而深明食色之輕也〔覽〕於寸木鉤金之喻孟子之意亦可見矣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

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精義〕尹氏曰任人之所言者利害也孟子之所言者禮義也苟以利害言則何止乎重而已○〔纂引〕禮食親迎本不是輕但以對滅性廢倫則為輕耳○此即上兩節之意而明言之果如任人所比則食色之禮直是可廢矣但食色之差重於禮而已然豈論之得其平而安可以是論禮也哉○〔孫讌〕既辨其不平之非下方好取一般平者而較量其輕重也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紾音軫 摟音婁

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

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纂引〕任人只重在死字及不得妻字上不曾思及紾兄臂與摟處子之犯大節處故孟子出此一頭與之平稱就見得禮終是重矣○〔說約〕此章言輕重如稱物相似任人是一頭輕重者孟子之說則兩頭俱重取舍了然矣○不紾則不得食不是偶然不得食不摟則不得妻不是暫時不得妻故曰兩頭俱重不要反把食色一面說輕了○〔愚按〕往應之須看前後針鋒相對處未嘗變任人得食飢死之說而以紾兄易禮食未嘗變任人得妻不得妻之說而以摟處子易親迎方見得任人是取食色之重者比之於禮之輕者故失其衡孟子是取禮之重者亦比於食色之重者而其衡自定若取食色之輕者亦不足以服任人矣須知以輕較重即任人自開其隙惟兩重並衡任人遂難橫抵耳於此見孟子折義之精語言之妙○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

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亦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新安〕陳氏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則天理所以防閑人欲者也禮本重食色本輕固自有大分也然亦不可拘拘於禮文之微者又當隨時隨事而酌其中聖賢固不肯枉尺直尋以踰夫禮之經亦未嘗膠柱調瑟以昧時宜之權也○〔按〕此章本旨只在力爭輕重之大分其未嘗膠柱調瑟言外員補一層乃正於大分上毫釐不爽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愚按〕人皆可以為堯舜一句中却有兩面曹交之問所疑在可孟子之然所信在為惟交意在可故聞孟子之然輒問如何則可惟孟子意在為故於交之妄意其可隨加棒喝曰亦為之而已矣下面弗為耳所不為也及行堯之行人病不求耳都是偏援他為處為則未有不可者不為安望其可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存疑〕人皆可以為堯舜意思全在為字上曹交把他都畧了只就形體上論見非不厖然大也食粟而已言不能為堯舜如之何則可言如何則可為堯舜也〔按〕此便隱然是以不勝為患○〔說統〕食粟一語此是曹之實供學者若見及此便生多少慚愧却自不曾省得便是飯從舂梁上過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 勝平聲

匹字本作鴄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鶩是也烏獲古
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語類孟子道人皆可以爲堯舜何曾復道是堯舜更不假脩爲
且如銀坑有鑛謂鑛非銀不可然必謂之銀不可須用烹
煉然後成銀○新安陳氏曰爲之一字爲此章之要所謂
弗爲耳及下文所不爲也皆與爲之而已一句相應舉烏
獲之任是亦爲烏獲以譬能爲堯舜之事是亦爲堯舜也
○按奚有於是是宗或以爲指形體言或以爲緊承食粟
而已對照不勝爲患故以無力有力人爲說味通節語意
以後說爲長○條辨末二句豈以弗勝爲患單貼能勝堯
舜說○弗爲耳與亦爲之緊相照應中間爲有力爲無力爲
烏獲三爲字義別如云則是個
無力之人是個有力之人耳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
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
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
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
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慶源輔氏曰陳氏就孝弟上說而極於堯舜之聖楊
氏是就堯舜上說而本於孝弟之近二說互相發明所謂
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者其警發於人尤爲切至也○尹氏
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孝弟非堯舜不能盡自冬溫夏凊
昏定晨省以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又如事父孝故事天
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直是通於神明
光於四海非堯舜大聖人不能盡此○愚按以孝弟言堯舜
之道固宜將孝弟說得十分滿足然本文只是從徐行說
下見非人所不能轉不須說到極至反起人畏難之心○
○或問均是行也而一徐一疾其間便有堯桀之異是乃物
則民彝自然之實理非如佛者神通幷妙用運水及搬柴

之說也程子有言以吾觀於釋氏句句同事事合然以其
本之不正是以卒無一句一事之同正謂此耳○語類堯
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這只是對那不孝不弟底說孝弟便
是堯舜之道不孝不弟便是桀紂○說統世人不能爲堯
舜只是不勝二字作阻把徐行後長說來你道堯舜不能
爲難道徐行後長也不能爲堯舜之道只此孝弟便是如
何以不勝爲患此節正
見人皆可爲堯舜處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
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二行竝去聲
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覺軒蔡氏曰孟子以人皆可爲堯舜所以誘曹氏之進也然亦
豈謂不假脩爲而即可以爲堯舜耶勉之以孝弟又勉之
以衣服言行之間固不以難而阻人亦不以易而許人情
乎交之不足以進此也○艾千子曰一服一言一行皆如
堯非易言之也乃備舉而難言之耳○一服一言一行皆如

桀非淺言之也乃蔽錮極深耳故日亦爲之而已見得無
之非堯無之非桀不爲堯即爲桀○愚按人將此節易滑
口讀過便看得而已矣五字恁地輕渺若一字字鄭重讀
之方是令食粟人聳然竪起脊梁當下透出爲字精神命
脈何等老婆心懇
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輔氏曰此指其以身之長短與湯文較也人皆
可以爲堯舜豈謂是與
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
禮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新安陳氏曰上一節告以徐行疾行此一節告以衣服言
行皆是執其病
之切處箴砭之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
假館而後受業人可見其求道之不篤見鄒君有挾貴意假館有求安意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

師夫音扶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或問〕學莫難於知道故欲脩身者必以致知爲先今曰道豈難知而特患於不爲何哉曰道之精微固難知也然自始學言之則如是而爲孝如是而爲弟如是而爲不孝如是而爲不弟其大體向背之間豈不明而易知乎致知云者亦曰卽其已行之知而推致之耳今曹交於此似有所未知借曰知之亦未必能行之也亦何暇及夫致知之方乎子於大學之序必以爲因小學之成功而後力有所施蓋爲此耳○語類歸而求之有餘師須是做工夫若茫茫恁地只是如此如前夜說讀書正是要自理會如在這裏如此讀書若歸去也須如此讀書看孟子這一段發意如此大都在疚行徐行上面要知工夫須是自理會不是別人干預得底事○〔文集〕孟子之言正爲不知反求諸身而專爲求師於外者設耳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資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新安陳氏〕曰可爲堯舜在性分不在形體交以形體似聖人言陋矣孟子所答全章之要在爲之而已中言行堯之行以躬行言也末言歸求以求之言也求之以開其爲之之端躬行以盡其爲之之實則所謂可爲堯舜者必眞能爲之安有不假脩爲而可安坐以至堯舜之理耶徐行尤易能故先之言徐行之弟而後總以孝弟言之有餘師非謂人師也如先儒所謂當以己心爲嚴師之意

○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怨。」弁音盤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爲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其詩曰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扡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紹聞編〕高子以小弁爲小人之詩蓋以

其處父子之間而薄之也不然三百篇中怨詩亦多矣何獨咎小弁乎孟子以爲仁人之詩者正又以其處父子之間而取之也○〔說統〕通章以仁孝二字作主高子在怨上疑其爲小人孟子在怨上見其爲仁孝凱風是借來比例通章只重小弁上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精義〕尹氏曰疏之戚之至情也於親而不用其情惡在其爲孝也○〔新安陳氏〕曰小弁之事

人倫之大變宗社傾覆繫焉如之何勿怨是其怨乃所以見親親之心蓋以愛親之心仁之發見者也○按本節言小弁之怨方是說他哀痛迫切之情正所謂垂涕泣而道者高子所疑之怨正坐不曾見及此此其所以爲固也○南軒張氏曰家國之念深故其憂苦父子之情切故其辭哀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其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輯語何以不怨是不解之詞然丑非不解凱風之不怨正不解小弁之當怨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

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音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或問小註親之過大是傷天地之大和戾父子之至變若此而不怨焉則是坐視其親之陷於大惡恝然不少動其心而父子之情益薄矣此之謂愈疏親之過小則特以一時之私心而少有齟於父子之至性若此而遽怨焉則是水中不可容一激石一有激石則叫號而遽怨矣此之謂不可磯故二者均爲不孝也○集解親之過大過小特因其絕天性之愛傷陰陽之和有甚有不甚俗說乃以爲一關於宗社事大一止於身家事小如此說則虞舜不當怨慕矣○愈疏是親既疏我而我又疏其親便是愈疏了磯是借字水激石是水激於石石指母水指子不可猶云不容也水微激於石而水遽怒子微激於母而子遽怨故曰是不可磯逆節歸注不孝二字不孝就心上說與上親親仁也反對愈疏不孝小弁之所以當怨也不可磯亦不孝凱風之所以不怨也推明怨不怨之旨歸重小弁上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 精義伊川曰小弁之怨與舜別舜是自怨小弁直怨我罪伊何或問申之曰舜之怨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反諸身以求所未至之辭小弁之怨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則自以爲無罪矣此其所以不同也與○淺說舜之怨慕怨已而慕乎親也小弁之怨怨已而亦怨親也實有不同者孟子亦姑引以爲證而取詩一意之近厚耳○說統上文只說怨字此處引舜爲斷却露一慕字蓋原其怨之念只欲感悟君父與舜慕親之心一般此其所以爲仁人孝子耳不必貶駁小弁○愚按章意只是說詩非論平王也前後以怨不怨相形二斷之以親親而其嫌盡釋末言孔子之言舜亦正以破高子之固豈眞以舜與平相提而論哉要以舜之怨慕爲至孝自不得以小弁之怨爲不孝註中虛實字都極斟酌分明○本文於舜止

曰慕以怨已融於慕之中故爲至孝集註於小弁止曰怨以怨而未盡乎慕之道故不可爲孝而僅得謂之不爲不孝然此處孟子引來只見得當怨意○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 四書通七情中有哀而無怨怨出於哀哀之切故怨之深雖程子嘗論小弁之怨與舜不同然皆出於人情之至痛而天理之至眞者也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牼口莖反

宋姓牼名石丘地名 集解不期而會曰遇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集解孟子必素知其爲遊說之士將何之之問

以人國言非泛問其地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

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翼註】宋牼之說先楚後秦則所謂二王之遇亦是說不遇於楚必遇於秦勿倒。構兵只言相侵伐且慢說兵連禍結侵下不刋意按莊子書有宋鈃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敎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卽此人也

曰何如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精義】尹氏曰當是時以利害誘說爲能者多矣天下知利而不知義故孟子拔本塞源而救之其與人言也一斷之以正而已。或問【小註】宋牼言其不利之說似未大悖於理孟子却力沮之欲其因是行而開二王以仁義之道廣乎生民之福遠大之業也故下文卽其利之一字而充論之。蔡氏曰宋牼在當時想亦是年德之高者故孟子以先生呼之而猶不免溺於利害之私蹊不知仁義之正道世俗從可知矣。【說統】志大謂其志在息民與從人志在爲楚橫人志在爲秦者不同故孟子因其志而思以正其號。【集解】指是詳中之大要號卽指之標向處也心術無他而號已不善在遊士以爲逞臆而談而不知聖賢之稱名必愼。【正解】不可二字正是抹煞他利字下二節皆發明不可之意。【愚按】明斥其號之不可正隱充其指之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

【西山眞氏】曰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牼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願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精】言悅於利而罷是兵以利罷也樂罷而悅於利是利以罷興也因罷兵之利凡事趨向利去則仁義之根絕矣。【集解】說以不利彼必求所以利是始以利罷者必旋以利興利端旣開到得人人趨利則君臣父子兄弟皆秦楚矣人人懷利以相接則相接處皆是相構處豈必兩國構兵哉此覆亡之勢所以斷自悅於利始悅於利肺腑間皆利也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南軒張氏】曰古之謀國者以義理不以利害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而治忽所由繫也說之以利使其能從亦利心耳罷兵雖息一時之患而狥利實傷萬世之弊。【紹聞編】說人之道言其非義者未必止而言其不利者易見從然不知導人以利則人將惟利之

遡趨利不止而兵端其可止乎曷若直開導其良心夫害殺樂戰非人情也殺無罪有所不忍取諸人猶與有所不爲此人之本心人皆有之者也導之以此使自有所不忍不爲焉不安於其故習而樂罷則不但乎可息兵可寢而舉國之人孰肯逆其規後其君乎仁義行乎一國必爲政於天下矣故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翼註〕上節利說秦楚利字以息兵言懷利字寬說是一點私心有爲而爲之意此節仁義說秦楚仁義字以不殃民爲仁不踰制爲義言懷仁義之仁義字亦寬說是一點公心無爲而爲之意俱漸次逐層說開趕出兩邊興亡之異○〔存疑〕懷仁義以事其君是懷個仁義之心去事君不是把仁義去一事君也蓋其所以事君者只是見得道理當如此初不爲不已富貴之圖便是懷仁義以事其君○〔集解〕上下兩節不平看上節言以利罷兵之必至於亡已了不可二字下乃孟子自出仁義之大指以教之極言仁義之效以見當主於仁義而不可主於利也故末復拔何必曰利一句應轉前文以申明不可之意此章與首篇首章用意畧相似而結法亦如之直是斬釘截鐵○〔徐思曠〕曰孟子道不行於

當時而以素所挾持者轉致望於遊說之士惓惓救世之思也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慶源輔氏〕曰來見則禮意重幣交則禮意輕〔述朱〕輔氏說只可作泛論若就本節說季任亦未來見不可謂其禮意之輕大抵不得來見而以幣交則禮意重得來見而以幣交則禮意輕觀末節可見但在本節只作序事伏案不可預透○〔按〕爾受之而不報此處只作一例看幣交道遠的一時所不能答報非有心也○〔說統〕曰居鄒曰處守曰平陸曰爲相此是序事中書法都未道破又曰通章逐段推明不遽說盡首節爲相處守四字是伏案中間不成享三字是斷案末節不得之鄒得之平陸是結案○〔文集〕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爲非禮但孟子既受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不屑之教誨也〔按〕此係單主儲子預透後文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或問小註〕首節是言其受幣之同如此他日由鄒二句是言其報禮之異如此○〔蒙引〕連得間矣謂已得間而問也非謂孟子所處有間隙處也○〔說統〕謂此中決有個義理不可認作捉破綻下爲相之問渠亦曉得孟子意不在此特設詞以相探耶非以俗情窺師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爲其之爲去聲下同與平聲

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耶〔孫辨〕單問不見儲子之故以疑處原在此也與字甚活知其不爲此而疑之之詞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此周公營洛邑告成王以御諸侯之道也曰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蔡傳〕享不在物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蒙引〕書所享指

天子孟子引之則謂享貢者事○儀禮意也對物言則下志字禮有本有文此禮字蓋指本言○說統志與物兩盡才成個享引書專重不役志于享一句○或問儲子儀不及物幣可反乎曰始交未容逆料其不誠旣受則不可反矣倸莊儲子始以幣交必是當交而交者及其終不來見方見其儀不及物故朱子謂始交未容逆料其不誠

爲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蒙引惟不役志于享言但以物爲享也爲其不成享也言旣不役志于享則所謂享者特其名耳實則不成享也○存疑惟不役志于享是書自解曰不享意爲其不成享又是孟子解書曰不享意蓋不役志于享則不成個享禮所以曰不享○明是說儲子得之平陸而但以幣交惟屋廬子便解得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

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慶源輔氏曰不得之鄒而不來則是制於禮者也得之平陸而不至則是簡於禮者也制於禮者欲爲而不可得簡於禮者可爲而不欲君子之所爲亦視其禮意之輕重而行吾義而已○說統不得之鄒得之平陸在處守爲相上說正答成享不成享之故亦道出自家悅底解悟來拔集註兼不得往他國及可以至齊之境內說則居鄒處平陸亦正與此二句相關○夏九範曰屋廬子之疑在不見儲子邊故孟子之答只言不成享一邊○末以得不得相形說正見孟子權衡之妙○輯語交際予受應酬之道視其誠意以爲衡皆有精義存焉所謂可與權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爲皆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蒙引名實二字只做一類看不必謂名者實之賓實者名之主○大註自分聲譽事功大凡仕進底人所圖便在此二者○存疑髡意以天下之道出與處而已出便是出處便是處又各成其事方是仁若旣出了未能成事又去之旣不成處又不成出兩無所成這便不得爲仁不知時苟我以出而爲人可也時不我以猶汲汲於爲人必至枉道未有能直人者故古之聖賢救世之心雖切在己之道終不可枉○說統先後作緩急解爲人自爲髡雖兼言其實致譏重爲人邊○在三卿之中見得似非自爲乃名實未加而去又不成其爲人仁字固是兩邊夾擊意却側注立功濟世一邊○方與後兩重相貫○通章以仁字爲骨子○以用不用三字爲關鍵○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並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慶源輔氏曰無私心以存諸心而言合天理以形諸外而言人固有雖無私心而行事不合天理者惟仁則內外合天人備矣○說統此叙三子事與別處不同乃緣他自爲爲人來說如夷似一於自爲如惠似一於爲人如尹又似觀望於自爲爲人之間此君子是孟子增自指其與末君子之所爲句應○集解道以迹言趨以心言髡論仕以迹孟子論仁以心如但以迹則伯夷不屑於就者也下惠不屑於去者也伊尹則有去亦有就者也然去者是仁不去者亦是仁安得拘以爲人與自爲觀其所存所處何如耳○君子亦仁而已矣說開去不指三子孟子自謂無謂承三子言亦可何必同句最重○何必同非謂不必與古人

同也此句只對自爲爲人說見君子只要心無私而事合理自爲亦可爲人亦可卽時而爲人時而自爲亦可自爲非鳴高爲人非徇俗時而爲人時而自爲非行止鶻突三子既不拘一轍後人亦何必以一轍拘○輯語此處仁字只就出處上論然正須識得仁字全體方能不深講而道理自足只說出處而聖人之精後自存 楊氏曰

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卽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精義伊川曰五就湯五就桀此伊尹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加此○四書通獨詳伊尹者蓋不屑就惠不屑去其迹易明惟尹有去又有就其心未易識故詳之〕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正解史記云公儀休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子柳言君子道行則樂其治子思請給恩百姓修禮隣國非復昔日之魯髡曰削甚益誣之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精言首節名實未加而去之髡意重去上○見事功不成忽然引去不成自爲又不成爲人孟子告以不必同正見其當去也此卽暗承前意踐進一層說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用意較酷矣〕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

百里奚事見前篇〔新安陳氏曰亡則何止乎削故曰削何可得魯之不亡尚以三賢在也否則如虞之亡求削而不可得矣○說統奚非愚於虞而智於秦只用與不用耳不用賢二句推開說此不用已伏末節不用字○發削何可得只承不用賢句轉下見賢者之非無益於國不必更粘魯事較量○喫緊在用不用字固是隱含齊王之不能用以見已之所以去齊然此處只以亡字霸字與削字對針尚未及去齊之意〕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

王豹衛人善謳〔謳聲有曲折也〕淇水名〔通詩衛詩竹竿之篇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緜駒齊人善歌〔歌長言也〕高唐齊西邑〔齊境大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明日先遇莒子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劉向說苑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莒戰梁遂鬭殺七十二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崩按傳記皆無華周妻哭事髡并說或當有之然不足辨也〕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爲賢也〔翼註內以抱負言外以功〕

業言爲其事卽須有諸內無其功卽反形諸外四句一正
一反作兩層看○集解此四句尚是本上豹駒節推開以
起下是故無賢者也乃直刺孟子末又反掉以見其果無
○說統髡譏孟子意分三段始言名實未加而去着一未
字責之猶寬繼言無益人國謂其雖不去亦未必有名實
之加然猶說是賢者至此則直說其非賢語意一步緊一
步按髡意總是在事功上
論而不察君子之用心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
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
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稅音脫爲肉爲無之爲去聲

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
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

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
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
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
孔子者集解人但知爲肉爲無禮而不知其爲不用也魯人爲肉爲無禮之譏正協孔子微罪之心蓋孔子
欲以微罪行正要衆人不識得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
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語類謂孔
子於女樂之後而遂行則言之似顯君相之過不言則已
爲苟去故因燔肉不至而行則吾之去國以其不致燔爲
得罪於君耳○又集問微罪不知是指魯言是孔子自謂
曰自謂○紹聞編盧齋謂以細故去國爲微罪欲以微罪
行使人咎其可以無去而必去也不欲爲苟去在己亦有
辭於去非全無可去之故也按此則朱子云自謂之義蓋

明已以微罪行乃正不欲顯其君相之失耳若照人全其
汪氏以微罪屬之君相則又非聖人之用意忠厚矣
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紹聞編此二句分開不得乃其見幾明決之中用意又忠厚如此
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髡之所能識哉
南軒張氏曰孔子之去魯非孟子發明於此後世固亦未
知也○慶源輔氏曰觀孟子引孔子之事以答淳于髡則
孟子之去齊亦必有所爲而不欲言之者矣○說統節首
提出不用二字極有味蓋孔子不欲言魯君之不用可
見孟子之無功而去齊亦由齊王之不用耳豈是爲其事
而無其功大凡君子到心迹難明處曲至意正要人
摸捉不着知也得不知也得人已方可以兩全是所爲
仁也若必欲自暴其迹則人以自全君子所不忍故曰
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其妙用正在不識中所全甚
大○按君子之所爲二句本文只粘定孔子說集註孟子
之所爲乃是於言外補出然說孔子處正隱然自況
衆人固不識緊對髡必識之○衆人不識一是衆人識淺

一是君子地分本高着一個字直是不堪矣落然正須
將所爲說得委曲則不識意自高雅不是一味輕薄○
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愚按淳于未嘗識賢由於未嘗知仁蓋亦戰國之習氣全
以功名爲重故其譏孟子始終只在仕齊無功而不知君
子守道之嚴用心之厚其無私當理有非流俗人所能知
者此去齊之故終不欲明言而託於孔子以見意滑稽利
口之徒直度外置之矣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
周文武也紹聞編自王道衰人惟知五霸之功何敢議其罪惟孟子以三王律五霸而名其爲罪人蓋孔

予所謂其義則某竊取之者亦如此○〔姚〕承菴曰當時王章侯度焉無存其臣且逢迎以重其罪故孟子特以三王作準先立罪案而發其罪○〔說〕統通章以王字立案。詳意雖重傷今然無王之罪實由五霸作俑 丁氏曰

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本杜氏春秋傳註不必從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歛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去聲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 〔南〕軒張氏曰天子入諸侯之國首察其土田次詢其賢才蓋爲國之道莫先於農桑莫要於人才也○〔蒙〕引養老者無凍餒之老也尊賢者知重有德也俊傑在位尊指布列庶位以修百職也不與尊賢相混○慶以地者三王之世當尚有閑田或亦因六師所移可減此以與彼王制所謂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必非空言也 掊克聚歛也讓責也 獨言土地荒蕪則田野不治兼之矣遺老者棄老者而使失其養也失賢者有賢不見用也掊克在位者皆聚歛之臣也則有讓不言所讓者何事豈以上文有慶以地在而意自可推耶或曰善善長而惡惡短慶以地而讓不必遽削地亦未可知 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 曰變置之則非定滅其國矣○〔吳〕因之曰則有慶則有讓則貶爵則削地則六師移之正是操大柄以賞罰天下隱然說個天子討而不伐道理故下以討而不伐承之 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 〔孫疏〕平時爲方伯征討時則稱連帥蓋古者兵民爲一凡公卿大夫士當征伐時則皆軍帥旅卒之長 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 〔蒙〕引討者端拱穆清之上但出令以討罪人也伐者奉天子之命率三軍之師往取罪以復於上也若摟諸侯以伐諸侯則何所出令何所承命但以形勢驅鄰國而爲之魁以就其私而已○五霸之伐諸侯而必摟諸侯以伐之者此正假仁處也以其不奉天子之命亦須合諸侯之議併諸侯之力而以爲出於公也天子則命方伯連帥伐其罪五霸則摟諸侯以攻伐實違其法而猶竊其法雖竊其法而壞其法也○即此一節明其無王而上文所舉先王之法皆在所違中矣○〔新〕安陳氏曰無王於此使居三王之世豈非罪人○〔輯〕語只霸便是無王桓文之匡定拜享未嘗不陽尊天子其實目中無有辨天合天討之本一齊葵却此摟伐之罪也若戰國諸侯并不用陽尊以爲摟伐矣故第二節當講霸者之無王不講諸侯之無天子無天子乃今之諸侯之所同也 自入其

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按〕言巡狩言述職皆是以三王作準爲五霸爰書起案○省耕省歛只帶在巡狩述職之中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歃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 〔左傳〕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輯〕語若曰五

霸桓公爲賢則抹殺桓公之功若曰五霸桓公爲賢則掩却桓公之罪妙在落一盛字則功首罪魁俱在內矣〇孟子取葵丘之會只取其五命尚合義理耳不是贊其功之盛亦不贊其信於諸侯〇[述朱]本文當以葵丘之會諸侯六字爲句主桓公言非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集解]威信服人無事歃血但一意以明天子之禁而已下五命即載書之辭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不孝是不子易樹子是不父以妾爲妻則無夫婦之別此所以列於五禁之首〇再命用賢圖治之事也賢固有德教才爲有能者然亦分德之緒餘尊之育之皆所以彰之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三命柔遠能邇之事〇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

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四命天命天討惡臣之事〇無曲防不得曲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蒙引]壅泉激水是兩事壅者以自利於已激者以嫁患於人專小利壅泉也病鄰國激水也泉水若利於已國則壅之以歸於內泉水若不利於已國則激之以歸於外然專其利於已則必有病於人嫁其病於人則亦爲利於已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五命睦鄰尊王之事〇[集解]五命所載書辭皆是天子之禁桓特申明之耳言歸於好謂尊天子之命篤鄰國之交在桓公本是借爲後日摟伐地而孟子述此却因就同盟原要歸好若既盟之後一有犯此五禁者便是自干王章自取罪戾故下緊接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意在今之諸侯并得罪於五霸不必復摟索齊桓心曲也〇[精言]前節極力鋪張

三王之制而以摟伐一句斷五霸罪案此節極力鋪張五霸之禁而以皆犯此五禁一句斷今之諸侯罪案是一樣文法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南軒張氏曰]君有惡承順而長之固爲罪矣逢君惡者逆探君意而成之罪尤大也其蒐秘姦諂爲甚而牧賊蠹害尤深蓋君萌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未安於心而迎而安之則其發也必果召以爲已意未形於事而彼能先之則其愛也必篤故長君惡於外者其罪易見逢君惡於內者其愿難知易見者害猶淺難知者害不可言也自古姦臣之得君未有不自逆探君意以成其惡故君臣之相愛不可解卒至於

俱亡而後已逢君之惡云者可謂極小人之情狀矣〇慶源輔氏曰長君之惡者無能而巽懦阿諛之人也逢君之惡者有才而傾險陰邪之人也〇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以上邵子之說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此正得春秋之大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其謬哉[精言]通章語意一節遞降一節五霸

已得罪三王而今之諸侯又得罪五霸所以然者皆今之大夫爲之耳不獨長君而且逢君罪不容誅矣○黃氏曰抄五霸三王之罪人意以至古之所謂民賊警切世變極爲痛快自戰國風俗一變之後行乎世者滔滔皆若人徒飾以三王以上之議論耳

○魯欲使愼子爲將軍

愼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慶源輔氏〕曰能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即戎使之敵愾禦侮臨戰之際皆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矣不然則是陷之於死地也故謂之殃民在堯舜之仁政豈容之哉〔異註〕教民註專言禮義者戰國時兵法之

狹固所有也○〔條辨〕人因中間論制不可過處多遂謂重過制上非也孟子只緊在殃民二字斷愼子罪案蓋不教禮義而用之戰直是驅之死地下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却是轉一步說看後面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一句撤過過制落到仁上而以況於殺人求之緊挽到殃民意可見矣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愼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愼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蒙引〕上一條言其徒殃吾民不足以勝敵此一條言縱使勝敵而於理亦不可〔按〕不可即照制不可過貪人土地而上干先王之典然此處只宜虛含不可說破

愼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

滑釐愼子名〔正解〕此則二字單承不可邊來○〔按〕愼子意只在勝意只在有南陽今且決之於一戰而猶謂不可此眞愼子之所不識者故下文遂與明言之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賽合註〕諸侯祭祀會同之制受之天子載之方冊藏之宗廟故曰宗廟之典籍○慶源輔氏曰觀此二句則知先王之制封國大小自有意義豈私意可得而損益之哉○〔條辨〕要說下諸侯百里爲封國定制故先以天子之地陪起見天子尚不敢自已過侈而況諸侯可不守先王之封制乎○〔按〕先王分土之初千里百里俱非苟然要說於外不可增却先說於內不可減此孟子立言之妙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或問小註〕此舉先王之定制如此○〔輯語〕儉非儉嗇儉陋也註云止而不過最善摹寫上文足字之義後世如秦之郡縣唐之藩鎭或憂外重或憂內重只坐不解一足字之義而封建遂不可復矣○〔條辨〕封國皆有定制獨舉周公太公爲說者以魯伐齊故就兩國遡其始封耳○〔集解〕儉於百里上着地非不足句用而字一折正見先王定制凜然足畏雖元勳貴戚毫不可踰以起下節○〔按〕語類中多有辯魯地百里之說朱子亦無定論且於此章本義無關故不載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雲峯胡氏曰〕齊魯之地均非始封之舊而田氏之齊亦非復太公之齊但孟子方欲責魯故不暇論齊耳以一人而擅王畿之封則諸侯而當天子之半是已有之土且在所損況可益以未有之有乎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雙峯饒氏曰〕不殺人而取彼與此仁者猶且不爲以其非所當得故也況於殃民而求廣土地者乎○〔愚按〕徒取諸彼以與此本是必無之事特設出此語頭以見制之必不可過耳仁者不爲全在過制上說正應前文然且不可意況於殺人以求之乃折轉殃民尤爲責慎子本意故下文切論之○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西山真氏曰〕道之於仁非有二也以其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心存於仁則其事無不合道矣○〔新安陳氏曰〕事合理必不爭已所不當有之地心存仁必不殺人以爭地二句不特可斷此一事實臣事君之法也殃民者仁之反欲慎子導君以仁不殃民而爲不仁也○〔說統〕引其君三字貫至而已作一句讀道者仁之發仁者道之存總是一心作用處引之爲言有多方誘掖意然必志於仁而後已者蓋人君舉動多有外迫公義而勉焉以從正者其念未純畢竟旋入於邪而不覺故忠臣愛君必防微杜漸無使一念混淆方才歇手而已字正與務字相叫應○〔鄭申甫曰〕引字當字志字是一路來底意思謂引之以當道而志於仁蓋仁與道原非兩件論成德則心在於仁其行自無不合於道論世主昏迷之後必須在道理上做事方得所趨向以成其仁或以當道由志仁來於本文未免倒置○〔愚按〕前一條以志仁爲歸宿後一條以當道爲發軔二說正互相發○章末高唱君子之事君也言外便見得慎子事君以非道而爲不仁之君

事是一小人而已其爲不容於堯舜之世可知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鄉爲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

辟開墾也〔文集〕鄉道志仁不可分爲二事中庸曰脩道以仁孟子言不志於仁所以釋不鄉道之實也前章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爲當道耳○〔存疑〕辟開墾是盡地力李悝是也故爲富國之事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新安陳氏曰〕前是爲君富國剝下承上者此是

爲君強兵戰勝攻取者暴君之良臣實治世之民賊不能引君鄉道志仁而導以不道不仁助桀爲虐者也○〔條辨〕只我能爲君四字便是知有君而不知有民所以爲民賊辟土地侵民之井疆也充府庫重民之賦稅也約與國戰必克戕民之性命也非民賊而何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集解〕所謂道卽富強是也習以成風爲俗上以是求下以是應此國君臣如此彼國君臣亦然已成戰國時習氣雖與之天下二句是反跌語此全在民賊上見其必亡○〔吳省菴〕曰此因當時之君皆用富強之臣以爲可以取天下故孟子發此○〔新安陳氏曰〕自當時觀之孟子此論若迂且激既而六國吞暴秦亡此論豈不深中大驗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說統〕曰圭意在矯當時重斂故云二十而取一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按史記所載白圭乃魏文侯時人四書釋地引鄒陽書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考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三年則此書所載疑另爲一人云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貊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說統〕見得中國而從夷狄之法成何世界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喩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器不足用正見不可意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饔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蒙引〕無城郭則無營築之費無宮室則無搆造之費無宗廟祭祀之禮則無犧牲粢盛酒醴之費無諸侯幣帛饔飧則無朝會饋賜宴勞之費無百官有司則無食祿之費故二十取一而足也○〔說統〕五穀不生二句是所出之少不可以多取無城郭三句是所費之少不必於多取○〔愚按〕惟其所出之少故所費自不能多惟其所費之少故所取亦不必多自是相承遞下故必從五穀不生說起而末句只頂費省而言○〔翼註〕諸侯字總管幣帛饔飧既無諸侯因無諸侯交際之幣帛饔飧百官是大者有司是小者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說統〕此亦從輕稅說來見雖欲件件減省自有必不可省者○〔按〕特提居中國以見貉道可而中國斷不可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集解〕前以陶與用比此以陶與人比無君子乃正對陶而言亦即一以該其餘也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或問〕小註大桀小桀也桀固不可爲貉亦豈可爲哉惟法堯舜而已○〔四書通〕易曰

節以制度必先言中正以通蓋堯舜之道中而已重之輕之皆非中也可行於夷狄不可通行於天下可行於一時不可通行於萬世○〔宋氏公遷〕曰因其過而以中道矯之者所以救時政之弊也因其不及而以中道闢之者所以正邪說之誣也蓋所以明先王之道不可不行也○〔慶源輔氏〕曰什一中正之制也故以爲堯舜之道三代聖人雖因時損益然一本於中正則無以異也周衰王制盡廢兼併之俗起而貧富遂以不均白圭謹身禁欲樂觀時變知取知予以此居積致富其犯先王之禁大矣顧乃創爲輕賦之說欲以其治生之術施之國家故孟子明辨其不可觀其始則取其事之易辨者以開其智中則歷陳其不可之實以破其說末則舉堯舜之道不可得而輕重者使之有所歸著可謂委曲詳盡矣〔按〕此本史記所載白圭事而言亦因註中有林氏之說也○〔說統〕先王立法定爲什一之則亦謂國用不可卒省就中斟酌立此定額今日無故議減勢或不給異日必復議增是輕賦者正重賦之漸也故孟子特把大貉小貉與大桀小桀相形說究其弊而極言之所以見堯舜中正之道萬世無弊〔按〕輕賦固爲重賦

之漸然猶道之不可行只就當下便見得故孟子痛闢其非只是言其不足用推出一層轉非本義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精義〕尹氏曰事不師古何以承世以治水治稅之言觀之白圭可謂妄人矣○〔蒙引〕白圭所以自負爲過禹者蓋其隄防一築而輒遂不被其害無四乘之勞無八年之久故也然其妄甚矣○〔紹聞編〕漢人言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如白圭者是也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存疑〕言禹之治水只是依水之道而治之也故曰順水之性水之道就頂上治字說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壑受水處也海爲受水處而非人所居此禹之所以爲仁也以鄰國爲壑鄰國獨非人乎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惡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新安陳氏〕曰禹除天下之害順水之性而委之於海圭除一國之害不順水之性而但委之於鄰是禹爲天下除害而圭乃爲鄰國之害也不仁甚矣○〔孫辨〕上節禹以四海爲壑是緊承禹之治水水之道也二句故用是故二字接吾子以鄰國爲壑是直起水逆行四句故用一今字轉水逆行即指鄰國爲壑故註解爲下流壅塞故水逆流既謂之洚水即便是堯時之洪水矣禹於洪水而治之使平所以爲仁人丹本小水而壅之使成洪水豈不爲仁人之所惡時解謂水逆行四句只解禹去洪水之害不以爲惡丹而以爲惡堯時之洪水殊失語意○起結兩吾子過矣俱就丹之自以爲愈禹而申斥之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惡平聲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精義〕尹氏曰君子所執者信也捨信則何所依據也○〔或問〕考之說文古無亮字今以爲與諒通者得之矣然諒有二訓有止訓信者友諒之類是也有爲必信者貞而不諒是也至於執字則但爲持守之意而未有以爲固滯者如中庸所謂固執者是也故吾以是推之而從尹氏之說直以諒爲友諒之意言君子捨是則無可據守也○〔南軒張氏〕曰諒對貞而言則專於諒者未必貞也以己之私意爲諒非諒之正也孟子之言諒諒之正也○〔精言〕或問云君子舍是則無可據守此與左傳杖莫如信同意執字活對亮字不過○不是不能執是無所執玩註及尹說自見○此執字只把捉倚仗意與操守堅固意有別言君子持以應天下之事只此一誠舍是便全無把柄了故執字靠定亮字說非亮主

心執主事亮在平時執在臨事也○〔集解〕亮即友諒之諒所謂誠也故集註止訓信字○〔孫疏〕言亮而不言信者蓋亮之爲義其體則信其用則明○〔按〕亮字本義止訓信然不兼言明則貞而不諒之諒所謂不擇是非者恐未免相犯且本註凡事苟且內亦兼有不明之意第執持之說則自宜主信而言耳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按〕此亦孟子惓惓行道之思偶觸於正子而不覺情見乎辭○爲政二字須着眼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知去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按〕此以孟子之否而知之對下好善優於天下看非故抹殺三者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丑問也〔蒙引〕丑意中但知有三者耳。味然則口氣疑團已伏於前矣。

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去聲下同

〔集解〕好善本樂正子之爲善人來善與善相投自無有不好者須在其爲人處見之。○好善不主定好人之強力智慮多聞乃實見得善之可欲。深嗜篤好所謂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是也。

好善足乎

丑問也〔按〕上已明言正子之爲人其爲好善自無疑矣足乎之問乃疑其不足以爲魯政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纂疏〕善專於已則有盡善取於人則

無窮此其所以治天下猶有餘力也○〔集解〕優對上足字言足尚是僅足優則恢恢乎有餘裕矣天下對魯而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何況魯國此正貼樂正子說或謂優於天下說得好善大了恐非正子所能當不知好善之量正樂正子之所長惟其優於天下此孟子所以問之喜而不寐也下節方畧推開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集解〕此與下節一正一反總是發明好善優於天下句兩用夫苟字起自是槩說之詞好善不好善俱要切相天下者言四海千里等字乃不落空講好善處須見得善中能盡爲治之本末輔吾德者其本也資吾治者其末也兼收傳採中心好之此其所以優於天下若從強智多聞起見則仍是公孫氏心眼矣○〔翼註〕來告以善則衆思集而忠蓋廣故優於天下不可云賢才輔而天下治蓋此主聽言說不主用人說〔愚按〕主聽言說方與下節對針不但來告以善緊相關切也但用人意亦卽在聽言中只渾說亦得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存疑〕輔氏曰世間此等人亦甚多。然其所謂智者是乃所以爲愚也○原其始則起於予既已知之之意萌於中而已可不畏乎○〔說統〕人將曰三字是從旁摹擬之詞予既已知之矣正描寫他訑訑光景讒諂面諛之人正窺見他此意而阿譽之耳若說人謂他訑訑之狀予既已知之矣有何意味〔按〕此與輔氏同○〔蒙引〕訑訑本不好善之人訑訑也予既已知之者人不樂就之而云然也言其人訑訑然吾已知其爲人矣又之何爲〔按〕此與輔氏異將講多有從之者然畢竟味短○〔緒聞〕徧有訑訑之意於中卽有訑訑之聲音顏色於外往告以善必不見好人皆望望然而去故曰距人於千里之外○距與拒通君子

人。迭爲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條辨〕因其不好善則讒得而進之因其以智自足則諂得而進之讒諂之人不過面諛而已○觀不好善者之國不可治則知好善者之優於天下此節只爲上文反觀○〔愚按〕集註於此特拈直諒多聞與讒諂面諛反照愈可見好善斷不宜主強智多聞識而言

○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南軒張氏曰〕好善誠篤非舍己私者不能能舍己則中虛虛則能來天下之善於爲天下何有蓋善者天下之公也自以爲是則專己而絕天下之公理孰甚焉○〔說統〕總見相天下者不在才而在量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說統〕考仕於古亦疑孟子難仕之意孟子乃合去就以明之大都君子本心全是爲行道計不合

執一途而後就亦不執一途而槩去總見君子委曲爲之意○蒙疑陳子之問固疑孟子之難於仕而孟子所爲非不就易仕一邊說只說所就有三所去亦有三見可就則就可去則去一視平只道爲從違非有心於難亦非有心於就下三節只要平看○[集解]陳子問仕仕專在就一邊孟子看出去一邊陳子之意重在就孟子之意重在去去既因就而見然去即伏於就之中方見君子之不苟於就其必各分三項者見聖賢無執一之行只看時義何如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此亦舉孔子以見例不必粘定孔子說○[蒙引]敬在心而禮乃其文猶云恭而有禮○蓋亦有致敬而無禮者○[按]首句只先揭起一層言迎之致敬以有禮非爲此接待虛文固將以爲行其言之地耳分明是志

同道合欲以其所言者舉而行之如何弗就將字不是說將然未然是一時傾信投合之機有固將如此者惟其如此所以不待禮貌之衰只言不行便自可去蓋就以此意者去亦即以此意君子自不肯負其初心也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按]節首雖未行三字極有味謂言雖未行而致敬有禮猶有欽慕吾道之心則言或自是而行亦未可定則亦安得不就之至於并禮貌亦衰始不能一日安其身矣此其所以必去也○或問三者之去就亦視其所遭之時何如耳孔子皆嘗爲之可以上下等之耶○邱月林曰其次其下乃因其遇不同而言如云此外另行一樣非以別人品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此又有悔過之言。[按]行其道即上文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從其言言字却別如有所諫諍之類耳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朱子]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爲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爲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窮困者豈不善於彼哉是以君子以爲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

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子於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飢餓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明未至於如是之貧則不可受免死而已矣言受之有限不求贏餘明不多受也○[慶源輔氏]曰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爲道而仕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爲禮而仕也道在我禮在彼至於周之亦可受此君子之不得已也集註恐後之貪利苟得者以是藉口而全不顧義遂流於欲而不知止也故言此以防警之然使上之賜下止周其身下受其賜止以免死則時可知矣○[正解]受其餽即是就之免死而已矣即是去意○[彙解]免死句在不久即去上蓋本旨是言去就也○[集解]此雖受之有節不久即去與受享其祿不同到底亦是受國君之養故云公養之仕○[四書通]君子於去就辭受之際可謂嚴矣此孟子答古之君子之問也今之君子何如哉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集解孫叔敖蔿賈之子、蔿賈嘗見叔敖於莊王、既而隱處海濱不仕、令尹虞丘薦之王以車迎遂相楚百里奚事見前篇、舉於市卽飯牛事孟子深斥自鬻之說、而此曰舉於市者、莊周亦言百里奚飯牛而牛肥、則飯牛自是實事、但自鬻要君則好事者之誣耳○新安陳氏曰、舜聖人且君也、故只曰發、傅說以下五賢皆臣也、故曰舉○說統發者奮起由己、舉者甄拔由人、此君相之別○此只舉舜說諸人以見例、總是困非不幸之意、下乃推其所以由困而亨、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

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曾與增同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徐思曠曰、大任不是富貴、莫錯看若舜以下是也集解故字承上文、推開意在言外○將字必先字與所以字緊相貫注、以明天意之所在也○精言苦其心志、如操心危、慮患深、非尋常貧苦志慮鬱執不得自伸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爲不遂、多背戾也、集解行是據現成底行去、爲是作爲有經營運用意、聖賢行事原是正當道理、何嘗有一毫乖角、但事多不順、所爲動輙齟齬、故曰拂亂耳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語類動心忍性者、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慶源輔氏曰、竦動其心則心活、堅忍其性則性定、心活則不爲欲所役、性定則不爲氣所動○輯語增益不能、正動忍得力處、似微有次第、然所以二字語氣直貫、無則抗、蓋動忍其心性、而增益者其才也、作三平講、理固無害○按三平固可、然卽謂增益不能自動忍中出、亦儘有義味○所以二字是豪傑自強責任、天下許多苦餓困拂、入到衷提頭不起、原非豪傑也○愚按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此要意思不是聖賢天亦無從安放得着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語類只是要事事經歷過○問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須從貧困艱苦中做來、方堅牢曰若不從這裏過、也不識所以堅牢者、正緣不曾親歷了、不識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許多嶮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一日撞行將去、少間定喫坑落塹去也○慶源輔氏曰、人不經憂患困窮、若頓挫摧屈、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多率、故謂人若要熟、須從這裏過○潛室陳氏曰、更嘗變故多、則閱義理之心熟、熟謂義理與自家相習、便如履吾室中○新安陳氏曰、舜大聖人、未必由此而窮苦之迹實如此、憂此豈無所警省、若傳說以下、所以能當大任、實由乎此也○積困勉錄唐堯

生長宮貴、而兢業自持、亦是苦其心志、孔孟終身貧賤、而丕欽萬也、亦是天降大任、拔此雖旁義、自是通論、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喩、

衡與橫同

恒常也、猶言大率也、言人雖未必皆緣過而改、而緣過後改者恒多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喩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下文作與喩卽其事蓋不能謹於平日、此補得過之由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衡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語類困心衡慮者、心覺其有過、徵已發聲者、其過形於外○翼註困於心、是抑鬱不

能自舒衡於慮是思索不能自達○困衡作已知有逆
言作徵發者方知有過故言喻◎慶源輔氏曰才言恒過
而後能改便見是中人之性下兩句只是改過之事雖是
不能謹於平日至於事勢窮蹙困心衡慮始能奮發而與
起然畢竟是其才尚足以有為雖是不能燭於幾微至於
亭型暴著徵色發聲始能警悟而通曉然畢竟是其智尚
足以有察如此固亦可以進於善若至是而猶不之覺焉
則下愚而已○徐巖泉曰全要在中人上形容蓋上智之
人不待過而後改下愚之人雖有過不能改心與慮屬已
困衡是過覺於已作是謹平日之所不能謹聲與色屬人
徵發是過彰於人喻是覺平日之所不能覺○按與然後
兩而後須重看見得過亦正非偶然人日在過中而一無見
過之一日最是人生大不幸○洪覺山曰動心忍性是自
進步困衡徵發是跌腳而後轉步○徐自滇曰到得能作
能喻亦可以聖可
以賢而可以大任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與弼同

此言國亦然也慶源輔氏曰上既言上智中人之事矣故此推言在國亦然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新安陳氏曰人主為國內有守法持正者規諫之外
有敵國外患以警懼之則不敢縱肆而國可保否則驕縱
而國亡矣○蒙引法家乃尊貴鯁直之臣拂士是輔弼左
右之士有疎戚尊卑之別外患與敵國有辨如楚有巫臣
在晉子胥在吳皆外患也○一條辨無法家拂士則不能引
之當道志仁無敵國外患則易至
於偷安縱欲此國之所以恒亡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
矣新安陳氏曰憂患未必便生然憂患則警戒而其慮深
有生全之理安樂未必便死然安樂則多怠肆而其志
荒有死亡之理自困而亨上聖且然諸賢且然中人則待
有過而後能然為國者亦莫不然也大槩此章言處困苦

憂患之意多安樂即憂患之反也○勉齋黃氏曰恐懼修
省常生於憂患驕奢淫佚必起於宴安當厄窮則貧之餘
其操心危其慮患深其刻厲奮發以進於善有不期然者
矣○紹聞編今人多以憂患為逆境安樂為順境不知生
人乃在憂患死人乃在安樂蓋憂患逆其情欲而存其戒
憮之心此所以生也安樂順其情欲而溢其怠肆之意此
所以死也養生家以五行逆順為生死之訣其理亦有似
乎此○說統此節雖是結上文味然後知三字乃是自上
文看出而即以此立
言全要得警悟人意○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

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南軒張氏曰知生於憂
患而死於安樂生言生
之道死言死之道也繼體之君公侯之裔生處安樂無憂
患可歷則如之何必也念安樂之可畏思天命之無常戒
謹恐懼不敢有其安樂是乃困心衡慮之方生之道也死
於安樂非安樂能死之以豫於安樂而自絕焉爾其在君
子則雖處安樂而生理未嘗不遂在小人則雖處憂患而
死亦恐不免窮斯濫是也○新安陳氏曰張子西銘云富

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後二句即孟
子此章意前二句孟子所未言也人能知此則處憂患者
固可生處安樂者亦不死矣○紹聞編然後知生於憂患
而死於安樂也人當日誦斯言不必身處憂患安樂必戒
即生於憂患也不必崇高富貴嗜欲不節即死於安樂也
○集解以安樂之心處憂患雖憂患不生以憂患之心處
安樂雖安樂不死只
看人承受何如耳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語類考孟子不屑就與不屑不潔之言屑字
皆當作潔字解所謂不屑之教誨者當謂不
以其人為潔而教誨之如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之類大抵解經不可便亂說當觀前後字義也其人若

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精義]明道曰孔子不見孺悲所以深教誨之也。○[新安陳氏曰]不屑教非忍而絕之實將激而進之是亦多術中教誨之一術也孔子於孺悲孟子於滕更皆是。○[說統]此節不止是表明君子有無窮之教乃是欲人曲體君子不教之教方有進益處。○[愚按]下一子字解辯以為緊對受教者說極是但言此乃正欲其人曲體察心深自脩省乃為毫不相負非是現身說法如論語無隱章吾無行而不與是某之意也。○既對受教者說則予字作孟子自謂可即泛作教者自身說亦可。○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精言]開口下一術字可見因材而教正有多少變化在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十三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新安陳氏曰]心者神明之舍也具衆理心之體也應萬事心之用也大學章句釋明德或問釋致知之知字此釋心字大槩三處互相發云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語類]問如何是天者理之所從出曰天便是那太虛但能盡心知性則天便不外是矣性便有那天○[紹聞編]此處解得極精要看所以字所具字所從出字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語類]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者字不可不子細看人能盡其心者只為知其性知性却在先○此句文勢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人往往說先盡其心而後知性非也心性本不可分況其語脈是盡其心者知其性心只是包著這道理盡知得其性之道理便是盡其心若只要理會盡心不知如何地盡又曰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盡却盡箇甚麼○知性然後能盡心先知然後能盡未有先盡而後方能知者蓋先知得然後見得盡○盡心盡性之盡不是做工夫之謂蓋言上面工夫已至乎此方盡得耳中庸言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是也○盡心就見處說見理無所不盡如格物知至之意然心無限量如何盡得物有多少亦如何窮得盡但到那貫通處則才拈來便曉得是為盡也存心却是就持守處說○這事理會得那事又理會不得理會得東邊又不理會得西邊只是從來不曾盡這心但臨事恁地胡亂挨將理

去此心本來無有些子不備無有些子不該須是盡識得許多道理無些子窒礙方是盡心如今人人有箇心只是不曾使得他盡只恁地苟簡鹵莽便道是了〇盡心如明鏡無些子蔽翳只看鏡子若有些小照不見處便是本身有些塵污如今人做事有些子鶻突窒礙處只是自家見不盡此心本來虛靈萬理具備事事物物皆所當知今人多是氣質偏了又為物欲所蔽故昏而不能盡知聖賢所以貴於窮理又曰萬理雖具於吾心還使教他知始得今人有箇心在這裏只是不曾使他去知許多道理見得東遺那西少間只成私意盡得此心者洞然光明事事物物無有不合道理〇問程子解盡心知性處云心無體以性為體如何曰心是虛底物性之理包在心內到發時卻是性底出來性不是有一箇物事在裏面與做性只是理所當然者便是性只是人合當如此做底便是性又曰盡心如何盡得不可盡者心之事可盡者心之理理既盡之後謂如一物初不曾識來到面前便識得此物盡吾心之理〇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此不然盡字大知字零星若未知性便要盡心則懸空無下手處惟就知性上積累將去

自然盡心〔按〕知字固是零星然本文言知性卻是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故註云物格之謂若因零星有工夫作格物看便非從盡心後推勘語脈矣〇〔或問〕由窮理致知積累其功以至於盡心則心之體用在我不必先事揣量著意想象而別求所以盡之也〇〔文集〕心性一物知則皆知但盡之為難耳又性可逐事言心則舉其全體也又曰知者有漸之缺盡者無遺之義〇〔居業錄〕心與理本一心雖虛理則實心中無他物只有此理全具在內〇心渾然是一圓理理不明則心便欠缺便有蔽〇〔困知記〕如理有未窮此心雖立終不能盡吾人之有事於心地者其盡與不盡反觀內省亦必自知不盡而自以為盡是自欺而已〇〔蒙引〕雲峯謂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盡是大段見功知是積累用功愚謂積累用功之言作推本說則可若本文知性字亦是舉成功者說故集註云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又曰知性則物格之謂也〇〔存疑〕盡心知性俱以成功者言知性若非成功亦不能盡心亦不能知天知性卽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盡心卽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〇〔吳因之〕曰此節要以性字作主

既知

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

語類所以能盡其心者由先能知其性知性則知天矣知性知天則能盡其心矣不知性不能以盡其心物格而後知至〇性以賦於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而言天便脫模是一箇大底人人便是一箇小底天吾之仁義禮智卽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〇〔文集〕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乎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梏於形氣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卽事卽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貫通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為性與天之所以為天皆不外乎此而一以貫之矣〇問孟子所謂盡心今既定作知至說則知天一條當何繫屬繫之知性之下而盡心之前與知性以為一滾事耶抑繫之於盡心之下乃知至後又精熟底事耶夫三者固不容截然分先後然就其間細論之亦豈得謂全無少別曰知性則知天矣據此文勢只合在知性

裏說〇盡心知性知天是一時事但以表裏虛實反覆相因非有工夫漸次也三者初無分別故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亦言其本一物耳〇〔蒙引〕此處不必依論語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說盡未至知天亦未足為知性未有知性而進天者才說著理便究到所以然處按彼處以所當然與所以然分十年一進此處合下一齊都徹味則矣語氣知注知天自非兩截事〇慶源輔氏曰知性而盡心者嘗如家主盡識一家所有之物然後隨取隨有隨用隨足方盡得家主之職知性而知天如家主既識得家中之物則自然知此物是從何來也〇愚按心性天本自一中而喫緊工夫卻在知性提盡心說入正力破以心觀天之妄而特揭知性以曉之也故語勢須一一細貼虛字而實字之義理自明顧涇陽文云心之所以為心不以郛廓言以其中之包涵者言故知性而心由此盡天之所以為天不以形氣言以其中之主宰者言故知性而天由此知此性學之不可不講也

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語類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

者知說已錯字對性字知字對心字○文集盡心之說當時見得如此故以爲意誠之事後來思之似只是知至之事○按語類中說盡心有數條兼知行言與集註或問但不合閒此知爲未定之論故兼不致詳○蓋謂心無限量者也此其言盡心何也曰心之體無所不統而其用無所不周者也今窮理而貫通以至於可以無所不知則固盡其無所不統之體無所不周之用矣是以平居靜處虛明洞達固無毫髮疑慮存於胸中至於事至物來則雖舉天下之物或素所未嘗接於耳目思慮之間者亦無不劃然迎刃而解此其所以爲盡心而所謂心者則固未嘗有限量也大槩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夫子之言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正所謂立命者知是以殁身焉曾子所以啓手足而知免得正斃而無求者是也以是推之則一章之旨器可見矣○語類問盡心盡性曰盡心云者知之至也盡性云者行之極也盡心則知性知天以其知之已至也若存心養性則是致其盡性之功也○孟子說知性是知得性中物事既知得須盡知得方始是盡心下面存其心養其性方始是做工夫盡知如大學說物格而后知至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盡心也至於知至后意誠誠則存其心養其性也聖人說知必說行不可了勝數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精義〕楊氏曰盡其心然後能存心知其性然後能養性知天然後能事天此其序也○按此亦大槩言之實則聖學知行並進但非知無以開其始非行無以踐其實所以先說知後說行非謂必待盡心知天了然後去存心養性也楊氏語須活看○語類盡心知性知天此是致知存心養性事天此是力行○問盡心存心盡莫是極至地位存莫是初存得這心否曰盡心也未說極至只是凡事便須理會教十分周足無少闕漏處方是盡存也非獨是初工夫初間固是操守存在這裏到存得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終始只存這裏○問存養先後曰先存心而後養性養性云者養而勿失之謂性不可言存○問存心養性以事天曰天教你父子有親你便用父子有親天教你君臣有義你便用君臣有義不然便是違天矣○〔文集〕先存心而後養性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性存之養之便是事心性便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梏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具性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此君子之所以奉順乎天蓋能盡其心而終之之事〔愚按〕此以上皆是存養串說然亦是先存心而後養性非定將養性併入存心也看或問仍用對舉則其義益明○〔或問〕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按對舉正發明集註本義但不可抹却先後要當工夫自兩分而道理仍歸一串○慶源輔氏〔曰〕心是活猶須是操則存不然便放去矣性是實理須當順之而不害害謂違悖而戕傷之性本不可以戕傷言但爲自家違悖了便是戕傷之也奉承之而不違便只是存心養性

亦○〔新安陳氏曰〕人能存心養性然後能事事合理順事乎天而無違天之所以賦予我者此即西銘所以曰存心養性爲匪懈又曰存吾順事存心養性即所以順事之本也○〔[illegible]〕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吾心之理即是天故程子曰言合天人已剩著一合字○〔存疑〕存心工夫兼動靜靜亦定動亦定是也養性亦兼動靜應事接物順其情而不害是動養也事物未感守其理而不失是靜養也心以知覺言性以理言○事天與知天稍不同必窮理之極然後可言知天若存養之始就可言事天矣○〔任翼聖曰〕人每說盡心工夫全在知性養性工夫只在存心愚謂致廣大極高明豈不是盡心事但不窮理畢竟有疎脫處畢竟不能盡註中則有所蔽有字甚微莫順口忽過也至於順而不害較操而不舍工夫更密更精朱子諸說具在何曾道人只要存心來

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新安陳氏曰此命字以氣言〕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

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此命字兼理與氣言蓋言理而氣自在其中也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慶源輔氏曰狥私以賊理縱欲以傷生皆所謂以人爲害之也○語類問立命是竪立得這天之所命不以私意參雜倒了天之正命否曰然○殀壽不貳不以生死爲吾心之悅戚也既不以殀壽貳其心又須修身以俟方始立得這命自家有百年在世百年之中須事事敎是當自家有一日在世一日之內亦須敎事事是當始得若既不以殀壽動其心一向胡亂做又不可如佛氏以絕滅爲事亦可謂之殀壽不貳然修身以俟一段全不曾理會所以做底事皆無頭腦無君無父亂人之大倫○殀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修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文集殀壽之不齊蓋氣之所稟有不同者不以悅戚貳其心而惟修身以俟之則天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稟之短長非所論矣○宋氏公遷曰知命以知言俟命以行言立命兼知行言殀壽不貳卽是知命修身俟之卽是俟命合知命俟命則是立命

知命俟命則命在天立命則命在我○蒙引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一氣相連說但分之則一爲知天之至一爲事天以終身耳蓋所以立命處全在修身以俟之然非殀壽不貳則亦不能修身以俟之也○理無不在殀壽亦理之所在也窮理而至於殀壽不貳則理無所不窮矣故曰知天之至也修身以俟之卽是存心養性仁以爲已任死而後已者也此是甚等田地○非謂窮理只是窮殀壽之理力行只是俟死而已矣死生壽殀最是大事而人之所難豁然者今既於此判斷得過則何理之不窮何行之不修此孟子立言意也○存疑立命之命當作理說與上文知天事天爲一串事意方有歸著蓋知天事天而至於立命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翼註身卽心性命卽天○吳因之曰天付我以心我果有以完天之心天付我以性我果有以完天之性故曰所以立命立命者完那心性無忝所生也愚按惟克天德自作元命此之謂也

○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朱子曰在天爲命在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意亦相發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語類本只是一箇太虛漸漸細分說得密耳○問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底員圈氣化便是員圈裏陰靜陽動否曰然○由太虛有天之名都是箇自然底由氣化有道之名是虛底物在實底上見無形底物因有形而見又曰由太虛有天之名這全說理由氣化有道之名這說著事物上如率性之謂道性只是理率性方見得是道○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裏而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有此水方映得那天上月若無此水終無此月也問恐是據人物而言曰有是物則有是理與氣故有性之名若無是物則不見理之所寓又曰惟五峯發明得兩句好非性無物非氣無形○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爲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所以橫渠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心○由太虛有天之名二句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二句是就人說○新安陳氏曰天者理而已惟以理言則幾於泛以形體謂之天惟以形體言則涉於淺今曰太虛則虛空之中有太極之理此由太虛所以有天之名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所以一陰而又一陽一陽而又一陰者氣之化也化云者所以然之妙也此由氣化所以有道之名也合太虛之虛與氣化之氣理寓於氣而具於人此合虛與氣所以有性之名也性理也知覺所以知覺此理也偏言知覺惟見氣之靈耳必合性與知覺言之所以有心之名也以此剖折其庶幾乎○吳氏程曰天以理言虛則不雜於氣之名也二氣迭運交錯變化見天理之流行氣根於理而理墮於氣此卽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者也性純乎理而知覺則雜於氣此卽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應萬事者也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

〔孫昭仲〕曰事理不相離造其理者知其事之理也履其事者體是理於身而見之事也知性非離事之理存養非離理之事也

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矣。〔精義〕游氏曰知天者造其理也事天者履其事也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是爲知君上之爲我尊而未嘗致恭也知父母之爲我親而未嘗致養也其忠孝安在哉知天智之盡也事天仁之至也仁之至智之盡也則死生爲晝夜矣豈殀壽所能貳其心哉亦曰修身以俟之自作元命而已〇〔集解〕此章不外知行而尤以行爲重看本文及總註語勢皆有款側可見末點出修身字見人須合心性天命而後成其身此爲通章歸宿

〇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〇此字指正命〔精義〕張子曰順性命之理則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爲自取吉其僥倖也〇〔語類〕問莫非命也命是指氣言之否曰然若在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〇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若是人力所致者如何是命曰前面事都見不得若出門吉凶禍福皆不可知但有正不正自家只順受他正底自家身分無過地死了便是正命若立岩墻之下與桎梏而死便不是正命或如比干剖心又不可不謂之正命直卿說先生向嘗譬喻一似受差遣三年滿罷便是君命之正者若歲月間以罪去也是命便不是正底命先生曰若自家無罪便歲月間去又不可不謂之正命〇問有當然而或不然不當然而或然者如何曰如孔孟老死不遇須臾做不正之命始得在孔孟言之亦是正命然在天之命却自有差〇〔四書通〕莫非命也凡有生者之所同順受其正能修身者之

所獨〇〔翼註〕正不正不專在氣數而在人事氣數本無兩緣人事盡則命爲正命人事不盡則命非正命此便是以義安命之學〇〔紹聞編〕人事即天命也人事不盡則禍患乃其自取而天命不立矣故盡人事者是乃所以順夫天命而謹守之此知命者所以不立於巖墻之下也〇〔孫辨〕集註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要看惟字與乃爲字就人身上言不就天命言如盡其道而死則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比干之剖心孔孟之不用於世皆與我盡道無干乃天命自不正在我却自是莫之致而至所以爲正命若不盡其道以致桎梏而死即是他生來注定該桎梏亦由其存以自取便非莫之致而至矣由下文打通看是命之正與不正只在我順受不順受上見故曰順受其正若說是順受其正者試問天命之不正者你不肯順受却待要如何〔按〕此條最明快其得解在順受其正四字截斷看蓋謂惟順受者乃其正命耳此正與末二節語氣相沠迴合上句莫非命也恰相呼應〇〔說統〕下二段非爲正不正分疏見得必盡道乃爲順受盡道即所謂修身以俟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

命謂正命巖墻墻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語類〕問孟子謂知命者不立岩墻之下今人却道我命若未死縱立岩墻之下也不到壓死曰莫非命者是活絡在這裏看他如何來若先說道我自有命雖立岩墻之下也不妨即是先指定一箇命便是紂說我生不有命在天〇〔新安陳氏〕曰巖墻下理不當立立而壓死人所自取非正命也〇〔四書通〕集註於此命字必曰正命者蓋上文有莫非命也一句故死於巖墻之下亦命也但非正命耳惟知正命者則不立乎巖墻之下〇〔轉語〕凡不能安命皆坐不知〇〔係辨〕不知命如何能立命故此又補出知字〇若先說我自有命雖立巖墻下也不妨這正是行險徼倖才不盡道便不是順受才不順受便非正命故曰命只活絡在這裏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値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或問〕小註人或死於干戈死於患難如比干之類亦是正命乎曰固是正命又問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如何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卻是失其正命此處須當活看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定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斫剉了直恁地立萬仞始得如今小有利害便生計較便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新安陳氏曰〕盡其道即上章所謂修身是也○說統盡其道而死正順受處故曰正命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桎足械也梏手械也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爲也。〔精義〕問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然亦是命否〔伊川曰〕聖人只敎人順受其正不說命或曰桎梏死者非命乎曰孟子自說了莫非命也然聖人卻不說是命〔尹氏曰〕雖日

命也又必知其正與不正君子所言者正命也又其上則義而已不曰命○〔語類〕盡其道而死者順理而吉者也桎梏死者逆理而凶者也以非義而死者固所自取是亦前定蓋其所稟之惡氣有以致之也○問雖謂非正命然是亦以命言耳此乃自取如何謂之命曰亦是自作而天殺之但非正命耳使文王死於羑里孔子死於桓魋卻是正命○桎梏而死喚做非命不得緣他當時稟箇乖戾之氣故有此然謂之正命不得故君子戰兢如臨深履薄蓋欲順受其正者而不受其不正者且如說當死於水火不成便自赴水火而死而今只恁也看不必去生枝節○孟子說命至盡心章方說得盡○〔新安陳氏曰〕天之命於人吉凶禍福死生壽夭雖萬變而不齊人之事乎天必盡其道有正無邪則此一定而不易能盡其道而値其吉且福且壽者固正命也此似有以致之然我惟知自盡其道耳初非有所覬覦於天而爲之也盡道而吉福壽自至焉非天命之正而何苟盡其道不幸而値凶禍天是我於道理本無愧不過自値夫凶禍天正非我有以致之而然是亦命之正也必不盡其道自取禍敗喪亡則自有以致之始不得爲正命

耳○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湖南講上章命字是我自己心性用得功底所以要立此章命字是由不得我底所以要順受○〔集解〕上章末句命字只說得理不曾說氣故於此章又言之然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則終無以易乎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之旨矣故曰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若上章命字自己兼言氣殀則所謂未盡者安在哉○愚按上章命以理言自該得氣前壽不貳是也此章命以氣言仍歸於理以順受其正是也後本自相發此章又特揭出知字蓋未有不知命而能立命者此則其未盡之意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聲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紹聞編〕得失繫於求不求是求有益於得

也求在我者也惟其在我故求而可得也而人乃不知求之何哉○〔集解〕此與操則存二句作危言口氣者別只重求與得兼說舍與失者正以舍則失與求則得相形求便得舍方失可見惟不求求斯益矣末句揭明求在我正所以有益之故喫緊全於在我二字提醒人心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南軒張氏曰〕富貴利達衆人謂已有求之具然不知其有命焉固有求而得之者矣是之亦有命而非求之能有益也蓋亦有可求而不得者多矣以此可見其無益於得也○〔集解〕道是理之綱我以不當求者命是數之制我以不當得者一層遞而下重下句○才要求之卻有道在如何可妄求蓋一有心於求便是妄便不是有道所以制其求非所以善其求也莫說會不下得之有命卻又是爲妄求者斷絕癡想蓋既去妄求豈不意

在必得其如得之又有命何有命則無論得與不得總自不關於求此求之所以無益於得也求以在外二字照說正見不必作此無益之求○精義伊川曰君子有義有命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此言義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此言命也至於聖人則惟有義而無命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此言義而不言命也又曰是求無益於得言求得不濟事此言猶只爲中人言之若爲中人以上而言却只道求之有道非道則不求更不消言命也又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又曰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之辭有道奈何得之須有命又曰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張子曰富貴貧賤皆命也今有人均爲勤苦有富貴者只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或問程子以求在我者爲義

求在外者爲命何也曰在我者如仁義禮智之屬皆此理所當爲以其求之得之莫不有義故曰義在外者如富貴利達之類皆命有所制以其求之難有道而得之則有命故曰命然聖人則力爲我之所當爲而不問彼之所制故曰有義而無命此以所求之內外而言也若專爲在外者言則後段所謂求之有道者義也得之有命者命也是其言各有當意各有指然錯綜而言則理亦無所不通也〔按〕精義或問概論言外大指與本義微別須善會○趙氏曰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或問小註〕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爲聖爲賢利害甚明○〔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仁義禮智根於性乃所當求富貴利達制於命不可必求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存疑〕萬物之理本來皆具於人之心原無一件欠缺其有欠缺者人自失之而此其本然也本然對當然說此言理之本然下二節言人之當然與中庸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相似○〔釋語〕物字訓事物而此章又指事物之理言非人物之物也〔愚按〕人物之物亦在內

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或問〕萬物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即其所以生萬物之理也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焉所謂萬物皆備云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語類〕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皆備於我如萬物莫不有君臣之義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父子之親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兄弟之愛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夫婦之別自家這裏也有是這道理本來皆備於吾身○萬物皆備於我備來一段將來說得甚實所謂萬物皆在我者便只是君臣本來有義父子本來有親夫婦本來有別之類皆是本來在我者○〔集解〕理雖散在萬物而實具於吾心性分即心之所以爲心者也皆備謂合下自是全具蓋就降衷之初說註故以本然言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本眞實而

無妄亦人我之無間皆備於我便是誠之原而仁之本故下一節都根此說去○〔釋語〕此與中庸誠者自成也同例只懸空立此句喫緊正在下面〔愚按〕下面所以喫緊者却正爲此理本來如是不容欠缺故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

〔精義〕張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素有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或問〕反身而誠則張子無不慊於心作德日休實到實有之說爲實若不責之處心行事之實而但欲反心以求衆理而想象安排使其備於此焉則將何所據以爲實而其爲心亦已勞矣尚何樂之可言哉○〔語類〕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實有之無虧無欠方能快活若反身而不誠雖是本來自足之物然物自物何干我事○反身而誠孟子之意主於誠字言反身

而實有此理也爲父而實有慈爲子而實有孝豈不快活若反身不誠是無此理既無此理但有恐懼而已豈得樂哉○反身而誠見得本具是理而今亦不曾虧欠了他底○這道理本來皆備反之吾身於君臣必盡其義於父子必盡其親於兄弟必盡其愛於夫婦必盡其別莫不各盡其當然之實理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俯不怍自然是快活若是反之於身有些子未盡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怍不能以自安如何得快樂○潛室陳氏曰反諸身者既見萬理皆實即渾然是義理流行何處不順裕若於實理無得即觸處滯礙無往而非逆境何樂之有○〔文集〕此乃躬行之至無一理不實有於吾身非爲一時見處發也如仁義忠孝應接事物之理皆眞有之而非出於勉強僞爲此是見得透信得及處到此地位則推已及物不待勉強而仁在我矣下言強恕而行者蓋言未至於此則當強恕以去已私之蔽而求得夫天理之公也○〔語類〕問此節是大賢以上事強恕求仁是學者分上事否曰然○〔四書〕通此反字只是自檢點過不是湯武反之之反〔按〕語類亦云反身而誠是檢點自家身上果無欠缺誠字就現成說

工夫自在誠字前然亦通大賢以上而言程氏復心以爲盡性之事蒙引以爲聖人之事皆不必泥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上聲

強、勉強也恕、推已以及人也〔語類〕強是勉強而行恕是推已及物強恕而行是要求至於誠反身而誠則仁矣〔新安陳氏曰〕誠與仁一理耳實有此理則曰誠純乎此理而無私則曰仁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語類〕今人所以害事處只是這些私意難除才有些私意隔著了便只見許多般○〔蒙引〕不能反身而誠私意隔之也隔於私意即是不仁處故當凡事勉強推已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語類〕反身而誠則恕從這裏流出不用勉強未到恁田地須是勉強○問強恕而行曰此是其人元不曾恕在故當凡事勉強推已及人○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在學者也知得此理是備於我只是未能反身而誠若勉強行恕拗轉這道理來便是恕所謂恕者也只是去得私意盡了這道理便眞實備於我無欠闕○強恕而行求仁莫近不可將恕字低看了求仁莫近於恕恕字甚緊○〔精義〕伊川曰恕者入仁之門○〔輯語〕恕之盡頭便是仁看不欲無加與不欲勿施分別無加便是仁勿施便是恕無二理也故恕字用力全在強字強即勿施也而強字却在行上見近字亦在求上見時說似強恕則近仁耳○伊川曰有忠矣而行之以恕則以無我爲體以恕爲用所謂強恕而行者知以已之所好惡處人而已未至於無我也○或問強恕初不言忠無忠何以爲恕耶曰有心爲恕則忠固在其中矣所謂無忠做恕不出兩字不容去一者正謂此也○〔語類〕若自已心裏元自不實不盡更將何物推以及人以此見凡說恕字必有忠字在源頭了今人皆不忠之恕惟務苟且於一時不復有已可推亦無復近仁矣按此因論恕而推其原本於忠在本文不必添設○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精義〕尹氏曰萬

物皆備天理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也強恕而行誠之者也○〔語類〕這章是兩截工夫反身而誠蓋知之已至而自然循理所以樂強恕而行是知之未至且恁把捉勉強去少閒到純熟處便是仁四句皆是蒙上面一句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輔氏曰〕著則明之已察則又加精焉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謂行之積習既久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語類〕方行之際則明其當然之理是行之而著既行之後則識其所以然是習矣而察初間是照管向前去後來是回顧後面看所行之道理如何如人喫飯方喫時知得飯當喫既喫後則知飯之飽如此○行矣不著習矣不察如今人又不如此不曾去行便要說著

不會去習便要說察按朱子於本文外拈出此二字雖非本義然其中含人之病故錄之○新安陳氏曰天下事物有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之故行而不明當然之則習而不察所以然之故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於凡人無責也學者則不當然矣孟子斯言其亦惜凡人而不無望於學者矣○精言不著不察是行習時畧不深心所謂飯從脊梁過是也議其當然又議其所以然才算得知不然一知半解終是鶻突在○行習便是由不著不察便是不知末句承上二句作慨歎○衆也言如此類者甚多非庸衆之衆○此章原爲學者歎不爲百姓言也日行日習分明已在道中著與但不能精心體道使著且察耳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爾軒張氏曰恥者羞惡之心所推也恥吾之未能進於善則善可遷恥吾之未

能遠於過則過可消苟漠然無恥則爲無所忌憚而已矣故人當以無恥爲恥也○慶源輔氏曰恥者改過遷善之機恥人能以己之無恥爲恥則思去其恥而恥可無否則安於無恥而終不可免○集解恥是義心所發人所本有底無恥者一物欲錮蔽也故特揭人不可以無恥提醒之無恥之恥非一事偶然知恥直是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之有全副擴充力量在故趙註直指爲能改行從善之人解下句又者終身字既日終身固不僅以一時言也○困勉錄依朱氏公遷說此與下章是一勸一戒然此章無恥泛說下章則專主爲機變之巧者言又不可不辨也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慶源輔氏曰存之則有所不爲故可進於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爲故至入於禽獸讀之使人凜凜○按此承上章而言言人之不可以無恥者正以恥之於人所係爲甚大也發口越與重用意趙森竦喫緊在一人字與末節兩人字相呼應

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爲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爲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四書通爲機變之巧此巧字便與恥字相反恥則守正而有所不爲巧則行險而無所不爲雖其本心未嘗無恥而彼方自矜其爲之之巧則無所用其恥矣周夫子拙賦正是深貶此一巧字○翼註機如掩取禽獸之機乃借字也在人則暗藏奸險者變字有多端誆誘使人入吾機之意○鄒嶧山曰機械有制服人意變詐有誆誘人意識變便是巧大病在爲字上○條辨爲機變之巧心事原是自謂得計不但無用恥之心亦並無用恥之地無所用恥所字著眼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翼註不恥不若人緊跟無所用恥說○合訂無所用恥不是他本來無恥只是他自己不恥不恥在人特一事耳然此一事却是不小但此一事不如人則一齊差却事事不如人矣○說統人之爲人全靠這點羞惡作主此念一釋何所不爲故開口便說恥之於人大矣末又云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見得未有人而可無恥者無恥則不得復列於人章內三箇人字最宜玩按章內亦恰有三箇恥字相爲激發苦口婆心

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按後說本趙註程子蓋亦即其意而引伸之然於前後相承語脈終覺欠穩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

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慶源輔氏曰君好善則不知勢之在己士樂道則不知勢之在人兩盡其道則雖若相反而實相成不然君挾勢而驕夫士士懾於勢而徇乎君則兩失其道矣尚何足與有爲哉○南軒張氏曰在上者忘其勢而惟恐不得天下之善在下者忘人之勢而惟義是從此爲俱得其道使二者一日而相合則上下交而爲泰矣故王公不致敬盡禮於賢士雖欲數見之且不得況可得而臣之蓋士非以此自高也其道固當爾也○新安陳氏曰致敬內致敬也盡禮外盡禮也王公必致敬盡禮於賢是能好善而忘勢賢士必待君致敬盡禮而後應之是能樂道忘人之勢○說約古之賢王古之賢士前二段兩平語也故王公以下只承賢士說而思賢王意亦見於其中則其立言之然○愚按下半節主賢士說自不待言即上兩段平舉中於賢士下著何獨不然句便自有側注之勢○故下用故字單承蒙引云賢王曰古賢士亦曰古蓋有感於當時而言也即此便見得當時諸侯不能好善忘勢而孟子之不見諸侯固隱然以樂道自任矣夫士不自重王公安得而重之此其所以目睹戰國妾婦之徒○慨然高望而遠志也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鈎好語皆去聲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集解說箇好遊想句踐亦戰國遊士之徒故孟子欲挽以聖賢之道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慶源輔氏曰遊說之士大病是不識義理而惟欲其言之售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爲欣戚是以孟子語以自得無欲之說○新安陳氏曰自得於己而無所欲於人非內重無而外輕者不能也○集解囂囂二字須提起說本是我平日所自在立於知不知之上而見於知不知之時故知亦囂囂不知亦囂囂兩亦字義方員是若執定知不知而亦字本領便一齊差却○兩人字亦不可忽囂囂自在我知不知自在人此所以不加欣戚於其心也○囂囂註義在萬章則先云無欲而後云自得照下我何以湯之聘幣爲故意主無欲也此則先云自得而後云無欲照下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意主自得也集註之不苟如此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辨疑句踐何如斯可之問便是問所以能囂囂之本領○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是平日自尊我之德自樂我之義自有可以囂囂之具則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矣○精言德所謂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與人之勢位對

看本自常伸於萬物之上不可放倒架子故須尊尊則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所以能自重而不慕人爵之榮義是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大閑千駟弗顧天下弗視一介不與一介不取是極嚴正底道理人每厭而苦之故須樂樂則在彼者皆我所不爲在我者皆古之制又何不能自安而奪於外誘之有○按紹聞編通講一章最明暢其言曰人之所以不能囂囂者以其內無所得而見外之重也得之心曰德而吾之所尊尊其貴於己者焉則不慕乎人矣守之正曰義而吾之所樂樂其慊於心者焉則不誘於外矣故士可窮可達而尊德樂義之心一而已窮知有義而不知有貧賤豈其所能移達知有道而不知有富貴豈其所能蕩尊德樂義如此則何往而不善哉不失義於窮則有以致上節而道亨於己不離道於遠則有以副民望而道行於心悠遠所不離之道即窮所不失之義而得己者即民不失望之本民不失望即得己之推也觀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民何失望之有不得志修身見於世則所謂得己者不但不隕穫於貧賤而已窮則獨善其身不失己也達則兼善天下使民不失望也是時

雖有得志不得志而君子之心則無入而不自得矣過臨有窮有達而君子之道則窮亦善達亦善矣○述朱尊德樂義是囂囂本領下三節又是尊德樂義實用本文及註理逐節逐層進出有虛實隱顯之別不容徑盡又不容分外添設也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集解上文尊德樂義只渾淪說此方舉窮達以實之故云見於行事之實分內外看不得亦分先後不得語氣雖層次說下而理脈只一意相承看故字可見窮主自守言故曰義達主行道言故曰道其實義即道道即義尊言不失義而尊德可知道則德義之總名平窮貴有守達貴有為不失不離分際在此○窮達二字亦微與上文知不知相應然不必太泥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己言不失己也 如云不失其身 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慶源輔氏曰窮不失義則在我者得其所守達不離道則能興道致治以澤斯民平日之所望○輯語望他伊周只做得管蕭便是失望不必更論其下也○集解己之所守者義也不失故能得己民之所望者道也不離故不失望兩故字緊從兩複句推出正跌重上截莫但作過脈語輕遞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新安陳氏曰內盡修身之實而名自著見於世蓋實之不可揜者非君子顯乎其外而欲以是自見也○按修身是本其平日而言非謂至是乃修身也見於世如令聞廣譽施於身此又

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 蒙引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言其學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則指實而言也不失義故士得己不離道故民不失望亦言其理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節則又指實而言也○或問小註窮不失義以下足底自得無欲境界末節特引來作證得志不得志亦只看窮達何如耳窮則獨善其身二語自是聖賢身分宜主不枉道以求合講方合遊字○南軒張氏曰得志澤加於民其道大行也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惟義之安也其曰得志不得志云者蓋澤加於民雖所性不存焉而道行固亦君子本志之所欲也○愚按得志不得志照窮達分兩路說下二句意亦相承惟澤加於民所以能兼善惟修身見世所以能獨善而用意却在兩則字相為開合以見窮達雖殊道理則一非兼善即獨善我無加損焉此其所以無往不善此其所以囂囂○此

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集解內重外輕貼尊德樂義節故士窮不失義以下則無往而不善也既尊德樂義則內重外輕窮不損達不加隨在皆德義隨在皆自得何不囂囂之有○此章

雖從遊說起却道理甚大地位儘高後面特揭古之人為此輩拓開眼界蓋亦孟子自道胸懷非為遊士說法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夫音扶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語類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沉迷而不反而聖人為之屢言之方始肯求已是下愚了況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為禽獸而已蓋人為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是與禽獸何別按此朱子又從凡民下與禽獸較量為有文王而不興者痛加激厲然非本指○南軒張氏曰興者興起於善道也文王風化之盛者必待風化之盛薰陶漸漬而

後興起此衆民耳若夫豪傑之士。則卓然自立。無待於人雖無文王固自興起也。此章勉人使自立○慶源輔氏曰文武興則民好善此中人以下之資也蓋無特立之操敎之善則爲善否則爲惡矣雖豪傑之士無物欲之累以蔽其秉彝之天。有過人之才。以致其爲善之力。雖無聖人在上以敎率之。自能奮其特立之操以有爲也。孟子此言。蓋欲學者不以凡民自弃而以豪傑自期耳○〔紹聞編〕降衷秉彝人所同得雖使前無聖人而爲之自我當如是者吾弗能已矣豈待人哉如此方是豪傑天壤間無一等生就了底豪傑亦無斷然不可企望豪傑之凡民也有待而興卽凡民凡民固非天生無待而興卽豪傑豪傑實由人作○〔係〕殲必待而後興這而字然甚遲兢雖無猶興這猶字然甚奮起頓斷待文王三字而字之情方見頓斷雖無文王四字猶字之勢方出○〔按〕本文語氣自是激發學者之意居多此數條雖與註義稍異而自可相發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欿音坎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欿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或〕問小註今有人一旦附益之以韓魏之大家自人視之富貴極矣如其自視欿然毫無驕盈之念此其識見高明知吾心有王富至貴者在而外物不足以動之則其過人也不亦遠乎○南軒張氏曰以外物爲重輕者不得其欲則不足得則滿矣其滿與不足係乎外物者也若益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欿然則是不以外物爲輕重志存乎道義而已所進又可量乎其過人也遠矣○徐思曠曰看得韓魏之家不足以重我而自視欿然必於已分上已有所見故曰過人遠此論學識尹氏以當下言南軒是以後日論矣○此章所謂打破勢利關也過人遠原非極王之稱何必以後日言但不可謂此後更無進步耳〔按〕存疑謂與舜再巍巍一般此不無太過然自是一路上事充之便可到此地位故卽兼後日言亦得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或〕問去惡除害固尹氏所引程子之說也而程子又自有救焚拯溺之說二者不同子之去彼取此何也曰救焚拯溺非常有之事所指者狹不當以此爲說若曰去惡除害則正所謂辟以止辟者彼爲惡以害人其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不得而後殺之以安衆而厲其餘凡此皆以生道殺之也彼亦何怨之有且或去惡如伐叛除害如救水火往者不幸而死亦無所怨此又足以兼彼之說而彼不足以兼此也蓋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則雖咈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慶源輔氏曰播穀乘屋之類雖不免

於勞然其本意則乃欲佚之而已故雖勞而不怨除害去惡之類雖不免於殺然其本意則乃欲生之而已故雖死而不怨殺者○不得已者事也爲其所當爲者理也事雖不得已而吾但爲其理之所當爲故雖勞之殺之可謂咈民之欲矣而民自不怨不然則是私意妄作而已民之怨其可得而逃乎君子其亦謹其所謂勞與殺之事哉○說統本文二道字最重全本爲民之實心上看出心雖主於佚與生事實不得不出於勞與殺則勞正所以成其佚殺正所以成其生○翼註二怨字卽指被勞被殺之人其曰雖死不怨殺者亦自其必死之時言之耳○困勉錄註有其不然者一句或非佚之而徒勞之非生之而徒殺之或佚之而適以勞之生之而適以殺之皆所謂不然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皞胡老反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語類自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而下至豈曰小補之哉皆說王者功用如此○新安陳氏曰霸者之民感上之惠而驩虞如霸功淺近易悅故也王者之民忘上

之徵而皞皞如王者廣大深遠而無迹故也。○蒙引此二句卽王霸之民氣象而見得王者霸者之氣象○翼註廣大對狹小言感恩者狹小忘恩者廣大自得是恬愉自得固無怨咨亦無歡喜莊子所謂使天下歡歡然樂之是不恬也使天下痒痒然苦之是不愉也正與此意互證○廣大是自得底規模自得是廣大底趣味總是一忘字意○存遂霸者有心於民感故其民感之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是也王者無心於民感故其民忘之易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是也○吳因之曰王民皞皞之正好把天地父母體貼看且如雨露之恩及於草木燕貽之恩施於孫子彼爲草木子孫者皆以爲當然何有沾沾感戴意故先儒論王者之民雨露之草木也霸者之民桔槔之夏畦也可謂善論矣

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爲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帝王通曆〕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按〕皞皞正指唐虞三代景象而言故集註引此不必專主三王之世亦不得說向無懷葛天醇悶榛狉、與霸者不相針對

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精義〕楊氏上文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治民使之驩樂有甚不得但所謂皞皞如也則氣象便與霸者之世不同○〔精言〕違道干譽全是要民感不令人喜不令人怒只是行所無事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慶源輔氏曰〕因民之性輔其自然使自得夫善如堯所謂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故民日遷於善而不知誰之使我如此此卽程子所謂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之事○〔集解〕殺主刑利主養爲主教王者自有許多功用在王民皞皞只於不怨不庸不知上形容氣象耳○集註非有心於殺之非有心於利之使自得之只是王者不容一毫私意於其間吃緊是因民之所惡而去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與輔其性之自然三句下文過化存神同流天地正在此上見但在本節只是說王民至王者功用如何自有下節在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卽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或問〕所過者化凡所經歷物無不化不必久於此而深治之然後物從其化也然其曰經歷亦不必爲經行之地凡其身

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習之所被皆所經歷也○〔語類〕所過者化只是身所經歷處如舜耕歷山陶河濱者是也略略做這裏過便自感化不待久留言其化之速也○只是所經歷處才霑著些便化化者也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書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亦是此意○問經歷處則無不化不經歷處如何曰此言經歷處便化如在鄉則一鄉化在天下則天下化過者言其感人之速如此○問註引舜事如何曰舜在下只得如此及見用則賓四門之屬皆是化聖人豈能家至戶曉蓋在吾化中者皆是過

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精義〕明道曰所存者神在已也所過者化及物也○〔或問〕所存者神前說既以立之斯立等語明之則其意亦明矣其曰在已者蓋以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如所謂從欲以治也但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神耳○〔語類〕問所存者神

是心中要恁地便恁地否曰是○存是存主處不是主宰是存這事這事便來應又曰存是自家主意處便神妙不測亦是人見其如此○所存者神是此才有所存彼便應言感應之速也所以荀子云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只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處便是神予功曰如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亦是此理曰然○問存神與過化如何別曰過化言所過即化存神便有響應意思又曰化是人化也神是事之成就如神也○問過化存神有先後否曰初無先後○問尋常人說皆云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曰他是就心說據孟子意乃是就事說○〔蒙引〕存神者過化之根有化便有神過化便存神故兼舉並言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存神意全在斯字上要其實則立道綏和都是過化處與田者遜讓器不苦窳一也○〔說統〕過與存非兩項化與神非兩時存只從過上見得神只從化上見得○〔輯語〕化神只在及物處○〔精言〕過存屬君子所字者字指地與事言

是其德業之盛。化神俱屬業而自有德在其中故註只統承蒙引分貼非是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

行。〔語類〕問同流是與天地同其神化否曰此難言各有一分〔去聲〕在裏曰是箇參贊意否曰亦不是參贊恐茲各有一分在裏者天地自天地王者自王者並立爲三不其中神化處彼此不能相無亦彼此不能相代也其云亦不是參贊者說箇參贊尚有形迹之可分君子存神過化天地同流直是一氣薰蒸渾然無間更說不得參與贊也

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語類〕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上下與天地同流重新鑄一番過相似○〔精言〕此全要從流字得意天地之化自然流出故運行無迹聖人德業與之同運並行亦是自然流出故亦無補苴之迹也○〔王宇泰曰〕說者謂王者有補於天地不知王者說不得箇補字○天地之大皆在王者陶鑄豈是小補說補便小○〔新安陳氏曰〕孟子辨王霸屢矣此又言王霸之民其不同如此首以霸與王對說中言王而不及霸末方以小補繳上霸者之事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南軒張氏曰〕霸者之爲利小而近目前之利民歡樂之王者之化遠而大涵養斯民富而教之民安於其化由於其道而莫知其所以然也○〔蒙引〕所過者化一段不是說不怨不庸以前底事亦不是說不怨不庸以後底事只就不怨不庸上贊王道之大如此○蓋王道只是公則大矣私則小矣萬古不能易此理○〔居業錄〕王道只是公霸道只是私王道一於天理之公一者誠也故光明正大上下與天地同流而萬物各遂其性霸道假公以濟其私假者僞也費盡智計方能小補於世雖不爲無功然亦功業之卑者下此則奸雄小人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精義〕伊川曰仁言爲政者道其所爲仁聲民所稱道〔尹川曰〕仁言出於上之言也仁聲得於下之聲

也○〔蒙引〕仁言發於已而未必其然仁聲傳於人而已有所試又仁言出於一時仁聲著於平素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此一句只就人上說○〔精言〕漢文須詔父老扶杖往觀唐德宗赦山東感泣思奮果是仁言固未嘗不有入人處但不如仁聲之深耳此章雖分別治術淺深卻亦不可將仁言善政說壞○〔按〕發口說仁言不如仁聲則已將仁言一層撇去下面自單頂仁聲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精義〕尹氏曰善政制民善教化民也○〔蒙引〕即論語道之以政章意○〔精言〕法度禁令原不可少況政而曰善整齊畫一規模必更不同此皆王道中事○與管商申韓刑名督責之術相去逕庭但無善教以爲之本則苐有以制其外而不能有以格其心也有善教者必不廢善政有善政者不必有善教故孟子分別言之使知善教之爲

重耳○[翼註]不如字且慮註側外格心卽下節意○[說統]此節根上仁聲來見得仁聲之所從出在善政善教固皆有以得民而亦自有淺深之異下文乃詳言之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慶源輔氏]曰百姓足而君無不足者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故民先自足而君亦無不足也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使民之於君親之如父母愛之如頭目尊而敬之則得其財與無不足又有不足之道者矣○[蒙引]政教皆王道之不可無者況善政乎王者之道固使民愛亦未嘗不使民畏固以得民心爲本亦未嘗不欲得民財也但論二者得效之淺深則彼不若此耳或者因是遂貶善政之不足爲謬矣且卽仁言亦豈君子所能免哉○[兵]因之曰民畏非重足而立之謂乃兢兢禀禀奉法守度也○居業錄善政得民財是分田制非率天下之民務農重穀○以生天下之財而國家亦賴其貢賦非是重斂以得民財又非加王安石用青苗市易以剝取民財是大學言生財有大道則財恒足亦此意也○[精言]畏之是畏其政而不敢犯愛之是愛其教而樂從而之字指政教若作愛君則之字苦無著落且與得心犯複矣[按]此條最洗剔得清○[說統]民畏民愛得財得心自是兩意畏愛在政教之初得財得心在政教既成之後[按]此本文所以層遞說下但須知兩意自是相承判然劃開不得只歷歷指出欲使人君知所尤尚耳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西山眞氏]曰善出於性故有本然之能不待學而能本然之知不待慮而知也○[南軒張氏]曰

良云者有本然之義有善之義蓋其本然者無非善也下學而能不慮而知則無一毫人僞加乎其間天之所爲而性之所有也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及長知敬其兄此其知豈待於慮乎其能豈待於學乎此所謂良知良能也下文獨言知者知常在先也○[輯語]孟子時人皆以仁義爲僞故孟子將此等言語點醒其自有之良心非謂知能之良專在不學不慮也不學慮甚言其固有之耳然要擴充仁義知能非學不可若此理不明則有廢學慮之說自孟子始矣後來單舉良知作宗旨不特惑亂後人且枉誣孟子莊子所謂井與仁義而竊之使果可竊也豈眞仁義哉[愚按]要擴充此仁義知能非學慮不可於理固然在此章正不必提出學慮夾亂本旨○[精言]孟子因人以仁義爲外鑠不知性之本善故就良知良能指點示人若云專以不學之知能爲良則謬以千里矣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蒙引]及其長也長字對孩提言謂稍長也

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上兼言良知良能此獨言知愛知敬者知字連愛敬二字說則有良能矣○[新安陳氏]曰孩提知愛親敬兄與能愛親敬兄此蓋指良知良能之先見而切近者以曉人也○[紹聞編]孩提之童初有知之始而百凡未有所染之時也而無不知愛其親者此學之誰乎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此豈慮而然乎○[愚按]此分明爲外仁義者說法於孩提稍長揭出人心之良最是孟子善於提撥人心處平時道性善之指亦於此和盤托出矣○[困知記]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孟子以此實良知良能之說其義甚明盡知能乃人心之妙用愛敬乃人心之天理也以其不待思慮而自知此故謂之良近時有以良知爲天理者然則愛敬果何物乎程子嘗釋知覺二字之義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又云佛氏之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正斥其認知覺爲性之診耳夫以二子之言明白精切如此而近時異說之興聽者會莫之能辨則亦何以講

學爲哉[按]此爲良知家藉口孟子而發良知孟子自指仁義言渠只是釋氏本心耳此條不盡關本指然學者不可不知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語類]無他達之天下只說達之天下。無別道理[按]無別道理即註中無不同三字非解本文無他無他猶何也乃釋上文文法玩三也字可見○[新安陳氏]曰無親吾親長吾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此人心天理之公也親親仁之實敬長義之實仁義不待外求正以愛親敬兄出於良知良能者凡人之所無不同此本然之善故也○[紹聞編]天下同是親也無不知愛之心同也天下同是長也無不知敬之心同也此正本然之善心得之於天而發見之至真切者也以是驗之良知良能乃仁義之所在而不待外求也豈不昭昭然哉○舉孩提者乃其初發見未喪失之時也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此孟子所以驗其爲良知良能而指其爲仁義也○親親仁之發敬長義之發推仁義爲天性故此心之發無不同因其此心之發無不同所以知其性之有是仁義而非外鑠我也○達非推而達之之達乃達道達德之達通乎天下皆此心此心即仁義無別道理○親親仁也敬長義也言仁義在此○此二句最重欲人自得之[按]兩也字正與人點醒處○[徐思曠]曰蓋對外仁義者言不學不慮言其固有耳達之天下言其皆有耳[按]惟其固有所以爲皆有亦惟其皆有所以益信其爲固有達之天下正應轉前文無二意也○[精義]問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只說愛與惻隱何也[楊氏]曰孟子但言發處乃若未發之前便只是中[或問]申之曰[楊氏]說固善然有未盡處蓋既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親親仁也則惻隱親親固仁之發而仁則惻隱親親之未發者也未發者其體也已發者其用也以未發言則仁義禮智渾然在中者非想象之可得又不見其用之所施也指其發處而言則日用之閒莫非切要而其未發之理固未嘗不行乎其

間要之體用未嘗相離故孟子因用以明體正欲學者即是而默識之耳○[按]此章是孟子發明性善指點親切處至充此良知良能而仁義不可勝用自在言外要人領取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此亦不必泥定只提孟子渾渾形容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新安陳氏]曰此由其感而應之用而推原其未感未應之體如此○[按]此不可泥爲上截注腳乃是從下截推論所以若決江河之故耳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陳氏]曰善言善行皆是感觸我者聞而急聽之見而急行之若決江河沛然莫禦乃其應之甚速而無不通者矣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語類]問舜聞善言見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能禦其未有所聞見時氣象如何曰湛然而已其理充塞具備一有所觸便沛然而不可禦○[或問]小註深山云云都是孟子想象如此及其二字自應承上生落與上截不作兩層[愚按]道理不是兩層語氣却是兩層方得想象形容之妙○[南軒張氏]曰所謂善言善行者豈有外於舜之性哉惟舜之心純乎天理故聞善言見善行不待勉强而自趨沛然若決江河之莫禦也○[蒙引]不是聞而急聽之見而急行之總是所聞所見都是他胸中物事故其應之速如此是狀其勢之順也○決江河謂江河之決也非人決之也○聞一善言便暢然了悟其所言之理見一善行便釋然曉解其所行之善此是若決江河處○[集解]通節總是形容聖人之心萬理畢具無聞見非不可得窮一有所解全體皆露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便是此意○幾希字輕看與存之章幾希不同四句只形容他寂然不動時無所發見了不異

人不必深講轉落及其方有力。下三句一氣讀下方知聖人不可及處兩一字最妙應之速而無所不通正在此看。江河之決瞬息千里而不可遏見應之速放乎四海而無所終窮是無所不通○說叢此章語氣與吾與回言終日無章絕相類俱是一往一來反覆贊美之詞要見得舜無異深山野人之時其沛然若江河之決者已存及若決江河之時所以居深山之中無異野人者如故此聖心常寂而常通常應而常定○集解本文是從寂說到感語意則從感推到寂前後截自相涵相足無容過泥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精義尹氏曰羞惡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失其心而已范氏曰君子所當爲者義也所不可爲者不義也所可欲者善也所不可欲者不善也不爲不義則所爲皆義不欲不善則所欲皆善君子之道止於如此而已矣或問范氏之言如此亦可謂惻怛而懇至矣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嗚呼難哉○語類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爲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爲不妨便自冒昧爲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爲不當欲者便要來這裏截斷然不爲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勿軒熊氏曰此大學誠意章事無爲其所不爲是就躬行上克治所謂志士厲行守之於爲也無欲其所不欲是就心之發念處克治所謂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也○四書通有所不爲有所不欲是本來羞惡之心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是能擴充其羞惡之心爲是一身之動欲是一念之動不惟謹其動而且謹其動之幾是眞能擴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按集註始言不能以禮義制之者以義制事無爲其所不爲也以禮制心無欲其所不欲也後言義不可勝用者無爲無欲羞惡之心總歸於義也○吳因之曰孟子全把眞心提醒人其所不爲其所不欲此眞心也只要兩其字認得眞說得重便得解無爲無欲有一刀兩段意○無爲失節事就爲全節事不欲貪便欲廉如此而已矣乾淨直截更無別事○按本文只一面言外自有兩面如非禮勿視聽言動則所視聽言動之必在於禮可知補不補皆得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 知去聲疢丑刃反

德慧者德之慧 翼註德就心說德之慧則於事理明無不照 術知者術之知。術就處事之方說術之知則於事理處無不宜 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慶源輔氏曰人惟有災患故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堅忍其食色臭味之性故能增益其所不能而有夫德慧術知也○語類問德慧術知曰德慧純粹術知聰明須有朴實工夫方磨得出○條辨朱子云德慧純粹術知聰明蓋德至於慧便是全體靈明純粹者言無一毫遮蔽駁雜也術至

於知便是應變無方聰明者言無一毫昏愚窒塞也德慧是[illegible]知是用二者不相離恒存乎疢疾是言其由磨處以成○精言德即明德本自不昏一加磨煉更覺精明則慧生矣術即才術本自不愚一加磨煉更覺周備則智出矣所謂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是也但德慧術知是聖賢學問不是小慧私智故註云德之慧術之知勿誤看○張侗初曰以正大心諳練世故而出者謂之德慧術知以邪曲心竊瞯世情而出者謂之機械變詐故學者不可輕語通達先務正心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集解尋常疢疾固足困苦人猶或稍可寬解惟至孤孽情誼隔於君親勢分制於近嫡欲效其悃款而類於要將安於義命而近於趨將順感格稍有不到必至觸其所忌而內斷予臣之職外陷君父於不義故不得不深計熟慮以圖萬

全此獨字是凡百疢疾中獨此一種最甚若如常達謂達說云同是臣子而彼獨爲孤孽便不見獨字精神

於事理卽所謂德慧術知也〔南軒張氏〕曰人平居無事溟然不省惟疢疾加焉則動心忍性有所感發故慧知由此而生觀於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危故專一而不敢肆深故精審而不敢忽專精之極故於事理能通達也然則處安樂者誦斯言可不思逸豫之溺人而深戒懼乎當憂患者誦斯言可不念其爲進德之地而自勉勵乎○〔集解〕操心危是就自己身上檢點所以爲子臣之道惟恐稍有不是處得罪於君父此是盡其在我處患深方是就禍變上深心審理思患預防計所以善其在人二句是疢疾中做工夫處達則德已慧而術已知矣達是達忠孝之理而得處置之宜兼知明處當知之明是德慧處之當是術知君父格而忠孝全此其所以爲達若止欲保全一身不顧君父則操心慮患皆出於僥倖苟且之私而所謂達者皆非達於理而適成其奸險彼猶而已○此章大旨與舜發畎畝章互相發古人謂晏安爲鴆毒意正如此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

阿徇以爲容逢迎以爲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慶源輔氏〕曰阿徇爲容謂長君之惡以求容其身者逢迎爲悅謂逢君之惡以求君之悅者○〔蒙引〕言其事是君則專爲容悅而已恬不以責難陳善引君當道爲事容與悅雖在君而其爲容與悅者則在臣也○〔存疑〕曰容悅之徒不可數於臣列只可謂事君人耳如役隸等也○〔說統〕此章列臣品之高下把容悅者引起借那最卑底品格形出那最高底品格見得在人自立何如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慶源輔氏〕曰此卽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也其眷眷不忘雖同而其情則異一則務爲容悅之私一則務安社稷以爲忠也○〔說統〕此悅字借上文悅字來形容忠君狥國之念見得以安社稷爲悅則雖拂君之欲而亦在所不顧也意在言外○〔輯語〕悅非慶幸之意乃嗜慕之意○安社稷與社稷安不同社稷安安字爲現成景象安字有許多謀猷事功在正於憂勤惕厲鞠躬盡[illegible]就社稷之安處見其以此爲悅○〔愚按〕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只一念計安社稷人自見爲苦難彼自見得以此爲悅所謂樂此不爲疲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精義〕伊川曰天民云者蓋是全盡得天生斯民底事業達可行於天下者又曰其全盡天民之理其術亦足以治天下國家者也〔明道〕曰天民者能盡天民之道者也踐形者是也如伊尹可當之矣民之名則似不得位者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大人者則如乾之九二利見大人天下文明者也天民大人亦係乎時與不時耳○〔或問〕申之

曰天民專指潛隱未得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按〕總註天民大人之分却不專以此

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新安陳氏〕曰伊耕莘呂釣渭之時可當天民之名使不遇湯武則沒世不出必矣天民主其不輕出而言非以伊呂等後來當大任而言也○〔輯語〕著天民二字便是畝樂堯舜之道不肯輕任者講可字而後字有身分才得註中不見知不悔意○達可而後行謂度其君民時勢因緣足以行吾之道而後出如伊尹耕莘樂道三聘幡然就湯數言是也至先度其身是學人分上事亦是未能樂堯舜之道時事雖曰行道本乎身却不是現成天民達可行之道理○〔精言〕此節最要體會不肯小用其道以狥於人句所云志乎道德者功名不以累其心也其高於社稷臣在此不及大人亦在此

有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精義]楊氏曰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已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乎惟能正已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慶源]輔氏曰上謂君下謂民大人德盛故君民無不化大人一出而天下文明是聖人之事也○[存疑]正已無工夫是以見成者言○物正亦不大段費力是人自化之易曰德博而化是也○[解語]而字中有無心化成神妙不測二意○

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唯聖者能之[精義]尹氏曰以事君爲容悅者佞臣也以安社稷爲悅者忠臣也天民則若伊尹傅說之未遇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大人其能之

矣○[安集]所示天民大人不可分某竊意此等向上地位與學者今日立身處大故懸絕故難遙度今且只以言語氣象揣度則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與正已而物正者覺不得不異且如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此可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矣其與舜之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如何哉○[慶源]輔氏曰猶有意如程子所謂伊尹雖聖人終是有任底意思在是也大人則聖人矣如周公孔子方能當之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明者也孔子在下而能使萬世文明者也至公無私進退以道周公之無意無必也仕止久速無可不可孔子之無意無必也○[紹聞編]如鄭子產之徒可謂安社稷之臣矣行於天下其力量固有所不能也伊呂之徒非兆民允殖四海永清則不出其道固如是不皆小用之也然以視大人正已而物自正氣象又自不同雷一震而萬物皆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聖人無爲只是已正於此如尺度權衡之信而物不能違才霑著些便化豈規規然有意於正物哉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南軒張氏曰君子之樂樂其天也於下文三者得其樂則觀王天下之事如太虛中浮雲耳果何與於我而況其他哉○[存疑]王天下只是有天下不是王道之成若是王道之成則仰不愧俯不怍固其所必有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其樂尤不讓夫英才樂育也[按]王天下不與存焉只極言三者之爲樂耳不必牽入後章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相較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蒙引]父母俱存則得以致吾孝兄弟無故則得以致吾友須關到君子身上來無故亦多端或天死或患難或不良或不協皆其故也如司馬牛有兄弟然憂其爲亂則有故矣○[說統]此二句是一家太和位育景象○[集解]極平常事然極難得事

從古聖賢致慽於其際者多矣此孟子所以慨然遠想也○吳因之曰一樂天倫二樂成身三樂傳道此處全要把可樂意著實發得痛快方能壓倒王天下之樂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已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新安]陳氏曰本文無克已意此程子推原所以能不愧不怍之由而示人以其要也○[蒙引]天之所賦者無不全人之所同者無不盡所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也○[按]天人須講得極切實愧怍須勘得極深微方見得不愧不怍時俯仰泰然其樂無量在孟子當日語次只應作想像之詞與前後節一例看自覺口角津津十分鄭重幷王天下不與存兩番歎息隱隱動搖若呆作現成境地便死句下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愧不之樂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旣得之其樂爲何如哉慶源輔氏曰此樂與朋自遠方來之樂同而有大焉○集解英才謂才之英者兼資學言不必限定中行有學力而未成者正須教育也蓋有教無類固欲人同歸於善之心然必得英才而後可傳道必得天下英才而後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註盡得字從天下著眼○新安陳氏曰朋自遠來其言平而易遂得天下英才其言高而難必孟子之門僅一樂正子亦恐未足以當此韓子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是孟子於此一樂亦終不能得也按孟子惟不能得故愈想慕而不能自已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精義尹氏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樂得於天也仰不愧俯不怍樂得於己也得天下英才而敎育之樂得於人也○南軒張氏曰三樂之中仰不愧俯不怍其本與蓋不愧不怍在我可得而勉者也使吾胸中多所愧怍則雖處父母兄弟之間亦不得而樂其樂也所以敎育天下之英才者是吾之不愧不怍者也自不能無愧怍則雖得英才亦何以爲敎而有此樂哉○按結尾同應首節一字不增減而語意微別首節是懸而想之以爲王天下不與焉末節是實而按之益信乎王天下不與存焉總以見三者之爲至樂兩兩相形終不以彼易此當日周環歎息至今猶有遺音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蒙引欲字狹而淺樂字廣而深○紹聞編廣土衆民君子欲之孔門由求之所志者便是此事按本章只以此作襯不必實指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慶源輔氏曰二者皆施仁之事但有一國與天下之辨故所欲未足以爲樂至於樂則博施濟衆聖人之事也所欲極於所樂固亦非性外事但於吾性所受之全體則初無增損也○集解中天下而立則非特廣土而已定四海之民則非特衆民而已乃聖人道濟天下之實事大行之極功君子樂之自是性分中事業要於本體無加焉所性不存孟子意故爲推明所性而發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去聲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精義明道曰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人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是他元無少欠百理俱備○語類問君子但當自盡吾心之天理雖達而在上做出事業功名亦只似雲浮於太虛之中於我何有哉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固是人所欲與其處畎畝之中孰若進而得行其道使天下皆被其澤要得出行其道者亦是人之所欲但其用其舍於我性分之內本不相闔進而大行退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無所加損○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達而爲堯舜在上亦不是添加些子窮而爲孔孟在下亦不是減少些子蓋這一箇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又曰這所性字說得虛如堯舜性之之性字○說統才說性便見分才說分便見定才說分定便見無可加損要知惟定故無可加損不是以無可加損爲定○翼註得位行道亦是性之發見似可加損乎性不知性之有此發用如燈有光耳燈光雖照一室燈體不加雖藏於橫中燈體不損○存疑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此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孔子疏水曲肱樂亦在其中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睟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按〕上節註云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全體即仁義禮智之謂也本節註云上言所性之分此乃言其蘊即是所謂蘊者即分中之所蘊也蘊與分自相承說下非割然分開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韓語〕心是虛器性是實理有是釋即具是四德之理分開有此名目合之只一物也根本也。〔語類〕問何謂根曰養得到見得明便自然生根此是人工夫做來〔按〕此可見根心不盡屬生質○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語句中何字是切要孟子謂仁義禮智根於心只根字甚有意如此用心義理自出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

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謂手容恭不待自家教他恭而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自然重○〔文集〕只是說四體不待安排而自然中禮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語類〕問君子所性曰此是說生來承受之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才有些子私意便剗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木根著在土上方會生其生色也睟然都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便見得先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又曰雖是自家合下都有這箇物若有些子私欲夾雜在其中便把好底和根都剗去了○君子是通聖人言蓋君子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著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爲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箇根便未著土在蓋有殘忍底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頑外底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忿狠底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只要去其氣質物欲之隔教四者之根著土而已如堯舜性之便見根已著土了湯武反之便是元來未曾著土而今方稼得來著土了○〔或問〕楊氏以仁義禮智根於心爲本來如此者亦曰其所稟者然耳○〔愚按〕集註氣稟清明固是本來如此無物欲之累便隱然兼人事在裏下又云其積之盛益可見四德之根心以致生色君子亦非純任自然也觀語類兼性反言其義益明似難專諉或問主楊氏之說○〔語類〕君子所性固是說本然之德然特下根於心三字便兼生質工夫在生色以下不是效驗正是根心滿足處所性到此方盡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集解〕根心是所性之和順積中生色是所性之英華發外○見於面有見之者即此根心之仁義禮智也於字不可忽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精義〕伊川曰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也〔楊氏曰〕根於心只是說本來如此若睟面盎背則充養之功存焉○

〔說統〕根深則枝葉自茂性體隨處呈露曰睟曰盎曰喻總是所性之發見而不可掩處然亦不過盡其分而已所蘊如是從何處加損得些○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新安陳氏曰〕道之大行如堯舜固所樂也而於性分亦何加窮居如孔孟亦非所戚也其於性分亦何損此君子所以惟求盡其性分之在內者而無所慕於勢分之在外者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精言〕前言大老此言仁人仁人卽大老也俱兼齒德末二句承文王養老而推言之以養老望當時之君此一章大旨後二節詳言文王養老之政正敎之使知所法耳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按〕文王之政本是普例養民而養民卽所以養老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制其田里也樹牆下以桑五母雞二母彘敎之樹畜也匹婦蠶之匹夫耕之導其妻子也足以衣帛足以食肉使養其老也看下文直接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可見此節都是爲養老起案與告齊梁諸君槩論王政微有不同而養老卽在養民之中此其所以爲善也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敎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敎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慶源輔氏曰〕若無孟子此言則人將謂文王之養老只如後世尊養三老五更之禮文而已〇吳因之曰此節重非家賜而人益意文王養老全在使民各養其老上〇〔翼註〕制其田里四句皆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耳導其二句又承上二句來〇〔條辨〕田里樹畜都是上文已見通節精神在所謂西伯善養老者一句伯夷太公皆以爲已歸不過制敎導使使無凍餒之老所謂此謂緊緊關生〔按〕首節伯夷太公兩言西伯善養老者本節所謂正透接前文末復以此之謂也打轉兩謂字相爲呼應意只在點醒此字見田里樹畜之爲要無事家賜而人益也〇〔精言〕少壯以無衣無食爲凍餒老者以無肉無帛爲凍餒無凍餒之老者乃是衣帛食肉之老者此何等經制分明老安少懷萬物各得其所氣象不謂之善養老得乎〔按〕此之謂也只繳足首句而仁人以爲已歸與前篇必爲政於天下俱隱然言下所以歆動當時諸侯勉行王政者至矣

〇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斂皆去聲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集解〕易薄皆本上人說使字方有於兩其字指民易只是不奪農時使得盡力於南畝薄只是什一而取不是減稅民可使富是未富而使之富也此爲民開財之源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勝音升

敎民節儉則財用足也〔集解〕此爲民節財之流與上節相承說食之用之自民言兩以字是

上敎之如此以時見非時不妄食如魚不滿尺人不得食果實未熟不得採取之類不但朝饔夕飧而已以禮見非禮不妄用加供老疾賓客無故不烹宰不但冠婚喪祭而已〇〔條辨〕以時卽從王者酒醴燕會之有節以禮卽從王者吉凶軍賓之有常差排而下民安得不向風成俗〔按〕此亦探本之論〇財不可勝用是財已有可用而使之不勝用所以長保其富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焉於虔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集解〕首句重言水火見宜有求而無弗與者求無弗與便是仁之景象至足至字妙見稍有不足使不能求無弗與了矣字作故也二字看

有救粟如水火即是上至足二字水火之至足無待於使救粟之至足如水火必有待於使一使字中聖人有多少經濟存其要不出上四者此一句是通章提要處下面複疊一句便是民已能如此即上文民富財不可勝用意仁字淺看只照求無弗與說蓋民貧則私吝此殘奪之意自生此便是不仁民富則緩急親睦之情易發此便是仁仁字即富中自然之驗是極言富民之效推論及之不是抹殺教化但未說到教化耳

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范氏曰〕先王養天下之民非人人衣食之也惟不奪農時則皆得治其田疇恭儉節用則可以薄其稅斂此二者使富足之道也又曰聖人之治天下既庶而又富之既富而後教之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所謂菽粟如水火則民無有不仁堯舜三王之盛皆由此道也○〔新安陳氏曰〕禮義常心即所謂仁也使菽粟如水火之多則民皆能推有餘以濟不足必不至於慳吝不仁矣有餘則易公其有所以無不仁不足則各私其有烏得仁夫聖人治天下政事亦多端矣然其大本在養民而已民以食爲天使民足其食之天不在乎他在使民務本以豐財之源儉約以節財之流而已孟子言治鑿鑿皆實如此○〔愚按〕戰國之時民不聊生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故孟子告齊梁諸君惟以制產分田爲急雖庠序之教在所必及以此爲王道之成然所重却不在此此章言足民之治而及民焉有不仁正所謂有恆產者有恆心他日告齊宣滕文即此旨也教化意在言外亦必須補到然焉有不仁不是推開一步正以聯緊足民乃是當時對症之藥但泛講富足之效猶屬寬皮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精義〕楊氏曰或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大山而小天下此言勝物而小之使聖人以勝物爲心是將自小安能小物聖人本無勝物之心身之所處者高則物自不得不下也○〔李安溪曰〕鄭重孔子兩字固是然舉竟東山太山是何人登孔子字逗斷而下方作喻言則文意不順矣又曰登東山太山即孔子登之也截斷孔子兩字不得將孔子連下作譬喻亦不得是在借喻作正意斷積其文意觀之耳〔愚按〕孔子字自宜畧頓登東山二句極形聖道之大在一國則高一國在天下則高天下是就聖人所處作意形容之非眞有等級層次且亦自旁人設想如此非聖人眞有小魯小天下之心也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精義〕呂氏曰〔東山〕在魯之東孔子登東山下觀魯國乃知其小太山之高又非東山之比故孔子登太山而小天下所見者高則所至者遠所覽者大則所志者廣君子學聖人之道亦如此○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觀於海則百川皆爲細流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聞堯舜周孔之道則知諸子百家皆不足學故難爲言〔按〕此層遞而下方合本文故字語脈不得泥註中所處所見似爲平說劃作兩開○〔存疑〕登東山二句是就本身所處上言其大觀海二句是就他人所見上言其大〔按〕惟聖人之所處愈高故觀聖人者之所見愈大自是相承說○聖人即專指孔子言自可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衆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覆註〕體在天謂之明照及地謂之光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精義〕伊川曰登山難爲言以言聖人之道大觀瀾必照因又言其道之無窮瀾水之動處苟非源之無窮則無以爲瀾非日月之明無窮則無以容光必照又曰日月之明有本故凡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及也〔或問〕申之曰其日無窮又

曰有本當合之曰言道之有本而無窮則善○〔新安陳氏〕曰二者皆是於其用處知其本承上文以比聖道之所以大者以其有本也○〔蒙引〕聖人之道大只是泛應曲當聖道之有本只是一理渾然○〔李安溪〕曰瀾與容光之照不是大處亦未是本處乃所以觀本者蓋凡斷港絕潢之水必無縈洄急湍其動而爲瀾者有源之水也雷電燐影之光必不能幾微畢照其無所不照者有本之光也爲瀾必照乃水與日月之所以不息處必有本者乃能不急不息乃能放乎四海經乎八紘故觀於瀾瀾繼照而其源本可知而爲學者之必循其本而不可以舍乎晝夜明矣○〔紹聞編〕陸子靜說此章云如水之有瀾日月之有光皆是本原上發得如此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精義〕伊川曰成章者篤實而有光輝也今以水喩積之雖如山嶽亦無由有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輝又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成章之謂也○〔文集〕不成章不達此通上下而言所謂有節次者是也伊川所引充實光輝特舉一事以明之耳非必以成章專爲此地位也

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語類〕人之爲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些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慶源輔氏〕曰如自有諸己之謂信至於大而化之之謂聖自志學至於從心不踰矩其間次第皆是足於此而通於彼須實體之方知其味非妄想虛空者所能測識也○〔紹聞編〕如樂正子地位才在善信之間善雖有餘信猶未足便是於信之一級未到成章之曲如何便透得那美底一級上去成章是逐節上說與盈科相似觀註中漸字可見○此章言聖

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精義〕呂氏曰流水之爲物不舍晝夜盈科者滿坎也滿坎而後行行則入於海君子之志於道也精學問明道德成章而後達達則通於聖〔精言〕達雖是逐步逐然水之行必放乎海君子之達必至乎聖上有志於道三字在〔按〕此從乃能至至字體味出

是結底一層須善會○〔慶源輔氏〕曰聖道之大固有其本矣然自學者言之則又豈能一蹴而至哉故又以水必盈科而後行君子之志於道必成章而後達者曉之以見學者當務實而有漸不可躐等凌節懸空妄想而卒歸於無所得○〔或問〕此章雜取衆理錯比成文以明難明之理猶詩之有比興也登山觀海流水盈科與也觀瀾容光比也學者反覆而詳玩之則可以默識於言意之表矣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集解〕雞鳴二字宜著眼由靜而動善惡初分下文間字正從此雞鳴時指點出故爲善爲利兩提雞鳴而止孟子與蹠爲人處○雞鳴而起才開眼時便是如此自朝至暮都在其中然亦有不寐待旦意下孳孳正從此出不得誤認此爲夜氣淸明之時於爲利便說不去○〔愚按〕只就開眼時便發念不同如此對未節間字尤悚切○〔蒙引〕凡無所爲而爲只見理之當爲而爲者善也若有所爲而爲則雖其所當爲亦利也孟子立善利二字便都該得○〔說統〕徒字活猶云是舜一邊人是蹠一邊人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精義〕呂氏曰聚黨數千橫行天下以不義謂之盜蹠所以爲盜者何也貪利而已雞鳴而起孳孳爲利惟日不足非蹠之徒而何○〔顧涇陽〕曰人只有善惡兩途不曰孳孳爲惡而曰孳孳爲利蓋惡者利之標末利者惡之根本也○〔精言〕孳孳爲不但有其心實亦有其事就當下言才善便是舜才利便是蹠就積漸言爲善便至於舜爲利便至於蹠本文徒字內有積漸意玩下間字在當下說尤警切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

巳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精義〕明道又曰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呂侍講曰天下之道惟善與惡惟義與利好善則終於爲舜好利則終於爲蹠君子小人各趨一途是故君子憂其不如舜○〔尹氏〕曰善之與利毫釐之間一苟利心一萌則去善遠矣○〔語類〕問是兩者相並在這裏取一條路做這邊去一條路做那邊去所以爲之間○利與善之間不是冷水便是熱湯無那中間溫呑煖處也○〔存疑〕人心發動從天理便是善從人欲便是利舜是爲善之極蹠是爲利之極當其發動之初二者相並其間相去只有毫末惟自善而充之至無一之不善則爲舜矣自其利而充之至無一之不利則爲蹠矣故舜與蹠之相去善惡雖甚懸殊原其所以分只在利善之間無甚差遠其始只毫釐之差其終乃千里之謬可見人當於其間圖之毋使至差謬之遠也○〔集疏〕緊承舜蹠之徒揭明分處喚醒無他見得道心人心統寓於此非善即利並無中間可以躲閃不可不審其幾○〔翼註〕分字正應間字分派路分開也間者兩條路界限處也註相去不遠所爭毫末不必是善與利兩念並發於心兩持未決才謂之間但據善端初起微別於私利端初起微別於善而聖狂即從此分即是分於利與善之間○〔翼〕因之曰人心只有善更無利而一出舜即入蹠辨在毫芒曰間者危之也孟子提醒人意祇在知字上蓋此知不昧起念自是了然如何背向蹠一邊去欲知之說正醒人獨知〔發〕獨知只在一念審幾辨取○〔講語〕問字有疆界有幾候但知疆界而不知幾候則省察處不切實矣有指點有工夫但知指點而不知工夫則下手處不切實矣

○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閒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語類〕問這箇利非是有心於爲利只見理不明才差些便入那邊去曰然才差向利邊去只見利之爲美○利善若只是利善則易理會今人所爲處都是利只管硬差排道是善今人只是差處多只一條大路其餘千差萬別皆是私路○利與善之間若才有心要人知要人道好要以此

求利祿皆爲利也這箇極多般樣雖所爲皆善但有一毫欲慕外物之心便是利了如一塊潔白物事上面只著一點黑便不得爲白矣○〔新安陳氏〕曰善與利之間察之貴乎精而爲善之力守之貴乎一察之精致知之事也守之一力行之事也察之不精則認利爲義認人欲爲天理者有矣守之不一則今日爲善明日怠焉者有矣必精以察乎善利之間而不雜一以守其爲善之力而不移則庶乎不流爲蹠之歸而人皆可爲舜善乃眞可以爲舜矣

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語類〕問舜孳孳爲善未接物時只主於敬便是爲善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默然無言聖人之心純亦不已雖無事時也常有箇主宰在這裏固不是放肆亦不是如槁木死灰曰這便如夜來說只是有操而已一段如今且須常存箇誠敬做主學問方有所歸著如有屋舍了零零碎碎方有頓處不然却似無家舍人雖有千萬之寶亦無安頓處今日放在東邊草裏明日放在西邊草裏終非已物○〔新安陳氏〕曰未接物時敬以直內以立其本及接物時義以方外以達其用動靜交養內外交持如是而後爲善之功始密○〔或問〕程子未接物時之論尤能發明言外之意學者所當深念也然程子又嘗言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如此則善利之間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爲善者鮮矣〔紹聞編〕程子前一說學者所當力行後一說學者所當精察雖未接物而人心才無事便易昏怠此只主於敬便是爲善之說所以爲有功也迨應接時此敬益當致其精明而不亂則有以察於利善之間而無隱微之累矣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爲我之爲去聲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語類〕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爲己列子〔楊朱篇〕言伯成子高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楊子曰一毛安能利天下使

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天下自治矣問老子似不與楊朱同曰老子竊見天下之事却討便宜置身於安閒之地云清靜自治豈不是與朱同又問伊川說老子謂先語大道後却涉些姦詐如云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之類曰孔孟亦知天下有許多事何故不厭他曰孔孟見實理把作合做底看他不見實理把做無故不肯爲問孔子曾見他書否曰未必見問孔子何爲問禮於他曰他本周家史官自知禮只是以爲不見道一切掃除了曾子問中自見孔子問他處都叢節亦有些小似他〔按〕此因論楊朱而及之非不義然學者不可不知○問墨氏兼愛楊氏爲我夫兼愛雖無差等不合聖人之正道乃是刻己爲人滅去己私猶足立教若爲我乃小己自私之事果何足以立教耶曰莊子素稍楊子居之爲人恐楊氏之學如今道流修煉之士其保嗇神氣雖一句話也不妄與人說正孟子所謂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是也○〔按〕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與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俱是就他爲我兼愛而充之以至於盡正所謂執一之見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放上聲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南軒〕張氏曰摩其頂以至踵一身之間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惜也○〔集解〕楊子從足於爲我只是自私自利之意但他以此倡教便只見爲我有許多好處墨子亦然觀其自言愛無差等可見蓋謂楊墨方自以爲是安肯以爲我兼愛自居不知彼自以爲是者即自陷於爲我兼愛之中而不自知也故一毛不爲及摩頂放踵雖是假借形容語然兩家分立門戶所見實自如此總是楊子於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爲墨子於凡可以利天下者皆爲之只此便是兩家斷語隱然爲執一立案即爲猶執一伏案○〔文集〕以楊墨爲學仁義而過亦非是彼乃正爲不識仁義耳非學之過而不得中也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此中字是二者之中不是事理之中○〔精義〕伊川曰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紹聞編〕子莫知楊墨之失中而不知楊墨之閒非所以求中則其所執者無權之中而已近，近道也。〔翼註〕近之近似於道也道中而已子莫執中據其名迹近似於道不作猶賢於楊墨說蓋彌近理則大亂眞不可謂猶賢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精義〕伊川曰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於過不及二者之間執之却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爲時執中而不通變與執一無異又曰如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衣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

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謝氏曰〕君子而時中無往而不中也無定體須是權以取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今人以變詐爲權便說壞了權字〔楊氏曰〕聖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量輕重以取中也用之無銖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今夫物有首重而末輕者執其中而不知其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世人以用智爲知權則誤矣又曰如以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爲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惟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卽所謂權也○〔文集〕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子莫執中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其曰允執非徒然而執之也子莫之爲執中其爲我不敢爲楊朱之深其兼愛不敢爲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一節以爲中耳故由三聖以爲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隨時隨事而無不中中之死者非學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

以稱物之輕重而推移前却以適於平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竆者也○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爲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爲小人之無忌憚也按精義呂氏曰執中無權雖君子之所惡苟無忌憚則不若無權之爲愈也故朱子云云○竊聞過執中非執一也執中而無權則猶執一也楊墨之執一而易知而子莫之爲執一難知故孟子推以爲猶執一而深闢之○存疑譬之裘葛楊子則專於穿裘墨子則專於穿葛子莫則裘葛並穿聖賢則夏穿葛冬穿裘者也○愚按聖賢之中是在義理上權度出來所謂中無定體隨時而在也子莫執中却只是在楊墨之間不論義理硬立主張故仍與執一無異猶楊墨一東一西而子莫則一於東西之間也

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

語類問楊墨固是皆不得中至子莫又要安排討箇中執之曰子莫見楊墨皆偏在一處要就二者之中而執之正是安排尋討也原其意思固好只是見得不分明依舊不是○新安陳氏曰安排者以私意揣度之而不順其自然也○慶源輔氏曰楊墨緣不知至理所在而各流於一偏子莫又自其末流觀之而知楊墨之皆失中也乃度於兼愛爲我之間而執其中其於道似近然時有萬變事有萬殊物有萬類而中無定體若但膠於一定之中而執之不能如稱錘之因物輕重而前却以取平則與二子之執一者亦無異矣若子莫者是要安排箇中來執之也○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惡爲皆去聲

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 新安陳氏曰爲我者惟知有已不知有人似義非義而有害於仁兼愛者愛無差等似仁非仁而有害於義 執中者害於時中 姚承菴曰天下理一而分殊隨時以變易子莫執二氏之中則不復知隨時而併其所爲中者皆有害於中矣 皆舉一而廢百者也。爾軒張氏曰爲我兼愛皆道也當爲我則爲我當兼愛則兼愛是乃道也彼偃於一偏者固賊夫道而於其間取中者是亦舉其一而廢其百也○葉解舉一廢百正說他賊道處須知集註害仁害義害時中亦舉其槩耳實則害仁由於似義非義而已先害乎義害義由於似仁非仁而已先害乎仁害時中不知所謂中實併不知仁義而兩害乎仁義舉一廢百言其無所不廢甚惡之之辭○舉一不是真能舉得一理只舉得一偏不若於理上真箇舉得一亦何至廢百他是這一上先錯了○四書通吾儒自有所謂中亦有所謂一但吾儒之中隨時以取中異端之中執中而無權吾儒之一以一而貫萬異端之一舉一而廢百

○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語類問中一名而涵二義這箇中要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異與時中之中同曰然○蒙引不可於道外求中中外求權道之所貴者中不中不足以爲道中之所貴者權非權不足以爲中子莫與堯舜之執中名同而實異者係於能精一與不能精一而已

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鬭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鬭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語類居陋巷則似楊氏三過其門而不入則似墨氏要之禹稷似兼愛而非兼愛顏子似爲我而非爲我 愚按但將此章參透則子莫無權之中更不成道理孟子平生

距楊墨看此章將子莫一例斷爲正不肯留餘隙爲楊墨藉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爲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文集】飢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爲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爲雖不可亦以爲可○問此章是借飢渴之害以言人心之害所謂人心之害恐不止爲貧賤而已凡一切利欲有求之不得而遂不暇擇焉皆是也所謂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者謂人能無以飢渴害口腹之類爲其心害則不憂其不及人矣未知如此說得否曰此章從來有兩說以意則此說勝蓋不欲人以利欲害其心如飢渴之害口腹也以語則不以飢渴之害動其心者爲切於文義未知果孰是但

後說差不費力耶述朱子兩說兼存而取後說時講亦多從之蓋如註意白文只作此照說未免言外起意如後說轉覺渾融隨主一說可也○【合訂】飢渴是害口腹者雖害口腹亦即所以害心然既以飢渴專屬之口腹則所謂人心亦皆有害者必別有所指而不復指飢渴也故註云人心爲貧賤所害謂亦皆有三字中暗指貧賤則可謂不指貧賤仍指飢渴則不可次節仍粘飢渴不直言貧賤之害心者是孟子隱語註直爲標出其指甚明作文用飢渴字正映貧賤實際○則白文註意兩得之矣按此說甚穩○【說統】病只在一甘字○假令不甘而飢渴自飢渴飲食自飲食亦何害之有【按】下面能無以三字正須從甘字轉脈故自壁立千仞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集解】心爲貧賤所害猶口腹爲飢渴所害本文飢渴之害飢渴字就當貧賤字看貧賤者人心之飢渴也不以貧賤故而動其心動心指貪富貴即所謂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若不惡貧賤則其心自不爲富貴動故本文只主安貧賤而言○飢渴何能害心人自以之爲心害耳能無以三字煞有力○不及人不爲憂蓋其人識明守定○即此便已爲聖賢路上人豈比庸庸碌碌故註曰過人遠與本文互相發本文人字以聖賢言註人字以庸衆言然此亦不必深泥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慶源輔氏曰】與界限之界同凡事各有界限甚分明不可踰越　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合訂】介字要切定柳下惠說故曰其介惠之介是從和中見得○外面儘是和同其中定盤星鐵板不移處渠自涇渭各別蓋和者之介與介者之介又自不同不以三公易是設辭虛擬却要就他實事勘出○必先有其介而後論易不易今人胸中庸庸憒憒漫無可否且無論其不易又何處論其易也　○此章

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人微顯闡幽之意也【精義】楊氏曰不惡汙君不辭小官可謂和矣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則雖和而不流此所以爲柳下惠也又曰若觀其和疑若不介故此特言之曰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才以爲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小官則其剛介可知矣○【汪氏】曰伯夷餓於首陽伊尹祿以天下弗顧皆能不以三公易其介獨稱柳下惠何也以惠之和嫌於不介故也○【四書通】人皆知夷齊之清而不知夷齊之清而有量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惠之和而不流孔孟之言皆闡幽之意也微顯二字只帶說○【輯】語知其爲如是之介乃知其所以爲聖之和非專表其介也【按】解此方知惠之和與老氏之和光同塵自別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辟讀作譬軔音刃與仞同

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

〔精義〕尹氏曰君子之所貴乎有成也五穀不熟不如荑稗亦猶是也○〔四書通〕當與論語譬如爲山一章通看學問垂成而不至於成者可爲戒矣○〔劉上玉〕曰正意只在有爲者三字內包必要成功意在裏辟若掘井亦包必要及泉意在裏然見聞口語都只虛公直至下才可透盡○〔集解〕掘井九仞及泉正易而字一轉便見可惜曰不及泉非無泉也註換一未字下又著而止字明明有泉在而自不之及是井可成而自棄之矣註添一自字更好通節鼓厲精神全在一猶字見九仞猶爲棄井況未至九仞者乎○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慶源輔氏曰爲人而未得爲聖人言治而不及於堯舜皆爲未及夫泉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精義〕伊川曰堯舜性之生知也湯武身之學而知之也問堯舜湯武事迹雖不同其心德有間否曰無間又曰身之言履之也假之者身不行而假借之也〔楊氏〕曰堯舜性之由之而行者也湯武身之體之者也五霸假之而已非性之有也又曰王道本於誠意管仲亦有是處但其意不別耳如伐楚責之以包茅不貢其名則見若其意豈爲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誇楚尊齊假此爲說耳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爲之也○〔語類〕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堯舜性之也性字似稟字湯武身之也是將這道理做成這箇渾身將這渾身做出這道理○問性善之性與堯舜性之之性如何曰性善之性字實性之之性是虛性之只是合下稟得合下便得來受用又曰反之是先失著了反之而後得身之是把來身上做起○聖人之心不曾有箇起頭處堯舜性之合下便恁地去初無箇頭到湯武反之早是有頭了但其起處其做五霸則甚大○假之非利之之比若要識得假與利只看真與不真外與不切道夫云安仁便是性之利仁便是反之假之之規模自與此別曰不干誠如勉强而行亦非此比安利勉强皆是真切但有熟有不熟耳頃之義曰天下事誰不恁地且如漢祖三軍縞素爲義帝發喪他何嘗知所謂君臣之義所當然者但受教三老假此以爲名而濟其欲耳問如夫子稱管仲如其仁也是假字上說來否曰他只是言其有仁之功未說到那假字上且如孺子入井有一人取得出來人且稱其仁亦未說到那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道夫云假之之事真所謂幽沉仁義非獨爲害當時又且流毒後世曰此孟子所以不道桓文而卑管仲也且如興滅繼絕誅殘禁暴懷諸侯而尊周室百般好事他都做只是無惻怛之誠心他本欲他事之行又恰有這題目入得做不得不舉行道夫云此邪子所以有功之首罪之魁之論曰他合下便是恁地○〔蒙引〕三之字皆指道言大註以仁義爲言者道不外乎仁義如

舜由仁義行便是性之○〔翼註〕五霸假仁義之名以濟其私只在事迹上看如內則驩虞小補似仁義施於民外則會同征伐似仁義及於天下○〔吳因之〕曰後章性之與反之相對只是安勉兩意此處把性之身之與假之相對則性與身之處隱隱是誠底意思在曰性則天生帶來曰身則在已身上著實做非若假之者多在外面粧點○〔按〕此章所重只在分誠偽不重分安勉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惡平聲

歸還也有實有也〔按〕堯舜性之所性而有也湯武身之身自有之也加一實字乃更與假字對針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語類〕惡知二字爲五霸設也如云五霸自不知也五霸久假而不歸安知其亦非已有也○〔慶源輔氏曰其初不過以假之欺人而其終遂至以之自欺○〔存疑〕假之非真有也久假不歸便自以爲真有不知其非真有也此句是歎詞○假人之物必歸於人歸人則已不

復用矣假仁義而不已終身用之便似不歸於人也○[按]自知其非有尙自有翻然悔悟求其眞有底日子到得不自知其非有竟儼然自以爲眞雖堯舜湯武不過如此才是五霸假之徹底盡頭一著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僞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卽爲眞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書]太甲篇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言不欲習見其如此○[蔡傳]謂不可使其習見不順義理之人與本註異○[說統]兩箇民大悅見伊尹之心足以取信於天下始悅其能正君而終悅其能成君公天下而不私全在此中看出餘見前篇

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

[集解]上節放與反平做此單承放言意重在放也可放可字從民大悅生出則固字就伊尹看來見凡賢者之爲人臣可倣而行之否丑說箇賢者亦甚斟酌但賢者亦有不同故孟子答以須有伊尹之志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精義]伊川曰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如終不惠可廢也孟子言貴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賢盡外丙二歲仲壬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大甲爲下愚之質初不立也苟無三人必擇於宗室宗室無人必擇於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賢者而與之伊尹不自爲也劉備託孔明以嗣子不可使自爲之非權數之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則劉氏必爲曹氏屠戮寧使孔明爲之也霍光廢昌邑不待放知其下愚不移也始之不擇則光之罪大矣若尹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之臣不受先王之委寄而諫不用則去之可也放廢之事不可爲也義理自昭然楊氏曰伊尹所以事君更無回互惟知忠而已所以能爲放太甲之事然如此而天下不疑者誠意素著故也但觀蜀先主當時以其子屬諸葛孔明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自取之備死孔明操一國之權當時軍國大務人材進退惟孔明是聽而蜀之人亦莫之疑也蓋孔明自非簒弑之人其素行足信也若如司馬懿其誰信之伊尹之事自後世觀之以爲異其實亦所謂中道[或問]程子之說曲折詳盡其處義精矣楊氏以伊尹惟知有忠者亦爲得之然孟子但論在我者有是心則伊尹之事可爲一有毫髮之僞雜乎其間則不免爲簒賊耳不以素行之著不著天下之疑不疑爲可否也其曰中道者則善[條辨]問楊氏謂天下不疑以誠意素著似亦甚好而朱子不然之何也曰卽誠意素著天下不疑伊尹心中却不訴較到此只是自家爲國家宗社之心至誠惻怛自已不得[按]王誠惻怛固是就當下言本領却自平時不與不取弗顧弗視中出楊氏所謂誠意素著亦不可抹撥○[南軒張氏]曰伊尹之事志存乎宗祀變而得其正者也方是時太甲在諒陰故從之先王墓側使之勤心忍性而深思焉是伊尹以家宰攝政而太甲居憂于桐耳太甲克終允德則於練除之際奉而歸亳焉其克終雖由其自怨自艾以改過實亦尹之至誠有以感格之無尹之志徒以君不賢而放之是簒亂之所爲耳○[覺軒蔡氏]曰孟子此兩語不惟見伊尹之心如青天白日而百世之下奸臣亂賊亦無所逃其罪矣味則可之辭亦是處變僅可之意而非正法也○[正解]則可要見不得巳意上則字以可字看緩辭也下則字以無字看急辭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

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詩人美賢者厲志非其力不食故述其事而歎之其首章曰坎坎伐檀兮寘之何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精義〕尹氏曰不素餐兮刺無功而受祿之詩也其君安富尊榮子弟孝弟忠信則有功也孰若〇〔說統〕玩用之從之自語氣若作實事看則功已表見何疑素飱此正是孟子自家期許之詞若曰其君只是不用用則便有功於國其子弟只是不從從則便有功於子弟養其身於有待便是有功富貴尊榮其不用不從而混迹畎畝之中則主持世教之責又誰任之居是國三字亦可味隱然有坐鎭之意〔按〕此說較大全所載南軒新安及蒙存諸說較穩〇〔係辨〕

孟子此章不是說詩乃翻轉詩意見伐檀之君子固不素餐但僅於自食其力不素餐者小何如君子居是國有用從之效其不素餐者大也孰大於是是孟子擔當世道語〇愚按此亦孟子因丑之問而答之實則計功而食非有國家者之所宜待君子而亦非君子之所以爲心丑見在食姑與之言食耳故須高著眼孰大之理方見得透看得活新安諸說沾沾在用不用上較量轉開疑竇徐思聽日用之從之兩條只見君子之係於人國其重如此雖或其君不用其子弟不從而君子之可用可從者自在不得謂之素餐此與說統意相發

〇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閒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集解〕註推言王子之意由其溺於富貴又識見淺陋安知士之挾持何如發口問士何事明明有輕士之心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〇〔文集〕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存也〇〔蒙引〕尚志著力不卑污其志而必高尚其志此是士之事也此句一章大旨下正詳之〇〔湯霍林〕曰尚非隱居高尚之謂乃是謂身雖卑微而志則高大不偏於卑污齪齪也〇〔係辨〕尚志是正答何事之問見其以尚志爲事非謂士無事迹可見而但論其志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〇〔慶源輔氏〕曰士雖未得位以行其道而其志則須高尚方可志於仁義則高尚溺於利欲則卑污〇〔集解〕何謂尚志問尚字意居多仁義乃正答以所尚而巳矣三字十分鄭重下乃申言之中八句正爲士時尚志實事所謂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也非仁非義兩非字固是體士之志而爲之爲不爲意即在其中稼世多殺無罪而不仁取非有而不義士見得都不可爲然是當不見得明守得定不爲不仁則所爲在仁不爲不義則所爲在義八句一反一正上下聯看殺一無罪四句註云雖小不爲從白文一字其字看出居惡在四句註著無不二字又從雖小不爲看出不曰此士之志而日此士所以尚其志明以不爲不仁不義而居由必於仁義爲士之所以尚其志即爲士之事非以其事指後日言而謂今日只空空一個志也時講多於此鶻突須辨明〇〔評類〕王子墊問士尚志一段中間反覆說仁義二字都有意須思量得

大人謂公卿大夫言

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南軒張氏曰〕殺一無罪而非仁由是而體之則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取之爲非義由是而體之則義之所以爲宜者可得而推矣居仁由義居則不違由則不他居仁則體立由義則用行大人之事亦不越此而已矣○〔存疑〕仁義相爲體用無間於窮達窮以是養則有體有用所以爲大人者有其具達以是施則自體達用所以爲大人者見之行故曰大人之事備○〔精言〕仁育萬物義正萬民便是大人之事大人參天兩地曲成萬物只此仁義而已士居仁由義達則舉而措之耳故曰大人之事備一介不取便是不爲不義無故不殺便是不爲不仁上兩句自是實事○〔按〕大人之事即在尚志之中所以謂大人之事備如此看方與章首士何事一問緊緊對針不得因士未得大人之位將事志畫成兩橛○〔說統〕大人之事備矣只完得士底局面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按〕集註我此一層越見得士不可以不尚志越見得尚志所以爲士之事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或問〕小註此章總對大倫而言○簞食豆羹句自是小廉光景○〔說統〕仲子實無讓齊國之事特因其平日不食不居之操推其心而設言之不受齊國謂之小廉正對下大倫看人莫大焉是說人根本所在須帶下讓言人更有那一件大於亡親戚君臣上下者○〔紹聞編〕南軒以信其大者不受齊國說看來孟子本意不如此人皆信之信其賢也是舍簞食豆羹之義言不足以爲賢也蓋人莫大於大倫天下可無仲子之節而不可無親戚君臣上下此乃百行之原綱常之首苟有憾於此則雖一介不取亦何益乎故曰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精言〕人皆信之不是信其能讓直以能讓信其賢是舍簞食豆羹之義見讓國之義小人莫大焉二句見廢倫之罪大不可以其小者而信其大者讓國其小者也廢倫其大者也仲子辟兄離母不食君祿人遂因其矯廉苦節而以爲兄母當辟君祿當辭正是他賢處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也齊人之見如此故孟子特爲勘破○〔新安陳氏曰〕孟子於陳仲子其答匡章既深非之此又申言之二章當參看焉〔按〕前章止就匡章之問而責其不成廉耳廢倫之罪尚未之及也亡親戚君臣上下仲子罪案至此章乃定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

皐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眞有此事也〔集解〕舜爲天子皐陶爲士自是實事瞽瞍殺人則是設言以觀聖賢處變之道舜皐兩人棘手處總是爲此註不可以私害公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正如之何裏面道理照註意此節如之何自兼舜皐但此時此際難處置者畢竟先在皐陶故孟子先就皐陶答之待其再問舜乃就舜一邊說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皐陶之心〔按〕特提心字與末節註言舜之心皆朱子鈎元提要處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集解〕執之是執法不必云執瞽瞍而已矣三字下得斬截見皐陶之心無一毫瞻狥是合下渾然天理而於君臣之倫爲至○〔文集〕執之而已矣非洞見皐陶之心者不能言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

桃應問也。〔集解〕上節只告以士師守法之道，未及舜愛親之心。桃應意中畢竟疑兩邊有礙，故以舜不禁爲問。然則字轉接甚緊。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 惡平聲

言皐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存疑〕夫有所受之者，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法有所本於天，制於聖人，百官相傳而世守之，便是有所受也。常說謂受之於堯，便拙。○〔集解〕承應之問而但曰舜不禁，則禁不禁尚可自主。日惡得而禁，明是天子之勢直有行不去者，故特告以夫有所受之，則皐陶執法之心愈堅，而舜全親之心愈迫，桃應愈不得不轉爲舜計矣。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按〕首節則如之何，自合兼舜皐在裏。及孟子專答他皐陶一面，則曰執之；再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則所以爲皐計者已盡，而爲舜計者愈虛。然則舜如之何，較上然則舜不禁與轉身更緊，設問更切。桃應此時眞覺得舜無可如何，一段情景可駭可愕，較之皐陶更難措手。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蹝音徙 訢與欣同 樂音洛

蹝，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按〕此與次節註言皐陶之心正相應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文集〕某嘗問李先生以此事，先生曰齺贖父子只爲無此心，所以爲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集解〕此又從舜心推出，若舜既要愛父，又要爲天子，則士師之法不可廢，而愛父之心必不能遂。舜當此只有一逃，逃字正大聖人倫所在，更無別法計較，弃而竊，竊而逃，逃而極之終身訢然樂，更無纖毫芥蔕。說到此處，與上執之而已矣同。一合下渾然天理，而於父子之倫爲至，有何私欲縈擾得，有何法律束縛得。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惟順父母可以解憂，故覷天下之歸猶草芥；惟以全父爲樂，故覷天下之弃猶敝蹝。終身訢然樂之心，猶是窮人無歸之心，惟孟子道得微。

○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難，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精義〕楊氏曰：予讀周世宗家人傳，至守禮殺人，世宗不問，史氏以爲知權。予竊思之，以謂父子者一人之私恩，法者天下之公義，二者相爲輕重，不可偏舉也。故恩勝義則詘法以

伸恩，義勝恩則掩恩以從法，恩義輕重不足以相勝，則兩盡其道而已。舜爲天子，瞽瞍殺人，皐陶執之而不釋，爲舜者豈不能赦其父哉？蓋殺人而釋之則廢法，誅其父則傷恩。其意若曰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法，人子亦不可一日而忘其父，民則不患乎無君也。故寧與其執之，以正天下之公義；竊負而逃，以伸已之私恩，此舜所以兩全其道也。方守禮殺人，有司不能執之，而徒以聞，故世宗得而不問也。有如皐陶者執之而不釋，則雖欲不問，得乎哉？然世宗取天下於百戰之餘，未易以舜之事望之也。然則宜奈何？亦寘諸法而已矣。法有八議，而貴居一焉，爲天子父，可謂貴矣，此禮律之通義也。一置諸法而兩不傷焉，何爲不可哉？或問使舜不去位，皐陶遂行法否？曰此亦須自有法。周禮人臣猶有議貴議親之辟，豈有天子之父殺人便置之死？且如周官八議，豈是周公撰出，亦須有箇來處。然孟子所說只是論舜心耳。〔按〕楊氏之說每爲後來好立論者所犯，故備載此，方見或問論辯之精。〔或問〕楊氏之說詳矣，然桃應之問，孟子之答，皆非以爲眞有是事也，蓋特相與極論聖賢之心，以爲皐陶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舜知有

父而不知有天下各盡其道而不相悖耳而楊氏以爲舜之於此猶待於權其輕重而計其不可以忘父也則非所以論聖人之心矣又謂與之執以正法則何以異於楚人之直躬者又謂既執而後竊負以逃焉則皐陶之獄何以異於灞上棘門之軍哉是皆以辭意之過徒爲紛紛而反病於理也曰然則楊氏八議之說如何曰是則然矣而其說施於周世宗而不及於舜何哉向使皐陶必執而不釋舜必去而不留則朝廷公卿海內臣庶之心吾知其亦不必出於此矣蓋法非天降地出亦生於人情而已矣但皐陶必不爲此以私於舜舜亦不以此祈於皐陶此又不可不知耳楊氏後說以爲孟子只是論舜心者爲愈於前然爲舜慮而不及乎皐陶則其說亦未周也尹氏之說雖約然極有味學者宜深玩之大抵當知必有渾然天理而超然不累於物之心則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尹氏曰聖人之心至公至當而已○語類問瞽瞍殺人在皐陶則只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在舜則只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此只是聖賢之心坦然直截當事主一不要生枝節否曰孟子只是言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是權制有未

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蓋法者天下公共在皐陶亦只得執之而已若人心不許舜弃天下而去則便是天心皐陶亦安能違天法與理便即是人心底亦須是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爲是權制今人於事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權制去則不可○桃應之問孟子之對楊氏有議貴之說如何曰使舜欲爲天子又欲免瞽瞍則生議貴之法矣按此可見朱子自不主議貴之說或問及語類前一條論及天下不聽舜竊負而逃皆言外意非本指○文集此一章之義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於至善者也○汪氏曰孟子之論示後世爲人臣子之道而已以天子之父殺人且不可舍況其卑者乎以天下之大且可弃況其小者乎○集解桃應之問意在兩難孟子之答意在各盡執者原未嘗知有竊竊者原未嘗侯其執執者自執逃者自逃臣守法子愛父章內只就兩人安身立命精微極至上說極天下難處之事聖賢只以臣子常理處之故不待計較商量而事更無難處孟子語語斬釘截鐵所以爲洞見舜皐之心須知道理到此已盡只看總註自明若又要推論舜逃後皐陶如何行法天下又如

何迎舜直是癡人說夢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夫音扶與平聲

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語類問孟子言居移氣養移體後却只論居不論養豈非居能移人之氣亦如養能移人之體乎曰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則自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則自有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蒙引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其發歎之意全在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惟先有此感然後發此歎非徒歆羡其勢位之器宇異於凡人而已也○翼註居屬位養屬祿養又本於居故下單言居氣如氣象之氣體如體態之體析衷云氣者體之充體者氣

之寓大哉居乎言所關於氣體不小非贊美也上三句泛說○說統居移氣三句感王子而發如云吾乃今知居之移氣也乃今知養之移體也大哉居乎語意直管至況居天下之廣居止或云只管到其居使之然也一句似與神氣不甚肖○淺說夫非盡人之子運帶下節作一串說下註中特以所居三句是其居使之然註脚

孟子曰

張鄒皆云羡文也 張敬夫鄒志完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新安陳氏曰居仁宅者之氣象必德潤身而心廣體胖與王子驕貴之氣象又不侔矣○南軒張氏

日居天下之廣居、宅乎天理者也宅之之久則其氣質變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聖人相去雖有先後而玩其氣象如出一人以其所居之同故也按此意在下節而語言之表○四書脉同是日用所資之同非制度華美之同按此貼多與人同○翼註通章重而况句上是感觸下是旁證皆輕○說叢孟子平日以廣居自負即在衆人中精采自覺不同因見王子觸發起來故詞氣反覆感歎若此語語粹王子實語語歎廣居也非是因王子始悟出廣居來○精言本是因王子之居說到居廣居上不是提起廣居來歷王子之居撞高王子况字一折身分更高亦得望見發歎神理若將王子捺下便般風景○况乎只重氣體能後不必與王子較高下他章是以巳之長形人之短本章無此意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呼去聲

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爲證。說統引魯君以證王子也亦要找歸居廣居上此非吾君二句是評詞非疑詞○存疑此無他居相似是孟子之言以此觀之則居之能移氣也可見而居廣居者信乎能變化氣質矣○精言引魯君事歸結居相似上可見天下富貴人居不必一地而氣體無不一古今聖賢生不必同時而氣體無不同居能移人斷斷不爽居之所係豈不大乎○愚按末句言居相似自有居廣居一層在言外但語氣只閒閒俏數詠然而此十分說破反欲少味玩本文言止意餘自覺神廻氣合會心入須善領取○由聲相似見居相似聲既爲魯君之聲則呼亦當爲魯君之呼呼於垤澤之門當是魯君在垤澤之門偶有事而呼故守者異之耳非必呼門使啓也若作傳呼之聲便與氣體不必然此等處亦止得其大意可耳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食音嗣畜許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蒙引]犬馬有爲人之所愛者如西旅獻獒周穆王之於八駿自非豕比○食而弗愛四句之說○[說統]此節以食引起愛以愛引起敬只重敬上○愛敬何以有淺深蓋愛以情合敬以道合愛或閒其名而慕之或意其可親而服就之敬則有尊德樂道意○敬字一章之骨實字又敬字之骨然實字即在敬字內首節敬字即指其有實者言特未抽出耳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 小雅鹿鳴篇 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蒙引]此以下方說上國君待賢去○[翼註]恭敬二字無二意故首節只單言敬○幣之未將不是釋恭敬之義只要見幣帛不可爲恭敬以起虛拘而申上交豕交獸畜之意爾○[精言]恭敬接上敬字說幣之未將敬已先存可見才離恭敬則幣將只是虛拘此弗愛弗敬所以爲豕交獸畜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爲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精義]尹氏曰苟無其實是爲恭敬而已何足以留君子○[東陽許氏曰]恭敬者之恭敬以發於心者言恭敬而無實之恭敬以幣帛言○[翼註]虛拘猶言把箇空套子拘留他拘字是羈縻之意不可虛拘不是說君子不當留只是說人君決不能留君子也○[愚按]固是人君不能留君子却既是君子斷亦不爲其所留不可二字壁立干仞視當時遊說之徒志在出其金玉綿纏豕交焉而已獸畜焉而已君子則惡乎可○[慶源輔氏曰]世衰道微在上者皆不知有恭敬待賢之誠而惟恃其有幣帛之聘在下者惟知有幣帛之可慕而不察夫上之人所以待之之誠上下之情交騖於利而不知有義理焉故孟子發此論以警之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語類]形色上便有天性視便有視之理聽便有聽之理○問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是如何曰一顰一笑一語一默皆有至理又曰有這形便自有這色如動容周旋中禮則色自正如祭祀則必有敬之色臨喪則必有哀之色形字重色字輕故下面但云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蒙引]并指形色爲天性也形色皆天性所在也[按]集註故揭明無不各有自然之理。踐如踐言之踐。[語類]踐形是有這箇物事脚實踏著不闕了他箇有是形便有是理盡得這箇理便是踐得這箇形耳目本有這箇聰明若不盡其聰明時便是闕了這箇形不會踐得

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或問]人之生於天地之間也莫不有形其有是形也莫不有色而本其所得於天者則是形是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焉莫不有所當然之則焉是則所謂天性者也然衆人梏於形氣之偏狃於習俗之蔽而不能無人欲之私是以視則不明聽則不聰貌則不恭言則不從蓋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理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其形也惟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雜於其間是以視則極明聽則極聰貌則極恭言則極從蓋凡形色本然之理無一不盡既有是形而又可以踐其形焉踐云者本有是物而又能修其實以則之如踐言之踐也○[語類]天生形色便有本來天理在內賢人踐之而未盡聖人則步步踏著來路也又曰踐非踐履之謂蓋言聖人所爲便踐著這箇形色之性耳○惟聖人能盡其性故即形即色無非自然之理所以人皆有是形而必聖人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伊川以爲充人之形是也○盡性性有仁須盡得仁有義須盡得義無一些欠闕方是盡踐形人有形形必有性耳形也必盡其聽然後能踐耳之形目形也必盡其明然後能踐目之形盡性踐形只是一事○[潛室陳氏]曰聖人盡性地位方償得本來形色學未至於聖人則於

性分道理未免虧欠才於性分有虧欠即是空具此形色不能充盡濟是也○問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二者之分如何曰形色爲性是引氣入道理中來貪色爲性是逐道理出形氣外去胥壞之分○[蒙引]形色天性本來都到十分地位人必充得到十分地位方是踐形方滿得那腔子。

○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精義]明道曰惟聖人可以踐形者人生稟五行秀氣頭員足方以肖天地則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爲能盡人之道故可以踐形人道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類皆是也又曰形色性所有也聖人人倫之至故可以踐形[按]此兼五倫說更完備游氏曰形者性之質也能盡其性則踐其形而無愧矣蓋萬物皆備於我則其所有何物不備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爲其能盡性而踐形

也若反身未至於誠則是於性有所不盡未能盡性則於質有所不充矣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箕子]曰視曰明聽曰聰視謂之明聽謂之聰皆耳目之本然也能盡視聽之性則能踐耳目之形苟視聽不足於聰明則是有耳目之形而無視聽之實德也揚子曰聖人耳不順乎非口不諱乎不善若非禮勿聽非禮勿言則於口耳猶有所擇是未足以言踐形[楊氏曰]莫非形也自聖人言之目之所視耳之所聽以至口之所言身之所動不待著意莫不合則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也未至於聖則未免有克焉若孔子告顏子非禮勿視等語是也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語類]問既是聖人如何却方可以踐形曰踐如檢覆得過底模樣如伊川說充其形色自是說得好了○[文集]人有是形而不能全其形之理故有形雖是人而心實欿歉是不足以踐其形矣惟聖人能全其形之理故可以踐其形也伊川先生所以云充人之形充字極分明○[新安陳氏曰]程子之說蓋自踐字推廣之衆人全不能踐者也賢人雖能踐之而未盡者也聖人則極能踐之而無不盡者也如洪範五事則貌言視聽思極於肅乂哲謀聖皆

踐形之意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李安溪曰不踐形無以爲人不盡性無以踐形須說得愓然可畏方是孟子喫緊爲人處人每只說形性合一見形之當踐却以踐形而後可以盡性惟聖人三字口氣作何著落(愚按)性或人所不曉形則人所共見然此理體用一源故孟子特從易曉處親切指示末句只言踐形正於聖人分上盡得盡性在裏惟字然後可以字都非虛設若作現成語看緯過聖賢豈肯只當一場說話此中實際正須體認分明才見得孟子語意字字警發○(條辨)聖人踐形是已充實此形學者踐形便是要充實乎此形(愚按)孟子是以聖人作踐形樣子非贊美聖人之辭然後可以字自是爲凡有形者痛加棒喝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新安陳氏曰丑附其說謂三年短而爲期猶勝於止而不爲者乎(愚按)此亦丑私問於孟子之言

○(或問小註)此章當與論語宰我問喪章一例看

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紾之忍反

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翼註)味註彼當自知四字及示之至情非強之也二句可見教以孝弟之旨趣蓋人方悍然紾兄我直禁之曰汝勿紾是以我之說勝彼彼未必聽也我教之以孝弟至情是以彼之良動彼也彼自知兄之不可紾矣○(存疑)教之孝弟只承上紾兄之臂說短喪之意在言外(精言)教之孝弟正喻兼說在裏故曰彼當自知兄之不可紾而喪之不可短(愚按)二說皆通然細味語氣所言者此而所況者彼口說紾兄而意自主短喪呆作平舉不得○精言齊王短喪紾兄之臂也爲期之說謂之徐徐也玩此可見齊王欲短喪并不欲期公孫丑背後斟量見當爲期而不當遂已是爲短喪者參一末議下一轉語也故孟子有紾臂徐徐之譬若齊王短喪自欲行期公孫丑附會其說謂期愈於已則是直謂兄臂之可紾而不謂之徐徐矣是字云爾字指爲期之說(愚按)此以意及之自可但書無明文○孝弟二字只渾說○至情觀歷定公章可見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爲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壓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大功九月小功五月時又適有此事

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數月字與上期字相照丑問此之是非正疑爲期之喪之未必不可耳

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紹聞編)儀禮喪服章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此便是終喪也當時此禮已廢故齊之王子有其母死而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者請得終此制也故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若既葬而未忍即除則其情雖厚亦爲過制矣集註又存此一說者以父母之喪人之至情特以壓於嫡母而制有所限心固未得爲終也(愚按)後說勝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

不加。〔來矣鮮〕曰抱無窮之慕者覩三年猶一日拘有限之分者得一日爲三年此可以觀人眞心所爲處〔按〕終之卽主終三年之喪說更與短喪對針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蒙引〕齊宣王欲短喪得爲而自不爲者也王子之請加數月不得爲而欲爲者也○〔翼註〕一則數月亦可以爲厚爲其有孝弟之心也一則期年亦無解於薄爲其無孝弟之心也○〔按〕末句切指齊王與王子相形說舊解云歸重丑身上者非○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精義〕尹氏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聖人制禮其可改乎○〔按〕總註仍歸到示之至情與次節註相應此其所以教之孝弟乃天理人心之最眞切處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慶源輔氏〕曰如時雨化品之高者成德達財其次也答問下者也私淑艾有同時而相去或遠不同時而其生也後不能及門受業者也○〔說統〕君子設教以開後學不欲遺一人於教外玩所以二字其心自見○〔條辨〕看他那一樣人來君子便以那一般敎于之委曲造就都在一因字上變化五者除私淑艾外其上四等亦多彼此相兼非終身只以一法敎之也〔按〕本文自指別分明無庸纒擾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敎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精義〕張子曰有如時雨化之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爲然後敎之也如天之雨豈待望而後雨但時可雨而雨耳○〔語類〕曾子學到孔子田地故孔子與他說一貫之道此所謂如時雨化之者也時雨云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又曰他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如孔子告顏淵以四勿告曾子以一貫所謂時雨化之者○〔新安陳氏〕曰惟人力已至而後時雨可化惟顏曾力到功深而後孔子之化可施使他弟子而遽以是告之是猶種植之力未至雖有時雨亦不能速化也○〔說統〕時字最重當其可之謂時敎學相遇只猶草木之得時雨生意浡然不知其然而然故謂之化此只重敎者點化上不重學者能化上〔蒙引〕此是第一等人敎法甚言當下點化之妙不指平日積漸之功平日積漸之功下四種亦同如時雨化之化却非其人不得在聖敎亦希有難覯者若說聖人概化以時則不須復有下四種矣○〔精言〕可化者物化之者雨時則不先不後恰當其時此正當機指點敎法五有者字都是敎此節全在如字索解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敎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語類〕成德成就其德如孔子於冉閔德則天資純粹者達財通達其材如孔子於由賜材是天資明敏者○〔說統〕成德有造就意達材有開通意○〔集解〕德字材字就學人天資說成與達則君子敎法也德是心術近正底人但稟賦未免或偏故須長善救失涵育薰陶以成就之材是有技能底人但設施未必果能就理須與開導充拓酌古宜今以通達之○〔精義〕伊川曰在易坎之六四曰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也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告之取信則易也敎人亦然夫敎必就人之所長者心之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財是也○〔四書通〕孔門四科顏曾冉閔皆以德行稱孟子五敎集註則以孔子之於冉閔爲成德而顏曾爲時雨之化何也蓋自顏曾以下皆在夫子敎之之中而顏曾二子獨得夫子化之之妙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慶源輔氏〕曰樊遲之粗鄙萬章之淺率孔孟皆必俟其問而後告教之是也○〔南軒張氏〕曰成德達財答問因在其中而又有所謂答問者此則專爲凡答其來問者也雖鄙夫之空空所以答之者亦無非竭兩端之教也○〔翼註〕答問者是資學俱劣無德可成無材可達只就所問而答以解其疑而徐俟其有進○〔張曉樓〕曰以講學則淺深廣狹因乎其人是卽接之以陶鑄也此如孔子之於樊遲然以論世則然否異同酌乎其也是卽予之以變化也此如孟子之於萬章然○〔按〕成德達財之人亦未嘗無答問然不專靠著答問故語類云答問則早費言語所以別爲一種在成德達財之下然語類又有云未及師承只是來相答問之說此却不必泥

有私淑艾者 艾音乂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朱子曰〕艾讀爲乂說文云芟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絶自新之意懲艾創艾亦取諸此人或不能及門受業。得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語類〕私淑艾是不曾及門聞風而善者○未曾親見面授只是或聞其風而思慕之或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之以善於其身是亦君子之敎誨也○〔蒙引〕有私淑艾亦主敎者言蓋其敎澤所遺有以成就之也凡道德足以師範後學者皆有私淑之澤必併此言之然後足以盡君子之敎○〔輯語〕自時雨化至答問其品遞降有差至私淑艾者原別發一法不可謂其品在答問下也私淑艾中亦有上四種在○如孟子程子朱子如時雨化一等也其外諸賢成德達財甚多若訓詁箋註之儒亦答問之流也孟子以此一條置末固自處之義亦理當另起耳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敎也

聖賢施敎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集疏〕君子之敎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天地無弃物聖賢無弃人○〔說統〕找此一句見得君子敎思無窮甄陶之術亦無窮在受敎者之自得何如耳○〔集解〕玩此字者也字分明是爲學者指點莫徒作結上看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孶孶也 幾音機

〔說統〕高美二字不平、美在高處見得登天只形容不可及處〔按〕丑惟見道之高故擬之以登天實則丑並不知道之所以爲高也孟子末節云中道而立正破他高字○〔輯語〕丑差處只在一使字夫道何物也豈敎者所能使乎云何不使彼爲可幾及然則所云不可及者彼亦疑孟子之使也○〔按〕丑口中說道意中却只在欲孟子貶敎以相徇故

孟子以繩墨彀率曉之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 爲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敎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集解〕繩墨彀率是學匠學射之法而得心應手之妙卽在其中拙工拙射與下能者反對繩墨彀率非專爲拙工拙射而設拙工拙射亦不能舍此以爲法故匠羿不爲改變以一定之法不可易也循其法則拙者亦可進於能不循其法則拙者日拙耳雖匠羿其如之何哉○〔翼註〕敎人者二句只就本節比况論正意自在下文○〔翼註〕此章以敎字作主不以道字作主道字提起作原委惟道有定體故敎有成法丑欲孟子貶敎非欲其貶道也引繩墨彀率爲喩總是發明敎不可貶意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語類〕猶言活潑潑地○躍如也三宗屬君子。言雖引而不發而其言意中躍躍然合動如所謂活潑潑地也及入解又云躍躍然於動靜語默之間○躍如是道理活潑潑底發出在面前如由中躍出又日引而不發謂漸啓其端而不竟其說躍如謂義理昭著如有物躍然於心目之間

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語類〕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須知得是引箇甚麼是如怎生地不發又是甚麼物事躍在面前須是聳起這心與他看教此心精一無些子夾雜方見得他那精微妙處又日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然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才挑動那頭了時

那箇物事自跌落在面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雖不發箭然已知得真箇是中這物事了須是精一其心無些子夾雜方看得出○不是說君子之射常引而不發此只緣上文說射故有此語言君子之教人但開其端以示人而已其中自有箇躍如底道理學者須是識得這箇道理方知君子教人爲甚忠故下文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說統〕引字不發字躍如字都影射字來躍如就在引而不發之內中道而立就在不發躍如之內只是論教法不是論道體見得君子教人有可得而授者有不可得而授者如射者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發者已躍然於不發之表蓋無所爲高無所爲美但中道而立以待能者之自從耳○〔愚按〕君子中道之教亦自本於道體自然之中中字方有來歷但此處只以教法言然亦非可竟抹卸道體

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紹聞編〕其道無過不及、無過則非難〔無不及則非易但在學者能篤志能力行則能自得之故曰能者從之中道而立見無登天之難能者從之、見未嘗不可幾及、而在自勉也○〔蒙引〕得之之妙不外學之之法而得之而其所以得之只在深造之以道學者但當致力於其所學之法而得之之妙則無所容其力也力到功深自然心領神會故在能者之自勉○〔或問〕小註中道而立論教不論學○四書家訓中道即繩墨彀率立即不改變也〔按〕此二語最的實斬盡一切葛藤○〔翼註〕立字極有意味是決不可遷就之意正與下從字相應譬如君子在中路站立聽他能者跟上我來我不去遷就他又日能者從之言外便見得不能者亦無如之何矣○〔愚按〕固是勉學者然語意只歸到教不可貶上方與丑發問之意相對針又按中道道字即與章首道則高矣道字相照應自是正解然即作道路之道亦得蓋日用事物之理皆人所當行之路作比照看於立字從字自相關切也○〔汪氏〕曰君子雖不貶道以殉人然亦未嘗絕人離物而使人不可幾及也○〔貝因〕之曰丑本意只在何不使彼一句孟子末節亦只應他這一句

○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

藏。〔蒙引〕此章孟子之言總是言教有成法而其所以教有成法者以其道有定體也惟道有定體故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者道有定體也語不能顯默不能藏者教有成法也〔按〕此章大指只此便了然必如大全諸說瑣瑣分貼轉覺支離不如渾衆大意之爲得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精義〕張子曰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纂疏〕道不可離也雖時有治亂已有窮達非道殉身即身殉道以死相從豈可得而離哉○〔條辨〕有道時則道在必行而不日以身殉道者以身不出則道無自而行也故必日以道殉身無道時則身在必退而不日以道殉身者以道不屈則身不妨於有爲也故必日以身殉道○〔集解〕一道字兩邊作解而與身互爲殉者有道是身出

之時以身爲主無道是道屈之時以道爲主註兩必字要
看道在必行是道卽隨著身身在必退是身卽隨著道故
曰殉。○或問小註此章上節爲下節
而發總見身與道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精義尹氏曰以道殉身施之天下也
以身殉道獨善其身也殉乎人則何
有於巳。焉在其爲道。○南軒張氏曰身與道不可離也以
道殉人則是可離矣。焉有所謂道哉。○范氏曰君子遭世
之治則身顯而道行得志澤加於民故以道從身遭世之
亂則身隱而道不行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故以身從道以
道殉乎人者陳氏所謂枉尺而直尋也古之聖賢以道殉
身伊尹周公是也以身殉道孔子孟子是也君子窮達不
際乎道道可以處則處道可以出則出故人君用人不用
其身惟用其道以道殉人者雖得之無所用也。○新安陳
氏曰妾婦以順從爲道故亦曰道孟子見有身徒顯而道
不行道不行而身猶不知覺者故發此論言當隨時之理

亂而酌身之進退身與道不可須臾離使道不殉身身不
殉道卽是以道殉乎人矣。○精言以道殉人如不待其招
而往姑舍女所學而從我皆是
○說統未聞有太息當時意在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更平聲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集解在所禮是加禮意
公都子之見也而不答
則不但非所禮矣此
其所以訝而問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長上聲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滕君之弟是貴
知來學卽是賢
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慶源輔氏曰學者之心須
是專一方有受敎之地有

所挾則二三也。○南軒張氏曰受道者以虛心爲本則能
受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入矣。○條辨只是一
箇挾底心腸不好然有諸內必形諸外亦自有挾底氣象
見於師前挾貴便有富貴驕人氣挾賢便有賢智先人氣
挾長便有老成而不安於弟子之氣挾勳勞便有居功而
責報於師之氣挾故便有今日雖弟子前日本舊好而欲
畧分言情之氣如此則受道之心彼先不專告之亦必無
益故皆所不答。○集解使能思所以不答之故而痛自懲
艾以滑消其有挾之心
是亦敎誨之而已矣
○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不專卽是不誠、一面求道、一面又有他念夾
雜在裏便是虛假了、與南軒虛心爲本之論
皆直攻挾
字癥結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爲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
言不及者之弊。朱子曰所厚是以家言之又曰所厚
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
之不能已者按厚薄只宜活看不必如大學鑒宗以家國
分又人之不能已亦不必貫合上條只兩分以處事接物
對看。○翼註無所不已不是凡事在可已者皆無所不已
若畢事在可已已之正是合該底了孟子又何爲責他只
是比那不可已者稍緩耳。○無所不薄做此。○條辨無所不
巳只於不可已而已者決之。無所不薄只於所厚者薄決
之只就當下論。非謂今日如此後日以漸而推方如彼也
不可已尚且已之更有何事已不得所厚者尚且薄之更
有何人薄不得決斷他是如此。○存疑周平王志父之讐
宋高宗忘父兄之讐是不可已而已者唐明皇一日殺三
于是其所
厚者薄也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語類〕進銳退速其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始見其失也〇〔翼註〕進銳如何反退速蓋進銳不是真心求進只是箇浮氣這箇浮氣最不可耐久〇存疑進銳不但進修爲治亦然如所謂求治大速更張無漸者亦是〔達〕進兼學問事功言之〇大全熊氏專指講學言於義未括

〇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慶源輔氏曰〕不及者之弊則愈見其不及流於欲者之所爲也過者之弊則其退也可立而待役於氣者之所爲也欲肆則無極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疲循理而行則有漸而可繼也〇四書通前二者是當用心而不用心之弊後一者是過用其心之弊不用其心固宜廢弛過用其心者亦同歸於廢弛過猶不及也

〇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新安陳氏曰〕當取則取但不過取而有時當用則用但不過用而有節〇〔仁山金氏曰〕宋註草木禽獸皆舉之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此先王愛物之政也若釋氏雖倒以不殺爲愛物然知施節於動物而不知施於植物此之謂不知類況減絕親親之倫此之謂不知本墨氏猶愛無差等釋氏則又倒行逆施矣〇〔交集〕墨氏以儒者親親之分仁民而親親反有不厚釋氏以儒者仁民之分愛物而仁民反有不至〇〔蒙引〕此章宜先排箇物字民字親字在這裏然後將親仁愛三字擇所宜施者而施之以親字付之於親以仁字付之於民以愛字付之於物則各得其分而不至於輕其所重重其所輕〇〔宋氏〕祖義曰不以待人者施之物以其有貴賤之分也不以待親者施之他人以其有親疎之殺也於無所不愛之中而不失其貴賤親疎之差等此聖人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〇〔新安陳氏曰〕暴殄者固非愛物矣梁武之宗廟不用犧牲亦非愛物之宜蓋愛之而仁是以仁民者仁物也無惟其於民反不仁也墨氏之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亦非仁民之宜蓋仁之而親是以親親者親民也無惟其無父而於親反不親也是皆倒行逆施之道無次序無差等非仁矣〇〔翼註〕弗仁弗親要見理勢不可意蓋物之多不能徧仁且仁之則無同生異類之別民之多不能徧親且親之則有兼愛二本之嫌〇〔係辨〕上只說於民於物未說於親然以弗仁弗親歸到親上而以親親二字緊接跌下仁民愛物則重親親說自是一章喫緊意思況從思有等正要從親親等了去尹氏一本故也無僞也則是此意謂不重親親者非也〇上四句已是下二句道理但上是薄者不得過厚恐無以爲厚者地也下是厚其所厚乃能以及餘也於上兩而字作一停蓄下兩而字作一推排次序自了然矣〇〔精言〕既從物與民逆推轉來說恩不可過又就親與民物順放下去見恩之有等總要人知親與民物之分

程子曰仁推已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慶源輔氏曰〕統而言之則皆自吾一性之仁分而言之則有輕重之序然在學

者言之則於此三者之序有由之而不知者有待於此而失於彼者又有倒行逆施雜亂無次者要當因聖賢之言反求之心涵養於未發之前體察於已發之後毋或於異端毋汨於私欲然後是聖學工夫〇〔覺軒蔡氏曰〕統而言之則皆仁此仁字乃吾性中之仁親親仁民愛物皆從此出者也此從源頭上說分而言之則有序序謂輕重緩急之序此就本文差等說

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精義〕楊氏論西銘言河南先生曰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且以一身觀之四體百骸皆具所謂體也至其用處則履不可加之於首冠不可納之於足則卽體而言分在其中矣〇〔西山眞氏曰〕凡生於天地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也是之謂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〇〔係辨〕分殊只是理一中分殊義只是仁中之義

尹氏曰何以有

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僞也〔慶源輔氏曰〕一本故無僞而有等差若無等差是僞而二本也
〇〔輯語〕親親仁民愛物層次雖有三等而君子之爲道也
止有一本親親十分到愛物才有一二分若親親只五六
分推到仁民處已不足況愛物乎故君子欲盡仁愛之量
只在親親上加厚親益厚則族之仁愛益周此之謂務本
道生〇此章有三義親親用之親仁用之民愛用之物施之
各當一也親親仁民愛物以次差等推之有序二也仁民
愛物總只在親親用力此處厚一
分下稍有一分歸於一本三也

〇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
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偏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偏愛
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而其

爲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
而其爲仁也博矣〇〔蒙引〕當務之爲急爲最所當知者急親賢之爲務謂急於愛賢也仁知意要分
別得明〇〔語類〕問急先務一段如何曰人各有當務之
急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此各有所
急也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此聖
人之所急也若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則是不急又問治
天下莫過於親賢知邦隨時因事爲之故不指言如舜之
舉相去凶是舜之先務禹之治水是禹之先務何如曰大
暑是如此〇隨其時勢之不同須知自有緊要處乃是當
務〇〔朱氏公遷曰〕博施濟衆者聖人之所病爲天下得人
者聖人之所能故曰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〇〔新
安陳氏曰〕上四句言知仁之理下六句舉堯舜之知仁以
實之〇〔讀統〕此章重一務字正爲小知小仁而務世主銳
精圖治何嘗不欲盡物而周知盡人而博濟顧其勢有所
不能若不在緊要處用力則智必窮於所知仁必窮於所
愛非惟不足爲治而亦不成其仁智矣把堯舜提醒處見

得仁智至堯舜極矣然智不過急當務仁不過急親賢乃
所以成其無不知無不愛而世主奈何舍其所當務務其
所不必務哉此之謂不知務是通章結脈〇知屬事仁屬
人兩平說兩務字是論盡仁盡智之方非教以去煩就簡
之說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
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歠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
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
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曲禮〕毋放飯毋流歠又曰濡肉齒決乾肉不齒
決濡濕也宜齧斷之乾肉堅宜用手〇〔精義〕尹氏曰知務
者知輕重大小之義也〇〔語類〕問是之謂不知務却止說

智不說仁曰便是併與仁說所謂急親賢之爲務豈不爲
務乎〇〔新安陳氏曰〕上文言智之知急務仁之急親賢爲
務乃智仁之大者此取譬於喪服飲食以譏不能其大而
求其細非知務者也不知務是併結上文當務親賢爲務
二務字〇〔翼註〕末節乃不知務底模樣非不知務之實也
〔按〕此之謂三字分明爲本指寫照〇〔南軒張氏曰〕孟子所
譬特言舍大徇小者爲不知務耳非謂能三年之喪則緦
小功有不足察無放飯流歠則齒決有不必問也先後具
舉本末畢貫此所以爲道此非本指然不可不見到〔按〕〇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
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四書通〕不識其全體者知之不周愛之不
廣狹用其心者也不知所先後則知之雖周而精神散於
無用愛之雖廣而德澤壅於下流泛用其心者也〔按〕章首
先揭明智者無不知仁者無不愛此正所謂智仁之全體
也當務爲急親賢爲務乃正從全體中識其所當先非謂
智仁之有不知有不愛也德註四語極爲完密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偏知人

之所知徧能入之所能徒敝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如務也

新安陳氏曰當務爲急與親賢爲務相對以臯謨能哲而惠及樊遲問仁智章之意推之謂智之所當務者即是急親賢之爲務仁之所爲智之所知亦儘可通但孟子朱子之意本不如此蓋智所當務所包甚濶不可竟以親賢當之此章乃平論智仁非論智仁相爲用也

孟子集註本義匯參卷之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蒙引〕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蓋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今乃以民物爲所不愛何也。此亦所謂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之。意蓋理一分殊之說也故民亦吾所愛也。視親則爲在所不愛矣。物亦吾所愛也視民則又在所不愛矣。○〔說統〕仁者所及。是推及之及。不仁者所及是波及之及。○〔條辨〕但是不仁者亦皆必以所不愛及所愛。而梁惠之事尤其易見而可戒者。故開口便歎箇不仁哉梁惠王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即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者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南軒張氏曰〕仁者推其愛親者以愛人不仁者以其忍於他人者忍於其親。仁與不仁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流如此○〔說統〕驅字說得最慘○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四書通〕承所厚者薄

親親仁也者
無不愛也言
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遠
親〔雲峰胡氏曰〕仁人之恩自內以及外者自本而推之也
惟其自本而推之故雖無所不愛而輕重等差蓋不可
紊也不仁之禍由疏逮親者徇欲而從流者也惟其徇欲
而從流故橫放逆施莫之紀極也始也糜爛其民人而殘
賊其子弟終不至
殺身覆族不已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
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
召陵之師之類是也〔春秋〕僖公四年齊侯伐楚楚屈完來
盟于師盟于召陵○〔南軒張氏曰〕春
秋無義戰如齊桓公使蔡伐楚如晉文公城濮之戰在當
時其事雖若善至於不禀王命而擅用其師則均為不義

而已矣〔按〕此條即預透下意○〔或問小註〕此章書重尊王
春秋是指春秋之經非指春秋之時也○〔困勉錄〕春秋無
義戰當從戰字說起蓋此章孟子本因當時用兵不休而
有感於春秋之戰見春秋之戰尚未至戰國之甚也然已
為聖經所深斥如此方切章旨○義字只宜空說蓋春秋
用意最深而立法最嚴非獨書名書人者顯示斧鉞於言
中即書爵書字者亦隱寓制譏於言外微詞王問罪者
罪迹昭然而不予以義之實即尊周伐楚者功施王爛然
亦不貸以義之名○〔翼註〕彼善於此亦聖經僅善之之正
其無義戰故下節緊以敵國不相征發明無義戰之意見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
無義戰也〔尹氏曰〕征也者王者之正天下也春秋之
際敵國相殘耳皆王者之罪人也○〔新安陳氏
曰〕春秋以道名分使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不復作矣惟不
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出春秋所以作也無義戰三字斷盡

春秋諸侯兵爭之罪○〔集解〕上下指天子諸侯而言上伐
下者不必天子親伐只是命方伯以伐之耳○敵國相征
正上節註中所云擅興之罪
安得以為合於義而許之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
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正解〕無書
者其貽害不小故不如無書○〔翼註〕此章全為武成不可
盡信而發特以首節引起耳非
泛論讀書之法而證以武成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

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
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奉天伐暴如云敢祗承上帝以
遏亂畧是也反政施仁如云天
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是也○〔翼註〕奉天伐暴之義屬
初伐紂時反政施仁之法屬既伐紂時○全重而已矣字
見其餘不可盡
信便帶起下節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舂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
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
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
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講義〕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
書都只係當時憑他說戰事成

戮恐當時人以此爲口實故說此然血流漂杵者上文引
說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蹂
踐相殺荀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或問荀子
云云而孟子不之信何哉曰此亦拔本塞源之論蓋雖殺
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爲孟子設爲是言蓋得其
微意矣○讀余隱之尊孟辨李公常語曰紂一人惡卽衆
人惡耶衆告善而紂獨惡則去紂久矣不待周也夫爲天
下逋逃主萃淵藪同之者可遷數耶紂亡則逋逃者易歸
乎其欲拒周者又可數耶血流漂杵未足多也辨曰容有
問陶弘景注易與本草孰先陶曰注易誤不至殺人注本
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爲知言唐子西嘗曰弘景知
本草而未知經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
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尸百萬流血千里
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殺
傷固多非止一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
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
爲多豈示訓之意哉經注之禍正此類也朱子曰辨已得
之○蒙引孟子此意非初不識書本意蓋直反書意而言

之所以拔本塞源而爲生民立命也○翼註何其字言當
時必無此事但史臣欲鋪張武功故其辭云爾讀者不以
辭害義可也若盡信之豈不
爲後世塗炭生靈之口實哉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 陳去聲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以帝王之世律之大罪人也○集
解有人曰蓋當時人臣自負之詞
陳戰雖似二項然爲陳正所以戰兩善字重看若使不善
猶未必敢爲與兵搆怨殺人如草之事惟自以爲善故殺
傷愈多而罪以滋大大罪全在殃民
上卽所謂民賊也按此正不仁之甚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好去聲

說統世以善戰陳自負者必謂舍戰陳別無可以敵天下
不知國君特患不好仁耳好仁則天下自無敵戰雖善安
所用之按焉用戰意至章末方足出此且只說無敵便了
○翼註好仁兼平時脩德行仁及臨時弔民伐罪言○天

下無敵謂天下無與之
敵也非是敵他不過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蒙引夷狄在四遠之地尚
怨其我後則近者可知更
誰有敵
之者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兩去聲
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蒙引言其不盛兵威也以矯我善爲陳善爲戰之意○千書
序作百則益明矣○翼註革車載輜重之皮車虎賁執射
御之親軍此二句只言不尙兵威未說
到無敵直到下節若崩句方見無敵也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
也我來伐紂本爲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
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集解上言救民水火不尙兵威此又
着王曰三句非因不能取信商人故
爲解釋也觀其丁寧慰諭直如家人父子痌瘝相關正仁
心流露處所以商人聞言頓顯相迎而歸附恐後形以崩
角極寫無敵之狀與奚爲後我同一情事蒙引欲援此區
分湯武優劣殊所不必須知總以證明仁者之無敵而已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焉於
虔反

民爲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已之國也 說統正已已字
暴國之民自指
其國言以仁易暴此使是正正○集解前解征字爲上伐下
蓋以上之正而伐下之不正也此直解征爲正則以已之
正而正人之不正以上伐下固曰天討以正伐不正亦曰
天誅其理則一而已然本旨却不重釋征字之義只是逼

起各欲正已來以明所以天下無敵之故焉用戰又緊承各欲正已見善爲戰陳之人全無用處可見國君惟當好仁無爲此輩所惑也○〔奧〕因之曰此章是深惡彊兵者首言戰陳爲大罪見有國者萬萬不當用此人然徒說首不常用而不明其不必用世主或誤認以爲有功而濫用之故詳言好仁無敵以見其無用戰陳爲也舉湯武以明好仁之無敵末節又言好仁所以無敵之故蓋不證以事則無徵不信不指明其故則終未見得確然可據故歷引湯武而以各欲正已推之然後知國君但患不好仁而善陳善戰之果爲大罪也○〔四書通〕大抵此四章亦相承而言一章以梁王之戰爲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爲不義三章言武王仁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事四章言湯武仁義之師必不用我善爲戰之人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

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或問小註〕這章書蓋勉學者自求心悟借規矩以作喩猶詩六義之比而正意自在言外○南軒張氏曰聖賢之教人自灑掃應對進退而上皆規矩也行著習察則存乎人聖賢亦豈能使之然哉然而固不外乎規矩舍規矩以求巧無是理也○新安陳氏曰巧即循規矩熟後自得之妙未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達即下學之熟悟處未有舍下學而徑可以上達者但巧與上達非教者所能致力耳未嘗以爲出於規矩與下學之外也○〔說統〕悟即是巧不悟即是規矩○〔集解〕巧不外乎規矩與規矩即與以巧矣然巧即隨規矩而與之無奈不能使之必巧耳故不曰不能與人巧而曰不能使人巧蓋與以成法言使以神明妙處言二字自混看不得

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莊子天道篇〕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喩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按〕此正所謂不能使人巧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袗之忍反果說文作婐烏果反

飯食也糗乾精也茹亦食也袗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精義〕尹氏曰非聖人至命則不能臻此○南軒張氏曰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可謂善形容舜者蓋所性不存樂天而安土窮而在下則無一毫之歉達而在上亦無一毫之加故無適而不得也○慶源輔氏曰所性謂天所予我之性分定謂雖大行不加雖窮居不損也夫貧富貴賤皆外物之儻來寄也聖人盡性故湛然無所欣戚於其間隨寓而安不以物動己也無預於己不以己隨物也○〔邵月莫〕曰自其他日之富貴觀之則舜之貧賤本非其終身者也乃若將終身自其前

日之貧賤觀之則舜之富貴本非其固有者也而乃若固有之兩若字是狀其心如此○〔翼註〕無慕於外不更慕他日之富貴也無動於中不覺有驟得之富貴也舜之心亦不自知其無慕亦不自知其無動自孟子形容之則若終身若固有〔按〕兩若字必如此看方不生語病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閒耳閒去聲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爲而感發也一閒者我往彼來閒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精義〕尹氏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曰一閒觀其存心則然○〔或問小註〕此章孟子直推其理勢自是如此○南軒張氏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感應之理未有不以類者方其殺人之親孰知人殺吾親其機固已在此乎觀魏晉南北朝之君互相屠戮自今觀之屠戮他

人者實自絕滅而已矣。孟子斯言欲使時君無動於忿欲寡怨息爭。以保其宗廟親族。是仁術也。○〔羈言〕未二句要見是自殺意。彼往此來。只閒一手。非手刃而何。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言外自有此一面。故須補出。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集解〕禦暴。暴字就人言。禦只是譏察意。將以禦暴。是原其爲關之意。惟恐暴客之有害於民。全是一點愛民底深心所在。

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征稅出入。爲暴。暴字就已言。征稅貨物。至商賈出入者。莫不困於苛求。而興嗟道路。豈非爲暴。今之爲關者。未嘗不託禦暴之名。而其意實爲此。故亦下將以字。所以誅其嗜利虐民之心也。○〔條辨〕今之關猶古之關也。只

爲關爲字不同。古之爲關。以抱關擊柝者守之。所以譏察非常也。今之爲關。以有司權貨者治之。所以征稅出入也。兩將以字。卽從兩爲字生來。○〔周用齋曰〕貪暴乘閒而害民。猶恃上之人禦之也。君上橫征而自爲暴。使誰禦之哉。

○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爲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爲阱國中。此以園囿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南軒張氏曰〕古以義理爲國。後世狗利而已。古人創法立制。與天下公共。凡以爲民耳。以利爲國。雖古法之尚存者。亦皆轉而爲一己之計矣。本源不正。無往不失先王之意。豈特爲關之暴而已哉。○〔集解〕此章專爲借法以行私者說。古今字有無限感慨。只將本文倡歎一番。自覺深情無限。范氏推言之。則其義益顯矣。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精義〕伊川曰。易家人上九之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言治家之道。以正身爲本也。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於其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翼註〕使人不以道。謂我使之不合理也。如權使虜使。投以不堪。施以不恕之意。加一能字。勢不能也。若道乃人所固有。非勢不能。但無所觀感而興起耳。故不用能字。○〔又集〕石子重曰。身既不行道。則妻子無所取法。全無畏憚了。然猶可使也。若使人不以道。則妻子亦不可使矣。擇之如此說。順之云。不行於妻子。百事不可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不能行於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

言之。否。曰順之說是。○〔南軒張氏曰〕順理之事。則人易從。否則雖妻子亦不能使之必從也。前言不躬行則無以化之。後言使之非道。則不得而强之。然使之以道。而躬行未至。彼亦未必信從。均於不行而已。是行道之本也。然在行道者言之。使人以道。亦行道之見於一事者也。古人謂進德者必考之於妻子。其是之謂與。○〔或問小註〕此章書須還他一箇囫圇。若有意分輕重。便失孟子立言之意。兩分開說。而深情自見。○〔愚按〕集註一以行言。一以事言。自是照本文分貼。故翼註亦云此以化人使人兩開平說。自爲正解。雖道理有偏全之不同。而分貼要不可易也。文集及南軒諸說。雖或側或互。轉折相通。而兩兩開說之意。細體求之自見。○〔蒙引〕兩言妻子者。非專爲妻子也。言妻子至親近。仰吾以爲天者。尚不可化。不可令。況他人乎。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精義〕尹氏曰。中庸言凡事豫則立。此之謂也。○慶源輔氏

日德貴蓄積然後有餘用而外物不足以亂之若夫挾一善一長自以為足而欲以逆於邪世則鮮有不為其所亂者矣故良農不患乎年之有凶而惟患蓄積之不厚君子不患乎世之雜處而患乎德之不周戰兢自持死而後已凡皆以周其德也。○〔蒙引〕周于德謂識到守到又氣到也故邪世不能亂三者一不至則亂矣識不到則眩荀或之從前操是也守不到則敗湯之[illegible]大夫是也氣不到則霸王坦之倒不執手板是也○[illegible]世與亂世有別蓋治亂以政言邪正以道言邪世[illegible]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是也有定見則邪不能眩有定[illegible]則邪不能搖○〔湯霍林曰〕周是件件皆到事事皆精之謂有一毫不備則不可謂之周矣不能亂分明有轉移世道砥柱中流手段不但不為邪世所惑○〔說統〕仁義之德不亂於楊墨帝王之德不亂於功利守先待後正君善俗皆是孟子本身事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于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或問〕好名之人能讓國矣而不能忘情於小物何哉曰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簞食豆羹得失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人所以飾情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吝之真情實態乃發露於所忽易而不虞之地也○〔語類〕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然若不是真箇能讓之人則一於小處不覺發見矣蓋好名之人本非真能讓國也徒出一時之慕名而勉強為之耳然這邊雖能讓千乘之國那邊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東坡所謂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人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問如此則能讓千乘之國只是好名至簞食豆羹見於色却是實情也曰然又曰某嘗把此一段對鄉為身死而不受一段為義蓋此段是好名之人於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綻也動於萬鍾者是小處遮掩得過大處發露也○〔說統〕此為欺世盜名者發其病全在一好字以名為好其心只曉得有名故名之所在則讓名之所不在則爭爭讓未必至此特求其極以形容可見於色三字極妙只爲打點不迭把自家底隱情供出○〔湯霍林曰〕見於色者得之而喜見於色失之而惱見於色○〔蒙引〕見字正與上能字對針能是着力勉強見是不覺流露說他見色時便識破他能讓有多少矯強遏捺在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精言〕所安是他胸中熟慣穩便處實則其真情實態也所勉非其所安所忽乃其所安故欲得人所安之實不觀之於所勉而觀之於所忽也此安字與論語察其所安安字一樣。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新安陳氏曰〕仁賢分言則仁仁人也賢有德之人也合言則仁德之賢人也何

代不生賢在人君能信用之耳有之而不信與無人同孟子不曰無仁賢而曰不信仁賢見仁賢信用之則有不信用則無此不信二字之深意○〔湯霍林曰〕不信謂外親而內疏或始用而終疑則賢者弗庸猶之乎無耳故曰空虛不必說到賢者去國○〔精言〕東坡云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於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即左氏所謂國有人焉未可與爭之意不然庸人千萬輩何是為有無南軒輔君庇民等語最好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條辨〕禮是尊卑上下一定之體統義即其中之截然不可犯者也如此看方是對針上下亂而言○上下亂謂上替下僭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如周禮九職任萬民是生之道九賦斂財

賦是取之道。九式節財用。是用之道。三者皆無。無以開財源而節財流。故財用不足。○或問小註。無政事則財用不足。須看得政事在財用之上。○集解。政事不止爲財用。而財用則必由政事。無政事則綱不舉目不張。凡所作爲皆無條理。則取民無制。費出無經。財用安得而足。○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新安陳氏曰〕禮義由賢者出。爲政在人。三者所以以仁賢爲本也。○〔南軒張氏曰〕信仁賢則君有所輔。民有所庇。社稷有所託。焉究有所歸。國本植立而堅固矣。有禮義則自身以及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上下序。所謂治也。有政事則後先綱目粲然具舉。百姓足而君無不足矣。此三者爲國之大要。然信仁賢其本也。信仁賢而後禮義興。禮義興而後政事脩。雖三王之所以治。亦不越是矣。○〔蒙引〕仁賢爲本。尹氏爲揭其要。然本文自是三平。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須看盜字。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心字着眼。卽用下章得乎丘民而爲天子意。○〔說統〕當時互相吞噬。自謂力可經營天下矣。故孟子以仁字喚醒他。○得國者得之於諸侯之手。得天下者得之於天下人之心。○得之於諸侯之手者。彼先自處於不仁。故可以乘間竊發。心出於天下人之公。決非威勢所能懾服也。○〔集解〕驕其私智。兼愚弄人。制服人二意。不仁之人。下以術愚其民。上以力脅其君。則亦可以盜國。如田恒之於齊。三卿之於晉是也。至欲得天下。則天下之大。萬民之衆。術不勝愚。力不勝制。斷非得其心不可。雖彼不仁得國。亦非必便得民心。但較之得天下。猶可竊據耳。以上句跌起下句。所以深著其爲必無之事也。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南軒張氏曰〕後之取天下而立國差久者。其始所行。亦必庶幾於仁。不然。雖得土地

於一時。亂亡亦相踵而至。是其得也。適以速其敗亡耳。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纂疏〕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尊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壝者累土以爲高也。不屋而壇。社壇在東。稷壇在西。各三級。壝在四隅。如矩曲方。蓋國以民爲本。社稷亦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或問〕民貴君輕之說。得不啟後世篡奪之端乎。曰。以理言之。則民貴。以分言之。則君貴。此固兼行而不悖也。各於其時。視其輕重之所在而已爾。若不恤其是。而姑借聖賢之說。則亦何辭之不可借。而所以啟後人之禍者。又豈止於斯言乎。○新安陳氏曰。此以理言。非以分言也。○〔說統〕通章專爲輕視其民者發。全重民

爲貴一句。○〔南軒張氏曰〕人君惟恃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之微。故肆其私欲。輕失人心。以危其社稷。若使其知民之爲貴。社稷次之。而已不與焉。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恃。惟懼其失之也。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三王畏其民。而闇主使民畏已。畏其民者。知夫得失所係在於民也。使民畏已者。驕亢自居。民雖迫於勢與威而憚之。然其心日離。民心離之。是天命去之也。嗚呼。可不畏哉。

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諸侯耳。是民爲重也。〔說統〕首句是一節之綱。下把諸侯大夫配說者。正見得丘民之權。卽天子不能與之相抗耳。又曰。此節要體貼貴字出。○〔條辨〕天子

貴矣諸侯次乎天子乃得乎天子不過爲諸侯得乎諸侯不過爲大夫皆不加得乎丘民而爲天子也可見天子之貴是以民之貴而貴之正極力襯起民爲貴意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疏註】危社稷要跟虐民說來○變置是更立賢君與滅國不同【按】變置爲社稷實是爲民曰輕於社稷則輕於民可知矣。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粢盛音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

遺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順成之方其蜡乃通○雨暘不時日不順五穀不登日不成○八蜡一先嗇二司嗇三農四郵表畷五貓六虎七坊八水庸先嗇神農也司嗇后稷也農田官也郵表畷田畯督約農事之所也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坊水坊也庸水溝也○【語類】問伊川云勾龍配食于社弃配食于稷始以其有功於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夫二神之功萬世所賴旱乾水溢一時之災以一時之災而遽忘萬世之功可乎曰變置社稷非是易其神而祀之也蓋言遷社稷壇壝於他處耳○【四書通】兩變置字不同集註釋之亦異變置諸侯者改立其人也變置社稷者改立其祀神之壇壝而非改立其神也

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雖重於君跟上節說輕於民就本節言觀集註不能爲民禦災捍患意只歸重民爲貴也○【精義】尹氏曰君以民爲本當時諸侯不知國君社稷或有時變置也○【慶源輔氏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是君爲民而立也世衰道微至戰國時爲君者不知其職視民如草芥而不知恤也故孟子發此輕重之論而并及夫社稷焉蓋社稷亦爲民立故也於是反覆明辨之其丁寧警切之意至矣。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精義】尹氏曰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聖人之功大矣○【或問】孟子學孔子者也乃屢稱夷惠而深歎仰之何耶曰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易能有迹而易見且世人之貪懦鄙薄者衆一

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爲效也遠而所及者廣譬如薑桂大黃之劑雖非中和然其於去病之功爲捷而田夫販婦大寒大熱者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正渾然而無迹非深於道者不能庶幾其萬一如參苓芝朮之爲藥平居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之功未必優於薑桂大黃非所以施於閭巷之間危急之候也孟子屢稱夷惠而不及孔子其意殆以此耶○【文集】孟子之於二子論之詳矣雖以爲聖之清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概然發爲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輯語】此章微旨但有揚而無抑○或問文集兩條止發明所以不及孔子之故非於此章補足願學意也兩百世之師正極力推崇以鼓舞人興起○【四書通】四時之風莫和於春莫清於秋物無有不動者然在物猶有迹也仲尼元氣也渾然無迹矣【按】言外自合有此一層在本文却不必及之於倡歎神情轉覺有味○【說統】師字只就聞風興起內見得兩箇風字最好風最善披

拂萬物之鼓於其中者勾萌而甲坼聖人循之造化也德立而聲聞揚揚然無止息矣故說是百世之師○曹字有自我特立之意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贊歎之詞與首何神廻氣合○清是聖人之清和是聖人之和故能使人感發興起若是只首句聖人百世之師便含各造其極意○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說統]兄於見炙不必更求着落[按]此從聞風興起、低徊憑弔、慨慕無窮、不禁復發此歎語氣只爲聖人何添毫有岸然高望之神有生不同時之感若必欲呆湖當日親炙何人便是癡人說夢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精義]伊川曰仁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身言之乃是人之道也又曰合而言之道也仁固是道道却是總名○[或問]所謂合而言之者其以人爲仁之謂乎曰楊氏之說如此矣非孟子之意也孟子此章但論仁與道之所以名耳故本文以言之爲說程子亦以率性謂道道是總名釋之也蓋言人而不及仁則血氣物欲之私而已言仁而不即人之身以明之則又徒爲虛言而無以見天理流行之實故必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然後仁之爲道可見蓋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程子所謂公而以人體之亦此意也○[語類]問仁者人也曰仁是仁不可說道故以人爲說者是就人性上說○仁者人也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此而已一心之間渾然天理動容周旋造次顛沛不可違也一違則私欲間乎其間爲不仁矣雖曰二物其實一理蓋仁即心也不是心外別有仁也○仁者人也非是以人訓仁且如君臣之義君臣便是人義便是仁盡君臣之義即是道所謂合而言之者也○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按]此與或問俱以互文夾說然主賓開合當以或問爲正[翼註]云當云合仁於人而言之不可倒說合人於仁而言之體貼本文及集註最清○問仁者人也曰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這人底道理將這仁與人合便是道[按]此提仁字直下與本文語氣道理最合○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是說此仁是人底道理就人身上體認出來又就人身上說合而言之便是道也[按]此是解釋仁道二字歸重人身於理亦得然不如前一說從仁字說下口順而神與偕輔語云章義從來有重仁字者有重道字者有重人字者重仁見此理本然親切重人見責重踐形意朱子兩下互說正是合字之旨故二說皆可若重道則是倒說非本義也又曰仁者所以爲人之理人身乃仁之體質以此理合此體質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此亦從仁字說下是說本來道理如此觀或問云孟子此章但論仁與道之所以名故本文以言之爲說至歸重人身意尚在言外愚謂此亦非本義○[南軒]張氏曰仁謂仁之理人謂人之身仁字本自人身上得名合而言之則人而仁矣是乃人之道也○[紹聞編]合而言之則人而仁矣南軒此一言爲足以盡孟子語意之妙○人之所以爲天地之心五行之秀而靈於萬物者以其仁爾知人之所以爲人則知仁矣然仁理也人物也惟合之而天理脗然無所間隔則其自然發見各有條理者無非道也如仁合於父子則父子之道也仁合於君臣則君臣之道也○合字非用力字要看言之二字[按]此即或問本文以言之爲說之意[精言]本文雖以言之爲說但云仁與人二者分說不可爲道耳原非爲言道者說法也竟主言道者非是○[松陽講義]這一章是勉人求仁天下底人無有舍仁而可以爲人者天下底道無有不根於仁而可以爲道者這箇仁不是可有可無底就是天所賦於吾之性是人之所以爲人者也以其具於人之心而非是無以爲心則曰仁人心也以其具於人之身而非是併無以爲人則曰仁也者人也故人固必有形氣使空有形氣無這箇仁可以爲人乎人固必有知覺使空有知覺無這箇仁可以爲人乎是有這仁方成得人有這人即有這仁仁與人原是合一底但就靜存之時指其不雜乎氣質者分而言之則謂之仁就發見之時指其不離乎氣質者合而言之則謂之道仁即天命之性道即率性之道也喜怒哀樂人之情也而合於仁則喜怒哀樂

卽爲道視聽言動人之事也而合於仁則視聽言動卽爲
道若舍仁與人而言道不入頑寂則歸寂滅非聖賢所謂
道也○[愚按]讀書須先體味白文白文之語氣得而書旨
自明如此章獨松陽講義主勉人求仁之說謂一離乎仁
不成其爲人亦不成其爲道與語類之旨相發明而前此
講家多所同異故只須就本文順口說下而義指自然曉
暢彼紛紛重人重道甚有謂重合字者支離轇轕適以豐
其蔀耳但細味白文語氣只是要人先識得箇仁其勉人
求仁意亦尙在言外○首一截是從人之身提出箇仁之
理言非此便無以爲人○下一截是將仁之理坐入人之身
言卽此乃所以爲道實則言人言道都要先識得箇仁而
所以盡人盡道者方有箇着落○[宋氏公遷]曰仁以天理
言仁者人身之天理也子思以生理言孟子以所以爲人
之理言子思欲人推之而有序孟子欲人體之而不違生
理卽天地生物之心所以爲人之理卽器中之道物中之
則也[按]此與中庸仁者人也不同處不必相牽然不可不
覸○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

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
明然未詳其是否也[語類]向見尤延說高麗本如此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
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蒙引]去父母去他國二句孟子釋之之辭兩道字見久速合當如此所以爲時中也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戹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慶源輔氏]曰陳蔡之戹聖人之極否也是亦氣數之窮在聖人則何與焉○上下指陳蔡君臣○[精義][尹氏]曰君子無上下之交則國與時可知矣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

趙氏曰貉姓稽名爲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音理]見前漢季布贊方言亦訓賴[慶源輔氏]曰大不賴於口者言大爲衆口所訕也○[說統]新說俯作分辨解如云不分淸白亦通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土今本
皆從心蓋傳寫之誤[翼註]增益也德愈高則知之者益希行愈卓則疑之者益衆稽患不爲士耳何患不理於口哉○[吳因之]曰無傷就貉稽言士憎茲多口則泛以士言以明無傷之意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

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婦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柏舟自比其四章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及大雅緜之篇也此詩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其八章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作]昆夷兌矣維其喙矣悄悄憂貌慍
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
以當之[語類]如見毀於叔孫幾害於桓魋皆慍于羣小也辭則衛詩意似孔子之事故孟子以此言孔子
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
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
以當之如被譖於崇侯見囚於羑里是也○[集解]兩引詩本是斷章取義宜直指孔子文王說不必添出衛

婦及太王相夾襍多口屬謗訕而此兩言愠愠就心上說
愠於心然後發於口兩愠字卽增茲多口之意然上言憂
心勤悄便是聖人憂勤痛處下言不隕厥問便見聖人
柔暱交明處憂心悄悄矣悄然愠于羣小則多口何傷乎
不殄厥愠矣亦不能隕厥問則多口又何傷乎○愠賁府
日二詩原相承上言孔子雖至聖猶未免於見愠下言交
王雖見愠亦何損於聲問以二愠字貫串歸重不隕厥惆
上所以勉稽勤脩不可作兩乎看[按]此雖創說然自有味

○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精義]其上文曰文王
孔子大聖人也不能免羣小之愠而況其下者乎○徐
弦曰孟子言此有兩意一則以聖人尚不免遭讒況學者
乎是樹之也○一則欲其反觀內省德如文孔卽見愠無
害如已德未至則當自反自脩而不可專咎之他人耳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

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精義]其下文曰欲以昏
而使人昭昭末之有也○昏
[或問]小註此章須看二使字○[說統]上使字是引導下使
字是驅迫他○[翼註]二段抑揚不平看明不是知識之明
是吾性全體大用無不明吾復其性因使天下各復其性
○[說統]雖至昏之主責人必明然惟其明於責人暗於責
已○所以成其昏昏耳○[慶源輔氏]曰如面墻然一物無所
見一步不可移雖至近如妻子亦且不順況他人乎○[孫
疏]不是要使人昭昭而後自昭其
德只藏身既恕人自無不喻耳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爲閒
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戛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
也爲閒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
少有閒斷也[精義]尹氏曰仁義人心之所固有安可舍其
良心哉或作或輟而欲成德是茅塞之[illegible]
○[慶源輔氏]曰理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
端發處體察而力充之則可以成德否則內爲氣習所蔽
外爲物欲所誘而遂窒之矣○[新安陳氏]曰學問漸進則
理義日開學問才止則理義日窒氣習物欲皆塞理義之
心之茅也○[說統]提醒高子處在介然爲閒四字上見心
學不可少有閒斷○[集解]山徑喩道心蹊閒喩道心之微
茅則人心惟危也用之比向道心上體認存遏則微者著
而路以成不用卽體認存遏之功不繼則危者愈危而徑
以塞四句是喩說亦是借說曰山徑又曰蹊閒言山徑僅
可容足分明容足之外四旁都是茅塞用之成路以其原
是徑也不用茅塞以向僅容蹊而茅根已夬也通節用字
固是眼目然只就用不用指點需氣猶未喫緊惟着介然
爲問四字介然須說得極容易見只介然用之便已成路
爲間須說得極危懼見只才爲問不用須已茅塞危微交
界斜復閃頭轉移只在倏忽○此四句說徑路實說心也
末句故直項茅塞直指子之心想見高子氣質本昏物欲

又蔽只露一線之明如小徑僅可容步而已用之成路想
他亦必曾猛地加功道心著現如坦然成路一般只爲工
夫間斷克治不繼遂私欲障蔽致同茅塞看末句下一今
字分明見得從前尚未至如此急提醒他挽轉來做工夫
自有成路日子惟間斷則斷乎不可
耳一矢字弦外之音何啻晨鐘暮鼓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集解]樂有聲
有容獨以聲
言者蓋照下鐘紐而言也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追音堆 蠡音禮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集疏]考工記鐘縣
謂之旋旋蟲謂之
幹蓋懸鐘之紐也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義於旋之上爲
蟲形以飾之自漢以來鐘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

皆旋蟲之類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豐〕言何以言之、何所據以言之、以字是實字。以追蠡云、據追之蠡以爲言耳○〔孫〕辨說一聲字、是該盡樂之聲而言、然所以知其聲者、但以鐘所以加鐘之聲者、但以追、則究以器具之形論、而未考其聲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凡八尺爲軌、廣九軌、積七十二尺、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借淺以形深、只重下以城門之軌踰禹樂、非必以城中之軌踰文樂也。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轍迹深、意在城門之軌內、借此爲鐘紐欲絕之譬。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日久車多所致、在兩馬之力與內、惟言日久、故車多、借此爲鐘歷年久之譬。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鈕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說〔統〕論樂者、會其性情。本其功德、又論其時勢、然後可以見作者之精神。而定其優劣。豈區區在一器之末乎、高子問最淺陋。故孟子不與深言、但即其說以解之、城門之軌二句、專應以追蠡句、見得禹鐘所以追蠡者、歲久所致、如城門之軌一般、豈是兩馬之力、若文王在千百餘年後、其追亦如禹耳。何閑樂之優劣哉。○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復扶又反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范氏〕曰、孟子在賓師之位、方以仁義說齊王、幸而聽其言。故發棠邑之粟。然而不行王政、孟子言終不合及再饑、孟子遂不復言、度其不可言也。○〔或問〕發棠之說、范氏言之詳矣、然其所以止爲不可復之故者、雖未可以臆說定、顧其事勢則或然耳。○〔述朱〕此章不可復之故、不必說王不用孟子、請復而王不聽、方爲不可、卽再請再發、亦有所不可、何也、孟子初請、望王行王道也、但王道之成、如分里授田、爲久遠之計、固要需之五年七年、卽王道之始、因天地自然之利、撙節愛養、亦要朞月三年、方能有濟、而目前飢荒、正所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者、此時正有老羸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之患、故孟子先爲此請、以救目前之急、而後王道之始、王道之成、可勸王次第舉行耳。奈孟子已將王道陳於王前、而王終不能用、若復沾沾發粟、爲驩虞小補之計、以博齊人一日之歡、豈君子識進

退語默之宜哉。此不可中之實義也、孟子既未明說、借馮婦以寓意、集註或問亦未明補、大全諸說亦僅以知幾守義言之、不可實義終未見得、孟子未經說破、固不必添入、而學者不可不知、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按〕此二句卽是孟子意中不可之故、孟子所以不欲明言、故其言如此、〔南軒張氏〕曰、世固有勇於爲善事者、不察夫義理之當然與否、而必爲之、蓋亦足以悅於流俗

然發不中節有害於君子之道是皆馮婦之類耳[illegible]無惑乎衆之悅而有斷哉審諸己而已矣○[慶源輔氏曰]齊人之所望於孟子者利也而孟子之所以自守者義也夫告君以發粟賑民是亦美事因君子所樂爲者但是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義不當復有所言耳君子之所爲與時變化不主故常惟義理如何耳豈徇其常所爲者以取人之屢快哉[按]二說於本義亦得然孟子意在行道此時齊王不能用孟子是其將去之故卽其所以不可之故衆悅士笑猶權辭耳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性之所欲此卽食色性也之性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願卽欲也命則天理之則也不可踰越其分限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新安陳氏曰]此命字合理與氣言貧賤之安於分此以氣言也富貴而不過其則此以理言也[係按]貧賤富貴各有其分而不可過這皆有一定之則便都是理○[語類]孟子亦言氣質之性如口之於味之類是也○問有命焉乃是聖人要人全其正性曰不然此分明說君子不謂性這性字便不全是就理上說夫口之欲食目之欲色耳之欲聲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如何自會恁地這箇是天理之自然然理附於氣這許多却從血氣軀殼上發出來故君子不當以此爲主而以天命之理爲主都不把那箇當事但看此理合如何○問此性所指謂何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如性相近之類此命字却合理與氣而言蓋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旣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爲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如紂之酒池肉林

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之意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爲但道理却恁地不得今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言之未嘗不同也○有命焉有性焉此命字與性字是就理上說性也君子不謂性也命也君子不謂命也此性字兼命字是就氣上說又曰性也有命焉此性字兼物欲而言說得潤而闊下文有性焉之性則說得緊兩箇命字亦不同又曰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主持道心欲其無不及也○[文集]以口之於味之屬爲性非專指氣質蓋以理之屬於血氣者而言如書之言人心也○[輯語]此章專爲當時談性命者如告子一流竟以氣卽是理一滚說去不復知其分處其弊至以人欲爲天理故特與兩兩開說分明君子不謂謂字極重○[按]性也二字從上文五也字一氣疊下自是當時之見如此如告子以食色爲性是也有命焉乃是孟子自出轉身却又足以君子不謂性直是斬釘截鐵下節語氣亦同辨黑白而定一尊契緊正在兩邊互勘處本指自在言外說箇不謂自有所謂者在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淸濁[伊川又曰]稟氣有淸濁故其材質有厚薄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語類]此命字有兩說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値言之○[集註]是言所稟淸而厚則仁之於父子也至若瞽瞍之於舜則薄於仁矣義之於君臣也盡若桀紂之於逢干則薄於義矣禮薄而至於賓主之失其數智薄而至於賢者之不能盡知其極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有性之反之之不同如堯舜之盛德固備於天道若禹入聖域而不優則亦其稟之有未純處是皆所謂命也○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氣字兼氣稟氣數此條以氣數亦作氣稟說此性字却指理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所遇氣數然舜惟盡事親之道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淸濁厚薄之稟皆

命也所造之有淺有深所遇之有應有不應皆有厚薄清濁之不同且如聖人之於天道如堯舜則是性之湯武則是身之禹則入聖域而不優此是合下所稟有清濁而所造有淺深不同仁之於父子如舜之遇瞽瞍義之於君臣如文王在羑里孔子不得位禮之於賓主如子敖以孟子爲簡智之於賢否如晏嬰智矣而不知孔子此是合下來所稟有厚薄而所遇有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按小註云仁之於父子以下與集註不同蓋此以氣數言雖併入所稟然意理自別氣數即所值之謂也○四書通此命字專指氣而言然氣亦有二清濁美惡氣質之不齊也高下厚薄脩短氣數之有異也○湯海門曰上五之於要見得不相離意下五之於要含得不能齊意方於下性也命也接得順仁於父子有至有不至非便是命乃其所以如此者則是命也

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語類此命字恐作兩般看若作所稟之命則是嬰稟得智之淺者若作命分之命則是嬰偶蔽於此遂不識夫子

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語類問聖人之於天道文勢與上文一否曰與上文一堯舜性之則盡矣湯武身之則未也○文集問聖人之於天道嘗疑此句比上文義例似乎倒置蒙批誨云上字在我其下乃所得所施之不同如此立說亦不爲倒今試釋之曰仁之所施厚於父子義之所施盡於君臣禮之所施恭於賓主之際智之所施哲於賢否之搽聖人之所得全夫天理之粹若如此解固未爲倒但似終費註脚幹旋之力又仁義禮智四字謂之在我可也若以此例說聖人二字意亦未安曰聖人以身言豈非在我天道以理言豈非所得○述朱同是聖人性反各異其於天道有自然脗合者有勉强期其晵合者氣稟氣數雖有不齊要當以性矯命同歸脗合方是君子立命之學○輯語上四句兼聖凡而言至聖人之於天道却只在聖人分上說者蓋做到

聖人而於天道尚有缺陷處方說得是命然至此正說不得是命也如堯舜湯武之性反不同循不曰及其成功則一乎○集解天道自不離仁義禮智而要爲仁義禮智之所從出

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或問性者人之所受乎天者其體則不過仁義禮智之理而已其發則雖食色意欲之私亦無不本於是焉命則因夫氣之稟薄而賦於人之名也不惟智愚賢否之所繫雖貧富貴賤之所值亦無不由於是也故君子於食色意欲之私則不謂之性而安於貧富貴賤之有命於智愚賢否之殊則不謂之命而勉於仁義禮智之有性也曰然則此其專爲貧賤愚不肖者言之耶抑其通言之也曰孟子之意以若專爲貧賤愚不肖而言者而其推之則亦無不通矣蓋富且貴者雖所求之必得而亦必有制度之節聖且賢者雖所稟之已厚而亦未嘗不勉其所當勉也○語類論來口之於味五者固是性然亦便是合下賦予之命仁之於父子五者固是命然亦便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恐人只見得一邊故就其所主而言舜禹相授受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來只有一箇心那得有兩樣只就他所主而言那箇便喚做人心那箇便喚做道心人心如口之於味等若以爲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不可蓋有命存焉須着安於定分不敢少過始得道心却仁之於父子等若以爲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不盡心却不可蓋有性存焉須着盡此心只求合乎理始得愚按安命即所以定性盡性即所以立命語分兩頭理只一字○罔君子不謂性命章前段說性是物欲之性命是命分後段說性是仁義禮智之性命是稟賦之命叙各不同日只是一般此亦不難解有甚玄妙只將自家身看便見且如耆芻豢而厭菜蓋是性如此然貧參分無可得只省且吃菜羹如父子有親有相愛底亦有不相愛底有相愛深底亦有相愛淺

氐道便是命然在我有薄處便當勉强以致其厚此以理制氣稟之命在彼有薄處吾當致厚感化得他亦厚此以理制氣數之命如瞽瞍之頑舜便能使烝烝又不格姦〇以爲君子不謂性命一章只要遏人欲存天理前一節人以爲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人以爲命則在天多委之而不係所以孟子到人說性處却曰有命人說命處却曰存性〇〔晉室陳氏曰〕世人以上五者爲性則見血氣而不見道理以下五者爲命則見氣數而不見道理於是人心愈危道心愈微孟子於常人說性處抑以命言則人之於皆欲雖所同有却有品節限制不可必得而人心安矣於常人說命處却以性言則人之於義理其氣稟雖有淸獨不齊須是着力自做工夫不可專委之天而道心顯矣〇〔徐思曠曰〕須看總註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乃知性也命也一頭大有關繫惟其必欲求不致九則人欲日肆天理日薄矣故君子不謂所以抑彼而伸此若竟畧上詳下亦不見君子精察力行之功況性也命也坐得實則有命有性轉得尤有力愚按兩不謂尤斬新正在有命有性處見得〇〔李安溪曰〕此章是辨性命之說

而所以順性命之理者在其中矣只看兩不謂字可見又曰性之不與命二命之不與性二是性命之眞所謂天命之謂性亦性所自出之謂命也以窮其欲者託之性而已非命矣以盡其理者歸之命寧有異性乎要須性命看得合一則不至惑於嗜慾氣質之說而性命之理明矣又曰而不謂是辨明性命之說蓋不與命合一者并眞性不與性合一者非正命也不是果有兩性命而君子有意伸抑其間本文所謂性也命也乃就世俗所謂性命言之如論語君子也野人也之地此與註小異而理自相通〇按

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其言約而盡充〔文集〕口之於味五者此固性之所欲然在人則有所賦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則皆命也是以君子不謂之性而付命於天仁之於父子五者在我則有厚薄之稟在彼則有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是以君子不謂之命而責成於已須如此看意思方見無欠闕處

〇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蒙引〕樂正子之爲人以爲善人則有餘以爲信人則不足故既曰善人也而又曰信人也至末後云二之中謂二者之間也〇〔條辨〕樂正子既有好天資而又知道做工夫故但以善人名之不得然雖致知而未致其情誠意而未至於慊則直名他是信人又不得故曰善人也信人也末節一中字便已隱躍逗漏兩也字轉換間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集解〕上文善信字倘渾說此方問其名義而下文因指實言之但此只是究善信之實原非粘煞正子問也故下文孟子雖俱就人說亦只泛舉而言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可欲

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或問〕善者人之所欲惡者人之所惡其爲人也處心造事行已接物凡其所爲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是可謂善人矣曰程子張子之言可欲皆以其理言之若與子異何也曰固也自理而言則凡可欲而不可惡者皆善之理也自人而言則亦必其知是理而志之之後得如是之人也二先生之以理言欲學者知是理而志之以求爲如是之人耳但如其言則於文義微有不協故愚竊獨以人言之庶幾不失其文義而其理則固未嘗有違也抑張子之言又曰求仁必於求測隱之前明善必於未可欲之際則欲學者用力於平日涵養之功非欲使人求之恍惚窮眞之際也〇〔語類〕可欲之謂善可欲只是說這人可愛也〇可欲只是都無可惜惡處學者必欲於善上求用功處但莫做可憎可惡事便了〇問自此至大而化之皆是指人否曰皆是〇〔慶源輔氏曰〕先儒多以可欲爲已之欲如書所謂敬脩其可願之意獨集註不然可欲是別人以爲可欲蓋若以爲已之欲則說得太經且人之欲有善惡之不同故也〇與註可欲不重人欲我只重我可欲上〇大要立身行已但

在天理上做而能契乎人心之同然、則其人有善無惡可知。○可欲二節正答其問、然只泛言。下四節與不就樂正子說。但因論善信而推其極耳。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

[或問]善人固可欲矣、然此或其天質之美、或其知及而勉慕焉、未必其真以為然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一旦脫然有以真知其善之在己而不得不然、決定真實而無一毫虛偽之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語類]信者實有於己而不失之謂。有諸己之謂信、是都知得了、實是如此做。此是就心上說。心裏都理會得。○[慶源輔氏]曰、善固多端、故集註言凡所謂善以該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表裏誠實、無一毫勉強假託之意也。○張子

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或問]有諸己謂信、亦足以自信於心而已、未必其行之充足飽滿而無歉於身也。然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自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淳粹、而無不善之雜、則是所謂美人者也。○[語類]充實之謂美、是就行上說。事事都行得盡、充滿積實、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他善都是裏面流出來。韓文公所謂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是也。有待於外底、如程子所謂富人多寶、貧子借看之謂是也。○[精言]凡所謂善皆實有之、是件件是我實有、未必所有者皆盡其量而無餘欠也。信如仁是實仁、義是實義、充實則仁義之盡、內外飽滿、無絲毫未到處。充是橫說、如注水到壞東西南北四邊皆到。實是豎說、則在東滿東、在西滿西是也。充近博、實近厚。二字儱侗說不得。善到此地、隱微曲折、乃無一毫之雜、所以謂之美也。○[說統]美是純懿字樣、無瑕疵。

無欠缺。○[吳因之]曰、善與美所以異者、善即指外面可欲不可惡處說、猶是大概將就之詞、美則言微純粹地位。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精義]伊川曰、充實而有光輝、所謂修身見於世也。○又曰、中庸言其次致曲、以至著則明、謂之光輝之時也。○[或問]充實美、亦足以充於其內而已、而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而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彌滿布濩、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睟面盎背、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慶源]輔氏曰、大則形見於外矣、故集註以德業至盛不可加言之。○[存疑]充實而有光輝、此是工夫到後自然之符驗。大學之誠中形外、中庸之誠則形是也。[按]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兼形著動變在內。○[蒙引]註自和順積中至發於事業、只是一理。和順積中、則是美在其中矣。英華發外、謂暢於四支、

發於事業也。大字全就光輝上說。美指在內者、大指在外者。美人非無外、內有餘而外猶未足也。大人非無內、發於外者本於內、即其外可知其內矣。○[粟解]非是充實便有光輝、亦非充實之外又有光輝、只是充實不已、漸積涵養、則精英發越、自是遏抑不住。若充足飽滿不到十分地位、便無此洋溢布濩氣象。○[條辨]睟面盎背、施於四體、固不論有位無位。即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亦不必有位者能之。隱感而動、在一家則文明著於一家、在一國則文明著於一國。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

[或問]大而不化、則其所謂大者未能離乎方體形迹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且將春融凍解、泯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

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其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illegible]源輔氏曰大則猶可以目見而指言至於化則無迹不可以目見不可以言傳無待於思維無假於勉強從容自然與道爲一而非人之智力所能及矣張子曰大

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精義〕伊川曰大而化之只是理與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而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己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己〔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又曰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存疑〕化是消融變化不見了形迹大而未化是暢於四支尚有矜持發於事業尚有造作者在到工夫熟無矜持無造作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發於事業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如金之融化於火氷之融化於日也○〔蒙引〕化與不可知不同

化自我而言謂不思不勉也不可知以人而言莫測其所以然也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精義〕伊川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若上竿弄瓶以至斵輪誠至則不可得而知上竿弄瓶始於習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化其高妙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或問〕至於聖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制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於大則思勉之所及也至於聖且神焉則雖非思勉之所及然非思勉之而不已焉則亦未有至焉者也○南軒張氏曰本領在可欲之善信者信此者也美者美此者也大則充此而有光輝也化則爲聖而其不可知則神也至於聖且神其體亦不外此而已又曰可欲之善聖神之事備焉人生而靜皆具此體至於化而聖。然後爲全盡純於此者也。○〔輯語〕自大至聖相去尚遠實有工侯界級可見到聖與神其辨甚微不得強分兩等恐〔按〕其辨甚微此語極宜體會又云不得強分兩等則未免泥看程朱之語似亦于當日不[illegible]分別言之矣○〔蒙引〕看來聖與神還是兩[illegible]亦有聖而未神者如云湯武反之禹入聖域而未優是[illegible]亦日二之中四之下依程子則美大聖神只是三樣人不得四矣○〔正解〕神不外於聖但聖不皆神如孔子真夷惠尹可以清任和知之孔子則聖而不可知也〔按〕此與上一條自是塞發○精言美大聖神本是同等蓋未將聖神作一箇人看者非謂聖皆是神神則自不外於聖神只是聖底極頂地位故就堯舜孔子親之則聖即是神就千古聖人籠統觀之則聖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不得謂聖即是神也本文而字與上兩節而字作一例意○愚按神不離乎聖而實妙乎聖此中分際甚微程朱恐人於聖外求神如莊生所謂神人焉便成謬妄故謂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蓋說神人即在聖人中造到極處是爲聖之至妙若因此竟抹却聖神分際併合爲一屆經從傳終覺未安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或問〕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餔歠從子敖先館舍後長者何也曰言在二者之中則有餘於善而不足於信矣此其所以未免於程子所謂受變於俗者與○〔語類〕樂正子二之中是知好善而未必皆實有諸已者故不免有失錯處

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新安陳氏曰〕樂正子資質純粹畧似顏子故橫渠引此立論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此止字非論語未見其止之本旨蓋小註所謂結果之意○程子曰士之所難

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語類〕善渾全底好人無可惡之惡有可喜可欲之善有諸已之謂信眞箇有此善若不有諸已則若存若亡不可謂之信自此而下雖一節深一節卻易理會充實謂積累光輝謂發見於外化則化其大之之迹聖而不可知處便是神也所以明道言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問顏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願無伐善無施勞皆是若孔子無迹只是人捉摸不着○問只自善推去否曰固是然須是有箇善方推得譬如合一藥須先有眞藥材然後和合羅碾得來成藥若是藥材不眞雖百般羅碾畢竟不是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四書通〕須看尹氏上下一理四字善者人心之天理始而爲人之所可欲者此理也終而人之所不可知者亦此理也善非粗淺神非高虛惟在乎實有此善而力行以充之耳○〔按〕美大聖神四浩生善信之問而究極言之原只是泛說到末節方拍合正子其曰二之中固是不肯輕許正子處然又曰四之下卻正非抹倒正子蓋美大聖神自是由善信而馴造乎其極若非已在善信之間則美大聖神之下安得有此人站脚處集註引從於子敖謂其有諸已者或未實或字最下得浩不得援此竟坐煞正子也至總許引程子士所難在有諸已自是正子貼身鞭策末復引尹氏以終其義則當日所以引進正子之深心和盤托出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文集〕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爲可取也○南軒張氏曰兼愛者弃本而外馳爲我者狹隘而私勝墨之比楊猶奢之比儉自爲者固非猶愈於兼愛之泛也反者尤難反耳○〔蒙引〕逃墨必歸於楊自虛而歸於實理勢之必然也蓋厭其不情則必尚實矣矯枉者過直未能便合乎大中至正之道故只歸楊未能便歸儒○〔翼註〕吾儒先成己而後成物墨氏只務愛物至於忘其身二其本故曰務外不情楊氏稍近裏便全遺了成物一邊故曰太簡近實只在人己上見得○逃墨歸楊是矯枉過直然亦歸儒之漸也要識此意○〔正解〕兩項俱與儒有害但窮其勢墨必歸楊楊必歸儒非楊近墨遠之謂○〔按〕此二句亦只言其大畧世間豈無逃墨而徑歸儒者不必十分泥看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集解〕逃墨二句串說到歸儒上末句歸斯受之歸是緊接歸儒不兼墨之歸楊受是儒者受之不兼楊之受墨也○〔翼註〕受之不是徒受有借之大道意○〔精言〕陷溺之久以已往言悔悟之新以當下言能歸是悔悟意惟其悔悟可取所以陷溺可憫〔按〕兩意都在斯受之斯字中而已矣者言此時只有受更無展轉也正爲下節起案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罥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精義〕尹氏曰聖賢不爲已甚者○〔集解〕此辯字在既歸之後說即追其既往之意也如字一直貫下又字既字相應見不必招且不可招入苙而復招之亦是羅其再出既歸而又與辯亦是恐其再逃但招於入苙之後豚且異爲所苦將又來一逸而無能復收辯於來歸之時彼且慮其過嚴將來一畔而無能復挽是則窮之太過反無以繫其心而借之大道也又從而三字正與上斯字相對照以見所以必歸斯受之而與辯之徒爲多事

○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四書通〕於異端拒之甚嚴者至正不

可以容邪義之盡也求歸待之甚恕者至大可以容亡仁
之至也于此可見聖賢至正至大之心矣○孫辦時解多
謂待之不恕恐激成畔儒之禍愚謂此尙落第二層聖賢
當下只有一箇公心嚴非有意爲嚴恕亦非有意爲恕固
不因有激成之禍而始覺之也
〔發〕歸斯受之論道理自當如是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纂箋〕按月令孟夏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故民間之布縷必取於夏〔纂疏〕織麻曰布析絲曰縷五畝之宅匹婦之所蠶也此所謂布只是麻所爲若棉布則彼時中國未有○孟秋之月農乃登穀仲秋乃令有司趣民收歛季秋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注云定其租稅之簿故粟米取之於秋〔集解〕帶殼曰粟去殼曰米粟米出於百畝之田匹夫所耕也○古者三時不害於農豳詩云我稼旣同上入執宮功故力役取之於冬〔集解〕力役出於同井之家丁男所賦也至冬有暇始征之力役有二其一軍賦以冬而更番其一工賦以冬而應役徭役則在軍賦之中雇役則從工賦之便皆力役之征也○〔潛室陳氏曰〕三征俱國家正額勢不容廢緩非廢其征但不一時并征耳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新安〕陳氏曰用其二一時并用二端也用其三一時并取其三也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或問小註〕此要實實講出經國大體恤民深情來○〔徐思曠曰〕緩字須看得有力不必極贊用一緩二之妙言○如此僅免流亡深入一層才合立言大指○〔輯語〕用一緩二上三句中本具不是舊制並征君子爲之更張加思也只因後來一時併取民力不堪故孟子言此意中先有用二用三而殺○天下賊賍酷吏不消別惡只急公奉法四字足以殘殺天下有餘罪

則歸程利則歸巳美官多錢皆以一路之恩得之者或謀最由此其選也○沈無回曰惠民不必罷征恤民不必蠲斂只一緩急間而死生相關如此可不愼哉○〔困勉錄〕可見上之取下不特不可爲非制之征亦不可爲非時之取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蒙註〕土地所以立國人民所以守國政事所以經國寶此三者則國安而身亦安矣寶珠玉必置土地人民政事於不理故殃必及身〔蒙〕此照本文三平說○〔新安陳氏曰〕諸侯寶人民而善政事以治之則有人有土而常爲吾寶矣〔按〕此錯綜看亦得主腦但愚見當從土地順遞而下土地自是先王分土而實此土地者人民理此人民者政事此三者所以爲諸侯之寶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巳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語類〕恃才妄作謂不循義理硬要胡做○〔文集〕不聞君子之大道者肆情妄作無所不至不但挾勢凌人而巳○〔精義〕尹氏曰小有才智而昧於義理鮮能免於殺身之禍○〔南軒張氏曰〕不聞道則爲才所役道者義理之存乎人心者也於此有聞則才有所不敢恃矣人之有才本不足以爲人害惟無所本而徒用其才於是才始足以病巳甚至有取殺之道又不若魯鈍無才之愈也小有才而未聞道者身且不能保爲國者乃信而用之亡國敗家其何日之有○〔居業錄〕君子以有才爲幸小人以無才爲幸○〔陳眉公曰〕聞得大道其才自不小○〔翼註〕小有才是權謀術數之類大道如仁義忠信是也○〔愚按〕括之仕才使之括之死仕速之人但知有才之可以仕而不知小有才而仕之可以死惟其未聞道則足以殺其軀是括之見殺非齊殺之括自殺之也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巳括有死之道焉

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按〕集註圓此一層乃不爲逆億之徒藉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也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集解〕求之弗得是在客到之後想見一時門庭雜遝館人倉皇失措之狀此或之所由以廋疑從者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爲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廋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

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發〕說不曰設教而曰設科者教人各因其材自不得不別其科也○〔翼註〕此章重孟子設科上至斯受之其心惟欲曲成後學而已雖以或人至無識終未釋竊屨之疑而亦有以諒其心則其大道爲公之心何如○〔精言〕或人自悟其失分明孟子此之心能見諒於或人了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不是此外都不問只是不爲已甚意故以爲有合於聖賢之指○愚按此章事極瑣悉且鄙俚不足載但以夫子設科數語於無心中與聖賢之指暗合故記之正不必沾沾與本事較量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慶源輔氏曰〕不忍者惻隱之事也不爲者羞惡之事也是皆本於性發於情而統於心人之所固有者也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心失其正而不能統夫性與情故有所當發而不發亦有所不當發而反發遂至於其所不忍者或有時而忍於其所不爲者或有時而爲而性亦從而梏亡之矣今教之以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推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如是則心得其職情得其正而性之所以爲仁義者得矣○否亘所不忍所不爲兩所字只是仁義之端耳所忍所爲皆自此達去便是仁義要在所字上指出最淺近平易者令人箇箇承當始爲親切若泛說不忍不爲抛却所字便不緊要○〔集解〕蕭膝

子都是惻隱羞惡之心如何又有所忍所爲氣拘物蔽使然也如齊王不忍一牛而忍於與兵構怨行人乞人不受嘷號之簞豆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所謂於他事則有不然者也然本心皆有之眞自是難滅故雖氣拘物蔽而本體呈露終不能掩日日忍而時有所不忍日日爲而將有所不爲能拽轉來做工夫不使明於此而暗於彼得力全在兩達字上使所忍者皆不忍所爲者皆不爲則能復其仁義之本然矣仁也義也直與和盤托出○〔四書脈〕達者自此而通之於彼非是從忍處爲處遏抑之直從不忍不爲初機時時提醒自不至於有忍有爲不落轉念工夫直恁直截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

〔註〕充滿也穿穿穴窬踰牆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

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慶源輔氏曰無欲害人之心卽是所不忍無穿窬之心卽是所不爲是心也其量甚大其用有常人能推所不忍以達於其所忍然後能充滿其無欲害人之心量能推所不爲以達於其所爲然後能充滿其無穿窬之心量能充滿其心量則其用有常而仁義不可勝用矣○[語類]達者推也是展去充塡滿也塡塞教滿○新安陳氏曰達如導水自[illegible]滄達之川自川達之海充如水達海而充滿於其中也推達而後能充如擴而充之之意○[說統]仁義只達不忍不爲一句已盡無害人無穿窬指出不忍不爲之心使人知所達耳此節是實上文非申上文也○充不是擴充乃充滿之充必不可勝用方謂之充方謂之達○達與充何別自其端緒之引伸曰達自其分量之滿足曰充推達故充然不充亦不可謂之達工夫只是一件○精言上節以用功言此節以成功言自是相承說○[集解]上節仁也義也是說全體之無不具此不可勝用又以見大用之無不周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集解]受爾汝非穿窬之比註云申說充無穿窬之心之意者穿窬是人所愧恥而不肯爲爾汝亦人所慚忿而不肯受總是所不爲之心也故與充無穿窬之心同是一意[按]此亦擧以見例不獨下節爲然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卽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慶源]輔氏曰此一節事雖微而理愈密夫人不受爾汝之稱皆是羞惡之實心存養之不加體察之不至則不受之心雖有得於此而或失於彼亦不能充滿其實心之量而義有時而不行矣惟能推所不受而達之於所受而無所滲漏然後能充滿其無受爾汝實心之量而無所適而不爲義也[按]此條發明集註之意○[紹聞編]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非其實也人其中心慚忿而不肯受之者乃其實也人能充此不肯受之之實以去其所以得之之道是所謂充無穿窬之心故曰無所往而不爲義也此集註之意與語類不同[語類]問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集註云實誠也人不肯受爾汝之稱者羞惡之誠也須是自治其身無不善然後無爾汝之稱否曰這些子注中解得不分曉記得舊時解得好却因後來改來改去不分曉了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有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自有未是[illegible]則雖惡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所愧矣又曰須是就惡[illegible][illegible]處充到那無受爾汝之實處[按]問者所擧恐是集註初本朱子答之既以實字當對名字說今集註中不肯受之之實實字似仍非對名之實要之二實字雖說有小異而其欲人反之於身而去其可爾汝之行則一也又按語類云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處工夫却甚大了到此田地工夫大段用[illegible]心所以說無所往而不爲義也便行已有一毫未盡便不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矣此條與集註義亦相通○[愚按]實字二義語類云反之於身而去其有可爾汝之行此以實行言也集註云其中心必有慙忿而不肯受之之實此以實心言也行必反之於平日心則推之於現前無適非義自合由從前說向後去則此二義意實相承且細味○集註自可該語類之說故兼擧固非墻主一說宜扼要○[語類]問此章前面雙關說仁義後面却專說義如何曰前一截是衆人所共曉到這後又較細密難曉故詳說之○[或問]不忍之心與害人之心易見而羞惡之心與穿窬之類多端故彼畧而此詳欲其於此識推廣之端耳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餂音忝

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卽此意也便佞隱默皆

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

【精義】呂侍講曰餂取物也未可以言而言則是以言餂取人之心也知其可以言語動其心故也如蔡澤未見應侯先宣言而激怒也可以言而不言則反以不言餂取人之心也知其可以不言動其心也如商鞅知泰孝公意在強國而不言強國也穿窬者不必穿人之牆踰人之屋以窮其貧財但觀人之容色窺測人心之同背或順人之言或激人之意抵嚇何隙以取財利皆是穿窬之類也○【語類】須餂是鉤致之意如本不必說自家却強說義句要去動人要去悅人是以言餂之也如合當與他說却不說須故為留難要使他來問我是以不言餂之也又問人能充無穿窬之心是就至粗處說未可以言而言與可以言而不言是說入至細處否曰然

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按】本文只說至皆穿窬之類集註乃為充字找明○慶源輔氏曰此一節事之微而理之

窬又有甚於前者○故以士言之夫不為穿窬無受爾汝在上則有所不必道然一語一默之微發於計較安排而有意探取於人則是亦穿窬之類故集註以為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必推無穿窬之心而達之於此類至纖至悉處亦不容有不盡方始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其義精矣○【存疑】語默雖細事但有意窺探人心術便不先明所以為穿窬之類○【紹聞編】按色厲而內荏以色親人偏疏而貌親在論語與表記皆以為猶穿窬而今之士鮮不犯之○朱氏公遷曰仁人心也章末專言仁人皆有所不忍章末專言義蓋仁體統大不違仁則義在其中義頭緒多不為非義而後仁可得而存體用本相須而用功則有不同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聲

古人視不下於帶（曲禮天子視不上于袷不下於帶凡視上於面則傲下于帶則憂傾則姦）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精義】呂侍講曰君子之言至近而指意深遠則可謂善言也所守至約而德施廣博則可謂善道也不下帶者近在目前也君子之言近在目前而道德存焉此言近而指遠也○【或問】不知道者務為高遠之言則固荒唐而無餘味然欲其近則又鄙淺而無深遠之趣也不知約之可守則固汎濫而少成事然欲其約則又狹隘而無廣博之功也然則所謂善言善道者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知之乎○【語類】說言近指遠守約施博四方八面皆看得見此理術是遠近博約如一而行之則自近約始道理只是一但臨許多頭面去說又不可不逐頭面理會也○【翼註】孟子主意重近約邊○【說統】指是言中含蓄底指趣施是守中發出底施用○【輯語】他處而字勢側重在下半截此處而字勢歸重在上半截蓋非謂近約者貴乎遠博謂遠博而即在乎近約乃所以為難也○【條辨】但以為歸重在上半截猶未甚分明蓋他處而字有分合兩層此處而字只有合

說一層○指即言之指施即守之施近中便有遠在約中便有博在○指遠只是旨趣深長非高遠之遠故道存只是至理存非高遠存也○【翼註】如論目前近事君子只就此近事論得精切確當透徹圓融玩之便有不盡之趣便是道存便是指遠如論鳶魚而上下察論飲食而知味皆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精義】呂侍講曰脩之一身可謂約矣身正則物正而天下平此守約而施博也○○【翼註】天下平不作感化說觀一施字只是舉而措之耳○【愚按】舉而措之見得齊治均平凡所設施取諸脩身而已足固非抹却平天下一切事為然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不必別尋君子之施但要識得君子之守此所以為守約而施博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捨舍音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精義〕呂侍講曰君子治身如農夫治田除草曰芸農夫治田必除其草則苗可長君子治身必去其惡則德可進人之患在於不治已而治人不責已而責人譬如農夫舍已之田治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責人深也人之所以自任者輕責已薄也○南軒張氏曰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不治其行而治人之譬也不務在已者而責諸人其自任亦輕矣蓋不知一身爲天下之本故也○〔集解〕守約施博不是兩截工夫則知不守約而務施博亦不是兩截病痛如舍已之田轉欲芸人之田是守不約也然自舍其田者究竟不能芸人之田則施亦何曾能博徒知重以求人而適輕於自任究之人已交失其受病往往如此所以深警之也○謂上王曰善言善道平開此承君子之守而歸結之亦古人隨意說文不在拘拘斡補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汚壞不假脩爲聖之至也〔纂註〕性者與性之文法不同之字指道言者字指人言堯舜乃天性渾全底人○〔集解〕性字連之字則性字活此者字指人言則性字死但非是說本然之性只合下不虧其性乃是箇天性渾全底人故爲聖之至

反之者脩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集解〕前章性之身之兩之字泛以道言蓋對下五霸假之說也此就人身上分別性反而以性字爲主故上曰性者下即承此性字而曰反之以明均能全此性之意○反訓復是已復其性指結果成就而言○但復性工夫全在脩爲上反之內便包得前章身之工夫在惟其能身之所以能反之也玩語意於性反平衆中實歸重反之上見人當脩爲以復其性也

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精義〕明道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是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

皆是聖人○〔語類〕湯武固皆反之但細觀其書湯反之之功恐更精密又如湯誓與牧誓數桀紂之罪詞氣亦不同又曰湯有慙德如武王恐亦未必有此意也

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語類〕性下合添之者二字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中爲行並去聲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精義〕呂侍講曰君子內有其德則外有其容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故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論語鄉黨篇記孔子之容止皆盛德之至也○慶源輔氏曰若有意於中則必有勉强持守之意力懈意弛則必有所不中者矣○〔纂註〕中禮不是禮自爲禮而聖人中之只是禮自性中流出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例德即性也禮即德也性外無德得之斯爲德德外無禮履之斯爲禮○此節四平看各段俱重自然意○〔說統〕盛德之至至字只在自然上見得

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慶源輔氏曰三者特舉聖人之庸行人所易曉者以例其餘聖人之動無不時也豈有意而爲之者哉故集註斷以爲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精言〕此爲論性之之德全在上四句說得聖人身分出下句自省葛藤自不與行法俟命之君子一例註非有意而爲與下節非有所爲而爲自不得比而同之矣動容周旋中禮者要註中細微曲折無不中禮句人於大者或能中禮小禮看不能然今也一頻一笑一語一默無不自然動與禮會便是舉足爲法身爲度了哭死而哀聖人之心誠惻自然一見死者便自傷惻不能自已如孔子食未嘗飽哭則不歌齊哀必變凶服者式此豈勉强而然經德不回猶中庸章句

所謂聖人之心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不回只是事事盡道無一毫與其本然者不相似不字不可說得着方才是自然而然言語必信聖人之言堅如金石信若四時蓋從全體至誠中出故其言無有不信所謂性辭爲經身爲律是也必信不是期必只是言則自無不信自然意在中字而字不字必字上見下句只詠數以足之若着意下句非爲生者云云便與下反之者非有所爲而爲無別○欲生者感我而哀與蓋生者之情而哀此是世俗心腸反之之君子尙不如此所謂爲生者或生者與我有故因其有喪而爲之哀或生者顛連可慨因其遭此大故而哀自是天理分上事非有所爲而爲然從生者起見尙是有意了聖人自是哀死絕不計及生者上去此所以爲自然而然○非以干祿若說無心求祿尙是無所爲而爲意看來大德受命聖人有此德便有此祿義卽爲命此聖人與天爲一能受命而不必俟命處然聖人祗自盡其庸行之當連他不回且不是着意要如此豈有祿底念頭來萌動到得受祿於天便是不期然而然非以干祿是因其得祿後推論如此聖人胸中

固不自知也○〔說統〕哭死而哀非爲生自是所性之痛悼經德不回非干祿自是所性之蹈履言語必信非正行自是所性之誠實○〔語類〕問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信言語以正行莫無害否曰言語在所當信若以此而正行便是有意而爲之〔按〕原本云便是有所爲而然矣偶誤故爲僭訂要知正行亦初無不好只多了安排念頭○〔集解〕此下二節概言性反之事不必粘滯堯舜湯武四聖人而四聖人自在其中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翼註〕如上文禮當中哭當哀經德當不回言語當信皆是理之當然○〔條辨〕理無形象可憑說箇法則有一定而不可移者如聖人人倫之至便是以聖人做箇法則準的

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反之之事〔精義〕呂侍講曰仁義禮智君子之法也法在己命在天君子脩其在己者聽其在天者故曰行法以俟命而已矣○〔語類〕聖人是人與法爲一已與天爲一若是人未與法爲一已未與天爲一故須行法以俟命也○〔慶源輔氏曰〕法者先古聖賢之所制皆是也蓋莫非天理之當然如爲君而仁爲臣而敬子孝父慈皆是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聽天所命我皆在所不計所謂俟命也雖未能如聖人之安行自然已非有爲而爲之矣○〔蒙引〕君子行法是依法而行也堯舜不待依法行而所行者自是法故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此所以爲性之反之之別○〔吳因之曰〕行法行字要說得着力反之意正在此處見○〔說統〕法之不能行者以其惑於命也行法以俟命乃可以復其性○俟命只純心行法意非貞遇之說而已矣承俟字來全不計較意

孟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

〔或問〕是理也三代以降惟董子嘗言之而諸葛武侯言於其君有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非欲獨善其身以求知於人但天理當然亦日循之而

已矣此三言者所指雖殊要皆行法俟命之意

○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新安陳氏曰〕以法與命移上聖人說聖人從容中道身卽爲度法由我立與天爲徒命由我出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吉凶如書云自作元命唐李泌云君相造命是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集解〕虛齋謂性者分上着不得法字與命字蓋聖人行卽是法君子便須行法聖人義卽是命君子便須俟命性反之不同如此大旨却歸重君子復其性上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藐音眇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

藐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語類〕這爲世上有人杷大人許多崇高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爾集註說自分明論語說畏大人此却說藐大人大夫固當畏而所謂藐者乃不是藐他只是藐他許多堂高數仞榱題數尺之類〇〔文集〕說大人則藐之蓋主於說而言如日見大人則藐之則失之矣〇〔或問〕子嘗以爲後世之畏大人非畏大人也畏其巍巍然而已矣故遵而君公之退而爾次之孟子之藐大人也不視其巍巍然者而已矣故雖不肯枉尺而直尋而齊人之所敬王莫孟子[illegible]存以當世之士以道殉人內無所守故特發此以立[illegible]使其意氣舒展無所拘束物畏其巍巍然爾若夫[illegible]體存心固將無所不用其敬豈特於大人而反藐之[illegible]〇〔慶源輔氏曰〕若不藐視之則是爲其巍巍然者所動矣志氣一有所懾怯則必不能展盡底蘊剛強者有懷或不敢盡柔弱者則必至於變其所欲言而反狥之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

榱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四書脉〕堂高二句是宮室之巍巍食前二句是食色之巍巍般樂三句是宴遊之巍巍。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制。不是制度只理之當然處若有成法耳以其爲古聖賢相傳而守之者故曰古之制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精義〕呂侍講曰在彼者居處過制奉養非度動靜失禮皆我所不爲也在我所行者居之以仁由之以義節之以禮和之以樂皆古聖人所制之法也我心何爲畏彼乎哉孟子之意所言在我者道耳在彼者勢矣道與勢孰重藐之所以伸道〇〔南軒張氏曰〕德在我不知古制之宗則爲其巍巍然所動矣故程子曰內重則見外之輕得深則見誘之小〇〔說統〕此三弗爲是鄙之之辭士君子得志自有行道濟時澤加於民事業豈效此等輩所爲制字最可味大人宮室食色宴遊皆極其侈便放縱無制了。若吾儒居仁由義一毫不敢踰越故謂之制正與放縱者反〇〔條辨〕若只說我得志弗爲問何日才得志何日才見你不爲底操守仍是一箇空殼子如何能藐得大人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即就在我者皆古之制上見得則不爲雖在後日而古制之在我已有居仁由義之實事矣故日吾何畏彼哉。〇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慶源輔氏曰〕孟子有泰山巖巖然之氣象便是指此等處而言也若聖人則大而化之泯然不見其大之迹故不至如此然非聖人覺此而不爲也德盛仁熟大而化之則自然不至有此等氣象矣〔按〕聖賢氣象固自不同而所處時勢亦別此章只對付當日遊說之士而言不必更推上一層較

量優劣

〇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纂疏〕口鼻耳目四支之欲即前面不謂性章所言要之人之欲亦不過此五事但有淺深耳此即所謂人心也人雖不能無欲然須是以道心爲主有以宰制節約之方得不然即轉而他之則氣勢周張浩大而反勝夫道心此學者所當深戒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語類〕多字對寡字說才要多些子便是欲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精義〕呂侍講曰治心之道莫善於少欲少欲則耳目之官不蔽於物而常寧矣心常寧則定而不亂明而不暗道之所自生德之所自成也不存焉者梏亡之謂也寡欲之人操其心而存之無有梏亡之患故雖有不

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則妄動而無節妄作而失常善端所由喪而天理虧焉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又曰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語類緊要在寡字多字看那事又要這事又要便是多欲○養心莫善於寡欲欲是好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當言寡欲欲是好欲蓋因人所不能無而言然不好底欲亦能自所謂好欲朋從憧擾紛杳而來○故不好底欲固不當言寡即好欲亦正不可任其多而不節○其爲人也寡欲章只是言天理人欲相爲消長分數其爲人也寡欲則人欲分數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不存焉者寡則天理分數多也其爲人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是天理分數少也○問養心莫善於寡欲養心也只是中虛曰固是若眼前事事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是說無只減少便可漸存得此心若事事貪要這箇又要那箇未必便說到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才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且如秀才要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學作詩這心一齊都出外之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處用其心也不要人學寫字也不要人學作文章這不是僻道理是合如此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若只管去閙處用了心到得合用處於這本來底都不得力且看從古作爲文章之士可以傳之不朽者今看來那箇喚做知道也是此初心只趨向那邊都是做外去了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以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也反復也反復得這本心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只爲要存此心觀旅獒之書一箇獒受了有甚大事而反覆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問寡欲曰未說到事只是才有意在上面便是欲便是動自家心東坡云君子可以寓意於物不可以留意於物這說得不是才說寓意便不得人好寫字見壁間有碑軸便須要看別是非好畫見掛畫軸便須要識美惡這都是欲這皆足以爲心病某前日病中閒坐無可看偶中堂掛幾軸畫才開眼便要看他心下便走出在那上因思與其將心在他上何似閉着眼坐得此心寧靜○問如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此理所當然才是葛必欲精細食必求飽美這便是欲曰孟子說寡欲如今且要得寡漸至於無○〔或問〕周子之言不止於寡而存者奈何曰語其

所至則固然矣然未有不由寡欲而能至於無者也語其所至而不由其序則無自而進語由其序而不要其至則或恐其安於小成也是以周子之說於此爲有相發之功焉按周子曰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誠立明通○〔條辨〕孟子不言無而言寡者此爲養心用功者而言非爲心得其養而能成功者言也○〔精言〕其爲人也寡欲孟子不直言心無不存而但云雖有不存焉者寡可見必尚有不存時其有不存者以但能寡欲不能無欲也若竟無欲與聖人之心一般豈尚有不存者哉

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集解〕此欲字非嗜慾沉溺之欲即口之於味一節道理然所謂人所不能無亦只是其事不可絕耳非謂此心一定要注向那物事上也饑食渴飲人豈能無聖人亦何嘗一日不飲不食而謂有飲食之欲可乎心有人心有道心此心字主仁義之心而言所謂道心也謂之有存焉者不止是虛靈不測之物有與之存焉者耳荊川云心具乎理而乘氣以出入此語直透三關○〔四書通〕孟子一書三養字皆切要語曰養氣曰養性曰養心合而觀之氣生於理善養氣者在養性理具於心善養性者在養心心汩於欲善養心者在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心存而性存氣不必言矣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語類〕羊棗只是北邊小棗如羊矢大者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發明〕不忍字是通章骨子本節在序事中逗出下乃發明○首句先下箇嗜字便爲所獨伏案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爲膾炙炙肉也[援]上節特下不忍字見曾子之不食純是一段孝思到得公孫丑止較量於美不美而致疑於食不食便是從口腹起見。○[集解]膾炙亦美於羊棗亦何待問丑正欲討出膾炙哉一語以見曾晳亦必嗜膾炙而曾子亦宜不食膾炙然則二字上要補出此二層孟子從嗜字中別出同獨見得曾子之不食根於不忍蓋觸於所獨而然然亦姑以是曉丑耳實則孝子思親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若有心在同獨上較量其爲不忍抑猶未離乎飲食之見矣○不諱姓諱食膾炙諱名喻不食羊棗名姓亦是指親之名姓而言。○稱義呂侍講曰孝子之於親。生則致其養終則致其哀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食之乎夫膾炙非不美也天下之所同嗜也羊棗非天下之所共美也曾晳獨嗜者也以曾子之孝豈不能忘尸祝之欲而孜孜膾炙哉思其生平所獨嗜者故食膾炙而不食羊棗也猶諱名不諱姓諱其所獨而不諱其所同也[尹]氏曰識孝之至然也公孫丑之言陋矣。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慶源輔氏曰]志大謂狂畧於事謂簡如曾點異乎三子者之撰則志大而畧於事可知直欲躐乎聖人之樂處則期望高遠可知終不肯從下學工夫。後至於臨人之喪而歌不能改其舊可知狂簡二字又該括得下兩句進取卽是志大不忘其初卽是畧於事也[按]上言狂簡。下只言狂士狂字自可包得簡觀後文其志嘐嘐卽進取也行不掩焉卽不忘其初也志大而畧於事不必以狂簡板分且是節章述孔子語只宜含糊仿佛留得後文地。○[翼註]此章以中道爲主中道卽所謂經也狂獧求能中而可進於中故孔子思之鄉原似中而實非中反號乎中故孔子惡之欲絕鄉原只在反經思狂獧亦欲進之於中以傳經常之道於不泯耳前七節發明孔子思狂及獧之意後六節則詳鄉原之所以可惡而終之以絕之之術也○[說統]中道之絕續辨於眞似孔子之思狂獧思其眞也惡鄉原惡其似也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獧音絹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爲者知恥自好不爲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蒙引]其次專指狂者。答萬章問意孔子之言本兼狂獧孟子引來特要應何思魯之狂士一句。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集解]此問專以狂者之人言。故答處只以如某某者爲之舉似

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大宗師篇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晳見前篇季武子死曾晳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語類]問孔門狂者如琴張曾晳輩是也如子路子夏輩亦可謂之獧者乎曰孔門亦有狂不成狂獧不成獧如冉求之類是也至於曾晳誠狂者也只爭一撮地便流爲莊周之徒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此乃是問狂者爲人之實。故答處舉其志行而言。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嘐火交反 行去聲

嘐嘐志大言大也。〔翼註〕嘐嘐從口旁屬言居多、註云志大言大者志大形爲言大也。不是兩平話頭。自文提其志字、於嘐嘐上可見。〇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輙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動稱古人有自期待意、夷平也不是平平不責以過高之意、只是據他動稱古人却將其言與其行比並要他言與行一般高大。他却有不掩其言處。〇〔王陽明曰〕不揜其言固是狂者短處、亦是狂者好處。見其正大光明、全不自家掩護也。〔按〕一路語意却是從他好處一邊說。

程子曰曾晳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

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係辨集註恐人把狂者志言看虛了。故引程子之說以實之。見其志實與聖人同是他識見已到這裏。惟志實與聖人同。故說莫春一段、便能道得天理流行之妙。而萬物各得其所氣象已在其中。則言亦非徒大而已。但言與志是一般、行不能與言是一般。故夷考其行而不揜、所以爲狂。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按〕上文既說有琴張諸人、如何又說狂者又不可得。蓋此處是另起一頭、遙接上文必也狂獧乎句落脈。見得夫子何以既思狂復思獧。蓋其亟於傳道之心、不惟歎中道之不得、意中所慮狂者又不可得也。如此看則又字天然落脈、不可得三字亦貞若粘煞貼身、上文便入死港矣

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新安陳氏曰〕以不善爲不潔而不屑爲之也。〔語類〕狂者知之過、獧者行之過。〇〔慶源輔氏曰〕狂者是合下氣質高明、便自有所見。獧者是合下氣質貞固、便自有所守。狂者則於知上所得分數多、獧者則於行上所得分數多。聖門學者必皆中與和合德、知與行並進、然後爲貴。所謂中道者是也。此等人既不可得、故不得已而與夫狂獧也。〔說統〕是又其次也、其字仍指中道言、與前故思其次也其字相照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語類〕觀荀子意是言好不是言不好、然此一等人只是如此了、自是不可進于。〔按〕荀子說他好、孟子

却是說他不好〔慶源輔氏曰〕鄉人無知、其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原字固淺、依又鄉人以爲原則亦非眞原者也。故

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邱月林曰〕德之賊也、是孔子自解所以不入不憾之意。註中似德非德、是預透下文解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翼註〕萬章得孔子之所思者、遂欲問孔子之所惡者、故又引孔子惡鄉原之言而問之。〇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究鄉原爲人之實也。故下文亦只答以鄉原爲人之實、未詳言其賊德、後自有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一問。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

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踽其禹反閹音奄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翼註〕踽踽是立已嚴峻涼涼是待人疏薄蓋踽踽即獨清獨醒意涼涼只是不諧俗故人自不來親厚我或曰不見親厚以總說踽踽涼涼

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獧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以上皆釋鄉原之言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周禮春官守祧奄八人遠廟曰祧奄如今之宦者媚求悅於人也

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語類〕原字與愿字同義以其務為謹愿不欲忤俗以取容專務狗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獧一心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己所見所得與天理之是非彼狂者嘐嘐然以古人為志雖行之未至而所卻亦甚遠矣彼獧若有志力行不為不善二者皆能不賴流俗汙世之是非避是不得中道却都是為己不為他人彼鄉原反非笑之彼其實所向則是闇然媚於世而已○狂獧是箇有骨肋底人鄉原是箇無骨力底人東倒西擂東邊去取奉人西邊去周全人看人眉頭眼尾周遮掩蔽惟恐傷觸了人○鄉原者為他做得好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illegible]真鄉原也○說統何以是嘐嘐五句譏狂行何為句譏獧生斯世三句是鄉原自言其志可矣二字正與上何以何為相呌應闇然二句又是孟子判斷鄉原底公案○譏狂獧亦未必實有是言只推其意向如此○闇然媚於世五字畫出鄉原模樣是鄉原也只粘帶此句尓○流無回曰鄉原是一人不敢得罪者如何却又譏狂獧狂獧流俗汙世之所不滿也鄉原亦從而不滿之孟子正從他媚世心腸中描出○〔按〕此節曲曲為鄉原取供直

至闇然媚世乃使鄉原底裏畢現通節雖分志與行亦是有此志而後有此行自屬相承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說統〕無所往而不為原人為字就鄉原自為說〔按〕一為字中便已包得無非無刺似忠信似廉潔等意在○〔條辨〕是就鄉原一身上看不出絲毫空隙却不道已有箇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一段模樣在○〔翼註〕一鄉皆稱原人萬章到此方是問鄉原何以賊德故下文乃詳言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槩舉其失曰非細數其失曰刺二句以處已言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眾莫不然也汙濁也流俗依汙世廣二句以處人言○〔說統〕同流合汙正是善斯可矣樣子非忠信而似忠信以存心言非廉潔而似廉潔以制行言○〔精義〕呂氏本〔說〕流俗者王道不行風俗頹靡如水之順流而俱下若獨以為不然獨以為不善則必見非於流俗而鄉原乃與之同汙世者王道不明而人所見者汙下若眾人皆濁而已獨清則必得罪於汙世而鄉原乃與之合并忠信而似忠信故非之無可舉之非非廉潔而似廉潔并刺之無可刺之惡但浮沉俯仰以同流俗合汙世而已故汙世流俗之眾人皆悅之也○〔或問小註〕狂者所見過於高遠而行不副獧者能力行而見有所不逮二者皆可收拾入來至於

鄉原則孟子敢斷然以爲德之賊者。蓋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使其回頭來。却未可知。只彼他自以爲是。既把來做是了。便休。其是以終身爲原人。而孔子以爲德之賊也。○語類 孔子以他是心一向外馳。更不反。已故以爲德之賊。而孟子又以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蔡虛齋 此節只從上閹然媚於世一句生。謂同流合汙是媚於世處。無非無刺。似忠信似廉潔。以包得他同流合汙之行。正是他閹然媚於世處。如此才能合衆皆悅之。才成得一箇善斯可矣。然如此而不自以爲是。則將轉諸世心腸。未必不可入道。只彼他自以爲是。以是終身爲原人。蓋其所以賊德處。固在似。所以終成其爲賊。德之鄉原處。却在自以爲是也。味自以爲三字。是他胸中一定把握。更不肯轉移退悔。非德之賊而何。○按 何以是謬謬節。是鄉原拱抳此節。是定他罪案。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 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慶源輔氏曰 佞者有口才。能辯說。故以爲才智之稱。惟其能言。則其說多似義而實不然。故以爲害義。巧言之人。徒尚口而初無誠意。故以爲害信。○蒙引 佞人恐巧而才便。本是不義底事。被他安排計較。說來又都是義。利口則專就言語說。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閒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獧。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輔氏曰 鄉原既譏狂者。故不狂。又譏獧者。故不獧。衆皆悅之。故人皆以爲善。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有似乎中道而實非。聖人所以惡其亂德而深惡之。○存疑 莠似苗。使人觀之莫辨。誰爲苗。故亂苗。佞人之言似義。使人聽之以爲眞義。故亂義。利口之言似信。使人聽之以爲眞信。故亂信。鄉原非忠信廉潔而似忠信廉潔。使人莫辨眞忠信廉潔。故亂德。○說統 眞是固爲善。眞非不能惑人。惡似而非者。以其最易惑人也。○集解 二似字。即從上節二似字生。莠苗五項俱是陪說。歸重末二句。鄉原許多妙術。都在一似字中。故爲可惡。或云賊德是賊已之德。亂德是亂人之德。非也。蒙字指道理言。本是懸空說。所謂賊德者。只因他似德非德。亦指正理妨害耳。亂德亦此德也。上節孟子本是發他罪。孔子之意。故此節註云。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illegible]字皆是自推其惡之心。亂者甚或莫辨之意。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蒙引 經即上文所謂德。所謂中道。自夫子謂君臣之間以至一應事一接物之際。其所當行者皆常道也。○精義 伊川曰 中者只是不偏。庸只是常。猶言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在其間。○語類 所謂反經。去其不善。爲其善者而已。

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新安陳氏曰 邪慝不止是鄉原。如楊墨皆是。以此章言則指鄉原。故云鄉原之屬。**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集解 是非明白。正對鄉原而言。回互是疑似不分。眩惑參錯意。非吳氏委曲掩覆之謂也。此八字是庶民興以後事。指民心言。**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語類 問經正則庶民興。這箇還是只是躬行。亦及政事否。曰這箇不必分做兩件說。如堯舜雖是端拱無爲。只政事便從這裏做出。那曾恁地便了。有禹湯之德。便有禹湯之業。有伊周之德。便有伊周之業。不成如萬石君不言而躬行。凡事一切不理會。有一家便當理會一家之事。有一國便當理會一國之事。又曰孟子當楊墨塞道。其害非細。孟子若不明白說破。只理會躬行

敎他自化如何化得賀孫問此即大學明德新民之至否曰然新民必本於明德而明德所以爲新民也○經者天下之大經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如大學中止於仁止於敬之類是提起大綱然而天下之事雖至纖悉莫不出於此理非集義不可○問集義反經之說如何曰經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若便集義且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其間却煞有曲折如大學亦先指此五者爲言使大綱得正則其他節目皆可擧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如何做謂如造屋先有根脚然後愈隱有安頓處○文集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爲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況異端邪說日增月益其出無窮蓋有不可勝正音[illegible]吾學既明則彼自滅息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illegible]者也○或問小註經正則庶民興盡風化之行在上之人擧而措之而已庶民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見善明則邪慝不能惑也既人心不惑則其道自然銷鋤而至於無歐陽永叔云使子攻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亦此意也○[該就]玩而已矣見轉移世道

只在開明人心更無別法○[輯語]反復之也正復其所也聖賢大聲疾呼驚世震俗到得此理復明原是人人所自有不是聖賢別將一件換去也不是別有所脩改加減於上面也惟其如此憑他異端邪說百般惑亂到底漸滅不得今日提起便在只根無君子反之使正以奏興起之功耳○經與民源流令一故正與興氣息相開此即性善之旨也正者正其善與亦與其善君子不是別有箇道理只就此中分辨出似善而非者耳後世講學只是是非不會分則才不分明便經不得其正身入於邪慝而不自知其非也○集解君子是主持世道之人如堯舜孔孟皆是反之者固是躬行常道做箇榜樣而在上則有政事在下則育敎誨尼皆所以丁寧反覆揭常道於中天則庶民安得不與邪慝安能復惑通節穿字斬釘截鐵具見孟子維世熱腸○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輯語]章意只是論狂獧而及鄉原。鄉原者狂獧之反對也。狂獧似偏而實近中道鄉原似中道而實爲賊故反經經正專指鄉原言至邪慝句則所包者廣註所謂並起不可勝正者而吾學既明則衆邪皆自滅熄鄉原更何所施其伎倆[發]乃歸鄉原說方合章意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慶源輔氏曰]天道固有常矣然亦不能截然整齊須有先後遲速○[蒙引]但曰由堯舜至湯由湯至文王由文王至孔子便見斯道在天地間決無從絕而不續之理○[按]前三節歷敍五百

餘歲不獨見神聖之生每有常期亦以見歷世之遠而以道相接見聞都歷歷不爽看兩若字見知聞知語只平列俱隱隱爲末二句結胎 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語類]問聞知見知所知者何事曰只是這道理物物各具一理又問此道理如何求謂見之於心或求之於事物曰不知所求者何物若不以心於何求之求之於事物亦是以心○[四書通]語孟末皆言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但論語以行言故歷述其政事之實孟子以知言故歷敘其見聞之眞堯言執中中之用也湯言降衷中之體也舜自心上說出性中之蘊而六經言心始此湯自性上推原降衷之初而六經言性始此此可見堯舜湯明道處至若見而知之言禹皐而不言稷契何也或曰舉皐陶以例其餘然考之書稷契不曰謨而禹皐獨言謨蓋可見也況洪範九疇禹發之天敘天秩五典五禮皐發之其明道之功同不小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

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爲湯左相〔新安陳氏曰萊朱與伊尹並稱而經傳不他見仲虺作誥弘大精密仁義禮智信皆謂端言之而德曰新一言又首倡之湯盤銘伊尹咸有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遂爲左相同時他誰與之[illegible]者萊朱即仲虺也必矣〇〔四書通〕舜言精一而後協于克一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後建中于民仲虺能發之日躋曰智曰仁曰禮曰義中庸三達德孟子四端已散見於仲虺誥中矣以是知萊朱即仲虺也〇論語之未言武不言文此言文不言武文王謨以明道言也武王烈以行道言也易之作也其於中古乎文王明道之功大矣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亶反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四書通〕問尙父鷹揚之士也散宜生於經傳不多見亦以爲見文王之道而知之者何也曰敬勝怠義勝欲之類非太公孰發之書曰茲迪彝教則彝倫之教散宜生蓋有助焉〇〔蒙引〕要之亦不必取徵於書傳書傳所載有限彼既見知聞知則大道之全自其渾然之體與其燦然之用何所不周何所不至而豈可以簡冊有爲而發之遺言緒論爲之證哉見大意者默而識之可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歸震川曰〕孔子祖述堯舜兼總百王此云得統於文亦相承之序固爾其實即以知之於文王者知之於湯與堯舜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語類〕問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曰惟三山林少穎向某說得最好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湯則聞而知之蓋曰若非前面見而知得後之人如何聞而知之也孟子去孔子之世如此其未遠近聖人之居如此其甚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五百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〇〔愚按〕此章側重見知之說皆託始於此條竊謂集註止採林氏下半截而於其上半截云若非前面見而知得後之人如何聞而知之也則節去不載蓋止採下半截則體貼本文語氣自覺渾然若兼載上半截則誠如後來講家專重見知矣即或問小註亦云道統繩繩相續不絕者實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先而異世之聞而知之者得以知之於後耳此正與林氏上半截意同然愚謂恐皆非朱子定論若果以爲然何於集註並未有明文而弟渾舉大意以槩括之耶且試通味本文其曰

由堯舜至湯由湯至文王由文王至孔子自是聖聖相傳嫡派其兼敘見聞者不過謂同時有若而人異世有若而人皆得與於知之之統歷歷可考耳實則見與揭俱主堯舜湯文而言湯之聞聞之於堯舜非專藉聞之於禹皐文之聞聞之於湯非專藉聞之於伊萊孔子之聞聞之於文王并以聞之於湯於堯舜豈專藉聞之於望散哉至末二句亦只就從前大槩相提而論見得既無有見知則亦無復有聞知其詞危其情迫當此見聞絕續之交有心者不可不思所以自處耳亦非必定以見知自任而置顏曾輩於不足數也蓋一枯然則語病百出故集註只還他渾然自是朱子深意講家凡側重見知者槩不敢載〇細味本節世近居遐兩也字停頓處明明打着自已未二句忽然掉開無限深情正在兩邊夾拱處善體本文者當或以吾言爲然〇〔或問〕卒章之說曰范氏所謂七篇大意得之矣但禹皐陶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必見其君而後知之也至於湯文孔子又或生知之聖亦非必問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而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爲主以異世

言之則斯道之傳後聖當以前聖爲師學者不以辭害意焉可也按後來諸說多有以辭害意者至於章末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託於不居而其自任之實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若歎其將絕而所以啟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按此亦只用澠還學者誠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所存者蓋無以異乎日相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故於此竊以子程子之傳繫焉後之君子其必將有概然有感於斯者矣○張羽臣曰堯舜以來見知皆生於同時聞知皆生於三百歲之後以孟子覗孔子欲任見知則已晚欲任聞知則太早乃日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其意何居蓋孔子以前道統在上至孔子而道統在下矣在上其道行可俟之五百歲在下其道明不可一日無人焉所以時地雖近而見知聞知之統岌岌乎有難恐或墜之思玩然而則亦可見按此說亦可參○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

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四書通集註神會心得四字有深意蓋爲聞而知之者言也孟子所謂見而知聞而知者知其道也知其道者知其心也時有先後之異心無先後之間萬古一理千聖一心世遠而心之神明相接迹異而心之天理相孚默而成之不善而信此其爲神會而心得之者與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新安陳氏曰此申明然而無有乎爾之意孟子隱然謂道統之傳在已但其詞婉其意深非詳味玩之不能見耳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此申明則亦無有乎爾之意只望後世聖賢之能傳道統者此已爲程子接孟子之絕學張本矣按此皆從言外體味而出然語氣却仍自沛然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吳氏程曰明道嘗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則其得之經者爲多亦可槩見耳按所受受於濂溪也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明道二字之稱情也哉慶源輔氏曰集註繫以伊川此說者見程子果得其傳於遺經而孟子之言至是而益驗矣○四書通善乎勉齋黃氏之言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朱子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則集註所謂百世而下必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朱子亦當自見其有不得辭者矣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之十四終

四書本義滙參四十五卷贊善華謙恒家藏本

國朝王步青撰步青字漢階或自書曰罕皆以同音相代也號已山金壇人雍正癸卯進士官翰林院檢討是書凡大學三卷附一卷中庸七卷附一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大旨據章句集註斷諸家之是非而引朱子或問語類文集及元明以來之講章條分縷析爲之證佐於語脈字義推闡頗詳在近時講章之中尚較爲切實考古無四書之名其名實定於朱子朱子註詩註易未必遽凌跨漢唐至詮解四書則實亦無逾朱子故自明以來科舉之學以朱子爲斷然聖賢立訓以垂教非以資後人之辨說爲作語錄計也卽朱子章句集註亦以明聖賢之道非以資後人之揣摩爲取科第計也是書乃以場屋八比之法計較得失斯已逐影而失形矣其發凡中病汪份刪纂四書大全參取閻若璩顧炎武之說或與朱子相左是未考漢學宋學各有源流至於贋本或問小註明知其依託朱子而有意模棱殆慮一斥其僞卽不能假朱子之名鉗伏衆論故存爲疑案不欲顯言不知其說可取不必以贋本而廢之其書非眞亦不必以其說可取倂諱其贋本是是非非當以其書爲斷不必定使其書出朱子而後謂之是也是又門戶之見未能盡化矣